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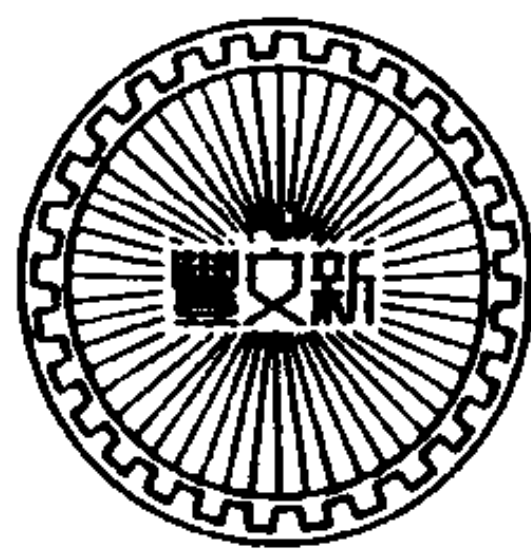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九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九冊目錄

文學類



## 文別集——民

臨溪集二卷……………民 羅家龍著 壁經堂 一  
 中聲樓初稿一卷……………民 劉崇仁撰 壁經堂 六五

## 文別集——日本

韞藏錄不分卷……………日 佐藤直方著 甘雨亭 八三  
 澹泊史論二卷附錄一卷……………日 安積覺著 甘雨亭 一〇七  
 弊帚集二卷……………日 栗山愿撰 甘雨亭 一七五

## 詩文評

李詩辨疑二卷……………明 朱諫撰 敬鄉樓 二一一  
 漢詩總說一卷……………清 費錫璜撰 昭代 二五七  
 玉溪生詩說二卷……………清 紀昀編 槐廬 二六五  
 說詩碎語一卷……………清 沈德潛撰 青照堂 三二九  
 古今文派述略一卷……………清 陳康黼撰 四明 三五九  
 文談一卷……………民 張世源注 青照堂 三八一  
 秋窗隨筆一卷……………清 張秉直撰 關中 四〇七  
 吟齋筆存三卷……………清 馬位著 屏廬 四二五  
 梅成棟輯

操觚十六觀一卷	清	陳鑑著	檀	几	四六三
紅樓夢賦一卷	清	沈謙撰	香	豔	四六九
紅樓夢題詞一卷	清	周綺撰	香	豔	四七九
紅樓夢竹枝詞一卷	清	盧先駱撰	香	豔	四八三
讀紅樓夢雜記一卷	清	願為明鏡室主人著	香	豔	四八七
石頭記論贊二卷	清	不著編人	香	豔	四九一
石頭記評花一卷	清	沈鎰撰	香	豔	五三七

詩學

韻問一卷	清	毛先舒撰	昭	代	五四三
詩譜詳說八卷	清	許印芳撰	雲	南	五五五

詩話

二十四詩品一卷	唐	司空圖撰	藝	苑	六七五
主客圖一卷附圖考一卷	唐	張為撰			
	清	袁寧珍輯	胡氏豫章		六八一
後村詩話前集二卷後集二卷新集六卷續集四卷	宋	劉克莊撰	適	園	七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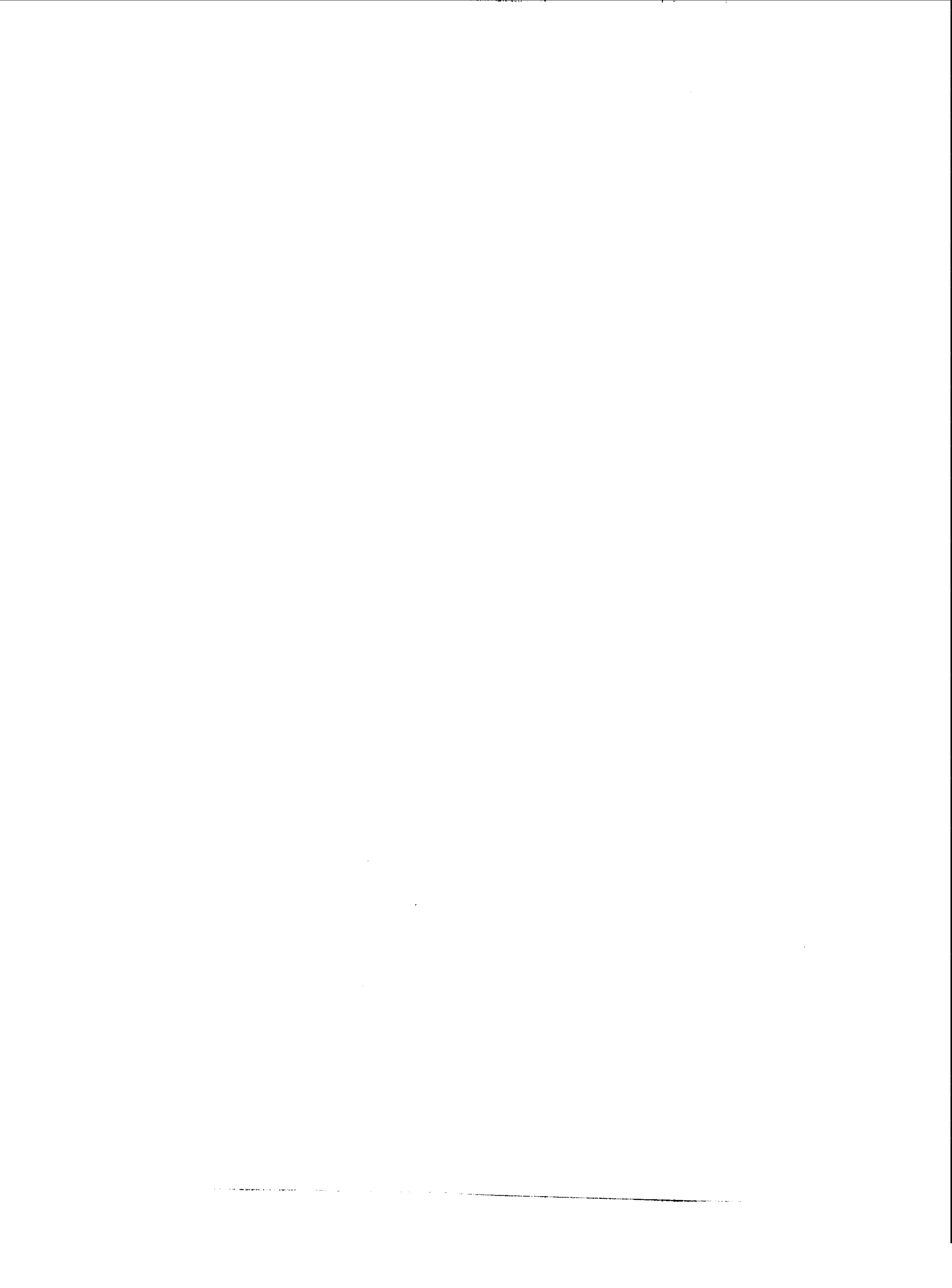
2252/07  
WTT/10

民國壬戌年鑄

嘉慶集

遂寧楊蜀生題





臨溪集二卷

蒲江羅家龍撰家龍字從雲亦字瑞堂余授課弟子也詞章考据兼而習之鈔書數十冊藏書數百種集中蜀對一篇將本校所藏之書檢閱一學期然後走筆益州仙釋考有目無書因檢書未備未便付梓其駢體文俱步武四傑集而好用陳語與劉崇仁如同一轍家龍云四傑學徐庾温李學徐庾清之陳檢討亦學徐庾各有心得不必面貌相同也新津胡淦識

一 臨溪堂藏書

臨溪文集敘

伏自河洛演數奇偶相推合璧含光明時互易鳥跡鏤象參法象於龜紋龍圖受書肇經緯於麟筆雖佶對原徵恠要而波屬實關性情易之風虎雲龍詩之斷壺剝棗罔不連編累簡鬪瓊瑰於麗華谷應山鳴殫婀娜於妙響者羅君從雲積學有年矢志無怠蒼齡佩牒常誦孔卜之經弱冠擔囊尤嫻馬班之史潢汗流藻金鼎實充雕匏飾笙雪英樂備鸞箋鳳手藝苑生綵筆之花虎繡蟲雕文場推錦心之匠超百家而樹幟崇四傑以揚鐘鬪幽發微卷盈細帙薰香摘豔名溢縹囊八難六奇掄鉛刀之鋒穎諧聲疊韻搖金石之鏗鏘秋水長天與銀漢而較潔黃鐘素魄合鈞天而並陳江河湍流奔騰萬古岡巒綿衍轟巨千秋既頭角之崢嶸復羽毛之豐滿不特愧盧前而恥王後抑將頡庾信而頡徐陵矣然大牟之郭以腥羶而見輕虎豹之皮因彬馘而始重倘刻鵠成鶩畫虎類犬試金針而枉度鴛鴦莫絢於機杼振鐵網而虛張珊瑚莫鈎其根柢三秦下里錯鐘律以竊吹萬舞頽弛揆宮商而外節失宗經之模楷道消元扈竭稽古之榮名圖舒麗藻縱有川河之奇轉博委靡之飾耳是故文以導情固無墜於單複翰以舒義宜俯品於精瑩楚澤詞人敷慷慨淋漓之氣龍門太史揚山

一 臨溪文集序

一 臨溪堂藏書

川磅礴之文訓拾青衿辭攀丹桂輪輅既序嚮道何  
眩譬黼黻殊裁俱稱悅目之色金匏異器並爲入耳  
之娛卽步驟分軌要摠括於四方星躔殊建終懸覽  
於九野也降逮唐室聳悅維新煨燔六朝葳蕤一代  
箕風畢雨勢判南北之樞長庚啟明嚴分東西之域  
鑿四六之淵源宋傳佳話廣十家之法海清載好音  
萬戶千門極陽開陰闔之致九宮八卦炫神出鬼沒  
之奇辭入煒燁春藻遜豔意在委經秋木讓枯談諧  
而樂逾其常論泣而傷過乎度千載徒飽病構書驢  
而自搶入駿遠征化作蠱沙而忘反復鏡鏡而衡士  
誰奪錦標持玉尺而量才自期巨擘庸知趙舞燕歌

臨溪文集序

二

歷無軒輊南轅北轍俱同輪軌乎魁功之茹含才同  
襪綫問禪津之寶筏少悟靈源逢玄圃之夜光頓驚  
積玉浴陽之譽未許價長太冲孤憤無才烏能傳附  
老子惟是伯牙鼓琴於鐘期爲善聽也敬禮訂文於  
曹植非同德乎用敢芻蕘弁語冠羽簡於蓬萊劄劄  
佳章賀芸綴於錦里同學弟黃文魁拜序

臨溪集目錄

卷上

蜀對

卷下

益州仙釋考

蜀漢五將碑

蜀兩漢經師贊并序

成都花市草木贊并序

擬楊炯王子安集序

文殊院德風和尚塔銘

上巳招飲百花潭啟

臨溪集

謝友人餽竹葉青啟

擬蜀詩孟獲檄

一



蒲江羅家龍從雲著

同邑杜瑞雲龍驤刊

胞弟羅家光德明校

蜀對

西甌先生語於東川主人曰三光炳曜迎日推星度之編九野分州畫壤沿山川之勢仰參伐於井鬼上廓鵬宮極富儀於岷巴下清釐柱衣冠文物會褒谷而接華風聲教奄通關劍閣而遵秦歷政行修穆人物盛蟬聯之班功蹟昭垂莫俊奮龍鱗之選興亡繼絕蜀國奇編於春秋前言往行益部夫傳於耆舊子雲

臨溪集上

一

本紀載蜀王而莫知學佺高僧并神仙而合記風俗方物晒稽含之未詳略地攻城陋逸民之虐見君子生茲巴鄉容於蜀故山川能說自裕大夫之才文獻莫遺無嫌君子之博將同廣陵作對發潛德於汪中濮陽騁詞闡幽光於朱育編諗蜀事以啟愚昧乎對曰余也年當竹馬雖勤蟻蛭之功甫就杏壇間諷鹿鳴之什心違鼓篋帷莫下於仲舒股未刺錐書竟違於袁豹既棄觚而較卷靡詣書厨更舍業以懷居隴登義府所以學匪時習腹笥抱河鼠之慚道縱日亡管窺陳井蛙之見爾其精儲井絡稽乾度而地會昌位奠川宮按坤維而神建福列揚州於禹貢黑水為

疆絕彭蜀於尚書金經命地南連荆楚遙臨石紐之村西達茂松遐逼金川之鎮羊腸一綫通北道以盤還魚腹百雉扼東川而牙峙瞿塘劍閣控險阻於關河夔嶺頽堆擅形勝於寶濶水陸交湊嚴關雄四塞之區山川所臨微道壯千盤之勢問籌邊而山高可望讀响嘯而水利知遠可帝可王策要害於攻守或亂或治乘運數之否臧洵肝靈區而天府奧鎮若夫鷲叢啟運化魚鳧於湔山望帝升遐降體靈於岷水珍玩報聘惠王瀉石牛之金開明絕宗傳相成白鹿之節反蜀侯而覽通國謀出陳莊封子憚而嗣伯駢亂戡甘茂華陽志守置張若安反測於黔中繼用

臨溪集上

二

李冰平水患於岷蜀志定三秦而收巴蜀漢祖業邁雲雷班固負一隅而據成都公孫徒能躍馬魏志來歙受刺史書盜殺之文陶偉容長沙盪靜妖氛之氣後漢膺亦伏於文叔得龍生心范戰青羌於劉焉惟州是守英雄乘輿暗造璋不遣而圖王爵土相承魯雖仇而勢敵三國致敬見辱絕操進永年之謀負才自恃奉備倡孝直之議蜀志武擔正位分參鼎於蜀都三國志永安託孤展七禽於諸葛祁山六出屯渭南而曜芒星伯約九攻戰洮西而扞僭路蜀志陰平失險鄧帥襄三更之三國志街壁迎降禪王無再戰之志舉家遷洛棄墳土而莫思分封華陽志穎王括已民而遠籍華陽志嘆庸



材於李特太息屏王綱襲遣隊於趙厥詣陳晉帝晉

李輔之謀西蜀勉弟毋還宗岱之喪東軍奇雄偉

略綱牛鞞夜遁獲資應而走羅尙蜀謀士日咨事彌

謹而重李國大成胎運七章悅黔黎之心文碩砥平

元年改玉衡之號綱襄褒秦政除君惡於建寧晉載

大閱舟師窺晉鼎於江左綱期興爲崇舉漢而老鵠

無心解馬受誅反噬而狂犬益熾龍髯莫覩爭立起

闕墻之憂晉載魚肉堪嗟拜表召桓温之伐綱沙頭

異道禦侮績敗於咎堅笮橋合圍送降款輸於王幼

國志綱陷日南而殺督護尊喬范責起巴西而號鳳皇

王推續伯詭稱雄子李高振破治之威王號成都司

臨溪集

三

馬懷據蜀之策五城逼縱襲刺更於秦梁二伏待瓊

勝綱參軍於晉請桓謙而攻劉裕稱符秦取廣陵

而命臧熹書付險石黃虎高艦老弱設疑陣之旌白

帝折函壁壘成破竹之勢內水重備空守禦於涪城

敗陣倉皇拒奔亡於道綱守武都而叛晉仇池稱

戈斬文度於葭蘆陰平授爵益州刺史永明罔用武

夫刑密壯猷巴郡咸通軍主蜀器甲殷積剖谷而封

武陵梁書繞節生花占瑞而僭天正南師馳東道宇文

定取蜀之謨陣出西陵法和施填江之術懸黃金於

蕭紀百篋勵軍摧錦城於尉遲綱直搗元衡深

納蓄不軌之異圖蜀楊素誣問內侍而憂卒綱天

賈末運倡幸蜀於國忠新上元季春稱大梁於段氏

賈吐蕃託據避英父之誅夷負固憑深搗成都之巢

穴反戈相應梟郭首而送崔寧牙將稱兵襲寬城而

遁瀘邑新劉闢阻兵自守徵靡就於憲宗唐崇文神

策進攻敵被俘於霞寓新廣明播越鄭畋謁鳳翔之

車綱興元乘輿欲瑄迎鹿頭之駕蜀黃頭軍使辭殊

質於令孜黑汁數升飲醜毒於郭琪東門墜亂犯天

顏而莫感西城極刑憤賊心而愈恣羅句助虐阡能

之羽翼既成綱謀者漏謀仁厚之招懷得所新冠江

淮而絕鹽道秀昇難發涪州蜀代節度而鎮蜀川師

立檄禽田繪斬梓州莫克射城遣將士之書玉石俱

臨溪集上

四

焚綏師待諸君之覺數日而君雄輸欵首稽馬前一

朝而僕射加誅兵陳壁後蜀自稱防禦逐茂實於嘉

陵綱泣解淚袍負玉璽於清道十國東師莫納嚴兵

而守劍門舊西帥優爲夜詣而騰印節新十軍阿

父羅拜誼作賊之聲綱三江詭謀遣殺負專擅之咎

械蜀籍增變峽失荆襄於匡舊駕叔洛陽遣會

兵於宗祐討全忠而合隊策獻馮涓攻興元而交爭

力疲岐蜀蜀金德從王襲李唐之餘基十國泥溪乞

援摧斜谷之勁敵忠涪夔萬圖恢復於季興蜀錦綺

珍奇寧入草於王衍綱拔木而貪狼風發兆八唐師

代新行輿而白馬面函壁陳繼岌舊闔門屠屠焦

武威西平之誅劍閣圍輪紹琛旋東遼之旆招蜀人  
而致眾逆戰漢州樹木柵以增防追禽縣竹流散安  
集定餘寇於知祥綱鎧甲暗儲置義軍於飛掉新五  
李嚴監蜀數惡而斬階前舊五劉澄論書伏辜而戮  
朝右罔通謀議窺川視董璋之心師出無名敗績高  
王暉之識綱應順抗命建明德而竊符舊五仁贊受  
圖更廣政以延曆新五憤中原之日蹙懷削平於世  
宗按邊疆以時行監雄武於季禮旗開白澗假道而  
出鳳州退屯青泥奔唐而敗馬嶺綱世修降表夜署  
李昊之門新五木破紫文預呈輿圖之號舊五運開  
坭馬承正朔於汴京黨拔銅山被僞遷於客省綱

臨溪集上

五

青城搆毀疾貧富之不均宋白繼陳兵破嘉陵之巨  
寇綱晉牙兵於劉玘劫掠五軍整甲仗於上官追  
禽半渡舊五威平戎卒唱亂首王均之推化順紀年  
參軍逮張錯之聘嘉眉傳檄次鷄鳴而俟王師綱  
石普依壕按鹿角而備攻具策定秦翰雁翅進逼於  
羅城帥馮魯斌虎翼凱旋於軍校宋西邊三將惟吳  
氏之世傳南渡列宗忘帥臣之更代便宜撫定謀殺  
權於邱密綱賄賂宰官冀還鎮於侂冑宋乘輿鹵  
簿圖卷軸而消災鶴首焚香脫遺身而萌逆綱  
階成和鳳金虛加封册之頒夔利瀟緇跌山表疆圍  
之界綱陰圖陽與結巨源於相公綱持詔宣威呼

王頰於好義齊腰函首上疏而矯制白陳削曾徙家  
殞宗而禍延伊戚綱紅巾張福五月赭蓬溪之城  
蛛青山玉珍重慶走伊圖之隊綱王稱隴蜀分道而  
襲華昌綱國號大夏改元而定天統綱聘遺張儼  
通聲援於開熙戰克元都奉賀詞於洪武綱遼命遠楊  
璟之論棧入連雲綱乞援還徐達之軍炬然空谷飛  
橋鉄鎖橫峽口而禦王師陽出金牛趨陳倉而斬守  
將綱青囊戎士魚貫走崖石之間墨葉精騎雁行  
裏鉄頭之艦置火器於陣後六寨齊焚會將卒於江  
濱三橋共燔銅鑼月峽係降王而牽縷銀綬旋頒封  
高麗而胙土綱眉山劉烈劫置保寧之崗綱瀘水

臨溪集上

六

曹官蹂躪江津之浦順天括地擬二王於藍鄢綱似  
篋如梳掠兩川於廖惠綱遁思南境載輜重以還  
攻追斬東鄉從賊綱而入寇綱督來彭澤迭挫閭  
助之鋒綱率討內江重戡松祥之亂自成流賊綱七  
盤而陷寧羌良柱精忠奮百戰而殉昭化綱陰圖  
白水謀莫果於兩鄉綱紀畧述逃巴山勢竟窮於南鄭  
督駭騎而獻忠禦敵梓潼俘馬苛之餘綱過淨壁  
而汝才與謀廣元從間道之入黃陵城畔詰朝而土  
杰奮心綱錫邊水堤益壕而文光決策綱川湖  
兵弱兇未夷於應熊氣微鼎狂元帥改乎大順綱開  
土選集青羊而抗僞生偽官拜朝出玄葵而斬噴者

五軍六部創制擬王府之宮明四家九思削孽隨天  
戈之盡通志蜀中之變遷也

苦夫眠蟠鎮地五岳表華山之陽華陽志 泮淥揚波四

濱出汶江之微成都志 層環西水布五寨於河津疊阻

南岡簪二鎖於壁嶂雙流志 面錦城而負玉壘帶礪成

遙枕岷水而跨碧鷄苞桑永奠溫江志 臺山峽水極金

堂之時流縣志 石鏡龍門作新都之形勝縣志 漢水南通

於巴縣縣志 天山北拱於崇寧縣志 三巴巖巖起縉雲而

屹立縣志 九峯高聳劈彭門高閉關志 蒙山蔡山

巖雅安之屏障絳水赤水扼簡陽之要衝縣志 連山環

拱於東南沱水漩繞於西北漢州志 奇峰秀嶺挺華蓋

而闕天閭江津志 桃溪桂源倚菩提而臨龍塞長壽志 鳳

冠孤峙於北郭城傍青山龍角回還於東坪心澄白

水綦江志 前臨金佛堪稱黔蜀之襟南川志 傍鏡石牛洵

當蓬果之道營山志 計都南而羅睺北層疊崇峯涪江

西而峽口東環流巴水銅梁志 縣縣長嶺巨巨臂於巴

中疊疊懸崖橫曲於岳上大足志 北通閬果指渠口

之雲門合州志 西接梓潼通蜀漢於棧道閬中志 形成椰

葉壁山鞏江北之藩勢若連霄隆昌續終補脈

鑿山拔地廓銅鑼以為城鉄筆凌霄據銀關而為隘

北五丁鑿險鳥道通於朝天 半壁孤峰牛頭

巖於劍閣昭化志 嘉陵蕩漾洪濤激西水之波靈雲插

臨溪集二

七

霄霞霧噴東轂之氣南都志 南旗北鼓恒蔽日於隄林

東斂西臺常干雲於絕巖通江志 群山奔赴劍州畫蜀

北之疆州志 萬壑分流南江盤巴西之勢縣志 金泉雄峙

控嘉陵而合流沙南充志 翠屏環抱馳五馬而飛雙鳳

蓬州東西 一道倚峭壁於金城南北二關臨懸崖於

蓋洞儀隴志 屏山積翠歷四時而秀逸常新篆水呈祥

控三巴而清波異色廣安志 雲鉤岳嶺咸環列於東西

翔鳳石龜或參差於前後岳池志 五華隣谷潯水屬崖

邑之區縣志 三榮濱江宜賓抱石門之峻縣志 朱提古治

跨七寶而面三臺夔道志 箭渡半月而臨五嶺慶符志

金沙平曠迷烟雨於海樓石磴盤紆突嶙峋於雲嶺

而接綿水長寧志 羅星渡口潭涯眾水之津豆沙關頭

勢登凌雲之概高縣志 左德行而右阿亞流波迴漩前

鳳山而後鱗崖層巒迭見琪縣志 龍潭魚井紀勝地於

興文縣志 馬嶺燕龕稱奇峻於胸忍雲陽志 烏蒙接壤水

湍黎渡之淵馬湖遺名地即敘戎之部屏山志 控夷疆

而作鎮南踞伏龍帶湖水以為城北翔飛鳳馬邊志 維

枝維葉魚紅富於窈窕無夏無冬龍頭高而蔭翳雷

近江城於江渚舟楫時過倚山瞻於山阿鋒鏑雷

見奉節東縈寧水當四塞之咽喉南盤巫峰實三峽

之門戶巫山志 流岷江於前棧而踵南山轉亭溪於後

臨溪集上

八

鹿背廊都歷萬縣志白鹿白馬夾左右而迴流石柱石

鐘排東南而危時矢奔峽洄扼兩溪於巴岷屏列孤

峯枕二仙於夔夔大寧志崖懸六閣雲棧連峭壁之嶂

險亞五關風洞引川源之阻平武志匡山西拱涪江曲

折以紆迴圖嶺東臨武都坦夷而肥沃江油志羊腸鷄

頸驚險阻於石泉縣志馬耳龍游嗟蜀道於榮水榮縣志

控松龍之重鎮三水環清扼潼綿之要區四壁拱秀

彰明咽扼六詔接鳥虜而距土蕃蔽捍三川連中慶

而通前藏西昌志澄清融瑞繞西東於金沙挺秀爭奇

壓南北於玉虛會理志星分參蒼越魯之長麓地襟

羌胡控西番與南詔冕寧志橫小相而繞大渡四壁崇

崗關沫若而傲牂牁孤峯萬漢越嶲志途當孔道皇華

留百丈之名城近仙踪紫府縣千秋之祀蓮峰笑兀

負蒙麓而抱丹稜沫水紆徐跨金鷄而濯玉液名山志

羅城天險啓礪門以作屏蘆山志韓胡雲飛橫相嶺而

維翰天全志東逼紫眼拱鷄冠於目前西抵沉鑪帶羊

腸於左肘清溪志雪崖陡險嚴備三藏之衛雲嶂層開

鞏極兩川之固打箭志西面熊耳湊水陸於通衢南望

峩眉會山川於奧壤樂山志望嘉陽而控印部目極西

東帶馮水而襟綏山勢趨南北義眉志印山瓦屋固護

邊圍之疆洞溪月珠回繞平原之野洪雅志鳳嶺透迤

環粟山於玉津龍興志龍鼻噴呀伸仙掌於雲吟夾江志

臨溪集上集

九

資五峯而瀕二水後繞鐵山榮縣志隘四塞而拱三峩

石雄刀嶺義邊志印臺文筆亭時列左右之奇邽水涪

江濼繞舒東南之勢三台志金峰嶺域介果闔而達京

畿潼水流江左瀾河而右梓水益亭志銅山飛鳥形參

差於列嶂天馬鳳凰勢崢嶸於群辟中江志峙梵雲而

深涪水沃野平疇城如斗而壁似金山川灑落遂寧志

呈奇吐秀龍江介三川之藩疊嶂層巒鳳嶺蟠八路

之險安岳志蜀都麗地寶鼎與玉帶競祥潼屬名區石

佛共金羊角勝樂至志巨鉄峯而出秀望鳳山以夏雲

蓬縣六水紆迴情相同於映帶四山齊拱氣誠得乎

清剛東鄉志鷄足東蹲五面聳中巒之翠牛山西卧七

峯列畫戟之雄新寧志衛拱關山繞龍驤於左臂梁通

津浦環玉蟾於右襟渠縣志朱鳳名鄉時雲臺而高聳

射虎故宅憑月寒以窺巖紫氣爲冠昔稱金城之號

青峰挿筆舊傳石闕之文大竹志水突轟頤灘穿龍爪

張遠香聯合成形背崙山而擁蔽丹稜志澄清俗氛潤

眉州詩龍洞以懷流青神志天府南垣抗眉山而通熊耳眉陽

北部控印部而繞岷嶽彭山志通霧嶺於礪門西連番

地時峽山於瀘水東接蓉城邛州志冠帽涼風起伏效

崎嶇之勢臨溪瀘水灌漑成肥沃之區堰出黃龍輸

南畝而擅利山名白鶴傍北郭以修文蒲江志勢峯於

乾溪鶴鳴鼎峙大邑志形迤逦於城堡鳳山臺峴合江志

臨溪集上集

九

西界隄爲南趾隨山之脈東臨巴郡北隅貫涼水  
之流江安 滙汝水而轉清溪江安 扼遐荒而揆畿  
甸納溪 秀峰層疊鳳嶺軒翥於北郊資水迴遷鴈江  
環帶於東野資州 扼駝雲而跨天馬三堆爲關噴石  
笋而拱玉屏回維成固內江 飛泉深障雷月俯於前  
驅隆山嶺巖鳳凰舉於後勢七壽 龜山翠列鳳岫聳  
碧崖之巔蓋嶺青屏龍門起高瀾之浪非研 卧龍伏  
馬北斗形照於綿州和 排棚牽牛西極星分於井  
鬼涪州 稱沃厥而志榮郁土膏德陽涪州 錯江河而地  
肥衍道通松茂安縣 圍山壁立孝水斜一徑之通志  
竹五溪上流思州含二酉之秀志 或陀地勢就平

臨溪集

北

行於梓潼志 桃閣路寇屬成都之背茂州 達渝涪  
而通三峽群山拱衛涪州 臨月鏡而抱五魚眾水迴  
迴將都 東峙虎山接宕渠之雄鎮西浮龍洞下變  
巫之勝流墊江 白兔赤牛綿晴暎於南浦梁山 漁漕  
馬口錯溪嶺於西崖永寧 左鳳嶺而右龍潭襟披楚  
黔秀山 湍寶珠而嶽雪嶺衛通敘瀘敘永 勢踞蠶叢  
山擁圍摩之峻雄非劍閣江翻谿洞之濤彭水 松潘  
藏衛時雪山而飛火燄石碛 屹峙繞鳳溪而障僊  
巖志 嶺拔從浸貫二水於中樞瓊爛日旁翼兩山於  
塞外鳥道盤屈北倚丹崖之雄魚通邁流南注金河  
之滄志 蜀中之形勢也

若夫天開關鎮成都蔽北道之防志 陽安砌垣簡陽  
固西門之備志 界溫江而扼全節志 控新繁而置清  
流志 眞多牟池階扼礙於境內志 招攜牧馬帶電  
鎮於寰中志 接廣漢而號彌牟志 阻郫水而雄  
犀浦志 蠶崖玉壘蒲村儼互於二關龍洞白沙獠  
澤庠庠於一隅志 西北靜塞彭門畫白石之溝志  
東南武隆漢平戍赤甲之堡志 龍泉岷巖志  
於石橋志 馬那崎嶇跨楊場於高境志 乾溪懷  
遠連鎮州西志 崇慶 方井新穿綿延縣北志 滿縣合  
處扼三水而重關志 谿谷繞環即雙溪以名鎮志  
志佛圖清水越蹇產之長圍木洞石英成登閣之巨  
埠志 踞石壘而險稱茅塞界義遵而防設崖門石  
寨屯營合圍圍於絕攘風門關口環三山於險途志  
天臺陡俊長壽藉以避兵志 鐵山嶺另永川因而  
禦侮志 榮昌抱朝陽之險鎮壓賴川志 綦江阻曲崖  
之關隘雄起水志 稱馬頭於南川志 號虎頭於巴縣  
志雲門曲水峙東北而鎮合州志 蘭市清溪列西南  
而壯瀘邑志 扼劍州之苦竹木馬停舟志 拒大足之  
米糧化龍堯時志 五虎四角靖葵荒於參寥馬軍鄉  
峯排晴嶼於蕭曼志 大恭扼江北之雄志 老樹  
關蒼溪之峻八字一椽當蜀道於南津志 百丈七盤  
控廣元於北障交盤亭而富仙稱驛堡接思依志

臨溪集上

十二

拔石丈而望雲冲霄陰含潭毒玉關梅嶺異飛仙於

葭萌石櫃龍門架石泉之木閣元嵐溪白水天雄

五里之啞石磊紫蘭地嶼三堆之壩昭化船頭羊谷

負留疑於鎮村洪口馬鞍憑巖辟於關寨通江虎頭

馬寶據形勢以魏峩鳳嶺龍關適通衢而岷整巴州

隍塹峻峭寨傳諸葛之名石磴巉崖險稱琉璃之阻

宋倉距城於百里頂絕巴山榜林夾峙於兩間崖懸

古道南江寨鑿研石討賊而來繼恩關劈劍門飛閣

而通行旅四鎮設拂地之戍防嚴深坑七堡推蘆塘

之雄寨通大垭魏城辛口龍形跨板橋於景店雞頭

烈面襟長樂新興南充小鼠大陵與洛陽而其貫三

臨溪集上

十三

溪七喝對永安而遙峙白塗風竇西臨普安之岵黃

渡土門北巨長寧之阻營山沙溪石鼓富流鎮於廣

安縣岑嶙竹垭峻崖山於儀隴縣北冀都而西永勝

扼銀山於岳池縣結廡井而貫樂游控石船於隣水

懸摸索開迺悉捍蠻夷之區平寇橫江長縣峒峒之

道宜賓苑頭鎮於富順接離四圍縣梅洞置於涪州

政和五稔長甯既靖邊而懷遠嶂嵬樂從慶符復歇

馬而羅星礎礧水樂縣平蠻築筠連之堡縣安邊

富興珙之衝貓兒雞爪蟠鬱嶺於石頭豹尾鴉池啟

雅峩於李子興文東甯而關利龍鳳西而堡設檢

溪屏山烟峯水池廳南極巖崔之地蕨箕火石崗外

樹碌礪之墩馬站迴龍或扼吭而拊背大魚獅子或

荆崖而崩崩馬邊鼻寧資類烏角縣平武茗逸羊腸

志石蓋銅鑼通尖山於迤道白楊青隘界伏水於瀘

疆巴鄉石龍百宰負三峽之峻天螺廣武三鈎鎮萬

夔之巔奉節控形勝而寨架牛心界奉節而堡名羊

耳瞿門玉寇抗雄關於西南石砮金燈當孔道於東

北龍起跳石琵琶與蛤蟻相高馬踏昌坪廉康其當

陽分險巫山接大寧而寨稱仙女鎮貫五溪跨安樂

而關雄祖師郊迎百里雲陽東升據開邑之峯縣西

柳擅安鄉之峴萬縣鐵山黃草巒接巫山袁溪紅平

第阻房縣大寧胡空高於明月石虎鴉蹲標巒極於

臨溪集上

十四

摩天鐵蛇馬轉黃楊白草寨建梧桐之關白馬青川

鎮壓芍藥之塢油溪涪水天險迫於馬蹄江油松嶺

石門大方堵於猪堡石泉隣普雄而逼迷易巍曉甸

沙引松林而控深溝嶺岷瀘沽瑤山水寨雄極西南

之奇木托金川險憑東北之嶺涪昌干騎辟易形離

奇於九盤五嶺巖勢駢衍於三渡冕寧麻科牙礦

蜿蜒而沙坪岷崎鴛鴦馬蝗螺蚪而箐口峭巖瀘源

南蠻詭道瀘津高石岸於三千西番窰寥迷即瀾瀾

池於五百會理青岡日馬宛渾漁洞之濱紅水黑麻

絡繹平夷之堡版要衝於炒米鎮普雄於柏香越嶲

扼榮水而建飛龍瀾迤水津界岷山而關金鷄鴻綱

竹筍安志 歷崎屹於雞棟東鎮合江名山志 蟠勇與於

靈溪南稱飛水榮志 靈關鐵鑿八步通邛崃之西山

獨門劍山兩河合天全之右縣志 枕紫石而履黃角夾

渴臨溪榮山志 跨黑崖而控白雞連山帶谷清溪志 瀘定

飛越斗辟連巖於東昌河口折多冉巖陸離於西域

銅梁金山扼牛漩而險鎮冷溪捲木瓜蘆貫龍

池而要扼土地縣志 隱蒙明月圓鸞逼魚湖之場武

頭葫蘆騎龍龜窟村之阻洪雅志 臨深潭於鉄石滾滾

大成夾江志 置巨鐘於玉津巖懸紫邑牛花望鹿巖

而鎮接沐源虎嶧籠鳩踔絕而壁障犍為志 日河

扼東道之路馬緇阻於峩邊慶志 青崗岡西門之

壘控於治管榮縣志 秋林石板設險而水陸攸分河嘴

蒙垣禦侮而威夷各異三台志 新安新市橫鉅鎮於伍

城中江大通大輿射洪志 鴛溪盤高渠之

鐘蓬溪志 龍船啟通川之關蓬溪志 白水金魚勢回次於

小溪蓬溪志 玉壘石傾形紆軫於青石蓬溪志 接樂至而

若山屹列漣流安岳志 迄武德而車免傑池婆渝

羅漢樂至志 關橋銜渠龍驤眈於流江渠縣志 寨高石

門馬渡峭峙於下浦東鄉志 方城架新寧之寨四壁如

城蓬溪志 隣山巖大竹之關雙峯似劍眉山志 鍾鍾荐魚耶

與龍安州志 齊樂崢嶸或蟠盤而清倚胡稜志 蛋圍福化

化永豐運轉於武陽山志 賴母長泉遶德黝糾於思濛

門而共險邛崃志 聖竹壞連名邑莫佛鎮於蒲南蒲江志

白芳賊平益州玉蟾登於瀘北瀘州志 江門有堡倒馬

挾納溪之雄縣志 河口設防石虎壯合江之勢縣志 疆分

北岸鎮北浩於勇津鄭都志 寨置西寧控南田而安遠

江安銀岡對峙泉阻於月山資州志 柏社畧坪鹿頭

置於唐代德陽志 仙泉之扼仁壽鎮絡大安縣志 棹木之

控內江關連敘府內江志 瀟亭分水烏拋灣賴藕之西

井研豐穀濛陽雪福銷樓門之右綿州志 豐溪曲水挈

平武而拊石泉安縣志 綿壤石磔達天池而通睢水綿志

誌上亭白堉蹇害於梓潼縣志 白馬金山阻深高於

薛城羅江志 水抱山環拱雞宗之形勝臨江扼險奇雁

言之崔嵬茂州志 青土卧龍當風穴而防分瓦寺黃芽志

飲馬扼鸞巖而隘川生番汶川志 虎溪牛頭勢盤礴於

峽石金城鉄堡形魁堆於正陽梁山志 連江楚而鎮龍

潭登宏酉陽之州州志 置洪武而號魚浮餘旣承甯之

邑縣志 總滙河道石隄設防於秀山縣志 鹽運通衢玉山

撫鎮於彭水縣志 螭蟆赤水江門合涇南之流青峒魚

晃梯口嚴廳北之傲永志 雪欄風洞連牻而東道稱

雄虹橋雲屯差池而南岡抗險啟玉門而禦寇關關

流沙營金餅於平夷若嶺志 馬路控寧沙之壩龍

碧簪石阿之墩松潘志 設塘汎於日隆寨高懋功志 接

涼傘於大風關雄石砧蜀中之關隘也

若夫當爐滌器市橋留司馬之居蜀卜肆垂簾普賢

轉君平之宅傳者舊建元亭而紀勝易演揚雄舊通

墨池而垂芳蹟真米芾通浣花溪上寓子美以草堂

寰宇記籌邊樓中畫文饒之邊塞通建海棠而會僚佐

樓聳城西成都植芙蓉而欺王宮花蔭壁下皇興乘

烟觀襄鈴書聲於臥龍寰宇寰雲臺邊窺幽渺於玉

局青羊歸時經台講道德之篇通碧雞寶藏風旛捲

松檀之氣益州石笋石鏡誌蜀王而表山精蜀本

婦石君旌孝義而稱廉介通五丁折石成山阜於武

擔萬歲疏池取城土於張儀通城遺盤古踪覓華

陽之鄉元和苑廢宣華宮故蜀王之宅前蜀既玉堂

而石室俗化西都華陽更錦樓而赤街址存東隅方

勝覽圖通惠遠繪人物於堂中靜勝雄邊缺亭階於府

內江瀆即蠡斯之舊蜀郡探雞鳴之原通五石相推

鎮海眼而寧靜千秋池浸輸田疇以消憂華陽通王

氣於武鄉井登諸葛羨遺徽於順平塘稱子龍通江

沈石犀李冰神於壓怪水經津名玉女薛濤巧於製

賤蜀中興天涯石根瘞無窮之極游宦羅城地角西

北高數丈之殘朱秉里號商羅從至人而學易昭

志莊云丕樂侍蜀王而善詩葛陵道中擲費氏之化

杖雙流龍華山側仰以公之書堂唐詩五尺天牙撫

石暴風雨之威溫江三足金烏巨木感浴池之兆古

集南詔入寇築壘而壘城曰稱東井隕星巨石而飛聚

傳道新繁盤谿居夫句氏清澈拱環李石經臺寫於

諸天霖雨罔濕一統煉丹取水仙井留妙應之踪金

志作雨與雷龍飲涸池水之跡明統石牀丹鼎因繁

陽而祀麻姑名勝龍虎烏蛇佈陣圖而按江石益州

香飄兩岸盈半頃於桂湖朗照四時靜終霄於月榭

志新都杜鵑故郭遺蜀王之舊都記犀浦更名追川主

之懿德元和異卉紛馥業花遂以名街醱醱傳香墨

韻因而刻石郫縣郫筒釀山濤之酒百步聞香名勝

土台突鴛鴦之堆三井殊味間見亭構歐馬行魯建

於唐昌臺許讀書嚴遵勤於漢季崇寧廊廡室曲李

冰鑿玉女之房寰宇逍遙封公范寂隱赤城之閣皇

考龍橋誓鬼天師畫筆而成朱名勝鉢孟晉磚太康

紀年而書臘萬斤改鑄鐵龜鎮險於都江三足妖蟾

金錢戲擲於井底丈人峯下臺重軒皇之稱灌縣洪

崖叢中池龔楊妃之號外傳牛心山麓飄濃郁於花

村方輿龍興寺前豎高塔於舍利彭縣廷試第一題

許奕而樓書巖吟咏計千臥德裕而石名醒酒簡州

左史建插雲之閣桃李萬株簡州南州望湖之亭

山光一色閣稱尙友互酌唱於杜高明統縣置臨印

運偏安於司馬唐詩判官西字名標菴畫之池詩樹亭



翼東湖父同浮觸之景崇慶志覆冢而池成三女郭故

公孫元統志礪而嶽峯九成石奇學館丹淵集程門講

道聚昆仲於伊川漢州志眞君卜臺留遺徽於廣漢益州志

記王子城畔封雍齒之遺孤寰宇記將相臺高錫什邡

之侯爵漢表手書石柱存青雀於玄宗慧劍臨空構

紫極於波崙什邡志圍稱荔枝命士夫而會食宮遺巴

子即江州以爲都華陽志銅鼓漏壺既揆星以候日張

關文鷓鴣丹鳳更撲質而崔嵬時行鑿流孟之池透

迺九曲忠定賜太湖之石風高百年巴縣志樓台山麓

慕范鎮而名村江津志金釵畫泉感周氏而見影名勝志

石云仙馬呈壁上之蹄痕通志池號天公摸水石而祈

臨溪集上

九

嗣李廷春春臺高風月石龕存篆刻之文一統志直起烟

霞仙翁神煉丹之處長壽志井留八角履巨石而仙客

遺踪永川志亭聳萬山過小溪而幽峭藏秀一統志夜郎

溪畔拱一柱於放生紫江志古禁市中圍四郊於賽樂

輿地紀勝山名貞女挺節而建懷清寰宇記樓號飛雲普澤而

書衍慶南川志延之訪道佳兆重望仙之修張佳兆陳

搏故廬宣和賜欽眞之額銅梁志龍池講易於周子亭

構養心魚臺垂釣於江濱跡遺竿目給州志征五溪而

駐節名因馬援刻雙魚於鑑湖或銜萱草舟停山谷

沁定黃艤之名涪州志兵屯漢皇地屢赤甲之戍寰宇

登雲坪而窺老雁石奇壁山縣志襲海棠而號香霏亭

高大足方輿炎宋乾道旌五桂於伯雉闔苑故郊湛

三雅於叔季候館錄若門戶而掩開玉女高五尺之

房閩中應齋戒而時雨靈星卧四里之道名勝志名脍

粉於任如建德風於沈國望船放鶴亭或南而或東

華景永清池通西而通北蒼溪志置充國於永元城荒

李特後漢志瓶清風於宗孟書貯蒲樓任氏疇晚居新

井之二龍陳門佐咨出石室之三笋南部志臺名梳洗

武后宅故於報恩輿地紀勝城號烏奴高齊新置於永泰

閣刊馬鳴之記昭化志化龍駕鶴亭池蕩漾於州西白

馬玄龜水石輝映於井底巴州志蹟遺相墨炎震書翰

臨溪集上

三

以儲堂何鏐孫氏池亭思邈披蘿而洗藥通志探梅

有石士政執禮於元敷名勝志書臺猶存蕪山苦學於

趙宋徐鏐既年而玉劍山巉峭壁之奇更清燕而麒

麟土人誠歲祐之禱劍州志樓崇開漢誑楚而紀信風

高明統志臺峻觀星望氣而譙周察變耀七佛於靈蹟

景異清居南充志歸萬卷於金泉書藏承祚舊通志石平

如砥畫卦留伯陽之踪明統志并飲天封吐丹神爾朱之

藥通志梯雲印月樓閣參差花鳳扶龍山村縣巨西充

宗賢起蓬萊之峻形宮殿於泊中商英建瑞蓮之亭

丹沼映於寺側蓬州志烏從棲梧荒鳳凰之舊臺石隱

如鱗稽龍馬之殘囓營山志附孟昶而遊息莊號芝蘭

總勝晉張英而近仙綠奇石扇儀隴志季方故宅盛明

代之桃園子昂舊居遷岳門之巨鎮廣安志千仞如筆

屯擬名於姜維明統志六月戎州居遂遺於山谷方輿

澄澈不涸鉄獅堪頽汲之工芳冽香茗金魚雅涪翁

之嗜慶符志寶山若貫跨高縣而閣號連珠縣志功著平

戎聳筠連而樓高定遠縣志留砌痕於西極塔有飛

來與文志勤諸葛於南征臺名上馬珠縣志克開別墅提

學留五桂之亭隆昌志石額太平墨書傳三丰之蹟屏

志流栢池曲伯玉游賞而稱嘉尹論哀繡樓高安丙

制置而表慶騰水志水落石出海馬見於湖邊雷波志春

深其啼杜鵑鳴於亭畔髮華處女夔山感昭君之村

臨溪集上

宮沒細腰陽台夢楚王之殿巫山志黃侯虎跳咸防寇

於土軍翠薺鯉魚擅風華於天籟綸成化構觀瀾

之館煩起宏圖嗣宗闢朝陽之樓架凌霄漢大安志建

濯纓於參政臺許迎恩拱巢雲於治申亭希聖闕武

志飛天介福尊元明之翠樓成雨遊仙登江油之丹

宇縣志烹鯉而孕學士鄉號青蓮彰明志撫夷而置同知

縣名碧社西昌志誓水立柱石泉巍丈許之隄一統志采

風樹亭黎漢闢長和之苑後漢志七曲聖蹟下金馬而

書湧泉三藏神經過太關而遺曬石越嶲志治平遺事

并驗八角之靈雅安志王潛故居亭擁萬壑之勝輿地

軒云雲月應爽氣於蒙山昭山志樓建雄邊鎮番酋於

唐季陟瓦屋而羅漢暈飛榮經志觀蘆山而文星燦爛

志城銅山於韋使漢源扼烏魯之喉縣志碣金釵於果

王箭燭鏡魚還之道志石關九字握重兵於熊羆輿

碑書館三峩憶荒台於歌鳳樂山志擁翠峯而治周易

洞闢凌雲岩字志石寓烏尤而注爾雅臺高霄漢袁子

稿赤城隱士山處華嚴之坪白衣真人樓聳清音之

閣峨眉志瑪瑙溪上墟故廬於鄧通漢志花柳水濱煉丹

砂於抱朴洪雅志鶴洲江渚方簡從而卜居明統志酒泉

廢碑升菴謂爲漢刻翠屏山側邵子近安樂之窩金

沙江頭王氏遺藏書之地種蓮罽於龍角譙游無虛

鑿爲置戍守於馬鳴漢中斯應益州志孫登長嘯漫幽

臨溪集二

徑於荒臺方輿志李耳潛修時浴沐於池沼咸遠志蘇泉

清冽味甘而嗜好東坡三台志牟谷還深躬耕而龜鑿

南欄中江志金華書院山巔高伯玉之堂謝洪志鉄峯石

門窟中点李洞之易方輿志闢王虹而起丹灶蹟著希

夷安岳志拱翔鳳而捲飛雲天工奪巧蓬溪志孫樵有宅

遂寧存畫錦之坊輿地志樂至稱池萊公追時習之樂

縣池水浩蕩插青劍於巴渠東鄉志齋蔭柳陰懷紫竹於

宣漢一統志鳳來百鳥峻東道之雕梁名勝志燕居一堂

新南朝之畫棟渠縣志木門古鎮植叢林而加關一統

日岫遺亭贈柳生而題壁大竹志長孺聚簡光啟高萬

卷之樓雁塔書名乾道志二蘇之號瑞蓮池上景麗

瓊台明統靈崖寺中廡陳石鼓州吞雲吐月聳西

隅而逼巽崖東館南亭映北郊而鎮坤野丹稜清暉

滌覽洗墨奇公遠之遺蜂房石窗崖米出壁間之竇

彭山鑄漁叟於石面池稱太公清神接象耳於江陽

宅留彭祖通交辭自贈讀易而亭建芙蓉州彈擊

人灾挾仙而樓連崇正明統五錄藏鸞徵故廬於王

孫七絃餘音悵榭台於司馬舊石羊石虎駢列莫

公之堂一統墨林墨池遙映文靖之里隱南朝而生

色室築鶴山垂西蜀而流芳麗詩鄉筆滿江九支遺

郭瀘水版築於大觀入角倉儲縉溪穀積於諸葛

志書巖古蹟苦讀莫宏之篇資州瀛州遺亭久勒鮮

于之記廣興巨石如剖傳試劍於仙人合江小溪相

環仰羲爻於曲水江安真人遊息化龍而臺許凌風

丙江石姥仙踪跨隘而歲旱轉雨畝餘息壤踏成軟

動之區方輿玉笋滌塵何樂樂道之所仁壽龍門篆

刻於若水井研象耳書披於謫仙通飛石垂綸跨綿州

而西峙神泉聖者扼安縣之南坡一統孝感姜詩

越沈鄉而知故里沐痕遺許氏通洪都而從詰朝

德陽洗墨誦書池臺留張棧之蹟盤陀送險停

石異梓潼之踪縣平台對遠營玉音而受鳳旨石碛

羅真觀裏鑄石鼓而麗龍文羅江醉歲月於樂天東

樓感遇種桃李於居易蜀題辭州萬卷五龍氣經

臨溪集上

陸望堂叢書

蔭於彭水縣二仙九蟒畫丹拱於鄂都縣諸葛崖前

武鄉秣馬而化粟秀山老君洞畔伯陽坐榻以遺痕

嘉靖梁山壁孔道之亭縣險塞岩溪成嶺而名稱關

索永寧真修士婦構堂而額題轉經姜維鑿泉刻四

字於峭壁刻春申故里傍萬傾於芳池志蜀

中之遺蹟也

若夫珍鐵銀鏤夏書列梁州之珍虎豹熊羆山經傳

蜀地之怪菽粟布帛產各地以無殊銅錫鉛亦隨

在而靡限質堅貞於斲木性獨委柔三國味甘酸於

萁芝子成楮實伏牛青葉花類香萼之黃金

臨溪集上

陸望堂叢書

雀翠華蕉燦美人之色成都醪醪三品資採釀於名

香刺榆干重恍桃符而微異青城訪道粟種天

師赤崖寄生草紫紅互艷蜀郡茂長樂之花

記寰宇竹木兼姿涪州貢靈壽之杖涪州花奇白芨放

靈葩於梓潼果出黃柑飛異香於順慶入口旋

化珍廣安之紫梨枝頭落陰茂雙巴之黃藥寶

金羹玉飯種佳穀於女兒勝尖葉嫩芽開碎花於

木質仙茅苦笋山谷賦長之奇石莧金星本草備

筠戎之異產瓜疇而似署露凝草根進木藥而採山

貢綠京兆幹含木質同荔枝於百金性宜山

坡類苗穗於乎歲密蒙塵謝色異冬青救軍

有糧味甘如齋龍安志瓦屋山麓錦映安羅之花雅州志

海棠巖溪燈燃不灰之木越嶲志藤蘿蔓繞攀落雁以

無花木曲歌和夷虞美人而自舞青衣蓋草許採染

於黃金雅州志紅花苓根呈麗都於紫萼懷宇臭經月

而莫過九葉芸香雅州志乾數稔而復萌萬年松翠雅州

志嘉州道阻富種丁公之藤懷宇南安地腴柑芥佛

手之氣唐木名交讓葉似槐而產遂州懷宇樹聳杪

羅花如繡而開夏季珍光華日蔭紅百日之赭桐

劍南風雨時行艷三春之紫葛元和梓州石絲與紅

花而並輝懷宇潼川會青共紫巖而互茂元和生桃

竹於江潯獨實無空竹產密蠟於蜂窠晚唐承貢懷宇

臨溪集上

志白膠白藥通州濃挺子之香唐紫筍紫杉眉山蕪

竹木之異州花繁如雪香濃郁於山明統

春植高節之印竹懷宇同檉樹號餘甘瀘州似白

菓於生瓜陰畦叢茂林稱青葙於艷麗高良龍葱懷宇

記金山日藕色奪蓉清之葩臨江黃心香傳花洲

之畔臨產金巴於安德臨種青稞於松潘明統

名真珠植水中而織蔓道稱朝日浮波面而素華草

長鴛鴦既對生於偕嬌花開鵝鳳復飛動於輕翻結

實無偽味甘天僊之果繁素不斃圖繪瑞聖之花臨

方物臨緬吐仙人附陽生於土石粒豐佛豆惟獲莢於

同人方物臨鳳尾龍鱗香名若魯豐車輪偃蓋俗謂

松喬臨給客橙芳香越盧橘之氣花才蓋薇色素眠

鮮真茗之茶述凌雲仙蕙薰破而蘭號臨州蒙

頂露芽奇芳而茗播甘露銘山光勝螢火壁竇特注

於峩眉臨雲氣氤氳著草獨茂於費宅平鄉

取陰沉而枕木相遺益州峽川廟旁挺鬱木而符篆

差似碑北嶺志益州峽川廟旁挺鬱木而符篆

啼杜鵑於夜月俗錄益州犀角與象牙而並珍懷

記涪江文龜攀靈甲而代卜明統鳥名花蕊異鵲栖

渝城之濱車慶貢獻魚鱖子產利州之渚唐長門

秦吉效人言於漢禽聞見魚復避株垂丹彩於吐綬

雜蜀魚取鳥鬼養蜀人之鷓鴣東齊質堅鈴羊貢梁

臨溪集上

州之異角本丙穴味鹹驅嚴道而食嘉魚明統

穿山過陰平而識奇獸龍安清溪鷓鴣群聚處於山

阿志云安鷓鴣時唱酬於林畔本現玕萬個實堪竹

鳳之棲南川游止九泓足供黑頭之泳二山嘉州魚

勇極美味於玉津嘉定峩山石鷓響夜聲於巖谷臨

魚泉赤甲巴渠之水產稱奇東鄉眉山白鱗齊樂之

介蟲獨異眉州聲清擣藥即鳥音而命名陸游香木

叩棘隨隘地而稱號牛獻五角出奇獸於汶山瓶

記價值干錢決勝負於荏雀絳體剛駭驚有紅桐之

呼黃駭齒頭益懼護花之烏狀鯁亂於石豎么質版

麟飾釵鉏於金蟲蜂體微翠物略記性儕水獺出魚

虎而舌雙鉤肥歷旌山產童牛而重千觔寰宇香猪

土犬肥美松濟之廳四州動竹蜂笛師房結野林之

葉蜀記似蜨螂而背甲熒火青光蜀都貢燭夜而彬文

鷓鴣赤羽神華古紅骨一片染魚頭於桃花蜀都碧

澄夾山遊潛鱗於湔水四州動鄧都白鹿報賓客而

豫鳴魏狸首黃腰食虎鹿而身細蜀志蜀山萬假犛牛

出上庸之區巴水干回峽猿落沾衣之淚雙頭神鹿

食毒草於雲陽神物百步水嘯占旱年於明月秦江會

耳殺虎志永昌之瑞圖目歷油似冕呼已名於春

季鹿物異冕甯異鳥首成駢於雙頭蜀志松茂奇

羊角恒丁於五總九州產龍馬於大足日行貴千里

之駒蜀山貢鯀魚於利州江流結群游之鱸唐書地

克宗陽雀叫月而啼子規綬靖雪魚藏雪而存山澗

難訓雲臺山鹿黃絹慰勞於慶成抱朴駝車然素

王紀名於儀禮成都小駟蜀馬善難路之驅資暇越

嵩長鳴晨鷄無屠刻之謬西京鼈名石鼠資毛頰而

擅奇蜀尾岐鉤蛇時絆馬而肆毒蜀志蟠羊靈耳產

出西番本魚鳥皮紋貉獻南部名物作狸斑於巴兔

言發華蜀酒似鱸骨於鵝魚味鮮蜀道北鷲獨

俗既犬首而羨蜀志西昌潛鱗蜀志魚頭之鐵釜南

色呈朱煥翔鷲鳥於蜀都蜀志狀如春花出蒼鶴

於益部天中鷓鴣而呼蜀志蜀地方言通字佛現而

喚鳥聲我山異雀以上蜀志家書定蜀鼎鑄張儀之文

錄洪崖欲違寶贈楊雄之硯誠齋布出成漢或彌牟

而高唐標唐絹名鵝溪並鈺金而細葛蜀志巴人瓊玉用

寶河於介珪竹書若水光珠遷呂祥於校尉水經麻

面屑末式矜蜀郡之箋李肇國孟幹李松上言側竹

之弩晉傅山文錦施斗帳於石門蜀志嵩水吸華賜

麗娟於武帝杜陽蘇薰為席巧忠蜀志之稜頭游莎羅

貢毡晉蠻都之鬼主宋蘇蜀志舟製鸚鵡創宏模於蜀

王蜀志形擬龜龍進瑞鞭於常侍蜀志禱出馬湖之

口戎獻果然游錮壇雲長之維刀輪冷豔鹿物異

義興白水作飛魚而剪赤眉東觀亂定黃忠得赤刀

而任玄德蜀志聖理傳國益神器於令孜五代座騎

碧煖萌奢志於承僕蜀志文樽尺許截鉅竹之雙筒

詞林酒魁形奇象斗杓之五宿蜀志雷氏品第列玉

徽於上乘蜀志仁壽班然獻石鏡於天寶文苑西峯

聖者留鐵笛以壯觀蜀志後蜀知祥照無疾而辟魅

州之寶石蜀志置專官而監鑄公孫鉄錢蜀志貯石子

而仍增眉山水甕蜀志蜀中之物產也

若夫雕楹刻桷聖宮華丹陛之階浮柱飛梁忠詞版

萃華之殿薦城隍於大蔡功深濠渠饗俎豆於文昌

香飄桂閣先農社稷頌州縣而建壇名宦鄉賢救府

聽而立祀... 達房神麻之感... 併武侯於昭烈... 悼亡而哀... 架楯角於望帝... 堂浣花追工部... 六公奔星... 謝三休浮萬世... 鵬清獻仁... 叢拱朝陽... 蘭仙去關女郎... 祈禱輒應... 於叢帝... 差簡陽... 口防災... 丹青... 古彩... 勢... 於江津... 侯... 旋興龍角... 城普濟... 聽而立祀... 達房神麻之感... 併武侯於昭烈... 悼亡而哀... 架楯角於望帝... 堂浣花追工部... 六公奔星... 謝三休浮萬世... 鵬清獻仁... 叢拱朝陽... 蘭仙去關女郎... 祈禱輒應... 於叢帝... 差簡陽... 口防災... 丹青... 古彩... 勢... 於江津... 侯... 旋興龍角... 城普濟...

歸漢集上

三原縣志

塋... 薦子昭深... 邱都廟堂... 木華蛟螭... 宇祀昭化... 雲楣巨制... 而壓雲氣... 王新興連... 梁構利應... 事於王源... 碧柱祀州... 忠利節孝... 俎豆之薦... 紗於真武... 于公而呀... 長寧... 之祀風交... 祈雨而救... 鎮故里... 褒先雄於... 龍... 塋... 薦子昭深... 邱都廟堂... 木華蛟螭... 宇祀昭化... 雲楣巨制... 而壓雲氣... 王新興連... 梁構利應... 事於王源... 碧柱祀州... 忠利節孝... 俎豆之薦... 紗於真武... 于公而呀... 長寧... 之祀風交... 祈雨而救... 鎮故里... 褒先雄於... 龍...

歸漢集上

三原縣志

公馬志 豆祝鴻儒拱學宮於郡守公孫白帝躍馬而

祀子陽奉節志 夏后血涂司神而羞巴峽山海經 巫山神

女凝真列飛鳳之巔元統志 通判王正褒恤厥洋溪之

口通志 思平萬歲嘉祐祠立於剝源開縣志 絕塵一龕謫

仙馨播於太白輿地記 配靈泉而寶源香滿大寧志 夢真

人而龍遷座高魏志 侯五通崇祠聳石泉之右縣志

康濟二聖覆閣併江油之西縣志 尊禮魯班耐神恩於

馬水越志 嶺危關索許澣香於會川會理志 簾簾順平

成棟宇而翼翼封臻文憲採松柏以九九壁山虹梁

承延之於趙宋雅安志 婆磔雲棟證昭應於真人西山

雕甍侯封轉英烈之頌天泉志 北郭繡墻孝子隆伯奇

臨溪集上

卷之三

聖賢堂

之典經 堂書燕賀薦德信於武威閣畫蜂巢奉郡

守於任貴清溪志 光實昆弟合寵而額榜三神名山志 安

徐彭程同祠而名標四諫樂山志 廟稱惠遠喇嘛凜達

賴之威典祀將軍魚通神郭開之箭打箭志 楚狂接輿

廊廟巍於峩山姜公惠靈禱稔降於天壤峨眉志 聚奎

門外遙聳炎帝之宮大竹志 九勝山中允昭田錫之祀

洪雅志 重簷映樹小娥與先雄齊芳曲檻臨池士元則

亘古不朽雅志 獨孤白馬俸蜀將而厥義真子昭金

奴報死事而光勁節神如圓月福祈明月之祠廟題

竹卽節話迎郎之曲樂山志 松軒杏藹威遠廟峻於伏

幾樂志 蘿徑連綿安城祠躡於靈護三台志 野羊隔首

患而堂開石場天齊稱王勾谿而廟厥直之奉申錫

於趙侯中江志 畫天章之君實遂寧志 玉屏陸弼射洪耀

使君之祠縣志 牛頭張雍潼川陳諫議之席縣志 界劃青

石判巴蜀而息爭寰宇記 神異鉄山平昌瀘而立祀岳志

志趙羅二姓旌節孝於城西景林大公拱義成於縣

北達縣志 光華真武下蒲之彤碧差參龍神禹王新

寧之丹黃燦爛縣志 爭車騎而廟巍濟遠渠遠志 薦謫宦

而祠高拾遺蘇洵父子三楹枕木假之山眉山志 許遜

忠勤卅里祀黃金之賦丹稜志 彭山彭祖江口虬豨於

榮簷縣志 青神青衣靈鷲鸞飛於寶篆縣志 繪遺像而尊

守墻迴趙雍滅軍賊以蘇民椽延韓曉邛崃志 勛名素

臨溪集上

卷之三

聖賢堂

者晉原播順平之馨大邑志 鶴山御賜廣定昭文靖之

典蒲江志 構穆清而祀吉甫祠呂仙而饗洞賓瀘州志 曹

侯鎮於納溪江門止險縣志 呂光惠於安樂檻映合江

志漢江聳陽兒之祠江安志 大夫關莫宏之廟炳靈庭

鎖傳食邑於堯裔狀元祠高表趙達於關外資州志 架

龜山而顏書四李井研志 祀褒鈞而典優二賢資陽志 鑿

井爲盥道陵允稱鼻祖從漢拒述健兒誓死勤王將

軍斷頭翳嘶括嚴顏之棟郡守從政唱車建朱辰之

祠仁壽志 東漢姜詩賜孝感於雒縣德陽志 西蜀昭烈殿

富樂於金山綿州志 饗武穆而祝漢光庭階互映綿竹志

北惠民而東遺愛廊宇交輝安岳志 耀紫巖於張浚崇

白馬於劉邦寰宇記廟森靈應七典祀亞子之神明統志

祠闢武侯八卦仰葛山之異梓潼志江東處士高羅隱

於羅江梓潼志治南新祠薦薛公於薛會茂州志對二關而

巴王有廟萃四賢而紹聖嘗馨茂州志梁山巖廊皇威

鳳厥於漢武鄧都典禮平山鵲賀於胡公縣志郡守再

思飛山著靈異之廟秀山志太史知德瞿塘薦循吏之

官梁山志饗三賢於彭水黃馬並稱縣志祀五龍於永寧

謚云安濟縣志石柱藏賊耐良玉而廟食夫人縣志雜谷

報功肖陳邢而祠歸靈祐縣志松潘赫水靈之廟懋功

關慰忠之祠縣志蜀中之祀典也

若夫青衿組帶步踵齊魯之風絳帳高帷追尋孔顏

之樂逐僧徒而關院榜標元音就相府而瓶宮額題

大益少陵故址人龍煥芙蓉之新縣志廣都學宮丹

香重景賢之建雙流志設潛溪於洪德訓迪英華創錦

江於康熙略繕聽舍華陽志始康治北厥龍門而甯錡

鳳高新都志陽安城東立鳳山而劉壻澤溥簡州志椽繁

江於師範規模自宏新繁志葺緇川於漢坡陶甄斯廣

金堂縣志岷陽書館履泰更何公之祠郫縣志唐昌學宮土

雋擴崇寧之教郫縣志巴城三益田畝增於超凡彭州九

峰鴻圖起於伯政天寧講學治液山而關岷江灌縣志

劉繪石文守巴城而開進道晉陵志隆崇陽志號齋舍

與書臺並輝武陽志更通津之名實資合次公遞

臨溪集上

卷之十一

遺新州志創南軒於嘉靖記擬劉京漢州志置東川於洪

崖捐建李厚重慶志永豐門內背文昌而構方亭什邡志

南津街前就瀟溪而繕合宗合州志縉雲來鳳江楚騰

絃誦之聲巴縣志蓮峰夢龍云安蔚人文之地夔州志結

香泉於長壽右接文昌縣志負錦雲於永川東隣古察

移東臯而賢張搢永川志架南池而頌伯宣南充志創瓊江

於玉華安居縣北銅梁志更玉屏於朱鼓昌元治東榮昌志

教演國棠隆陽重瀛山之錯綦江志院置祭令石鏡

郁巴川之文北巖鉤深育涪陵於伸武涪州志南川隆

化起休風於土龍縣志寶鼎棠香憲高建而隆武易大足志

壁山重壁在中創而式廓修耀定遠於胡公印山

題院壁山志告落成於瑞溥金沙書顏雲屏錦屏南梁

宏黎張之製保寧志嘉陵嘉湖東川偉饒晉之功順慶志

建鶴山於漢昌文翁故址涪州志啟齋奉於充國元奮

還規南都志四區學田積利用而課士廣元志五峯鍾傑

題臨江以崇文化州志廠金榜於雲霞治開義學構丹

梯於書案院高化成巴州志兼山緇帷劍閣沐陶鎔之

感劍州志通江館舍諧水廟濯磨之工魚通志西林朗池

倚東西於安岡營山志東垣公山拱南北於集州南江志

亞夫南壇獸躡鹿巖之舍學宮東壁鵲巢龍湖之庭

題屏山志涇水甘棠夾廣安而助教蓬山志長德萃相如

以育才建果山於咸安賢稱王旦蓬州志闢雲臺於南

臨溪集上

卷之十一



廣雅慕汪忱南溪志金粟翠屏明池之宗風丕振甘泉

鳳麓和溪之文教宏開岳池志廊廡山於時亨鄰水志水關

渠江於仲禮廣安志淵之翠華之院記撰洪謨戎州文

節之堂色渙浩翁敘州志架東山於巴夷蟠龍對峙宜賓志

志繕西江於熒道來鳳交輝丹州志模立周夔取易洞

而書號富順志典宏田錫修文出以題名洪雅志鳳翔誦

楊發之書第登進士南溪志鶴鳴端宋載之葦歲積修

金江源志宇闢仕清拱文明於嘉靖館宏凝道結紹聞

於乾隆長寧志廠東溪以儲才架南廣而談道珙縣志屏

山乘葵置學宮於縣北興文志凌漢敦教化於治東

縣騰川廊筠連之宮文江志雄高邑之館高縣志世綺

臨溪集二

瓶建置蓮峰於隆昌漆登增修創樓山於朱提少

陵故院建文銓而名晉階陵州志靜暉古樓更仰高而

追郭葉奉節志宰官文伍西山夔嶺之堆萬縣訓導

定庠南屏峻雷波之宇泉稱孔子鳩工而起聖泉

志巫山院闢雲陽結舍而號雲安煥芙蓉於開邑俗

振頰風縣志榭柏林於盭邊郊原大化南英儒雅設

鳳山而風大寧景福雍容構龍泉而守安岳宏

登龍於欽德江油開縣學之規建石魚於學官遠

溪嚴師儒之列化瀟峯於寧遠夏顛分重酉

山於石泉風教濡染文昌閣故書金馬於越鶴

論仙廟荒更青蓮於胡整學宮備畢冕寧用構

臺登香城院開益源端資陶鑄名山標仰山之

額蹟留成基雅安摘雅材之名功開堯棟戴匡起

秀關新院而化榮經高標九峯襲故址而厥嘉定

東巖育俊聆絃誦於城南瓊談經開薪傳於治北嘉

志峩山名院建章振峩眉之風馮江宏模希周興

夾江之學置同人而令賢定子鄰依鳳而棟廊探源

志夾江繕五龍於景元記撰院事題雙桂於汝學頌以

詩歌王鸞之建龍池守燮為而敦化劉熾之關雁

江令資陽以尙文鳳鳴鳳翔隆聖教於榮威威遠

志兩鶴山鶴鳴鑄英才於大邑文峯草堂院吹

潼川之東東臺聚賢館高益亭之右建石紐於

臨溪集上

成桂學摩汶川瓶金華於周錡記出李愷射洪學

宮壁後關斗山而授徒晉福寺前砌書臺而宣

化遂寧崇九宗之號瀘州峻五峯之稱環溪蓬

萊嘉雍募建於敬王天池樂陽崇乾詔置於明

清樂至世鼇維新集賢更大成之額東鄉重光再建

宣漢有通川之名構石鼓於東鄉化隆嘉靖縣

廠棚頭於北郭教演紹興文運重開架巽崖而講學

儒風不振創大雅以書顏室策鶴山文靖壯南

朝之色地關龍觀光葦東院之頌新寧義學

館石月於鄧都渠縣鴻模拱銅魚於衍慶題眉

山而設教誘善州同廊雲溪而授經堪為縣宰納

志建竹林於孟珙修沐川於宗堯夔州志朱雷置摩雲

之堂循良足式彭水志張綽啟桂香之館賢能可風彭

志洪德州君置左綿於綿水綿州志林鴻縣主關青江

於青神縣志周冕雙江峻學宮而示教羅江志汝明五峯

成傑構而書名涪州志鄧都城西鹿鳴善張偉之建涪

江安治北龍門高周頌之歌涪州志宏平山於孟瑛置珠

江於惠緩涪州志院關仁壽跨磬山而榜齋峯涪州志館映

合江窺鳳麓而稱鳳儀涪州志德陽孝感制既垂於際虞

縣西山鐘靈庭復開於光煥涪州志羽達崇教汶江通

安縣之城涪州志杜樞星模蓬萊涪州志敘永之治涪州志修漢安

於四載煥晉熙於一壤涪州志綿竹紫崖自奮而書

讀魏公涪州志敘永丹山宏文而規存乾道涪州志賢稱先達

構渠江於茂勛涪州志化洽鄉邦關潼江於立本涪州志蜀中之

文教也

若夫招搖急繕調備非常巴渝歌舞羌茅稱善戰之

軍雄為犇馳突將逞無前之隊周武伐紂逼殷人而

倒戈張儀浮江取商於之楚地華陽志姿性勇悍助高

祖而戰前鋒寰宇記制置材官踵始皇而擁霸上治武

都於元鼎西京灑都尉之風涪州志汶山於節元北部戒

幸宣之備班固巴郡板楯漢中而破羌獻帝分涪置

屬國而防營建關尉於白水兵握揚懷命將校於

竟羌法申諸葛中郎霍峻葭萌專把隘之權監守梓

運劍閣陳桑下之伍景谷步道增義守而號關侯伯

約遠謀表後帝而遺軍騎昭烈章武都督置於江州

尚書李嚴圍成增於巴峽南中勁卒建興有飛軍之

聲東川延熙車騎鎮陽關之險巴巫重鎮白帝兵益

蜀都涪陵獲饗赤甲軍稱懋勇官參射獵配羸弱於

郡兵地產雄材設移弩於馮翊守江巴之二部謀參

思和討鄙夷之五戎軍增伯岐華陽志用蜀兵於王濬

泰始殲吳議莫撤於太康巴中大吏南蠻校尉遙領

壇都督之威西夷統兵持節具長史之職都監李毅

置夷府而鎮建南敵破永寧統叟兵而定巴西劉漢

安熨道關戍迭施於羅尚龍鶴冉駹牙門資重於武

帝華陽志武陵殷積王罽而馬壯八千梁尉遲受封鎮

巴而州兼十八魏書益部總管遊軍召任俠之徒北蜀

地驍騎副將嚴持節之使後防利州而沿西魏戒瀘

縣而備南川置營於南皇備馳大業重武備於崖

郡防護天和隋書將號折衝威遠同歸德齊建唐安置

府灌口與廣隆並興天水彭門蒙陽壓威戎之陣臨

印興化實應設鎮南之軍號金優於蜀州營稱靜鎮

屯玉津而名威勝炎備德陽地屬安瀾固金陽於武

德鎮雄飛越鎮洪源於黎城資陽安定靜夜停刁斗

之聲越嶲昆明終年輪更守之戍臨翼五鎮置都護

而關四城維川一屯建通化而分九守松州謹軍備

之靡常保州天保嚴郡將之職守唐新景龍初政都督

置於播州元和志大足元年司馬遷於邛部唐新劍南節

度命使而治成都巴西折衝堅壁而繕真符元和志控

制諸羌闢安夷於章使廊圖險阻築籌邊於衛公唐新

光化遺規小溪嚴武信之壘文德肇始嶮山增永平

之軍咸涪鎮江王建謹防於夔萬黔陽武泰天復徙

置於涪陵天雄天義並秦州而控興元武定武興翼

洋州而貫成鳳狻猊萬隊金州厲雄武之威熊羆千

夫利州橫昭武之陣軍分十二備警而壯新模營關

九軍禦侮而存韜略置廣政於定水蜀國千城關天

成於南梁閬州鎮鑰永平豹卒遙制蒙山之城武定

臨溪集上

三

龍旌旗卷洋州之霧固陵赤甲名既更於臨江孝水

金戈軍復稱於威勝治遺晉壽靜勝制創唐宗鎮歷

寧武信規承孟蜀十國春秋感化羅武金斌提虎捷之兵

班殿僚員乾德握御龍之轡便騎射而習內苑令出

指揮拔精銳而立棟中成嚴荆鄂懷恩懷勇探匣兵

於蜀都土丁壯丁謹番防於開寶克寧威悍馬軍擅

騎射之工順化本城步隊重廂營之制太宗淳化置

軍而名效忠小波底平屯兵而號威勇襄巨橋道猛

士雲驅於巴東河漕牽船武夫霧集於江北太平興

國本虎翼而駐西川大中祥符遊威掉而鎮東道宋

戍嚴川廣廩食別予裝兩朝國史志日練鎗鏢神武超

夫廂庫定禁軍於三路熙寧之額數五千募土兵於

七年熊本則捕戮四十崇甯安遠請烽燧而掃蜂屯

宣和石泉橐弓矢而清妖氛帳中飛捷司大制於成

都殿下神奇遣護衛於宣撫金州忠義隆康駐游奕

之塾府制潼川踏白張忠定之幟宋史階州義勇從役

而家免業錢鳳郡西和出征而身貨租賦給官田於

弓手半頃畫馬步之糧減稅釐於成州二頃限騎射

之費飛山騎懦發禁卒於南京和議休兵分就糧於

西蜀紹興把截杜透漏之兇夷乾道頭旗戒沈黎之

警備通鑑錦城萬戶關帥府於至元路設兩川定軍籍

於中統行播州而領宣慰漢英堪佩紫符調家古而

臨溪集上

四

鎮滇疆武宗慎防北敵關門鎮守移佃大德之初探

馬赤軍放還延祐之季元史外防日翼置指揮而隸京

營舊志改翼為衛連數郡而覈統部明左右前後四

衛分隸於南京寧川茂州二鎮相望於西蜀建昌總

制原屬行都之司蘇州屏藩旋更甯番之衛保寧大

波配千戶而備不虞重慶瀘城分廿一而衛心明

綠營城守擴兵制於興京保甲編聯靖佳符於鄉黨

捷為敘馬駐游擊而風清廷武興文嚴守備而威赫

設都司於大壩乾隆額二百之兵置參將於普安雷

波陳六百之卒營分黎雅蕩殘寇於靈關重屯化林

飭副將於嚴道戡邊防務謹戒備而申遠謀定水繕

營新壁壘而壯甲士順慶守備鎮攝官渠之郊太平  
都司遙控雜谷之野關潼縣於廣漢置通巴於始甯  
重慶總兵握虎符而制巴郡級定遊擊擁龍旌而屯  
昌城險鎮巴東副將增雲安之舊陣壓南浦都司轄  
魚泉之區寇山叅將扼甯番而掠臺登黔江鎮兵靖  
丹興而定武泰鎮稱甯遠備戰守於印都營建越嶺  
各分防於相嶺漳臘之嚴守備防謹踏藏渝氏之撫  
交川營分左右駐龍安而府歸叅將控馬邊而廳領  
都司維州協缺保縣副將之員應寧壁空茹寨重  
守備之職戒備甲士既平蠻於懋功嚴鎮遐方復靖  
邊而綏寇通志蜀中之武備也

臨溪集上

聖

若夫江漢炳靈負材繁持出之英干城腹心建勳隆  
不朽之業討封離而斬萬級子恭威鎮永昌印都擊  
白波而拜三公彥信謫荷忠武趙典羅橫應募平叔  
都於益州西羌張裔留府勅諸葛於蜀漢三國督黃  
金而拒鍾會休然用堅壁之謀華陽守巴東而討王  
敦偉淑陳叛逆之狀宣贊蕃牧處茂夷險難於巴丘  
晉慰勉諸疆南犢膺破虜於苻氏苻倭七事而陳  
高祖謀獻先成十國新數使而賊承褒功高下震宋  
巴延伐宋廷襟施饋倒之謀元草番寇邊何卿奏商  
渠之捷明會虜肆掠倍殺而苟洗出奇通志特賊逆  
行賊帥而述祖武文命子逐賊慶陽危解於

之庠華陽遵化喜峯洪山功著於鄧玘明烏撒克  
復上達獲守備之宜貴州疏築陳言洪珍闢荒淤之  
域甘肅守貴陽而矧輅略稱度遼於然溫一統發板  
楯而平諸蠻建討伐於李永滇王鄉勇募集孝文守  
謹石坪合州鐵鉅斷流張武計行鎖峽計國江英之  
禽梟普亮國士無雙文補陳志之戮力戎行初終如  
一明統統番客兵而備營夏鏗時戒不虞甘肅鎮永年  
於雲州陳瑛胸懷成竹明檄捧文作勦羅雄於臨沅  
蜀人敲戲之威禽俘囚於萬曆舊通嚴哨探而精訓  
練新甲顯著才能明造木銃而禦奢寅世鐵鄉軍應  
募永川先驅嘗寇公衡請當孫吳務兼營德信軍參

臨溪集上

聖

諸葛樹戰助而封宕渠句扶位列將軍通舊道而復  
古亭張寔恩孚醜類三國金城太守平吳獲孫皓之  
俘華陽零陵郡公破齊羈伯球之虜陳勳名素著書  
鐵券於靜鸞周撫戢多方頌玄圭於晉新唐拔常州  
而破吳越克宏血戰行間唐斬文協而復閬巴  
承之竭財輸餉明統統搗巢追寇友諒梟儀隴之頭舊  
志八山禽渠棲鸞平大治之賊一統靈遠謀陳伐蜀  
破世澄於龍巖魏子文師乞夏人攻金會於鳳翔軍  
遵節制矣仲伸討逆之謀宋捕殺群氛世維神撫給  
之術南充充光熙奮勇克敵靖十州而奠五衛明希  
謙督斬逆逃清湖賊而盜海寇廣東生勢阿大郭成

先登於九絲大獲贖乃世職班遷於二級明銀牌示

敵何鉅平都掌之蠻洪縣志鐘積自倭范鎮籌撫黔之

策貴州志調創殘而修戎備君帶績著敘州製偏願而

造單輪元誠陣壓山麓明從事鞞鈔揚明勤理軍資

彭際大集潰兵天錫誅夷賊黨蜀險負三峽欣壽被

斬於叔兒宋紹泰元年戰其豫儲於世譜陳耕舉從

事處温積萬石之糧九國志醞酒賜勞景昭供千牛之

飲十國春秋香爐征服戮元惡於壺山南遠志額盤奏功殲

靈寶於督護晉地陳要害摧殘寇而奠沈黎盜靖海

隅奮前鋒而効奇績將如郭郭克明伐木以通舫水

浮巨楫光實鞠旅而把險駐饒風而待金虜劉甲功

臨溪集上

著鵲聞宋寓兵政而置車徒趙時名威秦嶺徐留王

梁逐獻忠之北封遺骸於漢州楊展允剛梟誅孟之

頭加龍驤於晉帝晉斬延光而絕朱泚鼠輩心寒

戮用誠而捍德宗奸除君側佛郎擊賊楊儀圍解

於黔西蜀武階更俸任學功昭於河上平群番而

靖甘肅大器略定西陲明攻虎澤而來單于宣孟威

伸南虜蜀斬滅獠於馮瀆聲播幽州句灑盪武陵

於洪卿蜀辭司魏舉指煩擾王平知馬謖之危三

志撫諭機宜揚晨受趙鼎之荐蜀以但避岐口禽黃

元於季休請止臨洮勸姜約於張蜀陳瑄覘賊

地蜀前敵斥蜀于俊貴防守榆林而驅賊寇

王吾策奇制敵展嘉謨於成裔王登嶽鐵勝書

旗列木柵於蜀獻賊蜀計襲翁指誘敵行反間之謀

頭梟夜郎詰賊申嚴詞之討蜀審形度勢禽鬼名

於公才宋炮鼓相從破復臣於道貞蜀守汶山而綏

羌胡承宗撫勦兼施蜀赴采石而戰金人允文矯

角相待宋攻城略地李充嗣參定宸濠陷陣摧堅范

文光力追獻賊明于奇據險族光武而自聞文堅撫

夷繼德印而底定漢王方略捕賊允恭抱折衝之材

議斥和金德遠懷中興之略宋嚴頰巴郡將軍自有

斷頭蜀與霸合肥行陣殊無匹蜀擊孫恢於南浦

楊宗誘襲武陵巴禦倭寇於仙遊胡帛畫城分守

臨溪集上

戰青崖而破流賊禽黑煞而摧敵鋒明喜攻戰於子

明西陽不無奇士山砥礪崇明於良柱鵝頂克竟膚

功明經略黔疆國珍鎮五溪之亂唐竹畚囊石涂原

揮百戰之戈蜀稱神弩於營中張令矢強五石明致

官方於游擊豐爵力冠三軍舊通巡勦番夷化之禽

渠而獻捷岳超遙授蜀略行魯禦侮以多方北夢帷

幄運謀德璋清海嶼之寇成都瓦部橫陣見之壯克

敵之猷岳昇出邏而禽孔賊天縱計出招攜還鎮而

攻譚宏希順坐垂偉績鍾琪殫心武略精太乙於奇

門良柱所至澄清定金川於丹噶成都威鎮青海清

如盛服以從戎奮勦白骨大雄荷戈而戡亂戰金酋

於襄得功高輔庭本進攻宜溪於芷州勇超群辟岳

師出瞻對擢古州之總兵馬部歷踐戎行同士卒之

甘苦宋宗趙榮經而扼相嶺高屋建瓴李芸討辰元

而復新興先登陷陣武岳雲南水西萃白聲威滇黔

李如宜君延綬翼公助赫鐘鑄陳良征蠻絕路奇勳

表建侯之功韓血滴沾衣戰績列平戎之右張朝浦

蒼奮擊却賊而捷奏湖南張餘齋運機入覲而兵備

河內鄭人荏苒遺跡南澳榮遷於總兵張雲樹營自

衛西城爵超於副將李廷溫黔苗之妖氛參將瀘寧

之楊培播達崗之勳名功同允吉楊自屯練深入張芝

元像畫紫光清溪赴援上江譚行義勦滅藍氏立威

臨溪集上

楚黔樊廷諳練於兵機清川冒險登陴徵平躍馬而

戎服張泰排刀突擊從深善而破大崗王允直縱無

前導總兵而俘秉印郭榮智安反側紹虞溥儒者之

風魏承術出招懷秀驪羽兵戎之禍潘天囊上誘敵

倖輸糧於勒歪劉仕皮脂濟河奪戰備於池木劉克

虎頭而化林協副破羊嗣而南坪置營周擦馬擦牙

窮婦瞻對之穴湖南湖北旋除游擊之官劉應誘斬

倉旺兵莫折於國瑚轉戰秦中軍特副於部統孔克

誅首逆而恩顧翠賊平解許戰上方面印綬

紫黃功昭天受朝百金川直搗錫勇號以耐勞雪嶺

頻摧輝冠而示寵許馳川陝生鹹王冷之渠

勤楚定滇轉量中衛之協何占羊塘雞口宣力

威鼓於初終楊鼎鳳頸虹橋効命莫避乎艱險超

中之將略也

若夫經傳博士蜀學比齊魯之風賦擬大人凌雲卷

天地之氣校書而共子駿勸立定商治易而射甲科

詔見宣室書撰易飾好小數於趙賓魏字頗識奇草

太玄於楊子推友喪而致墓追習齊詩書表漢德於

春秋學通經緯華陽時稱會子市宅來傍隣之居范

經習定生閭閻傳章之業東觀詣東觀而文章顯世

徙日南而試策魁廷范數軸天文獲師傳於渤海華

九友共學重見知於黃金郭詳識圖書仲桓承制

臨溪集上

而備問范春行受業子騫攜手以朋從華陽麟經與

虞書並傳門徒百數侍講隨議郎繼進表存因聰研

易探及折象列於方術明經博學志伯舉夫李庶范

從事益州常闔門而自守精研儒術與杜瓊而同帥

三國范治群書篤志樂常勗之道晉遍覽墳籍隻立

安卻正之范事太常而博聞伯珍玄妙華師譙

周而廣洽超宗精微晉博貫五經任熙謙恭接物融

通三傳壽良貞素持身華博覽則博洽稱榮王長

常廓以明經著業華續纂書舊志蜀後而著典言

終歲閉廬研大易而涉史漢周易詳注獲新知於元

規范封禪繼書推僑才於栢鳳北雜采子夏易

說鈔十八家之言崇文官闈太常邱均傳二十卷之

集唐書拜司經於苑咸文詒推宗紀事登進士於

李餘樂齊繼着詩唐耻為常調許王霸而自強北夢

雅好毛詩洵大中之博士新強學善論婉言辭於潘

旣前蜀工讀麗詞稱友善於尹鸚十國校定分刻逢

吉參中正之功篤學沉思文谷登明經之第後蜀慕

古文而蕪篆隸坦然盡工法黃老而論詩書易禮並

治若虛屢冠廷試文學入官范度遐振家風經義應

試東坡賦小山於居錫奇一柱之擎天宏簡誘後進

於鄧琛喜百祿之從政既少師奉古號谷子而著

述居心澠水燕詩擬于昂著蒙書而立儲諷諫通鑑

臨溪集上

長編

歷年攻苦唐英無肉味之知一字靡遺元鈞抱長沙

之概宋梁成易學紹業登進士於元豐謝潛儒術湛

深詆新法於安石蜀人尊鄧至而市人拱立從習六

經明統得少微而文學知名號稱三儔蜀人閉門諷

誦與聞人而共交宋博士起官超恭州之通判氏族

書無不讀宋承之未失簡篇二江文屢試莫申勾友

于深思慕古盤合千家而訂同異語說成書鶴山

領三解而中鄉闈春秋冠蜀博極墳典晚歲融易象

之精氏族酷好群經端平邱友聞之辟宋窮心體

用業儒術而涉圖書尊崇伊川必潛心而究止極元

術春秋於彭壽克式儒風續授詩禮於杜圭堪承

絕學劍閣徐幼文工詩善繪譽滿平江王常宗憤

讀沉思道傳金氏明精研周易探要旨於楊春陵

力闡麟經索微言於周滿子工穎敏學講明心萃夫

雅醇業通易緯傳通升菴發憤明代稱鴻博之魁明

紹傲窮經語錄輯程朱之學通工書強記題壁見訪

於慎南劍閣苦學甘貧勞悴歸於蜀北蜀人楊鏘

博識善詞譜而贊名流劍閣成穆屬文甫紹齡而

登賢錄傳通儒術典雅駁左氏之不祖聖人華陽

書獨邁推古今而莫與為伍一統析佛道儒易學師

承於郭襄宋尊經嗜古紹事分國於勾龍掌故諳練

安禮多書傳之功傳通經史淹通國寶及狀元之第

臨溪集上

長編

蜀人稱儒宗而談心理與權易學啟蒙通闡聖通而

推爻辭志冲京房繼業明通史籍於鄧鎮三禮兼

修舊通本學術於朱熹二場同精研二載動

之幼號奇童注傳五經明郁鄉薦入學考辨奇字用

修造王春之廬談論理宜子雲從文肅之道傳通嗜

學忘寢庭彥峒岫蜚聲辯論質疑作舟浙城督學蜀

披覽莫輟訓子弟而垂型傳通實踐躬行言不苟

於鄉里譙君黃之說易策對公車楊文義之習詩經

中博士傳融經及緯榮始初習尚書三守道莫遺

彥紹業專周易華李逢說卦文行表劍閣之風傳

裴莊潛經登賢禮闈州之士味通天文而悉歷數

風度軒然獎後進而積薦剡執經詢字蜀人賁通物志

理績伯罔護細行音汎覽古書濟川莫舍晝夜宋希

聲之春秋家法言匪苟隨林顯夫之正色立朝動遵

經義西充通六藝而善詞賦王傳來秦隴之朋舊通

年八秩而攻詩書馬金垂子孫之範蜀人經生推重

廷用時稱紫崖西充書史自娛唐寅經窮皓首舊通

通易緯於王度老成知名南充每執卷於唐臣諸生

其論通雲南集著三試掌院而規模整嚴貴州反求六

經濟心而堂闢詣極明寒暑莫輟計典籍於韓儀文

學博綜陶士類於安岳西充楊璽寡合用直道以自持

志舊通黃輝翰林改醜體而館課明積學深遂群競師

臨溪集上

於馬氏西充酣經沉咏性嗜學於瞻顏平易近人李

篤秀好古不倦營山代稱名輩王之相動合禮宜西

志勤讀神龜著易樞於英恪明統誨迪諸子喜炎黃

於聖祺山谷跋熟朝典而譚經濟堯弼辨四子之疑蜀

志官侍講而著書傳永通精三禮之奧孝經增注參

同契解於振之舊通魯詩既通政暇說易於汝吉雲

通南溪陳準辨爻而環堵蕭然舊通洛源熊過著錄

而麟經志獨人書藏萬卷伯師之手迹咸周尹仲

傳編校五善于陞之商確時願高縣其微服而講學

雅好琴通負節義而重文越溪刊集蜀人敏於

好古榮膺學士之名蜀本諸力行羞慙章句之

學七傳鳴暉傳易奉節景仰儒宗舊通太白通詩

長史贊其英敏唐總角而善褒貶叔達專於穀梁通

博洽而登仕途子業精於儀禮德山儒學亮節而拜

中郎三國仲陵賢良通禮而官博士新田錫雅慕古

學聰穎絕倫王庠閉戶窮經書傳解注宋開明易術

歎莫逮於了翁明統妙解詩文行必踐於德甫夾江

陽岳學行冠當代之儒通判孔彰忘寢憤力學之志

科登正德孫甫貫於六爻學道龍門邢綸遂於三傳

志舊通訓峻凝重從縣尹而習春秋余承勛養母陳情

宗理學而傳著述舊通唐子陵之勵志惟書數函眉

志王太守之晚年愈敦儒術少師叔雅注章句於

臨溪集上

隱居華陽博學多聞播聲問於州黨益部者廣漢德

撤擬易而作通玄晉鄰邑王化習詩而兼儀禮華陽

世傳學譜龔慨入主簿之官書海內文宗子昇變餘

風之雅新起家儒業倡文學於九宗舊通術數入官

辨興亡於五季蜀人馮山罔諳新法通解麟書宋傳

耆理學名儒深思慕古舊通子史披覽稱杜孟之寶

田明統周程是宗釋昌裔而靡倦六經畢習希得參

百家之言宋三易說圖彥占五行之候鶴山折衷

易象採先儒而主程朱續學訓潼川共諸生而宗

滿洛舊通紳縉之城市不入坐講真南蜀人廷璋之

教化昌明朋來隴右舊通術善推步公信精治虞書



龍博極群篇 大中號稱墨漆蜀中若以孚捐俸興課

易學相矜志嘉菲設帳傳經與兄偕隱大竹業受

薛漢樂道而韓詩友昵元超善詩而賦玄鳥晉

降衷博學而南卷於眉山後蜀則善沖齡通四聲於

待問江南孫夢得之書樓許勤苦讀唐彦通之淹

貫足擬儒林州書上萬言子瞻學賦六藝憤發廿

七老泉鉤貫五經演新義於春秋與探絕學開幽微

於易象聖道指通宋九齡通王箴之易蜀雙溪傳

蘇福之文宋數紀辛勤遠經術於伯雨宋孤貧苦

學發微言於于廷蜀嗜學如機綜練而罔遺憲度

宋耻宗介甫搜羅而研覈明經宋篇纂字通探六書

臨溪集上

辛

之微奧勵精謀道撤十年之臥毡通文伸效收三世

明經傳家宋左氏時稱五經博洽著姓明究心瀟

洛蒲道源性理是宗宋融貫簡篇王文表多聞自

負後有功篤性好學事紀唐詩通李絢業課嚴

師過目竟誦熙寧取士常希古學莫宗王機警能文

郭大昕手無失卷山論韓愈而抑揚頓挫饒有作

者之風說井田而侯甸采衛熟察王畿之制瞻叔著

述自娛官贈少保不妄詩傳府說集錫趾堂宋輯易

說於天門申子探源而麗正通詳數術於觀物文

餘緒以相傳蜀許沆賅博類史扶之能文蜀作

正著心勤摹庭堅之筆法通書讀歷代文叔力

索而窮搜蜀酷嗜群經甲龍退居於安樂通文工

劉植博學而名重當時蜀人端雅高儔問道而士來

隣邑劉仁之古道逸才院開正學陝趙杰以忠孝

立教士習不張蜀人聖主賢臣詔子淵而興頌明

經受爵由元始而入官范經義著稱鼎祚留讀書之

蹟一統古篇華聚莊叔考治亂之源宋迹興衰於舜

臣長退今古并研玩義理於明道寢或時忘苦讀希

光師周程而莫輟閉戶有容客陳成而賞異宋授徒

作業彥栗擇隣於吳興宋學資文行謝暉自強於

長孺續明經學道是望好為苦思元博洽典墳元

嗣善推性命內江理齊詩而受圖經地涉七州范好

臨溪集上

辛

古學而師季長貫通三禮華研精左氏黜章句於

思潛具傳父書究圖識於欽仲三六經魁士公敏

化威果之風蜀著三禮詣微與先無榮利之志華

司理之發揮底蘊選課諸生紀敬夫之頌悟夙成

希顏撰錄宋叔實講道稽河洛於士林續文原卜

居萬褒貶於匪石元吳甲力學不仕解孟論而合篇

明統文立明經投徒習毛詩而敦厚晉理學傳李新

之弟滂泊自甘貴州孝友明支鳳之經躬踐為本通

蜀中之儒行也

若夫讎不共載王廣雪廉父之冤碧珠債求禽堅番

天經之義長沙伯度念流離於孤親華江原李幾

推田畝於叔弟說僕從廬舍讓汝敦而莫遺華陽志

涕吮膿侍李雄而靡怠李雄羅偶至孝肉莫食於終

身華陽志續祖風誼翼竟同於累世南齊道恭面縛違

罪走建業而刃父仇梁懷肅口不入漿負墳土而廬

親墓名通朝右景華竭孝敬之忱新祭享躬親李鄴

發追慕之感十國春秋賜瓜而違奉養茹榮神祀閭閻簡

志 割股而進慈君費襄墓廬終歲變哀震陵寢感

玄鶴之來棲崇慶弭耳逸遯致彪虎之群逐蜀蔞萱

堂莫見岐陽虔禱於夢旗微甘露降陵宗族孝稱

於崇古宋孟熙之承顏順旨養善會參微張元之

賜帛資錢門旌後主十國春秋旁生芝草居通墓處十年

臨溪集上

卷之二

到肉啖親善敏帛賜千匹蜀地純孝積中勤奉養之

儀宋江浙迎暹卿孫篤天倫之愛元謝榮温衾候寢

躬耕以奉温江李定力學侍親避地而養芝生連理

孝感應於劉才郫縣麋獸擾馴至誠動於王景舊通

禹城祿不逮事建仰慈而報親什邡敏政訓凜同居

旌門閭而褒義續資治通鑑永寧至孝奮割股於雒城世

望謹醢推絕產於祭典荆門司訓聞訃增劉恩之哀

志 成都 徒跣遙糲含悲篤翔山之義仕階乞骸終養誠

篤事親存智碎骨折脛捐軀拯父義行良佐遇饑歲

而給粥厥孝篤續宗額長齋而禱兄嗣通克杼子道

宋繼祖志養高堂漢州莫無私儲鄧伯祿俸分繼世

友愛昆仲推長者於又溪蜀人撫卹親隣多善

行於鳴陞郫縣何節言行莫苟孝重鄉里之推史英

奉養志堅誠感瑞州之祀通汝正順謹陳情而俞旨

通齊平甫婿如履疏而乞違養蜀何剛之治喪

不怠竟廬墓於三春建貴之孝謹居心遂到肉於一片

志 張玉鉉朝夕就養時稱老萊漢州周之冕內外

無間克全子遐邊洪純孝每繼日而長號米貝順承

推已產於異弟門旌友讓王曉榮學使之題墓茁靈

根車政實誠孝之感通熊安共農力耕而昆季如

怡彭縣王吉奉親定省而欣幸自喜蜀謝錫孝稱

九老負母獨崇慶敖榜病侍三年祈神益壽金堂

臨溪集上

卷之二

遙承母意杜孝截竹而盛魚孝子居守父喪嚴承哀

毀而盡禮益群鳥銜壤墳土分文讓之勞晉清泉

溢流登井明元覺之感一統孝誠莫展痛代母而未

從宋奉祀如生幸扶親之得所舊通羅張性孝等事

親於黃香榮昌唐政孤哀詔優恤於天順江津長泣

畢日培土而得筍芽巴縣廬守甫年來巢而棲離子

志 合州 王堂救母冒從烈燄之中舊通吳儉讓兄任取

田園之上榮昌可鄰起居嘗侍謹事不懈涪州其聰

甘旨無資備身致養榮昌日院母垢踐履而石上成

痕舊通抱惜先靈那第而相戒勿犯梁七齡嘗糞

何楚孝廬天平三上公車玉齋從途聞返朱脚養母

甘絕仕進之心夏藩奉親克展孝敬之志拊櫬而呼

號氣絕黎伯滾將母同暹伏柩而哀聲震天李叔春

與兄共爨舊通壺餐殮母備金結養於袁山合州志孝

泉瑞喪神冥感於朝旦銅梁志毛宗成力農贍養負母

而匿林叢涪州志李鳴皋披髮趨行聞訃而趨赤足銅梁志

平生孝謹白眉誦里人之歌壁山志歷代同居黑

頭有建元之表南齊志威武哀奠梁再實於墓門銅梁志

應祥營墳日長號於殯所長壽志置田而贍貧族墓廬

三秋江津志掛冠而切養親奚辭百里程源志悲啼繞墓

同母穴於微備道旁石碑刊孝子於懷劬通志千金贖

父譙瑛泣血而奉貲通志積年莫沒龔壯假素而報怨

臨溪集上

甘聞中泰伯實踐至孝之名華陽志新井宇文庭應共

巢之燕明統尺布斗粟私無復於天台一統舌舐乳

漿目更明於年母昭化志表閭而餉調役旌道福之同

炊南齊志分產而助姪孫敦士堯之厚誼隱居負母冒

白刃以圖存蕭淳廬陵裂甘泉而溢湧舊通龍蛇木

狀集四異於吳門中志酒肉戒酣泣三年於任啟通志

請死當賊鄭駱縊門以全家願天代亡汝為嘗糞而

辨症州志南州敷詔篤友愛於長兄通志西充崔官竭

孝養於庶母東陽志有伴孤寒給母族之資保寧志南

部令中旌表同學海之例襄寧志經而抱神主玉旒義

感賊會墟墓而具蒸糧妙高克全母命田分女弟孝

友聞於可宗榻設寒温甘旨奉於俞氏通志李真國事

親盡意人無間言舊通張問仁侍父罔離天冲純敬

土包衰衽墳壟擾白兔之馴力作養親糲嗟黃梁之

啗通志身先輻役罄產而違父櫬嚴孝配天斷指而調

母藥舊通馴雉入室感至誠於應春南部志猛虎侍廬

懷肅敬於文素合州志鹽江營葬灰骨而寄浮圖宋游

官中都懷清而賦篇什明統坤賢八百里榮孝子之

門舊通岳池九霄心存齋沐之代縣志鄉名義里迎塋

而唐通喪明蜀人志郡察孝廉分財而楊麗讓產南充

居家孝友閭閻化於孟龍事父謹嚴春暉報於翔鳳

隗相汲江裔之水平石橫生水經吳順感明祇之靈

臨溪集二

甘露晨降華陽志紀行雁塔廬親喪於孝誠明統失戰

馬鳴流不沒於廖翰宜賓志捐業而惠宗族程虎咸重

鄉評蜀人志砥目而啟父明完曠允格天聽舊通錫溪

奉母黃璫饗侍於螺湯富順志廣文作官自經孝昭於

襁褓長壽志奎章汝告曳尾而去山君明馬俊長寧徒

跣而迎父柩通神冥於均福一紀延家君之年况黔

婁於彥忠八十著晨昏之節哀毀過制繞烏誰於墓

旁舊通孝義經天溢甘泉而滌器明統二陽之親奉

菽粟甘旨是承開縣志一驥之朝夕靡離廣文足式巫

志烏雀銜土助孫貴以成登彭縣志虎卧廬隨國寶而

靡噫越嶲志方平酒餼狀事而聞安輿宋升庵孝津弘

文而贊汝器提為拔扈之兄仇是復三桀更生南史全

益之服守斬衰一指相報新唐書吉凶未審念父而草

茹李釗華陽志號哭無聲勸母而血嘔慶緒南史竹林冬

筍門旌廣政之間蜀書涪水趙烟時來州府之問冤

馴坐隅鳴不去於保之宋祥產靈芝著孝行於伯傳

志焚香夜禱尚禮代父而祝天中江志大殺營生祖

謨讓兄而供食潼川志羅璋挺矛殺賊出老母於俘囚

明湯廸終養居心旌遠廬於瑩所蜀人志折唇斷臂張

賢哀救父之聲孝子錄上表陳情李密謹奉祖之志晉書

夢亟來而長傷心動超省瀘南宋書出處而國寶手

械迎還荆渚思貽父母日諷誦於文翁明統志旌賜縣

臨溪集上

至

錢時召問於樊漪新唐書李僑祿不逮養乞回贈而感

光宗蜀人志伯奇受譖投江效悲歌而傷吉甫水經注賜

粟帛於光寓居喪昭至孝之行新唐書助虎號於溪龍

照墓來夜光之蓋神燈煥表太博而降詞褒錄異翠

雀回翔助支漸而啼夜月宋鯉生江水動孝感於土

遊東觀漢記指燒屬纊愈母疾於張楚南史賚賜粟帛表馬

冬之門闕新唐書圖書府廷旌李愚之孝謹華陽志蜀中

之孝友也

若夫刎首絕迷子離無事賊之心范木斗佯狂直孟懷

却聘之志華陽志修清節而避王莽忠孝傳家范耻赤

身而陷賊庭捨身就義華陽志常洽兵衛風蓋遭殘戮於

李催志張任績敗雁橋莫屈膝於昭烈蜀志州門自刎

倒懸而諫劉璋華陽志臨陣戰亡沓中而從伯約三國志

傅僉格鬪拒胡烈之乘虛漢晉春秋葛瞻誓師斬鄧艾之

來使三國志劉諶其死社稷痛一戰於背城漢晉春秋杜昆

陣陷洛陽傷半壁於江左晉書舉家而赴烈燄與城俱

亡蜀人志託疾而避賊招因謝僞命宋黃哲扈駕義莫

失於金會蜀人志王翊訣瑩身竟殉於丁黼子坤矢志

城守陷磔起朝服之灾許彪藥仰家人闔門無草降

之意自經守地愧城陷於趙安同死海濱痛舟覆於

士傑宋史努爾吉之安靜戰歿推官通鑑丙申亂之

破蜀都忠完通直理宗紀儒非郝逢莫承命而居官通鑑

臨溪集上

至

志管總布呼乃抗節而討賊百步莫抹伊濟被刺於

飛槍元再拜衝鋒景龍効命於芒部續宏平江巷戰

子壽躡躡三呼華集學宮焚香文學舉矢成雙節續宏

簡前鋒掃盪馬革裹方政之尸舊通志後殿傾潰闔門

著袁倖之節雲南志擊裸賊於何者奮勇捐軀一統志截

絲蠻於馬湖據忠報國舊通志光宇不屈擬罵賊於常

山通志允登禦侮輸欵忱於永固明自刎莫絕顧鎡就

義以無從蜀保障初謀楊鏡策守而罔逮一統志高在

崙之守郡氣蓋山河吳文生如寶之護城心堅金

石勝朝殉血濺魯琪討革里於寶山江南通志誓酌國恩

避獻忠於崇正戰英山而隳末路唾罵請刑一統志敗

新橋而投錦江從容就義勝朝殉節錄 磚擲獻賊乾日貞

勿擊神奸坐整衣冠莊祖語服端朝市忠貞庶節源

長無或屈之心舊通志 糾義誅殘應奇力桑園之戰勝朝

降已志漢州志 邱之坊之絕食節映西山朱奉鈞之就

禽免遭南部舊通志 謀恢蜀郡不克而引刃自甘明史從

守揚州暴亂而列頸見志勝朝殉節錄 拒三城於蔓子頭

謝楚王華陽志 抗重兵於仲連身陷金虜痛沉涪水慙

復命之無時計保鐵鑪覺人心之未死宋史知樂平而

被執威厲國華一統志 任寺丞於建文死榮鄉黨蜀人志

身殞土木尹竑未負英宗明史節著憲譔僑民堪追龍

臨溪集二

堯

逢蜀人挾晴而刃賊使明吾化穆滿之軍明史貸田而

協義師懷德散子房之業舊通志 相携赴水感喪亂於

周懷江津志 轉戰城坡抗播賊於懋賞秦江志 率鄉民而

禦寇長吉奮勇捐軀定遠志 罷偽職而不居頌聖心懷

故主勝朝殉節錄 東門失守奏凱之死難彌堅秦江志 北鎮

受禽文陰之馬蓋厲勝朝殉節錄 盤江天險異撰集眾而

登陣明史永寧重圍玉成發火而赴燄通志約舉義於國

璫戮及宗親誓堅守於定番兵潰要隘貴州志政攝新

莽孫明官棄公車華陽志戰覆吳船季然忠於職守勵

軍士之必死慷慨黃崇三國志裂冠冕而不從暗鳴郭

靖宋史兵窮食罄莫降節於李雄華陽志討賊勤王奮戰死

於文尊勝朝龍起火災含笑從地京之遊北史彥清血唱

義氣煥乾維之色巴州志 寇犯閩境謀力戰於鮮宏中

賊斬疆場冒矢石於王道舊通志 持矛迎敵刃賊而

殺身成仁簡州志 單騎赴援被虜而碎骨靡悔血漬衣

履盛典奮戰於利州創痛俱深苟溥効忠於松垭通志

散貨財而募勇士宇莫糧乏自經勝朝殉節錄 結廣元而

訂協防師日城潰被害華陽志 一門就義善人與隣

里之嗟益溪志 數匝重圍死義再江陽之節南部志 紀信証

楚間道而逸漢王通志 龔祿征蠻迎刃而報蜀主三國志

趙寅慷慨終莫墟於元兵蜀人志 陳霖節操要自伸於閩

臨溪集上

李

王綸之大祭西充志 臨刑而呼固守仲玉為國捐軀南充志

越日而面如生唐看營山亮節縣志 截髯詬罵浮江

追子胥之踪史拜謝君恩慘哭致煤山之縊鄰水志 崇

頑凶問觸碑石而碎身西充志 獻賊兵臨吞水上而斃

命南充志 陳懷西東城懸首却元老於獻忠舊通志 李光

岳西道陳兵敗機宜於鮮于李侍傳 舉家殉難城陷而

誓弗偷生西充志 分道置防勦賊而禍遭反噬井研志 好

德好問萃忠義於一門王繡王緝戰姚黃而共歿通志

整衣伏劍北向拜天子之恩墜崖明心仰面陳大君

之患伏九華而倡義逆旅醉忠史合三江而會師赴

水盡節勝朝殉節錄 眾寡莫敵履石無棟於龍泉慷慨從

戎士庶義昭於緬國通志訖曉晴而避世聘却公孫書

戰馬頭而失援經行司馬志盡瘁王事何大寧指揮

運謀洪縣志仗義毀家盡純百鄉勇迎敵明聚圍族於

姚氏紅土旌大窖之藏舊通志禦者會於慶符金鷄奮

小蒜之戰宜賓志重圍獨冒希且觸石而効忠高縣志平

越監軍明棟進攻而被戮一統志何之胡之血戰七矢

殞身洪縣志龍陽丞之存囚一死報國明義申萬里師

武金鏃直馳宜賓志忠表一衛向科鐵馬橫厲刃頸周

變泡窩節著於元標縱僕使亡馬胡義高於國紀高

鳳翔之齒劍緩死無求通志奮龍超之城樓招降不果

虬屏居村落絕劉豫於邦基蛟馬革疆場勉父老於

臨溪集上

李

文勝明孔洙面中流矢猶伸力戰之威舊通志天祿拳

擊賊兜彌勵浩然之氣萬縣志舉家赴難申義而恢復

未能勝朝殞錄盡力馳驅立節而昭垂亘古雅安志牛山

對陣中流矢於番奴一統志嶮嘴合圍効死戰於午酉

建昌志命遼東之參將陣喪陳剛寧遠志作章表之屬僚

死乞李磬華陽志焦門拒賊不支而闔室自焚舊通志名

邑衝鋒力疲而拔刀自刎續法護糧運於相嶺戰覆曹

昂癘指揮於子場陣亡李榮舊通志功勳屢屬承宗諡

昭勇之稱雅安志沉毅不撓魯齋節士之號榮經志惟

牛饜士之明誓建義旗龍岡志克復龍觀起泰心存守

備名山奉君高義避子陽而謀行漆身躡貴行精忠

玩世祖而莫忘故國洪雅志陳天祐之効死夫婦同光

勝朝周正應之莫撓父子盡義舊通志天不共戴論

里人以無降洪雅志志切除奸結鄉老而赴義蜀典靖

城破羅國城屍焚昆明可望寇來王運開飲騰越

明永慕不言蜀事延頸堅引刃之心千城泣訣祖陵

殺敵致果車之氣通志辟公府而莫就仕絕公孫華陽志

轉益部而從公禍遭夷虜荆州從事拚死戰於梯歸

三國魏健為楊倉奮格鬪於皇甫華陽志翼領勁節替兵

刃而莫回趙朋貞操斷右臂而愈厲思忠奮劍疾視

引避無從永叔畢志効忠與城俱喪蛟羅賢仗節詣

壘陳禍福之門陝西志戈愷雄遊果敵中流矢之毒樂

臨溪集上

李

偽朝授爵報國而錦中伴狂潼川志瞻視衣冠入宮

而紹會殞命華陽志伯泰伯瑞死鄢藍於蕭門集縣志

天舟天高勦流寇於孫氏達縣志青蔡之志殲群醜誓

討賊以無期方象李白雞之迭挫賊鋒戰義導而

受禍渠縣志班量約食城莫降於文曹絆馬埋輪示必

死於孝仲華陽志佐王師而殉國克恭封忠祐之魂州

將肆赦以重孑孫逢傷再泣之訣親軍血戰扶不

去於唐重牙卒登陴盡安撫於劉汲值金虜之昌熾

昭遠誓弗南旋生附子於目睛次泰心無北面宋宸

濠計誘用才矢志無從蜀人志元章進言南叔櫻城固

守江南望而書幅紙達天莫忍偷安內侵而

遊孤城正孫寧甘戰歿蜀人志道貞之謀恢復棄百口

而毀家蜀志廷賢之効忠貞畢一生而著節一統志克期

討逆合勁旅於晉原宋書即時赴援執應春於神臂宋史

檄傳建武世藩申大義之旗革襄陽伯山竭勤王

之略瀘州志救象昇而血面齒擊時聲明史戰虎頭而操

刀腰斬名奕伯元支裂志不撓於獻忠舊通志洪鼎家

居思報思於莊烈勝朝殉北軍犯蔡朝服而坐郭釐

蜀人西遶道中擊盜而奪水宋志馬炳然才名懋著狹

刃無退軍之書通志晏子充擒獲有功佛郎持殺賊

之具內江志請會勦於王伉伏遇士昌雲南志絕偽命於

獻忠勝朝殉披誠洒血言李闖之可乘明史

臨溪集上

奎

挺身衛王効汀州而巷戰勝朝殉巨游見危授命飲

毒自沉范志彦伯本報令君酣戰効死華陽志兵提一旅

李苗徑斷河梁北史祿食三朝何充莫為髡頂張唐衡

山起義厄遭五嶺之坡越州志趙珊德陽陳兵運奇二郎

之鎮羅應祥裂腸轉戰布衣而遁趙軍王志恭中賜

連呼指揮而驅士卒舊通志獻逆怒生章寄離水合圍

安縣甲申難殉京畿賊成流寇鴻一亭記投鏢盡資生

之節蜀志受刃捐才鼎之軀梓潼志西崖隱讀難既殉於

性倫東流勤王節旋伸於宗普李繼推部長而陷

陣林俊題墳命都司於洋河邦屏血戰明史五百義旅

方壺解孤城之危肥縣志二十家奴宗舟餘載之勇蜀志

圍解奉節授藩陽而失潭河西陽志世襲大田禦番西

而中流矢秀山志蜀中之忠義也

若夫百錢自養嚴遵下閉肆之簾班書一月去朝李宏

淬金石之志華陽志公府羞詣耀小豆於朱倉益部志者

世利莫營甘布衣於斬普華陽志脅兵而聘魯陽強起

處虛范志皓首而隱鹿山祇譜劉敵華陽志澹泊絕俗芒

籬易桃樵之茗新野志水通池殘樽更山人之席鶴林

青牛入市過味江而醺酣茅亭志金液還丹稱處士而

揮灑十國春秋畫蜀江於思邈跡匿青城樂城志號天國於

令問飽眠白晝全唐詩鐵峯教授多岳逃後主之徵蜀

傳雲谿故廬張愈處尤庭之宅宋史長目廣鼻繪焦子

臨溪集上

奎

於學宮焦夫子碑記樂水登山稱代淵於虛一詣雲卿而

入土鏗業託灌園薦章管而重逸民號賜冲退隱居

樂至勸舉義於世通躋攀爛平觀丹鑑於宣教史咏

嘯終日真宗仰仲先之高東都事略藥草船頭賈注題還蜀

之句東觀集終家而賜清逸阻仕進於魏閑詣京而報

蜀情傷原草於郭震東都事略誰開澹靜訪異術而善修

身通志程頤會心就穉桶而明至道一統志絕宦情於如

璧酣誦群篇贈諡法於靜恭杜門著述舊通志鸞書自

給大舉敦古人之風茅亭志老圃終身王翥絕吳曦之

請宋詩還成都而築室居避善瑛蜀志傷國破而

家何聲銷德觀東都事略集傳白子徵莫就於徐宗稿

石愛堂娛詩文於山甫舊通志三聘弗起政之長樂山

州志再造靡逢紹宗志訓漁釣往還吳楚惟德賦

懷遠之辭灑落華陽友處謝廉訪之謁舊通志精內典

於光宇水雲書崖志防盜國柄於廷和珥江迹述舊通志

志巴山黃錯年耆耄而高潔為心漢沔任棠抗聲譽

而詩酒樂志范冠掛神虎詎參王昂之軍朝野稗記亭關

菊坡足徵釣鼈之雅志映明月於溪水鄒玉咏出圓

珠劍閣芳華集結草廬於雲山德榮力宗儒術舊通志保全

贈號真州易公敢之名貴州志琵琶優遊蔡江潛任相

之志縣志泉水清冽築松柏於景賢經史博綜稱太初

於成歲居萬松而著易別號雲門艾七叟而唱和清

臨溪集上

李

華閣閱絕迹城市勤蒔竹於躍吾江岸築亭借昆季

於夏可業廢舉子西山隱朝鳳之居性甘林泉東崖

樂劉戡之志造廬而聽周易賢模士林舊通志臨事而

失戒心譏降司馬綱目杜書莫仕謝徵聘於孝廉廣

志譙秀躬耕絕交遊於亂世晉書平涼仙洞工詩而隱

南中舊通志新井官情辭爵而終西水十國情虛謚號

王查無組綬之情方山起居大猷賦擒吳之句詔不

起於大用性相隱君足未詣於公車志戀適軸自厓

疑士高尚而激蕩風金陵蓬池賞心而歌隱者獨行

母道畫鵠成應筆之詞高致立言心法傳要旨之論

志舊通志糜爵不就賜蘭莊於王生坊物表擅名載巖

記於蓬石馮休著述隱小方面愈工舊通志通夫制行

道安逸而旌志宋史潛修自得嘆不入於危邦棄官授

徒辟靡就於京秩終身絕仕古則擬巢父之清性理

精深祖益隆長者之譽翠屏竹壑領鄉薦而進取莫

求天逸春風遇良辰而沂水逐樂聞心性於濬洛討

論平居教鄉黨於行之學重敦本安貧還養仕華匪

遨遊之區通志絕志塵埃營山抗可繩之迹縣志神龜著

易節莫撓於監司舊通志江陽詩朋交竟善於伯祐劉

英沽酒建別墅而榜築居絳山荷衣唱樵歌而敲玉

斧石溪節屐攀躋峩眉之巔縣志元圃大觀直詣崑

崑之麓近城市而鮮入咸服高行隆昌志游華亭而唱

臨溪集上

李

醉頻消歲月劉情樂道得康節之遺書謝釜居鄉撰

性理之通鑑飄然養士隱西湖而釣煙波富順志莞爾

漢臣遁東峩而傳著述餘選不就山居讀余仲之書

窮約自甘蔬食耽一麟之樂舊通志稱大友於述谷解

組為僧居貴筑於雪卿薙頭避世青山隱跡高維翰

之授徒赤水藏踪畫晉中之客籍娛情詩酒斷炊烟

而汨如樂志山阿知城郭之何似富順志漁樵適志結

茅舍於受齋長寧志文翰精研號羽袖於國柱如金誦

讀篆刻洞內之詩志壽夫郵踪許讓山間之地大

志堂居士關竹隱於南溪越難巨儒開草堂於西

望山呼胡仲授許鼎而傳經舊通志亭題濯纓表王潛



而村志考方長腰閉戶山麓栽孫价之花榮經寶蓋

結廬漢源食馮應之粟清溪著經濟於之緒從祀鄉

賢志號夢周於吉元終老蓬戶雅安王陽高曠與

山谷而偕遊舊通揚暈清標書碧雲而遙隱山齋

築秀發辭別駕於淳熙捷為堂關大觀臨夾江之翠

嶺蜀都高標逸韻造安慕麗德之風夾江逝迹民家

子儀擬懷鄉之賦潛德勿售玉華嗜學而工詩卜築

喬遷敬孚令永而自遣舊通王世忠之絕俗明易見

稱夾江梁應奇之隱居林泉終老治裝逃匿宿士敏

易名山問絕迹公庭夏迪簡授徒編下善道推高士於

司隸平仲齊張淨之名諡憲父於門人叔起來安車

臨溪集上

之辟華陽鹽亭趙鞋聘莫赴於開元新善書安岳楊

襄集終焚於瑞雪浪迹方外嚴本負不羈之才絕志

功名章思裏鄉閭之足舊通抱道不仕王隱諷吟落

花十國賣餅寓居郭奕爵辭通判北盤聶山行義召

莫起於布衣續資治年煥躬耕詩竟藏於鑿石方輿

晦升古雅山谷傳頤堂之文宋詩梓州錢仁考槃夥

梅花之咏舊通居天佛而研史洞號茅公江安擬太

邱而贈詞名稱石隱通志岐亭疏食著方冠於季常眉

叩齒通志於道潔宋渾甫恬靜高卧慕頤之村

文集翁通志詳解輶軒之使通志舉八行而莫就

文史自娛通志貯千卷以藏通志靡輟通志南逸老著

史扶之詩名舍樂茅榕托王統之緇侶舊通掛冠先

我憚范鎮於字文宋客次資陽逃淳化於王岳宋詩

蜀中之隱逸也

若夫縹緲秘記仲統擅祈禱之靈雀集庫樓哀侯誠

兵戎之禍封簡書而合藥預贈段醫學方診而入神

藝精郭玉范圖書雲漢覺炎熱於劉褒博物鏡窺面

形知刑死於張裕夢生頭角趙直決文長之兇二國

預論周隋元嵩直寶誌之亞周何稠多識舊物養錦

袍於波斯北天綱術精卜占告毋憂於竇軌射匿鼠

而無謬客師神四出之言新絕房氏而悵然日者斷

三齡之子魏九霞道士受妙術於真人魏談七師

臨溪集上

嚴兒洞吉凶於未北西陽陳閔王繪燦元宗之金橋

畫唐孝規草書移會瞻之木夾宣和今瓚人物寫夏

形於五星圖積薪碁圖莫解意於百世集異楞伽

佛像精爽邀道元之知宣和韋偃驛驪禿筆末子美

之贊王宰畫出像外山水咸工益州龍爽殊具天

人普陀孤絕畫雷威松雪斲琴而妙逾桐音採蘭皇

甫琵琶變調而水激波岸西陽善羯鼓於李琬掘柘

協耶波之聲羯取江石於雞師踏步釀成式之死

拈蠅無脫豆莫費於張芬西陽玉枕失踪盜預知於

小僕劍俠青城道士進數粒而愈武宗太平沙門義

全繪諸公而留昇府文事合驗克明有釘筋之

稱北夢藝絕太相公祐從蓮幕之職左全圖譜廣畫

壁於長安圖畫見范瓊神仙塑大悲於聖寺畫譜仗

劍而威振南燕彭堅應物象形持弓而奮赫西廂陳

皓從類賦采益州名温其家學臻妙絕於天王常祭

專精圖鎖諫於元達雪峯危棧張詢極觀覽之風矛

戟森嚴孫位形屢擊之勢火無常帶南本畫綫而逼

人像作真君素卿隨形而馬意畫譜留御容於重尤

術擬僧維繪帝釋於梵王堂維摩詰益州名形容備

畫畫西平而仗車大馬稱工冠盛唐而絕筆圖名尚

齒師紹詎無激心昇號將軍錦奴脫略舊習宣和類

庭光之插染筆法但差圖繪喧居禮之聲名寺觀齊

繪益州名調鉛傅彩子瓊獲殺粉之方圖畫見華清

姑蘇楚安書樓白之妙老朱羅漢宏義見寶於蜀人

奪馬射雕行通畫神於放牧益州名得形似而繪花

鳥工極畫鵝詰陶山而受星經術工卜筮温珪善相

精三式於水平秀林司天撰二篇而正厯士英善風

角之術星緯略通無數解畫地之形知往必禍春秋

工畫甲馬賜魚袋於從真益州名列代御容畢馬真

於宋藝春秋與德齊而畫陵廟觸類皆精涉經史而

繪丹青妙出人意喧聲淮浙張元有羅漢之呼兼善

粧鑿允直備諸益州名之巧降魔變相畫一堵於景思益州名

靈素湛深論六氣於虞兆趨朝而書鈔擔子法

臨溪集上

奎

畫鱸祥習篆而重校說文字正益州名墨域春秋筆縱研麗

知誨馬皇姑之真益州名壁學皇鷹翼益州名補野雉之

繪仲明術數驗二紀於真王益州名切韞天白釋三年之熒

惑匡山霽土塗壁而吟發歐陽沒骨寫生秋山而圖

超居宋會禽一卷宗家法於黃筌春秋擇木八分倣

韓氏於昭益州名野人長門醉客張致傳擗衣之圖相國殊

形石恪膺畫院之職繪天王而倣從選詔待翰林馬

人物而生新德昌祇候廣政錫毛日畫得要旨於黃門

十國獅子夕懸愈髮妾於昭遠蜿蜒怪狀圖龍而躡

躍如飛山水翠微傅彩而濃淡盡致益州名鼠奇啣果

文播絕一時之精圖作彩鸞子昇縹九霄之狀益州名

令宗妙藝繪達塵而魯直題詞東坡全集元藹神工馬普

賢而米芾編史益州名書舍煙帶雨形奪真於趙昌益州名素

問難經道闢新於女常益州名池清悟墨法羅文用麥光

之書東坡全集壽寧水圖夏日襲陰風之氣東坡全集工雲嶂

於虛已塞疑山川益州名授軌革於孝先術傳卦影益州名記

房庶音律上樂書而補亡益州名謝石相人憑字跡之離

拆益州名瀟湘夜雨憶當年於西山益州名大觀本草獻微

宗於北宋益州名校靈樞而參醫術功窮史益州名志

推獎惑而友太陰歷新賈復益州名楊良議命莫信珞璋

之書益州名陳瑛祭文久傳整潔之體益州名練素求筮贈

一絕於龍圖益州名致再召風役五丁於天澤益州名

臨溪集上

奎

法精思訓創新儀而作渾天蘇恭善李戡奉詔詰而  
戰胡虜考要與長多幻術結紙柳於蝦蟆詔州歷政顯  
項同日度於夏正詠五搗石折智士應文公之匠詔  
三國運開當塗解周舒之識三國節陷九碎靈鑿彈  
而莫虛西陽癩病一家何奎解而良已十國瀝莫濕  
於錢孔射善油翁田金悉投於甕牖術工占卜詠  
紀正已數學造木牛而馳驅通君玉經方授藍瑤  
而詣極後記酸醜癖嗜李祥善岐黃之書山谷沉水  
探珠精奴妙泗浮之術詩潛亭居士寫新月而澄  
清會理寶歷聖僧杖病夫而痊損春無心用舍史  
延壽挾術以遊水圖繪看雲僧智源抱膝而歎遂

臨溪集上

三

聖經堂藏書

善雕刻於承辯奇絕當時名云正穴於白蓮示  
真奠地夷金門待詔延矩傳正律之音茅亭瓦屋  
破頽謝貞盡塤飾之密考壽儀水墨宗筆法於素  
卿名翁君神醫頌經方於李助華陽張環繪境師  
造化而得心源歷代名馬履占經言蝕夜而知分野  
通造蜀中之藝術也

西甌先生揖而告曰吾子論蜀可謂詳矣歷代變遷  
益州臚興亡之迹山川形勝府廳雄險峻之區載關  
隘於郊圻法承典謨搜遺蹟於往古情發幽光物產  
稽羅鑑奇花而別異獸祀典嚴重紀貞烈而述應靈  
文教考州縣之風武備注兵戎之警干城將略書功

勛於先賢德業儒行表學術於前哲勤王而著忠義  
考窮簡篇事養而饒篤行條分孝友林泉風月編就  
隱逸之章碁畫占屋綴成藝術之譜城鎮都邑包萬  
象而靡遺人物風尚括千古而畢論明蒙雅教拓塊  
壘之胸襟請付梓工傳錦里之實錄東川主人起而  
謝曰先生譽余不恭過乎江源文獻初靡涉於希顏  
蜀地輔臣竟失考於揚威一斑徒見遠晰對而分條  
五內增慙冀質疑而解惑用敢巴音是奏強激子期  
之聞幸賴廣聽鈞天靡燠下里之曲

臨溪集上

三

聖經堂藏書

臨溪集卷下

浦江羅家龍從雲著

蜀漢五將碑

粵若勳垂姬錄銀繩勒東岱之威業霸沼吳金鑄表  
西湖之跡書榮名於段煨華岳功高紀盛德於仲弓  
穎川風遠所以屠龍角逐名標烟閣之中汗馬崎嶇  
位列雲臺之右奏膚功於絕幕國器申銘張王愾於  
封疆帝籍垂姓况復丹崖刻石應封狼胥之山赤筆  
載功永昭猿臂之捷繪麒麟而觀像樂誌殊勳延帶  
礪以酌庸不張偉績尤屬雲龍風虎六符常見昭然  
地雁天狼萬里永消氛祲紫閣承天而奏凱黃扉誓  
日以標勳申燕賀於雲霄歌成遙焉基鴻名於宇宙

臨溪集下

陸經堂書

念切攀龍勒景鐘而治昆吾宮壁成畫刊九都而銘  
不耐與山俱傳漢自白蛇啟運韓彭著開射之功赤  
伏膺圖耿賈隆中興之烈允宜壯猷貞吉鼙鼓莫聞  
於疆場好德康寧干戈載棄乎弓矢無如桓靈失馭  
扇虐政於群黎獻帝隳尊素泰階於四極黃巾拂面  
千重白馬之軍青草漫天萬騎黑山之隊馳關中而  
逐鹿猛士雲流據江左以蟠龍雄豪霧集三方鼎立  
九土星分祿去公朝昭烈懷卷領之風政由列國後  
主承襄裳之會狼星煇耀排戰陳於庸巴虎宿揚芒  
尋千歲於吳魏輔周十亂發天策而啟金賒佐劉三  
傑運神謀而開玉帳六奇展略靖千里之烽煙百戰

成勳寒三吳之將士安獲有術固鎖鑰於荆門寇敵

無庸寄干城於劍閣山殘水利作半壁之長城摧朽

拉枯綿偏安之餘聞有如蜀漢五將力扶三巴赫赫

勳猷卓卓可紀者弓正肇氏轅皇於以賜揮孝友傳

家張仲因而顯姓強稱五世報韓國而于房復仇不

戰三卿殺隄吏而孟談著績南充張疑字伯岐者鶴

鳴東聳明靈誕於嵩精鳳頸西昂逸氣應於華渚星

衡詭狀文舉乃禮樂霸臣月角殊姿士元為濟時王

佐形占旄仗學負韜鈴季路生平氣每負乎三軍班

超慷慨志常切於萬里仇香為鳳姑荆棘以暫棲梅

福神仙甘吳市而莫去丞為長吏協贊理於鳴絃府

臨溪集下

陸經堂書

雖聞官仍資威於采棒負夫人而免難白刃甯甘友  
冀然以盟心金蘭是結度其鳥散討賊定和親之謀  
克期燕飲斬幕在酒酣之候朝歌虞誦謀無是奇渤  
海龔遂效無此捷討叛羌而屬德信籌多戰克之功  
使譯告以陳安危策用招降之術止戈為武期化格  
於七旬問罪有名望威伸於一怒激忠肝而遏亂鼓  
義胆以除兇提一旅之孤軍風雲改色問三韓之違  
命單于來王去殺勝殘不張撻伐之威禁暴輯寧猶  
逆顏行之順筆管孤背嘉康濟以論勳芽折狼心羨  
經綸而頌爵籌邊策意掛天山之弓許國報忠再  
揮龍泉之劍雖復將河獠種驕敢擬天興古羌戎奸

懷問鼎胡笳復動邊陲之烽火猶驚羽檄紛馳穹廡  
之蠻煙將盡京圻地重仗柏府以專征鎖鑰功高躡  
槐廷而直上珠崖可擊捐之豈煩公卿銅梁既開長  
卿善喻父老招攜用德繡潮不射以澄清懷我好音  
鯨浪停吹而帖息苻僂款附無變知太史之心曉渠  
偽降重賞行曲逆之閭二千降虜悉傳詰於漢中四  
郡羌酋咸允孚於恩義趨嚴道而晒王陽九折叱馭  
涉流沙而守越郡五馬先驅九江初隨隋何即徵京  
布南越方至陸賈旋責趙佗握馬悍驍陳兵而鞠勁  
旅魏狼狡黠解縱以喻招懷張其恩惠示以威刑數  
宿惡而誅求承佐消龔祿遺壯士而收狼岑利獲臺

臨溪集下

三

聖經堂藏書

登牛酒賜勞賜宣意旨離姑拍馬如聞耿秉之風狼  
路稽顙願識王商之面旄牛絕道路復鑿於金牛戎  
馬肅清闕仍通於牧馬器械填委既包吳漢之勲組  
綬更新便荷舞陽之寵監前車於彭歛忠告費禕謹  
覆轍於日光善規諸葛仰彼雄謀概闕國計庸知隴  
坻數稔仲華去而思遙扶風六年文淵守而願返成  
都詔詰更受司勳狄道來降還逢甲仗奇謀樽俎推  
元戎於師中智略驅場拜將軍於馬上奮射月之勁  
弩鐵騎橫前揮返日之長戈金縱直進聲嘶馬鞭  
初着於車騎芒掩台星身竟陷於賊壘魂呼落木聆  
杜宇於夔山淚洒秋風泣哀猿於蜀嶺足知功雖未

近一匡節則昭然千載河間京兆遵命氏於畢公北  
海陳留隆盛族於媯舜五侯同拜屬漢成輔劉之勛  
三將連衡仕秦昭霸王之業宕渠王平字子均者靈  
鍾禮義磊落奇英秀孕福山縱橫才略志存長戟學  
未勤於五車性好旛旌敵寧學乎萬人射習歲年知  
三篇於性道兵譜中角書六甲於自然隨杜夔而請  
洛陽起家校尉從曹操而征漢沔遂逢真王馬援明  
智之士臣固擇君史公感激之言士為知已陳平去  
楚行間作通漢之謀周公八朝奉書決輔劉之計五  
羊大老既蒙知於繆公三輔雄兒旋委用於漢主牙  
門將拜割雞而試牛刀先鋒臨戎展營而舒驥足營

臨溪集下

四

聖經堂藏書

當月暈因八門之死生陣法天星按六韜之遺則據  
山違水知耿恭應拜井泉舉撥措煩諫馬謖而陳兵  
法嘉猷莫展媯隙漸開分軍力薄莫摧司馬之鋒孤  
陳晏然反逼張郃之走留侯足智退秦師於峽關淮  
陰善兵從未北於楚陣功則可大移危為安才有足  
稱轉禍為福所以帷幄之下隆禮優於百僚枹鼓之  
間聲威播於千里爵賜闕內榮膺千戶之封任為心  
膂特重百城之選授參軍而統五部捷若驚鷗討文  
長而奮一戰勢如捲犂摩陣則龍蛇立變彎弧而金  
石為開掌上經綸坐緝龍編之警胸中甲士可安虎  
帳之嫺姬相臨戎既玉帳而寶鉞票姚奏凱復紫綬

而金符八月乘槎遙瞻隨於車柄二星回部仍領典  
於參旗慶豐猷之大憲安漢自許將軍仰竹簡之重  
頌漢中旋領牧守銀章出制輔雄望緊之區銅虎作  
符股肱心腹之寄對揚天命副琬軍以六年保義王  
家統漢軍於七載材優輔弼業豐雷雷爽冠來橫十  
萬而壓境將軍衝侮命二將而先驅元戎十乘遣衛  
霍於前軍甲士三千列孫吳於後殿據興勢之險猛  
氣橫飛測比爾之行雄圖莫抗陳兵玉壘蛇堪擬於  
常山按節金微鶴可比於麗譙風行電掣譬之武之  
退秦師斬將舉旗同申胥之禦楚寇功經耆定宇用  
輯寧馬德信之鎮南服威烈相方鄧伯苗之雄東隅

臨溪集下

五

壁經堂藏書

聲名足擬朱輪早蓋褒賜時頌於營中紫綬黃封榮  
恩並沾於孫子宜其夜停刁斗坐聞鳩杖之賜詎意  
泣下高台俄聞鶴書之召梁木興嘸孔宣父惻愴可  
知大樹飄零馮將軍平生遂已直足增浩歎於當時  
賜威靈於亘古候奄延譽張老臨司馬之官策獻連  
衡張儀稱嬴秦之相廷爭廢立叔明德諫傳家理輪  
効奸文紀武陽著姓健爲張翼字伯恭者毓健氣於  
紅壁氣襲芝蘭萃幽光於玉屏光生弧矢類子荆之  
天質亮拔絕倫配北海之英姿豪邁軼等群童初聚  
綴帛而引旛旗父老相呼授履而傳韜略仲由政事  
旋入益州之幕建安孝廉擢爲江陽之長科名第一

吞雲夢以無垠國士無双上天閭而高步黃金台上  
欣郭隗之先登青錢選中效尹何之製錦令涪陵而  
歌棠蔭化比馴雉守梓潼而咏麥蓬功高來暮聲蜚  
三異遂超廣漢之選簡在九重旋假瘞降之督位高  
獨座握金斧於繡衣寵逾登壇連玉筍於新次以漢  
中之柱石鞏吳會之金湯操銅鑑而荷激揚將吏咸  
遵約束運高謀而周撫理士夫共藉旃幟凜朔氣以  
橫秋挺精忠而貫日霓旌霜鉞擬昭方叔之威水懦  
火烈莫失國僑之允賊胃豺狼心存鬼蜮泮林食莩  
鴉音欲鳴於蜀都春野化鳩鷹性仍萌於邊郡蚩尤  
食石率風馬以借來項羽拔山警雷虎而交作金戈

臨溪集下

六

壁經堂藏書

鉄馬陳甲兵於帳前虎略豹韜玩敵寇於股上安人  
保大實憑帷幄之謀逐北追奔行將凱捷之奏三言  
市虎蒙莫白於姬公十策便宜迥不猶乎充國德信  
雖代黜陟無嫌固知河內借寇同効款於卯金荆楚  
遣王共獻膚於鑄池運糧積谷聚成伏波之山臨戎  
合圍仍開磐河之陣統攝莫懈厭初念功因而賜爵  
再煩山甫藉屏翰於海邦復擢廉頗靜刁才於邊地  
守扶風而奮干城督前軍而出武功方期麾蓋長懸  
統百萬之貔貅忽乃綸閣高移官九伐之司馬天顏  
日近置弼而重西曹風憲時瞻剛毅而壯南省蜺旌  
龍節都亭再候翠軸書建威假鉞師于既總閫寄

實當或征西而鎮南警陝東而陝西顧念民勞爭出  
師於伯約倖功洮水勸進圍於王經見微知著有明  
公察變之才冠窮勿追知恭祖行師之略疑生將相  
常牽率以同行謀之不臧共守險於劍閣陰平失隘  
三更襄鄧艾之綿江油迎降一戰無背城之士計出  
降會謀甲楯於會稽箸借籌齊馳鉄籠於即墨陰機  
暗展意死灰之復然壯志彌堅持勁節而益勵庸知  
天不厭亂重懼紀信之灾人事已乖終抱蘇紹之痛  
冬青樹慘水碧天愁精衛含冤軍盡淪於穆蒲骸骨  
暹葬鬼乃哭於田橫是公以干戈爲始終與國家相  
維係者嘉秦出系衍伯翳之宗漢趙奮封君遺子孫

臨溪集下

七

之氏錄東漢宿儒傳聖經於絳帳西川太守稱最良  
於白眉閩中馬忠字德信者輝生玉台風光錦屏五  
常蘊智乘天而策馬秉靈六氣資和降神而牽狼應  
象書受黃石意在王者之封劍學白猿心存霸國之  
用因心孝友宜於自然率自謙冲得乎其性七年可  
識抱杞梓而呈才九齡見知遂懷瑾而握瑜青雲望  
重蜚英聲於閩閩黃綬位輕棲荆棘於吏尉草書而  
招贊府行八詞頭對簿而賦上林會開荐口孝而后  
舉詳申定省之誼庶莫或遺共誇清白之節風雲際  
會幸邀鑑於占星策獻彤幃光無慚於射斗學優則  
仕欲昇鴻漸之姿從例以選竟開鳧鳥之任銅章墨

綬煩初試於挹琴錯節盤根顧何勞於游刃經綸甫  
裕補遺缺而屬兵五千戎略再宣署門下而督理三  
載白帝奇對爰知世不乏賢黃權雖亡得孤篤而何  
恨歲月未幾金河倏轉鶯遷政令大行玉塞新歌鷺  
振黃龍望府期展射虎之才白麋夾輪能堪逐鹿之  
選戎章洞悉提戈而靖叛丞妙解民情撫卹而揚威  
惠鍾離之禁暴亂神明不用尺刀郭伋之并數州童  
兒咸孚恩信尹興善政知陸續於衆人黃謙在官識  
包咸於幼子用分麾卽式贊王猷初謁而踐侍中同  
擊齒之逢宣武再拜而登別駕宛公明之還冀州輜  
車就列助守理於參軍油軾當官變留務於半刺車

臨溪集下

八

騎萬隊備初山之戎行力敵千夫作武鄉之爪士風  
雷草昧喪亂漸臻列宿分野妖未靖於魏吳諸郡蠻  
夷氣復冲於劉胄龍城月動天子懷憂邊之心馬邑  
星飛將軍勤甲冑之務成軍夜火遶六星於鈞陳教  
戰秋風屯千乘之玉壘隊陣方圖謀無勞於借箸山  
川形勢畫莫煩於披圖四時繫弱射連尹於豁山七  
曲破軍礫蚩尤於新市南土獲眞將軍有奮威之加  
北闕論功亭侯封博陽之第討汶山而復故郡治移  
味縣靖鴛水而掃烽鎬晉進彭鄉寶憲車騎賞其平  
戎之策樓蘭厥角榮追芥子之勲事平尚書成都留  
鎮夏官司馬掌九伐以正邦圻父薄遠統六師而平

國兵儲儲記蕭何在於關中曾祿不貪費禕還而即  
下急入收保李牧之歸雁門於外暴師蒙恬之還上  
郡三湘遙遠夢鵬鳥而成穴五溪卑寒痛飛鷺而日  
墮魂羈異壤誰賦薤露之詞尸裏革中宜誦招魂之  
曲季友初喪宗魯日趨於亡子牙甫薨姜氏自述於殆  
知公經營封域所以屏障吾國也姓出沒郡比于留  
直諫之名尊即武王季應膺追謚之典晉稱善御郵  
無正紀於丘明周好吹笙太子晉游乎伊洛東皋宰  
律瑞降維岳之精南岩嶠隆祥膺山甫之慶夙著奇  
節幼表大成甫就勝衣岐嶷而標羈貫方行八冠綺  
紈而通禮儀始遊庠塾不無儒者之榮繼學兵書便

臨溪集下

九

臨溪集下

有風雲之志審溫清於冬夏孝類曾參慎取子於貨  
財庶推仲子明國家之大體達人事之始終對問無  
雙丁鴻差言接武舊章多識王粲允許齊衡龍庭初  
試奎斗曜彩筆之輝魚食獨餐長缺無邇來之作思  
綸北闕託子委於北門轉遷西安杜秦亭於西鄙榆  
中群盜漁陽有聚申之憂隴坻羌酋上谷重牧馬之  
患軍中受詔論北伐以從戎大將登壇豈東遠而后  
拜當千里於韓信赤符授兵撤萬人於張飛玄圭降  
查爵頒安遠卒陳廣武之軍陣置汶山道開晉陰之  
路梯衝所向即敵帥而禽渠長戟所臨遂得子於虎  
穴送糾王愿張弛政刑術之以武式過虐於羌胡調

之以和柔遠適於桀惡先零已服罕开憚武臣之威  
郵支早降呼韓有來王之儀百蠻蛾伏威聿奮於除  
凶一鏃回遺功豈誇於度幕庸書八奏獻廟社以居  
欲鎮軍外封賁敷庭而有耀南國方叔布威德於遐  
隄東都寇君綏厥亂於邊塞建燠作牧澤施下民助  
九伐之姜維戎牛輸貢獻萬斛之義穀國用賴資雖  
戎羌效順樂輸款誠而公之撫綏嘉謨有在聲威洋  
溢允息南土之烽戎略再抒用張北伐之義元戎啟  
路總銳士於秦人奉命星言蕙廣卒於荆口揮戈所  
指地靡百樓之城旌鼓飛揚堅無三門之障推鋒直  
上擬考叔而先登勇氣無前傷劉季於馬首中通陌

臨溪集下

十

臨溪集下

刃疾有類於曹參右臂刮骨靈莫於於關羽忠行未  
果安于定趙而徒謀英氣如生申前斷臂而畢命洵  
足昭義憤於一代彌壯氣於兩關然而五將數奇三  
巴丁運瞻禾黍而傷周道念切宗邦顧麥秀而悲殷  
墟忠於故國遂乃負俶儻之英才運七禽於諸葛紹  
忠義之雅範收一舉於下莊假使天心厭亂人謀克  
滅收舊國之山河中興一旅沼敵邦之台榭卧薪廿  
年則火井炎劉正未有艾庸知郭鄆之大星已隕蜀  
城之王氣將終銀鑿鉄牡竟失險於陰平猿鶴蟲沙  
望孤軍於綿竹遂致三軍斫石痛包胥而賦無衣列  
將投戈泣劉譔而告家廟功之莫成身隨以喪是五



將之勲名允垂於竹帛而五將之節色可煥乎乾坤  
德陽青石表伯苗之巨功新亭黃金著太尉之奇績  
加以征南壯烈沉流水而裁碑逐北勲庸登燕山而  
刻石矧復功包餘闕力樹偏安安可銘典闕如徽猷  
莫嗣遂乃按其勲績效北海之銘文標厥風裁刻西  
山之勵石庶使風餘武子歷千載而彌光氣厥相如  
盡九原而可想頌曰

炎精失馭火政淪亡青草懷姦黃巾跳梁霧橫四野  
雲擾八荒群雄逐鹿多士亡羊昭烈崛起殺伐用張  
兩川盪掃百戰疆場瑤衡寶錄虎踞龍驤足分參鼎  
功未一匡孤托白帝璽授金章禪登乾極宿露天狼

臨溪集下

十一 陸雲堂叢書

皇圖莫奠帝道何昌金戈未卷鉄馬相望馳師禦侮  
干城保障職居司正姓賜軒皇起家孝友繁族已昌  
山川通氣風雲表祥玉斗之精瑤光之芒忠爲令德  
勇實天剛束髮負劍因茲間行攀鱗北海附翼南方  
水火行陣孤虛亭障左堤右挈東討西防移營滅灶  
殲暴摧狂巨猾初斬元兇什儻功符實憲智若張良  
乃賓上京賞懋大賚遠鎮遐方允靖敵愾野接龍坳  
山連雁塞草偃風從時稱遺愛未煩七禽育成三載  
幕南投戈隴西出隊風虎雲龍追奔逐北勳督橫飛  
戰馬莫回玉樹長摧黃塵骨碎松風夜響露露晨嘅  
墳隧羈流營壘壘壘再封將軍如在嬀舜之後

畢公之本葉散條分流長源遠俗稟山川人資台衣  
義烈桓桓才雄惻惻鳴劍街亭縱金分闕天灶龍頭  
形知闕鏃逆賊是驅幸其非晚將奔士潰陽河水掩  
孤軍晏然全師而返維厥勲猷珪賜琬琰建旆赤谷  
揮戈河澆隱若長城爰居大阪亞夫真將李廣元勛  
持節禦侮擁旄行軍壘對張卻摧其妖氛亂作魏延  
戰而自焚將軍再拜亦有前閭侯爵重封曾何足云  
既班榮守超然政勛金龜轉紐朱鸞鞅群兵藏九地  
劍置千軍馭風逸翮脩途始賁中台岳裂上將星冢  
志雖未就奇績無垠候奄系屬連衡別宗乃父乃祖  
稱直稱恭石麟天降大易祥鍾運值喪亂才號折衝

臨溪集下

三 陸雲堂叢書

年方叩角奮執金鑼委身許國章建殊庸承天待詔  
觀國賓墟令聞日遠茂績克濃刑政簡簡民俗雍雍  
治撤汲黯寬愧義縱廣漢作救療降推鋒陣合星斗  
戈揮戮敵攻城野戰夷亂剪兇念功紀烈錫爵增封  
榮參武帳寵逾軍府旌節龍沙軒旗象浦出臨方岳  
八調風雨庭折姜維効其黜武勸止臨洮忠謀復吐  
異議相猜目爲簧鼓車騎左遷出領冀土嘉謀再進  
市成三虎抑鬱沉淪低回仰樓首在漢光謀推鄧禹  
降及魏武策獻賈詡生則足榮池白鍾鼓死而可哀  
身營鎖斧伯駉達族馬服遺嗣東漢經師西川良帥  
代不乏賢宗風莫墜公之生也實稟英粹上岳降祥

列星誕瑞孝秉天經忠實不置劍學能亭兵用虎轡  
氣視回津星占飛翽孝廉起家牂牁作吏置陣汶山  
麾軍申義及驅犀甲乃策騏驎火斷羌營沙崩賊騎  
西零賊虜北號虎侯群蠻懾伏諸郡懷柔政無驚犬  
人莫喘牛白鹿隨軒丹暈附輜位選上將任兼本州  
蛇盤綬結龜印迴採來朝平樂責荷運籌藩維旋啟  
軍幕仍脩超茲禮效宏此嘉猷荀彧永去隨會重慶  
年催驚雉世急奔流勇士石沂賢人星取西蜀骨瘁  
南陽菊幽諡追周親直諫設臣遊遊伊洛善御車轡  
分茅昨土波流枝牲星辰秀異山岳誕神挺此含章  
降茲岐倫黃髮之歲觀兵論秦青衫作戰奏捷於晨

臨溪集下

三

臨溪集下

策參帷帳功斬荆榛甲披韓陣軾憑齊駢豹略乃展  
龍韜再申汶山討逆羌胡來旬師息西境兵旋北伸  
上將初登元戎復試聚米於山壘城畫地蒼兕凌波  
龍媒被置寶劍藏松瑠戈射旆名振赤山威高青冀  
重閉勇亡穴生弩刺猛士群紛將軍中臂疾甚雲長  
華陀靡值地鎮朝傾白宿夜墜戎夷會葬潛然揮淚  
祀開石壇錫眉崩滑陽松青武鄉柏翠嗟哉五將  
忠勇一傳神梓川秀山峻河流登車攬轡入幕運謀  
據鞍顧盼克抒闔籌兼文備武靖盜懷酋夷輔炎漢  
有似匡周百年斷轉三春忽秋人云落落天道悠悠  
休短莫問成敗豈俾式瞻遺烈徽音莫留爰揮毛穎

用紀壯猷或爲銅柱或作金鏐

按蜀漢時有南充張嶷字伯岐岩渠王平字子均  
均隸爲張翼字伯恭閬中馬忠字德信資中王嗣  
嗣字承宗者襄贛西蜀同禦外侮余羨其勛業巍  
巍然聲名若渺故合稱五將擬文表彰之事蹟俱  
從蜀志自記

臨溪集下

十一

蜀兩漢經師贊并序

伊昔龍蹲東魯秉筆而訂詩書鳳去西周脫屣而稱絕學九師爭易源溯太極之初五傳春秋事比皇王之首晉楚六體妙鍵不追於淹中齊韓四詩高風遂遠於稷下加以秦操金策飛火燄於崑崗士投土坑變蓬萊於巨壑王澤既竭諸侯成麋鹿之場聖道凌夷列國為豺狼之囿猶幸儒生秘寶惟孔鮒之承家謁者旁求獨陳農而奉使殘篇襍簡發老屋之遺經斷策逸章出汲塚之舊帙百家騰躍攀戶牖以同造萬匹馳驅仰陶鈞而共貫衣裳冠冕重開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鬱其興詠大雅於是為群

臨溪集下

五  
經室書

我然巴岷經生由茲輩出我蜀石鏡遙臨寶馬禺山而蹠影玉輪斜界神龍沮澤而蟠雲地絡傍清英靈秀出乾維上照天帝會昌兩川髦彥群聆石室之經三巴英流咸沐成均之化風傾虎觀被黻冕而蔚興市成鴻都歌寶猷而湊集所以七經肄業叔文詣博士之官九千能試學僮得尙書之史胡安講學相如從而受經長公運算太初由以造曆臣君二卷班孟堅列諸藝文凡將一篇馬長卿原復字書撰易節好小術於趙賓訓詁玄深稱古學於林間待詔而注爾雅郭舍人文學卒官精易而及老莊嚴君平卜占神妙淬礪金石仲元少通五經占候風雲哀侯燕習七

政作太玄而仿易子雲有識奇之稱共子駿而校書君緯荷持節之命不祖聖人胥君安因駁左傳師承夏侯趙溫柔乃習尙書易說譙玄觀易象而啟玩占書研董扶習中文而按定數風星祕要文公特善天官孟喜梁邱定祖力暢流派何武紹京房之業微義昭然李業受許晃之傳詩稱名學任君業長於曆數熒道知名楊仲續代修虞書新都演教助魯恭而定音律楊統撰內讖之篇就樊儵而受公羊張霸師長水之尉究星文而明推步伯山允許明經察時變而發天真孟宗入官博士譙英闡微言於四聖學加數年馮顥探粵義於三皇派宗九子研帝籍而分今古

臨溪集下

六  
經室書

張楷咸通習數術而善推步馮允能理晦義熟視洪卿知其黜夏存周隱書克明志伯幾於申服難杜楊終卷分十二外傳新編趙典能融七經據條正對翟醜之詩傳四代始可與言王渙之書解三家足稱儒學齊詩是習任叔本思志無邪韓嬰繼傳楊文義語言皆雅涉七州而就學風角通於景鸞治五經而兼緯約義題於杜撫董鈞習禮議郊祀而等叔孫李翊博通究古雅而識圖讖武陽文紀童年明經新都元章少善占藝何叔俊之窮極圖緯禮樂干城楊仲桓之善究讖文經壇哲匠角而好春秋漢嘉原推樊敏釋易而作章句都尉已官丁魴貫澈六經國盛業

受於馬融王子五篇平仲許方於顏子精經諳緯  
研膺稽古之榮卷撰天文段恭致通經之用傳緯互  
質劉寵長於公羊賢聖相因張甯明於左傳之體知  
用折象易通京房分節分條杜瓊詩好韓氏河洛解  
著朱倉有經神之風圖讖莫遺何宗明推步之術習  
孟易而好夏侯杜國輔淹通數家從司馬而受麟書  
尹思潛曾得一貫張君嗣之好三傳合公穀而同研  
李欽仲之注三禮兼詩書而並習雅好古學德賢可  
擬鄭興業紹歐陽叔布名亞童扶或專精一藝啟派  
別於儒林或博涉群書挾經心於先聖莫不窮極幾  
粵獵注家辨圖之精力發幽尤闡先儒哲士之隱接

臨溪集下

十七

陸經堂藏書

德興而輅轄軌順經途係學海而流波源通道筏奚  
止泊然禮樂益部著弘道之偏遠情典墳臨邛出譚  
經之叟而已哉人倫師表獻贊詞於中郎儒林丈人  
德於安道某也薄才少有奇志遺經綜覽類游夏  
之莫贊一辭藝圃遙瞻慙鼠之徒飽半腹所以思  
深慕古擬昌黎而贊符苑雅羨先賢等伯祥之頌炎  
武云爾

成都張寬叔文

華陽國志十

儒者叔文博士受經笈負東道業著西屏

臨邛胡安

寰宇記七十五

惟彼胡安優遊禮樂臨邛授徒相如八閭

巴郡洛下閎字長公

輿地紀勝

巴郡長公六藝淹通運轉曆算五行協中

蜀臣君子二卷

失名

漢藝文志道家

臣君稱子道家餘閎談辨懸河詞杼筆陳

蜀人趙賓

漢書儒林傳

懿矣趙賓書撰易節術數爭鳴揚譽蜀國

成都司馬相如字長卿

漢書藝文志

篇作凡將賦就凌雲詞動君相才軼藝文

臨邛林閎字翁孺

華陽國志十

好古翁孺訓義玄深輅軒職對詳識官箴

健為郭舍人

經典釋文序錄

臨溪集

六

陸經堂藏書

郭氏舍人詔待金馬豹鼠知文蟲魚辨假

成都嚴遵字君平

華陽國志十

君平善易卜筮怡如吉凶八卦周流六虛

成都李弘字仲元

華陽國志十

仲元窮經淬厲金石巷陋顏淵樂此朝夕

成都楊由字哀侯

華陽國志十

博哉哀侯七政善觀精於占候五宿常看

成都楊雄字子雲

華陽國志十

子雲鴻儒太玄擬易傳作法言魯論可譬

什邡楊宣字君緯

華陽國志十

什邡君緯河內受圖儒林冠冕講學大夫

巴郡胥君安 寰宇記

巴郡君安願學孔子體違聖人力排左氏

閬中趙閔字溫柔 益部耆舊傳

閬中溫柔雅好尚書夏侯薪傳大成推諸

閬中譙玄字君黃 范書獨行傳

君黃探爻識辨月窟惟知天根乃能揮發

綿竹董扶字茂安 華陽國志十傳經表

茂安積學業擅歐陽雅爛憲度焚習元良

閬中任文公 輿地紀勝

文公敏求藝通風角兼善天官太史後覺

綿竹任安字定祖 范書儒林傳

臨溪集下

定祖博通數經一貫居今行古榮施廣漢

郫縣何武字君公 漢書列傳

卓哉君公業紹京房幽神明化入室升堂

梓潼李業字巨游 華陽國志十

李氏巨游籍隸梓潼師承許晃派湖申公

樊道任永字君業 華陽國志十

君業曆數極深研幾日征月邁窮盡旨遠

新都楊仲續 范書注引益部耆舊傳

仲續秀穎儒術代修皋皮擁坐道冠西州

楊統字仲通 華陽國志十

楊統庶協定五音內識二卷家法儒林

成都張翊字伯饒 范書列傳

博覽伯饒蜀中佳士道繼薪傳業崇麟史

鄭伯山 范書楊厚傳

伯山謀道壁聽金絲千秋峻業百代宗師

綿竹杜真字孟宗 引益部耆舊傳

孟宗力學函窺玉檢章編同絕實功無忝

閬中譙瑛 譙玄子 范書譙玄傳

譙瑛儒宗圖窺玄扈八化出神含今茹古

新繁任未字叔本 范書儒林傳

叔本高明詩學絕唱教誨溫淳二黨哲匠

成都張楷字公超 范書張翊傳

臨溪集下

公超稽古承先啟後厥德不愆其言不朽

宕渠馮緄字鴻卿 范書列傳 碑作皇卿

宕渠鴻卿篤志公羊黜夏存周隱索厥詳

馮允緄弟

馮卿之弟厥姓為馮術善推步藝習占風

成都趙戒字志伯 後漢書附典傳又通經表

成都志伯皓叟窮經風高絳帳莫相徑庭

趙典 戒子後漢書本傳

戒子通經正對決疑朋來千里師表一時

成都楊終字子山 范書列傳 華陽國志十

猗歟子山書著外傳漢代經師成都名彥

廣漢翟醜字子超 范書列傳

廣漢子超詩傳代有援神鉤命解詰莫耦

邾人王渙字稚子 范書列傳

稚子綜經習書兼律博士八官名克符實

閔中楊仁字文義 范書儒林傳

楊仁義府雅頌得所根於性靈商也可與

梓潼景鸞字漢伯 范書儒林傳

梓潼漢伯禮樂指遠道義淵藪顏子幾希

資中杜撫字叔和 後漢書作武陽人 華陽志

武陽杜子學治五經知新溫故前言往行

資中董鈞字文伯 范書儒林傳 華陽志

臨溪集下

壁經堂叢書

文伯不違諸侯請禮永平郊祀叔孫繼體

李翊字輔國 隸釋作岩渠人

輔國沉深學精古雅經緯兼明闕如蓋寡

武陽張綱字文紀 范書張皓傳

文紀篤學周孔之道六經畢備百年探討

新都段翳字元章 范書方伎傳

元章說易用以乘時吉凶悔吝旁行決疑

郫縣何英字叔俊 華陽志

叔俊藝圖洛書河圖五經之統七緯之樞

楊厚字仲桓 范書列傳

明敏仲桓推見至隱棄經任傳聖學自謹

漢嘉樊敏字叔達

漢嘉叔達巴郡太守稽古非榮融經北斗

丁劬字叔河 隸釋作巴郡人

叔河解易都尉八官窮理制法學譬兒寬

梓潼楊充字盛國 華陽志

盛國顯德業受季長道存斯在摠衣南陽

邾人王祐字平仲 華陽志

平仲道廣顏圃比方東觀擬誅西蜀顏梁

西充譙研字榮始 一統志

榮始家法顯門明經以達王道以樂窗櫺

雒人段恭字節英 華陽志

臨溪集下

壁經堂叢書

相道節英習性文身天然獨得仁義陶鈞

綿竹劉寵字世信 華陽志

世信聰穎稟悟絕倫言精理粵學與德鄰

廣漢張寧 傳經表

張寧崇聖人倫之本網格標明褒榮華袞

雒人折象字伯式 范書本傳

折象折象游心繫爻九事足通一劬對謙

成都杜瓊字伯瑜 蜀志本傳

成都伯瑜善傳風雅派承韓嬰毛公莫下

什邡朱倉字靈卿

業受張甯河洛作解五典鍾鑪四方模楷

郫縣何宗字彥若 華陽國志十

師傳任安經緯持縱天官視體圖識知用

杜植杜微字國輔 蜀志列傳

知來舉往發微闡幽易宗孟喜書好夏侯

涪人尹默字思潛 華陽國志十

群注略誦丘明是通貶嚴斧絨洞察幾微

成都張裔字君嗣 蜀志列傳

雅博君嗣好同何休聚散萬物業紹千秋

涪人李仁字德賢 華陽國志十

卓然德賢藝洽經傳明據立義辭鋒舌戰

李讓字欽仲 李仁子 華陽國志十

臨溪集

欽仲慧敏五典畢該三禮撰注旨合曲臺

鄰人馮顥字叔宰 華陽國志十

叔宰元通章句是撰西伯演因東川再版

閬中周舒字叔布 蜀志列傳

學優叔布當代宿儒師承楊厚名亞董扶

原此題由繆荃孫藝風堂錄出分別讚之俾閱

者知嘉慶四川通志之陋惟繆氏所云折象通

京氏易注引一統志攷後漢書方術傳折象有

通京氏易云云又趙閔傳夏侯尚書注引益部

耆舊傳據章宗源隋書本傳經籍志攷証其書

已佚鄙意謂折象一條宜云後漢書本傳趙閔

臨溪集下

一條宜云通經表引益部耆舊傳如四庫全書  
言蜀王本紀久佚明萬曆中遂州鄭樸以類書  
輯出其引書之法蜀之先名蚕叢即先引初學  
記後引御覽使人一目了然繆氏非不知此法  
欲急於成書暇不遍攷耳 自記

成都花市草木贊并序

青苞紫蔓金谷稱叢麗之園丹穎翠翹玉津號群芳之圃覽耘心而賞錦瓣酌發天香贊賦痕而吟嬌姿頌與定惠芝屢竹簾惟寅暗談餘芬繡地錦天子積行看靜艷固自品居富貴堪題海橋色煥芙蓉許稱蜀國若乃幽枝並茂映休奕之玉池素萼繁陰迷淵明之荒徑唱晚馨於禹錫露溥閭傳思温惠於彥謙風輕徐引莫不名標鍾會評五美而足申芳襲屈原從九畹而堪佩其有紅冠赤蓋爭彩色於群花翠葉玉莖染淡燿於眾卉日燒紅艷還疑鶴頂之鮮風遞清董恍臨披香之殿夸國色而回秀絳管生妍修靈

臨溪集下

三

壁經堂叢書

質以清新銀房弄粉朱朱白白布魏郡之繁英郁郁濃濃結靈山之茂影粲仙葩於隴畝叢是薌林露奇芟於郊園濃凝芳葆足追洛陽名園者其惟成都花市乎市中花木各地奇產也沿青羊之餘址闢蒼馬之長洲圍結二仙陳百花而鬪靈傍隣雙孝備萬卉以爭春剪綵鋪茸嬌彈粉滴占梅結桂謾託胭脂不特玉蕊金芽氣襲峨眉之秀瓊枝珠樹液汲灌口之波銅梁水蓮分碧光於井絡石門桃柳出翠色於天彭百朵陳奇艷傾沁水千莖吐異香壓平泉更使八公草木群俛首於蜀中六圃奇花咸甘心而居後芬凝月榭愧蘭亭之莫如秀軼龍門慙桂浦之非偶洵

群蟹華林而同嶠幽徑已然而鼠姑鹿韭忽來瓊島之花鳳尾鶴翎莫辨驪山之種金縷翠幙一片收於朱欄鸞粟錦袍四廂呈其紅綃撥天艷而吹繡結野鹿仍印記廬肇而吐詞華絕雞足許姚黃魏紫既稱國色之名素練玉房無嫌花王之號至若旁招近侍名號國姝萃霞翻錦照徵瑞而近仙姿迎日連雲留餘春而作花相萼摧風瘦似展廣陵之圖苞挹露肥宛驚文公之坐供玉盤於佛取如殺鴉黃卜金帶於相銜因慙犬白至若猩紅鸚綠壓南海之芳枝蜂蝕蝶敷賽西湖之嘉木移來濯錦香濃淡而色淺深腫起華清間紅白而分貴賤層葢增麗艷可稱於蜀都

臨溪集下

三

壁經堂叢書

婀娜含嬌氣獨秀於嘉定輕陰借護自肥瘦之有時細雨着宜必梅聘而何用至若雪幹冰肌名相高於玉蕊霜苞雲萼曠莫笑於金沙和煙隆特地之開朶成千瓣沾雨發臨風之笑簪每萬毬夢別梨雲比桃夭而減色清於芍藥知柳絮之慙狂簇簇長條是云白蔓層層高架復號綠衣至若靈根秀質呼魚鮓於日花幽色古香擬燕尾於紅萼姿云幽谷允堪君子之稱鉄擲叢中自多美人之採光風徐汜與春蘭而競芳清露微馨共申椒而並蕙葉鋪叢碧宜字眞珠根露芽紅當名魚子至若精稟歲星名呼漢帝表三元而舍五沃品韵超倫奇兩樹而耀千株風流得占



紅泉深處花濃豐縣之村紫陌斜倚色映銅梁之偃  
晴葩月葉煥彩色於蓬萊霞卷雲舒凝脂粉於綠寶  
故知綠柳不讓繡林至若琪樹瑤花徑闢相國之圃  
瓏葱玉瑤株藏洞裏之葩密葉低帷分月姊而落雲鋪  
地折花持圃貢玉帝而舞雪堆山覓碎月於人間玉  
魚潛下送餘風於天樂紫殿香長五彩雲中恆斑斑  
而降色干枝蔭裡時淡淡以催紅繁樹唐昌麗齊招  
隱至若紅鬚綠刺逢春成蜀錦之堆麗色濃香當書  
正明媚之潔藉架而尋多處細絲窺叢而覓好  
枝兩垂幽葉光凝映蝶許買笑於黃金絲結根株誰  
批成於錦字滿園俱秀種自筵苗回圃繪光花惟牛

臨溪集下

陸經堂叢書

棘至若青青圓葉冉冉修條傳東井孕六房之青  
脂花放西州吐一丈之紅霓誇玉缸而羅置武踵日  
南耀金盤而疏生行整隴右秀出群葩既扶疏於雲  
蔓氣薰眾卉復灼爍而星微至若花開逐月人間稱  
不老之春葉茂終年天上墜庾客之步或紅或白殊  
絕萎於牡丹經冬經秋仍頻開於月季笑桃李之成  
溪綴梅枝而其翠花名鬪雪葉綠長青至若質凝丹  
砂姿如赤玉銀絲金粟待深月而占春玉潔冰寒贈  
道人而種雪枝煩似桂莫輕少態之花葉隆如茶儼  
在刺史之宅裝成琥珀斲許絕於滇南染就胭脂奇  
獨擅於西蜀至若玉英弄色斜欄外而紛披瓊朶生

先上枝頭而蹴踘干花密瓣忽成蝴蝶之團一片纖  
苞似琢玲瓏之潤爭奇酥於越棧繡出春風壓夜月  
於欄杆幻然冰雪至若姿華外茂常葇茸而絕倫瀟  
液內盎含堅貞以爲性童童若蓋彷彿寒蟬之林森  
森秀枝比附松柏之翠倚茅亭於接葉忽憶湘川開  
藥圃於近根偏多越水膚理云潤體幹稱堅至若條  
映白日含重綵於雨晴芽破春青聳疊翠於細葉映  
飛觀而拂疏簷台傳北海照承明而希太極種布江南  
既兩雨而同根復條條以相植蟬噪北蔭爲林高相  
國之風蝸鳴南枝作室留隱人之趣至若綠條翠羽  
垂馬尾於流絲赤葉黃金點鳳文於飛絮如煙如縷  
或結帶而染衣如眼如眉亦如梅而欺蕙堤臨汴水  
應植十里之條宅異陶潛何來五株之柳始若正月  
隨別墅而偏生沃土斯宜接隣塢而允植至若枝葉  
攢簇莖芽蘗生五祚於漢宮亭亭似柏植雙桐於  
於陳井落落非松節既晚而猶滋歲雖寒而莫易近  
日的礫宛移海上之根含風婆娑堪寄隴頭之客聞  
年有厄哈感東坡沉水無災筆存襍俎至若紫華綠  
葉誇生津於南人紅綻黃肥嘗自羣於北客雲山乾  
腊既玉骨而冰肌洛浹軒榮仍明自而香口暗棊疏  
景恍疑秦國之遺粉葵春枝復見惠陵之種浮光滿樹  
五衢遙映以舒榮暄景識春四照回光而吐艷至若

臨溪集下

陸經堂叢書

紫文青色花賽武陵之源徐白雁紅種遍洛陽之浦  
爛如錦繡與霜質而齊芳色類繁英合冬旄而並異  
紅英撲地堪種植於月中綠亭成蹊時依陰於霜下  
紫梨筵上教西母以供來朱鳥窗前防東方而偷去  
至若霜葩月蕊比鄰園而笑春風文幹靈根若上苑  
之銜青綺香和露氣美朱仲於房陵色亂晴光特玉  
華於連理葉多邊春之樹芬御四羅木下元雲之花  
葦綃萬朵暉章鮮茂合多種而共陳安陽不飢盡數  
枚而一啖至若寒食之辰斜一枝而帶雨送春之緒  
飄數片以霑衣白雪香記紫色於千載碧紗籠索  
訝紅英於百莖或洗莊而買樹見化金柯或釀酒而

臨溪集

三

陸經堂藏書

越花名稱青玉大抵素蘂碧草秀浮波面之中翠蔓  
紺草回繞場園之時錦章燦地珍重葉於海棠光景  
媚春號折枝於牡丹繁梢弱植妙稱石瓜巧倩芳容  
奇推木蓮莫不干種名花俾深艷於鶯羽一環明玉  
結千條之兔絲綠草文茵驚群蜀錦之奇紫欄香亭  
臭郁巴山之氣奚特分紅間白殷疑霞染於涪鄉拜  
兩揖風巧類刀裁於岷嶽斯稱上林花圃鵲山放四  
照之光入間洞天金盞煥長春之麗乎然而靈芝仙  
蕙王子年記撰拾遺香草芳林雋循子談叢花部南  
方草木稽含傳寫狀之書西蜀根莖宋初撰方物之  
贊龍也才匪彭宅夙懷好菊之思雅慕濂溪竊擬愛

蓮之說集群芳而併序略盡鄙懷襟叢春以分評用

昭麗質

牡丹

品居富貴價重洛陽春抽素鍊夏漏玉房珍推魏紫  
麗極姚黃香稱第一艷更無雙

芍藥

既稱花相復號國姝葉鋪翠錦蕊綻朱禰色光金帶  
形類玉孟劉列如在廣陵定園

海棠

花云命婦品妙神仙柔枝長蒂金粟紫絲長袞繡地  
密帳錦天艷傾南海香獨西川

臨溪集

三

陸經堂藏書

醉醪

君稱白蔓即號綠衣長條盤屈小蓓騰醱清擬芍藥  
狂異柳飛青蛟聖骨羽蓋珠璣

春蘭

香爲王者握自即官續縉葉翠朶朶色丹叢生盛矣  
氤氳濃團大夫之蕙美人之姍

紅杏

英繁魏郡影茂靈山暖香吐臭輕紅呈顏惟茲月藥  
是號晴蠻腮分桃萼葉舒柳閑

玉葉

藹名玉葉樹出瓊枝蔓如茶藤鬚若冰絲上綴金粟

斜呈雪姿紫莖枯葉冬悴春糝

薔薇

種稱牛棘根曰雜苗秀莖綠亞色麗紅高光凝映蝶  
枝比葡萄笑買黃金吟助錦袍

蜀葵

重台千瓣單子六房葉如鴟掌花類鵝黃紅顏欲醜  
翠森有芒丁家志異符氏徵祥

月季

原名瘦客更號勝春色紅而白日異月新灌生處處  
笋茁莘莘四時咸艷逐月相類

山茶

臨溪集下

三三堂書

枝繁似桂性晚經寒骨譬犀角色類鶴丹鱗鱗翠蓋  
艷艷朱冠縱招桃妬莫受霜殘

繡毬

百花成朶團團如毬木本皺體玉琢英柔色間紅白  
越樣同伴枝繁霜映水晶之傳

梗楠

惟茲梗楠是稱交讓新陳相代榮枯無常花赤如蒂  
葉類豫章幹則端偉氣復芬芳

柔桑

精稟箕宿枝屬柔條沃若之美慕容之苗新芽露粟  
細葉饒妖匪特餉蚕燕可葺鴉

楊柳

楊枝特起柳葉垂空絲流拂地花輕逐風偉姿逸態  
英艷永豐濃如烟草率等碧蔥

黃楊

枝易栽插葉類槐芽亭亭似柏鬱鬱非植或春或夏  
不實不花經秋莫脫遇閏堪嗟

蠟梅

品居麗友景絕初春白花紫蒂綠萼翠蕊明目香口  
遙影生津令春競發昔歲弄脣

桃花

三春之麗五木之精綦綦其葉天天其莖藹株成錦  
千樹紫英何彼穠矣乃華之榮

李樹

壹之未用穠矣芳林長條四布密葉重陰香和露氣  
色類曜金誰報瓊玖共結同心

梨花

藥有元光植以青田封君之種大谷之妍紫條甘脆  
縹葉芳鮮植何足比果類居先

擬揚炯王子安集序

星辰炳煇七宿燦雲霞之光峰巒崇迴五岳聳巍峩  
之秀蔚玄斑於赤豹皮鄴炳然呈翠翼於彩鸞鳳鳥  
翔集是知察時觀變天地不能無綺麗之觀象物知  
宜鳥獸不能無鸞黃之色所以波成橫瀾翻碧浪於  
滄溟氣吐烟霞挂彩雲於川岳况迺性稟五行靈殊  
萬類能不虹霓吐穎耀蒼藻於錦心金石成聲夢生  
花於彩筆者乎粵自宣尼誕聖祥占北斗之文子夏  
傳經教演西河之派蘭台宮廣勃茂鬱於蘭陵莊衢  
第開扇清風於稷下屈平聯諫體艷離騷宋玉交輝  
格矜詞賦迨至金鏡遺鏡秦遶垂文體珠囊扣漢莫

臨溪集下

三

壁經堂叢書

挽宗風枚馬蔚興浮誇已虧大雅桑植踵起格調遠  
遜風騷雖復陸海潘江蜚英聲於藝苑謝清鮑峻擅  
雄管於文樞要皆因枝振葉遂按部而命詞沿波逐  
流即就班以立義不求墳典之奧莫溯詩禮之源欲  
得詞鋒景煥思緒雲牽出奇麗於堅思發濃郁於簡  
古動搖文管咸協宮商之和跌盪詞林無非月露之  
狀加以含今茹古筆健麒麟起鳳騰蛟才雄鸚鵡用  
使文場豪士群驚學海之龍藝圃英才咸訝翰苑之  
鶴者唐王勃乎勃字子安太原人也荷葉蘆芽仲任  
鍾靈於東漢龍鬚鳳翼彥方稟異於南川放馬長奔  
子師才堪王佐卧虎蟠屈處仲名士藏家司馬南遷

青齊光芝蘭之甲宋賢北去河汾開將相之門是昭  
是穆且圭且璋父諱福時鏤銀篇而披青簡博士起  
官齊長史而雍司功金鑲繼軌子安含懸甕之書聲  
繩祖武之淵雅馬遷繼父編紀傳於史家孔伋受書  
承雅言於宣聖雖克成先德亦穎悟天然者故夫敏  
於一見速參五行穿壁未勤目扶三才之妙下帷莫  
效胸羅萬古之奇綺年華譽劉公表薦乎神童齠負  
俊名沛王資賜以錦帛關雎成檄逆鱗重怒賈子才  
華空懷報國長卿坐廢落拓江湖慕叔夜之逍遙甘  
子雲之淡泊南昌假道捨簪笏而奉晨昏西蜀會昌  
登岷峨而涉江漢於是千箱縹碧探金匱於龍門萬

臨溪集下

三

壁經堂叢書

篋琳瑯披瓊玉於崑嶺水飲西江體紹南朝薰香吐  
艷翻錦霞之麗堆繡虎雕龍耀明光之彩色揮茂先  
之奇筆搖管生珠研太冲之香松啟匣陳錦以故韵  
流風發弘詞出沒於毫端酌古準今健氣卷舒於筆  
陣赤虬遠馭浮華破交城之堅丹鳳遡臨繁綜無藩  
籬之固數季蕪靡時風頓改於一朝六代鼎雲志業  
豁如於千古有若肝靈奇機神日助越山超海意  
匠益工而宏篇巨製自此彌廣者若通鋪采摛文俾  
物寫意馴為棲鳳莫遜鷓鴣慈竹青苔許齊庭竹七  
夕吐艷多宋玉之大言九成頌也歷蔡淑之小室仰  
慈宗而賦釋氏論等玄思遊廟山而嘆烟霞詞工詠

德從遊蜀郡春思情寔登樓賦擬芙蓉採蓮掩壓潘  
令逸思飄想無三都之十年風雅增華合兩京而一  
轍子安之詞賦也若迺銘功紀德益州高夫子之碑  
刊石寒山武都撰淨慧之福德陽善寂筆展當仁兜  
率浮圖雲生彩色莊嚴舍利旌高躅於廣州靈瑞沙  
門託幽解於鄆縣惠義慧普華藻擷中郎之豐白鶴  
龍懷風神合開府之派濤奔雲湧比黃絹於漢碑心  
織舌耕吐白鳳於蜀地子安之碑體也若迺騰王序  
閣洪州負天才之名蕭三還齊越州啟地角之慨春  
夜桑泉別少府而四韻成篇夏日寒城寓樓門而一  
言均賦遊蓮池宴浴陽兩序盡秋日之情登龍門觀

臨溪集下

原注 經堂藏書  
卷之六

畫障二作效夏季之光律宗序成功深玄理難經序  
著謹錄醫宗上巳浮江宛春宴於桃李山亭與敘高  
格調於蘭亭子安之序體也若迺彌論群言研精一  
理八卦大演太極統萬象之繁三國興亡雄備配辨  
亡之論藝文忠武鋒穎精研規諷善政匠心獨巧尊  
爾褒客不數荀揚諸家貞修孝行豈亞孟莊雜喻論  
幼俊之英奇命譚蕭遠訓慎終而作戒崇厚伯喈賈  
子過秦雄邁略相伯仲班彪王命風骨自無逕庭子  
安之論說也若迺形容盛德褒贊成功頌上乾元藻  
麗靈光之殿南郊拜獻氣掩上林之篇九成五千比  
北征而宏富駢四儷六超西逝以軼倫史岑之美長

門體同褒德鍾嶸之作瑞室詞遜雅贈是峻如山岳  
浩若江河子安之頌詞也若迺寄情萬里精思一隅  
上劉相以陳四事告蜀城而歎二篇落紙如雲吏部  
進侍郎之啟簡章如雨絳州遣司馬之書啟從舅於  
侍郎牘善堪之上員外於明公書長應璩有公幹之  
麗規兼陸機之周巧子安書啟也若迺持人性情言  
分古律寒夜懷友憶故人而唱秋風春日宴遊喜平  
生而韻樂園易陽早發羈遊餞別之辭春日還郊深  
灣夜宿之譜聖泉道觀詞既歎於游仙郊與泥谿格  
許稱於銅雀散關晨度敘豪興於他鄉麻平晚行觀  
佛跡於郊寺子安之詩歌也然而凌雲傑構長門來

臨溪集上

原注 經堂藏書  
卷之五

買賦之金枯樹雄交北地無敢言之士麗而有體高  
僧乞彥和爲師博而莫傷元子望嘉賓入幕所以照  
隣綺靡文霞有華管之停薛令奇才儒林託末契之  
詛子安以爲雕瓊鏤玉終抱子雲之慙抽秘騁研難  
免覆瓮之謂於是覽韋編而學易秘探羲爻夢尼父  
而授言勉至太極既得玄於六墟復綯道於四聖揮  
毫解注續孟喜之正傳業峻前賢振京房之絕學功  
成康伯徒見四交思盡仲翔僅喻三繫揆諸子安殆  
難軒輊子安又以參贊神奇莫與人事之關勤於訓  
導益尋孔顏之樂條分論語各從類而編次溯厥源  
流咸依古而作訓兩篇既去於張侯一貫復仰乎曾

子包周之傳章句何晏之注集解並於當朝罔分復劣加以思宏祖德續撰玄經光闡微言詩書製序潘尼承潘子之學克茂家聲子建受夏侯之傳紹宣祖德自然文城懸布翹足可升玉檢金泥括目而盡庸知年符列宿騰兇夢於梟鷲歲在上元痛妖禍於鵬鳥嗚呼人琴俱喪誰嗣廣陵風燭堪悲空遺筆硯爰求巨製究而彙編數近百篇卷分二十豈太冲作賦必借譽於士安子山成集猶乞獎於滕王乎抑恐應瑒之稱盡光焰無存敢元晏之敘遲金聲莫振所以編次篇什希聲冀鳳鳥之傳鋪序官方小傳當龍門之刻

臨溪集

卷之三

三

文殊院德風和尚塔銘

塵寰擾擾貴覺路而知方苦海茫茫欽迷川之能涉所以五門六法南能讚妙偈之音四道三車西土轉法輪之祕若迺撫臨法界瞻雪嶺而投軀光宅淨都仰雲山而躡足峰巒霧列東分井絡之光院宇雲橫西競禺同之奧紹宣神典幽贊玄宗跨生肇以還寧追安什而踵武可以聲融繡石采絢雕圖則於德風禪師有足觀矣禪師俗姓任氏射洪人也姓傳軒后令德表天子之尊位列宗盟分茅胙薛國之士益州從事數術知名臨海真人清貞克已父諱得寬以農爲務倚土牛而送冷憑天驪以看星鑑基傳家日披

臨溪集下

三

星於南畝錢鏞作業時荷鋤於西疇克儉克勤初成陶朱之富廣施廣濟陰積司馬之功禪師紫星降彩應福善於高門紅雲肇祥契冥根於早世含章縱哲善齡凝蘭臭之芬稟祐居醅卽角悟玄空之妙椿萱並茂莫展梁鴻之遊親老誰依難遂蘇耽之別以故心超鷲嶺形犖凡籠神興毘尼軀馳垢路迨至乾坤圯裂玉棺迭降於槐庭風木增悲血涕痛洒於孤子服成三載再啟禪心年近九齡初行披薙身拋有漏甯愛去於髮膚法相無爲希酌恩於罔極遂迺脫略塵境遵依法門續元台下效子房之從遊神鶴觀中窺菩提之勝蹟爰依佛法竟作玄徒除惑箭而斬愛

河隄防性海銷毒刀而解迷網疆理情田用是三昧  
雄圖知實相於妙諦回禪幽徑探真如之祕藏福地  
靈壇源尋寂寞鉢歌衣法戒悟定禪自可惠遠研精  
登高味於飛陛卑摩彈慮利涉迷於要津起七覺之  
樂推大千擁業婦八氣之皆妄十行同功庸知續元  
遠去衣無龍樹之傳綸言莫光鉢失馬鳴之付於是  
畢心求道勤訪問於崆峒用志遨遊遂託身於錦里  
禪師以禪院甫登珠心宜護六根莫染當割六塵四  
分自持應超四大以故五香清濁八三摩之妙門六  
欲得通會七心之妄地九根無碍二諦俱融豈直網  
羅近護青蓮許稱如來吞覺含明香山居然禪伯已

臨溪集下

無經生叢書

哉始而職任知容禮接嘉賓幾許僚房常留仙客到  
來和尚莫乏名僧八百善男滌除三業十千大士修  
理六根高僧慕義而騰波緇侶承規而競赴其善交  
也如此既而員充糾察秉心塞淵莫作輕重之權務  
持曲直之論穢尸違戒勉匡抹而陳詞飲食犯条即  
彈魔而申隱甯孤立以見志毋阿徇以失真瞻厥庶  
平稱其職守其剛正也如此若迺司掌蘭台職參石  
室貝文金字咸輪碧眼之觀祕典琅函悉供金口之  
誦鶴林大藏貯成腹笥龍閣法華鍊爲丹頂九部與  
三藏共通四諦合十誦同徹梵宮法界俱深入於慧  
門福舍梵輪已早登淨業其玄妙也如此至於監

攝院事屢主法壇蜂台迭升雕談白法獅座常擁妙  
解玄言覺悟群生既通宗於三寶持心不染復論本  
於一乘五宗之旨照盡幾初四印之微言窮慮始其  
主教也如此然而包四始於寶州咀其精華綜五聲  
於香樓含其腴潤而聰穎之性起眾軼倫貞苦之操  
踰今邁昔洵法門冠冕釋氏圭臬矣無如宏濟既多  
善果將圓雙林告滅夢境趨脫履之車萬象還空淨  
都棲羽化之士於民國八年某月日恒化於錦城文  
殊院春秋四十有六法腊三十有七眞門喪善素侶  
增哀梵宇殲良繼徒墮淚逾年擇吉窆於某原群弟  
以爲如來莫見誰仰崇山慈燈罷明難覩粟景爰求

臨溪集下

無經生叢書

勝筆紀載芳徽庶幾道陵雅範託繡楚以長存慧遠  
宏猷寄翠琰而莫朽也龍本臨溪後學廣定謏儒業  
群鶴山伏案窺文靖之祕詞陳佛果秉筆慚士衡之  
篇法旨掄揚願孫綽而增愧佛門宣贊仰郁惜以自  
強道之所存思傳妙覺當仁不讓敬綴銘云  
悠悠三界蠢蠢四民邪山靡涉慧路誰循毗城欲化  
粟景降辰運光玉鏡祥符金輪靈誕雪崖超然先覺  
神凝碧松威聳華岳穆穆風規堂堂儀角峻局霞參  
冲襟縱橫形勞塵宇志超祇園素情內粹被彩外軒  
思協雲際量廓渾元桑津係馬柳路騰猿躬詣神鶴  
絆脫樊籠言結素轍沐受玄風六塵飛遠四流長融

清潔可仰慧心彌崇繼轉文殊敬受戒典置想依空  
鍊心席參法鏡悠懸信花長闡愛河善渡欲網能蹇  
懿矣禪師明徹悟真幽觀彼岸妙道問津苦節莫撓  
明鏡無塵願逸三有超修十輪泊主法席斯傳衣鉢  
銀函談講金甌洞達翼教勸勸黃聲噴噴鹿野猴江  
領探鬚捋淪羲息耀匿采韜光遽嗟崩岸永泣摧梁  
龕留舊景室之殘香貞刊元琰馨播禪場

臨溪集

陸徑堂叢書

上巳招飲百花潭啟

名區勝壤恒動騷客之思佳會長辰屢促高人之駕  
所以蘭亭修禊邀畢至於群賢梨園被除共祈介於  
鄉老良由從洛圃而談風月嘉慈靡常宴戚里而拓  
胸襟浮懽易盡矧復溱洧遺俗秉蘭從岸上之招荆  
楚流盃曲水聚鄉中之飲興嬉娛於新服甘浮棗而  
溯流蕩苛慝於臨川必蕪林與疏圃茲者月應姑洗  
春值勾芒草莽扶疏陳雜花而吐艷茂林蒼鬱吹群  
鳥以和聲轉綠波於中流鱗魚澆澗墮玄鳥於空際  
燕剪參差景美如新樂豈可獨於是松船桂棹重開  
洛水之遊竹管絲絃遙追永和之盛爰於今日饗我  
嘉賓凡久敬善交披薜蘿於山水或生平故友擁冠  
蓋於旂常希賜玉趾共混錦江瓜皮竹葉舟登郭泰  
之仙桐木靈檀坐下陳蕃之榻捧金胡而攜玉胆春  
酒儲於子期陳鸚鵡而把鴛鴦羽觴假於太白然後  
佳殺旨酒愧八珍而前陳盛饌芳筵集多士於上座  
宴開鷓首謹師置醴之誠席慚龍門冀來空谷之足

臨溪集

陸徑堂叢書



謝某餽竹葉青啟

竊以醱醖一斛朝士拜清明之賜葦蒲數鐘張襄威  
伯良之餽大抵嘗美味於陰長藉報嘉於晉侯義匪  
自今事隆往古迺者東風適至趣尋孟嘉北海開樽  
群呼讎伯不徒黃桂飄落般若湯猶未名紅友爭酣  
麻姑釀亦難繼遂致玉圃全消馬乳幾於涸竭忽逢  
白衣捧至龍膏且得再斟色映玉壺無非洞庭春景  
光搖金盞半是玉井秋香從此柏葉盈卮老羌不復  
呼渴松花汎酌文舉莫談盃空一吟一觴忘季鷹之  
身後再斟再酌醉高歡之手中未步兵厨明芽可嚼  
不眠酒甕金澗常餐味暨南山香凝杜膏之汁美稱

臨溪集

四

西域甜埒葡萄之漿縱謂元碧香醪應掛先生於海  
上天厨醑酒宜方平之不與俗人要亦塊壘湏澆王  
忱早知阮籍倚札繼好陸抗自遺羊祜竹葉沾唇靡  
忘麴生風味惹感德時切常哀遺規所有銜結之  
忱謹將肅啟以謝

擬蜀討孟獲檄

伏聞列宿垂象七曜盡拱北之星眾渠錯綜萬壑注  
朝東之水仰天文而立極威震八紘察地理以觀形  
混齊六合所以孤稱南面隆一統於聖王業著西岐  
煩再駕於英主猶之九黎亂德鞶鼓動軒皇之師三  
苗不恭車騎銜虞帝之轡莫廢先王整戈作威琰珪  
除慝之遺也烏有銅頭肆虐未申涿野之誅玉帛不  
朝遂息塗山之戮坐使奔狼突豕白狼無暹日之暮  
稱戈比干烏戈蓄侵邊之志跳飛廉於海外地捲妖  
腥失鷁鴒於域中天彌逆燄故夫包茅不共奮齊桓  
以誓師大邦為仇痛周宣而振旅泊我先君教大閱  
以治兵與夫列宗會遠人而觀禮龍池通氣貢來渥  
水之駒狼居胥封登臨翰海之域宛右月支之部厥  
角稱臣海西雲中之濱適身請吏溪蠻底矣馬文淵  
銅柱紀功先零平乎趙充國金城獻捷漠南塞北逆  
鱗潛消木樓玉關妖氛盡盡今者南蠻孟獲敢擬天  
驕以鳴鏑餘酋豺狼負性浮竹遺種梟獍難馴乘荆  
州甫陷之餘肇亂南鄙幸我主新喪之際覬覦西州  
索我天常變九隆而背誕恃其地險攜七郡以稽誅  
遂迺鳩集醜類既蟬起於邛川蟻聚凶徒復蜂飛於  
犒穴肆沉黎而作孽雄虺九頭驅異族以行灾封狐  
千里崇巒切漢若登藏寶之山絕壑憑霄許駭封泥

臨溪集

四

之谷以爲遐方絕壤聲何憚於吠堯負固憑深財無  
難於使鬼於是肆行播虐淫淫兇威輾轉宰官剪天  
朝之命史恣睢部曲害同官之黨人戕萬姓以快心  
刑寘鐵刷隘五司而報怨付諸火麻人心共憤天理  
莫容我蜀主尤憫愚昧宏聖澤於中孚撫命屢申緩  
天誅於大造尙希南董解愠仰北闕以稽顙東律變  
音款西戎而納費不徒孟獲等未革狼心仍懷豕突  
山多神鹿竟莫暇於擇聲城異寶鷄終無心於改日  
用使祝禽疏網已開三面之恩封豕長蛇愈肆十角  
之暴我蜀主痛兆民之失所威震雷霆討一隅之不  
庭閫分鉄鉞求三戶於楚人冀亡秦社驅五丁於蜀

臨溪集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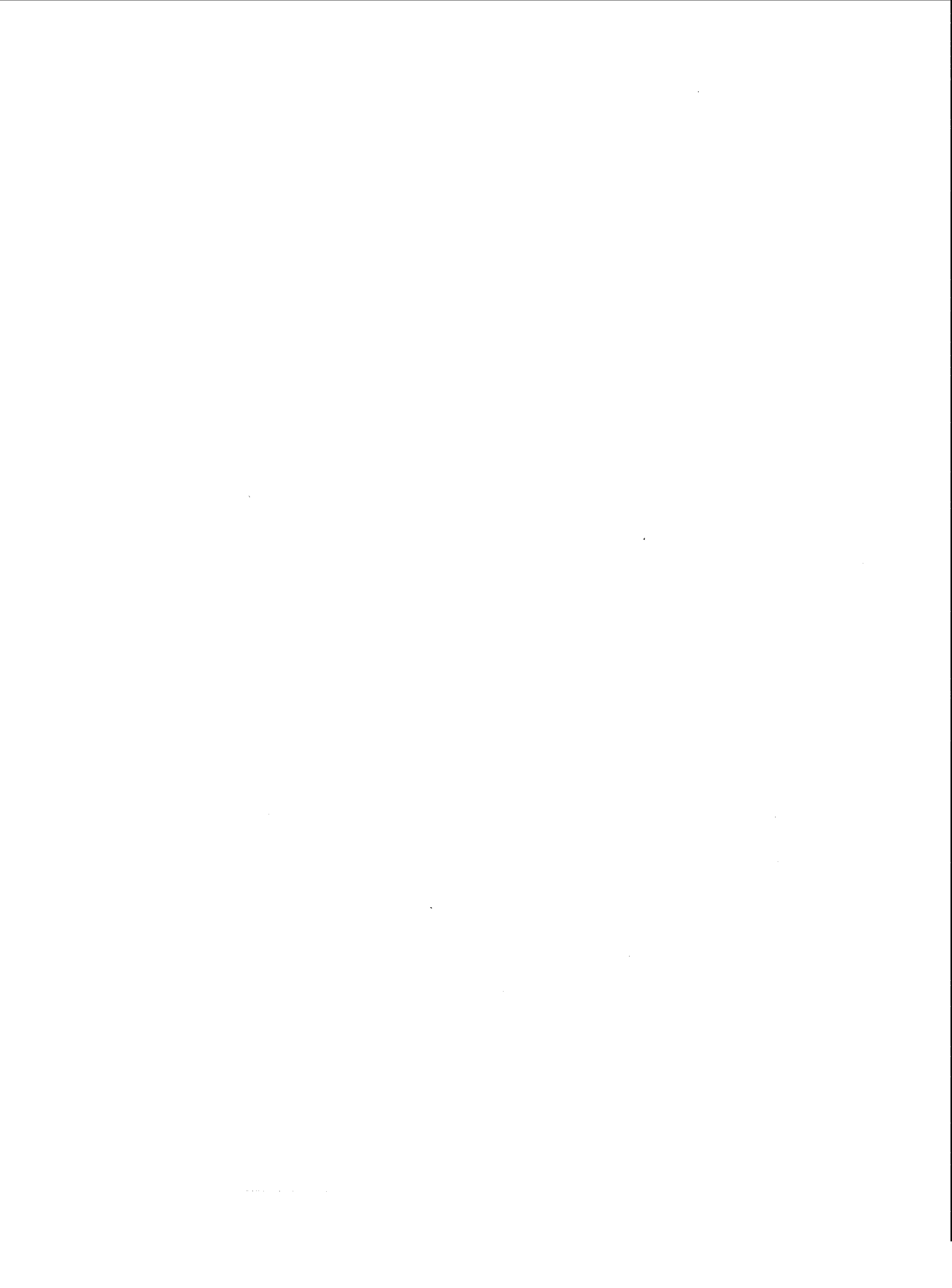
望經堂叢書

郡廓我巴疆四方猛士驅躡景騰雲之軍五校雄兒  
率拔山超海之騎虎夫萬隊豹卒千群或家本秦人  
早嫻昆明之戰或生居燕地尤工卽墨之圖莫不鵬  
力宣威犀渠賈勇轉敖庾之粟輸儲軍資進卜式之  
財助靖邊患鄧通私鑄將輸納以償貲卓氏家藏供  
糧糗而足食車轡相接粟富海陵之倉組練生光山  
積漁陽之甲雲舒旗幟翻若長虹霜橫劍鋒宛如皎  
日飛塵折地日月爲之晝昏埽氛稽天山川爲之變  
色定知兵交矢接重梟月支之頭埽穴犁庭再斷日  
逐蒼虵百司職暨我庶民宜明去就豫効股肱如能  
繫單于之頸志切長沙斬樓蘭之王功高平樂允當

拖金紆紫列班位於台偕疏爵酌庸陞榮膺於殿陛  
若迺伎効勾吳奸仍同於巫氏軍參冒頓罪更甚於  
管生尤爲法所必誅理無或譴者檄到之日共凜天  
威

臨溪集下

望經堂叢書



民國壬戌年鑄

中聲樓初稿

遂寧楊蜀生題





中聲樓初稿一卷

叩嶽劉崇仁撰崇仁字根固亦字思溥本校學生妙齡喜讀清袁齋諸家駢文長習初唐四傑集後購百三家及全上古三代六朝全唐文而參究之仍以六朝為王是書即其時所作也鄆縣揚侍郎祠堂碑人謂黃鶴戒露非有意於乘軒四句庾子山小園賦語不宜鈔入崇仁答曰子山步陸遲神道碑尾四句云墳前之樹染淚者先枯庭際之禽聞悲者則下陸機周處碑尾亦云墳前之樹淚染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僅增二者字換一乃字顛倒淚染二字爰據以為法不更一字云云其用心半多類此惜其年不

永可嘆新津胡淦識

壁經堂叢書  
集

蜀自尊經書院廢為堂  
堂國奪一大厄也晚近新潮  
淫涌雜奇變幻愛司毀棄  
文字出說過此已送古參甘  
始我各交辟經堂生乃自甘  
及門中聲樓稿見不讀出  
典麗喬皇父筆浩瀚司不可  
一世出概是胎息涂庚而凌  
轉神瞿者也問甘翠年二十  
甲歲自茲本艷出自韶翠尤

足令八畏服竊謂世代雖殊  
文章亘古不廢况奇台乎各  
文素重尊經登派今而後  
司傳乃美民國十一年八月  
旬蜀南紫虛杜闡識

序

中夏儷文律詩為大地各國絕無而僅有曾讀東西  
文史者類能證吾言為不謬乃世之攻詩者率兼古  
今諸體而習之攻文者於儷文恒有所軒輊此則小  
成破道昔人等諸蟬蛄不知春秋者也夫宣尼文言  
詞率駢合本阮芸孟堅漢史氣不孤伸本曾湘其餘  
見諸經史諸子者亦草蛇灰線約略可案徒以體方  
胎孕未立名目要自魏晉以來學士文人披荆斬棘  
辨聲別律而儷文乃如附庸蔚為大國耳然此正足  
以規我國文學之進化又烏用入主出奴自為水火  
乎余持此議有年嘗以質諸叩陳劉君根國劉君曰  
中聲樓初稿序  
旨哉斯言使桐城諸老有知亦當首肯他日劉君寫  
定其邇年所作儷文曰中聲樓初稿者付梓而徵序  
于余余既感君之知言進觀其適篇巨什復詞聲氣  
逸琳琅可誦而鄆縣楊侍郎祠堂碑一作徵引博洽  
嚴核審諦闡潛德幽光闔千古疑竇尤足與清代工  
此學如毛奇齡洪稚存王芥子孫淵如汪容甫諸人  
後先抗跡異日君深造自得更有撰作上躋于古作  
者之林下以掃平曲士拘墟之執將來世界文學史  
之編必次君名其上歷史光榮不朽盛事願君之力  
以致之也

辛酉端節後三日學弟帥睿民拜題

序

左思官樣價長洛陽丁儀宏文名傳鄴下摘華採藻非風月之徒披推韻叶音實鏗鏘之表度故能轆顏凌謝將雲夢而環吞超期跨枚較併優而異轍若乃龍雕虎繡別機杼而建家鳳手鴻裁幻珠玉而絢彩似鮑照之俊逸兼庾信之清新藏名山以千秋隨江河而萬古者自非肝懸日月心沁乾坤安能生腕下之清風從毫端而闢麗者乎叩咳劉子穎悟越倫文章妙解元豹潛伏氣毓氤氳倚馬就篇才原敏技所著中聲樓初稿典瞻義博理裔文駭振采蜚聲送逸雲霞之表薰香擷豔備陳黼黻之輝參酌在隋唐之

中聲樓初稿

陸經堂叢書

間頡頏乎徐庾之域務新尚雅蹈舊創奇金聲由是引和冰絲因而入絡非所謂班客張姪崔雄蔡逸者歟辛酉夏劉君持稿示余余維染翰所以達理闡義貴在研精若肆鋪張徒增粉黛必勻表裏斯進康莊溯自陰陽既分畸偶是尙盡前盡後見於禮戒用董用著乎書其他臨財臨難同氣同聲凡比連之工者悉妃儷之證也然而至聖垂言罔以据撫爲富騷人吐豔遂以盤悅爲珍六朝先鞭不雜不蕪五季浮末能亂能崑唐以炫媚盡飾宋以輕儇附俗句雖婀娜而可諷味仍淡泊而無滋降至清初逮乎民國詞人接踵新製聞典王仲瞿之詭奇袁子才之偏宕胡天

游之磅礪陳檢討之芊綿吳越俊英華夏碩彥莫不握瓊玉折瓊樹枝號筆陣文雄作騷壇名匠也不知瓦釜未若鼎鐘頭屑難徵梗概爲辨香之偷索味衣鉢之眞傳情澗文浮究烏足數解肥義瘠罔堪久玩惟劉子鑪鞞在胸鋒針應手因貫珩而循軌故編瑤而無紊稿中如楊侍郎祠堂碑諸篇其意則嶽聳淵澄追根建礎其詞則靚裝藻野美羽豐肌奇錦分梭而經緯有律鈞天奏樂而元音莫差徑寸之珠照車前後玉尺之量摠括縱橫既孫孔之襲華亦吳富之尙質固已觚稜有式錄兩相當矣余如蠶短難測海深錦里逢君常借他山之助芸窓共席每叨麗澤之

中聲樓初稿

陸經堂叢書

同學弟黃文魁拜撰

資文字結因緣三生有幸哲人傳制作五色相鮮冠縹緗以序言慙無筆花徵夢付劖劂而問世定卜華藻雲飛



序

談經鹿洞紀事龍門潘陸操觚揮毫散霧王楊清染  
下筆生珠寫景吟風墨掩揚葩之句回宮轉角響徹  
凌雲之聲而况綜采繁縟派演六朝杼軸清英胸羅  
八代抗鴻辭於高唱得詞壇之妙音染彩色以相宣  
稟雕龍之規矩名花榮於唇吻清調發於寸衷若根  
固者可謂博覽古今之典籍而拓開駢儷之蹊徑乎  
夫賈生年少名著洛陽江郎才多姓標梁代俱各有  
集異代流行茲閱中聲樓初稿雖未如西漢之文章  
南朝之典則而同人臨文嗟賞對燭稱揚者時流齒  
頰矣當其三餘厲志六翻高懸雲漢昭回煙霞舒卷

中聲樓初稿

四

壁經堂叢書

金聲擲地孫綽受譽於榮期開府清新庾信見稱於  
工部鈞天樂奏豈惟師曠作聰福地身遊不讓茂先  
強記是以生來敏捷不事鑪錘雅好風流何妨委宛  
而况杜元凱自稱左癖劉孝標人號書淫誠能窮揚  
馬之微瀾屈宋之旨聯篇綴句本自天成宋艷班香  
何嘗雕飾此後窗前捉筆座上談經不歸之他人屬  
望於吾子也愚姑倩王洪春序

題辭

臨卽劉子文章伯弱冠盟壇徑新闢自古為文有奇  
偶六藝由來標此格王揚班馬闡厥微魏晉以還漸  
分坵憐君貌瘦精神清八代沉酣逼杜癖昔年傷讀  
馬周傳博擬孝標無其迫杜庫曹倉徧丹黃不作彥  
和貨鸞客與君同度兩春秋喜獲過從親受炙觀君  
為文不抗卑有關掌故堅金石幽魂暗起揚侍郎石  
刻更招錦江魄清溪關頭紀往勳桑梓芳情表香澤  
五月南征賊驚心兩漢名家齊點額瑰辭磊磊六朝  
漪餘事猶堪作我師儻教更壯山川意正氣浩然欣  
唾欬閒邀同志泰山巔一覽江天思深遂歸來聲價

中聲樓初稿

五

壁經堂叢書

等龍門劍氣縱橫邱壑奔古人所有不盡有六經反  
證滌塵垢回首鶴山兩風清獨步嶽峯君笑否奮鱗  
真兮我友劉他年共話中聲樓披襟高誦無窮已聲  
向大江東去流青蓮雖悔來遲暮勉強題詩在上頭

同學弟崇慶蕭謙拜題

題詞

鄉間君名同願。惟知君本在形骸外。錦里春風共一  
堂相逢何幸。便傾蓋嗟余成童齒。諸生君學鴻博有  
重名。感君一顧垂青眼。來與髫年。偁弟兄切磋。最得  
他山助。眎我文章。獻到處。詞章樸實。古文柔始。信君  
真。有妙悟。馳騁騷壇。氣如虹。六經讀罷。賦雕蟲。四萬  
八千。駢儷句。壓倒吳山第一峰。披讀君文。叫奇絕不  
數江河。唐四傑。滕王閣上。奏新篇。直教水天共一色。  
劉君劉君人中豪。一編琬琰。繼莊騷。吟到夜深風雨  
會。彷彿時有蛟龍號。同學弟天全羅漢。羅江拜題

中聲樓初稿 題詞

六

中聲樓初稿

中聲樓初稿

叩陳劉崇仁根固撰

同懷弟崇光校字

鄂縣楊侍郎祠堂碑

巫山南望。乾坤肝蠻之區。錦水西來。天帝會昌之國。  
風雨序而明靈降。鳳凰鳴而英俊昇。金馬詞人。頌成  
漢德。高陽才子。化翊虞廷。君平淡泊而俗移。司馬理  
侈而聲著。五更八俊。鼓吹人倫之風。青陽白陽。研窮  
律呂之細靡。不焜焜。煥煥。玉采金聲。濟濟師師。星迴  
日薄。鬱馨香於故里。厥景仰於天彭。况迺師稱宏聖。  
德契古人。波分三五之源。道挾典墳之奧。應五百年  
之元會。江漢毓靈。吐一萬丈之長虹。光芒耀世。青藜

中聲樓初稿

中聲樓初稿

閣上。不數天乙才人。名山藏中。應分龍門一席。然則  
小才片善。尙或廟食無涇。而絕類超倫。豈容香花靡  
供。此鄂縣楊侍郎祠堂之所由建也。侍郎諱雄。字子  
雲。邑之望人也。銀潢聖葉。高辛氏之靈苗。玉籙皇根。  
周文王之支庶。伯僑靜壺。錫汾水而開潘揚。子沈雄。  
走巫山而建族。秦亡寶鏡。混跡江州。漢執靈圖。歷官  
太守。仇生頂伯。溯江而上。嶠山宅相。盤庚誅茅而居  
鄂邑。承嫫祖之內業。奉后稷之艱難。犁雨鋤雲。年年  
播穀。辟繭分繭。歲歲條桑。而且廉隅自飭。宗聖遠於  
貪泉。恭謹持身。考父昭於明德。侍郎山河誕降。辰昂  
發祥。尼父珠衡。夙標異彩。顏回日角。幼稟殊姿。谷靜

淵停鴈辰而昭乾惕。天迥傑出。綺歲而推英明。道仰宮牆。思踐聖人之域。情纏典素。竟泛學海之淵。踵膠西而下。嶂刀礪玉。錯借雉圭而鑿壁。鐘鼓笙簧。鴈翼三千。羅大象於胸臆。蟻穿九曲。析幽義於毫芒。歲縷群言。舜莖堯醴。錯綜文史。周源孔思。或博文而該情。或簡言而達旨。或隱義而藏用。或明理而立體。牢籠天地。萃著述之大成。馳騁古今。借聖經而普淳。是以體效連山。道冥周易。紀氣於首繫。日於中。律曆陰陽。始終大運。東西南北。交錯經緯。法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作七百四十九贊。統全卦。卓然示人而遠履之。不窮淵然引人而深挹之。不竭桓譚以勝老子。

中聲樓初稿

葛洪以方仲尼。張衡比之五經。溫公推為贊易。侍郎之太玄也。若夫網羅本末。規模論語。開宗而首學。行德隆。蹄躡抑末而述吾子。文拼雕蟲。矯思立義。修身為反本之先。七賦五常。問道明矯。罔之正讚。神明而修寡見。哲民情而誤先知。褒貶與人。重黎概聖。旁開聖則。君子領聞。寧親寧神。表歡心於孝至。為工為拙。盡品藻於淵濶。問神以緯萬方。問明以係天命。立五百而經諸範。終序略而貫全篇。五臣為之作注。伯敬因而列評。侍郎之法言也。若乃四尺油素。三寸弱翰。彈二十七歲之功。成一十五篇之史。逸言考於九服。坐照萬方。絕語標於六朝。輝煌百代。姬公爾雅。庶齊

洽聞。司馬凡將。遂茲明備。劉歆擬於典誥。伯松謂其不刊。戴震從而作疏。郭璞慕而申解。所謂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無疑。侍郎之方言也。若乃地稱天府。原曰華陽。蠶叢肇基。開明終業。歲綿三萬。侈帝跡之靈長。文成數千。信良才之簡靜。譙周因而規範。志隆益州。常璩循其成模。網羅國事。侍郎之蜀紀也。若乃六經治而貴未亂。兵家勝而貴未萌。勸受單于之朝。思隆國家之業。蓋以春秋見世。不退諸夷。尚書化同。一視蠻貊。疏通變抗。勝淮南閩越之書。明允篤誠。冠君房珠崖之對。侍郎之諫君也。若乃折中經史。涵茹古今。搜九塞之山河。羅萬方之風化。營丘

中聲樓初稿

謹乎法度。冀土戒乎安危。矯矯揚州。盛欽謀而崇屢。省悠悠河濟。畏天咎而懼人殃。俎豆干戈。範圍朔土。陵遲逸豫。垂訓荒裔。明盛衰於西河。理箴芒於燕趙。荆河之野。毋大毋強。華陽之區。是圖是職。大野瑯琊。姜姓有絕苗之禍。虎頭龍角。南巢有亡國之君。總人情而殷憂。隨疆土而立說。侍郎之州箴也。若乃經紀百僚。恪懲諸職。首祿臣而終司命。禁辛甲而轅虞箴。首末次於胡公。彌縫備於崔氏。丹宸皇極。靡茲清壯之聲。大寶金華。豈希隱微之德。侍郎之官箴也。若乃鋪采摛文。體物寫志。毫端出乎萬象。思緒馳於八紘。鰲擲鯨吐。甘泉盡體物之致。鷹揚隼擊。羽獵耀神聖。

之光。上長楊而發矇。胡人偃德賦河東而隕祉。靈祇生輝。騷反靈均。幽情發於華藻。頌揚充國。壯志肅於風雲。爲經藉之鼓吹。作政化之黼黻。侍郎之詞賦也。至於有田一成。有宅一區。僭石無儲。十金不宿。吹靈臺之甑動。有塵飛拂。老萊之蒿。惟看草綠。而乃書城坐擁。熱不因人。蓬戶雍容。卓有閑態。祇原生之清淨。度量差同。較卜子之高情。清風靡別。侍郎之安貧也。若乃大盜潛移。元凶作宰。東方隱諫。劇秦刺新。宋玉微辭。阿衡諷莽。雖大夫錫職。來僞朝之褒榮。而泄柳閉門。仍冀生之軌躅。蓋猶黃鶴戒露。非有意於乘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侍郎之忠忱也。述厥前修。

中聲樓初稿

四

綜茲九德。道揚百聖。光被六塵。吐辭爲經。集先王之法藉。席珍流世。範後學之舟車。指成都而錫封。神宗列配。撫雲霓而高視。元聖含歎。馬準韓尊。耀鴻儒之景仰。明鑄宋刻。盡百家之叢編。蓋詩書禮樂之肇成。祖述憲章之總蒼。歷百世而彌昌。騰萬口而不毀者。矣。所恨朱熹寡識。任意譏刺。楊砥無知。請從罷祀。然雲霞掩抑。不能減兩曜之明。蚍蜉騷撼。豈能動千尋之木。哉。鄉耆某等。德望顯顯。風流藉藉。方流圓折。萬頃波光。瓊樹瑤林。千尋標格。張伯饒之家範。一室談經。坤處上之全真。三篇發隱。風猷絕俗。仰前哲而頃心。棟宇催頽。暗蓬蒿而變色。於是銀篋各倒。金穴齊

捐代木。廬山繪圖。孔廟開基。舊址遙臨。玉女之岡。運斧揮斤。響動龍池之水。峙雙闕而匝地。起中堂而冠天。窗窳迴廊。風颺自吐。崢嶸列榭。雲雨坐飛。禮殿玲瓏。彷彿尼山。燐屑綠塘。蕩漾依稀。泗水涓涓。正儀型於上座。沉深猶似草玄。排鄉達於兩間。列配幾如文室。每至龜城春發。感杜宇之啼紅。錦里秋高。悵烟嵐之暮紫。莫不瓊茅沃醑。繡簋盈繁。魚貫欣欣。鳧趨翼翼。肅後生之拜跪。啟梓里之人文。非若東閣觀梅。徒資琴酒之樂。西園燦墨。唯聞吟詠之歡也。僕岷山小草。雅愛書厨。叩水阿蒙。追蹤國士。揮毫四達。藝苑流聲。書下十行。文場博譽。儼駢駢於郟邑。瞻棟宇於維

中聲樓初稿

五

新。或以何進庸庸。尙刻文範之石。夏侯鹿。猶立思賢之碑。况乎名以道流。德因時盛。豈可使瓚猷掩耀。終昧變於混茫。鴻筆韜華。不振藻於崇構。乃爲銘曰。龍圖既遠。龜書弗揚。素王誕降。彪炳衣裳。銘鈞六籍。薰沐三皇。倫品就秩。元耀重光。周衰道溺。秦暴德傷。炎漢鋤誅。代有明良。九師列輻。五傳騰驥。志存青紫。目眩驪黃。天不喪文。蔚起侍郎。先人食邑。於晉之揚。後賢相宅。爰處郟疆。善行充溢。數世其昌。髫年表異。沈默方莊。翔翔書圃。跌盪文場。非經不讀。非古不香。陶台大鑪。旁薄八荒。玄抉大象。輝照穹蒼。法言郁郁。禮樂綱常。名教攸固。仁義用彰。軒軒輯語。明燭萬方。

歲辭穆穆賦體橫。凌前邁後。金石珪璋。單于一諫。  
九廟勛勩。時逢板蕩。連屬倉遑。新移玉鼎。漢失珠囊。  
聖朝刺逆。封事鉞王。隱身清濁。稟道柔剛。微子之去。  
箕子之狂。古云時聖。庶乎頡頏。纔瞻泰斗。旋見摧梁。  
流風熠奕。遺簡芬芳。儒林仰化。學子承光。寶茲明德。  
廟重邦鄉。文樑鏤檻。桂柱銀塘。巍巍儀宇。鬱鬱朱堂。  
上序下序。東廂西廂。華流犀浦。彩耀康莊。春風春鳥。  
鐘鼓絲簧。秋輝秋月。桂酒椒蕙。丹碑不朽。百代蒸嘗。  
侍郎著述。自漢隋唐。宋四史藝文志。收錄外。鄭  
樵通志。馬端臨通考。明王圻續通考。及晁公武  
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羅列諸家之注甚夥。

中聲樓初稿

六

陸經堂叢書

尚有許洞演元。徐庸元頤之類。更僕難數。爲之  
雪冤者。如明之千百年。眼清之汪堯峰。集新城  
王樹相文。莫室集。可謂信而有徵。乃若焦氏筆  
乘云。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  
子固皆有疑。又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  
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云云。  
又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  
而舉其說。足見公道尚在人間。鄙意以爲宋人  
之攻侍郎。意別有在。當時洛蜀分黨。蜀中人物  
鼎盛。欲攻蜀黨。特假侍郎以塞其口。不知太玄  
擬易蜀之易學。駕洛學而上。據宋史。譙定傳云。

易學在蜀。日知錄又從而表揚之。日知錄言見  
知洛學。遜於蜀學。皆侍郎先之也。侍郎自明太  
祖較祀後。而著述流行。不能廟食。此蜀人一大  
恨事。乃者重修祠堂。遙傳徵文。余因抱此不平。  
不揣淺陋。故畧述聞見云耳。自記

中聲樓初稿

七

陸經堂叢書

臨邛女參軍黃崇嘏刻石

白雲明月湘娥遊之墟。舊苑荒臺紫玉成烟之埠。是以佳人埋骨。曾補昭君之銘。詞客招魂。亦誌朝雲之墓。而况青蓮胎性。黃鵠翻歌。以吏事表經綸。遠追馮女。用詩書為膏沐。近傲文君。如臨邛女參軍黃崇嘏者乎。爾乃山名文筆。洲號芙蓉。靈分櫛水之源。波清碧玉。峯排鳳凰之嶺。祐啟人文。父使君某。身齊律度。性比元和。名利視之淡如。鄉鄰稱為長者。參軍體質幽閒。天性秀傑。身非男子。性好儒冠。氣抗英雄。自慙巾幗。幼稟靈椿之訓。郝範鐘型。長惟老嫗之居。規行矩步。斯固王敷之女。愧其聰明。王渾之妻。遜其法

中聲樓初稿

八

度者也。况復心珠炳耀。意蕊芬芳。慧辨四聲。工深三昧。拼玉谿之麗辭。絕金筌之艷體。留連好句。無非德象之篇。婉轉長言。咸是清風之誦。伊可尙焉。亦可風矣。不圖無妄為災。紅羊作劫。失河南之火屋。已延燒抱東魯之冤。長經縲綆。然蘭以煎。而香烈玉以琢。而光瑩參軍。乃上鄒陽之書。脫毛遂之穎。藍衫而司郡掾。居然秀才。戎衣以入蓮幕。亦稱國士。案無留牘。平陽表尙書之風。胸有韜鈴。元女受皇王之策。爾時也。宜杜衍選婿。意注舜欽。而嘏異雄風。婚辭鄭忽。遂令聞之者。驚求身世。始知木蘭女郎。羨其姿儀。悔失安仁佳婿。事機已露。物性難防。明駝還鄉。不戀征袍之

襲牽蘿補屋。依然隱士之風。夫才匹左芬。曾配晉主。顏如卓女。亦嫁文園。而參軍則瓊海無波。雪松益翠。仙人佩重。那知交甫風流。鄰女牆高。豈識楚臣儒雅。故其詩曰。立身卓爾。清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亦可見其終焉之志矣。嗚呼。蜀王西去。花蕊飄零。丁令來歸。城郭非故。而參軍則紫蘭香徑。玉骨還存。瑤戶珠簾。香花猶供。所恨蜀故。謫言。妄為嫁婦。太平鮮識。擬作人妖。謹採方書。重紀嬰兒之烈。有誰大筆。再寫曹娥之碑。

五代時王建據蜀。臨邛黃使君之女名崇嘏。使君卒後。女改男妝。家失火。下獄。獄中獻詩。蜀相

中聲樓初稿

九

周庠釋之。又獻詩。周召見。美丰姿。年三十。託自稱。鄉貢士。周遂薦攝府司戶參軍。在任將逾一載。頗有三語之稱。周欲以女妻之。崇嘏貢詩有。幕府若容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之句。此其大略也。詳玉溪編事諸書。引用無異。惟太平廣記錄入人妖類。蜀故云。周嫁之。未免失實。楊升菴云。傳奇有春桃記。稱為女狀元。亦附會也。今崇嘏之墓猶存。故為之刻石云。自記

擬蜀討孟獲檄

三靈莫宅。聖人嚴七等之防。九野分疆。王者大一統之義。是以郊原布肅。營野除凶。雷電揚威。觸山歛暴。殷王御錄。克鬼方者三年。方叔承符。逐獫狁者千里。然則利弧矢以威天下。固先王耀德以觀兵。而挾雷霆以靖域中。亦大帝繪圖之獻典。自昔秦亡寶鏡。漢炳珠囊。駕馭風雲。牢籠天地。東風入律。搜奇蘊而貢神香。瀚海藏舟。掃漠南以尊王室。大宛則天閑納駟。昆明則大液通波。迨至東京作宰。南部宣威。出玉門之關。花開內地。鞏金湯之固。漢倚如天。不圖石泰相乘。屯亨有數。豺狼肆毒。鷓鴣為災。洛陽城中。悲深禾

中聲樓初稿

十一

黍。北邙山下。光照流螢。我蜀漢皇帝。以白水真人。赤伏帝子。乘樓桑之瑞。拯宗社之夷。借庸蜀以為家。波清錦水。嶼岷峨而作宇。風靜汶沱。方欲洗兵劍閣。厲刃夔巫。整旅東征。掃勾吳之巢穴。陳師北指。還大漢之山河。固未暇遣和親之使。願定遠之使也。乃有南蠻孟獲者。塞外么麼。角中蠻觸。比夜郎而自大。偕鄧支以驕橫。以為絕壤殊方。鞭長莫及。憑深負固。天險難升。已復有賊臣雍闓等。卵背子西。車忘赤帝。逆同李信。敢傳兵法於匈奴。吳仗巫臣。竟教薦食於上國。於是妖氛愈煽。鉄額增威。南部益州。迷蒙腥羶之臭。梓柯越雋。均為響應之區。折柱傾維。意欲崩騰於海

縣命風召雨。勢將桀黠於中州。聖主以日照穹桑。咸歸亭毒。君臨大寶。無取披猖。於是檢素書。陳金板。命三帥。召六師。罄銅山之銅。鍛其矛戟。搜錦城之錦。繡作旌旗。豹騎千羣。威風驤而霧合。虎夫萬隊。畫骨勇而肉飛。問力士於開明。權為後勁。出公孫於井底。耀馬先驅。轉旆而前。邛川震蕩。呼聲齊動。雋穴雲開。以此熊羆當茲。烏合是運。崑崙而壓。春卵引西海。而濯秋螢。未有能等其消聲。譬其壘粉者矣。逆賊等若天誘其衷。去危轉福。班超之國五十。納質而來。白狼之樂三章。頌漢而作。則王者推誠。聖人與進。穹廬羶帳。不毀珍珠。屠耆操刺。依然酋長。不然則智出九天。弓開六藕。窮折坂之岐岐。撤滇池之藩籬。掃甌脫以一戎。焚龍庭於再鼓。斬大風之翼。霧捲青邱。刺長鯨之鱗。煙消碧海。斯時而欲悔禍。其能及哉。

中聲樓初稿

十一

文殊院德風和尚塔銘

法雲慧日梵天降化有之功覺路迷川道地闡靈關  
 之業象其宜而達其變三輪之軌躅可尋究其諦而  
 沃其根四大之迷蒙易破故或名山放鶴耳目休玩  
 樹頂巢禽琅函祕誦花開蓮社惠遠深雲霞之思地  
 卜寶林智藥仰南華之法道心植矣真俗判矣若夫  
 夙登慈室深入慧門六觀了了作如是觀五覺紛紛  
 同菩薩覺主大雲之教宏轉法輪點頑石之頭功參  
 神妙則我成公禪師其人焉師諱德風俗姓任氏四  
 川射洪縣人也周薛侯之洪緒漢御史之靈苗父得  
 寬善業農南陽樊重望杏敦耕西魏常林瞻蒲勸稼

中聲樓初稿

主

時維堂藏書

芒鞋竹杖雍容儉素之風去莠澆蘭逍遙阡陌之際  
 禪師生而奇敏髫而欽肅鳥啼花落恍悟前因風捲  
 雲流若明代謝英年羅什幼澈懸附非真綺歲元裝  
 宿契梵輪上智是則松嵐水月未足擬其清華而仙  
 露明珠罕能方其朗潤者矣既而瓊棺晝下乾陰風  
 摧既深憑瞻之悲彌切出塵之想遂乃拂衣淨域翹  
 志靈巖訪神鶴而棲身禮續元而問道仙人忍辱乘  
 來不退之舟釋子閑邪屬要毘尼之訓於是禪枝漸  
 茂意葉增華推護持之心種好生之德花冠來祀藏  
 刀而化愚蒙黃雀入懷振羽而施藥石識者咸知其  
 信心之謹慈根之深也未幾續元參方遠徙師以談

道無人前修有阻隨身衣鉢同飛鳥而流行滿地招  
 提訪幽壇而習靜至成都文殊院喜日文殊深入善  
 權廣化眾生乃眾人父母吾其愛戒茲域矣由是燈  
 傳寶社始知明鏡非臺器重崇公愈覺離塵有地黃  
 花翠竹慧眼看春白法元言潛心攷藝六根既了水  
 壺朗離日之功十力初弘雲雷大彌天之業此其所  
 以充庫頭而功同柱下歷監院而德比平叔者乎泊  
 其年當不惑遞主法筵憶正覺而傷陵遲觀迷生而  
 悼詭異安禪合掌口出神珠說偈論經心懸寶鏡拯  
 苦海於沈溺甘露晨飛救大宅於焚燒慈雲曉映遂  
 令承其風者俊發菩提之願挹其流者曲成般若之

中聲樓初稿

主

時維堂藏書

緣故雖幽贊玄宗時纔歷乎一紀而昭宣聖典道已  
 遍於大千非徒曇翼英奇沉犀闡教法和通敏錦水  
 流聲而已也僅於民國八年己未又七月十六日示  
 寂年四十六歲梵宇摧樑真門萎哲緇徒痛結素侶  
 悲纏踰年塔成伏念智積星沉蕭綱述德曇隆電逝  
 康樂誅功僕大海涓涓德慚元圃崑山下土才匪平  
 原墨禿棲遲楊岐浩蕩滬上接高人之侶錦城拜長  
 老之尊契濶胸懷感性骸而其遺從容謙語欣性情  
 以同冥不圖法柱忽傾仁丹遽沒雖云商山四皓無  
 假姓名而天竺如來亦成道記爰展莊嚴之筆用申  
 同契之思俾旻法師之宏才盡千年而不朽僧敬脫



之威鳳歷百世而彌昌銘曰

兩儀鼓盪六氣潛戕無物弗謝有性皆悼禪河既道  
慧路初昌愚蒙開啓沉溺扶將五行鍾秀師實人龍  
情波夙斷苦海抽蹤提婆揚旨慧劍爭鋒牢龍百法  
廬牟六宗慈燈煌煌光昭法席散華飛麩流香赫奕  
振錫雲趨乘杯霧藉悠然理悟怡然心釋師曰息矣  
於以歸真徜徉西土脫畧朱塵平原鬱鬱灌木榛榛  
千年湧塔隱現全身

此代龔鏡清作也鏡清江蘇人與德風禪師交  
好面語代作不識用否 自記

中聲樓初稿

十四 陸經堂叢書

擬韋皋清溪關碑

春秋代謝金石之載不殊陵谷變遷鐘鼎之銘猶在  
是以堯臺舜館都門鏤古帝之功柳谷燕然儀磷壽  
嗣王之伐况乎東漸西被北變南諧罔鼓不足狀其  
威天馬不足形其化非立銅柱於天南曷申帝德於  
遐邇此臯清溪關碑之所由建也粵自高祖武皇帝  
以黃旗討罪負黼宸以當陽太宗文皇帝以朱翟承  
天御蘿圖而出震皇上承列祖之累洽纂百代之重  
光開金繩紉玉鏡湛恩汪濊造化相侔威武紛紜風  
霜並肅桂海水天之際有地皆春白狼槃木之鄉無  
思不服惟南道土蕃者鳥鼠殘魂犬豕餘孽化殊天

中聲樓初稿

十五 陸經堂叢書

外楚子不貢包茅俗異華中單于背盟上國曩於貞  
元之始曾興龍武之師有以投戈許其載木恩寬赤  
帝賜南粵之璽書信重魯侯準戎人之來會而乃鳴  
心未格夷性難馴亂我天常變九隆而泮渙負其巖  
穴携七部以稽誅騷繹邊疆絨毳堡塞我皇上以塗  
山萬國後至猶誅丹浦一戎有苗必殄推枰決策九  
重張霹靂之威選將掄材開圖索凌煙之相而臯以  
吳下阿蒙東山小草才慚博望拓開西域之風義效  
武侯敢辭瀘水之渡謹于某月日三署訓兵五申誓  
眾秦隴之銳燕代之英五校雄兒三河猛士莫不精  
貫白日裏草以從戎氣貫元雲枕戈而報國於是訪

嫖姚之五道行吉甫之千里。有道涉乎大渡。陳泊出自三奇。崔堯臣以熊羆之軍。趨石門之右。王英俊領狔貅之隊。斷襄和之南。黎駕良金出平夷而踞險。仇冕董振走維州而連營。於時猛將如雲。精兵四合。斬首萬級。盪平七城。蟠堡壘百七十餘。獲鎧械五十萬計。掃塵滅迹。捲秋摵於霜風。廓稜澄氛。潰春冰於夏景。復有偽大使論莽熱來救。將十萬之眾。罹一鼓之禽。獻馘中朝。騰歡四野。嗚呼盛矣。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纔通竹杖之利。我皇上元謨廣運。伯畧遐宣。八彩堯眉。光傳萬里之外。重瞬舜目。明燭三苗之墟。一戰而孟獲成擒。再舉而哀牢授首。夷

中聲樓初稿

六

陸經堂叢書

歌來王澤之美。邊境無甌脫之虞。此固非上世所能亦非臣等之力也。師還住清溪。磨石孤崖。鐫碑葱嶺。所願璜璜武義。照九野而常輝。誦誦南夷。拱中華而永靖。

謝某甲餽竹葉酒啓

蓋聞東宮贈蛤。孝穆栽筴。滕王資巾。子山削牘。以至投桃報李。乃詩人之雅言。藉手拜嘉。實公孫之敬慎。宅心前哲。敢步後塵。方今陽和紀時。條風扇物。樓臺歌管。處處蓬萊之春。楊柳新陰。戶戶椒花之雨。念某蝶板前而鶯簧進。金尊啓而紅友空。涸等莊周之魚。赧顏白坐。窮符信陵之鳥。傳笑青衣。不徒北海有心。早知劉備。時人艷德。復饋劉殷。送來名酒。一觴儼同美錦。千篋色碧如玉。竹葉下以無分。味美如飴。青鳥知而遙美。從此風高五柳。不乞食而援門。義感平原。期相酌於後貴。

中聲樓初稿

十七

陸經堂叢書

兩漢文學名家贊 弁序

夫雲霞煥彩。天鹿其文。草木含章。地鬱其秀。龍鳳以藻薈而呈瑞。虎豹以炳蔚而凝姿。矧乃三才降德。萬品殊靈。能無炳耀於心珠。芬芳於意蕊者乎。是以禎圖溫洛。丕業攸張。靈象苑山。鴻圖啓運。鳥迹成象。書契聿興。虞廷標煥乎之稱。姬周表郁乎之盛。年將千紀。代歷百王。未有不借文章以經緯人倫。紀綱道德者。自時已降。軌躅同趨。歷漢魏而六朝沿。唐宋而五季。玉抱荆山。珠握靈蛇。者固海涵而山盈。登峯而造極矣。然而炳炳麟麟。同風三代者。炎劉四百年間。尤稱獨步。董江都。洞天人之際。明允篤誠。賈長沙擅政事之才。疏通變析。東方枚叔。並轡漢初。馬卿子雲。聯鑣西蜀。子政識精而不炫。氣盛而不矜。王淵茂實而溫柔。綺練而思靡。中興以後。文雅尤多。曲陽振采於京兆。李尤著聲於蘭臺。孟堅亭伯。洞經史而飾藻。季長平子。祖風騷以紀文。陳留蔡邕。碑銘獨擅。穎川荀悅。叙論偏工。孔文舉結采清英。流韻疏雅。諸葛公銘心金石。辭義炳然。斯並兩京鴻彥。異代規模。無可軒輊者矣。而乃李充論於翰林。陸機辨於文賦。張昞摘句而褒貶。顏延圖寫於情興。子柏無識。品藻人才。仲治一斑。區判文體。任情進退。縱口旁推。不知文章之道。事出神思。闕結無象。變化靡窮。鯨掣鯨。固非

中聲樓初稿

六

水流花放。風檣陣馬。豈同龍笛。鳳笙。若以一轍衡萬車。五聲齊百響。則失矣。僕才慚水鏡。學匪通犀。愛兩漢之篇章。憤諸家之叟雜。聊摳管見。用掃蚍蜉。至古人之間域。豈敢言登其堂。而啗其臠哉。贊曰

中聲樓初稿

二

周文郁郁。漢典洋洋。羣英輻輳。羸鏤馨香。賈生奇佻。蔚起洛陽。才堪王佐。巨策垂芒。熒煌董子。漢代鴻儒。明廷三策。希風典謨。東方達人。安乎卑位。咳吐成珠。含羅精義。枚生敏捷。獨成於心。放言落紙。曼玉敲金。司馬彬彬。鬱為宗匠。大人子虛。文峰直上。子雲玄達。煥乎耆英。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江漢炳靈。實誕王淵。蔚若華囿。摘藻精妍。溫溫子政。派演銀潢。金石之聲。邦家之光。蘭臺李子。揚馬之風。箴銘體要。辭約義豐。馮子落落。正身直行。退而作賦。典裁彌精。孟堅宏博。辭峰理窟。東都西都。雙縣日月。亭伯蹶蹶。文紹箕裘。沈思淵潤。逸藻雲浮。漢世通儒。實唯季長。廣成頌就。穆穆皇皇。平子精思。貫穿六藝。研京十年。宏編冠世。仲豫沉靜。通見政體。辭簡事詳。褒譏酌禮。奕奕中郎。碑碣雄伯。叙事該要。綴采雅澤。繼起中郎。孔融北海。張儉一文。辨給足采。武鄉耿耿。伊呂之流。出師兩表。恍惘悠悠。懿哉羣彥。揚藎翰林。光攜兩曜。千載崇欽。

劉氏陰陽會祠記

康熙間崇仁之族自攀桂公由湖北麻城縣遷於邛  
 嶼樓子沱。至曾祖字超公已八世於茲矣。醉歌田舍  
 醒活桑麻。人守誥繩。早叶螽斯之詠。地分周召。遠師  
 封建之模。是以高祖成基。公由樓子沱遷於悟本寺。  
 雖出入未能相守。而雞犬得以相聞。爾時也。居甫得  
 鄰。屋雖牽蘿而補。天憂陰雨。交欣大狀之占。曾祖字  
 超公拓地鳩工。落成蠲舍。左昭右穆。尙乏燕巢。祖父  
 洪德公仰承曾祖之志。新增宅舍。以妥先靈。酌定家  
 規。弗忘世德。於是秋霜春露。俎豆莘莘。雨讀晴耕。榛  
 楛濟濟。我祖今已甲子一週有二矣。辛酉春喚崇仁

中聲樓初稿

壁經堂書

而告曰。余年逾廿歲。通勉承家。門戶孤撐。椿萱抱痛。  
 北史馮偉之耕而飯。蠶而衣。南齊沈麟士之負其薪。  
 汲其水。與之差似。不必爲我諱也。班彪之子。九歲能  
 文。劉宏之家。三嘏鳴世。仁壽擢第。杜正倫居然秀才。  
 西河喪明。卜子夏因殤主祀。伯仲雖逝。季子猶存。世  
 界兩朝。祖孫三代。銷磨歲月。幾許艱辛。不必諱我悻  
 也。今幸祖宗眷顧。鳩杖未攜。小宗廟成。贍倉略備。簡  
 章手定。當勒石於壁間。俎豆時陳。集後裔於階下。昭  
 穆在上。無事王父之尸。子姓歸來。長序天倫之樂。存  
 歿同情。遐邇一體。此陰陽會之所由名也。何必九世  
 同居。效張公之書。忍三百舉火。博晏子之榮名。爲我

記之。永矢弗忘也。崇仁讀錢公輔撰范文正義田記  
 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而及於嫁娶之事。明  
 崔銑撰湛氏小宗義田記。亦有嫁給十斛。喪給十二  
 斛。而及於葬給之事。文正與湛氏仕宦也。推及閭族  
 祖父處士也。僅及一家。無范湛之官。而模范湛之法  
 使後世子孝孫賢。時思祖功宗德。不至流離失所。困  
 乏乞憐。此吾祖厚望以貽子孫。子孫當銘心而報祖  
 父也。崇仁六齡而孤。撫勞慈訓。教領祖箴。甘茂之孫  
 十三飛辯。孟氏之子。七國稱賢。嘗病未能。頻思不逮  
 惟日侍祖父。得窺二酉之書。時對宗親。勉敦五倫之  
 義。今幸胞叔瑞昌胞弟崇光叔弟崇禮崇旭善事祖  
 父。崇仁得以遊學錦城。奇探揚馬。茲奉祖命。謹爲記  
 云

中聲樓初稿

壁經堂書

此處為多個空欄位，可能為原稿中的留白或待填內容。

先考墓碑

蓋聞陸機走筆吟詠家風庾信綴辭縷陳世德崇仁年將毀齒椿樹傷摧日侍重闈藝林學步遷成談史固績彪書含意未伸有懷待會至今十有八年矣手澤猶存音徽未泯懷生我而不見欲報德以無從然重傷乾蔭孫綽有表哀之詩追述瀧岡歐陽有待時之紀法厥前修量無爽也先考字錫齡七歲授書即諳韻語歐陽元百詠梅花寇萊公十齡祠賦親鄰雅話宋元同風回憶伴祖夜眠誦聞夢裏從師口授悟駕羣英年十三而文標新異試必冠軍即褚陶之賦鷗鳥徐陵之通老莊不是過也年二十四學愈精識

中聲樓初稿

三

愈遠康成爲弟子百代胸羅希文作秀才一枝筆健方諸東坡之試廷猶先二稔王維之擢第僅逾一秋於是訓遵過庭書求未見載數車於王粲積萬卷於僧孺方期滿欲開拓胸襟孰意網未珊瑚詔同李賀清光緒癸卯年十一月廿六日正寢告終年二十九歲嗚呼痛哉先考天情純篤行著里閭有時鼠雀之爭理憑曲直或抱呼號之痛藥給丹丸名雖逃於伯休術尙遜於思邈鄉人念惜婦孺一辭配母氏程子崇仁長即次崇尤卒後逾月葬於宅左先塋從祖命也嗚呼王秀廬墓黃口深悲處士埋墳青山有幸拂廿年之碑碣銘志罕存溯舊日之哀思精靈永奠

亾室王氏墓誌銘

亾室王氏名勤本邑官場人也幼承慈訓長懋天情年十六來歸行身如鏡持譽如香情協金蘭時供黃姑之筆親嘗藥餌動有莊淑之儀民國庚申春余遊學錦城隨余衾枕篝燈伴誦同聞醒夢之雞怪病阿纏莫舉齊眉之案歲云孟夏泣而返里良醫叩疾歎之延壽之杯聖善隱憂痛關長生之枕辛酉春卒於悟本寺里策年二十六女二逾數月寤於祖塋之傍嗚呼梁鴻有婦姜女無兒伉儷十年分飛一日下元積之淚針線猶存踵劉晨之悲桃源遽遠銘曰黃鶴雙飛忽殞其雌乳下弱息苦逸當兒中道別離

中聲樓初稿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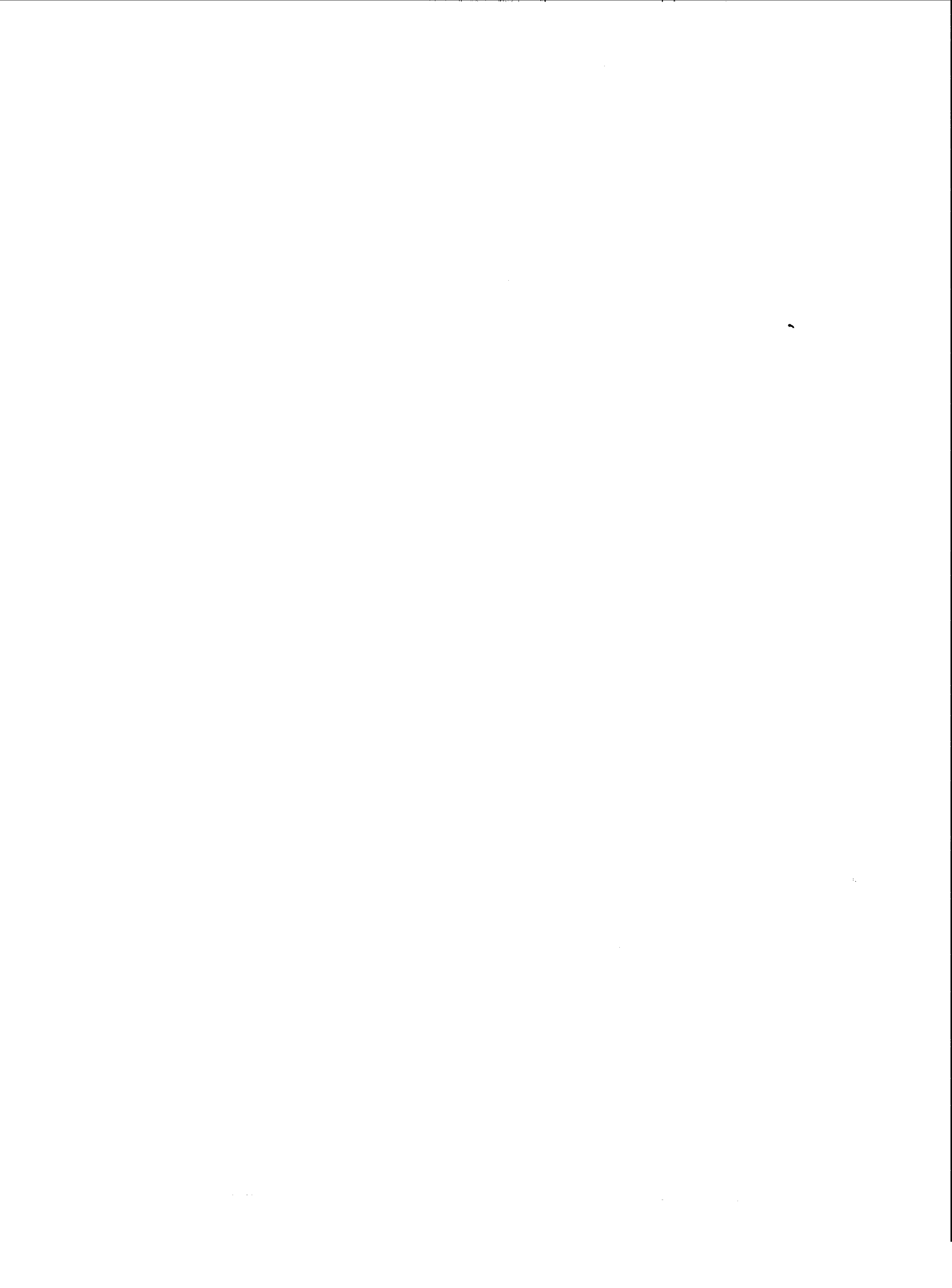
徒勞玉鏡兆未宜男予嗟薄命重闈鶴髮寒煥相將繞膠雛鶯機杼乖方逝水不還國醫無術哀挽窮途隴深結霧



書

藏

錄



剛齋佐藤先生傳

先生諱直方。姓佐藤氏。號剛齋。或曰無。又題其所居曰峯松軒。父某。初仕福山侯水野氏。于備後。先生乃生。宏潤穎悟。眼彩射人。十六歲始讀書。寬文庚戌夏。與永田養庵偕至京師。聞山崎闇齋倡學。往謁焉。闇齋不肯。明年冬。再請得見焉。闇齋叩其讀書何如。先生曰。四書六經皆已誦讀矣。因問使四方乘安車語出何書。先生不能答。闇齋曰。在曲禮。禮之初卷。且記不得。烏得為誦五經。頌養庵曰。年少從學。予尚早。且退須務誦讀焉。後一

甘雨亭叢書

傳

年。後詣闇齋。時鶴飼真昌在坐。有夢二程全書者。乃令先生讀之。先生讀頗滯澁。闇齋又命真昌。真昌高聲讀序文。不蹉一字。讀畢評之曰。明人之文。浮靡可厭也。闇齋謂先生曰。讀書如彼始是。先生益摧屈。然資性英發。徐答云。小子嘗見浮屠誦一切經。建立堂塔者。未必至佛界。小子則志在作聖。何必以該博為闇齋大奇其言。先生曰。小子為學既晚。不欲多觀書。宜熟讀玩味四書小學近思錄。以適實用耳。自是受業闇齋益堅苦。闇齋喜其志切。龜異最至。每為論說。必先令先生討論。一日

示筆記于先生曰。易之太極。則理氣滾說。周子則專以

說理。因知語類之說誤也。先生曰。易有太極者。自氣中抽出理。而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理氣滾說也。故氣未結聚時。理無所附著。有氣則理寓其中。有理則有氣。不相離也。語類之說。恐非誤也。闇齋乃改其說。後闇齋謂門弟子曰。四書六經中。有離氣而語理者乎。皆逡巡不答。先生獨答以易有太極之語。闇齋稱善。延寶初。歸福山。始開講席。嘗會楨元真于濃州文珠邑。討論經義。元真曰。世及澆季。邪說交作。不惑於異端者幾希。獨闇

甘雨亭叢書

傳

二

齋翁得程朱心傳。天下推正之士。遊其門者數百人。就中如先生及淺見網齋者。其尤傑出者。元真猶戒以為人有餘。而為己未切。先生深以為藥石。謂人曰。吾聞元真言。大覺規戒之有益也。元祿辛未。應福山侯請赴東都。明年春。將歸京師。侯贖銀三十枚。及時服三領。綿若干。且給俸五十口。先生辭不受。侯意愈堅。即使家相上田某。河村某。強之。不得已乃受。而歸京之後。遂致之七年。旆橋侯。以重幣聘之。使館其第。待以賓禮。年餽百金。三宅尚齋甚不可之。先生從容謂曰。吾受侯金以



成美事耳。十五年冬，赤穗遺臣，襲吉良氏殺之。天下莫不稱其忠。其翌跡部光海詣先生曰：「義士復讎，先生云：此賊耳，何得爲義士？」自是諸儒聚訟，辯詰多端。或曰：先生不取義士，恐後人無興起者。先生曰：「民之衆寡，好是懿德，又奚憂？」寶永丁亥，東都兩砂三尺，都下洶洶。先生馮几自若曰：「富岳火矣，果如其言，享保三年，遂辭侯館。周遊京師及江之彦根，勢之長島，尾之名古屋等邑。先生之在京師也，三宅尚齋致書於稻葉迂齋曰：「佐藤翁，齒德兩尊，仁義忠信，不離於心。先生聞之曰：「彼亦長一

甘雨亭叢書

傳三

拾價矣。彦根侯井伊禮待先生，如列國會同之儀。先生固辭，唯不辭乘轎到廳事砌下一事。曰：「老夫若顛躓邸下，恐煩有司也。」先生自奉頗豐，日飲醇酒，雖對公侯坐，久不復端坐。談論如涌，聞者忘倦。嘗謂人曰：「敬案最妙，善蔽盤坐，長島侯增山一見聞其論談，歛衽讚述。先生沒後，每話及先生，歎曰：「古往今來，誰得比之？其爲王侯貴人所慕如此。閏十月，歸東都，復客于厩橋侯。或謂曰：「昔日先生之遊京師也，會故人慰舊情乎？」先生曰：「否。余樂與天下英才談，不喜老物攢眉尤悔者也。明年春，去

侯邸，僑居于神田紺屋街。先生不嚴師弟之禮，嘗云：「吾且爲慕來者講書，此爲友生，豈師弟之云乎？但從遊日久，則稱呼以爾汝，自如師弟耳。今之學者，多不信其師，而師自尊大，可笑之甚。關齋後唱神道學，而毅然不惑者，獨先生及綱齋尚齋三子而已。八月十四日，進講於唐津侯上井。疾暴作，侯命以肩輿送還，且賜人參二兩。令稻葉迂齋護視，遂不起。卒年七十。男就正繼家。論曰：或云先生快活脫洒，洞見道體，其講書也，析妙理於言表。至於訓誥事實，則略之，使人知聖學之要不在

甘雨亭叢書

傳四

此也。然至論先儒學術，肆口譏彈，不假借，頗似少溫厚之意。以余觀之，先生之於仁齋，猶陳清瀾之於陽明乎？責其異學，實出不得已。豈徒好譏彈人者乎？但其如駁赤穗義士，排許魯齋及朱舜水，抑亦僻也。朱子有言：「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先生亦橫渠之流乎。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韞藏錄目錄

論辨

論敬義內外考

兵法論

辨伊藤仁齋送浮屠道香師序

討論筆記

序

鬼神集說序

大學全蒙擇言序

甘雨亭叢書

韞藏錄目錄

四書便講序

道學標的序

王學辨集序

易學啓蒙講義序

靜坐集說序

筆記序

跋

跋講學鞭策錄

跋朱子行狀

跋排釋錄

跋養子辨

跋蒸蕪辨

書讀書錄抄後

書永井行達自警文後

書稻葉正義文後

雜著

楠正成墓石說

讀周子全書

甘雨亭叢書

韞藏錄目錄

筆記

與山中德剛

與永井行達

示學者

示二三子

示二三子

示諸生

書齋壁

董仲舒惟講畫像贊 應豐田信貞需作

勵志

甘雨亭叢書

韞藏錄

三

韞藏錄

備後 佐藤直方著

論辨

論敬義內外考

友部安崇作敬義內外考。而排國枝氏之敬義  
內外論。使川崎某求予批辨。因述其大槩。以與  
之云。

夫經傳內外之二字。有以己與人言者。有以本與末言  
者。有以志與氣言者。有以心與身言者。有以家與國言

甘雨亭叢書

韞藏錄

一

者。有以中國與夷狄言者。其餘猶多不遑悉舉焉。讀者  
就其所言而考之。則各有當。而不可亂也。易文言敬義  
內外。此乃以心與身言者。而程未明說。不可移易矣。往  
年敬義先生講近思錄爲學敬義內外。有身爲內家國  
天下爲外之說。當時門人或信或疑。信疑相半。辨論紛  
然。至爲學友之爭論焉。予時偶有疾。不侍于講席日久。  
同友之徒。日來問內外之說者衆。予亦以先生之說爲  
非。辨之不止。由是遂得罪於先生。不出入於師門者幾  
二年。淺見安正不得已。而著敬義內外說。以發明程朱

之正意。而解釋學者之疑惑也。今讀孔孟程朱之書。而其文義曉者一觀之。則不待辨詰。而可以自識其旨。何疑之有乎。國枝氏之敬義內外論。得程朱之旨。而所引證亦皆當。但恐彼未聞居敬窮理用力之端的。則議論之間。有不要約功實者焉耳。友部氏欲排存國枝氏之論。作敬義內外考。然其論初不對值國枝氏所論。唯泛歷舉諸書內外說。強爲身內事外之證。終無就敬義之內外。而詳論之。則固非辨論考證之體。而於主靜持敬之方。亦可以見其平日欠講究焉。請更深考周程張朱

甘雨亭叢書

淵源錄

之書。而識得道學名義之大端。可以左袒於程朱之門矣。孟子不云乎。五穀之不熟。不如萑稗。吾輩豈可不思之哉。甲午仲冬月。書東武寓舍。

兵法論

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又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孟子之言已如是矣。今事兵術者。皆得罪於孟子。而劍術

者流。又其下屬也。我邦由神武造業之初。而君相士夫。皆以戰陳功伐爲上策。而不知聖賢之大道。先功利而後仁義之弊。人人皆然。其沿習之甚。遂以捕正成爲有知仁勇之德。以源義經新田義貞武田信玄豐臣秀吉之徒。爲武夫之表軌。常帶刀劍。以爲日用不虞之備。則其所志之域。可以見矣。一儒士言我邦武夫之所尚。又有不必同於異邦聖賢之道。而張皇之。以誑初學輩。亦可悲夫。予嘗與人論曰。我邦亦有可稱聖賢之人也。我邦之爲學者。不資於中國聖賢之明訓。則初無所折

甘雨亭叢書

淵源錄

三

衷於義理之中正。而其所尚者。特資質之所得。與風土之氣習耳。何足以貴之哉。況市店商賈之徒。又下此一等。其俗習之卑賤。固不足以掛於齒牙乎。世儒識此義者。蓋鮮矣。可慨嘆焉爾。一日學友講會。及軍術兵器之事。因告之以此云。享保丁酉仲春誌之。

辨伊藤仁齋送浮屠道香師序

送浮屠道香師序

此文蓋倣韓退之送浮屠文暢師序而作。然其立言命意。悖戾淺陋。固非儒者之言也。夫韓子未爲實知

道者而其術正排邪。自以為己任。雖躬遭竄謫。屢瀕九死。而不以為悔。如佛骨表原道諸篇。歷歷可觀。而其送文暢詞。如溫籍會蓄。而其意之嚴。凜不可犯。今仁齋之送道香也。始終本末。未嘗少有關正之旨。而動似涉會糊調停。以取悅於彼之意。使韓子聞之。則亦失所望必矣。

余少時甚好學。忘寢食廢百事。唯學之耽。不為名進。不為利務。立則見其參于前。居則見其迳于席。凡至于飲食談笑。出入應接。野遊郊行。望山瞰水。暨聆里巷歌詠。

甘雨亭叢書

觀藏錄

四

觀市上戲場。觸機隨事。舉皆籍非吾進學地矣。

其然。豈其然乎。

自以為吾性愚魯。百不足稱。然於好學一事。雖聖人亦不敢讓焉。其自信之篤也如此。

夫孔門三千子。獨以顏子為好學。而又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好學之至難可知。况自稱自許。至有雖聖人亦不敢讓之云。豈學孔子者所宜言乎。

夫愛類於己者。而惡異於己者。人之同情也。無擇於親

疎遠。邇苟聞好學而勤。勤有成。則注視傾想。欽仰嗟歎。若聽空谷之足音。若在遐荒而逢故人。忻忻然有不勝其悅者也。雖浮屠醫方異端小術士。有嗜學務業。斬然特起於眾者。心竊慕焉。將以麾之。奚敢以異視。

既愛類于己者如此。其惡異於己者。果何在邪。

繹道香師博學不厭。遍讀大藏經。譚玄理。津津如也。又深嚮吾聖人之道。自詩書語孟。以下至於閩洛諸君子之書。靡不涉獵探討。講磨切劘。以究源委之所自。豈向所謂嗜學務業。斬然特起於眾者。夫非斯人乎。夫非斯

甘雨亭叢書

觀藏錄

五

人乎。

夫深嚮聖人之道。而究語孟閩洛之源委。此何等見識。何等地位。而問其人。則繹門道香師也。問其所得。則讀大藏經。譚玄理。津津如也。是安不為天下後世戲笑之資。而虛美妄譽。倭佛到此。是豈儒者之所為哉。

然近覺宋儒之說與孔孟之道有差。聞予講古學。而遠來自豐州。質以所疑。予為剖別其紕繆。以告之。師一聞之。便釋然矣。

讀而至此。不覺失笑。幾不能揮毫矣。  
因謂世之儒者。徒咀嚼乎宋儒之語。而未廣涉乎緇林  
之書。所以不知宋儒之學。本自禪來。

朱子嘗言。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  
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  
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  
如何敢如此判斷邪。此言學者所宜深察而明辨。而  
近時儒者。眼力實卑。氣魄實小。不能見道體本然之  
全。而察義理精微之實。是以凡吾儒所以語要道者。

甘雨亭叢書

輟載錄

六

才與異端相類。則指摘避忌。不敢以自誦于口。不亦  
錯乎。抑道香以己爲釋流。而譏宋儒之出於禪。亦可  
謂不見其睫之甚矣。或渠慍朱子痛辨佛學之非。無  
逃其情。欲假仁齋以厭之。亦未可知。

惟我能識吾子辨宋儒之繆。實出於不得已。而語之詳。  
擇之精。指斥疵病。抉剔瑕類。昭昭然。晰晰然。莫所能逃  
其情。乃孔孟之真傳也。從此相得權甚。

仁齋直存程朱。自以孔孟正脉任。則其自視爲如何。  
而至蒙異端竺徒之印可。相得權甚。何其聖學之衰。

也。余又觀其所作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及語孟字  
義。彼於大學語孟文義尚不通。何及其理之當否乎。  
以此妄議程朱之說。無忌憚之甚。

近又將歸于豐。謂予曰。願爲我述一言。以示爲學之法。  
異端之徒。而講乎聖賢之書。其跡似庶乎善變者。然  
其心實不在此。特以此爲壘斷之計耳。

予曰。我素寡陋。謏聞。奚足以爲子之贈。然問而不告。非  
禮也。告而不盡。非忠也。擇之在子。詎敢盡言。

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甘雨亭叢書

輟載錄

七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孟子於夷之。謂不直  
道不見。而必先辯服其陷墨之非。而後止。今婉語寬  
說。如此文。則豈止失言。而不直而已乎。

夫自學者見之。固有儒有佛。自天地見之。本無儒無佛。  
唯其一道而已。

儒者所學。則天地之一道。而雖堯舜孔孟亦儒而已  
矣。佛乃悖之害心。猶君父之有亂賊。五穀之有螟莠  
也。然則自天地見之。儒者本然之成名。而佛則虛稱  
惡物。不可不去。可見。今乃兼舉儒佛。畧無彼此辨別

之言。至於并以爲天地之所無。此特溺襲習俗之故。以儒爲專門家派之通號耳。其自媿而無替。亦甚矣哉。

所謂道云者。卽天下之公道。而非一人之所得而私焉。雖聖人莫能損益之也。

有於此。實見得焉。則識釋氏之乖道。而知與道香謀之非義。何至於計利害徇人情。以貽吾黨之詬哉。吁。其亦不講乎程朱之書之過爾。往者不諫。來者可追。仁齋於此。濯去舊學所染之非。而新邈求儒道學之

矣。則其變故習而反正路。亦不難矣。此區區之望也。今師生于天地間焉。則當從今日之天地而求焉。勿向前求之。勿從後推之。捨邇而求于遠。非善道也。厭常而趨于異。非善教也。天地之間。必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昆弟。有朋友之交。晨興而夜寐。夏葛而冬裘。雖天子不能改焉。雖聖人不能易焉。亘古今而準四海。根乎人心。而通乎物理。是吾所謂一道也。雖佛不能離於今日之天地而獨立焉。則可知離於今日之天地。而無所謂道者也。

道已如此矣。而佛則欲離天地絕人倫而獨立。此其所以得罪於聖人也。今已知如此。而不痛辨之。猶稱釋氏推其淵而不已。何邪。

師之道。吾之道。豈有二焉乎哉。又唯其是而已。

此意欲不任彼之非。不拂彼之意。平說天地自然之本。爲渾厚廣大之言。以誘之自服耳。殊不思彼欲聞儒者之道。而甘心釋徒舊態。則其不實無志。固亦可見。而我之告之。已不能刺頂門上一鍼。以衝其膏肓。則千喻萬囑。徒爲姑息因循。足長其暴棄耳。夫何益

之有。

吾聞佛之教。以貪嗔癡三者。爲其大戒。雖儒者。犯此三戒焉。則吾不見其爲君子。況於名爲佛之徒者乎。今儒者必欲攻佛而廢之。佛者必欲援儒而一之。如虎相攫。如牛相舐。執戟而相鬪。固壘而相守。未必不相涉此三戒。

此言非常之笑囿也。以儒者之攻廢佛氏。爲犯於三戒。怪言異說。可笑可歎。使孔孟在天之靈聞之。則其憂患何如哉。且仁齋真以彼所謂貪嗔癡三戒。爲吾

儒省察克治之實功。無異術邪。有邪。若有異。則何必附會牽強。爲吾道之汗。以黨于彼哉。必以爲無異。則是亦佛也而已。何望議他人之禪不禪也。夫孟子叙堯舜以來。一治一亂。自以距楊墨。放淫辭。爲承三聖者之功。而其惡邪說暴行之甚。不止于亂賊禽獸之害。其豈有一毫私忿伎害之心哉。蓋其憂道關邪之嚴如此。而自不容己耳。而今稱承孟子之傳者。顯然以攻佛而廢之爲非。而著之於送佛徒之文。則根本已乖。夫復何言。古人有言。寧可得謗于今人。不可得

甘雨亭叢書

雜錄

十

罪于天下後世。何可不思哉。

今師之問我。我之告師。從容和寬。意消氣平。問焉無所挾。答焉而無所諱。何嘆之有。

此所謂放飯流歎。而無齒決之問者耳。况道香之於仁齋。不爲無所挾。而仁齋所告。本亦無足諱者乎。倘使佛聞之。必拊掌稱善哉。於是乎書。時貞享乙丑之歲。仲春初六日。伊藤維楨謹書。

仁齋以真儒自名。每譏宋儒嫌於禪學。而今黨佛如此。則拊掌善哉之報。固其所也。嗚呼。聖學廢。而邪誕

叢起。其爲吾道害。莫如釋氏之甚者。是則苟有志於儒學者之同憂。而雖仁齋亦吾黨耳。故於此等舉錯。深爲吾道歎惜。而至於感激訐直。取怒於人。則有所不暇顧焉。

友人某持伊藤維楨與浮屠氏一文來示予。予一讀之。駭愕甚矣。固雖不足深論。然亦恐初學者或惑於其言。而輕信邪說。遂一辨批其非。以與諸同志。孟子不云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後學所當謹守也。貞享丁卯十月十八日。

甘雨亭叢書

雜錄

十一

討論筆記

或問敬義先生之出處於予。予應之。竊謂堯舜以來。道學相傳。而至于孔孟。孔孟之後。秦漢隋唐。其學不傳。至于宋周程張朱。接其道統。而道學復明於世。朱門黃勉齋蔡九峯。實得其傳。其餘蓋無聞焉。元明之間。以儒名者。不可枚舉。而至其窺聖學門牆。則方孝孺薛文清才見此二人而已。朝鮮李退溪東夷之產。而悅中國之道。尊孔孟宗程朱。而其學識之所造。大非元明諸儒之傳矣。我邦中古信儒道。而自王公以下。學焉者亦衆。然如



聖賢道學之義則尚未嘗知其識也。朱書之來於我邦數百年之久。讀之者不爲少。而識其發明道學之義而爲萬世不易之定準者。未聞其人焉。近世山崎敬義先生尊信朱子。得於其書。而博文之富。議論之正。實我邦儒者正派之首倡也。其所著書。行于世。讀者深達其意。則識先生發揮道學進爲之方。而使學者不惑於所從矣。先生祖先播磨國三木莊人也。詳見于家譜。先生自幼穎悟。不比常兒。少年有故。剃髮爲佛徒。二十四五歲時。逃佛而歸於儒。家居於京師。爲諸生講說。舉世稱其英

甘雨亭叢書

韞藏錄 五

才。先生爲人勁特豪邁。性氣極急。自勉教人。惟日孜孜。不敢少懈。其待人也甚嚴厲。粗無徇時好投人情之意矣。門人情業差行。則痛責之而不假。或至絕交焉。明曆戊戌之春。遊于東武。寓於河內守井上正利舍。正利從學有年。後又應會津左中將源正之招。爲賓師焉。正之卒。營葬既畢。遂辭其嗣君臺饒。退處教授。信從者衆。天和二年壬戌九月十六日。以疾沒。享年六十有五。無嗣子。此先生出處之大畧也。其晚年學之所造。行之所成。則非後學所敢議也。然頃年一文人著一書梓行。其

中有先生傳。其立文命意。本以誹謗先生爲主。則固非直筆可信者。而言論抑揚之間。陽褒陰貶。輕慢不遜。殊非讀聖書者之氣象也。至於紀事之失其實。則初不述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而徒稱傳聞無稽之言。不論先生出處履歷之有故。而妄載庸夫昏老之說。嗟呼可鄙矣哉。且彼於先生。有何怨嫉。而詆毀至此耶。今亦不暇一辨其是否。明者試取其書。一觀則可見彼之爲人之實。而知其言之不足以爲證矣。

甘雨亭叢書

韞藏錄 五

晚年任神道之重。倍於儒道。生存之時。已自號垂加靈社。何其從于正之不純一乎。對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固不容有二道矣。儒道正則神道邪。神道正則儒道邪。從於正則離邪。從於邪則離正。豈有兩從之理乎。先生之雜信。吾不識其義也。抑自古有三教一致之論。而朱子極言老佛之非正。則可知儒佛一致之爲妄論矣。我邦有儒神一致之說。而先生尊儒惡佛之深。而其於神道。非惟不以異視。而至於謂我國之道。尤當深尊信之。不知從之。則實異邦人之子。而非其父母之子焉。此學

者所以大疑議而不止也。若夫儒神正邪之決，則附知者之定論，非吾儕所敢質言也。

或又問：昔日親炙於敬義先生者有言曰：日本自神代以來，有道統之傳，而其傳授秘說，散見于神代卷、中臣後及諸家傳記，自儒學盛行，我神道之義，混雜而不明，甚則專從於儒教，借鹿食之徒，背我神國之教，不知尊奉神社者，往往有之。夫生于我國，而尊異邦之道，猶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忘神明之恩，失君臣之義，不孝不忠，莫過於此矣。盍速改而反其本乎。某謂中庸稱至聖之

甘雨亭叢書

禮儀錄

卷

德言，擊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是觀之，天地之間無二道，聖人之教無二法，其可疑者，而子思豈欺我哉。今乃謂日本自有其道，其教而不資於中國，聖賢大中至正之訓，則天地之間，所謂道者多端，而庶邦各有其教也。然則天竺南蠻，韃靼月氏之夷俗，亦皆謂之道可乎。且尊信神道，如是之重，乃何不取足於此，而又學於異邦之道，以自犯其唯一之訓，習合之戒耶。對曰：據予所見，則吾子

之論甚當矣。然吾不知神道又有何深說奧義，則未能斷或人所言之無其理焉。請更泛問之，博識達才之人，可以質其疑已爾。

一學友問敬義先生之出處，予舉其大畧以告之。或又疑問先生信神道之義，此義也。予亦素疑及于此，而不得其理焉。因錄兩次問答之言，而附于其後，以備異日之講求。此固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議矣。何得阿私其所好，造議師門之嫌哉。識者明訂其是非，而歸於義理之至當，使學者無他技之惑，則實

甘雨亭叢書

禮儀錄

卷

萬世之賜也。元祿庚辰九月十五日識。

序

鬼神集說序

晦菴朱先生說鬼神之義，至矣盡矣。往年撰出於文集語類之中，而為一冊，題曰鬼神集說，以資朋友講習之思議焉。真西山有言曰：鬼神之理，雖非初學者所易窺，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神妙不測也。鬼謂氣之，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人之神曰鬼，已居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

之伸。出。發。鬼者氣之屈。回。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  
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  
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  
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  
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  
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  
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  
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皆水也。此數者  
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

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之氣  
伸為神。如春夏長生是也。氣  
之屈為鬼。如秋冬歛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  
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  
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出為神。入為鬼。  
雷動為神。息為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  
風散為神。收為鬼。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  
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又  
有言曰。易繫辭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之生也。精與  
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

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  
以明。耳之所以聽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  
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  
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故魂  
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  
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  
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  
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薦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  
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

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  
此所謂屈而伸也。此說尤詳明。能得先生之意者也。因  
今表章而冠諸集說之首。遂付梓人刻之。以與四方之  
學者共之云爾。元祿己巳孟  
春下浣識。

大學全蒙擇言序

文會筆錄曰。自朱註定。而具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  
氏集疏。趙氏纂疏。相繼為編。而後吳氏集成出焉。陳氏  
發明。胡氏之通。據集成為之。倪氏輯釋。萃發明與通者  
也。劉氏取輯釋及數家之書。著之通義。其後大全成矣。

大全之後。末疏以百數。而蒙引其巨擘也。林氏存疑。王氏便覽。專依蒙引。陳氏淺說。合蒙引存疑者也。夫陸學者流。寇朱註者。置而勿論。若大全。若蒙引。欲發明朱註。而昏塞却甚。此言可謂開積久之惑。而大賜於後學無窮矣。近時大全蒙引二書。盛行于世。讀者往往以爲朱註之階梯。嗚呼。可悲也夫。比日因講大學。省閱二書。撮取其纔足爲按考者爲一冊。名曰大學全蒙擇言。以見二書之無助於講論。而又以警夫迷沒於末疏之固。而不知朱註之妙者也。至於說論孟中庸。則其妄戾尤甚。

甘肅亭叢書

經義錄

六

所謂昏塞甚之言。豈不信哉。學者宜速辨焉。元祿二年閏正月十一日

#### 四書便講序

晦菴朱先生曰。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又曰。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備些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某舊年讀中庸。沉潛反覆。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又曰。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

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畧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說自誤之甚耶。夫以先生之德廣大。才該博。真孔子以來之一人。而其用心之深也如是。集注章句之詳審精密。固其所也。而讀四書者。何得他求哉。然至於門人之所說。實與解註相發。而其意味氣象。可見乎應接之間者。則不可以不考。而語類之爲書。編冊浩穰。記錄異同。其間又或一時有爲。或語之未瑩。且記者之失。未定之說。初學殆不能辨決焉。以故抄謄其

甘肅亭叢書

經義錄

七

尤易曉者。以備講求之資。若夫全篇周覽之義。則宜謹守先生近思錄後序之所言云。元祿三年閏正月九日序。

#### 道學標的序

孔曾思孟之後。接其道統者。周程張朱也。吾人所學。豈外此而他求乎。俗學者流。不知求道者。固置而無論焉。雖或有稱實學聖賢者。而於道不知所向。則徒局于謹厚拘滯之域耳。亦何足與議於道學哉。今實學聖賢。而欲造其道。則又不可以不識聖賢之要歸矣。因竊畧舉聖賢之言。關於此者。以備諸講學用力之標的云。正德壬辰

王學辨集序

仁義禮智。人之所得乎天之理。而學者之所以學此理者。在知與行。而知屬心。行屬身。明心知而利躬行。利用安身。以養乎其內。則知行相資進之方。而其知之先於行。固不可易也。竊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也。而其立之者。陰與陽也。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是發理氣妙合之義。而無復餘蘊矣。蓋一氣流行無間斷者。天命之全體。而就其無間斷者。而語其分。則輕

甘肅高叢書

編藏錄

二十

清變動。陽而屬知。重濁凝定。陰而屬行。陽根於陰。陰又根於陽。秋冬本於春夏。春夏又本於秋冬。天生而地盛之。陽施而陰受之。則亦知行相資。而有先後之象也。故知行兼備。而與天地同德。聖人之所以生知安行也。致知力行。而求至於聖人。學者之所以困知勉行也。是以觀之。則天地聖人學者。其分雖異。而其皆在知行之二。則初無不同。而大學之格知。以至誠正脩。論語之志學。以至從心。中庸之智仁勇。與博學篤行。孟子之始條理。終條理。與知性知天。存心養性。其序功之不可亂闕者。

乃從上聖賢相傳之青訣。尤明白也已矣。若夫陸王之學。與此正相反。則實天地聖人之罪人也。有志乎聖學者。何得不辨之哉。豐田信貞嘗編次王學辨。今請冠予一言於篇端。以鑄諸梓。予嘉其衛正距邪之志。聊述所懷云。  
正德乙未  
孟春序。

易學啓蒙講義序

古昔伏羲氏憂民用之迷。而畫八卦。文王周公繫彖象之辭。而其方寔備。此易之所以為卜筮之書也。孔子作十翼。始發揮道理。而卜筮亦不廢。至於程子之易傳。專

甘肅高叢書

編藏錄

廿一

擬道理。而不取卜筮。則全失易書之本意。而生後生之疑惑焉。朱子之啓蒙本義。乃依伏羲文王周公占卜之正意。而易書之精蘊。粲然明白。莫復可疑者矣。嗚呼。朱子之有功於易書。豈可以言語稱之哉。諸儒論易書之誤。先於朱子者。朱子已辨之。後於朱子者。薛文靖李退溪論之。敬義先生朱易行義則兼之者也。其餘俗儒曲學之妄說。固不足論焉。况我邦昧於文字。陋儒之說乎。夫易陰陽而形而下之器也。故主氣而理在其中矣。此乃有物有則。理氣妙合之義。而道之全體也。伏羲文王

周公主氣而言卜筮。而理在其中矣。孔子主理而言卜筮。則固非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而別發一意以教人焉。朱子有言曰。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大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香燁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

甘雨亭叢書

經藏錄

世

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畧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又有言曰。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唯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為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象。既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為言。故後人祇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

大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允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道。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

甘雨亭叢書

經藏錄

世

孔子却不是曉文王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此之言實可謂述易書之本道。而關後世之差繆矣。予頃日讀莊漫祐重易學啓蒙講義。喜其用力於易數。而不違朱子之成說。書其卷端如此云。享保丁酉孟春中浣。撰筆

於東武高舍

靜坐集說序

夫動靜者。天道自然之機。而主乎靜以制其動。且學者倚之之功也。古昔聖賢小學大學之方。居敬窮理之訓。良有以也。老佛之徒。厭動而求靜。固非天道之全矣。俗

備又初不知主靜之爲要。則其所習皆無用之妄動而已。何足謂之學者乎。程朱所謂靜坐。乃學者存心之術。而積德之基也。今欲學聖賢者。不能用力於此。則亦豈有所得於己哉。但靜坐之可慮者。或有流入於坐禪入定之患耳。吾輩能循朱子之明誨。而實用其力。則誠可謂善學者矣。柳川剛義嘗據朱子之言及於靜坐者。集次爲一篇。名曰靜坐集說。以備講習之考索焉。頃請冠予一言於篇首。而刻之於版。予竒其注意乎靜坐之說。輒應其請云。享保丁酉季秋。操筆于東武僑居。

甘雨亭叢書

雜錄

廿

筆記序

王陽明之學。實祖尚陸象山矣。故其所論說。大意與陸子同。而又不自謂學陸子。間去取於陸子之言。常欲出於其右。輒自以爲接孔孟之傳焉。是以辨陸學。則王學亦在其中矣。大家商量集所載朱子辨陸學諸說。尤爲詳備矣。今摘出其最的實切當者。且取大極後論中庸或問所論。附之以明王學之初。不異乎陸學。而共皆聖賢之教也。吾友詳之。

跋

跋講學鞭策錄

爲學之方。朱先生明之。至矣盡矣。今究其要而舉之。不過敬義兩言。而至於日新之功。上達之效。則全在乎積累習熟而已矣。頃日畧掇其尤確實緊切者。集次爲一編。然學者志不先立焉。則千言萬語。皆無用之贅也耳。尚何學之可議哉。故又冠立志一節於最首。以備乎觀省儆戒之資云。先生嘗有言。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吾輩尤所宜致思也。天和癸亥冬。至日識。

跋朱子行狀

甘雨亭叢書

雜錄

廿

讀朱子行狀書其後言。學者不學朱子則已。若欲學之。則不可不考於此書也。近時曲學阿世之徒。名曰學朱子。而實則反之。徃徃陷於卑賤汚辱之域。而不自知焉。是皆不考乎此書之過。黃氏之功於此乎大矣。讀者其念此。天和癸亥七月五日。把筆于美濃國本巢郡小樽村寓舍。

跋排繆錄

朱子解孟子能言距楊墨之說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

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嗚呼。孟朱之言。如是之嚴且切。而程子又曰。佛老之害。甚於揚墨。則學者之於佛氏也。豈可不痛辨而猛距哉。此予所以敢不自量。集是編以欲與天下後世。植正排邪者共之也。貞享乙丑夏至日識。

跋養子辨

養子辨論尤善。近時吾黨不識此義者。徃徃有之。豈不可慨嘆乎。

跋蔡蕪辨

甘雨亭叢書

經藏錄 其六

近世有伊藤仁齋者。排斥朱子之甚。初學不解文字者。或信之。而稱以孔孟正脉。其所著大學定本。語孟字義。中庸發揮。童子問等之數書。論說之差失。文義之違背。固不足深論矣。吾友加藤政發。頗請辨存之而不置。遂使鈴木正義爲之辨說焉。比日示其草稿於予。後強求一言加於其後。不得固拒。而姑舉其大要言。朱子者孔子以來之一人。而道學正統之大賢也。批議之者。元明以來。迂儒俗學之庸人也。以此校之。則其高下淺深固可知。而不翊砥砭之與美玉也。何惑之有乎。政發其識

之。享保丙申仲秋書。

書讀書錄抄後

予四十年前。讀讀書錄於攝津國有馬山客舍。今年癸巳。讀於武藏國江戶旅館。方知薛氏之所見。度越於元明諸儒。因抄其所合於鄙見者數十條。以與同志焉。然文清信許魯齋之甚深。則吾大疑之。丘氏之議尤的當矣。此又所不可不知也。正德癸巳孟春日誌。

書永井行達自警文後

享保丁酉之春。一日寂然無人之蔽柴扉。妄意頓息。

甘雨亭叢書

經藏錄

其七

似心意清。或靜坐窓下。或讀誦聖經。仰嘆舞雩之詠。俯觀萬物之生意。頗若有所得焉。明日察思之。則清者却濁。靜者却動。妄意錯行。依舊昏然。與不學者無以異矣。慚愧迷惑。赧然汗流。因憶朱子嘗言。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沈汨。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也。此直方先生所以常警戒吾輩也。夫以一時悅懌。妄意爲有所得。則正易足之病。而實學者之大患也。故書之以備後監云。享保丁酉仲春下浣



永井誠之誌

省悟甚善。所引朱說尤的切矣。予昔時在京師之日。有此患焉。今見誠之之言。戚戚於心。學者宜深思也。佐藤直方言之。

書稻葉正義文後

心口不相應者。自古之通患也。而近時稱道學之人。中口說聖經心不存。以下之咎責者。予未見之焉。於吾黨受此責者誰也耶。

雜著

甘雨亭叢書

經藏錄

其

補正成基石說

讀周子全書

淵源之言。豈不信哉。要得此意。可以見周子得孔孟之

甘雨亭叢書

經藏錄

其

正傳。而又可以知聖賢訓教之所本也。予頃讀之。有知吾人之為學。具一場話說也。學者宜猛省焉。天和壬戌十二月二十日誌

筆記

朱子文集九十二曰。齋於奉而豐於施。厚於義而薄於財。直方謂此乃貴賤用財之法率也。

自行束脩以上。語類曰。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雁是較直錢底。真宗時。講筵說至此。云聖人教人也要錢。直方謂學者空手而見。則不恭也。教者

要幣之重。又不廉也。二者皆非。而空手生於吝嗇。要幣生於貪得。若夫貴家高祿之人。則其幣之厚。固其所也。涖惠正招孟子。而卑禮厚幣。亦可以見矣。近時求師覺道者。自其初見師時。已無信道之實。而又失隆師之禮焉。何以終業造道之望哉。學者思之。「西春書」

與山中德剛

丙申四月四日。伴二童子。游山王社。過山中氏舍。會談移時。山中氏語予云。今夕會集市人。而叙孟軻子講焉。予款云。市店之徒。而講義理之書。可以為奇矣。因言夫

甘雨亭叢書

經藏錄

三

人之為學也。猶武人之帶劍矣。武人而不帶劍。則不得名之武人也。然其所帶之劍。鈇刀而不利。則與不帶劍者何異。為學亦然。其所講不本於道義之實。而徒事記誦文詞。則亦猶武人之帶鈇刀。而何益之有矣哉。讀書者宜深思之也。直於操筆於數奇橋山中氏之寓舍。卒誌與之。

與永井行達

人者天地之子也。天地無一息間斷。而人有放其心。則違天地之道。而為不肖於其親矣。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然則學者之不能

進於道。正由不用力於敬也。明矣。程子又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退者。今學者欲驗其進不進。全在考之己心也。若不進則日退而已。何造道之望哉。朱子有言曰。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為如此。纏繞。皆只是為人。若實為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

甘雨亭叢書

經藏錄

三

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程朱之言。已如此矣。豈可不用力於此乎。享保丙申季冬二十九日。為永井誠之言。此以勉之。

示學者

紺屋白袴 箕賣笠箴 髮結拈髮 魚商食餒

陰陽忘身 僧徒不信 醫者不療 儒者不行

右八者之業。所為不同。而其歸皆知為人。而不識自為。為專務於外。而忘其身者也。然紺屋箕賣髮結魚商陰陽五者。本以從於人。而為其務。則固莫可咎者。僧徒又

不在咎責之限也。若醫者雖不知養其軀而猶有濟人之功焉。至儒者之不行則失已欺人侮聖言誤後學此其罪之大全無所逃矣。吁逐鹿之虞人不見山與講書之儒者不省己異術同情之事而其為外馳也甚矣。孟子所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正謂此也。苟稱有志於聖學者何可不知其所務哉。一日忽有所感悟因書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勵脩省焉。覽者勿以言之涉乎戲誑附一場之笑媒而忘終身實功云。貞孝三年十一月五日書。

甘雨亭叢書

輯載錄

三三

示二三子

吾黨諸生有以學交者焉。有以故交者焉。以學而交者實道義之友而終身之交也。以故而交者則雖日講會而讀書而非同志之學友矣。昔程張二夫子會興國寺而言舊日有底人講此事此乃可謂同志之學友也。今日學者識得此意則有望於異日之卓越矣。二三子其思之。正德丙申夏誌。

示二三子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

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此言學者最所宜深致思也。予以此言而觀近時之學者未見有其能致用之人矣。今之從政之徒例不貴儒者職此之由也。今稱有志於程朱之學者於此而無所明見則何足謂之學者哉。二三子以為如何。正德丙申夏日誌。

示諸生

吾人為學要有一定之見。不然則終身讀書而不見有益於其身矣。蓋學者實知其身之為病者則持養克治之功豈可一日忘之乎。唯憤憤悠悠浪費光陰人欲日

甘雨亭叢書

輯載錄

三三

長病痛日厚終歸於小人之域而猶不自知焉。朱子有言學者看得自家病痛大則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吾輩宜深思之。

書齋壁

天地者人之父母也。人欲者天地之讎也。學者之忘天地而從人欲也。猶棄父母而事讎賊也。學者極言養子之非義而不自知報讐之義。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何可不思乎。

朱子曰。其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

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直方謂朱先生之此言緊切的當。學者宜深思之。得一兩句。喜者之難得。於此可以見矣。直方手記之。以揭書齋壁。

董仲舒惟講畫像贊。應豐田信。

漢室聖學掃地。仲舒獨度越倫。正明義理誰及。可惜惟講異真。

勵志

道之廢而不行。猶擔物之捨置地上也。若有其人。出於其時。則任之。而使之不永墜地矣。今務聖學者。乃擔夫也。

甘雨亭叢書

輶藏錄

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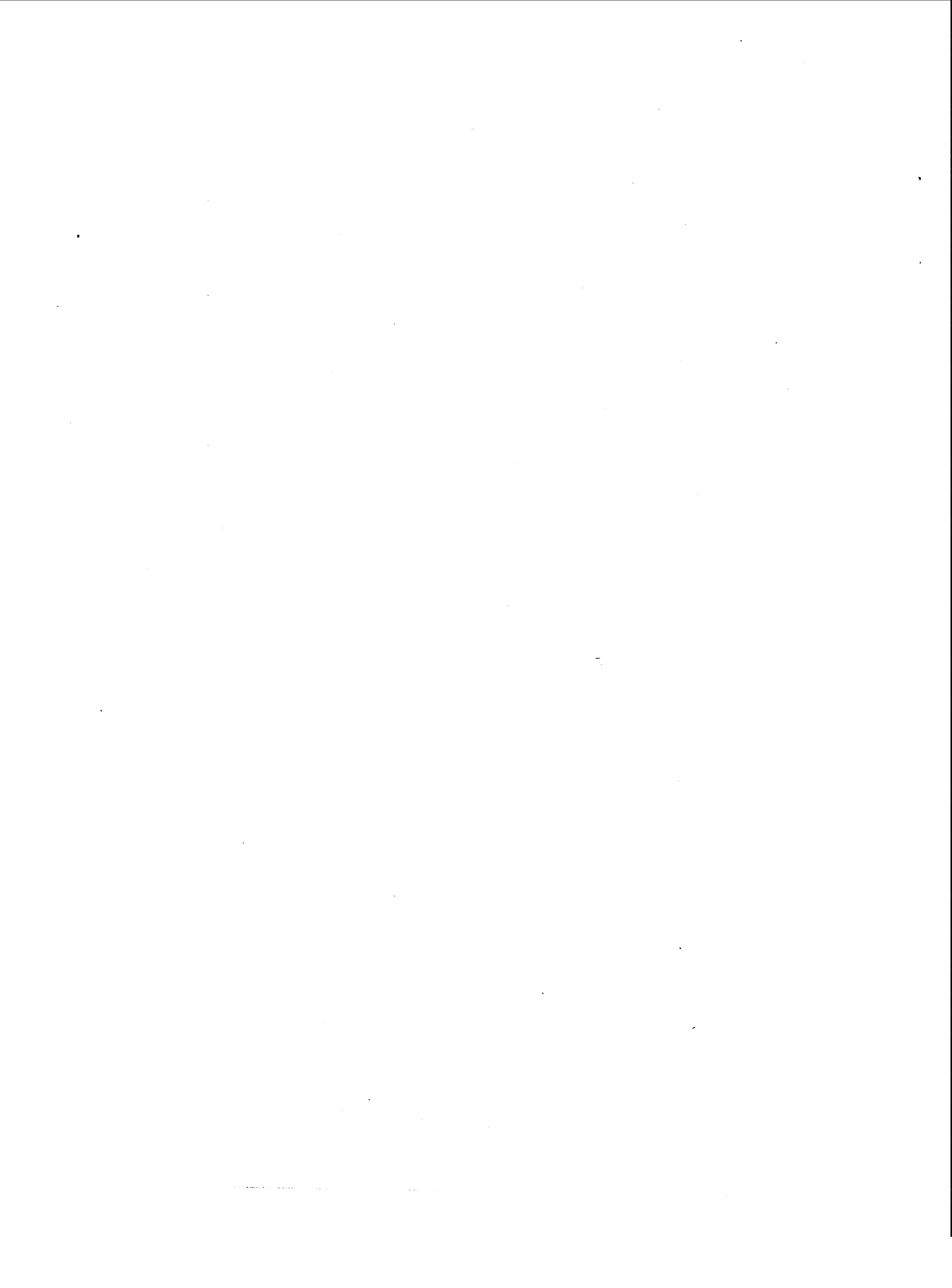
俗學之徒。則路中之游手耳。何足望道之任乎。朝鮮李退溪之後。欲負荷此道。吾未聞其人焉。中庸序所謂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正謂此也。我邦自古至于今。欲任此道者幾人也邪。二三子有志於聖學矣。若果有其志。則堅立脊梁骨。可以願學孔孟矣。曾子不云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豈悠悠徘徊終歲月。與夫游手浮浪之徒。為伯仲哉。享保丙申冬至日。直方書之。與鈴木正義野田德勝永井行遠志云。

輶藏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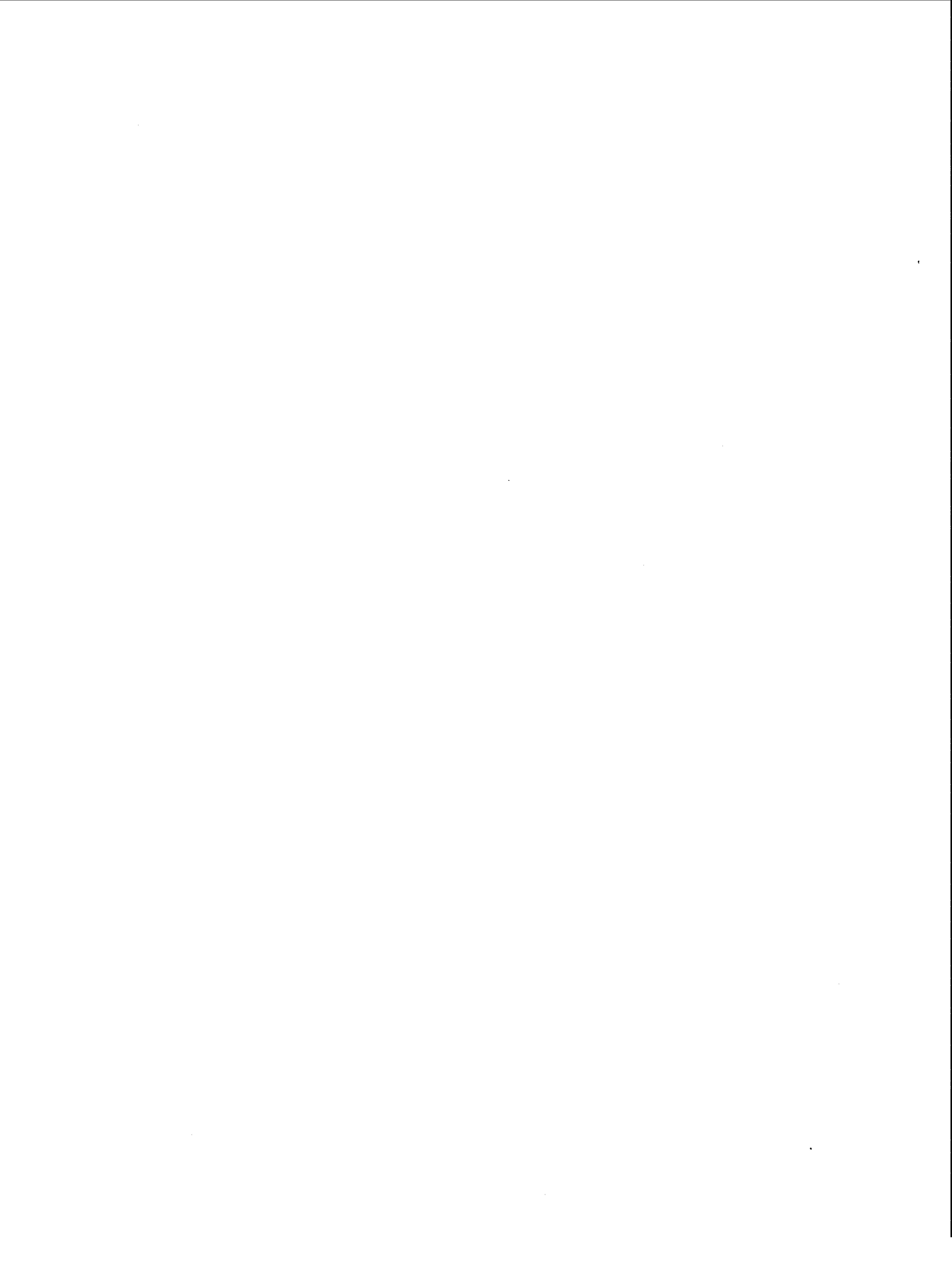
甘雨亭叢書

輶藏錄

三十五



漢  
泊  
史  
論



澹泊安積先生傳

先生諱覺字子先其先陸奧人號澹泊齋蓋取諸葛武侯非澹泊無以明志之語也又有老圃老牛居士之號祖父正信岩瀨郡飯土用邑人姓藤原實為本郡二階堂氏之族正信父某屬二階堂盛義築邑以居始以飯土用命氏天正己丑伊達氏攻取岩瀨郡某所守須賀川城亦陷舉族四散不知所終正信自幼逃難冒外氏為安積氏及長與兄重政俱仕小笠原秀政元和之役有戰功事詳史載後致仕還須賀川隱居數年客于蒲

甘雨亭叢書

傳

生忠鄉有故又去遂應水戶侯召賜祿四百石其子貞吉嗣焉稱淺香以其非郡之本名也命更安積是先生父也先生年十歲貞吉疾病而舜水朱之瑜適以是年來水戶貞吉躍然喜曰此千載一時也請以先生備弟子之列從至江戶明年歸省而貞吉終不起矣間一歲舜水復來水戶携先生還當時同業者今井弘濟五十川剛伯服部其衷與先生共四人而獨於先生晨夕課讀又命作一簿錄其功居三年患瘴還鄉先生為人厚博覽能文尤長史學初義公蒐羅四方之英俊將

以成皇朝之史史館得人於是尤為盛及公薨一時名

彦相尋凋喪而先生屹然獨存為天下所瞻仰享保中官屢促獻史時論贊未成乃命先生撰之先生嘗與新井白石室鳩巢往復互相切磋先生虛心容物能服人善然遇事一斷以義凜然不可犯以是二子稱為益友及撰論贊屢示鳩巢鳩巢曰安陪仲麻呂以羈旅之臣與唐諸名家交遊名譽擅于天下而論中無一語褒稱何也先生曰仲麻呂受異朝之官爵大義有關世人眩其才而不知其罪甚無謂也鳩巢深愧服史成進

甘雨亭叢書

傳

呈。有德公使有馬某褒賞之侯大喜賜物有差先生亦以鳩巢之功上達侯乃使賜物謝其勞人滋歎其不伐功先生嘗夢得野水月縱橫句義公分為韻與近臣同賦詩公探得月字有仰見文苑一輪月句蓋屬望先生也又奉命撰烈祖成績二十卷時年七十有二先生晚誠其子孫曰舜水先生自書緣由一卷及小李將軍畫軸義公自鐫朱舜水遺物也六字押印及紫檀筆筒並是朱先生沒後義公所賜者皆藏而寶護之凡吾子孫當



敬之如神明。其或淪落喪失者。非吾子孫。昔李文饒作平泉莊記云。壞平泉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予素敬文饒之文章事業。然至此語則不服。夫以堂堂李唐之大臣。出將入相。民所瞻依。而顧戀戀于一樹一石。曾不能及。麗德公之以安遺子孫。某所以寶畜此物。戒飭子孫。則與此異也。元文二年丁巳。以病終于家。年八十二歲。著有澹泊齋文集八卷。湖亭涉筆四卷。皆行于世。論曰。日本紀以下正史。繁冗蕪雜。微意往往鬱而不明。及常史一出。闡幽微顯。於古有光。雖然微先生。則卒業

甘雨亭叢書

傳三

亦難矣哉。義公詩所謂一輪月。其意雖專屬先生。而又可以并證史之照耀萬世矣。嗚呼偉哉。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澹泊先生史論目錄

上卷

帝號議

帝號義例

帝大友紀議

二宮考上

二宮考下

神功皇后論

大日本史後序 代言

甘雨亭叢書

澹泊先生史論目錄

一

書重修紀傳義例後

將軍傳義例

答寒川辰清問

石田軍記辨

烈祖成績序

保建大記跋

守山日記序

書增補追加家忠日記後

源義家

平政子

入山親真

書武市常三

海上隱者

神祖興隆儒學

記直江兼續事

瓢箪

道觀

下卷

甘雨亭叢書

澹泊齋目錄

二

信玄請殿

信玄逐父

韭崎之戰

信玄納賴茂女

信方之敗

戸石之戰

上田原之戰

義清乞援景虎

川中島之戰

信玄廢義信

上阪泰貞教戒二子

京極屋形

淺井三代

淺見對馬守俊孝

井口彈正義氏

赤尾清綱對久政

久政殺大橋秀元

久政議長政與信長結婚

甘雨亭叢書

澹泊齋目錄

三

遠藤喜右衛門直繼

安養寺三郎左衛門經世

附錄

擬策問

致藤執政書二首

謝平玄仲書

寄泉竹軒佐竹暉兩總裁書全文錄于倭史後編後

復山混齋書

書僧高辨語贈藤執政

答中根重玄書

答百拙和尚書

復平玄仲書

送村篁溪之江戸序

跋今井魯齋弔楠公文

源流綜貫序

太田氏家譜序

續有職問答序

貞婦傳序

甘雨亭叢書

清治史論目錄

四

烏居壽軒家藏文書記

書大石家譜後

跋分門入室圖

讀焚椒錄

擬豐太閤討明智光秀檄



不得書岡官天皇。是不可不議也。然則書某諡天皇諱某。當起於何世。曰起於桓武。其義何據。據類聚國史也。續日本紀書桓武曰今皇帝。當時勅撰之書固當如此。日本後紀雖不可得見。散在類聚國史者。可引類推淳和桓武之皇子也。而皇太子表。有桓武聖帝之文。帝部天長二年十一月。皇太子臣正良言。自桓武聖帝訖於當今。自餘薨卒部。天長年中。書桓武天皇。寵之。書桓武天皇之時。平城當時天子也。而書平城天皇崩。帝王類例不。蓋平城官名而非諡。猶稱嵯峨淳和。而官名與諡並行而稱者。蓋自日本後紀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三

始。續日本後紀仁明崩下曰。善書法。學淳和天皇之草書。其稱官名。亦猶日本後紀書平城天皇。日本後紀則揭仁明天皇而書天皇諱正良。文德實錄直書文德天皇諱道康。據之則桓武日後書諡與諱。斷無可疑。釋日本紀曰為神武等諡。淡海三船奉勅撰。蓋在光仁桓武之朝。則神武至元正。皆得書追諡曰某天皇。聖武孝謙廢帝不在此例。光仁嫌於追諡。然日本紀續日本紀兩部正史。看為一例書之。猶可也。桓武日後決不得書追諡。故曰斷自桓武可也。今桓武紀書桓武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天皇諱山部王。平城紀書平城日

本根子天排國高彥天皇諱安殿。而嵯峨無諡號。則書嵯峨天皇諱神野至淳和仁明。又書諡號。如桓武平城二紀。義例不一。書法厯錯。且如仁明諡號日本根子天爾豐聰慧天皇。續日本後紀所不載。僅見一代要記。歷代皇紀。紹運錄。不依正史為斷。而據稗叢書之。亦未見其可也。管見如此。當書桓武天皇諱山部王。而書所上諡號於崩葬之下。平城日後。皆倣此例。如仁明諡號。則引三書。注於崩下。非疑三書所載。而正史不載者。必當有故。故曰注之。庶幾去就適宜。而體裁近正矣。蓋御名至重。奉諡至大。書法所由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四

起義例所由出。不可不謹嚴也。故議。

帝號義例三項

古昔天皇之諡。未審起何時。釋日本紀引私記曰。神武等諡。淡海三船奉勅所撰。今考諸書。續日本紀成於延曆十六年。而載神功應神仁德敏達孝德天智天武等諡。古語拾遺成於大同二年。而書神武天皇。姓氏錄成於弘仁六年。亦皆書諡。親長記曰為神武至文武。四十帝諡。淡海公不比等所制也。無替之說。不足取焉。據釋日本紀。則追諡諸帝。蓋在光仁桓武之朝。不然則廢

帝時也。天平寶字二年。追諡聖武及草薺皇子。憲章典故。摸倣唐制。革百僚名號。則追諡疑在此時。雖今不可考定。神武至元正。紀首皆冠。曰追諡崩下書。追諡某天皇。皇朝上諡。始見續日本紀。大寶三年。諡持統曰大倭根子高天原廣野姬天皇。諡文武曰倭根子天之真宗。豐祖父天皇。至聖武則曰天皇出家歸佛。故不奉諡。天平寶字二年。追尊曰勝寶感神聖武皇帝。諡稱天璽國。押開豐櫻彥尊。所謂諡者。微號之謂。而非諡法所議也。元明遺詔。諡號稱某國某郡某朝廷。馭宇天皇。傳示後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五

世。蓋遵古制。稱揚功德。此之謂諡。其義可見。然元明元正二帝。續日本紀。無上諡之文。書元明曰日本根子天。津御代豐國成姬。元正曰日本根子高瑞淨足姬。至光仁。書諡曰天宗高紹天皇。考前後例。如元明元正二帝。亦當時曰微號為諡。而無明文者。史之闕文也。續日本後紀。桓武曰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天皇。淳和曰日本根子天高讓。彌遠尊。類聚國史。平城曰日本根子天排國高彥尊。雖上諡之文。闕不可見。據嵯峨。曰有遺詔。不奉諡之文。則桓武平城淳和三帝。曰微號為諡。可知矣。故

今斷為諡。但平城嵯峨淳和三帝。稱曰宮號。故不書追諡。如仁明文德清和光孝。則當時所上諡也。故今皆從其實書之。上世帝諱。不可考定。日本紀神武書神日本。磐余彥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尊。仁賢書億計天皇。諱大脚字島郎。注曰。自餘天皇。不言諱字。而至此獨書者。據舊本耳。終日本紀書諱者。不過二帝耳。綏靖曰下書某天皇者。決非諱矣。有連書微號者。有單書名者。如懿德書大日本彥和友天皇。孝靈書大日本彥太瓊天皇。之類。連書微號也。如成務書稚足彥天皇。應神書譽田別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六

天皇之類。單書名也。名即諱也。今何不書諱某。名而非名。當時之稱也。神皇正統記。至仁明。書諱正良曰。先是名諱未正。多用乳母等姓為名。至此名諱始正。蓋據文德實錄。先朝之制。每皇子生。曰乳母姓為之名之文也。夫曰舍人親王源親房之博洽。獨不能考究之。千載之下。豈能知其果為名諱哉。微號既不可折。名諱又不可辨。則冠諡之下。不得書諱某。故除神武仁賢外。即位下皆書是為某天皇。其義何居。據日本紀也。繼體紀曰。元妃日子媛生二子。皆有天下。其一曰勾大兄皇子。是為

廣國排武金日尊。其二曰檜隈高田皇子。是爲武小廣國排盾尊。欽明紀曰。堅鹽媛生大兄皇子。是爲橘豐日尊。勾大兄名也。檜隈高田稱號也。所謂名而非名。亦可引見。如其廣國排武金日尊。皆徽號也。神武元年。書卽位於橿原宮。號曰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推類可見。唯如清寧稱白髮皇子。顯宗稱弘計王。推古稱額田部皇女。亦皆從其實而書。初稱某皇子某王某皇女。如天武持統文武元明。據本書書小名某元正。目下考索本書。皆書諱某。考據注於各紀。今不一一援引。

帝大友紀議

夫有英明之人。能立不朽之事。卓識偉論。迥出衆人之上。然非備大公至正之義。則不足目服衆人之心。而破萬世之惑也。本邦上古之事。舍舊事記。古事記。日本紀。無足爲徵者。而日本紀又其尤也。然神功皇后未嘗踐位。列之帝紀。帝大友儲貳承統。黜而不書。編年記事。既不足目考信。崇虛抑實。又不可目爲訓。今所修撰。綜覈名實。抑彼揚此。出於上公之明斷。遂成千古之定論。不亦偉哉。蓋壬申之亂。頗與靖難之師相類。帝大友之舉

措。未必下於允炆。而天武之勇略。亦未必過於成祖。特以將相無人。亟殉社稷。禍亦酷矣。舍人親王之作。天武紀。譬如當宣宗朝。修兩朝實錄。當事隱諱。固其宜也。然而曲筆過多。前後錯亂。帝大友事迹。尤爲難明。參之懷風藻。水鏡二書。然後承嗣之重。繼統之正。粲然可見矣。故今據此二書。書曰立爲皇太子。曰卽天皇位。其正大明白。凜乎不可犯。天武篡奪。於焉畢見。亂臣賊子。可目寒心破膽矣。然其爲皇太子也。就二書而究之。則不能無異同也。懷風藻曰。年二十三。立爲皇太子。據之則實

天智帝三年也。日本紀天智紀曰。十年正月。拜太政大臣。所謂十年。卽四年也。三年已定儲位。不應明年又有此命。懷風藻曰。爲年甫弱冠。拜太政大臣。旣曰弱冠。應在二十左右。天智元年。大友年二十一。然則元年爲太政大臣乎。此與日本紀大異者也。如以親王所書。全爲可疑。則是日蕪我赤凡中臣金爲左右大臣。及置御史大夫三人。亦併不可信乎。水鏡所載。其爲太政大臣。則同於日本紀。而爲皇太子。則異於懷風藻。曰十年九月。帝疾病。十月。立大友皇子爲皇太子。是時天武已遁于

吉野揆之時勢。其或然也。故其為太政大臣。不如從日本紀。昔於四年正月。其為皇太子。從水鏡書於十月。庶無扞格之累。而於當時事勢。亦為允愜矣。然則何謂曲筆。曰其稱天武。無一定法。曰太皇弟。曰東宮大皇弟。曰皇太子。至天武紀。書曰。天命開別天皇元年立為東宮。其果皇太子耶。不宜稱太皇弟。其為皇太弟耶。亦不宜稱皇太子。蓋大皇弟者。一時權立之名。而皇太子又不得其實。紛紜錯謬。故為其說。然舊史所載。難遽刪除。今修天智紀。宜書曰。元年立大海人皇子為東宮。其義何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九

居。據天武紀也。神武以降。無書東宮者。此書東宮。變例也。蓋作史者。據事直書。其得失從可見焉。此歐陽子作梁本紀大旨也。若夫改大皇弟為皇太子。則代親王而冊授也。於名雖當。於義甚乖。既失事實。亦無明據。故元年特書立為東宮。前後一曰大海人皇子稱之。蓋書法貴嚴。有常有變。即其所變。而義自見。此朱紫陽修綱目之微意也。至於天智崩後。詔勅所出。機務所決。則雖曰親王之筆。亦不能掩飾。總裁考證。備得其要。又非後生晚輩。所敢企及也。謹識。

二官考上

皇朝故事。皇后中官。通曰二官。非禮也。源親房卿抄曰。中官者。即皇后也。本朝並置二官。太無其謂。而廣仁御宇。置此職。曰來。代代並置。按始置中官職者。桓武帝。而稱中官者。皇太后也。非如後世皇后中官。名異而實同也。續日本紀。桓武紀曰。天應元年四月。皇太子桓武受禪。即位。詔曰。親母高坐夫人。稱皇太夫人。五月。始置中官。職。延曆二年。立藤原夫人乙牟為皇后。三年。天皇移幸長岡。中官皇后。並自平城至。八年十二月。勅頒者中官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十

不豫。稍經旬日。乙未。皇太后崩。丙申。勅曰。中官七七御齋。宜令諸國國分二寺誦經。前後皆書中官。至崩。始書皇太后。蓋召明年追上皇太后尊號也。據之。則所謂中官。即皇太后。而皇太后。即皇太夫人高野氏也。遷都下文。書中官於皇后上。其義甚明。凡皇太子受禪即位。尊皇帝曰太上皇帝。尊皇后曰太上皇后。禮也。桓武之置中官職。專為廣仁帝。而非為己。若曰太上。天皇之中官。推尊之道也。清和帝天安二年十一月。詔改先中官職。為皇太后官職。事見實錄。可為確據。於是益知其為皇



太后也不特皇太后其太皇太后亦可曰稱中官何曰明之續日本紀孝謙紀天平勝寶六年太皇太后崩于中宮所謂太皇太后者文武夫人藤原宮子娘聖武之皇母而孝謙之皇祖母也今義解曰中宮職謂皇后宮其太皇太后皇太后亦自中宮也後世不遵此義皇后中官列位椒房均被寵遇並后匹嫡勢埒地逼此劉聰天元之所為而人主之所宜戒甚乖祖宗之意也桓武即位尊高野氏為皇太夫人者非禮也凡后妃加太字者帝崩而皇儲嗣位尊之之辭也按唐書順宗王皇后

甘雨亭叢書

澠泊史論 卷上 十一

傳曰順宗升儲冊為其姊及永貞內禪冊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順宗晏駕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及崩諡曰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綱議曰秦漢以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之加太字者所曰別尊稱也開元六年太常議昭成皇太后睿宗母諡號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今如諡冊入陵神主入廟當去太字宋史高宗吳皇后傳曰高宗內禪稱太上皇后孝宗即位上尊號曰壽聖太上皇后上皇崩改稱皇太后光宗即位更號壽聖

皇太后曰壽皇睿宗故不稱太皇太后也孝宗崩始正太皇太后之號由是推之則天應元年四月廣仁帝傳位之日宜尊為皇夫人而不加太字至十二月帝崩宜為皇太夫人然五月既置中宮職舊史雖無尊為中宮之文其為中宮則斷不容疑既為中宮不可降為皇太夫人然則十二月帝崩之後宜正皇太后之徽號而不俟九年之追崇如此則名正言順於禮為當蓋當此時朝廷禮儀雖有可觀未為大備得一遺二固其宜矣且唐宋典禮皆桓武曰後事也可曰為後世之考據而不可

甘雨亭叢書

澠泊史論 卷上 十一

為當時之準則至於後世禮文盛行之時皇后中宮並置不廢者不知其何解也親房卿之說卓有所見但曰廣仁御寓置此職者頗似踈漏天應元年四月已前固係於廣仁而禪位曰後則係於桓武觀者當考究舊史詳得其實蓋親房卿之作是書也在關城戰爭之時無書可徵而暗練強記淹貫古今譬猶致堂之著管見一二紕繆愈見其該博特怪夫後世並立二官沿襲不革其原起于桓武而非桓武之過乃後世之過也

二官考下

號施令莫敢不從者。曰統統人心也。譬如天日之照臨。雖雲霧陰暘。不覩其光。而運于上者。固自若也。故皇朝謂之天日嗣。歷世相承。無有紫色蠅聲之廁其間者。然而無統之世。間亦有之。顯宗仁賢推讓之間。飯豐青皇女臨朝稱制。至明年。顯宗即位。武烈崩。無嗣。大連大伴金村迎繼體于越前而立之。齊明朝。天智爲儲貳。及齊明崩。殯七年。曰皇太子今天下。襄事方即位。當此數朝。帝位間曠。或期年。或踰月。或數年。而人心悅服。不敢動搖者。一則曰讓。一則曰賢。一則曰孝。名正分定。似無統。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十五

而實有統也。至于仲哀應神繼續之間。神功稱制。攝行萬機。則悠久間曠。殆七十年。古今相沿。恬不知怪。其故何耶。託之神而文其事也。仲哀之崩。固不能無疑。日本紀書曰身痛。而分載其說于下。前後繫曰神語。若曰有崇。夫神勸帝使興無名之師。伐無罪之邦。以要重幣。帝不聽而殛之。非貪則暴。何曰爲神。其非爲崇。昭昭可見。參之舊事紀古事紀。蹤緒晦僻。愈不能無疑。然無事可徵。無言可析。議者或以弑逆之罪。歸之皇后武內。縱無稽之談。曰犯。臣子之所不當言。豈其理耶。議者或曰中

矢爲寶錄身痛爲傷疾。蓋得其要矣。至于皇后之舉措。則又不能無疑。凡人之生也。十月爲期。過期而免。今世猶有矧唐堯漢昭。既有其比。應神在孕十三月。此不足怪。而皇后當產月。祝延其期。則可怪也。應神既生。何不速使正位宸極。丕承皇統乎。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況母后臨朝。大臣輔佐者乎。立爲皇太子。則益繆矣。使之冊立大行天皇之柩前。則實仲哀之儲貳也。仲哀既葬矣。陵土既乾矣。四歲而冊立。是誰儲貳乎。釋羣翟而衣袞龍。皇后雖不欲僭。其可得乎。舍人親王曰攝政。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十六

紀元。而不予閔位。其見亦偉矣。當時淳朴。未有文字。攝政之義。則有。攝政之名。則無矣。皇后僭位。不亦明乎。幸應神保壽。待六十餘年。皇后昇遐之日。始得承統。設使不幸先皇后而崩殂。則赫赫大業。何所屬望。當此之時。似有統而實無統。岌岌乎其殆哉。議者又曰。虜坂忍熊。二皇子稱兵。爲抗嫡母。戕同氣。不免反者之名。臣竊爲二皇子悲焉。其曰吾豈曰兄從弟者文也。如其心。未可知也。使之發于可發之時。則師出有名。事或有成。惜乎失事機。而陷于不義也。今修史者。書反。書討。書伏。誅。則

母乃冤乎。書舉兵。書擊。書敗死。則庶乎其可也。嗚呼。皇后臨寓內。總攬乾綱。既非顯宗仁賢之遜讓。又非繼體天智之賢孝。而悠久間曠。遷延歲月。藉口胎中天皇。殺伐二皇子。遂使仲哀之統。幾絕而復存。自非我公英邁卓識。涇渭正閏。而綜覈名實。則舍人親王之特筆。亦將埋鬱而不振矣。若皇后之威武榮驚。武內之專權怙寵。則諸臣之議備矣。臣亦區區敢言。統所歸為重。

大日本史後序 代言

大日本史者。先大父之所勗為也。先大父嘗有志於修

甘雨亭叢書

瀛海史論 卷上 十七

皇朝之史。而患載籍之不備。自簪纓之私儲。金石之秘蹟。以至稗史叢說。靡不廣募厚積。日旁互參。審未及見其成。而捐館舍。先人面受提誨。校閱編次。日成其志。夫日歲月之久。增損頗多。易藁凡幾。僅能得成。宜其雄深閎博。足為不刊之典。而比事必注其所出。屬辭必據其成文。有斷而不續者。有鬱而不絕者。因闕簡破牘之餘。纂散絕殘脫之言。掇拾如此其難。歲月為之積累。其要務在撫實祛華。而踣躄抵牾。不得馳騁於架篋之外。豈能堪藏名山而納石室哉。然不如是。則不足言備後人

之銘範。故雖襍祥詠諧之事。亦互舉併載。髮櫛絲續。日俟良史之筆削。此先大父之遺意。而宗堯自幼所稔聞者也。其志表若干卷未成。雖非全書。而適蒙鈞命。訪問投進。宗堯感激踴躍。銘感無厝。課功程於鈞槩。正統繆於魯魚。謹言大日本史本紀列傳二百四十三卷。并序目修史例引用書目。總二百五十卷。繕寫呈上。略敘其顛末。於戲休哉。先大父先人述作之志。埋鬱而不彰者。一朝獲伸。而宗堯亦與有榮焉。豈非遭逢之幸哉。從三位行左近衛權中將源宗堯謹敘。

甘雨亭叢書

瀛海史論 卷上 十八

書重修紀傳義例後 丙子

編年記事。史也。紀傳分體。亦史也。編年實錄之祖。而紀傳。諸史之歸也。自舍人親王撰日本書紀。日降。歷世因循。著為實錄。日紀。日志。日表。日傳。綜覈帝王之微猷。臚列臣庶之行事。治亂興廢。禮樂刑政。類聚羣分。勸懲並存。粲然可見者。實我西山公之所創為。而彰考館之所由建也。夫年代之悠久。機務之浩繁。據實而直書。即事而義見。自非推義日明。例。豈能成經世之大典。故夫義例之不可不講也。己巳之夏。臣元常。臣宗淳。與編修諸

士講究商較。作為義例。歲月寢久。採摭益廣。取舍眩於輕重。裁決膠於去就。解而更張。乃能可鼓。今茲丙子之夏。臣宗淳。臣顧言。臣覺重。與編修諸士。反覆論難。旁搜史。漢。目。下。諸。史。可。為。彛。準。者。參。互。考。覈。折。衷。融。釋。遺。者。補。之。賸。者。刊。之。窒。者。通。之。晦。者。明。之。釐。正。目。為。重。修。義。例。於。是。執。簡。操。觚。之。士。臨。文。當。事。確。有。所。據。紀。志。表。傳。各。守。其。疆。不。踰。越。不。累。重。儉。於。彼。而。贍。於。此。約。於。言。而。博。於。事。區。別。品。彙。體。備。法。立。然。後。史。之。告。成。可。指。掌。而。期。也。然。而。編。修。之。業。其。難。者。三。實。錄。大。率。當。時。所。撰。掩。

匿過甚。天武篡奪也。子為父隱。桓武淫縱也。臣為君諱。雖各存微意。未可深訾。而真備佞臣也。不發其姦。基經權臣也。不著其專。呂至早。民恒貞之廢徙。長尾奈良。麻呂之誣枉。蹤緒晦僻。難知端倪。苟非闡幽探賸。研究其實。則邪正曲直。不可復辨。其難一也。實錄既成。沉無實錄之可徵者乎。宇多醍醐。後雖粗有編年之書。而非舊史之體。彤管之文。華實難副。緇徒之筆。抑揚多爽。稗官小說。夸誕浮靡。毀譽牽於愛憎。是非汨於見聞。唯冠族之家。乘日曆。覈實該贍。可目考信。而年月不備。殘缺。

相踵。則不得不取諸稗官小說之類。苟非深究精擇。則難輒為用。其難二也。律令格式之設。詔敕命令之施。禮樂祭祀之典。官職階數之制。彛倫所敘。罔敢或踰。然處千載之下。揆百王之法。在畿甸之外。議殿陛之事。苟非講習掌故。窺其梗槩。則有識反膺。決可知矣。其難三也。知此三難。盡其精力。猶恐不及。豈可忽哉。然其要有二。寧繁勿失。於簡。寧質勿過於文。廣蒐旁羅。目待良史之筆削。此西山公之盛德。而不世出之英識也。若夫保元平治之亂。骨肉相殘。紀綱日壞。孽於清盛之罔上。而成。

於賴朝之乘勢。至於威權下移。陪臣執命。則王道不振。抑亦甚矣。州郡兵馬之務。將士黜陟之政。專在鎌倉。而御教書與詔敕並行。則其為體。名雖列傳。實如本紀。宜本之世家載記。目著其漸。參之藩鎮列傳。目通其變。是皆義例之所不能盡。而不能出於義例之外者也。下逮元弘建武。則名臣義士。相繼輩出。藤房之諫諍。正成之忠勇。皆所謂磊磊軒天地者。而世道隆替之樞紐。邦家廢興之機關也。作者宜三復而致意。通難知之意。目發難顯之情。可不勗哉。或曰。義例猶號令也。發號施令。在。

於事先。今紀傳將成而義例是講。不亦晚乎。曰不然。號令固可前定。方略不可前定。隨其形勢。已設方略。隨其所設。已申號令。孰為先孰為後。要在能成其功而已矣。謹將重修義例一卷。繕寫論述。已取進止。

將軍傳義例

賴朝開霸府。兵馬之權。移于關東。天下大勢。至此一變。故鎌倉將軍傳。別成一家。上準擬世家載記。下依倣藩鎮列傳。賞罰黜陟。號令法制。逐年係月而書。姑舉其目。則天變地妖。載于帝紀。故不書。專係帥府者。書。將軍除

甘雨亭叢書

清治史論 卷上

二十一

拜自敘爵五位。進至顯要。皆書。問注所執事。評定眾。六波羅進退。皆書。已某為某國守護。及有故而罷。書。元老重臣之死。書。如將軍詣鶴岡。將士獻坑飯。及觀流鏑馬。恒例不書。有故則書。游觀登覽。騎射田獵。不書。其大者。書。其餘取舍。可已類推。如賴家之蹴鞠。實朝之倭歌。觸類而書。已著其實。賴經賴嗣。雖逼于北條氏。徒擁虛器。而命令所出。藉已行之。據事直書。時勢自見。下至宗尊。惟康久明守邦四親王。皆一例也。

答寒川辰清問

膳所人海野寒川子舉鶯峰文集自問中數條來問。故答之。

天孫降治下國。不降中州。而降於西隅。其理謂何。鴻荒之世。置而不論。

中華之書。或曰。本朝為泰伯之後。然神武馭寓。當周惠王。則上拒泰伯。可為三四百年。而本朝之開闢。自神武以前。天神地神七五之運。過億萬載。何待泰伯之來哉。如何。

異域之人。非我氣類。任其亂道。本邦之人。倡為此說者。宜與叛臣同科。鶯峰之論。不亦善乎。往時東山僧圓月

甘雨亭叢書

清治史論 卷上

二十一

撰日本記。為泰伯之後。終觸後醍醐之震怒。而罹祖龍之烈火。譁張為幻。王法之所必誅也。近年難波書生五井純禎著論。以為宇宙萬國。各有其主。泰伯入為之主。是奪也。聖人豈為之乎。亦頗剴切痛快。

神武東征之前。長髓彥保中州。神武代取之。長髓彥未可稱叛臣。唯各治其所領而已。然則神武之舉。為義戰乎。為奪地之軍乎。

以神武之舉。為奪地之軍。則赫赫皇統。何所係屬。鑿地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皞皞如王者之民。歷

千萬世如斯而已矣。

婦而居尊位。聖賢之所誠也。神功之所為者。權道時宜乎。抑亦呂氏武氏之彷彿乎。

呂氏已過。武氏未生。況是時纔通于魏。書籍未嘗攜來。皇后豈得知呂氏之事而效之哉。其勢適然也。舍人親王。修日本書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元年。此特筆也。後人讀史。不釋其義。徒見其迹。為即真。以列皇統世次。過矣。皇后馭四海。蒞萬機。其所行者。天子之事。而親王不予閏位。其旨深矣。

甘雨草叢書

卷上 二十三

眉輪王弒安康。犯上之罪。不可道也。然父之讎。不戴天。況其安康所為太暴。則指而為獨夫乎。然則眉輪王亦可宥恕乎。

弒逆之罪。天地所不容。雄略之誅眉輪王。當矣。然安康信讒夫之言。殺大草香皇子。虐取其妻為后。而不意七歲小兒能報讎也。帝亦有以自取。不可獨罪王也。鷲峰之論確矣。

守屋排佛之嚴。千載之下。讀之快然。然其敗亡。由奉穴穗之爭。豐聰馬子舉師。義不義之間。以為何乎。

馬子佞佛。守屋排佛。其勢猶薰蕕冰炭之相反。當此時。佛法日熾。如火之燎原。救之。不以其術。而欲蹂躪以滅之。適足燔燒其身耳。庸可濟乎。守屋之遭誅。雖由欲立穴穗部皇子。而其實在與馬子相軋。太子銳意征戰者。非為國家。而惡異己者。專欲興隆佛法也。何暇問其義不義哉。鷲峰特設此問。以試學子耳。近世嵯峨僧覺印著皇和具俗通。力詆太子。議論精覈。可謂俠僧矣。天智者。中興英主也。援百濟之一舉。其度量可謂大也。然遠征無功。果其不免贖武之嘲乎。

甘雨草叢書

卷上 二十四

神功皇后征新羅。定貢調賦。以八十艘為率。以高麗為內官家。百濟為西藩。皆我藩臣也。其最馴良嚮化者。無過百濟。而新羅王金春秋狡猾無信。借唐兵以滅百濟。天智以兵護送王子豐立之為王。以成齊明之志。而豐濫殺功臣。鬼室福信。闔境大亂。新羅伺其隙。導唐兵而寇剽。帝又遣援兵。悉心綏撫。而交戰失期。州柔陷而百濟遂亡者。將帥之過也。帝善繼祖宗之志。存興滅之義。烏可以贖武皆之哉。三善清行意見封事。上配神武稱中宗。知言哉。

忠仁公之輔主。昭宣公之廢立。可謂社稷之臣。譬之伊霍。不可過乎。然世權之久。王道之陵夷。非於此。則不免管私家之罪哉。

文德帝期。忠仁公以蕭何。昭宣公廢昏立明。能斷大事。社稷之臣。誠如鶯峰之論。然戚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然之勢也。至其後昆。國家隆替。生民休戚。漠然無所顧。而唯冀女爲后妃。身爲外祖。圖富貴以張威福耳。晉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藤原氏則反之。一姓不知出幾后。而世操外戚之權。殆與契丹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二十五

蕭氏相類。豈時運之使然邪。

賴朝義時之無君。其罪不可掩焉。然皇綱解紐。既久矣。無二雄威權。則黎民無所措手足。而歷運亦不傳於今乎。其功罪孰爲輕重。不可無權衡乎。

賴朝義時無君之罪。固不可掩。而後白河法皇不錄賴朝之功。逼於行家義經。遽降追討勅。賴朝藉爲口實。朝廷失控馭之術。而大權盡歸於關東矣。義時悖逆之甚。開闢以來。所未嘗有。然後鳥羽上皇寵任嬖幸。信用讒諂。殆使生靈墮於塗炭。義時不忍視民不堪命。故敢三

道進兵震驚官闕。遂有辭於天下矣。源親房卿以爲承久之事。其曲在上。斯可謂公論。而二雄之功罪。不待權衡而判矣。

石田軍記辨

山混齋跋石田記。辨其紕繆當矣。無稽之言。傳會之說。固不足論。然其間有大害時事者。姑舉其一二。慶長五年秋。細川忠興與幽齋謀。招妹夫一色式部於田邊城。手刃之。此妄也。五年六月。大旆赴東關。忠興從而軍于小山。未嘗在田邊城。若云六月日前有此事。則是時石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二十六

田三成退居佐和山城。姦謀未發。式部何據得知之乎。縱知之。忠興豈得妄殺之。縱殺之。增田長盛長束正家之徒在大坂。而握生殺之權。豈能召專殺之罪罪之乎。夫忠興之深謀遠慮。建大議濟大事。皆在善伐其謀。彼未形而我形之。忠興不爲也。此必無之事。而諸書所不載也。伏見城陷。內藤家長死生不明白。故東照公震怒。此又妄也。家長守西丸。率其子小一郎力戰而死。忠勇壯烈。不在鳥居元忠松平家忠松平近正之下。其子若孫。雖汗馬之功。興隆門戶。而其實酬家長之忠也。

體下

據當時記載。家長殘兵斂父子屍。不待按驗而火葬于園城寺。故蒙一時之疑。此乃部下之過。而謂家長不決烈乎。至可兒才藏事則益妄矣。曰福島正則怒才藏違軍令。斬敵兵湯原源五郎而黜之。才藏屏居營中。伺諸軍出。潛出營與敵兵鬪。自九月朔至十四日。每日獲甲騎首。然其功無由達。故棄首而歸。及十五日。公軍於關原。布陣未戰。先檢諸將所獲首級。正則出湯原首。召才藏詰之。對曰。臣蒙譴責。不得列軍伍。竊從諸軍之後。有所斬獲。唯恐人知。故每獲首。納竹葉于耳鼻。棄之還

營。想壯士輩拾得之耳。正則檢之。果得二竅。有竹葉者十八級。公大感賞。曰。自今當稱篠才藏。時人羨之。按八月二十三日。正則與池田輝政拔岐阜城。黑田長政。藤堂高虎等諸將戰于鄉戶。是夜正則與諸將屯赤坂。至九月十四日。召俟大旆之至。正則未嘗出軍。才藏何由得許多甲騎首乎。且如才藏之言。所謂拾棄首者也。奪首爲恥。況拾之乎。夫堂堂正則之陣。孰敢貪之。且爲已功乎。是欲稱才藏之功。而損正則之士風也。才藏固壯士。末森之戰。旣召勇著。正則聞其名。引爲重臣。及攻

岐阜城。與福島丹波長尾隼人俱有戰功。蓋納竹葉于耳鼻。異日之談。載在口碑。而記者傳會。召爲此時。真好事之過也。或云。才藏召竹爲幟。故有此稱。此說近之矣。凡傳記小說。駭人耳目者。多不足信。溫公修通鑑。不取五代史闕文。其如昭宗使梁祖結鞋絲。武后召三矢付莊宗。皆奇特可喜之事。而溫公力辨之。夫王元之名臣也。五代去宋至近。而猶有譏議。況如此書。固無可採。宜其剖棄不行于世也。然間亦有藏之者。余恐爲所惑。故原混齋之意而廣之。

烈祖成績序

春秋之義。尊王爲大。國朝自神武天皇定鼎。檀原官。列聖相承。代天工而理萬幾。律令格式之設。刑賞黜陟之典。臚列無遺。庶績咸熙。天敘天秩。粲然不亂。迨乎中葉。皇綱紐解。威權下移。遂使陪臣執國命。視君如弁髦。足利氏雖開霸府於京師。而逼於權臣。仰其哺乳。身且不庇。焉能得尊王。不唯不能尊。又從而侵軼之。鐘簋不設。鹵簿久廢。公卿星散。妃嬪萍轉。幾乎黍離麥秀之歎。而亂臣賊子。接踵相望。應仁以來。板蕩極矣。右大臣織



田公關白豐臣公雖粗知尊王而非出於誠心。反管其私。皆無足觀也。神祖英武間出。謀略如神。戡定四方之亂。拯億兆於焚溺。真勇彰於大高之城守。大義伸於長湫之野戰。馬上講書。興隆儒學。及天下大定。首使諸侯服王事。管繕禁闕。修築宮垣。奉膏腴以豐祭祀。起廢典以復舊規。優廩祿於公卿。頒湯沐于妃嬪。四海無燧燧之警。而黎元奠枕泰山之安。又與關白藤原公議定法制。綱舉目張。朝廷肅穆。遂爲永世不易之重典。尊王之舉。不亦大乎。先君成公命臣覺編次。神祖事跡。願

甘雨亭叢書

卷上

二十九

惟神祖度量之闊。信義之篤。仁以立基。智以馭衆。延攬英雄。能成一統之業。臣之庸虛謏劣。豈能得應其選哉。然君命至重。不得辭避。退而蒐索近世諸書。譯以綴之。而載籍不備。率多闕略。野錄叢說。真僞相半。折衷異同。摭撫遺落。一從本書所有。而不敢一毫緣飾。故其文質而俚。朴而陋。務使核實以備史臣之采擇耳。至於君臣父子。彝倫攸敘。將帥偏裨。安危所繫。則間附己意。以提撕之。亦欲觀者注意也。嚮者試撰一卷。以取進止。公覽之曰。可。賜名曰烈祖成績。太甲曰。視乃烈祖。無時豫

怠。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其義蓋取諸此也。亡何公薨。悲哽嗚咽。幾至廢卷。而欲獻之嗣君。以遂公之志。臣殘喘無幾。唯恐旦暮入地。故兼程課功。夜以繼晷。凡五閱寒暑。而成釐正爲十五卷。繕寫進呈。僭越之罪。既無所遁。而踈繆之責。深畏貽譏。矧夫神祖基業之大。雖不可覩縷。而文教武德。發號施令。一以仁爲本。故惠澤被于八荒。福祚流于萬世。臣之瑣微。豈敢管窺蠡測。而闡揚盛業哉。唯釋尊王之義。以弁卷首耳。尊王所以開太平之基。而義公

甘雨亭叢書

卷上

三十

肅公之訓誨蒙士也。臣亦竊與聞焉。

保建大記跋

宋理宗臨軒策士。得文丞相。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如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潛鋒栗君之修保建大記。而上故彈正尹八條親王也。古誼忠肝。世宜有知之者。雖遭遇之殊塗。小大之不侔。而士君子憂世濟時之志。無以異也。旣而君來仕水藩。西山公暨龍作公。知其能而優待之。時觀瀾宅君同在史局。相得驩甚。屢將此書。折衷討論。宅君服其精確。而神器之議。終不

能協亦猶劉道原之論正統不與溫公合而溫公能藉道原以成通鑑可見君子和而不同也余亦與君同監編修者涉歷既久相知最厚每夜集酒酣使余講左氏傳右尹子革夕楚子章促席側耳以為快時或出此書亦相與商量余一言貶之曰此經生之常譚耳烏足貴哉君亦不以為迂抵掌談笑今思其事如數日前而君謝世殆將十年矣孰謂壯者去而老者留才者沒而不才者存乎悲酸梗塞不能自堪則又以酒澆之自脩短天之所賦而慶弔人所時有余方欲為得人賀而君溘

甘雨亭叢書

卷上

三十一

先朝露今讀是編不得不於紙上弔之而不欲作兒女子語弔也阮嗣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賢子成名嗚呼嗣宗之所以痛貶漢高乃其所以深予之也余於是編亦云宅君弁其首而推獎之世果有知之者可以託不朽矣

守山日記序

史體有三曰編年曰紀傳曰實錄編年肇於左氏紀傳昉於司馬子長實錄起於蕭梁至唐而盛令人親王以博洽之才著日本書紀實為皇朝史籍之祖而其體則

編年也至文德帝始有實錄之名而三代實錄沿襲之蓋古者八省郡國各有史生以記其事人無微而不錄事無小而不書朝廷命該博臣僚刪繁芟蕪撰述以為實錄其體與日曆起居注無大相過雖以編年統事實亦不能免繁且蕪櫛比縷析以成篇帙日記起於司馬君實宣諭奏對除拜貶謫以及見聞雜事皆備書之皇朝簪纓之家家乘日錄即其體也義公撮其樞要鑒定鏟削而成大日本史史體雖曰有三而貫穿君臣行事之終始周悉古今興廢之本末其實無過於紀傳此義

甘雨亭叢書

卷上

三十二

公之卓識而自我作古者也伏以恭公以威公之別子分茅土於龜蒙奕世蕃衍疆圉寧謐守山世子天資穎敏溫良醇謹迺以問安視膳之餘專攻虎闥齒冑之業握靈蛇之珠立趙璧之幟投壺絃歌饒有河間東平之風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堂構之美不亦盛乎弱冠欽仰義公之模範深有志於纂述蒐輯藩邸所藏日錄品彙臚列以提綱要釐正為若干卷名曰守山日記事備下世子自敘而又命覺敘之竊惟神祖在戎馬之間務關儒教購求遺書唯恐不及洙泗之道聞于遐邇濂洛

之書行於都鄙。於是乎敬公義公相繼。敦尚儒術。遺風餘烈。延及維城之宗藩。昇平日久。文運丕隆。搢管操觚之徒。世不乏人。高者凌軋雲霄。古者陳設鼎彝。奇者珠官貝闕。巧者雕脂鏤冰。率皆憑虛駕空之言。而不濟乎世用。其必布帛菽粟。而方可謂之有用之文也。凡日記之爲書。勸懲予奪之典。旅酬燕毛之儀。可以援往而證來者。舍之何所取。信哉世子之所以用心於纂述者。其志固有在矣。由日記而實錄。由實錄而編年。由編年而紀傳。著爲一代之史。而傳之於悠久無疆。可謂大雅卓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爾不羣矣。

書增補追加家忠日記後

中島之敗。爲巢之捷。伏見之居守。好景伊忠家忠三世相繼死事。忠勇壯烈。如出一轍。而家忠之子忠一亦慕父祖之風。奮死于難波之役。何深溝之多忠義耶。鷲峰先生本光寺碑。曰康保裔三世殉難擬之。其知言哉。岩津之子孫。皆鷹揚龍驤。而此特其翹楚者。宜其胙之茅上。而世居方面之任也。初伊忠之赴鷲巢。家忠固請從之。而伊忠不可。釃酒而別。教曰他日能報邦家。義氣凜

然如見其面。壯烈不滅。克用之三垂岡。而忠勇亞於正成之櫻井宿。不意西平有子之美。復見於當時矣。余特欽家忠當疆場騷繹之日。而能留意注記。霸府基業。班班可見。方其在小田原營。能日靜制動。有古良將之風。及伏見城陷。左右指麾。挺身大呼而出戰。西兵爲之披靡。義烈垂于不朽。果能不忝所生。而有光于先烈矣。忠冬之增補。雖頗有汎濫之譏。而續成祖先之懿範。其志可尚焉。友人佐鄉成精于譜牒。能諳近世之事迹。而得是書。謄寫之。竣其功。僅二旬。余喜其勤而就閱之。重有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感於家忠之世秉忠貞也。於是乎書。

源義家

武衡家衡之亂。義家血戰數合。敗而復振。卒能摧堅挫銳。誅夷二虜。而奧地廓清。義家之功大矣。故其上解稱武衡家衡之謀反。罪既浮於貞任宗任。請速下官符。獻首闕下。廷議曰。爲此私鬪也。不可下官符。既下官符。則將士不可無賞。事遂寢。義家徒棄首於道路。而還京師。後三年軍記所云如此。驗之當時載籍。亦無官符之文。是時朝廷能存大體。非如後白河法皇。逼於賴朝義經。

互下追討宜旨。朝君臣而暮讐敵也。然以二虜之亂爲私鬪。竊謂不可也。陸奧出羽之士馬甲兵。糗糧儲峙。皆公家物。而二虜徵發之。運輸之。疆場騷然。民不聊生。義家擊而平之。可謂牧宰之奇。不忝其職者矣。蓋二虜之構兵。起於吉彥秀武憾真衡。而非有逆上之名。故當時視爲私鬪。而其恣動干戈。攻剽國司。是亦反也。何得謂私。必若賴時貞任之塞衣川關。據鳥海柵。掠賦稅。奪庸調。而後得謂之反乎。當事者當議師之曲直。不宜計較賞之有無。義家之舉非歟。則當黜之罰之。是歟。則當優

之勞之。而以議者之言。不下官符。是朝廷吝賞也。何曰能服將士之心哉。姚令言舉兵犯關。李懷光與賊連勢。德宗播遷。而亂離相尋者。皆以吝賞也。設使義家部曲有怨望者。則朝廷將何以應之。吾未見其可也。雖然。爲義家謀。則其請官符。當在繕兵赴敵之時。三年之間。歲月不爲不久。而必待平定之日。然後奏其形勢。亦已晚矣。故議者得曰弄文而沒其功。惜哉。

平政子

政子閭閻之人。而握戎馬之衡。非有權略智數大過人

者。則不能也。不稟父命。奔于賴朝。本既不正。焉能保其有終。然政子一流人。不可曰此貴之。當是時。賴朝伊豆一羈囚耳。非平兼隆。憑藉清盛聲勢之比。而寧負此適彼。不可謂無斐昭君識神武之風也。然其處心積慮。專爲比條氏。知有己。而不知有子。可謂悍而狡矣。富士野之獵。賴朝遣使矜賴家之射藝。政子一言折之。是豈脂粉口氣哉。其胸中眼中。勘破賴朝。亦已審矣。賴家昏庸。不能負荷基業。政子命去職。分天下地頭總守護於一幡與實朝。幡關東二十八國。實朝關西三十八國。叔姪不兩立。外家爭權。

雖中人曰下。知其亂階。以政子之明敏。豈不策之。其意曰爲比企能員。一幡之外祖也。彼恚其滅割。怨憑賴家。從而斃之。我有辭焉。能員既斃。則一幡不能獨立於緹綵之中。外戚之權。歸于時政。而我得志焉。蓋能員之戮。不待隔障之語。而一幡亦不免於死矣。至於義時弑賴家。公曉弑實朝。則愈不能無疑。公曉明曰復父讐。爲言。則賴家之弑。實朝使之也。比第推及。君臣相戕。政子恬然爲不知。而不究治其事。及鎌倉無主。請賴經爲帥。擁虛器。上號令。其迹不可掩矣。究其心術。必能殺子殺孫。

絕賴朝之胤。威權一歸于己。而後爲快。不意武氏之亂。再見於當時也。余嘗竊謂孝謙皇帝有武氏之穢行。而無其才。政子有武氏之才。而無其位。武氏扼子拉孫。則紀扼殺其女。殺太子。務欲蕃昌其族。而三思延秀無復賢。又殺賢二子。深謀遠慮。唯驕奢是務。相踵夷滅。而義時泰時。勤儉濟事。猛將豪宗。俛首而聽命。子孫相繼。秉兵權者九世。雖由義時父子之才略。亦政子善馭英雄之所致。可謂女丈夫也。雖然使遇武氏。則僅能執中櫛。待盟匪。縱使用事。不過上官昭容賀婁尚宮之徒。余特提其髮鬢形似

甘雨亭叢書

澹泊齋論

三十七

耳。

入田親真

入田丹後守親真。左京大夫。大友義鑑重臣也。常患世子義鎮之彊暴。屢規諫之。又憤津久見美作守尾張守田口藏人齋藤右衛門小佐井大和守等邪佞用事。請義鑑欲除之。義鑑聽其言。天文十九年二月九日。竊命近臣誅齋藤小佐井。義鑑親檢其首畢入內。夫人曰。津久見田口尚全首領乎。侍女有其親戚者。密泄此語。於是津久見美作守尾張守孫太郎田口藏人相與謀曰。

等死耳。與其徒爲俎上之肉。不如行大事。乃潛使侍女爲內應。夜匿寢室中。偵其寢。揮刃齊發。弑夫人并幼子。義鑑重傷。番直士宗像民部田比將監等聞變入闕。遂殺四人者。及曉。義鑑病創而卒。及義鎮嗣立。召親真每爲訐揚已非。將殺之。有人告之。因勸去。親真謝曰。凡爲人臣者。忠諫逆耳而死。固其所也。偷一朝之生。污萬世之名。我不爲也。乃自潰腹而死。時人莫不歎其忠烈焉。大友興廢記。筑紫軍記。所錄述如此。又九州治亂記曰。親真佞而有寵。善逢迎義鑑。盡于繼室。愛其所生。到明

甘雨亭叢書

澹泊齋論

三十八

子。按義鑑法名到明。寺松山紹康。其子曰。而恒有易世到明子。他無所見。未詳。今一從本書。子之志。繼室日夜泣請。欲召親真爲援。請召到明子託之。義鑑謂親真曰。我欲廢義鎮。而立到明子爲嗣。汝意何如。對曰。御曹司聰悟絕倫。人召爲親世公。再生立之。誠大慶。義鑑大悅。使義鎮召治病如別府溫泉。召執政齋藤播磨守小佐井大和守津久見美作守田口藏人。諭召其意。四人同辭對曰。世子無罪。何故見廢。臣等未見其可。不敢奉命。義鑑不喜而罷。及晚。召齋藤小佐井誅於城門。津久見田口稱疾不至。入自後門。給到明子

近習曰。久不謁御曹司。願一見。卽抽刀突入。戕到明子。并殺其母。遂弑義鑑。事起倉卒。內外騷亂。左右擊殺津。久見田口。告急別府。義鎮馳還。親真懼禍及。據采邑。反尸次鑑連齋。藤鎮實急攻之。親真棄城走。阿蘇大官司藤原惟豐。妻父也。故往肥後依之。惟豐誚責親真曰。汝離間骨肉。悖逆無道。無所逃罪。背城決戰。力屈而死。不失壯士之名。猶之可也。今狼狽來奔。蠖屈鼠伏。天神地祇。寧汝容乎。遂斬其首。送于豐後。義鎮泉之。州人莫不稱快。澹泊齋曰。忠謂之忠。佞謂之佞。天下公論也。焉有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三十九

一人之身。而薰蕕冰炭如此相反者乎。蓋由毀譽牽於愛憎。傳聞出於泛濫。遂致紛紜。厯錯而善不得褒。惡無所貶。叢說稗史之不足憑據。類如此。而治亂記率多鑿空杜撰之說。尤不足信。至義鑑被弑。夫人罹慘。則大友譜牒所載。雖不言其故。而與廢記軍記之說不誣也。機事不密。謀及婦人。宜其及也。

書武市常三

太閤記載常三事。余每愛之。欲表而出之。然寥寥數語。不足作傳。唐孫樵論著何易于政績。而題曰書何

易于。今倣之。

天正中。美濃士人有武市常三者。兄曰善兵衛。没于戰場。有孤纔三歲。常三視之如子。鞠育甚至。及長。常三命之。襲稱父名。修繕其家。悉曰俸祿資財授之。惟取一鐵槍一酒鎗而去。不知其所終。噫。常三之行高矣。特惜其爲二物所累。不得謂之毫無所取。然而取之。益見其高。何也。二物不足利身明矣。鐵槍不忘武也。酒鎗寓其志也。夫世之貪鄙殘酷。欺孤兒弱姪。奪其有而不還者。聞常三之風。亦可曰少愧焉。蓋當疆場多事之日。其擊刺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四十

之功。無所概見。然吾知其臨陳不撓。爲一剛士矣。撫養孤姪。出於天性。經營家業。澹無所利。不剛而能如是乎。昔齊竟陵王。曰徐景山。酒鎗遺處。士何黜。傳曰爲美談。常三酒鎗。其與鐵槍同朽久矣。儻或留在人間。則吾必重購之。曰想見其人焉。

海上隱者

慶長十六年十月。神祖放鷹河越。謂新莊越前守直賴曰。聞下總海上。邑有一隱者。淳朴不食。挂一瓢於簷下。受鄉人之饋。以充旦夕之殮。彼爲三好氏之族。往年

卿父戰死于攝州江口。想彼能知其事。宜物色之。直賴奉命往海上覓之。得一草庵。有踰七之叟。曰總歸居士。日誦法華經。直賴入庵長掛。叟延之坐談。及江口之戰。新莊氏授首之事。直賴潛然出涕曰。所謂新莊直昌者。余父也。居士聞之驚惋。直賴問其名不答。直賴曰。余聞江口之戰。有乘金麾指揮士卒者。是誰歟。叟曰。卽吾也。終不言其姓氏。直賴還河越。具言其狀。神祖異之。新莊

外史氏曰。古之幽人高士。嘉遁以正志者。皆有故焉。

甘雨亭叢書

澹泊齋論

卷上

或恥事二君。而不食其祿。或盡忠於君。而反以爲不忠。不得已然後埋光鏟采。巖棲谷飲。以終其身。所謂遁世無悶者也。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不足貴焉耳。國朝皇統萬世。絕無革命之事。烏有恥事二君者哉。暨乎戰爭之世。州郡瓜裂。勝國之士。賈其勇以銜其功。滔滔皆是。亦烏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哉。若海上隱者。則異於此。京畿敵國也。宜無容身之地。關東僻遠。牧伯守令。欲得一士舉一夫。以補隊伍之缺也。以居士之材武。售之於關東諸將。則釜鍾之祿。

立可得焉。而居士不屑爲之。去而處東海之濱。日課佛經。餬口編屨。而終不言其姓名。擬之古之幽人高士。亦無所愧也。考究事實。江口之戰。在天文十八年。其春三好筑前守長慶起兵攝州。新莊駿河守直昌屬細川右京大夫晴元。數有戰功。夏大戰于江口。晴元敗。直昌奮擊而死。宗黨死者十二人。蓋居士潰圍脫去。魏文鴛之流也。近世讀耕林子著遁史。釋元政作隱逸傳。皆採摭所不及。余因修烈祖成績。偶得其事。既歎居士之棲遲考槃。又欽神祖之明燭幽

甘雨亭叢書

澹泊齋論

卷上

微。亦欲勵世磨鈍也。

神祖興隆儒學

外史氏曰。宋儒之書。傳於皇朝。實在喪亂之時。而世無知之者。獨僧玄慧得而讀之。事在一條禪閣。尺素往來。當時未聞有禁。爾來二百五十餘年。寥寥寡聞。及惺窩先生出。始講濂洛之學。孔孟之道。遂明於吾邦。羅山先生以博洽之才。親炙惺窩。叩其蘊奧。宋儒之學。始行於世。而清原秀賢引典故以沮之。設使朝廷有此制禁。此弊法也。有識當位。必能革之。秀賢之說。其猶王淮林栗

斥朱子爲僞學乎。孝宗惑之。貶竄朱子。不得一日安其  
身於朝廷。夫王林之徒。既讒朱子。使其身不容於宋。而  
今秀賢又使其道不容於皇朝。何其不幸歟。神祖毅  
然排之。至今濂洛關閩之書。行於天下者。神祖一言  
之力也。近世聰明英敏之士。相踵輩出。或驚江曲之頓  
悟。或眩新建之良知。或出己意見。託爲古學。弄文術才。  
詆訾程朱。是皆秀賢之徒。而神祖之所惡也。其能弄  
文術才。詆訾程朱者。二先生教導之餘澤。而不知反其  
本。譬如嬰兒能食。而反罵哺之者。及其壯大。放飯流歡。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四三

而大言曰。吾在襁褓中。業已善飯。此豈理也哉。

記直江兼續事

此文白石神書所  
載。偶以附于此。

直江山城守兼續父曰樋口與三右衛門某。事上杉景  
勝。母掌薪炊。兼續美而皙。景勝悅而寵之。老臣直江大  
和守死而無子。景勝繼其家。長而有材氣。遂爲景勝之  
重臣。其報兌長老書。傳播于世。觸撥東照官之震怒。  
兵端萌于此矣。然嘗怪其書辭氣雖悖慢。而飽滿抗壯。  
無窒塞之景。似曉文字者。適見四家合攷。稱其有文字。  
載詩二句曰。春雁似吾吾似雁。洛陽城裏背花歸。一巒

知味。頗能詩者。考本館所纂詩集。得詩二首。其一賦織  
女。惜別曰。二星何恨隔年逢。今夜連牀散鬱身。私語未  
終先灑淚。合觀枕下五更鐘。句語洗刷。殆非麤人口氣。  
及閱羅山先生五臣注文選跋。始知兼續之所梓行。於  
是方信其注意文字。合攷之語不妄也。兼續頗有將略。  
惜其肆意反噬。寇鈔山形。陷烟屋。攻長谷堂。與最上義  
光相持。關原之敗。旋師于會津。皆有法度。時人稱之。唯  
上山之戰。不用上泉主水之言。使之憤激致死。不厭人  
望耳。總之兼續罪魁也。當與逆黨同誅夷。而東照官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四四

包荒之量。赦而不問。及難波搆兵。志貴野戰。出奇制勝。  
雖功不贖罪。而竭力戎事。干戈旣戢。能以文籍自娛。當  
時武夫健將。亦所罕有。偶因論詩及之。

瓢箪

太宰大貳大內義隆。雄據周防長門。承父祖之餘烈。蠶  
食日久。驕汰不恤。軍政珍器重貨。山積雲屯。其最所寶  
愛曰瓢箪者。乃貯抹茶。矮小磁器也。既而其臣陶晴賢  
殺之大寧寺。通使豐後。立大友宗麟。弟八郎爲主帥。剛  
多多良氏。所謂大內義長是也。右馬頭毛利元就。聲晴



賢之罪攻殺之。義長勢蹙，乞援于豐後。宗麟方與隣境相攻擊，不能出兵。義長走長福寺。元就圍之，遣使宗麟曰：「八郎命在旦夕，友于之情，想當不忍聞其死。可遣人來取。」我即紆圍退兵。宗麟辭曰：「我素惡義長不弟，殺之誠快。聞彼家有茶器名瓢箪者，願得之。」元就殺義長而昇瓢箪。宗麟得之甚悅。天正中，宗麟與島津義久戰屢敗，疆場峻削。太閤秀吉公將兵征義久，鎮西諸將望風歛附。宗麟獻瓢箪以媚之，遂爲太閤之物。澹泊齋曰：瓢箪一小壺也，係宗社之盛衰。元就視等瓦礫，宗麟重於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四十五

骨肉。一興一衰，亦可以觀。方是時，元就志在併吞山陽，不暇與宗麟爭衡。故遣使告之，我欲活之，彼欲殺之，則曲在彼。而我不與焉。彼欲興我，無以爲辭，可謂深于兵者也。宗麟殺弟而奪其器，不饒元就而反德之，無事則誇人以天下重器，危急則輸之，以爲納款之資，取郤之鼎，不足爲比，不義孰甚焉。

道觀 藤柳軒書

大津迫分有一數奇者曰道觀，極貧窶，家貯一鍋三足，有喙，呼曰手取鍋，每燒松毬爲薪，湘泉作茶湯，或煮增

水飯充晨夕，自詠狂歌一首以述其趣。太閤秀吉公聞而奇之，將給月俸。道觀固辭曰：「貧賤嗜茶湯，外無所求，而不累于物，一仰廩食，則身有餘饒，而心不閑曠，與其富而屈志，不如貧而待死也。」太閤不奪其志，乃黜大津驛馬往來京師者，使征其什一以資生活。道觀又欲辭之，人或勸而受之，於是出杓於窗外，每馬一匹，收錢一文，盈杓則納之，錢未盡，杓不出，及盡出之，率以爲常。一日庵曰：「道觀吾不知其何如人，至今人無稱者，推其辭俸之心，雖三公之尊，千乘之富，必當不換其志，高尚之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上 四十六

志，古今無出其右，眞所謂數奇者歟，非乎？世之以茶湯稱者，多汨沒于名利之場，趨趨于公侯之門，故其名彰聞，若道觀者，名埋沒而不傳，是愈可貴也。安得與之相對，蕪蘭薪桂，而聽松風竹雨之驟至也。

澹泊先生史論上終

澹泊先生史論下

常陸 安積覺子先著

乙酉夏久患瘡。因卧癯。不能讀書。因閱信玄全集。目為消遣之資。間有可議者。輒錄本文。附己見。隨意評騭。本欲涉獵一部全書。及瘳。館事鞅掌。不復得閑。故不能竣功而罷。

信玄請殿

武田信玄者。左京大夫信虎之嫡子。小名勝千代。信虎為人彊暴。愛次子信繁。動有易嫡之志。信玄知之。深自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下

晦匿。舉動貶退。常如不及信繁。人皆目為庸劣。天文十年。甫十六。加首服。任信濃守。兼大膳大夫。名晴信。其年十一月。初從信虎攻信州海野口城。城兵乞援。平賀成賴入道源心。源心率兵入援。嬰城固守。時大雪。城不可拔。將佐議曰。聞城中有兵三千。環而攻之。猝難得志。不如罷兵而還。歲且暮矣。天又大雪。敵豈尾我乎。信虎從之。下令。明日班師。信玄進而請曰。兒願為殿。信虎晒曰。眾謂敵不能尾。將安川殿。若二郎則必不請。信玄固請不已。信虎許之。十二月二十七日。全集或作二十八日。信虎斂兵

還甲府。信玄獨留。兵纔三百許。夜令士卒曰。嚴辦戎備。秣馬蓐食。不論能否。飲酒盪寒。人皆不喻其旨。猶相謂曰。還府何用如此。真癡騃矣。及曉。信玄引兵而出。直向敵城。城兵目信虎解去。散出村里。為迎年計。留者不滿百。信玄掩擊殲之。其在外者聞之。目為信虎反攻。皆無鬪志。奔竄山谷。城遂陷。源心驍健多力。信玄輒斬之。人始服其膽略。乃還甲府。信虎不喜曰。守城報捷可矣。捨城而來。何其怯也。羣下揣知其意。皆慢易之。信玄不伐其功。順從謙默。而為自全之計。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下

評曰。信玄不得於其父。不悅於羣下。而善自韜藏。一旦臨場決敵。出人意料。若齊文襄之在文宣時。其智豈易量哉。唐太宗年十六。始應煬帝之募。說雲定與目奇策。竟解始畢之圍。信玄雖非太宗之比。出奇制勝。如老成人則一也。知人善使。謀畫無爽。卒能取信濃。奪駿河。東略上野。西徇飛驒。凌跨五州。世稱名將。其機蓋見於此。而其無父之心。亦基於此。

信玄逐父

信虎將廢世子。其迹彌著。信玄患之。密與親臣飭富兵

部今井一郎等謀出信虎而無外援。今川義元，姊夫也。欲倚日爲重，潛使人致其意。義元曰：爲信虎婦翁，悍而難制。今與晴信通謀，使得如志，則彼心服屬於我矣。乃許諾。信虎不之知也。天文七年春，使人諭信玄曰：今川閱閱之家也。今使汝之駿河，宜在彼一二年，就義元而講藝習肄威儀，其意專在出之。而信繁爲嗣。三月，信虎如駿河，命信玄曰：不日而召汝，汝速來。及出，信玄與同謀者，叛于甲府，拒信虎而不納。義元爲之聲援，信虎無如之何。信玄遂自立，信虎終身流寓他邦。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下 三

評曰：孝者，百行之本。信玄逐父自立，毀滅天倫，大本既虧，雖威震鄰境，名垂百世，不足觀也矣。或曰：子之論正而迂矣。信虎凶暴，天人之所不與，且欲廢嫡易嗣，武田之家，不亦危乎？信玄曰：不出世之資，不忍坐受其制，故不得已而爲此謀，竟能興隆世業，開拓封疆，是雖不孝於親，而孝於祖先，庸可譏乎？曰：不然。信玄既爲世子，略涉書籍，當講問安視膳之義，起敬起孝，盡爲子之道。盡道而不我愛，廢立唯命是從，於我何有哉？其在危懼之地，順從謙默者，皆僞也。夫兇悍

如信虎者，曰誠事之，猶未易感動。況曰僞乎？推是心也，商臣元凶之事，亦不難爲。雖終身不敢讀論語，果何益哉？曰：然則信玄被廢，退就羣臣之列，厯爲一隊之長，才略無所展，而老死于牖下，後世不復知有信玄者，其可乎哉？曰：可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子之爲也。未聞逐父逞志，貪功徼利，而謂之令名者。苟盡爲子之道，則名之不稱，世之不知於信玄乎？何損且信玄之戰爭，專爲富國強兵，而非敵愾之事。曰：天子之命，父不可逐，而況於私乎？孟子曰：舜視棄天下，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下 四

猶棄敝蹤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張子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孝子之處變，如斯而已矣。衛出公拒莊公，不父其父，而彌其祖，當是之時，魯有聖人，晉有正卿，故子路有奚先之問。趙簡子有戚之師，雖人心泯於彼，而天理存乎此。若信玄之爲，則羣雄環視，恬不知怪，姻戚如義元，亦貪利于己，反擠而陷之。詐力長而仁義消，人心泯而天理絕，禍亂何由弭哉？曰：卑之，無甚高論，舜與申生，信玄不能學也。曰：吾近取曰喻子，燕劉仁恭自恃強

大驕侈貪暴。及梁將李忠安攻之。非其子守光擊而卻之。則燕幾不守矣。然守光悖逆。囚仁恭於大安山。可謂存燕之功。而解囚父之罪乎。此必無之理也。要之守光特庸懦之信玄。而信玄則英傑之守光耳。至其叛父則一也。雖百戰而百勝。烏能得贖其罪哉。

### 韭崎之戰

天文七年。信濃帥諏訪賴茂。與小笠原長時謀曰。聞晴信逐父。人心不附。將士樹黨標異。不相輯睦。宜乘此釁。目取甲斐。七月。兩將率兵攻甲斐。逼韭崎。甲府曰。新逐

甘雨亭叢書

卷下

五

信虎見兵寡少。僅有六千餘。飭富兵部甘利備前小山田備中板垣信方四將探籌各定前後。兵部先與賴茂前鋒戰。信玄曰。麾下兵繼之。備前備中。信方相踵而戰。然敵兵多。我軍疲頓。幾不能支。甲府留守原加賀。急驅市井丁壯五十許。擐壞甲。紙旗竹鎗。大譟而至。敵軍見之。敗走。追斬二千七百餘級。自辰至未。戰合凡四。皆曰。麾下勝。麾下兵小幡山城。每戰揮鎗。先殺獲首級。竟騎而與敵。編將馬上相搏。斬之。被七創。馬亦傷。乃挂所獲甲首四於鞍。謁見信玄。污穢赤血。所乘赭白馬為驗。

甲府壯士相謂曰。戰當令赭白馬為驗耳。

評曰。賴茂長時勇將也。信玄年纔十八。處危難之地。能打強敵。其後用兵三十餘年。未嘗敗衄。雖四境鄰敵。而無侵掠甲斐者。可謂希世之良將矣。雖然。非加賀之方略。則勝敗未可知。倉卒之間。能出奇策。邦有人。此之謂矣。山城之勇敢。恐不下於耿令言之甲裳。盡赤。及晚年沈鷺有謀。善曉軍事。壯士欽羨。信不虛矣。

### 信玄納賴茂女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六

天文十三年二月。信玄觀兵諏訪。板垣信方使典廢信繁。招諭諏訪賴茂。賴茂納款。三月。信玄歸甲府。賴茂三來于甲府。信玄竟使人殺之。其黨又叛。賴茂有女年十四。信玄欲納為妾。信方及飭富兵部甘利備前。皆曰。為不可。山本勘助晴幸竊謂三將曰。太守威武日盛。四隣莫能爭雄。諏訪將士。何所能為。今聞納故君之女。則將士肯悅。曰。為萬一生子。使外孫繼絕。則諏訪之家。可曰再興。彼必傾心事太守。與本州士子無異矣。三將領焉。信玄遂納之。將士果大悅。相率來服。既而生四郎勝賴。

使居諷訪。曰嗣賴茂之家。晴幸之言驗矣。

評曰。晴幸算敵無遺。決勝有餘。智勇出羣。世所共知。而至於此言則陋矣。殺降不祥。而納其女。使其少有。人心。則豈能挽首奉。枉席于仇讎哉。三將之言。正而難用。晴幸之論。邪而易入。所謂逢君之惡者也。郭崇韜。莊宗之功臣也。欲為固寵之計。而勸莊宗立劉夫人為皇后。識者譏之。而覆莊宗之社稷者。劉后也。今納死虜之女。冀其生子。而悅將士之心。在當時。則可謂不尋干戈。而能鎮靜一方。計之得者矣。而滅武田。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下

之宗社者。勝賴也。天之報施。亦昭昭然而晴幸之罪。殆不可追矣。

信方之敗

天文十四年五月。信玄將兵屯信州小室。諷訪郡代板垣信方。遣使告小笠原長時。木曾義昌。信玄全集作義昌。高。今從武田系。圖織田。踰鹽尻嶺入寇。伊奈諸將。名。亦應之。信玄登時發小室。向諷訪。使信方防伊奈諸將。信玄自將防長時。二十三日。長時下鹽尻嶺。義昌為後繼。長時與信玄先鋒甘利備前諸隅豐後原加賀。酣戰移時。雌雄未決。信

玄右隊將典慶信繁。小山田備中。欲從山路出。長時陳

後。直突義昌陳。長時眾見之。恐其截後。一時奔潰。信玄將士。獲首級六百二十九。伊奈諸將聞之。曰。二將失利。我軍豈能得支。不如引退。晴時將抽兵而去。信方欲進擊之。有荻原與三左衛門九郎二郎兄弟。信方之甥也。九郎二郎謂兄曰。伊奈諸將所恃者。長時義昌耳。今二將既敗。將士聞之。當速遁去。而徐徐引退。且不燒營。間有燒者。則撲滅之。是必有謀。未可輕進。與三左衛門告之。信方。信方素剛愎自用。及聞其言。大怒曰。汝輩怯懦。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下

敵既褻氣。何謀之有。宜疾擊之。既而日暮雨降。伊奈將士乘闇迴軍。先是留銳卒三百於營中。定軍號。分為三隊。至是伏發。大呼而進。前後夾擊。信方督勵士卒。悉力而戰。然事出不意。死傷甚多。果如九郎二郎所料。九郎二郎恥詬於信方。挺身赴敵。獲首級一。示之信方。又赴陳而鬪死。時二十一。時人莫不惜之。以為信方拒諫取敗。歸必有罰。信玄諭曰。信方聞我鹽尻之捷。銳意勦敵。固其宜也。戰非斬敵為善。我亦不可無損。前有強敵。後有伏兵。雨夜迷闇。必當進退失據。而麾下之卒無一奔

亡者非素馭軍之善。烏能至此。時人感其言。

評曰。九郎二郎可謂明決之士。料敵如指掌。智也。不

躡等而告其兄。順也。不藉舅氏之勢。義也。恥言不用。

奮身而死。勇也。使信方從其言。則兵不撓敗。而彼亦

建勲著名。與當時驍猛之士。並驅爭先。惜哉。信玄之

論信方將略也。豈有復諫喪師之將。而反稱其善者

哉。蓋信方老臣宿將。重傷其意。而英雄作略。固未可

測。明年笛吹之戰。信方為帥。日寡擊眾。大破上杉憲

政之兵。豈非信玄獎諭之力歟。然而剛愎之性。終不

甘雨亭叢書

卷下

九

俊征勝輕敵。隕命於上田原。雖有孟明視不解之風。不思殷孝祖死將之譏。為將者其可不戒哉。

戶石之戰

天文十五年。信玄攻信州戶石城。先是分遣諸將。日備

隣境。故兵頗寡。栗原左衛門蘆田下野等。各率數十騎

攻城。小山田備中為信玄前鋒。諸角豐後為後拒。甘利

備前橫田備中扼險。日備援兵。村上義清將兵六千援

戶石。前鋒樂岩寺直衛備前陳。橫田備中子十郎兵衛

搏敵督將于馬上斬之。樂岩寺怒。督戰彌厲。城兵見甲

府兵少。突圍出戰。信濃先方川上入道等皆敗走。備前

備中前後受敵。力戰而死。義清乘勢欲擊信玄陳。山本

晴幸言于信玄曰。時晴幸在麾下。託已所率足輕於備

前備中戰死。義清將逼麾下。事急矣。得無良策乎。信玄

應曰。信濃先方潰走。勢不可遏。不如與小山田備中諸

角豐後合兵。三陳為一。日決死。晴幸曰。設使敵後隊南

向。則我得勝。信玄曰。我軍且不聽號令。豈可使敵兵如

意乎。晴幸曰。臣試出一策。請使豐後所將五十騎。受臣

指揮。信玄即呼豐後諭之。晴幸率其騎去陳可五町。出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

其南。敵兵果南向。南向則我陳益整。不可復當。晴幸還

自信玄。益步騎將挑戰。小山田備中張陳而進。敵兵不

能支。遂敗走。晴幸急馳備前陳告捷。備前士卒素習兵

機。逐北頗有斬獲。晴幸又諭信濃先方將士。使還軍整

陳。甲府兵士雖死傷甚多。而信玄遂得勝矣。

評曰。戶石之戰。義清軍鋒甚銳。信玄先鋒既敗。麾下

亦危。非晴幸之進策。則豈能得濟乎。善戰者因敗為

勝。其斯之謂歟。太宗與竇建德相持於虎牢。命宇文

士及將三百騎。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因而乘之。遂

擒建德晴幸之致敵。其有髣髴于此乎。兵家所謂大星晴幸之所決機。而其功不可掩也。

上田原之戰

天文十六年八月。信玄攻信州志賀城。拔之。休兵小室。先是小縣守將真田彈正幸隆。知春原若狹及弟宗左衛門辨而有武幹。授以方略。使往更級。詐降村上義清。因稱繼城為內應。請遣兵迎接。誓書定約。義清信之。簡驍兵五百抵小縣。若狹兄弟引入子城。幸隆闔門悉殲之。義清居常憤懣。至是聞志賀城陷。謂其下曰。志賀巡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一

屬也。今不出兵。部下諸將恐懷離沮。嚮隨彈正之姦計。多喪甲士。當與信玄會戰。而決死生。不然則斬彈正之首。貫之矛。不亦快乎。將校諫曰。本軍壯士多為彈正所誘殺。新進輩未習軍旅。且聞信玄兵多。宜避其鋒。俟時而動。義清不聽。曰。兵之利鈍不在衆寡。我意決矣。遂將七千餘騎。管于上田原。幸隆請為前鋒。信玄知義清淹恚。不許。命使為右軍。板垣信方將前軍。與義清兵戰。破之。率部下兵乘勝逐北。與後軍相去懸遠。不擇地形。向義清陳。檢所獲首級。敵偵知其驕惰。卷旗而進。急擊

之。信方方據胡牀。兵不暇接。敵兵目槍叢刺。竟斃之。義清軍復振整陳而進。典殿飲富兵部等四將。邀擊破之。義清率精卒數百。馳突信玄陳。所向披靡。後軍馬場美濃信房內藤修理昌豐橫擊走之。諸角豐後真田彈正邀其走路。義清單騎揮刀。親與信玄鬪。信玄被創。既而義清墜馬。士卒擁之而去。是日接戰。互有勝負。信玄雖喪驍將。而終得勝。斬首二千九百餘級。其後攻略郡縣。併吞信濃。勢浸疆大。實由此也。

評曰。魏相有言曰。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一

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則敗。義清不悟詐謀。亡失精銳。此雖非小故。而所召與戎者。忿兵也。信玄提師攻城。不得謂之應兵。而義清拒羣下之諫。蓄怒而來。則信玄反為應兵。變化無窮。勢在呼吸。而勝敗之機。蓋決于此矣。夫義清之摧堅挫銳。與信玄鬪者。雖能不食其言。此特隊伍匹夫之勇。而非將師之事。幸隆之譎敵。則高季興誘李茂貞之故智。而若狹兄弟亦馬景之流亞也。權略之士。何代無之。顧在能收其用耳。

義清乞援景虎

義清既敗。道路為諸將所扼。不復得歸。更級經涉山澤。抵越後。納一郡于長尾。景虎請屬麾下。曰。義清兵竭力。屈崎嶇蹉跌。藉君威靈。得反弊邑。君之惠也。景虎時年十八。勇略過人。出見義清。曰。先人為景經。略加賀。能登越中。功績垂成。而不幸隕命。越中當時景虎尚幼。故不能繼成先志。將俟明年雪消。出師越中能登。曰。攘寇敵。而今君窮蹙。歸我。拒之不武。敢不唯命是聽。我聞晴信用兵。常貴慎重。是欲蓄銳全力。蠶食郡國。景虎則異於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三

此不務遠略。不貪壤地。當戰則戰。不能復避。來銳昔源義經。僅領伊豫一州。相揆入道。總管天下。至今世人不稱崇鑑。而稱義經者。曰其當戰善戰也。於是景虎召諸將。令曰。今當與晴信對壘。兵不須多。限曰八千。十月。景虎及信玄。遇于海野平。景虎雖年少。信玄聞其名。頗憚之。命山本晴幸為陳。布置嚴整。首尾救應。悉合法度。景虎使前鋒挑戰。勝負略相當。既而日過中。有二騎兵出陳。指揮斂兵而退。問之。則景虎與其軍師宇佐美駿河定滿也。甲府將士爭欲追躡。晴幸固止之。信玄亦引去。

翌日。信玄召諸將。問景虎方略何如。晴幸對曰。臣愚料之。景虎合兵七千為圓陳。先使前鋒擊我前鋒。其意正欲曰其麾下直攻我麾下。決一死也。而見我陳完固。馳突無所施。故輒收兵去耳。自此曰往。彼必多方曰怒我。怒而輕進。則陳不能整。不整則為彼所乘。正墮其計。宜靜曰待之。徐圖其利。諸將皆善其言。

評曰。信玄謙信。勅敵也。智勇略相當。適足曰相持。而不足曰相斃。所謂曰智攻智。曰勇擊勇。智勇不足恃。而無曰相勝者歟。雖小大之不侔。較其才氣。則譬如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四

高歡之於宇文泰也。今其言曰。當戰則戰。不能復避。來銳而海野平之役。戰未及酣。俄收其兵。所言頗似相反。而實相應。何也。既曰。當戰則戰。明其不當戰。則不戰矣。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謙信蓋達此旨。觀其談將略。信玄之謹嚴。謙信之果決。卒如其言。可謂知彼知己者矣。蓋信玄之兵。似程不識之部伍。而士卒不若謙信之兵。似李廣之簡易。而勇烈過之。世或見其剽悍驍銳。而徒目之為猛將。豈知量敵審己。未逮弱冠。而有老成之度乎。及壯管



轄諸州。威震關東。如其事業。則友在信玄之上。兩雄並稱。豈徒然哉。

川中島之戰

天文二十年。管領上杉憲政與北條氏康戰敗。奔越後。依景虎。讓管領職與上杉氏。於景虎。永祿四年二月。景虎赴京師。謁將軍義輝。賜輝字。改名輝虎。將軍家譜為三年五月而全集所載事實。輝虎勢漸彊。大有併吞關東之志。時信玄有次序今從之。輝虎十馬彊盛。輝虎曰。與義清有約。每年出兵川中島。侵擾壤地。八月。率兵一萬三千。管于西條山。信玄

甘雨亭叢書

卷十五

聞之。出屯于川中島。扼筑摩川上流。兩官渡。斷越後路。士卒患之。輝虎略無懼色。信玄留五日。入海津城。休士馬。將佐諫。輝虎請還。弗聽。淹留經旬。信玄召馬場信房。山本晴幸曰。戰期明日。卿等部分隊伍。晴幸曰。我兵二萬。分一萬二千襲西條山。詰旦交兵。日磨下八千。陳于川上。待敵半濟。前後夾擊。則幾不勝矣。於是高坂彈正昌信。飯富兵部馬場信房。小山田備中甘利左衛門眞田幸隆。相木一兵衛。蘆田下野小山田彌三郎。小幡尾張等十將。向西條山。典殿信繁穴山。本書不書伊豆守左衛門大夫蓋伊

豆守信 為磨下前鋒。逍遙軒信連。原隼人將左軍。太郎

義信望月。名將右軍。信玄自將中軍。部署既畢。日待天明。九月九日夜。輝虎從山上望炊煙。召諸將謂曰。我與信玄構兵。既逾十年。未能得志。今察其機。信玄分兵為二道。一曰來襲。一曰待我半濟擊之。瞭然已在目中。今我先涉水。張陳挑戰。使彼前鋒。襲我空營。直曰磨下。薄其麾下。急與信玄搏戰。或交刃而死。否則劫之。日講和我計決矣。遂率其兵出西條山。度兩官渡。時夜二更。不聞人馬之聲。輝虎每行軍。一人兼三人之食。晨爨日斷

甘雨亭叢書

卷十六

煙火人莫測其去留。十日黎明。信玄過廣瀨渡。布陳。日待前軍之報。既而日昇霧霽。敵兵已在近。眾寡不敵。士卒大驚。信玄使浦野若狹。覘之。歸報曰。輝虎數匪其軍。過犀川而歸。越後曰。不然。此所謂車懸者也。輝虎將送死于我。乃更整陳。日待。輝虎授甘糟。近江兵一千為後軍。直江山城。兵二千護輜重。自將兵一萬。日蠟崎和泉為前驅。騎兵皆下馬。執鎗督將馬上指麾。分隊力戰。輝虎率麾下。出信玄陳右。擊義信破之。進擊信玄所向。衝突震蕩。互相殺傷。輝虎馬上揮刀。親擊信玄。信玄不知

爲輝虎據胡牀。以鐵團扇支之。刀中團扇者八。腕被創。士卒爭進救之。原大隅援鎗刺輝虎。不中。搃其馬。馬驚逸去。山縣三郎兵備昌景與蟬崎和泉戰。穴山與柴田因幡戰。御之。其餘諸將皆爲輝虎所敗。逃至廣瀨渡。典廢信繁諸角豐後山本晴幸等戰死。旣而幸隆兵部等十將。遙聞戰鬪之聲。還軍爭進。尾而擊之。輝虎大敗。士卒悉潰。走戰死三千餘人。甘糟近江獨整部眾。徐徐而退。高坂昌信追擊之。近江殊不爲意。過犀川。留三日。收集散兵而去。是日合戰。非諸將來救。信玄幾危。輝虎歸。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七

越後謂將佐曰。嚮我自入敵陳。欲與信玄相搏。劫之爲盟。而聞信玄好謀。多置圓顛類己者。以亂真。且鎧冑鮮麗。如壯者軍裝。其爲信玄子弟。亦未可知。尤豫之間。馬爲敵所毆。奔逸至廣瀨渡。有甲士自稱太郎義信。馬上格鬪。鋒刃遞交。而信玄前軍競進來擊。我軍敗績。不與信玄交臂。遂志。至今不能釋懷也。

評曰。晴幸指畫未爲失圖。謙信夙悟其機。冒夜而進。此固晴幸之所不及。而信玄之所不慮也。先人有奪人之心。其斯之謂歟。幸而諸將來救。信玄不至大敗。

不然則孫叔敖所謂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者。非晴幸之謂歟。昌死塞責。固得其所。夫謙信之逗遛。涉旬。異于義清之復諫。信玄士馬精整。無覺可乘。故堅忍昌持重。欲俟其動而制之。及其挺身陷陳。則欲爲曹沫之事。而不果。謙信非素與信玄有怨隙。所昌搆兵者。昌其許義清也。然而兵連不解。則不能經略關東。通使講和。信玄不可。故欲決成敗於一舉。而其志固有所在焉。若昌賈餘勇而觀之。則豈謙信之意哉。蓋川中島之戰。所謂確鬪也。旗鼓相逼。鋒鏑交接。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八

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信玄始雖挫衄。而終不退戰。場是所難能。而世稱其勝者歟。審其形勢。兩魏叩山之戰。如夜襲且遇敗而復振。賀拔勝槩刃垂及高歡。絕與此相類。固當無所優劣也。

信玄廢義信

永祿七年中元夜。太郎義信託觀燈。抵飭富兵部家。密語過夜分而還。唯其傳曾根周防近習長坂源五郎。鈞齋從焉。監吏偵察其狀。翌日白信玄。兵部第三郎兵衛昌景侍側。進言曰。臣記世子年十六。初赴戰場。命兵部

使衣戎衣。閣下親行酒。世子觴於兵部原美濃小幡山。賊山本勘助四人。臣等感泣。竊謂未見如此盛事。閣下慈愛日隆。而世子何故包藏禍心。自川中島之戰。呂降。公詆閣下。呂蓄異圖。兵部身為重臣。當讜言極諫。繼之呂死。是兵部之分也。今既不能諫爭。又從而贊成之。罪在兵部一人。臣頗蹤跡知其事。自七月初。每日通書兵部。交結邪謀。然反計非急。臣欲候監吏發之。然後上言。故延至今。因探懷進義信手書。有兵部應諾。誠可嘉尚之語。於是信玄陰為之備。猜防滋甚。至明年正月。數兵

甘雨亭叢書

滄泊史論

卷下

部罪而誅之。下義信於獄。殺周防源五郎。呂下八十餘人。十年十月。義信自殺。

評曰。義信悖逆。天地所不容。囚之殺之。孰云非宜。然原其本心。則信玄有呂啓之。彼聞其逐父。呂為為人子者。苟有才能而不得逞志。則雖逐父可也。殺之亦未為不可。一有萌于此。則梟獍之行。何所不至。嚮使信玄知愛子之道。則擇師傅。選僚屬。屏儼邪。遠讒佞。教之呂義方。旦夕而輔導。則庶幾不陷於不義。而無父子相殘之酷矣。今既不然。自幼至壯。所講磨者。軍

旅之事。所游處者。健兒悍夫。不服溫清之勤。不聞仁恕之言。肆意嬰戮。不亦宜乎。信玄為子不孝。為父不慈。天性毀滅。倫理斷喪。蓄不逮身幸矣。夫兵部甲府之驍將也。所謂赤備。隣敵震懾。當呂功名令終。而為潘崇之行。凶徒之魁。罪不容誅。始與信玄逐信玄。又與義信圖信玄。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或曰。義信反狀未露。事頗曖昧。信玄不推覈其實。而遽殺之。不亦過乎。曰不然。昌景忠勇之士也。其言不涉欺罔。雖口保之可矣。呂弟證兄。其事實難。大義滅親。可謂公

甘雨亭叢書

滄泊史論

卷下

忠。又何冤濫之有焉。

庚寅冬。中島為貞作淺井三代傳見寄。余縱觀之。歎其記事精確。用意史筆。因有感于當時事迹。撫其可議者。略下論斷。呂還之。

上坂泰貞教誡二子

泰貞之教誡二子似矣。然觀二子之才。孰與亮政。二子果能制之乎。則抑而不用。使彼怏怏不得志可也。苟不能制。則小惠不足懷大奸。克思吾言。遇之勿踈。果何所益。孰謂泰貞之審於料彼。而闇於知子乎。其實非不知

也。養而子之。立而爲嗣。非有大過。其勢不能易也。然則殺亮政。曰斷後患。何如。曰不可。彼方忘死救急。殺敵立。謹。曲意事我。又無過惡。烏得殺之。蓋亮政之才。而二子之不才。天也。至此無可奈何。泰貞死不瞑目矣。

泰貞嘗爲京極勝秀所子養。故養泰舜。曰爲己子。不忘本宗。義固當矣。何曰又養泰信。蓋欲結交隣境。曰爲援也。然立泰舜爲嗣。泰信爲副。兄弟之分既明。而爭奪之源塞矣。上杉謙信養北條氏康子。命名景虎。又養甥景勝爲子。繼嗣未定。而謙信卒。二子爭立。日尋于戈。景勝

終殺景虎。據有越後。謙信英武絕倫。固非泰貞所及。而至其貽厥。則遜一著矣。

京極屋形

屋形者。世家謂也。當時非如京極六角吉良土岐之流。則不得稱。而京極六角。同族仇視。鴉蚌相持。而不免漁人之利。吉良上岐。至義諦賴藝。敗亡相踵。唯甲斐之武田。駿河之今川。周防之大內。豐後之大友。拓境廣地。士馬雄盛。不負屋形之名矣。然氏真爲信玄所逐。義隆爲晴賢所弒。信長入甲斐。而勝賴無噍類。秀吉一怒而義

統無所措手足。安在其爲屋形哉。甚矣。高濂父子之孱弱也。亮政反于泰舜。是反于高濂也。而不能討。檄召將士。張皇虛聲。老病不能任事。猶不足責。高岑懦緩。受制于人。不得已而出兵。敗衄而還。逼於俊孝之議。既和而。又戰。戰而又敗。敗而又和。雖講和。其實請降。舉措乖方。一無足觀者。宜其幽于小谷。不能一日聊生也。其子高秀。若存若亡。苟非秀吉之經略長濱。則京極氏又得血食矣。由是推之。信長秀吉。隱然有功于京極氏。雖謂之爲高濂父子。報讐雪恥。可也。

淺井三代

亮政謀將也。久政愚將也。長政勇將也。謀而無勇。則謀不成。勇而無謀。則勇不立。惟愚也。謀不能入。勇無所施。相率歸于敗亡而已。亮政知人善用。廣收羣策。曰寡擊衆。謀無遺算。乘高濂之罹疾。城于小谷。此其急著也。卒能吞噬江北。開叔基業。真奸雄也。久政不恤軍事。荒于畋獵。拒諫信讒。疎斥耆舊。及殺大橋秀元。羣下益離沮。其不遠至覆滅者。特曰長政收士心。維持紀綱。遷延歲月耳。長政勇略逸羣。健鬪無前。奇計良策。雖不及乃祖。

而摧堅挫銳。自戰不撓。殆有孫策姚襄之風。而終不救於敗亡者。久政之蠢愚。掣肘膠柱。請戰而不許。坐失事機。遂使強敵得逞。志于我。謀臣猛將。賣降恐後。力屈勢蹙。父子不能自全。悲夫。亮政及逆之雄。何爲立傳。懲不臣也。應仁之亂。紀綱不振。勝元持豐之黨。割據州郡。各爲自立之謀。下陵上替。弱肉強食。凡有力者。皆可自行。篡弑亂臣賊子。無人得而誅之。豈特一亮政而已哉。然余嘗怪亮政得志。曰降。何亂賊之滋多也。約而言之。陶晴賢殺大內義隆。齋藤秀龍逐土岐賴藝。秀龍亦爲子

義龍所賊。長曾我部元親出一條康政。浮田直家。纂浦上宗景。松永久秀。醜三好義長。遊佐信教。戕畠山昭高。三好義繼。弒源義輝。其餘不遑枚舉。綱常滅而倫理絕。悖亂極矣。然其原起于比條氏之蔑上。義時曰陪臣放逐三帝。恣行廢立。高時效之。陵暴萬乘。羣下相視。恬不知怪。世道一變。其所由來漸矣。長政藉父祖之資。雄視江北。兵精力完。而與越前相爲脣齒。固信長之所深畏也。蓋長政不服。則信長不能越近江而窺。箭京畿。故結婚曰親之。倍約曰斃之。其遇信

長。實長政之不幸也。諸將名長政者三人。淺井長政先輩也。淺野長政次之。黑田長政又次之。皆一時之良也。淺野黑田。世受方面之任。安富尊榮。亮政至。長政三世而絕。及臣子孫。不能久遠。天定亦能勝人。不其然乎。

淺見對馬守俊孝

俊孝機略不及亮政。而殄滅之志。始終不渝。不特曰其與泰舜有姻婭之好。蓋忠義出於天性。其身老于行間。曉暢軍事。亮政所憚。唯俊孝一人而已。高岑旣敗。亮政往越前。謝其援已。俊孝欲乘虛曰襲小谷。將士一無應

者。孤軍單筭。無如之何。使諸將皆如俊孝。則豈不轉敗爲勝哉。高岑不能用其策。盡其才。每戰輒敗。沈慶之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岑之謂也。

井口彈正義氏

亮政困于地頭山。計無所出。將自殺。大橋秀元耳於義氏。使之代死。義氏怡然就死。亮政竟得脫。故亮政厚撫其孤。娶其女。曰妻久政。義氏不授命。則亮政不能立三世之基。豈非忠臣義士耶。曰不然。謂之烈丈夫則可。謂之忠義則不可。何耶。義氏仕京極氏。而隸于泰貞。其實

臣焉耳。及亮政襲今濱拔上坂。意氣揚揚。還自越前。義氏與今村掃部國平迎謁道左。遂臣事之。與其死于亮政。何不死于泰舜。曰。泰舜衆人遇之。亮政國士遇之。則將如之何。曰。亮政反于泰舜。是主將之讐敵也。縱不能陳力誅討。豈宜委質爲臣乎。衆人國士。旣非通論。況非其比者乎。燕劉守光將稱帝。孫鶴固諫死之。先哲謂孫鶴受劉守光委任。不能曰死殉之。乃衛守光生全之恩。忠諫而死。是可曰死而不能死。可曰無死而死也。義氏之輕死。豈非其比乎。然而逼於亮政之急難。激於秀元

甘雨亭叢書

清治史論 卷下 二十五

之勸獎。勢不得不死。此樊將軍授首荊軻之秋也。故曰。可謂烈丈夫。不可謂之忠義。余恐世人見其視死如歸。將與村上義光毛受家照輩。同日而語。故不得不辨之。

赤尾清綱對久政

久政與六角義賢戰敗。歸谷勲舊將佐曰。卿等耄矣。清綱對曰。行兵猶放鷹也。第在主將之指揮耳。臣等雖老。筋力未衰。今日先君若在。不復如此老耄矣。詞直氣壯。久政無如之何。陳登忤呂布。布盛怒欲殺之。登不爲動。容。徐爲曹公之言曰。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布

意乃解。清綱語勢與此略相似。調理麤人。不得不如此。

久政殺大橋秀元

秀元亮政之等夷。拳勇矯捷。非有大相過者。特曰亮政有統馭之才。推而爲主。曰徵功名富貴耳。相從日久。竭力行伍。亮政曰故舊遇之。益相親愛。故臨死曰久政爲託。久政多不法。秀元因事規諫。無所回避。遂見疎。又聽讒者之言。召欲殺之。秀元與其子善二郎赴小谷。遺書長政。指畫軍政。其心一日不忘淺井氏。幾乎從容就義者矣。郢王友珪患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威勢甚重。發詔

甘雨亭叢書

清治史論 卷下 二十六

召之。其腹心皆諫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爲人。雖往如我何。乃帥精兵萬餘人。度河趨洛陽。友珪大懼。甘言遜詞。曰悅之。尋使還鎮。師厚搯友珪不能殺已而赴之。秀元知久政必能殺已而就之。非不能爲師厚之事。不屑爲也。故其言曰。今昏童一警眠。亦甚易耳。此其胸中算定久政。不下師厚。而不負託孤之義。能守君臣之分。則大有間矣。

久政議長政與信長結婚

近江越前輔車相依。譬如夏之於鄭。建德俘而世克降。

卒之兩困而俱斃。遇太宗也。信長之將略未及英衛。況敢企望太宗乎。然而淺井朝倉緩急相救。則不愧於夏鄭之交矣。何曰言之久。政承父之業。不克負荷。荒禽怠政。疆場日駭。唯其不欲長政與信長結婚。議論稍有可觀。不忘與國之好。使彼不得侵軼越前。而後許之。善隣之道固宜如此。信長專曰詐力。駕馭羣雄。清議不足。卹盟約不足。顧愚弄久政。牢籠長政。如宿將老臣。則曰言。餌之將士。口攜貳而瓦解之勢。不可遏矣。寧捨一女子。不可不取敵國。此信長之本謀也。久政一味樸實。循其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下 二十七

故常。曰爲清議可忱。盟約可徵。而終不知墮其計。此其所曰喪軀也。考其歸則誠愚。而持議未嘗不正。彼曰詐。此曰信。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寧與與國俱亡。不與敵國並存。臨死決烈。猶有可取。觀者不曰其過而掩其善。斯可也。

遠藤喜衛門直繼

直繼手眼明捷。膽略素定。方其饗信長於成誓提院中。夜馳還小谷。說長政使殺之。曰。臣一人之力。足曰辨之。君公引兵來擊。進襲岐阜。則取美濃尾張。在掌中矣。

曰刺客自處。何其卑也。曰將略授長政。何其倨也。卑與倨。皆明捷之所爲也。其策信長灼如著龜。設使長政從其言。則信長與尸而歸。豈不殆哉。長政不欲邀危乘險。猶有君人之度。而不知養虎遺患。此興亡之機關也。妙川之戰。直繼潛入敵軍。直前欲擊信長。爲竹中久作所覺而死。是欲了其前局也。故曰。膽略素定。非邪。暨乎兩兵酣戰。主客相亂。竊軍號。易旗幟。徑前欲殺主將者。往往有之。如妙川之戰。朝倉義景之兵。狙擊東照公者二人。天野三郎兵衛。康景加藤喜左衛門喜之。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下 二十八

覺而斬之。秀吉攻三木城。別所長治之兵。久米五郎久勝。志水彌四郎直近。圖擊秀吉。亦所覺而死。上杉景勝與最上義光相持。東禪寺右馬頭伴爲景勝兵。提首突入陳中。呼曰。我獲右馬頭首。大將安在。請檢之。不及者十餘步。本莊越前守繁長擊而殺之。凡此數者。皆直繼之流。而竟無一人得志者。匹夫之勇。固非所尚。而萬夫之勇。未必不從。匹夫中來。顧其養之何如耳。

安養寺三郎左衛門經世

長政敗于妙川。經世力戰深入。爲敵兵所擒。信長問城

中虛實。經世詭辭。曰對信長。縱之使還。經世益勵戰守。小谷。陷危在旦夕。而延數年者。蓋賴其言也。及淺井氏滅。事京極高次。削髮號聞齋。慶長庚子之夏。石田三成往大津城。謁高次。告其謀而誘之。高次雖不聽。而善遇之。經世謂將佐曰。三成稱兵。必不能成。執而戮之。一夫力也。請我當之。黑田伊豫守不從。曰。三成受秀賴密旨。曰舉大事。輝元居大坂。指麾軍事。今殺三成。則輝元急攻我。諸將響應。守備未完。四面受敵。此危道也。經世曰。不然。秀賴尚幼。不能出命令。三成誣天下。曰濟奸謀。關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  
卷下  
二十九

西諸將。脅于三成。蒲伏聽命。今殲渠魁。則諸將波駭。羣疑盪起。輝元惶惑。計無所出。我亟遣一介。報于小山。內府大旆。鼓行而西。則平蕩支黨。可翹足而待。此不世之功也。伊豫守素恇怯。不能用其言。經世憤惋而退。信如其策。則不待青野原之鏖戰。而天下大勢已定矣。明決之士。所見略同。經世之欲執三成。卽直繼之欲刺信長也。要之。二子皆奇士也。故特表而出之。

澹泊先生史論下 終



澹泊先生史論附錄

常陸 安積覺子先著

擬策問三道

殿試鄉試皆有定式而非甕牖繩樞之士所可議也。然擬則無罪。彰考館諸子。研究史學。勵精公事。敢擬策試三篇。干求高對。此亦講習之一也。請勿退棄。封建郡縣。唐宋諸儒。議論不一。如爭訟然。至柳子厚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蘇子瞻范淳夫楊用修皆是其說。而子瞻至謂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

上印亭叢書

澹泊先生史論附錄

復起不能易其言。其意以郡縣為良法。皇朝上古至中世。專以郡縣之制蒞之。至源賴朝握兵馬之權。恣封將校有功於己者。以為羽翼。子孫相承。血食永世。應仁以來。州郡瓜裂。封豕長蛇。蠶食鄰國。兵練馬彊者。并吞數州。介祿目郡司之制皆廢。而為其守者。獨兼方伯連率之任。非階王命。皆所僭越。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間有英雄之士。能知順逆之分。周勃以百戰佐高祖。竇融以河西歸光武。國家禮賞。帶礪鞞。至於今日。海晏河清。千里之外。朝令夕應。無風草之警。然則子

厚所謂非聖人之意也。勢也者。其言雖可取。而郡縣之制。未可為得。而子瞻所謂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者。皆不足取。而淳夫用修之論。亦將麾之門牆之外乎。釋教之害。前哲論之悉矣。皇朝欽明天皇以來。崇奉之極。至與朝儀國典。同科並行。以萬乘之尊。脫屣空門。傳法灌頂。其禮重於受冊書。啓金縢。攝關大臣。競建寺院。賤民膏血。務以鉅麗安壯相誇。遂至以髡緇為家法。以法諱易諡號。其弊不可勝言矣。然蘭殿椒屋。螽斯蕃衍。立為親王。降列人臣。則遙授之官。宛如星羅。而簪纓之

甘雨亭叢書

澹泊先生史論附錄

二

族。殆將茶布竭天下之力。不能贍其奉養。於是乎有出家離俗者。肇於開成皇子。而盛於覺行法親王。貫首門主。奕世不絕。雖無高岳恒貞之操行。而有圓慧尊雲之忠勤。至皇女。尤有難處。蓋自齋宮齋院廢。而皇女下嫁者。世贖其二。資裝不給。帑藏虛耗。於是乎有披髮入尼寺者。亦猶唐宋公主為道觀教主。師資相踵。分派天潢。天下之人。望而知其尊為公主。而不敢褻侮。凡僧尼寺院。皆有定額。而不別增租稅。以累黎庶。唐末十六宅諸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此雖喪亂之世。亦甚可哀。皇朝

絕無此患也。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此雖不可以禮目之。亦不得已。而時之適宜者也。然則釋教未可全非歟。償聖主賢輔。馭夷秉政。則排斥釋教。而皇子皇女各安其所。別有民法乎。

禮樂所以移風易俗。而教化所由生。彝倫所由敘也。元魏孝文欽慕華夏。敦尚儒術。遷都洛陽。嚮心禮樂。竟變腥羶之俗。能爲衣冠之邦。然明元太武之業。自此衰矣。金世宗明主也。時人謂之小堯舜。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嘗怒太子允恭。盡用華服。曰。易世其衰矣。文中子

曰。心迹之判久矣。余竊謂世宗能究其心。而不踐迹。此其所以爲明主也歟。元之爲國。父於孝文之所爲。不欲用華變夷。而日夜思惟用夷易華。王元美有見于此。故曰。元唯不忘其故。是以易世之後。僅能驅而置之。大鹵之外。若飛鳥之就林。而巨鱗之還壑也。皇朝風氣剛勁。士尚廉恥。矜弓戢戈。百有餘年。文運隆盛。戶誦家習。上之爲政。參用弘安禮節。貞永式日。而不規規於衣冠文物之制度。五教誕敷。五品克遜。樂則不能知。禮則可謂具體而徵矣。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

鼓云乎哉。朱子釋其義曰。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又載程子之說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又曰。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然則禮樂雖不可興。而處雍熙之世。享磐石之安。如斯而足歟。抑聖賢當世。則有以移風易俗。而復三代之治乎。

致藤執政書二首 癸巳

覺在彰考館三十年。縱觀史策。得覩皇朝異邦之事。迹徒供筆墨之資。未試鉛刀一割之用。年幾六十。益無聞焉。齒髮頽落。精神衰憊。雖有老驥伏櫪之志。而

恐貽駑馬戀豆之譏。故修史之暇。唯以澆菜養菊爲務。至於當世之事。非所涉歷。豈敢吐一言論一事哉。然而飽食暖衣。養妻孥。皆君上莫大之恩。敢不竭犬馬之力。以輸螻蟻之忱。久辱台臺之知。恃其不必厭棄。故作書二通。干進左右。冀暇時電覽。

其一

覺聞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霸之與王。固不可同日而語。功烈如彼其卑也。然而後世公侯牧伯。胙茅土而有社稷者。景仰桓文之功烈。咸欲企而及之。何邪。誠

以其得賢臣而爲之佐。合諸侯而尊周室也。方今柳營之制天下。雖不可比于周室。而德澤之浸灌浹洽。人心之攀附悅慕。不可謂無周室之遺風也。昔者月堂西志二君。以至道甫道幹二君。僅有三河之一方。城非完固。兵非衆多。四境隣敵。而能自立。竟基大業者。非有陰謀秘策。驅神役鬼之術。而以誠接下。以恩撫下。世德相承。人心固結。猶太王之在幽也。傳至東昭宮。英武天縱。人歸其仁。神智妙算。戡定禍亂。不數十年。合四海於分裂之餘。擁戴天子。禮遇公卿。羣雄匍匐而聽命。黎元極

負而嚮化。其規模之宏遠。聲教之樹立。自鎌倉室町以來。所未嘗有也。徽猷嘉謀。不遑枚舉。而莫善於封建三藩。犬牙相錯。盤石相固。雖有跋扈倔彊之徒。而不敢萌覬覦之心者。以其內外相持。緩急相救。其勢足以威服諸侯。而其重足以鎮定遐裔也。台廟以謹慎守之於初。猷廟以英邁承之於後。綱舉目張。仁漸義摩。百年之間。干戈不興。民安其業。人懷其德。勝殘去殺之效。於斯可見。豈非積德累洽之所致歟。近者文廟以不世出之資。入續大統。發號施令。煥乎可觀。庶績咸熙。有光

前烈。惜乎享世不永。施設有所未盡。天下之人。如喪考妣。此豈勉強矯飾之所能致哉。仁心之及人。德澤之被物。不期而同。其效如此。幼君在上。賢臣在下。率由舊章。顛若畫一。賈生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正謂此時。而覺區區之心。竊謂君上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而政府諸公同夤協恭。陳力贊襄者。亦在此時也。夫圖治與贊治。豈可一日而忽之。何必有待於今日哉。蓋四海之廣。萬姓之聚。約之於身。譬猶一家然。衣服飲食。不可一日去之者。由旦而夕。習以爲常。狃於所安。恬不知

省。一有孤兒弱孫。主其宗祧。衆所倚賴。則饑飽寒暖之節。必加意而慎重之。由家而邦。由邦而天下。在能擴而充之。則勵精與陳力。亦不在于此時乎。歷訪之古。柳管年齡之弱。未有如今日者。藤原賴經二歲赴鎌倉。當此之時。北條義時竊兵馬之權。置君如奕棋。假而爲名。徒擁虛器。此不足論也。室町十五世。幼齡之君。不爲不多。而其最少。無踰源義尚。雖有其父義政尚存。而厭厭如泉下人。強臣制命。政不由己。此又不足論也。唯義滿十歲爲元帥。器度卓越。常流輔以細川賴之之忠亮。故其

駕馭羣雄頗有可觀而今輔相大臣豈無賴之之賢幼君成立或能十倍義滿則杞人之過慮無復所用而覺反覆究窮不憚瑣屑者亦有說焉天下之大機務之繁豈能一一遵成規而合軌轍哉臨事處變不得其宜則執政元老必將稟白三藩而服天下之心三藩之中唯我君上年最高而德最優言而為天下法動而為天下則一言一動皆所瞻仰先自治而後治人所係重而所期大則圖治與贊治豈非今日之急務哉蘇子瞻有言曰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勤守簿書上下相安

甘雨亭叢書

治道論附錄

七

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由是言之求治之道豈惟遵用故事與勤守簿書而已哉今四境之內既無憂虞士庶恬然各安其所夫何不治之有而覺云云者更欲治道之精明隆盛而四方之來取則也君上仁孝寬裕遷善改過明於責己儉於奉身此誠希世難遇之明辟而諸公宣力有為之時也往年震火之災權宜濟事移於駒籠別莊歲月既久意所便安一旦去之速入藩邸曾不吝於去留天下之人皆知愛戴幼君之誠矣願乘此機恢弘威公義公之志敦教化以正風

俗開言路以納諫諍甄淑慝以覈名實決壅蔽以通視聽則雖有難處之事難見之情必將縷析而刃解矣苟能如此則不負祖宗封建之懿範而桓文能尊周室之美亦可幾也進而修之豈唯桓文之功烈雖聖人精一之旨亦可講明而措之事業則其所施豈不博大深遠乎哉覺雖庸劣嘗聞事君之道矣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夫吾君之能之邦人知之天下知之若夫獎頌其美而潤澤之則在政府諸公矣干瀆嚴尊退增汗懼伏惟矜其愚而垂察焉

甘雨亭叢書

治道論附錄

八

其二

覺嘗觀古之言時事者必有措置之方覺愚不知當世之務又自少及老從事筆硯之間未嘗更歷贊畫之地故其言迂腐不切時務又非求言而言者進有犯上之戒退有出位之懼但葵藿之心不能自已君上愛戴幼君之誠修己治人之要前已論其大較又陳至愚極陋之下計以備采擇之萬一非敢自謂措置之方亦恃愛而忘辱劣耳竊惟當今之務在於洞悉諸侯之情偽不知情偽則不能察其形勢事至而遽應之亦已晚矣昔

者春秋戰國之世。有行人之職。遍使列國。以修辭命。以通朝聘。其君之賢愚。卿大夫之能否。政事之得失。民心之愛惡。租賦之盈朒。兵馬之彊弱。悉知之矣。今四海一家。諸侯會同於江都。非由吉凶大禮。則越境通使。法之所禁。縱令通使。不過禮貌而進退之。奚暇知其餘哉。故奧羽之近。既不能知。況關西筑紫之遼遠乎。然則何爲而知之。曰。請用問。孫子十三篇。用間最爲下策。況在治平之世。妄陳用間之說。必爲狂悖而駭視聽矣。然嘗聞之。間者。權也。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處之有道。

甘雨亭叢書

滄海史論附錄

九

而卒歸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方今主幼國疑之時。同心竭力。輔導翊戴。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執政元老之任也。審天下之形勢。察諸侯之情僞。一旦有意外之變。則不動聲色。而折衝千里之外。此君上之任也。竊觀元和以來。寓內寧謐。一有草竊姦宄。則誅竄不旋踵。國主城主。政令苟有不善者。罷黜流徙。寔繁有徒。此雖議於朝堂。公其是非。而至其隱微之情。難見之形。則非用間。何能探腹心。而中肯綮乎。蓋朝堂之用間。神其機。妙其用。譬如著鹽於水中。泯然無迹。故人不能知耳。

以其不可知。遂謂無此事。其可乎。豈惟朝堂之用間。諸侯有志者。亦用間於我。何能保其必無乎。彼能知我。我反不能知彼。豈事務之所宜然邪。覺愚以爲宜。擇卒伍吏胥中有幹力。而可爲間諜者五六人。厚其資給。分遣諸國。或爲賈販。或爲伎工。隨便適宜。指授方略。覘知各國之情僞。又擇親密近臣。謹愨厚重。通達事體者一人。統之。授以散職。踈而遠之。使居街衢闕咽之地。廣交諸侯之臣下。或飲食燕衍。或琴棋書畫。恣其所爲。不拘文法。畀以內帑金緡。充其交通之費。外爲污穢之行。內實

甘雨亭叢書

滄海史論附錄

十

明敏精練。凡諸侯之好惡。明闇。人心之向背。去就。纖悉必知。隱微必察。而所遣諜者。歲月一至。以其所得事宜。報之所統。所統審問而簿記之。以己所聞。較彼所言。參互證驗。以時上聞。則天下之動靜。可坐而知也。然其機一露。鮮不僨事。尤宜極慎。極密。不使外人測其端倪。故孫子曰。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大易豈言間諜細作之事哉。然而剛柔相推。變化不測。在能融釋而會通耳。蓋天下之患常

在恃安而忘危。何謂危。人心之去就。是也。就之則安。去之則危。今天下之諸侯。雖大小之不侔。猶兩漢之遺制也。所謂御譜第眾。即從高祖于豐沛。屬光武於南陽。蕭何曹參馮異鄧禹之流也。外據大名。即英布以九江擊楚。耿弇以上谷佐漢。趙佗以南越臣服。竇融以河西來歸之類也。其他將校偏裨。有塞旗斬將之功。而無菹醢夷滅之禍。傳至數世。子孫守土而牧民。至於遐裔荒陬。奉書朝發而夕至。莫敢支吾者。誠以東照宮文。漢武猷。英略絕世。駕馭得法。而能全功臣也。夫如是。天下之

安。莫過於今日。尚何去就之察。而禍患之慮哉。然論天下之大勢。必審人心之向背。今天下之人心。皆向利而背義。侈靡成風。土木糜財。其所由來。亦有漸矣。天下言利之徒。並起而爭進。公侯牧伯。莫不以利為先。廉恥之風。頽墜不振。苟為後義而先利。則遺其親而後其君。孟子所以警梁王也。蓄好利之心。何可投之隙。禍患之生。殆有不可言者。此覺所以寒心股栗。而未敢輒以為安也。江都萬民之所輻湊。浮浪之士。遊手仰食。不知其幾千百。憲廟之世。諸侯有罪而國除者。歷歷可數。其下

所養之士。一皆漂散。則今日浮浪之多。倍蓰曩時。其間豈無桀驁之徒。萬一造為慶安辛卯之事。智計及有出乎其上。響應而嘯聚。則將何以應之哉。浮浪之士。可憂如此。況牧伯連率。權力百倍于此者乎。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賈生所以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雖然。處之有術。馭之有法。此執政元老之憂。而非君上之所可否也。一有意外之患。而君上素為之備。慮之周。而察之詳。逆折其機。而弭禍制變。則其忠於公家。施于事業。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嚮者義公藝

卉木於駿府。植香菓於伊豆。卉木香菓。果何益於邦家哉。此乃所以泯其迹。而收其用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義公用意之深遠。經邦之勤拳。皆可繹而講之。則有萬萬于至愚極陋之下計者。政府諸公。烏可忽之。而不思其故哉。觸冒忌諱。罪無所逃。惟台臺鑒茹。而裁度之。

謝平玄中書

嚮辱賜壽序。薰沐莊誦。如獲拱璧。命意之高。立言之大。實出人意之表。不可尋常祝釐之語求之。信乎徂來

先生之門多文人崛起者。籍湜輩不可一二數也。但僕蒲柳凋零。犬馬齒衰。徒糜歲俸。惴惴焉唯一日失墜是懼。不意蒙長者之推獎。忝張老之善壽。縱欲夸耀鄉里。揆之中心。能無愧乎。至於稱贊日本史。則借鄙人之壽。引彰義公之義。古人亦有借彼言此者。此文章家機杼之功。而大兄幹旋銘鑄之妙。踔厲發越。筆下風生。孰不忘食而樂聞乎。蓋日本史之成。用力寔大。而文獻不足徵。古記實錄。皆編年之書。而紀傳版體。引效遷固之史。憂憂乎其難哉。千載之下。其可徵者。無踰舍人氏之史。

甘雨亭叢書

治史論附錄

十三

誠如所論。而舍人氏之史。取材於三史六朝。頗有筆力。雖不純乎史體。亦非後世紀載者之所能及。續日本紀。引下。則日曆起居注之體。而冗蕪輟弱。皆不足觀。然如其事實。則舍此無可外求。中古兵燹。簡牘殘滅。日本後紀。既不可得。其散在類聚國史者。廬如黑子之著。而本朝世紀。寥寥無聞。可引取信者。水鏡大鏡榮花物語之類。已譯而成文。亦頗難矣。唯有王臣之家乘日錄。可補舊記之闕略。而周旋規矩之小節。什居八九。披沙揀金。蒐材搆居。抑又難矣。義公立法甚嚴。不許騁文弄辭。務

使核實。每或史臣曰。選皇朝之史。固非汝輩所能及。後世必有良史者出而修之。吾備其稿耳。寧繁勿失簡。寧質勿過文。故每事參覈諸書。標其所出。哇吟溝洫。各有所局。而不能踰越。雖有具鵠眼鷹睛者。不得縱凌霄之翮。亦猶圖鬼魅者易工。畫狗馬者頗難也。然義公之立論。亦有卓然不可沒者。紀律正名。內南。外北朝。又如所論。雖然御紫極而當丹辰。莫非後嵯峨上皇之裔。義公豈得曰私心輕重之哉。一曰明德三年神器所歸。為斷而興替盛衰之間。必三復致意焉。其餘列神功皇后於

甘雨亭叢書

治史論附錄

十四

后妃傳。揭大友皇子於帝紀。皆世人之所駭異者。此非義公之窺見。而推原舍人氏之史也。舍人氏編年而書。苟不係於紀。則應神天皇六十年間。事實皆湮沒而無聞焉。故書攝政元年。而刑賞黜陟。臚列無遺。既云攝政。則非踐祚明矣。若大友皇子之篡統。則懷風藻水鏡。皆有明文。而舍人氏既書近江朝廷。其書天武之篡奪。曲筆回護。雖子為父隱。理所當然。而不自覺其往往逗出。此皆天理人心之公。不可掩匿者也。後人不能窺其旨。曰大友為叛臣。而列於將門純友之類。不亦悖乎。義公

憤其憤憤故持書而正之亦欲扶綱常正名分也降及中世外戚竊朝權官壺亂倫理三綱淪而九法斁姦邪進而忠讜逐遂致陪臣敢擅廢立島夷指斥乘輿開闢召來所未嘗有其變亦大矣究其端緒必有所從來而據事直書美惡自見此皆日本史之大較而印其書可見其義者也藏之金匱之底而不下州閭者豈義公之志哉勢有所不可也數百年間汗隆升降瞭然眎諸掌上者亦必有其日矣踰七之老朝不保夕而日本史之壽則不可限量後世豈無良史者采而擇之筆者筆削

甘雨亭叢書

澠州史論附錄

十五

者削召爲昭代之龜鑑而成義公之志者哉序中所謂亂臣落膽俊觀觀之心賊子跼蹐不王之迹拂地焉者至此方可庶幾也僕與諸子同修日本史歲月既久雖無尺之長而熟知義公之志矣夫貴籓之望義公在大父行而下之事上猶一家也何日把臂召罄所懷今因銘哉祝規不惜爲大兄傾倒略敘顛末召冀日本史之壽與天壤不敵也秋涼自珍

復山混齋書

丙戌

昨承諭參州小豆坂之戰信長記信長譜織田家譜等

書爲天文十一年德川記爲十六年紀事頗詳然召信長記信長譜先輩所撰艱於取舍故開設兩端召垂下問援召歐陽五代之事有根據有見解議論鑿鑿可喜所謂入吾室操吾戈而伐我者將釋旗鼓而解去其鋒殆不可當也竊謂諸書爲十一年者皆承信長記之誤然非作者之過而後人之妄爲也何召知之信長記天文下注壬寅不書幾年而直書月日其八月二日出兵十日會戰諸書皆同但年有異耳蓋當撰述之時駁參之載籍未易輒見得之於織田家之傳聞而無所參互

甘雨亭叢書

澠州史論附錄

十六

考索故寧闕疑而不書年作者之用意頗慎矣意者輕薄之徒妄加壬寅二字召補其闕壬寅乃東照公降誕之年是時道幹公未與信秀搆兵事實大舐悟當羅山先生撰譜別有所據而然乎抑亦召壬寅二字推爲十一年乎二者未知何如而其爲誤決可知矣如楊燕奇碑寶應貞元紀年雖有誤而無損於韓子之文羅山之博洽貫穿古今其間豈無一二所遺亦無損於羅山之學後進晚輩不究十六年之實事而泥于十一年之虛文則其終愈遠矣僕非敢輕議前輩唯召事實所在



爲據。初道幹公避叔祖內膳信定之亂。依義元于駿府。天文十年。得還岡崎。根本未固。人心動搖。結婚刈屋。資輔車之勢。未遑侵伐隣境也。十四年。信秀聞內膳死。攻拔安祥。兵釁始見于此矣。十六年。道幹公叔父藏人信孝與信秀連兵。召窺岡崎。道幹公患之。乞援于義元。於是方有潮見坂之事。義元聞之。率兵戰于小豆坂。參之於駿參諸記。是時。東照公實六歲矣。若無潮見坂之厄。則小豆坂之役。緣何起哉。僕久疑此事。常有意于刪修。而未能遂。兄能諳練系譜。縷析精微。裨補紀傳。其

甘雨亭叢書

澤治史論附錄

十七

功鉅多。今當博攷駿參之諸記。歷繙祖宗之譜牒。定爲十六年。召糾其繆。人非無過。能改爲賢。書非無誤。能正爲善。正其誤者。非兄而誰。牛溲馬勃之語。雖謙遜之至。而參朮攻疾之譬。暗契元行冲之言。真所謂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者。兄其勉哉。

書僧高辨語。贈藤執政。

初北條泰時在京師。謁耨尾僧高辨聽法。偶及治國之談。高辨曰。君不見夫治病者乎。良醫能察其源。審寒熱之所中。然後投劑。莫不立愈。世之爲治者。不察其原。濫

行賞罰。則姦僞益作。風俗日偷。欲爲之治。末由也已。譬之庸醫。不知病原之所在。妄施治療。治之不成。由人有欲心。欲心一萌。衆禍競起。足下執軍政。躬自率勵。何不戒之有。泰時曰。雖一人勉行之。奈衆不從何。曰。是不難。在足下之心耳。古人有言曰。其身直則影不曲。其政正則邦不亂。正也者。無欲之謂也。足下心誠能存之。則人薰德而知足。不勉而行。治可庶幾矣。一有爭訟者。則自反而痛懲。不可加罪於彼。譬如身不正。而惡影曲。不正身。而欲罪影。其可得乎。泰時大感悟。常謂人曰。我備

甘雨亭叢書

澤治史論附錄

十八

乏執權。獲免罪戾。高辨之力也。謹按高辨者。耨尾明慧上人也。戒行精練。載在僧傳。浮屠氏之教。昌黎所謂一死生。解外膠於心。泊然無所起。於世淡然無所嗜者。彼於邦家事。有何關涉。而所言乃能如此。蓋保元平治。召來。玉綱不振。選舉之法不行。而在廷之臣。苟且偷安。不聞騫騫匪躬之節。攻文學者。徒以雕績縉采爲工。而不思濟世安民之略。孔孟之道。無復講明者。間有聰明特達之資。則逃在釋氏之門。故緇流多卓犖之才。縫掖靡經綸之術。彼此得失。良可慨矣。明慧之對泰時。務欲反

已而召清心寡欲爲本。其旨固美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聖人之言。炳如日星。當時學術廢弛。惜無有召其言告之者。故明慧本原其意。而推廣之。反覆曉譬。誘掖獎勵。豈不深切著明也哉。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方則水方。盤圓則水圓。君者源也。水者流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唐太宗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賢哲之言。古今一揆。明慧出世之人。而能爲經世之言。苟有裨於世道人心。吾將取之矣。秦時能用其言。

甘雨亭叢書

卷十九

十九

召身率下。政令簡明。紀綱整肅。盜賊屏息。士民富庶。貞永式目。至今立爲準則。然使秦時能聞聖人之道。則召死諫爭。不使其父陷於不臣之罪。而兼倉之治。益有可觀者也。刑賞忠厚之言。不出於儒者。而出於釋氏。世道隆替。從可知矣。覺頃釐正秦時傳。筆削明慧之言。而深有感于聖教之湮沒也。故錄之。召呈政府諸公。願講治之暇。或能省覽。幸焉。

答中根重玄書

春間辱蒙翰教。禮文備至。嘗於梁峴岩仕品中。稔聞仁

兄之名。又東溪田兄屢通聲價。故雖未接丰采。久懷景慕之誠。就審仁兄游于田兄之門。教授東都之諸生。學已成。文已熟。固無所求於庸虛如僕者。而投寄高文。已靳是正。此雖出于田兄之先容。而謙遜之美。溢於楮墨矣。田兄固有通家之誼。眷注過甚。誤召輪困離奇之蟠木。廁於椶枿豫章之良材。仁兄繆聞其推獎。將謂有所裨益。負山嶽之重。而逡巡于蟻垤培塿。何能增其高且大哉。高文繙閱數四。鋪敘北越事實。簡勁得體。僕往年偶讀見行本東國太平記。其爲書也。摺摭近世諸家軍

甘雨亭叢書

卷二十

二十

記。重沓叢雜。不復考究其實。故有自相乖謬者。真偽相半。不足憑據。卷末載杉原親清筆記。乃其所得於耆舊口碑者。稍爲核實。中有宇佐美定行與長尾政景溺死事迹。信如是。則不動干戈。而措北越于泰山之安。謀畫周摯。忠勇兼備。近於殺身成仁者。僕嘗講究定行兵法。崇尚其術。故欲標出論述。而奈局務繁冗。不遑下筆。今觀仁兄所著。恰如探囊取物。頓償宿債。可勝愉快之甚。送岡島援之序。壯琅可誦。歷舉其才藝。召俟薦賢舉能者。僕亦敢召仁兄之期。援之者。期仁兄操行如此修整。

文學如此植立。又焉往而可不售哉。高文本無疵類。可指摘者。特曰盛意懇惻。敢布一二管見。唯高明採擇焉。館職倥偬。日不暇給。故替緩至此。踈慢之譽。統祈原亮。田兄曰絳帳之選。應方伯之辟。學優而仕。行將展其所蘊。竊料仁兄一則喜其登庸。一則憂其遠別。憂喜著於文辭。必將有所贈矣。上途在近。想治裝填委。希叱名致意。

答百拙和尚書

夏間辱書。審和尚起居安適。良慰老懷。蒙賜客歲所允

甘肅亭叢書

治白史論附錄

二十一

諾。寶鏡尼公主橫披寶墨。奎壁照耀乎蓬筦。龍蛇飛動于軒楹。館陶湖陽之尊貴。彰聞九重之上。而鐵畫銀鈎之適美。悠揚千里之外。非和尚之雅眷。烏得致之。誠曠世之奇琛哉。承諭今春鹿苑院主聞官。開金閣。排遺像。募緣以資補苴。士庶麇集。縱其游觀。嗟乎金閣之名。聞於遐裔久。以不能登臨為憾。而今薰誦盛作。想像傑閣之勝。一興一廢。不啻鄴都三臺之感也。凡近古霸業將略之大。無出於鹿苑源公太閣豐公之右者。誠如所論。蓋源公幼有大志。長而英武絕倫。殄山名氏。清於內野。

戮大內義弘於界浦。委任細川賴之。而威惠並行。功烈邁于父祖。可謂雄傑之霸主也。及其薨也。後小松天皇贈太上皇尊號。老牛竊有感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請繁纓。夫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當是時。天子徒擁虛器。居萬乘之尊。而無一邑之可與。故假名以寵之。幸而嗣君辭而不受。使其受之。則啓魏晉禪代之心。亦未可知。岌岌乎其殆哉。豐公崛起布衣。位極人臣。智謀天出。不學而能通鈐轄之術。英略震於四裔。威稜動乎三韓。明神宗所贈王者冕服。

甘肅亭叢書

治白史論附錄

二十一

見在妙法王之寶庫。去夏涼暴。和尚與南湖景山二兄往觀之。龍衣黼黻。以至玄圭佩玉鼻巾剔牙之類。次第駢羅。宛如在目。遂與二兄相顧揮淚。因賦佳什。見寄滄桑之感。又有甚於三臺之興廢也。慶長元年。明正使楊方亨。副使沈惟敬。謁伏見城。奉金印冕服。及授諸侯冠服。隨其品級頒之。豐公著緋衣戴冕。神祖及加賀亞相以下七人。著禮服。亨冊使老牛嘗書之於烈祖成績。而其制作未嘗夢見。辱受圖以見示。得知其詳。何幸如之。因與敞邑士大夫傳觀。品其彷彿。以為美譚。昔和尚

之鴻庇也。夫以二公之桀驁，不祀忽諸。而海晏河清，八荒無風草之警，百有餘年，以至千萬禩，莫非神祖戡亂，偃武之化，而皞皞如不知其然而然也。積德累仁之美，豈庸劣如老牛者所能著述哉？成績爲書，承乏編次，參互考索，務使核實，以備良史之筆削耳。和尚嘖嘖稱之不已，不亦增價乎？如涉筆則一時高懷，愈不足觀。南湖兄雅量宏遠，不棄蕉萃，辱賜書及和章，輒欲裁答申謝。而仲夏被寡君之命，編纂食貨志，往年分局修兵馬食貨二志，兵馬功竣，食貨立稿，未數月而先侯特命使

甘雨亭叢書

卷之三

二十三

修成績書成，進呈寡君，今春優命，致仕間退。老牛得意自詡，可謂偃息長林，豐草之間，斲豆飲水，以樂餘命。而不圖羈紲史局，耕耘筆硯也。蓋修史既難，而修志尤難。鄭夾際曰：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異域之志，粗有文獻足徵，而史臣難之。皇朝兵燹之餘，舊記殘缺，百不存一。農田賦稅庸調徭役，羅羅賑恤，銅鐵錢鈔，廢置沿革之詳，未易得其要領。況自源武衛爲總追捕使，王制一變，法令專出於武臣，欲以往古班田之制葢之，其可得

乎。拮据級拾，絕非老牛所能負荷。然以君命之重，弗敢逸豫，搜羅研究，不暇裁書，併復和尚書，誓延至今。罪甚希將復扎，轉達南湖兄，致意爲幸。秋涼，冀自玉。

復平玄中書

一臘三白，豐年之瑞，令人生厭。春初大雨三日，蕩滌無遺。大哉東君之沛澤，萬彙無不芽茁暢茂矣。就審足下福履豐亨，可勝欣抃。聞冬初遭疫鬼之厄，闔室並枕而卧，加之麻疹爲厲，醫藥勞午，甚軫殷念。勞動體悉，開歲舊痾蠲除，態度與煙霞競美。至祝僕家亦舊臘同罹此

甘雨亭叢書

卷之三

二十四

患看護不舍晝夜，遂致奉復遲緩，獲罪多矣。承諭去夏與南郭兄二三友人游于相中，天女洞之奇崛，形容如畫，珠樹怪石，雲煙錯落，怒濤卷雪，海氣涵空，壯觀不減於廣陵，而筆力有加于枚叔也。公海入鎌倉，弔源二位之故墟，何其興之勃焉，而不食之忽焉。北條氏巧創儉守，九世佞佛，日以不足家佛圖澄，人鳩摩羅什，要之武人不學，信鬼祈福，不異於羯氏之俗，皆至論也。然此弊不特武人，其原起於輦轂之下，簪纓之族，李唐公卿亡萬數，而削髮爲僧，捨私第爲佛寺者，唯天平節度使劉

總一人耳。皇朝則不然。自關白乘家披剝。創法興院。子孫皆效其所為。務以管攝伽藍。莊嚴佛像相高。而究其根本。則聖武皇帝以萬乘之尊。自稱三寶奴。後世遂至攝關三公。方袍圓顯。朝野靡然成風。無怪乎武夫悍將之惑其教也。一覽亭今廢矣。甘棠之感。誠如來教。金澤文庫舊跡。餘羊亦不存。世態變遷。可勝一慨。大抵相中天府之國。泱泱乎霸者之風。固不爽於所聞矣。僕足跡未嘗到品川以南。真淤泥蝦蟇。蹙蹙自得者。豈能得品藻形勝之地哉。然因編纂烈祖成績。頗得窺其梗概。元

甘雨亭叢書

澹泊堂論附錄

二十五

弘建武之事。置而不論。天正中。關白秀吉公遣使小田原。敦諭北條氏政。使之朝京師。以修藩臣之禮。氏政父子。偃蹇傲忽。大言曰。彼焉能千里懸軍。越菅根之天險。而攻我哉。縱彼能來。不過如昔時平軍。駁富士川之鳥聲。而潰走耳。關白聞之。赫怒曰。彼何曾比予於維盛。是非可堪也。遂假王命。以征不庭。師出有名。所向摧衄。一舉而拔小田原。五世宗祏。不祀忽諸。遂授關東八州之地。以開神祖萬世之基。廢興天人之際。深有所感也。捧讀足下及南郭兄詠懷覽古諸作。其雄爽雅麗。

答

抗衡初盛。凌軋沈宋。王孟者。非所敢論。九代鴻基。三朝遺構。寶鼎形弓。天狗旅葵。詩而史。正而葩。真有得於江山之助者也。足下頭風。不待陳琳之檄。而頓愈。信乎壯遊之力。肌骨新而精神王也。如僕浴于東海之湖。則異于是。魚蝦海鷗。梵唄鐘磬。蟬蛻於塵埃之外者。不負高論。而歸家。則編纂堆案。羣疑塞胃。剖析異同。弁覈真偽。每事標其所出。下筆不得自在。寒儉局促。僅可比於起居注。日曆之體。安得廁於太史之撰哉。徂徠先生所著辨名辨道論語徵。大學中庸解。文集若干卷。高第諸子。

甘雨亭叢書

澹泊堂論附錄

二十六

校閱文集。既卒業。梓行在近。此不朽盛事也。僕不知耆耄之將至。惟冀掃几拜讀耳。去春貴寓雁池魚之災。資財蕩盡。足下素無王參元之累。而黔其廬。赭其垣。造物者。何虐才子之甚邪。田子愛拮据經營。師友之誼。固當如此。而足下歸美於弊邦之士風。義公之所泊養。亦忠厚之至也。足下近年栽菊自娛。抱甕灌園。比陶長沙之運甕。以為攝生之道。無過焉。僕百事不能。唯能藝菊。栽培修植。量晴校雨。勤勞略與農夫相似。自謂老而不死。頗得其力。乃知天壤間。亦有同臭味人也。物不貴多。唯

在能擇精品。開花豐穰。則數十莖。可敵浮花浪葉百千本矣。魏吳合肥之戰。張遼八百人。能摧孫仲謀十萬之衆。物雖小。可以喻大。亦此類也。岡仲錫無恙。卽以貴教轉達。春來目疾又發。復扎益替延。千萬亮恕。春寒。冀自玉。

送村篁溪之江戸序 壬午

彰考館之設久矣。編纂非不勤。考覈非不精。而未告成。何也。蓋創立者。難爲體裁。而殘缺者。未易修繕。皇朝之古。唯有編年實錄之書。而析爲紀傳。彙分區別者。實我

甘雨亭叢書

澹泊堂論附錄

二十七

義公之所創立也。夫自古之所無。作之於今。體裁之難。從可知矣。宇多醜。翻目下實錄。無復存者。僅有家乘之可徵。而裨編叢說之間。可採者耳。掛一漏百。衰腋成裘。修繕之不易。不亦宜乎。處至難之地。而爲不易之事。固非老成更事之人。出其力而負擔之。則數百千年間。治亂興廢之事。豈一朝夕之所能成就哉。義公江海之量。不規規于督促。務求博考而精選。館職之士。遵其旨而盡其才。歲月之久。既有成規。而子傳子。常子朴之徒。相繼凋零。當時共事者。落落如晨星。而先輩宿望。屹爲後

生領袖者。唯篁溪村總裁一人而已矣。今上公善繼義公之志。召僚寀於江府之館。仍其舊而置之。於是乎有行者。有留者。篁溪首應其命。而行與留。莫不咸得其所焉。嚮所謂至難不易之事。篁溪備嘗之。而盡知之矣。請言其易者。蓋本紀者。本原其始。而紀次其事。與時義例至嚴。筆削至重。而上自神武。下至後小松。百王之紀。旣成矣。蘭殿椒屋之隆盛。金枝玉葉之蕃衍。賢愚異轍。淑慝交軌。而后妃皇子皇女之傳。亦旣成矣。所未成者。文武諸臣之列傳也。然桓武自上。旣遂其功。平城目下。亦

甘雨亭叢書

澹泊堂論附錄

二十八

有浚者。表與志姑舍是。較紀與傳。成者居於六七。而未成者纔三四耳。今目下才雋之士。遇得所之時。發樂爲之機。乘垂成之勢。老成更事之人。鼓舞而作興之。則如蹕颿風而下順流。此之謂易。不其然乎。雖然。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末路之難。而勉勵之也。治承養和之軍旅。元弘建武之兵革。英雄並起。州郡瓜裂。忠臣義士。肝腦塗地。而不顧。猛將驍兵。勇略蓋世。而間出。機務之殷。事業之偉。不可言承平無爲之人物例之。則邪正順逆之辨。抑揚與奪之權。固有所存。而史筆之重。蓋在於斯。若源平

之戰。則水館之士。釐正而修飾之。南北之爭。其責歸于江館。而義公之精神膽識。歷千載而不埋沒者。蓋亦在於斯。篁溪勉乎哉。其言。語于同寅。栗子。相與戮力。協恭。而告以成功。則今者之行。豈不光明俊偉也哉。

跋今井魯齋弔楠公文

西山公建楠公碑於兵庫港河廣嚴寺。住持僧千巖乞藏今井魯齋弔楠公文于寺。公命覽跋之。

亡友今井將與弔楠公文一軸。公命裝潢。藏于攝州兵庫廣嚴寺。讀之。適有可慨者三。將與嘗使鎮西。路過

甘雨亭叢書

卷二十九

二十九

兵庫拜其墓於榛莽荒草之間。當時豈知有今日之盛舉哉。不知而能如是。可謂有志者矣。使其得見今日之盛舉。則其為文亦當何如。一可慨也。將與同子。師事朱文恭。文恭嘗在長崎。應人需而著像贊。今鐫碑陰。公垂將來。而此文亦得藏諸廣嚴寺。公備觀覽。將附驥尾而顯名。豈非幸歟。然使文恭在世。作為碑文。則揄揚闡明。殆亦不止於此。二可慨也。昔宋學士作余右丞傳贊曰。余來江左。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召動人悲思。夫余闕胡元之臣耳。苟盡忠

於所事。則誠可表章。況楠公之忠勇。固余闕之所不逮。而江流落日。弔古興懷。則無日異也。將與能拜其墓。能為此文。而余不能。三可慨也。使將與聞余此語。不知公為何如。

源流綜貫序代威公言

嘗觀周室之興。古公亶父克修后稷公劉之業。邦人皆戴之。傳至文王。其道大亨。遂建八百餘年之基。莫非積德累仁之效也。我祖宗之在參河也。土地不甚廣大。城郭不甚險固。務行仁政。而眾庶歸之。雖中遭屯難。強

甘雨亭叢書

卷二十九

二十九

國多虞。而世祿戴恩之士。壘粉其身而不顧。運籌協謀。克復舊業。神祖英武天縱。東征西伐。功烈蓋世。風纒露沐。身繫韃而能尊王室。揭憲章。振紀綱。發政施仁。天下翕然化之。天棐其忱。子孫蕃衍。昨之茅土。公為維城之固。蓋別子之受封。寔為百世不遷之宗。犬牙交錯。磐石鞏固。內有魯衛之分。外無吳楚之嫌。葛藟瓜瓞。覃施綿延。割土錫爵。各為小宗。義公豫料紹襲既久。昭穆不紊。乃命近臣。撰次譜牒。然神祖事業之大。非譜牒之所能盡。故不敢書。而台廟公下書其梗槩。立為正統。

曰尾張。曰紀伊。曰水戶。三家亞于正統。而其小宗分爲  
別卷。曰附大宗之下。越前。曰懿親爲宗。而越後附焉。支  
流餘裔。曰類從。保科氏分派。台廟建邦。啟土彝倫。所  
敘。猗矣盛哉。肅公重命。臣僚增修。釐正。及余莅政。考訂  
益精。歷年方成。取而閱之。則文之昭。武之穆。曰至周公  
之胤。覽無遺。公子公族。煥乎臚列。天序天秩。粲然不  
亂。題曰源流綜貫。蓋取諸宋呂祖謙表語也。在昔慶長  
元和。難波之役。威公留守駿府。其任亦大矣。自受青社。  
幾乎一百二十餘年。闔境寧謐。士民樂業。豈非爲仁之

甘雨亭叢書

源流史論附錄

三十一

餘澤歟。義公肅公之規模矩矱。可曰垂憲本藩。而龜蒙  
鳧繹。不驚不崩。景福鍾於來裔。而奕世昌熾。曰傳于無  
窮。保彼東方。永爲公室之藩屏。豈不休哉。

太田氏家譜序

族譜之不可不講也。尚矣。譜不明則族不親。族不親則  
彝倫斁。故古人往往作族譜。曰彰祖先。亦所曰垂憲子  
孫也。靜軒君生于闕閔之家。爲太田氏之胄。其考空山  
君。英勝院大夫人之從侄也。大考源七郎。雖爲嫡長。病  
不能仕。寓於本藩。弟道顯。公曰有器局。大興門戶。歷仕

四朝。受方面之任。於考爲叔父。故視考猶子也。考有才  
能。儀容秀潤。宜在幕府。管轄樞要。而仕本藩者。大夫人  
之志也。大夫人鞠育威公。思埶所生。故義公敬而慕之。  
至老彌篤。覺近侍西山。親見其事。猶疇昔矣。君曰威公  
之外孫。傳於肅公。操履端正。與聞政事。告老致仕。慨然  
有志於作家譜。故使府僚生熊長守及覺。撰定世次。上  
標氏族之所由出。中記道灌公之武功。下述大夫之事  
迹。曰彰道顯公之勳績。欲使子孫世篤忠貞。而不墜家  
聲。永與本藩同其休戚。不亦美乎。覺往年。在東都。嘗拜

甘雨亭叢書

源流史論附錄

三十二

道灌公之像於金剛寺。遺風餘烈。俾人欽仰。辛丑之災。  
忽成灰燼。而瑩錄叢說。載公之事業者。率多舛誤。故今  
釐正而筆削之。庶使覽者。足曰知其智筭英略。傑出一  
時。而含雪泊船之隆盛。與天壤不敵。則像雖亡。而猶存  
也。君使覺弁卷首。固辭不允。區區之心。竊謂君之此舉。  
敘彝倫。曰敦九族。誠有合於古人親親之義。貽厥之謀。  
可謂深遠而周摯矣。故因其請敘之。

續有職問答序 安藤爲實需

皇朝禮典之設。草創于磯城瑞籬。討論于長柄豐崎。脩



飾于滋賀京。潤色于藤原宮。大寶元會之儀。文物不備。冠位品階。煥乎可觀。暨乎醍醐馭世。睿明天縱。卓越前古。曰格。曰式。垂憲萬世。當時冠族之盛。邁于金張許史。青箱之學。世世不絕。枕中之祕。往往播世。爰及中葉。西宮北山之抄纂。宇槐江家之臚列。繁文縟節。牛毛蠶絲。雖不免乎魯兩生之所晒。而究其指歸。則又不外乎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等而上之。則俯仰進退。雍容肅穆。吁俞之風。可企而及。推而闡之。則執玉高卑。可徵其命之脩短。氣揚視低。可察其人之姦回。苟有志於理世。

甘雨亭叢書

海內史論附錄

三十三

安民者。其可忽諸。抱琴園安藤子少而藝。咫尺于王公卿相。練悉掌故。壯而來仕我義公。釐正扶桑拾葉集。總裁禮義類典。縱觀名公之家乘。旁通百氏之載籍。聞見益博。用力閔肆。暇日輯其緒餘。自設答問。因事解釋。發揮旨趣。其論辨之不窮。若炙車轂而抽蠶繭。考索之精確。若錐劃沙。而印印泥。書以國字。童蒙解頤。斷以己意。耆宿結舌。析為三卷。題曰續有職問答。蓋謙遜不自有其美。欲踵武於多多良義隆卿也。夫義隆卿西州之一帥耳。當羣雄割據之日。疆場騷擾。殆無虛歲。而能就道。

遙院實隆公講肄典章。著成一書。亦禮失求之於野之遺意也。今四海一家。昇平日久。百年之化。禮樂可興。舉而行之於廊廟之上。則祖宗制作之美。可復見於今日。夫豈小補也哉。或曰。安藤子之作此書。其意固善。然禮之為用。在彼不在此。事物之瑣屑。名數之零碎。何足考究。不幾無用之辨乎。曰。不然。劉元海匈奴酋長也。猶曰。一物之不知。固君子之所恥。矧在我東方君子之邦。苟有一事之不明。豈可不恥。非唯可恥。亦非格物致知之義矣。子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精義入神。則無惑乎。

甘雨亭叢書

海內史論附錄

三十四

余之為是言也。

貞婦傳序

精五飯。慕酒漿。織絰組紉。居中而主饋。凡為女子者之則也。采薪樵。操杵臼。衣縵縷。而佐糲藜。此編疇匹婦之宜也。自中世有才女之稱。而婦德始衰。彼曹大家徐賢妃之類。千百人中。固難得一二。而蔡文姬李易安之流。眾皆歆羨之。皇朝才女。紫式部清少納言。為其最。彤管所著。綺靡纖麗。窮極精妙。而其實誨淫導僻。無益於閨閣之教。而有害于媳婦之操。不唯婦德之衰。若昔蘋蘩。

之義。茂以講焉。若州民伊平太之妻佐瑛。可謂能執婦道者。生而不視。嬪嬙艷冶之態。不聞傳姆訓導之言。自結髮爲夫妻。唯知事夫。而不知其他。汲爨烹飪。從事畎畝之間。及夫罹疾。則蓬頭垢面。瞻護不遺餘力。至于挽鹿車。載其夫。使浴于嚴城溫泉。以痊宿病。艱楚辛勤。感動路人。事達于本藩政府。復田租。蠲徭役。賜穀以振贍之。夫臣忠於君。子孝於父母。婦順從於夫。皆天理之常。而人心之所固有。未足以揄揚稱贊之。然而能盡其道者鮮矣。譬諸草木。世皆稂莠。樗櫟。而琪花瑤草。有時乎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附錄 三十五

挺生其間。故臣有忠良義烈之名。而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以焜耀乎青史。振綱常而正倫理。皆所以勸來者也。政府之舉。亦由如是。而使彰考館諸子作傳著論。以標榜之。於是乎。諸子味映寒芳。各摘藻思。或歸之於風化之美。或贊之於率由舊章。或舉之以爲標準。或推之以爲祥瑞。雖所見各異。而其義皆一也。蓋大易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既施於家。能施於國。推而至於治天下。孟子言。舉此心。加諸彼而已。所謂斯心者。卽天理也。真西山曰。天下有不可泯滅之理。根本於人

心。萬世猶一日也。絲是觀之。匹婦之賤。其心可以亘萬世而不泯滅。內助刑家。足以相資。婦道立而家道治。然無今日之良政。則人誰得而知之。不過草莽間一婦人。而與跂行喙息同腐耳。由微至顯。推邇及遠。綱常倫理。其所關係。豈不重且大哉。

烏居壽軒家藏文書

烏居忠豐。左近忠勝之子。而彦右衛門元忠之孫也。仕常藩。致仕號壽軒。一日謁西山公。公從容謂曰。聞爾家有東照宮。賜元忠文書。恐歲久損壞。胡不繕修。對曰。

甘雨亭叢書

澹泊史論附錄 三十六

文書傳在播磨。守忠救家。臣家所有。特其所寫者耳。故不甚貴之。公曰不然。使爾子孫知祖先之闕閱者。非文書乎。何分真寫。壽軒拜命之辱。既而公薨。歲月倏忽。七換寒暑。壽軒憶公之言。命工裝潢。請理次第。記梗概。嗚呼。元忠百戰之餘勇。霸府之元勳。當守伏見城。大敵雲集。元忠竭馳驅之力。奮韜鈴之略。及兵竭矢盡。大呼而出。力戰授首。麾下之士。皆從而戰死。一無逃者。義氣動天地。精忠貫金石。歷千百年。凜凜有生氣。真所謂大夫夫者歟。初權中納言豐臣秀秋。通使城中。請入守。元忠

與諸將議曰。烏津兵庫頭亦有是言。而終見欺。情偽未  
可料也。遂拒之。秀秋潛至城下。面陳懇款。元忠報曰。公  
誠能輸忠。則當俟內府之返旆。而圖異日之功。公但悉  
力攻城。我唯一死報內府焉。耳。秀秋不得已而退。元忠  
密使一士縋城而出。至小山營告狀。當是時。秀秋有兵  
一萬五千。率之入城。戮力守禦。則豈不聲勢甚壯。而終  
能破敵乎。元忠自爲寧枕城而死。不爲孺子所誤。此元  
忠之剛毅明決。人所難及。而世知之者鮮矣。今其文書  
雖藏在忠救家。而元忠之兜鍪佩刀。藏在壽軒家。及諷

甘雨亭叢書

澹復史論附錄

三十七

訪原偵敵。元忠佩此刀。矢石雨下。烏銃中刃。鉛丸所蝕。  
死然而存。自結髮從軍。大小三十餘戰。雖李存審之戰。  
功亦可庶幾。使人慷慨激昂。加曰公命。繕治文書。傳至  
來裔。已勵忠義。是大有裨于風化也。壽軒今年八十有  
六。強健善飯。精爽不衰。喜談往事。亶亶不倦。世治俗淳。  
厖眉黃髮。不乏其人。而如元忠之孫者。當時能有幾人。  
覺敬其老。而重其人。故併及之。

書大石家譜後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自古旣然矣。治世而有死節

之臣。其猶祥麟威鳳。曠代而間出乎。大石君報故君之  
讎。是已。君以歷世元老。威望著於赤穗。一朝遇變。舉措  
不異平日。奉旨致城而去。及其報讎。焦心苦思。謀畫周  
摯。卒能伸大義於天下。而植綱常於永世。豈曾夫子所  
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非邪。昔藤原泰衡。故將大河  
兼任。連結餘黨。嘯聚山澤。致書由利維平曰。古今有報  
六親之仇。未聞有報主君之讎者。今我創爲此舉。將以  
明君臣之大義也。夫兼任之擾奧羽。勢頗猖獗。亦猶劉  
黑闥之起兵漳南也。其人固不足論。而其言則未嘗不

甘雨亭叢書

澹復史論附錄

三十八

善也。君處變治世。而不失其經。不大聲色。而從容就義。  
亦豈兼任輩。蹙蹙爲雄者。所能冀其風槩邪。而如其言。  
則君實有以踐之也。左典嚴進。滕君與君姻戚。其族圭  
齋君嘗使亡友栗伯立撰君碑文。今茲典嚴君與君之  
族長丸謀。而鑿之石。又著大石家譜。見惠。覺重君之忠  
烈。二十餘年如一日。今得見譜牒之詳。喜荷交并。故不  
揣謏陋。謹書其後。若君之行事。則編錄遍於海內。且萬  
世。而不可磨。人臣之義至此盡矣。夫復何言哉。

跋分門入室圖

北齊斛律光及弟羨並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即効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明月光字。豐樂羨字也。文祿中。細川忠興將兵在朝鮮。攻戰之暇。曰。田獵為樂。忠興素善鳥銃。其臣稻富伊賀特妙于鳥銃者也。每獵而歸。必較其獲。忠興常多。而伊賀甚少。忠興謂伊賀曰。汝曰鳥銃。

竹雨亭叢書

清江先生附錄

三十九

稱。今所獲反不如我。豈非濫得名邪。對曰。君侯妙手。誠非臣所企及。然臣有小技。請檢鈇子之痕。忠興就視之。則伊賀所獲皆中要害。忠興則專主乎中。無復所擇。乃服其精。夫天下之理一也。豈有和漢古今之異哉。若光與伊賀。則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者。而羨與忠興。則一朝而獲十禽者也。史稱金性質直。不識文字。不能署己名。其必不知王良嬖奚之事。而所言如此。伊賀武人粗野。其不知光羨之事。亦甚明矣。而所為偶合。藝之所造。極其深妙。則理之所歸。原無二也。一日庵雅善劍。

術擊刺練。至老不衰。究其精微。闡其蘊奧。作分門入室圖。曰論武技之先後緩急。為子孫之慮。可謂深遠矣。余雖不能知其術之至。詳味其旨。皆有合於理。而其令嗣精于鳥銃者也。因疏和漢二事。曰題其後。且勉令嗣。今孫讀書。曰知古人之不失範也。

讀焚椒錄

余嘗讀懿德皇后回心院詞。喜其構體精巧。措詞妙麗。首尾相救。如常蛇勢。每謂非深於詩者。不能也。然不知懿德何代人。唐宋皇后。無此徽號。意其偽主霸朝之皇。

竹雨亭叢書

清江先生附錄

四

妃。一夕偶讀遼王鼎所述焚椒錄。專敘懿德事迹。乃知道宗之后。而廢太子濬之母也。后曰才學姿色見寵。正位禕翟。常慕唐徐賢妃行事。箴規得失。道宗稱為女中才子。其諫獵一書。尤明快可誦。咸雍之末。寵稍衰。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曰寓望幸。錄後有西園歸老跋。不知為誰。舉詞中警策。曰為皆有唐人遺意。恐有宋英神之際。諸大家。無此四對。然後自信品藻之不安也。錄中所載耶律乙辛誣陷懿德。本末甚詳。參之宋元通鑑。其說良是。而竊有所感焉。夫讒慝之人。無所不至。譖大。

臣構長將誣忠直陷賢能終至喪邦覆家者雖歷世所不能無皆中傷人臣之事也至於讒君之妻殺君之子其事至難雖極昏愚之主未易欺罔況道宗頗有材略駕馭羣下苟非深文巧詆螫毒刻削則不能入也今讀乙辛密奏年月證實話言服飾宴安親暱歷歷如畫懿德不能辨晰竟目自盡何其慘也江充巫蠱之禍不意見于當時遼之不亡幸矣蓋左氏所載驪姬之讒中生伊戾之陷宋痤藥書之構卻賢牛之奔仲邱昭伯之毀季孫費無極之間卻宛簡而盡約而贍千載之下如面

甘雨亭叢書

澹古史論附錄

四十一

觀其人王鼎所述雖有繁簡不當而開析數陳聳動視聽然由是而又有感焉當孝謙帝時有一大獄藤原仲麻呂誣橘奈良麻呂廢立事黃文道祖安宿諸王呂至小野東人佐伯全成輩自誣自欺或死或徙蹤緒隱匿竟莫知其寃濫也推究當時事勢奈良麻呂諸兄之子而諸兄帝室之冑也仲麻呂之嬖於女主殊非鄭儼李神軌之比非竊神器攘袞冕則其勢不已是故離間宗室世卿而逞閭闔之謀觀其諸臣所欺羅織極密鍛鍊極深原委詳悉不異乙辛之誣案也幸而仲麻呂罪

惡貫盈得伏天誅不然則篡奪凶虐舐糠及米力能移鼎而負屨矣藤原時平之讒昔公源滿仲之構高明世皆知其萋斐至奈良麻呂則舉世不能辨其皂白及被檀林皇后之澤僅得仁明追贈之制雖當時實錄特為君上諱之而未嘗不憤惋于菅野真道之曲筆也若懿德之誣罔猶有王鼎之錄得補遼史之闕如奈良麻呂之獄則內無良史之紀實外無稗野之可徵堙鬱曖昧可勝歎哉操史筆者尤當潛心于邪正曲直之間雖正史實錄有可疑則辨之雖雜家小說有足信則取之如

甘雨亭叢書

澹古史論附錄

四十二

此則議論至公而庶幾不牽於流俗之見也彰考館佐希辛當編修之局專用心于史學偶因懿德之禍併及奈良麻呂之枉書呂贈之

擬豐太閤討明智光秀檄

討賊春秋之大經報讎臣子之常分竭力赴難宜先人而奪謀決意行誅將枕戈待旦苟遂巡失事機其何貴乎旬宣之寄徒觀望圖時變則將焉用蕃屏之臣賊臣光秀則養賊卒儉邪小人始仕藤孝僅見齒於士流終遇泰巖得備員於書史荷榮寵於安土環金湯於龜

山。凌蔑典刑。矜伐雄武。通謀勝賴。久蓄搆貳之異圖。曲庇利三。實爲逋逃之淵藪。多樹私黨。廣收士心。不圖犬馬之勞。反縱豺狼之欲。谿壑難盈。識者豫慮其深指。跋扈有漸。君子素惡夫朶頤。嗚呼。夏遺臣之不存。誰收斟灌之燼。晉公子之不在。孰正里克之誅。一朝而弑二主。固天地之所不容。豎子而竊大權。蓋古今之所必討。予當方面之任。每提節制之兵。薄伐因幡。爰征吉備。聞變慟哭。布誠綏懷。輝元卑辭而行成。秀家勦力而嚮義。班師姬路。飲馬難波。肅清五畿。指畫七隊。發義帝之喪事。

甘雨亭叢書

澹泊先生論附錄

四三

雖慚於漢王。報賀拔之仇。義豈讓於周祖。上奉天意。下順人心。師出有名。民歸如渴。販夫竈婦。希然董卓之臍。市豎街童。甘啖侯景之肉。方今羣雄畢會。精銳益振。組練曜日。果毅折衝之材。旌旗蔽空。鷹揚龍驤之士。舉此大猷。直壓賊營。譬如發蒙。何足介意。雖然。見可而進。好謀而成。禁暴戢兵。恥買匹夫之勇。發號施令。期行雷霆之威。凡在偏裨。務體此意。虔劉大憝。艾夷羣兇。甄功名于旂常。勒勲業于金石。崇爾典秩。厚疇子孫。鐘簋不移。金甌無缺。庶全趙孤於樞柢。永爲周室之干城。檄至。敢

有後期。其曰軍法從事。

甘雨亭叢書

澹泊先生論附錄

四十四

澹泊先生史論附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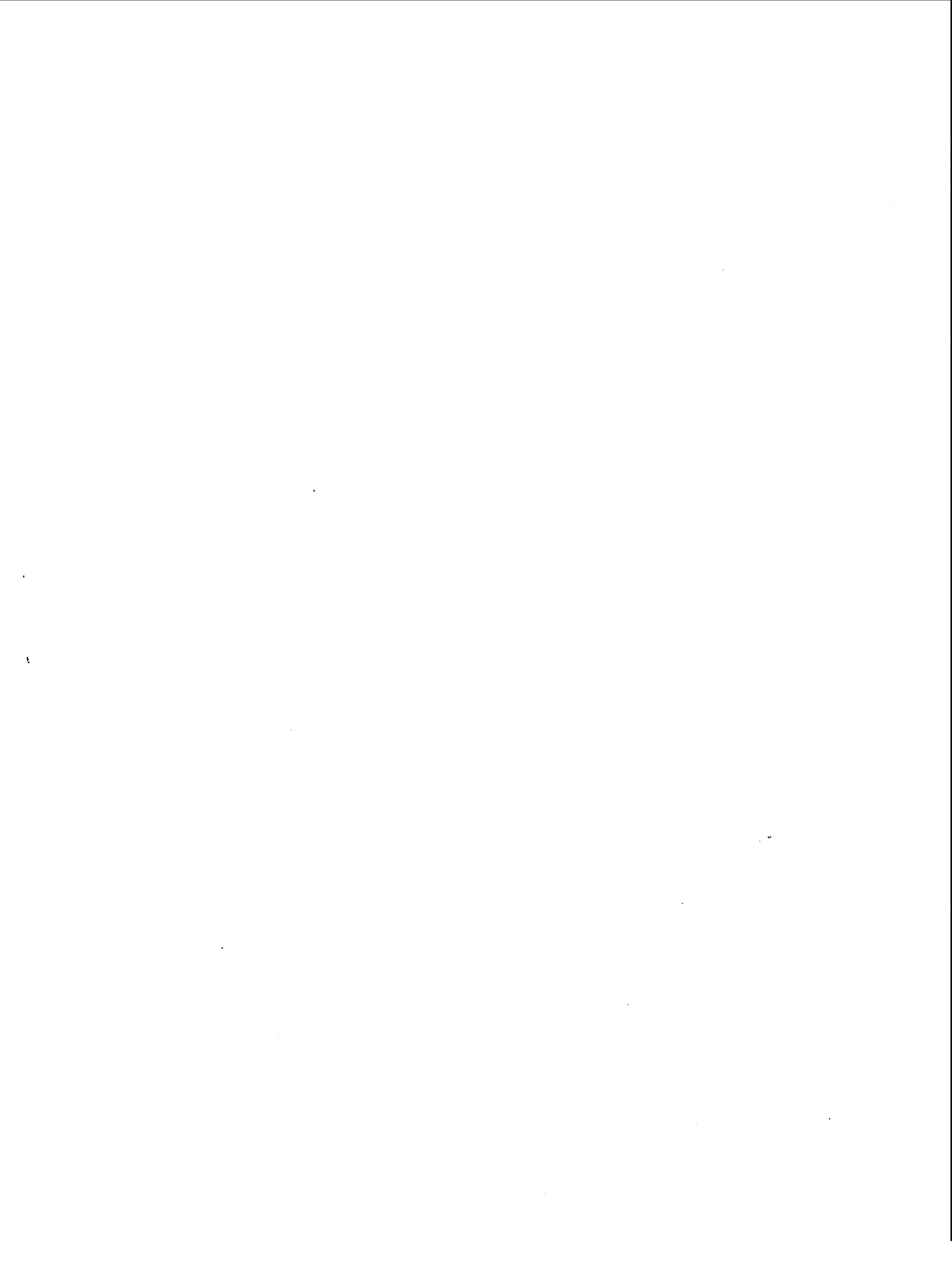
書澹泊先生史論後

余每讀國史未嘗不歎修史之難其人也。癸卯冬謝病家居病間妄意欲撰大日本史紀事本末因屢閱之乃知常史之冠冕諸史也。夫自舍人親王日本紀以下載籍極博作者世不乏其人然明於彼則暗於此其解古書譯古言率不能辨雅俗古今之異或三韓之語相混故文理鬱澁記載往往有失其實者矣蓋有待焉而然也歟。國家文明生若義公以有爲之才舉曠世之典聘舜水朱之瑜講究春秋之大義就僧契沖發明古語

甘雨亭叢書

跋

之難析史館諸人亦極一時之選列神功於后妃揭大友於帝紀以南朝爲正統蓋公之義例可爲萬世之史法也惜哉半途而廢諸子亦相尋凋謝於是乎其責獨萃于先生而大業實成于先生之一手其功不亦偉乎。余嘗得其文集閱之史論若干首議論的確若貶吉備真備而褒橘奈良麻呂古人所未論雖古良史何以加之乃鈔錄爲二卷其他書牘雜文關係于史議者附錄焉。題曰澹泊先生史論後世之執史筆者庶幾乎有所考信云爾弘化三年丙午後五月朔板倉勝明識





梁

第

宗

11-11-11

2

弊帚集序

夫以鏤鄒之銛。得雷煥乃發光芒。驥駉之材。遇王良乃極馳騁。苟非遇其人。紫氣空橫斗牛。逸足老虎槽檻。豈不痛乎。至士之遇不遇。有甚於此者。雖蘊蓄道德。抱負才器。方其未顯也。板築漁釣。鼓刀飯牛。與凡人奚擇。有賢聖之主。一旦簡拔登庸。則始得施德當世。銘功燹器。如彼生不遭明時。韜光晦跡。伏死崑穴藪澤中。姓名不聞。才德無著者。宇宙之間。何限之有。蓋其遇者。千百而一二。不遇者。十而七八。又不悲乎。潛鋒公少侍八條官

甘肅書叢書

弊帚集序

伴讀。比壯蒙哲藩拔擢。入彰考館參編修。少日領總裁。眷寵累加。新史之成。其功居多。是又抱才遇時。得試其能者也。惜哉。俄有玉樓之召。不能致其斷蛟與追電也。余執遺稿讀之。恣情縱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初無剴刻斬絕之言。浮靡纖麗之態。如聞咸英。如食芻豢。愈讀愈有味。不覺盡卷。始而駭。中而恠。終而悟。以文之為道。不雕鏤刻畫。綺章繪句。取銜供觀之謂。自非胸貯萬卷。識達古今者。不足稱為大家。故云貫道之器。云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文固難矣。觀振古工於詩者。有家數。而

名於文者寡。可知也已。水戶府人物之藪。圖書之淵。而

公以豪邁之資。卓犖之才。日與宿儒名士。周旋遊泳。廣見聞。長新知。譬諸切而磋。琢而磨。以蓄於中者。摠於外。譬諸入武庫。函楯矛戟。弓矢咸揚。隨用無不足。宜乎令維桑故舊。刮目更觀焉。余無良緣。雖一不接面。公仲弟虛舟。余之同寮。故稔聞其德履。無異識荆。噫。虛舟亦逝矣。今也叔季存者。繕寫其平生所手錄。為快。其名弊帚集。亦公所自題也。至國史大手筆。藏在秘府。正閩之辨。褒貶之實。固不可得見。唯有保建大記行于世。雖少時

甘肅書叢書

弊帚集序

二

之作。意見卓越。議論的當。人服其有史才。遺文散逸者。猶夥。此集特全彙一縉爾。享保辛卯九月。平安前田時棟書于備之中州松山官舍。

弊帚集目錄

上卷

賦

文珠樓賦

遊道灌山賦

獨鶴賦

序

分安積君九首詩各和一首序

送大島氏序

甘雨亭叢書

弊帚集目錄

一

送大串兄使京序

送森大兄之常陸序

送大原霞寓兄序

送安積兄之江戸序

送三宅兄之京師序

夢富山詩卷序

風月齋序

記

書齋記

雲帶石記

水雲亭記

辨慶笈記

議辨

舊事本紀議

改元興國議

辨梅松論

辨吉野拾遺

讀關城書

甘雨亭叢書

弊帚集目錄

二

讀陳蕃傳

讀明李遺聞

讀明劉基雷說

說

猫說

拙齋說

入德說

氣善說

下卷

題跋

題安積君王魏考後

書彰考館名簿後

書啓

壽岐阜多胡老人七十啓

上桑名先生書

答下里玄加書

贈中村元常書

與村檜雪書

甘雨亭叢書

弊帚集目錄

三

上刑部侍郎進藤君書

銘

常陸久昌寺新鐘銘并序

碑

山口春甫碑

忠義碑

祭文

祭鍊齋鶴劍先生文

祭亡友下里君文

告義公廟文

祭痘神文

雜著

江州少年捕盜

問病

眞西山上下

小兒論雜艸子

陶淵明贊

甘雨亭叢書

弊帚集目錄

四

山城 栗山愿伯立著

賦

文珠樓賦

樓當中堂之前。飛臺壘簷。倚空而尤者也。雨過雲繞。靈秀出沒。登之者。眼豁志澄。襟曠神惚。今茲庚辰之春。探花東台。攀吉祥之高閣。仰帝子之鳳藻。垂露在手。清風入抱。恍如浴乎天池。飄如遊乎蓬島。又如策麟翳鳳。而披雲霧。登太皓。東海凝碧。富山揭炎。萬戶烟動。群象列

甘雨亭叢書

弊帚集 卷上

一

張蓮葦蔽池。布帆漾瀛。望之者。渺然有江湖之情。古松老栢。蒼鬱交翠。對之者。凜乎有山林之思。每揚飛花。朱欄錦幌。又自艷艷京洛之象也。客曰。遠望之。蠢蠢螳旋。螻過。何也。曰。旌旄前閃。弓矢後羅。冠劍車騎。左叱右呵。此非搢紳之貴顯。勢權之嵯峨者耶。曰。高臨之。營營芥泛。艸遮。何也。曰。玉樓鎖春。金罇釀霞。皓齒翠黛。歌舞誼譁。此非豪富之驕泰。金璫之盛華者耶。客於是仰而嘆曰。縱眼於清爽寥廓之表者。脫然失一世之混濁。置身於高遠峻巍之際者。眇然忘名勢之卓犖。何必強其命

之所不存。盡其智之所不覺。奔走道衢。以戕吾璞哉。且

夫功名之難泯。使叔子動悲於峴山之高。富貴之不

可常。使景公揮泣於牛山之遊。是知使人各既滿其所

願。得其所便。而山水之渺茫。烟雲之妍妍。豈得不傷其

不可久而患其終無傳哉。天之篤我。既不能保功名於

如今。何遑患身後。既不能取富貴於當世。又何患不壽

取適於風雲。遊心於山水。視世所歎羨者。如草芥與螻

蟻。又何其快。予笑曰。善。有之也。夫四時相推。而風光交

多。我將樂且飲。我將飲且歌。乃共歌曰。我歌兮山青。我

甘雨亭叢書

弊帚集 卷上

二

舞兮水清。以振衣兮以濯纓。輕風颯至兮明月皎生。其誰致之兮山水之靈。

遊道灌山賦

庚辰之春。予將歸常陽。與客攜杖壺。步城東之岡。蓋叙

別也。碧池萬頃。龍樓倚空。鳥呼花靜。烟蒸雲紅。俯仰六

合。下視群雄。雖未能振衣御風。而足以忘物。我遺窮通

也。既而梵鐘出林。長暉在桑。新荷藜葦。江波渺茫。歸鳥

飛盡。山樹蒼蒼。客慨而如有所失。乃歌曰。年逝兮波瀾。

登高岡兮洗盞。前不見古人兮。後不見來者。予為之

問曰。想天方秋。則託悲風於樹間。寓哀嘆於蟲聲。時既春。則現和氣於花艸。發歡娛於鳥鳴。故春而欣。秋而悲。今昔之同情也。今夫鳥聲在樹。山川帶烟。不樂何俟。而又何其然也。客曰。氣候與人常相遠。而心目與山川。動不相歡。是故變衰搖落之感。倏起。雄渾壯麗之看。和煦燕樂之場。每催驛旅。鈴叮之嘆。撫景流連。登高別離。豈不揚歌枕慨。杖劍歔歔哉。且夫道灌之龍驤。奮挺一呼。雲從雷轟。遺高吟於鋒刃之下。奈青蠅之營營。雄血橫地。青艸叢生。冤魂動天。遊絲相縈。銷別魂于懷古之場。

甘雨亭叢書

勞帶集 卷上 三

慕奇功于一世之英。一歸筑嶺之下。一客芝濱之會。感憤鬱乎中。歌聲悲乎外。予不自知其何心。而亦何害。予曰。人居是世。何者非客。况予與子。去留于鄉關萬里之外。海隅風塵之陌歟。何厭子之安逸。而羨予之役役哉。喚大夢於天之涯。遇天真於神之宮。耕漁非所賤也。冠裳非所隆也。何況惜道灌擾擾。而使予心忡忡歟。來也。吾無所禦。去也。又無所追。月而遊。花而嬉。朝則冠裳。野則耘耔。水則爲水之氓。山則爲山之夷。奚必嘯傲日月。太息今古之爲。客曝然放杖而笑。予亦爲之傾壺一笑。

竹樹山谷。又假聲於清風。天然而嘯。

獨鶴賦

歲聿云莫兮。胡弗歸。胡弗寐兮。夜如何其。霜蟾兮。窺戶。梅影兮。依稀。起行乎。南軒之下兮。恍如無所依。雪嶂兀兮。水凜凜。疎林聳兮。風颼颼。適有孤鶴。古木之參差。飄。恍似玉女臨兮。瑤池。憂然兮。長鳴。嗚兮。如有悲。予憫然乃曰。中夜而嗚兮。有所思耶。中林而悲兮。有所遠耶。爾容何不昂昂兮。爾聲何不怡怡。爾非無食兮。寧啼飢。爾非有侶兮。將告誰。抑訴

甘雨亭叢書

勞帶集 卷上 四

乘軒之中野。棄遺乎。將怨聞于天之無人聞知乎。夫天之賦爾兮。既不甚醜。玄兮其裳。縞兮其衣。遊洲渚之沙。茫兮。殫沈澹之淋漓。豈不厭乎。求索兮。何悲鳴之爲。留爾以網兮。月而焉飛。籠爾以軒兮。水而焉嬉。護爾以樊籠兮。故林而焉歸去來。願予詳告爾以人間之事。爾得飛揚乎。九圍。爾兮。誰使之。我之憫然兮。奚如斯。嗚呼噫嘻。予知之矣。爾之悲鳴兮。不悲鳴。予達爾於罔畏之境。無何之涯哉。予爲解之兮。爾莫狐疑。蒙莊之昌披兮。甘曳尾於泥龜。昌黎之卓犖兮。羨

一飽於有時。一鄙兮一忘。孰是兮孰非。吉凶兮相繫。榮辱兮相推。曷屑屑兮爲高。曷赧赧兮爲卑。西征兮東往。安予命兮有司。跋前兮疐後。從予默兮無醫。俟羽寧憂機鷁。保天真。詭隨。爾之悲鳴乎。予之惘然乎。爾兮。物感之攸宜。誠不內得兮。其焉贅伊。

序

分安積君九首詩。各和一首序。

君罹疾。秋來百廢。唯對菊讀書而已。近寄小詩九首。皆天造也。其意曰。觸興動情。天機自洩。得得而來。徐徐而

甘雨亭叢書

卷上

五

成。不必要十首也。祖詠應試賦終南。纔得四句。納之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亦君之志也。館之諸士所和。各僅一絕。合得九首。意盡于此。又何必各各九首。而後爲得。壬午十月。潛鋒夫序。

送大鳥氏序

古昔贈人以言。今也或是之凶矣。其所贈者。不過酒饌之美。玩好之珍耳。公好古之篤。賸之以今之所尚。則豈夫公之意歟。吾非敢擬古也。徇公之所好也。夫學問之道。其目雖多。而其要在居敬而窮理之二者而已矣。公

遠來京師。從學有年。其所事者。果在此二者乎。若其不然。則文徒索其來所。字或求其訓詁而止矣。顧公之明敏。豈夫如此哉。蓋慮公之太過。而知公之未深耳。然近時以一二大家名於世者。猶或不免坐于斯也。則公亦或然。若然則吾竊爲公不取也。尚公及時勉勉孜孜。從事于夫所謂二者也。年與時馳。毋乃悔之不及乎。慎旃。吾之所贈止于此矣。元祿五年十月。

送大串兄使京序

古昔稱爲同志者。德業相磨。過失相規。此之未足也。取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六

於彼之既有餘。彼之未信也。決於此之既無疑。辨詰反復。持論確然。而不苟同。愿每讀其書。深慕其事。感慨歎羨。徃徃激然。不知淨之流落也。於乎。無言而不相同者。而其情豈必盡同也哉。無言而不相議者。而其情豈必不盡同也哉。大串兄愿所欽也。恭以奉職。勤以力學。人有忠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兄一接以和與信。然每好問辨。不好苟同於人。亦不好人苟同於己。愿之庸劣。固不及恒人。然愚直狂讜。不與人苟全。劇論放議。極口而止焉者。雖不足希兄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



能也。今茲甲戌。兄奉命使洛。兄本洛人也。愿亦洛人也。兄行矣。愿留矣。豈夫可無言哉。告之曰。洛也者。士之淵藪也。豈無一二之久習而優。自信不疑者乎。兄時來往其際。接之也。益以和信。好問之不己。則其既有餘者。益優。其既不疑者。益信。其或疑而未信者。與習而未優者。亦以得其漸優焉。而漸不疑矣。豈不偉哉。臨別愴然。是為贈。

送森大兄之常陸序

關東世稱多驍勇激烈之士。常之為州。關之最東。而山

甘雨亭叢書

勞帚集 卷上 七

海凜然。殊為形勝。土產人物。亦粗稱之。實我水戶侯也。封于此。元祿丙子之冬。命彰考館編修侍醫臣森尚謙曰。汝尚謙往而教之。森君將發之日。詣館諸士曰。予學既淺矣。才既乏矣。而任既如此之大。諸君願規以言。於是同寮僉贈以言。愿亦不敢默。言曰。聞成材莫善於學。成學莫善於教。君其勉乎哉。方今邦家無事。士庶安堵。君教之。以名義倫理。所賴而存。則為子者孝。為臣者忠。而後風俗漸可淳也。人才漸可振也。禮樂漸可興也。而麟之與鳳也。亦安知不來且舞之乎哉。且夫一治一亂。

天道也。異時不幸。若有治平。不如今代。則使人人當有所仰且耻。而驍勇者益驍勇。激烈者益激烈。名教赫然。大節確乎。身杖信義。處死罔貳。竊惟是我侯命君之意也。若夫徒鼓舞仁義。而僥倖祿利。作為文章。而眩耀耳目。則其終遂至視利遺親。捨義取生耳。豈可不懼哉。使我侯他日受其慶耶。君也。受其害耶。亦君也。君其為奈何。

送大原霞寓兄序

古者文無家。自天子公卿。至於閭巷。咨俞成章。都吁成

甘雨亭叢書

勞帚集 卷上 八

文。歌謠言語皆成句。而道在厥中。不隆歟。秦漢以降。文之與道。漸而相離。各各創法。始名其家。蓋文之衰也。今學作文者。讀秦漢以降之文曰。如是則間架。如是則聲響。如是則句。如是則章。如是則抑揚頓挫。操縱開闔。略知是數者。則曰。我文如韓柳。曰。我文如歐蘇。曰。我文乃西漢上之文也。譬之幻師弄偶人。耳目口鼻手足。惟肖焉。進退顧盼。踊躍亦似焉。其機發之巧。如雖鬼神不可端倪。而三尺童子。知其精神氣魄。大不與人同。今知作文者。亦猶是也。其於文。厄耶。非耶。韓子之言曰。世無孔

子不當在弟子列。稱歐陽子者之言曰。其為人如孟軻韓愈。二子所任如此。以故著於其文者。時有上下於兩漢。出入於三代者。如今作者。不於宋。不於唐。豈得沂西漢。而歸三代歟。予友大原兄喜讀古文。專心於史局幾十年矣。今茲戊寅。以親老請歸省。公命許之。忠勤功成。孝思得伸。衆相賀以爲榮也。嗚乎。兄文行其成如此。於是欲然自視。日引月長。循循不已。則安知他日不救之於既厄之後。而復之於未衰之初歟。予豈得不云爾乎。

送安積兄之江戶序

甘雨亭叢書

卷上

九

據腐鼠而仰嚇。將謂竹實醴泉不之愈也。翔蓬蒿以爲至。將謂雲翼風搏不之愈也。物之不齊。則物之情。非特不可使鳳鵬居食鴟鷂居食。假使鴟鷂居食鳳鵬居食。而眩且墜矣。不飢則渴。由是觀之。則鳳鵬鴟鷂雖淑慝甲高。豪劣巨小之不齊。而各資天賦安天分。其不可相移則齊矣。自其齊者而觀之。則無物而不齊。自其不齊者而觀之。則無物而齊。何必鳳鵬鴟鷂而已。世以吾公史館爲鸞鳳府。以登其館。擬之大鵬扶搖羊角于九萬里。予見兄當局。議論英發。文章雄渾。鼓舞淘汰。鑿銜漸

磨。春雲垂而鳳毛華。秋空澄而鵬翼擊。其在外廷。應對官長。酬酢群僚。辨可否。決疑似。自典故文獻沿革事變。以至方言譯語。竹頭木屑。糅分縷析。苞舉錯列。雅俗兼通。事理包備。如衡平度定。利刀斷。明鏡懸。談者無不渙然心服。何往而不凌雲搏風。又何往而不竹食醴飲。天所賦分。實不可誣。予生長西僻。無過人之才。過荷恩榮。兼乏具職。學識既劣。世故未熟。館事日廣。職務益繁。不唯華其文。藻其言。直其筆。實其記。明確其考證而已。外廷應對。諸寮酬酢。簿書押印。書疏來往。疾病事故。陳情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十

請命。無日無之。間有窒礙者。有辨析者。有可諭者。有可告者。必委曲周旋。必求上下兼善。此老成鍊諳之猶所難爲。而予之不當也。萬萬夫不當其事。而居其職。今古所戒。謗責所歸。昔人比之竊盜。假令君恩海濬山厚。而爲人臣者。豈不內愧哉。然如之何而免焉。曰。褫其職。微其祿。卑其列。爲所謂鳳鵬者之制御扶翊。然後其免焉。此亦天所賦分。實不可誣者也。况本館多士。非無毛翼類于兄者乎。一避賢路。才傑並進。不亦美乎。予與兄。交有似于鳳鵬鴟鷂之說。兄西徂在近。情話阻歲。醞釀爵

積可不爲一吐之乎哉。以送。

送三宅兄之京師序

予爲兒習讀見行劍卷。既知鬼九蛛切爲世之良劍也。稍長。又聞古有龍淵大阿。因問鄉老曰。劍何以獨重之耶。答曰。童子識之。是之數劍也。神彩外粲。精靈內鬱。陳之而妖孽銷。佩之而魑魅遁。非徒水陸斷兇。截蛟之謂也。熟思是言。願一得而見之。後廿年。客下東關。逢三宅兄某。時年甚少。而文最老。貌不甚揚。而所自許頗大。別華葆真。未其時也。而惻惻焉爲先民之學矣。鋒穎潛藏。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十一

誠意充實。曰吾不欲爲後世之浮華也。淵默澄清。徐言緩步。曰吾不欲爲後世之躁急也。觀其志。蓋古之志也。視其學。蓋古之學也。又使人相其文。氣焰勃勃。皆成電虹。龜龍也。今也執手而談。相覲而酌。則是何異於取龍淵鬼九。觀之杯盤。俎之間也。於是宛然滿願。素於廿年之餘。頽頽不知漏將盡也。既而仰屋竊嘆。是當與選方珍異。血登天府。而湮淪棄捐。其如此夫。因翻然爲之感激悲憤。不覺涕泗之潛然也。未幾。吾西山公讀其文。大奇之。召置府下。從事於本館編修。春誦夏絃。日月相

親而恩眷秩祿。亦以有加。則嚮之欣者益欣。而感且悲者。不復感且悲也。今茲壬午首夏。將省親。舊於京師。其於府下。雖未能盡摠發其蘊畜。而與夫埋沒終身。湮鬱鏽澀。嗚不平於匣中者。其又懸絕。其將發也。可不爲之飲且歌乎哉。

夢富山詩卷序

富山天下之望也。望之温然玉立。茫乎無垠。雖不知其中何所。韜畜亭毒。而道德之士。固有所仰止儀刑。而凡功名詞章。爭時鬪智之徒。下至都市販繒田畝飯牛之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十一

家。皆莫不願與之比高。比大比富厚也。甲申季冬。江府人服氏適夢其山之屹然乎門中。覺猶如有所見。府之俗以夢之而爲祥。因請所相識題詠之。令予序其首。蓋焚者心之影。心之所向。影必從之。服氏之於道德功名富貴。其將何所向也。服氏名顯。讀書業醫。家世勇於爲善。余固知夢之有祥。祥之不虛矣。

風月膏序

凡耗真元。蝕天性者。病也。自軒岐氏所論。以至於彼。蠱乎利名。伐乎聲色。疲乎諂諛。巧笑雖表裏。主客深淺重。

輕之不同。然其劉真喪性則一也。篁溪老人村君平温  
寡默不以世俗所病病其心獨以臯風林月從容嘯詠  
言之不可已。淋漓盈溢乎几案之間者之爲病。遂命其  
詩曰風月膏肓。所示五十首。三十年前之所作。而整字  
林學士之所批也。當是之時海內之詩出於蔬笋梵貝  
之餘。雕刻焉耳。俚近焉耳。不綴緝則粉飾。豈又有詩哉。  
君之作温柔和易。發穠巧於高古。寓至美於踈淡。若其  
曰起來開松扉宿鶴乍飛去。曰雲合樹無色。雨來竹有  
聲。使讀者超然寤寐于陶謝千載之上。而脫俗調於塵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十三

寰萬里之外也。予固重其爲人。至讀詩。蓋又如其爲人  
云。寶永二年乙酉二月六日。栗愿序。

記

書齋記

夫世之模山川林谷。築樓觀臺閣者。則必有輦土木溝  
澗。勞民費財。泣愚夫愚婦之謗。或至數年而構。一朝  
而廢者。有焉。痛哉。予性嗜讀書。常以經爲園。以史爲臺。  
每暇必涉獵優遊於其間。高嶺清流。嘉樹茂艸。鬱然而  
陰。粲然而榮。翠烟綠雲。花色鳥聲。千態萬象。森森于前。

矣。而不假人力。而出造化者也。于雨于風。于春夏秋冬。  
常可以遊。長足以休。有進步之功。無蕩情之患。小王侯  
狹宇宙。陶然而行。安如而止。山舒而水緩。石瘦而土肥。  
世或有人。商洛涉浙湍。過洞庭。泛湘水者。而遂知此妙  
者。幾希矣。高矣。博矣。近而約矣。彼滯卑近者。局於功利。  
而不能進高明正大之域。馳高遠者。蕩於空虛。而不知  
從敦厚誠實之事。嗚乎。與予同志者。何人也。獨步而獨  
笑。笑且歌。歌極而歎。歎曰。口芻豢者。不足與語。菜根之  
甘美。身錦繡者。不可與言。緼袍之安逸。聖道已矣。君子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十四

逝矣。噫。嘻。我焉出。今茲乙亥之春。卜居於城之東僻。不  
營園池林石。茅屋數間。以爲讀書齋。齋中澹然。以有終  
身之志。於是乎記。

雲帶石記

石高數寸。大數寸。質純黑。有白文繞半腹。豐臣氏戚家。  
杵築城守杉原長房之所傳。今姬路侍從本多君之老。  
市川某之所藏也。請名於予。予名之曰雲帶。蓋取諸其  
狀也。因惟石之爲物。既非有色。香如卉木之幻。又非有  
鳴躍如禽鳥之技。然好事者。探之山谿之中。以供宴安。

之觀。則其爲樂。未必不如禽鳥之翫。卉木之愛也。豈忍棄之幽僻哉。若夫窮林叢徑。握麈懷瑜之士。亦有頗類之者。既非有歌舞擊驅之技。又非有縱橫變幻之術。然有識者訪之林徑之間。以致廟堂之上。則其爲益。未必不如縱橫變幻之輩。歌舞擊驅之徒也。豈忍棄之幽僻哉。此亦治邦家者所宜識也。此可以爲之記。元祿十二年己卯正月。

水雲亭記

余罹災之明年。運常之水雲亭。以營居白山之南幾百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十一

步。簷對富山下。視溪之茅屋炊烟。榆杉花竹。余住此十餘月。艸樹養所有。禽鳥愛來鳴。又撈以舊名水雲。本義公之所命也。余之在常。得登其亭。溪流一帶。雲色連海。風雨晦明之間。龍行蛟起。變幻千狀。最壯觀也。公之制名。其在所觀耶。抑取去留無心。滾滾不礙。有似達人之旨。將以有一悴一榮。去來倏忽。甚於水雲之變幻耶。今皆不可得而知也。初運材。匠師熟視曰。是柱是梁。木理已非七十年間物。而鑿孔率皆數四。亭之轉遷增損。不復知其幾成毀也。夫亭之起常。公嘗臨之。置酒燕喜。

衆呼萬歲者三。可謂盛矣。頌聲未畢。而主人去亭。亭亦隨毀。何衰之速也。耳目之所覃。已如此矣。所不覃。亦可知也。噫。余生卅有五年矣。東轉西移。有甚於亭。則安知身之化朽土故丘。不逮於亭之變荆棘禾黍歟。欲以感物之降替。而愴亭之不可常。不亦過乎。寶永二年二月廿二日書。

辨慶笈記

世傳辨慶之事。特怪矣。而至圖其真。又極魁磊奇偉。勇奮威力之狀。而或謂此美丈夫也。所畫特非真。豈其當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十二

時之人。視其瑰恢之表。輒以爲傑。傳翼增添。奇其所爲。以欺天下之耳目耶。將其後世好事之徒。聞其志宕氣壯。想像面兒如何。誤寫圯上之進履。以爲鴻門之擁盾耶。今皆未知是非之孰在也。抑其世之所像。雖或未真乎。其外而既真其內矣。說者之言曰。辨慶熊野之產。土人亦以爲榮。指牟婁郡田邊別當湛增宅址之側曰。此其所生處。至其道計敵制奇。脫危決機之爲。則孫吳之畧。蘇張之辨。與夫貫育之勇。互出逸見。無測端倪。而論其志。危難之間。終始一心。履鋒鏑。蹈水火。瀆百死之不

悔猶史氏叙古之忠貞。以發露其烈膽義肝也。卽所謂特怪者也。然一士之微。死于東奧之僻。至今言君臣者。必稱義經辨慶焉。則俗之所傳。豈皆誣哉。且乎其片言隻字。必珍襲之。而一物之遺。猶收以寶愛之也。熊野本宮。和氏名廣高。上世以來居熊野。而天子每幸。以其家爲行宮。家藏一古笈。廣若干。袁若干。朴質剝。固非今之製。傳以爲辨慶之所負。予嘗遊常州月山教寺。視一笈。亦古物也。寺僧言源延尉之笈。製造廣袤。與之無少異也。予以和氏之所傳。亦爲不必誣也。今天

下之書。藏在我彰考館。予方與修史。而名山石室之秘。頗有所考。搜焉。則今之所記。世亦不必爲悉誣也。是以爲之記云。

議辨

舊事本紀議

出純金於烈焰。精之至也。屹砥柱於頽波。確之極也。故判今古之清。可致天下之精。定今古之疑。可極天下之確。不然則何以遐邇仰之。悠久傳之哉。本館舊議曰。見行舊事本紀。後人僞撰也。其說畧曰。靈龜後王年號也。

神武以下諸謚。當時未稱也。此豈馬子之撰哉。乃至曰馬子奉敕撰舊事本紀。最可知非馬子書。豈非見行本後人僞撰歟。愿以爲其書錯則錯矣。雜則雜矣。然謂之非原本可也。以爲僞撰過矣。夫本草出於神農。曰朱厓臨淄。何也。山海起於禹益。曰長沙零陵。何也。蒼頡篇造於李斯。斯秦人也。曰漢無天下。何也。水經成於桑欽。欽漢人也。曰武侯壘。骨律鎮城。何也。要皆後世附益。而非作者原本。然亦傳者未必以爲僞撰也。韋編絕。十翼成。游夏未必贊一辭。而曰子曰。豈非其徒勦入耶。雄辨馳。

七篇存。識者以爲非萬章徒之所著。而曰齊宣王。梁惠王。豈非後人改益耶。疑以傳疑。則信者必信矣。信以決信。則疑者不待疑。信信而不疑疑。猶可也。疑疑而不信。信不可也。故古之人。不惟不以一捨萬。不復以萬捨一。不惟不以小遺大。不復以大遺小。何況可以勦入改益。而廢其所未必勦入改益歟。焉知所謂馬子奉敕。靈龜置監。非本草朱厓。山海長沙。蒼頡篇。漢無天下之類。而神武諸帝謚。亦非孟子齊宣。水經武侯壘之類歟。故曰。謂之非原本可也。以爲僞撰過矣。况千古渺遠。文獻殘

缺。出于兵燹蠹蝕之餘。隱于巫祝僧祇之陋。旁註襲爲本文。細書化爲大字者。不惟是書歟。故曰。謂之非原本可也。以爲僞撰過矣。苟使猾徒僞撰之。則前王稱諡。則有焉。不必揭後王年號也。揭後王年號。則有焉。不必載馬子撰是書也。載馬子撰是書。則有焉。決不應著馬子弑逆。明較不忌。如此之甚也。此皆可見後人附益於未滅之殘簡。而非模擬於既滅之全書。故曰。謂之非原本可也。以爲僞撰過矣。今天下萬人一口曰。吾公頽波之柱。烈焰之金也。又曰。本館判今古之淆。定今古之疑。議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十九

論棟擇最極精確。可以揭遐邇傳悠久。嗚乎本館舉措。可不謹哉。愿非材不學。兼乏具職。恇恇日恐。以爲精者。猶未精。以爲確者。猶未確也。謹著議一篇。正諸諸賢。亦非敢以爲精確也。

### 改元興國議

建年以號。非古之制。然足以別世代。防妄僞。而後世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歲再更。記注繁蕪。歲月紛淆。亦足以爲後世僞妄之資也。皇朝改元興國。當備安四戰。典章殘闕之日。載記失詳。信疑不分。唯元弘日記裏書

曰。延元五年四月廿八日。改元興國。本館新撰後村上紀。取關城書裡書。和漢合運。以爲延元四年己卯。後醍醐崩。不踰年。改元興國。更考之神風和記跋尾。曰。後村上興國元年九月注之。乃光明曆應二年己卯也。正與合運關書裏書合。而李花集載興國二年八月十五夜和歌。以爲感傷去年八月事。蓋悼後醍醐之崩也。高野金剛峯寺藏敕書。曰。興國七年六月。據之延元四年。乃興國元年。而至八年丙戌。改元正平。無可疑者。然河內觀心寺文書二通。左衛門尉奉敕。曰。延元五年四月。又

甘雨亭叢書

卷上

二十

曰。延元五年。綸旨如此。左衛門尉。蓋補正行也。結城文書。越後權守秀仲。兼親房。旨與親朝書。有書。延元五年正月。有書。興國元年七月十九日。親房之參政事。正行之在禁衛。何以追舉。既改之舊號。以播之近畿遠藩。先帝之崩。在八月。秀仲。又何以預知未改之新號。以揭之新帝未立之前。且興國四年。親房跋正統記。曰。延元四年之秋。而不曰興國元年之秋。此皆從元弘裏書。爲五年四月廿八日。改元。則無窒礙。而元弘裏書之爲書。與當時之遺文。相爲表裏。實當代之實錄也。庚辰年五月。顯信至白川。

同月拔駟城正合結城文書將軍下向師冬燒營走之  
文而與關城書三位中將出鎮三年之文不差新撰本  
紀以類信出非若合運之多舛誤延以後醍醐之崩為關  
鎮係亡印誤也引歷名土代有由是言之金剛峰  
書裏書之出後人也天父永祿之語由是言之金剛峰  
寺所藏所謂興國七年六月蓋正平未改元之月而神  
風和記以謚書南帝北主後來之追書而非當時之所  
筆也李花集年紀多差誤字非一安知不誤元年為二  
年歟文獻之不徵考證之難明本紀已差一歲諸傳從  
謙訛謬卒之使帝受宋太宗遠改殘年之謗也謹按本  
紀宜從元弘裏書改興國二年為元年也事頗關大體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廿一

不可不議也說未免疑殆不敢輒改也具列兩端質之  
諸賢寶永元年甲申秋九月廿八日

辨梅松論

梅松論足利家屬所記也書尊氏軍事最為詳悉猶東  
鑑於賴朝也而未歷江光祿之補正耳始讀之則如與  
太平記大齟齬而細考之則彼記其事此錄其意彼著  
其表此舉其裏甲之與乙不可相無而其一得一失不  
盡同者一乃雖敘事豐贍彼此兼并而文勝滅實擇踈  
傳誤一乃雖身蹈親聞明白如畫而偏視單聽不能融

會故未必可以某得實而信某未實也未必可以某失  
實而疑某得實也惜矣僅止帝狩穴生金崎城陷而不  
追記興國之後也書末以為是歲光嚴于春宮將即位  
有大堂之議此乃崇光之事而實正平五年也且稱元  
應帝以後醍醐稱尊氏以當將軍則其當後醍醐之崩  
後後村上之初年無可疑者近得寬正中一閣齋道輝  
者親筆本書卷尾云曾祖父三人從至筑紫今我為  
其孫裔親寫以傳先君威風所謂先君蓋尊氏也道輝  
未詳何人也今川了俊著難太平記曰太平記多脫從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廿一

筑紫之人為可惜矣細川阿波守著夢想記當時謂猶  
多遺漏此書記細川氏功頗為溢美而卷首記宿菅廟  
通夜所聞則所謂夢想記或是書也若夫尊氏昆弟稱  
譽失實則非讀者所難知也今不復盡論于此

辨吉野拾遺

吉野拾遺作者松翁世未知為何人屬者讀文祿清談  
得一證曰命松九者善倭歌今川了俊每與之談倭歌  
命松九薙髮著書敘事引歌記當時之態今見清談所  
引全與拾遺之文無異因知松翁乃命松九也了俊所著落書



露顯亦云命松九兼好法師之字也

讀關城書

予始讀職原知其才之大然以為此特才而已有才者則可能也又讀正統記以為保元之間猶或疑神皇失統當公時賊兵陷邦大統如縷豈止如保元乎豈止如平治哉豈止如治兼養和乎哉非明知大經斷然無疑則豈得呼北朝為偽主哉豈得曰賊徒終滅時運歸一哉又豈得曰歸統於當今使後世無疑哉既而亦以為此特識而已豈得謂有識者皆不可及歟最後得關城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廿四

書每讀之往往灑然不知涕之流落是時也衆輿播遷賊兵四塞閭闔海道危如累卵雖三尺童子知天下之勢既無如之何公惓惓曰老臣齡在一區區一心將以餘命報之先帝夫公同時有識而憂君者咸曰藤房藤房見危而諫諫而不聽則去矣公與藤房皆世臣貴戚當與邪同休同戚者也公之辛勤漂泊雖不若藤房之果決勇退其忠厚惻怛憂世之誠蹈萬慮而益固其慷慨慄烈敵愾之志濱百死而不屈者夫心不出藤房之右予於是知其才則真其才其識則真其識而非

後世才識者所及也嗚乎南朝有臣如此宜矣賊以烏合陷天下不能以天下犯吉野

讀陳蕃傳

世論史者至漢陳蕃不掃庭宇問之則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莫未嘗大其志而廣其量予惟惜其量之未甚廣而其志之未甚大何則為天下除害易矣為天下包荒難矣真廣量大志之徒其將必曰大丈夫當為天下包容荒穢何必一室而已嗚呼夫如此而後天下之廣可得而不亂也萬姓之多可得而不撓也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廿四

徒樹立風聲察察芟除繩正變革唯恐不及則正足以自戕焉耳澄清天下則未必能也故士之區區庭宇者固陳蕃之所小而急急於掃除天下者亦猶未大者也

讀明季遺聞

昔有賣繒者世治其業富至巨萬重門高屋從徒頗衆一夕盜數十橫入其室殺其夫逐其妻縛其幼子與老父從徒奔匿無敢拒之盜遂據之有其貲財有一悍奴壯勇好武頗有膂力集其散徒盡殺群盜復其室廬收其資財以為己有而不復歸之於主其主之親戚從僕

來讓責之。悍奴怒曰：我粉身盡力，以報爾君父之讎。彰我忠烈之志。爾等苟嚮道服義，則感恩報德之不暇而已。抑我得此室，乃取之于盜手，而非取之于主人也。衆笑之。夫彼清室致書史相公曰：國家定鼎燕都，乃得之於闖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也者，何以異於是。

讀明劉基雷說

世自古稱人之震死，天道禍之。此蓋知道者之言也。嗚呼！惡人，人人咸欲禍之。若其震死，則相慶爭罵曰：天禍之也。天禍之也。夫人也者，天地之心也。天視自我民視。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天聽自我民聽，謂之獲罪于天。天戮之矣，不亦宜乎。劉基反曰：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亦可謂觀天之未廣者也。

貓說

西隣老爺家畜一貓，撫愛百端。膝之有年矣，竊盜塵污，一不以問。雖其家人，不得輒罵。以故飲食大率貓之。餒也。吾家每食，遠焉必來，伺候案前，其頭與時隨箸上下。家人厭之，或投與骨，則奔就之，嚼噬未盡，乃復如初。村有怯犬，街兒所鞭。猛狗見逐，無所得食，往往在吾堂下。

每爲貓投骨，揚尾帖耳，欣欣然欲復就之。貓圓目不瞬，藏爪縮身，爲鼠狀。犬巡遶而去。朝餐哺食，以之爲常。犬既無食，日以怯懦。貓以爲得其術，益以不畏。乍會逸犬過堂下，貓卒然直前，欲復脅之。逸犬乃銜而去，令世之挾勢恃外，以侮其下者，未有不爲逸犬之得也。

拙齋說 并贊

栗山子遊學于京師，讀書窮理，因自號其堂曰潛鋒。家貧無擔石之儲，惟平昔所劄記十數卷，名曰弊帚集。娛而晏如矣。因復自號曰弊帚主人。性放曠而多大言，常

甘雨亭叢書

卷上

六

言寧爲虎而死矣，勿爲鼠而生矣。故其作詩作文，亦以鹿爲精，以拙爲巧。其雕粗醜弱者，深以爲忌。是以與世之所謂好文字者不合。每有所作，相集唾詈曰：子則天下之犬拙也。於是乎復欣然笑曰：拙之爲言，命我甚當矣。嗚乎！與其小巧也，寧大拙矣。因後號曰拙齋。乃作贊曰：愛者朱公，驅者柳子。號者愿乎，聞者笑矣。元祿四年辛未夏

入德說

聖人之教云：學云，知與行兩。其小而淺者，則小學也。其大而深者，則大學也。小學只是知識，大學即是致知。然小學只是力行，大學即是篤行。

則小學固非無知識之巧。而大學亦非無篤行之實。然以其大分而言之。則小學涵養把捉之事。而大學所以明其理也。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新民亦我明明德中之事。而二者各盡其極者。則至善也。故明之一綱領。所謂因成功以著明法此也。由是言之。則小學者身習之事也。未至心得之真。大學方得諸心。而力行不足言也。因其成功而篤厚之耳。夫德者得也。行道而得於心之謂。若身行而未得於心。則與道為二。豈得謂之德歟。朱先生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抑小學也。言非行道之事。則不可

也。但非若大學之行道。而得於心之無有內外。蓋大學者。身行而心得之教也。之學也。程子專於大學。謂入德之門者。不復宜歟。朱先生嘗有言曰。小學已自培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蓋雖有坯模。若無有其心。則豈又遂不倒歟。程子於大學等言之者。其肯深哉。元祿六年十一月五日著。

氣善說

性之與氣。咸天之所賦也。故善固性。而氣亦善焉耳。其或不善者。生于其所變者。而非氣之本然也。蓋氣在天

也。一元之始。予姑不論。近以一歲檢之。以一日考之。春生之始。其氣然。而寅卯之間。生氣猶全。其在人也。孩提之間。物欲未盛。其氣純然矣。近以一日言之。平旦之氣。猶不與人相遠者。然性無變。而氣有變。有變者。萬種無窮。而無變者。天下皆一。一也。則無智愚賢不肖之殊。孟子所以稱堯舜也。萬也。則有美惡清濁之差。甚有自稟受之初而變者。子越椒是也。昔湯王指其一。而不易者曰。若有恒性。伊尹戒其變而不窮者曰。習與性成。恒性仁義禮智之理也。習性耳目口鼻之欲也。聖賢教

人於變氣稟者。亦變其既變者。於其未變之初耳。其未變者何。得于天者也。其既變者何。生於已者也。故予曰。子思所謂天命。孟子所謂性善。合理氣而言之矣。與氣有性。然理常定。氣每變。變者難以爲常。故先儒折之以之名。爲子思天命。孟子性善。語理者也。而又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繼又言。二之則不是。則教人微意可以見矣。世之學者。一則曰氣質天命。二則曰氣質天命。終不知所謂氣質天命者也。

予言之久矣。友人不服。甚至於言異程朱之訓。而犯

不避之罪。頃日友人告曰。李退溪書曰。氣之始無不善。子言不我欺。予於是乎悅書。

弊帚集卷下

山城 栗山愿伯立著

題跋

題安積君王魏考後

愿讀秦王殺太子建成之事。以為魏徵既為其洗馬。則死其事。正也。王珪時被貶流。不與其難。則不事之。而可也。夫馮立一武夫耳。聞太子死。歎謂。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者。可謂當矣。惜哉。見太子首。遂潰去也。程子既論之。范氏述之。朱子從之。而明邵二泉之論。亦可

甘雨亭叢書

弊帚集 卷下

謂佳矣。或曰。若子之言。則王魏之罪。非無輕重。然程子既合王魏。而譏不能死其事。朱子亦從而論之者。何也。蓋君子立論。為維持世教。事實曲折。不足計較乎。或偶考之。未及于此乎。曰。愿嘗讀程子之書。考之。其譏之者。都六條矣。而專罪魏徵者。既五條。外書十曰。天下寧無無忠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遺書七曰。魏鄭公。正當辨。○外書七曰。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外書十二曰。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曰。魏徵知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怒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遺書二曰。君實修通鑑。正叔問曰。收辨魏徵

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忌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而合論王魏者。僅一條耳。外書六曰。如死。建威之難。而從。太宗。可謂信於義矣。此其重在魏徵也可見矣。然朱子於集註。取其概論王魏者。而至其自論之。亦往往合言之者。則蓋盡精微者也。請試論之。王珪時在嶺州。不及其事。則不死可也。然決無可北面事秦王之義。夫君子捨生取義者。其知所重之明也。珪也。既不知事讎之為不義。則使其及難。豈能死之歟。子貢曰。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珪既事讎。雖歸之以篡弑同轍之罪。而不

甘雨亭叢書

弊帚集 卷下

二

能得而辭。况珪與徵實五十步百步。而其不知不可事而事之。之為不義。則一也歟。故曰。盡精微者也。湯武優伐之異。其未盡善則一也。故論語武未盡善之集註。合湯武言。更可并按。程子豈欺我哉。朱子不我欺也。夫君子立論。一從理耳。若謂之為維持世教。事實曲折。不足計較。則此欺妄之甚。私意之尤者也。豈暇論他人之義利公私哉。曰。尹氏劉氏作為書法發明。羽翼綱目。議論精微。不遺纖毫。惟王魏之事。與程氏異。此乃人之大節。正偽臣賊。所由判也。此而有差焉。往不差。然則書法發明者。果不足恃乎。然發明所論。反復

詳明且非無據。而邵氏之議亦何甚也。曰二泉之議固當矣。然親切有餘分。疏未具。故使人不能服。請亦試論之。發明曰。王珪為太子中允。魏徵為太子洗馬。是果誰之命邪。若出於太子之命。則太子其君也。若出於高祖之命。則高祖乃其君耳。奉高祖之命。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愿謂高祖既命為之中允。為之洗馬。則使之君戴其太子也。其從太子命。赴太子義。則所以從高祖之命也。命而輔太子。其為制也重。且如其事實。亦以之論王珪。猶或可也。若魏徵者。隱太子直察

甘雨亭叢書

卷下

於敗軍之區。徒引為洗馬。豈得以此言回護之。其又不深考之過耳。唐書魏徵傳曰。會竇建德陷黎陽。徵備子引為洗馬。王珪傳曰。高祖入關。李綱薦著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德為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萬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發明曰。萬一高祖或遷王魏於秦府。將逆高祖之命。必欲盡節於太子乎。抑亦順高祖之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愿謂太子未死之前。高祖使其為秦王屬。則為秦王屬矣。何逆其命。以其當奉秦王之道。而奉秦王耳。然秦王為弑殺兄。為藩王。殺太子。王法所不赦也。為王魏者。處其

變。縱雖為秦王之臣。猶當諫以大義。而不從其事也。秦王怒不從己而誅之。然且當守其道。不可苟從。此非為太子謀也。即所以為秦王謀也。此非以其初事太子之故也。其天序天秩之嚴且重。自當如此。發明曰。不幸太子得罪於高祖。而高祖誅之。亦將必死於所事。而讐高祖乎。愿謂高祖父也。君也。太子子也。臣也。臣子既無讎君父之理。况為其臣子之輔者歟。太子以罪被誅。則為者終身不事。當如王褒未嘗西向而坐。發明曰。王魏委質事高祖。食高祖之祿者也。高祖使之佐太子者。太子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為有負於高祖。愿謂使太子失其德。固當有罪。使太子失其元。豈無罪哉。今有人焉。使之重護一良玉。賊引又直進取且碎之。則坐視不赴乎。將必犯又以向賊矣。不得彼元則喪我元耳。秦王為弑殺兄。欲有其神器。豈非賊之大者歟。太子雖無其功。而豈良玉可比歟。夫不得秦王之元。則可繼之以死者。徵之職也。徵也。珪也。使太子斃于賊手。而不能復其仇。則其負于高祖孰大焉。發明曰。不幸諸王互相攻擊。其僚屬必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愿謂為弑

殺兄為藩王殺太子。此為下殺上也。其罪之重。不止諸王互相攻擊。夫為下殺上者。天下當誅。況於其輔歟。唐室自是而終亡。非所計也。范氏曰。必者。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況又如太宗者。人人得而誅之。則亂賊相恐。可有所懲歟。此乃撥亂之道。而非大亂之道也。發明曰。有如異時太宗以張元素為庶子。于志寧為詹事。既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不諫見黜。志寧以諫諍見褒。于時魏王泰亦與承乾為敵。是二人者。將盡節所事。而讎魏王乎。愿謂此太宗廢太子也。太宗君也。父也。太子臣也。子也。非魏王殺太子也。

甘雨亭叢書

卷下 五

魏王弟也。弟矣。太子兄也。尊矣。若太子未廢之前。魏王殺之。則張于自當死其事耳。魏王雖心或忌太子。其迹未形。則猶我君之子弟也。豈有讎之之義哉。發明曰。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崇卑雖有不同。其為臣子則一耳。任是職者。固當以一人為主。不得以所事為主。愿謂此固然矣。然天子詔使之仕太子。此使其人為太子臣子也。此使其人盡其為臣子之職于太子也。豈有不盡節于所事之理歟。若魏者。太子引用。發明曰。昔後周高祖謂其弟齊公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雖陪侍齊公。

不得遠同為臣。欲死於所事。斯言得之矣。愿謂高祖友愛其言。一時出于欲使兄弟無致嫌疑之至情。齊王弟也。臣也。萬一有覬覦之心。此賊而已。為之守死者。亦賊而已。故高祖之言。不可為無理。豈得以是論王魏之事哉。按周書及北史。唯言不得即同為臣。上而無欲死於所事。五字。唯通鑑陳紀。太建四年。作不得遠同為臣。欲死於所事。而無發明曰。王魏非唯不能讎太宗。亦不當讎太宗。愿謂發明之分辨之引證。要之歸此言耳。其當讎與否。前既論焉。程子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其言不亦既明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六

哉。此乃人倫之大綱。不容有毫釐之差。學者不可以不明辨而確守也。抑温公修通鑑。以為魏徵初實無過者也。程子昔時論之盡矣。而温公竟不聽。朱子一從程論。以為温公此處亦看不破。則程朱之意可見。尹劉之說。事證雖多。論辨雖審。終不免温公之舊失。愿嘗以為若綱目之書。惟書其綱與目之云云。以復朱氏舊本。若其書法。發明。集覽。質實等。各別為一書。以備參考。則庶幾使見者知所向。今讀安積公之王魏考。諸說之具。事證之詳。更以區區所考。附其篇後云。元祿六年七月十四。

書彰考館名簿後

明曆丁酉之春。義公初置彰考館。引五方文學之士。昇平之化。名流輩出。煥乎文府也。篁溪老人。恐久而遺忘。錄節初以來之人名。從仕進而第之。活堂子又補為一簿。自明曆至今。僅五十年矣。而存者。沒者。去者。就者。有若是之不齊。公館之上。須眉紛白。廔然而坐。往日之朱顏。漆髮而青衿也。郊野之傍。累累而堆。慘風悽雨。樹黨而會悲。往日之諷詠詞華。長嘯酣歌之餘響。遺景也。若夫記述之典實。持論之明確。與琅琅之音韻。勃勃之氣。

甘雨亭叢書

卷下 七

發。鬱葱斬峻。浩瀚紆餘。冲澹適宕之各成章者。往或不及于今也。而館職之盛。人物之偉。今又不能比于往也。吁。沒之與去已矣。而其所以自重自勉。存者。就者。其將如之何。寶永二年四月十日。

書啓

壽岐阜多湖老人七十啓

星炯壽精。已知昇平之化。泉漲體玉。固傳養老之名。七秩古所稀。三德今豈闕。恭惟老醫伯性。挺靈和。積符玄粹。古貌殷鼎。堅心魯璣。萬頃澄波。器度兼滄溟等廣。滿

坐光景。俄下與昏風。齊濕。橘井馳譽。殆將三世。杏林植德。何必五株。一肚空洞。活人心。我口喧囂。醫國手。宜乎發其積善之餘。資此多子之慶。嘗聞九苞而絢采。岐川產雛。初見五花之成文。三野出駿。紫荊麟茂。人和召天地之和。綠衣綉綉。親樂而兒孫亦樂。壺中日月。石上烟霞。茶琴雙清。好風明月為伍。杖屨三徑。高山流水知音。聊挾北海之不空。將期南山之有壽。遙賀初度。寅陳微辭。庶保桃花之八千年。長醉僊子之十二樓。

上桑名先生書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八

栗山愿再拜白。先生道體萬福。至祝至祝。愿向者受教。淡于肺腑。切于四體。所得沛然似無所疑者。從事久之。先生漸教以所謂從原頭體認來之方。以故其所請問。漸以勤焉其所賜誨。益以深矣。於是乎其既淡者。知猶未淡。其既切者。知猶未切。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者。往來陪侍。如此者。幾十年矣。受業未畢。有東武行。爾來離群索居。置思於俗儒文字之功。常多。用心於聖賢正道之學。常少。差而莫之規也。溺而莫之援也。日前所聞。條理脈絡。幾以廢墮。然每有暇。反復所嘗聞者。有所聞則



記之。有所考隨錄之。久之漸以爲卷。其間有自信太過。而言似矜者。有考索求備。而事似貪者。百病十瘡。一以發露。蓋聞德欲著。而病欲彰也。彰者易見。而隱者難測。難測者。雖醫之最良者。有時而失。易見者。雖術之不良者。猶可得治。若差道惡疾。緩求箴藥。其去病根。將期何時。今謹歷舉難言之病。於良醫名家之前。臭穢汗濁。恐穢之矣。恐怒之矣。恐爲之悲。且長息之矣。其所穢。其所怒。其所悲。且長息。咸愿之箴藥。而庶幾其有瘳也。伏願先生一賜電矚。

甘雨亭叢書

卷下

九

答下里玄加書

恩啓。久別思仰。欲奉書特未暇。忽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足下不求知于當途。而求閑於幽僻。固今之所少。而古所以爲高也。僕聞古天下早。王遣人求所致雨者。秦龍氏往論曰。龍汝來致雨。玉食之食。珠衣之衣。東溟南岳。汝之所居。龍蟄石縫。蛻蛻出曰。東溟非不大也。南岳非不高也。珠衣玉食。非不好美也。而行雨興雲。不亦甚勞乎。且溟岳者。虎饑所藪窟。利牙尖爪。與我爭勢。虢威方且奮持。怒擊之不暇。雖欲珠

衣安坐乎瓊臺樽俎之間。而可得乎。聞渤海中有仙山。幸致我。我將縮形尺許。甘餘瀝。安杓水。優游道遙乎琪樹瑤艸之間也。秦龍氏笑曰。海中之山。固非聲教所及。非潔清而得道者。則不可得至。我何以致汝。來教以爲不願東武萬戶侯。而願西京五斗米。其志非不脫然卓越也。然以之求僕。何異龍之告秦龍氏也。惠示諸詩。皆有飄飄御風之趣。宜其不屑人間萬戶侯也。公私紛然。所教多端。而不能旁答。萬宥恕。不宜。

贈中村元常書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

大凡物有所沈鬱。則必不能無所發出。昔寶劍埋在於豐城。靈氣發達。至上衝于天。然人無其識。則不得而知之。不得而知之。則亦不能得而顯之。以故其在地中。不知幾許年者也。物之難遇也。其既舊矣。然其爲物愈鬱而愈靈。愈沈而愈明。百千年之久。終無隱滅銷亡。而待有識者。然後顯于世。則物之未嘗不相遇也。其亦彰矣。自古蘊德抱才。自以奇焉之徒。不幸沉鬱于下。斯猶劍埋在上。中然磊砢之氣。英邁之志。具不能自掩者。亦猶靈氣不可埋沒。或爲詩。或爲文。或爲書。或爲畫。或爲長

嘯與悲歌。千態萬狀。極致精妙。不至鬼泣神驚。天地感動。則不已矣。予求如此人於今世。未嘗不以君為言。處窮鄉而晏如。友漁樵而樂只。獨懷其所能。時吐胸中奇。嘯歌游優。以取自適者。亦豈非劍初在土中。人不得而知之者耶。劍終有所待。以顯于世。則異時必亦有雷煥者出矣。予既恨其始能相類。又竊期其終相類。於是乎書以贈。

與村檜雪書

文者士之一技。於道為小。然其隆替以時。其廢興以天。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一

少曠數百歲而後得其運。得其人。則其關係不亦大乎。予嘗聞之匠人。曰。蜀匠善用杉。楚匠善用豫章。然惟知杉與豫章為天下美材。不復知世又有材。驗之於楓。吳之於櫛。徂徠於松。大行於檟。亦然焉。惟通都大邑。為不然矣。舟運車輪。遠至幽通。舉海內之良。居然致之。老匠宿工。徐徐曰。某澤所出。當良於某。曰某岨所產。當適於某。曰某與某。當造於某與某。品差取擇。必期極至。其良於棟棟之。其良於椽椽之。槎榫楹。良是之用。以故宮成殿起。堂構祠創。輪奐度具。壯麗制全。四方觀之。來世

法之觀。今之作文者。局量既陋。識見不遠。談元明者。唯元明之談。稱唐宋者。惟唐宋之稱。至其泝龍門。攀扶風者。又益恣然。自以為至。特不知數世風雖異。眾作調雖殊。有取其當取。捨其當捨。尊其當尊。闕其當闕。差等百代。湊會三古之方也。猶邾各材其材。不復知有他材也。惟通才遠者為不然矣。聚美於數世。取必於三古。遠包微盡。網舉紀振。大則天人。小則禽艸。融通涵泳。神會文旺。月則與之俱潔。風則與之俱清。春態秋象。莫從不適。當正則正。當奇則奇。當直則直。當婉則婉。叱咤姦凶。上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一

友直傑。壁立萬仞。崛起乎委靡衰否之中。建柱石於頹波。揭仰望於泰斗者。猶通都老匠。資材於海內。輪奐度具。壯麗制全。四方來世。取法於此也。其如此而後關係之大。可得而言之。不然則士之一技焉耳。於道何崇。予友村檜雪。弱冠好作文。忍病勵志。記誦日勤。近贈予以所著文字十數篇。句老章巧。語順議平。予奇其才。博其學。欲其醫病養生。而無助無忘。脫俗習。歸純正。徐行不已。循勉終至也。於是乎叙匠者之語。述昔人之志。以為之贈。

上刑部侍郎進藤君書

愿嘗聞之。忠孝所以綱維人紀。持立邦極也。而為臣子者。不幸不能盡力。吁咈定省之間。而從事荷戈挾刃之際。則人道之變。於焉為慘。而天地之和。亦未必不為之傷。繇也。是以當途之君子。非徒惻然哀其事。歛然以謂此我罪也。必舉封植旌表之典。揭之當時。耀之後世。將以使不孝不義之者觀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則夫將以傷天地之和者。適所以建天地之心。而世綱民彝。靡弗賴以扶植也。近日復讎之事。天下非不悲也。而無位

甘雨亭叢書

卷下 七三

者。固不得言之于前。而有勢者。亦畏避逡巡。不能表之于後也。陽明上公。獨何人也。常以其志已不明于當時。而其事遂不盛于後世之為憂。哀恤之恩。同既及其耄倪矣。而迄今。兄和州君勸大石與親。建碑壘址。勉愿以記其來由也。又辱賜以忠義碑三字。嗚呼。上公以上世神明之貴任。當今輔弼之臣。綜理之暇。事及銀鈎。天下談字畫之工者。亦必以上公為稱首。則四十六人之贊。固已顯于一揮毫之頃。而文亦得所託。以傳不朽。無疑也。詩曰。爾之遠矣。民昏然矣。爾之效矣。民昏傲矣。今以

赫赫廟堂之尊。眷眷乎鄙僻一夫之義也。如此。則其風教之所振。德化之所宜。將舉一世于忠孝誠惻之域。而鳴鳳舞獸之祥。不復它待。其當是時。愿之疲軟。雖不能勉。努筋力。拜賀殿門。亦將與工人佃客。坐市區。服田畝。作為歌頌。以揚聖世之輝光焉。豈直義士之榮也。亦萬姓之幸矣。左右以為如何。不宜。

銘

常陸久昌寺新鐘銘并序

聲震乎天。惟雷為大。音成乎人。惟鐘為最。民生蚩蚩。五

甘雨亭叢書

卷下 七四

箭蠱惑。貪淫惡蝕。莫能知其所惺發。而洪鐘一振。則情激蠢開。大夢警而真悟生。猶霹靂發聲。而禽應龍奮。百果艸木。皆甲拆也。常陸久慈郡稻木邨。靖定山久昌教寺者。先君權中。繇言水戶義公為其先妣。久昌院靖定夫人所淑也。法會設樂。規度遵禮。置講場。請大德。以為法華三昧之道場。皆以資冥福也。寺舊有鐘。而往往憾其蒲牢猶小。鯨魚未華。不能以警百里。而維郊雉也。今茲元祿辛巳十二月。命工改鑄。實先君之志也。古曰。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彼鐘聲無情者。

亦當爲先君仁孝所感動。而發揚其思慕惻怛之誠。則民聽其音。亦將有怵惕悽愴之情。易直慈良之心。感于中。達于外。油然而不能自己者也。先君孝親以施人者。其廣博爲如何。若夫聲音微幽。冥脫劍輪。輸絹報。則纂述浩繁。復奚多言。適當先君之小祥。不勝涕泣。銘曰。虛藏至靈。圓現妙圖。動而無迹。然而有須。繫疇度之。維孝君子。德音遠傳。永世不毀。

碑

山口春甫碑文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五

君諱正信。號春甫。多多良姓。山口氏。其先出於肥之後州。父號壽齋。母佐佐木氏。以貞享元年甲子正月十一日生。以元祿十五年壬午閏八月四日歿。葬于武藏豐島郡谷中蓮華教寺。天資質實。舉動有度。喜讀書。頗通醫方。父母稱孝。兄弟稱悌。卑尊親疎。凡與之交者。皆稱其不欺。則可謂幾乎有恒者也。天不欲使之壽且寧耶。噫。

忠義碑

大石君諱良雄。稱內藏助。其本出自鎮守府將軍藤原

秀鄉。秀鄉之曾。有食江之大石莊者。因以地氏。應仁之亂。舉族戰歿無嗣。會小山泰朝之孫久朝居京師。大石小山本同宗。因後之。後六世至良勝。始臣于淺野長重。及長重子長綱。改封赤穗。從移焉。實君之曾大父也。父良昭娶池田氏生君。良昭早世。君年十五。兼重大父良欽。歷事淺野長友及長矩。世祿千五百石。爲人溫寬。有度。不爲齷齪自用。雖爲長臣。於事無所預。元祿十四年三月。詔使至幕府。長矩陪伴。坐以私忿。及傷吉良義英於府中。大不敬論死。君在赤穗。聚城士三百。誓曰。讎在。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六

義不與活。枕城死耳。既而又曰。據城亦似叛。不如退而自殺。城士從之者數十人。刺血盟誓。君乃曰。可矣。死未晚也。時舉城。惟擾。不知所爲。而君日坐官廨。引見吏民。凡外內諸事。處決如流。自城儲庫積。文武諸器。以至錢鈔。租稅之徵。具備文簿。莫不明較。四月。除道迎使者。致城而去。出遊京師。狂縱無行。往往披僧衣。搗妓醉市。讎家偵知。以爲無能爲也。明年。君與子良金。變姓名。來江戶。俾神崎則休。茅野常成。伴爲估販。往來離家。伺察動靜。義英避仇。率常外宿。會十二月十四日。客飲抵夜。君

謀知之乃率同盟四十五人按第圖申令號鐵中衷甲。衆曉榜屋斫門前後競入劫縛一人索蠟燭之每室明如晝奮鬪亂殺傷數十人唯逃者若婦人不害遂殺義英於室側禿衣髮首乃吹燭欲乘戒火灌窟留具名書於藤前相率退于芝之泉岳寺祭首長矩墓遣吉田兼亮富森正因告大目付仙石久尚曰謹埃誅即日分拘君等四十六人於細川綱利松平定直毛利綱元水野忠之許十六年二月四日各賜自盡許葬長矩墓側時君年四十五初娶石束氏生子三男三女長乃良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七

金先年十六二男幼二女大嗟夫君之舉事結徒動衆恣又貴者微之法令罪固當誅而意將謂寧觸法於當世不可負恩於地下身可齏志不可奪其豈有爲而發哉是以君舉止自若束身就死毫釐所憾而其氣烈之所磅礴雖天地爲震蕩士風賴以奮民彝賴以植謂之千載一人可也族姻叔君鎧埋之大石古壘之址建石勒事并刻四十五人姓名四十五其人也心則一也已良金稱主稅君之長子信清稱瀨左衛門君之族弟吉田兼亮稱忠左衛門子兼貞稱澤衛門兼亮與君協謀

前後規爲多賴之云原元辰稱總衛門方衆之洵擾與兼亮俱助君綜理衆事使莫壅滯片岡高房稱源五衛門間津上則稱久大夫子正辰稱孫九郎小野寺秀和稱十郎子秀富稱幸衛門磯貝正久稱十郎左衛門堀部金丸稱彌兵衛武庸稱安兵衛金丸之義兒也金丸老而壯慨武庸以勇敢聞衆之濟事父子之功謀居多近松行重稱勘六富森正因稱助衛門臨訣母與所著襖衣曰汝得死所矣潮田高教稱又丞赤垣重賢稱源藏與田重盛稱孫大夫子行高稱定衛門矢田助武稱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八

五郎衛門早水滿堯稱藤左衛門間光延稱喜兵衛二子光興稱十次郎光風稱新六光興與武林隆重得義英殄之光興遂斬之首中村正辰稱勘助菅谷政利稱半丞不破正種稱數衛門入能第擊殺爲最多千馬光忠稱三郎兵衛岡野包秀稱金衛門木村貞行稱岡衛門貝賀友信稱彌左衛門大高忠雄稱源五謀得能家飲會其謀也岡島常樹稱八十衛門武林隆重稱唯七倉橋武幸稱傳介村松重直稱喜兵衛子秀直稱三太夫杉野次房稱十平次勝田武堯稱新左衛門前原宗

房稱伊助。矢頭教兼稱衛門七。父長助病將死。授甲教兼曰。必以復讎。教兼終奉其言。先年纔十八。神崎則休稱與五郎。茅野常成稱和助。橫川宗利稱勘平。三村包帝稱次郎。左衛門。在赤穗。從事厨所。職祿最下。至是死節。

祭文

祭鍊齋鴉飼先生文

維元祿七年。歲次甲戌。四月戊辰朔。越十一日戊寅。辱愛弟栗山愿謹奉清酌之奠。祭故彰考館總裁鍊齋鴉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十九

飼先生之靈。嗚乎先生生長西洛。有聲東都。明敏正直。克儉克隅。果于責過。急于救孤。嗚乎先生言溢乎人。未必利於其軀。行期古賢。奈無諧於今愚。過檢之謗。起于奢徒。劉切之言。諱於淺夫。而確乎其守。金石不渝。嗚乎先生其才也。其學也。此人所愉。其德之與其行。克鮮之關。抑先生之爲先生。豈在彼所愉歟。先生之爲先生。其所不能關乎。所謂積善餘慶。聖人垂謨。先生之無嗣子。私疑其誣。傳聞仁及枯骨。王者大圖。孤姪辱浴殊恩。榮照冥途。嗚乎先生我父之執。而累家之儒也。恩義之厚。

孝舉

名望之優。屢賜箴規。再蒙吹噓。愿歲十有四。先生薦之。濫吹梁苑。有類齊王好竽。愿歲二十有三。先生引之。出入史館。從事群賢操觚。先生於愿也。親過同僚。情均友于。欲報先生。先生既徂。循念平昔。皇皇踟躕。音容未忘。沈哀有餘。神格不測。臨文長吁。尚饗。

祭亡友下里君文

維寶永二年。歲次乙酉。栗山愿祇具燭香酒。祭亡友下里君之靈。嗚乎人。平時靡弗舉觴爲壽。握手歡娛。而終之。非吾哭彼。則彼哭吾。向之以爲歌絃。燕樂之鄉。回首

甘雨亭叢書

卷下 二十

之頃。既已悲涼。凄惋。彷徨而息呼也。哀哉。初見君京城。書史並驅。中年屢離合。忍終而哭之。天衢乎。君之始東。人不之崇。固窮廿年。譽望洵洵。衆譁然謂。祿秩可俯拾。而君恬若風雨過蒼松。素好杯飲。醉益虛冲。人唯知笑。愉之見面。未嘗覩。凄鬱之在容。孰謂意氣之浩。姿儀之丰。而不能保百年之康寧。以食千鍾之阜豐也。我喪女之八日。君病忽終。我已喪吾女。又爲之裂胸。嗚乎旅魂之飄飄。誰家而依從。爲文一奠。以告哀衷。尚饗。

告義公廟文

嗚乎我公而至此耶。公之德可以鎮山河。山河不能護公之身於日東。公之氣可以蓋萬夫。萬夫不克回公之車於蒼穹。重包天地。形何不與天地久長。才拔萬類。骨胡爲與萬類俱亡。鼓盪文武於鳳詔。倦化奚鞭麟之遙。拾收墜葉於扶桑。玉碎奈與霜林飄。天命使史策垂成。而廢耶。時運知非使文星殆。昌俊銷歟。忠臣誰使之嗚呼。賊臣誰使之嘲吃。又將誰使之學術。師蹈海魯仲連。而事業泣通信。裴文籍乎。嗚乎公行義。唯知其可以益人。而不知其未必益己。唯知其可以據古傳遠。而不知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廿一

其未必同調於俗耳。唯知慨三良嫉姦猾。而不知因循徇流。屏儒恐毀。唯知惜名器。揭綱常。而不知納笑官闈。求媚俗吏。嗚乎世以爲智歟。所知者義人。以爲不智歟。所不知者利。故正笏幕府。內外伏信。猶之九鼎陳廟。華夷可鎮。誰謂重器無烹粥之進。婆娑林丘。遐邇傳誦。猶之窺虞出藪。四海爲頌。誰謂瑞物無銜轡之用。夷齊逝矣。誰不子厥子。而唯偷厥倫。文王逸矣。誰厥君不君。而其臣以臣。西山之鱗。公擇而居。梅里之磬。公題以碑。挑橋烟鎖。龍整雲旆。別春之會。剪梅之詞。已矣已矣。臣將

何期。嗚乎哀哉。

祭痘神文

昔先王法於陰陽。以臨四方。日月從度。災祥不興。惡物邪孽。不爲民害者。不敢窺虛耗。以橫其虛。及季世德薄。變理之權。不於君相。而於巫覡。凶戾之氣。梗鬱赫勃。鍾布爲靈。固其宜也。痘之行。劫褫嬰孩。憑降響景。如有神也。府之俗。病痘之家。靡弗設坐而祭。祭而有應。然其爲德。神乎閭閻。而不靈乎廟堂。與巫覡爲援助。而不與正人君子爲抗衡也。則其陰柔不直。沈翳濁墨。可知焉耳。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廿一

我雖庸劣汗下。讀先王之書。不以不正自售。豈諂汝曲鬼哉。我明告汝。汝聽之。物各有類。類有相感。痘神汝其將靈耶。世之陽廉陰貪。外良中螫。前門屏幣。而後門納賂。巧姦浚黠。亂白奪朱。逢迎主欲。塵塞公聽。社鼠而人貓。藏乎幽邃。乘乎冥暗者。此汝之醜類。而邦人所病。汝盍浸染洪濫。相驅歸汝荒邈之陬乎。不可低回中土。以欺幼兒。頑婦女也。我兒並患痘。宵看晨護。殆二十餘日。神未嘗爲世俗所謂諸威靈也。嗚乎大者。我固不罪汝矣。劇者。亦知非汝外于我也。而安然愈者。衆將以功歸

汝焉。具香酒果。陳辭一奠。

雜著

江州少年捕盜

江州某郊盜窟也。殺越人於貨。不知其數。暮夜無來往。其郊者。邑人相集。語及郊盜。一少年曰。我能縛之。舉坐而笑。少年說之不捨。衆或輓之。或推之。或舉田蠶家資。以爲之賄。少年裝一日。擲腰三艸鞋。不復挾一刀。但行騰暴脚。以便馳走。薄暮尾盜於郊。盜將劫之。少年急走無跡。盜室刀去。少年又尾呼曰。我正縛盜。盜又追。少年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廿三

亦走盜去。少年又尾。盜呼曰。汝本勇強之七乎。少年曰。吾草莽之產。懦而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盜笑矣。少年曰。我視汝人耳。無翰無鱗。縱巧爲三窟。而復踵人所踵。吾亦人耳。豈不踵人所踵。遂窮巢穴。以縛汝矣。何難之有。盜怒急逼。少年又走。急逼則急走。緩逼則緩走。遠追則遠去。近追則近去。如此數回。時及五鼓。少年屢食糧。更著鞋。以故體健膽壯。盜飢且疲。勇氣爲之萎。祖。遙言少年曰。子拙而制巧。懦而御勇。嘻。何人也。吾本土人。不遇到此。我腰有刀。家世所珍。吾亦屢試寶右物也。願

以奉子。更冀聞子姓字。少年曰。子之與吾。得相知於相

離之際。何以姓字爲吾所欲獲者。唯子而已。吾若獲子。刀自屬吾。盜強曰。雌雄佩刀。願以奉子。少年諾。乃指路傍樹曰。子投雙刀於其下。吾就受之。盜投之而去數步。少年曰。遠去。盜復去數步。少年曰。未可。盜復去數步。少年進取雙刀。并以帶之。熟視彼無備。直前僵之。遂以縛之。邑衆怪其歸遲。各手炬來。遇諸閭門外。衆視愕然。少年大言曰。子黨之田蠶家資。悉皆我有。衆惜其賭不與。少年怒條其本末。訟諸邑吏。吏嘉勇且有計。以爲下卒。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廿四

問病

予多病。往大醫院請治病。醫出察色。診脈。徐徐曰。子病何居。予曰。風寒暑濕之所感。臟腑支體之所疾。庸醫治針藥驗。皆病之小而小者也。曰。然則子所病者。何也。曰。今之世。凡爲人之上者。病于傲。病于奢。病于癡。爲人之下者。病于媚。病于屈。病于黠。剛者病于刻。柔者病于弛。民俗病于澆薄。士風病于委靡。法則病苛。吏則病汗。愚者病于疑。智者病于察。經病于註疏。禮病于繁文。佛爲性病。老爲道病。記誦詞章爲學之病。病利病勢。病僞病



奸病窮病廢。病滯病貪。何往不行尸。又何往不走肉。又何往不惑攻蠶蝨。皆病之大而大者也。先生爲醫之醫。乃擲匕而謝曰。參耆有所不及。針灸有所不效。若子所願。則越人回車。率佗却走矣。噫。有所治耶。將無所治耶。

真西山

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明足以察難察之幾。斷足以決難決之事。則孰能與之。西山當嘉定之末。預察濟邸之變。以亟其去。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西山其庶幾。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廿五

真西山

晉趙穿手弑其君。趙盾當國不討。董狐斷然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皋。孔子作春秋。因其文而不之革。夫理宗之立。寧宗不知。濟王之廢。寧宗不知。濟王之薨。實無其罪。追貶之詔。將有何言。理宗始貯覬窺之心。終不正逆賊之誅。火彌遠不足言。理宗之罪。若使董狐書之。安知不書奪其位。弑其君。西山始爲濟王宮教。雖既去其職。豈有理宗卽位。忽然出事之之理哉。謂之達春秋則我恐未矣。王魏於唐。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然猶其功遂不

能揜其罪。况西山於理宗。言不聽。諫不行。既不能雪濟王之寃。又不能正彌遠之罪。則徒得罪於春秋焉耳。爲王魏之功。猶不之能也。孔子嘗謂由與求。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嗚呼。由與求。真儒矣哉。

小兒論雜草子

市井之際。有雜艸子者。優倡傀儡之所著。而鄙俚醜穢。不足容口。然畫以發文。文以應畫。適足以取婦女之笑。止孺子之啼。其書有公平辨慶焚噲之類。皆俗間稱以爲有齊力者。也有三小兒。各可六七歲。一人曰。公平與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廿六

焚噲相撲。則公平之力。能制焚噲。一人曰。否。焚噲有鬚。眼睛鬼哉。何以能勝。一人急曰。否。否。辨慶勝。遂交爭罵。相擊相泣。老嫗聞之。而不能制。遂舍之以飴而止。今世所謂論經議史者。使老嫗聞之。不合之以飴者。幾希。

陶淵明贊

醉者反醒矣。醒者方醉矣。非醉之不醉也。而所醉者酒焉耳。非醒之不醒也。所醒者世情宦况塵埃泥土態狀。千萬也。醉于利。醉于法。醉于色。醉于肉。醉于佛老。醉于陰陽。終身不醒。豈徒千日之云乎。柴桑里陶潛淵明所

醉者醪而已。其志迥然。蟬蛻塵埃。而醺醺醉人之物。無所動其中也。使屈子議之。則為同醉者耶。將為獨醒者耶。

甘雨亭叢書

弊帚集  
卷下  
廿七

弊帚集卷下終

弊帚集跋

弊帚集。故總裁潛鋒栗山先生之遺章也。嘗聞先生城  
州定人。本姓長澤氏。世事石川侯。有昆弟四人。先生其  
長也。先生初歲僅十四。出游于京師。改栗山氏。就彙名  
某學焉。於是屢陪侍彈正尹八條親王。以奇才見稱。以  
故吾西山公徵為大番組。賜秩三百斛。時歲二十三。率  
移小納戶。兼彰考館總裁寶永三年丙戌夏。以病歿。歲  
三十六。無嗣。恩命使叔子敦恒襲祿。敦恒字垣叔。號砥  
齋。為馬廻。轉大番組。修參考源平盛衰記矣。予與砥齋

甘雨亭叢書

弊帚集 跋 一

結交于史局。幾二十年。相得最善。一日砥齋袖弊帚稿  
來云。是吾家兄之遺章也。此稿原若干卷。惜哉於東武  
僑舍罹災。今纔所存。此一策而已。吾欲謄寫而納之彰  
考館。以傳于千載。素志有年。而猶未果。然而今吾年老  
不能書細字。冀子淨書之。以藏館庫。然則吾志願畢矣。  
予時兼管庫。館事旁午。然不忍拒其志而諾。未幾砥齋  
病歿無嗣。而家系盡。嗚呼傷哉。今茲寬保二年壬戌。距  
砥齋歿已三年。季夏偶得閒暇。謄寫功畢。其字畫所訛  
缺者。不敢改定。姑仍舊稿。以跋識者之校定。乃告之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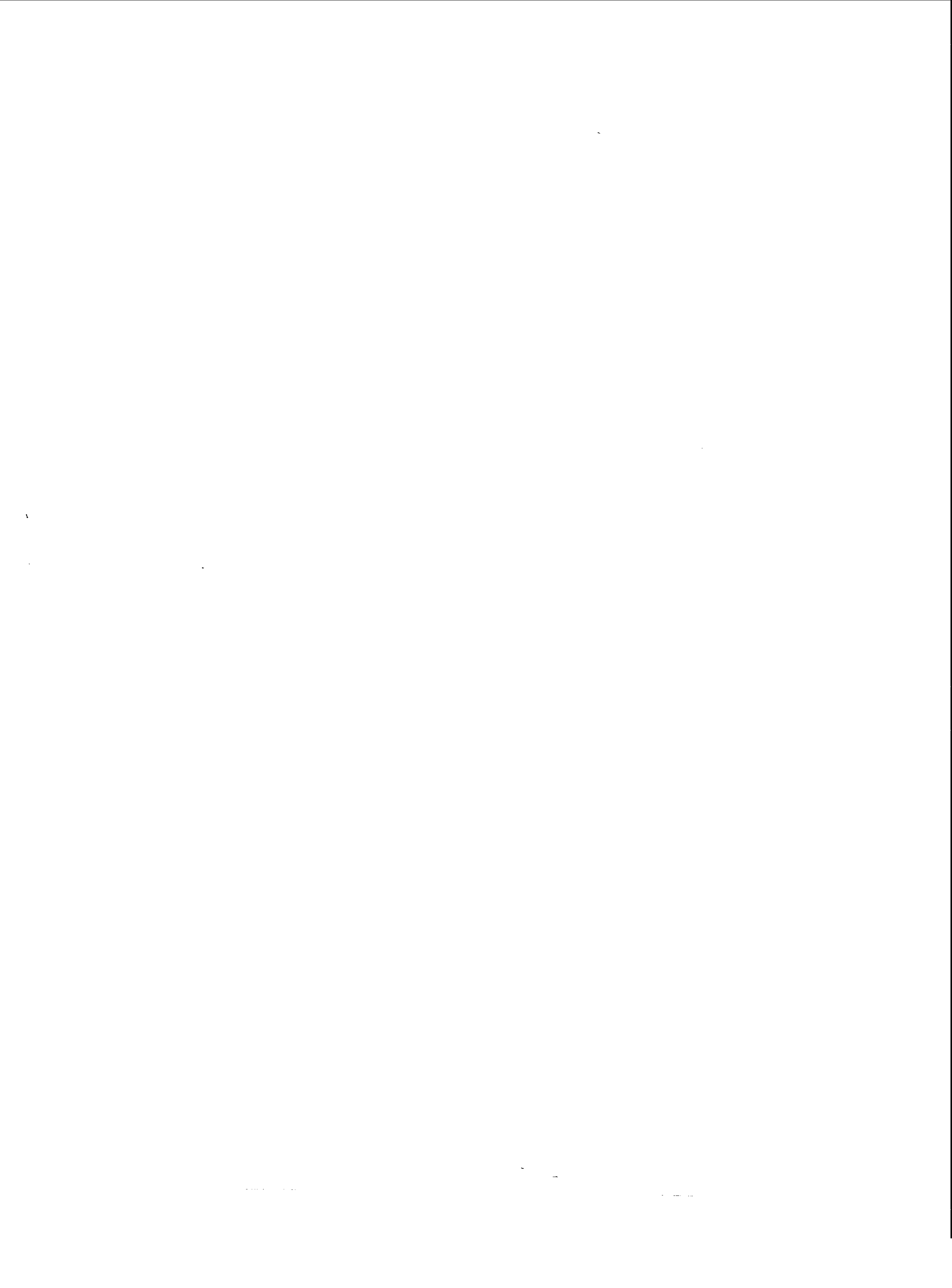
裁以藏館庫。載彰考書目。以傳不朽焉。吁也。砥齋雖先  
而其志以為足乎。予又庶幾不違其約者乎。因記其梗  
概於卷尾云。

倦潭藤咲正方識

甘雨亭叢書

弊帚集

二



李詩辨疑

李詩辨疑

敬鄉樓叢書

民國十有八年  
永嘉黃氏校印

樂清縣志本傳

朱諫字君佐父鴉母侯氏俱以孝稱諫起家甲科歷歙縣豐城令武選郎中贛州吉安二郡守為政識大體不屑屑於小廉曲謹所建立皆可久遠而便於民吉安有豪民附宸濠橫境中悉逮繫之論如法又預策宸濠有變日儲餉募兵浚隄增障人莫測其意去郡後二載濠果叛王守仁由吉安起兵竟得其力晚節盤桓雁山多所題詠年踰八十乃終諫自解組後脫略世事然猶開沙角路以避芳林之阻至今行道者追思之子守宣知州豁達喜立事有父風

贛州府志朱諫浙江樂清人弘治九年進士正德癸酉知贛州有賊樓大帽山山延袤閩廣千餘里中多溪谷賊憑要害時出為民患諫率兵歷賊境歷行盤龍嶺諸寨輟鮮明戈

李詩辨疑

傳

敬鄉樓叢書

第一輯

盾淬厲令日能捕賊者即以所得賊貨與之官無取人人懷利競赴旬日殲渠魁數十俘數千人賊窮蹙遺諭降之賊以首觸地流血乃散置安遠龍南諸所給之牛糧化為良民後移吉安

李詩辨疑

辨疑小序

或曰何以知李詩之可疑者而為之辨耶曰詩有一代之體製人有各人之學識其精神心思之所存議論之所著材力之大小音響節奏之洪細與夫明暗剛柔之不齊或相陪蕪而十百千萬不可強而比之使之一一而盡同也矧夫李白材由天授氣雄萬夫膽略疎闊迥出塵表故其見於文辭者廓然如太清皎然如皓月若風雲之變若江河之流觸之即動感之即應不假思維而從容駿發在當時無不知有李白而願睹其眉宇者雖杜子美韓退之之賢且才者亦相推而相遜焉唐人之言詩者必以李杜為首稱李有草堂集二十卷唐李陽冰所錄散落人間人或罕傳遂李詩辨疑小序敬鄉樓叢書第一輯

至紛紜舛錯真偽淆混自東坡以下雖略有議論未暇一一而校正之故李白之名雖在而李白之實未甚昭晰噫文章如白者可以妄擬而想像之乎舊說晚唐李益尚書嘗為翰林學士其詩亦曰李翰林李亦則鬼小有所作亦曰李詩二者混於白集故多可疑以今觀之其用事頗有典故而鋪敘堆疊格調卑劣者必益之詩也其鄙俚顛狂放肆而無倫者亦之詩也亦真為廁鬼哉安敢比迹於謫仙乎二者皆可精察而類別之也乃作李詩辨疑附于卷末以俟知者再詳焉題與題解俱仍其舊

李詩辨疑卷上數目

目凡九十三

遠別離 梁甫吟 行路難 右第二 右第三

夜坐吟 鞠歌行 相逢行 古有所思行

久別離 白頭吟 其二 臨江王節士歌

長干行 其二 妾薄命 白紵辭 又

幽州胡馬客 白馬篇 鳳笙篇 怨歌行

來日大難 玉階怨 大堤曲 秦女休行

洛陽陌 短歌行 菩薩蠻 憶秦娥 相逢行

估客行 擣衣篇 少年行 長相思 猛虎行

去婦詞 江上吟 元丹丘歌 白毫子歌

梁園吟 鳴皋歌送岑徵君

李詩辨疑

卷上數目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崖山居

東山吟 僧伽歌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金陵歌送范宣 笑歌行 悲歌行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赤壁歌送別

江夏行 懷仙歌 清溪行 臨路歌 古意

山鷓鴣詞 草書歌行 和盧侍御通塘曲

東魯見狄博通 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贈韋侍御黃裳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雪諛詩 上李邕

訪道安陵遇蓋寰爲予造真籙臨別留贈

贈僧崖公 醉後贈從甥高鎮

江上贈寶長史 贈漢陽輔錄事

江夏贈韋南陵冰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繫尋陽上崔相渙

又 巴陵贈賈舍人 醉後贈王歷陽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爲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贈友人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陽顏尚書笑有此作

題情深樹寄象公 北山獨酌寄韋六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羣官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春早寄王漢陽

江上寄巴東故人 涇溪郡寄鄭少府諤

李詩辨疑

卷上數目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別魯頌



遠別離

朱諫 君佐

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兩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云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按詩意以娥皇女英之哭舜為遠別離之曲然而首起三句

李詩辨疑

卷上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不曾敘得舜與二女有別離之意而四句輒曰誰人不言此離苦所謂此者何所指也又云我縱言之將何補不知所補者何事則與上文別離不相貼矣又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不知所謂忠誠者又何事也禪禹乃是舜事則曰堯舜當之亦禪禹似乎堯舜二人同禪於禹是時堯之徂落已五十餘年矣且文意與上文全不相蒙抑所謂當之者當何事也魚龍鼠虎之喻尤為粗俗妄引竹書以堯被舜囚舜則野死是無稽之言侮聖尤甚稍有人心者不忍聽之尙忍言乎白雖未能深知聖人其聰明博古稱誦唐虞亦素志也豈肯溺邪說而反厚誣之乎舊註附會以誤傳誤非惟使古之大聖賢冒不義之惡名而後世之大詩人亦為鬼輩假託之辭所污穢矣故切切而為之辨

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五曲內有梁甫吟行始於諸葛亮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鈞風期暗與文王親大人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聘雄辨兩女轂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麾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英雄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有時大笑開電光倏忽晦冥起風雨閻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闕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猗猗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

李詩辨疑

卷上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為徒勞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各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岬當安之

按梁甫吟辭意錯亂而無序用事或涉於妖妄如呂望酈食其等事方言貧賤而遇明主即繼以雷公天鼓玉女投壺非惟上下文義之不相蒙而又鄙俗無稽之可笑杞國騶虞齊相吳楚紛紜並見意未有歸而又繼之以張公之神劍屠釣之大人如不善於治饋者徒誇釘飯之多不調適口之味甘苦或失其中人亦不欲食之矣易牙豈為之乎此等繁亂錯雜之辭稍知文理者將羞道之白之雄才高論寧有是乎或又疑為李益尙書李赤廁鬼之所作曰益非病狂安得為是

是必廁鬼爲之也曰然則廁鬼亦能知古今乎曰唐人云赤能詩辭想赤未遇廁鬼之先亦嘗學詩矣所得雖淺非全然一白丁也及至神衰氣亂言無倫次乃若是耳

行路難

原計三首第一首已入選註說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効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何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

右第二

按此詩辭氣粗淺又多俗句如我獨不得出與不稱情無嫌猜等語皆閭閻時俗之人所道者而出於白之口可乎至如

李詩辨疑

卷上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昭王白骨縈爛草爲美之之辭歟抑惡之之辭歟若美之辭屬輕慢若惡之則昭王有好賢之德不當惡也且用事堆疊意不舒暢尤爲可疑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晉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洲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右第三

按行路難第三首計一十六句朱子嘗謂東坡寫此詩中間節去八句則以前四句與後四句合爲一首蓋是之也以今觀之似爲簡當而意義又相續中間八句誠爲堆疊有犯詩

家點鬼錄之病宜節而去之也朱子又嘗謂李白爲詩之聖者其平論去取之功未嘗無也今當從坡本所定而釋之如左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上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賦也含光者韜其光華而不露也蔡邕撰太丘碑文云含光醇德爲世作程混世者同於斯世而無所異也達生猶云達士也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齊王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葦菜羹鱸魚膾棄官歸江東或謂之曰卿奈何縱逞一時獨不爲身後名乎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此爲行

李詩辨疑

卷上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路難第三詩從東坡考亭所定之本也言士之生斯世爲斯世也不必立異以爲高獨行以爲潔彼許由者不受堯之天下固云高矣又何須洗耳於潁川之水乎伯夷者不食周家之粟亦云潔矣又何須采蕨於首陽之顛乎抱屠屠之志矜子子之行是蓋有意於立名者也夫無名者天地之始也若能含蓄其光華混同於時俗黯然而無章窈然而無迹將與道而爲一矣何用昭昭然自處於孤高之地迥若雲月之在天使天下之人皆仰首而視之乎是許由伯夷之行未免有道中之失也獨不見夫吳中之張翰乎翰能知幾號稱達生感秋風於江上憶鱸葦而棄官圖生前之樂忘身後之名不以吾性之天真而爲外物之所役彼洗耳而食蕨者何用若是之孤高耶按此據東坡所節之文以釋其意似相連續

而照應姑備一說以俟再考

夜坐吟

夜坐吟者樂府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沈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金缸青  
凝照悲啼金缸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  
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辭鄙弱而意悽慘多婦人女子之態結語渙散無歸宿不知  
誰之效白者也

鞠歌行

按王僧虔技錄有鞠歌行乃宴樂平調七曲陸機序漢

宮閣下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鞠室者天子之衣室也

記云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鄭玄註云鞠衣名蓋黃桑

李詩辨疑

卷上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之服言其色之象鞠即  
菊字猶言栢袍也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  
璧遭讒毀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爲則足鬼聽曲知甯戚夷  
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  
朝歌鼓刀叟虎變磻溪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  
曲誰識此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

語無倫次辭意與行路難第三篇相似用事堆疊殊爲可疑

相逢行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行亦曰長

安有狹邪行亦曰相逢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此詩辭意淺促恐亦效白而爲之者

古有所思行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所思又短

簫鏡歌二十二曲其一曰有所思亦曰差佳人註云漢

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朝以此樂侑食

我思仙人乃在東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蓬壺長  
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書  
謝麻姑

辭淺而意疎似是而實非也

久別離

樂錄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窗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書開緘使人嗟

至此腸斷彼心絕雲鬟綠髮罷梳結愁如同飆亂白雪去年寄

李詩辨疑

卷上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爲我吹行雲使西來  
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蒼苔

按詩意似爲婦思夫之辭言其未還家見書而愁也後云寄

書報陽臺者則又爲夫思婦之辭矣及至風吹行雲不來等

語全與前意自相背馳抑且詞多鄙俚疑爲廁鬼之作也

白頭吟二首

按樂府白頭吟始於卓文君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將

聘茂陵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皚如山下

雲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又曰今日斗

酒會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又曰淒淒

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

之乃止

錦水東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  
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  
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  
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  
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  
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卷龍鬚席從他生網絲  
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  
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見青陵臺

其二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  
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  
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相如不憶貧賤日位高金  
李詩辨疑 卷上 敬鄉樓叢書 七

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隨雙泉水行  
墮紫羅襟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  
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土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  
枝羞故林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  
莫卷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鸚鵡裘在  
錦屏上自君一掛無由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  
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迴古來得意  
不相負祇今惟有青陵臺

按白頭吟二首大率因前篇而增廣之也前計二十八句後  
計四十二句前篇此時阿嬌正嬌妬之上疑有闕文後篇意  
稍相續前篇辭簡暢後篇則支離冗雜前篇或出於假託不  
知爲何人也後篇爲廁鬼之作無疑矣要之皆閩人也欲以

魚目而混明珠其可得乎

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風號沙宿  
瀟湘浦節士感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  
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按此詩首二句辭頗清後乃冗雜而無倫次蓋欲効白之豪  
放才力不足而無規矩之可言未免失之於野如云白日當  
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此又何等語耶

長干行

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干行長干地名也圖  
經云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干  
李詩辨疑 卷上 敬鄉樓叢書 八

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  
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  
君遠行罷塘澗瀕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遲行迹一  
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來雙飛西園草  
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  
遠直至長風沙

其二

憶妾深閨裏烟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  
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去來悲如何見少離  
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  
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  
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按舊說黃山谷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尙書作也所謂癡如尙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頗清麗可喜亂之太白集中亦不甚遠以今觀之前後二篇辭氣大率相類所敘歲月道里亦頗相近後篇稍簡差勝前篇其鄙俚淺俗則一也是舊說者乃假山谷之言以欺後人李白豈有此作山谷豈有此言哉或者又以後篇爲李益尙書所作予恐李益亦不若是之粗鄙也而謂李白爲之乎

妾薄命

樂府佳麗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亦曰惟日月曹植有妾薄命篇漢書許后傳曰柰何妾薄命端偶竟寧前後人因之而爲曲

李詩辨疑

卷上

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此詩可疑者以前後辭意不相勻稱也首四句固無可議後十二句純駁不一故可疑也豈當時白集中或有殘缺後人以己意補足成篇乃若是耶未可知也不敢強爲之說以俟知者

白紵辭二首

月寒江清夜沈沈美人一笑千黃金垂羅舞榭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又  
吳刀剪綵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輝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掛纓君莫違

此二詩者意俱淺狹前詩結語渙散無力後詩辭清麗而結語又不相稱以本題首篇較之則輕重純駁皎然可見故知是二詩乃效白而爲之者也

幽州胡馬客歌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雁落雲端雙雙掉鞭行遊獵向樓蘭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凶殘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頰玉盤翻飛射鳥獸花

李詩辨疑

卷上

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月醉雕鞍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白刃灑赤血流沙爲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歎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

此詩失於題解以詩目辭意考之當是遊俠二十四曲之一也計二十六句前十句敘胡馬客之武勇懷義報國後十六句乃言匈奴之桀驁殘暴無有捍禦之者不見說歸胡馬客報國意前後不相照應意無歸結似可疑也然文辭老健而富麗氣象宏大而有議論非白不能作特以缺文爲可疑姑俟知者

白馬篇

樂錄曰白馬篇齊憲行也文選曹子建白馬篇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此篇亦以遊俠言也

龍馬花雪白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鬪雞事萬  
乘軒蓋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孫酒後競風采三杯弄  
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遊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  
萬戰場匈奴盡奔逃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羞入原憲室荒  
淫隱蓬蒿

此詩李白之所作者辭壯氣豪第以不識原憲而曠爲荒淫  
爲可怪耳

### 鳳笙篇

樂府遺聲歌錄二十一曲中有鳳笙篇

仙人十五學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始聞鍊氣餐金液復道朝  
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吹歎離聲發絳  
齒更嗟別調流纖指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  
李詩辨疑 卷上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應尋緜  
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丘斷不還

此詩稚弱而支離格調鄙俗在李尙書亦所不道者而謂白  
爲之乎仍恐廁鬼之無知耳

### 怨歌行

歌錄曰怨歌行古辭也漢班婕妤好有怨歌行王僧虔技  
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怨歌行亦曰明月照高樓一作  
長安見內人出嫁令余代爲怨歌行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薦枕嬌夕  
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沉憂能傷人錄髮成  
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爲空鷓鴣換美酒舞衣罷雕龍寒苦  
不忍言爲君奏絲桐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

辭氣稚弱如婦人女子之所爲者上文既云侍君王薦寢席  
矣皆爲宮中之事後言鷓鴣換酒則又爲男子市井放浪之  
情意既相背文無照應白果若是之謬乎

### 來日大難

來日大難者卽樂府善哉行亦曰日苦短也古辭云來  
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求長生  
術與八公王喬遊云

來日一身攜糧負薪長鳴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  
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凌三山陸憩五嶽乘龍天飛目瞻兩角  
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蟬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  
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  
按此四言當另爲一類

李詩辨疑 卷上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 玉階怨

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瓏玲望秋月  
辭意淺薄不足爲有無也凡若此者蓋學白之輕清也

### 大堤曲

古今樂錄大堤曲隋王誕爲襄州時作張柬之大堤曲  
云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好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  
有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  
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

按大堤曲辭意膚淺如云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皆尋常  
之語而可厭者白爲之乎

秦女休行

魏協律郎都尉左延年所作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刃清書殺讎家羅袖灑赤  
血英聲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堦爲燕國王身被詔  
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  
忽放赦大辟得寬賒何慚蒞政姊萬古共驚嗟

按詩所云秦氏女揮刃報讎直上西山而爲關吏所邀被獄  
蒙赦似皆事實與他曲假借諷詠者不同但秦氏實事未有  
所考豈詩之云云者卽其實耶

洛陽陌

樂府遺聲都邑三十曲有洛陽曲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李詩辨疑

卷上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按此詩詞淺而意輕恐非白之作也

短歌行

樂府遺聲古有此辭言人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  
爲樂蓋自戒勸之意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  
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萬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掛  
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吾願與人駐顏光

此詩辭放而意鄙如云天公見玉女大笑億萬場及勸龍各  
一觴等語皆無節失於無稽不足取也如富貴非吾願乃古  
人成語而輒用之下下文意又不相蒙猖狂鹵莽之若是白  
豈爲之乎

菩薩蠻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遊  
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唐之樂府選體是也宋以後則以詞調爲樂府命題爲辭其  
音節始有長短之殊不專於五言矣如菩薩蠻憶秦娥之類  
皆是也宋之諸儒皆好爲之元爲最盛在唐之時未有所聞  
李白安得有此作耶茲二詞者玩其音響亦非宋製乃元調  
也不知何故混入白之集中設使出於宋前則黃曾歐蘇諸  
公亦當有所辨正而刊削之矣噫李詩之淆亂一至於此然  
則以李尙書廁鬼之作雜之無足怪矣矧尙書廁鬼去白不  
遠其所言者猶有唐之音響亦不若是之懸絕併其舊體而  
失之也譬之不善於畫真者於人之肥瘠妍媸容有不同必  
不至於以男爲女以女爲男者矣假託李白則有之安得以  
易代之體製俳優之俗誣讖之耶

相逢行

解題見前

胡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金鞭遙指  
點玉勒近遲回來轂相借問疑從天上來蹙入青綺門當歌共  
銜杯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  
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  
繚會有時春風正淡蕩暮雨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  
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密

意毋令曠佳期

按相逢行前後共二篇前篇四句辭意淺促可辨此後篇計三十句支離卑弱如婦人女子之所道者尤可厭也皆非白作不知何人好事而妄爲之者

估客行

樂府清商曲估客樂齊武帝所作也武帝爲布衣時常遊樊鄧踐阼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是歌使太樂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勅歌者重爲感憶之聲梁改爲商旅行其辭二首一曰昔經樊鄧後假楫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二曰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李詩辨疑

疑

卷上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按舊辭云云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白集云云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予謂非白之詩也夫古辭之淺者或述里巷之語以通人情雖淺亦不覺其淺也若曰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非淺而已矣而又粗俗既非里巷常談白豈自爲之乎

擣衣篇

疑此亦古曲名也舊註無考

閨裏佳人年十餘嘖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燕銜得雲中尺素書玉手開絨長歎息狂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爲雙燕泛中洲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員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長眞珠簾箔掩蘭堂橫垂寶幄同心結半

拂瓊筵蘇合香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影有便憑將金剪刀爲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蘭不見君紅巾拭淚生氤氳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

辭意纏綿而淺俗結語渙散而無味以此誣白多見其不知量也

少年行

題解見前少年行

君不見淮南少年遊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少年遊俠好經過渾成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爲知己黃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爲門

李詩辨疑

卷上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

按前有少年行辭意感慨激烈句法清健而有文白之詩也此之少年者粗俗妄誕如病狂失心之徒語無倫次若出恍惚而叫囂不已之態使人喪其所守真廟鬼之亂道耳輯錄者因題而混收於集中更無去取之鑑今宜適入偽詐毋使亂真可也

長相思

日色欲盡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



天昔時橫波目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起句頗有唐音後七句與前四句全不相若而清濁輕重之  
懸絕結語渙散殊欠歸宿大率與擣衣一篇相似而差勝於  
少年行均非謫仙之作也

### 猛虎行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有猛虎行古辭曰朝不  
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爲雍門琴  
旌旗續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  
銜洛陽草一輪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鯨未斬海水  
動魚龍奔走安得寧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  
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  
李詩辨疑 卷上 敬鄉樓叢書 第十七 第二輯

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棲棲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  
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寶書玉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  
故人昨日方爲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有時六博快壯心遶  
牀三匝呼一擲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邦伯  
皆顧盼四海雄俠兩追隨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  
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  
紵飛梁塵丈夫相見且爲樂搥牛搥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鈞東  
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按舊註楊子見云此詩似非太白之作用事既無倫理徒爾  
肆爲狂誕之辭首尾不相照應脈絡不相貫通語意粗率悲  
歡失據必是他人之作竄入集中歲久難別前輩識者蘇東  
坡黃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辨矣愚於

此篇亦有疑焉今按詩意前八句稍可觀自一輸一失以下  
皆狂妄顛迷言語誠無倫次脈絡之可尋不待蘇黃之藻鑑  
凡稍有識者已知非白之作矣彼敢於亂真者亦獨何哉  
去婦詞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本家零落  
盡慟哭來何路憶惜未嫁君聞君却周旋綺羅錦繡段有贈黃  
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自從結髮日未幾離君緬山川  
家家盡歡喜孤妾長自憐幽閨多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  
環枕席生流泉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妾  
已老物情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自妾  
爲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自從離別久不  
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歲華逐霜霰妾何能久  
李詩辨疑 卷上 敬鄉樓叢書 第十八 第二輯

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似比顛顛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  
寄誰肯相牽攀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  
心結女羅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爲流不歎  
君棄妾自歎妾緣業憶惜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  
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按此辭意粗俗而氣格靡弱誠如婦人女子之態抑且支離  
而纏綿又不若猛虎詞之稍有力量者以此擬白不亦謬乎  
內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句清似有唐人氣味其餘不足  
觀矣此必唐人之假乎白也今亦不知其爲誰矣

###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  
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

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  
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按此詩文不接續意無照應故爲豪放而無次序似白而實  
非也故疑而闕之不敢強爲之說辭頗整飭又非猛虎行去  
婦詞可比雖非白作亦是當時之能詩者不知何故混入白  
之集中爲可疑耳

### 元丹丘歌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峯  
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  
知爾遊心無窮

按元丹丘歌辭頗清順但與前篇格力不同疑似之間不敢  
強解姑闕之

### 李詩辨疑

卷上

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臥松下雲朝餐石中髓  
小山連綿向江開碧峯巉巖淥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栝  
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窗蕭颯松聲起憑崖一  
聽清心耳可得見未得親八公攜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按白毫子老人之稱也神仙傳云淮南王安召天下方術之  
士有八公詣門鬚眉皆皓白此詩欲效李白其實非白也  
其曰余配白毫子意已粗矣又曰可得見未得親辭尤雅俗  
兼之結語渙散而無意味故知非白之作也

### 梁園吟

我浮黃河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  
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憂思多對酒送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

詠因吟淶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  
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  
清秋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  
學夷齊事高潔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  
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  
舞影歌聲散淶池空餘汴水東流海沈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  
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落暉歌且謠意方遠  
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此詩可疑者無倫次也前十句辭順而意正矣人生達命八  
句意與上節不相蒙辭欠純昔人豪貴信陵君八句辭清而  
健如云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舞影歌聲散淶  
池空餘汴水東流海皆爲警句至沈吟此事八句又駁襍而

### 李詩辨疑

卷上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無意味既無倫次而又駁雜故可疑也若節去人生達命八  
句及沈吟此事八句則以前面十句昔人豪貴信陵君八句  
共爲一首則辭純正意義接續譬之去玉上之污點皎然之  
白自見也節而釋之以俟知者再擇焉釋見選註

### 鳴皋歌送岑徵君

時梁園三尺雪  
在清冷池作

蕭士贇云鳴皋歌一篇本末皆楚辭也而世誤以爲詩  
今從之編入辭賦類茲不復釋矣

### 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崖山居

河南府陸渾  
縣有鳴皋山

憶昨鳴皋夢裏還手弄素月清潭間覺時枕席非碧山側身西  
望阻秦關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却憶伊陽好青松來風吹古  
道綠蘿飛花覆烟草我家仙翁愛清真才雄草聖凌古人欲臥  
鳴皋絕世塵鳴皋微茫在何處五崖狹水作橫樵路身披翠

雲裘袖拂紫煙去去時應過嵩少間相思爲折三花樹

按鳴皋歌前後共二篇前篇是送岑徵君者文思宏敞辭藻煥發舊註蕭士贊以爲賦體若然當編入大鵬明堂等賦篇下其復有鳴皋歌奉饒從翁清歸五崖山居者辭雖清朗而格力不逮故可疑也乃存之以俟知者再詳焉

東山吟

攜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百歲灑酒澆君同所歡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此亦一時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

此詩辭氣急遽而村俗曰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曰灑酒澆君同所歡曰彼亦一時等語似爲廁鬼魍魎者所道也未引嵇康洪流之詠又與上文意不相蒙康之詠曰

李詩辨疑

卷上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浩浩洪流帶我邦幾與謝安事似不相貼以此益可疑也

僧伽歌

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咒幾千遍口道恒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鐵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

辭意鄙淺非白之作不言可知 按紀聞錄云僧伽大師西

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年高宗至長安隸名楚州龍興寺後

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于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中宗聞其名遣使迎入內道場居薦福寺景福三年中宗端坐而終

據此則僧伽死於中宗景福之三年太白贈僧伽之詩當在玄宗天寶十一二年間被召在京時也中間歷睿宗景雲太極共三年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又天寶十餘年共計四十餘年是僧伽之死已四十餘年矣李白安得復相與見論三車說空有而贈之以詩乎故知是詩之僞無疑也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君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臥君早歸

辭意粗鄙非白之作不知誰人所爲者混入此耳

金陵歌送范宣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來秀色橫分歷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隨東流白馬小兒誰家李詩辨疑

卷上

二十二

敬鄉樓叢書

子秦清之歲來關囚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爲烟霞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劍悲吟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沈景陽井誰家玉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南山老意鄙不甚鄙辭則未爲當皆牽強生硬末云他年來訪南山老所言南山老者不知其爲誰也李白未嘗有此稱爲此詩者恐自稱耳今亦無可考矣以之污白則不可

笑歌行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鉤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頃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

讓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通當有時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机上肉洪爐不鑄囊中錐笑矣乎笑矣乎甯武子朱買臣扣角行歌背負薪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伴狂人

###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墮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悲來乎悲來乎鳳凰不至河無圖微子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却屈大夫悲來乎悲來李詩辨疑

卷上

二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劍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惠施不肯千萬乘卜式未必窮一經還須黑頭取方伯莫慢白首爲儒生

按笑歌行悲歌行二詩辭意格調如出一手言無倫次情多反覆忿語切切欲心逐逐初則若薄於功名富貴者末則眷戀流涎而躁急伎害之不已是則爲可怪也以之擬謫仙謫仙豈若是之淺陋乎舊說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如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悲來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辭格如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易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也今笑歌悲歌二行較於草書歌東山吟僧伽吟白雲歌金陵歌諸篇又是一等粗劣者恐貫休輩亦不

至若是之甚也貫休之詩今亦有傳考之可見果如二詩當與廁鬼輩同一顛狂而魍魎者矣又何以竊詩僧之名於當時乎揆之東坡南豐之言雖是然恐亦非盡出二公之口也大抵評論古今文章惟求其當而已矣又何須假託先儒以務取信於人乎

###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黃鶴樓前月華白此中忽見峨眉客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安陌長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黃金獅子乘高座白玉塵尾談重玄我似浮雲滯吳越君逢聖主遊丹闕一振高名滿帝都歸來還弄峨眉月

李詩

辨疑

卷上

二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首則曰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前首不著人之姓名故所謂君者不知爲何人也後首則著其人姓名與其所往之地題標詳略不同若此蓋僞作者移置蜀僧姓名于後自作詩題之下欲以欺人使其取信其用心亦淺矣況前詩絕句清朗若無意而爲之者情辭自至後詩粗俗而牽強玉石之分不辯自見餘見選註峨眉山月歌下

### 赤壁歌送別

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君去滄江望澄碧鯨鯢唐突留餘迹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之壯心魄

辭欠瑩澈結無意義與梁園吟白雲歌金陵歌等結語相仿俱悠揚渙散若無歸宿者其曰君去滄江望澄碧鯨鯢唐突

留餘迹及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之壯心魄等句俱不成  
文理尤可疑也

### 江夏行

憶昔嬌小姿春心不自持爲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商  
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爲夫妻何曾在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送黃  
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  
腸欲斷恨君情悠悠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  
行李遊何方作箇音書能斷絕來往南浦邊欲問西江船正見  
當壚女紅妝二八年一種爲人妻獨自多悲悽對鏡便垂淚逢  
人只欲啼不如輕薄兒且暮長相隨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  
如今正好同歡樂君去容華誰得知

李詩辨疑

卷上

二十五

一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辭既村俗情亦淫蕩使稍知廉恥習文藝者必不若是之無  
忌憚也疑爲廁鬼之作敢混謫仙之清乎當時編輯者之不  
審亦可罪也矣

### 懷仙歌

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  
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囂囂直可輕巨鼇欲載三山  
去我欲蓬萊頂上行

語無倫次意多牽強徒以大言欲效謫仙不可得也較於江  
夏行等篇無有村俗之氣雖曰過之然亦未免於張惶也

### 清溪行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  
中鳥度屏風裏向晚猩猩啼空悲遠遊子

辭雖不鄙猶失老氣如見底何如此及人行明鏡中鳥度屏

風裏或失牽強或傷纖巧恐亦非白之大家所道者疑而闕  
之可也

### 臨路歌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  
臥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爲出涕右字一作石  
此章辭義不可強解以俟知者

### 古意

君爲女蘿草妾作兔絲花輕條不自引爲逐東風斜百丈託遠  
松纏綿成一家雖言會面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馨香兔絲斷  
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竟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中巢  
雙翡翠上宿紫鴛鴦若識二草心海水亦可量

李詩辨疑

卷上

二十六

一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誰言會面易女蘿兔絲果有家可成乎面可會乎設爲假借  
以言之其語亦不瑩潤以海水結詩意與上文亦無相關渙  
而無味果爲白之詩乎

### 山鷓鴣詞

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胡雁婿欲銜我  
向雁門歸山鷓鴣雉來相勸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嚴霜如劍  
戟蒼梧欲巢難背違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霑衣霑當作澤  
玩詩意謂苦竹嶺之鷓鴣嫁與燕山之胡雁而山鷓鴣雉俱  
來相勸乃南方之禽所欺也且北方之霜雪嚴如劍戟威甚  
可畏鷓鴣雖欲南歸巢於蒼梧既已嫁矣難遂故土之情所  
以哀鳴驚叫而淚下霑衣也其意似謂胡虜叛逆亂臣皆被  
其脅從而我不忍於背君意義雖正而文辭未免於淺俗必

當時之避亂者託爲此詞誤入白之集中耳不可使之遽混於白也

草書歌行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辭客滿高堂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一作雪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蛟龍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遍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吾師此藝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一作成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李詩辨疑 卷上 一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逮猶不失爲唐人風調也但抑揚太過褒貶太遽爲可怪耳內有豪放之氣宋元以下拘拘於常律者又有所不及也不可以爲非白之作而遽忽之

和盧侍御通塘曲

君思通塘好通塘勝耶溪通塘在何處遠在尋陽西青蘿嫋嫋掛烟樹白鷗處處聚沙堤石門中斷平湖出百丈金潭照雲日何處滄浪垂釣翁鼓棹漁歌趣非一相逢不相識出沒繞通塘浦邊清水明素足別有浣紗吳女郎行盡潏潭潭轉幽疑是武陵春碧流秦人鷄犬桃花裏將比通塘渠見羞通達當作塘不忍別十去九遲回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從天來月出青山送行子四邊苦竹秋聲起長吟白雪望星河雙垂兩足揚素波梁鴻德耀會稽日寧知此中樂事多

按通塘曲過於輕快流於淺俗如日鼓棹漁歌趣非一疑是武陵春碧流將比通塘渠見羞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從天來等句俱不成文理若非罔人假託必是誤收混輯亂於集中白豈有此詩乎

東魯見狄博通

去年別我向何處有人傳道遊江東謂言掛席渡滄海却來應是無長風

辭淺意蹙非白作也

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

辭意輕淺故闕之 此詩二首其一入選註訖

贈韋侍御黃裳

李詩辨疑 卷上 一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百尺高豈爲微颯折桃李賣陽艷路人行且迷春光掃地盡碧葉成黃泥願君學長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

此詩辭意甚正但用字結句欠穩當老成爲可疑耳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天爲國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擁靈臺浩蕩深謀曠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披靡衛青謾作大將軍白起眞成一豎子

按詩意李白乃述德上哥舒大夫者必是稱美大夫有統軍禦敵之材能以及在己被讒愛國之大略今玩詩意述德則有之無有陳情之辭疑當有闕文也以俟再考

雪謔詩

詩皆四言計七十句當編入辭賦類

上李邕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却滄溟水時人見余指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

按李邕於李白為先輩邕有文名時流推重白至京師必與相見白必不敢以敵體之禮自居當從後進之列今玩詩意如語平交且辭意淺薄而誇又非所以謁大官見長者待師儒之禮也白雖不羈其贈崔侍郎章祕書張衛尉孟浩然等作辭皆謹重而無褻謾之意次及徐安宜盧主簿王瑕丘章參軍何判官等雖有尊卑之殊俱盡歡洽之情無有謾辭矧李邕乎以此益可疑矣

李詩辨疑

卷上

二十九

一敬鄉樓遺書

第一二輯

訪道安陵遇蓋寰為予造真籙臨別留贈

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懸河與微言談論安可窮此令二千石撫背驚神聰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東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風學道北海仙傳書藥珠宮丹田了玉闕白日思雲空為我草真籙天人慚妙工七元潤豁落八角輝星虹三災蕩瓊蛟龍翼微躬舉手謝天地虛無齊始終黃金滿高堂答荷難克充下笑世上士沈魂比羅酆昔日萬乘墳今成一科蓬贈言若可重實此輕華嵩

贈僧崖公

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大地了鏡徹迴旋寄輪風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晚謁太山君親見日沒雲中夜臥山月拂衣逃

人羣授余金仙道曠劫未始聞冥機發天光獨朗謝垢氛虛舟不繫物觀化遊江濱江濱遇同聲道崖乃僧英說法動海嶽遊方化公卿手秉玉塵尾如登白樓亭微言注百川疊疊信可聽一風鼓羣有萬籟各自鳴啓閉八窗牖託宿掣雷霆自言歷天台搏壁躡翠屏凌兢石橋去恍恍入青冥昔在今來歸絕景無不經何日更攜手乘杯向蓬瀛

辭出宏大意入變幻故闕之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指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日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君為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髮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兒童重

李詩辨疑

卷上

三十

一敬鄉樓遺書

第一二輯

廉蘭匣中盤劍裝鰓魚閒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諸

辭意鄙俗如云客中相見客中憐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不如燒却頭上巾及君為進士不得進之語尤為村俗此等詩不知何人所作唐有七百餘家雖至下者亦不道此以之污蟻謫仙可乎廁鬼顛狂理或有之

江上贈寶長史

漢求季布魯朱家楚逐伍胥去章華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聞道青雲貴公子錦帆遊戲西江人疑天上坐樓船水淨霞明兩重綺相約相期何太深棹歌搖艇月中尋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

首四句辭意頗暢自第五句以下不成文理如水淨霞明兩

重綺及相約相期何太深別欲論交一片心等語雖稚作亦所不道者而謂李白爲之乎

贈漢陽輔錄事

鸚鵡州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只是相思秋復春

按李白贈輔錄事詩計二首前一首辭意輕順入選註訖此第二首粗淺可厭如云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只是相思秋復春乃稚子俗夫語也或者混入於白之集耳

江夏贈韋南陵冰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爲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

李詩辨疑

卷上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煙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長句昨日繡衣傾綠尊病如桃李竟無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諸侯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我且爲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却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按此詩前十二句辭意頗順然亦柔弱恐非白作自昨口繡衣傾綠尊以下駁雜支離如云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等句村俗之甚及愁來飲酒二千石又誇而

無倫槌碎黃鶴樓倒却鸚鵡洲是甚言醉狀亦自不成文理爲此詩者肆無忌憚徒知效李白之放殊不知白之豪放由規矩準繩出入於範圍也豈徒放而已乎彼不求其本徒事其末將流蕩而忘返矣胡可得哉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疎蘭生谷底人不鋤雲在高山空卷舒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形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沈淪翰林秉筆回英眄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韉白玉鞍象牀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

李詩辨疑

卷上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嶽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爲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別後遙傳臨海作可使何年共和之此詩爲李白自敘之辭純駁不一如云麟閣崢嶸誰可見及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嶽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爲等語一皆雅俗不成文理疑非白之作也按贈南平二詩第二首辭語清順情思流動已入選註訖此是第一首也乃後人因題效顰欲以取信於人者耳凡一題而二詩者類多倣此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同州隔秋浦聞吟猛虎詞晨朝來借問知是謝楊兒辭淺意淡晨朝來借問句不穩繫尋陽上崔相渙



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傳誤公子投杼惑慈親白璧雙明月方知一玉真

白璧雙明月方知一玉真蓋白璧是玉明月是珠上下辭意不相照應而有偏重之病白之善於文辭者寧有此病乎

又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爲夢裏相隨去不是襄王傾國人舊註云恐非上崔相詩亦恐非太白之作斯言得之矣按

上崔相詩計三首其一已入選註訖那四十四萬四句此二首乃是可疑者也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遭到長沙

按湘浦南遷莫怨嗟辭氣粗俗舊註謂非太白所作是矣

李詩辨疑

卷上

三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醉後贈王歷陽

書禿千兔毫詩裁兩牛腰筆縱起龍虎舞曲拂雲霄雙歌二胡姬更奏遠清朝舉酒挑朔雪從君不相饒

內裁字疑當作載筆縱疑當作縱筆與下句舞曲相對遠清

朝義疑或曰曲名未知是否不相饒語俗或云鮑明遠亦有

日月流邁不相饒句但明遠用得不覺若云從君不相饒便

見突兀白用常言俗語自有點化處必不如此之拙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爲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先同稚子舞更著老萊衣因爲小兒啼醉倒月下歸人間無此樂此樂世中稀

辭意平平人間世中字不穩故闕之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辨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子猷聞風動窗竹相邀共醉杯中綠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秉燭遊謝尙自能鸚鵡舞相如免脫鸚鵡裘清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

此詩辭格稍弱起句欠穩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秉燭遊句欠清順結句弱故闕之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爲草當作蘭爲木當作松蘭幽香氣遠松寒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鷄與鷄並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砂礫但有珠相隨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

李詩辨疑

卷上

三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傳千古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長缺歸來平秋風思歸客

辭意勉強而纏綿如云雞與雞並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砂

礫但有珠相隨語又鄙俗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語尤不

暢末六句情思渙散而稚弱篇章不純故闕之

贈友人

謾世薄功業非無胸中畫誰浪萬古賢以爲兒童劇立產如廣費匡君懷長策但苦山北寒誰知道南宅歲酒上逐風霜鬢兩邊白蜀主思孔明晉家望安石時人列五鼎談笑期一擲虎伏被胡塵漁歌遊海濱敝裘恥妻嫂長劍託友親夫子秉家義羣公誰與鄰莫持西江水空許東冥臣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此章義疑如云立產如廣費歲酒上逐風等句必有闕誤不

敢強解况舊註無可考者故闕之但自虎伏被胡塵一段辭意純正非白不能道其間純駁處爲不可曉耳姑俟再考編入選註內訖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燕麥青青遊子悲河堤弱柳鬱金枝長條一拂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堪坐此對窗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豐酒

此詩與春日寄王漢陽詩相似乃以他人所贈之詩編入白集中歲久錯謬失於精別遂以爲贈人之詩也此詩本是鄭之寄白者以爲白寄鄭明府春早詩本是王漢陽贈白者以爲白贈王漢陽矧此二詩辭意輕淺與白格調全然不同惟杜集中無有此等錯誤如嚴武贈詩則序於前子美答詩列李詩辨疑 卷上 三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於後賓主自然分明妍媸不待別而自見矣李詩未經先儒校正故有錯誤餘見寄王漢陽詩下 情人道來竟不來二句尤淺俗可疑

憶昔洛陽董糟丘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銀鞍金絡到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離楚關山水

遙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君家嚴君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虜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席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妝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翠娥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渭橋南頭一遇君鄼臺之北又離羣問余別恨知多少落花春暮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極呼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遙相憶

辭淺俗而意纏綿如婦人女子相與咕喋咿嚶不可了者白以剛腸雄文曾若是乎且以造酒樓與所歷之地所接之人李詩辨疑 卷上 三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考之白平生經歷無一事一處相同非白之作明矣疑是他人之詩誤入集中今亦不知其爲誰也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陽顏尚書笑有此作

南船正北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笑語未了風吹斷聞君攜妓訪情人應爲尙書不顧身堂上三千珠履客饜頭百斛金陵春恨我限此樂淹留楚江濱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然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乘興嫌太遲焚却子猷船夢見五柳枝已堪掛馬鞭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

辭氣淺俗如云應爲尙書不顧身與春風狂殺人乘興嫌太遲焚却子猷船等句皆非白作豈後人用其題而爲之者歟內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然等句猶不失唐人風味僞爲此者必唐人也

題情深樹奇象公

腸斷枝上猿淚添山下尊白虎見我去亦爲我飛翻

辭意可疑恐用佛家幻語闕之再考否則如謎言如鬼話使人無所猜着誠廁鬼形狀不足道者

北山獨酌奇章六

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道存迹自高何憚去人近紛吾下茲嶺地閒喧亦泯門橫翠岫開水落衆泉引屏高而在雲竇深莫能準川光晝昏凝林氣夕凄緊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坐月觀寶書拂霜弄瑤軫傾壺事幽酌顧影還獨盡念君風塵遊傲爾令自晒

詩體平大但紛吾下茲嶺句或云疑紛當作約約字恐亦未安末句牽強亦可疑也屏高句欠穩

李詩辨疑

卷上

三十七

敬鄉樓畫書  
第一二輯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爲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閒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域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辭有純駁強弱不一爲可疑也故闕之

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羣官

朝別凌烟樓暮投永華寺賢豪滿行舟賓散予獨醉願結九江

流添成萬行淚寫意寄廬嶽何當來此地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

辭意平平後有一篇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者便自雄壯與此不同豈其詩有得意與不得意者歟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歲赦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與論文章願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

此詩學爲曠蕩而體格輕淺如今歲赦放巫山陽願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等句皆出牽強不穩非白作也

李詩辨疑

卷上

三十八

敬鄉樓畫書  
第一二輯

但不知效之者誰耳

春早寄王漢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起傍寒梅問消息昨夜東風入武陽陌頭楊柳黃金色碧水浩浩雲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連日醉壺觴

辭意詳玩乃是王漢陽寄李白者當增於望漢陽柳色寄王漢陽之下以見彼此贈答之意今乃另題作李白寄王漢陽詩輯錄者之誤也餘見寄鄭明府詩下

江上寄巴東故人

漢水波浪遠巫山雲雨飛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覺後思白帝佳人與我違瞿塘鏡賈客音信莫令稀

此詩可疑如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辭既輕淺韻又不諧

亦恐是他人寄李白者附錄於此耳

涇溪郡寄鄭少府諤

我遠東亭不見君沙上行將白鷺羣白鷺行時散飛去又如雪  
點青山雲欲往涇溪不辭遠龍門蹙波虎轉眼杜鵑花開春已  
闌歸向陵陽釣魚晚

此詩辭氣輕淺意又輕強如沙上行將白鷺羣白鷺行時散  
飛去又如雪點青山雲何等淺俗稍知文義者必不道此龍  
門蹙波虎轉眼鬼幻之語更可疑也

別魯頌

誰道秦山高下却魯連節誰謂秦軍衆摧却魯連舌獨立天地  
間清風掃蘭雪夫子還個儻攻文繼前列錯落石上松無爲秋  
霜折贈言鏤寶刀千歲庶不滅

李詩辨疑

卷上

三十九

一歌鄭據遺書  
第二

此詩似有文辭其實牽強難說如云下却魯連節摧却魯連  
舌本謂仲連之節高於泰山仲連之舌能摧秦軍而云云者  
意圓語滯不善於文辭也又云贈言鏤寶刀千歲庶不滅乞  
欠清順故可疑耳第不知何人所作白必不如是之拙也

李詩辨疑卷下數目

目凡一百二十三

留別于十一兄遜裴十三遊塞垣 別山僧

魯郡堯祠送寶明府薄華還西京 送薛九被讒去魯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況之秦 灞陵行送別

送羽林陶將軍

送程劉二侍御兼獨孤判官赴西安幕府

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戲有此贈 送張遙之壽陽幕府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送別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 送侯十一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

送殷淑三首 其二 其三 送韓侍御之廣德

李詩辨疑

卷下數目

敬鄉樓叢書 第一 第二 輯

白雲歌送友人 送通禪師還南陵隱靜寺

送舍弟 同吳王送杜秀之舉入京 秀之疑當 秀才之疑當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果流澧州

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陽 并序 送邴昂謫巴中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酬宇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

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

酬中都小吏攜斗酒雙魚于逆旅見贈

酬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

翫月金陵城西孫楚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

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

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予搥碎黃鶴樓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以月滿泛洞庭

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 酬崔十五見招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江上望皖公山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贈衡岳僧方外 金陵望漢江

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時客逢崔侍御並登此地

過崔八丈水亭 下途歸石門舊居 三峽

上元夫人 過彭蠡湖 廬江主人婦 宿巫山下

紀南陵題五松山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過汪氏別業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 夏日山中 對酒

醉題王漢陽廳

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潸然感舊

李詩辨疑

卷下數目

敬鄉樓叢書 第一 第二 輯

憶東山 望月有懷 春滯沅湘有懷山中

上崔相百憂章 萬憤詞投魏郎中

詠隣女東窗海石榴 南軒松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 觀元丹丘坐巫山屏風

白鷺鷥 詠槿第二首 白胡桃 巫山枕障

洗脚亭 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 并序 嘲魯儒

懼讒 軍行 平虜將軍妻 宣城見杜鵑花

寄遠 又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長信宮 長門怨 又

春怨 代贈遠 閨情 代別情人

代秋情 對酒 怨情 湖邊採蓮婦

怨情 代寄情人楚詞體 學古思邊

思邊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代美人愁鏡 第二首

贈段七娘 別內赴徵 其二 其三 秋浦寄內

自代內贈 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 越女詞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浣紗石上女 示金陵子

出妓金陵子呈盧六 其二 其三

其四 巴女詞 自溧水道哭王炎 又

李詩辨疑

卷下數目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李詩辨疑卷下

朱諫 君佐

留別于十一兄遜裴十三遊塞垣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鈞周獵秦安黎元小魚鯢兔何足言  
天張雲卷有時節吾徒莫歎羝觸藩于公白首大梁野使人悵  
望何可論既知朱亥為壯士且願束心秋毫裏秦趙虎爭血中  
原當去抱關救公子裴生覽千古龍鸞炳文章悲吟雨雪動林  
木放書輟劍思高堂勸爾一杯酒拂爾裘上霜爾為吾楚舞吾  
為爾楚歌且探虎穴向沙漠鳴鞭走馬凌黃河恥作易水別臨  
岐淚滂沱

此詩雖無顛放鄙俗之病而辭意輕淺牽強如云且願束心

秋毫裏及秦趙虎爭血中原悲吟雨雪動林木且探虎穴向

李詩辨疑

卷下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沙漠等句皆不穩當為可疑也以白之留別曹南羣官與別  
王司馬諸篇較之可見大抵效李白者開口便欲開張中間  
細微曲折殊少滋味或至於猖狂自恣而無法度之可守也  
譬若今人之丹青學吳小仙放筆於高崖直隸已自失其真  
矣於平遠微茫處必不能肖其一二也文章力量局於氣稟  
況白之天授者乎

別山

何處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涇溪平明別我上山去手攜金  
策踏雲梯騰身轉覺三天近舉足回看萬嶺低謔浪肯居支遁  
後風流還與遠公齊此度別離何日見相思一夜暝猿啼  
此詩平平如云騰身轉覺三天近舉足回看萬嶺低語句稚  
弱恐非白作又況詩體輕淺為可疑也

魯郡堯祠送寶明府薄華還西京

朝策犁眉騶舉鞭力不堪強扶愁疾向何處角巾微服堯祠南  
長楊掃地不見日石門噴作金沙潭笑誇故人指絕境山光水  
色青於藍廟中往往來擊鼓堯本無心爾何苦門外長跪雙石  
人有女如花日歌舞銀鞍繡轂往復迴簸林蹶石鳴風雷遠烟  
空翠時明滅白鷗歷亂長飛雪紅泥亭子赤闌干碧流環轉青  
錦湍深沉百丈洞海底那知不有蛟龍蟠君不見綠珠潭水流  
東海綠珠紅粉沈光彩綠珠樓下花滿園今日曾無一枝在昨  
夜秋風閭闔來洞庭木落騷人哀遂將三五少年輩登高送遠  
形神開生前一笑輕九鼎魏武何愁銅雀臺我歌白雲倚窗牖  
爾聞其聲但揮手長風吹月渡海來遙勸仙人一杯酒酒中樂  
酣宵向分舉觴酌堯堯可聞何不令皋陶擁篲橫八極直上青  
李詩 辨疑 卷下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天揮浮雲高談小飲真瑣瑣山公酩酊何如我竹林七子去道  
除蘭亭雄筆安足誇堯祠笑殺五湖水至今憔悴空荷花爾向  
西秦我東越暫向瀛州訪金闕藍田太白若可期為余灑掃石  
上月

辭涉放誕意無倫次題云魯郡堯祠送寶明府薄華還西京  
前二十句只說自已到於堯祠并祠廟景致未嘗見送別意  
君不見以下却說綠珠潭及洞庭銅雀等散話一場與上堯  
祠又無相關及至舉觴酌堯及堯祠笑殺五湖水等句與上  
文又不相蒙爾向西秦我東越以下結語無所歸著徒爾誇  
誕不相接續又無照應且中間句語多有粗俗用字過於堆  
疊恐非白之詩也按舊本此詩之前有魯郡堯祠送吳五之  
瑯琊古選八句清明流動此詩次於前詩之下題云魯郡堯

祠送寶明府薄華還西京豈是他人之詩錄者因題有魯郡  
堯祠四字相同遂誤置于此耶是未可知也以其音律考之  
當是唐人所作但為唐詩之劣等粗鄙而纏綿者也送吳五  
詩見選註十卷

送薛九被讒去魯

宋人不辨玉魯賤東家丘我笑薛夫子胡為兩地遊黃金銷衆  
口白璧竟難投梧桐生蒺藜綠竹乏佳實鳳凰宿誰家遂與羣  
鷄匹田家養老馬窮士歸其門蛾眉笑蹙者賓客去平原却斬  
美人頭三千還駿奔毛公一挺劍楚趙兩相存孟嘗悅狡兔三  
窟賴馮煖信陵奪兵符為用侯生言春申一何愚勿首為李園  
賢哉四公子撫掌黃泉裏借問笑何人笑人不好士爾去且勿  
道桃李竟何言沙丘無漂母誰肯飯王孫

李詩 辨疑 卷下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歷數古人有若點鬼以之誇多鬪靡則可也若云揆藻舒情  
恐不宜如此之拙白豈拙者哉李集中此等詩最多未必俱  
是他人效白之作或他作誤雜於集中未可知也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況之秦一作西京時 疑弟在席

爾從咸陽來問我何勞苦沐猴而冠不足言身騎土牛滯東魯  
況弟欲行凝弟留孤飛一雁秦雲秋坐來黃葉落四五北斗已  
掛西城樓絲桐感人絃亦絕滿堂送客皆惜別卷簾見月清興  
來疑是山陽夜中雪明日斗酒別惆悵津路塵遙望長安日不  
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為近臣一朝復一朝髮  
白心不改屈原憔悴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折翮翻飛隨轉  
蓬聞絃虛墜下霜空聖朝久棄青雲士他日誰憐張長公

辭氣格調與前送薛九詩魯郡送寶明府詩相似第不知何

人所作以之污白則不可也

灞陵行送別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  
我向秦人問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連綿走西京紫  
關落日浮雲生正當今夕斷腸處黃鸝愁絕不忍聽  
辭格亦頗清亮疑亦唐人送別之詩較之於白殊少沈鬱之  
氣結語輕淺尤為可厭

送羽林陶將軍

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烟萬里橫戈探虎穴三楮拔  
劍舞龍泉莫道詞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

送程劉二侍御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

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唯道三數公繡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  
李詩辨疑

卷下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檄如飄風朝辭明主出紫宮銀鞍送別金城空天外飛霜下蔥  
海火旗雲馬生光彩胡塞塵清幾日歸漢家草綠遙相待

右送陶將軍程劉二侍御詩辭氣粗率大概相似陶將軍詩

以贈鞭為膽氣二侍御詩謂草綠相待尤見鄙拙似可疑也

故俱闕之

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戲有此贈

攜妓東山去春光半道催遙看若桃李雙入鏡中開

辭太輕藝恐非白作設有此贈亦所不取

送張遙之壽陽幕府

壽陽信天險天險橫荆關苻堅百萬衆遙阻八公山不假築長  
城大賢在其間戰夫若熊虎破敵有餘閑張子勇且英少輕衛  
霍屏投軀紫髯將千里望風顏勛爾効才略功成衣錦還

辭氣平平如云不假築長城大賢生其間語句欠瑩結弱故  
闕之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爾家何在瀟湘川青沙白石長江邊昨夢江花照江國幾枝正  
發東窗前覺來欲往心悠然魂隨越鳥飛南天秦雲連山海相  
接桂水橫烟不可涉送君此去令人愁風帆茫茫隔河洲春潭  
瓊草綠可折西寄長安明月樓

按送王昌齡共二首前首辭氣清暢首敘秦地與桂陽便見

送別意藹然可以動人者非獨文字工也此是第二首用事

堆疊瀟湘越鳥秦雲桂水河洲長安錯雜言之似無緒次之

可尋非白作亦非白之送王昌齡意也恐他人之詩誤雜於

白之集耳格調較之彭彭可見

李詩辨疑

卷下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送別

尋陽五溪水沿洄直入巫山裏勝境由來人共傳君到南中自  
稱美送君別在八月秋颯颯蘆花復益愁雲帆望遠不相見日  
暮長江空自流

辭氣稚弱殊無老態非白作也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

西施越溪女明艷光雲海未入吳王宮殿時浣紗石古今猶在  
桃李新開映古查菖蒲猶短出平沙昔時紅粉照流水今日青  
苔覆落花君去西秦適東越碧山清溪幾超忽若到天涯思故  
人浣紗石上窺明月  
格卑而辭俗非白作也

送侯十一



朱亥已擊晉侯嬴尙隱身時無魏公子豈貴抱關人余亦不火食遊梁同在陳空餘湛盧劍贈爾託交親

李白之詩有淺淡而存深味者敘情寫意藹然而流動也有但淺淡而直情者若送侯十一等作是也雖一時之應酬而音響節奏自別也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

六月南風吹白沙吳牛喘月氣成霞水國鬱蒸不可處時炎道遠無行車夫子如何涉江路雲帆嫋嫋金陵去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

李白送門人武諤詩亦為伯禽作也辭意懇到而有章此詩淺淡殊無文采疑非白作豈白之匆匆信筆而成者乎豈亦

李詩辨疑

卷下

六

敬鄉樓書  
第二輯

當時之好事者擬白之題而效為之者乎

送殷淑三首

海水不可解連江夜為潮俄然浦嶼闊岸去酒船遙憶別耐取醉鳴榔且長謠天明爾當去應便有風飄

其二

白路洲前月天明送客回青龍山後日早出海雲來流水無情去征帆逐次開相看不忍別更進手中杯

其三

痛飲龍筇下燈青月復寒醉歌驚白鷺半夜起沙灘

詩凡三首皆為可疑如海水不可解連江夜為潮及岸去酒船遙天明爾當去應便有風飄等皆淺俗而無味者也又如青龍山後日早出海雲來醉歌驚白鷺半夜起沙灘又稚而

弱者也曾謂白為之乎

送韓侍御之廣德

昔日繡衣何足榮今宵貰酒與君傾暫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

此詩可疑者辭意太輕又晦而難明也如云酣歌一夜送泉明又不知何所謂也或云泉明為廣德之地未知是否

白雲歌送友人

楚山秦山多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君今還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水上女蘿衣白雲早臥早行君早起

辭意纏綿而渙散如云女蘿衣白雲早臥早行君早起非惟纏綿而又卑弱置於晚唐尤為最下之格以之污白甚不可也

李詩辨疑

卷下

七

敬鄉樓書  
第二輯

送通禪師還南陵隱靜寺

我聞隱靜寺山水多奇蹤巖種朗公橋門深林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錫還孤峯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

辭欠妥貼雖是白作亦未足深為法也

送舍弟

吾家白額駒遠別臨東道他日相思一夢君應得池塘生春草辭涉輕淺恐亦一時信手之作故無意味難以垂法故闕之

同吳王送杜秀芝舉入京

秀芝疑當  
秀才之

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暫別廬江守將遊京兆天秋山宜落日旭色出寒煙欲折一枝桂還來雁沼前

辭頗平順惟王許回也賢句欠穩故闕之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杲流澧州

昔別若夢中天涯忽相逢洞庭破秋月縱酒開愁容贈劍刻玉  
字延平兩蛟龍送君不盡意書及雁迴峯

辭意平平結語欠瑩在李白亦非得意作也

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陽并序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聖賢低眉况僕之不肖  
者而遷逐枯槁固非其宜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而登高  
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曹城  
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泛素波而竟去諸  
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慚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  
嗚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迴颺吹散五峯雪往往飛  
花落洞庭氣清嶽秀有如此郎將一家拖金紫門前食客亂浮  
李詩辨疑 卷下 八 敬鄉樓書 第二輯

雲世人皆比孟嘗君江上送行無白璧臨期惆悵若爲分

序與詩皆隨時應酬詩雖稍勝於序自第五句以下俱是趁  
搭之辭殊少意味如云郎將一家拖金紫及江上送行無白  
璧臨行惆悵若爲分未免於牽強草率蓋信手之作精神華  
采自不足也

送却昂謫巴中

瑤草寒不死移植滄海濱東風灑雨露會入天地春予若洞庭  
葉隨波送逐臣思歸未可得書此謝情人

辭意平平乃一時送別之作也結語弱故闕之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一作陪侍郎叔  
華陰樓陰樓歌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  
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

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窺日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  
杯消愁愁復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前八句辭氣雖云雄壯用字猶有未穩如云俱懷逸興壯思  
飛欲上青天窺日月似欠穩當抽刀斷水水更流以下四句  
意既不相接續辭又軟弱粗俗前者既疑非白後者豈白之  
所爲乎設使前者是白之作則後者之非白亦明矣此等之  
詩似不可曉姑闕所疑以俟知者

酬宇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

桃竹書筒綺繡文良工巧妙稱絕羣靈心虛映三江月彩質疊  
成五色雲中藏寶訣峨眉去千里提攜長憶君

此詩不甚精且辭意俱平平焉耳是白一時應酬不足多也

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

李詩辨疑 卷下 九 敬鄉樓書 第二輯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  
來是後身

此詩謔浪不相照應金粟如來乃是佛也不是仙人仙佛自  
是二事謫仙又是東方朔歲星之謂知章以之稱白假彼贊  
此非謂白爲佛也今以如來對待言之不相照應如呼張三  
而以李四答也凡此等詩如飯顛山前途杜甫之類若後人  
造爲箕山之歌者皆假託之辭也但世之好事者以訛傳訛  
不復致詰遂至亂真予故不能以默默也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

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字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  
烟書留綺窗前開緘方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勸憶我勞  
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閑長望

杏難見浮雲橫遠山

按此詩李白或因便中代簡問意辭亦平平耳較諸常時與元丹丘之作大有不侔者故闕之

酬中都小吏攜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魯酒若琥珀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攜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素雙鯉呀呷鱗鬣張撥刺銀盤欲飛去呼兒拂机霜刀揮紅肥花落白雪飛爲君下筯一餐飽醉著金鞍上馬歸

辭意平平亦一時應酬之作也故闕之

酬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

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不以千里遙命駕來相招中途元丹丘登嶺宴碧霄對酒忽思我長嘯臨

李詩辨疑

卷下

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清颯蹇予未相知茫茫綠雲垂俄然素書及解此長渴飢策馬望山月途窮造階墀喜茲一會面若覩瓊樹枝憶君我遠來我歡方速至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我情既不淺君意方亦深相知兩相得一顧輕千金且向山客笑與君論素心

詩辭清濁相雜意亦平平如云憶君我遠來我歡方速至又云我情既不淺君意方亦深相知兩相得一顧輕千金等語

未免支離近俗與前十句不同自黃鶴東南來至長嘯臨清聽十句辭清而暢自蹇予以下一段爲可疑也故闕之

翫月金陵城西孫楚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

昨翫西城月青天垂玉鉤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裏烏紗巾倒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

子飲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半道逢吳姬卷簾出揶揄我意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回棹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淥水秦君爲之謳雞鳴復相招清宴逸雲霄贈我數百字字字臨風颺繫之衣裘上相憶每長謠

按自昨翫西城月至喧呼傲陽侯十四句詩與序合意已足矣但少結語耳自半途逢吳姬以下十六句與上文不相蒙辭又鄙俚如云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回棹及贈我數百字至相憶每長謠等情皆爲吳姬淫蕩之辭序中所無者也竟不知爲何人之詩因何事而作誤入于此後世不察遂以爲白之詩也白豈若是之柔媚而鄙俚者乎

李詩辨疑

卷下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予槌碎黃鶴樓

黃鶴高樓已槌碎黃鶴仙人無所依黃鶴上天訴玉帝却放黃鶴江南歸神明太守再雕飾新圖粉壁還芳菲一州笑我爲狂客少年往往來相譏君平簾下誰家子云是遼東丁令威作詩調我驚逸興白雲遶筆窗前飛待取明朝酒醒罷與君爛漫尋春暉

槌碎黃鶴樓言甚醉也集中有江夏贈韋南陵詩云我且爲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却鸚鵡州大抵皆言醉後豪放之意後世相傳遂爲話柄此詩雖若可疑玩其辭氣迭宕實出李白之手而贈韋南陵之詩或乃後人效爲之者因有槌碎黃鶴樓之語而遂倒却鸚鵡州之句相對並舉以資諧謔焉耳乃詩家之老瞞習俳優之故態非大義所關也故闕之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以月滿泛洞庭

君至石頭驛奇書黃鶴樓開緘識遠意速此南行舟風水無定  
準湍波或滯留憶昨新月生西簷掛瓊鉤今來何所似破鏡懸  
清秋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歡竟莫遂狂殺王子猷巴陵  
定遠近持贈解人憂

此詩妍媸錯雜如開緘識遠意速此南行舟憶昨新月生西  
簷掛瓊鉤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  
流皆至到之句非白不能道者惟風水無定準與狂殺王子  
猷之句非惟不瑩而又近俗爲可嫌耳以故闕之而未敢遽  
選以爲之註也或曰少疵不足爲大病宜俟再詳

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

五松山在南陵銅坑西五六里

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

李詩辨疑

卷下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敕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返總爲秋  
風摧紫蘭葛巾東出商山道采秀行歌詠芝草路逢園綺笑向  
人兩君解來一何好聞道金陵龍虎盤還同謝朓望長安千峯  
夾水向秋浦五松名山當夏寒銅井炎爐歎九天赫如鑄鼎荆  
山前陶公覆鑠呵赤電回祿睚眦揚紫煙此中豈是久留處便  
欲燒丹從列仙愛聽松風且高臥颺颺吹盡炎氛過登崖獨立  
望九州陽春欲奏誰相和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尙書倒屣迎  
飛屐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迴恩榮骯髒不能就珪組至今空  
揚高蹈名夫子工文絕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謝尙邀彥  
伯異代風流各一時一時相逢樂在今袖拂白雲開素琴彈爲  
三峽流泉音從茲一別武陵去去後桃花春水深  
此詩辭意冗雜妍媸不一前八句頗清暢至於兩君解來一

何好又不成句法矣意謂相逢東園公綺里季二人爲好特  
意圓而語滯耳一時相逢樂在今句又雅俗結語而無味以  
今論之若去中間陳腐冗雜則當爲絕作也大抵唐人皆能  
詩此不知爲何人所作謬入草堂之集也

酬崔十五見招

爾有烏迹書相招琴溪飲手跡尺素中如天落雲錦讀罷向空  
笑疑君在我前長吟字不減懷袖且三年

辭不穩當恐非白作或曰是白一時倉卒酬答之辭若然亦  
不足深以爲法矣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昨夜吳中雪子猷佳興發萬里浮雲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  
孤月滄浪河漢清北斗錯落長庚明懷余對酒夜霜白玉牀金

李詩辨疑

卷下

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井冰崢嶸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君不見狸膏金  
鉅學鬪鷄坐令鼻息吹虹霓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直一杯  
水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耳馬魚目亦笑我謂與明月  
同躡躡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折柳皇華合流俗晉君  
聽琴枉清角巴人誰肯和陽春楚地由來賤奇璞黃金散盡交  
不成白首爲儒身被輕一談一笑失顏色蒼蠅貝錦喧謗聲曾  
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與君論心握君手榮辱於余  
亦何有孔聖猶聞傷鳳麟董龍更是何鷄狗一生傲岸苦不諧  
恩疎媒勞志多乖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達  
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韓信羞將絳灌比禰衡恥逐屠沽兒君  
不見李伯海伯當英雄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尙書土墳三尺  
蒿棘居棘一作下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鍾鼎疎

按舊註蕭士贊曰此篇造語敘事錯亂顛倒絕無倫次董龍一事尤為可笑決非李白之作乃先儒所謂五季間學李白者所為耳又云偽贗之作無疑第南豐大儒既以貪多而編入樂史後序復摘取其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直一杯水之句則喫肉知味何在馬肝士贊此論大概得之裴尚書即行儉也高宗時為禮部尚書

江上望皖公山

奇峯出奇雲秀木含秀氣清宴皖公山巉絕稱人意獨遊滄江上終日淡無味但愛茲嶺高何由討靈異默然遙相許欲往心莫遂待吾還丹成投迹歸此地

辭意平平如云巉絕稱人意亦是尋常語也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贈衡岳僧方外

李詩辨疑

卷下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衡嶽有闢士五峯秀其骨見君萬里心海水照秋月大臣南溟去問道皆請謁灑以甘露言清涼潤肌髮明湖落天鏡香閣凌銀闕登眺餐惠風落花期啓發

誠平交相與之辭未見警策之語故闕之

金陵望漢江

漢江迴萬里派作九龍盤橫嶺豁中國崔嵬飛迅湍六帝淪亡後三吳不足觀我君混區宇垂拱衆流安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

辭涉歸美意則牽強與鸚鵡洲岳陽樓等詩大不侔矣

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時客逢崔侍御並登此地

送客謝亭北逢客縱酒還屈盤戲白馬大笑上青山迴鞭指長安西日落秦關帝鄉三千里杳在碧雲間

詩本一時信手舊說引入忠義未免過於穿鑿今玩詩意亦是平易不必援之太高也

過崔八丈水亭

高閣橫秀氣清幽併在君簷飛宛溪水窗落敬亭雲猿嘯風中斷漁歌月裏聞閒隨白鷗去沙上自為羣

平淺之辭而清幽併在君之句意尤未穩

下途歸石門舊居

吳山高越水清握手無言傷別清將欲辭君掛帆去離魂不散烟郊樹此心鬱悵誰能論有媿叨承國士恩雲物共傾三月酒歲時同餞五侯門羨君素書常滿案含丹照日霞色爛余嘗學道窮冥筮夢中往往遊仙山何當脫屣謝時去壺中別有日月天俛仰人閒易凋朽鍾峯五雲在軒牖惜別愁窺玉女窗歸來

李詩辨疑

卷下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笑把洪崖手隱居寺隱居山陶公鍊液棲其閒靈神閉氣昔登扳恬然但覺心緒閑數人不知幾甲子昨夜猶帶冰雪顏我離雖則歲物改如今了然失所在別君莫道不盡歡懸知樂客遙相待石門流水徧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處得雞犬就中仍見繁桑麻條然遠與世事閒裝鸞駕鶴又復遠何必長從七貴遊勞生徒聚萬金產挹君去長相思雲遊雨散從此辭欲知悵別心易苦向暮春風楊柳絲

辭冗而泛與題不合於內言吳山越水鍾峯隱居寺桃源等處雜然亂陳殊無倫次題中所謂歸石門舊居者又不知的在何處也又如何當脫屣謝時去及我離雖則歲物改裝鸞駕鶴又復遠等語俱不成句法以至結語渙散皆可疑也但中間有雲物共傾三月酒歲時同餞五侯門句似老鍊彷彿

李白之作而全篇絕不相類此又不可曉也

三峽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三朝上黃  
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髮成絲

辭太輕淺而又近俗非白作也

上元夫人

上元誰夫人偏得王母嬌嵯峨三角髻餘髮散垂腰裘披青毛  
錦身著赤霜袍手攜羸女兒閑與共吹簫眉語兩自笑忽然隨  
風飄

詩辭雖工亦是閑散之詞與諸游仙詩趣味自有不同者故  
傳之者亦少也眉語未詳或曰意會於眉睫之閒心自相契  
乎道耳

李詩辨疑

卷下

十六

敬鄉樓書  
第一輯

過彭蠡湖

謝公入彭蠡因此游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前賞迹可  
見後來道空存而欲繼風雅豈云清心魂雲海方助興波濤何  
足論青嶂憶遙月綠蘿鳴愁猿碧水或可採金膏祕莫言余將  
振衣去羽化出囂煩

按此詩二首又一首云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  
題詩書游覽之志其情辭詳贍已入選註訖此云過彭蠡湖  
者辭頗少異本是一詩而當時之傳寫者有詳略不同耳是  
知李集之差訛不止此也又按碧水本云水碧乃是玉名  
海經云耿山多水碧此云碧水彼云水碧可見彼是而此非  
矣

廬江主人婦

孔雀東飛何處棲廬江小吏仲卿妻為客裁縫君目見城烏獨  
宿夜空啼

此詩謂廬江主人之婦即古時焦仲卿之妻也夫為客而不  
歸妻守節而不嫁蓋美之也然亦未免於疑義故闕之

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淥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風吹  
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沾裳

辭意淺淡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句亦未穩

紀南陵題五松山

聖達有去就潛光愚其德魚與龍同池龍去魚不測當時板築  
輩豈知傳說情一朝和殷人光氣為列星伊尹生空桑捐庖佐  
皇極桐宮放太甲攝政無媿色三年帝道明委質終輔翼曠哉

李詩辨疑

卷下

十七

敬鄉樓書  
第二輯

至人心萬古良可則時命或太謬仲尼將柰何鸞鳳忽覆巢麒  
麟不來過龜山蔽魯國有斧且無柯歸來歸去來宵濟越洪波  
用事堆疊辭不通暢恐非白之格調故疑而闕之耳若較於  
他人之作則此作之過人者亦多矣 按唐人有點鬼錄之  
病此詩或犯之也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昨日東樓醉一作城飲還應一作歸來倒接羅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輕易謔語不足法也又何必屑屑以錄之哉李杜集中有此  
等之作不輕削者仍舊本而存之耳若有所選則必有所擇  
矣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故人建昌宰借問幾時回風落吳江

雪紛紛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爲君開

辭輕易而意淺淡故闕之

過汪氏別業

嗚昔未識君知君好賢才隨山起館宇鑿石營池臺星火一作大火

五月中景風從南來數枝石榴發一丈荷花開恨不當此時相

過醉金疊我行直木落月苦清猿哀永夜達五更吳歛送瓊杯

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日出遠海明軒車且徘徊更遊龍潭

去枕石拂莓苔

此第二首也條暢慷慨固爲佳作但不如第一首句精意到

故闕之耳一首入選註訖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詩於落星石上以茶綺委換酒爲款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

李詩辨疑

卷下

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隱就我石上飯空言不成歡強笑惜日晚綠水向雁門黃雲蔽

龍山歎息兩客鳥徘徊吳越間共語一執手留連夜將久解我

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歌興酣樂事多水影弄月色清

光奈愁何明晨掛帆席離恨滿滄波

辭頗軟弱意屬懶散想亦一時應酬之作也然又豈他人所

可及哉 內多有警句

夏日山中

懶搖白羽扇裸體青林中脫巾挂石壁露頂灑松風

辭涉輕淺一時之戲作也故闕之

對酒

勸人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流鶯啼碧

樹明月窺金盞昨日朱顏子今日白髮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

蘇臺自古帝王宅城闕閉黃埃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

辭太輕清意由率易李白飲酒之作情思文詞之兼至者亦

多矣故略於此耳

醉題王漢陽廳

我似鷓鴣鳥南遷懶北飛時尋漢陽令取醉月中歸

醉後謔辭亦淺淺耳

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潛然感舊

昔在南陽城唯餐獨山蕨憶與崔宗之白水弄素月時游菊潭

上縱酒無休歇泛此黃金花頽然清歌發一朝摧玉樹生死殊

飄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歿唯傳廣陵散但哭邙山骨泉戶

何時明長歸狐兔窟

辭意平直而已無警拔精到之語如云縱酒無休歇句便自

李詩辨疑

卷下

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不可人意

憶東山

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羣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

此詩二首第一首已入選註訖此第二首也任意謾語故闕

之

望月有懷

清泉映疎松不知幾千古寒月搖清波流光入窗戶對此空長

吟思君意何深無因見安道興盡愁人心

辭清而淺後四句不若前四句乃率爾之作也

春滯沅湘有懷山中

沅湘春色還風暖烟草綠古之傷心人於此腸斷續予非懷沙

客但美探菱曲所願在東山寸心於此足

辭平意直敘情而已非佳語也

上崔相百憂章時在尋陽

共工赫怒天維中摧鯨鯢噴蕩揚濤起雷魚龍陷人成此禍胎  
火焚岷山玉石相碰仰希霖雨灑盡炎熒箭發石開戈揮日迴  
鄒衍慟哭燕霜颯來微誠不感猶繁夏臺蒼鷹搏攫丹棘崔嵬  
聖豪凋枯王風傷哀斯文未喪東嶽豈頽穆逃楚難鄒脫吳災  
見幾苦遲二公所哈音驥不驟進麟何來哉星散一門草擲二  
孩萬憤結習憂從中催金瑟玉壺盡為愁媒舉酒太息泣血盈  
杯台星再朗天網重恢屈法申恩棄瑕取材治長非罪尼父無  
猜覆盆倘舉應照寒灰

萬憤詞投魏郎中

海水渤潏人摧鯨鯢胡沙而四塞始滔天於燕齊何六龍之

李詩辨疑

卷下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浩蕩遷白日於秦西九土星分嗷嗷悽悽南冠君子呼天而啼  
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時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沈迷  
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  
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樹榛拔挂囚鸞籠  
雞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將安棲好我者恤我不好  
我者何忍臨危以相擠子胥鴟夷彭越醢自古豪烈胡為此  
緊蒼蒼之天高乎視低如其聽卑脫我牢狴儻辨美玉君收白  
珪

按百憂萬憤二篇皆是窮苦中陳情之辭辭不暇飾迫切故也當入辭賦類以見李白出處之一端云

詠鄰女東窗海石榴

魯女東窗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澗水未足比光輝清香隨風

發落日好鳥歸願為東窗枝低舉拂羅衣無由共攀折引領望金扉

後四句辭晦意暗自相掣肘不可以強解也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綿幕清風無時閑瀟灑自終日陰生古苔  
綠色染秋烟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

辭涉淺易故闕之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

美人為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  
伴赤松歸天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  
翼雙鳧忽去定何依

此律詩也白罕為之然此恐非白所為者如云葉縣已泥丹

李詩辨疑

卷下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及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  
依等句皆屬牽強而雙鳧忽去定何依句尤為生澁白果不  
能為律詩者乎蓋唐人效白送賀知章之詩而為此詩學邯  
鄲而失邯鄲者也其清濁生熟不同不待辨而可見矣

觀元丹丘坐巫山屏風

昔遊三峽過巫山見畫巫山宛相似疑是天邊十二峯飛入君  
家綵屏裏寒松蕭颯如有聲陽臺微茫如有情錦衾瑤席何寂  
寂楚王神女徒盈盈高咫尺如千里翠屏丹崖燦如綺蒼蒼遠  
樹團荆門歷歷行舟泛巴水水石潺湲萬壑分烟光草色俱氤  
氳溪花笑日何年登江客聽猿幾歲聞使人對此心緬邈疑入  
高丘夢綵雲

按此詩其意纏綿而辭軟弱與題燭照山水壁畫歌及趙小



府粉圖山水歌大相徑庭設爲白作亦非得意之辭也

白鷺鷥

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閒且未去獨立沙洲傍

淺淡之辭一時適興未足爲深賞也

詠槿第二首

世人種桃李皆在金張門攀折爭捷徑及此春風暄一朝天霜  
下榮耀難久存安知南山桂綠葉垂芳根清陰亦可託何惜樹  
君園

按舊本以爲詠槿第二詩也今玩其辭意蓋詠桂也謂桃李  
艷冶於春風而摧夭於秋霜不如桂樹之有清陰爲可託似  
當爲詠桂之詩舊本謂詠槿者意義不相體貼矣

白胡桃

李詩辨疑

卷下

二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紅羅袖裏分明見白玉盤中看却無疑是老僧休念誦腕前推  
下水晶珠

意拘辭稚殊非老成之作不待辨而自明矣

巫山枕障

巫山枕障畫高丘白帝城邊樹色秋朝雲夜入無行處巴水橫  
天更不流

辭雖通快小巧而已姑闕之

洗脚亭

白道向姑熟洪亭臨道傍前有昔時井下有五丈牀樵女洗素  
足行人歇金裝西望白鷺洲蘆花似朝霜送君此時去回首淚  
成行

此是洗脚亭之詩送別作也亦一時倉卒作也未足深爲法

者故闕之

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 并序

白久在盧霍元公近遊嵩山故交情深出處無閒岳信  
頻及許爲主人欣然適會本意當冀長往不返便欲舉  
家就之兼書共遊因有此贈

家本紫雲山道氣未淪落况懷丹丘志冲賞歸寂寞竭來遊閩  
荒捫涉窮禹鑿黃緣泛湖海偃蹇陟盧霍憑雷躡天窗弄影憩  
霞閣且欣登眺美頗愜隱淪諾三山曠幽期四岳聊所託故人  
託嵩穎高義炳丹雘滅跡遺紛囂終言本峯壑自矜林湍好不  
羨朝市樂偶與真意并頓覺世情薄爾能折芳桂吾亦采蘭若  
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攜訪神仙從此煉金藥

詩辭固好但舉家就道有乖名教白之不羈不可以爲俗也

李詩辨疑

卷下

二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故闕之

嘲魯儒

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烟霧足著遠遊  
履首戴方山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秦家丞相府不重褒  
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歸家汝水濱

嘲諷太過不究其實彼徒竊儒之名者則中乎白之所譏矣

懼讒

二桃殺三士詎假劍如霜衆女妬娥眉雙花竟春芳魏姝信鄭  
袖掩袂對懷王一惑巧言子朱顏成死傷行將泣團扇戚戚愁  
人腸 竟或

情雖切而辭欠婉白之不善於處讒也徒懼而已矣

軍行

驢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震匣裏金刀血未乾

白有從軍行詩云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辭健氣壯而音律瀏亮與此軍行詩大有不侔者又豈後人因其有從軍行而効爲軍行者乎大率晚唐之人多有效鑿之習編輯者失於精別耳

平虜將軍妻

平虜將軍婦入門二十年君心自不悅妾寵豈能專出解牀前帳行吟道上篇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

事未有考辭亦平平大抵爲去婦之作也不必引爲比喻意

宣城見杜鵑花

蜀國會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

李詩辨疑

卷下

二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月憶三巴

辭意支離不相續照據詩意後二句當接說杜鵑花卻說杜鵑鳥去意不相照一叫一回腸一斷乃宋元以下卑弱之辭曾謂唐之大方家而爲此乎

寄遠

本作一行書殷勤道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鶴爲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自知未應還離居經三春桃李今若爲當窗發光彩莫使香風飄留與紅芳待首四句辭俗意綿末云留與紅芳待者意謂留得紅芳耳但語滯而意難曉白之才氣高明通快必不若是可疑也

又

玉筋落春鏡坐愁湖陽水聞與陰麗華風煙接鄰里青春已復

過白日忽相催但恐荷花晚令人意已摧相思不惜夢日夜向陽臺

末二句相思不惜夢日夜向陽臺不成句法不惜夢三字尤生硬

其五

遠憶巫山陽花明漾江暖躊躇未得往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斷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短

此如婦人女子之辭曰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短者又成何等句語稍知詩詞者所羞道也白爲之乎音信短字尤爲生硬本用斷字而嫌於重故苟且足成一句而已矣不復知所擇也

其六

陽臺隔楚水春草生黃河相思無日夜浩蕩若流波流波向海去欲見終無因遙將一點淚遠寄如花人

流波向海去欲見終無因句生意晦而難於強解末二句纖細恐非白作也

其七

妾在春陵東君居漢江島一日望花光往來成白道一爲雲雨別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

辭太媚而意太荒末句尤爲褻謾之甚白之文辭張弛開闔必不若是蕩然也

其八

憶昨東園桃李紅碧枝與君此時初別離金瓶落井無消息令

人行歎復坐思思行歎成楚越春風玉顏畏消歇碧窗紛紛  
下落花青樓寂寂空明月兩不見但相思空留錦字表心素至  
今緘愁不忍窺

此詩尤爲淺俗里巷小兒女子之言也如云金瓶落井無消  
息又云兩不見但相思等句令人讀之忸怩

其九

長短春草綠綠階如有情卷蕊心獨苦抽卻死還生覩物知妾  
意希君種後庭閒時當採掇念此莫相輕

此詩託物頗有情思然多稚弱之辭

其十

魯縞如玉霜筆題月支書寄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行數雖不

多字字有委曲天末如見之開緘意相續淚盡恨轉深千里同

李詩辨疑

卷下

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此心相思千萬里一書直千金

自第五句以下辭意雅俗而纏綿當非大家手作也安可以  
之而汚於白乎

其十一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  
載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濕蒼苔  
前四句稍可後四句俗而渙散前後強弱不相配矣香亦竟  
不滅人亦竟不來俗甚白寧有此作乎

其十二

愛君芙蓉嬋娟之豔色色可餐兮難再得憐君冰玉清迥之明  
心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夜同鴛鴦之錦衾恩情  
婉變忽爲別使人錯莫亂愁心亂愁心涕如雪寒燈厭夢魂欲

絕覺來相思生白髮盈盈漢水若可越何惜凌波步羅襪美人  
美人兮歸去來莫作朝雲暮雨兮飛陽臺

辭意綿弱如婦人女子之態剛腸逸氣之士寧復肯爲是乎  
如寒燈厭夢魂欲絕句尤不暢然亦非廁鬼所及是必李癡  
尙書之所爲也

長信宮

月皎昭陽殿霜清長信宮天行乘玉輦飛燕與君同更有歡娛  
處承恩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

前四句好中二句云更有歡娛處承恩樂未窮辭弱結語亦  
可固知非廁鬼之作也不知其爲誰耳

長門怨

天迴北斗掛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

李詩辨疑

卷下

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宮一段愁

又

桂殿長愁不記春黃金四屋起秋塵夜懸明鏡秋天上獨照長  
門宮裏人

詩共二首第一首之俗句不若第二首之清快豈後人之效  
爲者而反置於前歟第二首入選註訖

春怨

白馬金羈遼海東羅幃繡被臥春風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  
戶笑牀空

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牀空句傷於小巧必非盛唐  
之詩白之大手筆者寧肯低垂而道此乎

代贈遠

妾本洛陽人狂夫幽燕客渴飲易水波由來多感激胡馬西北  
馳香駿搖綠絲鳴鞭從此去逐虜蕩邊陲昔有好言不言久  
離別燕支多美女走馬輕風雪見此不記人恩情雲雨絕啼流  
玉筋盡坐恨金閨切織錦作短書腸隨回文結相思欲有寄恐  
君不見察焚之揚其灰手迹自此滅

此詩首八句情辭清暢自昔去有好言以下便自稚弱而纏  
綿與上文不相稱矣如云見此不記人及焚灰滅手迹意尤  
爲鄙俗不知何人之作何故混入李白之集耳

閨情

流水去絕國浮雲辭故關水或戀前浦雲猶歸舊山恨君流沙  
去棄妾漁陽間玉筋夜垂流雙雙落朱顏黃鳥坐相悲綠楊誰  
更攀織錦心草草挑燈淚班班窺鏡不自識况乃狂夫還

李詩辨疑

卷下

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辭有純駁不一如玉筋夜垂流雙雙落朱顏句甚鄙俚若節  
去中間不好之句則猶有可觀者不失於唐人之音律也

代別情人

清水本不動桃花發岸傍桃花弄水色波蕩搖春光我悅子容  
豔子傾我文章風吹綠琴去曲度紫鴛鴦昔作一水魚今成兩  
枝鳥哀哀長雞鳴夜夜達五曉起折相思樹歸贈知寸心覆水  
不可收行雲難重尋天涯有度鳥莫絕瑤華音

辭多冗亂意無倫緒如云風吹綠琴去及今成兩枝鳥夜夜  
達五曉歸贈知寸心行雲難重尋天涯有度鳥等句或屬生  
澁或屬杜撰肆然出口莫知準的以之擬白汚白甚矣故屑  
屑而辨之也

代秋情

幾日相離別門前生魯葵寒蟬聒梧桐日夕長鳴悲白露濕螢  
火清霜零兔絲空掩紫羅袂長啼無盡時

此詩近似但句末爲可疑耳大抵效李白之作者終爲結語  
所窘非獨此一詩也

對酒

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  
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

此亦唐人淫謔之詩也誤入於此耳辭氣粗俗固知非白作  
也

怨情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如玉由來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  
潔終不移故人昔新今尙故還見新人有故時請看陳后黃金

李詩辨疑

卷下

二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屋寂寂珠簾生網絲

玩其辭氣是唐人小方家作也

湖邊採蓮婦

小姑織白紵未解將人語大嫂採芙蓉溪湖千萬重長兄行不  
在莫使外人逢願學秋胡婦貞心比古松

辭淺意粗市井之俚語也

怨情

美人捲朱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溼不知心恨誰

前有怨情一詩雖是小作猶有辭氣此則淺俗之甚矣不知  
何人而爲此也一之已甚豈可再乎

代寄情人楚詞體

君不來兮徒蓄怨積思而孤吟雲陽一去兮遠隔巫山綠水之

沉沉留餘香兮染繡被夜欲寢兮愁人心朝馳余馬於青樓  
若空而夷猶浮雲深兮不得語卻惆悵而懷憂使青鳥兮銜書  
恨獨宿兮傷離居何無情而兩絕夢雖往而交疎橫流涕而長  
嗟折芳洲之瑤華送飛鳥以極目怨夕陽之西斜願為連根同  
死之秋草不作飛空之落花

悅音

大體不足取內亦有好句如云橫流涕而長嗟折芳洲之瑤  
華送飛鳥以極目怨夕陽之西斜有古詞意但純駁不一為  
可疑也

學古思邊

銜悲上壠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分蒼茫愁邊  
色惆悵落日曛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白雁從中來飛鳴苦  
難聞足繫一書札寄言難離羣離羣心斷絕十見花成雪胡地  
李詩辨疑 卷下 三十 敬鄉樓叢書  
無春暉征人行不歸相思杳如夢珠淚溼羅衣

思邊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胡蝶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  
雪暗秦雲玉關此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得聞  
二詩氣格相似前為支離如云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寄  
言難離羣離羣心斷絕皆支離也後似簡潔以去年相別今  
歲相憶并寄書總六句言之有似簡潔然皆未免於粗俗也  
欲寄音書那得聞句尤俗凡一題而有數詩者豈唐人皆有  
此作而誤入於此耶若以為白之作決不可也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見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  
窗白玉牀

此詩蓋效白而為之者也首句頗清結語不迨

代美人愁鏡 第二首

美人贈此盤龍之寶鏡燭我金縷之羅衣時將紅袖拂明月為  
惜昔照之餘輝影中金鵲飛不滅臺下青鸞思欲絕棄砧一別  
若箭絃去有日來無年狂風吹卻妾心斷玉筋并墮菱花前

按代美人愁鏡詩有二首前一首辭頗清朗已入選註訖此  
一首辭滯而俗如云影中金鵲飛不滅臺下青鸞思欲絕句  
何滯也又云去有日來無年狂風吹卻妾心斷玉筋并落菱  
花前句何俗也豈後人因題效作輯者因題而誤收之耶此  
類頗多可以意推而得之 又按題云美人愁鏡當作美人  
對鏡而愁今乃反說美人贈我以鏡而照我之金縷衣下文  
一段愁事卻又說美人之愁首尾不相照應且與題意不合  
李詩辨疑 卷下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不若前一首略有體貼誠可疑也

贈段七娘

羅襪凌波生網塵那能得計訪情親千林綠酒何辭醉一面紅  
妝惱殺人

此詩尤為淺俗唐之徐凝亦所不道也而謂白為之乎若以  
此為白之詩則一條界破青山碧之句當與李白廬山瀑布  
詩同科而並傳矣

別內赴徵

王命三徵去未還明朝離別出吳關白玉高樓看不見相思須  
上望夫山

其二

出門妻子獨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倘佩黃金印莫學蘇

秦不下機

其三

翡翠爲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夜坐寒燈連曉月行行淚盡楚關西

玩三詩辭氣相似皆效白而爲之者或他人之詩而誤入於此也夫吳關在吳地望夫山在宣城楚關在楚西界按白傳白自蜀遊江東至會稽隨吳筠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薦於玄宗供奉翰林後乃回又以永王璘事被繫得釋而卒于金陵葬于城東謝家青山初未嘗自吳關而受徵也安得有王命之三徵乎白素貧安得有白玉樓翡翠樓金梯等物或曰詩人之誇未必實也曰既云被徵自敘不宜以富自誇牽衣者妻子也不下機者妻也首舉二人末言一人又況不下機李詩辨疑 卷下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秋浦寄內

我今尋陽去辭家千里餘結荷見水宿卻寄大雷書雖不同辛苦愴離各自居我今入秋浦三年北信疎紅顏愁落日白髮不能除有客自梁苑手攜五色魚開魚得錦字歸我問何如江山雖道阻意合不爲殊

據詩意乃白自謂今去尋陽離家有千里之遙從入秋浦之後三年不得家書也客有自梁地來者乃帶至內人之書問我客中起居之如何道路雖遠而相念之意不殊也按白在尋陽隱于廬山屏風疊爲永王璘迫至舟中後論罪死得郭子儀解官贖之長流夜郎半道遇赦還江夏至金陵宣州遊

秋浦卒葬于金陵城東青山上止有一女適田夫故萬憤詞云星散一門草擲二孩是時白妻想亦已亡矣安得赦後歸秋浦之時復有寄內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內人在梁地寄書與白而問其安否者乎抑且詩辭淺俗牽強如云雖不同辛苦愴離各自居又云江山雖道阻意合不爲殊皆非穩當句語又可疑也

自代內贈

寶刀裁流水無有斷絕時妾意逐君行纏綿亦如之別來門前草秋黃春轉碧掃盡更還生萋萋滿行迹鳴鳳始何得雄鷲雌各飛遊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錦衾陽臺夢行雨妾家三作相失勢去西秦猶有舊歌管淒清聞四鄰曲度入紫雲啼無眼中人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笑李詩辨疑 卷下 三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窺鏡不自識別後憔悴深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

此詩尤爲鄙俗乃罔人僞爲之者不可徒委於尙書廁鬼之輩何也彼二人者初無心於亂真特以後人失辨而誤收入於白之集中耳此云別內代內贈者皆有意於僞爲者也魍魎盜名多見其不知量也噫學問深淺自有定分亦須自知何必過於干譽以要名乎如云遊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及啼無眼中人句皆俗又云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句意尤爲淺俚秦吉了道寸心猶非正當意也徒誇多耳白爲文章之宗者果如是乎

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

霜凋楚關木始知殺氣嚴寥寥金天廓婉婉綠紅潛胡燕別主

人雙雙語前簷三飛四迴顧欲去復相瞻豈不戀華屋終然謝  
珠簾我不及此鳥遠行歲已淹寄書道中歎淚下不能緘

細玩辭意此非寄內詩也乃在秋浦感歸燕而謝主人耳詩  
辭清明當入選註舊編錯謬於此又可見其一端矣

越女詞 五首

長干吳兒女眉目豔星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

其二

吳兒多白暫好爲蕩舟劇賣藥擲春心折花調行客

其三

耶溪采蓮女見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

其四

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墜白地斷肝腸

李詩辨疑

疑

卷下

三十四

一 敬鄉樓叢書  
二 輯

其五

鏡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妝蕩新波光景兩奇絕

辭氣粗淺俱非白作如云佯羞不出來白地斷肝腸光景兩  
奇絕等句皆鄙人之語也況長干非越地吳兒非越人何以

入於越女之詞蓋當時集詩者不別真僞釘釘成篇以訛傳  
訛遂至於此今當以唐之辭氣白之材力較之則可見矣

浣紗石上女

玉面耶溪女青蛾紅粉妝一雙玉齒屐兩足白如霜

粗淺之病與前越女詞相似

示金陵子

一作金陵子詞

金陵城東誰家子竊聽琴聲碧窗裏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  
度西江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謝公正要東山

妓攜手林泉處處行

右示金陵子詞學誇而不純意纏綿而淺俗如云落花一片  
天上來隨人直度西江水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  
行皆誇而未純者也如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  
纏綿而淺俗者也金陵子之名不知起於何時而此詩之作  
不知出於何人大抵皆好事者爲之也

出妓金陵子呈盧六 四首

安石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

臺雲兩人

其二

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對君君不樂花月柰愁何

其三

李詩辨疑

卷下

三十五

一 敬鄉樓叢書  
二 輯

東道煙霞主西江詩酒筵相逢不覺醉日墮歷陽川

其四

小妓金陵歌楚聲家僮丹砂學鳳鳴我亦爲君飲清酒君心不  
肯向人傾

此詩合四首辭氣格調與前越女詞浣紗石金陵子等皆相  
似決非白作豈是當時小慧謔浪之少年效白而爲者乎誤  
收集中遂無甄別內惟東道煙霞主一首辭意頗屬清暢詳  
其所指當爲贈盧歷陽詩也意者盧六亦官歷陽白所來往  
之地而嘗贈以此詩也餘三首當與前示金陵子爲一類乃  
是他人之作第未知爲何人耳決不可以之而汗白也

巴女詞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十日三千里郎行幾歲歸

此詩與越女詞金陵子等作同一類前已辨之詳矣此則不復詘云

自溧水道哭王炎

王公希代寶棄世一何早弔死不及哀殯宮已秋草悲來欲掛劍掛向何枝好哭向茅山雖未摧一生淚盡丹陽道

又

王家碧玉樹一樹忽先摧海內故人泣天涯弔鶴來未成霖雨用先天濟川材一罷廣陵散鳴琴更不開

按李白哭王炎詩情辭已至矣入選註訖此二詩者辭意輕淺或涉突兀必是同時之輓章也續爲白詩之後編輯者誤收於集中耳不然何其玉石之若是也



溫州經籍志二十六案蕩南李詩選注箋釋文義大抵以楊齊賢蕭士贊分類補註為藍本而刪其詞意淺俗不類白作及雖係白作而出於不經意者以其不全錄原本故名選注其注徵引故實兼及意旨詳簡得中頗便省覽惟每篇必傳以六義則未脫宋以來講學家說詩策曰其攷釋亦間有疏漏如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環詩注謂白上裴安州長史書云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而此詩云令姊忝齊眉則白之所娶者為宗氏女非許明刊本誤也疑上裴安州書非白之作或好事者為之耳九選注不知魏顥李翰林集敘明云始娶於許又合於劉終娶於宗魏叙見宋臨川晏處善本李太白集一宗宋本誤作宋當據此詩此詩與上裴安州書並無違戾又辨疑小敘謂草堂集二十卷唐李陽冰所錄不知李陽冰所纂草堂集止十卷

宋樂史別收歌詩十卷排為二十卷樂史李翰林別集敘所述甚明樂叙亦見宋本李太白集一以李編草堂集為二然十卷其說始於新唐書藝文志四蕩南蓋沿其誤其糾正舊注者亦復不少如古風第四十五首峨峨橫三川注引西都賦謂三川為河與涇渭駁舊說以為河與伊洛之誤選注上皇西巡南京歌天子一行遺聖跡注謂一行猶一遊一豫駁舊注以為僧一行之誤選注其辨證亦不為無功固足與楊蕭注同行也辨疑二卷錄選注所刪詩二百六篇以為多他人作譯入李集每篇皆略摘其疵累以明其刪削之旨如辨僧伽歌引紀聞錄謂僧伽死於景福三年太白贈歌當在天寶十一二年間被召在京時僧伽之死已四十年餘年太白安得復與相見辨疑辨過彭蠡湖詩與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詩本是一詩傳寫者有詳略不同

其鑒別亦尚精密其他如辨長干行據黃山谷說辨笑歌行悲歌行贈懷素草書歌三詩據東坡說並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五辨猛虎行據楊齊賢說辨鳴皋歌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二詩據蕭士贊說楊蕭說並見補注亦非盡出剝論然篇數既多評議不必盡當且好斷某詩為李益作某詩為李赤作專輒之弊亦不能免讀李詩者分別觀之可耳

貞晦向從馬君夷初借鈔李詩辨疑上下兩册以屬余謂可印行於叢書第二輯中余以朱氏此書本增刻於其李詩選注之後非單行本今闕選注而出辨疑讀者或有不便耶貞晦言李白詩集世多傳本後人於集中之詩雖有疑非白作而為之論辨者要未有如朱氏之著為專書者也此書出則讀白詩者將皆有所啓發焉又何嫌於單印也余旋以此書世已罕傳聞孫氏玉海樓藏有全帙因將寫本寄請孫君演萬校勘孫氏所藏與馬君之書同為嘉靖刻本演萬為之勘訂既極精審又於白詩字句之譌奪者以及古開刊本是正之良可感已是書卷上下目錄之前舊有四行曰明中憲大夫知直隸徽州府事海濱陽谷崔孔昕重校曰奉政大夫同知直隸徽州府事海岱蘭窗党馨曰承德郎直隸徽州府通判東甌姪瑤山朱守行曰文林郎直隸徽州府推官清源鵬海郭宗磐同校又兩卷第一葉第二行曰樂清蕩南朱諫撰第三行曰姪守行校刊今皆刪去而增著之於此朱氏詩曰蕩南集今尚有傳本民國十八年十一月黃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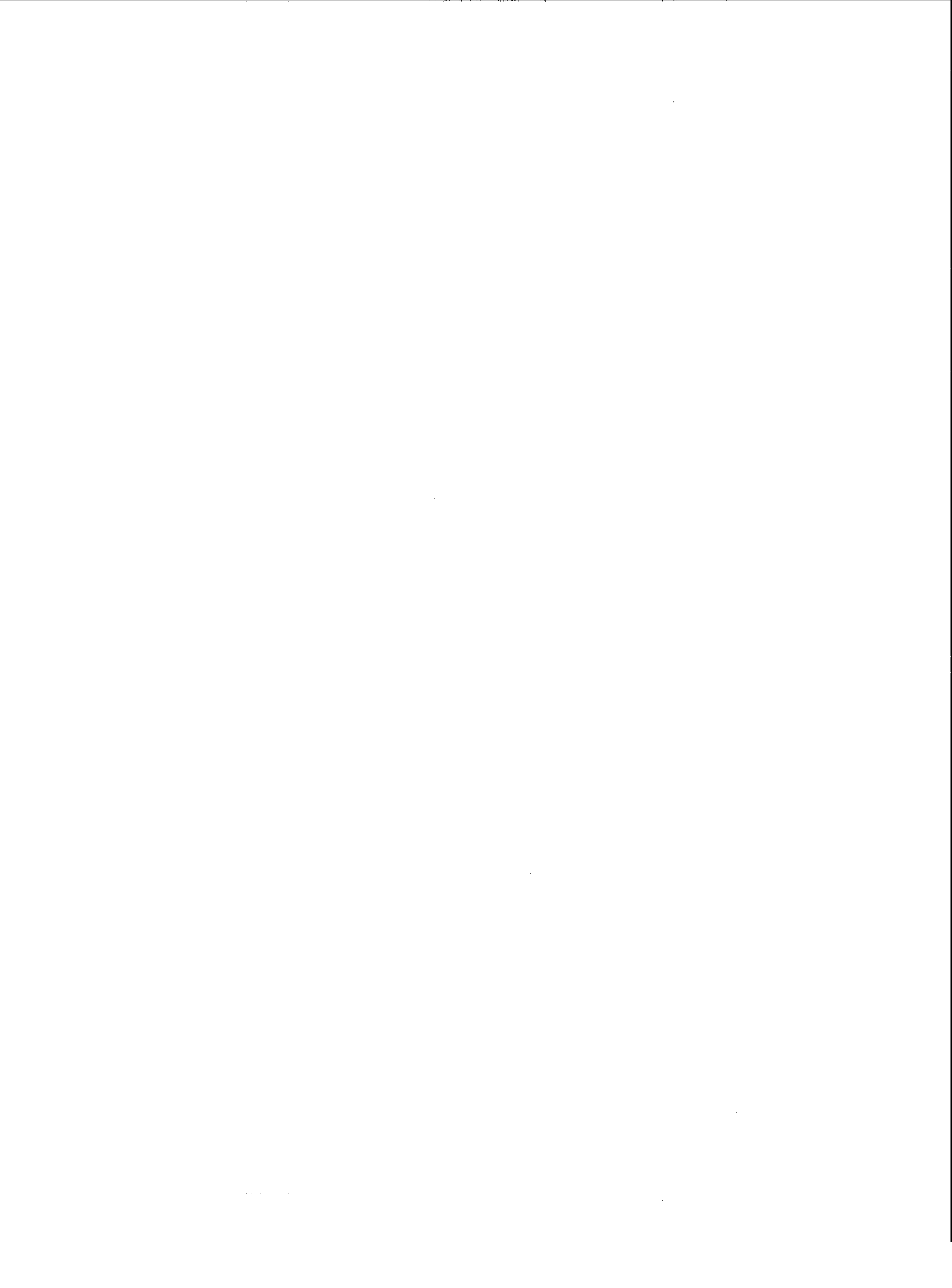


漢

詩

總

說



新繁費錫璜滋衡著

三百篇後漢人創為五言自是氣運結成非人力所能為故古人論曰蘇李天成曹劉自得天成者如天生花草豈人剪裁點綴所能彷彿如鑄就鐘鐻一絲增減不得解此方可看漢詩

詩惟漢詩最難學最難讀極頂才人到漢人輒不能措手輒不能解隻字有強解者多屬皮裏膜外止堪捧腹漢詩即贊歎亦難盡高古雄渾等語俱贊不著

昭代叢書

辛集

漢詩總說

卷第三十一

一

世楷堂藏板

也然則將置之乎曰正於此要著一明眼讀漢詩不可看作三代衣冠望而畏之須看得極輕妙極靈活極風豔極悲壯極典雅凡後人所謂妙處無不具之即如陽關一曲唐人送別絕調讀李陵三詩知從此化出陌上桑董嬌嬈即張王李韓輕豔之祖也紅塵蔽天地十五從軍征李杜悲壯之祖也冉冉歲云暮駱賓王白樂天皆祖之郊祀諸詩顏謝昌黎皆祖之大抵六朝唐宋名家多祖漢詩不能盡述也  
屈原將投汨羅而作離騷李陵降胡不歸而賦別蘇

武詩蔡炎被掠失身而賦悲憤諸詩千古絕調必成於失意不可解之時惟其失意不可解而發言乃絕千古下此則嵇康臨終杜甫遭亂李白投荒皆能繼響前賢外此則吾未之見也

樂府有三等房中郊祀典雅宏奧中學難窺為最上品陌上桑羽林郎東門行西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詩有情有致學者有徑路可尋的是詩家正宗才人鼻祖為第二品諠諠等作詞氣雖古未免俚質為第三品

昭代叢書

辛集

漢詩總說

卷第三十一

二

世楷堂藏板

學詩須從第一義著脚如立泰華之巔一切培塿皆在目中何謂第一義自具手眼熟讀楚騷漢詩透過此關然後浸淫於六朝三唐旁及宋元近代此據上流法單從唐人入手猶屬第二義況入手於蘇陸乎齊梁閒人喜言音調平仄互用不可紊亂昔前賢未覩此理然以沈約謝朓詩與十九首並讀勿問其他端言音調相去已遠蓋元氣全則元音足古詩惟十九首音調最圓子建嗣宗猶近之宋齊則遠矣律詩惟沈宋音調最圓錢劉猶近之中唐則遠矣詞家秦

柳最圓南宋則遠矣且國風惟二南最圓十三國似微有不同味之自見

讀書到不能解處正須沈思讀書到不可學處正要追步方有出人頭地今人見漢詩輒畏阻見人稱漢詩樂府輒以爲不必爾此終無進境吾爲世人指出長安大路江湖源頭一片苦心欲有志之士努力追步不惟古詩得力卽律詩絕句亦得力也

吾嘗論兩漢之文皆有六經氣味浸溢乎其中唐宋諸名家不過引經文爲證據耳其實氣味遠甚漢詩

昭代叢書

辛集 漢詩總說 卷第三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典質朴奧與雅頌相近豈晉宋以下所能況在近代乎

四言長短有兮字歌是漢人古體五言是漢人近體詩到約以五言便整齊許多此語可爲知者道

古詩有箴有戒皆警惕之詞漢詩結處多用之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箴戒之詞也古詩有祝皆頌禱之意漢詩末句多用祝辭古諺古銘可訓可戒與經表裏惟漢詩尙存此意吾故曰漢人善學古人西漢自大風以下諸歌古奧遠過東漢若以燕王且

廣陵王胥與東漢趙壹鄴炎較便有河漢之隔文章關乎時代豈不信然

讀漢詩須讀漢文漢賦會通其意始漸有解處淮南史漢太元易林諸書不可不讀而楚辭尤爲漢詩祖

詩至宋齊漸以句求唐賢乃明下字之法漢人高古天成意旨方且難窺何況字句故一切圈點槩不敢用亦不必用

漢詩有絕不可解者如聖人制禮樂篇之類惟鑿歌

昭代叢書

辛集 漢詩總說 卷第三十一

四

世楷堂 藏板

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似不純是聲詞雜寫偶思得近似者附註於下非敢云必是也曹子建云漢曲訛不可辨在魏且然況今日哉

聖賢學問極斂約縝栗而萬物不能過周詩斂約之至縝栗之至惟漢詩尙存此氣味所以百世不逮晉宋漸入於文漸取清雅言之文實詩之衰也後世有志復古不深入漢人壁壘猶入室而不由門也

羽林郎董嬌嬈日出東南隅行諸詩情詞並麗意旨殊工皆詩家之正則學者所當揣摩唐之盧駱王

錢劉皆於此數詩中得力

漢詩有前後絕不相蒙者如東城高且長天上何所有青青河畔草未可強合亦不必以後人貫串法曲為古人斡旋疑此等詩有前解後解之別可分可合如十五從軍行在古詩三首內則至淚落沾我衣為一首在樂府則分為數解十九首內分入樂府散為解者甚多他如白頭吟塘上行或增或減多讀古詩自得之今小曲每割諸曲合唱亦是此意

昭代叢書

三集

漢詩總說卷第三十一

五

世楷堂藏板

之則為一竿分之則為數節實是一竹十五從軍征本一詩也分四語為一解謂四語為一解則可謂四語為一首則不可也如子夜等歌謂四語為一首則可謂四語為一解則不可也

雞鳴相逢行青青陵上柏諸詩讀之見太平景象人民熙皞上至王侯第宅下至平康北里皆優游宴樂為盛世之音迄五噫於忽操等詩作遂多衰世之感漢詩至此不可讀矣

饒歌今人多擬君馬黃將進酒戰城南殊不知上邪

上陵皆絕妙好詞所當著眼

顏謝好寒澀雅麗昌黎好摺撫奇字險韻為詩然漢郊祀饒歌奧衍宏博已開其先司馬子長所謂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知其詞皆會集五經家乃能講習讀之多爾雅之文是也樂府如饒歌飲馬長城窟諸詩皆極頓挫工部於此最得手後之擬者多直說去便鮮意味

詩主言情文主言道詩一言道則落腐爛然詩亦有言道者陸機云我靜如鏡民動如煙陶潛云此中有

昭代叢書

辛集

漢詩總說卷第三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真意欲辨已忘言杜甫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各有懷抱至於宋人則益多如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流入卑俗惟漢人二韋詩及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為典則也

三代而後惟漢家風俗猶為近古三代禮樂庶幾未衰吾於讀漢詩見之如陌上桑羽林郎隴西行始皆豔羨終止於禮豔歌行流宕他鄉而卒守之以正東門行益無斗儲而夫婦相勉自愛不為非好色而不淫怨而不怒惟漢詩有焉

練時日華煜煜天門開多原於楚騷房中曲多原於雅頌

落葉哀蟬曲招商等歌見拾遺記與皇娥白帝子諸詩皆王子年偽撰非漢詩也

棗下何攢攢苦哉邊地人鳳凰鳴高岡諸詩雖僅六句四句而意已足詩乘疑爲有闕殆非也

樂府所歌多屬漢人識者自辨其氣味如氣出唱精列今作魏武帝然已見長笛賦豔歌何嘗行宋書作古辭樂府作文帝碧玉歌樂苑以爲宋汝南王而晉

昭代叢書 辛集 漢詩總說 卷第三十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孫綽已有情人碧玉歌之語然按其文自是漢辭漢詩如先秦文不可段落詩中所稱君字汝我妾等字皆不必一人口氣

漢詩韻最奇焦仲卿妻詩多至二十餘韻有隔句用韻至江南可采蓮上陵蜀國刺乃無韻不可不知

漢人詩未有無所爲而作者如垓下歌春歌幽歌悲愁歌白頭吟皆到發憤處爲詩所以成絕調亦不論其詞之工拙而自足感人後人絕命多不工何也只爲殺身成仁等語誤耳

爲殺身成仁等語誤耳

十九首五首三首諸詩多非爲一人一事而作讀之

久自能感人有能解此語者吾當與天下共推之

世之說漢詩者好取其詩牽合本傳曲勘隱微雖古

人託辭寫懷固當以意逆志然執詞指事多流穿鑿

又好舉一詩以爲此爲君臣而作此爲朋友而作此

被譏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擬度失本詩面目余說

漢詩先去此二病

詩文家不可重複說此最爲俗論如行行重行行下

云與君生別離又云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又云

昭昭素明月光輝燭我牀曰昭昭又曰素又曰明又

道路阻且長又云相去日以遠在今人必訝其重複

曰光輝滿歌行亦重疊言之他詩不可枚舉漢人皆

不以爲病自疊牀架屋之說興詩文二道皆單薄寡

味矣

有謂東風搖百草秋草淒以綠已逗六朝門徑又有

帶取古歡新心等字以爲生別不知古詩渾渾浩浩

純是元氣結成若以字句求之真是噉語

漢詩有參看法如乘元四龍與入紫深宮中若以時

漢詩有參看法如乘元四龍與入紫深宮中若以時



俗法言之當作乘四元龍深入紫宮古法殊不爾參看白見

易林奇古亦漢四言韻語因有尚書故不錄

魏晉樂府中多漢詩論之已詳漢詩中亦時雜周詩如今有人純歌楚詞短歌行直歌呦鹿薤露之曲見於宋玉飲馬長城窟中有秦詩一段此其尤著者也大抵龐厚永長周詩又在漢人上以漢五言詩與周詩並讀則如以唐律與古詩並讀耳常疑篋篋引高出漢人或周詩之遺乎

昭代叢書

辛集

漢詩總說

卷第三十一

九

世楷堂藏板

前輩稱曹子建謝朓李白工於發端然皆出於漢人試舉數句請學者觀之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上山採薜蘿下山逢故夫來日大難口燥唇乾日出入安窮大風起兮雲飛揚是豈六朝唐人所及太白輩將此等詩千迴百折讀之然後工於發端耳

詩句之奇至顏延之謝靈運李白杜甫韓愈李賀盧仝至矣然不若漢人之奇試拈數句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河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栖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垂露承帷張霄成幄腐肉安能去子逃奇絕奇絕至郊祀鏡歌中奇語不可枚舉此非以奇語求漢人見漢人無所不有也不可忽略而讀過

讀漢詩只如見前輩人格恭不敢置一語唯唯而退

昭代叢書

辛集

漢詩總說

卷第三十一

十

世楷堂藏板

不敢議之亦未嘗樂與之親作如是觀者此其人未嘗讀漢詩也

讀漢詩若有所解僅存數章以爲擬體之首作如是觀者此其人亦未嘗讀漢詩也

讀漢詩須手舞足蹈觸得妙境更不忍釋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讀漢詩如登山造極溯水得源見衆山皆培塿江河皆支派一切唐宋皆屬雲初覺語近而味薄體卑而格俚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讀漢詩要見蘇李班張輩皆如在目前為我兄事師  
事之人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余說漢詩要在示人以法門使學者有入路有依據  
令其欲喜欲驚俾天下俱向此中尋味至所不能解  
者余不敢強解之非尋章摘句一未贊美作寬冒語  
也

昭代叢書

辛集

漢詩總說  
卷第三十一

二

世楷堂  
藏板

漢詩總說跋

漢詩說十卷新繁費滋衡與錢塘沈方舟同撰前列  
總說數十條自抒心得直湊單微洵能發前人所未  
發滋衡為燕峰山人之子燕峰以蜀人流寓吳陵擅  
詩名於江左家學淵源良不愧也乙亥仲夏震澤楊  
復吉識

孫  
中梓爰琴校字

昭代叢書

辛集

漢詩總說跋  
卷第三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紀

瓜

聖

肉

雷

雷

碎

穀

穀

光緒丁亥春五月  
朱氏行素性坐校  
刊安吉吳俊書端

箋註李義山詩集序

申酉之歲予箋杜詩於牧齋先生之紅豆莊既卒業先生謂予曰玉溪生詩沈博絕麗王介甫稱為善學老杜惜從前未有為之注者元遺山云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子何不併成之以嘉惠來學予因緝覈新舊唐書本傳以及箋啟序狀諸作所載於英華文粹者反覆參考乃喟然嘆曰嗟乎義山蓋負才傲兀抑塞于鈞黨之禍而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綯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鄭亞以其為贊皇所善也贊皇入相薦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

玉溪生詩說序

朱氏槐廬校刊

翹楚綯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為之用乎綯特以仇怨贊皇惡及其黨因併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真有憾於義山也太牢與正士為讐綯父楚比太牢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綯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綯臺閣一旦失勢綯與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離為死黨乎義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智渙邱之公此而目為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擅朝亂政如八關十六子之所為而後謂之非偷合非無行乎詭薄無行固當時已甚之詞而以爲事而涉于祖護者義山蓋自其志而于朝廷黨友無所容心于其間感王茂元一時知已故從而依之不耳值綯之翰刻遂成莫解之怨固迫于勢之不得不然耳倘以為有意去就則後之屢敗陳情又何說以處之

且吾觀其活獄宏農則忤廉察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蕡之斥則抱痛巫咸于乙卯之變則銜冤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党項興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為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真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啗摘之者也諸詩工拙不一然自是其身分見地高出晚唐或曰義山諸家處所以為杜之苗裔而卓然有以自立山之詩半及閨闈讀者與玉臺香奩例稱荆公以為善學老杜何居予曰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國風之螭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辭甚褻聖人願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為漢魏六朝樂府之

玉溪生詩說序

朱氏槐廬校刊

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于婉孌結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塗沈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諷語之計莫若瑤臺瑤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已自下箋解矣此段真挾出本原然此等皆可以意會之必不得詞者又求其事以實之則刻舟之見矣中亦有實是吾故曰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變出之三字為千古之所共賞至于一二尖薄語以自快則下劣詩魔不可藥救豈徒以徵事與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

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卽愛其詩者亦不過以爲雌房隱蝶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凡詩皆當如此看就詩論詩蓋有不曉爲何語者况定其工拙乎予故博考時事推求至隱因箋成而發之以復于先生且以爲世之讀義山集者告焉順治己亥二月朔朱鶴齡書於猗蘭堂

玉溪生詩說序

三  
朱氏槐廬校刊

校刊玉谿生詩說序

紀文達公評李義山詩自廣州新刊武林沈厚煥輯本外他未之見今年夏余歸自吳門得鈔本玉谿生詩說二冊中多批抹增刪之處朱墨爛然皆公手蹟開取沈輯本對校頗有不能吻合有沈所有而此已抹蓋沈所見僅是評本而此則別自爲編斷爲後定之本無疑也上卷皆入選之詩下卷爲或問以明其取裁之義舉全集諸題或取或不取皆有說以處之非若他選家但論入選者之佳而不入選者一切置之不論不議者比洵可謂獨闢說詩之門徑者矣然翫公手澤有旣刪而復存亦有已取而終去於評語亦不憚反覆刪改以衷於

玉溪生詩說序

一  
朱氏槐廬校刊

至當潤飾旣錄卷頁盡損糾繆紛錯讐校爲難以商閱君願生慨許助成遂得以付梓身乎古今來論義山者夥矣自唐書本傳有詭薄無行之語而合之其詩尤多闕闕之詞世遂以才人浪子目之雖使義山復生殆亦無以自解豈期千載下得朱氏長孺一序特白其冤而又得文達公此編一屏其尖新塗澤之作去瑕取瑜歸於正聲風人之旨悉可探索是不得謂非義山之知己已世有歆慕義山者尙其熟復是編必如義山之有所諷喻寄託則雖蒙才人浪子之目于載下猶得而昭雪之也光緒十有四年秋八月古吳朱記榮撰

世之習義山詩者類取其一二尖新塗澤之作轉相仿效而毀義山者因之指摘指擊以西崑爲厲禁反復聚訟非一日矣皆緣不知義山之爲義山而隨聲附和罔然佐鬪贊與毀皆無當也夫深山大澤有龍虎焉不見其嘘而成雲嘯而生風而執其敗鱗殘革以詫人以爲龍虎如是人見其敗鱗殘革也亦以爲龍虎不過如是而鄙之以爲不足奇可謂之知龍虎哉獨吳江朱氏箋注一序推見至隱可謂知言然其書以箋注爲主例須全收未暇別擇余幼而學詩卽喜觀是集每欲嚴爲澄汰鈔錄一編率率人事因循未果也秋冬以來居憂多暇因整理舊業編纂成書於流俗傳誦尖新塗澤之作

玉溪生詩說序

朱氏槐廬校刊

大半棄置而當時習氣所漸流於飛卿長吉一派者亦槩爲屏卻去瑕取瑜甯刻毋濫覆而閱之真有所謂曲江老人相視而笑者何至爭妍鬪巧如世所云云哉詩凡若干具錄於左閒採諸家之評而附以愚意其所以去取之義及愚意之有未盡者別爲或問一卷附之意上說詩不專箋注故題曰玉溪生詩說又以朱氏一序冠之篇首俾讀者知義山之宗旨亦有以見此書之宗旨焉乾隆庚午十一月河間紀昀自題

玉谿生詩說補錄

何以不取鄢杜馬上念漢書也曰廉衣以為與罷句不

佳結亦無理也惟射獵與罷得乾坤渭水天開苑咸

陽地獻原英靈殊未已丁傅漸華軒

何以不取送崔珙往西川也曰起二句跌宕入手須有

此矯拔之意然第三句不甚雅廉衣以為宜刪也錄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為東下更西游一條雪浪吼巫

風流浣花屢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問好好題詩詠玉鉤句朱注如何長孺曰招魂砥室翠

挂懸也曲瓊玉鉤也曰應從午橋作酒鉤解朱注非

也

玉谿生詩說補錄

何以不取諶柳也曰此題更惡若從此一路入手即終

身落狐鬼窟中

何以不取楚宮也曰意格與陳後宮一首同彼未說出

此說出耳坊錄復壁交青瑣重簾挂紫繩如何一柱

歌成猶未唱秦火入夷陵

何以不取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一坐盡驚他日余方

追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絕

寄酬兼呈畏之員外二首也曰風調自佳但無深味

耳坊錄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

別時冰雪到時春為憑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

何以不取銀河吹笙也曰題小家氣若仿製此題以為

韻致則下劣詩魔矣中二聯平頭坊錄帳望銀河吹

平明重會幽夢他年斷別樹驢雌昨夜鳴月樹故香

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不須浪作猿山意湘瑟秦

何以不取舊頓也曰末二句與連昌宮詞猶有墻頭千

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同意有歲久無人草木叢生

之感然不免習徑起二句亦拙坊錄東人望幸久咨

猶鎮平時舊行殿盡無宮戶有宮花

問末句宮花二字或作宮鴉如何曰殊不及宮花之有

神理

何以不取別智元法師也曰起句不似別詩

何以不取華岳下題西王母廟也曰全以警快擅長又

玉谿生詩說補錄

是一格中著一曲故快而不直然病處與海客詩同

坊錄神仙有分豈關情入馬虛隨落日行莫恨名姬中夜沒君王猶自不長生

何以不取贈鄭諫處士也曰居然宋體可以入之劍南

集中見義山無所不有然廉衣以為起二句俗也坊錄

浪跡江湖白髮新浮雲一片是吾身寒歸山觀隨棋

局暖入汀洲逐釣綸越桂留烹張翰鱸蜀薑供煮陸

何以不取復至裴明府所居也曰三四拙笨五六嘯健

似江西派祇可偶一為之耳坊錄伊人卜築自幽深

雕蟲對書字槽中秋馬仰聽琴求之流輩豈易得行

何以不取花下醉也曰情致有餘格律未足坊錄尋芳

霞倚樹沈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



何以不取北青蘿也曰芥舟曰五六嫌弱結句尤湊

殘陽西入曉茅屋訪孤僧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後層  
獨敲初夜磬聞倚一枝藤世界微塵裏吾甯愛與僧

何以不取送阿龜歸華也曰語淺而有神韻然次句甚

鄙 附錄草堂歸意背煙蘿黃綬垂腰不奈  
何因汝華陽求藥物碧松根下茯苓多

何以不取訪隱也曰首四句句法不變用在起處如四

峯矗起不分低昂彌見樸老然不免捧心之病末二

句反襯出訪字亦小家數附錄路到層峰斷門依老  
樹開月從平野轉

方來薤白羅朝饌松黃暖夜  
杯相留笑孫綽空解賦天台

何以不取擬意也曰此是豔詞更無寓意

何以不取謝往桂林至彤庭竊詠也曰廉衣以為魚龍

句欠莊王母句無謂羲和句欠渾成也附錄辰象森  
羅正鈞陳翽

玉谿生詩說補錄

三

朱氏槐廬校刊

衛寬魚龍排百戲劍佩儼千官城禁將開晚宮深欲  
曙難月輪移榜詣仙路下欄杆共賀高禰應將陳壽

酒歡金星壓芒角銀漢轉波瀾王母來空闕義和上  
屈盤鳳凰傳詔旨獬豸冠朝端造化中台座威風大

將壇甘泉猶望  
幸早晚冠呼韓

原鈔有補遺一卷為公所續編未及寫入今依次

入之本公意也校既竟尙遺謔柳別智元法師及

擬意三題蓋當時鈔胥脫落未經校補者又上卷

入選之詩復經抹去若鄠杜馬上念漢書等凡十

四題所以去之之意悉未著於或問不無有抱殘

之憾今約舉原評依或問例為補錄若干條其所

遺謔柳等三題評語則取諸廣州所刊輯評本以

補之不敢妄參鄙意以玷公書也戊子八月朔日

後學華亭閔萃祥識

玉谿生詩說補錄

四

朱氏槐廬校刊

玉溪生詩說上

河間紀昀編

吳縣朱記榮校刊

重過聖女祠

白石巖扉碧蘚滋上清淪謫得歸遲一春夢雨常飄瓦  
盡日靈風不滿旗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  
玉郎會此通仙籍憶向天階問紫芝

四家評曰次聯確是聖女祠移用別仙鬼廟不得

前四句寫聖女祠後四句寫重過蓋於此有所遇而  
託其詞于聖女補遺芥舟評曰後四未免自落窠臼

霜月

初聞征雁已無蟬八尺樓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

玉溪生詩說上

朱氏槐廬校刊

月中霜裏鬪嬋娟

首二句極寫搖落高寒之意則人不耐冷可知卻不

說破只以青女素娥對照之筆意深曲

異俗二首自注時從  
事嶺南

鬼瘡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未驚雷破柱不報水齊簷虎  
箭侵膚毒魚鉤刺骨銛鳥言成牒訴多是恨形穢  
戶盡懸秦網家多事越巫未曾容獺祭只是縱豬都點  
對連鰲餌搜求縛虎符賈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爐

二首骨法俱老結句各有所刺

蟬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

宦梗猶汎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起二句斗入有力所謂意在筆先 歸愚評曰四句

取題之神 前半寫蟬卽自寓後半自寫仍歸到蟬

隱顯分合章法可翫 李廉衣曰一樹句纖詭此等

尤易誤人與歸愚意相反然可以對參

贈劉司戶黃

江風吹浪動雲根重礎危檣白日昏已斷燕鴻初起勢  
更驚騷客後歸魂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  
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

起二句賦而比也不待次聯承明已覺冤氣抑塞此

神到之筆 七句合到本位只鳳巢西隔九重門一

玉溪生詩說上

朱氏槐廬校刊

句竟住不消更說絕好收法

哭劉司戶二首

離居星歲易失望死生分酒甕凝餘桂書籤冷舊芸江  
風吹鴈急山木帶蟬曛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

先道江風二句末二句倍覺黯然與右丞濟州送祖

三詩天寒遠山靜二句同一法門

有美扶皇運無誰薦直言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冤魂溢  
浦應分派荆江有會源并將添恨淚一灑問乾坤

此首一氣轉折沉鬱震蕩神力尤大 無誰二字不

解大約卽無人之意 二首前虛後實前暗後明前

述相悼之情後乃說到大關係處不見重複亦不容

倒置此章法也 廉衣評曰就滄浦荆江指點有神  
但結語與首章犯複

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迴夢舊鴛機  
氣格高遠猶存開寶之遺 回夢舊鴛機猶作有家  
觀也縮退一步正是加一倍法

樂遊原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百感茫茫一時交集謂之悲身世可謂之憂時事亦  
可 下二句向來所賞然得力在以向晚意不適句  
倒裝而入下二句已含言下

玉溪生詩說上

三

宋氏槐廬校刊

北齊二首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荆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  
已報周師入晉陽

四家評曰警快

廉衣評曰芥舟云二詩太快然病

只在前二句欠深渾後二句必如此快寫始妙 議  
論以指點出之神韻自遠若但議論而乏神韻則周  
曇胡曾之流僅有名論矣詩固有理足意正而不佳  
者

巧笑知堪敵萬幾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  
更請君王獵一圍

此首尤含蓄有味

風調欲絕而不佻不纖所以爲

詩人之言

南朝

元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回誰言瓊樹朝朝見  
不及金蓮步步來敵國軍營漂木柿前朝神廟鎖烟煤  
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只費才

三四言叔寶之荒淫過於東昏也誰言不及弄姿以  
取警脫耳 五六提筆振起七八冷掉作收是義山  
法門 以南朝爲題實專詠陳事六代終於陳也四  
家牽於首二句故兼宋齊言之實無此詩法

聽鼓

城頭疊鼓聲城下暮江清欲問漁陽慘時無禰正平

玉溪生詩說上

四

宋氏槐廬校刊

有清壯之音以氣格勝次句著城下暮江清五字益  
覺蕭瑟空曠動人遠想此渲染之法

桂林

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東南通絕域西北有高樓神  
護青楓岸龍移白石湫殊鄉竟何禱簫鼓不曾休

字字精鍊氣脈完足直逼老杜 落句愁在言外

夜雨寄北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  
却話巴山夜雨時

探過一步作結不言當下云何而當下意境可想  
作不盡語每不免有做作態此詩含蓄不露却只似

一氣說完故為高唱

北禽

為戀巴江暖無辭瘴霧蒸縱能朝杜宇可得值蒼鷹石  
小虛填海蘆銛未破增知來有乾鵲何不向雕陵

衡齋評曰憂讒畏譏而作字字比附妙不黏滯

柳

柳映江潭底有情望中頻遣客心驚巴雷隱隱千山外  
更作章臺走馬聲

深情忽觸不復在迹象之間

韓碑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義誓將上雪列聖恥

玉溪生詩說上

五

宋氏槐處校刊

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龜龜生熊  
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刃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日度

百注晏子春秋秋仲尼聖相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

慘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

司馬智且勇十四萬眾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

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詞愈拜

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

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領天子頤公退

齊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

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

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

靈龍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

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

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嗚呼

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清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

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砥傳之

七十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衡齋評曰首四句敘平淮西之由莊重得體亦即從

韓碑首段化來誓將上雪列聖恥句說得爾許關

係已為平淮西高占地步淮西四句極言元濟之強

便令平淮西之功益壯入手八句兩段字字爭先不

是尋常鋪敘之法帝得句遙接起四句大書特書

玉溪生詩說上

六

宋氏槐處校刊

提出眼目十四萬兵如何鋪敘只陰風七字傳神

便見出號令森嚴步伍整齊此一筆作百十筆用也

蓋從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化來層層寫下至帝

日二句一筆定母眼目分明前路總為此二句四

家評曰愈拜稽首一段是波瀾頓挫處不爾便直頭

布袋公之斯文四句真撐得起非此堅柱如何撐

柱一段大文凡大篇須有幾處精神團聚方不平衡

散緩收處只將聖皇聖相高占地步而碑文之發

揚壯烈不可磨滅自見此一篇之主宰結處標明

有一起合有一結必如此章法乃稱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  
留得枯荷聽雨聲

分明自己無聊却就枯荷雨聲渲出極有餘味若說  
破雨夜不眠轉盡于言下矣 秋陰不散起雨聲霜  
飛晚起留得枯荷此是小處然亦見得不苟 補香  
泉評曰寄懷之意全在言外

### 風雨

淒涼寶劍篇羈泊欲窮年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絃新  
知遭薄俗舊好隔良緣心斷新豐酒銷愁斗幾千

神力完足 仍字自字多少悲涼 補芥舟評曰舊  
好句疵

玉溪生詩說上

七 朱氏槐廬校刊

### 夢澤

夢澤悲風動白茅楚王葬盡滿城嬌未知歌舞能多少  
虛減宮廚爲細腰

繁華易盡却從當日希寵者一邊落筆便不落弔古  
窠臼

### 寄令狐郎中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  
茂陵秋雨病相如

一唱三嘆格韻俱高

### 漫成三首

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

將來擬竝洛陽花

花雪是木文龍山洛陽借爲點綴所謂申用也 此  
種絕句已落論宗矣要之高手能以神韻出之依然  
正聲也

沈約憐何遜延年雙謝莊清新俱有得名譽底相傷

### 風骨甚老

霧夕詠芙蓉何郎得意初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尙書  
言下多少健美悠然有絃外之音 三詩皆深有寄  
託故言盡而意不盡有不說出者在也使泛泛論古  
此體不免有僞父面目處

### 無題

玉溪生詩說上

八 朱氏槐廬校刊

白道紫迴入暮霞斑駁嘶嘶七香車春風自共何人笑  
枉破陽城十萬家

怨極而以唱嘆出之 不露怒張之態 無題作小詩  
極有神韻衍爲七律便往往太纖太靡蓋小詩可以  
風味取妍律篇須骨格老重方不失大方

### 哭劉蕡

上帝深宮閉九關巫咸不下問衙寬黃陵別後春濤隔  
溢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詠何曾宋玉解招魂  
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廬門

悲壯淋漓一氣鼓盪 溢浦書來謂訃音也 巫咸

原作巫陽從朱氏注改黃陵原作廣陵據春雪滿黃

陵句收 哭黃詩四首俱佳故詩亦須擇題

杜司勳

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羣刻意傷春復傷別  
人閒唯有杜司勳

四家評曰只自傷春傷別乃彌有感于司勳也

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男阿袞

聞君來日下見我最嬌兒漸大嗚應數長貧學恐遲寄  
人龍種瘦失母鳳雛癡語罷休邊角青燈兩鬢絲

四家評曰結有情致詩須如此住意方不盡于言中

西溪

悵望西溪水潺湲柰爾何不驚春物少只覺夕陽多色

玉溪生詩說上

九 朱氏槐廬校刊

染妖韶柳光含窈窕羅人間從到海天上莫爲河鳳女  
彈瑤瑟龍孫撼玉珂京華他夜夢好好寄雲波

七八句深遠蘊藉可稱高唱

越燕二首

上國社方見此鄉秋不歸爲矜皇后舞猶著羽人衣拂  
水斜紋亂銜花片影微盧家文杏好試近莫愁飛

三四劣 前六句實詠燕末二句將寓意輕輕一按

帶動次首此是章法 此詩本不甚佳但二首章法  
相生不容割裂有下首則此首亦佳去此首則下首  
太突故竝存之竟陵笑選詩惜羣不知詩歸之病正  
坐只知摘句耳

將泥紅蓼岸得草綠楊村命侶添新意安巢復舊痕去  
應逢阿母自注樂府詩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阿母長相見來莫害皇孫記取  
丹山鳳今爲百鳥尊

此首純乎寓意前半言其得志後半戒以心在朝廷

雖所指之人不可考然語意分明 字字託意而不

黏皮帶骨最難 自注引樂府黃姑阿母句今本作

黃姑織女時相見未詳孰是

杜工部蜀中離席

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  
松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  
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玉溪生詩說上

十 朱氏槐廬校刊

此擬工部之作集中韓翃舍人卽事亦此例謝靈運

鄴中集詩江文通雜擬詩標題皆如此也 起二句

大開大合極龍跳虎卧之觀 領聯頂次句頸聯正

寫離席 夢泉評曰題是離席末二句留之也 四

家評曰此等詩須合全體觀之不以字句論工拙

隋宮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無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純用襯貼活變之筆一氣流走無復排偶之迹 首

二句一起一落上句頓下句轉緊呼三四句不緣應

是四字跌宕生動之極 無限逸遊如何鋪敘三四句只作推算語便連未有之事一併託出不但包括十三年中事也此非常敏妙之筆 結句是晚唐別於盛唐處若李杜爲之當別有道理此升降大關不可不知學義山者切戒此種筆墨 結雖不佳然緣煬帝實有吳公臺見陳後主一事借爲點綴尙不大碍若憑空作此語則惡道矣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鬢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新難莫悟遊人意更作風簷夜雨聲

玉溪生詩說上

上

朱氏槐廬校刊

四家評曰前半逼出憶歸如此濃至卻令人不覺元亮井事無所出恐是葛亮之訛 補遺香泉評曰兩路相形夾寫出憶歸精神合逼首反覆咀味之其情味自出

籌筆驛

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

蒙泉評曰起二句本意已盡無可措手矣三四忽作開筆五六收轉兩意相承字字頓挫七八拓開作結與少陵丞相祠堂作不可妄置優劣也 起手擡得

甚高三四忽然駁倒四句之中幾于自相矛盾蓋由意中先有五六一解故敢下此離奇之筆見是橫絕其實穩絕 前六句天矯奇橫不可方物就勢直結必爲強弩之末故提筆掉轉前日之經祠廟吟梁父而恨有餘則今日撫其故迹恨可知矣一篇淋漓盡致結處猶能作掉開不盡之筆圓滿之極

武侯廟古柏

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閱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東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葉凋湘燕雨枝折海鵬風玉壘經綸遠金刀麻數終誰將出師表一爲問昭融

蒙泉評曰五六句一鎖轉處生慨 五六句乃一篇

玉溪生詩說上

上

朱氏槐廬校刊

眼目不但以用事工細賞之 湘燕海鵬字無著落此種是崑體可厭之處有謂金刀句太纖者不爲無見然在崑體尙不妨但不得刻意效此種 卽日

一歲林花卽日休江間亭下悵淹留重吟細把眞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山色正來銜小苑春陰只欲傍高樓金鞍忽散銀壺漏更醉誰家白玉鉤

純以情致勝筆筆唱嘆意境自深曲池詩亦是此調則近乎靡矣

九成宮

十二層城闔苑西平時避暑拂虹霓雲隨夏后雙龍尾

風逐周王八駿蹄吳岳曉光連翠巘甘泉晚景上丹梯  
荔枝盧橘沾恩幸鸞鵠天書濕紫泥

此義山感當世之衰而追思貞觀太平之盛也謂有  
所諷刺者非 起手平時二字特清眉目 七八句  
言一草一木皆在德澤沾溉之中望古遙集聲在絃  
外詩人之言蓋如是矣

漢宮詞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  
不賜金莖露一杯

長孺箋曰按史憲宗服金丹暴崩穆宗武宗復循其  
轍義山此作深有託諷與後瑤池詩同旨 筆筆折

玉溪生詩說上

三

朱氏槐廬校刊

轉警動非常而出之深婉 後二句言果醫得消渴  
病愈猶有可以長生之望何不賜一杯以試之也折  
中有折筆意絕佳

無題四首 選第二首

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鎖燒香入  
玉虎牽絲汲井回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起二句妙有遠神不可理解而可以意喻 魏王字  
合是陳王為平仄所牽耳 賈氏窺簾以韓掾之少  
宓妃留枕以魏王之才自顧生平豈復有分及此故  
曰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此四句是一

提一落也 四首皆寓言也此作較有蘊味氣體亦  
不墮卑瑣 無題諸作大抵感懷託諷祖述乎美人  
香草之遺以曲傳其鬱結故情深調苦往往感人特  
其格不高時有太纖太靡之病且數見不鮮轉成窠  
臼耳歸愚以為剪綵為花絕少生韻固不足以服其  
心而效者又摹擬剽賊積為塵劫無病而呻有更甚  
於漢人之擬騷者他體已然七律尤甚流弊所至殆  
不勝言存此一章聊以備義山一種耳

無題二首 選第一首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  
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  
泣春風背面鞦韆下

玉溪生詩說上

四

朱氏槐廬校刊

獨成一格然覺有古意古故不在形貌聲響閒 四  
家評曰每於結處見本意 又曰亦有不盡之妙  
此無題中之最佳者若何處哀箏隨急管一首風斯  
下矣 無題諸作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踪  
之類是也有戲為豔語者近知名莫愁之類是也有  
實有本事者如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  
本題而後人題曰無題者如萬里風波一葉舟一首  
是也有失去本題而誤附于無題者如幽人不倦賞  
一首是也宜分別觀之不必概為深解其有摘詩中  
字而為題者亦無題之類亦有此數種皆當分晰



補芥舟評曰此首誠佳然不可仿效彼固由仿效而來以能截體故佳耳

落花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稀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

歸愚評曰起法之妙黏著者不知 蒙泉評曰好起

結非人所及 起句亦非人意中所無但不免放在

中間後面寫寂寞之景耳得神在倒跌而入 四家

評曰一結無限深情得字意外巧妙 補芥舟評曰

起句真是超絕眼穿腸斷吾不喜之

訪隱者不遇成二絕

玉溪生詩說 上

五 朱氏槐廬校刊

秋水悠悠浸野扉夢中來數覺來稀元蟬去盡葉黃落一樹冬青人未歸

落句有神 廉衣評曰夢中句累

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樵漁路

日暮歸來雨滿衣

白石本作白日從沒古閣本改 蒙泉評曰此想其

所往也寫不遇亦別 蘅齋評曰二絕風格又別

柳

曾逐東風拂舞筵樂遊春苑斷腸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帶斜陽又帶蟬

蘅齋評曰四句一氣筆意靈活 只用三四虛字轉

折冷呼熱喚悠然絃外之音不必更著一語也 平

山箋曰肯字妙 補芥舟評曰平山賞肯字之妙然

此字亦險

三月十日流杯亭

身屬中軍少得歸木蘭花盡失春期偷隨柳絮到城外行過水西聞子規

風調自異純以骨韻勝也

留贈畏之 自注時將赴梓潼遇韓

待得郎來月已低寒暄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處

騎馬出門烏夜啼

此題三首後二首了不相涉必遺去贈韓詩二首而

玉溪生詩說 上

六 朱氏槐廬校刊

以他詩入之也午橋箋附會穿鑿亦固而已矣 絕

妙聞情聲調極似竹枝此種自是豔體唐人多有必

以義山之故為之深解斯注家之陋也 同年董曲

江曰義山之詩寄託固多然亦有只是豔詞者如柳

枝五首設當日不留一序又何不可作感慨遇合解

也此語有見因論此詩而附著之

碧城三首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闔苑有書多附鶴女牀無樹不棲鸞星沈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坐看若星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對影聞聲已可憐玉池荷葉正田田不逢蕭史休回首

莫見洪崖又拍肩紫鳳放嬌銜楚佩赤鱗狂舞撥湘絃  
鄂君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

七夕來時先有期洞房簾箔至今垂玉輪願免初生魄  
鐵網珊瑚未有枝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紙寫相思  
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閒總不知

詩有眾說糾紛者既無本事難以確主第各就所見  
領畧之亦各有得力耳碧城三首可如是觀也 錦  
瑟體澁而味薄觀末二句意亦止是耳碧城則寄託  
深遠耐人咀味矣此真所謂不必知名而自美也

辛未七夕

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由來碧落銀河畔

玉溪生詩說上

七

朱氏槐廬校刊

可要金風玉露時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來遲  
豈能無意酬烏鵲唯與蜘蛛乞巧絲

首四句作問之之詞後四句即與就事論事又逼入  
一步問之超忽跌蕩不可方物只是命意高則筆下  
得勢耳

玉山

玉山高與閩風齊玉水清流不貯泥何處更求回日馭  
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龍休睡桐拂千尋鳳要栖  
聞道神仙有才子赤簫吹罷好相攜  
此實咏玉山非摘首二字為題之比 純乎託意三  
四有力量五六有風旨

牡丹

錦幃初卷衛夫人自江典畧云夫子見南子在錦幃之中繡被猶堆越鄂  
君垂手亂翻雕玉佩折腰爭舞鬱金裙石家蠟燭何曾  
剪荀令香爐可待薰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片寄朝  
雲

四家評曰生氣涌出 八句八事却一氣鼓盪不見  
用事之迹絕大神力 所惡乎碧瓦諸作為其瑣瑣  
支湊無復神味非以用事也如此詩神力完足豈復  
以纖靡繁碎為病哉 折腰爭舞句形容出富貴風  
流之致英華作細腰頻換鬱金裙索然無味矣 末  
句却合依英華本花片有情花葉無理也

玉溪生詩說上

六

朱氏槐廬校刊

詠史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間同曉夢  
鍾山何處有龍盤

四家評曰形勝難憑亦風刺也 又曰四句中氣脈  
何等闊大 廉衣評曰一片句鶻兀又曰此詩漸近  
粗響極是 補香泉評曰北湖南埭皆盤游之地言  
以佚樂致亡也寫來不覺

日射

日射紗窗風撼扉香羅掩手春事違迴廊四合掩寂寞  
碧鸚鵡對紅薔薇  
佳在竟住情景可思

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譙秀

梓潼不見馬相如更欲南行問酒壚行到巴西覓譙秀  
巴西惟是有寒蕪

但如題一氣寫出自饒深致最老境不可及 廉衣

日字句銜壘而下集中此調極多在彼寫來自有拙  
趣然效之則成枯窘矣神到之作獨夜雨寄北一章  
耳

齊宮詞

永壽兵來夜不扁金蓮無復印中庭梁臺歌管三更罷  
猶自風搖九子鈴

歸愚評曰此篇不著議論賈生篇竟著議論異體而

玉溪生詩說上

十九

朱氏槐廬校刊

各極其致

補遺芥舟評曰勝北齊二首

漢宮

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臨甲帳春王母西歸方朔去  
更須重見李夫人

不下斷語而吞吐之間大意見矣與北齊第二首同

一風調 春字趁韻

江東

驚魚撥刺燕翻翻獨自江東上釣船今日春光太漂蕩  
謝家輕絮沈郎錢

蒙泉評曰無聊之思亦在言外

灞岸

山東今歲點行頻幾處冤魂哭虜塵灞水橋邊倚華表  
平時二月有東巡

以倒裝見吐屬之妙若順說則不成語矣於此悟用  
筆之法 首二句再蘊藉更佳

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二絕

嘉陵江水此東流望喜樓中憶閬州若到閬州還赴海  
閬州應更有高樓

曲折有味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帶月碧於藍今朝相送東流後  
猶自驅車更向南

前首說江東去是將別也此首說人南行是已別也

玉溪生詩說上

三

朱氏槐廬校刊

二首相生

月夕

草下陰蟲葉上霜朱欄迢遞壓湖光兔寒蟾冷桂花白  
此夜姮娥應斷腸

對面寫法 廉衣評曰三句拙湊

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 選第二首

含烟惹霧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為報行人休盡折  
半留相送半迎歸

情致自深翻題殊妙 此詩亦二首相生然可以刪

取 廉衣評曰首二句格低

寄永道士

其上雲山獨下遲陽臺白道細如絲君今併倚三珠樹  
不記人間落葉時

感慨殊深

次陝州先寄源從事

離思羈愁日欲晡東周西雍此分途迴鑾佛寺高多少  
望盡黃河一曲無

淺淺語風骨自老氣脈亦厚

過鄭廣文舊居

宋玉平生恨有餘遠循三楚弔三閭可憐留著臨江宅  
異代應教庾信居

純乎比體後二句烘託取姿

玉溪生詩說上

夢令狐學士

山驛荒涼白竹扉殘燈向曉夢清輝右銀臺路雪三尺  
鳳詔裁成當直歸

平山箋曰失意人夢得意人山驛銀臺映發得妙

宮妓

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  
終遣君王怒偃師

鈍吟評曰此詩風刺也唐時宮禁不嚴託意偃師之  
假人刺其相招不忍斥言真微詞也

宮詞

持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樽前奏花落

涼風只在殿西頭

怨之至矣而不失優柔之意一唱三嘆餘音未寂後  
二句彷彿黃河遠上一章也 廉衣曰末二句妙矣  
緣西字與首句東字相應轉成纖仄此論入微又曰  
次句欠雅亦是

瑤池

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  
穆王何事不重來

盡言盡意矣而以詰問之詞吞吐出之故盡而不盡

廉衣曰太薄

評事翁寄賜餉粥走筆爲答

玉溪生詩說上

粥香餉白杏花天省對流鶯坐綺筵今日寄來春已老  
鳳樓迢遞憶鞦韆

只將今昔對照一點便住不說出已說出矣此詩家  
常用之法

板橋曉別

回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戶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  
一夜芙蓉紅淚多

何等風韻如此作豔體乃佳笑裙裾脂粉之橫填也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海燕參差溝水流同君身世屬離憂相攜花下非秦贅  
對泣春天類楚囚碧草暗侵穿苑路珠簾不捲枕江樓

莫驚五勝埋香骨地下傷春亦白頭

入手有勢有法 四家評曰首句比也 後二句正  
閒話所及亦字暗抱前半戲字即含句內 亦沈鬱  
頓挫亦清楚分明題中無一字不到也

有感二首 自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

九服歸元化三靈叶睿圖如何木初輩自取屈釐誅有  
甚當車泣因勞下殿趨何成奏雲物直是滅荏苒證違  
符書密詞連性命俱竟緣尊漢相不早辯胡雛鬼籙分  
朝部軍烽照上都敢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

起二句言人心天命俱未去唐非真有社稷存亡之  
慮無容急遽圖之也 四家評曰結句歸禍於天風

玉溪生詩說上

宋氏槐廬校刊

人之旨

丹陛猶敷奏彤庭歛戰爭臨危對盧植 是晚獨召故相彭陽公入始

悔用龐萌御仗收前殿兇徒劇背城蒼黃五色捧掩遏  
一陽生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  
無名誰瞑銜冤目甯吞欲絕聲近聞開壽讌不廢用咸

英

直起不裝頭是第二首也 古有四句兩開兩合曲

折如志絕大神力 結句感慨入骨此義山法也

二詩是慨訓注輕舉文宗誤用而令王涯等蒙冤錢  
夕公之箋非也

重有感

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寶融表已來關右  
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  
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

豈有更無開閣相應上句言無受制之理下句解受  
制之故也揭出大義壓伏一切此等處是真力量夕  
公以豈有為諱之非也

春雨

悵臥新春白衿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  
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晚晚殘宵猶得夢依稀  
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

宛轉有味 平山箋以為此有寓意亦屬有見然如

玉溪生詩說上

宋氏槐廬校刊

此詩即無寓意亦自佳 景州李露園嘗曰詩令人  
解得寓意見其佳即不解所寓之意亦見其佳乃為  
好詩蓋必如是乃蘊藉渾厚耳因論此詩而附記之

即日

小苑試春衣高樓倚暮暉天桃唯是笑舞蝶不空飛赤  
嶺久無耗鴻門猶合圍幾家緣錦字含淚坐鴛機  
蒙泉評曰感時事而作三四句對末二句看興也

淮陽路

荒村倚廢營投宿旅魂驚斷雁高仍急寒溪曉更清昔  
年嘗聚盜此日頗分兵猜貳誰先致三朝事始平  
氣脈既大意境亦深沈著流走居然老杜之遺

晚晴

深居俯夾城春去夏猶清天意憐幽草人閒重晚晴併  
添高閣迥微注小窗明越鳥巢乾後歸飛體更輕  
輕秀是錢郎一格五六再振起則大厯以上矣末  
句結晚晴可謂細意熨貼即無寓意亦自佳也

迎寄韓魯州瞻同年

積雨晚騷騷相思正鬱陶不知人萬里時有燕雙高寇  
盜纏三輔時興元賊起三川兵出起莓苔滑百牢聖朝推衛索歸日  
動仙曹

前四句一氣渾成意格高遠

武夸山

玉溪生詩說上

三

宋氏槐廬校刊

只得流霞酒一杯空中簫鼓幾時迴武夸洞裏生毛竹  
老盡曾孫更不來  
辯神仙之妄也吞吐出之語殊蘊藉幾時迴是問詞  
更不來是答詞則本嫌二句犯複改幾為當其實語  
意相生本自不複也

西南行卻寄相送者

百里陰雲覆雪泥行人只在雪雲西明朝驚破還鄉夢  
定是陳倉碧野雞

以風調勝詩固有無所取義而自佳者

安定城樓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淚

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鴛鴦雛竟未休

四家評以逼真老杜信然然使老杜為之末二句必  
另有道理也

茂陵

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徧近郊內苑只知含鳳嘴  
屬車無復插雞翹玉桃偷得隣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  
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

前六句一氣七八折轉集中多此格此首尤一氣鼓  
盪神力完足 蘅齋評曰此首確是茂陵懷古詩以  
為託諷恐失作者之意

玉溪生詩說上

美

宋氏槐廬校刊

風

迴拂來鴻急斜催別燕高已寒休慘淡更遠尙呼號楚  
色分西塞夷音接下半歸舟天外有一為戒波濤  
純是寓意字字沈著卻字字唱嘆絕不黏滯也

天涯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如有淚為溼最高花

四家評曰一氣渾成如是即佳 平山箋曰最高花

花之絕頂枝也花至此開盡矣

自山南北歸經分水嶺

水急愁無地山深故有雲那通極目望又作斷腸分鄭  
驛來雖及燕臺哭不聞猶餘遺意在許刻鎮南勳

一氣流走風格甚老 長孺箋曰按史開成初令狐楚為山南節度使卒於鎮山南治漢中題曰北歸經分水嶺而詩有燕臺哭不聞之句知必為令狐楚作也義山嘗為楚撰誌文故末曰許刻鎮南勳

清切曹司近玉除比來秋興復何如崇文館裏丹霜後無限紅梨憶校書

風韻絕人 末句校書二字指其事非題中所署之官名也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蘆葉梢梢夏景深郵亭慙欲灑塵襟昔年曾是江南客

玉溪生詩說上

宋氏槐廬校刊

此日初為關外心思子臺邊風自急玉娘湖上月應沈清聲不遠行人去一任荒城伴夜砧

補香泉

用筆甚輕而情思殊深正復以輕得之耳 評曰次聯言昔客江南黃蘆滿地然年壯氣盛曾無

寥落之感此日流落而為關外之人不覺悽乎其悲因蘆葉之梢梢而百端交集也

吳宮

龍檻沈沈水殿清禁門深掩斷人聲吳王宴罷滿宮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平山箋曰總從梧宮秋吳王愁六字翻出 末七字含多少荒淫在內而渾然不覺此之謂蘊藉

常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常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意思藏在上一二句卻從常娥對面寫來十分蘊藉非咏常娥也

天津西望

虜馬崩騰忽一狂翠華無不到東方天津西望腸真斷滿眼秋波出苑牆

首二句太拙末句神來

憶住一師

無事經年別遠公帝城鐘曉憶西峯爐烟消盡寒燈晦

玉溪生詩說上

宋氏槐廬校刊

童子開門雪滿松

格韻俱高 遺香泉評曰只寫住師所處之境清絕如此而其人益可思矣所憶之情言外縹緲

寄蜀客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金微卻是無情物不許文君憶故夫

隱其名曰蜀客風之以不憶故夫此必新舊之間友朋相怨之詩也亦殊婉而多風 遺香泉評曰以無

情誚金微殊妙若說文君無情便同嚼蠟矣

細雨

帷飄白玉堂簾卷碧牙牀楚女當時意蕭蕭髮彩涼

對照下筆小詩之極有致者

到秋

扇風浙瀝簟流離萬里南雲滯所思守到清秋還寂寞  
葉丹苔碧閉門時

到字好以前有多少話在也 不言愁而愁自見詩  
須如此住

華師

孤鶴不睡雲無心衲衣筇杖來西林院門晝鎖迴廊靜  
秋日當階柿葉陰

落落穆穆靜氣在字句之外

過華清內廡門

玉溪生詩說上

完

朱氏槐廬校刊

華清別館閉黃昏碧草悠悠內廡門自是明時不巡幸

至今青海有龍孫

四家評曰婉而多風勝龍池多多

丹邱

青女丁甯結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陽丹邱萬里無消息  
幾對梧桐憶鳳凰

蒙泉評曰有西方美人之慨 起二句猶嫌湊泊

昭肅皇帝挽歌詞三首

九縣懷雄武三靈仰睿文周王傳叔父漢后重神君玉  
律朝驚露金莖夜切雲笳簫淒欲斷無復詠橫汾

四家評曰五六說大行蘊藉輕婉

玉塞驚宵柝金橋罷舉烽始巢阿閣鳳旋駕鼎湖龍門  
咽通神鼓樓凝警夜鍾小臣觀吉從猶誤欲東封

到第六句直是轉身不得必為弩末矣看結法是何  
等神力 廉衣曰結句調警而意纖思之信然

莫驗昭華瑄虛傳甲帳神海迷求藥使雪隔獻桃人桂  
寢青雲斷松扉白露新萬方同象鳥舉慟滿秋塵

又就求仙唱嘆作收聲情淒婉是悲非刺 四家評  
曰三首宏整哀切就挽事作嘆不失誅尊之體

梓州罷吟寄同舍

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君緣接坐交珠履  
我為分行近翠翹楚雨含情皆有託漳濱臥病竟無憀

玉溪生詩說上

手

朱氏槐廬校刊

長吟遠下燕臺去唯有衣香染未銷

罷府罷也 起手才入有力平山箋曰是倒裝法也

結語感嘆不盡

故驛迎弔故桂府常侍有感

飢鳥翻樹晚雞啼泣過秋原沒馬泥二紀征南恩與舊  
此時丹旆玉山西

四家評曰悲出無字 妙不更著一字

暮秋獨遊曲江

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長在  
悵望江頭江水聲

不深不淺恰到好處



子初郊墅

看山對酒君思我聽鼓離城我訪君臘雪已添墻下水  
齋鐘不散檻前雲陰移竹柏濃還淡歌雜漁樵斷更聞  
亦擬村南買烟舍子孫相約事耕耘

直寫樸老風格殊高

補芥舟評曰君思我我訪君

二句調用在起聯故只覺脫洒不嫌油俗亦以其襯  
貼字而唯淨若吳梅村偷用於領聯云青衫憔悴  
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則俗不可耐矣

漢南書事

西師萬眾幾時迴哀痛天書近已裁文吏何曾重刀筆  
將軍猶自舞輪臺幾時拓土成王道從古窮兵是禍胎

玉溪生詩說上

三 朱氏槐廬校刊

陛下好生千萬壽玉樓長御白雲杯

拓土窮兵自是正面而以對哀痛天書言之則借為

反襯也 結句就哀痛天書作收極直極曲可謂之

婉而章矣 複兩幾時雖不害為好詩如西子捧心

不得謂之非病

寫意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人間路有潼江險  
天外山唯玉壘深日向花間留返照雲從城上結層陰  
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

漳江玉壘豈必獨險獨深意中覺其如是耳 結恐

太直故作態收之此亦躲閃之法也

賈生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  
不問蒼生問鬼神

純用議論矣卻以唱嘆出之不見議論之迹

舊將軍

雲臺高議正紛紛誰定當時蕩寇勳日暮瀟陵原上獵  
李將軍是故將軍

四家評曰譏當時棄功不錄也詞致清婉

曼倩詞

十八年來墮世閒瑤池歸夢碧桃開如何漢殿穿針夜  
又向窗中覩阿環

玉溪生詩說上

三 朱氏槐廬校刊

自寓之作感慨不盡

訪秋

酒薄吹還醒樓危望已窮江皋當落日帆席見歸風烟  
帶龍潭日霞分鳥道紅殷勤報秋意只是有丹楓

意境既闊氣脈亦厚此亦得杜之籓籬者 訪字恐

初字之訛形相似也且作初尤與末二句意思相關

哭劉司戶蕡

路有論冤謫言皆在中興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宏江  
闕惟迴首天高但撫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

後四逆挽作收絕好結法江闕二句亦言相送時也

補香泉評曰公孫宏再舉賢良乃遭遇人主而至相

位而去蕢竟不及待用事最親切

陸發荆南始至商洛

昔去真無奈今還豈自知青辭木奴橘紫見地仙芝四海秋風闕千巖暮景遲向來憂際會猶有五湖期

後半力足神完居然老杜 末二句一宕一折以歇

後作收亦一住法 補 遺芥舟評曰三四鏘削而不工

思歸

固有樓堪倚能無酒可傾嶺雲春沮洳江月夜晴明魚亂書何託猿哀夢易驚舊居連上苑時節正遷鶯

起得超忽收得恰好通首一氣轉折氣脈雄大 廉

衣曰古法備具苦乏生韻

玉溪生詩說 上

朱氏槐廬校刊

春游

橋峻班駘疾川長白鳥高烟輕唯潤柳風濫欲吹桃徒倚三層閣摩挲七寶刀庚郎年最少青草妬春袍

四家賞濫字之奇然佳處不在此 後半有老驥伏

櫪之思非但爲香倩語也 廉衣曰五六客氣 補 遺

芥舟評曰前四上二字平頭亦小病 又曰腰聯真

是健筆 又曰濫字不佳

細雨

蕭灑傍迴汀依微過短亭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萍稍促高高燕微疏的的螢故園烟草色仍近五門青

前六句猶刻畫家數一結若近若遠不黏不脫確是

細雨中思鄉作尋常思鄉不得作大雨亦不得

題鄭大有隱居

結構何峯是喧閑此地分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偃卧蛟螭室希夸鳥獸羣近知西嶺上玉管有時聞 注 居

近子晉

三四高唱

夜飲

卜夜容衰鬢開筵屬異方燭分歌扇淚雨送酒船香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誰能辭酩酊淹卧劇清漳

五六高壯使通篇氣力完足 三句小樣

江上

玉溪生詩說 上

朱氏槐廬校刊

萬里風來地清江北望樓雲通梁苑路月帶楚城秋刺字從漫滅歸途尙阻修前程更烟水吾道豈淹留

蒙泉評曰三四佳句

涼思

客去波平檻蟬休露滿枝永懷當此節倚立自移時北斗兼春遠南陵寓使遲天涯占夢數疑誤有新知

前四妙在倒轉說若換起二句作三四句直平鈍語

耳五六亦深穩

江村題壁

沙岸竹森森維船聽越禽數家同老壽一徑自陰深喜客嘗留橘應官說採金傾壺真得地愛日靜霜砧

三四如畫通首俱老

漫成五章

沈宋裁詞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

李杜操持事畧齊三才萬象共端倪集仙殿與金鑾殿可是蒼蠅惑曙雞

生兒古有孫征虜嫁女今無王右軍借問琴書心一世何如旗蓋仰三分

代北偏師銜使節關中碑將建行臺不妨常日饒輕薄且喜臨戎用草萊

郭令素心非黷武韓公本意在和戎兩都耆舊皆垂淚

臨老中原見朔風

四家評曰較少陵諸絕仍多婉態專取神情絕句之正體也參入論宗絕句之變體也論宗而以神情出之則變而不失其正者也

幽居冬暮

羽翼摧殘日郊園寂寞時曉雞驚樹雪寒鷺守冰池急景忽云暮頽年寢已衰如何匡國分不與風心期

四家評曰渾圓有味無句可摘而自然深至此火候純熟之後非可以力強也強為之非枯則率耳

搖落

搖落傷年日羈留念遠心水亭吟斷續月幌夢飛沈古

木含風久疏螢怯露深人間始遙夜地迴更清砧結愛曾傷晚端憂復至今未諳滄海路何處玉山岑灘激黃牛暮雲屯白帝陰遙知沾灑意不減分襟

蒙泉評曰五六句蘊藉之極情調殊佳格雖不高而亦不卑

滯雨

滯雨長安夜殘燈獨客愁故鄉雲水地歸夢不宜秋

反筆甚曲

偶題二首

山亭間眠微醉消山榴海柏枝相交水文簞上琥珀枕旁有墮釵雙翠翹

玉溪生詩說上

宋氏槐廬校刊

艷而能逸第二句有意無意絕佳

清月依微香露輕曲房小院多逢迎春叢定是饒栖鳥飲罷莫持紅燭行

對面寫來倍有情致雅陶自起開籠放白鵬亦是如此用意而其語不工

夜冷

樹繞池寬月影多村砧塢笛隔風蘿西亭翠被餘香薄一夜將愁向敗荷

憔悴欲絕而不為蹶蹙之聲

戲贈張書記

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沈山星

漢秋方會關河夢幾還危絃傷遠道明鏡惜紅顏古木  
含風久平蕪盡日閒心知兩愁絕不斷若循環  
戲張之憶家也妙不傷雅

幽人

丹竈三年火蒼崖萬歲藤樵歸說逢虎碁罷正留僧星  
斗同素分人烟接漢陵東流清渭苦不盡照衰興  
後四句言世界忙忙反觀幽字絕可味尤妙不更找  
一字低徊唱嘆使人言外得之 廉衣評曰頂聯滯  
相遂使通首兩極

曲江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金輿不返傾城色

玉溪生詩說上

毛

朱氏槐廬校刊

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五六宕開七八收轉言當日陸機索靖雖有天荒地  
變之悲亦不過如此而已矣大提大落極有筆意不  
得將五六看作借比使末二句文理不順也

九日

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繞階墀十年泉下無人問  
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蓠  
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

蒙泉評曰一氣鼓盪

補遺

香泉評曰應璩與滿公琰

書外慕郎君謙讓之德註云應曾事其父故稱郎君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  
名總還曾字總持心鐵已從千鍊利鬚絲休嘆雪霜垂  
漢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自注時杜奉  
詔撰韋碑

欽崎厯落奇趣橫生筆墨恣逸之甚所謂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 平山箋曰前因杜秋一詩而以江總比  
之後因詔撰韋碑而以杜預比之前從名字上比擬  
後從姓上比擬詩格絕奇總見運命雖不齊而文章  
必傳世也 長孺箋曰按牧之杜秋娘詩乃自寓天  
涯遲暮之感耳故此有鬚絲休嘆雪霜垂之句

送豐都李尉

玉溪生詩說上

毛

朱氏槐廬校刊

萬古商於地憑君泣路岐固難尋綺季可得信張儀雨  
氣燕先覺葉陰蟬遽知望鄉尤忌晚山晚更參差  
三四就商於發世途之感偶然拈著點綴有神自不  
黏皮帶骨若搜求故事務求貼合比附以爲工大雅  
君子殆不尙焉

餞席重送從叔余之梓州

莫嘆萬重山君還我未還武關猶悵望何況百牢關  
一氣渾成調高意遠

河清與趙氏昆季燕集得擬杜工部

勝槩殊江右佳名逼渭川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客  
鬚行如此滄波坐渺然此中真得地漂蕩釣魚船

四家評曰譬以摹書畫得其神解 又曰三四清而麗五六渾而安 平山箋曰五句轉接得力是杜法

寓目

園桂懸心碧池蓮飲眼紅此生真遠客幾別即衰翁小幌風烟入高窗霧雨通新知他日好錦瑟傍朱櫺

前四句是初見感嘆後四句是細細追尋故兩層寫景而不複此中具有針縷非後人之屋上架屋也

格調殊高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自注使君遠祖國初功臣也

何年部落到陰陵奕世勤王國史稱夜掩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冰蕃兒襁負來青塚狄女壺漿出白登

玉溪生詩說上

三

宋氏槐廬校刊

日晚鵝鵝泉畔獵路人遙識到都鷹

四家評曰清壯 純取聲華而骨力足以副之 詩到無所取義之題既不能不作則亦不得以修詞

鍊調為工此類是也若李郎中充昭義攻討詩極有可說而語亦泛泛聲華雖壯殆無取焉

補香泉評遺

日詩工雅典麗極矣但少題中別字意

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遙作時多難先合禍有源初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冤密侍榮方入司刑望愈尊皆因優詔用實有諫書存苦霧三辰沒窮陰四塞昏虎威狐更假隼擊鳥踰喧徒欲心存闕終遭耳屬垣遺音和蜀魄易簣對巴猿有女悲初

寡無男泣過門公止裴氏一女結褵 朝爭屈原草廟餒

若放魂迴開傷神峻長江極望翻青雲甯寄意白骨始

霑恩早歲思東閣為邦屬故園登舟慚郭泰解榻愧陳

蕃分以忘年契情猶錫類敦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孫

嘯傲張高蓋從容接短轅秋吟小山桂春醉後堂萱自

嘆離通籍何嘗忘叫閭不成穿墻入終擬上書論多士

還魚貫云誰正駿奔暫能誅儵忽長與問乾坤蟻漏三

泉路壁啼百草根始知同泰講邀福是虛言

夕公箋曰澣坐宗閔虞卿牽累本當時黨魁故曰初

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冤也時李訓鄭注竊弄威權凡

不附己者目為宗閔德裕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

玉溪生詩說上

四

宋氏槐廬校刊

連月陰晦人情不安故曰苦霧三辰沒窮陰四塞昏

虎威狐更假隼擊鳥逾喧也澣沒於遂甯故曰遺音

和蜀魄易簣對巴猿也訓注誅後文宗始大赦量移

貶謫諸臣故曰青雲甯寄意白骨始沾恩也義山至

開成二年始登第故曰自嘆離通籍何嘗忘叫閭也

因澣為梁武後裔故引同泰徵福之事以為虛語傷

之之深也 起手說得與世運相關高占地步 凡

長篇須有次第此詩起四句提綱次四句敘其立官

本末次六句言其得禍次十句敘放逐而死次十二

句敘從前情好次四句自寫已意次八句總收層層

清楚是其次第處也 長篇易至散緩須有筋節語

撐拄其間七句八句十三句十四句二十七句三十  
八句三十九句四十句皆筋節處也 苦霧四句極  
悲壯白骨句沈痛之至而出以藉藉 先著早歲十  
二句自嘆四句乃有來歷不然縱極張皇亦覺少力  
矣故此一段獨長是血脈轉接處也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

照席瓊枝秀當年紫綬榮班資古直關勳伐舊西京在  
昔王綱紊因誰國步清如無一戰霸安有大橫庚內豎  
依憑切凶門責望輕中台終惡直上將更要盟丹陸祥  
烟滅皇闈殺氣橫喧闐眾狙怒容易八蠻驚檣杙寬之  
久防風戮不行素來於異類此去豈親征捨魯真非策

玉溪生詩說上

聖 宋氏槐廬校刊

居邠未有名曾無力牧御甯待兩師迎火箭侵乘石雲  
橋逼禁營何時絕才斗不夜見機槍屢亦聞投鼠其誰  
敢射鯨世情休念亂物議笑輕生大鹵思龍躍蒼梧穴  
象耕靈衣沾愧汗儀馬困陰兵別館蘭薰酷深宮熾焰  
明黃山遮舞態黑水斷歌聲縱未移周鼎何辭免趙坑  
空脊轉鬪地數板不沈城且欲憑神算無因計力爭幽  
囚蘇武節棄市仲由纒下殿言終驗增堦事早萌自注  
桑道茂請修奉天城蒸雞殊滅膳屑麴異和羹否極時還泰屯餘  
運果亨流離幾南渡倉卒得西平神鬼收昏黑姦寇克首  
滿盈官非都護貴師以丈人貞覆載還高下寒暄急改  
更馬前烹莽卓壇上揖韓彭扈蹕三才正回軍六合晴

此時惟短劍仍世盡雙旌願我由羣從逢君嘆老成慶  
流歸嫡長貽厥在名卿隼擊須當要鵬搏莫問程趨朝  
排玉座出位泣金莖幸藉梁園賦叨蒙許氏評中郎推  
賞婚定遠重時英政已標三尙人今佇一鳴長刀懸月  
魄快馬駭星精披豁慙深眷睽離動素誠蕙留春晚晚  
松待歲崢嶸異縣期迴雁登時已飯鯖去程風刺刺別  
夜漏丁丁庾信生多感楊朱死有情絃危中婦瑟甲冷  
想夫箏會與秦樓鳳俱聽漢苑鶯洛川迷曲沼烟月兩  
心傾

四家評曰跳動激發筆驅風雲人擬之老杜信然

在昔四句總提前半篇聲光闊大 否極四句轉軸

玉溪生詩說上

聖 宋氏槐廬校刊

亦字字筋節精神震動 蒙泉評曰覆載八句聲華  
宏壯 此時二句落到千牛前路何等繁重此處寸  
樞轉關可云神簡正復大有剪裁在也此等處絕可  
玩 結乃聲情勃發淋漓盡致凡大篇最忌收處潦  
草 鋪排不難難于氣格之高壯層次不難難于起  
伏轉折之有力長慶集中儘有序次如話滔滔百韻  
之作然流易有餘無此身分矣 廉衣評曰寒暄句  
不安 補芥舟評曰屢亦二句稍弱以疊用虛字故  
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尙書幕

大鎮初更帥嘉賓素見邀使車無遠近歸路便烟霄穩  
放驂驅步高安翡翠巢愈風知有在去國肯無聊早忝

諸孫未俱從小隱招心懸紫雲閣夢斷赤城標素女悲  
清瑟秦娥弄玉簫山連元圃近水接絳河遙豈意聞周  
鐸翻然慕舜韶皆辭喬木去遠逐斷蓬飄薄俗誰其激  
斯民已甚佻鸞鳳期一舉燕雀不相饒敢共頽波遠因  
之內火燒是非過別夢時節慘驚颯末至誰能賦中乾  
欲病痲屢曾紆錦繡勉欲報瓊瑤我恐霜侵鬢君先綬  
掛腰甘心與陳阮揮手謝松喬錦里差隣接雲臺閉寂  
寥一川虛月魄萬畝自芝苗瘴雨漉開急離魂峽外銷  
非關無燭夜其柰落花朝幾處逢鳴佩何筵不翠翹蠻  
童騎象舞江市賣鮫綃南詔知非敵西山亦屢驕勿貪  
佳麗地不為聖明朝少減東城飲時看北斗杓莫因乖

玉溪生詩說 上

宋氏槐廬校刊

別久遂逐歲寒凋盛幕開高宴將軍問故僚為言公玉  
季早日棄漁樵

沈雄飛動氣骨不凡此亦得杜之籓籬者中晚清淺  
纖穠之作皆不足以當之 愈風一作御風非也此  
用陳琳草檄事後用陳阮句可證 豈意二句轉折  
跳脫 一川二句渾勁之至顧盼有神 末一段以  
勉為送立義正大詞氣自深厚雄健居然老杜合作  
較送李干牛詩尤為過之

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韻

萬草已涼露開圓披古松青山徧滄海此樹生何峯孤  
根遶無倚直立撐鵝濛濛端如君子身挺若壯士胸膠枝

勢夭矯忽欲蟠擎空又如驚螭走默與奔雲逢孫枝摧  
細葉旖旎狐裘茸鄒顛尊髮軟麗姬眉黛濃視久眩目  
晴倏忽變輝容竦削正綢直婀娜旋敷峯又如洞房冷  
翠被張穹籠亦若暨羅女平旦收顏容細疑襲氣母猛  
若爭神功燕雀固寂寂霧露常衝衝香蘭愧傷暮碧竹  
慚空中可集呈瑞鳳堪藏行雨龍淮山桂偃蹇蜀郡桑  
重童枝條亮渺脆靈氣何由同昔聞咸陽帝近說稽山  
儂或著仙人號或以大夫封終南與青都烟雨遙相通  
安知夜夜意不起西南風美人昔清興重之猶月鐘寶  
笥十八九香緹千萬 一旦鬼瞰室稠墨張繇暈赤羽  
中要害是非皆忽忽生如碧海月死踐霜郊蓬平生握

玉溪生詩說 上

宋氏槐廬校刊

中玩散失隨奴童我聞照妖鏡及與神劍鋒寓身會有  
地不為凡物蒙伊人秉茲圖顧盼擇所從而我何為者  
開顏捧靈蹤報以漆鳴琴懸之真珠櫳是時方暑夏座  
內若嚴冬憶昔謝四騎學仙玉陽東千株盡若此路入  
瓊瑤宮口詠元雲歌手把金芙蓉濃譎深霓袖色映琅  
玕中悲哉墮世網去之若遺弓形魄天壇上海日高曠  
曠終騎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前一段規仿昌黎斧痕不化累句亦多淮山以下居  
然正聲入後更層層唱嘆興寄橫生伸縮起伏之妙  
直與老杜國初以來畫鞍馬一章意境相似也 韻  
多重押古詩不忌漢魏諸詩可覆按也若右丞萬國

仰宗周一章則萬無此理矣 鄒顛二句不成語可  
集二句尤下劣皆可刪去 起言萬草已涼露中言  
是時方暑夏益中言得畫之時起乃題詩之時也  
遺香泉評曰起二句便超脫

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

君家在河北我家在山西百歲本無業陰陰仙李枝尙  
書文與武戰罷幕府開君從渭南至我自仙遊來平昔  
苦南北動成雲雨乖逮今兩攜手對若牀下鞵夜歸碣  
石館朝上黃金臺我有苦寒調君抱陽春才年顏各少  
壯髮綠齒尙齊我雖不能飲君時醉如泥政靜籌畫簡  
退食多相攜掃掠走馬路整頓射雉騎春風二三月柳

三發左詩說上

聖

朱氏德廬校刊

密鷲正啼清河在門外上與浮雲齊欹冠調玉琴彈作  
松風哀又彈明君怨一去忽不回感激坐者泣起視雁  
行低翻憂龍山雪却襟胡沙飛仲容銅琵琶項直聲瘼  
瘼上貼金捍撥畫爲承露雞君時臥展觸勸客白玉盃  
若云年光疾不飲將安歸我賞此言是因循未能諧君  
言中聖人坐卧莫我違榆莢亂不整楊花飛相隨上有  
白日照下有東風吹青樓有美人顏色如玫瑰歌聲入  
青雲所痛無良媒少年苦不久願慕良難哉徒令眞珠  
肌裏入珊瑚腮君今且少安聽我苦吟詩古詩何人作  
老大徒傷悲

鋪敘是長慶體而參以古意意境獨高 平昔四句

頓挫不置 對若句麤俚不成語 中一段淋漓飛  
動乃一篇之警策凡平敘長詩如無一段振起則索  
然散漫名篇皆留意于是其源乃自焦仲卿妻詩發  
之 楊花一段夾入比體極有情致 收處却是長  
慶體中率筆最不可效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沛國東風吹大澤蒲青柳碧春一色我來不見隆準人  
憑酒空餘廟中客征東同舍駕與鸞酒酣勸我懸征鞍  
藍山寶肆不可入玉中仍是青琅玕武威將軍使中俠  
少年箭道驚楊葉戰功高後數文章憐我秋齋夢蝴蝶  
詰旦九門傳奏章高車大馬來煌煌路逢鄒枚不暇揖

玉發左詩說上

吳

朱氏德廬校刊

臘月大雪過大梁憶昔公爲會昌宰我時入謁虛懷待  
衆中賞我賦高唐迴看屈宋由年輩公事武皇爲鐵冠  
歷廳請我相所難我時憔悴在書閣卧枕芸香春夜闌  
明年赴辟下昭桂東郊慟哭辭兄弟韓公堆上跋馬時  
迴望秦川樹如薺依稀南指陽臺雲鯉魚食鉤猿失羣  
湘妃廟下春江盡虞帝城前初日曠謝遊橋上澄江館  
下望山城如一彈鷓鴣聲苦曉驚眠朱槿花嬌晚相伴  
頃之失職辭南風破帆壞槳荆江中斬蛟破壁不無意  
平生自許非忽忽歸來寂寞靈臺下著破藍衫出無馬  
天宮補吏府中趨玉骨瘦來無一把手封狴牢屯制囚  
直廳印鎖黃昏愁平明赤帖使修表上賀嫖姚收賊州



舊山萬仞青霞外望見扶桑出東海愛君憂國去未能  
白道青松了然在此時聞有燕昭臺挺身東望心眼開  
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彭門十萬皆雄勇  
首戴公恩若山重廷評日下握靈蛇書記眠時吞彩鳳  
之子夫君鄭與裴何生謝舅當世才青袍白簡風流極  
碧沼紅蓮傾倒開我生癡疎不足數梁父哀吟鶴鶴舞  
橫行闊視倚公憐狂來筆力如牛弩借酒祝公千萬年  
吾徒禮分常周旋收旗臥鼓相天子相門出相光青史  
此詩直作長慶體而沉鬱頓挫之氣時時震蕩於其  
中故挨敘而不板不弱覺與盛唐諸公面目各別精  
神不殊蓋玉溪骨法原高耳 起手蒼蒼茫茫磊磊

玉溪生詩說上

聖

宋氏槐廬校刊

落落是好筆法 路逢鄰杖二句韓公堆上二句斬  
蛟斷壁二句俱筆意雄闊爲篇中筋節舊山萬仞四  
句一縱一收攬入本題筆意起伏尤是筋節處也  
玉骨句大鄙不成語 補芥舟評曰韓公堆上湘妃  
遺廟下虞帝城前謝游橋下句法連犯 又曰之子夫  
君疊用無理

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

相公

帝作黃金闕仙開白玉京有人扶太極維嶽降元精耿  
買官勳大有陳地望清旂常懸祖德甲令著嘉聲經出  
宣尼壁書留晏子楹武鄉傳陣法踐土主文盟自昔流

王澤由來仗國楨九河分合沓一柱忽崢嶸得主勞三  
顧驚人肯再鳴碧虛天共轉黃道日同行後飲曹參酒  
先和傅說羹即時賢路闢此夜秦隋平願保無疆福將  
圖不朽名率身期濟世叩頌慮興兵感念晴屍露咨嗟  
趙卒坑儒令安隱忍何以贊貞明惡草雖當路寒松實  
挺生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故事留臺閣前驅且旆  
旌芙蓉王儉府楊柳亞夫營情嘯頻疏俗高談屢析醒  
過庭多令子乞墅有名甥南詔應聞命西山莫敢驚寄  
詞收的博端坐掃機槍雅宴初無倦長歌底有情檻危  
春水暖樓迴雪峯晴移席牽細蔓迴繞撲絳英誰知杜  
武庫只見謝宣城有客趨高義於今滯下卿登門慙後

玉溪生詩說上

聖

宋氏槐廬校刊

至置驛恐虛迎自是依劉表安能比老彭雕龍心已切  
畫虎意何成豈省曾黔突徒勞不倚衡乘時乖巧宦占  
象合艱貞廢忘淹中學遲迴谷口耕悼傷潘岳重樹立  
馬遷輕隴鳥悲丹嘴湘蘭怨紫莖歸期過舊歲旅夢繞  
殘更弱植叨華族衰門倚外兄欲陳勞者曲未唱淚先  
橫

起四句氣脈自大 自昔四句聲華宏壯 碧虛二  
句大頌非體 感念一段沈鬱頓挫大筆淋漓化盡  
排偶之迹他人作古詩尚不能如此委曲沈著真晚  
唐第一作手得杜藩籬不虛也 誰知二句流麗活  
對法也 衰門句不佳 補香泉評曰時方討澤潞

劉稹將郭誼殺稹以降李德裕以爲稹阻兵皆誼爲  
謀主力屈又賣稹以求賞不誅何以懲惡帝然之詔  
石雄以七千人入潞州誅誼杜崇以饋運不繼謂誼  
等可赦帝熟視不應所謂仰額慮興兵也夕公箋非  
下寄詞收的博一聯乃指維州事

驕兒詩

哀師我驕兒美秀乃無匹文葆未周睟固已知六七四  
歲知姓名眼不視梨栗交朋頗窺觀謂是丹穴物前朝  
尙器貌流品方第一不然神仙姿不爾燕鶴骨安得此  
相謂欲慰衰朽質青春妍和月朋戲渾甥姪繞堂復穿  
林沸若金鼎溢門有長者來造次請先出客前問所須

玉溪生詩說上

朱氏槐廬校刊

含意不吐實歸來學客面闖敗兼命笏或譁張飛胡或  
笑鄧艾吃豪鷹毛崩劣猛馬氣佶儻截得青篋管騎走  
恣唐突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鶴又復紗燈旁稽首禮  
夜佛仰鞭習蛛網俯首飲花蜜欲爭蚊蝶輕未謝柳絮  
疾階前逢阿姊六甲頗輸失凝走弄香奩拔脫金屈戌  
抱持多反側威怒不可律曲躬牽窗網略唾拭琴漆有  
時看臨書挺立不動膝古錦請裁衣玉軸亦欲乞請爺  
書春勝春勝宜春日芭蕉斜卷牋辛夷低過筆爺昔好  
讀書懇苦自著述憔悴欲四十無肉畏蚤蝨兒慎勿學  
爺讀書求甲乙穰苴司馬法張良黃石術便爲帝王師  
不假更纖悉況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誅赦兩未成將

養如痼疾兒當速成大探離入虎穴當爲萬戶侯勿守  
一經帙

本太冲嬌女而拓之 平山箋曰末以功名跨寵期  
之通篇以此爲出路 平山出路之說可味太冲詩  
以竟住爲高若按譜填腔縱神肖亦歸窠臼所以必  
別尋出路方不虛此一作且古人之言簡故可言外  
見意既拓爲長篇而中無主峯末無結穴則遊騎無  
歸或刺刺不休或隨處可住其爲詩也可知矣凡長  
篇皆須解此意 六甲諸本無注按虞裕談撰曰雙  
陸之戲最盛於唐攷其制凡白黑各用六子乃今人  
所謂六甲是也

玉溪生詩說上

朱氏槐廬校刊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蛇年建午月我自梁還秦南下大散嶺北濟渭之濱草  
木半舒坼有類冰雪晨又若夏苦熱焦卷無芳津高田  
長榭懸下田長荆榛農具棄道旁飢牛死空墩依依過  
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皆面啼無衣可迎賓始若畏人  
問及門還具陳右輔田疇薄斯民常苦貧伊昔稱樂土  
所賴牧伯仁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親生兒不遠征生  
女事四隣濁酒盈瓦缶爛穀堆荆困健兒庇旁婦衰翁  
舐童孫況自貞觀後命官多儒臣例以賢牧伯徵入司  
陶鈞降及開元中奸邪携經綸晉公忌此事多錄邊將  
勳因令猛毅輩雜牧昇平民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

或出倖臣輩或由帝威恩中原因屠解奴隸厭肥豚皇  
子乘不乳椒房抱羌渾重賜竭中國強兵臨北邊控弦  
二十萬長臂皆如猿皇都三千里來往同鷓鴣五里一  
換馬十里一開筵指願動白日煖熱迴蒼旻公卿辱嘲  
叱唾棄如糞九大朝會萬方天子正臨軒綵旂轉初旭  
玉座當祥煙金障既特設珠簾亦高褰捋須蹇不顧坐  
在御榻前忤者死艱履附之昇頂顛華侈於遞街豪俊  
相併吞因失生養惠漸見徵求頻奚寇西北來揮霍如  
天翻是時正忘戰重兵多在邊列城遠長河平明插旗  
幡但聞虜騎入不見漢兵屯大婦抱兒哭小婦攀車轡  
生小太平年不識夜閉門少壯盡點行疲老守空村生

王溪生詩話上

朱氏槐廬校刊

分作死誓揮淚連秋雲廷臣例虜怯諸將如羸奔爲賊  
掃上陽捉人送潼關玉輦望南斗未知何日旋誠知開  
關久邁此雲雷屯送者問鼎大存者要高官搶攘互開  
謀孰辨梟與鸞千馬無返轡萬車無還轅城空雀鼠死  
人去豺狼喧南資竭吳越西費失河源因令右藏庫摧  
毀唯空垣如人當一身有左無右邊筋體半痠痺肘腋  
生臊膻列聖蒙此恥含懷不能宣謀臣拱手立相戒無  
敢先萬國困杼軸內庫無金錢健兒立霜雪腹歉衣裳  
單饋餉多過時高估銅與鉛山東望河北曩煙猶相聯  
朝廷不暇給辛苦無半年行人推行資居者稅屋椽中  
閒遂作梗狼籍用戈鋌臨門送節制以錫通天班破者

以族滅存者尙遷延禮數異君父羈縻如羌零直求輸  
赤誠所望大體全巍巍政事堂宰相厭八珍敢問下執  
事今誰掌其權瘡疽幾十載不敢抉其根國蹙賦更重  
人稀役彌繁近年牛醫兒城社更拔綠盲目把大旆處  
此京西藩樂禍忘怨敵樹黨多狂狷生爲人所憚死非  
人所憐快刀斷其頭列若猪牛懸鳳翔三百里兵馬如  
黃巾夜半軍牒來屯兵萬五千鄉里駭供億老少相扳  
牽兒孫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復議所適但欲死山閒  
爾來又三歲甘澤不及春盜賊亭午起問誰多窮民節  
使殺亭吏捕之恐無因咫尺不相見早久多黃塵官健  
腰佩刀自言爲官巡常恐值荒迴此輩還射人愧客問

王溪生詩話上

朱氏槐廬校刊

本末願客無因循郡鳩抵陳倉此地忌黃昏我聽此言  
罷冤憤如相焚昔聞舉一會羣盜爲之奔又聞理與亂  
繫人不繫天我願爲此事君前剖心肝叩頭出鮮血滂  
沓汚紫宸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脣使典作尙書斯養  
爲將軍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聞

亦是長慶體裁而準擬工部氣格以出之遂衍而不  
平質而不俚骨堅氣足精神鬱勃晚唐豈有此第二  
手 草木四句與建午句不合午字當是訛字 有  
類本作不類從汲古閣本改 椒房句是義山病痛  
若老杜則曰至尊願之笑王母不肯收竟歸虛無底  
化作長黃虬覺十分蘊藉也 誠知二句筋節震動

問誰多窮民五字上問下答句法本之漢謠誰其  
穫者婦與姑也 我聽以下淋漓鬱勃如此方收得  
一篇大詩住 補芥舟評曰的是摹杜骨幹蒼勁似  
之神氣冲溢則未也謂中晚高作則可以配北征則  
開合變化之妙不可以同日語矣一

無題

萬里風波一葉舟憶歸初罷更夷猶碧江地沒元相引  
黃鶴沙邊亦少留益德冤魂終報主阿童高義鎮橫秋  
人生豈得長無謂懷古思鄉共白頭

此是佚去原題而編錄者題以無題非他寓言之類  
前四句低徊徐引五六斗然振起七八曼聲作結

玉溪生詩說上

宋氏槐廬校刊

絕好筆意 廉衣曰次句欠渾成

五月十五夜憶往歲秋與澈師同宿

紫閣相逢處丹巖議宿時墮蟬翻敗葉棲鳥定寒枝萬  
里飄流遠三年問訊遲炎方憶初地頻夢碧琉璃

一氣渾圓如題即住所謂恰好處也

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

下苑他年未 追西州今日忽相期水亭暮雨寒猶在  
羅薦春香暖不知舞蝶殷勤收落蓋有人惆悵臥遙帷  
章臺街裏芳菲伴且問宮腰損幾枝

純乎唱嘆何處著一呆筆 第四句對面一襯對法

奇變 舞字應是無字之訛無蝶有人唱嘆得神大

勝舞蝶佳人也 結二句忽地推開深情忽觸有神

無迹非常靈變之筆 補芥舟評曰第六句妙遠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淚傷心數  
錦瑟驚絃破夢頻萬里重陰非舊圃一年生意屬流塵  
前溪舞罷君迴顧併覺今朝粉態新

結言他日零落更有甚於此日者與長江并州故鄉

同一運意 二首皆不失氣格兼多神致

安平公詩 自注故贈尚書諱氏

丈人博陵王名家憐我總角稱才華華州留語曉至暮  
高聲喝吏放兩衙明朝騎馬出城外送我習業南山阿  
仲子延岳年十六面如玉歛烏紗其弟炳章猶兩卯

玉溪生詩說上

宋氏槐廬校刊

瑤林瓊樹含奇花陳留阮家諸姪秀遷迤出拜何駢羅  
府中從事杜與李麟角虎翅相過摩清詞孤韻有歌響  
擊觸鐘磬鳴環珂三月石堤凍銷釋東風開花滿陽坡  
時禽得伴戲新木其聲尖咽如明梭公時載酒領從事  
踴躍鞍馬來相過仰看樓殿撮清漢坐視世界如恒沙  
面熱腳掉互登陟青雲表柱白雲崖一百八句在貝葉  
三十三天長雨花長者子來輒獻蓋辟支佛去空留鞞  
公時受詔鎮東魯遣我草詔隨車牙願我下筆卽千字  
疑我讀書傾五車嗚呼大賢若不壽時世方士無靈砂  
五月至止六月病遠頽泰山驚逝波明年徒步弔京國  
宅破子毀哀如何西風衝戶卷素帳隙光斜照舊燕巢

古人常歎知己少況我淪賤艱虞多如公之德世一二  
豈得無淚如黃河瀝膽祝願天有眼君子之澤方滂沱  
四家評曰詩在韓蘇之間清剛樸老一洗晚唐纖  
巧之習瀝膽句鄙俚

三溪生詩說上

朱氏槐廬校刊

玉溪生詩說卷上終

玉溪生詩說下

河明紀附撰

吳縣朱記榮校刊

鈔詩或問

何以不取錦瑟也曰前六句託為隱語粹不可解然末二句道明本旨意亦止是非真有深味可尋也集中一片非烟隔九枝一篇亦同此體格緣此詩偶列卷首故昔人皆拈為論端耳附錄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問或謂瑟本二十五絃斷則為五十絃矣其說如何曰此自用素女鼓瑟事耳非以絃斷為義也兩打湘靈五十絃豈亦悼亡耶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問長孺解錦瑟如何長孺曰按義山房中曲歸來已不以錦瑟起興非見錦瑟長于人此詩寓意畧同是專賦錦瑟也曰詳詩末二句是感舊懷人之作此說是也但不得坐實悼亡涉于武斷耳

補遺問香泉解錦瑟如何香泉曰此悼亡之詩也首特借不可止以發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次聯則悲其遽化為異物腹聯則嘆不能復起之九原也曰思華年日追憶指趣曰惟坐寶悼亡未敢遽以為曉然何事紛紛附會乎是亦未敢遽以為非餘解皆直捷切當與鄙意暗合也

何以不取寄羅劬興也曰三四小有致五六太激附錄黃花發忘憂碧葉齊人閒微病酒燕重遠兼泥泥池何山驚青冥未有梯高陽舊徒侶時復一相攜何以不取合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也曰此

詩望合狐之汲引也題中字字俱到可云精細措詞亦秀整可觀但細讀之了無深味耳附錄昨夜玉輪滿波衝碧瓦曉暈落金莖露索秦宮井風飄漢殿箏幾時綿竹頰擬薦子虛名問四家評謂此詩為精細其說安在曰首句點昨夜之月傳聞點說字太清點西掖即太清玉清之意以西掖比天上也而傳聞字近字已伏人已升沈之感矣

中四句寫玩字涼波句夜景也至曉暈則流連一夜可知五六比上二句拓開一步用烘託點綴之法傳聞句直貫至此七八因直宿玩月故以直宿即事作結姑妄言之所謂戲贈也而幾時二字又暗結昨夜二字矣一篇中脈絡相生呼吸相應凡詩律皆當如是也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問秦宮井漢殿箏其說如何曰此是借作點綴互文言之不必并定秦箏定漢也正如秦時明月漢時關耳何以不取崔處士也曰四家以為無味也何以不取自喜也曰亦平淺無意味

問綠筠遺粉籜遺字曰竹漸長筍皮剝落也何以不取題僧壁也曰填切內典不足為佳禪偈為詩雖東坡之妙通佛理加以語妙天下猶不免時有鄙俚不化之病況下此乎王孟清音時含禪味禪故不在字句也

問異俗二首何以入選曰中晚之詩不難于新巧而

難于樸老不難于情韻而難于氣骨二詩不為佳作

然于中晚之中為尙有典型也故特存之

何以不取歸墅也曰此詩次第可觀然太淺薄

問七句慢字如何解曰此漫字之說

何以不取商於也曰此詩極平正清楚清渠二句亦佳

語但平敘不見精神牽綺季張儀亦無十分取義懼

開敷衍一派故去之附錄商於朝雨霽歸路有秋先

真得勢橫戟豈能當割地張儀詐謀身綺季長清

問商於前六句次第焉在曰四家以為舉日先見景物

次見山川也後六句如何貫串曰言古人已去惟有

州外青渠廟前黃葉我今日從此過耳

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盧校刊

何以不取和孫朴韋蟾孔雀詠也曰後四句畧見作意

通篇夾襍湊泊不足為法

何以不取人欲也曰前二句不成語後二句亦淺直

何以不取華山題王母祠也曰不解所云附錄蓮花峯

去瑤池地共長好為麻姑

何以不取華清宮也曰刻薄尖酸全無詩品學義山當

知此病朱長孺以為警策非也

何以不取楚澤也曰無甚佳處

何以不取江亭散席循柳路吟歸官舍也曰題極雅馴

而詩不成語七八句尤惡大似薛能一輩俚語也

何以不取潭州也曰五六有悲壯之氣起結皆滑調落

套而結尤甚附錄潭州官舍暮樓空今古無端入望

陶公戰艦空灘雨賈傅承塵破廟風

問楚路高歌自欲翻之義曰翻字是翻曲之翻香山詞

所云聽取新翻楊柳枝是此翻字也

問樂遊原首二句聲調曰上句五仄下句第三字必平

此唐人定例也

問或謂夕陽二句近于小詞何也曰誠有之賴上二句

蒼老有力振得起耳然推勘至盡究竟是病亦不可

不知也

補問芥舟評北齊前一首太快如何曰是有此病帶得

過耳其謂第二首首句不佳亦是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盧校刊

何以不取街西池館也曰了無意味末二句尤拙

問南朝定為咏陳恐首二句不是陳事曰二地名固始

于宋齊何妨至陳仍于此宴遊哉如四家所評則此

詩首尾衡決矣

何以不取復京也曰太直

何以不取渾河中也曰較復京詩少有意致然亦不為

高作附錄九廟無塵入馬回奉天城層長春

何以不取柳詩也曰格卑末二句尤瑣屑鄙俚

何以不取巴江柳也曰直而淺

何以不取咸陽也曰前二句寫平六國蘊藉後二句有

議論而無神韻其詞太激也附錄咸陽宮闕鬱嵯峨

六國樓臺豔綺羅自是

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

何以不取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也曰紆紆曲曲一步一折語凡三轉用意最深然深處正是其病處末二句尤不甚成語

何以不取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也曰平正無出色處

附錄昔嘆讓銷骨今傷淚滿膺空餘雙玉劍無復一壺冰江勢翻銀漢天文露玉繩何因攜庚信同去哭

徐陵

補問年少因何有旅愁如何解曰此言已之流離老大遺問年少因何有旅愁如何解曰此言已之流離老大之詞欲為三句正是旅愁之故是一問一答句法非真言其無旅愁也

玉溪生詩說下

五

朱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代贈也曰小詩之最有情致者結亦可味但

格意俱靡不免詩餘之謂耳附錄楊柳路盡處芙蓉映細筵篋鴛鴦可羨頭俱白飛去飛來烟雨秋湖上頭雖同錦步障獨

何以不取陳後宮也曰四家評以全不說出為妙似矣

然此種尖俏之筆作絕句則耐人尋味作律詩則嫌於剽而不留非大方氣體雖有餘意終乏厚味也言

各有當不可不辯附錄茂苑城如畫閨門瓦欲流還鏡迎冬雉獻裘從臣皆半醉天子正無愁依水光殿更起月華樓侵夜鸞開

何以不取屬疾也曰前四句穩五六亦佳末二句大小

家氣象附錄許靖猶羈宦安仁復悼亡茲辰猶屬疾何日免殊方秋蝶無端麗寒花只暫香多情

真命薄容易即回腸

何以不取石榴也曰全不成詩即有寓託亦不佳

何以不取明日也曰此豔詩也格卑詞靡後四句可云千回百折細意體貼然愈工愈下不足取也溫李齊名正坐此等耳

何以不取飲席戲贈同舍也曰氣格不脫晚唐靡靡之習

習

何以不取西溪也曰兀傲太甚嫌於露骨附錄近廓西酒壺苦吟防柳憚多淚怯楊朱野鶴隨君子寒松揖大夫天涯長病意岑寂勝歡娛

問此詩三句防字如何解曰此字不解或是妨字

何以不取憶梅也曰末二句用意極曲折可味但邊幅

少狹耳

附錄定住天涯依依向物華寒梅最堪恨長作去年花

玉溪生詩說下

六

朱氏槐廬校刊

問憶梅一首何以題與詩不相應或詩中恨字是憶字

耶曰不然作堪憶則下句不接當是題有訛字耳

何以不取贈柳也曰此詩五六句空外傳神極為得髓

結亦情致不窮但通首有深情而乏高格懼開靡靡

之音故去之耳附錄章臺從掩映鄂路更參差見說遠意相隨忍放花風流極來當婀娜時橋迴行欲斷堤

如雪青樓撲酒旗

何以不取初起也曰淺

何以不取石城也曰此是豔詞格調亦靡靡之甚

何以不取令狐八拾遺綉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也曰

應酬之作一無可采

何以不取離思也曰此詩寓交親離合之感託于豔詞



前六句含情甚深末二句不作絕望語亦極得詩人忠厚之旨但格卑耳附錄氣盡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傳書絕相望染淚多無映雲尋不得清溪欲如何朔雁由見顏色還自託微波

何以不取贈歌妓二首也曰率然寄興之作毫無佳處何以不取謝書也曰應酬中之至下者起句尤不成語

何以不取寄令狐學士也曰此與玩月戲贈同意亦有

調度然格意殊薄附錄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廣歌太液翻黃鶴從獵陳倉獲碧雞曉飲豈知金掌迴夜吟應訝玉繩低鈞天雖許人閒聽聞闔門多夢自迷

問此詩第四句何指曰此無所指只因從獵牽出陳倉碧雞圖作對耳然終覺湊泊不及上句之自然

何以不取酬令狐郎中見寄也曰應酬之作不見本領

只封來江渺渺信去雨冥冥二句小有致耳

何以不取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夢後作也曰通首合律無復古詩音節即就詩論詩亦多不成語且題曰王鄭二秀才而結曰獨背寒燈亦殊

疏漏也

問衛齋解遠把龍山二句如何衛齋曰即將聯句花雪言亦忘年曰似合如此解比擬何范交情同心之

何以不取權花二首也曰前一首直不成語次一首後四句有別味前四句語澁而格卑附錄第二首珠館餘燒蘭才作燭裝錦不成書本以亭亭遠翻嫌脈脈疏迴頭問殘照更空虛

問哭劉蕡詩起二句與第六句是一事莫犯復否曰起

處就朝廷說六句就自已說亦稍有分別然如此等以不犯為妙究是一病也

補問巫咸不下問銜冤恐別有所本曰按香泉評曰以文義論之當作巫陽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九閭從

巫咸者當因此而訛

問杜司勳詩當是詠杜當是自詠曰起二句義山自道後二句乃借司勳對面寫照詩家弄筆法耳杜司勳三字摘出為題非詠杜也

何以不取荆門西下也曰詩亦不失風調但末二句竭情太甚成蹶蹙之音耳附錄一月南風一葉危荆門別天意何曾忘嶮巖骨肉書題安絕微蕙蘭蹊徑失春期洞庭湖閣蛟龍惡却羨楊朱泣路岐

何以不取碧瓦也曰此種是爾時風氣所染瑯瑤繁碎格意俱卑於集中為下下

何以不取蝶詩也曰此寫人事今昔之感以蝶自比極有情致但第一句巧而纖三四格意雖佳第四句絮字與秋不合作葉又與温字不對五六亦是俗體七

八稍有情致耳不為完美附錄葉葉復翻翻斜橋對能温西子尋遺殿照君鏡故側門蘆花惟有白柳絮可

何以不取蠅蝶雞麝鸞鳳等成篇也曰此是偶然遊戲

不得以詩格繩之然效而為之則墮諸惡道矣

問衛齋評山谷演雅從此濫觴果否曰山谷此篇乃彷彿蔚宗和香方耳與此無涉

三溪生詩說下

七 朱氏槐廬校刊

玉溪生詩說下

八 朱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韓翃舍人卽事也曰此擬韓之作不曉所云

且詞亦卑下不足道

何以不取公子也曰此是譏刺之作但覺刻薄絕無佳處愈刻畫神肖愈用不堪以雅道論之豈宜有此

何以不取子初全溪作也曰起二句跳脫有筆力三四

亦承得起五六取巧致纖有乖雅道七八更不成語

問長孺解人間二句如何長孺曰從到海以其有朝宗之義莫爲河恐其隔牛女之

合曰解下句是上句以朝宗爲解則添出支節橫隔語脈矣蓋此十字是一意一開一闔耳

何以不取柳下暗記也曰題曰暗記是治遊有所見之作詩中語意亦分明也措語殊淺

何以不取妓席也曰遊戲之作不爲輕重

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少年也曰七句平敘一句轉合彷彿太白越

王勾踐破吳歸一首章法作意可觀但格意淺薄不脫晚唐習徑耳

何以不取無題也曰小調豔詞無關大旨

問此詩末二句之解曰屋則深藏樓則或可於登時偶見矣以癡生幻用筆自有情致

何以不取元微先生也曰應酬之作毫無佳處弄河句

及樹栽二句尤拙

問何以不取藥轉也曰題與詩俱不可解卽以詞格論

之亦不佳

何以不取岳陽樓也曰此感遇之作其詞太直

問此詩末二句之義曰枉是卽遮莫之意

何以不取漢水方城一首也曰此是登樓見山川形勢偶觸起當日楚王以如此地利而不能報秦故云爾

也然殊無取義

問四家說此題如何四家曰可見古人作詩題目只在卽離之間曰此說甚

是作詩看詩皆不可不知此意

何以不取寄成都高苗二從事也曰不解所云附錄家曲水濱全家羅襪起秋塵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施別贈人

問二月二日詩七句如何下莫悟二字灘豈有知之物耶曰此正滄浪所云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問籌筆驛詩複二終字恐是一病曰自是一病然席氏玉溪生詩說下十宋氏槐廬校刊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百家本係翻雕宋刻此句作真不忝也或朱本訛耳

補問香泉評籌筆驛如何香泉曰議論固高尤難其抑遺問香泉評籌筆驛如何揚頓挫處一唱三嘆轉有餘味曰此最是詩家三昧語若但取議論而無抑揚頓挫之妙則胡曾之詠史矣須知神韻筋節皆自抑揚頓挫中來

何以不取屏風也曰此詩四家以爲寓浮雲蔽日之感

是也然措語有痕轉成平淺

何以不取春日也曰此詩却不似豔詞莫解所謂自可

遣之附錄欲入盧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蝶銜紅蕊蜂銜粉共助青樓一日忙

何以不取風也曰格意俱卑愈巧愈下不足觀也學西

之亦不佳

崑切忌此等

問卽日詩更醉誰家白玉鉤句朱注如何長孺曰下仙芝詩簾垂白

鉤毛曰非也此玉鉤卽隔座送鉤之鉤緣此戲起于鉤

七夫人之白玉鉤故云爾耳

問九成宮既非諷刺何以用穆王八駿爲比曰按王融

曲水詩序曰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王八駿如

舞瑤池之陰庚信三月三日馬射賦序曰夏后

之上或御二龍周王懸圃之前猶驂八駿自六代相

沿率作佳事用之非以爲刺也大抵唐人比擬人物

多取一節不甚拘拘贈杜牧詩以江總比之亦今人

所不敢用也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少將也曰畫出俠少詩極俊爽但乏深味耳

且意思全抄爲君遮虜騎一章也附錄族亞齊安陸風高漢武威烟波

別墅醉花月後門歸青海聞傳箭天山報合圍一朝攜劍起上馬卽如飛

何以不取詠史也曰末二句自佳前六句不復成語

何以不取贈白道者也曰進一步寫自有情致然格調

畢竟淺薄

何以不取無題二首也曰此二首直是狹斜之詩了無

可取

問何以定二首爲實有本事也曰以第一首七八句斷

之

何以無題四首不取第一第三第四首也曰此四首純

是寓言矣第一首三四句太纖小七八句太直而盡

第三首稍有情致三四亦纖小五六亦直而盡第四

首尤淺薄徑露大抵無題是義山偶然一種本非一

生精神所注頗不欲多存以後凡無題皆不入鈔也

何以不取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也曰詩亦清

楚苦無佳處耳

何以不取桂林路中作也曰平正之篇前四句一氣流

走頗有機致五六句撐拄不起便通首乏精神并前

四句亦覺庸俗矣此等處如屋有柱必不可順筆寫

下也附錄地援無秋色江晴有暮暉空餘蟬嘒嘒猶

望又見鵬鳴飛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蝶三首也曰第一首格卑而寓意亦淺露後

二首乃他體詩誤竄此下耳亦不見佳

補問蝶詩三首孝轅唐詩戊籤以後二首作無題如何

曰作無題是

何以不取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

以悼亡日近不肯赴也曰此譏刺之作也義山之妻

王十二之姊妹也義山悼亡日近而王十二公然歌

管公然小飲此全無情理之事也故五六直書以詰

之左家嬌女正指其姊言已豈能忘正怪王十二之

能忘耳然事固可憤詩亦太直不足尙也三四句却

煞有情調附錄謝傳門庭舊末行今朝歌管屬檀郎

幼男猶可憐左家嬌女豈能忘秋霖腹疾俱難遣萬里西風夜正長

何以不取隋宮也曰後二句微有風調前二句詞直意

盡附錄乘與南遊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兩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

何以不取月也曰格卑

何以不取贈宗魯節竹杖也曰此純是唐末小家數矣

三四句極力刻畫愈見卑瑣末二句亦不甚成語

何以不取垂柳也曰結二句自有體三四太俗五六更

鄙亦晚唐惡習也

何以不取曲池也曰此與一歲林花一首同一意爾但

彼氣脈較深厚一結亦不似此之盡言盡意故舍此

取彼凡詩無情致則粗浮不文然但有姿媚而乏筋

王溪生詩說 下

宋氏槐廬校刊

節其弊亦有不可勝言者遷流所至不得不預為防

也附錄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豔與誰期迎憂急鼓疏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張蓋欲判江濤亂回頭更望柳絲絲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

何以不取代應二首也曰豔詞也第一首太淺第二首

又不可解

何以不取席上作也曰病于淺直

問席上作二本孰勝曰首作特特才狂態別本則病狂

喪心矣且主人在坐必無此理

何以不取破鏡也曰悼亡之作無佳處

問紫府仙人一章于所分無題五種屬何種曰此即洛

神賦所云歎姬媧之無匹嗟牽牛之獨處求之不得

亦寓言也故四家口總是不見之意午橋以為王

氏却扇之作未免武斷矣附錄紫府仙人號寶燈雲交光夜更在瑤臺十二層

何以不取贈庾十二朱版也曰代東率筆

何以不取李花也曰通首格意卑下三四纖小而似有

意致尤易誤人不可不辨

何以不取過招國李家南園二首也曰淺近第一首前

二句第二首後二句尤不成語

何以留贈畏之三首獨取第二首也曰第一首平平無

取後二首乃別詩誤入特以情致取一首耳第二首

情致亦佳然不能及前一首故亦置之

附錄戶外重陰路不開舍

王溪生詩說 下

宋氏槐廬校刊

羞迎夜復臨臺滿湘浪上有烟景安得好風吹汝來

何以不取為有也曰弄筆戲作不足為佳

問相見時難一章末二句如何曰感遇之作易為激語

此云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不為絕望

之詞固詩人忠厚之旨也但三四太纖近鄙不足存

耳

何以不取對雪二首也曰二詩獨前一首結句龍山萬

里無多遠留待行人二月歸後一首結句關山凍合

東西路腸斷班駝送陸郎四語從時欲之東蒼莽有

情有致餘俱夾襍堆垛殊不足觀

何以不取蜂也曰二句不成語三四尤淺俗後四句小

有情致耳

何以不取公子也曰不解所云

何以不取雞也曰此純是寓意之作然未免比附有痕

嫌于黏皮帶骨矣凡詠物託意須渾融自然言外得

之比附有痕所最忌也

何以不取明神也曰太不成語全無詩味

問夕公箋此詩如何夕公曰此詩為甘露之變作也當  
開仇士良執而訊之五毒具備時招權借勢結怨于  
一時不以為冤實以無冤濫時招權借勢結怨于  
民故曰明神司過決無冤濫時招權借勢結怨于  
殺者自謂舉世無人一物可欺抑知其取精多而用  
物宏憑石而言得無慮乎訓注之咆哮于中國也士  
大夫成怨忿之及其敗也又以畏中宦之勢未有言  
其冤者豈惟不冤之又從而快之獨義山于此事抑  
揚反覆致其不平之意以示誅戮不出于文宗其人

玉溪生詩說下

五

朱氏槐廬校刊

雖惡猶然冤也曰此箋離合參半此為王涯賈餗等言不為

訓注言之也前二句言天道好還報復不遠乃深惡

士良之詞亦非言涯等之自取禍敗夕公于中閒添

一轉折以就已說不免首尾衝決無此詩法也

問何以不取壬申七夕也曰此詩了無出色既云待曉

霞又曰日薄又用月桂星榆等字亦夾襍不倫

何以不取壬申閏秋題贈烏鵲也曰感遇之作微病其

淺第二句字句亦湊泊附錄繞樹無依月正高鄴城  
新淚幾雲袍幾年始得逢秋

問兩度填河莫苦勞

問端居第二句四家之評如何四家曰敵  
字險而穩曰敵字自是

險而穩然單標此等以論詩不知引出幾許魔障矣

此詩頗佳竟以此一字之故不以入選漸流漸弊誠

怖其卒吾見夫竟陵之為詩者也附錄遠書歸夢兩  
悠悠只有空牀敵

素秋塔下青苔與紅樹雨中參落月中愁

問夜半一首觀四家之論此詩豈不佳耶四家曰不說  
人愁而人愁

已見得三百法又曰萬家賦見一人不日此詩之

佳誠如所云微病其有做作態耳蓋意到而神不到

之作夫徑直非詩也含蓄而不免于做作亦非其至

也此辨甚微但可以意會之耳附錄三更三點萬家  
眠露欲為霜月墮州

問玉山寓意何在曰此望薦之詩也首二句言其地位

清高三四句言其力可援引五六句一宕一折珠容

玉溪生詩說下

六

朱氏槐廬校刊

百斛龍休睡言毋為小人之所竊弄桐拂千尋鳳要

栖言當知君子之欲進身末二句乃合到自已明結

之

何以不取張惡子廟也曰太激太直

何以不取雨也曰詩極細膩熨貼第四句及結意亦佳

但五六句支撐不起仍就上四句敷衍之嫌格力不

大耳附錄披披度瓜圃依傍竹軒秋池不自冷風  
葉共成喧喧迥有時見簷高相續翻侵宵送書

雁應為稻梁恩

問末二句之義曰此必在幕府之作忽有感于雁之冒

雨而飛為稻梁之故如已勤勞以酬人之知也於雨

字不黏不脫有神無迹絕好結法

何以不取菊也日前四句俗豔不堪後四句寓意亦淺

何以不取北樓也日前四句一氣涌出氣脈流走五六

句格力亦大但七八句嫌於太竭情耳此等是用意

做出然愈用意病痛愈大大為全篇之累也附錄春千人人生只強歡花猶會歛夕酒竟不知寒異域東風濕中華上象寬此樓堪北望輕命倚危欄

何以不取擬沈下賢也日一字不解然不解處即是不

佳處未有大家名篇而僻澁其字句者也

何以不取蝶也日前四句俗極五六亦纖

何以不取飲席代官妓贈兩從事也日不雅

何以不取代魏宮私贈及代元城吳令暗為答也日此

詩辨感甄之誣立意最為正大然何不自為絕句一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章乃代為贈荅落小家窠白也曹唐遊仙之作正濫

觴于此種耳附錄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背關歸落路欲分水邊風日半西曠荆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

問代為問荅為小家數矣若淵明之形影三首非設

為問荅乎日彼是懸空寄意其源出于楚詞之設為

問荅故不失大方此則黏著實事代古人措詞矣羅

隱謁文宣王廟詩至于代文宣王荅一首千奇萬狀

流弊亦何所不有乎故論詩宜防其漸不得動以古

人藉口也

何以不取牡丹也日無一句成語

何以不取百果嘲櫻桃及櫻桃荅也日此弊始於六朝

鮑表甘蕉彈文之屬降而已甚盧全集中至於代蝦

蟆作詩請客矣義山此作亦此類也毛穎一傳豈非

千載奇文降而為葉嘉羅文等傳連篇累牘豈復有

味乎衡諸雅道必無取焉不論工拙也

何以不取曉坐也日情真而格卑附錄後朝眠罷前雪柳自不勝烟淚積淺深瘦腸危高下絃紅顏無定所得失在當年

何以不取一片也日此感遇之作與錦瑟同格而意又

淺焉亦無自占身分處

何以不取題鷺也日此深怨牛李黨人之作殊徑直無

餘味也

問此詩焉知非悼亡之作日觀詩中日自成羣日那解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將心憐孔翠且不日雄與雌分而日雌與雄分語意

皆不似也

何以不取華清宮也日既失諱尊之體亦少蘊藉之味

于溫柔敦厚之旨失之遠矣

何以不取十一月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也日清楚有

致但太薄耳附錄匝路亭亭豔非時冉冉香素娥惟斷腸為誰成早與月青女不饒霜贈遠虛盈手傷離適秀不待作年芳

何以不取青陵臺也日此詩亦佳但微乏神韻有喫力

之態耳第二句亦趁韻寫出倚暮霞三字殊無著落

也附錄青陵臺昨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霞莫訝韓憑為蝶蝶等閒飛上別枝花

問倚暮霞從日光斜生來何以云無著落日此詠青陵

臺事非詠青陵臺景也日光斜已是旁文何得又因  
旁文而波及耶就此三字論之暮霞如何云倚就本  
句七字論之如何與萬古貞魂相連凡下字無關本  
意便是無著落不必嚴霜夏零明月晝起也

問後二句何以如此說曰只一兩不相負之意因有化  
蝶一事故留住韓憑另一層寫借事點染生出波折  
此化直爲曲化板爲活之法若直說便少味矣

何以不取東還也曰此詩亦無不佳之處但無佳處耳  
何以不取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也曰詩極清楚  
但太淺耳格亦卑卑

何以不取春風也曰全不成詩

玉溪生詩說下

朱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蜀桐也曰此感遇之作言空斲秋琴亦無賞

音非借桐正惜琴也用筆深曲但其詞不免怨以怒  
耳附錄玉壘高桐拂玉繩上含非霧下含  
冰狂教紫鳳無棲處斲作秋琴彈壞陵

何以不取判春也曰偶爾弄筆不以詩論是亦所謂下  
劣詩魔也

何以不取促漏也曰對面作結妙有興象前六句體不

高耳附錄促漏遙鐘動靜間報章重疊香難分舞鸞  
鏡匣收殘黛睡鴨香爐換夕熏歸去定知還向  
月夢來何處更爲雲南塘漸

問高廷禮說此詩如何高廷禮曰此詩擬  
深宮怨女而作曰此說長孺

取之然定爲宮詞亦只據第二句其實所注亦牽合  
也長孺注曰唐書內官有掌書三人掌符契經  
籍宣傳啟奏杜甫詩宮女開函近御筵是也午橋

從姚旅露書定爲悼亡然第二句究竟說不去蓋此  
詩摘首二字爲題亦是無題之類耳

何以不取讀任彥昇碑也曰首句鄙後二句寓升沈之  
感亦直

何以不取荷花也曰首二句似牡丹不是荷花矣通篇  
亦不出色

問前秋何以云預想曰前秋即秋前之意非云去年也  
何以不取五松驛也曰無一句是詩

何以不取送臻師二首也曰不見佳處  
何以不取七夕也曰亦淺亦直

何以不取謝先輩防記念拙詩甚多異日偶有此寄也  
玉溪生詩說下

朱氏槐廬校刊

曰小有情致云佳則未也六七八三句亦累

何以不取馬嵬二首也曰馬嵬詩總不能佳此二詩前  
一首後二句直率次一首亦多病痛也附錄第二首  
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  
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  
紀爲天子不及  
盧家有莫愁

問歸愚評第二首如何歸愚曰起無原委一病也虎雞  
馬牛連用二病也落句擬人不  
倫也曰所言後二病良允獨云起無原委則不然蓋

自埋紅粉自成灰前一首已提明矣故此首勢須直  
起乃章法合然何得云無原委也

何以不取可歎也曰三四太罵殊無詩品

何以不取別薛昂賓也曰遲篇平淺後三句尤不成語

何以不取富平少侯也曰太尖無品格亦卑卑

何以不取賜也曰瑣屑卑靡西崑下派

何以不取贈宇文中丞也曰直寫平淺

何以不取曉起也曰纖小一派

何以不取閨情也曰亦纖小

何以不取杏花也曰通首以杏花寄感然無一字切杏

即改題作桃李亦得接少二句亦是秋意非春意皆

是病痛鏡拂以下氣格不甚大方亦不免強弩之末

獨前半筆力渾脫小可觀耳附錄上國昔相值亭亭

脈豈無恩接少風多力增高月有痕為含無限意遂

到不勝繁仙子玉京路主人金谷園幾時辭碧落誰

伴道黃昏鏡拂錦華賦爐藏桂爐溫終應催竹葉先

擬詠桃根莫學啼成血從教夢寄魂吳王採香徑失

玉溪生詩說下

朱氏槐廬校刊

路入烟村

問無一字切題是一病矣然則詠物必故實點綴及刻

畫形似乎曰不然故實不廢也必以故實為工則盤

中磊落箇中哀羅隱之詠梅矣刻畫亦不廢也必以

刻畫為工則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石延年之詠

梅矣此詩在不合作長律耳小詩以空筆取神者如

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在絕句可也幸

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在八句之律亦可

也長篇能通身如是乎不為故實刻畫則必落空矣

詠物者不可不知

問仙子二句恐是俗格曰二句若是贊杏花則俗與下

二句相連寫淪落之感則不俗言各有當未可以一

例槩之看詩亦須通篇合看耳

何以不取燈也曰與賜詩同一下派只冷暗黃茅驛一

句差可

何以不取清河也曰淺薄

何以不取鞵也曰偶然弄筆不以正論

何以不取追代盧家人嘲堂內及代應也曰與代魏宮

私贈同一小家數而更無意旨

何以離亭折楊柳二首只取一首也曰前一首亦有風

調但病于徑直附錄暫憑尊酒送無慘莫損愁眉與

細腰人世死前惟有別春風爭擬惜

條長

玉溪生詩說下

朱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華州周大夫宴席也曰全無詩意所謂頭巾

氣也

何以不取荆山也曰不解所云

何以不取東下三句苦于風土馬上戲作也曰偶然戲

筆亦不以詩論

何以不取莫愁也曰戲筆弄姿頗有風韻但淺弱耳附

雪中梅下與誰期梅雪相兼一萬枝

若是不城無艇子莫愁還自有愁時

何以不取涉洛川也曰傷讒之作第二句露骨遂并後

二句微病于直附錄通谷陽林不見人我來遺恨古

時春必如漫結無窮恨不為君王殺



何以不取代贈二首也曰豔詩之有情致者第二首更

勝以無關大旨去之耳附錄樓上黃昏欲望休玉梯橫絕月中鉤芭蕉不展丁香

結同向春風各自愁東南日出照高樓樓上離人唱石州總把春山掃眉黛不知供得幾多愁

何以不取楚吟也曰淺直

何以不取柳也曰寄託亦淺露

何以不取寄在朝鄭曹獨孤李四同年也曰著意在朝

二字友朋相怨之詩也後二句太激少含蓄附錄昔舊迹多風光今日兩蹉跎不因醉本蘭亭在兼忘當年舊永和

何以不取南朝也曰纖而鄙

何以不取題漢祖廟也曰粗淺無味毫無取義之作

何以不取東阿王也曰此自寓之作小有意致耳亦無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大佳處

附錄國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為天子半為當時賦洛神

何以不取聖女祠也曰松篁臺殿蕙香幢龍護瑤窗鳳

掩扉二句有其人在焉呼之欲出之妙五六太骨露

有失雅道七八亦佻薄

何以不取獨居有懷也曰詞纖格卑三四句尤鄙猥

何以不取過景陵也曰因憲宗求仙故以黃帝託諷然

擬之曹瞞究竟非體義山時時有此病也

何以不取臨發崇讓宅紫薇也曰此與下及第東歸次

漸上却寄同年詩皆激烈盡情少含蓄之旨而此詩

尤怨以怒

何以不取野菊也曰中四句頗佳結處嫌露骨太甚附錄

苦竹園南椒塢邊微香冉冉淚涓涓已悲節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細路獨來當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紫雲新苑移花處不取霜裁近御筵

何以不取過伊僕射舊宅也曰獨結處何能更涉瀧江

去獨立寒流弔楚宮二句就過字生情攙過一步道

染本題妙有情致前六句直是許渾一輩套子殊不

可耐也

何以不取關門柳也曰無佳處

何以不取酬別令狐補闕也曰此詩曲折渾勁甚有筆

力獨末二句太無地步耳附錄惜別夏仍半迴途秋行詩錦段知無報青萍肯見疑人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警露鶴辭侶吸風蟬抱枝彈冠如不問又到掃

時門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彭陽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二君

并與愚同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也曰極有深情末

二句竟佳亦佳但前二句太拙

問庾村當作何解曰此庾樓之訛

何以不取聞歌也曰首二句點明中四句擲筆宕開而

以七句承明八句拍合極有畫龍點睛之妙但情韻

深而意格靡第一句鄙第二句是長吉歌行一派入

七律亦澁終非佳篇存看筆法耳附錄欲歌高雲不動碧

嗟峨銅臺罷望歸何處玉輦忘還事幾多青塚路邊南雁盡細腰宮裏北人過此聲腸斷非今日香地燈

光柰爾何

何以不取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也曰太應

酬氣全無詩味

問第二句謝字如何解曰當從英華作識

何以不取楚宮二首也曰前一首寫不見之感乃從對

面加一倍寫出極有思致然終覺是刻意做來乏自

然深遠之味第二首直是無題之屬誤列於楚宮下

耳附錄十一峰頭落照微高唐宮暗生迷歸朝雲暮

雨長相接猶自君王恨見絳月姊曾逢下彩蟾

傾城消息隔重簾已聞佩響知腰細更辨絃聲覺指

纖暮雨白歸山悄悄秋河不動夜厭厭王昌且在墻

東住未必金

堂得免嫌

李漢生詩說下

朱氏槐廬校刊

言其及亂而但以爲不免于嫌則詩人忠厚之詞也

遺補問月姊曾逢下彩蟾一首別本題爲水天閑話舊事

如何曰詩與楚宮不相應此題有理

何以不取和友人戲贈二首及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

秀才也曰此却是無題之類非豔詞也于集中爲數

見不鮮耳

問有感二首前以夕公之箋爲非其說焉在曰詩中語

意固明也第一首曰竟緣尊漢相不早辨胡維第二

首曰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惜文宗之誤用也第

一首九服歸元化三靈叶瑞圖如何本初輩自取屈

釐誅第二首曰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

易此舉太無名皆咎訓注之妄舉也反覆觀之無一

恕詞夫訓注皆輕躁小人僥倖富貴因之以君國嘗

試使幸而成功輕則爲徐石之怙寵重或有操卓之

專權其平日所爲可以覆按也乃許之以奉天討許

之以謀勇許之以死事不亦悖乎至云國有重臣不

畏彊禦倡言訓等之無辜士良諸凶猶未必刃加其

頸尤迂而不情夫劉從諫之敢于請三相之罪擁兵

在外耳使其在朝彼能收三相復何人不能收乎以

是解古有清君側四句可云南轅而北轍矣凡說詩

當心平氣和求其本旨先存成見而牽引古人以就

之是亦學者之大病也

玉溪生詩說下

朱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壽安公主出降也曰太粗太直失諱尊之體

何以不取夕陽樓也曰借孤鴻對寫映出己吞吐有

致但亦不免有做作態覺不十分深厚耳附錄花明

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

何以不取中元作也曰通首筆意渾勁自是佳作然求

其語意類乎有所見而求之不得之作題曰中元作

知確有本事非寓言之比也措語雖工衡以風雅之

正固無取焉附錄絳節飄空國來中元朝拜上清

會省驚眠聞雨過不知迷路爲花開

何以不取鴛鴦也曰淺直

何以不取楚宮也曰只中聯楓樹夜猿愁自斷女蘿山

鬼語相邀二句最佳前後六句拉拙鄙

補問楚宮末二句如何解曰此言三閭忠義感人千秋

不替必楚國無人其祀乃絕但故鄉猶有遺民決不

惜年年以角黍投之也有謂但使國存不恤身死者

與懼長蛟不合其說非也

何以不取妓席暗記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也曰借物

寫照亦殊有情但格意不高

何以不取宿晉昌亭聞驚禽也曰後四句宕開收轉以

遠取題用筆自好但格調卑靡大似許渾一輩不足

存耳

何以不取深宮也曰鈎勒清楚然淺薄即在清楚處

王溪生詩說下

朱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明禪師院酬從兄見寄也曰不成語

何以不取寄裴衡也曰起二句太突後四句太率

何以不取崇讓宅東亭醉後有作也曰一帆彭蠡月數

雁塞門霜二句最佳驛驢憂老大鷓鴣妬芬芳二句

亦可觀餘殊平淺幽興句淹卧句俱牽強

何以不取一片也曰粗淺

何以不取寄成都高苗二從事也曰詩亦風韻但意旨

不甚了了附錄紅蓮幕下紫梨新命斷湘南病渴人今日問君能寄否二江風水接天津

何以不取鄭州獻從叔舍人褒也曰淺俗

何以不取四皓廟也曰全不成語

何以不取題白石蓮花寄楚公也曰前四句有恣逸之

致而三四句尤佳後四句嫌禪偈氣附錄白石蓮花捧佛前燈空庭苔蘚饒霜露時夢西山老病僧大海龍宮無限地諸天雁塔幾多層漫誇鷲子真羅漢不食牛車是上乘

何以不取隋宮守歲也曰一味鋪排了無取義而語亦

多笨

何以不取利州江潭作也曰自注曰感孕金輪所詩中

皆以雌龍託意殊莫解其風旨何取只雨滿空城蕙

葉凋一句有神韻可玩耳

補問香泉解利州江潭作一首如何香泉曰武后見駭斯人淪落宰相之罪義山為令狐綯所擯白首使府天子曾不知其姓名有不獲與后同時之恨故過其所生之地停舟賦詩落句蓋言已之漂泊西南曾不如羅子春之致燕脯于龍女猶得乘龍載珠而還也

曰似是如此解

何以不取即日也曰此詩只地寬樓已迴人更迴于樓

王溪生詩說下

朱氏槐廬校刊

二句起得斗峭更替林鴉恨驚頻去不休二句對寫

照結得有致餘俱平行且多率筆

何以不取相思也曰平直無佳處

何以不取鏡檻也曰亦瑣琢下派

補問香泉解鏡檻如何香泉曰此必有懷歌妓之作曰說亦有理以

末二句證之益信

問上黨馮氏評此詩如何馮氏曰詩多未解然如見西施不必能名然後知其美

曰此純吟偏駁之論二馮評才調集意在關江西而

崇崑體於義山尤力為表揚然所取多屑屑雕鏤之

作而欲持之以攻江西恐與江西之生硬正亦如齊楚之得失也夫義山魯直本源俱出少陵才分所至面貌各別而俱足千古學者不求其精神意旨所在而規規于字句之間分門別戶此詆粗莽彼詆塗澤不問曲直闕然佐鬪不知粗莽者江西之流派江西本不以粗莽爲長也塗澤者西崑之流派西崑亦不以塗澤爲長也因論鈍吟此語而竝及之

何以不取送鄭大台文南觀也曰太應酬氣借胡威絹關合亦小家數

何以不取洞庭魚也曰全不成語

何以不取喜舍弟義叟及第上禮部魏公也曰前六句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太俗後二句公然不通

何以不取哀箏也曰五句不成語恐有訛錯通首亦無甚佳處不爲高格

問此詩語意何如曰此摘哀箏二字爲題非詠箏也蓋亦無題之類詳其語意確有寄託

何以不取代董秀才却扇也曰太巧便是小品

何以不取有感也曰平正無佳處

問四家解此詩如何四家曰爲無題作解曰詳詩語是以文詞招怨之作故題曰有感乃爲似有寓託而實不然者作

解非解無題也附錄非關宋玉有微詞却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

疑

何以不取贈孫綸新及第也曰俗

問代秘書贈宏文館諸校書一首莫嫌於愛好否曰詩以愛好爲病此充類至義之盡也若論神韻須先從愛好中來妙悟漸生然後捨筏登岸耳且愛好亦自不同桓伊弄笛叔夜彈琴皆愛好也裁錦繡以爲華傅脂粉以爲麗似乎愛好而非也海陽李玉典曰秋谷以漁洋爲愛好信然然是晉人裝非時世裝也此可謂之知言矣

何以不取亂石也曰前一句不成語後二句亦淺直且步兵加廚頭爲目亦捏湊無理

何以不取日日也曰淺直

何以不取過楚宮也曰寓感之作亦無佳處附錄承映宮至今雲雨暗丹楓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

何以不取龍池也曰病同驪山有感一首

何以不取淚也曰卑俗之至命題尤俗

問此詩亦有風致那得云俗曰此所謂倚門之妝風致處正其俗處也

何以不取十字水期韋潘侍御同年不至時韋寓居水次故郭汾甯宅也曰支離牽引毫無道理亦毫無意趣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流鶯也曰前六句將流鶯說做有情七句打

合到自已身上若合若離是一是二絕妙運掉與蟬

詩同一關捩但格力不高聲響覺靡耳附錄流鶯賦

陌臨流不自持巧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風朝露夜陰晴裏萬戶千門開閉時昔苦傷春不忍

聽鳳城何處有花枝

何以不取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也曰晚唐卑卑之音

何以不取即日也曰此一時記事之作不得本事不甚

可解而語亦不佳

何以不取聖女祠也曰此題凡三首白石巖扉一首最

佳松篁臺殿一首最下此首差可然亦非高作也

何以不取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宴作也曰三四格意

可觀對法尤活後半開平庸敷衍一派附錄露如微

過迴塘萬竹悲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

悠揚歸夢唯燈見濩落生涯獨酒知豈到白頭長只

爾嵩陽松雪有心期

問二句風字一作月如何曰二十九日那得有月且風

字尤與悲字相生

何以不取贈從兄閔之也曰招隱之作前六句平平末

二句太激少詩致

何以不取殘花也曰此深一層意用筆甚曲然病即在

深處曲處既落論宗亦失自然

何以不取西亭也曰此又病于直而淺凡詩有恰好分

際太直太曲太深太淺弊正同耳

何以不取昨夜也曰情致頗佳但氣味不厚耳附錄不

妬年芳但惜流塵暗燭房昨夜

西池涼露滿桂花吹斷月中香

何以不取海客也曰此怨令狐之作也比附顯然苦乏

神韻

何以不取初食筍呈座中也曰感遇之作亦苦于淺

何以不取早起也曰偶然之作無大意致

何以不取行自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也曰太應酬

氣三四尤俗

何以不取深樹見一顆櫻桃尙在也曰寓意之作有比

附之痕而格亦不高

何以不取歌舞也曰淺直

何以不取海上也曰平山謂此是透一層意莫說不遇

仙卽遇仙人何益也用筆頗快而亦病于直附錄石

海連天徐福空來不得仙直道

麻姑與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

何以不取魏侯第東北樓堂郢叔言別聊用書所見成

篇也曰體格不脫晚唐只念君子里舸江草漏燈痕

句頗佳也

何以不取白雲夫舊居也曰平正無出色附錄平生誤

到仙簪憶酒壚格外萬株

人絕迹夕陽唯照欲棲鳥

問誤識之意如何曰是錯認之意言平生相交竟不深

知今日乃道憶之也

何以不取同學彭道士參寥也曰調笑小品不以正論

玉溪生詩說下

玉溪生詩說下

玉溪生詩說下

玉溪生詩說下

何以不取樂遊原也曰遲暮自感之作格韻殊不脫晚

唐習氣

何以不取贈荷花也曰全不成語

何以不取房君珊瑚散也曰毫無意味

何以不取小桃園也曰極有情致但格卑而五句尤纖

附錄竟日小桃園休寒亦未隨生灣當酒重送客出  
簾繁啼久豔粉薄舞多香雪翻猶憐未圓月先出照

昏黃

補問小桃園第六句恐不是桃詩曰香泉以為直似詠

柳也

何以不取嘲櫻桃也曰小品戲筆

何以不取和張秀才落花有感也曰三四微有作意然

玉溪生詩說

下

玉

朱氏槐廬校刊

亦是小家數餘無可採五六尤澁

何以不取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及代貴公主也曰弄

筆之作不關大雅

問此二詩莫有寓意否曰此與代魏宮私贈及代元城

吳令暗為答詩皆不似泛然之作然晚唐人亦實有

弄筆作戲者非確有本事未可武斷也有感詩曰一

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義山已料及人之

附會其詩矣

何以不取鳳也曰寓意亦淺

何以不取無題二首也曰說已見前附錄鳳尾香羅薄  
幾重碧交圓頂夜

深縫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曾是寂寥  
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斑駁只繫垂楊岸何處西

南任好風重情深下莫愁堂卧後清宵細細長神  
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風波不信菱枝弱  
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何以不取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挈家遊曲江也

曰未免迂曲

何以不取昨日也曰亦無題之類起二句拙三四句鄙

結亦鄙

何以不取櫻桃花下也曰感嘆有情但乏格韻耳

何以不取權花也曰有黏皮帶骨之病蒙泉抹之是也

何以不取任宏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也曰太激太

盡無復詩致

何以不取贈勾芒神也曰題纖而詩淺此種題皆有小

玉溪生詩說

下

玉

朱氏槐廬校刊

說氣其去燕翦鶯梭花魂鳥夢無幾也大雅君子當

知所別裁焉

何以不取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也曰此長吉體也終

是別派不以正論集中凡此體皆在所汰就彼法論

之擇極至者畧存一二耳

何以不取房中曲也曰亦長吉體特畧有古意猶是長

吉大堤曲之類未甚詭怪者附錄蕭蕭瀟瀟素翠帶  
花錢小嬌那瘦若雲抱

日西簾曉枕是龍宮石罅得秋波色玉簫失柔膚但  
見蒙羅碧憶得前年春未語含悲辛歸來已不見錦  
瑟長于入今日滿底松明日山頭棄愁到天池翻相看不相識

問此詩之意何指曰平山以為悼亡之詩也

問天池一作天地如何曰不然按莊子逍遙遊篇天池

是海之別名而西陽雜俎有海翻則塔影倒之說知  
唐人有此語也作天地翻則鄙而不文矣

何以不取齊梁晴雲也曰此及下效徐陵體贈更衣又

效江南曲皆刻摹六朝之作豔處似之拙處尤似之

然瑯琊字句而無意味亦復似之不足取也

何以不取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也曰觀詩意宋華陽

乃女冠也殊無風旨可採詩亦不佳

何以不取訪人不遇留別館也曰太纖首句尤鄙蓋題

妓館也

何以不取雨中長樂水館送趙十五滂不及也曰無味

何以不取汴上送李鄂之蘇州也曰詩格不高前四句

玉溪生詩說下  
朱氏槐廬校刊

說汴上五六句突接蘇州尤鶻突無頭腦也

補問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香泉以為要

非佳處如何曰江西詩派矯拔處亦自可喜然生硬

粗俚亦有一種儉父面目絕可厭惡處此曲防流弊

之言最為有旨學者不可不知也予亦以為只可偶

一為之耳

何以不取覽古也曰首二句淺率中四句庸下且既以

警戒意入又以曠達語收首尾衡決全無詩法

何以不取當句有對也曰西崑下派

何以不取井絡也曰立論正大詩格自高五六句唱嘆

指點用事精切但三四句轉折太硬意雖可通究費

疏解七句尤率非完美之篇也附錄井絡天彭一掌  
中漫誇天設劍為峰

何以不取隨師東也曰四家以為終傷蹇直也五六句

歸愚所賞然詩中筋節在此二句過求筋節而失之

板腐亦在此二句附錄東征日費萬金幾竭中原  
買關心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唯

是報孫歆但須驚鷲巢阿閣豈假鳴鶴在

問長孺解末二句如何長孺曰按隋煬帝大業中頻年  
用兵高麗末二句蓋舉往事以

諷也曰不然此詩一篇皆就隋事以託諷未露正文開

首東征即指高麗之役非前四句序時事中二句發

議論末二句以前朝指點也

玉溪生詩說下  
朱氏槐廬校刊

問隨字經文帝去是為隋何以仍書隨字曰當時雖去

是旁意後來仍兩書之如殷商之兩稱也觀歐陽詢

書醴泉銘石刻中云隨氏舊宮營于曩代亦有是旁

是可證也

何以不取宋玉也曰四家以為失之鈞別過明不愜人

意也

何以不取韓同年新居饒韓西迎室家戲贈也曰詩格

卑卑起二句尤俚

何以不取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戎

也曰平淺之作率應酬殊無可採

何以不取池邊也曰感嘆時光多就眼下繁華逆憂零

何

落或就眼前零落追感繁華此偏于春意驗宕之時

折轉從過去一層見意運掉甚別但格韻不高耳附錄

玉管葭灰細細吹流鶯上下燕參差日西千透池邊樹憶把枯條撼雪時

何以不取送王十三校書分司也曰純從對面用筆此

閃躲法也然自後來言之又為躲閃之通套矣神奇

腐臭轉易何常故變而出之一言為善學古人之金

針也

何以不取寄惱韓同年時韓住蕭洞二首也曰無出色

處

何以不取謁山也曰不解附錄從來繫日之長繩水去

海一株春露冷如冰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釣天也曰太激

何以不取失猿也曰詩頗曲折然曲折而無味也

問末二句如何解曰平山以為恐其或遇意外之傷也

蓋通箭道則人得而取之矣

何以不取戲題友人壁也曰戲筆不以正論

問此詩意旨如何曰平山以為戲其藉妻之賢理或然也

也

何以不取假日也曰平直

問長孺解假日如何長孺曰楚詞願假日以嬉樂兮曰此當是休沐給

假之日不得以楚詞為解

何以不取寄遠也曰蓋言安得天地消沈使情根一淨

也情思殊深而吐屬間直而乏韻

何以不取王昭君也曰四家以為鄙也

何以不取所居也曰平直

問末二句作無不謂一作不無謂二本孰是曰不無是

也然總之不成句

補何以不取高松也曰起句極佳結句亦好中四句芥

舟以為三四太闊五六太黏也故已取而終去之也

附錄高松出眾木伴我向天涯客散初晴後僧來不語時有風傳雅韻無雪試幽姿上藥終相待他年訪

總伏

何以不取昭州也曰無佳處後四句亦轉落欠清

何以不取裴明府居止也曰首尾一氣相生清楚如話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但清而薄耳附錄愛君茅屋下向晚水溶溶試墨書疏鐘明日還相見橋南賞酒濃

何以不取陳後宮也曰較茂苑城如畫一首氣宇稍寬

骨法稍重然總之是小調也病亦是在末二句附錄

開新苑龍舟幸類渚蓮參法駕沙鳥犯句陳壽獻金莖露歌翻玉樹塵夜來江令醉別詔宿臨春

何以不取樂遊原也曰起有筆意餘不佳

何以不取贈子直花下也曰三四句蒙泉以為卑俗也

七八更不成語

何以不取小園獨酌也曰詩極清楚三四空餘雙蝶舞

竟絕一人來二句襯貼活對亦有致但格意薄弱耳

何以不取獻寄舊府開封公也曰詩有氣格但首二句



太湊末句亦不甚成語

何以不取向晚也曰格意卑靡

補問風濫欲吹桃四家評賞濫字之妙而芥舟直以為

不佳何也曰此字不是不通只是纖巧不通之字句

人人得而見之其為害也小纖巧之字句似平有味

可玩誤相仿效不知引出幾許詩魔矣此病有才思

人尤易犯吾甯從芥舟之說免生流弊

何以不取離席也曰格力殊健末二句太竭情耳附錄

金樽掩從公玉帳新依依向餘照遠隔芳塵細  
草翻驚雁殘花伴醉人楊朱不用勸只是更沾巾

何以不取俳諧也曰太纖

何以不取商於新開路也曰結入小家數蜂房二字如

玉溪生詩說下

美

朱氏槐廬校刊

實詠其物與上崎嶇意不貫若以比亂石之密與春

欲暮三字不聯且涉于晦也

何以不取鸞鳳也曰感遇之作意露而體亦不高運用

四鳥亦一病也

何以不取李衛公也曰格意殊高亦有神韻似更在趙

嘏汾陽宅詩以上但末句如指南遷不合云歌舞地

如指舊第不合云木綿鷓鴣此不了了未敢入選且

存之附錄耳附錄終紗弟子音塵絕鷓鴣鏡佳人香會  
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綿花煖鷓鴣飛

何以不取韋蟬也曰不解其題無從論詩而詩首二句

殊不佳

問末二句如何解曰平山以為倒裝法也

何以不取自說也曰率筆

何以不取蝶也曰有作意而淺薄

何以不取夜意也曰小有情致然無深味附錄簾垂幕  
半卷枕冷被

仍香如何為相  
億魂夢過滿湘

何以不取因書也曰偶記之作不以詩論

問此詩意旨如何曰此必蜀中歸來為人述其風土因

而韻之故末句云云而題曰因書也

何以不取寄安國大師兼簡子蒙也曰只澗響入銅瓶

一句佳餘俱平平後四句尤俗

何以不取閑遊也曰多不成語

問蘅齋評此詩如何蘅齋曰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  
見潭竹水香聞芙蓉每誦孟

玉溪生詩說下

早

朱氏槐廬校刊

公佳句覺題竹  
與荷殊為不韻曰此論極精

何以不取縣中惱飲席也曰自負其能以後人雖曰戲

筆亦無身分第二句尤不成語

何以不取題李上暮壁也曰平正之篇無甚出色但格

韻不失耳附錄舊著思元賦新編雜擬詩江庭猶近  
別山舍得幽期嫩割周願非肥京鮑照葵

飽聞南燭酒  
仍及撥醅時

問江庭之意曰恐是江亭

何以不取即日也曰亦平正無出色

何以不取射魚曲也曰長吉體體

何以不取日高也曰亦長吉體欄藥日高紅髮鬢自是

佳句長吉一派大抵有句無篇耳

何以不取宮中曲也曰此于長吉體中為極則然終是

外道愈工愈遠虞山所謂西域婆羅門也附錄雲月夜  
夜白於水賺得羊車來低扇遮黃子不覺水精冷自  
刻鴛鴦翅蓋後香濃正朝雞左臂巴屨兩三幅滿  
為承恩字欲得識青天昨夜蒼龍是

何以不取海上謠也曰此及下李夫人三首景陽宮井

雙桐總長吉體耳

何以不取秋日晚思也曰淺率三四句莊蝶眉螢字尤

俗不可耐

何以不取春宵自遣也曰亦淺率無味大似後人寫景

湊句之詩篇篇可以互換者也

何以不取七夕偶題也曰無味

玉溪生詩說下

聖

朱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評事也曰只嵐光入

漢關一句可觀餘無一佳處而多累句

補遺問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評事一首香泉以為少晚

眺二字意是否曰華蓮四句正是眺字但晚字不一

見未免疏漏耳

何以不取過姚孝子廬偶書也曰多不成語凡詩詠忠

臣易詠孝子難詠烈女易詠節婦難而孝子尤難於

節婦代述衷曲或有至情動人旁贊必不佳古體樂

府猶有措手之處律篇多無味也

何以不取月照冰池也曰試帖之絕工緻者然以為高

作則未也蓋此種為場屋之式實難見長湘靈鼓瑟

試帖絕調矣亦幸是占得題目好耳

何以不取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裁今春悉已  
芳茂因書卽事一章也曰點綴落小家局面

何以不取南潭上亭譙集以病後至因而抒情也曰平

淺而纖弱無一長之可採

何以不取寒食行次冷泉驛也曰氣格頗高三四亦佳

句但五六句忽寫形勢與上二句下二句俱不貫串

雖前四是序宿後四是序行然轉折不清嫌於雜亂

鶴突也附錄歸途仍近節旅宿倍思家獨夜三更月

春寒苦那堪禁火除

問除字如何解曰趁韻耳

玉溪生詩說下

聖

朱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寄華嶽孫逸人也曰三四不成語餘亦淺率

何以不取戲題贈稷山驛吏王全也曰偶然率筆

何以不取和韋潘前輩七月十二日夜泊池州城下先

寄上李使君也曰首句是七月次句是十二日三句

是夜泊四句是和韋上李使君可謂字字清楚矣然

其實纖小瑣屑有乖大雅也

何以不取所居永樂縣久旱縣宰祈禱得雨因賦詩也

曰鄙俚

何以不取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也曰殊無

佳處

何以不取贈趙協律哲也曰一往情深但調少滑耳滑

尤在一結也附錄但議孫公與謝公二年事哭處遠

南省恩深賓館在東山事往妓樓空

何以不取月也日前一二句不甚成語後二句亦淺直

何以不取正月崇讓宅也日通首境地悄然煞有情致

然云高格則未也首句亦趁韻正月豈有綠苔哉

何以不取城外也日前一二句不甚成語後二句淺而晦

問何以題曰城外也日不解其義通首是詠月也

問末二句如何解日言已諸事缺陷不能于月明之時

如蟬蛤之隨月而虧者復隨之而盈也然殊費解凡

費解者必非好詩也

何以不取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也日只待得生金後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川原亦幾移二句為有深致三句不成句五六太竭

情非完篇也

問戲贈張書記詩中危絃四句承上二句而申之刪去

豈不是一首簡勁律詩日是亦一論但既日戲贈故

不嫌多耳

何以不取念遠也日格意與搖落及戲贈張書記同未

二句亦有格韻但五六句太拙而晦附錄日月淹秦

蒼梧應露下白閣自雲深皎皎非鸞扇翹翹失鳳簪

牀空鄂君被杵冷女嬃沾北思驚沙雁南情屬海禽

關山已搖落天地共登臨

何以不取過故崔充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

杜趙李三掾也日立意既正風骨亦迥前四句說現

在五六句追敘七八句相勉三掾即暗結崔明秀才

話舊亦極清楚有安放雖非傑構亦合作也特用筆

微病其直而五六屑屑計較亦淺耳附錄絳帳恩如

諸生空會葬舊猿已華簪共入留真驛

問共入二句莫合掌否日上用鄭當時事其語尤寬

下句則有知己之感矣二句相生自有淺深非合掌

也

問恐三掾實有負恩忘舊之處崔秀才話中及之故寄

此詩其詞有激故不得不直未必是病日想當然耳

然惟其有激愈不得直談龍錄載吳修齡之論日意

喻之米文則炊而為飯詩則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酒則變盡噉飯則飽飲酒則醉醉則憂者以樂喜者

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不可

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者也由是以觀思過半矣春

秋責備賢者此詩因不得曲為之詞也

何以不取微雨也日四家以為雖無遠指寫微字自得

神也然既無遠指則刻畫亦小家數耳

問小詩亦不必定有遠指者如朝川唱和非即景自

佳哉日王裴所詠雖無遠指而有遠韻遠神天然湊

泊不可思議非以刻畫形似為工也自不得比而同

之

問陶杜詩中亦有平排四句者日說者謂陶乃摘顯凱

之神情詩又云是願取陶語成篇雖不可考然止是偶然之作可一不可再擬五噫而續四愁不亦愚哉杜公子絕句本不當行更不得援以藉口

何以不取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遊宴之洽因寄一絕也曰語不可曉如就詩論詩直是無一毫道理也

何以不取景陽井也曰微有情致但西施之沈與麗華之死事正相同不知何以借為反襯耳附錄景陽宮井剩堪悲不

問莫是以西施之沈比麗華之死言雖不得其死于此猶能死于青溪之上幸不為楊廣所有否曰是亦一解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故番禺侯以賊罪致不事事覺母者他日過其門也曰題殊晦澁不了了詩更無一句成語

何以不取詠雲也曰猶是齊梁及初唐體格然不必效為之真意不存但工刻畫其流亦何所不至哉河秋

壓雁聲句却有致而此句之巧又與通篇不配何以不取夜出西溪也曰詩亦有格但末二句太露且

五六雖經比到自己尙未落明斗然說出亦太鶻突無頭腦意可通而語欠清也附錄東府憂春盡西溪

見欲銷雲柳好休傷別松高莫許日臘月澄新漲水出羣軍書雖倚馬猶未當能文

問二句許字如何解曰此幕府不得志之作考昌黎上張僕射書有辰入酉歸之語知幕府定制類然此句

與上句呼應言常憂錯過春光偏于日曠纔許出也然終是晦澁之句

何以不取效長吉也曰只簾疏燕誤飛句巧甚然巧處正是大病痛也

何以不取柳也曰未能免俗崔鴛鴦鄭鵠歸愚所謂詠物塵劫也

何以不取九月於東逢雪也曰清而淺何以不取四皓廟也曰全不成語

補問九日詩第五句如何解曰首荷外國草也漢使者乃採歸種之于離宮令狐綯以義山異已之故而排擯不用故曰不學漢臣栽苜蓿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僧院牡丹也曰首二句不似牡丹三四極力刻畫僧院然沾滯不佳五六句亦點綴無理七八不

唯措語欠工亦於僧院大不相稱也問粉壁句不佳是矣湘幃句非即石家蠟燭何曾翦之意耶曰詩固有同一意旨而措語工拙迥別者

何以不取高花也曰與下嘲桃皆偶然小調何以不取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時蔡京在坐京曾

為僧徒故有第五句也曰蒙泉以為後四句粗淺也前四句亦自不佳

問青袍御史之意曰册府元龜載唐時風憲不與燕會故曰擬休官也

何以不取江上憶嚴五廣休也曰亦無深味

何以不取寓興也曰有清迥之氣自為佳製但未極深

厚耳附錄薄宦仍多病從知竟遠遊談諧明客禮休

物自是有鄉愁

何以不取東南也曰寄慨之作殊無佳處

何以不取歸來也曰三四太率不佳草徑蟲鳴急沙渠

水下遲却將波浪眼清曉對紅梨後四句自可觀也

何以不取子直晉昌李花也曰前四句格卑五六自套

亦不成語七句分字亦強押

何以不取題道靜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號

州刺史捨官居此今寫真存焉也曰層層安放清楚

玉溪生詩說下

七

宋氏槐廬校刊

然求一分好處亦不可得

何以不取賦得桃李無言也曰試帖中之平平者

何以不取登霍山驛樓也曰詩有氣格但三句太無理

嵐色之外豈能見小鼠乎

附錄廟列前峯迴樓開四望窮嶺巖嵐色外披雁夕

陽中弱柳千條露衰荷一面風壺關有狂孽速繼老生功

問末二句似突出曰登高望遠忽動于懷興寄無端往

往有此似突而究非突蓋其轉接之間以神而不以

迹也

何以不取寄和馬郎中題興德驛也曰了無佳處氣力

尤薄

問水色瀟湘闊沙程朔漠深二句似可觀曰此種是可

好可惡之句看通篇何如耳通篇如佳此等亦足配

色如通篇中無主峯末無結穴專倚此種為梁柱則

風斯下矣

何以不取題小松也曰淺薄之至

何以不取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

討也曰骨格崢嶸不失氣象論其音節尤存初盛之

遺然以為佳則未也別有說在贈別前蔚州契苾使

君條下附錄將軍大旆掃狂童詔選名賢贊武功暫

知無日鳥覆危巢豈待風早動動庸燕石上竹光綸粹漢廷中

何以不取水齋也曰了無佳處且有累句

問卷簾飛燕還拂水開戶暗蟲猶打窗二句聲調如何

玉溪生詩說下

七

宋氏槐廬校刊

曰此與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撫躬道

直誠感激在野無賢心自驚聲調相同意以下句第

五字平聲救之也憶中州集中如此句法亦有二處

古人必有原本非落調也然亦不必效為之

何以不取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

作也曰無一句是詩

何以不取過故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也曰詩極

可觀但五六句太纖不稱通篇耳所謂下劣詩魔也

附錄信陵亭館接郊畿幽象遙通晉水祠日落高門

庭燕雀風飄大樹感熊羆新蒲似筆思投日芳草如

問四句感熊羆長孺定為撼字今不從之何也曰此暗

用大樹將軍事熊羆以比武力之臣用尙書語因大  
樹飄零而追感熊羆之臣與上句燕雀爲假對也若  
眞作撼樹之熊羆于文理既欠安于景物亦無此理  
何以不取贈田叟也曰太激七八尤不成語  
何以不取和人題眞娘墓也曰俗體  
何以不取人日卽事也曰前四句一字不通五六亦堆  
柴無味七八雖成語亦無佳處  
何以不取春日寄懷也曰不免淺率  
何以不取和劉評事永樂閑居見寄也曰牽率應酬之  
作

玉溪生詩說下

完 朱氏槐廬校刊

何以不取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也曰俗體

何以不取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二三

同年之作也曰比前二詩畧可然亦不佳

何以不取喜雪也曰鄙俚夾襍加以瑣纖無復詩體

何以不取柳枝五首也曰一序流甚詩亦無可採處

何以不取燕臺四首也曰與下河內詩二首及河陽詩

和鄭汝愚贈汝陽王孫家箏妓二十韻燒香曲皆長

吉體就彼法論之皆爲佳作然已附錄房中曲及宮

中曲以見概此等雅不欲多存也

何以不取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也曰清楚而平

衍率筆累句尤多凡長篇鋪敘而乏筋節勢必至此

遺補 問送李于牛詩中幸藉四句前後如何轉接曰此處

殊不了了

何以不取詠懷寄秘閣舊僚二十六韻也曰病同劉五  
經篇

何以不取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二十韻也曰骨法不  
失蒼勁亦是五言一種雖貌與古殊而格力自在也  
但詩無風旨可採耳

何以不取憶雪及殘雪也曰憶雪詩一無可採殘雪詩  
頗刻畫然只是賦帖伎倆耳其中又多累句亦非佳  
篇

何以不取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度十韻寄劉  
韋二前輩二公嘗於此縣寄居也曰平平無佳處格

玉溪生詩說下

完 朱氏槐廬校刊

力尤薄

問河陽詩作悼亡解是石曰亦無確據是泛作感舊懷  
人觀之耳

何以不取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尙書也曰  
清而薄末四句歸于美鄭然語脈不大融洽嫌於鶻  
突結二句尤佻達不稱也

問此詩述典頗麗那得謂之清而薄曰厚薄在氣味格  
力之間不在詞句之濃淡也古詩有通篇無一典故  
者可得而謂之薄哉

何以不取獻杜僕射第二首也曰精力盡于前篇此則  
勉強應酬矣

勉強應酬矣

何以不取并泥四十韻也曰元白體也意淺而味薄學之易至于率俚

問元白體竟不佳耶曰亦是詩中正派其佳在真朴其病在好鋪張好盡好為欲言不言尖薄語好為隨筆

潦倒語在二公自有佳處學之者利其便易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也惟小詩却時時有佳者漁洋山人嘗

論之矣何以不取夜思也曰西崑下派何以不取思賢頓也曰詩極可觀但五六句既露骨亦

非體遂為一篇之累附錄內殿張絃管中原絕鼓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宸

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宸何以不取懷在蒙飛卿也曰詩亦清適但非有宗社

邱墟之痛哀同開府未免非倫七八句亦殊拙滯何以不取春深脫衣也曰後四句太累前四句亦無佳

處何以不取懷求古翁也曰詩有爽氣但乏厚味耳附錄

粉著仙兀傲逐戎旃關寒猶傳箭江湖莫繫船欲收何以不取城上也曰五六不成語七八尖佻

何以不取如有也曰不甚可解格亦卑下何以不取朱槿二首也曰第一首不成語第二首當是

和人懷歸之作失去本題誤附于後耳詩有格意聊

附存之附錄西北朝天路猶臨思上才城開烟草偏村暗雨雲回人豈無端別後應有意哀征南

予更遠吟斷望鄉臺補問戊籤以朱槿第二首為晉昌馬上贈即以勇多侵

露去一首為朱槿次首如何曰似亦有理何以不取萬懷也曰近乎鋪排特格調不失耳附錄

氣威鳳食鼎雲長養三清境迫隨五帝君焯波遺汲何以不取細雨成詠獻尚書河東公也曰小有刻畫只

是試帖體必擬二句尤拙何以不取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也曰應

酬之作格意卑下何以不取送從翁東川宏農尚書幕也曰題既脫誤難

定工拙筆力却蒼健可誦附錄昔帝迴沖春維皇側

蒼旻刊木方隆西陲始創殷夏三靈迷赤氣萬彙叫何以不取送從翁東川宏農尚書幕也曰題既脫誤難

還巡拯溺功宜急防虞要徒薪蒸黎今得請宇宙昨何以不取送從翁東川宏農尚書幕也曰題既脫誤難

無因宮掖方為蠱毒忽計其勤獻書秦逐客問謀漢何以不取送從翁東川宏農尚書幕也曰題既脫誤難

名臣北伐將誰使南征決此辰中原重板蕩元象失何以不取送從翁東川宏農尚書幕也曰題既脫誤難

分陳請且建清道街校別紫宸茲行殊狀勝故老遂何以不取送從翁東川宏農尚書幕也曰題既脫誤難

酸辛元子當封於釋來宵避處幽永嘉幾失墜表請再何以不取送從翁東川宏農尚書幕也曰題既脫誤難

黃汀

何以不取晉昌晚歸馬上贈也日題與詩俱不了然詩自是不成語

何以不取哭虔州楊侍郎虞卿也日不及蕭侍郎詩之

精神結聚結亦徑直附錄漢魏詩仍漏齊民困未蘇

方外易尹京終就拘本於能弭誘先議取非辜巧有

凝脂密功無一柱扶深知獄吏貴幾迫季冬誅叫帝

青天闊辭家白日晡流亡誠不弔神理若為誣在昔

問中憲二句聲調日此亦如七言之拗第六字以下句

三字平聲救之也

何以不取寄太原盧司空三十韻也日起手氣象自偉

玉溪生詩說下

朱氏槐廬校刊

但後半淺弱不稱且義之二句禹貢二句轉折皆不

甚融洽羅含六句亦湊泊不警切大不及上杜僕射

也附錄隋離臨淮旬唐旗出井陘斷龍指四柱卓馬

以煥丹青舊族開東岳雄圖奮北溟邪同獬豸獨樂

身得唯馨難塞誰仍揮日降妖亦闕廷將軍功不伐叔

競太陽螢內草纒傳詔前茅已勒銘那勞出師表盡

入大荒經德水縈長帶陰山綠畫屏只憂非紫背未

覺有廬醒保佐資沖漠扶持在查其乃心防暗室華

髮稱明廷按甲神初靜揮戈思欲醒義之當妙選孝

若近歸甯月色來侵魄詩成有轉橋羅含黃菊宅柳

極白蘋汀神物龜醜孔仙才鶴姓丁西山童子藥南

得叩元星自頃徒窺管於今愧挈瓶何由叨末席還

外且怡傳僕行忘止鯨鱗臥不冥身應瘠於魯淚

欲益為祭禹貢思金鼎堯圖意

何以不取赤壁也日此杜牧詩也但弄筆耳毫無風旨

可取

何以不取垂柳也日西崑下派

何以不取清夜怨也日畧存初盛格意不失雅音然亦

非高作附錄含淚生春背聞君欲渡遠綠池荷葉嫩

終日開清

何以不取定子也日亦杜牧詩也末二句不成語

鈔玉溪生詩竟復以去取之意為或問一卷附之

詩家舊無此例以意妄撰也意主別裁故詞多吹

索亦復借以說詩故時時旁及汗漫不刪末學小

子輕議古人狂妄之罪百喙何辭然一得之愚不

能自己私憂過計遂冒天下之不韙而為之其區

玉溪生詩說下

朱氏槐廬校刊

區苦心亦望大雅君子諒于形迹之外也庚午冬

至後一日河間紀昀再題

撰玉溪生詩說二卷畢芥舟更與商定一過香泉

亦以所評之本見示皆匡予之不逮緣抄錄已成

不能添入因撰補遺一卷附之而予有一一續得

亦載焉俟他日更定重寫依次入之耳辛未正月

二十六日昀再題

凡卷中所載之評日四家者乃袁虎文楊致軒何

義門田簣山所批鈔時偶忘分署故題以總名也

日平山者華亭姚君名培謙也日蒙泉者德州宋

君名弼也日蘅齋者杭州周君名助鵬也芥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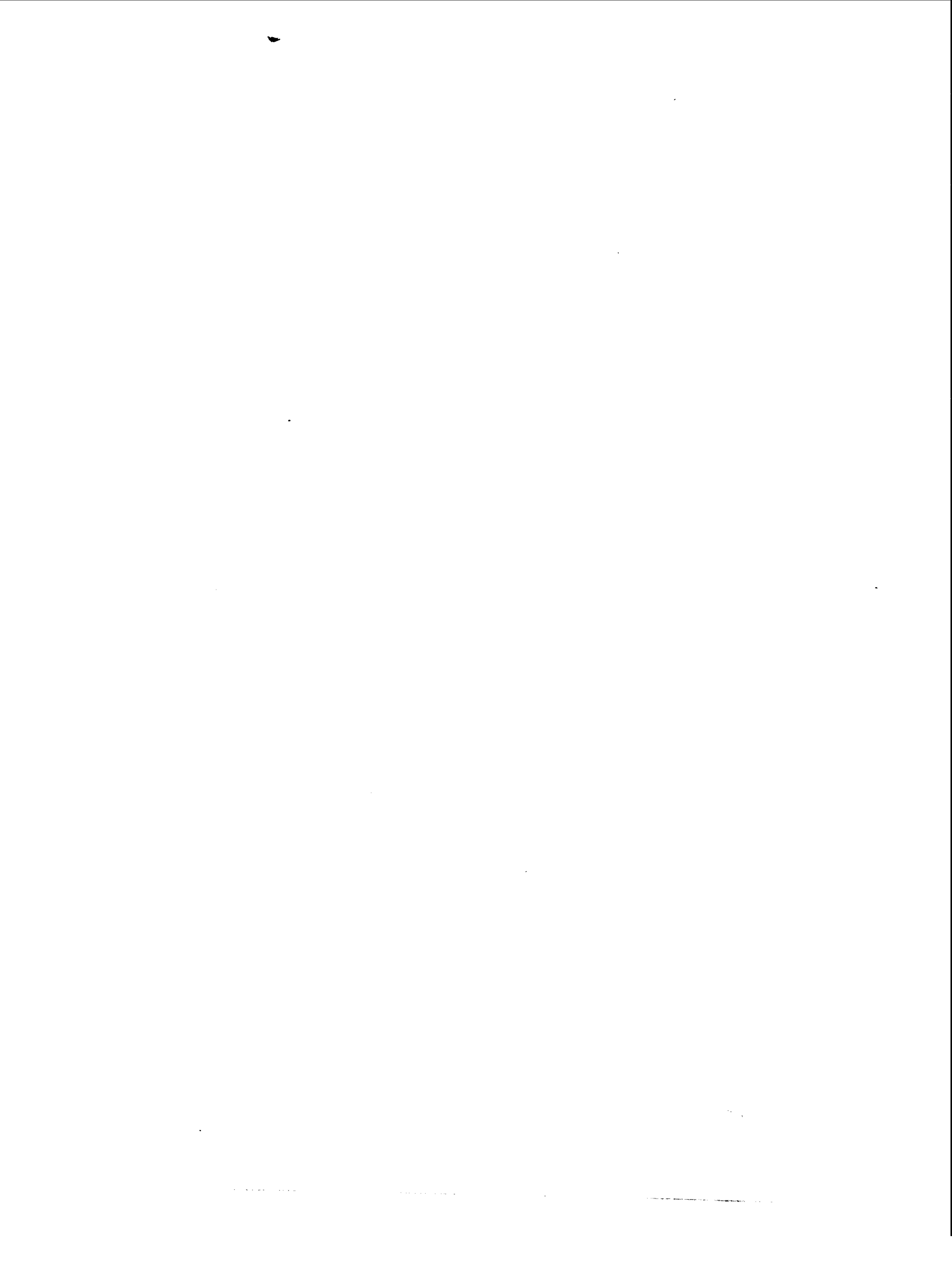


同里戈君名濤香泉則休甯汪君名存寬也卷中  
未及備詳因附識之是日燈下又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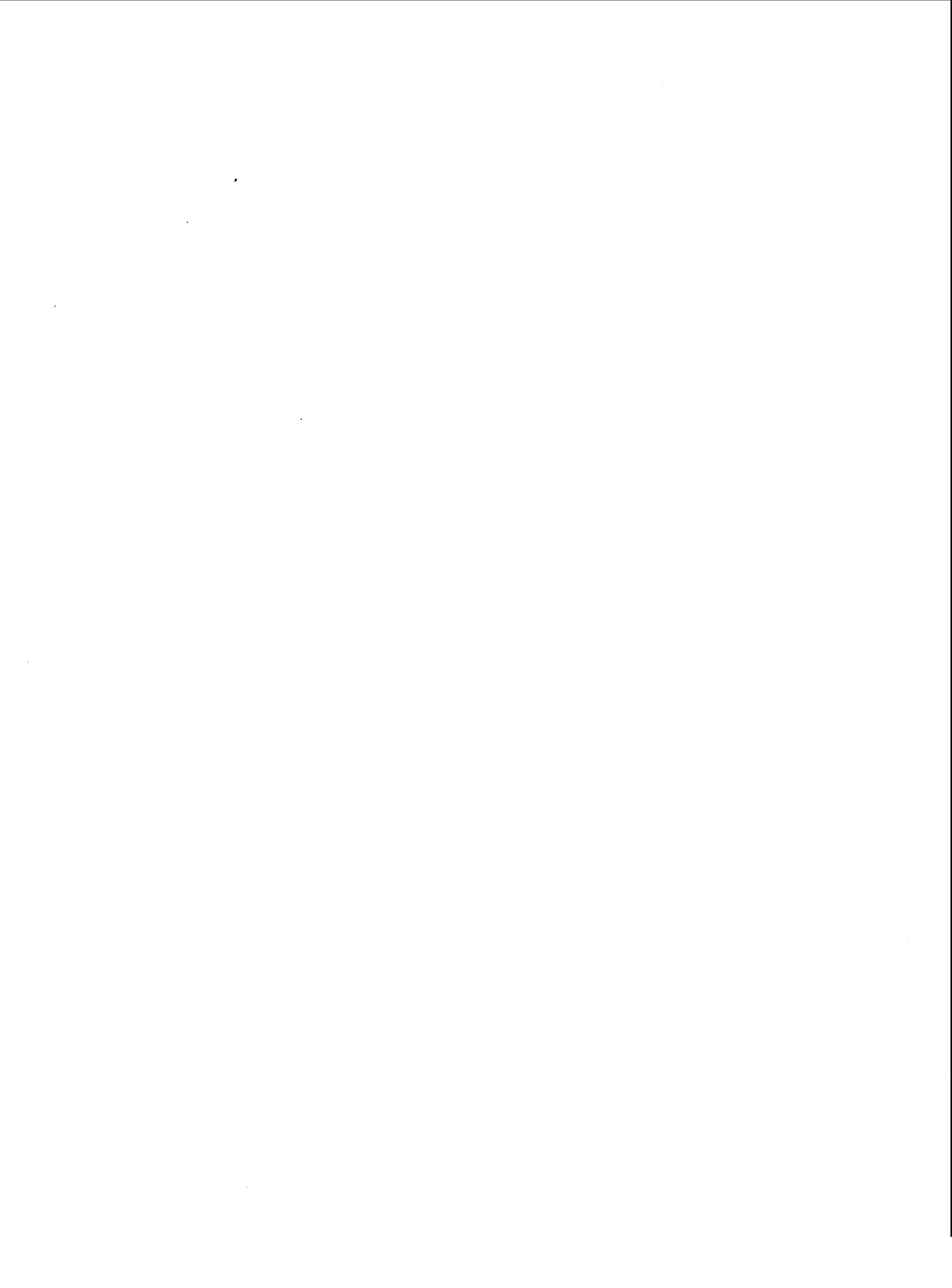
玉溪生詩說下

宋氏槐廬校刊

玉溪生詩說下終



說詩醉語序



說詩醉語序

辛亥春讀書小白陽山之僧舍塵氛退避日在雲光  
嵐翠中几上有山不必開門見山也寺僧有叩作詩  
指者時適坐古松亂石間鳴鳥弄晴流泉赴壑天  
風送謾謾聲似唱似答謂僧曰此詩歌元聲爾我共  
得之乎僧相視而笑既復乞疏源流升降之故重卻  
其請每鐘殘鐙燵候有觸卽書或準古賢或抽心緒  
時日既積紙墨遂多命曰醉語擬之試兒醉盤遇物  
雜陳略無論次也然俱落語言文字迹矣歸愚沈德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序

潛題於聽松閣

惟三百篇有此  
意故四始之義  
非詩之始學詩  
之源也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照清

鏡

彙梓

姪

文翰

藝

校錄

說詩醉語

李元春

時

齋評閱

門

王維

信

泰訂

詩之爲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  
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漢以來樂府代興六代繼  
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聲律日工託興漸失徒視爲  
嘲風弄雪花草遊歷燕衍之具而詩教遠矣學者但  
知尊唐而不上窮其源猶望海者指魚背爲海岸而  
不自悟其見之小也今雖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  
優柔漸漬仰溯風雅詩道始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一

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托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  
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嘆而中  
藏之權愉慄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  
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

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  
同食周盤誦汝墳而爲親從征此三詩別有旨也而  
觸發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興也讀前人詩  
而但求訓詁獵得詞章記問之富而已雖多奚爲  
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

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古人意中有不得不可言之隱借有韻語以傳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遠嫁或恍惚吐臆或沈結含悽長言短歌俱成絕調若胸無感觸漫爾拚詞縱辦風華勝然無有

詩法易知  
故詩人亦多  
即詩人亦多  
太詩教之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直詩如太空之中不著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二

數人而已

以詩入詩寂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徵引都入詠歌

方別於潢潦無源之學

曹子建善用史謝康樂善用經杜少陵經史並用但

實事貴用之使活熟語貴用之使新語如已出無斧

鑿痕斯不受古人束縛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

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

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

應如何如讀沙僧解三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

死法矣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

會子固下筆時目中不知劉向何論韓愈子固之文未必高於中壘昌黎也然立志不苟如此作詩須得此意

賈生惜誓篇曰黃鵠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觀天地之方員作文作詩必置身高處放開眼界源流升降之故瞭然於中自無隨波逐浪之弊詩不學古謂之野體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臨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三

摹分寸不失而已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積久用力不求助長充養既久變化自生可以換却凡骨矣

康衢擊壤肇開聲詩上自陶唐下暨秦代凡經史諸

子中有韻語可采者當歌詠之以探其原

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體然詩有一言如緇衣篇傲

字選字可頓佳作句是也有二言如鱗鱗祈父肇禮

是也有三言如螽斯羽振振鷖是也有五言如誰謂

雀無角胡爲乎泥中是也有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

嘉賓式燕以敖是也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

嗟字是讀非何也

十月... 庄王亦八言人  
多誤讀

賓之心則為七言我不敢做我友自逸則為八言短  
以取勁長以取妍疎密錯綜最是文章妙境

二南美文王之化也然不著一修齊治化字冲澹愉

爽隨興而發有知如婦人無知如物類同際太和之

盛而相忘其所以然是王風皞皞氣象

詩有不用淺深不用變換略易一二字而其味油然

自出者妙於反覆深歎也若曹殷其雷後張平子四

愁得之

雄雉末章進君子以耻身善世之道猶所云萬里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時語

四

外以身為本也漢東門行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猶

自愛莫為非重言以丁寧之去風人未遠

諷刺之詞直詰易盡婉道無窮衛宜姜無復人理而

君子借老一詩止道其容飾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語逗露之魯莊公不能為父

復警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而猗嗟一詩止道其威

儀技藝之美而章首以猗嗟二字譏歎之蘇子所謂

不可以言語求而得而必深觀其意者也詩人往往

如此

詩人尚出於  
其好言中非之  
則文章家亦  
公矣

州吁之亂莊公致之而燕燕一詩猶念先君之思七

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凱風之詩猶云

莫慰母心溫柔敦厚斯為極則

人有不平於心必以清比已以濁比人而谷風三章

轉以涇自比以渭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也杜子美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亦然

苑有苦蕒刺潘亂也中惟濟盈不濡軌二句隱躍其

詞以諷之其餘皆說正理使人得聞正言其失自悟

莊姜賢而不答山公之惑於嬖妾也乃碩人一詩備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時語

五

形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盛國俗之富而無一

言及莊公使人言外思之故曰主文諲諫

陟岵孝子之思親也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思已而

不言已之思父母與兄蓋一說出情便淺也情到極

深每說不出

政繁賦重民不堪其苦而蓺楚一詩唯羨草木之樂

詩意不在文辭中也至茗之華明明說出要之並為

亡國之音鴟鴞詩連下十子字蓼莪詩連下九我字

北山詩連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複也

後昌黎南山用北山之體而張大之下五十餘或字然情不

深而侈其詞只是漢賦體段

顏之推愛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謝玄愛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四語予最愛東山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末章其祈孔嘉其舊如之何後

人閨情胎源於此又愛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

人在水一方蒼涼瀟灑欲即轉離名人畫本不能到

也明陳臥子謂秦人思西周之詩卓然特見

大小雅皆豐鎬時詩也何以分大小曰音體有大小

非政事有大小也雜乎風之體者為小純乎雅之體

者為大試詠鹿鳴四牡諸詩與文王大明諸詩氣象

迥然各別

宣王中興主也然其後或宴起或料民至廢魯嫡殺

杜伯而君德荒矣詩人於東都朝會時終之以允矣

君子展也大成何識之遠而諷之婉也漢人長揚羽

獵那能有此

鶴鳴本以誨宣王而拉雜詠物意義若各不相綴難

於顯陳故以隱語為開導也漢枚乘奏吳王書本此

尋論鐘寶  
吉人只是  
時符終那  
雜借點又  
人自中自  
等神妙變  
非後人所

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何等正大事而忽然各幻出一

夢本支百世人物富庶俱於夢中得之恍恍惚惚怪

恠奇奇作詩要得此段虛景

巷伯惡惡至於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常留一餘地

然想其用意正欲激發其羞惡之本心使之同歸於

善則仍是溫厚和平之旨也牆茨相鼠諸詩亦須本

斯意讀

大東之詩歷數天漢牛斗諸星無可歸咎無可告訴

不得不悵望於天若此時之天非西周盛王時之天

者然司馬子長云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得之矣

文王七章語意相承而下陳思贈白馬王詩顏延之

秋胡行祖其遺法

古人祝君如卷阿之詩稱道願望至矣而頌美中時

寓責難得人臣事君之義魏人公讌唐人應制滿簡

浮華耳

美盛德之形容故曰頌其詞渾渾爾穆穆爾不同雅

音之切響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

歎有遺音者矣故可以感格鬼神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六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七



魯諸侯也安得有頌至魯有頌且祀后稷以配天非禮矣今讀賦以下四篇皆僖公之詩先儒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作頌知東遷以上魯無頌也即謂頌之變亦可

周頌和厚魯頌誇張商頌古質此頌體之別

離騷者詩之苗裔也第詩分正變而離騷所際獨變故有侘傺噫鬱之音無和平廣大之響讀其詞審其音如赤子婉戀於父母側而不忍去要其顯忠斥佞愛君憂國足以持人道之窮矣尊之為經烏得為過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八

楚辭託陳引喻點染幽芬於頌亂發懣之中令人得其悃欬悱惻之旨司馬子長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深有取于辭之重節之複也後人穿鑿注解撰出提挈照應等法殊乖其意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為倡獨倡無和總篇終為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咏歎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漸亡至唐人律體興第用意於對偶平仄間而意言同盡矣求其餘情動人何有哉天問一篇雜舉古今來不可解

離騷體調謂以可與論後人詩而亦不盡合

楚辭重節之複與正百言篇出

事問之若已之忠而見疑文天實為之思而不得轉而為怨怨而不得轉而為問問君問他人不得不容不問之天也此是屈大夫無可奈何處

九歌哀而艷九章哀而切九歌託事神以喻君猶望君之感悟也九章感悟無由沈淵已決不覺其激烈而悲愴也卜居漁父兩篇設為問答以顯已意客難解嘲之所從出也詞義顯然楚辭中之變體

屈原微箕皆同姓之臣離騷二十五與麥秀之歌辭不同而旨同有詩說離騷另出此錄其大旨二十七則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九

詩三百篇可以被諸管絃皆古樂章也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歌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皆其遺音此南與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漢以後因之而簡奏漸失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其去徐徐往往於迴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對偶行之

清調平調瑟調皆時以樂律合之然耳非作詩即擬此調也

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耶

樂府寧朴毋巧寧疎毋鍊張籍短歌行云萼蒲花開  
月常滿傷於巧也無名氏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  
光照鐵衣後人疑為韋元甫假託傷於鍊也古樂府  
聲律唐人已失試看李太白所擬篇幅之短長音節  
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自是樂府神理非古詩  
也明李于鱗句摹字倣非其不可句讀者追從之那  
得不受人譏彈

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十

離則失其源太肖祇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  
蕭蕭穆穆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  
豪蕩準之變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輩慷慨欲  
息矣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為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  
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小吏  
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  
五言古長篇難於鋪敘鋪敘中有峯巒起伏則長而  
不漫短篇難于收斂收斂中能含蘊無窮則短而不

促又長篇必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為合格短篇  
然而起悠然而止不必另綴起結苟反其位兩者俱  
真

麗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欸欸感寤具存無  
急言竭論而意自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  
其然而然也是為五言之祖○蘇李之別諒無會期  
矣而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何悒悒而纏綿也  
後人如何擬得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十一

妻朋友潤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  
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闕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  
皆在其下是為國風之遺  
廬江小吏妻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雜述十數人  
口中語而各肖其聲口性情真化工筆也中別小姑  
一段悲愴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云  
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  
下節云殷勤養公姥好自相扶將而忽轉二語云回  
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

詩品之分

漢五言一韻到底者多而青青河畔草一章一路換韻聯折而下節拍甚急而枯桑知天風二語忽用排偶承接急者緩之是神化不可到境界

文姬悲憤詩滅去脫卸轉接之痕若斷若續不碎不亂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礫自飛視胡笳十八拍似出二手宜范史取以入傳

蘇李以後陳思繼起父兄多才渠尤獨步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鄴下諸子文翰鱗集未許執金

林西仲及類直  
公論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三

鼓而抗顏行也故應為一大宗

陳思極工起調如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如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後謝玄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極蒼蒼莽莽之致

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傲詭不羈

讀者莫求歸趣迨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箋釋者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彥和稱嵇肯清峻阮肯遙深故當截然分道

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輕軒二陸潘張亦稱魯衛

左太冲拔出於衆流之中胸次高曠而筆力足以達之自應盡掩諸家鍾記室噪季孟于潘陸間謂野於

士衡而深於安仁太冲弗受也過江以還越石悲壯景純超逸足稱後勁矣士衡推大家然通瞻自足而

絢綵無力遂開出排偶一家降自齊梁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陸氏為之濫觴也

所撰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言志章教惟資塗澤先失詩人之旨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三

漢魏詩只是一氣轉旋晉以下始有佳句可摘此詩

運升降之別

陶公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不獨詠荆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能曠

世獨立鍾記室謂其原出於應璩目為中品一言不

智難辭厥咎 晉人多尚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

自任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

詩至於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時運一轉關也康樂

詩之高下固因  
乎人不可揜也

神工默運明遠廉倘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  
雕鏤太過不無沈悶其厚重處古意猶存 前人評  
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匠心  
獨造少規往則鈎深極微而漸近自然流覽閒適中  
時時浹洽理趣劉勰云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遊山  
水詩應以康樂爲開先也 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  
處在真在厚謝詩經營而反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  
在俊陶詩勝人在不排謝詩勝人在排 鮑明遠樂  
府抗音吐懷每成亮節代東門行代放歌行等篇直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十四

欲前無古人

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覺筆墨之  
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名理元長王融諸人未齊  
肩背

蕭梁之代君臣贈答亦工艷情風格日卑矣隱侯沈約

短章略存古體文通江淹仲言何遜辭藻斐然雖非出羣

之雄亦稱一時能手陳之視梁抑又降焉子堅陰鏗孝

穆徐陵略具體裁專求佳句差強人意云爾梁陳隋間

專尙琢句庾肩吾云鴈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殘虹

收宿雨缺岸上新流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陰鏗  
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江總云露洗山扉月雲  
開石路烟隋煬帝云鳥警初移樹魚寒欲隱苔皆成  
名句然比之小謝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痕迹宛  
然矣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平疇交遠風  
良苗亦懷新中有元化自在流出鳥可以道里計  
梁時橫吹曲武人之詞居多北音競奏鉦鏐鏗鏘企  
喻歌折楊柳歌詞木蘭詩等篇猶漢魏人遺響也北  
齊勅勒歌亦復相似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十五

北朝詞人時流清響庾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篇常  
見風骨爾時徐庾並名恐孝穆華詞瞠乎其後矣  
子山詩不專造句而造句亦工步虛詞云漢帝看桃  
核齊侯問棗花軍行云塞迥翻榆葉關塞落鴈毛從  
軍云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法筵云佛影胡人記  
經文漢語翻酬薛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峯  
少陵所云清新者耶而武林陳允倩謂老杜不能青  
出於藍直是亦步亦趨未免揚許失實

隋煬帝艷情篇什同符后主而邊塞諸作鏗然獨異

制極將復之候也楊素幽思健筆詞氣清蒼後此射

洪陳子昂曲江張九齡起衰中立此為勝廣云

古今流傳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

江淨如練如紅蕖當階翻如月映清淮流如芙蓉露

下落如空梁落燕泥情景俱佳足資吟咏然不如南

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忠厚徘徊得遲遲我行之意

唐顯慶龍朔間承陳隋之遺幾無五言古詩矣陳伯

玉力掃俳優仰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黃初正始

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時語

十六

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為最

蘇李十九首後五言宸勝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

少陵才力標舉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感時

傷亂憂黎元希稷高生平抱負悉流露於楮墨間詩

之變情之正也宜新寧高氏別為大家

五言長篇固須節次分明一氣連屬然有意本連屬

而轉似不相連屬者敘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

忽然聯續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運左史法於韻語

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來且讓少陵獨步

少陵新婚別云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近於怨矣

而君今往死地以下層層轉換勉以努力戎行發乎

情止乎禮義也羌村首章與綢繆詩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見此粲者東山詩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同一神

理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

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

祝有其朴實韋左司有其冲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

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時語

十七

才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太白五言妙於神行昌

黎不無蹶張矣取其意規于正雅道未漸

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斷

削耳以郊島竝稱銖兩未敵也元遺山云東野窮愁

死不休高天地厚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

龍百尺樓揚韓抑孟毋乃太過○韓孟聯句體可偶

一為之連篇累牘有傷詩品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如魏文燕歌行陳

琳飲馬長城窟鮑照行路難皆稱傑構唐人起而不

相沿襲變態備焉學七言古詩者當以唐代爲格式  
○班史東方朔傳云八言七言上下然東方詩不傳  
而八言體後人亦無繼之者

文以養氣爲歸詩亦如之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  
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  
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迴旋其姿也其間  
忽疾忽徐忽翕忽張忽滄灑忽轉掣乍陰乍陽屢遷  
光景莫不有浩氣鼓盪其機如吹萬之不窮如江河  
之滄漭而奔放斯長篇之能事極矣四語一轉蟬聯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六

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

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黃河落天走東海之勢以  
下隨手波折隨步換形若莽莽中自有灰線蛇踪  
蛛絲馬跡使人眩其奇變仍服其警嚴至收結處紆  
徐而來者防其平衍須作斗健語以止之一往峭折  
者防其氣促不防作悠揚搖曳語以送之不可以一  
格論

轉韻初無定式或二語一轉或四語一轉或連轉幾  
韵或一韻疊下幾語大約前則舒徐後則一滾而出

欲急其節拍以爲亂也此亦天機自到人工不能勉  
強

詩篇結局爲難七言古尤難前路層波疊浪而來略  
無收應成何章法支離其詞亦嫌煩碎作手於兩言  
或四言中層層照管而又能作神龍掉尾之勢神乎  
技矣

高岑王李 頤 四家每段頓挫處略作對偶於局勢散  
漫中求整飭也李杜風雨分飛魚龍百變讀者又爽  
然自失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九

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自湧白雲  
卷舒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集中笑矣乎悲  
來乎懷素草書歌等作開出淺率一派王元美稱爲  
百首以後易厭此種是也或云此五代庸妄子所擬  
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之戰諸侯  
皆從壁上觀滕行而前不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  
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集與太白各不相似  
而各造其極後賢未易追逐○夔州以後比之掃殘  
毫穎時帶頽禿

此以見

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任王詠評事篇中上云天  
 下亂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說出某人而下倒  
 補云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此其法也麗人行篇  
 中賜名大國號與秦慎莫近前丞相與亦是此法又  
 有反接法述懷篇云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若云  
 不見消息來平平語耳此云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  
 有斗覺驚心動魄矣又有透過一層法如無家別篇  
 中云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鼙無家客而遣之從征  
 極不堪事也然明說不堪其味便淺此云家鄉既蕩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略語 辛

盡遠近理亦齊轉作曠達彌見沉痛矣又有突接法  
 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沲秦東亭簡薛華醉歌突接  
 氣酣日落西風來上寫情欲盡未盡忽入寫景激壯  
 蒼涼神色俱王皆此老蹶開生面處

三句一轉秦皇嶧山碑文法也元次山中興頌用之  
 岑嘉州走馬川行亦用之而三句一轉中又句句用  
 韻與嶧山碑又別

歌行轉韻者可以雜入律句借轉韻以運動之純綿  
 裏針軟中自有力也一韵到底者必須鏗金鏘石一

此等唐人多有  
猶未達於古

片宮商稍混律句便成弱調也不轉韻者李杜十之  
 一二李如粉圖山水歌杜如哀王孫瘦馬行類韓昌黎十之八九後歐蘇  
 諸公皆以韓為宗○或問何者古詩中律句曰不露  
 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何者別於律句曰五  
 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七字每平仄相間  
 而義山韓碑一篇中封狼生龜龜生龜七字平也帝  
 得聖相相曰度七字仄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  
 高下皆宜

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略語 辛

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獨四言大篇  
 如元和聖德平淮西碑之類義山所謂句奇語重點  
 竄塗改者雖司馬長卿亦當斂手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  
 上卷使言者無罪聞者是戒亦風人之遺意也惟張  
 文昌王仲初樂府專以口齒利便勝人雅非貴品  
 仲初當憲織云當憲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人即無志節何至羨青樓倡邪文昌節婦吟云感君  
 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贈珠者知有夫而故近之更變

於羅敷之使君也猶感其意之纏綿耶雖云寓言贈人何妨回融其辭然君子立言故自有則

李長吉詩每近天問招魂楚騷之苗裔也特語語求工而波瀾堂廡又窄所以有山節藻梲之誚杜牧之謂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果天假以年所造遂止此乎○王元美云奇過則凡學長吉者宜知之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三

璞玉不須雕琢自然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明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勝杜子美獨闢畦徑寓縱橫排募於整密中故應包涵一切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

起手貴突兀王右丞風勁角弓鳴杜工部莽莽萬重山帶甲滿天地岑嘉州送客飛鳥外等篇直疑高山墜石不知其來令人驚絕

中聯以虛實對流水對爲上卽徵實一聯亦宜各換

意境略無變換古人所輕卽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嘗不是佳句然王元美以其寫景一例少之至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宋人已議之矣

三四語多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佳苟艱於屬對率爾放筆是借散勢以文其陋也又有通體俱散者李太白夜泊牛渚孟浩然晚泊潯陽釋皎然尋陸鴻漸等章與到成詩人力無與匪垂典則偶存標格而已外是八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式皆極詩中變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三

三四貴勻稱承上斗峭而來宜緩脈赴之五六必聳然挺拔別開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須振起也崔司勳贈張都督詩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和平矣下接云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杜工部送人從軍詩今君度沙積累月斷人烟和平矣下接云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泊岳陽城下詩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和平矣下接云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如此拓開方振得起溫飛卿商山早行於鷄聲蒟店月人跡板橋霜下接柵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周處士朴



賦董嶺水於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下接過衙山  
色遠近水月光低便覺直塌下去

中二聯不宜純乎寫景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景象雖工詎爲模楷至宋  
陸放翁八句皆寫景矣

收束或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本位收住張燕公  
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就夜飲收住也王右丞君  
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從解帶彈琴宕出遠神也杜  
工部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就畫鷹說到真鷹放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昨語 三五

開一步也就上文體勢行之  
唐玄宗劍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  
神完氣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而  
太白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  
會看一氣直下不就羈縛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  
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分頂上二語而一氣  
赴之尤爲龍跳虎卧之筆此皆天然入妙未易追摹  
大歷後漸近收斂選言取勝元氣未完辭意新而風  
格自降矣劉隨州工於鑄語不傷大雅然老至居人

下春歸在客先萬里通秋鴈千峰共夕陽名雋有餘  
自非盛唐語 賈長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溫  
飛卿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早靡時乃有此格後  
惟馬戴亦間有之

七言律平敘易于徑遂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爲尤  
難貴屬對穩貴遣事切貴捶字老貴結響高而總歸  
於血脉動盪首尾渾成後人祇於全篇中爭一聯警  
拔取青妃白有句無章所以去古日遠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昨語 三五  
所到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  
之妙不見字法者也

雲卿獨不見一章骨高氣高色澤情韻俱高視中唐  
鸞啼燕語報新年詩味薄語纖牀分上下  
王維李頎崔署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  
遠韻故爲正聲老杜以宏才卓識盛氣大力勝之讀  
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不廢議論不棄  
藻績籠蓋宇宙鏗戛韶鈞而橫縱出沒中復舍隴藉  
微遠之致自爲大成非虛語也明嘉隆諸子轉尊李

顧鍾譚於杜律中轉斥秋興諸篇而推南極老人自有星幾章何啻吟嚙

大歷十子後劉夢得骨幹氣魄似又高於隨州人與

樂天並稱緣劉自有倡和集耳白之淺易未可同日

語也蕭山毛大可尊白訕劉每難測其指趣○柳子

厚哀怨有節律中騷體與夢得故是敵手義山近體

變績重重長於諷諭中多借題搥抱遭時之變不得

不隱也詠史十數章得杜陵一體至云但須鸞鷲巢

何間豈假鴟鴞在泮林不愧讀書人持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時語

三六

温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剪綵

為花全無生韻弗尚也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

七夕笑牽牛飛卿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

年對句用逆挽法詩中得此一聯便化板滯為跳脫

晚唐人詩鷺鷥飛破夕陽煙水面風回聚落花菱荷

翻雨潑鴛鴦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盡句中矣又張

蠟洞庭湖詩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樸一溪烟綠  
楊一語分明邨港小景賦洞庭湖宜爾邪破字聚字  
澹字樸字求新在此不登大雅之堂正在此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

在開闔相生不露鋪敘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

其為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

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鴻麗一

變故方後此無能為役元白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

流易有餘鎔裁未足每為淺率家效顰温李以下又

無論已七言長律少陵開出然清明等篇已不能佳

何况學步餘子

雜句唐樂府也篇止四語而倚聲為歌能使聽者低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時語

三七

徊不倦旗亭伎女猶能賞之非以揚音抗節有出於

天籟者乎著意求之殊非宗旨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並

大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

各擅勝場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

嫁娘張祐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 七言絕

以語近情遙奔吐不露為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  
絃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王龍標絕句深  
情幽怨音旨微茫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只說他人

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絃指外也  
玉顏不及寒鴉色兩言亦復優柔婉約

秦時明月一章前人推獎之而未言其妙蓋言師勞

力竭而功不成絲將非其人之故得飛將軍備邊邊

烽自熄即高常侍燕歌行歸重至今人說李將軍也

防邊築城起於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詩中互文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為歷卷王鳳洲推王翰

蒲萄美酒為歷卷 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歷卷王

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渙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三八

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

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

益之同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

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

亦堪接武

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者王維之白眼看他世上

人張謂之世人結交須黃金曹松之一將功成萬骨

枯章碣之劉項原來不讀書此粗派也朱慶餘之鸚

鵡前頭不敢言此纖小派也張祐之淡掃蛾眉朝至

尊李商隱之薛王沈醉壽王醒此輕薄派也又有過

作苦語而失者元稹之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

入船窻情非不摯成蹙蹙聲矣李白楊花落盡子規

啼正不須如此說

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峴體以義山為崑梅

聖俞蘇子美起而矯之盡醜科白蹈厲發揚才力體

製非不高於前人而淵涵淳澹之趣無復存矣歐陽

七言古專學昌黎然意言之外猶存餘地

王介甫才力頗張而意味較薄桃花源一篇外良楮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三九

互見矣王逢力求生新亦同時之錚錚者

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

等於天馬脫羈飛僊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

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元遺山云只知詩

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嫌其有破壞唐體之意

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蘇門諸君子清才林立並入

寰中猶之邾邾已○蘇詩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

比喻拙於莊語

劔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獨造境地但古體近粗今體

蘇詩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

蘇詩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  
文祇是即昌黎  
歐亦亦然

近滑遜於杜之沈雄騰踔耳明代楊君謙 本朝楊  
芝田專錄其歎老嗟卑之言非放翁知己 放翁七  
言律隊仗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垞  
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錄放翁年八十餘六  
十年間萬首詩後又添四千餘首詩篇太多不暇持  
擇也初不以此遂輕放翁然亦足為貪多者鏡矣○  
八句中上下時不承接應是先得佳句續成首尾故  
神完氣厚之作十不得其二三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袁蕭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時語 三十一

東夫德范致能成陸務觀游也後去東夫易以廷秀

稱尤楊范陸蕭幾不能舉其名氏而詩亦散逸矣傳

其詠梅云百千年蘇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又云

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意子子求新而

入於濫體者邪

朱子五言不必嶄絕凌厲而意趣風骨自見知為德

人之音

西江派黃魯直太生陳無已太直皆學杜而未躋其

高者然神理未淡風骨獨存南渡以下范石湖變為

恬縹楊誠齋鄭德源變為諧俗劉潛夫方巨山之流  
變為纖小而四靈諸公之體方幅狹隘令人一覽易  
盡亦為不善變矣

蘇李數篇老杜奉為吾師不朽之作不必務多也楊  
誠齋積至二萬餘周益公如之以多為貴無如此二  
公者然披沙揀金幾於無金可簡亦安用多為哉

宋末謝舉羽晞髮集意生語造古體欲歎闕町畦方  
之元和時在虛全劉义之列

宋詩中如卷簾通燕子織竹護雞孫為護猫頭笋因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時語 三十一

編鹿眼籬風來嫩柳搖宮綠雲起奇峰湧帝青遠近

笋爭勝薛長東西鷗背晉秦盟皆卑卑者至若見江

魚應慟哭此中曾有屈原墳則惟矣脚跟頭上兩青

天月子灣灣照九州則俚矣學宋人者并無宋人學

問而但求工對偶之間如木上座竹夫人趙曲暮里

巷之語舍大聲而愛折楊皇琴宜識者之不欲觀也

擴清俗諦以求大方斯真宋詩出矣○春水渡旁渡

夕陽山外山何工於着景也客遊兒廢學身拙婦持

家何工於言情也此種何嘗不是宋詩

谷音一卷係宋遺民詩皆不落塵涸清鏘可誦者月泉吟社一卷便不足觀

中州集錢牧齋極爲獎激然可取者元裕之小序詩

品薄弱又在南宋諸公下也集中所傳如好景落誰

詩句裏塞驢駝我畫圖問好句不過爾爾王元美謂

直於宋而太淺質於元而少情豈肯論哉元裕之七

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時常得峯巒高插濤瀾

動地之槩又東坡後一能手也絕句寄託遙深如出

都門過故宮等篇何減讀庚蘭成哀江南賦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三

虞揚范揭四家詩品相敵中又以漢廷老吏伯生自評其詩

爲最他如吳淵穎之兀莽迺易之之流利薩天錫之

穠鮮耀艷故應重張一軍趙王孫暨金華諸子聲價

雖高未宜方駕 鐵崖樂府警者比於妖魅然廉折

稜稜異于男子而巾幗服者論宋元詩不必過於求

全也鍊門諸子中玉筍生亦復可采過此以往近乎

填詞等之自郤已

元季都尙詞華劉伯溫獨標骨幹時能規撫杜韓高

季廸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特才調過人步履

腰格不高然固  
洪裕徑

未化故變元風則有餘迨大雅猶不足也要之明初

辭人以二公爲冠袁景文凱次之楊孟載基次之張

志道以次之張來儀切徐羽文賁又次之高楊張徐之名特並

舉於北郭十子中初非通論

張志道送阮子敬一篇連跗接萼神似飲馬長城詩

袁景文題蘇李泣別圖神韻雙絕應在劉賓客李庶

子問

高典籍棟長於五言如海國霜氣涼秋聲落遙墅飛

雨霞際晴夕陽雁邊下風致疑出常建閩中林子羽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三

輩末之或先

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應之相習成

風靡然不覺李賓之東力挽頽瀾李夢何繼之詩道

復歸於正李獻吉雄渾悲壯鼓盪飛揚何仲默秀朗

俊逸廻翔馳驟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嘖嘖乎

一代之盛矣錢牧齋信口拈撫謂其摹擬剽賊同於

嬰兒學語至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絕此爲門戶起見

後人勿矮人看場可也○兩人學少陵實有過於求

肖虛錄其所長指其所短庶足服北地信陽之心

黃陶菴諸人亦  
謂何李似皆後  
震盪揚波另後  
亦無知者亦和  
之五此蟻賊樹  
矣

徐昌穀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倚期清潤骨相嶽嶽  
自能歎尊吳體邊庭實王子衡同羽翼李何而地位  
少下康對山涉筆庸庸一往易盡七子之名不必存  
也

借雪江送王伯安謫龍場驛丞云蠻烟瘦馬經荒驛  
瘴雨寒雞夢早朝上句寫遠窺景色人猶能之下則  
文成之忠愛俱見矣又趙鶴登岱云山歷星辰從下  
看海浮天地自東迴胸中不知吞幾雲夢也

楊用修負高明伉爽之才沈博絕麗之學隨物賦形  
青泉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三四

空所依傍讀宿金沙江錦津舟中諸篇令人對此茫  
茫百端交集李何諸子外拔戟自成一隊○五言非  
用修所長過于穠麗轉落凡近也同時有薛君采

稍後有高子業叔並以冲淡為宗五言古風獨饒高  
韵後華子潛蔡希韋柳之風四皇甫冲淡仰三謝之  
體雖未穿冥滓而氛垢已離正嘉之際稱爾雅云

王元美天分既高學殖亦富自珊瑚木難及牛溲馬  
勃無所不有樂府古體卓爾成家七言近體亦規大  
方面鍛鍊未純且多酬應牽率之態李于鱗擬古詩

臨摹已甚尺寸不離固足招詆諆之口而七言近體  
高華矜貴脫去凡庸正使金沙竝見自足名家過於  
回護與過於揅擊皆偏私之見耳

謝茂秦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五言律句烹字鍊  
氣逸調高集中雲山三邊外風生萬馬聞人吹五更  
笛月照萬家霜絕漠兼天盡交河蕩日寒夜火分千  
樹春星落萬家高岑遇之行當把臂七言送謝武選  
一章隨題轉摺無迹有神與高青邱送沈左司詩並  
推神來之作

青泉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三五

王李既興輔翼之者病在沿襲雷同攻擊之者又病  
在翻新吊詭一變為袁中郎兄弟之詼諧再變為鍾  
伯敬譚友夏之僻澁三變為陳仲醇程孟陽之纖佻  
廼視嘉靖諸子又古民之三疾矣論者獨推孟陽歸  
咎王李而並刻論李何為作俑之始其然豈其然乎  
萬歷以來高景逸龍歸季思子五言雅淡清真得陶  
公意趣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詩至鍾譚諸人衰極矣陳大樽壑闕榛蕪上窺正始  
可云枇杷晚翠

寫竹者必有成竹在胸謂意在筆先然後著墨也慘澹經營詩道所貴倘意旨間架茫然無措臨文敷衍支支節節而成之豈所語於得心應手之技乎古人不廢鍊字法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故能平字見奇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朴字見色近人挾以鬪勝者難字而已

點染風花何妨少爲失實若小小送別而動欲沾巾聊作旅人而便云萬里登陟培塿比擬華嵩偶遇庸人頌言良哲以至本居泉石更懷遯世之思業處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素

娛忽作窮途之哭準之立言皆爲失體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本乎志以成詩惡有數者之患

用意過深使氣過厲抒瀟過穢亦是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

意主渾融惟恐其露意主蹈厲惟恐其穢究之恐露者味而彌旨恐穢者盡而無餘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故多忠愛之詞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卽偶爾賦物隨境寫懷亦

如樓注少陵宋  
淫義山皆未免  
此病

必云主某事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

鍾伯敬云但欲洗去故常語然別開一徑康肱有弗踐者焉故器不尙象滯巧雜陳聲不和律艷談競響此持論極善且似自矜其失處蓋詩當求新於理不當求新於徑譬之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未嘗有兩日月也

援引典故詩家所尙然亦有羞無故實而自高騰陳卷軸而轉卑者假如作田家詩只宜稱情而言乞孃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三七

古人便乖本色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說謂神明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說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究其流極厥弊維鈞吾恐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擬古詠懷斷不宜入近世事與近世字而錦葛同裘嫌不稱也若本敘述近事卽方言諺語不妨引入顧用之何如耳

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朴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與寫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寫楷書宜入篆八分法同意

詠古詩未經闡發者宜援據本傳見微顯闡幽之意若前人久經論定不須人云亦云王摩詰西施詠李東川謁夷齊廟或別寓興意或淡淡寫景以避雷同勦說此別行一路法也

大冲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已有懷抱借古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碎語

三八

亦有以詠本事自見以會者當于言外求之

人事以抒寫之斯爲千秋絕唱後人粘著一事明白斷緣此史論非詩格也至胡曾絕句百篇尤爲墮入惡道

懷古必切時地老杜公安縣懷古中云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簡而能該真史筆也劉滄咸陽鄴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酬應爲懷古矣許渾稍可觀然落句往往入套

遊山詩永嘉山水主靈秀謝康樂稱之蜀中山水主險隘杜工部稱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儀曹稱之略

一轉移失却山川真面

詠物小小體也而老杜詠房兵營胡馬則云所向無空澗真堪託死生德性之調良俱爲傳出鄴都官詠鷓鴣則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此又以神韻勝也彼胸無寄託筆無遠情如謝宗可體作之流直猜謎語耳

唐以前未見題畫詩開此體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畫上發論如題畫馬畫鷹必說到真馬真鷹復從真馬真鷹開出議論後人可以爲式○又如題畫山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碎語

三九

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寫出登臨憑弔之意題畫人物有事實可拈者必發出知人論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廣之才是作手

古人詠雪多偶然及之漢人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謝康樂明月照積雪王龍標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何天真絕俗也鄭都官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已落坑塹矣昌黎之凹中初蓋底凸處盡成堆張承吉之職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是成底語○東坡尖叉韵詩偶然遊戲學之恐人



於魔

詠梅詩應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蘇東坡之竹外  
一枝斜更好為上林和靖之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  
籬落忽橫枝高季廸之流水空山見一枝亦能象外  
孤寄餘皆刻畫矣杜少陵之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  
看去亂鄉愁此純乎寫情以事外賞之可也○東坡  
詩幽尋盡處見桃花又云竹外桃花三兩枝自是桃  
花名句

隱侯云彈丸脫手固是詩家妙喻然過熟則滑唯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四十一

熟相濟於生中求熟熟處帶生方不落尋常蹊徑  
一首有一首章灑一題數首又合數首為章法有起  
有結有倫序有照應若闕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見體  
裁陳思贈白馬王謝家兄弟酬答子美遊何將軍園  
之類是也又有隨所興觸一章一意分觀錯雜總述  
纍纍射洪感遇太白古風子美秦州雜詩之類是也  
後人一題至十數章甚或二三十章然意旨辭采彼  
此互犯雖搆多篇索其指歸一章可盡不如割愛之  
為愈已

詩不可不造句江中日早殘冬立春亦尋常意思而  
王灣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經錘鍊便成警  
絕宜張曲江懸以示人

詩中韻脚如大厦之有柱石此處不牢傾折立見故  
有看去極平而斷難更移者安穩故也安穩者牢之  
謂也杜詩懸崖置屋牢可悟韵脚之法

對仗固須工整而亦有一聯中本句自為對偶者五  
言如王摩詰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楊舫七言如杜必  
備伐鼓撞鐘驚海上新妝袂服照江東杜子美桃花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晬語 四十一

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之類方板中求活時  
或用之

律詩起句可不用韻故宋人以來有人別韻者然必  
於通韻中借入如冬韻詩起句入東支韻詩起句入  
微豪韻詩起句入簫肴是也若庚青韻詩起句入真

文寒刪先韻詩起句入覃鹽咸亂雜不可為訓  
寫景寫情不宜相碍前說晴後說雨則相礙矣亦不  
可犯複前說沅澧後說衡湘則犯複矣即字面亦須  
避忌字同義異者或偶見之若字義俱同必從更易

予謂通韻不皆  
一韻非用別韻  
也

如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鞞角弓珠勒馬終是右丞之

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改則弊病去長吟則神味

詩中高格入詞便苦其腐詞中麗句入詩便苦其纖

各有規格在也然腐之為病填詞者每知之纖之為

病作詩者未盡知之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即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

句句次韻也自元白劉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聖

韻為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近代專

以此見長名曰和韻實則趨韻宜血脉橫亘句聯意

斷也有志之士當不囿於俗

毛釋黃云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

詩必相韻故拈險俗生澁之韻可無作也昏昏長夜

得此豁然

雜體大言小言兩頭纖纖五雜組離合

姓名五平五仄十二辰回文等項近於戲弄古人偶

為之然天雅弗取

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

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杜老古詩中

率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篇

作純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韵以行勿近儉父面目

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亦議論之

佳者

不讀唐以後書固李北地欺人語然近代人詩似專

讀唐以後書矣又或舍九經而徵佛經舍正史而搜

稗史小說且但求新異不顧理乖准雨別風貽譏踣

駁不如布帛菽粟常足厥心切理也

錢郎贈送之作當時引以為重應酬詩前人亦不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聖

廢也然必所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

而後以已之情性流露於中自然可詠可歌非幕下

張君房輩所能代作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為艷情

發也雖四始以後離騷與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

詠然詞則託之男女義實關乎君父朋友自梁陳篇

什半屬艷情而唐末香奩益近褻嫚失好色不淫之

旨矣此旨一差日遠名教

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夜吳歌

予論詩最不喜  
涉禪人以入禪  
禪為俗

本園情語而忽與罷在經下邳圯橋本懷子房而意實自寓遠別離本詠英皇而借以咎肅宗之不振李輔國之擅權杜少陵玉華宮云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傷唐亂也九成宮云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垂髮嚴監也他若風貴妃之釀亂則憶王母於宮中刺花敬定之僭竊則想新曲於天上凡斯託旨往往有之但不加三百篇有小序可稽在讀者以意逆之耳

漢人猶林郎篇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一髮五百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碎語

四四

萬兩鬟千萬餘陌上桑篇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焦仲卿妻篇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瑤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何工於賦美人也而其原出於碩人之美莊姜古人重其行兼及其容婦容不與德音功並列邪

唐詩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限以聲律而又得失缺美之念先存於中揣摩主司之好尙迎合君上之意肯宜其言之難工也錢起湘靈鼓瑟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外傑作寥寥略觀可矣

何景明明月篇序大意謂子美七言詩詞固沈著而調失流轉不如唐初四子音節可歌蓋以子美爲歌詩之變體而四子猶三百之遺風也然子美詩每從風雅中出未可執詞調一節以議之王阮亭論詩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略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能不被前人瞞過

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邵子則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理語成詩矣王右丞詩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碎語

四五

不用禪語時得禪理東坡則云兩手欲遮瓶裡雀四條深怕井中蛇言外有餘味耶

王右軍作字不肯雷同黃庭經樂毅論東方畫像贊無一相肖處筆有化工也杜詩復然一千四百餘篇中求其詞意犯覆了不可得所以推詩中之聖

杜詩別於諸家在包絡一切其時露敗缺處正是無所不有處評釋家必代爲辭說或周遮徵引以幹旋之甚有以時文法解說杜詩斷斷於提伏串插間者浣花翁有知定應齒冷

不惟與人無雷  
同自己亦不雷  
同詩之自然

殷璠云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吾無取焉  
芮挺章云道苟可得不棄於所養事非適理何貴於  
膏粱真能特立不昧心語

高仲武以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謂工於  
發端然暮蟬落葉有兩景乎不可聽豈堪聞有兩意  
乎此持論未當處

曹子建棄婦篇筆妙何減長門然二十四語中重二  
庭韻二靈韻二鳴韻二成韻古人雖有之不得引爲  
口實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碎語

四六

古人有誤用事實處弦高本犒秦師謝康樂云弦高  
犒晉師莊子柳生左肘柳瘍類也王右丞老將行云  
今日垂楊生左肘是以瘍爲樹矣又衛青不敗由天  
幸句誤用霍去病事而高常侍送渾將軍出塞亦云  
衛青未肯學孫吳同時誤用殊未解 張承吉以金  
山詩折服徐凝然中惟領聯稍勝樹影中流見鐘聲  
兩岸聞寫景太窄結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何  
村俗也東坡貶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爲惡詩而不  
指摘承吉或偶然未及爾

姜白石詩說謂一篇之妙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  
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又有意盡辭不盡  
剡溪歸擢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微妙語  
言諸家未到

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後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  
各有指歸唯王介甫百家詩選雜出不倫大旨取和  
平之音而忽入盧仝月蝕斥王摩詰韋左司而王仲  
初多至百首此何意也勿怖其盛名珍爲善本

韋穀才調集選固多明麗之篇然如會真詩及隔墻  
花影動等作亦采入太白摩詰之後未免雅鄭同奏  
矣奈何闡揚其體以教當世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碎語

四七

方虛谷癡奎律髓去取評點多近凡庸特便於時下  
捉刀人耳鼓吹一書彙名元道山者尤爲下劣學者以此等  
爲始基汨沒靈臺後難洗滌昔康崑崙學琵琶段師  
令其十年不近樂器洗盡邪雜方許受教作詩家毋  
誤入路頭爲康崑崙之續也

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采采流水蓬蓬遠  
春巖滄浪云羚羊挂角無跡可求蘇東坡云空山無

人水流花開王阮亭本此數語定唐賢三昧集○木  
玄虛云浮天無岸杜少陵云鯨魚碧海韓昌黎云巨  
刃摩天惜少本此定詩 韓高於東野而爲雲爲龍  
願四方上下逐之歐陽亦高於蘇梅而以黃河清鳳  
凰鳴比之蘇子高於黃魯直而已所賦詩云效魯直  
體以推崇之古人胸襟廣大爾許

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  
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  
而謙者宜歌風凡習於聲歌之道者鮮有不和平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四八

心者也今人忌才揚已揜拳露臂觀其意氣可覘所  
養矣

負罪引慝思古無訖際人倫之窮者何厚於自責也  
卽涕泣關弓情非得已然惟餘怨艾之意不問訶讓  
之詞乃有遭讒異於正則處變異於小弁而忿語諱  
情動相譏議小則見絕於友朋大則獲戾於君父君  
子夢之矣盡言翹過國佐已然綴文之士當知所節  
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  
少陵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其世不我容愛才若渴者

昌黎之詩也其嬉笑怒罵風流儒雅者東坡之詩也  
卽下面賈島李洞輩拈其一章一句無不有賈島李  
洞者存倘詞可餽貧工同擊悅而性情面目隱而不  
見何以使尙友古人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乎

美人佳人初無定稱簡兮以西周盛王爲美人離騷  
以君爲美人漢武以賢士爲佳人光武稱陸閎爲佳  
人而蘇蕙稱竇滔云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又婦人以  
男子爲佳人矣○九歌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君也  
思夫君兮未來指湘夫人也孟浩然衡門猶未掩佇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四九

立望夫君指王白雲也夫讀同扶音猶之子之稱非  
婦人目其所天之謂

樂府鰕鮒篇鮒同鰕水族之細者從且不從且李于  
鱗誤用鰕鮒押入魚虞韻後人讀同疽音不知其非  
也古人造字有鮒無鮒看說文等書自見○吳地有  
鮒山見越絕書今亦誤爲鮒山  
漕者以水通輸之謂讀去聲昌黎通波非難圖尺水  
乃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悞可証也惟泉水章  
思須與漕載馳章言至於漕屬衛邑者當平聲讀又

雍字如時雍辟雍肅雍作和字訓者俱平聲雍州之  
雍屬地名從去聲 人以忙遽爲倉皇然古人多作  
蒼黃少陵誓欲隨君去形勢反倉黃蒼黃已就長途  
往邂逅無端出餞遲柳州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  
又云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無作倉皇者倉皇二字應  
是後人誤用因倉卒皇遽而連及之也歐公伶官傳  
則云倉皇東出已屬宋人文集矣

今人負恩爲辜負按辜辜也絕非此意少陵孤負滄  
洲願昌黎孤負平生志義山映書孤志業之類無用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五十

辜者又李陵答蘇武書有孤負陵心陵雖孤恩之句  
更在唐人前 中興之中讀去聲元凱左傳敘云祈  
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音丁仲反若當興而興故  
謂之中不必恰在中間也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  
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餘不可悉  
數中酒之中讀平聲漢書樊噲傳項羽旣饗軍士中  
酒師古註飲酒之中不醒不醉故謂之中也太白醉  
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東坡君猷未知其趣爾臣今  
聊復一中之亦不可悉數後人中興平讀中酒仄讀

每每兩失

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  
草滋榮明指二月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  
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  
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試  
思猶字竟作何解

楚辭逢此世之助勦註謂急遽意勦讀同穰韓昌黎  
文新師不牢助勦將通杜牧之詩參軍與尉簿塵土  
驚動勦白樂天詩委命不助勦正得此意後世誤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醉語

五十一

贊襄凡所遣用百不合一

少陵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序云觀公孫氏舞  
劍器渾脫音脫瀟瀟頓挫獨出冠時按樂府雜錄謂劍  
器健舞曲名唐書中宗引近臣宴集宗晉卿舞渾脫  
則知劍器渾脫皆舞名後人誤以劍器爲舞劍而以  
渾脫二字與瀟瀟頓挫並讀未免使人笑粲

後漢逸民傳序引楊雄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注  
篡取也陳射洪云弋人何篡鴻飛高雲用楊語也惟  
張曲江詩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改篡爲慕矣然

昌黎在曲江後贈人詩仍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  
纂前賢讀書不肯一誤再誤如此

詩人每用爛熳字玩詩意乃淋漓酣足之狀然考說  
文玉篇等書從无熳字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有流  
離爛漫句韓昌黎南山詩有爛漫堆衆皴句皆爛旁  
從火漫旁從水改漫為熳不知起於何時焉寫成馬  
習馬不覺殊可怪也○杜詩衆雛爛熳睡俱從火傍  
然是後代鐫本所訛不可引以為據已上偶舉大概  
以枚數圖何能  
遽盡細心求  
之其訛自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說詩碎語

五三





古今文派述畧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少時有志學爲文顧以齒稚於里中之賢豪往往慕其名而欲與之接無閒也歲丁酉初應秋試始識陳懋夫先生是科先生以拔貢膺鄉薦而壽鏞以不文罷迨癸卯壽鏞預鄉選先生極論吾文有春氣自此相交在師友間者十有餘年歲丁未壽鏞再役漕務於燕而先生方銓授雲南恩安縣知縣同寓城東郵縣館一日方盥沐畢忽相語曰理學經濟文章將屬於子子其勉之壽鏞瞿然曰何先生戲我如斯先生曰子讀陽明書

古今文派述略

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令杭忽以其父振駮先生所注古今文派來曰此懋夫先生在浙江第四師範學校編以教學子者也得之狂喜因謂令杭曰先生不欲存其稿而今竟得之奇矣盡讀其所述曰周秦曰兩漢三國曰兩晉六朝曰唐及五代曰宋及金元曰明曰清斷代論文一一溯其源流治理學經濟文章爲一鑪而以理勝詞勝判爲兩塗其意尤獨重理勝此豈僅示學文者之途徑雖老師宿儒取爲借鏡之資無不可也乃知先生所以勉壽鏞者固平日所自勉者矣昔歐陽子以一生盡心文字爲可悲壽鏞則以爲可樂先生欲焚其稿者以爲可悲者也今取其稿刻之以爲可樂者也有時悲有時樂樂變而爲悲悲變而爲樂古今文士莫不皆然又豈獨壽鏞與先生哉起先生於九原而問之以爲何如先生未焚稿有磨兜鍪室詩文鈔藏於家他日更將刻之悵懷夙昔因書爲序且屬令杭告其父向非手錄焉而爲之注欲求斯稿豈可得耶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古今文派述略

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懷夫先生家傳

公諱康黼字次農號懷夫世居鄞城西郊之方伯第早歲失怙年二十爲諸生乃設家塾授徒奉母光緒丁酉以拔貢中式浙江鄉試勤治舉子業冀得祿以養親又好訓詁詞章之學有文名嘗數試禮部不獲售歲辛丑太夫人棄養時方戊戌庚子之後睹外侮日逼國勢亟亟乃幡然自悔因慷慨曰士生斯世安能復以文人自待而終其身耶方今和議初定舉國遑遑彼士之扼腕抵掌而談時事者惟知憚於外人之勢畏之懼之欣之

古文派述略 家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羨之於是競創標新領異之說徒求聳動當事固未能洞明機勢而自操其應付之術者也可謂失其本矣乃求古人經世之書及西歐政法史地之學悉心研治孜孜求治亂得失之道以漸適平時會而期諸設施數年頗有所得發爲文章詞雅義正尤能切中時弊旋任鎮海鯤池書院山長及儲材學堂其後改爲寧波府中學教席者數年丙午如京師更與二三同志相切礪居一年授雲南昭通府恩安縣知縣戚友頗有以蠻荒僻遠止其行者不顧毅然往戊申抵任所其地漢苗雜處風俗

凋敝號稱難治其民尤好興訟聽訟者率意爲之取斷而民之不平更甚往往連控不已致有累數年而不結者其地多盜賊出沒羣山中有司憚於捕治而盜風益熾公旣至周審民情嚴肅政令盡洗玩泄之習凡有控案必虛心研鞫旣得其情卽斷其是非曲直無不敬伏羣頌神明凡有報盜者必逮捕而嚴懲之耳目爲之一震凶頑於以斂迹行之數月獄訟清簡境內救平民大悅服次年兼護昭通府篆里有惡霸廣植黨羽氣焰張盛吏懼反噬莫敢窮治控牘累累輒置不問公旣攝行府事乃詳爲訪察擬有以治之會有以殺牛滋事惡霸率其黨與鄉民械鬪且繫鄉民數人投控公立逮之數其罪有爲緩頰者告之曰某在不欲令民之受彼魚肉也今日釋之彼且上下結納以求漏網是縱獸而噬其民也或謂宜先詳省從而定讞焉曰不請命將獲譴然爲民除害何畏一身譴也卒殺之鄉民亦各按律治罪是歲之秋交卸府篆其明年鄰封以苛征滋事土匪蠶起奉命赴下邑乃誠其令曰亂起矣當有以弭之城尤不可無備以防不虞慎毋忽也遂返郡而其令願以爲

古文派述略 家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足為患比抵郡而其縣失守之報至矣急設守禦而賊已臨城下矣乃閉城與知府提督率眾拒守日夜登陴督戰其地教堂林立亂既起外人乃以保護教堂相聒因告之曰城若守教堂何害若以兵衛教堂是自擾也民且滋疑焉相處不以誠而欲假之以威徒取禍耳賊烏合圍必不久守城吾責城決無虞無用保護為也外人感其誠深信仰並願效力焉圍數日賊不支潰去散匿山中統兵提督某更率軍出城搜剿遂獲三十餘人返城欲以俘賊眾及獲酋邀功遽擬奏報公察知皆係良民被誣執不可某悲曰是輩非賊賊當若何應曰此百姓也民命不可輕期某三日當執賊歸某遂不能屈次日率眾往果獲其魁並其羽黨數人械之歸一鞠盡服立釋先被捕者某滋不懌訟其過於省會臬司素忤公能因議譴事既平公以正道直行輒撓其志決竟棄官遂攜篆首肖離郡之口民遮道焚香涕泣相失曰吾民何幸得此賢父母今何不幸捨吾而去耶安得重莅斯土復牧吾民耶至有請建生祠者焉既抵省力求辭卸時總督合肥尙書李經羲識其才知非其罪語

古今文派述略 家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曰若陳某者固書生本色耳顧乃欲為吏於今日非其時也其不協也宜矣因留省任高等學校及法政學校教席辛亥之春復以文字因緣受知於合肥尙書邀之入幕任為文案司奏牘多所建白稱相得焉是年秋民軍起義滇垣於重九日響應一夜而事定時革命者多高等法政諸生咸欲推公出而任事不允月杪棄衣物乘閒離省人無知者經海道返鄞遂居家不復問世事公居官清廉家素貧而處之怡然繼應浙江第四中學及浙江第四師範之聘主經史古文講席採擷精要闡明源流以啓迪後進卒年五十有五著有古今文派述略摩兜鍵室文鈔遺言不許刻集今皆藏於家

古今文派述略 家傳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古今文派述略目錄

周秦時之文派

兩漢三國時之文派

兩晉六朝時之文派

唐及五代時之文派

宋及金元時之文派

明時之文派

清時之文派

古今文派述略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今文派述略

清鄭陳康備編

同縣張振駟註

周秦時之文派

古今文派自羣經子史外其源皆導於戰國屈原李斯其最著也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名靳尚忌

其能譖於懷王放之長沙屈原憂傷抑鬱乃著離騷一

篇又有九歌九章天問卜居漁父等篇其文多取美人

古今文派述略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香草以為比喻屈原弟子有宋玉景差之徒皆效其師

為文宋玉有九辯招魂諸作景差有大招諸作後人彙

集其文名曰楚詞此文之以辭勝者也駢體以辭勝世所謂

美文也

李斯楚上蔡人也其先師事荀卿荀卿名況漢宣帝名詢後人改荀為孫

兼學縱橫之術縱約縱為蘇秦橫連橫為張儀西入秦見始皇拜為客

卿後以為丞相二世即位具斯五刑斬於咸陽中斯工

篆書善為文秦泰山琅邪諸石刻皆李斯筆也其初入

秦時有諫逐客書一篇至今人多傳誦之此文之以理

勝者也散行以理勝世所謂用文也

兩漢三國時之文派

西漢文人工為美文者如淮南王劉安鄒陽枚乘朱買

臣嚴忌嚴忌本姓莊東漢明帝名莊後人改莊為嚴東方朔枚皋司馬相如

揚雄揚雄漢書作揚王褒班婕妤之倫皆取材屈宋華藻繽紛

為後世詞賦家駢文家之所祖而司馬相如揚雄尤為

一時之傑

相如字長卿蜀郡人有子虛賦上林賦長門賦大人賦

難蜀父老文封禪文諸作所列諸文除大人賦外皆見昭明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

古今文派述略

約園刊本

纂文選統字德施武帝太子早卒

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好學慕司馬相如之為文有

甘泉賦長楊賦羽獵解嘲劇秦美新諸作

東漢之世文尚辭華其最著名者若班固傅毅張衡馬

融崔駰蔡邕皆能遠追屈宋近擬卿雲為一代之冠冕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父彪字叔皮著漢書未竟而卒

固續成之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建初中東漢章帝年號為蘭

臺令史與班固同為寶憲府司馬有舞賦一篇見文選為

時所稱

張衡字平子南陽人精天文曆算之學嘗擬班固兩都

賦見文選作西京賦東京賦均見文選構思十年而成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通羣經鄭玄盧植皆其弟子

有長笛賦一篇見文選體物最工

崔駰字季長扶風茂陵人通羣經鄭玄盧植皆其弟子

有達旨一篇見後漢書本傳東方朔答客難見文選揚子雲

解嘲見文選而作邕工為碑版之文兼工隸書一時達官

貴人名儒碩德誌墓銘碑皆出其手皆東漢文之以辭

古今文派述略

約園刊本

勝者

西漢文之以理勝者以賈誼司馬遷為之最

賈誼雒陽人其文善於論事有治安策見漢書本傳出入儒墨名

法縱橫詞賦之閒故其所作淋漓酣恣變化排宕氣盛

而詞無不宜同時與之相敵者如鼂錯之論兵見漢書本傳

峭厲精悍庶幾如晉楚之爭霸

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太史令談之子其畢生精力全

注於史記一書凡百二十卷上起黃帝下訖天漢漢武帝年

後世紀傳之史莫能出其範圍唐宋以後古文名家

得其一體即已不凡二千年來不多觀也

楊惲字子幼司馬子長之外孫其文亦酷似子長試觀

其報孫會宗書與子長報任少卿書二書皆見文選神氣骨力

如出一手亦西漢之傑也

此外則推劉向父子劉向楚元王之後向字子政歆字子駿子

政文雍容和雅油然經籍之光子駿更加以凌厲幾可

步武賈鼯

董仲舒文筆不逮子長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又對天人三策見漢書本傳而入

理最深氣亦純茂粹然有儒者氣象西漢之世一人而

古今文派述略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

東漢之世崇尚經術學者為文樸茂者多縱橫者少然

其閒如王充王符桓譚荀爽崔實仲長統姓仲長名統高平人諸

葛亮姓諸葛名亮等議論時政條達疏暢猶有西漢之風

王充字仲任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王符字節

信著潛夫論三十餘篇後漢書採其貴忠浮侈實賈愛

日述赦等五篇足以觀見當時風政桓譚字君山世祖

時即漢光武上書言時政極論圖讖之非其所著書號曰新

論荀爽字慈明荀淑之子延熹漢桓帝年號九年對策言時

政其文絕似董江都崔實字子真字亭伯之孫瑗字子玉

之子也桓帝時以三公辭不就著數十條名曰政論指

切時要言辯而確仲長統字公理著昌言三十四篇有

理亂損益法誠等目諸葛亮字孔明有前後出師表皆

東漢文之以理勝者雖不及西京之奔放要亦一時之

傑也

漢之季年曹氏柄政人才輻湊輻湊通作輻輳聚也曹子建與楊

德祖書見文選曹子建名植即陳思王楊德祖名修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

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

古今文派述略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北魏文選作此魏王仲宣

名粲陳孔璋名琳徐偉長名幹劉公幹名楨應德璉名

瑒加以阮文瑜瑀吳季重質所謂建安七子者也建安漢獻

帝年號

曹氏兄弟子桓名丕即魏文帝子建並工為文此外如孔

融字文舉繁欽字伯休應璩字休璩潘日助何晏字平叔王延壽

考字文之倫莫不文采斐然於綺藻豐縟之中運簡質清

剛之氣蓋將結兩漢散體文之局開六朝駢體文之先

者也謂之辭勝可也

兩晉六朝時之文派



兩晉東晉文人尙曠達賤名教其學以老莊為宗如

阮籍字嗣宗嵇康字叔夜向秀字子期劉伶字伯倫旨必柱史名官

謂老詞必太玄批糠六經塵垢兩漢自謂寄託幽深然

文氣茶音俚爾衰矣自二陸陸機振采於江南三張孟陽

景陽孟陽挺秀於河北文氣為之一振士衡名機士龍名雲體大

思精為晉初之冠冕張載字孟陽張協字景陽張元字季陽亦

皆抗志曹王曹植追蹤枚馬枚舉不屑拾老莊之餘

唾與二陸同時者有潘安仁岳與安仁齊名者有左太沖

古今文派述略

六四明叢書

思太沖所作三都賦見文選雖未能方駕班張然能令士

衡閣筆班固作兩都賦張衡亦一時之傑作也

郭璞字景純之箋山經博雅多聞葛洪字稚川之著抱朴內

外二道麗善喻干寶字令叔撰晉紀及搜神記擅記事之長劉琨字越

石工章奏之體木華字元虛孫綽字興公有天台山賦

見文選善賦山水張翰字季鷹陶令名潛寄意田園皆典

午即司馬為之作者富於辭而儉於理自是以還美文

大盛所謂理勝之文若賈誼司馬遷之倫者絕迹於天

下且數百年

一代文章必有一二人為之提倡而後風氣乃成東漢

之世以班孟堅張平子為巨擘其文學相如子雲同鑑

其治融化而成一體故東京之文淵源藻雅勁氣內含

則班張之力也建安七子體格不越東京氣韻力追西

漢子建才氣無雙直欲上溯周秦當塗之季典午之初

雖文以辭勝而氣尙不靡者則子建之力也晉初士衡

太沖名滿天下綴學之士競相摹仿於是風氣大變駢

文之體格始成渡江而後稚川即葛洪景純即郭璞為兩大

家宋之顏顏延之謝謝靈運後人聞風而起延之典麗

古今文派述略

七四明叢書

靈運縣密繼之者有王僧達鮑明遠名照皆文詞贍逸為

世所宗范蔚宗名曄崛起其間所作後漢書序論閎偉似

子長淵懿似孟堅雖文氣不能上媲西京要之高情遠

韻固晉宋以來之傑作也

齊梁以後文體益趨整贍而氣則靡矣其間若謝玄暉

眺名眺之清麗王元長名融之博雅江文通名淹之俊秀沈休文

約名約之疏雋邱希範名遲之悽婉任彥昇名昉之工穩不可謂

非深叢孤羸繼之者如溫子昇字鵬舉徐孝穆名陵庾肩吾

父子庾肩吾字子慎遂以集駢體之大成後有作者蔑

以加矣其時北方文人如蘇綽字令之摹大誥謂之優孟衣冠則可謂之寢饋周秦則未也

隋承周後徐陵庾信之風大盛徐陵字孝穆徐摛字上秀

之子庾信字子山庾肩吾之子仕梁為散騎常侍聘於

魏遂留鄴下後歸北周文章豔逸為世所宗號徐庾體

隋文帝獨不善之開皇隋文帝年號四年詔天下公私文翰

務崇質朴章奏有過於浮華者付所司治罪於是風氣

為之一變然如盧思道字子行之勞生論李德林字公輔之

天命論許善心字務本之神雀頌薛道衡字元卿之老氏碑

皆冗衍寬緩無徐庾之藻采有齊梁之卑弱既非理勝

又非辭勝文運漸衰國祚亦促矣

唐及五代時之文派

唐興而辭勝之派勢微又熾蓋唐初文人如虞世南字伯施

李百藥字重規岑文本字景仁輩皆生於隋代耳濡目染

猶是齊梁風氣故所作多沈博絕麗之文及太宗投戈

講藝師法徐庾詔令之文亦華藻聯翩秀氣成采臣下

望風競相摹效初唐之文派遂成

咸亨調露均唐高宗年號之際有四傑者出學徐庾為文而恢

廓過之王勃字子安龍門人楊炯為盈川令世稱曰盈

川盧照鄰字昇之幽州人駱賓王義烏人嘗為武功主

簿人多以其官稱之四傑齊名而王楊尤為傑出楊盈川

曰魏在盧前盈川文如少姨廟碑孔子廟碑清新典麗

突過前人子安文以乾元殿頌為最著洋洋數千言珠

玉璀璨仍有道宕之氣以鼓舞之滕王閣序乃其少作

非極聖也

崔融字安成李嶠字巨山起於垂拱之世垂拱唐睿宗年號

位時景龍唐中宗年號蘇頌張說興於景龍之間景龍唐中宗年號說字道濟洛

陽人封燕國公頌字廷碩長樂人封許國公中宗時並

掌制誥能以兩漢之氣骨運六朝之詞藻時人稱為燕

許大手筆其後有蕭穎士字茂挺李華字遐叔常袞楊炎字公南

與燕許代興而常楊之名尤著

興元初唐德宗年號有陸宣公贇者字敬輿其所作制誥章

奏排比之中行以灑瀚之氣於駢體文為別調然不可

謂非以辭勝也

貞元唐德宗年號元和唐憲宗年號之際有令狐楚字恣李德裕字文饒以賤奏鳴於時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二人李德裕字文饒以賤奏鳴於時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著有樊南文集

古今文派述略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今文派述略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辟令狐楚幕府工為書記之文其體亦導源徐庾而加以工整無魏晉六朝以來疏宕之致蓋駢儷之變至斯已極辭勝之文將自此而絕響矣

自魏晉以來至於初唐其文大抵以辭勝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者起而古文之道乃大昌於世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官嶺表會卒嫂鄭氏撫養之七歲能文章及長盡通六經之旨年二十五登進士第出陸宣公之門諫宮市貶陽山令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後召

古今文派述略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還歷官監察御史國子博士遷刑部侍郎轉兵部侍郎終吏部侍郎長慶唐穆宗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始游京師聞獨孤及字至梁肅字敬倡為古文愈從其徒游銳志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子揚子揚雄撰相表裏可以左右六經至於他文造端置詞必務去陳言戛戛獨造不肯蹈襲前人字句宋蘇老泉名洵稱其文如長江大河渾浩

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遏抑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逼視語見陽內翰書魚龍或作魚龍遏或作迫視可謂善狀其文矣東坡謂抑或作抑遏逼視或作迫視其文起八代之衰語見東坡韓文公廟碑洵不誣也

與退之同時為古文而力足與之相敵者有柳宗元子厚解州人登進士第中博學宏詞科拜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卒於官子厚初好為駢體文及貶永州始慕韓愈為古文其文幽峭秀削如巉巖深谷石骨盡露在柳州時山水諸記幾欲奪退之

古今文派述略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席他文或不逮也

從退之遊者有皇甫湜李翱湜字持正淳安人元和中登進士第仕至工部郎中退之愛其才厚禮之與李翱字習張籍字文齊名裴晉公度辟為判官度修福先寺求碑文於白居易字樂天湜曰柰何舍近而求遠度使湜作之援筆立就度酬以千緡湜怒曰碑文三千字一字一緡不得減也裴笑而足之其為當時所重如此翱字習之為潭州刺史退之姪婿也其文章得退之之奇持正一傳為來無擇再傳為孫樵字可習之文則最

為北宋人之所宗

大抵韓柳之文導源於經取材於史極其詞華筆勢於諸子百家摹漢人之神而遺其貌擷六朝之秀而刪其蕪說理必精樹論必當措詞必堅鍊字必淨千辟萬灌然後下筆故文品尊而學術端也

木及金元時之文派

五代干戈之際文士道消辭理兩派均無足稱宋初有楊億劉筠楊億字太平劉筠字子億其詩號西昆體能為四六之文天下號為楊劉其後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之倫亦有駢儷之

古今文派述略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然古意浸失不如其散文遠甚

古文自韓柳以後至於宋嘉祐宋仁宗年號元祐宋哲宗年號時

凡三百年而其道一振當北宋之初西昆盛倡駢儷之

時有高錫字天福梁周翰字元襄柳開字仲塗范杲字師同四人

獨有志復古追摹秦漢惟柳開仲塗私淑昌黎文筆較

為嚴整餘子不及也

王禹偁蘇舜欽穆脩繼之旨近正矣而力勿逮禹偁字

元之鉅野人太宗朝舉進士為右拾遺獻端拱箴及禦

戎十策為當時所稱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蘇易簡之孫少有大志好為

古文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薦其才召試為集賢校理後寓

吳中與梅聖俞梅堯臣字聖俞有宛陵集齊名在蘇州作滄浪亭白

號滄浪翁文章敏贍為世所宗

穆脩字伯長師陳搏號希夷傳易學祥符初宋真宗年號中進

士第時學者從事聲律未知古文脩家有韓柳集極意

鑽仰冀得其精又釀金鏤板售於京師以文學為天下

倡脩一傳為尹洙字師魯再傳為歐陽修

修字永叔廬陵人父名觀字仲寶為泗州司理修生四

古今文派述略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歲而父卒母鄭教之家貧以荻畫地作書舉進士甲科

仁宗時為諫官出知滁州還為翰林學士年六十即乞

謝事及徙青州請止青苗錢與執政忤執政謂王安石

半山神宗時乃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究國公諡文忠

自五代以來文章卑微修遊隨州得唐韓愈遺稿讀而

心慕之苦心探索至忘寢食遂以古文名天下晚年自

號六一居士謂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棋

一局酒一壺吾老其閒是為六一也語見歸田錄平生著書

甚富而新五代史尤為畢生精力之所萃識者謂其上

追史記無愧色焉

蘇明允名洵上歐陽公書稱其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

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竭急言極論而容與閒易

無艱難勞苦之態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

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

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

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

陽子之文也其論洵不誣矣

與永叔同時而善學韓文者莫如王荆公荆公名安石

古今文派述略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字介甫臨川人有臨川文集安石號曰半山神宗時為相行新法卒

諡曰文荆公為文好為曲折瘦硬盤旋一氣後人狀其

文謂如孤松百仞斷岸千尺秋高氣爽健鶻摩空非過

譽也永叔門下士則推曾子固蘇子瞻為之最子固名

鞏南豐人易占之子致堯之孫曾致堯子二易簡易性占易占子三鞏布筆性

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為文章爾雅深厚擬之漢人在

劉向父子之間劉向字子政劉歆字子駿所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

學者稱南豐先生

子瞻名軾號東坡洵之子洵字明允號老泉蜀之眉山人

嘉祐間宋仁宗年號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公得洵所著

權書衡論二十篇上之除校書郎名動京師蘇氏文章

遂擅天下一時學者以其父子俱知名號為老蘇以別

之

子瞻舉制科歐陽公知貢舉所得士也弱冠博覽經史

為文操紙筆立就嘗自謂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為悅

意事如萬斛泉源不擇地湧出又其文如大海汪洋一

望無際風水相激漣漪自生至於天風怒濤波洶洶湧

行乎其所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蛟龍翔躍騰

古今文派述略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踔其中誠天下之壯觀也

轍字子由號穎濱有樂城集諡文定明允次子與兄軾同登進士以

阻安石新法斥居外郡哲宗朝召為右司諫進戶部侍

郎為翰林學士權吏部尚書進門下侍郎以言事落職

出外以大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子由為

文初以父兄為師後乃自變成體其才氣不逮子瞻而

持論純正氣息深穩序記諸作與曾子固相頡頏宋文

之傑也

明朱右稱韓柳歐曾王三蘇為古文八大家茅鹿門名坤

有八大家文選行於世於是八家之名遂為文家之通稱世皆知其稱始於鹿門而不知開其先者朱右也情諸欣字同人又有唐宋十家之稱十論理之文自西漢以來至此為極盛焉

南渡以後國勢變而文亦不振周子充名必大號平園封益國公廬陵

人之寬廓陳君舉名傳良號止齋瑞安人之空疏葉水心名適一字正則

永嘉之平實陳同甫名亮號龍川永康人之麗豪當時號稱能文

者尚不免此弊惟東萊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稱東萊先生文筆俊

爽頗能步武東坡第博議一書乃其少作未免有掉弄

古今文派述略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虛機之謂朱子亦謂伯恭之文失之纖巧誠不易之論也故南宋之文必以朱子為大家

朱子名熹字元晦婺源人天姿粹美讀書務躬行父松

字喬年初為尤溪尉後知饒州嘗誦大學中庸用力於

致知誠意之地朱子幼承家學慨然有志於聖賢紹興

中紹興宋高宗年號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累遷煥章閣待

制進侍講初從劉子羽名翬居崇安後從延平李侗字愿中人

稱延平學盡得河南二程子之傳程顯字伯淳人稱明道先生程頤字止叔

人稱伊先生所著有諸經傳解四書集註通鑑綱目小學等

川先生

書卒諡曰文理宗朝贈太師明封徽國公從祀文廟為

文師法韓曾一出自然可謂南宋以來卓然一大家然

後進效之理不足以舉其詞未得其精深徒得其柔緩

於是冗沓萎茶音涅疲貌之弊起矣

南宋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有渭南文集文亦高

華朗暢有大家風

金代之文以蔡珪趙秉文元好問為三大家蔡珪字正甫松年子

文章亦有名趙秉文字周臣號閒閒居士有滏水集元好問字裕之有遺山詩文集三家之中惟

元遺山最為傑出而姚燧之牧庵文集元姚燧字端甫號牧庵洛陽人

古今文派述略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牧庵文集才氣亦相似然法律未嚴非正宗也

自戴表元以清深和雅元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有剡源文集振起斯文

姚燧繼之袁桷元袁桷字伯長慶元州人著有清容居士集馬祖常元馬祖常字伯庸光

州人著有石田集又繼之至四傑起而元文一振四傑者虞集

字伯生號邵庵有道園學古錄楊載字仲弘范梈字亨父著有德機集揭傒斯字曼

文安富四人也四人之中自以虞道園所詣為最深然

核其所得亦遺山牧庵之流耳不能上繼韓歐也

明時之文派

明初之文以宋濂為稱首濂金華人字景濂號潛溪金

華先有黃潛吳萊柳貫三人

黃潛字晉卿諡文獻有黃文獻集十卷吳萊字立夫

直方之子有淵穎集柳貫字道傳有待制集

倡古文於元季潛溪幼從鄉先生游聞其緒論慨然思自振於一代卒其所詣出道園

之上方正學即方孝孺字希直學於潛溪而文筆與大蘇為近

方正學寧海人有遜志齋集

成祖仁宗之世政治皆推楊士奇楊榮楊溥世稱為三

楊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楊溥字宏濟湖廣石首人當時文

字亦以三楊為宗焉其為文昌明博大雍容揄揚時號

為臺閣體後進效之漸流為敷泛李東陽起而救正之

古今文派述略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諡文正有懷麓堂集

茶陵文派以李東陽而得大名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

籍居京師四歲能作徑尺大字作文操筆如夙構弘治

孝宗正德武宗年號間上沿途目擊疏一時名動輦下又稱

之下即謂京師之下東陽病當時文體萎泛思欲以韓蘇一派挽

救之而吳寬吳儼等為之羽翼寬字元博長洲人官至

詹事又東閣典誥救儼字克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二

人亦以文章宗伯有志矯臺閣體之弊同時又有王鏊

號守溪維玘號圭峯以唐宋文為世倡鏊字濟之吳人玘

字景明一作景鳴南城人南城一作南城濟之學東坡景明學昌黎

與二吳吳儼東陽遙相應和於是茶陵文派勢欲始盛

當茶陵主盟壇坫時有以復古為宗旨與茶陵相抵抗

者則有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教天下學者無讀唐

以後書為文務光怪奇麗規模秦漢其流弊至於鈎章

棘句不可句讀學問雖博文體壞矣李字獻吉自號空

同子何字仲默自號大復山人故世稱何李為大復空

同與何李為羽翼者有康海字對山王九思號漢陂徐禎卿

字昌穀王廷相字子衡邊貢字華泉世號為弘治七子宏治明

古今文派述略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名前七子繼前七子而起者有李攀龍王世貞徐

中行字子與宗臣字子相梁有譽字公實謝榛字茂秦號四溟山人臨清州人

吳國倫字明卿世號為嘉靖七子嘉靖明世宗年號亦名後七子

而以王李為之魁

李字子鱗山東歷城人有滄溟集王字元美江蘇太倉

人有弇州四部稿于鱗早卒元美主壇坫者數十年王

貞字元美號鳳洲題震川像云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天下學子靡然從

風勢欲之張比空同大復為尤甚

當時獨有崑山歸有光起而與之抗至詆世貞為庸妄

巨子見項思堯文集序然當太倉主盟之時風氣既開天下之

信如山終不如其信太倉古文正派不絕如綫

有光字熙甫官至太僕卿有震川集其為文由子固介

甫以上溯韓歐由韓歐以上溯史記熙甫於史記致力

最深讀之凡數過手加評點頗能得其要領今所傳歸

氏評點史記是也

與熙甫同時以唐宋文名者有茅鹿門坤在熙甫之前

者則王伯安守仁唐應德順之王道思慎中伯安謚文

成學者稱陽明先生應德有荆川集道思自號遵巖居

古今文派述略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皆能於七子外自樹一幟而歸氏所詣為最深

有明一代能直接史漢韓歐之派為文章正宗者必推

熙甫焉至於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與夫竟陵之鍾

惺字伯敬譚元春字友夏矜其私智小慧輕薄佻巧傳至今

日海上江湖派宗之不足與於文章之數也

清時之文派

清初自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三先生以文章氣節彪

炳東南而文氣為之一振清初四大儒即黃梨洲顧亭

林王船山李顥是也李顥字中孚盩厔人黃梨洲弟子有萬斯同者

字季野浙江鄞縣人亦當時之大儒也

梨洲名宗義字太冲浙江餘姚人清初修明史諸徵先

生命督撫以禮敦遣以篤老辭所著有明儒學案明文

海南雷文約等書

亭林名炎武原名絳字寧人江南崑山人康熙戊午詔

開博學宏詞科諸鉅公爭欲致之先生以死辭次年修

明史又欲薦之先生貽書葉方鵠誓以身殉所著有首

學五書日知錄肇域記天下郡國利病書等作

船山名夫之字而農湖南衡陽人著書甚富有薑齋文

集十卷而讀通鑑論二十卷宋論十五卷近時學子尤

古今文派述略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置一編焉

然三先生不欲以文章名也其以文章名者則有寧都

在江三省三魏侯雪苑汪鈍翁

三魏者伯子名祥字善伯改名際瑞叔子名禧字冰叔

冰同季子名禮字和公而叔子之名最著文亦最工

九子魏祥魏禧魏禮林時益字確齋彭士望字躬庵邱

維屏字邦士李騰蛟字力貞曾燦字青藜一字止山彭

一字遜士其為文導源於韓非國策所詣與老蘇為近

似縱橫名法家言

雪苑名方域字朝宗河南歸德人侯方域卒年文思颯



起風發有駿馬下坂不可羈勒之勢惜其年促未能極

其至也尚邱侯方域與官與陳貞慧如皋冒襄桐城方以智當時稱為四公子

鈍翁名琬字茗文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舉康熙

己未鴻博改編修文體婉折雅近歐曾

與三家相先後而以古文名者吳縣則有計東甫草號

改亭慈谿則有姜宸英西泠號湛園鄞縣則有萬斯大

充宗萬斯同季野安溪則有李光地晉卿號榕村吳江

則有潘耒次耕長洲則有韓奕慕廬武進則有邵長蘅

子湘烏程則有夏駟宛來秀水則有朱彝尊竹垞宣城

古今文派述略

三四明後書 約園刊本

則有施閏章愚山漢陽則有熊伯龍次侯黃岡則有劉

子壯克猷而四川夔州唐甄鑄萬唐甄著 潛書異軍蒼頭突

起亦文陣之雄

諸家之文根據經史馳騫百家直抒胸臆不僅規撫同模

韓歐才氣固壯法律未嚴蓋清初承明季古文衰弱之

後力以讀書萬卷矯公安竟陵空疏纖佻之弊故儒墨

並競漢唐迭主所謂萬里黃河泥沙同下才多之患所

不免也

至乾隆嘉慶之間而文體乃正先是清初及乾嘉諸儒

病明季學者空談心性心性道學也俚言臆說荒經蔑古於

是倡為學說用漢人治經實事求是之法為天下倡

其最著名者如德清胡渭臆明胡渭初名渭生字臆明 學者稱為東樵先生浙

江德清人著有禹貢錐指二十卷易圖明辨十卷洪範正論五卷大學翼真七卷太原閻若璩

百詩閻若璩字百詩山西太原人著有尚書古文疏證 四書釋地潛邱劄記毛朱詩說日知錄補正喪服

翼註吳縣惠士奇天牧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江蘇 吳縣人父周惕字元龍天牧生

時元龍夢貴人來謁視其刺則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

貞名名之康熙己丑成進士官至侍讀學士著行易說

禮說春秋說等書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不府及

古文派述略

三四明後書 約園刊本

元年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嘉定錢大昕竹汀字 費文恪公首舉先生賜六品冠服

徵號辛楣江蘇嘉定大昕之弟大昭竹廬字晦之著有 人著有潛研堂文集

嘉慶初舉休寧戴震東原著戴氏遺 書十五種金壇段玉裁懋堂

孝廉方正字若膺著有說文解 字注經韻樓文集陽湖洪亮吉稚存著有左傳 孫星

衍淵如著有續古文苑 皆研究註疏攷訂名物以許叔 重名

慎解字之法通鄭康成名 玄詁經之旨宗漢祧宋力矯

空疏之弊非讀書萬卷不能通其一字

而其時居高位者如秦尙書慈田字樹峯號味經金匱 人著有味窩文集

王尙書引之江蘇高郵王氏王安國字書城號春圃官 至吏部尙書諡文肅子念孫字懷祖學者

稱石耀先生官至御史孫引之字伯申官至禮部尚書  
諡文簡高郵王氏自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  
孫下石耀伯申三世畢修撰沅字縉蘅一字秋帆自阮  
相承而其緒益拓號靈巖山人鎮洋人  
協揆元字伯元號雲王侍郎和字德甫號述庵學者稱  
著有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卷朱學士筠字東美一字竹君  
八卷湖海文傳七十五卷號笥河大興人  
正公珪兒也著翁閣學方綱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  
有詩河文集人著有經義考補復初齋  
全集盧學士文昭字召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  
等書州著有鍾山札記龍城札記等書又  
皆宏獎風流推轂士類於是海內樸學之士各以心得  
著書立說達而在上者鼓吹休明潤色鴻業窮而在下  
者亦獨抱遺經藏之名山傳之弟子而著書者乃專以

古今文派述略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攷據爲事矣

然攷據之文務在徵實史漢之詞華韓歐之波折工於  
彼者必紕於此惟方望溪抗心史漢獨以韓歐爲宗望  
溪名苞安徽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著  
有望溪集

望溪之邑子劉大櫟字才甫號海峯始以文謁方侍郎  
侍郎爲延譽於公卿聞曰如某者何足道邑子劉生乃  
今之韓歐也於是海峯之名乃大著

海峯一傳爲姚鼐字姬傳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改

庶吉士散館改禮部主事遷刑部郎中著有惜抱軒文  
集

姬傳始受古文法於其伯父範範字南青乾隆壬戌進  
士官編修著有援鶉堂文集學者稱薑塢先生又受業  
於海峯其爲文宗法韓歐於望溪所云人品在程朱之  
閒學問繼韓歐以後二語爲終身之祈嚮故其詞旨雅  
潔晚年有出藍之譽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  
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一說二語出於程  
向桐城號桐城派魚門魚門名晉芳由是學者多歸

古今文派述略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姚先生晚年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  
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  
人者稱爲高第弟子

異之道光五年舉人著有因寄軒文集伯言道光二年  
進士以知縣用改郎中著有柏枧山房文集植之增廣  
生員著有儀衛軒文集石甫範曾孫嘉慶十三年進士  
由知縣官至廣西按察使著有東溟文集四人各以文  
法傳授弟子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號啓洲著有啓  
味經山館集事植之最久精力過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

法傳之後進義無所讓也

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者有新城魯仕驥黎非魯黎非名

九舉原名仕驥著有山木居士集宜興吳德旋仲倫有初月樓集黎非之甥

為陳用光碩士著有納坡錄太乙舟文集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

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

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著有五經說四書說

求自得之室文鈔皆承黎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

昌有桐城之學

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呂璜字禮北廣西永福人著有月滄文集月滄

古今文派述略

三四明叢書

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字濂甫著有怡志堂文集龍啓瑞翰臣號

五著有經德堂文集馬平王拯定甫著有龍壁山房文集皆步趨

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

衍於廣西矣

姚先生嘗典試湖南湘中學者聞風興起武陵則楊彝

珍性農善化則孫鼎臣芝房湘陰則郭嵩燾伯琛溆浦

則舒濂伯魯湘潭則歐陽勳子和其文章皆以桐城為

宗採原經史以厚其基出入百家以極其變乾嘉道咸

以來作家萃於此矣

其時有巴陵吳敏樹者起字本深號南屏著有性湖文集不屑建一先

生之言以自隘意欲脫桐城之範圍以自樹一幟究其

平日之所服膺在震川歸氏震川固桐城所自出故其

所詣卒與方姚為近蓋方姚文章正軌自非背道而馳

未有不臻其域者也

惟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字伯涵號滌生著有詩文集奏議劄記各種私淑姬

傳就其法而更擴張之桐城主史記湘鄉則兼主漢書

桐城師歐曾湘鄉則兼採文選嘗謂作文當用賈馬許

鄭之訓詁賈逵馬融許慎鄭玄發為遷固卿雲之文章司馬遷班固司馬相

古今文派述略

三四明叢書

如字長卿揚雄字子雲故於羣經子史而外兼採漢賦其作文宗

旨大略見於復右銘太守書與聖哲畫像記二篇

其書云竊以為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

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

家之作而攷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為有必不可犯者而

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為戒

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

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為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

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

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滋足戒也識  
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為僻字澀句以駭庸眾斷自然之  
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  
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  
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異曲同工者熟讀而氣  
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詞跌宕  
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  
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  
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管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

古今文派述略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之所為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

其記云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道勁之  
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  
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  
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頽矣韓  
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  
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為  
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  
也

故其所作高華典貴實大聲充集中諸作如楚軍水師  
昭忠祠記金陵官紳昭忠祠記金陵陸師昭忠祠記江  
忠烈羅忠節李忠武李勇毅諸公神道碑銘皆能以浩  
氣英光表揚忠烈藉百世之雄文垂一朝之實錄擬以  
班孟堅燕然山銘韓退之平淮西碑有過之無不及也  
晚年益創為古文四象之說分太陽太陰少陽少陰為  
四類手鈔目次藏之於家未及鐫板自謂持論高古恐  
非初學所能領會與及門之士商榷再四蓋將藏之名  
山傳之其人耳

古今文派述略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弟子最知名者如遵義黎庶昌純齋著有拙桐城吳

汝綸摯甫著有桐城吳武昌張裕釗廉卿著有濼

薛福成叔耘著有庸皆篤守師說而求合於方姚氏之

軌範四人之中純齋官最高摯甫名最盛廉卿文最雅

叔耘文亦雅後有作者皆聞風興起焉

當姬傳盛倡古文之際吳人有錢魯斯者字伯嘗誦其

師說於友人於是陽湖惲敬子居著有大雲武進張惠

言舉文有若皆輟其詞章訓詁之學而從事於古文

同時相和者有秦瀛小峴字凌滄號遂庵無錫陸繼輅

祁孫陽湖人著有世稱之曰陽湖派其源並出於史漢其法並啓於韓歐近世古文之正軌也皆所謂理勝者也

駢文至宋而衰至清而復盛清初承明季諸老之後如張天如名陳臥子龍二先生皆以沈博絕麗之文提倡後進於是六朝初唐之燄乃復振

天如名溥搜漢魏六朝白三名家文集為一集刻以問世於是學者始得窺見兩晉南北朝諸家之文體

臥子名子龍天才卓越文藻特盛吳兆騫字漢槎吳江人著有秋笳

古今文派述略

三四明嚴書

集陳維崧山諸生授檢討著有其繼起者也維崧字其

年號迦陵宜興人其為文導源庾信才力富健與之齊

名者吳綺園次號聽翁江都人著有林蕙堂集次焉者

章藻功豈績也浙江錢塘人著有園次追摹義山整秀而

失之於弱豈績步武孝穆華瞻而失之於囂唐李商隱

內人舉進士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郎詩文瑰邁奇古世號其詩為西昆體著有詩文集行於世六朝徐陵字孝穆東海鄆人仕梁官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瑱權傾朝野陵奏幼之朝廷肅然官至太子少傅卒諡曰章著有詩文集十卷故迦陵主持文壇者凡數十年

繼其年而起者以山陰胡天游稚威為之最稚威原出

初唐胡天游字稚威號雲持山典麗商皇雅似燕許錢

塘袁枚云吾於稚威則師之矣然袁文雖極沈博而俗調偽體汰除未淨至昭文邵齊燾作而文體始正齊燾

字荀慈一字叔山音綿交所著有玉芝堂集其作文宗旨欲於綺藻豐縟之中運簡質清剛之氣見叔山報

自斯言出一時風氣為之大變

同時如王太岳之蒼老字基平號芥子定興人著有清虛山房集劉星煒之

華貴字映榆號圃三武進人著有思補堂集孔廣森之典重字眾仲又字搗

如華岳三峯一覽而眾山皆小

古今文派述略

三四明嚴書

其有博涉羣書兼工駢儷者則有陽湖孫星衍淵如有

問字堂 洪亮吉稚存自號更生居士著有李兆洛申耆

武進人著有儀徵阮元芸臺芸臺一作雲臺阮元字伯

養一齋文集或武進張惠言皋文也著有茗

其專以駢文名者吳錫麒穀人字聖徵著有曾煥賓谷

字庶蕃著有賞雨茅屋 吳鼎山尊山尊名鼎又字及

集又選有駢體正宗 劉嗣綰笑初字醇甫無錫人樂鈞遺裳

初名宮諱字元淑號蓮裳臨 楊芳燦蓉裳無錫人著有

或云著有芙蓉山館詩集 而以彭兆荪甘亭字湘涵江蘇鎮洋人王

芑孫惕甫號鐵夫字念豐又號楞伽山人風格爲最適  
氣體爲最雅

至於劉開孟塗字方來桐城人布衣著有孟塗文集梅曾亮伯言上元人著有柏規山房文集其始致力駢儷其後專力古文不僅以詞勝著矣

道咸以來陽湖則有董基誠祐誠兄弟基誠字子詵著有蘭石齋集皆效法其鄉先輩洪稚存之所作而加之

以工整而大興則有方履錢彥聞著有萬善花室集泗州則有傅桐味琴長沙則有周壽昌苻農著有思益堂集秀水則有趙

銘桐孫會稽則有李慈銘愛伯著有湖塘林館集湘潭則有王

闔運紉秋著有湖綺樓集長沙又有王先謙益吾著有虛受堂集亦能簡質清剛確守玉芝矩矱斯皆詞勝之文之正軌也

古文派述略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今文派述略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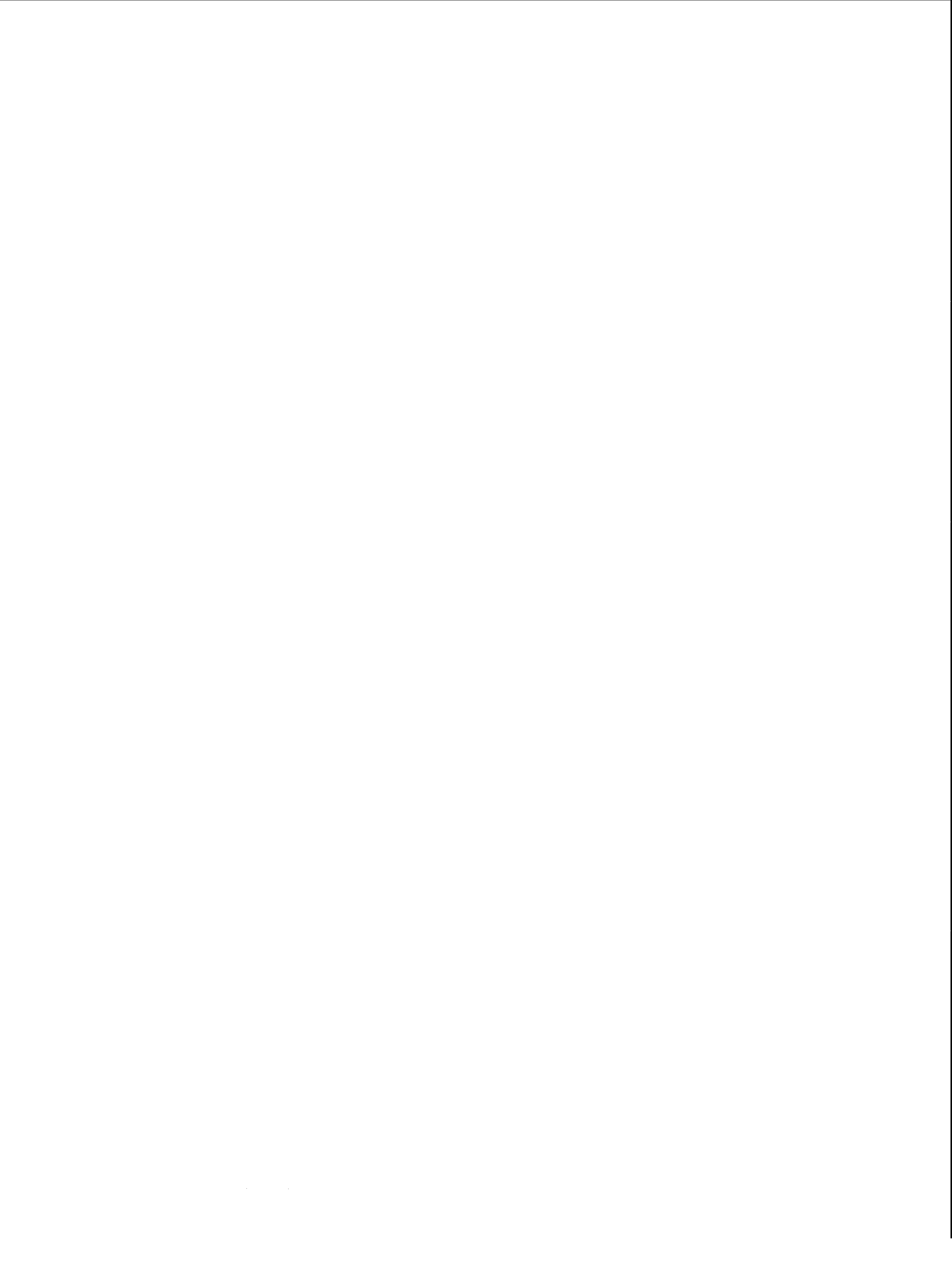
吾兒令梯曩就學於浙江第四師範學校得有古今文派講義爲教師陳次農先生康備所手編詞旨簡明學者得此其於古今文派庶可由流溯源矣惟苦無註釋未免美猶有憾爰不揣樸昧撮要註之讀者或有取焉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一日四明張振駮跋

古今文派述略 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

談





文談序

文者經國之業載道之器也易曰其旨遠其辭文傳  
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夫儒者紹往開來可以信今  
傳後者文其一耳其可以弗學乎哉有經世之文有  
應世之文有游戲之文史傳策論書奏經世之文也  
詔誥哀誄記序銘贊題跋應世之文也兩者皆不可  
已者也若乃鴻裁艷辭綺文縛旨溢為賦頌析為雜  
著要皆游戲之屬吾無取焉文以左史國策為至然  
左經也三代之文也其法可學體不得襲也國策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序

備於史司馬氏開闢抑揚縱橫變化不可羈勒故為  
文章之祖班氏起而紹述之整而能散瞻而有體言  
文章者遂以二家為正宗嗣是而後承祚三國蔚宗  
後漢非不簡質可貴然或不善學流為鈍滯者有之  
故學文者必先讀左以立其規讀史以大其氣讀漢  
書以凝定其神三者熟而文之根抵立矣八家者唐  
宋之大宗初學之模楷也其法密其結構嚴其文字  
於今宜評之佳者宋有樓迂齋崇古文訣呂東萊文  
章圖鍵謝疊山文章軌範明有唐荆川王遵巖茅鹿

門

國朝則有呂氏鹿門詳博呂氏精嚴言八家者必折衷  
於二家焉前輩言有作家之文有理學之文有才子  
之文凡此皆作家之文也然孟子亞聖而昌黎特師  
之子固名在八家而朱子嘗學之夫道德文章皆君  
子所有事必岐為二可乎特其文有叛道者直斥之  
為叛道可耳學文既有根柢即宜從事八家韓取其  
奇崛柳取其饒削歐陽取其紆曲東坡取其汪洋若  
曾若王若老泉穎濱各有專長貴兼收而博觀視吾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序

性之所近而特取之蓋不讀左史無以探文章之本  
不讀八家無以盡文章之法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  
傷學八家而不成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學史  
漢而不成有明之偽古所以至今詭厲耳嗟乎文章  
一道原於性命通乎鬼神知之匪難至之為難然知  
者亦鮮矣今擇古今論文者若干條并附予說詳載  
於篇北激張秉直含中氏

張氏文談近始新刻時齋先生稱其分類取擇頗  
當予因錄入叢書欲廣其傳也 鏡堂

青照堂叢書

劉照清鏡堂葉梓姪文翰副校錄

張含川文談

李元春時評閱人王維茂信泰訂

作文之害

二程粹言

明道之文可為然不必專學

或問為文有害於大學之道乎。曰是其為業也不專則不工也。專則志局於此。斯害也已。

學以養心。奚以文為。五經之言。非聖人有意於文也。至蘊所發。自然而成也。

此所以不必專學亦不在專學

或曰。游夏以文學稱何也。曰。汝謂執簡秉筆。從事於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詞章之技乎。

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朱子語類

李周翰問作文。先生曰。讀書若說要做文字。此心便錯。

比見浙間朋友。或謂能通左傳。或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是盛衰之山。這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于你身

甚事道箇直是自欺

顧徵君日知錄

此不可不慎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以待人。文章固發問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徐廣為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二

書欲使百寮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并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鬪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

直接君子之學。以求道也。濂溪先生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

辭而已者陋矣。故文非君子所急也。雖然仁人賢者有不忍於天下後世之故。或自剖中之所蘊蓄。以闡明乎天理。將見諸論說。溢為辭章。亦自不能已。如孟子七篇是也。特不可無其本耳。故言本次之。

作文之本

韓文公答劉正夫書

或問為文宜何師。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其存辭皆不同。宜何師。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

子謂為文各白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

問文宜易宜難。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

直接韓子言。惟其是者。不悖於理也。文以明道。而為叛道之文。其何以示天下乎。故學文莫先於窮理。

答李翊書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又云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

有意借古人之意以發己意。即意亦須善師

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第一級 然後識古書之正偽。

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第二級 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第三級 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四

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第四級

直接學文功夫。已備此書。首段統論功夫大概。以下詳叙功夫節次。第一級去陳言。陳言者庸俗之見也。第二級辨正偽。聰明超詣者。或流為乖異。老莊荀揚是也。第三級求其純。第四級養其氣。昌黎文極變幻。而不違於道。有此故也。蘇氏父子因少

兩節功夫故較偏耳

柳子厚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徐書侯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古人賢士所懷懷者也。

歐陽文忠公答祖擇之書

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克於中者實。中克實則發為文者輝光。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五

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

答吳克秀才書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

朱子語類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然義理既明。又力行不倦。則其

差此先後

存諸中者。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几。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

不必著意學文。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蕪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滯處。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六

而道自道矣。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書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茅鹿門唐宋八大家文鈔叙

孔子之繫易曰。其吉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

世為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非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非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蓋天生賢哲，各有獨稟。譬則泉之溫火之寒，石之結綠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稟之氣，而又必為之專一，以致其至。俗倫之於音，禪窟之於古，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遼之於九秋，之於奕，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

青照堂叢書

三編文談

七

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軼不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輩始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為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而况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叙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

所獨開門戶，然大較非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啟，於是歐陽公修從隋州故家覆瓿音部小，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為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然附麗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響緩急，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藝之遺，則共為家習而戶曉音妙之者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文談

八

朱錫鬯與李武曾論文書

既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三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

朱子之理泰以  
昌黎之筆是文  
章正則

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  
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為最下。南宋  
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  
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槩矣。

右古今論文六家。雖不無異同。而本乎道德。原於  
經術。則未嘗不一也。蓋文章不本於道德。則為異  
說。不原於經術。則為淺見。莊列荀揚之書。所以時  
見誣於後人也。

魏冰叔論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九

為文當先留心史鑑。熟識古今治亂之故。則文雖不  
合古法。而昌言偉論。亦足信今傳後。此經世為文。合  
一之功也。

王或巷左傳評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  
而勸善。今人為文。盡與相反。顯而無所發。繁而不能  
詳。直而無文。誣而不信。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然則  
不明乎春秋之義。而欲以文字為毀譽。不過奴婢之  
逢迎市井之詆訾。曾何關於輕重之數。讀此應自愧

作應酬文者不  
可不知

字令學制義亦  
必讀史鑑

共多事矣

右作文之本。共十二則。約而言之。不過明理履道。  
通經讀史。數者而已。明理以致其知。履道以見諸  
行。經以經之。史以緯之。雖不求文字之工。然而文  
不工者。未之有也。

作文之旨

柳子厚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  
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十

也

王荆公上人書

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  
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  
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  
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  
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魏冰叔論文

作文須為其有益者。關係天下後世之文。雖名立言

無補於世便  
不作

要戒之

而德與功俱見矣。

凡作文須從不朽處求。不可從速朽處求。如言依忠

孝語。闢治亂。以真心朴氣為文者。此不朽之文也。浮

華鮮實。妄言悖理。以致周旋世情。自失廉隅者。此速

朽之文也。今人作文。專向速朽處着力。而日異其文

之不朽。不亦惑乎。

作文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眾人所易知。摘

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也。巧文深刻。以攻前賢

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

情實。此二不可也。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文章耳。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十一

日知錄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

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後世。多一

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

襲之說。諛佞之文。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則多

一篇之損矣。

右作文之旨。共六則。末世繁文日盛。學者恣其輕

儇。不自貴重。蓋雖重蟻蚤虱之微。無不有文。而居

賈馬醫之子。皆為立傳矣。讀此應為汗顏。

作文之法

蘇文忠公答謝舉廉書

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

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

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便是物。了然

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之然於口

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

矣。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十一

自無繁辭

朱子語類

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去韓文上截。如西漢

文字學之方好。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

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取

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今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

箇字。因論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雅

爾。史記自須能學。者學之。今人學。史記只得其貌。

字而文章却如此好。文字無大綱領。拈掇不起。某平生不會做補接底文字。補湊得不濟事。

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東坡雖宏潤。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

人做文章。若是子細讀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底文字。若不曾細讀。却不得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

日知錄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劉器之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耶。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聖人之言。意自  
在。簡繁而達  
固是難

漢書以下便多  
犯此病

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也。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矚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

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

黃氏曰。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樛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為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為工也。



直接文章之弊。莫大於蔓衍。故言文者率曰煅鍊。曰簡卓。而寧都魏善伯論文曰。善改不如善刪。其弟冰叔亦曰。學簡之法。宜篇中刪句。句中刪字。今顧氏乃言文不以省字爲工。何也。蓋文欲理明。亦欲辭暢。文之佳者。必有浩乎滂沛。不可遏之氣。何暇斤斤字句間哉。所謂簡者。不過汰其複冗。刪其枝葉。言短而意欲長也。語約而情欲博也。非謂省一二字。遂係文章之工拙也。左傳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則惡心生。若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不亦簡乎。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若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不暢矣。以此知文章繁簡之故。各有其妙。正不在區區字句之短長也。伯子又有論繁簡數頁。詳見後文。

名家亦多犯此

真在家文不但  
不襲人非不自  
襲

于慎行筆塵曰。史漢文章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耶。文字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之字。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一集之中亦無冗

複。且如稱人之善。見於祭文。則不復見於誌。見於誌。則不復見於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於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爲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已與范公之文。并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

平時讀書學古  
括筆時只看題  
口胸中所有須  
盡掘過乃能自  
道所得

道所得

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學。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為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文集與人書。

伯子論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七

文章首貴識。次貴議。論然有識則議論自生。有議論則詞章自不能已。何者。人得一見。必伸其說。發之未暢。說必不得止也。夫憤怒窳抑之氣。積於中。則慷慨激烈之言。沛然而莫禦。作文而憂詞之不足。皆無識之病耳。鍊句須簡而明。如邶風。涇以渭濁。四字。精簡極矣。却。不費解。左傳。多簡勁語。而費解已甚者。不學可也。文章煩簡。非因字句多寡。篇幅短長。若庸絮懈蔓。一句亦謂之煩。切到精詳。連篇亦謂之簡。

文有宜簡者。孟子河東凶。亦然是也。有不宜簡者。今王鼓樂於此。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是也。鼓樂者。憂喜不同情。說秦楚者。義利不同效。情相比而苦樂著。效相較而利害明。兩軍相遇。將卒各鬪也。移民移粟。述事而已。事止語畢。復則無味也。又有宜簡而不得不詳者。如舜典。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典。例所存。四時四方。不可偏廢也。然禮制皆同。不煩重叙。而約之曰。如岱禮。變之曰。如初。又變之曰。如西禮。委宛屈軼。斐然成章也。文有自然之情。有當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八

然之理。情著為狀。理著為法。是斷然而不容穿鑿者也。古人文字。有累句。澁句。不成句處。而不改者。非不能改也。改之或傷氣格。故寧存其自然。昔人論史記張蒼傳。有年老口中無齒句。宜刪。曰。老無齒。公羊傳。齊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宜刪。云。各以類逆。簡則簡矣。而非公羊史遷之文。又於神情。特不生動。知此說者。可悟存瑕之故矣。詩文句句要工。便不在行。

川故事須如訟人告干証。又如一花一石。偶然安放。否則窮人補衣。但貼上一塊而已。

引証故事。以對舉二事為妙。如孟子王不待大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大事小。則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以小事大。則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此類頗多。蓋單舉則似一事。偶合對舉二事。則其理若事無不確者。而證辨之力亦厚。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兩句起也。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却三句結。都人士詩。五章。卒章曰。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九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旒。單承第四章垂帶而厲。卷髮如蠶作結。采綠卒章其鈞維何。亦單承三章之子于釣。半段作結。今之人則缺一不可也。

直接古人處事詳密。過今人遠矣。而行文復自疎脫。如詩本有韻之文也。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却以單句無韻之文作結。孟子大事小。小事大。雙起雙承者也。却引詩畏天單結。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言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駢皮句有韻然  
詩無韻之句本  
多所謂單句韻  
也

如開誅一夫制  
矣亦結單見雙  
法

孟子文最整齊  
然整齊中自有  
變化如首章有  
起有結中分應  
言和詳言仁義  
却皆此一章中  
變化法次章與  
首章格法似同  
却各節分結此  
節奇變化法

却兼言徒法作結。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古人非必有意於此。然在後人。則為文章科律矣。疎疎還密密。整整復斜斜。此作畫法也。而文章之妙。盡是矣。孟子文有極整極密者。孟子見梁惠王。兩章是也。有至疎至斜者。宣王問齊桓晉文章。滕文公問為國章是也。史漢八家之妙。雖不盡此。然持此以觀。思過半矣。

古人詩文。我有力量。不忌數行直寫。若規倣其詞格。苟非市井。即小兒耳。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辛

文章大意大勢。初結想時。正如霧中之山。雖未分明。而全偏正側。脈脈已具。保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初情相肖。若另結構。未免剝員方竹也。

凡文須有主意。而作無謂之文。如庸人傳誌。尤不可不另立主意。議論似借。此人事實。點綴吾文。雖不臻妙。亦能鋪叙終篇。成一體段。否則支吾補絮。立自躓矣。

人之為人。有一端獨至者。即生平得力所在。人精神聚於一端。乃能獨至。吾之精神。亦必聚於此人之一

端乃能寫其獨至太史公善識此意故文極古今之  
妙今必合衆美以譽人而獨至者反爲浮美所掩矣  
直接史記如司馬穰苴孫吳列傳叙其兵法孟嘗  
平原列傳叙其好士皆特稱其一端又如歐陽公  
梅聖俞墓誌誌詩蘇明允墓誌誌文亦皆專取一  
節不似後人之文之濫及也然讀者至今以爲實  
錄不更重乎

王文恪公鑒五湖記規矩整齊步武不失七十二峰  
記局勢開亂渺忽難追俱極錘鍊之法然作者當日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

自是立意要作兩篇文字故特如此命局取格故知  
一連欲作數篇文字非但識議有主其局法之離脫  
闕生亦必不肯苟同

七十二峰記凡六百一十三字均分至少每峰亦應  
八字有零乃提要語占去若干叙次語占去若干他  
地名占去若干地名重者占去若干方隅向背占去  
若干形勢脈絡占去若干古事形容語起結語占去  
若干幾於七十二峰本位無有一字乃其叙次本位  
寬然有餘懸崖撒手尺水揚波是何法何力哉作文

此借補補觀之法

此意須思須知  
如有不同者

不知法遇此等題任是萬斛長才一籌莫展矣  
疑叔作左傳兵謀兵法二篇兵謀三十二段使事七  
百三十五條章法幻忽反若尺寸闕鎖兵法二十二  
段直獵前篇不別立格別立格便膽怯便手筆向低  
也大家手筆如平原大海不設奇異而有至怪出沒  
其間王文恪五湖七十二峰記兩篇兩格此兩篇一  
格俱非高手大膽不能

叔子論文

文之工者美必兼兩每下一筆其可見之妙在此却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

又有不可見之妙在彼辟如作屋左砂高聳右砂低  
卸必須培高右砂方稱拙者舉土填石人一見知爲  
補右砂之闕巧者只栽竹樹令高與左齊人一見只  
歎賞林木幽茂之妙而不知其意實補右砂低卸也  
如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又文字首尾照應之法有  
前段燕喜亭記後段是也又文字首尾照應之法有  
明明繳應起處者有竟不顧者有若無意牽動者有  
反罵破通篇大意實是照應收拾者不明變化則千  
篇一律而文亦易入板俗矣又古文接處用提法人  
所易知轉處用駐法人所難曉凡文之轉易流便無

轉須圓中又須勁

須知亦有直下法此尤在有力

力故每於字句未轉時情勢先轉少駐而後下則頓挫沉鬱之意生辟如駿馬下坂雖疾驅如飛而四蹄着石處步步有力更有當轉而不用轉語以開為轉以起為轉者以起為轉轉之能事盡矣

直嘗謂作文之法如作字作字之法側勒努趯筆筆回轉若一筆直下便非法矣然必頓挫停蓄而後轉轉方有力不然與直下等耳知此意者可以學書可以學文矣

以開為轉昌黎獲麟解末段是也以起為轉與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尚書書孟子雖賢聖數句其大經大法數句是也文之感慨痛快馳驟者必須往而復還往而不還則勢直氣洩語盡味止往而復還則生顧盼此嗚咽頓挫所從出也

讀李斯諫逐客議賈誼過秦論便見

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起忽不羈故其文特雄嘗論古樂府以跳脫斷缺為古是已細求之語雖不偷意却相屬但章法妙人不覺耳然竟有各成一

此斷續之法斷而復續所謂逆接也

段上下意絕不相屬者却增減他不得倒置他不得此是何故蓋意雖不屬而其節之長短起伏合之自成片段不可得而亂也語不偷而意屬者辟如複閣斷嶺望之各成一山察之皆有脊脈相連意不屬而節屬者辟如一林亂石原無脈絡而高下疎密天然位置可入畫圖知此者可與論文矣此似堪輿家言而文之節奏如之可見天下之至文皆天地自然之文也讀史記封禪書大宛傳者不可不知此法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善作文者有窺古人作事主意生出見識却不去論古人自己憑空發出議論可驚可喜只借古事作証蓋發已論則識愈奇証古事則議愈確此翻舊為新之法蘓氏多用之

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為古人子孫不可為古人奴婢蓋為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真血脈為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

韓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歐文入手多配說故委迤不窮相配之妙至於旁正錯出幾不可分非講

同忌粘

常賓主之法可言矣。

古人文法之簡。須在極明白處。方見其妙。簡莫尚於左傳。然如宋公斫之等句。須解註者。不足為簡也。門人問如何方是簡之妙。曰。如秦伯猶用孟明。突然六字起句。格法既高。只一猶字。讀過便見五種義味。孟明之再敗。孟明之終可用。秦伯之知人。不以再敗而見棄。時俗人之驚疑。君子之歡服。皆一一如見。不待註釋解說而後明。如此乃謂真簡。真化工之筆矣。蘇明允上田樞密書。豪邁足賞。然自占地步。陵嶒逼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五

人使人忌而生厭。蓋既為干進求知之事。而又為傲岸不屑之言也。八家中自昌黎作備。而近世學步者。愈可厭憎。如此篇首句。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便已無體。書以道情。開口一句。挺然便出議論。直作論耳。書雖文。要與而談相似。吾嘗論曲。以只如說話者為妙。蓋曲雖按譜。原以代話。時曲全是揚文。失之遠矣。為文當先去七弊。可深厚。不可晦重。可詳復。不可煩碎。可寬博。不可泛衍。可正大。不可方板。可和柔。不可

靡弱。可無驚人之論。不可重襲古聖賢唾餘。其肯可原本先聖先儒。不可每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為開場話頭。七弊去而七美全。斯可以語文矣。

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

讀文須反覆詳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敘述抑揚輕重。運意轉換演証開闔鍵首。腹結末詳略淺深次序。既於大段中看篇法。又於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於章法中看句法。又於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於樹。通看則絲根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五

至表。幹枝華葉大小次第相生。而為樹。又折一幹一枝看。則又皆各自有幹枝華葉。猶一樹然。未嘗毫髮雜亂也。後生學文。先能展開滂沛。後欲收斂簡古。則易。若一下便學簡古。後欲展開作大篇難矣。王或菴左傳評。文章不可逐段作究竟。全要未完。忽起遙接。中離斷續之間。至文存焉。直按此作文至訣也。善作文者。必有往復沉酣之

一。致。若。逐。段。說。盡。自。難。往。復。故。必。留。有。餘。以。爲。往。復。之。地。則。其。情。始。盡。而。文。始。暢。矣。凡。叙。事。以。不。見。來。踪。爲。尙。突。然。而。起。方。有。凌。雲。峭。舉。之。勢。

直。按。突。如。其。來。凡。文。皆。宜。然。不。必。叙。事。也。峰。巒。陡。起。文。中。亦。宜。然。不。必。開。手。也。論。文。宜。先。知。此。方。不。沒。作。家。手。筆。學。文。宜。先。知。此。方。不。落。蹊。落。家。數。

附 部 說

文章本乎德性。原於學識。讀其文可想見其人。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卷

六經便見聖人氣象。讀孟子便見泰山巖巖氣象。亦可見其善養浩然之氣。史漢以後皆然。雖有僞者不能強飾以欺人也。是以君子貴有變化氣質之學。

左史文錯綜變化不可究竟。然須知命意所在。與一篇血脉貫通處。苟能審此。其餘旁見側出。皆鹿門所謂遊兵點綴也。又有主中客。客中主。有以客爲主。以主爲客。變化固自無窮。要其大旨不外此耳。

文章之法實主盡之

左傳鄭伯克段於鄆。言鄭伯之處心積慮。必殺段而後已也。故曰無庸將自及。子姑待之。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而遂以一言結之。曰公聞其期。曰可矣。入以一言斷之。曰謂之鄭志。脈縷貫通。何等周密。又姜氏於其始曰欲立之。曰爲之請制。請京。又述莊公語曰。姜氏欲之。又叙段事。忽橫插一句。曰夫人將殺之。而於其卒。遂結之。曰遂置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皆有脊斷脈連之妙。後生小子。但細玩此一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卷

其他自可類推。

叙克段事。竟以考叔作結。所謂以客爲主也。臧孫紇出奔邾。首叙季孫孟孫之廢立。主中賓。賓中主也。作者特恐竟爲季孫孟孫文字。故中間忽插兩句。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作文賓主分明。却少變化。喧賓奪主。亦易混淆。必如此始兩臻其妙矣。

史記蕭相國世家。首段叙何功勳。自漢三年以後。何之謀猷。俱附見他傳。而於聽人言。以免禍。再三

詳書終以械繫蓋以何功可憐韓彭其所以不死者非高祖之能容而何之善自爲計也此太史公微意其論功一段自列傳體例所重不在此也他雖不盡如是然如留侯傳之畫策陳平傳之奇計莫不有所獨重以爲一篇綱領文無綱領易至散亂作長篇文字尤不可不知此法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九

依然聯屬若旗靡轍亂則敗卒矣讀左氏諸大戰不可不知此法

前伏後應文之有紀律者也於初學最宜由有紀律進而至於不執紀律而無非紀律斯之謂善學有前後照應者有全不照應者有提挈綱領者有全不提挈者有每段用提綱闕鎖者有直起直落者有詳略互出者有詳入所忽而略人所詳者其錯綜變化之妙總無定式要其脈絡聯屬自成片段則無不一也匪是則不成章矣

文章變化之妙雖無定式而可以一言括之曰成章而已無變化不言成章強變化而失紀律亦非所謂成章也譬如群山東行高下偃仰疾徐紆直停奔極參差不齊之致顧徐察其條理脈絡非然不亂斐然而可觀也惟水亦然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天下何者無文亦何文而不成章哉知其說者且暮遇之矣文之開闔抑揚頓挫紆曲者俱生於善轉轉則勁鍊轉則生動天矯理竭而情盡古今文字所以不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

及班馬八家者只是平直山轉則幽水轉則曲觀於天地之文可見矣

龍神物也其出沒變化不可形狀而畫家必具三節以爲不若不足盡龍之全也常山之蛇首尾腹自相應物雖至微未有身首尾不全而可爲物者也天下萬事皆然夫文亦若是而已矣李斯諫逐客議賈誼過秦論沉鬱頓挫雖司馬氏不過焉要其義只是反覆詳盡耳魏叔子謂文之感慨痛快馳驟者必須往而復還至哉言也極作



文之能事矣

文至宋而益繁。故其法愈備。凡世譜官閥。功行子  
姓。見於誌狀者。必詳備。古人不爾也。然或分叙串  
叙。順叙倒叙。以議論叙。篇自為法。似唐賢所不及  
不得以後起而少之。

史之叙事也。以先後次。其常也。或以詳略排比。顛  
倒前後。或欲篇法勻稱。那移後先。皆作者加意經  
營。處如布地。景一花一石。不同偶然安放也。  
事本同時。見之文字。即不得有後先。或夾叙補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

叙作家。安頓章法。俱有匠心。大抵章欲明曉。無紛  
雜冗亂之弊。篇欲勻稱。無頭重尾大之失。左氏文  
極錯綜。亦最瞭如。只是安頓得恰好耳。

左氏文雖極有法度。然自後人見得如是耳。古人  
非必兢兢於是也。蓋古人文。字意到筆隨。文至法  
生。謂章法篇段。全無安頓。固不可謂先立一法。以  
繩行文之步武。亦不可也。北平王源評左氏一以  
後人之法律之。恐不必然。

左史秦漢文之法度。如由仁義行。歐蘇曾王。則行

仁義者也。韓柳尚在今古之間。

文章不過叙事。與議論叙事。欲其詳明。錯綜者。詳  
明中之變化也。議論欲曲折。以盡其情。迴翔反覆。  
者。曲折中之節奏也。變化生斯。情事奇。節奏繁。斯  
辭旨茂矣。

史家叙事。一人之身。善惡互出。功罪并見。作者殊  
難措手。然必提攜生平大節。以為綱領。其他或帶  
叙本傳。或附見他傳。此一定之法也。歐陽公五代  
史。其法更密。其提攜闔鎖諸法。可謂牽一絲而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

篇俱動矣。甚有瑣細雜碎。極難布置者。則以議論  
作總提。如安重誨傳是也。然至此而史體亦變矣。  
必如他傳無迹。斯為高手。

帝紀世家列傳墓誌文雜記。皆叙事體也。古人亦  
多逐段分叙。但有綱領。有節目。有節束。有聯絡。映  
帶。即成片段。不必有意錯綜。故用追叙逆叙補叙  
諸法也。其追叙補叙逆叙。規矩熟。斯變化生焉耳。  
陡然起。陡然接。峰巒。陡然生。必作家之文也。歐  
陽公醉翁亭記。刪去繁文。冠以環滁皆山也。句可

追叙諸法固不  
前不如此安頓  
而至後不得不  
如此者

別用文以開合  
盡之謂賓主亦  
開合也予嘗言  
開合多用之議  
論賓主多用之  
敘事

見然此偶及知者耳。大家文無不如是。特習焉不察耳。

易曰一闕一闕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易非言文也。而文之妙不外是。善作文者。反覆以盡其義。曲折以盡其情而已。反覆曲折闕闕之謂也。一闕一闕斯往來不窮而情義可盡矣。古今議論之文。其妙不出此兩言。

文章議論敘事。體製各別。編年列傳皆敘事也。體亦稍異。列傳及雜敘記體。原為一人一事而發。賓

三編 文談

主自分首尾自須照應。編年則以人與事繫之年。月有所特重。斯有賓主。有照應。或追叙前迹。叙後。或更連類及之。附以他事。此雖編年而近於列傳者也。無所獨重。則逐段分叙。并叙又以安頓段落。為章法。即無賓主。無照應。正自不妨。此以事與時為重。事雖不類。同為一時。即不得以不類。而或遺之。此則編年而異於列傳者也。然則文章之道。或有賓主。或無賓主。或有照應。或無照應。亦其體使然耳。或謂古人法疏。後人法密。豈盡然哉。

論文之概

朱子語類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國語委靡繁絮。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復振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又云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不易及。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

三編 文談

無要緊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字。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是矣。然平子却理會風角。占何愈於讖緯乎。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文朴實。到杜欽谷永文。又太弱無歸宿矣。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歐公文多是修改。妙處。頃有人買得醉翁亭記。本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

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東坡子山。晚年文字不然。

然又皆議論衰了。東坡初進策時。只是老蘇議論。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字去點檢。

東坡歐陽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

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相如。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較明白。子由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虛不徹。本無根本功夫。所以如此。

論前人文如此。說矣。不待後人更評也。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

讀史總評

呂東萊云。太史公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

李性學云。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惟長句中轉得意去。所以為佳。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

王守溪云。史記如伯夷。屈原。酷吏。貨殖等傳。議論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奇亦甚矣。

又云。竇嬰。田蚡。灌夫。三人一傳。其間叙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

王槐野云。史遷之文。或由本以之。未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

傳中夾論亦是變體

又云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為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為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有不可陵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宏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叙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變者以為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為叙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鳳躍不可韜鎖文而至是雖遷史不知其然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錄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啻不成文其致一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

凌季默云六經而下近古而閎麗者左邱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卓卓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搖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  
茅鹿門云讀太史公傳記如與其人從遊而深交之

檀弓考工自是別調國策孟子一類也然國策不可比孟子道理天淵耳史記左傳一類也然史記著意便不如此傳之自然蓋歷則又遠矣

者此等處須痛白理會方能識得真景且太史公獨擅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家千里來龍到頭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斷言隻簡之文如蜂蟬蟻音茂蟻也蒙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案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案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便如於疋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非後人所及風調之適逸摹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三

者即如班掾便多崖壑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十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序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與惟毛穎傳則庶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王元美云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叙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也  
漢書總評  
范滂夫云司馬遷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學善叙事不

今人爲人作傳  
多不可信非史  
法也

虛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  
楊士奇云前史文章卓然高世爲世師法者司馬遷  
史記班固前漢書及歐陽修五代史而已

黃勉之云孟堅之文每傳一人不特功德言語了了  
無遺模寫如畫又且并其形態之狀以鋪張之

凌季默云按朱晦翁云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察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

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  
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五

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  
蘇二師之論卽班馬而在亦俛首心服矣

又云班馬兩家古今絕筆譬之名將子長之文豪而  
不羈李廣之射騎也孟堅之才膽而有體程不識之  
部伍也

按二書援引頗多茲不俱錄錄其有神後學者  
茅鹿門八家文鈔論例

世之論韓文者首稱碑誌予獨以韓公碑誌多奇崛  
險誦不得史漢序事法故於風神處或少適逸至於

程朱不特論道  
理論文章亦到  
至處  
壁妙

論亦當

歐陽公碑誌之文可謂獨得史遷之髓矣王荊公又  
別出一調當細釋之序記書則韓公崛起門戶而論  
策以下當屬之蘓氏父子兄弟也

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鑿畫其紀山水處多幽遠夷  
曠

宋諸賢敘事當以歐陽公爲最何者以其調自史遷  
出一切結構剪裁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處曾之大

旨近劉向然逸調少矣王之結構剪裁極多鑿洗苦  
心處往往矜而嚴潔而則然較之曾特屬伯仲至於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甲

蘇氏兄弟論其文才之大畧疎爽豪蕩處多而結構  
裁剪四字非其所長諸神道碑多者八九千言少者

亦不下四五千言所當詳略歛散處殊不得史體何  
者鶴頸不得不長鳧頸不得不短兩公於策論千年

以來絕調矣故於此或殺一格亦天限之也  
曾南豐文大較本經術祖劉向其湛深之思嚴密之

法自足以與古作者相雄長然其光燄或不外爍也  
魏伯子論文

定大家文當在其平平無奇處小家必藉新異乃能

此皆淺者所不知

措手。大家雖無一語可以刮目。而平易博厚。氣體居然。小家所望而却走也。人之才能。亦須於事之至平。至雜處觀之。蓋奇事本少。而奇才暫應。不足憑矣。大家文如故家子弟。雖破巾敝服。體氣安貴。小家文如暴富餘。渾身盛服。反增醜態。非盛服不佳。服者賣弄矜持。反失其故吾也。近聽而震耳者。鐘不如鑼。馮夷大砲。不如行營小鏡。然鐘砲聞數十里。鑼與小鏡不及半。而寂然矣。浮急之聲。躁滑而無力。凡叩而即鳴。鳴而即轉者。皆力量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聖

氣魄不足以自持也。文章大家。小家之辨。如此。古大家文。雖極奇崛。必有氣靜意平。處故忙處能閒。亂處能整。細碎處有片段。險冗處有安頓。順處不流。逆處不費筋力。穿插處不小家。方正處不板硬。如置重器於平潤之案。觀者神氣亦自閒定。總由養氣鍊格。已到故不為波瀾所撓也。

魏叔子論文

唐宋八大家文。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如幽巖怪壑。鳥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圍

亭林沼。悉可圖畫。其奏劄樸健刻切。終帶本色之妙。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發令。雖無理事。誰敢不承。東坡如長江大河。時或疏為清渠。潞為池沼。子山如晴絲。曼空。其雄偉者如天半風雨。嫵娜而下。介甫如斷岸千尺。又如高士籜刻。不近人情。子固如陂澤春漲。雖漶漫而深厚。有氣力。說苑等叙。乃特緊嚴。然諸家亦各有病。學古人者。知得古人病處。極力洗刷。方能步趨。否則我自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醜圖矣。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聖

或問學八家而不成。其病如何。曰。學子厚易失之小。學永叔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子固易失之滯。學介甫易失之枯。學子山易失之蔓。惟學昌黎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撰老泉易失之粗。豪病終愈於他家也。

直接宋潛溪序劉崧詩集云。詩緣情而托物者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

文章各有得處  
各行失處其著  
者未可輕議也  
如鹿門類首荆  
川而荆川乃不  
許鹿門矣州極  
推峭而震川  
則均議之矣陶  
庵直以震川荆  
川接八家恐亦

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腎吟朝吟不  
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  
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  
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夫詩誠如是。文亦  
宜然。又按文章自宋慶厯以後。歷宋及元。雖高下  
各殊。而體裁不異。自明何李輩出。始變古音。而文  
章為之一阨。終三百年。不隨俗俯仰者。王陽明歸  
震川。唐荆川。茅鹿門。數家而已。而才分之高下。學  
力之淺深。亦各不同。虞山錢牧齋題震川文集云。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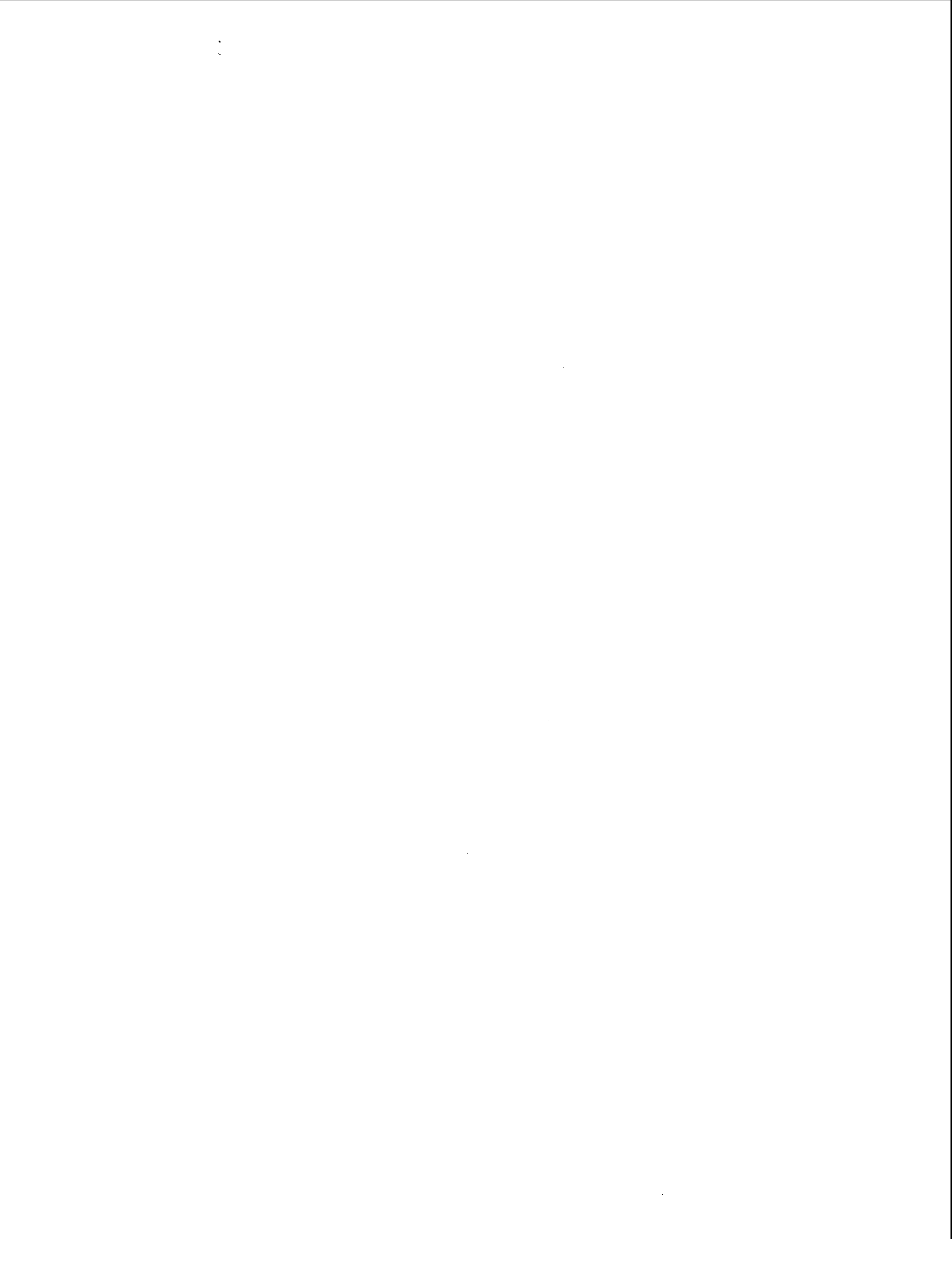
震川嘗為人叙其文曰。今之所謂文者。未始為古  
人之學。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  
詆排前人意。蓋譏弁州也。弁州笑曰。妄誠有之。庸  
也未敢聞命。熙甫口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  
也。又言熙甫上公車時。弟子侍行。車中從容問李  
曄。文云何。因取集中于肅愍廟碑以進。熙甫讀  
畢。揮之曰。文理那得通。今曄。文俱在。問其  
言若可駭。徵其實。則誠不謬矣。而世之庸者。才識  
不足以暢其言。離齷卑齷。強欲擬古。其高者又欲

未盡為定評  
也

為王李之所為。嗚呼。其亦終於庸人而已矣。予輯  
是編。一廛後進。恐高明者之薄今。變古而或為之  
天下庸妄人也。故以是終焉。乾隆乙丑六月五日  
秉直再題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文談

昭





秋

窗

隨

筆

3-11-1-32 X

AR

秋窗隨筆序

禮注云詩者承也承著昭哲之能詩緯云詩者持也持契無邪之義昔者穆叔拜鹿鳴之三楚莊陳大武之六子夏監素絢以起予衛賜悟琢磨以告往呂覽肇其四音韓嬰厥有外傳孫毓著異同之評王基駁故訓之失茲皆比興之支流風人之別子激揚雅訓張設科條後有能言準斯爲例吾友石亭先生倦游京國戢影瓜廬蘊義懷文情靈感發遂爾扇辨囿之雕談聘詩衢之逸軌犁然有當於心確乎其不得已秋窗隨筆所由作也夫秋凜淒清之氣窗表匡居之名筆者得意疾書隨則匠心獨運疏家例逐文

秋窗隨筆序

關中叢書

以造義達者每披文而見時僕少溺篇章長能論議博觀約取厥指數千以高叟之固釋絲衣爲祭靈星以匡鼎之解頤指關雎爲刺康后楊柳雨雪四句謝庭別有會心雞鳴風雨兩言褚公不無偏解請爲石亭增長波瀾發揮理道略申隅反暢厥指歸所以班史爲紀事之書亦存樂志半卷雕龍乃論文之籍特著明詩一篇鍾嶸持三品以程材皎然頌十訣而示式以古方今比物比志也斯論不磨請以僕言爲先馬乎

乾隆四年歲在屠維協洽辜月朔董浦杭世駿書

古人書言簡味長皆出於躬行心得之餘故能明物察倫

苞含義理使誦法者無以加也後人僞作紛然無識以照之則鄭聲亂雅生心害政有不可勝言者然亦各有所因也若稗史若演義因而甚之不自知其妄矣因於易者怪因於詩者淫因於禮者窒因於書者亂因於春秋者武斷於是乎文章爲天下裂孰從而辨之哉石亭覽古有識能摘其妄而是正非特眼慧亦其心清吾知其讀破萬卷必驅經史而反原也豈止於此而已乾隆五年歲在庚申二年朔日長洲夏一理書於澄觀草堂

秋窗隨筆序

關中叢書

秋窗隨筆

西安馬 位石亭著

今年余從京師歸里門索居多暇著隨筆一卷半是秋窗風雨中所成聊寫己意非敢尚論古人也靄靄停雲良朋闊絕誰相知正定耶時乾隆己未八月初七日

家語大有謬處如孔子厄於陳蔡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子曰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

秋窗隨筆

關中叢書

不見殺據孔子攝相在靈公三十九年三月即去魯適陳在陳主司城貞子家靈公四十一年至衛即有絕糧之厄是年孔子五十八歲魯哀公之元年吳夫差之二年是年吳破楚子胥未死也諫死在吳王之十三年尚隔十一年孔子何由先知其見殺乎後人偽作明矣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舊註謂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張伯起云以今考之月雖寅而歲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即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是攝提乃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攝提貞于孟陬乃言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謂太歲在寅也貞于字

可玩愚按周正建子楚奉周朔則寅月乃當時三月也何得曰孟陬攝提原謂太歲依舊註為是而孟陬非寅月可知攝提貞于孟陬猶言寅年之正月歲雖寅而月未必寅也蓋屈原或以寅年子月寅日生矣

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東方朔云水至清則無魚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乃是散文全非頌體

柳子厚謫龍說可被入搜神記

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前段有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等語寫景頗極古峭歷落後又有過湘江緣染谿一段與

前略復便不聳目

秋窗隨筆

關中叢書

河閒婦一篇託辭比喻何苦持論至此傷忠厚之遺編之集外宜矣恐是後來文士偽作

羅文傳不及毛穎傳

蘇老泉權書論六國中有云庶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

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

夫六國俱係封建非開創者何得云暴霜露斬荆棘要

是借六國發議以刺時事

子瞻賈誼論云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

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

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此乃姦

雄作用非聖賢學問古之人汲汲行道不合則去無深  
謀機術若此如舉天下而唯所欲爲直戰國時蘇秦張  
儀商鞅之徒耳至於誼之立談痛哭未免少年剛銳激  
烈處所謂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  
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方合聖人待價以沽之意嗚呼  
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豈非確論也哉  
竹坡詩話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  
問座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有之問  
其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  
侍兒耶于是座客皆發一笑按王質雲韜紹陶錄錄中

栗里年譜大元九年甲申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  
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則淵明有侍兒可知閑情賦或  
者其少作乎然亦不可泥也

石林詩話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  
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  
此論本之昌黎送王秀才序有託而逃焉之意

宋玉九辯當世豈無騏驎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  
其人兮故踟躕而遠去退之雜說千里馬一篇即廣此  
意而激昂感慨同一寄託

黃帝之時以鳳爲雞楚人之國以雞爲鳳真而不以爲重

假而反重於真可笑哉前事見邯鄲淳笑林後事見徐  
整通麻

酉陽雜俎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君王鹽青蓮詩盤中祇  
有水晶鹽蓋用此

洛神賦大似九歌

隋曲有疏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云關中人謂好  
爲鹽故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嫵吳娘笑是  
鹽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尙有鹽杖聲余秦人也今關  
中語無以好爲鹽者鹽殆唐方言耳豈今人與千百年  
前異音耶又按李肇唐國史補關中人呼稻爲討今則

然

又按陸璣毛詩疏秦人謂柞爲櫟謂塘爲蚶蚶爾雅捷爲  
舍人注三輔以西謂塘爲蜎公羊傳注踊豫也關西言  
渾儀禮有司徹注秦人謂敵爲桃漢書序傳注三輔說  
牛蹄處爲躅說文宏農謂羣爲帔周禮考工記注秦晉  
之間子之大者謂之曼胡禮記內則注秦人澠曰滌此  
皆漢時語攷今秦語殊不然

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  
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開時取證則五  
言久矣鍾嶸詩品云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

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以此而推聲律雖起於沈約而以前粗已具之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閒陸士龍是五言律聯江淹別賦春宮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是七言律聯此亦近體之發端乎

嚴滄浪云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名手超脫固自不妨不可爲訓也

樂天白牡丹詩折來比顏色一樹如瑤瑤二字或可倒用不然直湊韻耳

謝詩池塘生春草李詩胡蝶忽然滿芳草蕭子顯所謂有

秋窗隨筆

五 關中叢書

來斯應每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

劉昭字字休明論詩云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可盡作詩用字之道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云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名言史有歌詩千首美麗恢瞻自賀外世莫得比惜其作不多得名亦見嚴滄浪詩話

人知陶詩古淡不言有琢句處如微雨洗高林清颯矯雲翻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詩固不於字句求工即如此等句後人極意做作不及

也况大體乎

淵明有形贈影影答形及神釋詩三首中句云得酒莫苟辭酒云消百憂太白月下獨酌詩有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二公風流孤邁一種曠世獨立之致異代同情彥周詩話武帝爲李夫人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僕曰因此則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述也余有句云野曠招遠風草木綠不定

杜詩萬里戎王子許彥周詩話作明玉子云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鷟慚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葡萄也按趙汭注絕域之花久種中國殆爲明皇寵任祿山託喻之意強

秋窗隨筆

六 關中叢書

解撫入尤可笑然必須何將軍園林有此少陵方詠以託興究未詳何物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彥周謂其論道之語然東坡詩鎔化樂天語及用樂天事甚多如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不似楊枝別樂天海天兜率兩茫然腸斷闌中楊柳枝之類雖作此論終不免踐樂天之迹

又古詩上山采交藤交藤何首烏也服之令人多慾生子有采采芽首之意衛風云伊其相醜贈之以勺藥陸師農說勺藥破血欲其不成子不知真有此意否予謂詩

人賦物不過寫一時之情豈必有深意如古詩上山采  
薜蘿按本草薜蘿久服通神與下山逢故夫有何關照  
又有涉江采芙蓉豈芙蓉爲遺遠道之物乎彥周此說  
殊穿鑿

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梁武帝評李鎮東書亦云臻  
此境者難矣夫

古人詩一樣者頗多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  
與邵堯夫安得中山千日酒酪然直到太平時同許渾  
公道世閒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與滕倪白髮不能  
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同使遇皎然定入偷語偷意

秋窗遺筆

七

關中叢書

詩例矣此不過一時用意相類非後人鈔襲者比所謂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即自己亦常犯太白春風餘幾日  
工部驂騮開道路皆重見集中

芥隱筆記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  
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子瞻用之爲海外上元詩愚謂  
此格不專出樂天唐人中極多如去年花裏留連飲暖  
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又  
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是  
也卽子瞻猶有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  
溼面春風雨去年花落徐州對酒酣歌美清夜今年

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巖滄浪所謂扇對是也  
雲溪子曰杜舍人牧楊柳詩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  
前斜帶風滕郎中邁云陶令門前買接羅亞夫營裏拂  
旌旗俱不言楊柳二字最爲妙也如此論詩詩了無神  
致矣詩人寫物在不卽不離之閒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只依依兩字曲盡態度太白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何等含蓄道破柳字益妙若雲埃所論則是晚唐人詠  
蜻蜓云碧玉眼睛雲母翅輕于粉蝶瘦于蜂石曼卿紅  
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亦得謂好詩耶

秋窗遺筆

八

關中叢書

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  
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  
然辭意悉爲佳致盧公詩云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  
鉢過餘生清江詩云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  
詩云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雍詩云黃鳥  
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以類而推如陶靖節高  
人隱士之操而有閒情一賦宋廣平鐵石心腸而賦梅  
花韓昌黎有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春范文  
正有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皆偶然游戲翰墨不得以  
常例論也

竹坡詩話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  
燕支偏開兩靨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國  
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胭脂或臙脂字  
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著雨臙脂溼亦用此字而  
白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卻用此二字殊不可曉蓋臙  
脂燕支皆可通用燕支又山名也所謂失卻燕支山使  
我婦女無顏色

虞美人草古稱虞妃所化聞行人唱虞美人曲則兩葉搖  
動按拍而舞或唱他辭則寂然沈鷺詩應恨拔山人不  
渡託根芳草到江東益部方物略記蜀中虞美人草予

秋窗隨筆

九

關中叢書

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  
動搖美人以爲娛樂耳娛字雖可通遂失命名之旨矣  
唐詩歌舞中多用靴字張祐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  
挫腰肢舒元輿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太  
白詩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杜牧詩舞靴  
一任傍人看按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  
者穿紅錦靴想當時妝飾如此

唐時始有紫薇宋時始有蠟梅

洛陽無白蓮花白樂天自吳中帶種歸始有之有白蓮泛  
舟詩及種白蓮詩

姑熟有李太白十詠而明月泉獨遺焉見墨客揮犀亦猶  
蜀中海棠無子美詩也

昌黎送石處士詩云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包括北山  
移文一篇

昌黎古詩勝近體而近體中惟湘中酬張十一功曹奉酬  
振武胡十二丈大夫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次  
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諸作矯矯不羣可以頡頏  
老杜他如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妒歌童作豔聲暖風抽  
宿麥清雨卷歸旗鳴篳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  
唐諸人莫及也近體中得此所謂己探驪龍珠餘皆長  
物矣

秋窗隨筆

十

關中叢書

退之七古有絕似太白處讀者自知之

退之古詩造語皆根柢經傳故讀之猶陳列商周彝鼎古  
痕斑然令人起敬時而火齊木難錯落照眼應接不暇  
非徒作幽澀之語如牛鬼蛇神也

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令我神往起青鞵布  
韞之思

韓翃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崔峒清磬度山翠閒雲來  
竹房常建松際露明月清光猶爲君楊敬之碧山相倚  
暮歸鴈一行斜此等句無點煙火氣非學力能到宿慧



人遇境即便道出唐山人球漸寒沙上路欲暖水邊村  
亦蘊藉有致

李昌谷詩錢塘蘇小小白香山詩揚州蘇小小

長吉善用白字如雄雞一聲天下白吟詩一夜東方白薊

門白于水一夜綠房迎白曉一山唯白曉皆奇句

秦王飲酒詩羲和敲日玻璃聲不知有出牙抑自鑄偉辭

五粒小松歌有云當是五鬣鬣訛粒非也五代史鄭遨聞

華山有五粒松可證不訛所謂新香幾粒洪厓飯新香

可飯或者松子乎

少陵春去春來洞庭閣白蘋愁殺白頭人太白荷花嬌欲

秋窗隨筆

十一

關中叢書

語愁殺蕩舟人風神搖漾一語百情李杜洵敵手也

老杜夢李白云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昌黎答孟郊詩

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同一慨然而古人交情於此

可見

太白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詩妙在不說目前之苦只

追想宮中樂處文章於虛裏摹神所以超凡入聖耳

樂天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與謫仙楚哥吳

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異曲同工

少陵浣花溪裏花饒笑青蓮武陵桃花笑殺人玉谿東風

爲開了卻擬笑東風李敬芳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

岑參羞被桃花笑看春獨不言各有意致

最喜王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李太白但見淚痕

溼不知心恨誰及張祜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又李

嶠山川滿目淚沾衣得言外之旨諸人用淚字莫及也

義山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反無深意魚

元機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亦工

李益詩早鴈忽爲雙驚秋風水涼衣長人自起星月滿空

江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耶

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不及岑參孤燈

燃客夢寒杵搗鄉愁

秋窗隨筆

十一

關中叢書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

話巴山夜雨時全不似玉谿手筆自爾出門去淚痕長

滿衣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文字何人賞煙波幾日

歸秋風正搖落孤鴈又南飛亦不類丁卯作二詩皆妙

絕通人真無所不可也

柳公權與唐文宗聯句周少隱云責其享殿閣之涼而不

知人間之苦所以譏之深矣曉人不當如是邪此論甚

是東坡嫌其有美無箴而續之反失詩人諷喻之旨

鄭雲叟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閒珠翠豈知兩片雲

戴卻數鄉稅李山甫公子家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

生幾戶貧唐人猶有詠蠶詩云徧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此等詩讀之令人知衣食艱難有關風化得三百篇遺意焉

彥周詩話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義山爲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額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云我解子意矣卽時刪去余曰玉溪筆墨照千古豈因覺範一語減色耶况李詩妙處何止斯二句如韓碑詩直與昌黎平淮西文並峙不朽卽石鼓歌無以加焉尙有詠蟬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常人能道隻字否世徒摘其

秋窗隨筆

十三 關中叢書

綺辭麗句而雌黃義山不亦妄乎謂其深學老杜信然義山牡丹詩用越鄂君越字誤用樂府中有越人歌乃楚王母弟越人愛鄂君而歌鄂君以繡被覆之非越之鄂君也

溫飛卿詩私帶男錢壓鬢低考泉志男錢徑寸重四銖懸針書文曰布泉世人謂佩之生男

石林詩話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然亦何必深辯卽不打鐘不害詩之佳也如子瞻應記儂家舊姓西夷光姓施豈非誤用乎終不

失爲好

用成語最難須要無痕迹韋蟾詩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皆楚辭也王荊公詩一水護田圍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皆漢人語也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便不相類

徐凝廬山瀑布詩子瞻厭其塵陋有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句按全唐詩話載張祜與凝同試祐誦其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等句凝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蓋其得意作也而不見賞於子瞻如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秋窗隨筆

十四 關中叢書

坡老安得不拜倒按芥隱筆記云凝用天台賦瀑布飛流而界道子瞻非不知有所自也用古亦有善否耳高仲武論郎士元詩云可齊衡古人掩映時輩如荒城背流水遠鴈入寒林又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又莫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古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沮矣然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君曾豈能到

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卽古詩所謂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熟精文選理者可以讀杜詩

羅鄴唯有春風不世情句與許渾公道世閒惟白髮意同

然道破則無含蓄也山谷詩窗外青山不世情即祖此意

和仲梅花詩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風流楚客魂余以爲梅時未有蝶曾戲詠云莊周無冷夢不解到羅浮後偶看梅見雙白蝶翩翩然尋香於疎枝冷蕊閒始知蘇詩之工也古人用事不可輕議書此以誌吾過

趙松雪題秋胡戲妻圖詩云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雖翻案新奇失詩人溫厚之風由末世人心不古用意狙詐而作此論在秋胡當日尙無是意顏延之詩直敘其事故妙

秋窗隨筆

十五

關中叢書

岐王宮有侍兒出家爲比丘尼者張公稽仲賦詩云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穩步襯湘裙從今不入襄王夢翦盡巫山一朵雲不及楊郇伯伎人出家詩云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二句工妙

鄭谷月黑見梨花佳句也不及退之白花倒燭天夜明爲雄渾讀之氣象自別義山李花詩自明無月夜與退之未易軒輕

太白白髮三千丈下即接云緣愁似箇長並非實詠嚴有翼云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詩正不得如此講也竹坡詩話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黯雙垂

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煙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煙如此卻似穩當予謂非是既云夢中則夢境迷離何所不可到甚言相思之情耳一改邊字膚淺無味若易以處字望斷字又太直不成詩矣詩以言情豈得沾沾以字句求之宋人論詩吾所不取唯嚴儀卿詩話是正派

秋窗隨筆

十六

關中叢書

李義山詩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有雅人深致蘇子瞻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有富貴氣象二子愛花興復不淺或謂兩詩孰佳余曰李勝蘇微有小疵既香霧空濛月轉廊矣何必更燒紅燭此就詩之全體言也

長吉詩龍頭瀉酒邀酒星范文正詩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

李西厓麓堂詩話云國初人有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予謂此不過敷衍老杜高者挂胃長林梢下者飄泊

沈塘坳何足爲奇至於九言則又有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爲妙也

最愛王摩詰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之句一往情深高季迪願得身如芳草多相隨千里車前綠脫化王意亦復佳余擬其意作送人絕句云繫馬城邊柳攀枝淚滿衣願爲芳草綠一路送君歸

謝氏詩源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廕見之曰王孫蟋蟀也按招隱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詩蓋用此故唐人詠蝶有今夜若棲芳草裏爲傳消息到

秋窗隨筆

十七

關中叢書

王孫溫飛卿楊柳枝繫得王孫歸思切不關春草綠萋萋者何不可解施所據者揚雄方言然以之解詩未免穿鑿

宋人有弔賈似道集芳園詩云瑤房錦樹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遂處隔窗風雨剝青紅剝字用得極新蓋本昌黎敗壁剝寒月也

商邱宋冢宰犖筠廊偶筆載同里太常侯公蒲秋夜坐村中樹下忽風吹落葉由耳邊過公隨手取一片就燈視之乃古錢也此說殊不解偶閱令狐澄大中遺事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唐宣宗詔入禁中以桐竹葉滿手按成

錢與前說相類兩事可互證

余病中偶見法華老衲詠棺詩戲云何不補足衣衾棺槨四首老衲欣然援筆而成命之曰大歸詩余亦和作遂忘其病時人以死爲諱讀此得毋大駭然所謂死者果駭而可避耶詩並錄於左兒女千行淚點污著來寒煖不關膚誰能立地明三事漫說升天重六銖翠袖明璫長已矣繡裳命卷得知無早知一向爲黃土虛費區分紫與朱衣越紵吳綾細剪裁千條百結裹枯骸閨中繡滿梵王字原上飛成鬼伯灰不許鴛鴦棲並翼任他胡蝶夢千回恰如旅客和衣睡欹枕繆繆子夜來衾誰信

秋窗隨筆

十八

關中叢書

千年永不開徒教骨肉隔黃埃收回天上三春豔蓋盡人間一石才水土幾番灰卻了山林又復斧斯來還愁仙骨埋難盡碧落殷勤選玉材棺女手卷然髹沐餘竭來小有洞中居渾如護惜加窮袴莫是隄防用檻車蟻一生忙不了牛羊他日此相於漆園再向枯骸語爲問王孫意底如柳和云披來已是四肢僵誰與身裁較短長白骨幾根擎作架桐棺三寸貯爲箱永辭裘葛春秋換卻省晨昏著脫忙重戀人生衣錦樂熏籠應熟返魂香衣一蓋長年仰面人夜臺從此不知春葡萄豔覆三生夢翡翠文遮累劫身但有漆燈時閃爍更無玉體

共橫陳秋墳雨打歌蒿里擁鼻骷髏得句新余東園秘  
器作安居匠斧經營慘淡初千古賢愚從論定兩傍兒  
女總成虛崔家尙有黃金盃唐苑寧無白玉魚獨是英  
雄戰場上裹屍馬草不關渠棺皮囊臭腐豈知憐玉匣  
蛟龍作套堅黃土落時先露角青燐明處不燒邊狐狸  
跳嘯重扉外螻蝻奔馳復道連縱是三生得同穴四層  
木板隔癡緣柳

漁洋詩話宋牧仲嘗於淮北旅舍見二絕句云橫笛何人  
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  
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陽閒林梢一抹

漁窗隨筆

十九 關中叢書

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宋題其後云新詩寫向黃泥  
壁未許人閒識姓名余曾見文衡山書一幅字如碗大  
乃前一絕也當是待詔詩爲後人所錄縣津漁洋未之  
考耳

漁洋詩話內載某詩云山田高于屋牛在屋上耕卽子瞻  
木杪見龜趺也

曾見徐文長畫折枝梅花題云冰破古瓶何大酷頓教人  
棄汝州窯大是別致本集卻未載

商邱宋八名鼎金冢宰牧仲之孫方伯穉佳之子綺歲卽  
有詩名與余皆裴氏婿曾記其有鴻鴈一聲天接水萊

葭八月露爲霜之句大似北宋人語惜不永年又吳門  
亡友陸玉圃詩煙樹鳥初語水村人獨行風味不減唐  
人

吳門程生樹字玉森九齡卽能背誦十三經注疏口如懸  
河博覽子史有成人風十一歲補博士弟子員一時有  
神童譽惜年二十竟夭折與余同庚曾共筆研時有倡  
和之作偶檢舊篋得其詩十餘首墨痕零落回憶曩昔  
如塵如夢不禁慨然恐日久漫滅附記於此辛亥春余  
游吳門將返白下送行云雨餘新漲莫春天放棹來遊  
葑水邊細語不知清漏永簷花深夜落燈前放鶴亭東

漁窗隨筆

二十一 關中叢書

古寺前綠波如縠雨如煙錦囊詩句留春色處處青山  
發杜鵑夜火行船泊古塘濛濛初月野花香分攜斟酌  
橋邊路煙水蒼茫暗綠楊雲樹迷離一望遙月明水驛  
幾停橈夢魂長逐征帆遠直到秦淮舊板橋又寄懷云  
芍藥花開憶舊遊一庭煙景赴離愁去年此夜金閨客  
風雨春寒水上樓連牀午夜細論詩正是樓頭月上時  
可恨春光催返棹江南江北自相思謝余寄端研云曾  
入山陰陣縱橫掃萬軍煙華猶可染松麝尙餘薰銘勒  
追王粲詩成重紫雲他時奉積潤停筆想鵝羣秋日寄  
懷云支硎春色映孱顏共泛春波小棹閒料得詩人遠

相憶煤花清夢繞吳山娟娟涼露入寒潭空碧光開玉  
鏡函兩地秋懷消不得月明夜夜滿江南江上芙蓉映  
夕暉蟹黃入饌味初肥秋光最好重陽後未得乘風燕  
子磯燈花幾夜爛雕盤飛鴈傳情下羽翰病裏得書心  
更喜開緘忘卻五更寒壬子冬江北道中寄懷云暖晴  
天氣稱江南春近唯餘夜半寒知得遠懷偏過慮翻疑  
風雪冷征鞍毳毳垂柳拂清池連騎西風憶往時此日  
不堪搖落盡無由折寄別來絲自寄此詩後越兩月即  
得凶信一似詩讖又記其佳句云秋風一夜客先知其  
不永年有以夫

秋窗隨筆

二十一

關中叢書

杜詩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是古辭江南可采蓮調昌黎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  
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在中  
央焉亦類此古人拙處正自不可及

義山詩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橫陳二字見  
宋玉賦古今以爲豔語楞嚴經有云於橫陳時味如嚼  
蠟作此注脚亦稍寓微意

長吉詩幽蘭露如啼眼子瞻詩山下碧桃清似眼各有妙  
處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洛中花甚多而獨名牡丹曰花園有

天王院花園子蓋無他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花時張  
幄幕列市肆管絃其中過花時則復爲邱墟破垣遺窳  
相望矣今江南亳州牡丹甲他處藝花如菜千種一畦  
按其地本相近故有洛中遺風

牡丹開並蒂者自昔有之唐高宗宴羣臣賞牡丹賦詩上  
官昭容云勢如連璧友心似嗅蘭人明皇時沈香亭前  
木芍藥盛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  
晝夜之間香豔各異宋天聖四年景靈宮牡丹雙趺共  
幹詔詞臣爲賦蓋養之得其宜則繁茂花開雙頭閒變  
異品理之必然奚足爲怪亳州王氏園牡丹有並蒂一

秋窗隨筆

二十二

關中叢書

枝白色較他種尤鮮潔咸以爲瑞予乃述此告之以破  
世俗之陋

聞見後錄韓退之與孟東野鬪雞聯句有云神槌困朱亥  
古本云袖槌用史記朱亥袖四十斤鐵槌殺晉鄙事  
也余謂不必如此附會此詩原作對偶語上句毒手飽  
李陽毒字虛用故以神字對若用袖字則毒字亦豈誤  
耶蓋二字相類或古本神字缺其垂脚故疑袖字而爲  
是說也

史記張儀列傳苴蜀相攻擊徐廣引譙周曰益州天苴讀  
爲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索隱曰譙周

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爲巴犁之芭按芭犁卽織水草所以爲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據此則芭字宜從草後人入詩皆從竹何也

施廕以王孫爲蟋蟀余旣辨之矣古文苑載王延壽王孫賦註王孫猴類則不獨蟋蟀名王孫矣又羅隱秋蟲賦序云秋蟲蜘蛛也皆文人偶然託興耳如執秋蟲曰蜘蛛便可噴飯

杜三川觀水漲云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河神縮水脈事見魏書介朱兆傳

倪雲林詩品清貴集中所載送葉道士東歸云憶爾心如

秋窗隨筆

二十三

關中叢書

旌旆懸相逢泖渚欲華顛窮冬風景吾衰矣落日煙濤思渺然八詠樓前思舊宅三高祠下覓歸船棲幽定洗塵喧耳剩吸東陽一斛泉君到茅簷雨溜懸采芝期我碧山顛掀髯一笑非徒爾隔世重逢豈偶然沙渚屐聲歸泖客晚潮帆影下江船爲予一話艱危際雙淚沾衣似迸泉曾見其墨迹與此小異可見古人亦再三易囊非草草也詩云知爾歸心似旆懸語離悵悵歎華顛夕陽墟落鳥飛處江路煙濤思渺然八詠樓前尋舊宅三高祠下踏漁船入林更洗塵喧耳好汲青溪一斛泉拜節相過雨溜懸采芝期我碧山顛掀髯一笑非徒爾隔

世重逢豈偶然沙渚魚鹽趁墟客晚潮檣櫓下江船向余一話艱虞意雙淚浹潏似迸泉又有贈孫照云孫郎危苦話難宣醉舞酣歌似舊顛語別忽如千載隔情歡猶復一潛然山川鴻鵠猶呼侶奴婢漁樵更轉船還憶娟娟劍池月舊時照我酌山泉次韻答謝士英云旅汎沿洄私自憐詩囊酒榼度年年夜深風雨孤村夢波上琴書萬里船豈謂潔身從避世未應非智苦憂天長林幽谷饒芝朮去餌靈苗飲澗泉中秋夜月明勝常年良夫與景和攜酒至耕雲軒酣飲及二更乃就寢十六日夜陰雲半天宇月光或隱或見十七日夜月已不如中

秋窗隨筆

二十四

關中叢書

秋月色朗澈十八日暮雨作至十九日不止因賦絕句八月山居秋廓廓西風逗冷侵疎箔烏銜青影暮飛還細雨空庭桂花落四月二十日過江渚茅屋雜興四絕句百年風雨幾興亡睡起西山尙夕陽四月維舟向茅屋一庭春草獨焚香燕子低迴掠地飛海鷗來去水侵扉中流雲度它山影落日帆從何處歸姑蘇城郭草茫茫城外腥風舊戰場花落空垣車馬絕獨餘梁燕說興亡我自無心何慢勤愛憎加我亦從人青山不改如如體雪後陽生依舊春泖渚人有遺余石酒卮者小卮純古稱窪尊尙帶荒煙溜雨痕對飲不妨呼野老捧持猶

得倩山猿留別曹元博開軒清曠俯雲溪門巷儵然桃李  
李蹊閒詠歡言襲春服諂笑彼哉同夏畦著論空齋聞  
鼠嚙望煙歸棹欲雞棲客行忽忽歲期矣思子幽情泐  
渚西趨熱一首忘生趨熱赴燈蛾眼底紛紛奈爾何獨  
有元真無造請冷煙寒雨一漁蓑以上諸詩集中皆未  
載想遺失者政多不止此也

余家所藏雲林自畫清閨閣題云家在梁谿寢底之里以  
泥水自閉柴門掩於白日藜牀穿而未起斐几似練甌  
香若空傳癖書淫聊以卒歲云耳因戲效董體寫其幻  
而賦之草木萋肥蔭草廬芙蓉山下是儂居橫塘一夜

秋窗遺筆

二十五

關中叢書

來春漲高閣蕭然讀我書當與前詩補入集中

李中門巷新秋至高梧一葉驚似脫化淵明欄庭多落葉  
慨然知己秋皆有言外之妙

秋窗隨筆跋

秋窗隨筆鮑丈以文所貽余劇愛其中衣衾棺槨詩八章  
旨趣深遠因錄入叢書作者爲杭董浦先生詩友集中有  
馬九員外遺命以宋刻習學紀言及大德本漢書相贈屬  
爲佳傳事亦足紀也壬申仲秋震澤楊復吉識

孫揆嘉肇初校字

秋窗遺筆

二十六

關中叢書



跋

右秋窗隨筆一卷清西安馬位石亭著石亭以員外官京師是編乃讀書得間隨手鈔輯者杭董浦謂扇辨囿之雕談騁詩衝之逸軌犁然有當於心確乎其不得已常取其書細繹之信乎其造之深也其中尤堅然不易者謂孔子時子胥尙未死而斷家語之僞淵明飲酒懼禍而逃與醉鄉之人旨同昌黎古詩勝於近體義山法律得於工部非讀破萬卷深窺三昧不能素解至是震澤楊復吉謂位爲董浦詩友董浦著杭氏七種博學工詩位能與友則亦元相之白傳矣復吉又云位以宋刻各書贈董浦屬爲佳傳

秋窗隨筆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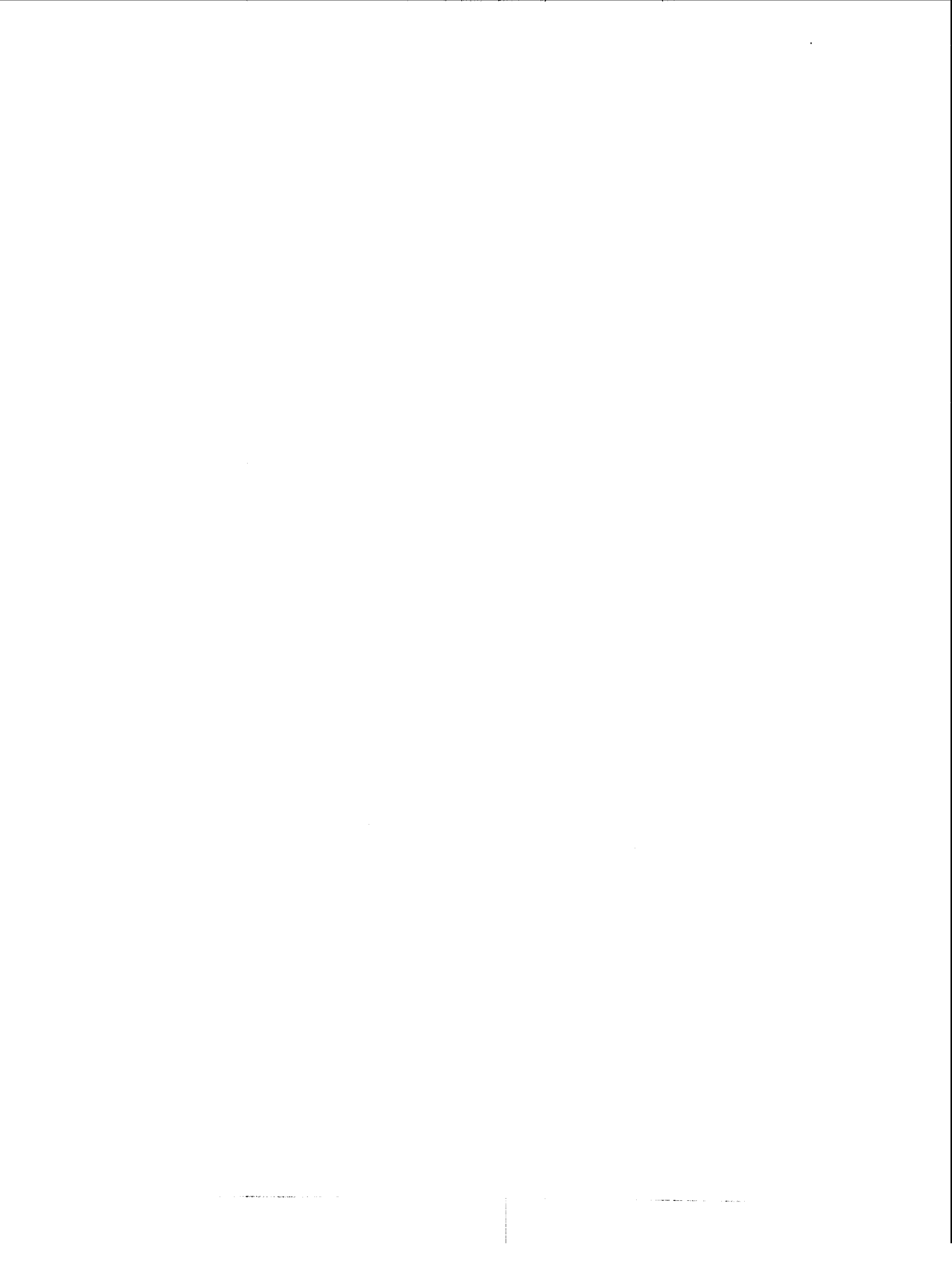
關中叢書

非無心於身後之名也而身後竟泯泯如是歐公謂託於文字可以無窮者可盡恃乎今歲春於三原王君幼農壁間見其所書七絕詩筆書法均入能品大宗之言益信矣韓退之云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盛而無傳後來者之責也故重印之公同好焉民國二十四年六月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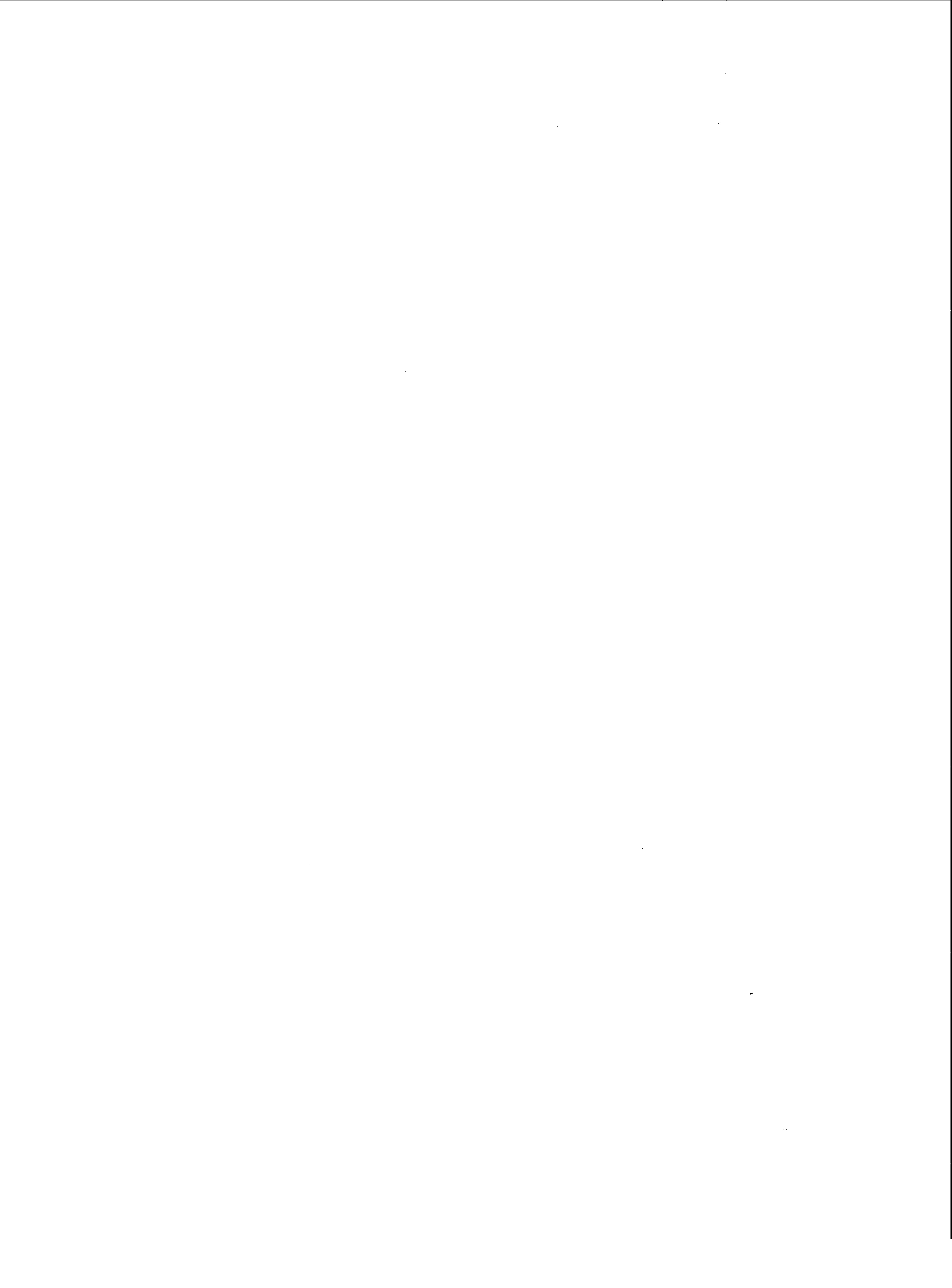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興平馮光裕



吟齋筆存



弁言

津門名區代有文人惜無表章之者搜輯成集梓傳於世遂令前輩遺墨殘編散失漫滅都歸灰燼良可嘆息夫人必自愛其名然後肯愛古人之名自風趨日下大雅淪亡間有一二嗜奇好古之士學林輒以好事目之嘻使古人盡不好事斯文一脈泯滅久矣刪詩贊易宣王不好事則六經佚亡此余所以慨乎言之也

向有友人勸余著津門詩話余曰詩話二字未易言也拾前人之餘唾取笑通人執一己之偏私遺譏後世非

吟齋雜存序

屏廬叢刻

於詩學源流洞澈精微發未發之奇著不刊之論成一家言公天下好豈可率爾操觚余學固陋何敢執管窺之見妄肆評論但以性耽文事一丸墨消磨半生僅卽耳目所及筆之於簡使過眼雲煙展卷猶在故以筆存名亦以公同好云

是編之作無門戶見無黨同習無南北界限性所愛者一句可傳必爲記載使作者苦心揭諸紙上僕自知力薄曷能傳人區區此心可白於世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仲秋下浣沾上梅成棟吟齋志

吟齋筆存卷一

天津梅成棟樹君輯



先君子雅村公家無半畝橐筆硯遊半天下卒飄泊無就所留遺墨爭購為寶人謂名能奪福想不誤船山師題我家友蘭圖云奕世相傳翰墨尊南昌仙尉舊兒孫畫中神品詩中伯名士真難聚一門圖為先君畫棟敬題有云但得人如蘭氣味何分富貴與寒酸

金亦吟納妾都中查海漚戲之云昨聞東觀召黃香春伴恩濃杜麗娘新領尙書雙赤管背人偷畫翠眉長二

吟齋筆存卷一

屏廬叢刻

七名姝入畫圖閨中乞得愛憐無一時圍解桓宣武問說夫人怨老奴

查次齋先生少孤貧以詩受知於英夢堂相國轉薦於太史吳公裕德太史素耳先生詩才敏捷欲試之酒閒

曰今日吉林將軍福公康安出關赴任盍賦之卽席拈毫成長句云千騎何人居上頭將軍年少更風流道途

爭識三韓帥 寵命新頒四姓侯龍塞雲煙綈大纛薊門鏡吹接清秋漫瞻旌節誇 恩倖 當此原紆北顧

憂吳大歎服

辛酉大水同邑康達夫先生觀水句云千村雲浪捲一片雪山來時斗米千錢金野田先生賣書度歲管云昔智永禪師見重當時虞公伯施論其書一字五百杜少陵有一字醫貧之句余愧非比而意相同先生品懷高淡居委巷中人皆欽仰先生名銓字鈞衡達夫先生名道平

嘉慶癸亥秋閒病嘔血幾不起寄都門劉春暉以詩和句云虛齋皎皎月華新旅夜迢迢枕簟親殘睡幾驚千里夢浪遊空負百年身常因近態悲前事每為新交憶

吟齋筆存卷一

屏廬叢刻

故人何日西窗重翦燭箇中艱苦話酸辛劉名元鐸

乙丑會試同方健菴寓趙簡菴家壁閒吳穀人太史書

云斗樣窗心月樣紗簾陰深淺盪雲霞喧喧蜜洞蜂朝午點點春泥燕作家次第薰牋臨古帖殷勤添水養名

花神仙白分無多事玉篆金丹莫漫誇

丁卯年湯厚田館於海濱春夜見懷云一雁唳高空懷人月正中堂深香縷碧窗小燭花紅不見陶元亮因思

崔道融無窮溯洄意檢點付東風厚田名菴號鞠人甲

子舉人

余與黃子春園余子階升共筆硯者十餘年黃冷峭余  
溫易黃所居曰慎獨軒庭植紅杏一株花時必招階升  
厚田及繆星池數輩白酒青豆團藥小聚論歷代史各  
標舉名臣高士逸事一二則以爲笑樂醉後披猖或低  
徊唱嘆或叩案高呼恨不見古人並恨古人不及見我  
輩也月闌燈灺醺然始散戊辰夏黃子病歿此會遂不  
可得每一憶及不禁黃墟之慨

黃春園名新泰甲子科與厚田同榜階升名堂癸酉登  
賢書丁卯殘臘偕余黃二子讀書慎獨軒日成一藝一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詩互相點竄天寒室冷鑪火星星似不可耐相顧怡然  
未覺其苦嘗有句云一樽名士酒四壁古人書蓋道其  
實春園句云知己三人喜得朋一窗寒日映疏藤苦吟  
各似低眉佛趺坐都如入定僧鑪火夜灰縈作篆硯池  
宿墨結成冰笑看我輩真癡絕磨破青瑣又幾層當時  
風景猶在目前未幾數椽嚮去宿草萋然能無慨嘆  
白沙橫落日黃葉下秋灘沈秋瀛張灣道上句馬跡黃  
沙路雞聲綠樹村金竹村馬頭道上句金與沈王子同  
鄉榜詩境亦彷彿沈後中己未進士名士煌金名紹驥

戊辰秋葬春園後階升大病幾殆余日奔波往視酌其  
醫藥數月始痊蒙贈詩云同遊經十載今日見君心人  
愛文章老誰知意氣深解推空四壁然諾重千金赤骨  
貧雖在寒香滿舊林

過江山色無邊綠風雨焚香卧此樓戊辰十一月十日  
夢行草徑中泥苔滑澆登一樓外臨大江隔江遠山重  
重如在綠霧中寂無一人吟此二句而醒

人歸橋上市船爨水中煙李甸之海河晚望句此景最  
真

吟齋筆存卷一

四 屏廬叢刻

直指菴在城北寺前空心老柳一株僧學愚句云枵腹  
吞明月虛心咽晚霞陳東華表兄述  
酒沽雙屐雨菊賣一肩秋英夢堂相國津門九口河橋  
卽景句隨園誤作人坐一亭煙似不及原作金野田述  
酒沽小市浮花片魚買河橋貫柳絲野田句亦沽上眞  
景三月河豚八月蟹故園雖好我無家牛次原主政句  
也不勝蘊鱸之感牛己未進士與沈秋瀛同榜詩不多  
見述自王善舟

王蓬心太守題畫詩云山明川靜樹經霜松逕迴環落

葉黃手搨白雲心似水畫中秋思著人涼與雲林十月  
江南未隕霜青楓葉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  
題詩小著行同一風格

顧阿瑛題文與可畫竹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江頭  
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窗時可謂入妙  
吾鄉金芥舟先生題畫詩最多亦最清妙題索句圖云  
踏著蟲聲繞樹行一蟲一葉一秋聲不知幾步疏林下  
小句如金鍊始成他如紅橋隱隱隔江村近水人家竹  
映門何處可尋雲際寺蛇盤細路透松根一榻清風白

吟齋筆存卷一

五

屏廬叢刻

畫開小堂面面有溪山興來攜杖出門去只在泉聲竹  
影閒嗚咽寒泉透石根蕭騷老木靜猶聞不知幾曲潺  
潺水流出空山疊疊雲

金領雲伯舅述芥舟端陽句云竹籬茅舍道人家瓦鼎  
烹泉自煮茶樹影欲圓天欲午海榴紅著兩三花余嘆  
以爲有魚躍鳶飛之致

先師張船山夫子詩清妙頗有與芥舟老人相同處如  
芙蓉花下小簾櫳春草秋苔地數弓做盡北窗新綠滿  
一籬瓜蔓作屏風種花句云門無芳草徑無苔灑掃黃

塵日幾回如此零星花數朵虧他蜂蝶會尋來家居云  
茶瓜留客午風清話到桑麻便有情除卻求詩兼送酒  
花南絕少扣門聲

厚田在都城畫肆中見山水小幀題句云家山千里繫  
人思信手拈毫仿大癡如此煙巒歸未得畫成還要強  
題詩余謂是詩與如畫家山不歸去卻從畫裏畫家山  
同一意致

賣花市散香沿路踏月人歸影過橋李嘯村句也與繆  
星池所述沽酒店開風亦醉賣花人過路猶香同旨不

吟齋筆存卷一

六

屏廬叢刻

知何人句又竹泉述風暖未消髭上雪春歸惟賸眼中  
花亦新

香祖筆記載 仁皇駐蹕杭州山陰耆民王錫元同胞  
五人見于 行在長次係雙生俱年八十以下七十八  
七十六七十五子姪十七人孫十八人 賜宴賜緞錦  
各一匹賜額一門人瑞皇太子賜聯云五枝荆樹榮今  
代百秩仙籌萃一門與東坡志林載老人蘇佛兒年八  
十二一兄九十二一兄九十相類今吾鄉耆壽如孫木  
齋老人年八十五兄八十六弟八十一孝廉兩諸生五



次迎 鑾俱蒙 優賜陳月峯老人萬勝年九十二五  
世同堂董青岳先生岱年八十四五世同堂父子孝廉  
亦一時人瑞先生己卯重宴鹿鳴遍徵題詠閩里榮之  
閒居小草燕山訥音代默齊氏著黃藕村得自都門書  
肆攜以示余詩境閒淡五言如一琴作韻友千卷助清  
貧霜遲紅葉淡風緊綠荷稀七言如一院蕉聲寒雨碎  
四圍松影暮煙涼雪消西嶺峯頭出雲過前溪雨腳伸  
俱好土城水莊云土城南畔路一徑到芳園紅雨溪頭  
艇青帘樹裏村花畦人語寂草閣雨聲喧綠砌苔衣長

莫嫌遊屐痕

吟齋筆存卷一

七

屏廬叢刻

余家舊有鋤月樓詩一卷婁東錢旃讓山氏著未審何  
時人也頗清嚴有法如藕花菴聽覺上人吹笛云遠公  
微一笑歸卧虎溪頭橫管無人處閒雲自在流茶煙裊  
禪榻佛火照經樓開戶梅花落空山夢欲留白魚泉云  
魚眼真如刺橫流碧藻濃水清應落鳥潭古欲生龍曉  
雨千峯合驚濤四面衝更聞夾石水回望白雲封落梅  
云暮色近黃昏春溪淡水痕高樓何處笛殘雪滿江村  
客醉香縈屐人歸月在門頓令詩思減莫更問空園其

他句如渡江云帆開鐵甕雲橫堞潮打金山風滿船人  
家隱叢竹燈火淡漁村皆嚴潔無疵

金果亭先生勇亡妻之伯父也乾隆丙子副榜通脫不  
羈充鑲黃旗教習在京忽月餘不赴館長班遍迹之有  
人言先生在櫻桃斜街句欄中往偵之見抱琵琶坐巨  
案上唱可憐曲羣妓環繞奉爲師酣嬉於粉香花影不  
復更知有人世也然才思雋敏人不能及同邑吳念湖  
太守招集名士思源莊雅集先生不赴使人持念奴嬌  
一闕云涼靄初凝商飈徐動正西園雅集喚取騷壇三

吟齋筆存卷一

八

屏廬叢刻

百輩牛耳輪君獨執衰柳嘶風枯荷聽雨好景都堪把  
東籬消息轉眼重陽又及遙想近圃樓臺水西花柳盛  
事空含悒彈指光陰驚廿載爪雪鴻飛何急遠浦歸帆  
空林落照搔首當風立秋光滿眼盡付索郎收拾淋漓  
岩往是日同人擲筆

念湖先生名人驥乾隆丙戌進士官萊州府修髯偉幹  
風流貽宕當時有吳髯之稱幕客某眷一妓恐人知私  
製一袴祕贈之爲人所覺吳卽事句云瘦肥恰比章臺  
柳曲折深藏洞口花傳以爲笑

高菴田先生岡且園尙書子漢陽太守因事落職寓居  
津門與芥舟先生查公次齋並舊天津太守金金門先  
生文滄詩酒唱和時張竹房老人畫疲驢圖薑田先生  
題云盧氏名駒長耳公朝天曾許借鄰東誰教載入黔  
中去空惹毛羣笑技窮驂騶駮敢同羣負磨迴旋劇  
苦辛莫笑疲羸鞭不動得時曾記植麒麟敢將北地比  
南天田野風光各自然聽徹村雞嘯午過數聲歇夕  
陽邊

芥舟老人豆家三詠與薑田作同一風雅豆腐皮云湯

吟齋筆存卷一

九

屏廬叢刻

溶翠釜欲蒸雲羅縠初成鏡面紋素手當壚輕揭起臨  
波裁取水仙蓂豆腐渣云瓦盆四照燦銀砂點點還同  
六出花到此始言臣力盡可憐粉骨爲貧家

張時徹采葛篇起云種葛南山下春風吹葛長二月吹  
葛綠八月吹葛黃李夢陽題熊御史墓起云幽幽山下  
江峨峨山上松纍纍松下墓瑟瑟松上風二詩古雅俱  
有十九首之遺音見於郭其炳明詩百一鈔內有徐貞  
卿贈劉子一首云空爲郢中客不見郢中人美人高堂  
上自奏山水音帝子葬何處瀟湘雲正深寂寥誰共賞

江上獨傷心古逸可愛

余家有水中梅影百首一卷後載嚴海珊梅花四首云  
東風取次返離魂妝點江南水一村自入山來皆雪意  
更無人處有煙痕攜琴未許鶴爲子拄杖忽看僧在門  
歸路冷香收滿袖月斜牆角正黃昏縞衣仙子玉華宮  
曲牖疏簾面面通卻立偏於人影外餘情多付水聲中  
卽空是色休疑月在遠能香不爲風忍著嫩寒看不厭  
一天微雨又濛濛誰寫徐熙水墨圖蕭疏底用綠陰扶  
忽飛雙鳥對相語微礙一雲疑欲無爲甚瘦應如買鳥

吟齋筆存卷一

十

屏廬叢刻

卽論潔亦似倪迂者來不作揚州夢去去孤山雪滿湖  
枝枝繚繞佛廬前好是朦朧欲曙天殘笛一聲涼在水  
遠峯數點碧于煙鴉歸不辨溪邊樹鶴放空橫竹外船  
知有人家住深處落英流出第三泉繪影繪神可稱佳  
構及觀船山師梅花八首自關一境獨抒胸臆銅瓶紙  
帳老因緣亂我鄉愁又幾年莫笑神情如靜女須知風  
骨似飛仙生來逸氣應無敵悟到真空太可憐世外清  
名原第一不修花史亦流傳三首云香雪濛濛月影殘  
抱琴深夜向誰彈閒中立品無人覺淡處逢時自古難

到死還能留氣韻有情何忍笑寒酸天生不合尋常格  
莫與春花一例看又如贈我詩難應束手笑他人俗亦  
知名直以癡仙自爲寫照

南皮張佩庚恪秋蝶云年華回首春無價花事關心鬢  
有霜爲陳荔峯學使所賞人喚爲張秋蝶戊辰鄉闈曹  
麗笙相國主試張賦無題云欲嫁小郎曹子建全憑仙  
枕作媒人是科獲雋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趨炎附熱自古爲然王孟端蝴蝶  
詞云東家花正開蝴蝶翩翩來西家花已墜蝴蝶翩翩

吟齋筆存卷一

七

屏廬叢刻

去東家復西家惟願多繁華繁華易銷歇便覺人心別  
人苟看透此理時移勢去便可平淡無尤第稍自愛者  
幸勿類逐花之蝶耳

世情許多可笑處祇可默喻說破不得說破不惟無以  
處人兼無以處己

明人秦旭句云邯鄲殘夢無多夜傀儡登場有幾朝所  
慨多矣乃人相傾相軋轆轤無已時猛省一何可笑舉  
世盡從忙裏老幾人肯向死前休人把個死忘了故休  
不了

友人田竹溪病十四年未起榻忽悟禪理息心絕念徐  
徐遂愈嘗曰少先見之明無事後之悔語最有理人心  
何明皆逆意耳

林良銓字衡公平遠縣人其蜀相四首云烈風冥漠影  
森森瞻拜遺容想古今寄命託孤君子節集思廣益大  
儒心難忘北伐酬三顧先入南征計七擒大夢不教春  
睡足草堂梁父已成吟躬耕那得老南陽生不逢辰歎  
武鄉八陣祇傳姜伯約一鎧都恨魏文長已圖西蜀歸  
炎漢莫定中原耐彼蒼欲轉乾坤惟盡瘁敢忘三顧卧

吟齋筆存卷一

七

屏廬叢刻

龍岡中興未遂一乾坤王業千秋二表存琴韻至今傳  
隴上陣圖終古聚夔門力回天意三分國淚灑秋風五  
丈原圓蓋有私星欲隕英雄成敗豈能論天威空自服  
南蠻柰彼金刀國步艱討賊每愁諸將老報恩頻見出  
師還惠陵枝折風千樹河水潭清月一彎自古英雄無  
限淚幾多灑向定軍山

祭風臺四首云百尺層臺列宿雄東風誰遣助成功阿  
瞞將士驕無敵討逆君臣計已窮山色常留危壁赭江  
流曾見怒濤紅人傳多智周公瑾我道南陽有卧龍虎

視江南百萬師笑談摧折渡江時暗圖荆郢基王業直  
遣周郎作將裨此際蛟龍猶失水當時烏鵲尙棲枝先  
生欲借東吳火故倩東風爲一吹南屏山畔想如龍只  
假吳師破魏公都督威名千炬火武侯事業一帆風臺  
前禱罷人謀就江上功成帥智窮新鄧自來皆漢土已  
曾籌定在隆中一封絳簡告東皇學得黃冠異二方臺  
樹忽聞天籟發嘉山遙望祝融光燒殘魏甲收新郢費  
盡吳錢買鄧襄諸葛才高眞十倍東風可是便周郎  
李公符清宰天津時同吳念湖太守梁篠素芥園小集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云海門落日孤帆影塞上寒雲古戍陰又曰城上樓臺  
連海市天邊鴻雁下蘆洲

高文良公其倬詩集載石門吳匪菴總憲予告錦旋令  
嗣漢三館丈隨侍同還送餞二律云勳業方歸第一流  
卻拋榮祿向滄洲白家擬結香山社賀監初回鏡浦舟  
一詠一觴傳盛事某邱某壑記曾遊時人欲識神仙否  
副相懸車尙黑頭路人嘖嘖羨光輝雛鳳相隨老鳳歸  
世學絲綸同賈至家留清白等胡威半函諫藁兼宮燭  
一點文星傍少微不用他年翻制草玉堂天上已傳衣

二詩端雅與查初白送魏環極司寇詩同傳查詩云曳  
履星辰四十年尙書襖被故蕭然勇能自斷天難奪清  
畏人知世已傳白社竟成娛老地黃金不貯買山錢閒  
雲一片秋寥闊何限風光倚杖前

申涵光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人答友詩云日日秋陰命  
筍輿故人天上落雙魚秋荷未老新醪熟爲報無閒作  
報書湯厚田云 國朝直隸詩人有張蓋殷岳俱雞澤  
縣人皆未見其稿

吟齋筆存卷一

高

屏廬叢刻

者惟景州李露園曹麗天任邱邊隨園李廉衣獻縣戈  
芥舟寥寥數人惜其遺集皆在存亡閒不甚著也余初  
從同年毛其人家識其外舅單公其爲人侃侃有直氣  
而恂恂有儒者風心頗重之初不知工詩也單公歿後  
其同里趙象菴執其鏤冰詩鈔屬余刊定將授梓余受  
而讀之與雪崖詩如出一轍蓋兩家均上溯三唐下薄  
兩宋務得性情之正雪崖則天分稍弱而研鍊較深單  
公則揮灑自如而神骨迥上要其合作均可相視而笑  
也龐公往矣余不及見無所憾單公則相識三十年竟

未知其詩而今始知之已不及與談鄉黨之中有是作者乃徒於楮墨之間慨然想見其爲人是則余之所深歎者若公則蓄寶希聲文章之價自在固不以余之早知與否爲詩品之輕重也棟與厚田談此文藹然悠然多絃外音錄之並喜北地詩家又知數人他年遇其遺集猶得執先生之文以識其人云

古亭餘僻地秋老又重登木葉已如此欄干莫久憑林鐵簫陶然亭題壁詩林如臯人

及門董子懷新擬小樂府喜其二首自君之出矣不知

吟齋筆存卷一

五

屏廬叢刻

冬與春思君如君影宛轉逐君身体洗紅洗多紅色黃蓮花脫粉瓣黯淡少晶光女兒動止知羞赧及作婆娘面如板士人登仕籍而喪其廉隅皆面如板者與

敝裘典去朝爲爨殘燭移來夜讀書同邑顧孝廉贊句顧後官山西長治縣

南皮張子諒愷佩庚弟有葉落村容瘦五字頗妙攜所著燮堂小草示余登五峯山云松排峭壁高低翠山入平蕪斷續青五言如水流初滿壑雨氣又生雲自西沽望天津七律一首云人煙水氣兩濛濛廿四虹橋跨半

空環衛三津同拱北會流萬派盡朝東繞城解舍星星火隔岸蒲帆葉葉風喜有故人全把握夜深應話月明中其秋風拂面寒猶淺村酒留人醉亦輕亦妙

身如無累貧原好事到因人易亦難此同門慶雲崔曉林句船山師嘆爲十四字千古不磨曉林來札云同年趙雨帆子轅宜海州人工造新語詩入山左詩續鈔水仙云琴書而外半弓地鑪視之旁一箭花頗工又浸花香在水洗硯墨成雲又鹵草未霜紅似血沙山映日白如銀皆可誦

吟齋筆存卷一

末

屏廬叢刻

曉林柳枝詞云偏是荒郊無客送牧童拗作打牛鞭方鐵船主政元鵬以爲人所未道曉林名旭號念堂庚申同出張船山師門下著念堂小草初刻二刻

念堂秋夜結句云深宵寂無人淡味惜獨領師批云遙遙同領者字內尙有船山

念堂云向與船山夫子言及三兒光篋七八歲頗能作小詩後寄來小元寶數枚題云與小門生小詩人買果子喫此老風趣如此念堂勗子詩云髻年得句頗清新曾致先師寄俸銀莫負老船獎勸意封題呼爾小詩人

芥舟老人在京中驟馬市街鬧塵中忽漫吟曰雪嶺界  
空天際白無人回首望西山一老叟徐步在後詫曰公  
得毋仙乎胡高曠至此延入酒肆中詢知爲英夢堂相  
國休沐閒遊也訂交而去

樂陵王明府所擢娶五十老女賦催妝詩索和念堂和  
云平生不作嫁衣裳拚得長齋繡佛旁多少蹇修呼不  
應宜知拱手有王郎不隨桃李鬪春華晚向孤山處士  
家避盡東風終一嫁前身合是老梅花

張佩庚以所著防躁軒集寄示念堂並贈句云不逢崔

吟齋筆存卷一

七

屏廬叢刻

顯恨如何又云君爲渤海吟壇長不數江南崔不雕崔  
感其意序其詩並答絕句云十載神交似舊盟遠書珍  
重故人情新詩到眼如相見一盞秋燈徹夜明  
余最喜佩庚世事無常新舊兩故人何處短長亭句煞  
有遠情如一第涸人常作客兩句飲藥竟無詩柳絮云  
綠楊定有尋詩客白雪誰爲賦物才皆可誦

老友劉介圃維祺久不見售其清明句云翁仲無言都  
傲我亦曾觀遍洛陽花可慨亦可笑也人無全才亦無  
全福古云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故人或

福命有餘則聰明不足或才智特優而坎壈相循少陵  
云試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此實言非激語  
余最愛趙秉文小詞云風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亦應休  
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  
兩三甌任溪山好處尋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亦好  
無花亦好管甚春秋

劉圻父詞云今來古往長安道歲歲榮枯原上草行人  
幾度到江濱不覺身隨楓葉老蒲花易晚蘆花早客裏  
光陰如過鳥一般垂柳短長亭去路不如歸路好二詞

吟齋筆存卷一

式

屏廬叢刻

同一令人猛省

宋人載玉牌詩灑灑有仙氣跨鶴歸來不計年洞中流  
水綠依然無人知是三三月萬樹桃花月滿天  
沿溪踏莎行水綠霞紅處仙犬忽驚人吠入桃花去二  
十字似不食煙火人語

凡人中有不足一觸忤便姘姘見色顏子犯而不校非  
包荒其理足也古詩云戲問懷春女輕風吹繡襦不嗔  
亦不答只自採蘼蕪不答固妙不嗔尤妙世間猥狎全  
然不解故不嗔也乃至人忘情地位

方貞觀南塘秦淮詩云秦淮河畔舊莎汀芳草魂歸六  
代青春去雨中人不惜杜鵑啼與落花聽耐人吟咏處  
較唐人煙籠寒水月籠沙近寒食雨草萋萋等什尤勝  
高文良公過慶都縣云邑門沙擁不全開半啟還因驛  
騎來籍上未增新戶口城中全圮舊樓臺日暄收壁蜂  
爭壘人靜空街鳥坐槐誰與行臺陳至計卻驅狐鼠闢  
汗萊時當明季兵火之餘荒瘠若此想見公心存富庶  
一片生聚之情

及門趙若侯沁金陵人述懷云儒生重功名恆願得之

吟齋筆存卷一

九

屏廬叢刻

早我意獨不然遲遲亦甚好譬如烘花開一開旋即了  
何如聽自然含苞常自保君子思退藏淡泊本懷抱萬  
事不爭先終身顛躓少所見最高

其登鍾山絕頂看雨云天形圓如蓋地勢凹如釜世人  
紛紛如蜉蝣日在釜中不知苦我來策杖立雲端俯視  
城郭如彈丸但見人民往來不可數有如蜂屯蟻聚各  
一攢鍾山極高一千丈登臨頓覺心神旺平時翹首見  
青天今朝身在青天上下界見我疑神仙身騎白鳳凌  
蒼煙不然脇下並未生雙翼何能騰身直到霄漢邊忽

然白日當空墮急雨漲天天欲破但看雲氣湧模糊不  
知世界藏何所茫茫大地勢將沈耳上如聞波濤聲疑  
是開闢已過一十二萬歲依然乾坤混沌不可分何以  
青山無恙我還在不與萬物同灰塵又疑身躡蓬萊頂  
仙山獨立看滄溟何以但見懸崖怪石亂雲封並無金  
闕瑤臺影平生自命稱英雄對此不覺心忡忡峯頭危  
立不敢動恐被狂風將我吹墮煙霄中奇肆可愛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花過瘦年千里遺書勞問訊一家卻病卽神仙平生詩  
骨清如許炙硯鐙窗又擘牋瘦年二字有別趣改與及  
門李靜菴孝廉中表親寄以所刻泖東詞課靜菴示余  
余題句云瘦年喜與梅花過韻絕江南改七薌  
伶人陳如意乞楹帖于趙雪蘿雪蘿隨意書云如其抵  
掌眞孫叔意者前身是子都首二字暗切其名不嫌纖  
巧人有齋曰木石居雪蘿贈句云木以枯疏虛見古石  
因瘦透縹成奇上用山谷下用襄陽可稱工絕  
偶見王夢樓先生書金縷詞云夢覺黃梁熟怪人閒曲

吹別調棋翻新局一片殘山并賸水幾度英雄爭鹿算  
到今誰榮誰辱白髮書生差耐久向山閒笑傲林閒宿  
耕綠野飯黃犢市朝遷變成陵谷問東風舊家燕子飛  
歸誰屋前度劉郎今尙在不帶看花之福但燕麥兔葵  
盈目浮世光陰容易過嘆人生待足何時足樽有酒且  
相屬未知誰作但詞意低徊慨嘆煞有深情

去來來去復來遊少個明人指路頭除卻胸中三昧火  
刀鎗人馬一齊休咏走馬燈詩可以喻道

元人謝宗可咏走馬燈云廳輪擁騎駕炎精飛繞人閒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不夜城赤鬣追風來有影霜蹄逐電去無聲秦軍夜潰  
咸陽火吳炬宵馳赤壁兵更憶雕鞍年少日蘭臺踏碎  
月華明非不典則似不及前作之妙

大凡人中年以後父兄師保漸漸凋謝有所作為無人  
管束此最是縱弛關頭須問自家心上過不去的事便  
不可作天堂地獄只在方寸之中余嘗戒子詩云善惡  
誰能知捫心試一問階升云此一問不可少

人有明知不可作而昧心行之昵於私迷於慾耳當出  
猛斷心斬鋼截鐵以鋤其根否則轉瞬復萌如抽刀斷

水

黃春園未歿之先日抑鬱不釋夢伊先人告之曰人於  
窄裏想終無寬境事從大處看勿用褊心醒以告余余  
曰內而骨肉外而交游施於我有難過處須將眼孔放  
寬思此等事古人所遭正復不少且十倍百倍何以處  
之泰然此心便平淡許多君先人之戒子多矣春園不  
能用未幾遂卒

嘗與春園談禪伊曰佛去中華萬里距今數千年念佛  
者佛其知乎余曰譬之於月在太虛不知去人幾千萬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里也大而江湖小而蹄涔皆見之心印佛即水印月也  
人舉此心佛見於心中如水照於月中也余於詩人得  
之不於佛經中唐人云清池皓月照禪心船山師曰雲  
流花一片月現佛全身又曰道心一明月人境幾浮雲  
非此理乎

事於對面看最明白婦人女子偶作一二小善輒津津  
喜曰必有天地鬼神照察將來福祐我豈終日作曖昧  
喪心事天地又不照察鬼神又不來見你乎

先妣朱太君於嘉慶庚午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棄養是



夜鄰媪孫姓聞巷外人聲嘈嘈見列齒簿甚整曰迎梅  
老太太者已而見肩輿自門內出太君珠冠坐其中諦  
視紙衣也驚而寤聞我家哭聲作太君居心仁恕奉侍  
先王母二十年敬慎如一日平生未嘗詈一僕笞一婢  
周濟親族從無吝吝合生天上也

乾隆辛亥年山東饑流民就食來津者甚眾舅氏朱仰  
文夫子倡義煮賑時家無擔石太君聞之摘耳上金環  
授舅氏曰爲我捨之好施皆此類也

太君故後抵殮已兩晝夜揭衾縑慈眉善目面色如金  
口作笑容親族環視罔不詫嘆積德所致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棟每公車北上拜別兩親太君諭勉再四目送登車及  
報罷又復寬解遲早有數勿爲戚戚己巳年臨別太君  
忽黯然曰子今科儻傲倖余猶及見否則傑然之軀恐  
不能留以待汝榮貴已棟時寸心如墜嗚呼豈料轉歲  
竟棄諸孤耶臯魚之泣曷其有極

棟每夢太君家閒必有事故色喜則吉色憂則凶卜之  
不爽知幽明雖隔息息相關心也七妹出嫁前一日夢  
太君據牀大哭竊知不祥果未數年妹夫婦相繼歿

辛未三月夢太君坐廚下抱已故虎兒色大不怡責余  
曰如此兒胡輕擲之耶醒而心悸未幾元兒痘殤

太君最惡婢媪言人帷薄曖昧事間必峻拒之使其縮  
舌退每戒兒輩萬不可輕肆雌黃壞自己陰德敗他人  
門戶

太君性甘淡泊茹素日多垂老善病脾胃益弱日惟飲  
茶數甌往往不食亡妻金氏或質簪珥市甘旨太君御  
之輒嘆曰汝意良佳我食不能消徒耗汝貲耳今每念  
及輒食不忍下咽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己卯三月赴試回夢太君鮮服至坐寢室中爲整理書  
籍亡妻侍旁拭几掃地似延客者醒而異之已而寶巖  
兒入泮始悟慈靈預告書香之可續也

益山紅雨漸闌珊猶鎖晴窗護曉寒自笑憐花心耐久  
將殘總作未開看忽從邊塞聽秋聲少日英雄氣早平  
馬上回看天萬里一鉤秦月照長城船窗低壓小紅欄  
鎮日青山畫裏看奇絕一灣瓊瑤水更無人處自珊珊  
三詩皆船山師自書集中所不載念堂嘗欲輯師外集  
姑識之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此  
言出於戲劇直與佛語同余自思平生所歷種種不可  
思議大抵孽自前生耳因味此言徐自懺悔不敢憤恨  
不敢報復以消罪譴嘗有句云要完轉世難完債速了  
今生未了緣莫更造因與造果無人纏你自家纏  
不可以理測之謂數不可以情斷之謂命

福莫大於無禍禍莫大於求福見呻吟語

人有一番才智必有一番挫折才智愈大挫折愈奇務  
使你才盡智竭力窮思盡而後止人亦何貴有才智哉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如淮陰見縛於婦人武侯力窮於司馬蘇秦難逃荆腹  
之禍道濟徒爲擲冠之嘆非天有意如斯也蘭薰而摧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理所必然故古者韜精晦彩自全  
其天

寶巖兒賦黃葉云寒鴉獨樹山邊驛流水殘陽郭外菴  
任蓮諦有花裏深藏薜荔菴任菊心有一村寒雨畫江  
南句皆得神理

董子懷新蘆花云九月霜痕落秋水一年花事老西風  
爲杜石樵學使所賞余咏蘆花亦有開臨野水秋無際

吹到西風雪有聲句

咏物詩之有寄託者如唐人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  
苦爲誰甜可稱絕妙近見汪雨元先生配潘夫人食藕  
詩云無怪蓮心心太苦只緣根本過玲瓏顧梅東先生  
食橄欖云但餘一點回甘在不似青梅一味酸菱角云  
相看莫謂温如玉風骨稜稜亦凜然皆有可味

飽看颺去情如紙強與爭持命抵絲昔人咏紙鳶句劉  
介圃亦有詩云本是人間輕薄身仗誰抬舉到青雲暗  
中失去牽絲者縱有春風不到君憑權勢者可以勸矣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人到平淡便是學問詩到平淡便微涵養如數聲清磬  
是非外一個閒人天地閒如欲無後悔須求己各有前  
因莫羨人如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皆心  
氣平淡後方有此語

徐曇錢塘懷古詩云鳳凰山影入天遙五代山川未寂  
寥義旆縱違司馬諫卑詞終異尉佗驕金城百雉猶瞻  
闕犀弩三千只射潮今日繁華仍舊俗冰魚雪藕滿江  
橋其詞抑揚專爲錢鏐而發偶讀今人西湖懷古句云  
當時怪底頻和議如此江山肯北還專諷高宗尤爲深

婉

山陰童鶴階先生長于詠古其讀馮道傳云戰北爭悲  
血屢殷獨餘長樂耐時艱金夫自喜皮能少玉步終無  
翼可攀遂使衣冠輕節義從將富貴屬癡頑爲言羞恥  
人閒事會否中宵一汗顏金陵懷古云誰言王氣如龍  
虎自古偏安不久堪一縷香痕留井底數朝天子哭江  
南蕪城又發新蒲柳沙浦空標舊苑潭麥飯未澆寒食  
過淒淒煙雨溼青嵐燕子磯云危磯截岸臨清渚石影  
橫空翦翠苔南國氣衰龍伏去北平風勁燕飛來波光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夜漲浮金剝原草春枯壅劫灰莫悼空城多寂寞六朝  
桑海又千回土木懷古云咫尺居庸百二強卻驅勳舊  
殉疆場宏農復立思張讓五國歸來翦鄂王漫說蛟龍  
能賊敵不知社鼠竟遺殃禁碑踏去闍人橫太息高皇  
業早荒伏波祠云伏波遺祀尙炎方款段原嗤戀故鄉  
聚米山形秋蘊蘊點鳶水勢夜湯湯功名已爲椒房掩  
俎豆寧教薏苡傷知有壺頭當日恨據鞍雙鑠竟茫茫  
謁羅池廟云公庭重譯憶河東蕉荔來陳一畝宮漸覺  
嶺雲消瘴墨可能秋氣轉春風文章此日推韓匹淪落

當年惜賈同欲上高樓窮遠目江流南下更濛濛先生  
名鳳山乾隆庚辰進士官至閣學

余嘗舉三遠之說以教弟子曰境遠曰情遠曰神遠望  
之不盡味之靡窮所謂遠也五言如分野中峯變陰晴  
眾壑殊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山暗松江雨波吞震  
澤天七言如靜中樓閣春深雨遠處簾櫳夜半鐙近無  
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鐙三千客路多依水九點  
青山半入雲此境遠也五言如餘花猶可醉好鳥不妨  
眠雨中黃葉樹鐙下白頭人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七言如話到更深無斷處起看月落已多時客子光陰  
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林院鶴歸山色外水亭人去  
夕陽前此情遠也五言如古路無行客空山獨見君飛  
鳥沒何處青山空向人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七言  
如偶臨湖坐得佳樹欲傍花行無小船靜夜竹齋知雨  
意清秋茶鼎共僧閒久客歸來渾似夢比鄰相見不知  
名子規夜半啼宮樹翁仲春深帶女蘿梨花院落溶溶  
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此神遠也詩有遠致便不一覽無  
餘耐人尋玩處正引人入勝處

庚辰八月六日周尺木來札云近作何事答曰性本乖慵居僻巷蓬門深掩客至無多攬秋竹以微吟向孤花而索笑相隨一卷顧影儵然無所事事聊以自得元智覺禪師云既知身後有終日肯信目前無了時余姑且了之云耳

今日之今霍霍栩栩少焉矚之已化爲古隨園載此語頗足醒人世入於泡影中作鬧非不欲閒實不能閒元僧行端句云天上日沒月還出山中葉落花尙開黃泉只見有人去不見一人曾復來三復斯言自然能閒

吟齋筆存卷一

完

屏廬叢刻

詩佐國史不及許丁卯題衛將軍遯廟云漢業未興王霸在秦兵纔散魯連歸嘆其補唐史之遺我朝壯烈伯忠毅李公長庚勦海寇數十萬厥功甚偉船山師輓之云隻手強於百萬兵居然大海一長城生成飛將真才氣配得青蓮古姓名舵尾有龍擎使節刀頭如雪湧詩情十年潏潏東溟水都是英雄戰鼓聲沈雄悲壯李公足以不朽

武將之能詩者南朝如沈慶之曹景宗厥名最著然所傳亦無多我朝香泉田參戎玉著附蓬小草袁簡齋

爲之序稱其惜墨如金其五言如季冬丹陽曉望云霜氣逼朝暎寒城尙閉門破垣孤塔寺禿樹遠人村地起來山脈潮迴露水痕雲陽舊館驛每過一銷魂七言如紫陽峯眺飲云郭外城中界嶺巔市喧野色競樽前潮迴雨洗千峯碧日出晴烘萬井煙闔郡笙歌遊子騎滿湖羅綺麗人船當時怪底頻和議如此江山肯北還韜光絕頂望江云靄靄嵐光翠欲浮雲林深處探奇幽千尋立壁當人面百轉流泉咽石頭風定松閒聞鶴唳煙消竹外見僧樓憑虛極目蒼茫裏匹練橫江接素秋虎邱讌集云喧喧歌吹趁時遊雲斂天香正及秋清客船依沿岸樹美人簾捲傍山樓但看七里花成市肯信三生石點頭自是江南佳麗地吳儂知樂不知愁田大興縣人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香泉參戎春興二首云惜花人惜養花天惜此花朝事事妍紅杏隄長迴蛺蝶綠楊牆短出鞦韆壚頭醉倒春生面驢背詩成月滿肩桃李宴歸何所得一枝新折海棠鮮東風駘宕雨廉纖燕燕鶯鶯劇可憐吟處折花臨水立醉時藉草對山眠漁郎孟浪輕垂釣姹女嬌癡慣

數錢自惜詩人多韻事高僧原不坐枯禪其佳句如被  
酒卽眠芳草地題詩多在玩花樓萬家煙雨孤舟客十  
里江楓半夜鐘皆可喜也

虛度光陰幾度春琴棋詩酒自相親道旁花好無名字  
悟到無名有幾人此及門華夢石句蓋亦鬱而不得志  
者之辭夢石名琳常從余受業天姿清妙十餘年間共  
硯者皆占科名獨夢石蹉跎未起遂舍舉業從事於詩  
畫之學故往往攄其鬱抱形於吟詠如漁父云風雨不  
歸獨唱晚半生心事在江湖葉底花云憑教葉上花如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錦畢竟先開落亦先宮詞云欲採宮花不自由楊花舞  
處帶春愁停飛巧寄宮人恨化作浮萍渡御溝其寄懷  
可想

夢石咏新荷云才沾風露心猶捲初謝泥淤體便香頗  
見性靈庚辰秋夢石自河西務回袖詩一卷相示喜其  
暮春云才當春晝永散步小園中晴絮遲遲日游絲裊  
裊風花飛貓捉蝶葉動鳥銜蟲欲倩留春手殷勤寫小  
紅

其金螯玉螭閒眺云御河橋畔綠初肥菡萏風來香滿

衣白塔寺高流水抱紅樓簾捲落花飛人開畫舫窗三  
面煙繞宮牆柳四圍步步流鶯聲不斷送余一路問春  
歸和王素園寄內詩云王儉風流吐屬奇寄家書寫性  
靈詞蘭閨鏡下應含笑一紙飛來定是詩

夢石齋中菊花有醉客顛仆遭其摧折一時爭咏其事  
夢石云花竟不知扶客坐玉山壓倒醉楊妃李亭午云  
果然醉膽真如斗敢向花前捋虎鬚馮二泉云寄語主  
人休介意已經拜倒老君前潘雲浦云醉裏不知生死  
路任教古佛亦低眉余階升云爲語王郎休作態料難  
醉倒醉楊妃華蔭亭云可憐爛醉猶思飲摩著花盆當  
酒盆俱隱用花名頗資笑具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一日劉介圃問余曰如何是讀古人書則有定識有定  
守余曰近閱張睢陽傳見其答令狐潮曰君未識人倫  
安知天道覺此八字在胸中皎如日月鑄如金鐵一切  
時數運會之說皆搖撼不得此非有定識有定守乎介  
圃以爲然

偶見芥舟先生畫蘆雁數隻題句云水碧沙明作伴行  
一聲聲應一聲聲相呼相喚排雲去恰似人家好弟兄

令人讀之增手足之情想見先生無時無倫常厚意在胸中

先生自輓云乾坤浩浩任長眠大塊初歸返自然漫說  
壑藏舟不見可知薪盡火應傳青蕪自掩無歸客白骨  
今爲過去仙暮雨瀟瀟寒食候也應杜宇哭年年生死  
了然大徹大悟非止名士之達觀實迷人之藥石也  
夢石詠樵子詩起句云此身遠寄秋雲外余謂之曰此  
移作收句絕佳爰易之曰山山紅葉一肩挑此身遠寄  
秋雲外夢石喜繪爲圖

吟齋筆存卷一

屏廬叢刻

沈秋瀛故後往弔其家見壁帖云別開小徑入松關半  
在雲間半雨間紅葉滿庭人倚檻一池寒水動秋山金  
竹村句也沈與金壬子同登賢書俱能詩今俱作古爲  
悵然久之

及門姚朗山承恩赤壁懷古詩云吹簫增怨慕橫槊失  
英雄又曰三分遺撮土千載話東風俱妙

詩不從天分帶來雖極古人驚魂動魄之句讀之茫然  
彼其心格格不相入也說苑云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  
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非刻也

千鍾百鍊難得一箇穩字元智覺禪師云幾回立盡三  
更月一字搜空萬劫心識得此中甘苦者矣然師詩卻  
極平淡如古岸橫秋水空山起暮煙何曾著力又如寄  
人云流落似孤蓬君西我在東二三千外一十五年  
中老去頭毛白寒來樹葉紅所期盤石上松月坐禪同  
須知此等境界非千鍾百鍊後道不出也

茶能伐心氣多飲不寐藥久服則無驗元僧行端句云  
睡少每知茶有驗病多常怪藥無靈洵閱歷語

吟齋筆存卷一

屏廬叢刻

讀書而往往廢學誰不望墳墓常保而往往蕪沒庚辰  
秋爲周尺木覓地於福壽宮土人領我於亂塚間踏看  
歷歷指點曰此爲某家墓今已無祭掃矣此爲某家墓  
今已就頽墮矣此爲某家墓已剗平爲人轉售矣凡數  
十家不禁慨然生前任佞豪強身後一毫主持不得行  
端句云積世詩書空蠹簡累朝墳墓半鉏犁亦目有所  
見云

白雲流水乾坤外終不相親枉寄書十四字眞無可柰  
何語敦友誼者當三復也

朝旭無端又夕陽壯懷其奈鬢毛蒼流光自古無情物  
斷送英雄上北邙此同邑某翁詩何其洞達然此翁積  
金百萬敝衣麤食曾不能好行其德再傳而後一敗塗  
地致毀其宅爲糞廠亦語達而心未達者歟

富而吝與貴而侈者其罪等貴者任其揮霍非腴民膏  
不厭其欲富者積而不散必有隱受其害者財如血脈  
苟不流通必成癰潰不待造孽已殃多人

余年未五十所經凶年凡二嘉慶辛酉大水饑民載道  
城內三四巨富不捐一粟未五年皆敗其施捨者至今

吟齋筆存卷一

畫

屏廬叢刻

猶家運隆隆道光辛巳疫災流行棺木買絕人皆藁葬  
並有暴露數日者城中三四巨富坐視不濟轉歲俱死  
蒼天默默雖不言而顯示之報可畏也壬午癸未兩年  
水患較重於辛酉除鄉善士侯公肇安捐資煮賑此外  
施者寥寥不知上蒼又作何處治也

建文初茅大方擢右副都御史聞靖難兵起以詩寄淮  
南守將梅公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  
縱有大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  
塞外功勳馬伏波我老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悲歌

聞者壯之按明史梅公尙太祖長公主封駙馬都尉榮  
定公預顧命帥師守淮南禦燕兵成祖不能越江後死  
難卽余家始祖

明定襄伯郭公登鎮大同有古良將風己巳之變力守  
邊疆大小數十戰設飛天網攪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  
數里皆陷一發五百步顧又嫺文墨所著左傳解可與  
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迷離水嗚咽戰  
馬聲寶刀折冤鬼慘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  
征人戰時血客中春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

吟齋筆存卷一

美

屏廬叢刻

巢雙燕子今歲不曾來其風流儒雅若此

見焦氏筆乘

余酷愛明青藤道人徐天池詩嘉慶壬戌年有人攜其  
全集來售苦價昂閱日已爲楊無怪年伯買去至今悔  
之嘗摘其數首題曹娥祠云曹娥十四死長江江水連  
潮萬里長精衛定應仇渤解子胥豈止怒錢塘一江魚  
鼈浮屍出八尺龜螭卧絹黃總爲金釵收正氣可憐梟  
獍繞爺娘壽吳宣府云近來宣府息烽埃台吉求生款  
鎮臺笑引雙椎胡女拜傳呼萬帳令公來艾年佩鵲窻  
非早薇省垂魚不待推報與江南春信到題詩寄處隴

梅開其鏡湖竹枝詞云越女紅裙嬌石榴雙雙蕩槳在中流  
愁妝又怕旁人笑一柄荷花蓋滿頭漫曲云聞道張家張子樓  
青羅小帕急梳頭花枝誰肯先春老無柰風吹雨打愁

本朝佟莘湄先生鎮樂浪人著沓渚詩集法律深細骨力沈雄  
余家舊有藏本其過厓門云斷碣空山曲荒祠易代存孤臣餘  
正氣少帝未招魂江漢遺天塹乾坤盡海門悠悠千載恨嗷嗷  
兩厓猿首陽薇云石上青青色馨香在白雲幾年曾養老尺土  
尙留殷麥秀歌空在生

吟齋筆存卷一

三

屏廬叢刻

芻品不羣登山清響發古調自成文燕昭王墓云尙灑經過  
淚無妨宿草深欲知榮白骨只是賤黃金樂毅才時有田齊仇  
或尋可憐千里足伏櫪少知音太吳陵云著作開先手千秋亦  
一才學多窮孔歲書不入秦灰蓬穎因爲表著叢苑自裁還疑鈎  
索事結習至今來沛中懷古云歌風猶起故鄉塵三尺提時竟滅  
秦仁義始令征戰用霸王常許匹夫論大言亦自能成事無賴  
原來是貴人原廟畏逢魂魄在豎儒慚愧一頭巾淮陰釣臺云  
草沒荒臺淮水東當年乞食未成功萬家寂寞先墳

外一劍蕭條故里中高帝尙曾輕國士市人那早識英雄  
經過應自憐同病不似君才亦是窮曹操講武城云虎踞中原  
霸業成當年牙帳此談兵城環地而長虹氣水急沙喧戰馬聲  
半世操戈心未死九州分鼎恨難平不知逢掖譙東老何異將  
軍墓上名客愁云書尙懷中刺字泥黃扉朱戶總非親侏儒祿  
薄難餬口鸚鵡才高不庇身青眼乾坤開不得白頭湖海去無  
因買臣落拓蒙羞恥一路行歌負束薪拋梭曲云頻搖寶髻墜香  
雲羅幃高低蹴繡裙一日鴛鴦三十六餘花全作並頭紋

吟齋筆存卷一

美

屏廬叢刻

於劉介圃處見同邑喬五橋耿甫書冊一本跋云順治朝平涼府  
修城掘地得石碣二一刻唐張說錢本草樊厚書書類聖教序一  
刻皮日休座中銘書類顏魯公多寶塔載宋牧仲前輩筠廊二筆  
因閱及偶仿米南宮意書一過余愛二則文義絕佳爰錄之張燕  
公錢本草云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飢寒困  
厄之患立驗能利邦國惡賢達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爲  
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至非理則味  
臭及既流行能役神靈通鬼氣如積而



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散而不積則有飢寒困厄之患至一積一散之謂道不以爲珍之謂德取與合宜之謂義使無非分之謂禮博施濟眾之謂仁出不失期之謂信人不防己之謂智以此七術精鍊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理則溺志傷神切須忌之皮日休座中銘云恃道輕於人道果不足貴誇藝傲於俗藝果能害己怨宜失於忘惠宜失乎施謙宜失於過敵宜失乎避譽高不足榮譽中必有毀名高不足榮名中必有議不足防乎濫有餘防乎侈無行纖巧機無用姦欺智

吟齋筆存卷一

完

屏廬叢刻

奪權思己權奪位思己位謗人思己過危人思己墜藿食想飢夫其食卽飽矣粗衣思凍民其衣卽溫矣何以拒佞人無信己之美何以處權門無徇己之意無爲仁義詐無作貞廉僞勿爲矯俗高勿取要君利一敬思眾侮一愛思百忌傷是人之非傷非己之是在貧若思富富者思季氏在賤若思貴貴者思宰嚭稍盈思撲滿稍溢念敲器吾道諒如斯何憂復何恥

余家蓄張榕端樸園蘭樵歸田詩稿一卷張滄陽人其過李家臺宿李武文茂才家云黃沙風起人難渡回首

荒原日已昏一帶土牆圍草屋兩行疏樹護柴門黍禾收後犁懸壁車馬經過犬吠村白酒黃雞留客宿田家賴有古風存其二云百里孟津兵火後連年生聚藉人勞瀕河涸壤多鹽鹵轉水輪盤勝桔槔種得白楊材屋料收來紅柿壓村膠臨行勸客添杯酒好禦風寒駕小舸醉中漫筆云莫嘆霜華點鬢頻醉餘還是少年春黃花紅葉斜陽裏爲道青山不負人

吟齋筆存卷一

早

屏廬叢刻

離卻儒冠事事難多君經術足當官公家未改秦人失循吏能令漢法寬豈有督郵堪寄傲何妨卽墨不交歡城南十丈青蔥色尙許停車竟日看賦晴川樓成云雕闌玉柱入長空檻外帆檣萬里通春水遠於巴子國雄風高壓楚王宮鳳凰欲下簫誰引鸚鵡無言賦敢工直擬憑虛馳八極雲霄何日羽毛豐送穆伯章令鉅鹿云茂宰承恩出建章綵衣加綬倍輝光地當赤縣塵千里人在黃州雪一堂繞郭夏雲生大陸隨車靈雨乞龍岡還尋楚壁觀兵處搔首南風起慨慷他如五車於我稱

三益萬事輸入只一貧累世交遊懷刺少避人著作等  
身多懷有雙珠泣白日囊餘一劍渡黃河公之氣骨於  
詩具見不愧爲一世文雄沈尙書何竟不及耶

酒之糜粟其禍最烈雖國憲亦不能禁年友崔曉林燒  
酒詩最爲痛切錄之可備采風粟貴生齒繁糜粟更燒  
酒一燒粟數石麴用麥幾斗乾柴動盈車工食飽游手  
若作三月糧可養人八九養老及燕賓此禮傳已久柰  
何無賴徒朝朝常濡首漸染及齊民提壺邀儕偶宜使  
炊無米爭雄醉朋友此毒中愚氓豪黠爲利藪柴米止

吟齋筆存卷一

屏廬叢刻

此數一半歸腐朽焉得價不昂貧者難餬口念此爲感  
傷痛斷掃愁帚所補固涓滴此意庶無咎

吟齋筆存卷二

天津梅成棟樹君輯

芥舟先生畫水仙題句云雪館挑燈酒一瓢襟懷淡淡  
鬢蕭蕭長安舊雨今誰過寫箇冰花伴寂寥意殊清峭  
又於馬雅南家見先生題畫云卧雪人家分外寒偶然  
潑墨寫林巒畫成自撚冰鬚看欲博青州一醉難兩詩  
同一風格

先君子自南中歸嘗有句云數竿竹向雪閒綠一樹梅  
敲水底紅金麗江云此景疑到西湖斷橋靜寺之間

吟齋筆存卷二

屏廬叢刻

諸竹泉踏青曲云最是落花深淺處踏青人去印雙鉤  
繆星池云古人以句馳名如謝蝴蝶鄭鷓鴣君可稱諸  
雙鉤矣時滿座大噱

余嘗選五七言絕句取其淡遠清微者浼周尺木書之  
壁間以供不時吟玩如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  
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山僧汲空潭驚起二龍子十里雨  
濛濛三日雨不止奠君君豈知去去復回顧一片紙錢  
灰飛上梅花樹修竹被晴川淪漣映空曲日夕雪初消  
人家在寒綠蒼蒼遠煙起槭槭疏林響落日隱西山人

吟齋筆存卷二

屏廬叢刻

耕古原上七言如王戴溪頭小隱仙漁翁引上雪溪船  
幾回倦釣思歸去又爲蘋花住一年叢叢竹雀鬧人家  
農事春來漸有涯品字柴頭煨正煖不知風雪到梅花  
踏雨來敲竹下門荷香清透紫綃裙相逢未暇論奇字  
先向水邊看白雲四月新來三月還一春光景鏡中看  
東風也逐情濃處吹落桃花放牡丹豈有耶溪父老錢  
無朝無暮在樽前櫻桃豌豆分兒女草草春光又一年  
秋色蕭疏日已斜胸無好句手頻又驚人小鳥去何急  
飛折一枝籬豆花寂無人語但山青繚繞茶煙午夢醒  
手把劍南詩一卷柳陰深處水邊亭柳曳長隄水漱沙  
尋春春入梵王家清江三日重來晚落盡櫻桃一樹花  
蒲扇輕搖履半拖空階小徑步巖阿夜闌人定閒消受  
風在修篁露在荷數詩可洗塵氛可滋道味  
詩家進一步法如貧病人所惡也竹泉云病推塵事少  
貧識世情多似病貧轉佳徐立山云買書添睡料識字  
種愁根亦新

楊無怪先生爲僧復初題魚兒牡丹云魚貫宮人影窗  
虛月上紗嬾殘休錯認不是水梭花蓋僧家食魚諱言

之曰水梭花也魚兒牡丹俗名荷包花芥舟先生咏荷包花最佳石竇新抽紫玉叢翩翩細葉靜搖風軟羅密摺兜春露繡出香囊一串紅

淡淡丰姿淡淡煙夕陽院落晚秋天詞人老大風情減猶爲媽紅一悵然紀文達公咏秋海棠句全在花外傳神潘蘭如曰秋風秋雨休相妬春草春花無此嬌全爲秋字寫意致亦別

秋葵花古人集中罕佳咏當以芥舟老人七絕爲絕唱斜倚西風不自持池邊顧影小低垂金樽自仄無人勸

吟齋筆存卷二

屏廬叢刻

一寸檀心吐向誰託意遙深無出右者

梅花落地無人掃盡被東風滾作球此近人咏繡毬花詩及見元人張昱元落遍楊花渾不覺飛來蝴蝶忽成團乃知其藍本

張冶堂在琉璃廠畫肆見山水小幅愛其題語因購之儂家終日對山顏滴翠浮青面面環如畫家山偏不住轉從山外畫家山

冶堂見馬頭旅壁題句鈔以示余云對鏡空悲兩鬢塵三年不見秣陵春女兒命薄原如此枉恨當時買笑人

當時一念悔蹉跎懊惱春光春又過縱使樂昌圓鏡在桃花零落已無多桃花猶是舊時妝三載朱門飲恨長油壁香車曾許出傷心無處覓蕭郎珍重蕭郎四十年年年空自月孤圓從今不用子公使自懺今生未了緣前生今世未分明旅舍蕭條睡未成耿耿殘燈催短夢明朝淚盡馬蹄聲款書金陵袁氏官奴其事不可知玩其意旨殆有約而未諧其願轉落他人之手者乎古今如此類甚多可勝慨嘆

船山師德配林夫人和師句云得配人間才子壻不辭

吟齋筆存卷二

屏廬叢刻

清瘦似梅花一時傳爲閨房韻語癸酉春夏之交荆人病瘵羸不可支曾戲之云嫁得寒酸劇苦辛腰圍清減舊時裙蕭疏我已梅花瘦卿比梅花瘦幾分轉歲遂以不起每一念及輒爲於邑

人世交遊全以氣類相感氣類不同終如水火厚田家有汪炳文竹梅小幅題云不是梅花偏愛竹世閒好物總相依可稱知言金竹坡先生續題云寒香漠漠洗鉛華素影飄蕭又半遮有竹有梅門第好雙清風韻是誰家

滿眼是山山不見一層紅樹一層雲冶堂遊盤山句余甚愛之星池云此本古人咏梅花詩滿眼是花花不見一層明月一層霜冶堂又推於遠景耳

吳白广遊花藥菴云覓徑穿林路幾彎野塘芳草路迴環微風吹落桃花兩人在瀟湘第一山又柳州道中云藤葉松陰夾道斜無多茅屋野人家一聲人語驚山鳥桐樹無風自落花暮春云一片湘江色蒼然起暮愁予懷方要眇帝降若夷猶翠染巖花溼寒生斑竹秋晚來衣帶冷月出白蘋洲柳州晚眺云山色暮蒼蒼孤城挂

吟齋筆存卷二

五

屏廬叢刻

夕陽春從三戶盡嶺接百蠻長遠樹浮空塔閒雲礙故鄉江閒水清駛早晚下瀟湘又名無可好惟耽飲品不能高只愛閒皆有逸致白广名照江西南城縣人善畫竹頗瘦削官江右者多購之嘗於徐印川家乞得一幀諸竹泉有酒闌昨日事夢醒過來人句厚田嘆其超絕然遂成識甲戌二月念九日卒於寧河北塘村辰刻猶在星池書齋談笑回寓未半刻家人報疾甚劇星池去撫之氣絕酒在手中杯猶未寒竹泉又有萬事大都隨老去一身端似為愁生句亦不

祥竹泉內負孤高外示通脫所遭坎壈言多抑鬱其咏海邊蝴蝶云水輦山溫是汝家飄零何事到天涯料應不是江南路錯認紅蒿當落花寄意可想蓋竹泉少負清才以家貧故棄舉業充鈔關司課小胥在海日日與臧獲輩為緣非其志也

余賦性過激處世接物便少容蓄雖強自抑制終未自然如石蘊火遇鐵迸發生平受累不淺嘗咏古劍云幾番遭挫折猶自露鋒棱蓋自警也

吟齋筆存卷二

六

屏廬叢刻

南中有花日夜來香其名最治芥舟老人咏之云幽芳點點嫩於苔繡枕敲斜醉始迴露似垂情風送意香如有約夜先來曾從巫女行雲見應為江郎入夢閒脈脈一痕通鼻觀縈懷不用酒為媒花似鵝兒葉似苔濃陰滿架繞階迴果然惜玉朝休采不解憐香夜莫來金步搖中嬌自擅紅珠帳裏媚爭閒解醒何待重呼酒清入詩脾不用媒可謂豔不入俚

余有句云苦吟花笑我孤坐月窺人星池有句云思苦花知我情癡月笑人頗相似星池自北塘寄內詩云海上海秋來此最先四圍欸乃未成眠鑪煙欲盡情猶結夜

氣初凝冷乍傳細葛卿愁七夕雨單衣我怯五更天歸  
期預寄紅閨內桂子鮮時月影圓詞頗清韻星池配張  
青立先生女通詞章余故贈星池云一雙才子生花管  
得句紅窗相對吟蓋實語也

沈存圃先生峻遣成玉門輯人投贈之作合爲一卷題  
曰雪泥鴻爪會屬棟題詞余最喜余公作沛長律二首  
云祿養何如菽水歡蕭然風味等閒看當年早說還家  
好此日誰憐行路難信是多窮詩律細卻緣善病酒腸  
寬青鞵布韉從軍去猶自在吟興未闌吟得新詩手自

吟齋筆存卷二

七

屏廬叢刻

編西征眞似賦歸田窮通有命當如此曲直山人或未  
然臣罪敢辭行萬里君恩且去住三年玉關迢遞書  
難寄雙鯉何因取次傳嘆喟之中立言有體韓桂舫大  
司寇對五言二首亦肅括萬里微生在開函淚更彈重  
還生馬角兩度拜雞竿瞥眼風濤過餘身歲月寬海津  
高卧穩勞爾憶同官三載爲廉吏卑棲百粵東深文心  
轉白噩夢我甘同地冷哀鶻淚天迴退鷁風何當重把  
酒筵吹問詩筒大司寇曾爲先生事鐫級故詩及之  
存圃先生入關後著歸田集自題云陶令歸來惟乞米

鄭虔老去尙箋詩

存圃兄東巖先生名嶧年踰二十始讀書未數年登乾  
隆丙午鄉魁著嚶鳴集已爲收入津門詩鈔其句如桂  
樹小山招隱士桃花流水憶秦人爲人所傳

存圃先生知余著筆存一日來札云偶信步裝潢家見  
壁閒橫著書愛其幽絕識而錄之味其詩格當在宋元  
之間紙尾署名閩中葉芬或係手作亦未可定可收入  
集中其詩云谷口橋邊日未斜先尋宿處近梅花分明  
聽得吹長笛祇隔紅闌第一家四簷春雨夜浪浪記得

吟齋筆存卷二

八

屏廬叢刻

吹笙近竹房三十五年江海夢又隨飛雁過瀟湘曳杖  
來尋處士家迢迢空翠隔煙霞山童揖客松閒坐笑背  
春風掃落花

數枝花報東風暖一夕閒酬終歲忙此靜海勵南湖少  
司寇廷儀公句也著有雙清閣詩稿格律頗近高青邱  
其過蘆溝橋長句云風沙暫借水雲收滿眼煙巒憶舊  
遊紅杏綠楊村店酒疏林蕭寺野塘秋塵心自絕青山  
而佳日空拋古陌頭爭得昔年驢背好一鞭吟興渡蘆  
溝南湖少司寇書法雖由家傳亦曾學於姜西溟先生

集中有題座主姜西溟先生書冊後詩云千金懸腕運  
鋒毫遺跡重披格愈高筆陣幾能埋巨闕墨林何苦御  
鉛刀傳鐙弟子將三紀學字師門已二毛自歎人書今  
並老但遵古法教兒曹觀此知勵氏一門輩輩工書法  
蓋學有淵源矣

竹泉歿於北塘星池鳩同人殮之哭以絕句極惋痛如  
英雄埋沒已堪傷况復焦勞等看羊竹老柯亭風雨暗  
知音那有蔡中郎見說無魚爲水清生前議論太縱橫  
於今幸不逢黃祖君已狂如禰正平禪堂閑寂雨飄零

吟齋筆存卷二

九

屏廬叢刻

夜氣如凝燭火青家本清貧兒尙幼九原事事口難暝  
無端近日喜談禪說到輪迴便悄然今日焚香爲君祝  
生爲才士死爲仙此語蓋癸酉冬夜閒話竹泉云不知  
身後當何似余應曰才子來生或是仙故星池云然又  
新詩幾度又逢春好句曾傳沾水濱深淺落花猶是舊  
更無人咏踏青人謂竹泉印雙鉤句也余題星池詩卷  
云一鐙如豆詠君詩絕世傷心絕妙詞信是有靈應唱  
此秋墳淒咽月明時

嘗見唐解元題畫詩云餽粥隨緣養道心聲華空自滿

儒林綈袍誰問寒如許紅樹青山古寺深寄懷可想  
同邑陳雨峯畫本太倉閒摹北宗工細不在子畏先生  
之下所居曰讀石山房嘗自題云生涯贏得雪盈鬚瓦  
竈常溫酒半壺摹取雲林瀟灑意一痕山影淡如無意  
亦清絕

天津王善舟刺史宰元和時姑蘇名妓崔小鶯與仇構  
訟幾爲中傷王鞫是案矜雪得釋河督嚴小農先生與  
崔有舊感其事謝王以詩云八部天龍願力眞人閒偶  
現宰官身護持世界皆歡喜先到紅閨善女人王名有

吟齋筆存卷二

十

屏廬叢刻

慶辛酉舉人小農先生名琅亦可謂風流韻事矣  
趙雪蘿赴秦中路出太原見旅壁題句云欲對春風飲  
一壺山居市遠倩人沽待他日落無消息醉倒前村我  
去扶不知何人書

芥舟先生句云老傷親故少貧累子孫多亦余亦有句云  
老傷知己少貧覺此身多又七言云甘載功名鐙影笑  
一家骨肉淚痕知皆值境之無可如何不覺言之楚也

吟齋筆存卷二

吟齋筆存卷三

天津梅成棟樹君輯

趙雪蘿冬日曉行句云雪埋深巷雞聲苦月落危橋驢影高高字特妙又張瘦銅有橋危馬影高句同一入妙温東川述嚴樂園先生勉士句云吏不詩書真是俗士能忠孝始為奇先生諱如煜湖南辰州府人優貢生舉孝廉方正任陝西興安府有經濟才著有苗疆便覽安陝論

東川輓劉韻湖長句四首有句云嗜酒長庚鯨化早看

吟齋筆存卷三

屏廬叢刻

花小宋馬歸遲指韻湖易簣之日正乃弟捷春官日沈痛之中忽雜明秀之句最為有致東川名予異陝西興安人丙子舉人

念堂述南皮張硯溪先生句云春雨不成點桃花紅過牆先生名端誠任少京兆其題念堂尊人寒宵煮豆圖五言最佳五夜一燈寒鑪煙尙未殘秋風無定樹菽水有餘歡庸行談何易婉容畫恐難蓼莪長已矣留待後人看

張佩庚咏史三絕句最有致三公為布被作偽起公孫

不有人倫鑒翻誇此輩瀆畫上浚煙悶魏魏廿四人姓名如細問不盡太宗臣武尼何足齒讀檄重賓王若論衡文眼應推斌媚娘他如遠水高於岸疏煙淡似雲霧重遙村幻煙空野寺真俱寫得出

任生菊心春寒花較遲句云冷意留三月香魂覓一枝絕性靈

念堂論 本朝詩最不取隨園謂其壞人心術其選景

州張耒園茂才集中有題隨園詩話一首云玉顏金屋總尋常儘教搜羅入錦囊翠羽明珠花富貴青獅白象

吟齋筆存卷三

屏廬叢刻

佛炎涼胸中絕少秋冬氣字裏猶聞粉黛香好語閒情休作賦石家池館已滄桑張名招觀

念堂有此水頻消長吾身偶去來句予嘆為道言念堂詩主精嚴風情者絕少予喜其厚載門看荷花絕句云夕陽淡曬柳梢頭一桁湘簾未上鉤隱約不知人在否誰家新起看花樓絕似劉后村又似我 朝李嘯村子在保陽有絕句云白藕花涼浦又秋斜陽依約照簾鉤不知紅樹誰家院臨水先開望遠樓意有微同

小陶訓婢句夜漸飛霜休賞月蠹能蝕字好藏書小鬟



觸惱應憐彼內子嬌  
嗔總看余所謂善調停  
壺內者留別乃兄句云  
已收書卷仍留句才整  
行裝便問歸其題朱孝子傳云  
三載之中全孝道六經以外有傳人  
韻湖存滿洲完顏夫人詩一卷有句云  
蝶來花不寂蟬歇樹如閒  
閒字入神似從一樹碧無情中化來  
韻湖以爲然又有風定鑪煙穩穩字亦妙

癸未下第後寶坻高寄泉孝廉繪柳橋晴絮圖囑題  
以七古又得感懷一絕句云  
廿載光陰劇可哀  
馬蹄碧草與黃埃  
一條楊柳東西路  
失意人歸得意來  
朱臨齋

吟齋筆存卷三

三

屏廬叢刻

覽之嘆惋不絕蓋是科榜後旋津  
恰逢新貴北上也念堂辛酉年過天津句云  
舊路半爲水空村猶傍河寫災後情景如畫  
癸未水患較辛酉殆甚讀此句爲之三嘆  
其他佳句如吟身憐骨立名紙惜毛生  
草香行飯處花笑捲簾初人閒方病酒  
客去自垂簾七言如舊書重讀如初學故友無多類老年世味已嘗  
三斗醋詩囊徒集百家衣詩成草色花香裏  
人在歌聲笛韻中皆名貴可喜

負郭人家薜荔門  
門前流水曲通村  
夜來雨過添新漲

沒到隣家楓樹根  
葉筠潭都轉句其咏簾鉤云  
擡將秋水堆蛛網  
捲起春風滿畫樓  
一時流傳余最喜其  
斐江道中長句云  
溟溟雲水去何之  
如練澄江放棹遲  
花信漸闌風陣陣  
春潮欲上雨絲絲  
白蘋香裏聞漁笛  
綠柳陰中認戍旗  
此到茸城應留滯  
杜鵑啼後數歸期  
公名紹本杭州人

李君桐圃於辛巳斷絃遂遊於豫旅舍心傷自繪伊配  
曹孺人勞績圖吳刺史貽會題云  
思量往事翠眉顰  
追憶音容一寫眞  
午夜雞聲猶在耳  
夢回酒渴更無人歸

吟齋筆存卷三

四

屏廬叢刻

示同人遍徵題詞小陶句云  
桃花忽向客邊開  
佳日翻難得遣懷  
爭似頻年初度日  
有人置酒典金釵  
王澹音女史句云  
賢婦從來豈易求  
空閨月冷轉添愁  
窗前絡緯啼還遍  
無復機聲伴  
一秋余階升題云  
手擘吳棉對一檠  
迢迢五夜到雞聲  
龍眠自有追魂筆  
繪取蘆簾椎髻情  
余題云  
作婦親操卅載勤  
紅閨賦命竟如雲  
不辭指爪蘆鹽外  
如此裙釵久不聞  
紡績心情瘦不支  
蕭郎摹寫舊丰姿  
寒鐙絡緯瀟瀟雨  
淒絕蘭窗入夢時  
內子夢秋女史題云  
女兒薄命本同哀  
績絮何如咏絮才不

枉蘭閨辛苦意白描寫出素心來

不知造物誠何意是我知心便可憐此余辛巳年哭張  
環極詩也壬午十月又哭田竹溪云心同孤月高千古  
人似秋花冷一生今年四月十五日劉韻湖又告終哭  
之云自古聰明由命薄斷無福壽到情癡小陶嘆爲知  
言小陶輓韻湖云女牛星下悼亡時燭影鑪煙酒一卮  
轉眼又逢七夕節更無人咏斷腸詩以韻湖於辛巳七  
夕招袁蠡莊諸人雅集有修到神仙亦斷腸句也又云  
窗外輕飄雪影寒寫梅閣裏具杯盤早知一飯成千古

吟齋筆存卷三

五

屏廬叢刻

悔不同來結此歡爲壬午上元韻湖招小陶賞梅不至  
也又云一卷殘詩寫未全累君病眼望將穿何時攜向  
靈前去化作寒灰當紙錢謂韻湖病危時猶遣人索小  
陶稿看也

韻湖殮畢因在外家是日遂移柩于城西之古皇菴溫  
東川報罷來津甫下車卽赴菴撫棺一慟伊家不知也  
亦可謂友誼特重者矣

小陶自述云肺將成病猶耽酒魂不禁銷尙愛花可謂  
楚楚自憐矣與繆星池言懷詩云青衫一樣著風塵同

坐寒壘劇苦辛交到忘年無世故狂雖忤俗近天真不  
諳生理多閒日肯墮名場爲老親知否怕聞人一語韶  
光禁得幾因循星池詩云追憶生平物我緣聚如花月  
散如煙蜂因課食纔成蜜蠶豈須衣亦作綿形尙非真  
何論影規今無定况於圓史家盡遇春秋筆落落傳人  
或不傳二詩俱佳

著詩難刪詩尤難大家集中儘有可刪之作未忍割愛  
故耳吾鄉高琅村先生工時文尤善諛語嘗謂人口婦  
人之舉子也不拘賢否養一箇必愛一箇余之於爲文

吟齋筆存卷三

六

屏廬叢刻

也亦然不計工拙成一藝卽愛一藝信知言哉

滇南八咏高文良公配蔡夫人作夫人父督師滇南歿  
後夫人隨文良公再經其地感痛而作沈雄不類巾幗  
手筆隨園僅錄其一余於查次齋先生集中又得其四  
錄之辰龍關云一徑登危獨惘然重關寂寂鎖寒煙遺  
民老贖頭閒雪戰地秋深柳外田聞道萬人隨匹馬曾  
經六月墮飛鳶殘碑洗盡諸軍淚苔蝕塵封四十年關  
索嶺云山從絕域勢遙分天限東南自昔聞烽靜戍樓  
狐上屋風喧古木鳥驚羣青盤石磴危通馬白裹松根

倒看雲叱馭昇平猶覺險揮戈誰憶舊將軍鐵鎖橋云  
結構飛梁蹟尙存薛遺蟲字滿埃塵三垂鐵鎖晴虹挂  
百疊江聲戰鼓振細柳營空雲似羸霸陵原靜草如茵  
臨風一灑孤兒淚不見題橋續後人江西坡云西嶺千  
重簇劍鉞曾揮萬騎驀羊腸鬼燈明滅團青血野塚荒  
涼立白楊夢斷層雲空漠漠事隨流水去茫茫只今賸  
有雙耆舊指點殘山說戰場九峯寺云蘿壁松門一徑  
深題名猶記舊鋪金苔生塵鼎疏煙歇鴉噪斜陽古木  
陰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

吟齋筆存卷三

七

屏廬叢刻

是賸有孤僧守故林

稗史載王梵志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其詩淺俚最能醒  
人如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卻是輸他便往來報答甚  
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多見世人終身蓄積蕩然於一  
二敗類子孫者非其驗乎

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厄我復何  
爲無衣遣我寒無食遣我飢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  
又曰我肉眾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  
軀痛苦教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想意何如

又曰多置莊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  
時幾日能爲客中客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  
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原來心是喜又曰不願人人  
富不願人人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人人願  
此之人人因所願只如此眞成人上人又曰本是屎屎  
袋強將脂粉搽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  
此是俏冤家又曰眾生願兀兀常生無明窟心裏難欺  
謾口中佯念佛又曰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  
門檻鬼見拍手笑又曰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

吟齋筆存卷三

八

屏廬叢刻

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卽與讀又曰空  
飯手捻鹽亦勝設酒珍勸君莫殺命背面被人嗔喫他  
他喫你輪迴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  
坐念眞相此便是如來又曰大皮裏大樹小皮裏小木  
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得分田宅無人慣煎慮但  
行平等心人亦念孤獨又曰我身須孤獨未死先懷慮  
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未聞不哭我亦去無  
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我非佞禪但見世人轆轤不已  
讀此詩實於六經百子之外另闢一門使人清涼頓生

會見座主英煦齋夫子書數語云謀生不求甚富居官不求甚榮俯仰自得泰然寡營鄉里稱善是謂之名何必棲身巖穴遁迹山林而後謂之清耶此言不知古人成語未知先生所撰讀之令人躁釋矜平有許多太和氣象大凡世人勞勞只是貪求無厭富者之求富惟恐其錢之不多貴者之求貴惟恐其官之不顯誰肯作一退步想乎余嘗有句云積金至斗亦徒然未必人生享百年除却形骸無長物須知妻子亦浮緣英雄末路空雙手君父責成荷一肩檢點此心相信處可通神鬼可通禪言雖俚亦可以醒世

吟齋筆存卷三

九

屏廬叢刻

身嘗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葛文康公詩也人能有味其言以養其志必無意外之虞以余所觀貪污之士大抵心無底止其網利爲日不足而卒致貪墨以敗古今一轍後先同慨而絕不省悟余有句云守分幸招煩惱少安貧始覺夢魂清菊人歎爲知言

金子牧名貞吉會稽人及門金樸亭高祖也一生遊覽樸亭家藏遺稿一卷內如石頭城下與劉使君話別云客路一千里交情三十年滔滔大江水忽忽去人船別

淚今宵盡鄉心此日懸獨憐衰鈍士無計復遷延老病將歸買舟未遂云策杖秋郊外扁舟惜未還瘦僧黃葉寺孤客白門山有病憐枯草多愁望故關天公非困我人事總多艱又獨宿高樓觀月云明月高樓迴中宵夜氣清白雲來四望嘯鳥恰三更饒有山林氣因疏世俗情心神涼到此流水若縱橫氣骨頗效唐人人言金氏多才良不虛也

吟齋筆存卷三

十

屏廬叢刻

丙戌秋日又見金芥舟先生題畫詩云滿林落葉小村黃幾點遙山半夕陽誰與幽人清話久隔籬蟲語豆花涼又依稀牧唱與樵歌大野蒼涼古意多幾點牛羊莎草綠老夫村對小兒坡

金方字勉之芥舟先生長子夜雨舟中作云布被橫攤數尺冰拋書燈火對熒熒那堪風雨孤篷下卧聽人家兒女聲得客中之真景後以諸生終

吾鄉老諸生金野田先生名銓工書善詩貧老以終風襟蕭散與人談從無激言峻色而風骨峻峻對之自足生敬邑侯李公符清耳其名訪之贈句云沾上知名士如君第一流六書褚登善五字韋蘇州有道貧何病無

田菊是秋我懷風勵意文酒訂交遊四十字可作先生  
小傳有題野田采菊圖五古一首絕佳海曲有高人超  
然絕塵俗結廬魚鹽市閒靜寡所欲詩書得味深簞瓢  
亦云足抗懷希五柳采采東籬菊人淡契自真一室寒  
香馥昔我慕孤蹤迴車窮巷曲踰垣不可見門外徒不  
子竭來文字交尊酒情最篤出圖屬我題森森神氣穆  
正值黃花節秋光滿君屋我歸三徑荒輸君盈一匊蓋  
邑侯訪先生三次乃得一見叔世不惟如野田之品者  
寥寥求如李邑侯之求賢重士豈易得歟

吟齋筆存卷三

十一

屏廬叢刻

十郡名賢請自思就中若箇是男兒燕山難挽龍髯日  
邗水爭持牛耳時淚灑冬青空有恨歌殘凝碧已無詩  
長陵麥飯何人問願借哄堂酒一卮相傳崇禎甲申三  
月後江南遺老諸公聚於揚州飲酒高會酒半出席忽  
見壁間有此詩墨瀋方新相與罷席此殆暗爲不平者  
而爲之歎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熙字霽山當楊璉真伽發諸陵時  
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杖夾遇物卽以夾投籬  
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自餘不敢

望收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  
廟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  
一絕云一抔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  
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云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  
寒風起暮鴉水到蘭亭又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云  
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  
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葬後於宋常  
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上又有冬青花一首  
云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

吟齋筆存卷三

三

屏廬叢刻

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  
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  
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  
士也此條亦見遂昌雜錄  
只緣花底鶯聲巧遂使天邊雁影分兄弟之分崩由於  
長舌之簧鼓古今有同慨矣究其深微婦言之易入要  
由於丈夫少涵養之學問余最喜宋吳虎臣先生能改  
齋漫錄一則云大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於村  
者親旣終堂其兄甲不忍雁行異飛而友愛其弟乙甚

厚乙安樂之未嘗有違言久之既有室不令日咻其夫使叛其兄乙牽於愛而聽之而甲之所爲無不善者欲開罅隙而無其端於是甲有善馬愛之甚至雖親舊求借輒以他馬代之乙欲激其怒乘甲之馬出杖折其足甲歸而見之且喻其意謂其僕曰去之而新是圖甲復有花藥之好列楹數十皆名品也且其手植焉灌溉壅培不倦其勞乙又將緣是以激其怒乘閒鋤而去之甲曰吾欲去是久矣而未果也因犁其地而植之穀乙悟其非且將悔之而其室未厭也甲既鰥居而有愛妾若

吟齋筆存卷三

三

屏廬叢刻

將終身焉處之側室未嘗一與家事其婦踵門而數之詬罵毀辱無所不至妾不能堪而訴其主甲曰吾則過矣因逐其妾乙婦聞之媿汗浹背曰妾不幸不及舅姑而無以爲學以至於此不知伯氏之德守如是之寬裕也乃正冠帔而拜於庭以謝不敏卒爲善婦以相其夫而肥其家若甲者可謂賢矣求之古人張公藝可以配之當世且言偶忘其姓氏懼其湮沒無聞也故書其大概以俟太史氏余曰讀此條令人油然而生孝友之思使男子盡有此翁之量又何虞手足之參商乎

能改齋漫錄又載一則云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聞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官於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家中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跪曰不意君之厚賜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

吟齋筆存卷三

四

屏廬叢刻

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卽與錢四十萬約曰後三日以女來吾且登舟矣俟若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商人果不敢爭至期攜女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其舟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棟按此事與吾鄉武孝廉楊公秉鉞之祖所爲頗相類楊氏籍山右有叔在天津巨商牛翁家司鹽筴

來投其叔謀棲身處牛有錢肆在津之估衣街叔薦之肆中學習年弱冠謹慎而勤主肆者愛之值歲暮命之海濱索逋持券往至一家宅舍甚闕而荒穢蕭條類舊族而凋落者主人出曰持券來乎楊曰券在是主人曰如有他逋幸先別家五日後來舍本利須清也楊諾之竊訝主人貌慘沮而言如此屆期至門外見肩輿一乘內庭哭聲甚哀楊徘徊廳事閒寂無一人呼之主人出淚痕滿面楊曰銀現成乎曰已措於此出五百金付之收券入曰君速去舍閒有事無暇款君也楊曰察君顏

吟齋筆存卷三

五

屏廬叢刻

色若重有戚者有何心事幸告我以釋惑主人曰少年休饒舌索逋得逋足矣何妄與人家事耶楊曰不然君毋幼視僕君有憂安知僕不能排難解紛乎君試言之主人汪然出涕曰余向以信行取重於人然諾不欺今以折閱實無以償而又赧顏對人也不獲已鬻女於豪姓今早肩輿來迎分離在卽是以悲耳楊曰君悞矣君以清門棄女於下賤可乎楊某不忍聞見也急還金於豪毀其券出曰此事我任之白手歸主肆者曰索逋來乎曰來矣銀安在曰攜銀至中途以不慎遺失柰何主

肆者瞠視久之告其叔叔曰此銀在我名下幸勿使東人聞是夕閉姪於室持刃而嚇曰此銀汝嫖乎賭乎抑乾沒乎不吐實無望生矣楊慨然以還金毀券之故告且曰姪爲此舉時已置死生度外毋煩叔刺刃甘自到也叔曰眞乎曰奚僞叔擲刃於地抱之泣曰不圖吾家生此奇男然子休矣豈復能居茲土乎居數日有洩其事於牛翁者翁請見叔難之固請而見握其手曰此異日之陶朱公也向爲君姪今爲我姪矣遂出重貲使之貿易不數載而致富傳至武孝廉以鹽筴起家發資百萬孝廉孫有爲郡守者至今遂爲望族云

吟齋筆存卷三

六

屏廬叢刻

吟齋筆存卷三

右吟齋筆存三卷吾鄉梅樹君先生箸姚君品侯藏舊鈔本也前二卷原寫頗工惜剝蝕不完第三卷僅存數葉字迹爛漫踏駁與前非出一手考沈文和公所撰梅樹君先生傳是書實爲四卷此本所闕殆半內載詩話爲多閒及詞話巧對格言雜記之類卽此以例其餘全書體裁大致如斯先生爲雅村先生履端之子雅村先生朱導江之女壻也書內所述朱太君卽導江女梅氏與吾族世爲姍好故先生於此書所紀吾家先人詩句甚夥今已多無考者如家野田公酒沽小市浮花片魚

吟齋筆存跋

屏廬叢刻

買河橋貫柳絲之句已不見於鉞所輯刊善吾廬詩存內全詩則不可得矣惟津門徵獻詩內詠公詩後所引是書一則已在短缺之數先生尊道崇學生平著作專以表彰忠孝節義爲心惜未刊傳稿多散佚止所輯津門詩鈔一書行世其版今亦亡矣此斷壁碎金益堪矜惜且孤本僅存不絕如縷爰亟彙入叢刻云癸亥八月朔越三日後學金鉞

是書寫刻越數年又展轉假得一傳鈔之四卷完足本忻然用以校勘乃兩本頗有不同完本卷數雖符其後

二卷內駁而不純恐多爲後人所增訂非原稿也予旣據以糾譌補脫命工修版復於其中選錄十則續刊卷尾及弁言一篇取以冠首庶此刻雖非全書亦已具見精要矣丁卯九月鉞又識

吟齋筆存跋

屏廬叢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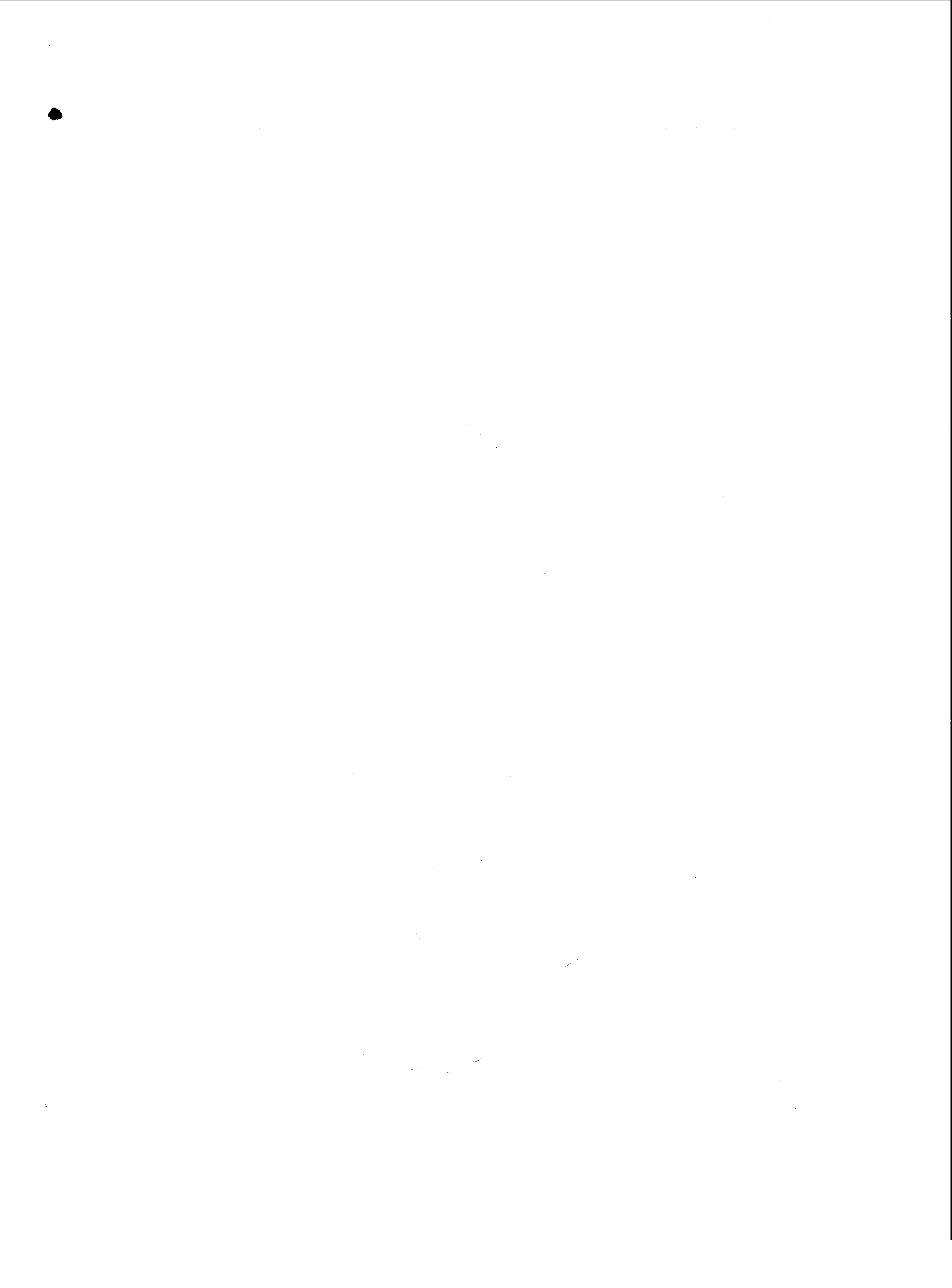
操

觚

十

六

觀



檀几叢書卷十二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操觚十六觀

嶺南陳鑑子明著

浮屠修淨土有十六觀雲間陳仲醇衍之作讀書十六觀予謂士之有文章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操觚其可苟乎唐時張旭善草書嘗觀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漓遂得低昂迴翔之妙

檀几叢書卷十二

震興堂

吳道子為裴旻畫鬼神使旻軍粧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觀於物得於心應於手詎獨書畫哉操觚摛文亦然因取往事作操觚十六觀

詹何對楚王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苴子之歌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做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惟魚之念投綸持竿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釣餌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

能以弱制強以輕制重也操觚當作如是觀

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遠而追之娥還更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忭舞弗能自禁忌向之悲也操觚當作如是觀

伯牙學琴于成連三年未進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

檀几叢書卷十二

震興堂

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杳愴然歎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與之俱還伯牙遂為天下妙操觚當作如是觀

凌歊臺工匠精巧先秤量衆材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之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赧壞論者謂其輕重力偏也操觚當作如是觀

黃知微嘗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

奮袂若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操觚當作如是觀

黃筌從蜀後主王衍於內殿觀吳道元所畫鍾馗後主曰此圖以右手第二指扶鬼之目不若拇指爲有力令筌改之筌不用道元本別作以呈後主怪其異旨筌曰道元所畫眼目意思皆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目意思皆在拇指後主嘉悅操觚當作如是觀

唐荆川爲古文詩歌起弘正之衰余曾王父羅江公與之已丑同門嘗訪之于京邸呼酒淋漓半醉意欲

檀几叢書

卷十六

觀

震舉堂

作文先高唱西廡惠明不誦法華經不禮梁王懺一齣手舞足蹈縱筆伸紙思九天入九淵文乃成笑曰初之豪唱所以壯吾氣也操觚當作如是觀

蘇長公記文與可篋管谷偃竹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白蜩蝻蚍蜉以至劍拔十尋皆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皆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操觚當作如是觀

黃魯直云凡書畫當觀韻往李伯時爲予作李唐奔口兒馬挾兒南馳取口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值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此與畫萬綠叢中紅一點及踏花歸去馬蹄香同一機軸操觚當作如是觀

李獻吉題癡叟江山圖云雪之天黯靄凡雲色異獨雪同詩上天同雲是也雪之山巔不滑溪壑淺蹊徑迷雪盛則樵不入雪之水雲同天一有舟篷白而人簑笠之則水見矣雪之屋簷直或明其窗然不見茅

檀几叢書

卷十六

觀

震舉堂

與瓦雪之驢下視凌競若臨窟蹈穴雪之人目曠而視歛眩眩然光奪之也又云勢貴粗盪近詳遠略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完氣貴豪而沖色貴凜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操觚當作如是觀

郭熙山水畫論云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又云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谿山窈窕而幽澗塞山童頰而堆阜操觚當作如是觀

張文潛答李推官書云夫決水于江淮河海也水順

道而下。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戾之爲雷霆。蛟龍窟窟。瀆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之初。豈如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見耳。江淮河海。寧如是哉。操觚當作如是觀。

白樂天記太湖石云。有盤礴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

檀几叢書 操觚十六觀 卷十三 五 震舉堂

廉稜銳剗如劍戟者。又有如此如風若跬若動。將翔將跲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蟻。若歛雲噴雷。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霽景麗之日。巖壑霏霏。若拂風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嶽。百洞千巖。觀縷簇縮。盡在其中矣。操觚當作如是觀。

沈先記太白酒樓云。太白旣以傲岸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乃狎弄杯觴。沈湎麴蘖。耳二潘雅。日

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于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之狀。操觚當作如是觀。

祝枝山記譙樓鼓聲云。鳴霜叫月。浮空摩遠。敲寒擊熱。察公做私。若哀者。若怨者。若煩冤者。若木然寡情者。徒能煎人肺腸。枯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弔寒客惋

檀几叢書 操觚十六觀 卷十三 六 震舉堂

孤娥戚戚焉。天涯之薄宦。嶺海之放臣。巖竇之枯禪。沙塞之窮戍。江湖之游女。以至惇惇背燈之泣。啾啾玩劍之情。壯俠撫肉之歎。迨至悲鴉苦犬。愁蛩困蚓。且鳴號不能已。嗚呼。鼓聲之凄感極矣。操觚當作如是觀。

袁中郎虎丘遊記云。從千人石至山門。檀板丘積。鐘鼎雲瀉。布席之初。謳者百千。分曹部署。競以親艷相角。雅俗旣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手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旣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缶。寂然停

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管。一人援板而歌。竹  
肉相發。清聲亮激。聽者魂消。比至夜淡。月影橫斜。若  
藻凌亂。則簫管亦不復用。一夫登壇。四坐屏息。音若  
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  
壯士聽而下淚矣。操觚當作如是觀。

檀几叢書

操觚十六觀

七

紅樓夢賦叙





紅樓夢賦叙

除是蟲魚不解相思紅豆。倘非木石都知寫恨烏絲。誦王建之宮詞。未必終為情死。效徐陵之體。何嘗遽作浪遊。李學士之清狂。猶詠名花傾國。屈大夫之孤憤。亦云香草美人。而况假假真真。喚醒紅樓噩夢。空空色色。幻成碧落奇緣。何妨借題以發揮。藉吐才人之塊壘。於是描來仙境。比宋玉之寓言。話到闌遊。寫韓憑之雙相。花魂葬送。紅雨春歸。詩社聯吟。白棠秋老。品從鹿女。陸鴻漸之茶經。嘯到猿公。張若虛之詞格。賞雪則佳人割肉。獸炭雲烘。乞梅則公子多情。雀裘霞映。侍兒妙手。滅針迹於無痕。貧女孤身。痛衣香之已盡。眠酣藉綠。觀合羣芳。喜上怡紅。邀來衆豔。生憐薄命。懷故國以顰眉。事欲翻新。洗人間之俗耳。鬪尖叉之險韻。鶴瘦寒塘。繪閨閣之閒情。魚肥秋澗。丹維白博。天上月共證。素心翠刷。紅韜鏡中。綠只餘灰。規無花不幻。空歸環珮之魂。有子能詩。聊繼縹緲之業。凡此駢四儷六。妝成七寶之樓。是真寒二少雙。種得三珠之樹。而乃人口之膾炙未徧。賊氣之燔灼旋來。簡汗方枯。不見標題之跡。璧完猶在。亦關文字

卷一 紅樓夢賦叙

十六

香艷叢書

之緣。爰付手民。重為壽世。凡諸心賞。莫笑癡人。

光緒二年太歲在柔兆困敦清和上澣山陰何鋪桂笙氏書於申江旅次

紅樓夢賦二十首。嘉慶己巳年作。時則孩兒細倒。網官貢歸。退鷄不飛。縮龍誰撥。破衫如葉。枯管無花。馮驩之歌。彈有三疊。董父之布。墜欲再登。遂乃依硯為田。遷書就榻。屋梁落月。山頂望雲。感友朋之萍逢。負妾子之鶴望。鍾儀君子。猶操土音。莊鳥鄙人。不忘鄉語。荒涼徒伴。塊獨寡借。情結彌深。鬱伊未釋。爰假紅樓夢閱之以消長日。夫其鶯花叢裏。蝶黛天邊。星晚露初。晴朝雨夕。平蕙若約。小院棋談。披家慶之圖。紅禪錦鬢。赴仙庭之會。檀板雲璈。蓮葉嘗來。好添食譜。鸚哥喚起。都雜詩聲。不料駒隙易過。螢光如烟。殘花頻落。僵柳難扶。子夜魂銷。丁簾影寂。舞館歌臺之地。日月一飄。脂髓粉確之場。煙塵十斛。此又盛衰之理。古今同慨矣。於焉沁愁入紙。擇雅題。擲寫溫柔。文成游戲。仿冬郎之體。伸秋士之悲。擊效西施。記同北里。渾忘綺懣。聊慰蓬樓。未嘗不坦然自怡。悠然自解也。顧或謂琵琶曲苦。托恨事於趙家。蝴蝶夢酣。契寓言於莊叟。自來稗官小說。半皆佛門泡電。海市樓臺。必欲鋪藻摛文。尋聲察影。毋乃作膠柱之鼓。契船之求也乎。况復側豔不莊。牢愁益固。仲宣體弱。元子聲雌。既唐突之可嫌。亦輕俗

卷一 紅樓夢賦叙

十七

香艷叢書

之見。諂竊恐侍郎試罷。未必降階。儉父成時。適以覆瓮耳。然而枯魚窮鳥。寓旨遙深。翠羽明璫。選詞綺麗。借神仙眷屬。結文字因緣。氣愧凌雲。原不期乎楊意門迎倒屣。敢相賞於李谿。弄到偏絃。握餘慚筆。因風屈體。難堪竹葉笑人。破夢吹香。卻被梅花惱我。

道光壬午中秋前十日青士沈謙白敘于京寓之留香書塾改名錫庚

紅樓夢賦

蕭山青士沈謙著

賈寶玉夢遊太虛境賦

有綠皆幻無色不空風愁月恨都是夢中恨不照秦皇之鏡然溫嶠之犀早離海苦莫問津迷何須春怨秋怨朝啼夜啼淚彈珠落眉鎖山低則有警幻仙姑身寄清都職司姻緣薄命誰憐鍾情必錄國號衆香峰依翠玉會飲瓊漿界分金粟登碧落兮千重傍紅牆兮一曲笑此地情天孽海豈有神仙願世間才子佳人都成眷屬遂令雲母屏前水晶枕上殼破蟬飛香迷蝶放境黑仍酣雲青無障炯引雙光靈開十相瓊花瑤草翻添嫵媚之容綠樹紅亭別構玲瓏之樣於是手披舊冊目注新圖細摹詩讖歷訪仙姝玉容慘澹躡蹤模瑚石竟頑而不轉花未老而先癩慧劍憑揮好破城中煩惱呆燈空對終疑畫裏葫蘆爾乃烹羊脯劑麟脂調赤蕙劈斑斕酒釀羣芳萬艷同杯之勝奈煎宿露千紅一窟之奇固宜觴飛鸚鵡卮獻玻璃神移玉闕心醉珠帷况復飛瓊鼓瑟弄玉吹笙

卷二 紅樓夢賦

十八

香地 靈書 十 四 集

江妃拊石毛女彈箏絳節記竿頭之舞霓裳流花底之聲靈香王妙想雅奏薰雙成朝雲暮雨之期行來一度紅粉青娥之扇話了三生無何仙界難留錦屏易曉眼前好景俱空梁上餘音猶繞人生行樂只如此十二金釵都杳渺不想紅樓命名意誤幾少年又多少

吹大法螺擊大法鼓然大法炬如來說法直要喚醒一切救度一切余履軒

滴翠亭撲蝶賦

楊柳陰中春色稀饒春今日送春歸惟有癡情蝶不知雙雙猶傍花間飛昔之韓憑夫婦謝逸詩篇藤峽一枝之翠雲峰五色之煙輕盈善舞縹緲俱仙牆高粉落簾細鬚穿莫不羅扇暗拂綵衣頻牽認爾前生鶴子花頭之葉添誰好樣官人鬢上之釧爰有淑女小名寶釵香閣舊伴有約忘懷欲訪不果相思無涯尋春玉檻轉步苔階飛絮和煙光欲活落花與雲影俱埋青描螺子黛綠觀鳳頭鞋則見栩栩玉腰翩翩粉翅顧影自憐側身偏媚飽啞頰紅斜掠眉翠穿香徑而仍回拂錦茵而若墜君何輕薄夢迷莊叟之癡儂也願狂會結唐宮之戲

遂乃繞雕甍穿繡閣捲珠幃披晶箔袖短羅香鬢鬆雲薄勢性驚指魂防燕掠徑雖仄而草肥心未慵而腕弱路轉峰迴之處架掩茶蘼水流花謝之時欄遮芍藥雁齒橋橫魚鱗浪隔香汗淋漓春波脉脉杏子衫輕桃花扇窄綠樹陰濃蒼苔路僻空盼仙衣徒敲粉拍步不穩兮難支臉不羞兮亦赤相逢遺帕之人遁去竊香之客歌曰南園草綠任飛回定在山隈與水隈空關胸襟儂本色夢魂不唱祝英臺又曰滴翠亭邊四望空花枝冉冉再隨牆東春風無意透消息驚煞推牕林小紅

翩旋軒虛颺曳粉拂索紙剪來未必有此栩栩欲活周文泉

蕙花賦

春風夢醒樓中憑闌小立滿地殘紅莫不芳心若醉癡想俱空依徊亭榭惆悵簾櫳翠脚乃翻花譜曳花裙隨花擔荷花鋤薔薇露下楊柳風初愁誰似我恨卻關渠柔情脈脈孤影蓬蓬紅雨春歸之後綠陰午倦之餘與其影落芳塵聲隨流水幻類萍蹤香粘履齒高飛滴翠亭邊低逐怡紅院裏何如貯以金

卷二 紅樓夢賦

十九

香地 靈書 十 四 集

囊藥爲玉壘黃土雲封白楊煙起美人句妙都諳鸚鵡之啼公子情癡定撰芙蓉之詠詭骨長埋愁腸空繞墓拜王嬌墳鄰蘇小鴛鴦塚成醜醜事了眼迷階畔之苔聲斷枝頭之鳥倩徐生而寫影紅瘦綠肥仿屈子以招魂風殘月曉徒令梅兄失侶菊婢垂頭蝶媒抱恨蜂使含愁荒涼三徑冷落一坏草雖生而不宿葉先病而如秋落月杜鵑長啼血淚空梁燕子徒弔畫樓吁嗟乎柳絮填詞之日海棠結社之年生涯詩酒風致神仙而乃灑相思之淚完太虛之緣波皆有恨月不常圓芳情繚繞苦味纏綿花容判雨花骨埋烟茜腮露冷湘館雲眠人生到此能不淒然詩曰臉粉零香亦可憐焚巾難補有情天不知三尺孤墳影悲得姑蘇何處邊

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棧如聞藍采和踏歌陳石卿

海棠結社賦

我聞銜士避燕燒錢噪鴉王子評鏡魯公闢茶陶令招飲白傅放衙粉檢路古桑柘陰斜晚風楊葉清月蓮花零洛下之衣冠圖留僧舍題晉溪之名字歌起

漁家則有劉家小妹行列第三荔枝雖側杏花太慈寄閒情於筆墨窮真趣於  
林嵐樾下低徊清光夜惜齋中寂寞爽氣秋舍留八月之餘春屋當金貯送一  
函之小啓詞擬珠談會有香山之勝酒有玉井之酣奪錦裁詩掃花擁帚斜捲  
晴簾洞開妝牖韻隨鉢成心爲囊嘔覺風雅之淋漓喜精神之抖擻酣驚入夢  
之香妙借生春之手莫呼姊妹贈別號於詩翁慣慕神仙拾餘芳於名友涉涉  
秋光開偏海棠種分西府植向南牆宜和梨酒好聘梅妝淡抹半簾之月寒期  
五夜之霜結一巢而堪臥入三徑而非荒此日題詞擬借書生之柱當年灑淚  
空迴思婦之腸情繡閣之佳人作驪壇之盟主逸同竹林名聯蘭譜勝攬芳園  
句傳樂府花有價而能評繭無絲而不吐遂令楊柳平隄鷺鷥別浦銷夏深灣  
藏春小塢莫不十樣箋題一枝筆補憑分甲乙之公詎惜推敲之苦律兼收乎  
疊韻雙聲期不爽乎五風十雨所以時逢落帽節屆漣裙華筵酒半小隱睡餘  
柳絮新填之日桃花再建之初賦江梅於梵院吟籬菊於吾廬縱教春卉秋蒲  
別開結構爲數黃心綠葉實記權輿

卷二 紅樓夢賦

二十

香 幽 齋 書 十 四 集

女秀才女博士衆篇並作采麗益新洵極一時國亭之勝而清思健筆寫得

逼真 徐柳蘭

擁翠庵品茶賦

問前身於寶路尋覺路於金繩魚山梵唄鹿女神燈三空竟闕萬應俱澄座則  
蓮花朵朵塔則螺影層層細草長松早結真如之諦晨鐘暮鼓咸參最上之乘  
當其相近莊嚴城闕煩惱經情馬馱鉢和雲抱錫飛則虎豹皆驚塵斷則煙霞  
同老藁非鏡而都空徑有花而不掃固已緣分香火慧證菩提何妨渴解旗鎗  
癖呼甘草爾爾金鑪細撥石鼎新煎銀絲縷縷玉液涓涓添總順乎活火汲不  
賴乎深泉聽來松下之濤清風入韻收得梅梢之雪凡骨都仙經分十二門陸  
羽則採舊譜文有五千卷盧仝則謝賦新牋骨瘦鳳團根蟠龍脊小峴雨酣  
春池雷坼鶴嶺膏流鳩院翠積八餅素塵一甌靈液雲脚偏紅乳頭俱碧姓則  
封以甘侯名則頌以森伯莫不味辨六班風生兩腋烹來北苑之香供爾西園  
之客人如菊淡氣似蘭馨塵想胥滌醉魂漸醒箇傾巖白盃配瓷青頂灌醍醐

合撫仙人之掌香焚簪鬢疑偷大士之瓶笑已類於拈花真堪療渴頑總同於  
點石不薪談經况復漆盤烟護花瓊雲消靈犀堪點斑竹誰雕滌紅螺兮九曲  
懸綠玉兮一瓢篆紋題蘇子之名形分蝌蚪秘府重王郎之玩寶勝瓊瑤何必  
背飲銅鶴葉捲金蕉怨奪琉璃之彩盃爭鸚鵡之嬌歌曰危坐金身六六前修  
行何處脫塵緣幾聲睡後煎來熟參透觀音水月禪

陸漸漸茶經毛文勝茶譜蔡襄試茶錄周昉烹茶圖一時並集腕下鋪小瑯  
余性嗜茶丙子南歸讀書航塢山寺嘗攜一爐一鏡採日鑄雪芽汲山泉烹  
之清醜雋永雖建溪顧渚不過也今讀此作益令我緬短銜渴施鶴浦

秋夜製風雨詞賦

僕嘗驚秋夢擁秋衾悲秋笛感秋礎對秋燈之黯黯數秋點之沈沈即令秋河  
微曉秋月滿林秋高入畫秋爽披襟猶然動我以秋怨據我以秋險况復細雨  
斜風秋聲四起淫落簷花寒逼牕紙旅館蕭條彌嗟客子衣無人寄故鄉雲樹  
之間被有誰溫小榻塵烟之裏獨坐聽之情焉能已何怪乎金閨淑媛繡閣名

卷二 紅樓夢賦

二十一

香 幽 齋 書 十 四 集

姝花憐骨瘦月弔身孤寄還類燕啼竟如鳥愁從筆訴病倩人扶讀江令之別  
離情牽團露笑潘郎之吟詠興掃催租當其寂寂昏黃倦倚牙牀楊柳凝翠梧  
桐送涼石細苔潤林搖竹香窗破燕展徑寒菊荒猿啼暗峽鶴唳橫塘蛩吟也  
苦葉落如狂燈不挑兮繁短夢不穩兮漏長爾乃墨染金花硯調青石銀管毫  
抽錦箋手劈何餘緒之纏綿寫離情之睽隔張衡之怨難消宋玉之悲莫釋淒  
涼團扇姬人漢殿之歌彷彿春江學士陳宮之格多情公子風致翩翩攜燈相  
訪笠雨蕤煙斜憑玉几小坐花甌當亦數行淚下一脈愁牽對此不堪卒讀之  
句歸於無可奈何之天被夫桃花春雨柳絮春風影飄楹外香滿簾中固宜詞  
傷頭白塚泣顏紅傳情命薄寄恨途窮者矣乃知人影蕭疏天光黯黯霧鎖烟  
迷紅愁綠慘三更寂寥四壁澄淡葦蘆膾膾每繁旅客之情斷雁溼雲尤觸騷  
人之感

多管是悶着筆兒未寫先流淚施瘦琴

昨宵秋雨滴階孤燈如豆同青士坐西窗下共語旅况寒蛩落葉悵觸愁懷

因謂君宜賦秋宵風雨夜矣次日即手搆此賦出示讀之幽香冷豔真教我  
 一想一淚零己巳九月二日素園朱襄附錄

檢初藁得故人之評跋數語奈十年來一領青衫而燈影蟲聲猶是天涯作  
 客素園已於甲戌捐館歸葬西湖之濱矣重撫手跡倍覺黯黯然已卯七月九  
 日自記

蘆雪亭賞雪賦

大地斂昏羣山含凍揜日韜霞綠囊冒棟峰頭之吟榻高眠江面之釣船斜送  
 火則翡翠一爐酒則葡萄半甕影隨柳絮春風謝女之魂寒到梅花明月通仙  
 之夢花帶分攜來掃舊蹊重重玉戲顛顆珠啼魚鱗屋厚雁齒橋低鶴何爲而  
 守樹鴻何事而印泥遂乃筵開玳瑁隱展玻璃一簾垂地四壁環溪碧峰石隱  
 銀浦波迷烟埋霞岸水漲蓼隄喚晴無鵲辟寒有犀路自藏乎曲折天不辨乎  
 東西則見杯浮大白火擁層紅覆非蕉葉薰有瓠籠胎還勝兎掌亦如熊毛眞  
 雪聚炭類雲烘分玉署之三牲仙家上品剖金刀之一辯名士高風况復蓉粉

卷二 紅樓夢賦

一十二香 地 遺 書 十 四 集

街箋松烟瀝墨爐好同團燭何須刻天連慘澹之容字費推敲之力寒香則秋  
 水閒吟佳句則瀾橋獨得添誰詩債罰依金谷之條助我春情借借銅瓶之色  
 公子乃扶筇獨往着履頻探障燕幽徑薛荔小庵影欲竹外香逗枝南深山霞  
 落老樹烟含一痕春盎半面酒酣疎夢到羅浮之界夙緣登瀛勒之龔笑無樽  
 而不索禪有壁而同參臘醞重澆北風飄蕭聲催銅鉢煖護銀貂詩眞香沁圖  
 豈寒消壺貯冰而了了山頽玉而迢迢數闋歌來妝想美人之淡一枝贈後情  
 憐驛使之遙度白雪之新腔莫翻下里譜紅羅之豔曲絕勝南朝

俾色揣稱抽秘聘妍可奪梁園一席何拙齋先生

雪裏折紅梅賦

紅粉修來香國坐青鬢擁向玉山行五出梅花六出雪美人林下立無聲方其  
 聯盟入社下筆驚人天公戲玉世界成銀裘因貂暖園類鬼馴株林屋繞步步  
 簾巡柳有絮而皆軟松無皮而不皴白羽飛時貝闕瓊樓之地紅霞落處空山  
 流水之春則見錦被風裁根從雲託影瘦枝疏妝慵粉薄分種蒲葦開花蘭若

非孤嶺之黃香異仙家之綠萼鉢常咒而生蓮門自關而守鶴瀨須甘露傾大  
 士之銀瓶沁借寒香學道人之鏡脚來追禪步迷茫無路積霰未融斜風如故  
 圖披九九之寒徑覓三三之趣磴不掃兮全封山雖藏兮半露吟成東閣之詩  
 分得西岡之樹類牆頭之紅杏拖出一枝同天上之碧桃竊來三度竹影交加  
 籠水籬沙寒壓眉月暈蒸臉霞枝高步冷步緩腰斜小橋樹隔老屋煙遮橫琴  
 何處烹茗誰家鬪歌於皓齒青娥亭邊顧曲索笑於竹牀紙帳座下拈花點額  
 則寧陽妝罷舉盃則羅浮夢除開依石檻小立苔垣句留屋角擲濁籬根玉皆  
 換骨花欲銷魂燈畫三面胭脂一痕鏡笛與銅瓶俱抱翠裘隨綺袂同温淡雲  
 曉日之餘誰誇白戰疎影暗香之裏又到黃昏歌曰姊妹江東大小喬憐卿丰  
 韻十分饒前生夫婿林和靖合住段家湖上橋

冷香冷韻繪影繪聲覺人面桃花之句未免多買胭脂 周文泉

病補孔雀裘賦

斯羅之國屬賓之路有文禽焉曰孔雀尾張錦輪屏依紅樹聳翠角而高驚  
 服繡衣而先妒歷以金線編以彩霞集而爲裘適合腰圍雉頭失色鷄筆爭輝  
 刷翎則翠落振翼則鸞飛劫奈成灰抱此難完之璧巧誰乞樣補來無縫之衣  
 縱令訪天孫於河源尋龍女於洛水蘇若蘭之慧心薛靈芸之神技鍼借辟塵  
 絲穿連理終難價重千金春生十指類佳人之茅屋工費牽蘿同太守之布綯  
 儉能糊紙然而添香小婢煎茶侍兒靈機獨運病骨難支鴛鴦嬾後蝴蝶慵時  
 眉何事而不黛鬢何爲而如絲詎作嬌羞學夫人之舉動好將熨貼消公子之  
 狂癡斜僂錦枕小散香奩珠毛暗剔翠縷輕拈聲搖玉釧絨唾晶簾眼昏鍼細  
 燈晃毫尖綉來新月之弓半鈞忽滿送出春風之剪一線頻添是經是緯或橫  
 或縱雲霞烟烟錦繡重重黑貂青鳳之名徒誇焜耀翠尾金花之樣絕妙彌縫  
 豈不疲而樂此卻無取乎憐儂寂寂寒宵銀燈嫩挑蓮漏音急若爐篆消粧慵  
 素粉醫暈紅潮影比梅而更瘦聲如燕而尤嬌能不惜然心醉黯然魂銷枕以  
 玉骨曳以金貂他年委懷琴書怡情筆硯小窗捲風幽徑積篔見此故物曷勝  
 眷戀霜高露冷神傷翡翠之裘玉莖香埋腸斷芙蓉之面

卷二 紅樓夢賦

一十二香 地 遺 書 十 四 集

服繡衣而先妒歷以金線編以彩霞集而爲裘適合腰圍雉頭失色鷄筆爭輝  
 刷翎則翠落振翼則鸞飛劫奈成灰抱此難完之璧巧誰乞樣補來無縫之衣  
 縱令訪天孫於河源尋龍女於洛水蘇若蘭之慧心薛靈芸之神技鍼借辟塵  
 絲穿連理終難價重千金春生十指類佳人之茅屋工費牽蘿同太守之布綯  
 儉能糊紙然而添香小婢煎茶侍兒靈機獨運病骨難支鴛鴦嬾後蝴蝶慵時  
 眉何事而不黛鬢何爲而如絲詎作嬌羞學夫人之舉動好將熨貼消公子之  
 狂癡斜僂錦枕小散香奩珠毛暗剔翠縷輕拈聲搖玉釧絨唾晶簾眼昏鍼細  
 燈晃毫尖綉來新月之弓半鈞忽滿送出春風之剪一線頻添是經是緯或橫  
 或縱雲霞烟烟錦繡重重黑貂青鳳之名徒誇焜耀翠尾金花之樣絕妙彌縫  
 豈不疲而樂此卻無取乎憐儂寂寂寒宵銀燈嫩挑蓮漏音急若爐篆消粧慵  
 素粉醫暈紅潮影比梅而更瘦聲如燕而尤嬌能不惜然心醉黯然魂銷枕以  
 玉骨曳以金貂他年委懷琴書怡情筆硯小窗捲風幽徑積篔見此故物曷勝  
 眷戀霜高露冷神傷翡翠之裘玉莖香埋腸斷芙蓉之面

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迹熊手香先生

邢岫烟典衣賦

僕之窮猿長嘯怖鶴難安蕭條家巷落拓征鞍骨向誰傲眉徒自擗雖無地而可卓劍有缺而常彈葛帳相逢要廣劉郎之論綈袍莫贈徒憐范叔之寒亦嘗偏覓雲箱頻傾竹筒裳解芙蓉裘拋翡翠豪類阮孚敝同蘇季愛雖割而難忘贏已操而多累取中府而藏外府負他一領青衫感去年以待來年消此數行綠字愁添酒債代滿瓜期寒催雁陣贈少羊皮歎有室中之婦號有牀上之兒猶復計同補網形似奕棋任塗抹於東西拙嫌鬼笑費周章於昏暮清畏人知如此生涯寒儒故態不意金閨亦同感慨當其失路依人居貧寄食生有仙姿容無觀飾簪金帶玉會遊綾綺之場裙布釵荆別具煙霞之色身如萍靡移本無根心與蓮同劈誰見惹散箇分塵尚封挑燈吟淚徒拭爾乃暈綠蒸黃圈紅窄素鏤金貫珠裁雲織霧繖鬢並垂單復成具莫不解忘貂寒藏免蠶蠶菊耐霜欺蘭遭風妒鳥篆蟲書之迹字問元亭阜衫角帶之形人司寶庫適逢小姑

卷二 紅樓夢賦

二十四

香齋

談及心曲羞帶頰紅冷侵鬢綠情切葭草利權蠅蠅辟寒無恙還伊合浦之珠抱璞來歸完爾荆山之玉自然持券以償應藉傾囊而贖吁嗟乎鶴銷寒骨鶯繞愁腸未諳壓線莫賦催妝無處得送窮之筆何人傳療貧之方舊恨執遷乎阿姊餘情堪寄乎小郎爾時碧玉投來深感佳人之贈他日紅綾遺去難禁老嫗之狂

借別人酒盃澆胸中壘塊讀竟我又當浮一大白俞霞軒

醉眠芍藥茵賦

簇簇金線重重絳綃花市合煙舞苔階帶露飄十二闌干紅香圃錯認垂楊廿四橋彼之相卜廣陵佛供東武玉帶頻拖舍囊如縷鮪紫登盤鵝黃曳組白鬮蓮塘紅搖柳浦婪尾春歸平頭香聚本辜纏之爭抽亦繡繡之可撫仙顏醉倒李學士見而呼名寶相迷來劉舍人因而訂譜爾乃繞薇軒披蕙閣迥葦蕪調杏酪蓮子新杯蘭花故幕蕙簾風疏暮春屏煙薄酒濃律嚴觴果籌錯量何如窄不勝大白之浮情有所鍾翻受小紅之謔珠然佩珉頹然笑顏眼迷秋水眉暈

春山粉融素頰紅靨青鬢斜影影彈袖溼痕斑癡立花下巧離席間路綠樹迷塵情風掃欄迴鳥驚徑僻苔老石磴蒼涼春色更好夢隨鶴而俱酣眠何雲而不抱捧出玉盤之樣葉認琉璃裏來羅帕之香枕同瑤瑤燕妬驚慙珠圍翠疊狂或引蜂慵真化蝶醒合遣釧羞如暈鬘非關血染輕飄杏子之衫絕似香埋半露桐皮之箎黑正甜而愈濃紅竟軟而難捻似此風流千古獨絕昔有二美比卿最切詩曰鬢亂釵橫倚玉牀侍兒扶起理殘妝沈香亭畔承恩日夜夜春風醉海棠又曰小臥營前夢不成暗香疎影向人迎壽陽公主梅花額修到今生定幾生

余友梁花農有金陵十二釵詞最愛其詠湘雲闕云是佳人是名士才調如卿洗盡鉛華氣讀此作乃覺一時瑤瑤周文泉

草藉花眠紅鬆翠偏牡丹亭是夢境此乃真境禁笛錄

怡紅院開夜宴賦

金屋人閒晶簾日暮落花開筵啼鳥宿樹令懸詩牌籌錯酒數漏滴將殘曲終

卷二 紅樓夢賦

二十五

香齋

誰願陽春召我同太白之夜遊皇覽揆予適靈均之初度香浮銀鬋錦簇珠盤猿真獻果鶴不分餐梨正開而早釀桃非竊而如蟠春觴勸視倚榻盤桓無須白鳳青鸞王母良生之藥元霜絳雪麻姑不老之丹則見春草嬌婢朝雲小鬟歌喉珠貫舞袖勻彎帳因霧鎖門情風關屏燭冷翠幕鉤開深情若揭俗例都刪碧籠鴉鬢紅褪鳳環香淋額角黛掃眉間酒泛鸚兒色曲吟雉子斑遂乃珠圍翠合雲亘星聯籤籌一握散彩三宜桃垂溪畔杏倚日邊送春花了繞瑞枝連紅瘦綠肥錦障鎖住人之夢影疎香暗孤山留處士之天卻宜春館笙歌羨他富貴最好秋江風露修到神仙彼夫器陳榼架物取藏瓊鶴形箭飾豹尾帝投格五致險象六誰優呼鼻得鼻彩非雉犢打馬刻馬圖有驛驢洵閨房之遊戲爲飲博之風流何如拋紅豆之玲瓏相思人骨誦碧雲之清麗不盡飛鸞乃有梨園舞女名列煎余蕭吹碧玉板拍紅牙翠眉偃月暈臉蒸霞夜深則海棠欲睡風高則燕子先斜瑪瑙枕邊夢斷合歡之榻芙蓉帳裏香飄並帶之花柳彈花欲驚嬌燕懶是一幅醉楊妃圖陸晴庵

見土物思鄉賦

客。有。自。吳。門。來。者。遺。以。石。鼠。之。筆。金。花。之。箋。視。則。雪。浪。墨。則。松。煙。粉。有。龍。消。之。  
美。黛。有。螺。子。之。鮮。愧。偏。則。博。以。黃。土。脂。則。和。以。丹。鉛。感。姊。妹。之。多。情。願。勞。投。  
贈。傷。耶。娘。之。永。訣。莫。訴。逃。運。當。其。奇。貧。母。家。棲。身。旅。境。鄉。關。路。遙。孤。館。日。永。聽。  
翠。竹。兮。聲。清。望。白。雲。兮。氣。冷。雖。曰。我。之。自。出。脈。脈。關。心。其。如。窮。無。所。歸。亮。荒。弔。  
影。愁。緒。亂。兮。秋。漏。長。客。夢。醒。兮。春。院。靜。猶。憶。夫。鱸。鄉。風。透。鶴。湖。雲。樓。寒。山。鐘。斷。  
樂。圃。花。迷。橋。邊。虹。臥。臺。上。鷓。鴒。夕。陽。鳥。巷。芳。草。白。隄。墩。飛。彩。鳳。陂。畜。仙。雞。點。頭。  
石。古。響。屨。廊。低。一。帶。玉。山。桐。樹。護。仲。瑛。之。宅。半。彎。香。水。蓮。花。通。西。子。之。溪。似。此。  
風。光。不。堪。睽。隔。放。眼。兮。山。斷。煙。橫。舉。頭。兮。天。空。月。白。有。三。千。雲。外。之。程。無。十。二。  
風。前。之。翮。路。迢。迢。兮。界。彌。寬。魂。恍。恍。兮。心。倍。窄。偷。令。客。中。遇。舊。情。益。相。親。即。教。  
夢。裏。還。家。愁。猶。莫。釋。况。復。故。鄉。珍。物。彌。深。憤。懷。荔。同。貢。蜀。橋。類。踰。准。能。不。悄。然。  
腸。斷。潛。然。淚。揩。心。比。蓮。而。尤。苦。境。非。蔗。而。何。佳。愁。惟。眠。而。可。對。悶。無。酒。而。堪。排。  
儂。有。誰。憐。煩。侍。兒。之。慰。藉。命。如。斯。薄。勞。公。子。之。賦。諸。僕。亦。羈。人。自。傷。征。軼。捧。他。

卷二 紅樓夢賦

二十六

香 飽 畫 書  
十 四 集

千。佛。之。經。遺。我。三。春。之。榜。名。場。則。魚。竟。曝。腮。生。涯。則。蛛。聊。補。網。計。拙。兮。客。難。歸。  
家。貧。兮。親。誰。養。所。冀。塞。鴻。江。鯉。憑。傳。尺。素。之。書。何。當。鱸。膾。蓴。羹。殊。結。秋。風。之。想。  
一。萬。聲。長。吁。短。歎。五。千。遍。搗。杵。植。牀。心。事。俱。活。活。寫。出。何。攝。齋。先。生

中秋夜品笛桂花陰賦

木。落。秋。高。天。空。夕。朗。星。浮。客。棧。露。晝。仙。掌。四。壁。蟲。聲。萬。戶。砧。響。寒。影。月。來。孤。情。  
雲。上。梯。非。石。而。貫。繩。橋。如。銀。而。擲。杖。玉。樓。偏。倚。遂。成。驛。客。之。名。金。粟。斜。飄。殊。結。  
蟾。宮。之。想。維。時。仙。友。聯。盟。薌。林。競。秀。花。開。成。迷。子。落。如。豆。香。放。綵。鵬。路。分。靈。鷲。  
八。公。依。劉。五。枝。贈。寶。四。出。瓣。圓。重。喜。香。透。莫。不。越。層。巖。登。遠。岫。探。瓊。英。探。璇。宿。  
攀。天。高。培。驚。山。瘦。白。好。盈。簪。碧。還。睡。袖。桂。魄。團。圓。豈。堂。縱。歡。篆。鼻。香。施。風。搖。  
燭。殘。杏。子。衫。薄。蓮。花。漏。乾。關。山。欲。曉。星。斗。自。寒。紅。牙。未。按。銀。甲。休。彈。恍。登。黃。鶴。  
之。樓。江。城。如。舊。宜。寒。紫。雲。之。曲。世。界。都。寬。折。柳。成。腔。落。梅。應。拍。流。水。飛。鴻。穿。雲。  
裂。石。紫。玉。雙。偷。綠。珠。影。隔。魚。龍。跳。噴。霄。漢。軒。闥。冷。兔。寒。煙。空。露。白。猿。嘯。峰。青。  
烏。啼。樹。碧。三。更。潮。反。攜。來。玳。瑁。之。枝。十。斛。香。飛。驚。落。嫦娥。之。魄。獻。疑。東。海。奏。叶。

西。涼。鉞。裁。江。左。竊。取。衡。陽。韻。皆。合。管。音。猶。繞。梁。隔。深。林。兮。縹。緲。穿。曲。徑。兮。悠。揚。  
逢。被。謫。之。仙。人。響。連。月。斧。感。同。遊。之。道。士。調。製。霓。裳。郭。超。吹。而。流。涕。阮。咸。聞。而。  
斷。腸。急。管。淒。愴。幽。情。悲。咽。彌。深。舊。懷。莫。翻。新。閱。故。園。無。金。谷。之。遊。客。子。有。玉。關。  
之。別。鶴。嗚。啼。後。霜。露。俱。暝。鳥。鵲。飛。來。風。煙。頓。絕。夜。涼。兮。酒。醒。夢。斷。兮。愁。結。不。獨。  
李。生。鏡。水。湖。中。之。國。影。平。分。老。父。君。山。江。上。之。嵐。光。盡。裂。

迴。隔。斷。紅。塵。在。再。直。寫。出。瑤。臺。情。艷。熊。李。香。先。生

四品館月夜聯句賦

橫。天。河。漢。近。水。樓。臺。一。角。青。嶂。半。弓。綠。苔。風。生。木。末。月。滿。池。隈。浪。翻。紋。起。簾。捲。  
影。來。花。濃。香。聚。石。細。路。河。身。皆。仙。骨。秋。是。愁。媒。夢。如。雲。懶。詩。不。雨。催。西。園。侍。宴。  
觸。景。辛。酸。迢。迢。夜。永。落。落。形。單。山。不。高。而。色。淨。樹。不。老。而。聲。寒。桐。何。為。而。蕭。碧。  
桂。何。事。而。流。丹。露。橫。水。冷。雲。歎。天。寬。彩。分。貝。闕。圓。捧。晶。盤。遂。乃。緩。賦。鳳。鞋。輕。攜。  
雀。扇。羅。袖。拖。紅。練。裙。皺。茜。步。展。弓。弓。波。開。面。面。風。約。萍。根。雪。堆。荻。片。觸。不。驚。飛。  
喉。疑。鶯。囀。囊。提。骨。重。有。句。同。探。鼎。返。消。摩。無。丹。不。鍊。玉。臂。雲。鬢。之。飾。香。霧。迷。來。

卷二 紅樓夢賦

二十七

香 飽 畫 書  
十 四 集

紅。吟。綠。賦。之。聲。石。欄。數。遍。絳。仙。雅。調。白。蠟。新。詞。泥。同。落。燕。珠。必。探。驪。才。逾。鮑。妹。  
慧。勝。班。姬。刻。憐。燭。短。催。怕。鐘。遲。思。抽。來。而。乙。乙。語。貫。去。而。纍。纍。敏。遇。劫。而。鬪。捷。  
韻。因。險。而。生。奇。秋。色。平。分。明。月。三。更。之。夢。偏。師。難。破。長。城。五。字。之。詩。維。時。鶻。繞。  
枝。頭。猿。啼。峽。裏。筆。點。花。魂。香。噴。石。髓。雲。氣。鋪。青。嵐。光。聳。紫。槎。貫。如。期。鏡。磨。無。滓。  
笛。聲。嫋。嫋。遠。飄。秋。樹。之。陰。鶴。影。珊珊。橫。渡。寒。塘。之。水。南。樓。則。逸。興。過。飛。北。院。則。  
狂。歌。驚。起。既。而。蘭。若。同。遊。松。蘿。並。坐。視。匣。閒。隨。釵。斜。擲。綠。茗。一。甌。青。蓮。千。朵。  
頂。依。簷。葡。之。香。燈。撥。琉璃。之。火。苦。海。不。乏。慈。航。迷。津。豈。無。法。舸。詩。夢。醒。兮。草。生。  
禪。關。冷。兮。煙。鎖。直。欲。剪。紅。刻。翠。頻。敲。銅。鉢。之。音。何。妨。扣。寂。探。機。共。證。蒲。團。之。果。  
晴。斜。盼。手。背。抄。繞。徑。尋。詩。蓮。步。小。笠。翁。樂。府。可。謂。描。摹。盡。態。矣。聯。青。儷。黃。洵。  
堪。配。偶。餘。解。闕

四美釣魚賦

紅。飛。岸。蓼。綠。掩。汀。蘋。水。清。石。露。浪。小。珠。勻。鴛。鴦。浴。浦。翡翠。投。綸。鏡。有。霜。而。皆。曉。  
壺。無。玉。面。不。春。何。須。蓮。葉。溪。邊。放。來。短。艇。卻。好。桃。花。潭。上。寄。此。閒。身。閨。中。仙。隊。

翠繞珠圓。勾留石磴。拂拭苔磯。雨平水滿。秋老魚肥。遠岸鷗宿。芳田鷺飛。草香  
暮袖。嵐氣侵衣。照面盈盈。豔比浣紗之女。凌波冉冉。嬌同解佩之妃。爾乃斜放  
芒鈎。輕拋瓊粒。眼徹波澄。心隨流急。雲彌鏡面。鬢寒浪潑。花而腮溼。聯蟬嘯合  
聲。疑揚柳之藏。獨繭絲垂影。許蜻蜓之立。不羨平海上。留江干。蓑笠綠渚。煙  
橫碧瀾。風盪香沫。徐噴錦鱗。直上鵝鴨。飛兼葭。激響飽。晒萍根。潛通藕蕩。穴  
向丙。揀頭如丁。仰織。斷編。籬。擊。三。垂。兩。腰。折。神。疲。睛。迴。日。晃。哺。哺。哨。哨。流。花。下  
之。嬌。音。策。策。堂。結。濠。間。之。遐。想。怡。紅。公。子。綠。溪。前。行。身。藏。路。僻。步。展。衣。輕。攜  
來。片。石。衝。破。澄。泓。空。山。鶴。嘯。老。樹。猿。驚。相。與。臨。曲。澗。坐。疎。林。投。翠。竹。銀。黃。金。直  
本。如。繩。借。得。美。人。之。綫。沉。原。有。羽。鼓。殘。稚。子。之。鍼。宜。收。萬。匠。之。篋。鷓。鴒。鷺。港。淺。漫  
引。百。囊。之。綱。蘆。荻。洲。深。用。以。參。珠。珠。之。書。究。波。羅。之。術。探。景。純。之。囊。入。君。平。之  
室。李。虛。中。空。演。支。干。桑。道。茂。徒。推。月。日。瓦。雖。擊。而。無。靈。棋。果。排。而。莫。悉。不。必。著  
者。龜。久。細。課。虛。元。便。教。餌。重。繒。預。徵。安。吉。

卷二 紅樓夢賦

二十八

香 飽 叢 書

皮襲與云吟陸魯望詩江風海雨撼撼生齒牙間此則如披王齊翰垂輪圖

潭月溪烟令人臨淵起羨 俞霞軒

瀟湘館聽琴賦

梅花三疊。月滿闌干。幽徑聲寂。小牕影單。新愁誰訴。古調獨彈。落落塵世。知音  
最難。維時竹下。美人橫琴。小坐葉葉。淚斑斑。枝烟。影。移。魂。移。香。和。夢。鎖。碧。檻。  
紫。紆。青。帷。潭。沱。卓。磨。郭。公。之。磚。爐。撥。謝。仙。之。火。感。花。前。之。姊。妹。社。結。當。年。披。篋。  
裏。之。箏。章。愁。深。似。我。爾。乃。細。按。玉。徽。輕。調。珠。柱。白。博。音。清。丹。維。製。古。絃。拂。鴛。鴦。  
語。傳。鸚。鵡。桐。尾。先。焦。蓮。心。最。苦。索。來。妙。句。凄。風。冷。雨。之。情。翻。入。新。腔。流。水。高。山。  
之。譜。則。有。洛。陽。阿。潘。路。歸。蘭。若。同。公。子。之。纏。綿。得。仙。人。之。瀟。灑。引。我。津。迷。問。誰。  
心。寫。賞。音。怪。石。之。間。擊。節。高。梧。之。下。或。斷。或。續。若。仰。若。揚。曲。填。鳳。嘯。聲。繞。鶯。腸。  
鶴。歸。露。冷。猿。嘯。雲。荒。雉。飛。秋。隴。蟬。咽。寒。塘。石。上。松。老。谷。口。蘭。香。調。翻。積。雪。操。寄。  
履。霜。韻。帶。愁。而。倍。窄。絲。牽。恨。而。彌。長。宜。其。流。泉。皺。碧。曉。岫。含。青。鳧。鴦。迭。奏。魚。龍。  
暗。聽。幽。思。嫋。嫋。逸。韻。冷。冷。鶯。膠。欲。續。花。夢。都。醒。吁。嗟。蒲。柳。望。秋。忽。零。絃。絕。先。知。  
慧。似。中。郎。之。女。曲。終。不。見。憂。同。帝。子。之。靈。美人。有。言。知。已。者。少。願。曲。不。逢。因。心。

自了。若對草木之芬芳。感禽魚之縹緲。懷風月之凄清。觸雲烟之繚繞。移情  
指間。結想塵表。何期逍遙大覺。嗟歎餘音。頓消俗慮。別悟禪心。他年玉碎與珠  
沉。箇裏仙機。漸漸深秋。漢間雲歸去也。一聲清磬滿叢林。

歸家且覓千斛水洗淨從前等笛耳為之誦大蘇詩不置 蔡苗棟

焚稿斷癡情賦

嗚呼。海溢情波。穴纏鬼市。居在膏肓。攻非腠理。醫誰換心。方無續髓。宜其藥竈  
空支。妝臺爛起。翠剝靈根。紅韜痙水。自清而萍枯。香不改而蘭死。蒼鷓語滑  
倍添。春女之悲。扁鵲經殘。莫試秋夫之技。况復根代。桃僵味嘗。茶苦理鏡。有臺  
伐柯。無斧。漠漠愁雲。紛紛覆雨。影怯蛇杯。名銷鴛譜。聲斷啼鴒。疊成蟻虎。海可  
冤填。天須恨補。何必詩播吟箋。句傳樂府。手縛麒麟。舌調鸚鵡。抱來白璧。飛作  
青媒。珠璣十斛。錦繡一堆。燒瘢滿地。火篆出雷。奏燔燈。楚炬風催。看紅燭之  
已。施適。青蕩之被。災收。爇下之琴材。尾聲應律。鼻爐中之香炷。心字成灰。爾乃  
桃紋炭熾。蓮朶燈昏。香羅誰贈。枯墨猶存。劈采牋於學士。裂玉璽於天孫。多少

卷二 紅樓夢賦

二十九

香 飽 叢 書

相思都藏韻句。纏絲此恨。請驗啼痕點點。則湘妃灑淚。亭亭則謝女離魂。時則  
階靜。月移牕。虛風。頭。斑。竹。數。竿。曇。花。一。現。絲。盡。春。蠶。梁。歸。秋。燕。慘。結。幽。房。歡。騰  
隔院。人間之色相。俱空。天上之炎涼。已變。無多。離別。傷心。聽蕙里之歌。如脫塵  
凡。搗手。赴蓬山之宴。斷粉。零脂。之迹。枉泣。紅顏。香蘭。醉草。之章。誰題。黃絹。儂本  
情深。耶何。緣薄。鏡破。團圓。扇悲。零落。迎或。乘鸞。去。還。化鶴。金不。貯。嬌。鐵。能。鑄。錯  
淋。淋。分。莫。慰。愁。懷。忽。忽。乎。未。知。生。樂。憶。昔。詩。壇。廣。唱。會。編。一。卷。光。陰。從。今。仙。界  
分。離。休。問。五。雲。樓。閣。

畫就了這一幅慘慘悽悽絕代佳人絕命圖 孟砥齋

砥齋孝廉余舊居停也三千小令四大曲無不成誦在胸初見時即向余  
索觀賦稿此篇其所最擊節者今孝廉已歸道山而六轉貨郎兒便成識語  
鍾期千古當為之破絕琴絃 辛巳七月五日自記

月夜感幽魂賦

昔聞崔博陵之女子。眷戀荒墳。買秋壑之侍兒。裴哀故宅。江陵傷紅袖之歌。古

館記青楓之迹。魂依沙內。李邕埋骨之人。冤訴渠中。洛浦彈琴之客。哀皆鬼錄。名登莫信。夜臺路隔。况夫寂寞園亭。景物飄零。雲影封路。風聲掃庭。芙蓉花冷。薔薇草腥。茶蘼欹架。芍藥鎖廳。犀文捲簾。猩色收屏。簾不垂而字綠。展不到而香青。為訪小姑。來尋暝途。心同鴝。怖身似鴛。麗錦里將返。愛河已枯。當頭幾見。失脚誰扶。海清鏡滿。天闊輪孤。則見光射。闌干彩分。霄漢千竿。竹疎萬里。輝斷枝。鵲飛點。螢亂。蛩鳴。菊籬霜落。楓岸佛。捲閉而燈寒。湘館啼而夢散。燭何須。乘閒行。白石之間。依倩誰添。小立紅墻之畔。轉步山椒。玉人遠邀。芳蹤寂寂。孤影飄飄。媚同柳。彈輕。類松。搖玲瓏。素佩綽約。仙標非孫娘。而亦笑。比盧女。而尤嬌。豈徒半面之緣。似曾相識。忽憶九泉之路。益復無聊。將疑將信。若夢若癡。柔情欲斷。病骨難支。紅暈桃花之臉。綠鬢。注葉之眉。心虛乃爾。命薄如斯。寒暄三更。瓊珞歸魂之夜。醒持半。偈。醒。醜。灌。頂。之時。流果急。而難退。石雖轉。而已遲。嗟乎。巾幗英雄。為才所累。錢則權。蠅。蠅之飛。虎則觸。脂。脂之忌。妒。傳。臨。濟。津。欲。生。波。悍。似。延。平。鬼。偏。作。崇。縱。令。雲。翻。雨。覆。徒。驚。夜。慕。之。聲。可。憐。月。悴。花。憔。同。灑。

卷二 紅樓夢賦

三十

香 飽 齋 書

秋風之淚

裂帶留題解。獲贈別情之所。鍾死猶不泯。安得干手干眼。菩薩普度九幽世。界耶。周文泉。

稻香村課子賦

緊藏春之芳圃。同負郭之農家。半畝蒲葉。一棚豆花。掛禾架。滿亞樹。斜貫繩。小厚護。藥新色。圓排穗。擔尖。壓。苗。又。掃徑。則元卿。趣逸。歸田。則太傅。情賒。錦屏。繡。幄。之中。別開。天地。茅舍。竹籬。之外。閒話。桑麻。則有。巴。婦。懷。情。梁。媛。守。寂。彤。管。成。編。素。帷。掛。壁。燕。子。絲。纏。鮫。人。淚。滴。填。石。銜。窻。倚。楹。生。感。歌。有。離。鶯。服。宜。繡。翟。傷。破。鏡。之。孤。分。傍。殘。燈。而。獨。續。望。夫。則。首。類。飛。蓬。訓。子。則。書。傳。畫。荻。膝。下。嬌。兒。風。神。可。愛。毬。能。使。浮。鞞。何。須。佩。巧。聯。鸚。鵡。之。詩。新。製。楊。梅。之。對。昔。呱。呱。於。枕。昨。頻。傷。背。面。之。啼。今。朗。朗。於。懷。中。猶。作。牽。裾。之。態。墨。妙。琴。清。秋。幌。寒。更。甲。夜。乙。夜。長。繁。短。檠。金。題。列。軸。縹。帶。分。名。寫。羅。四。部。擁。勝。百。城。檢。書。有。鶴。學。語。如。鶯。弗。絕。吾。種。最。佳。此。聲。若。問。頭。銜。點。去。毛。君。之。筆。尙。存。手。澤。鑿。來。晏。子。之。楹。時。則。漠。漠。

3914

3913

平田。翠光接天。麥收黑穞。稻插紅蓮。守戶。彪。吠。隔。溪。鷺。眠。秧。馬。分。種。水。輪。引。泉。一。犁。雨。漲。十。疇。雲。連。小。橋。淡。月。芳。陌。晴。烟。芸。臆。晝。永。花。嶼。春。牽。猶。復。慈。蕊。竟。折。秘。簡。同。傳。紗。幔。垂。授。蓀。牀。坐。穿。欲。對。古。人。香。披。黃。卷。好。呼。小。婢。寒。展。青。氍。秀。骨。則。亭。亭。玉。立。嬌。喉。則。顆。顆。珠。圓。所。以。踏。洞。槐。花。折。來。桂。子。窟。竟。依。蟾。門。還。登。鯉。雕。鷲。薦。秋。烏。鷓。占。喜。據。尊。錦。之。仙。才。振。鳴。珂。之。戚。里。回。憶。碧。牕。伴。讀。十。年。挑。風。雨。之。燈。尤。宜。紫。誥。分。榮。五。色。煥。鳳。鸞。之。紙。

一部紅樓夢幾於曲終人杳。讀此作乃覺溪壑為我回春姿。俞霞

卷二 紅樓夢賦

三十一

香 飽 齋 書

香飽齋書十四集卷二終



紅樓夢題詞



紅樓夢題詞

余偶沾微恙。寂坐小樓。竟無消遣計。適案頭有雪香夫子所評紅樓夢書。試翻數卷。不禁失笑。蓋將人情世態。寓於粉跡脂痕。較諸水滸西廂。尤為痛快。使雪芹有知。當亦引為同心也。然箇中情事。淋漓盡致者固多。而未盡然者。亦復不少。戲擬十律。再廣其意。雖畫蛇添足。而亦未嘗以假失真。詩甫脫稿。神倦腸枯。假寐間見一古衣冠者。揖余而言曰。子一閨秀也。弄月吟風。已乖姆教。而況更作紅樓夢詩乎。豈不懼吾輩貽譏哉。即應之曰。君之言誠是。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為國風之始。如必以此詩為瓜李之嫌。較之言具彬彬而行仍味味。奚啻相懸天壤耶。言未竟。人忽不見。吾夢亦醒。但聞桂香入幕。梧葉飄風。樓頭澹月。撩人眉黛而已。古吳女史綠君周綺自序。

黛玉焚詩

不辨啼痕與墨痕。無情火斷有情根。香果應燈花。讖往日空憐。蜀鳥魂。慧業已隨人。逝世癡。覺休為竹。開門鴨。鑪。炭。寒。如水。剩得。心頭。一縷。溫。

紅樓夢題詞

十四

香艷叢書

香菱學咏

花前月下自凝眸。寸寸柔腸寸寸搜。著意箇中誠足惜。感身如此不關愁。眠餐好在吟成後。啼笑都從夢裏頭。知否苦辛天報汝。芳名非仗可兒留。

湘雲醉眠芍藥

席翻脂粉醉飛觴。酒力難支近夕陽。無限春風困春睡。不勝紅雨覆紅妝。偷非玉骨還宜暖。幸是冰肌未碍涼。一種嬌憨又嬌怯。畫丁要畫費平章。

晴雯死領芙蓉

一現優曇命太輕。臨頭那得不憐卿。便填癡誅難償恨。真做花神始稱名。素願何嘗形色笑。平生轉為快聰明。從來此事銷魂最。已斷塵緣未斷情。

靑女素娥李執悲黛玉

月中霜裏擬翩翩。姊妹班頭掌翰仙。定為清才遭白眼。豈宜紅粉近青年。情雖有為情應篤。病到無辜病最憐。竹自迎人人寂寂。嗔吁獨我淚潸然。

水寒雪冷慧婢恨怡紅

妬花風雨。瘁花姿。義憤偏鍾小侍兒。果易分明。仍一夢。信難憑。准是相思。怡紅意氣能無恨。湘館情懷為甚癡。幾許傷心何處訴。頓教重立不多時。

苦尤娘遭賤墮計

花是半姿月是神。東君應不負終身。傷心漫怨庸醫藥。委曲難通妬婦津。未必無情歸幻境。定然有恨隔凡塵。紅顏大抵都如此。腸斷千秋命薄人。

俏平兒被打舍情

究未呼天剖素胸。淚紛紛咽屈重重。好花風。總憑空。妬閒草。多不意。逢薄責。原非長恨事。無言確是有情鍾。莫卿心底分明。甚要學夫人。卻易容。

妙玉聽琴警悟

機微領略不言中。一曲絲桐忍聽終。好夢未醒。長恨客。美人已定。可憐。蟲。從前。枉受情癡累。此後都歸色相空。無限傷心成獨想。餘音任付月。溟濛。

鴛鴦殉主全貞

芳心遲早固難勝。待得人歸付幅綾。為日之多。豈所願。此身以外。更何憑。休憐碎玉銷香恨。應愧沾名釣譽稱。竟可夢中先醒夢。金釵十二。有誰能。

紅樓夢題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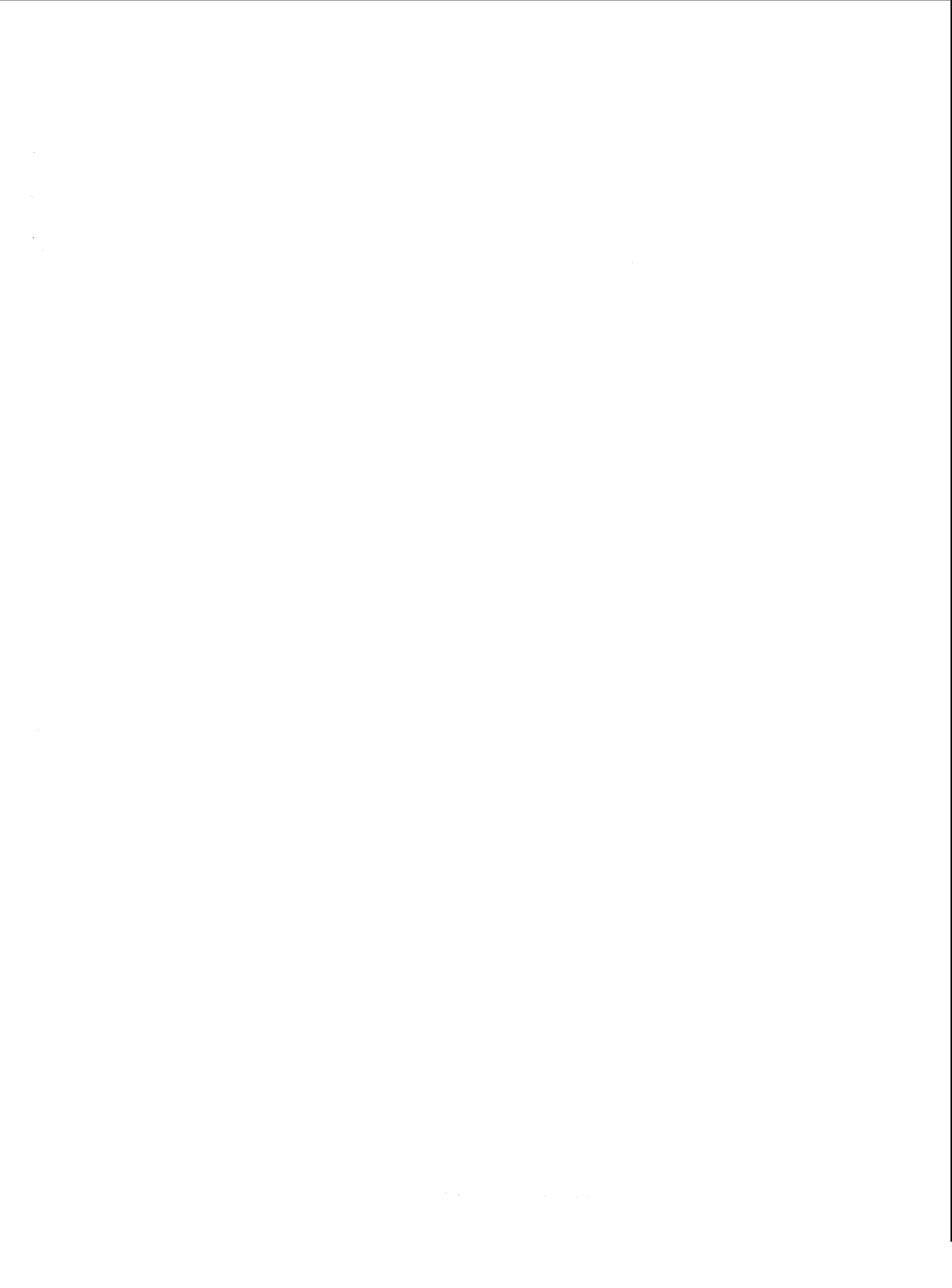
十五

香艷叢書

以香艷纏綿之筆。作銷魂動魄之音。別開生面。喚醒人情。士林中皆當敏手。况出之閨閣中。耶想紅樓仕女定亦相顧驚奇。將伯生師。

以紅樓夢之實事。作詩中之三昧。故能胸中丁了。筆下超超。讀此詩而人情可悟。讀此詩而私慾潛消。雪香。

可悟讀此詩而私慾潛消。雪香。



紅樓夢竹枝詞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紅樓夢竹枝詞

合肥盧先駱牛溪著

媧皇不補奈何天。放下瑤臺女謫仙。不合大荒山下過。好姻緣是惡姻緣。朱門富貴好繁華。處處樓臺面面花。底把灌愁河。水一齊都付與兒家。湘館淒涼夜正孤。茜紗窗下月模糊。拚將兩眼相思淚。酬得郎恩一半無。風調何人似可卿。前身疑是許飛瓊。無端偷試陽臺夢。唐突人前喚小名。底事蛾眉不解顰。情天孽海渺無垠。黃金不打葳蕤鎖。妬煞蘼蕪院裏人。教郎莫灌漏壺水。教郎莫看自行船。水自東流船自去。相親相近總無緣。撥斷冰絃淚欲傾。無人得見此時情。生憎窗外千竿竹。不是風聲即雨聲。姊妹何人數獨先。花家娘子自神僊。近來新得夫人寵。不共傍人領月錢。瓊瑤池館玉樓臺。月殿雲宮四面開。鼓樂忽驚紅袖亂。門前齊報鳳輿來。新詩儘許獻風流。紅葉何時出御溝。怕說壽香珠一串。承恩偏是寶丫頭。人日纔過日幾天。明宵又是月團圓。上房傳說花燈節。預備青銅賞戲錢。

卷二 紅樓夢竹枝詞

十

香館叢書 十四集

滿堂簫鼓月當頭。一齣新聲演醉樓。漏盡銅壺歸不得。太君真個解風流。斑衣學舞戲紅羅。謔浪無心惹趣多。一笑喧闐齊拍手。可人終讓鳳哥哥。慵整花鈿對鏡臺。宮花一朵鬢邊開。煙鬢齊帶朝雲色。知是高唐夢裏來。卻下重帷會所私。炕屏那惜借玻璃。癡兒若解儂情意。便是低頭一笑時。無多恩愛便情深。宮粉新分白玉簪。妾自有大郎有婦。與郎暗裏結同心。薰籠倦倚兩情依。金玉良緣是也非。一語醋人禁不得。看他默雁一雙飛。香肩並倚坐筠牀。軟語嬌羞啐玉郎。任是麝蘭薰透骨。怎如林子洞中香。笑煞檀郎沒事忙。朝朝尋豔復尋香。叮嚀莫似顛狂蝶。又逐東風過別牆。三尺紅綃寄恨書。小詩讀罷淚如珠。可憐秋水蒲桃眼。多恐鮫人泣不如。小楷臨摹點畫工。綠窗費盡許多功。行間真假知誰是。畢竟同心手亦同。毒手誰防暗箭多。無端簧舌起風波。祇因孽海情冤重。休怪龍鍾馬道婆。嬌喘如絲強自持。郎心祇許妾心知。神仙那有相思藥。枉煞行時王太醫。巾箱寵愛日無多。三寸桐棺掩面過。不獨傷心尤二姐。本來娘子是閻羅。

紅樓夢竹枝詞

合肥盧先駱牛溪著

銀壺濁酒夜三更。為訪襄王犯露行。立盡蒼苔冰透骨。嶼郎底事太無情。連天爆竹響迷離。金字牌銜列繡旗。一路珮環聲不了。香車齊會祭宗祠。美景良辰二月天。相邀姊妹斂金錢。明朝正是花朝節。傳說堂前擺壽筵。芳草青青水蔚藍。一鞭游騎出城南。問郎繫馬誰家好。莫是燒香水月庵。鎮日蟾宮鎖不開。紫雲何自降瑤臺。金釵斜拔書齋字。惹得巫山暮雨來。阿姨手度自翻翻。不在梅邊在柳邊。值得堂前身一死。風流幾箇似湘蓮。蓼汀一帶碧波流。燈影衣香水面浮。簫鼓聲聲人不見。龍船劃過紫菱州。花家門巷夜尋歡。綿繡成團玉作團。一騎連錢驄馬去。許多紅袖捲簾看。梨香院宇結芳鄰。一樹花光白似銀。麥飯紙錢寒食節。箇中亦有斷腸人。晝永閒廷繡幔開。殘棋一局小徘徊。回頭錯落杯心子。笑問郎從何處來。雨水雨兒霜降霜。費儂辛苦幾年藏。郎心但解冷香好。那識溫柔別有香。冰簟無心更檢挑。鉛華不御自妖嬌。祇捺茉莉纖纖粉。添上薔薇薄薄硝。口滴櫻桃一點工。避人調笑唾殘絨。教郎細向唇邊看。新買胭脂紅不紅。

卷二 紅樓夢竹枝詞

十一

香館叢書 十四集

松花衫子綠鸚哥。綵線盤金繡不多。病體卻嫌蟬翼重。阿婆還有軟煙羅。擺翠庵前樹似霞。為郎偷贈一枝花。含情笑脫袈裟道。可吃千紅一窟茶。活火金爐獸炭銷。繡衾不暖坐深宵。北風一夜瓊瑤雪。齊脫湘裙換紫貂。猩紅笠子太憨生。雪裏梅花一朵輕。不是郎心偏愛惜。薛家姊妹本多情。翠綫條條手自抽。與郎細補雀金裘。花針若箇繭人巧。偏是燒香總點頭。淹淹扶喘別朱門。冤枉何人為剖分。同住紅樓雲雨地。偏無好夢到晴雲。一面匆匆死別時。紅綾襖上淚如絲。傷心為製芙蓉誄。訴向花前知不知。翠被憐香事已非。年年空憶夢魂歸。殞宮落盡棠梨雨。忍學飄零扇子飛。偶向花前踐宿盟。太湖石畔訂三生。無心失落香囊袋。驚醒巫山夢不成。雪羅衫子趁身裁。朵朵梨花月下開。雲板一聲車馬亂。饅頭菴裏送靈來。繡衾留戀夢溫存。曉日臨窗未啟門。昨夜不知春雨過。杏花紅遍稻香村。綴錦樓前草似茵。小鬟傳信踏青春。教郎莫到葬花處。滿地殘花愁煞人。六幅湘裙汚石榴。為尋芳草關風流。儂家贏得夫妻意。姊妹何人是並頭。

冰梅小几饌陳初。爲賞良辰樂自如。傳到大君親赴宴。齊來花下接肩與。  
酒兵隊裏女將軍。跌宕風騷總不群。除卻尤家三妹子。更無人敵史湘雲。  
芍藥陰中畫正長。避人扶醉赴高唐。落花不管春狼籍。飛上羅裙格外香。  
鸚鵡螺杯鑲絳霞。融酥茶點樣新花。熊蹯雞跖當應遍。添上冰盤哈密瓜。  
村語撩人亦雅馴。筍蔬風味自天真。千金難買蛾眉笑。老原來是解人。  
會芳園裏暫相親。路入桃源認不真。一枕相思憔悴死。可憐風月鏡中人。  
秦家小子太憨生。絕世溫柔玉性情。不是同車恩義重。也應分愛到鯨鯢。  
倚託良媒亦自憐。淡妝素服一婢娟。綺羅隊裏神仙客。誰是風流邢岫煙。  
蓮花巧舌讓人多。艾艾何心自外訛。試問眼前諸姊妹。阿誰曾不愛哥哥。  
嬌癡小婢絕聰明。解把陰陽細品評。拾得麒麟私撮合。兒家亦是有風情。  
瑤林貝闕望分明。凸碧堂西兩乍晴。最好風光是三月。暖香塢裏放風箏。  
滴翠騰脂拂絹初。亭臺新寫大觀圖。多情一管描花筆。祇恐蛾眉畫不如。  
藕榭菱洲一帶疏。曉妝妬煞木芙蓉。凝郎貪看池中影。故倚闌干學釣魚。

卷二 紅樓夢竹枝詞 十一 香艷 四集

太平鼓子響鄰鄰。文鳳求凰一曲新。筵上忽飛紅雨過。傳花剛到太夫人。  
寶鏡玲瓏映碧紗。枝枝照見滿頭花。携蝗一覺渾無事。醉眼朦朧拜親家。  
飛盡流觴小令工。濃歌豔曲滿筵紅。阿儂看過西廂記。編出牙牌便不同。  
蜂腰橋畔柳如烟。編箇花籃郎枕邊。妾貌如花眉是柳。教郎常似伴儂眠。  
私語無端入耳聽。惹人情竇太零星。卻嫌蝴蝶真多事。勾引儂來滴翠亭。  
玲瓏新樣小荷湯。捧向櫻唇勸共嘗。小語問郎滋味好。可知還有口脂香。  
絲絲冰綫縮通靈。聯袂梅花絡子輕。試向枕邊親問訊。小名真不媿鶯鶯。  
雲箋半幅手親裁。小楷蠅頭寫壽煤。忙煞一秋詩興好。海棠開後菊花開。  
桂花作艇玉爲堂。新打蘭橈七尺長。一陣香風花裏過。無人知是駕船娘。  
爲郎扮作小漁婆。儂着青篷郎着笠。郎自撐篙儂把舵。與郎照影到恒河。  
窗下無人私語時。對郎開戲笑郎癡。近來學作參禪訣。究竟何如總不知。  
東風昨夜夢天涯。曉起憑欄數落花。儂命也。同花命。薄飄零一樣是無家。  
繡簾風細鼻晴絲。綵筆分填柳絮詞。妾願如絲郎似柳。便隨風去莫相離。

綠陰庭院鎖青苔。紅樓前年燕子來。春色不關人意緒。斷腸莫問李宮裁。  
絲絲鬢髮膩於油。一線紅潮枕畔收。匿笑回身向郎抱。碧紗窗下共梳頭。  
銷金繡幔紫檜床。錦被濃薰百合香。多謝穿衣三尺鏡。燈前夜夜照鴛鴦。  
冰雪聰明慧性存。絳珠仙草本靈根。外婆若問阿誰好。絕妙詞原是外孫。  
瓣香新祝女先生。一卷唐詩口授成。好把社中添一座。甄家娘子亦風情。  
凹晶館外桂初芳。紫蟹肥時酒半醺。不敢持螯郎會否。妾心亦似卓文君。  
金塘水滿睡初酣。風雨無端折畫欄。驚散鴛鴦無好夢。何人不怨趙堂官。  
香車百輛別鄉關。碧海歸甯有夢還。回首可憐歌舞地。一天風雪望家山。  
一朵鮮花色有香。縱然多刺亦何妨。不因擗擋才幹。誰信雅巢出鳳凰。  
寄語檀郎莫更癡。從今了卻舊相思。洞房昨夜新人笑。正是羣兒死別時。  
瑤臺悵望返雲車。愁聽鶯哥喚倒茶。何處朝雲何處雨。絳珠宮裏是奴家。  
高情枉自夢梨花。救老風情也不差。三尺紅綃人斷送。阿爺真箇誤兒家。  
雌鳳誰憐鐵羽翎。十三學織便零丁。聘錢十萬無人借。憔悴河邊織女星。

卷二 紅樓夢竹枝詞 十二 香艷 四集

緇衣初換道家妝。薄命真成枉斷腸。歲歲春花與秋月。可憐愁煞惜姑娘。  
轉眼鶯花委逝川。藍田蕪盡玉成煙。傷心林下人歸去。庭院無人泣紫鵝。  
掌花人去淚空彈。花氣猶含淚未乾。不是茜紗羅一幅。肯教便益蔣琪官。  
夢入怡紅往事空。伯勞飛燕各西東。金簪落井無尋處。更把何人換小紅。  
絕可人憐是五兒。病中細與訴相思。海棠羞盡垂絲樹。賸有章臺柳一枝。  
明珠已碎鏡埋塵。碧瓦成堆曲沼溼。一夜西風花落盡。傷心豈獨買迎春。  
訪舊休招素女魂。不堪重問大觀園。沁芳橋下桃花水。盡是情蟲血淚痕。  
誰人辛苦未分明。翠被憐香夜夜情。便益風流儂大姐。一雙獸眼看妖精。  
悼玉悲金也是疑。傷紅惜翠總情癡。榮甯兩府人多少。占得清名是石狔。  
詩成亦自笑余癡。鏤血探腸苦費思。誰把江郎傳恨筆。爲儂傳遍竹枝詞。  
紅牙拍碎暗傷神。過眼鶯花莫認真。推醒紅樓酣睡客。回頭便是急流津。



讀紅樓夢雜記



讀紅樓夢雜記

願為明鏡室主人撰

紅樓夢小說也。正人君子所弗屑道。或以為好色不淫得國風之旨。言情者宗之。明鏡主人曰。紅樓夢悟書也。其所遇之人。皆閱歷之人。其所敘之事。皆閱歷之事。其所寫之情。與景。皆閱歷之情。與景。正如白髮宮人。涕泣而談天寶。不知者。徒豔其紛華靡麗。有心人見之。皆縷縷血痕也。人生數十寒暑。雖聖哲上智。不以升沉得失。繫諸懷抱。而盛衰之境。離合之慘。亦時有。豈能心如木石。漠然無所動哉。纏綿悱惻。於始。涕泣悲歌。於後。至無可奈何之時。安得不悟。謂之夢。即一切有為。法作如是觀也。非悟而能解脫如是乎。真假二字。幻出甄賈二姓。已落痕迹。又必說一甄寶玉。以形賈寶玉。一而二。二而一。互相發明。人孰不解。比較處。尤落小說家俗套。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已往所賴之天恩祖德。錦衣執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半生潦倒。罪不可道。此數語。古往今來。

卷一 讀紅樓夢雜記

六

香 飽 齋 集 十 四 集

人人蹈之而悔不可追者。孰能作為文章勸來世而贖前愆乎。同病相憐。余讀紅樓。尤三復焉。而涕淚從之。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此緣起詩也。言中有淚。何至荒唐含淚而言。但覺辛酸矣。作者癡。讀者與之俱癡。讀者未嘗不解其中味也。辛酸之外。別無他味。我亦解人。

西游記託名元人。而書中有明代官爵。今紅樓夢書中有蘭台寺大夫及九省統制節度使等官。又雜出本朝各官。殊嫌雜。

王雪香紅樓問答云。寶玉似武陵源。百姓黛玉似賈長沙。寶釵似漢高祖。湘雲似虬髯公。探春似太原公。子寶琴似魏姑。仙子平兒似國大夫。紫鵲似李令伯。妙玉似阮始平。晴雯似楊德祖。劉老老似馮驩。鳳姐似曹瞞。襲人似呂雉。明鏡主人曰。寶玉似唐明皇。黛玉似李廣。又似唐衛寶釵似王莽。湘雲似李太白。探春似漢文帝。寶琴似張緒。平兒似陳平。紫鵲似豫讓。妙玉似倪雲林。晴雯似爾衡。劉老老似柳敬亭。鳳姐似嚴嵩。襲人似魏藻德。

又論劉老老云。家運衰落。平日之愛子嬌妻。美婢歌童。以及親朋族黨。幕賓門客。豪奴健僕。無不雲散風流。惟此老嫗。收拾殘棋。敗局。讀至此。不獨孟嘗平原。徒誇食客。凡豪門勢宦。皆可為之痛哭矣。

又賈蘭贊云。乳臭未脫。即以八股為務。是於下下乘。覓立足地。仕宦中多一熱。人性靈中少一韻。人明鏡主人曰。賈蘭之才。正以見寶玉之不才。在作書者原以半生自誤。不能為賈蘭而為寶玉。願天下後世之人。皆勿為寶玉而為賈蘭。然而吾讀紅樓。仍欲為寶玉。而不為賈蘭。吾之甘為不才也。天下後世之讀紅樓者。于意云何耶。

古來輕薄。皆以好色不淫為解。又以情而不淫為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明鏡主人曰。如此論情。如此論淫。藉口國風者。吾知其偽矣。今之為香奩者。欲飾其非。而非不免。欲掩其醜。而醜彌彰。所謂無伊尹之志。則慕也。若寓言八九。祇可依託香草。不能附會好逑。作者其知之。馬婆鬚鬚。峰起彩霞。賈環搬舌。禍由金釧。寶玉之瀕死。皆趙姨所致。昔人謂尹。

卷一 讀紅樓夢雜記

七

香 飽 齋 集 十 四 集

吉甫一代賢者。伯奇有履霜之操。不知婦人女子之毒。實出人情之外。政老品學。迴出流俗。乃見欺於不寵之妾。驪姬申生之事。何代無之。不必為吉甫辯也。賴大是買家總管。其子竟朦朧而遷知縣。承平之世。流品已如此。亦必當時實有其人。故詳細書之。以寓諷。亦國法所不容者。

李執探奉代鳳姐管事。理所應當。兼請寶釵。實出情理之外。紅樓人物。以寶玉為第一。作者現宰官身。而有微詞。襲人之不死。則明斥其非。曰。孤臣孽子。義夫節婦。不得已。三字。不是一概。推諉得的。寶玉之不死。則以不知誰何之人。示以倫常。至重而不可死。非真有人示之也。實欲死時之轉念耳。

古今忠臣孝子。義夫烈婦。其慷慨捐身。則祇有初念。而并無轉念。失此一時。抱恨千秋。作者非不知也。小說淫辭。正人所不屑道。紅樓夢李十兒騙賈政一節。君子仁人。孰不願為買政。孰不為李十兒所騙。試取此書細讀之。倘亦知家人舞弊而絕其信任之心乎。然而知之者伊誰。

尤三姐云。除了寶玉。天下就沒有好男人。此背面言之也。寶玉因畫番而見齡官之嬌。賈蕃之癡。深悟各人眼淚。還各人債。此等覺悟。真能放下一切。若小紅因見妬而另請買妻。則逼之使然。未為違也。尤三姐惜寶玉之多情。可謂寶玉知己。然意不在寶玉。而在湘蓮。豈湘蓮果勝於寶玉。不知寶玉愛博而情不專。及至黛玉死而寶玉不死。三姐死而湘蓮立斷塵緣。始信三姐之知人。設而不死。其專於一人。必不同於寶玉。惜乎三姐知寶玉。寶玉不知三姐。以一言。敗湘蓮之疑死者死。而遁者遁。非寶玉之咎乎。柳湘蓮以雄劍斷萬根煩惱。非出家也。亦自刎耳。水月菴翻風月案。非寫女尼女道士之淫。實寫芳官之潔。多多少少。穿靴帶帽的強盜來了。翻箱倒篋。拿東西。強盜而竟穿靴帶帽。奇文。雖穿靴帶帽而拿東西。實凶於強盜。文外微旨。或謂紅樓夢為明珠相國作。寶玉對明珠而言。即容若也。竊案飲水一集。其才十倍寶玉。苟以寶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况飲水詞中。款語少而愁語多。與

卷二 讀紅樓夢雜記

八

香艷 叢書 十四 集

寶玉性情不類。蓋紅樓夢所紀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如金瓶等書。意在報仇洩憤也。數十年之閱歷。悔過不暇。自怨自艾。自懺自悔。而暇及人乎哉。所謂寶玉者。即頑石耳。又有滿洲巨公。謂紅樓夢為毀謗旗人之書。亟欲焚其版。余不覺啞然失笑。無論所紀非違律犯法之事。傷風敗俗之行。即以獲罪論。亦祇以賄贖人命為最大。然實出於婦人女子之手。較當代諸公身膺疆寄。賄賂公行。苞苴不禁。冤死窮民無告者。不知幾人。設有人筆之於書。則又奈何。且筆之於書。以儆將來。視已犯法而明正典刑者。又何如也。紅樓所紀。皆閨房兒女子語。所謂有甚於畫眉者。何所謂毀何所謂謗。紅樓之金閨頑彥。皆出乎情。而守乎禮。即蕩檢踰閑。如司棋等。亦矢志不移。其淫蕩無恥者。皆不足數。之人惟襲人。可恨。然亦天下常有之事而已。貶之不遺餘力。屢告閱者。以申明之。苟非襲人。使金谷園中。皆從綠珠墜樓乎。紅樓以言情為宗。自以寶玉黛玉作主。餘皆陪襯物。而論紀事。則鳳姐又若龍。

之珠。獅之球。何也。古今奸邪柄政。如盧杞嚴嵩。皆受祭効於生前。獨鳳姐擅權。雖其夫亦受節制。至已敗國亡家。而太夫人猶不悔。非秦之趙高乎。况太夫人並非二世庸碌之主。能道其奸者。惟一趙姨。娘而鳳姐卒受冥誅。似亦為警世起見。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紅樓所記。獨一奢侈之罪。然已受抄掠之辱。軍台之苦。其警戒為何如今之指神閻閻之家。豈僅奢侈一端而已哉。不儉比奢侈一端。其幸逃法網。易若紅樓之堪為股鑿耶。

紅樓所載。閨房瑣屑。兒女私情。然才之屈伸。可通於國家用人之理。如黛玉之孤僻。汲黯之熱直也。骨鯁之臣。見棄於聖明。彼圓通世故者。不遂以為相度乎。英明之主。且以此為腹心。何況昏庸。長沙弔屈。吾讀紅樓。為古今人才痛哭而不能已。

仁和吳蘋香女史。有金縷曲一闋云。欲補天何用。倩銷魂。紅樓深處。翠圍香擁。駭女癡兒。愁不醒。日日苦將情。問誰箇。是真情。頑石有靈。仙有恨。祇

卷二 讀紅樓夢雜記

九

香艷 叢書 十四 集

絲。蠟。淚。三。生。共。勾。卻。了。太。虛。夢。嗚。咽。話。向。蒼。苔。空。似。依。依。玉。釵。頭。上。桐。花。小。鳳。黃。土。茜。紗。成。語。讖。消。得。美。人。心。痛。何。處。埋。香。故。塚。花。落。花。開。人。不。見。哭。春。風。有。淚。和。花。慟。花。不。語。淚。如。湧。明。鏡。生。和。一。闋。云。悔。入。迷。香。洞。祇。癡。情。纏。絲。一。縷。死。生。斷。送。打。破。繁。華。歸。大。覺。醒。到。紅。樓。好。夢。始。信。道。聽。明。誤。用。往。事。淒。涼。都。憶。着。恁。招。魂。苦。了。悲。秋。宋。難。補。滿。情。天。空。漫。言。緣。是。前。生。種。便。神。仙。塵。寰。墮。落。任。人。搬。弄。駭。女。癡。兒。如。許。事。織。出。天。衣。無。縫。賺。千。古。才。人。一。慟。無。可。奈。何。花。落。去。句。成。悟。空。明。鏡。影。偏。珍。重。人。宛。在。香。花。供。

石頭記評讀



香豔叢書

十九集卷二

石頭記序

崇川沈 鏗 笠湖

蘭亭妙墨。永欣梁上之珍。鴻寶奇編。淮王枕中之秘。吾友張春陔侍御。鈔弄石頭記評讚一帙。洞庭王雪香先生之所作也。石頭記一書。味美於回。秀真在骨。自成一子。陋搜神志怪之奇。不仿秘辛。軼飛燕太真之傳。其曰可讀。久而聞其香。惟目亦然。無不知其伎。耳食者方諸南柯之記。目論者嘗為北里之編。僕矣。然而齊執蜀錦。非纂組無以絢其華。癸鼎辛彝。非揀抄無以發其澤。嶽珍川靈之蘊。經探幽者捫苔剔蘚。而奧窔乃宣。含蕊孕萼之英。得好麗者振芬揚葩。而歲蕤畢達。是記也。苟無雕龍之鴻藻。繡虎之碩才。為之別絮刊量。句櫛字比。恐食蛤蚧者不知許事。噉橄欖者未見可甘。幾同嚼蠟。遂至唐突西施。誰為畫眉。安得鑿開混沌。雪香孝廉。剗肝鑠腎。殫精竭思。鬱玉耶斫地之才。運媧皇補天之手。千灌百辟。莫耶欽芒。五藏六靈。韓非說難。萬言脫草。經營乎匠心。一笑拈

卷二 石頭記序

香豔叢書

花。領略乎妙諦。浮白可呼知己。殺青遂作功臣。斯真慧業文人。靈運當先成佛。前身金粟。太白定是謫僊矣。春陔侍御。嗜古如胸。愛香成癖。素從燕市。詫為未見之書。購乏齊金。願下阿難之拜。珠探九曲。如入武夷洞庭。石註三生。合是瓊環秘笈。固宜金鑄買島。絲繡平原。盛以碧玉之函。囊以紅蕤之錦。書成寶紙。仿衛夫人之簪花。字拓蠶眠。裝虞世南之行篋。僕京華舊雨。廿載重逢。白下秋風。一尊命酌。酒闌燈灺。時出新帙見示。命綴言於卷首。參軍得無小異。願借一癡。長公自是奇才。難煞三昧。愧約窺乎寸管。聊綴續以片言。宜付手民。鑄姊妹茗華之字。休為皮相。匪荒唐雲雨之詞。

題詞

春陔侍御。以手錄洞庭王雪香先生石頭記評贊見示。題詞一首。  
 丹山有鳳鳴朝陽。羽儀璀璨聲鏘鏘。一朝諫草盡焚棄。撫拾稗史非荒唐。眼前偽學若蠹賊。經傳緒餘稍剽竊。蹠心蹠行路人知。猶敢視顏附賢哲。曹家公子真風流。紅樓夢比逍遙游。豎儒咋舌不願讀。翻以理障與戈矛。洞庭王郎好才調。異書到眼動離枝。奇緣參透死生關。妙悟鑿開混沌窳。同心喜得京兆張。言歸楚澤寒蘭莊。習花格寫粲花舌。流傳不吝陽春腔。藝林從此添清話。詞人類首才人拜。矻頑如見悼紅情。不是齊諧專誌怪。吁嗟乎。金陵自昔多金釵。而今花月荒秦淮。豎儒發難那可聽。相與作偽聯朋儕。攜君此卷泛煙水。勿令酸風射眸子。太虛境與太極同。是真解人能解此。劍舞山中人稿。

卷三 石頭記題詞

香豔叢書





夢亦院側橋曰蜂腰。以板爲之。通怡紅院。於此遇李執請照鳳之人香句。院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已是正殿。聯曰天地啟宏慈赤子。生國被恩榮省親前元妃先御正殿。親等男威於月臺下。排班東面行禮。史太君等於此賞月。開笛。山坡下爲凹晶館。從凸碧山莊下坡灣曲一轉。即是。蓋在池邊與凸碧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山一水。遙相對直。通藕香榭。路徑於此。聯句。同至。龍翠苑。過此至一大橋。水如晶簾奔入。此橋通外河之。開引泉而入者。乃沁芳之正源。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葑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優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其四面植紅梅者。曰攏翠苑。爲妙玉焚修地。小沙彌所居之禪摩菴。女道士所住之玉皇廟。俱在此。或長廊曲

卷三 大觀園圖說

五

香 飽 羨 世 十 九 集

洞。或方圓亭。不一而足。忽見前面又現出一所院落來。一徑引入。繞着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遮堂。進門兩邊游廊相接。院中點綴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木芭蕉。一邊種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蓋。絲垂金縷。葩吐丹砂。上面小小五間抱廈。曰怡紅院。其中收拾與別處不同。分不出間。橋四面皆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仿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經名手雕鏤。銷金嵌玉。每一橋中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榻之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條爾五色紗糊。竟是小窗。條爾綵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摺成槽子。如琴劍瓶盃之類。俱懸於壁。而都與壁相平。地上磚面。皆碧綠鑿花。轉過一架玻璃鏡後。此鏡有機括。可以開闔。兩層紗櫺。玉以房。便是後院。院中滿架蔷薇。過花障。又見清溪前阻。此溪有八尺寬。廣石頭砌岸。上有白石一塊。橫架此溪。從關起。流至洞口。從東北山坳。引至村莊。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總共至

此再南則仍合一處。從牆下出去。溪邊大山阻路。由山脚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忽然大門現於前矣。此從花淑來之陸路也。外爲榆蔭堂。平兒生日嘉蔭堂。買母入句於此。擺茶請各王妃及諸。俱在園中。未及細考。處所則惟備列之耳。又大門之旁。尙有聚錦門。在西南角上。史湘雲病時。管事吳大東角門在東南角。後門五間。諸姊妹住園中。以此爲內。廚房。以上俱係元妃省親時。改建修造。一切經劃布置。出老名工。胡山子野手居多。此大觀園之大略也。其詳不得而考也。

謹就十七回中。所載錄出。間有增益。俱參全書而貫串之。但頭緒紛如。良多挂漏。閱者諒焉。

卷三 大觀園圖說

六

香 飽 羨 世 十 九 集

紅樓夢問答

或問。紅樓夢伊誰之作。曰。卽我作之。何以言之。曰。語語自我心中爬剔而出。或問。子能作寶玉乎。曰。能以痛詆襲人也。笑曰。我止不能作襲人之寶玉。或問。寶釵似在所無譏矣。子時有微詞何也。曰。寶釵深心人也。人貴坦適。而故深之。此所不許也。

或問。寶釵深心於何見之。曰。在交歡襲人。

或問。寶釵與襲人交。豈有意耶。曰。古來奸人進身。未有不納交左右者。以此窺之。吾不諱寶釵何心也。

或問。寶釵與黛玉。襲人與晴雯。優劣。曰。釵襲善柔。黛玉善剛。釵襲用屈。黛玉用直。釵襲徇情。黛玉任性。釵襲做面子。黛玉絕塵埃。釵襲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

或問。紅樓寫寶釵如此。寫襲人亦如此。寫黛玉如彼。寫晴雯亦如彼。則何也。曰。襲人寶釵之影子也。寫襲人卽所以寫寶釵。晴雯黛玉之影子也。寫晴雯卽所以寫黛玉。

卷三 紅樓夢問答

七

香艷叢書 十九集

所以寫黛玉。

或問。寶玉與黛玉有影子乎。曰。有。鳳姐地藏菴拆散之姻緣。則遠影也。賈薔之於齡官。則近影也。潘又安之於司棋。則有情影也。柳湘蓮之於尤三姐。則無情影也。

或問。王夫人逐晴雯芳官等。乃家法應爾。子何痛詆之深也。曰。紅樓夢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則紅樓夢可不作也。且卽以法論。寶玉不置之書房。而置之花園。法乎否耶。不付之阿保。而付之丫鬚。法乎否耶。不近之師友。而近之姊妹。法乎否耶。卽謂一誤不堪再誤。而用襲人則非其人。逐晴雯則非其罪。徒使僉人倖進。方正流亡。顛顛倒倒。畫出千古庸流之禍。作書者有危心也。貶之不亦宜乎。

或問。黛玉之死。鳳姐似乎利之。則何也。曰。不獨鳳姐利之。卽老太太亦利之。何言乎利之也。林黛玉葬父來歸。數百萬家資。盡歸賈氏。鳳實領之。脫爲賈氏婦。則鳳姐應算還也。至爲他姓婦。則賈氏應算還也。而得不死之耶。然則黛玉

玉之死。死於其才。亦死於其財也。

或問。黛玉數百萬家資。盡歸賈氏。有明徵與。曰。有。當賈璉發急時。自言何處再發。二三百萬銀子財。一再字知之。

或問。林黛玉聰明絕世。何以如許家資。而乃一無所知也。曰。此其所以爲名貴也。此其所以爲寶玉之知心也。若常將數百萬家資。橫據胸中。便全身烟火氣矣。尙得爲黛玉哉。然使在寶釵。必有以處此。

卷三 紅樓夢問答

八

香艷叢書 十九集

紅樓夢存疑

紅樓夢結構細密。變換錯綜。固是盡善盡美。然詳細翻閱。間有脫漏訛繆。及未  
愜人意處。予所批書。為坊肆翻板。是否作者原本。抑係鈔刻漏誤。無從考正。姑  
就所見。摘出數條。以質高明。非敢雌黃先輩。亦執經問難之意爾。

一回云。生元春後次年。即生銜玉公子。後復云。元春長寶玉二十六歲。又言在  
家時曾訓誥寶玉。豈三十以後。人尚能入選耶。惜春屢言小。巧姐不肯長。嗣後  
又長得太快。李嬈嬈曾乳寶玉。復謂李嬈嬈過於龍鍾。此等處似欠妥。  
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並未敘明。  
似屬漏筆。

十二回內。說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寫書接黛玉。賈母命賈璉送去。至十四回  
中。又說賈璉遣昭兒回來報信。林如海於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爺同林姑娘送  
靈到蘇州。年底趕回。要大毛衣服等語。若林如海於九月身故。則接黛玉應在  
七八月間。不應遲至冬底。况賈璉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應當時帶去。何必

卷三 紅樓夢存疑

九

香 齋 叢 書  
十 九 第 九 卷

又着人來取。再年底纔自京起程。到揚又送靈至蘇。年底亦豈能趕回。先後所  
說似有矛盾。

史湘雲同列十二釵中。後來又久住大觀園。結社聯吟。其豪邁爽直。別有一種  
風調。則初到榮寧二府時。亦當敘明來歷態度。乃十二回以前。並未提及。至十  
三回秦氏喪中。敘忠靖侯史鼎夫人來弔。忽有史湘雲出迎。突如其來。未免無  
根。或翻刻之誤。非原本耶。

十八回。元妃見山環佛寺。即進寺焚香拜佛。自然即是櫛翠菴。時妙玉何以不  
出迎。抑係尚未進菴。或暫時迴避。似宜敘明。

三十四回。襲人赴寶釵處借書。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曾否借書。一字不提。似  
有漏句。

三十六回。襲人替寶玉繡兜肚。寶釵走來。愛其生活新鮮。於襲人出去時。無意  
中代繡兩三花瓣。文情固嫵媚有致。但女工刺繡。大者上棚。小者手刺。均須繡  
完配裏。方不露反面針脚。今兜肚是白綾紅裏。則正裏兩面。已經做成。斷無連

裏刺繡之理。似於女紅欠體貼。

三十五回。寶玉聽見黛玉在院內說話。忙叫快請。究竟會否去請。抑黛玉已經  
回去。與三十六回情事不接。似有脫漏。

五十三回。賈母慶賞元宵。將上年囑做燈謎一節。竟未提起。似欠照應。  
五十八回。將梨園女子。分派各房。畫齋之齡官。是死是生。作何着落。並未提及。  
似漏。

六十三回。平兒還席。尤氏帶佩鳳偕鸞同來。正在園中打鞦韆時。忽報賈敬暴  
亡。尤氏即忙坐車。帶賴升一千老家人媳婦出城。鳳鸞並未先遣回家。似覺疏  
漏。

尤三姐自刎。尤老娘送葬後。並未回家。自應仍與尤二姐同住。乃六十八回。鳳  
姐到尤二姐處。並未見尤老娘。尤二姐進園時。母女亦未一見。殊屬疏漏。

六十九回。尤二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覺。何以知其死於吞金。不於賈璉見  
屍時。將吞金痕迹。敘明一筆。亦欠密。

卷三 紅樓夢存疑

十

香 齋 叢 書  
十 九 第 十 卷

七十七回。晴雯被逐。寶玉私自探望。晴雯贈寶玉指甲。及換着小襖。是夜寶玉  
回園。臨睡時。襲人斷無不見紅襖之理。寶玉必向說明。囑令收藏。乃竟未敘明。  
於情似不合。

一百十二回。賈母所留。送終銀兩。尚在上房收存。以致被盜。則鴛鴦生前豈有  
不知。乃一百一十回中。鴛鴦反問鳳姐。銀子曾否發出。此處似不甚門符。

一百十九回。寶玉不見。次日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嬌娘等。俱來慰問。惟  
李綺那岫煙二人未到。李綺或是已經出閣。岫煙與寶釵為一家姑嫂。且寶釵  
素日待之甚厚。獨未見來。終覺欠細。

黛玉雖是仙草降凡。但心窄情癡。以致自促其年。即返真還元。應仍為仙草。與  
寶玉之石頭無異。纔是本來面目。其生前情欲。不應即超凡入聖。遂為上界神  
女。至瀟湘妃子。不過因其所居之館。又善悲哭。借作詩社別號。且妃子二字。亦  
與閨媛不稱。何必坐實其事。寶玉神遊太虛幻境。似宜同尤三姐等。恍恍惚惚。  
似見非見。引至仙草處。仙女說出因緣。便可了結。末後絳殿請回侍者一段。轉

覺畫蛇添足。應否刪節。請質高明。

卷三 紅樓夢存疑

十一

香齋叢書

第一九九册 102 版

石頭記論贊

賈寶玉贊

寶玉之情。人情也。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而適見寶玉為黛玉心中意中談笑中哭泣中幽思夢魂中生死中悱惻纏綿固結莫解之情。此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惟聖人為能盡性。惟寶玉為能盡情。負情者多矣。微寶玉其誰與歸。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讀花人曰。寶玉聖之情者也。

林黛玉贊

人而不為時輩所推。其人可知矣。黛玉人品才情。為紅樓夢最物色有在矣。乃不得於姊妹。不得於舅母。並不得於外祖母。所謂曲高和寡者是耶。非耶。語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其勢然也。於是乎黛玉死矣。

卷三 石頭記論贊

十一

香齋叢書

薛寶釵贊

觀人者必於其微。寶釵靜慎安詳。從容大雅。望之如春。以熙鳳之黠。黛玉之慧。湘雲之豪邁。襲人之柔姦。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然斯寶玉之癡形。忘忌器。促雪兒之配情。斷故人熱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歟。至若規夫而甫聽讀書。謀侍而旋聞潑醋。所為大方家者。竟何如也。寶玉觀其微矣。

賈母贊

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况在所溺愛哉。寶玉於黛玉。其生生死死之情。見之數矣。賈母即不為黛玉計。獨不為寶玉計乎。而乃掩耳盜鈴。為目前苟且之安。是殺黛玉者。賈母也。非襲人也。促寶玉出家者。賈母也。非黛玉也。嗚呼。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誰之過歟。

賈政贊

賈政迂疎庸闊。直逼宋襄。是殆中書毒者。然題園偶興。搜索枯腸。耗幾斷矣。曾無一字之得。何其乾也。儻亦食古不化者歟。訓子雖嚴。亦未得其道焉。

22A

王夫人贊

人不可以有才而自恃其才。則殺人必多。尤不可以無才。無才而妄用其才。則殺人愈多。王夫人是也。夫人情偏性執。信讒任姦。一怒而死金釧。再怒而死晴雯。死司棋。出芳官等於家。為稽其罪。蓋浮於鳳焉。是殺人多矣。顧安得有後哉。蘭兒之興。李執之福。非夫人之福也。

賈赦邢夫人贊

賈赦似剛非剛。乃剛愎之剛。邢夫人似柔非柔。乃柔邪之柔。剛愎之剛。非理之剛也。故有小泥鰍之禍。柔邪之柔。非理之柔也。故有金鴛鴦之羞。竊謂賈赦之剛。有似乎楚子玉。邢夫人之柔。殊類乎魯哀姜。

賈敬贊

天下豈有神仙。然但能盡我性。怡我情。傀儡場中。何莫非洞天福地也。故有富貴之神仙。有忠孝之神仙。有詩酒花月之神仙。有托鉢叫化之神仙。而乘雲跨鶴者。不與焉。彼煉丹燒汞。導引胎息者。直自討苦喫耳。然伊古以來。輕萬乘而

卷三 石頭記論贊

十三

香 鮑 蕭 鼎

速禍敗者。史不絕書。豈儒何知焉。

賈珍贊

十惡之條。一曰內亂。犯此者在家必喪。在國必亡。賈珍席祖父餘業。恣其下流。即比房媵。列屋柔靡。亦何不可。乃為不鮮不珍之求。作大蛇小蛇之弄。西府中無完人矣。借非獅子介石之堅。其能免乎。然吾聞方山子賢者。生平得獅子力居多。賈珍胡不幸焉。

尤氏贊

人之美者曰尤。然不曰美人。而曰尤物。其為不祥可知。尤氏見於書。已在徐娘半老之會。然風情固不薄也。設雞皮未皺。更復何如。氏之曰尤。蓋比於夏姬也。

賈璉贊

賈璉燒琴煮鶴。大煞風景。何樓市中物也。以配鳳姐。且在所辱。况平兒哉。然負荆一節。頗能自降。拔其職而樹娘子幟。亦腹負將軍解風雅者也。收入色界中。置風流壇外。作金剛尊者。

王熙鳳贊

鳳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向使買母不老。必能駕馭其才。如高祖之於韓彭。安知不為賈氏福。無如王夫人李執昏柔庸懦。有如漢獻。適以敗奸人。伺之心。英雄之不貞。亦時勢使然也。騎虎難下。豈欺人語哉。然亦太自喜矣。

平兒贊

求全人於紅樓夢。其惟平兒乎。平兒者有色有才。而又有德者也。然以色列與才德。而處於鳳姐下。豈不危哉。乃人見其美。鳳姐忘其美。人見其能。鳳姐忘其能。人見其恩且惠。鳳姐忘其恩且惠。夫鳳姐固以色列以才市。而不欲人以德市者也。而相忘若是。鳳姐之忘平兒。歟。抑平兒之能使鳳姐忘也。嗚呼。可以處忌主矣。

尤二姐贊

尤二姐容貌性情。兩無所惡。置身大觀園中。在在為花柳生色。而顧不齒於羣芳者。徒以為路柳牆花耳。嗚呼。一失足為千古恨。再回頭百年已身。若是乎解

卷三 石頭記論贊

十四

香 鮑 蕭 鼎

之無可解也。然揚雄服事新莽。荀彧輔弼曹瞞。其所失與二姐未識。如何使一且望漢來歸。其蹂躪踐踏之形。正復何如也。嗚呼。失身而不為長樂老人。其悔豈可及哉。

賈元春贊

元春品貌才情。在公等碌碌之間。宜其多厚福也。然猶不永所壽。似庸才亦遭折者。說者謂其歎於壽。全於福矣。使天假之年。歷見母家不祥之事。傷心孰甚焉。天不欲傷其心。庸之也。越於史氏多矣。

迎春贊

才者造物之所忌也。則德尚矣。然女子無才。謂之有德。若迎春者。非其人耶。何所遇之慘也。說者以為非賈赦遺孽不至此。由是言之。婚姻之故。雖曰天命。非人事哉。

探春贊

探春贊 政庶出  
可愛者不必可敬。可畏者不復可親。非致之難。兼之實難也。探春品界林薛之

間才在鳳平之後。欲以出人頭地。難矣。然秋實春華。既溫且肅。玉節金和。能潤而堅。殆端莊。雜以流麗。剛健含以婀娜者也。其光之吉歟。其氣之淑歟。吾愛之。旋復敬之。畏之。亦復親之。

惜春贊敬出

人不奇則不清。不僻則不淨。以知清淨法門。皆奇僻性人也。惜春雅負此情。與妙玉交最厚。出塵之想。端自隗始矣。然玉不去則志終不決。恐投鼠者傷器也。非大有根器。而能為若是乎。彼夫柳怒而花噴。鶯讒而燕妬者。真塵且俗耳。奇僻何負於人哉。或云妙玉之去。惜春與知之。

李執贊

李執幽閒貞靜。和雍肅穆。德有餘矣。而不足於才。然正惟無才。故能闊淡以終。雖無奇功。亦無厚禍。淵淵宰相風度也。可與共太平矣。

賈蘭贊

賈蘭習於寶玉。而不滿其志。習於賈環。而不亂其行。可謂出汙泥而不染矣。然

卷三 石頭記論贊

十五

香艷叢書

乳臭未脫。即請諸然。以入股為務。是於下。乘中。覓立足地也。其陷溺似比甄寶玉猶深。嗣是而仕途中多一熱人矣。嗣是而性靈中少一韻人矣。可以救庸而不可以醫俗惜哉。然而李執有子矣。

賈環贊

賈環純秉母氣。蠱目而豺聲。忍人也。獨赦老賞鑒之。氣味有在矣。然政老御之。亦卒較恕於寶玉。豈以公子州吁。固嬖人之子也耶。賢如賈政。尚莫知其子之惡。又何怪乎衛莊哉。

賈巧姐贊

鳳姐一生權力。適足為後人歎。媒鬻之報。人嫌其後矣。而卒之臨危有救。豈以毒攻毒。以火攻火。法有靈歟。抑敬老憐貧。善足以敵之也。乃明珠欲墮。援來陌路之人。白璧無傷。謀作田家之婦。偷所謂絢爛歸於平淡者。有如是耶。為之詠曰。聽罷笙歌樵唱好。看完花卉稻芒香。何悲乎巧姐。

賈蓉贊

賈蓉絕好皮囊。而性情嗜好。每每與寶玉相反。寶玉憐香。賈蓉專能蹂香。寶玉惜玉。賈蓉專能碎玉。花柳之蟲賊也。鳳姐錯識人矣。然小意動人。頗能忘恨。故鳳姐終愛之。吸茗傳神。良有以也。

秦可卿贊

可卿香國之桃花也。以柔媚勝。愛牡丹者愛之。愛蓮者愛之。愛菊者愛之。然賦命羣芳。為至薄。女子忌之。故談星相者。以命帶桃花。面似桃花為病。可卿獲于人而不獲於天。命帶之乎。亦面似之也。愛可卿者。並怨桃花。

薛姨媽贊

優柔寡斷。足以貽數世之憂。家與國無二理也。薛姨媽進旅退旅。有李東陽伴食之風。顧黛玉終身業已心及之矣。而卒未聞一言之薦。豈非姑待之說中之與。卒之黛玉死矣。寶玉出家。而寶釵亦因之以寡。伊戚之貽。誰之咎也。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史湘雲贊

卷三 石頭記論贊

十六

香艷叢書

處林薛之間。而能以才品見長。可謂難矣。湘雲出而羣兒失其辨。寶姐失其奸。非韻勝人。氣爽人也。惟是遭際早厄。與黛玉共不辰之憾。宜乎同病相憐矣。而乃佐襲人。貶寶玉。經濟酸論。厥人聽聞。不免墮於窠臼。然青絲拖於枕畔。白臂擗於牀沿。夢態蕭散。豪睡可人。至燒鹿大嚼。稠藥酣眠。尤有千仞振衣。萬里濯足之概。更覺豪之豪也。不可以千古歟。

尤三姐贊

士為知己者死。尤三姐之死。死於不知己矣。不知己而何以死。然而三姐則固以湘蓮為知己也。湘蓮知已。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為知己。則舍知已。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為知已之湘蓮。天下斷無有不知己而能知已如湘蓮者。天下而無不知己而能知已如湘蓮矣。而竟有知已。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為知已之湘蓮。是知已。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為知已者。乃真知已也。而竟不知己。則安得而不死哉。然而湘蓮去矣。是知已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為知已。而竟不知己者。究未嘗不知己也。三姐何嘗死哉。

薛寶琴贊

薛寶琴爲色相之花。可供可嗅。可畫可簪。而卒不可得而種。以人間無此種也。何物小子梅得而享諸。雖然蘆雪亭之雪。非即薛寶琴之雪乎。櫛翠菴之梅。非即梅翰林之小子梅乎。則白雪紅梅。天然配偶矣。惜乎園中姊妹。修不到此也。爰醒其意曰。玉京仙子。本無瑕。總爲塵緣一念。差姊妹。是誰修得到。生來只許嫁梅花。

邢岫烟贊

歎才就範。抑氣歸神。此詣非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不到也。邢岫烟。在親較寶釵。近在遇比黛玉。難然厚寶釵如彼。薄黛玉如此。人情概可知矣。秋水菱花。能無顧影自憐耶。乃漠然其遇。淡然而求。不伎不求。與人世毫無爭患。則超超元著也。謂非學養兼到之作。歎攬其風度。如對於平。躁釋之佳構。

香菱贊

香菱以一愁。直造到無眼耳鼻舌心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故所處無不可意之

卷二 石頭記論贊

十七

香 飽 齋 書

境無不可意之事。無不可意之人。嬉嬉然蓮花世界也。其殆寶兒後身乎。何遇之奇也。然一爲煬帝妃。一爲勸王妾。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名實一也。且安知今之王不即古之帝歟。嘻。

李紋李綺贊

李紋李綺行事。無所見其大致。只於一二詩句。彷彿之。倘亦南康公主。所謂我見猶憐者也。想其丰韻。在明月梅花之間。良欲得爲友焉。

妙玉贊

妙玉之劫也。其去也。去而何以言劫。混也。何混乎。爾所以卸當事之責。而重劫盜之罪也。何言乎卸當事之責。而重劫盜之罪也。妙玉壁立萬仞。有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概。而爲包勇所辱。辱矣。其去也。有恨之不早者矣。而適芸林當權。劫盜鬧事之日。以情論。失物爲輕。失人爲重。以案論。劫財爲重。劫人爲輕。相與就輕而避重。則莫若混諸劫。此賈芸林之孝。妝點成文。而記事者故作疑陣也。不然其師神於數者。豈有勸之在京。以待強盜爲結果乎。且云以脅死矣。而幻

境重游。獨不得見一面。抑又何也。然則其去也。非劫也。讀花人曰。殆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其來也。吾占諸鳳。其去也。吾象諸龍。

鴛鴦贊

司馬子長有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是乎死之必得其所也。鴛鴦一婢耳。常赦老垂涎之日。已懷一致死之心。設使竟死。何莫非真氣節。然古今來以此自裁。卒溷沒而不彰者。何可勝道。彼鴛鴦何以稱焉。則泰山鴻毛之辨也。死而有知。不當借母入賈氏之祠乎。他年赦老來歸。將何以爲情也。

晴雯贊

有過人之節。而不能以自藏。此自禍之媒也。晴雯人品心術。都無可議。惟性情太急。語言犀利。爲稍薄耳。使自藏。當不致遂死。然紅顏絕世。易敗青蠅。公子多情。竟能白璧。是又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者也。非自愛而能若是乎。

紫鵲贊

忠臣之事君也。不以羈旅引嫌。孝子之事親也。不以螟蛉自外。紫鵲於黛玉。在

卷二 石頭記論贊

十八

香 飽 齋 書

臣爲羈旅。在子爲螟蛉。似乎宜與安樂。不與患難矣。乃痛心疾首。直與三閭七子同其隱憂。其事可傷。其心可悲也。至新交情重。不忍效襲人之生。故主深恩。不敢作鴛鴦之死。尤爲仁至義盡焉。嗚乎。其可及哉。

侍書贊

以詞令見長者。除鳳凰俚俗外。如黛玉之新穎。湘雲之豪爽。探春之壯麗。平兒之端詳。類皆一時選。然總不若侍書對黃善保家數語。尤爲珠圓玉潤。味腴韻辣。使人受不得辭。不得竊謂黛玉近於湘雲。近於策。探春平兒近於史。若侍書。寢食於盲左者乎。可與康成婢抗衡矣。

秋紋贊

國士衆人之說。可以施之常人。不可施之君父。以臣子但知感恩戴德。不知其他也。秋紋丫鬟中衆人耳。借他人之餘光。爲自己之福澤。亦可悲矣。而乃感恩戴德。言不足而長言。長言不足而反覆言。任他人譏笑訕罵。已惟頌德謳仁。何其誠也。使易處襲人之位。其晚節必有可觀。誰爲遏抑者。而竟以衆人終也。悲

夫。

繡榻贊

已無才而能用人之才。不失其為才也。已無智而能用人之智。不失其為智也。惟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斯真無用耳。繡榻才智。以輔探春。則不足以相迎春。則有餘。莫謂素無人也。乃教歌者不能教喉嚨。教哭者不能教眼淚。此卻正所以屢窘於安樂公。木從繩則正。其如朽者何。迎春有二木頭之稱。故云。

琥珀贊

古來孤臣孽子。往往以遭際迤邐。遂成不朽之事業。從知盤根錯節。乃以別利器也。琥珀言談舉動。肖鸞。然烈烈者如彼。庸庸者如此。豈才有不逮歟。亦遇之無奇也。則所謂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非不窮不亂。無節義忠臣也。特不見不識耳。由是言之。鸞之不幸。乃其幸。琥珀之幸。乃其不幸也。夫。

玉釧贊

玉釧於寶玉。有不反兵之義。徒以主僕之故。敢怒而不敢言。然眉睫間餘憾未

卷三 石頭記論贊

十九

香艷叢書 十九 集

平也。胡頹頹公子。又欲賣癡。愁作息夫人之蠱。則使心機費盡。強博一笑。於紅顏而詞色不親。終帶三分之白眼。於義有足多焉。

麝月贊

小人甘為小人。又定不樂人為君子。故必多方束縛之。挾持之。其不從者必掘之使去。其從者則暫借為黨援。事成之後。亦必掘之盡去。如襲人之於麝月是也。麝月有為善之資。不自振拔。往往為所制伏。至不敢以真面目對寶玉。此亦少年銳進。苟且以就功名之誤也。豈知事尚未成。而秋宵伴讀。已不獲與差遣。其後悔何及哉。然寶玉出家。猶及見襲人抱琵琶上別船去。或亦忠厚之報歟。

柳五兒贊

繼晴雯而興者。有柳五兒。然已在平王東遷。康王南渡之後矣。雖曰英雄。其如無用武地何。况臥榻之側。耽耽者已有人也。吁嗟乎。當年渡口桃花。作意引來。此日門中人。面不知何處。五兒得毋有撫景神傷者乎。爰有眼淚。別灑旃。

鶯兒贊

鶯兒愁態。直欲登香菱之堂。而嗜其馘。亦臥榻之側。所不容許足者也。而襲人首薦之。母亦以寶釵之故。然而鄭靈之鼎。已無異味矣。雖欲染指。何可得哉。其後與秋紋。繡月。不知所終。以意度之。大約比襲人修潔。

翠縷贊

翠縷陰陽論。如村童覆書。愈詰愈亂。如竈姬說鬼。愈出愈奇。然其妙。妙在通而不通。若使鑿鑿言之。便老生常談矣。安得為詩瘋子婢哉。

小鵲贊

鵲報喜者也。然鵲之小者。自忘其為鵲。人亦共忘其為鵲。不特忘之也。或且疑為鴉。已亦自疑為鴉。由是杯弓蛇影。總屬真情。鶴唳風聲。盡成實相。無以為計。只得將大千世界。佛脚。歷歷抱。偏而佛菩薩。乃在極樂國中。吃吃笑不休。真堪絕倒也。然究之所為。不失為喜也。謂之為鵲。誰曰不宜。

小紅贊

杯弓蛇影之疑。有致死不悟者。起禍者不知也。受禍者不知也。即嫁禍者亦不

卷三 石頭記論贊

二十

香艷叢書 二十 集

知也。然而禍自此始矣。則莫如小紅失帕。寶釵聞之。而故為覓黛玉一事。夫以黛玉之招忌也。有無端而譏議者矣。况中其心病哉。則異日衆人之前。未有不力為排擠者。黛玉厄而寶釵亨矣。若小紅者。其應劫之冤歟。秦漢間發難之陳涉也。

入畫贊

小題大做。在作文。則見才思。在科罪。則為深文。入畫之事。若以之命題。則私下傳送四字。可以大發議論。包舉全史。若以之科罪。直應輕律薄責之而已矣。而何遽逐之也。良禽擇木。良臣擇主。有以也夫。

蕙香贊

同生為夫婦之語。不聞諸奶媽經也。度亦小兒胡謔。聊以相戲云爾。而搆釵乃直以為莫須有證據。池魚之殃。未見無辜如此者。而卒不聞一語自辯。豈以寶玉雞肋。固已食之無味。棄之良得耶。蕙香真晦氣也。

優大姐贊



案大姐無知無識。蠢然一物而實為紅樓夢一大關鍵。大觀園中落之故。實始於此。其宋之逐狗者與楚之獻龍者。歟。抑周之賣漿。孤箕服者也。人耶。妖耶。吾不得而知之。則以為優大姐而已矣。

### 金釧贊

金釧金簪落井之對。與漢高祖對楚霸王。龍駒龍馭之喻。相彷彿。願霸王不殺高祖。而王夫人已殺金釧。是暗啞叱咤之雄。尙慈於持齋念佛之婦也。於是乎殺機動矣。大觀園之禍亟矣。讀紅夢樓者。且不暇為金釧惜也。

### 彩雲贊

人各有一知己。不得謂君子是而小人非。特慮其不終耳。彩雲之於賈環。其相與可無究。至甘心為此作賊。亦何淫且賤也。然平兒詰盜。慨然挺身。寶玉認賊。豪無輸色。落落乎石乞子風也。而不可以對賈環耶。然而環且貳矣。古今來陷身於賊。而卒為所疑者。豈少人哉。君子是以知小人之必無知已也。

### 雪雁贊

春秋責備賢者。然當君父之際。亦不容以庸愚之故。稍寬悖逆之責者。良以臣子所許在心耳。雪雁與黛玉。有更相為命之形。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卽萬不容已。甯不可以死辭。而乃視然人面。舍瀕危之故。主伴他人作姑。豈復有人心哉。人將不食其餘矣。速作之配。絕之也。

### 芳官贊

芳官品貌似寶玉。豪爽似湘雲。刁鑽似晴雯。穎異似黛玉。而其一往直前。悍然不顧之概。則又似鴛鴦。似尤三姐。合衆美而為一人。是絕人而為美也。人間那得有此。然不有鷹鷂之王夫人。其墮落亦未可究竟。夫人之狂暴。夫人之慈悲也。不識佛如來。其母能容否。

### 藕官贊

以真為戲。無往而非戲也。以戲為真。無往而非真也。惟在有情與無情耳。藕官多情。故以戲情為真情。因是出戲入真。由真入覺。由覺入惡。而患且不測。非遇多情公子。其能已於禍耶。夫人不幸而多情。又不幸不獲多情。相與言情。則齊

## 卷三 石頭記論贊

二十一 香 飽 齋 集

無情而已矣。然豈我輩之所為情哉。

### 蕊官豈官葵官贊

免死狐悲。物傷其類。此義氣也。然末俗偷瀆。往往有視沈溺不救。又從而下石者。未嘗不在讀書談道之儒。此無他。利害分明之過也。蕊官等惟不知利害。故不避死生。一時義氣激發。直與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同其梗概。以小喻大。不難執干戈以衛社稷也。禮失而守在夷。典亡而求諸野。蕊官諸人。願可少乎哉。

### 劉老老贊

劉老老深觀世務。歷練人情。一切揣摩。求合思之至深。出其餘技。作游戲法。如登傀儡場。忽而星娥月姊。忽而牛鬼蛇神。忽而癡人說夢。忽而老吏斷獄。喜笑怒罵。無不動中竅。會如人意。因發諸金帛。以歸。視鳳姐輩。真兒戲也。而卒能脫巧姐於難。是又非無真肝膽。真血氣。真性情者。殆詰而俠者。其諸彈鋏之傑者歟。

## 卷三 石頭記論贊

二十一 香 飽 齋 集

### 板兒贊

蝶吾知其戀花也。蜂吾知其采花也。非蝶非蜂。不知戀亦不知采。而能與花為緣者。其花之風乎。板兒何竟似此。然而蝶有怨矣。蜂有嗔矣。惟風飽飲花露。倦臥花心。不識不知。真花世界也。蜂蝶羨風。吾羨板兒矣。幾生修得到此。

### 李嬖嬖贊

李嬖嬖龍鍾潦倒。度其年紀。在賈母之上。不足為寶玉乳也。至其老而不死。尤當叩脛者耳。然襲人一生隱惡。從無發其覆者。獨此老借題發揮。一洩無餘。比陳琳討操檄。尤為淋漓痛快。亦愈頭風之良劑也。昔蘇子美讀漢文。至博浪沙一椎。擊節叫快。浮一大白。當以此賞之。

### 黃善保家贊

段秀實之擊朱泚也。吾聞其聲矣。若拊朽然。其萬不足稱也。淮南王之擊辟陽侯也。吾聞其聲矣。若築腐然。其快不足稱也。若夫積之愈厚。燬之愈堅。礮焉而不能攻。鑽焉而莫可入。有佛菩薩焉。連五指之峰。作巨靈之孽。香風蓋去。春雷

與新筍。齊生翠袖。翻來鴻爪。共烏泥。並現。此何聲也。其殆博浪椎之嗣響乎。贊曰。探春之掌。是震是響。老嫗之喙。惟脂惟脆。蛾眉吐氣。爲大白浮者。三老魅。煞風爲舞劍起者。再。

焦大贊

買家法於乳母。頗厚重於酬庸矣。然而人盡母也。惟其乳而已。焦大以身捍患。似什伯乎乳之勞。即耐買廟以血食。非倖也。而乃混於輿臺。儕於隸僕。致僕婦奴子。皆得牛馬走之。宜其無限塊壘。借杯酒以澆之也。然而馬糞之填。未始非努力勸加餐之意。不可謂不厚者。特恐醉漢飽不知德耳。

焙茗贊

寶玉。栽培脂粉。作養蛾眉。爲花國之靖。臣作香林之戒。行宜其深仁厚澤。罔不淪肌浹髓矣。乃除黛玉外。別無一知己。至能如人意。莊也。而出之以醜。諧也。而規之以正。順其性而利導之。如大禹之治水。適行其所無事。而卒也。無不行之言。嗚乎。其爲焙茗乎。東方曼倩之儔也。

卷三 石頭記論贊

二十三

香 鮑 靈 書 十 九 集

賈齋贊

賈齋市井小人耳。烏足以言風雅。然其於齡官。意柔柔而斐。聲款款而紆。榮似非不知道者。意衣鉢真傳。必有所自祖也。其寶玉大弟子乎。可與言情矣。

齡官贊

齡官憂思焦勞。抑鬱憤懣。直於林黛玉脫其影形。所少者眼淚一副耳。然烏知非責之過卑。而負之過深乎。是安得有放來生債者。預借一副眼淚。爲今日揮灑地也。但世之灑淚者亦多假矣。賈齋何修而得此。

潘又安贊

人當無可如何之際。計無所出。惟以一死自絕。此以死塞責者耳。非以爲樂也。若夫當死之時。無感慨。無憤激。無張皇卻顧。心平氣和。意靜神恬。其死也。歟哉。其歸也。真疊山所謂從容就義者。潘又安其知道乎。有死以來。未有暇豫如斯者也。

司棋贊

從古以過。而厥爲奇節者。君子悲其志。未嘗不諒其人。司棋失身潘又安。過已乃竟一其心相待。以死繼之。非節非烈。何莫非節非烈也。蓋其志已定於搜賍時矣。觀過知仁。諒哉。

蔣玉函贊

寶玉動謂男子爲濁物。度一面目煞黑。于思于思者耳。使溫潤如好女。未嘗不以脂粉蓄之。然未有繹綿如蔣玉函者。豈從來冤家。大抵由歡喜結來。耶巾之持贈也。玉實主之矣。襲人之嫁。玉函之娶。或無憾焉。

襲人贊

蘇老泉辨王安石姦全在不近人情。嗟乎。姦而不近人情。此不難辨也。所難辨者。近人情耳。襲人姦之近人情者。也以近人情者。制人人忘其制。以近人情者。襲人人忘其襲。約計平生。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問秋紋。麝月。其虐肆矣。而王夫人且視之爲顧命。寶釵倚之爲元臣。向非寶玉出家。或及身先寶玉死。豈不以賢名相終始哉。惜乎天之後其死也。詠史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

卷三 石頭記論贊

二十四

香 鮑 靈 書 十 九 集

謙恭下土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襲人有焉。

柳湘蓮贊

湘蓮一風流蕩子耳。尤三姐遠引爲知己。豈曰知人。然執禪中無雅人。文墨中無確人道學。中無達人。仕宦中無骨人。則與其爲俗子。狂生。腐儒。蠢之婦也。毋寧風流浪子。不然三姐死矣。幾見執禪之儔。文墨之儔。道學仕宦之儔。能與道人俱去者哉。湘蓮遠矣。

賈瑞贊

賈瑞雅負癡情。不以草茅自廢。願觀光於上國。亦有志之士也。特未免不自量耳。鳳姐遽置之死。無乃過甚。雖然溺蕩何物也。而敬以持贈。是欲以曾經妙處之餘相餉也。可不謂多情哉。獨不識所贈物。果鳳姐親遺否。

秦鍾贊

秦鍾者。情鍾也。爲種情於人之種耶。爲人鍾情之鍾耶。爲鍾情於人之鍾。斯爲風流種。爲人鍾情之種。則爲下流種。然爲鍾情於人。固不得不爲人鍾情之人。

則合風流下流二種。而為種。斯為真情真種。其於智能也。莫為之前。雖美弗彰。其於寶玉也。莫為之後。雖盛不傳。然顧前不顧後。其象為天。故不永所壽云。

### 薛蟠贊

薛蟠粗枝大葉。風流自喜。而實花柳之門外漢。風月之假斯文。真堪絕倒也。然天真爛漫。純任自然。倫類中復時有可歌可泣處。血性中人也。或亦世之所希者歟。晉其爵曰王假之。戚曰霸美以。諛曰默譏之乎。予之也。

### 北靜王贊

北靜王表表高標。有天際真人之概。嫦娥思嫁之矣。何論乎談文章。說經濟者也。而林黛玉直以臭男人蓄之。嗟乎。王也而乃臭乎哉。是天下更無不臭者矣。天下而更無不臭者也。舍寶玉其誰與哉。死矣。

### 甄寶玉贊

太上忘情。其次多情。其次任情。其下矯情。矯情不可問矣。甄寶玉不能為太上之忘情。不失為其次之多情也。自經濟文章之說中之。而情矯矣。則甄寶玉者。

世俗之偉人。而實買寶玉之罪人也。罪人則黜之而已矣。故終之以甄寶玉云。

## 卷三 石頭記論贊

一二十五

香 飽 齋 書

### 石頭記總評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一段看。方知結構層次。第一回為一段。說作書之緣起。如制藝之起講。傳奇之楔子。第二回為二段。敘寶榮二府家世。及林甄王史各親戚。如制藝點清題字。方可發揮意義。三四回為三段。敘黛玉寶釵與寶玉聚會之由。五回為四段。是一部紅樓夢之綱領。六回至十六回。為五段。結秦氏誨淫喪身之公案。王熙鳳作威造孽之開端。按第六回。劉老老一進榮國府。後應即敘榮府情事。乃轉詳於寧者。緣賈氏之敗。肇釁開端。實起於甯。秦氏為甯府淫亂之魁。熙鳳雖在榮府而弄權。則始於甯。將來榮府之獲罪。皆其所致。所以首先細叙。十七回至二十四回。為六段。敘元妃沐恩省親。寶玉姊妹等移住大觀園。為榮府正盛之時。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為七段。是寶玉第一次受冤幾死。雖遇雙真持誦通靈。而色孽情迷。惹出無限是非。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為八段。是寶玉第二次受冤幾死。雖有嚴父痛責。而癡情益甚。又值賈政出差。更無拘束。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為九段。敘劉老老王鳳姐得買母歡心。

## 卷三 石頭記總評

一二十六

香 飽 齋 書

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為十段。於詩酒賞心時。忽叙秋窗風雨。積雪冰寒。又於情深情溢中。忽寫無情。絕情。變幻不測。隱寓泰極必否。盛極必衰之意。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為十一段。敘寶榮祭祠家宴。探春整頓大觀園。氣象一新。是極盛之時。五十七回至六十三上半回。為十二段。寫園中人多。又生出許多唇舌事件。所謂興一利即有一弊也。六十三下半回至六十九回。為十三段。敘買敬物故。買璉縱慾。鳳姐陰毒。了結尤二姐尤三姐公案。七十回至七十八回。為十四段。敘大觀園中風波疊起。賈氏宗祠。先靈悲歎。寶榮二府將衰之兆。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為十五段。敘薛蟠悔娶。迎春誤嫁。一娶一嫁。均受其殃。及寶玉再入家塾。賈環又結仇怨。伏後文中舉申賣等事。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為十六段。寫薛家悍婦。賈府匪人。俱召敗家之禍。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為十七段。寫花妖異兆。通靈走失。元妃薨逝。黛玉夭亡。為榮府氣運將終之象。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為十八段。敘大觀園離散一空。賈存周官箴敗壞。並了結夏金桂公案。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為十九段。寫寶榮二府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及

妙玉結局。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爲二十段。了結鳳姐寶玉惜春巧姐諸人及寧榮二府事。一百二十回爲二十一段。總結紅樓因緣始末。此一部書中之大段落也。至於各大段中。尙有小段落。或夾叙別事。或補叙舊事。或埋伏後文。或照應前文。禍福倚伏。吉凶互兆。錯綜變化。如線穿珠。如珠走盤。不板不亂。總評中不能臚列。均於各回中逐細批明。

卷三 石頭記總評

二十七

香 九 集

石頭記分評

第一回

開卷第一回是一段。而一段之中。又分三小段。自第一句起。至提醒閱者之意。句止。爲第一段。說親見盛衰。因而作書之意。自看官你道句起。至看官請聽句止。爲第二段。是代石頭說一生親歷境界。實叙其事。並非捏造。以見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之意。故借空空道人抄寫得來。自按那石上書云句起。至末爲第三段。提出真假二字。以甄士隱之夢境出家。引起寶玉。以英蓮引起十二金釵。以賈雨村引起全部敘述。

情僧者。情生也。情僧緣者。因情生緣也。風月寶鑑者。即因色悟空也。金陵十二釵。情緣所山生也。

石頭記者。緣甯榮二府。在石頭城內也。悼紅軒似即怡紅院故址。當是曹雪芹先生。昔年目擊怡紅院之繁華。乃十年之後。重游舊地。風景宛然而物換星移。園非故主。院亦改觀。不禁有滿目河山之感。故書其軒曰悼紅。以見鳥啼花落。

卷三 石頭記分評

二十八

香 九 集

無在不悼。此一把酸辛。淚不由人。不落也。

賈雨村口吟玉在櫝中一聯。伏黛玉寶釵二人。

跛足道人歌。及甄士隱注解。是一部紅樓夢影子。

甄士隱向跛足道人說。走罷。即不回家。直伏一百十九回寶玉之一走。

第二回

嬌杏者。微幸也。賈雨村之罷官得館。因館而復官。如嬌杏之由婢而妾。由妾而正。皆微幸也。

智通寺者。言惟智者能通此書之義也。

冷子興者。喻榮甯二府極熱鬧。後必歸冷落也。

甯榮二府。頭緒紛繁。若於後文補叙家世。竟不知該於何時補叙。勢必冗雜。若不分晰叙明。東西兩府。又牽混不清。妙在借冷子興在村肆中閒談。叙及。且將林甄王史各親戚。參差點出。既有根蒂。又毫無痕迹。真善於點題者。邪正二氣。夾雜而生。所論最有意思。

情癡。情種。是寶玉。玉品題。

第二回一段之中。應分兩小段。自起句起至不會上學句止。為一段。敘賈雨村得官娶孀杏。及罷官處館。是補敘前事。引出林黛玉。自雨村閒居無聊句起。至末為一段。敘甯榮家世。寶玉性情。趁勢逗出甄寶玉。

第三回

賈雨村至京。得缺到任。幾句撇開。即細敘黛玉正文。得隨起隨落之法。黛玉開口說病。說癩和尚說。不要見哭聲。說不要見外親等語。已逗明一生因緣結果。

王熙鳳出來。另用一幅筆墨。細細描畫其風流能幹。權詐陰薄氣象。已活跳紙上。真是寫生妙手。

王夫人對黛玉說寶玉嬌養瘋傻樣子。已將日後同黛玉情況。隱隱伏出。黛玉初見寶玉。便吃一驚。想着像那裏見過。寶玉亦如此說。宿緣已見。鋪敘寶玉裝束面貌。更覺動人。卻是心中想道。不知是怎樣德賴人物。反挑一句文筆。

卷三 石頭記分評

二十九

香 鮑 叢 書 十 九 集

曲折生動。

西江月一詞。罵敘執務公子。

描寫黛玉形容。可憐可愛。的是擬情人。

寶玉一見黛玉。便捧玉哭泣。黛玉亦因捧玉。夜間淪淚。此時之兩淚。是一生眼淚根源。且伏後來寶玉失玉情事。

第三回專寫黛玉形貌神情。是此回之主。中間帶寫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因主及賓。故亦寫及裝束儀容。又帶出王夫人邢夫人李執。及甯榮二府房屋家人小使丫頭。即點出襲人嬰哥王嬾李嬾等人。末後帶起薛寶釵家。看他忙不忙。出落次序有極力描寫者。有淡描本色者。有略言大段者。有賓有主。有賓中之主。寶中之寶。筆墨籠罩全部。

第四回

寶玉黛玉寶釵。是一部之主。寶釵已經聚會。此回必當敘及寶釵。但一住應天一住都中。如何合併一處。因借人命一案。牽合相聚。即將英蓮帶出。以為引線。

後來許多事件。俱於此回埋根。且將賈王史薛四家親戚。均即帶敘。省却後文許多補筆。真是匠心獨苦。亦是天衣無縫。

蓮花命名。大概用青香翠玉等字。今取英字。與人獨異。英者落英也。蓮落則菱生矣。

葫蘆蘆沙彌斷案。說盡仕路趨炎情態。

沙彌動結冤案。自己仍被雨村充發。不但報應不爽。可為小人炯戒。且了結沙彌省後來開筆。

梨花如雪。梨香院正好住薛寶釵。

王子騰若不出京。薛蟠一家自應相依王宅。不便即住梨香院。如此安頓。是文章善渡法。

寶釵是主。英蓮是賓。却先敘英蓮。後敘寶釵。是因賓及主法。

篇中說寶釵舉止品度。又是一樣。已隱隱中買母之選。且為眾人欽服。三四回一大段中。又分四小段。三回首句起。至不在話下止。為一段。敘賈雨村

卷三 石頭記分評

三十

香 鮑 叢 書 十 九 集

送黛玉進京。復得官到任。且說黛玉句起。至三回末。為一段。敘黛玉進榮府。與諸人相見。及初見寶玉情事。四回首句起。至充發小沙彌止。為一段。了結薛蟠命案。自且說買了英蓮句起。至四回末。為一段。敘寶釵同母兄往買府梨香院緣由。

第五回

一回至四回。已將賈母史薛親戚家世。大略敘明。黛玉寶釵。已與寶玉合並一處。入後可細敘居恒情事。然十二金釵。尚未點明。若逐人另敘。文章便平蕪瑣碎。故以畫冊歌曲。將各人一生因果。逐一暗暗點出。後來便都有根蒂。但又不便如賈氏宗支。可借冷子興口中細說。所以撰出一夢。在虛無縹緲之境。夢是幻。仙筆亦幻。仙。

甯府賞梅。為入夢之由。梅者。媒也。蓉者。容也。秦者。情也。命名取氏。俱有深意。寶玉先到上房內。一見畫對。即不肯安歇。描出一不願讀書孩子。然後秦氏引入自己臥房。是由淺入深法。

叔叔不應在姪媳房裡睡。略借嬌嫩口中說一句。秦氏即順口掃開。用筆有深意。又引起秦鍾。

秦氏房中畫聯陳設。俱着意描寫其人。可知非專侈華麗也。

秦氏說神仙也可以住得。引起警幻仙來。

衆奶姆散去。襲人等四丫鬟。秦氏吩咐在簾下看貓兒。此時秦氏理應出去陪侍買母及邢王夫人。書中並不敘及者。正是深筆。不是漏筆。

警幻仙一賦。不亞於巫女洛神。

又副册第一幅。是晴雯金釧等。二幅是襲人。

副册第一幅。是香菱。即英蓮。

正册一幅。是黛玉寶釵。

三幅是探春。

五幅是妙玉。

七幅是惜春。

二幅是元春。

四幅是湘雲。

六幅是迎春。

八幅是熙鳳。

卷三 石頭記分評

三十一

香 九 集

九幅是巧姐。

十一幅。秦氏。鴛鴦其替身也。

十二金釵正册。畫止十一幅。黛玉是寶玉意中人。寶釵是寶玉鏡中人。故同爲一幅。文法亦不板。

寶玉入夢。因在秦氏房中。然無端入夢。便覺無因。故託甯榮二公。囑警幻仙點化之說。既爲後半埋根。夢亦有因而起。

茶名千紅一窟。酒名萬艷同杯。言目前雖有千紅萬艷。日後總歸杯土一穴。同是點化語。不是寶仙家茶酒。

紅樓夢第一曲。是總領。

第二曲終身誤。指薛寶釵。

第三曲枉凝眉。指林黛玉。

第四曲恨無常。指元春。

第五曲分骨肉。指賈探春。

第六曲樂中悲。指湘雲。

第七曲世難容。指妙玉。

第八曲喜冤家。指迎春。

第九曲虛花悟。指惜春。

第十曲聰明累。指熙鳳。

十一曲留餘慶。指巧姐。

十二曲晚韶華。指李紈。

第六曲樂中悲。指湘雲。

第七曲世難容。指妙玉。

第八曲喜冤家。指迎春。

第九曲虛花悟。指惜春。

第十曲聰明累。指熙鳳。

十一曲留餘慶。指巧姐。

十二曲晚韶華。指李紈。

十三曲好事終。指秦氏。

十四曲飛鳥各投林。是總結。

金釵十二人。畫止十一幅。曲則十四拍。亦是變動法。意淫二字甚新。迷津難渡。只有心如槁木死灰。方免沈溺。

第五回自爲一段。是寶玉初次幻夢。將正册十二金釵。及副册又副册。二三妾婢點明。既全部情事。俱已籠罩在內。而寶玉之情實。亦從此而開。是一部書之

卷三 石頭記分評

三十一

香 九 集

大綱領。

第六回

文章有暗寫。有明寫。不便明寫者。當暗寫。寶玉於秦氏房中。夢教雲雨是也。不必暗寫者。即明寫。寶玉與襲人初試雲雨是也。

秦氏房中。如果夢中云云。寶玉何必含羞。又何必央求別告訴人。寶玉說一言難盡。又細說與襲人。其情其事。躍然紙上。

秦氏房中。是寶玉初試雲雨。與襲人偷試。却是重演。讀者勿被瞞過。

按着秦氏房中之夢。便寫與襲人試演。可見寶玉一生淫亂。皆從秦氏房中一睡而起。

兩緒萬端。真是無從說起。借劉老老敘入。不但文情閒逸。且爲巧姐結果伏線。

寫劉老老在家商量。及到門上問話。周瑞家引進榮府。看見服飾陳設。見王熙鳳說話。活畫出一鄉裏老嫗。到富貴人家光景。真是寫生之筆。

買春借玻璃炕屏。何必寫眉眼身材衣服冠帶。作者自有深意。鳳姐先假不允。

賈蓉屈膝跪求。始允借給。賈蓉出去。又喚轉來。鳳姐出神半日。笑說罷了。晚飯後。你來再說。這會子有人等語。神情閃爍。飄蕩。慧眼人必當看破。

第七回

寶釵冷香丸。經歷春夏秋冬雨露霜雪。臨服川黃柏煎湯。備嘗盛衰滋味。終於一苦。俱以十二為數。真是香固香到十二分。冷亦冷到十二分也。又埋在梨花樹下。不免於先合終離矣。

迎春探春在一處。惜春獨同小姑子頑笑。戲說刺頭。伏後來出家根苗。且為十五回鳳姐弄權。秦鍾得趣伏筆。

鳳姐夫婦。白晝宣淫。其不端可知。

官花小物。黛玉亦有妬意。器量真褊淺。

周家女兒。為婿求情。屬瑞家全不在意。鳳姐平日之弄權。於斯可見。

鳳姐宮花分送秦氏。明日秦氏婆媳。又單請鳳姐。其中藏筆甚多。須以意會。

熙鳳帶寶玉同赴甯府。引出秦鍾。惹起焦大。即借焦大醉罵。露出諸醜。讀者勿

卷三十一 石頭記分評

三十三 香艷 九 集

以醉後胡罵。視為無關緊要。

秦鍾與寶玉。一見便彼此胡思亂想。冷容富貴。俱易動人如此。統統公子。真之思之。

第七回。專寫鳳姐與甯府往來親熱。為後來治喪埋根。中間帶出秦鍾寶玉相聚。而先寫鳳姐夫婦白晝宣淫。以作陪襯。又埋伏借春出家。寶釵結局。香菱可傷等事。至於焦大醉罵。黛玉妒花。皆文人深筆。

第八回

王鳳姐竊來戲席。賈母王夫人先回。鳳姐然後盡歡至晚。此半日中有許多事情。在筆墨之外。

寶玉繞路至梨香院。偏遇見清客家人。兩番問安索字。固是文章曲折。亦寫盡趨奉公子情態。

第八回。專敘金玉配合之緣。故將寶釵面貌衣飾。及寶玉之裝束。又極力描寫一番。

寶玉之玉。是寶釵要看。寶玉遞送。寶釵之金鎖。却從丫頭鶯兒口中露出。大方得體。不着痕迹。

黛玉藉地走來。妙極。若黛玉不來。寶玉與寶釵兩人說話。一時便難截住。

黛玉開口尖酸。寶釵落落大方。便使黛玉不得不遁辭解說。

黛玉借手鑷刺寶玉。平日不聽他勸。好吃冷酒。今日寶釵一說便聽。妙在寶玉心中曉得。寶釵山曉不曉。薛姨媽真是不懂。四人各有不同。黛玉又遁辭掩飾。靈變含蓄。文如鬼工。

寶釵說黛玉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真是一箇極靈極巧的女孩。活現紙上。

寫黛玉替寶玉戴斗笠。實是痛愛寶玉。若是寶釵如此。又不知惹出黛玉多少話來。今默無一語。真是大方女子。兩相形容。文章細活。

晴雯貼字。寶玉握手。兩情從此而起。

寶玉摔杯。是專惱李嬖。乃寫及襲人。粧睡。聞氣起動。含糊答應。賈母捨己。攔住。

卷三十一 石頭記分評

三十四 香艷 九 集

寶玉。覺有一箇恃愛靈婢。跳躍紙上。

秦鍾入塾。伊父望其學成名立。是跌後反文。秦氏來歷。於此回補出。

第九回

賈政申飭李貴。噴說寶玉。是反襯後文大鬧。又為李貴調停之伏筆。

寶玉於女色。自幼親近。且自秦氏房中一睡。襲人演試一番。已深知之。而於男色。尙未沈溺。又有秦鍾同學。從此皆迷入骨髓矣。

學堂大鬧。言聚徒為塾。魚龍混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第九回。專寫寶玉與秦鍾相厚是主。其餘俱是寶玉兩途色障。皆由秦起。此秦氏為罪魁也。

第十回

金榮大鬧書房一節。若竟不再提。則第九回書。直可刪却半回。若從賈璉之妻告訴發覺。便難於收拾。今借秦氏病中。秦鍾訴知。秦氏氣憤。轉從尤氏口中告知金氏。令金氏不敢聲言。隨即掃開。真是指揮如意。張友士細說病源。莫只作

金榮大鬧書房一節。若竟不再提。則第九回書。直可刪却半回。若從賈璉之妻告訴發覺。便難於收拾。今借秦氏病中。秦鍾訴知。秦氏氣憤。轉從尤氏口中告知金氏。令金氏不敢聲言。隨即掃開。真是指揮如意。張友士細說病源。莫只作

病看須知是描寫出一幅色慾虛怯情狀。  
第十回將完結秦氏公案。故細說病源。以見是不起之症。又帶出賈敬生日。引起下回。

十一回

第十一回專寫秦氏病重。賈瑞心邪。是正文。

賈敬生日。是借作引線。若非慶壽。寶玉何由再至秦氏房中。鳳姐何由同秦氏細談衷曲。賈瑞何由撞見鳳姐。

寶玉看見畫聯。觸起前夢。一聞秦氏絮語。不覺淚下。回環照應。妙手深筆。

單寫寶玉淚下。秦氏默無一言。因賈蓉鳳姐在坐也。讀者思之。

衷曲話必須低低說。藏書入妙。

賈瑞見色蔑倫。因邪喪命。亦從甯府而起。可見一切皆由甯府。謂之首罪。誰曰不宜。

尤氏笑說。你娘兒兩箇。見面總會不得。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雖是戲言。作

卷三 石頭記分評

三十五 香 飽 叢 書 九 集

者却有深意。

鳳姐哄誘賈瑞。以致殞命。只算替秦鍾報仇。

十二回

第十二回寫賈瑞之癡邪。鳳姐之險詐。真有張瓊雙管畫松。一為生枿。一為枯枝之妙。

賈瑞固屬邪淫。然使鳳姐初時。一聞邪言。即正色呵斥。亦何至心迷神惑。至於殞命。乃熙鳳不但不正言拒斥。反以情話挑引。且兩次詭約。毒施凌辱。竟是誘

人犯法置之死地而後已。不惟極寫鳳姐之刁險。且以描其平日鍾情之處。亦必如是引盜入室。

第二次賈瑞說死也要來。說出一箇死字。是讖語。又是伏筆。

鳳姐點兵派將。不叫別人。獨叫賈蓉賈蕃。此何等事。而合此二人做圈套。是作者深文刻筆。

蠟燭忽來。紙筆現成。又引至院外。想見熙鳳設謀定計時光景。

跛足道人。忽然而來。取給風月寶鑑。回照第一回內所敘書名。賈瑞因此喪生。好色者當發深省。

背面是骷髏。正面是鳳姐。美人。即骷髏。骷髏。即美人。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也使賈瑞悟得道人指示。病自可愈。

借賈瑞停柩。逗出鐵檻寺。伏筆自然。

賈瑞死於淫。秦氏亦死於淫。賈瑞是賓。秦氏是主。所以下回即寫秦氏病故。

十三回

秦氏托夢。籠罩全部盛衰。且見一衰便難再盛。須早為後日活計。是作者借以規勸賈府。

寶玉一聞秦氏凶信。便心如刀割。吐血來。夢中雲雨。如此迷人。其然豈其然乎。

秦氏一死。合族俱到。男女姻親。亦皆齊集。固見秦氏平日頗得人心。亦見賈珍素日愛憐其媳之至。

卷三 石頭記分評

三十六 香 飽 叢 書 九 集

秦氏死後。不寫賈蓉悼亡。單寫賈珍痛媳。又必覓好棺木。必欲封誥。借道薦懺。開中送極。盛無以加。皆是作者深文。

鳳姐協理喪事。既見其才。又見其權。若非尤氏患病。賈珍亦難相請。脫卸處不露痕迹。

鳳姐協理秦氏之喪。固顯其有才有權。然幸是盛時。呼應俱靈。反照一百十回賈母喪事。

第十四回。極寫鳳姐之勤能。喪儀之華麗。及弔祭之熱鬧。皆係反襯後來賈母之喪。潦草雜亂。

鳳姐靈前哭。是真哭。不是假哭。秦氏靈動聰明。是鳳姐知心。其性情亦大略相似。惺惺惜惺惺。安得不慟。在甯府辦事。夾寫榮府巨細諸事。足見鳳姐部署裕如。不愧不忙。皆是右餘氣象。

寫秦氏喪事。是正文。中間夾敘林如海捐館。為黛玉將來久住大觀園之根。

十四回



又夾敘北靜王要見寶玉。是寶。而林黛玉是寶中主。北靜王是寶中賓。

十五回

寫鄉村女子紡紗等事。直伏巧姐終身。

鐵檻寺化作水月。已由堅固而變虛浮。水月而變饅頭。愈變愈下矣。所謂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箇土饅頭也。

淨虛說。倒像府裏沒手段。深得激將法。三姑六婆。真可畏哉。來旺是鳳姐屬犬。於此回點明。

鳳姐一生舞弊作孽。不可勝言。若逐事細說。嫌於雜冗瑣煩。若一概不敘。又似虛枉。故就鐵檻寺弄權。及後文尤二姐事。最惡最險者。細寫原委。以包括諸惡孽。

秦鍾與智能。及寶玉苟且事。是天匹根據。妙在一是明寫。一是暗寫。

十六回

張金哥自縊。守備子投河。此二人亦死於情。而孽則歸於鳳姐。乃欲安享三千

金。豈可得哉。

於慶壽日。忽得封妃恩旨。熱如錦上添花。於大喜時。獨為寶玉悶悶。冷如炭裏藏冰。

情為業因。業為情果。可卿已死。鯨卿將故。情已消滅。業亦隨化。秦業安得獨存。此業所以先秦鍾而逝矣。北靜王香串。人皆視同至寶。黛玉獨噴為臭物。其品高情深。固不待言。亦可想見其過於自矜處。

鳳姐備酒接風。戲聽趣話。描盡美俊口吻。其自謙處。正是自伐才能。善用反挑筆法。

薛蟠收香菱為妾。借平兒說謊。帶筆敘明。既不須另起頭緒。又帶出鳳姐放債。平兒知心情事。可謂八面玲瓏。

趙奶姆閒話。雖是為他的兒子之事。而借此老嫗口中。細說省親原委。便不費氣力。且逗出甄家豪富。則顧大說存銀五萬兩。便有根蒂。並與第四回護官符內所說。遙遙照應。

卷三十一百頂記分評

三十七

香艷叢書 十 九 集

賈蓉聽見賈璉說賈菴可能在行。即悄悄拉鳳姐衣襟。鳳姐亦即會意。幫襯。三人情況何如。讀者當自思之。省親團規模宏大。寫來却不費力。若穿才俗筆。非兩三卷不能盡。

第六回至十六回。一大段中。應分六小段。六回是一段。敘劉老老進榮府之始。

七回是一段。敘寶玉見秦鍾之初。八回是一段。敘金玉之緣。九至十兩回。是一段。敘秦鍾與寶玉相厚。為衆人所妬。及秦氏病中加氣。病勢愈增。十一至十二兩回。敘賈瑞以淫喪命。鳳姐毒設圈套。公案十三至十六回。了結秦氏姊弟。俱以色殞命。及鳳姐之弄權造孽。中間帶敘黛玉回京。北靜王等事。為後文引線。

十七回

大觀園工程告竣。若祇請賈政一看。毫無意味。今以聯扁為題。則此一看。為最要緊之事。不徒為游玩起見。而各處亭臺樓榭。殿閣山水。即可挨次細敘。不覺瑣煩。非善於敘景者。不能有此也。

寶玉試才。為下文做詩引線。若此時不預先一試。則下回做詩。豈不突如其來。

卷三十一百頂記分評

三十八

香艷叢書 十 九 集

寶玉不待賈政傳喚。而適相撞見。省却多少閒筆。

寶玉游園。已經多日。其各處景致。自己熟悉。且云衆清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之才。寶玉亦知此意等語。則賈政之欲令寶玉擬題聯匾。已早露消息。並非臨時起念。其處處議論。安知不有宿構。

於游歷時。忽想起帳簾陳設等事。趁勢補入。簡淨便利。鋪寫各種奇花異卉。用賈政喝住。變筆極妙。

清客引古詩泣斜陽。於無意中露盛極必衰之意。

玉石牌坊。寶玉忽若見過。直射第五回所見太虛幻境牌坊。省親不過是一時熱鬧。與幻境何殊。前後照應。在有意無意之間。

游覽團景。只到了十之五六。含蓄不盡。妙極。

衆小厮分解佩物。事出無謂。而借此描寫黛玉福妬多疑。煞有意思。第十四回。寫甯府秦氏喪事之盛。此回同下回寫榮府元妃歸省之榮。一凶一吉。皆是反襯。後來冷落光景。

十八回

第十八回省親是第一曠典。第一大事。故全用正筆細寫。補敘寶玉三四歲時。曾經元妃教讀。以見上回擬題聯匾。是有意。不是無意。元妃初見賈母王夫人三人執手。一句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情景真切。下文臨別時。賈母等別無一言更妙。寶釵改綠玉為綠蠟。是聰明。不是憐愛。黛玉代做香簪詩。是憐愛。不是聰明。各有分別。元妃點戲四齡。末點離魂。是譏兆。亦是伏筆。

十九回

甯府演劇。條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及揚旛過會。號佛行香。一派邪亂。空虛。暗照甯府行為結局。若煙與萬兒。乘間私約。可見甯府家政之疎。寶玉若非厭看熱鬧戲。何由一人走至小書房。若非撞若煙。何由尋至襲人家。

石頭記分評

三十九

香艷叢書

文章善於引線。

襲人不肯出買府心事。後文補寫。却先於寶玉眼中看見他兩眼圈紅。問他哭什麼。為伏筆。則補寫一層。便不鶴突。

茜雪被撞。雖是細事。亦補出不漏。

襲人說。前日吃酥酪。肚痛嘔吐。善於排解。

襲人試探寶玉。規勸寶玉。是解語花。

寶玉說。等我化成輕煙。被風吹散。憑你們去。直伏後來出家走散。

花解語。玉有香。自然巧對。

此回寫襲人。一心跟定寶玉。反照後來改嫁蔣伶。寫黛玉自然有香。正照寶釵藥丸生香。

二十回

元妃省親後。正月未過。無事可寫。故敘婢女等賭錢。以見富貴之家。新正熱鬧景象。

借李嬈之吵罵。寫襲人之能忍。即借襲人之病。睡。逕起。對月晴雯。為後文伏筆。借賈環之稚蠢。寫趙姨娘之妬忌。亦是伏筆。

鳳姐於李嬈吵罵。用好言勸解。於趙姨之妬忌。則用正言彈壓。一是愛憐襲人。一是憎嫌趙姨。而趙姨之敢怒不敢言。其結怨已始於此。

借史湘雲之來。寫黛玉賭氣。說出不如死了等語。亦是伏筆。

第二十回。敘新正瑣碎細事。因十八十九回敘過元妃省親大事。甯府演戲熱鬧。必當敘及細事。是文章巨細濃淡相間法。

此回全用借筆作伏筆。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

二十一回

天色纔明。寶玉即披衣靴鞋。往黛玉房中。描出寶玉夜間。雖睡在自己房中。却一心只在黛玉處。與西廂梵王宮殿。月輪高一樣筆法。湘雲刺水殘香。寶玉以為鮮潔。非常。描盡意淫二字。湘雲替寶玉梳頭。查看失珠一顆。暗補從前梳洗。已非一次。

石頭記分評

四十

香艷叢書

寶釵聽襲人說話。有心賞識。留神探問。為後文伏筆。且暗寫寶釵與湘雲黛玉不同。

四兒纔伺候寶玉。便想法籠絡。已伏後來被撞之由。

寶玉讀南華經。雖是一時興趣。却是後來勘破根苗。但此時寶玉在忽迷忽悟之時。且欲釵玉花月。自己焚散戕滅。並非自能解脫。故隨即斷誓立誓。仍纏綿於色魔也。

黛玉題詩譏諷。說不悔自家無見識。駁得極是。此即作者之意。

不兒搜得頭髮。既壓服主人。又即以示恩。真是可人。賈璉說。不論小叔小姪兒。說說笑笑。却也看出破綻。不兒說別教我說出好話來。是皮裏陽秋。

二十二回

寶釵生日。賈母獨捐資辦戲。已見賈母屬意寶釵。黛玉悶睡房中。必待寶玉拉起。然後出來。是暗寫醋意。寶釵點醉鬧五台山。念出寄生草一曲。分明是寶玉後來遁入空門影子。

史湘雲心直口快。說出小旦像黛玉。當下並不提黛玉着惱。直至人散後方說破。而黛玉惱湘雲光景。已活現紙上。妙極。若於席間露出。則與賈母特辦戲酒面上不好收拾。此文章於事後追神法。

寶玉一傷一詞。却已入悟境。不過尚有人我相。若後文六祖之偈。真是離一切諸相。

黛玉纏傷之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固為超脫。而其不壽於此可見。寶釵引語錄。是不愛寶玉談禪。但以冰阻水。冰消水長。恐寶玉禪心。因此更深。不特寄生草一曲誤寶玉也。是文章暗深一層法。

各人燈謎。就是各人的小照。與紅樓夢曲。遙遙相應。寶釵燈謎。是竹夫人。第二十二回。於慶壽賞燈熱鬧中。挿入禪機謎。如夏至炎熱。一陰已生。直與造化同功。

### 二十三回

芹兒管事。在芸兒之先。足見鳳姐之權。勝於賈璉。賈璉於說芹兒管事時。忽帶

## 卷三 石頭記分評

### 四十一

香 飽 齋 書  
十 九 集

說昨晚夢語。描寫少年夫婦。情景逼肖。

寶玉同諸姊妹。不住園中。不能有許多事情。但賈政古板。必不肯允。有元妃傳諭。方好遵依。是大觀園聚集之始。

金釧戲言。可見寶玉喫胭脂。已非一次。不但為後事伏筆。且為前事伏筆。

寶玉一見小說傳奇。便視同珍寶。黛玉一見西廂。便情意纏綿。淫詞豔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此處直伏四十二回情事。

花塚埋花。雖是雅事。却是黛玉結果影子。

黛玉聽曲。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二句。想起多少古詩。傷心落淚。短命人往往如此。

於聚集大觀園之始。獨叙黛玉埋花傷心等事。此黛玉之所以終於園中也。

### 二十四回

鴛鴦絕無憐愛寶玉意。與衆不同。其結果亦與衆不同。賈芸未得鳳姐歡心。先為所寶玉所愛。是為小紅引線。鳳姐向芸兒賣情。芸兒即將賈璉撇開。真是善

於逢迎者。

小紅不見手帕。於秋紋碧痕查問時說出。不露芸兒拾得痕迹。善用藏筆法。小紅之屬意賈芸。是秋紋等譏諷奚落。逼之使然。否則必專心希寵寶玉矣。

小紅一夢。是一小紅樓。妙在入夢時不說破。讀者幾疑意外。真是芸兒叫他化工之筆。

第十七回。至二十四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十七八回為一段。敘大觀園告竣。元妃省親大事。十九二十一回為一段。寫寶玉黛玉深情。及襲人平兒之靈慧。二十三回為一段。寫寶玉禪機發動。各人燈謎謎語。黛玉之因曲傷情。及初聚園中。栽種花果之盛。

### 二十五回

抄金剛經。引出馬道婆。惹出五鬼變真。由道入魔。祛魔成道。即是仙佛工夫。二十回中。寶玉噴說賈璉。鳳姐正斥趙姨。及此回中寶玉戲彩霞。鳳姐提醒王夫人。俱為趙姨咒詛根由。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 卷三 石頭記分評

### 四十二

香 飽 齋 書  
十 九 集

鳳姐鐵檻寺弄權。是淨虛尼說合。趙姨娘之給衣物壓魔。是馬道婆作法。二姑六婆。為害不淺。

五鬼將作崇前。夾寫鳳姐戲謔一段文字。雙真解釋邪祟後。夾寫寶釵譏笑黛玉一番說話。便覺精彩陸離。

寫趙姨勸賈母。暗描小人以為得計。反跌出空中木魚聲來。

此回寫馬道婆趙姨之惡迹。為後來報應證據。且見寶玉之孽緣未斷。照鳳之惡貫未盈。故雙真特來解救。為一部書結上起下關鍵。

### 二十六回

小紅說千里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又說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雖非實在看透。卻是後來讖語。

佳蕙說寶玉說怎麼收拾房屋。怎麼做衣裳。小紅冷笑。正要說話。卻被小丫頭打斷。妙極。若再議論短長。不但與上文重複。筆亦不靈活。

西廂元微之同雙文。原是中表姊妹。不終所願。與寶黛相似。引用曲文。似非無

意。

馮紫英來而即去。正是為蔣伶伏線。黛玉聽見晴雯不肯開門。已是氣怔。又聽見寶釵在裏面說笑。其妬其惱。真有不可言語形容者。付之一哭。安得不鳥飛花落。寫薛蟠認別字。活畫一箇狀霸王。

二十七回

寶釵見寶玉進瀟湘館。即抽身走回。聽小紅同墜兒私語。便假裝尋人。善於避嫌。是寶釵一生得力處。小紅傳平兒說話。瑣碎而明白。活寫出伶俐小丫頭口吻。探春做鞋一段話。是描寫趙姨妬鄙。

黛玉哭花詞。極歎紅顏薄命。是黛玉一生因果。與紅樓夢曲。遙相關照。第二十七回。寫小紅與賈芸情事。是寶釵黛玉兩人心事。是主

二十八回

卷三 石頭記分評

四十三

香艷叢書

黛玉之哭。只哭得自己。寶玉之慟。直慟到一家。深淺不同。是兩人分別處。關鑿寫黛玉之不睬寶玉。越顯其鍾情寶玉。文筆反襯。得勢則一筆兜轉。正面已透。

黛玉處處不放寶釵。寶釵處處留心黛玉。二人一般心事。兩樣做人。寶釵冷香丸。是自己細說。黛玉丸方。是寶玉謊說。遙遙關照。

寶玉說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却被黛玉聽見。借端譏諷。可見黛玉先走。並未徑走。原有心等寶玉同行。作者於後文描出前情。既省筆墨。更為得神。

順手絃出鳳姐要小紅。細密不漏。

酒令各曲。俱有情關照。惟薛蟠所說所唱。村俗可笑。酒底亦不說。描畫狀霸王粗蠢。文筆亦變換不板。

蔣玉函於酒令中。無意說出襲人二字。松花汗巾。玉函先已束腰間。大紅汗巾。夜間寶玉又繫襲人腰裏。姻緣固有前定。伏筆構思甚巧。

元妃節禮。寶玉與寶釵一樣。不但賈母屬意寶釵。即元妃亦同有此心。

寶玉見寶釵肌容。發默呆看。是鍾情。亦是意淫。黛玉咬帕暗笑。想見已在門檻。

上偷看多時。

二十九回

清虛觀打醮。極力鋪張熱鬧。反照異日淒涼。寫鳳姐打道士。賈母安慰小道士。恃勢厚道。兩相對照。

寫張道士說話舉動。的是一箇有體面的老道。又是榮國公之替身。最妙處是說寶玉形容舉動。同國公一樣。流下淚來一段。此老道世情周旋。圓活可人。

張道士用盤送符。請寶玉通靈玉給衆道看。中間夾寫鳳姐戲言。不但前後靈活。且即借伏照鳳不響。

神前拈戲。第一木白蛇記。漢高祖斬蛇起事。是初封國公已往之事。第二本滿床笏。是現在情形。第三本南柯夢。是後來結局。所以賈母默然。只演第二本。

寶釵金鎖。已惹黛玉妬忌。偏又弄出金麒麟。及張道士說親。黛玉安得不更妬。真是多心人。偏遇刺心事。黛玉說寶釵。專留心人帶的東西。有意尖刻。寶釵粧沒聽見。亦非無意。只是能渾而不露。

卷三 石頭記分評

四十四

香艷叢書

寶玉砸玉。黛玉吐藥。寶釵等四人。無言對泣。描寫吵鬧情形。既真切又有孩子氣。玉可砸。則穗亦當剪。寶釵姻緣中斷。已兆於此。

三十回

寶玉向黛玉說。你死了我做和尚。是以讖語作伏筆。黛玉一面哭。一面又將手帕摔給寶玉拭淚。描畫妬極。而情愈深。

寶釵怒而能忍。借靚兒尋扇發話。又借戲文譏諷寶釵。其涵養靈巧。固高於黛玉。而其尖利處亦復不讓。金釧說。金簪落在井裏。亦以讖語作伏筆。

女伶齡官。於薔薇架邊畫薔字。真是賭物傷人。又為三十六回伏筆。寶玉淋雨。襲人被踢。俱是意外事。引出後文金釧投井。寶玉受責意外事來。

襲人忍痛不怨。真是可人。

香艷叢書十九集卷三終

香豔叢書

十九集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三十一回

晴雯奚落襲人。反襯後來晴雯被擗襲人送衣錢等事。

寶玉要打發晴雯出去。亦是反跌後文。

寶玉襲人哭。黛玉走來冲散。黛玉去後。薛蟠請酒醉歸。隨起隨落。緊湊超脫。

寶玉又說做和尚。回顧前文。黛玉笑記遭數。哭化為笑。靈活非常。

借晴雯口中。補寫寶玉與碧痕洗澡。借寶玉黛玉口中。補寫湘雲假扮寶玉。及

摸雪人兒情事。覺有善戲美女。跳躍紙上。

寫湘雲分送襲人等戒指。必須親自帶來。甚有情理。但金釧此時應已逐出。不

知渠戒指如何着落。

黛玉說湘雲配帶金麒麟。引起後文湘雲拾得金麒麟。

卷四

石頭記分評

香豔叢書 十九集

湘雲說陰陽二字。頗有意味。且暗藏消長之理。末後以翠縷主僕分陰陽。截住上文。不致說破男女。尤為得體。

薔薇架下金麒麟。必是寶玉遇雨時遺失。可想見昨日淋雨。倉皇走來。誤踢襲

人。一夜心慌意亂。不暇檢尋光景。是暗暗補寫法。

翠縷拾得麒麟。笑說分出陰陽來了。先擊湘雲的麒麟。不說明誰陰誰陽。含

蓄得妙。

湘雲所說無數人物陰陽。俱是賓。只有翠縷拾起金麒麟。笑說分出陰陽句。是

主。

三十二回

借襲人向湘雲道喜。補敘十年前情事。想見小女孩在一處。無話不說。靈活可

愛。

借襲人央湘雲做鞋。補寫黛玉剪扇袋。不露痕迹。史湘雲勸寶玉留心經濟學

問。即順手借襲人口中說寶釵亦曾勸過。又贊寶釵有涵養。既補前事。又遠伏

後來寶釵諫勸一節。

黛玉竊聽湘雲等話。若竟進門相見。便費唇舌。妙在暗自驚喜悲歎。抽身走回。

既省煩筆。又引出彼此訴說一番。

寶玉因黛玉竟去。出神呆想。引起下回感歎金釧撞見賈政。

湘雲搖扇。襲人送扇。是擗扇餘波。

湘雲心事。委曲借寶釵口中敘出。即將做鞋一層脫卸。簡淨靈動。

黛玉不要寶玉拭淚。卻自己與寶玉拭汗。先是假撇清。後是真癡愛。

寶玉發歎。誤認襲人為黛玉。襲人恐難免不端之事。暗想如何處治。伏二十四

回向王夫人一番說話。

寶釵將自己衣服給金釧裝裹。深得王夫人之心。已隱然是賢德媳婦。

寶釵見寶玉垂淚。王夫人欲說不說。便知覺七八分。人固聰慧。文亦靈活。

寫黛玉瑣瑣小器。必帶敘寶釵落落大方。寫寶釵事事寬厚。必敘黛玉處處猜

忌。兩相形容。賈母與王夫人等。俱屬意寶釵。不言自顯。

卷四

石頭記分評

香豔叢書 十九集

第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為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二十五回為一段。敘趙姨兒

魔。通靈蒙蔽。為寶玉第一次災難。二十六七八回為一段。敘黛玉寶釵性情舉

動。迥然各別。是主中間帶敘小紅私情。蔣伶夙緣。是賓。二十九回至三十二回

為一段。借元妃醮事。描寫黛玉妬忌。寶玉歎迷。中間夾敘晴雯金釧作陪。

三十三回

寶玉情迷出神。無心接待雨村。於賈政口中補出妙妙。

蔣琪置買庄房。已伏後來娶襲人事。

蔣琪在東郊二十里紫檀堡地方。置買田房。王府中尚且不知。寶玉何以獨知

其細。暗寫寶玉與琪官情好甚密。不時往來。甚至紫檀堡庄上。寶玉亦曾到過

亦未可知。

賈政大怒。是聽賈環之言。金釧之死。是主。蔣琪之事。是賓。

夾敘聲響一段。文情曲折可愛。馬婆魔魔。峰起生彩霞。寶玉幾死於鬼。賈環搬舌。禍由死金釧。寶玉幾死於打

其實皆趙姨所致。是後來結果案據。

寶玉拾回賈母房中。人人俱到。獨黛玉不來。是在瀟湘館中痛心暗哭。不好意思走來。所以下回說眼睛腫得桃兒一殿。其痛更甚於別人。是暗描。不是漏筆。培茗向襲人所說。賈環是實。薛蟠是虛。故作猜疑之筆。為下回薛蟠剖辯地步。

三十四回

寶釵說得半句。便咽住不說。寶玉已心感神移。痛亦不覺。此雙真之所以說塵緣未斷。無可奈何。通靈之玉不蔽於鬼。仍蔽於情矣。

寶釵已認定蔣琪一節。是薛蟠播揚。引秦鍾舊事為證。既勸寶玉改過。又為乃兄排解。真是光明正大。

寶釵探望送藥。堂皇明正。黛玉進房。無人看見。又從後院出去。其鍾情固深於寶釵。而行蹤詭密。殊有涇渭之分。

寶釵勸寶玉說。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又說你這樣細心。何不在大事上做工夫。理正而言直。黛玉勸寶玉。只說你從此可都改了罷。言婉而情深。迥然

石頭記分評

三

香艷叢書 十九卷

各別。

借王夫人問賈環話。引出襲人一番說話。襲人固善於乘機。文筆亦不鶻突。賈環撒舌。襲人諱而不言。省卻無數是非。

襲人說黛玉寶釵。在山色有無中。妙極。

黛玉與寶玉。段段不避嫌疑。密語私言。寶釵與寶玉。往往正言相勸。毫無狎熟。二人舉動不同。鍾情無異。襲人雖心欽寶釵。而於防閑之處。仍相提並及。不

重輕。立言得體。

黛玉題詩潛泣。寶釵勸兄氣哭。一是情不自禁。一是情由激生。然總因寶玉一人而起。

黛玉笑寶釵之哭。卻忘自己眼腫。可謂恕己責人。

三十五回

寶釵因晚間受薛蟠委曲。又記挂母親。所以早起。黛玉起得更早。是專憐寶玉。又不好進院。獨立花陰之下。千思萬想。一夜無眠。如畫紙上。

嬰哥念詩。獨念哭花二句。可見黛玉無日不哭。無日不念哭花詩。又先引西廂

二句。以襯哭花詩。文章既前後照應。黛玉癡情亦見透澈。寶玉想讀黛玉。賈母偏只讀寶釵。可見賈母久已屬意寶釵。夾寫傅秋芳一段。形容寶玉癡狀。

驚兒正要說寶釵好處。卻被寶釵走來沖斷。藏蓄大有意味。

驚兒正打梅花絡。寶釵忽叫打玉絡。又用金絲配搭。金與玉已相貼不離。黛玉線穗已經剪斷。寶釵線絡從此結成。

自寶釵來至家中。至薛蟠方出去。止一段文字。是補寫寶釵早起回家情事。以結昨晚薛蟠胡鬧一節。

三十六回

賈母若不吩咐小使過了八月。方許寶玉出二門。則此四五月。寶玉在園中諸事。無從細叙。此文章開展法。

寶釵輩時常見機動導。惟黛玉自幼不動寶玉立身揚名。作者只用開筆一寫。

石頭記分評

四

香艷叢書 十九卷

以省繁煩。而黛玉之一味情癡。已顯然可見。

借眾人想要金釧月錢。引出王夫人厚待襲人。與周趙二姨一樣。接筭自然。鳳姐說環兄弟該添一箇丫頭。是反挑筆。

寶釵刺繡尚。可刷蠅實在可疑。不但黛玉疑。湘雲亦不免於疑。

借寶玉夢中。說出木石姻緣。直伏後來出走情事。寶釵告訴襲人的話。是於同出怡紅院。一面走一面說的。書中藏而不露。妙極。

寶玉議論忠臣良將。皆非正死。又說到自已即死於此時。一派歎話。總因通靈玉為情蔽之故。

寶玉要得眾人眼淚。漂化其身。又因齡官鍾情賈蕓。說不能全得眾人眼淚。是總結三十三回寶玉受責後衆多眼淚。

寶玉悟人生情緣。各有定分。其悟雖真。其迷愈甚。齡官一層。固是宣明三十回中畫字之意。實是為寶玉陪襯。雀兒申戲。是嬰哥念詩陪襯。

湘雲忽然回去。引起不入海棠社。臨行情屬寶玉。引起同擬菊花題。兩番詩社。

便不合掌。

第三十七回

八月將終。賈母所限寶玉出門之期已近。乃值賈政又奉差遠出。寶玉更可任意游蕩。以便敘及結社等事。文章生波再展法。

探春樓起意結社。賈芸適送白海棠。借此立名。便不着迹。探春札甚雅。芸兒書極俗。映襯好看。

未見白海棠。先擬詩社題。與後文菊花題。不用實字用虛字。俱是文章避實法。李執評詩。以寶釵詩含著渾厚。取為第一。眼力見識甚高。

各人海棠詩。俱暗寫各人性情。遭際。而黛玉更覺顯露。借送果品。引出史湘雲。又借尋瑪瑙。引出送桂花。為下文賞桂伏筆。

王夫人給襲人碗菜。月錢。是明寫給衣服在衆丫頭口中說出。是暗寫。筆法方不雷同。

湘雲補詩二首。第一首是寶釵影子。第二首是黛玉影子。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五

香艷叢書 十九

海棠是初起小社。連湘雲所補只有六首。菊花是續起大社。故有十二首。寶釵想出賞桂吃蟹。代湘雲作東。偏請一家。文章開拓變換。既照應寶玉送桂花。又引起下回借蟹譏諷。

三十八回

湘雲無別號。若俟題詩時增起。未免生砌。於賈母口中說出。枕霞閣。後文即取為號。便覺自然。真一筆不苟。

敘吃蟹情事。細密周到。又活動不板。

鳳姐與鴛鴦戲言。璉二爺要討你做小老婆。暗伏四十六回事。合歡酒惟黛玉二人各飲一口。映照有情。

菊詩十二首。與紅樓夢曲。遙遙相應。俱肖各人身分。寶釵蟹詩。雖是譏刺世人。即謂專誚寶玉。黛玉亦可。詠蟹三首。黛玉獨焚。似兆不壽。寶玉說我的也該燒了。又兆將來只賸寶釵一人。

第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三十三回為一段。敘寶玉受打。

幾死。是第二次災難。三十四回及三十五回。為一段。寫寶玉雖受痛責。而情迷如故。中間夾敘寶釵襲人玉釧金鶯傳秋芳及夢兆情悟等事。俱寫寶玉癡狀。三十七八回為一段。敘園中結社之始盛。反照將來之難散也。

三十九回

襲人鴛鴦不兒。實為丫頭中出類拔萃之人。於此回中借李執總寫一番。彩霞是陪襯。

寶玉提起彩霞老實。探春說他心裏有數。即用李執說那也罷了。撇開接入讀襲人褒貶。意在言外。

借不兒口中。夾敘鳳姐假公濟私放債取利。不是閒筆。是暗暗補筆。

劉老老纔說女兒抽柴。即用馬棚火起截住。妙極。若向賈母細說。萬一賈母亦信以為真。遣人尋廟。其事難於收拾。今將賈母撇開。却入寶玉細問。方易於了結。話。

寶玉說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伏五十回事。黛玉說不知弄捆柴。雪下去。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六

香艷叢書 十九

抽既揣知劉老老胡謔。且已知寶玉心事。寫出聰慧過人處。

劉老老說若玉小姐十七歲病故。雖是謊言。是林黛玉一襯。焙茗尋美女廟。偏遇見瘟神像。暗中點醒癡人。是先後紅樓夢中美人。俱變為夜叉海鬼。牛頭馬面陪襯。劉老老於此回投機入局。為後來巧姐避難根由。

第四十回

兩宴大觀園。三宣牙牌令。是園中極盛之時。特將鋪設戲玩。侈說一番。反襯日後零落衰頹之况。

惜春畫圖。於劉老老閒話中逗起。在有意無意之間。極有斟酌。

劉老老走路一跌。可見說話不可太滿。行事須防失足。雖係閒文。卻是借景醒人。

瀟湘館精雅華麗。不如蘅蕪樸實素淨。秋爽軒闊大疎落。恰配探春身分。鳳姐與鴛鴦戲弄劉老老。賈母笑罵促狹鬼。雖是戲言。卻是諷語。分送餘肴給平兒襲人。並不送趙周二姨。於周到中。形容出愛憎來。

黛玉喜殘荷雨聲句。總是好哭。

黛玉說牡丹西廂曲句。可見平日喜看情詞。且可見其結果處。

寶釵聽黛玉說出牡丹亭曲。回頭一看。妙在黛玉不留意。又說出西廂一句。伏四十二回規勸。

黛玉說牡丹亭西廂。固見其鍾情處。寶釵說處處風波處處愁。亦見其遭際處。

迎春錯韻受罰。其餘俱故意說錯。惟王夫人鴛鴦代說。卻不明說牌色。即接劉

老老之笑話。既省筆墨。又變動不板。

劉老老說令。固是發笑。卻暗與巧姐結局關照。

四十一回

竹根杯。引出黃楊杯。文情曲折。

若無黃楊大套杯。劉老老何至醉臥寶玉床。若非劉老老之腹瀉。何由走入怡

紅院。一路敘來。有情有景。劉老老極村俗。妙玉極僻潔。兩兩相形。覺村俗卻在

人情之內。僻潔反在人情之外。實為老老母為妙玉。妙玉拉寶釵黛玉衣襟。心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七

香艷叢書 十九集

中非無寶玉。只是不好拉耳。若心中無寶玉。因何劉老老吃得茶杯。便嫌臃臄

不要。自己常吃得綠玉斗。便斟茶與寶玉。又尋出竹根大海來。且肯將成窰茶

杯給與寶玉。聽他轉給劉老老。是作者皮裏陽秋。不可不知。

妙玉向寶玉說。你獨來我不肯給你。是假撇清語。轉覺欲蓋彌彰。

妙玉出家人。何以有許多古玩茶器。五年前在玄墓住。形迹殊屬可疑。

劉老老誤入怡紅院一段文章。有疑鬼疑神之筆。又照應鳳姐代插滿頭花。想

見席中醉態。真可發笑。

大姐來園中。引出後文送祟取名情事。

四十二回

劉老老取名巧姐。既補巧姐生日。又說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直伏一百十八回

中事。

平兒要鄉間乾菜。不是閒話。是為劉老老好時常來往地步。

劉老老此次進榮府。衣物銀兩。滿載而歸。是伏後來老老家中。藉此寬裕。可以

藏留巧姐地步。不僅寫榮府樂施。

寶釵規勸黛玉。是極愛黛玉。所論亦極正大光明。並寶玉亦隱在內。

商量畫大觀園。開出許多需用之物。及尋索圖樣。央人起稿。且告假一年。竟像

此圖必要畫成。是反照後來並未完局。又便稽遲日月。是文章躲閃法。

四十三回

攢金祝壽。一則見賈母寵愛。一則見鳳姐之權壓眾人。不獨變換故套。

寫眾人分金多少。及尤氏給還各人公分。俱有分寸。鳳姐生日。偏值金釧生忌。

賈母攢金取樂。偏有寶玉撮土焚香。壽筵未設。寶玉先着素衣。戲席未終。賈璉

忽持利劍。且尤氏口中說出錢帶棺裏去。玉釧歎氣。暗中拭淚。種種不祥。俱於

極熱鬧時見兆。

焙茗代祝。是用旁筆。寫出寶玉癡狀。婉勸寶玉回家。亦是旁面。寫寶玉竟忘鳳

姐生日。

四十四回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八

香艷叢書 十九集

刺釵男祭。必到江邊。與寶玉焚香。尋至井上。暗相關照。黛玉說出寶釵不答。想

見兩人意中。俱默曉寶玉心事。

尤氏說。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後知道還得不得。是以讖語作伏筆。

賈璉拔劍要殺鳳姐。與二十二回對平兒說。將來都死在我手裏。句遙遙相應。

鮑二妻自縊。與金釧投井。一是氣忿。一是羞忿。身分各別。

平兒理妝一節。於極氣惱時寫極憐愛。有忽然狂風暴雨。忽然風和花媚之景。

賈璉與鳳姐反目。必得賈母作主。賈璉方好服禮賠罪。此一定之法。人人想得

到。至寫得委婉曲折。情景宛然。非俗手可及。

鮑二依舊奉承賈璉。伏後來伺候尤二姐。及分贓情事。第二十九回。至四十四

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三十九四十四一為一段。敘劉老老得賈母歡心。可

以不時走動。及王夫人等各想仗助。從此家中漸漸寬裕。為後來巧姐避難地

步。四十二回為一段。是上三回餘波。既寫黛玉心服寶釵。又帶敘畫圖等事。四

十三四回為一段。寫鳳姐慶壽盛時。即伏日後失時之兆。



四十五回

寶圖需用物件。應接四十二回寫。因鳳姐生日鬧事。擱起多日。今借和事之後。夾帶敘入。替平兒抱不平。前後文章。仍打成一片。無斷續痕迹。又帶說監社一層作襯。更不單弱。鳳姐口中帶出邢夫人來。引起下回賈赦要鴛鴦情事。敘賴大得官請酒。不但引出薛蟠被柳湘蓮痛打。及伏探春整頓大觀園。且見榮府聲勢。奴子俱為正印。又反照後來賈政借銀。借賴嫖妓口中訓說寶玉一番。暗補榮甯兩府。昔日家教之嚴。以形此時放縱。補寫周瑞之子。於鳳姐生日。酒醉無禮一層。為是日鬧事餘波。且見鳳姐生辰。內外上下。俱不安靜。黛玉心事向寶釵實說。不但寫黛玉平日多心。且見寶釵賢德。並暗寫出衆人背後議論。黛玉悶製風雨詞。已難為情。又見寶玉冒雨探望。寶釵送來燕窩。更接撥起無限感慨。宜乎直到四更睡也。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九

香艷叢書 十 九 集

直宿人等。開場聚賭。為惹事根由。妙在於無意中帶出。

四十六回

此回寫賈赦要鴛鴦。為一百一十一回鴛鴦自縊之根由。雖是單寫一件事。又夾寫邢夫人愚懦。熙鳳使乖。鴛鴦向平兒襲人說做姑子。還有一死的話。姑子是寶一死是主。伏殉主事。

鴛鴦正生氣時。又開敘平兒襲人互相取笑。不但文有生趣。且見鴛鴦胸中早有定計。

賈赦向金文翔所說。全是倚勢霸道。俱在鴛鴦逆料之中。此賈母一故。鴛鴦即死也。

探春勸賈母。開脫王夫人。鳳姐派賈母不是一箇勸得有理。一箇派得有趣。

四十七回

賈母若不鬥牌。邢夫人如何回去。衆人如何又來。是文章借景脫卸法。又借鳳姐戲說。了結鴛鴦一案。

賴大家一席。不但探春異日興利除弊。派人管園。於此起念。且薛蟠受打。及湘蓮救薛蟠。尤三姐自刎等事。皆因此席而起。

柳湘蓮同秦鍾相好。寶玉蓮蓬。借景補寫。

寶玉因在馮子英家。私同蔣琪互換腰巾。致受痛責。薛蟠亦因在賴大家誤認湘蓮。致遭毒毆。遙遙相映。湘蓮向寶玉說。眼前就要出門。想見此時。湘蓮心中早有算計薛蟠之念。

四十八回

薛蟠出門。寫得行李輝煌。是遇盜之由。所謂慢藏誨盜也。

香菱是薛蟠之妾。未便住大觀園。然是甄士隱之女。十二金釵之副。必須聚集一處。今因薛蟠出門。搬進行李。與寶釵作伴。絕無牽強痕跡。即順寫學詩。以便拉入詩社。

賈璉受責。原其根由。已在賈赦要鴛鴦時。

晴雯撕扇。是恃寵撒嬌。雨村詭扇。是倚勢害良。而晴雯之被逐。賈赦之獲罪。皆萌於此。扇雖小。扇風扇焰。其禍莫測。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十

香艷叢書 十 九 集

賈赦打賈璉。在平兒口中補出。固省筆墨。但若特地來說。殊不得體。故以要棒瘡藥為由。

香菱學詩。實費苦心苦功。是作者自言做詩工夫。月詩三首。及黛玉等講究諸詩。是作者教人作詩法則。

四十九回

第三首月詩固好。然一片砧聲。五更殘月。及秋江獨夜。團圓不永等語。不但為香菱影子。且是黛玉寶釵小照。

香菱會做詩。引出多少能詩鬪秀來。若不於此時敘入。則香菱講得幾無了結之時。撇上起下。靈動順利。薛李邢王四家親戚。路遇齊來。省卻許多筆墨。是文章併疊剪裁法。

詩社是探春興起。要兩眾姊妹。必得探春提唱。一絲不走。

香菱得湘雲同住。詩學自然日進。借寶釵厭煩語。叙出。不用正寫。妙極。

寶琴可以入畫。即於此時伏筆。

琥珀戲頑。反挑寶琴已有婿家。又借此寫出黛玉與寶釵相得情況。

寶玉借西廂問黛玉。又借西廂解悟。靈巧恰合。又照應前文。

各人裝束各有好看。惟那岫烟猶是家常衣服。更爲好看。又伏下文鳳姐送衣。

寶釵贖當等事。

寶玉吃酒慌忙。買母已知有事。下回冒雪而來。便不突兀。

平兒失錫。伏時變擻墜兒事。

第五十回

蘆雪亭聯句。暖香塢製謎。爲詩社極盛時。從此以後。漸有雪消香散之况。

上回先寫寶玉看見紅梅。此回接敘乞梅。聯絡自然。白海棠詩。湘雲一人補題。

二首。爲餘波。紅梅詩。那岫烟等三人各吟一首。又寶玉另作乞梅一首。爲聯句。

餘波。遙遙關照。而文法復變化不同。

李執厭妙玉爲人。是正經襟懷。黛玉攔住寶玉不要跟人。是靈慧心竅。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十一

香艷叢書

四十一回中。妙玉說寶玉若獨自一箇來。不給茶吃。何以梅花寶玉一人去。徧

能折來。且又去第二次。分送各人一枝。可見妙玉心中。愛寶玉殊深。前說不給

茶是掩飾語。此番分送紅梅。亦是掩飾。愈掩飾。愈假愈真。神情可想。

妙玉送寶釵黛玉梅花。兩人不謝。妙玉轉謝寶玉。費心。文人深筆。

買母至園中。不但引出注意寶琴。添入畫圖。及薛姨媽說破寶琴已許字梅家

等語。且爲做燈謎接符。薛姨媽說寶琴天下十停走了五六停。伏下回懷古十

首燈謎。

寶釵燈謎。似是樹上松毳。寶玉似是風箏琴。俗名鷓鴣。黛玉似是走馬燈。

各燈謎。或猜着。或不猜着。變換不板。

五十一回

交趾懷古。似是馬上招軍。俗名喇叭。廣陵懷古。似是柳絮。青塚懷古。似是匠人

墨斗。蒲東寺懷古。似是紅天燈。梅花觀懷古。似是執扇。

寶釵前因黛玉行令說西廂牡丹曲。曾規勸過一番。今寶琴燈謎。亦用西廂杜

丹若不說另做。未免偏袒。此駁必不可少。隨借李執口中說。不是看詞曲邪書。

爲之剖白。前後不相干礙。針線細密。

寫鳳姐厚待襲人。包給衣服。是體貼王夫人之意。即順借平兒送給那岫烟雪

褂。正合鳳姐之意。真是一對有心人。

襲人母死。引起後文許多喪事。又爲晴雯壽月親近寶玉之由。及晴雯得病之

根。

太醫診脉。看見晴雯手上兩根指甲。長二三寸。預爲七十七回。晴雯臨危時。咬

下贈寶玉伏線。

壽月取銀給醫生一節。描寫執鞭公子。不知物力。及平日一切。俱是襲人料理。

亦是補寫法。

五十二回

買母說鳳姐太伶俐了。不是好事。正是照鳳姐說我活一千歲。是反照。

平兒遮蓋墜兒偷錫。又私囑壽月等襲人回來設法遣去。勿告訴晴雯。居心行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十二

香艷叢書

事。明白仁厚。宜其結果勝人。

鼻煙壺。是西洋瑤瑤的黃髮女子。引起後文西洋詩女。一筆不肯鶻突。

藥氣花香。黛玉寶玉房中亦復相同。真是兩人同志。映襯有意。不是閒筆。

外國女兒詩。隱隱是一部紅樓夢。

寶釵兩人。各有說不出的話。含蓄有味。寶玉纔說寶姐姐送燕窩一句。便被趙

姨媽來打斷。更妙。

鴛鴦發誓絕婚。後即不合寶玉說話。貞烈之性。實不可及。

寫寶玉出門。僕從簇擁。衆人請安。反襯後來衰敗出家光景。

墜兒被擻。引出後來晴雯司棋被擻事。

偷錫激晴雯之氣。補裘增晴雯之病。其死已定。即不被逐。恐亦難活。

描寫寶玉疼愛晴雯。反照後來不能照看。

第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四十五回是一段。寫黛玉多病。

寶釵多情。四十六回爲一段。寫買救漁魚。鴛鴦烈性。四十七八回爲一段。敘薛

蟠出門。香菱進園。四十九至五十一回之上半回為一段。寫園中閨秀之多。詩社之盛。五十一回下半回至五十二回為一段。寫晴雯生氣勞動。因之病重。

五十三回

晴雯力疾補裘。為鍾情寶玉之第一事。此異日芙蓉諫之所以作。及不忍再披此裘也。

寶玉說。倘有好歹。是正照其將來之死。晴雯說那裏就得癆病。是反觀其將來之死。

寫榮二國公名諱。借恩賞祭祀銀補點。恰好庄頭送年物銀兩。是反照將來查抄。

借庄頭問答。寫出榮府川費浩繁。入不敷出。伏起後來虧乏。

賈珍嘖說買芹。伏九十三回事。

宗祠聯匾殿宇及行禮等事。若竟直叙。則作者不在與祭之列。何由得知其細。便為識者所笑。今借寶琴留神細看。一一鋪敘。文筆極有根柢。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十三

香艷叢書  
十九集

極寫祭祠之盛。賞燈之樂。反照後來之蕭索。

五十四回

於極熱鬧時。插入寶玉出席赴園。並襲人鴛鴦閒話。既寫寶玉疼愛襲人。且補出鴛鴦父母俱故。心中更無牽掛。

鳳姐借照應園中。及預備寶玉回房等事。開脫襲人不來伺候。又引出鴛鴦母死。不來伺候。靈變可愛。

寫寶玉小解及洗手等事。雖是閒文。卻見平日寶玉嬌養已極。

黛玉偏不飲酒。擎杯放寶玉唇邊。寶玉即一氣飲乾。未免太露。鳳姐說莫吃冷酒。尖刺殊妙。

賈母說編書一則。固是作者深詆唱本小說。亦是暗照寶玉黛玉兩人心事。

女先兒說王熙鳳故事。直伏一百一回散花寺神籤。尋夢下書。偏是西廂牡丹。一是黛玉病死之由。一是黛玉阻婚之機。聽琴挑胡笳十八拍。俱與黛玉有關照。

鳳姐不說完笑話。那知道底下的事。接着便散。雖是文章變換法。即伏以後喪敗諸事。

宴罷打蓮花落。亦非吉兆。

五十五回

要寫探春才能。必須令其管事。若非鳳姐久病。雖有正事。探春無因可管。故借鳳姐之病。徐徐寫起。若單令探春代管。斷無如此大家叫未出閣之閨女料理一切。因又託李執事。公同照應。穩細周到。

借趙國基死後給賞。補出趙姨娘出身。不露痕迹。探春查舊例。先寫李執事照襲人例。賞銀四十兩作襯。既見探春之能。又挑起趙姨娘之忿。

舊帳內分別內外多寡。文章錯綜細密。

寫探春才能見識。超出諸姊妹之上。已暗伏將來遠嫁。絕無依戀。必能相夫理家。

中間夾寫平兒靈細。及鳳姐心事。不但引起下回興利除弊等事。且暗描鳳姐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十四

香艷叢書  
十九集

平日之苛刻利害。

此回雖專寫探春之才。而家人之先欺後畏。李執之忠厚老實。寶執之不肯多言。平兒之乖巧恃愛。及鳳姐之深心籌度。衆丫頭之見怒小心。無不一一如畫。

五十六回

探春有才。寶釵有識。中間夾敘學問一段。是作者指示經濟必須根柢學問中。來方能興利除弊。不失大體。

寶釵要賤平兒齒舌。是什麼做的。探春說一肚子氣。看見他站了半日。說了些話。不但沒氣。轉自愧傷心。烘染平兒。伶俐如畫。

未曾派人分管。先說衆人議論。竹子稻地。年年可以交錢糧。隨借醫生看史湘雲病。剪斷。然後派人。文情曲折。

寶釵不用鴛兒之母。煞有深心。仍借鴛兒提起焙茗之母。可謂公私兼盡。

鴛兒葉媽。為五十九回嘖鴛兒燕伏筆。年終算帳。不歸帳房。借寫帳房積弊。

寶釵令管園者。年終各出錢。文分給衆人。施恩之後。即吩咐循規蹈矩。不可任意吃酒賭博。可謂恩威兼濟。且伏後文鬧賭等事。

甄夫人進京。遣人問安。說起家中亦有寶玉。面貌性情。與賈寶玉無異。接寫湘雲戲言。好逃往南京。又接寫寶玉一夢。與甄寶玉夢中彼此拉住。讀者試想兩箇寶玉。是一是二。僅作後文甄府被抄。及甄寶玉入都看。未免爲作者暗笑。

此回下半段。專寫兩箇寶玉。與上半段探春與利寶釵得體。絕不相屬。而一回標題。卻止說探春寶釵。此作者因下半段頗有關係。不便標題。另有一片深心。不可不知。

第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一大段。應分二小段。五十三四回爲一段。極言甯榮二府。祭祠賞燈之盛。反照後來之衰敗。五十五六回爲一段。寫探春寶釵之才。識整理大觀園。又引起後文園中生事。而五十六回之下半。夾叙甄賈兩寶玉。暗藏後事。是一小段中之另一段。

五十七回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十五

香艷叢書  
十九集

紫鵲拒斥寶玉。暗伏黛玉死後。不賤寶玉情事。

紫鵲正言拒寶玉。使寶玉發歎。謊言試寶玉。致寶玉痰迷。由淺入深。文有層次。借紫鵲問話。補出賈母每日送燕窩。了結前文。一絲不漏。又即借吃燕窩。說起明年回去。絕無有心痕迹。真是天衣無縫。

寶玉發歎。若非雪雁看見。告知紫鵲。則紫鵲無由尋試寶玉。門筍處自然無迹。不許別人姓林。掖住自行船。寫痰迷人如畫。

寶玉向紫鵲說。活則都活。死則都死。亦是反襯後來一死一生。

紫鵲自言自語。恰是黛玉心事。不便自己說。故借紫鵲代說。如畫正午牡丹。無從落筆。借貓眼一線畫出。

夾叙那岫煙事。旁襯黛玉之婚嫁無就。

寶釵替那岫煙贖當。不但寫寶釵之賢。且見迎春之愚呆。衆人之勢利。邢夫人之薄情。探春之明細。及富貴不知窮苦。一件極沒要緊事。寫出無數人情物理。黛玉與寶玉。是月下老人未拴紅線者。寶釵與寶玉。是已拴紅線者。故即於薛

姨媽口中。接入姊妹兩箇。隨後又插入紫鵲。是紅線不曾牽帶者。

寶釵先說薛蟠。引出薛姨媽。提及寶玉。便不唐突。紫鵲試寶玉。深信其必娶黛玉。薛姨媽慰黛玉。逆料其必配寶玉。皆反襯後文。

五十八回

老太妃薨。及後文周貴妃薨。皆爲元妃薨逝作影子。湘雲打出船去。趣語。可謂善體。又照應上回。

寶玉拄杖行去。纔是病後初愈光景。且即借以隔開婆子手。並打着門檻之用。更爲細密。

烏啼花落。最易動人傷感。作者雖寫寶玉凝歎。而文情曲折。令人無限低徊。且引出藕官焚紙火光。滿面淚痕。使多情寶玉。不得不極力護庇。

藕官與藥官燒紙。是假鳳虛鸞。寶玉替金釧焚香。晴雯製誄。是真情實意。前後文遙相照應。

寶玉教芳官設爐焚香。補出寶玉平日所爲。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十六

香艷叢書  
十九集

五十九回

賈母等送靈。一切跟隨人等。及看守門戶。寫得詳細周到。隨後即寫園中婆子與鶯燕吵嚷。平兒又說三四日工夫。出了八九件事。所謂外寇未興。內患已萌。若認作敘事閒文。辜負作者苦心。

薔薇確是下回茉莉粉玫瑰露。茯苓霜引子。襲人見婆子央求。即便心軟。平兒說得饒人。處且饒人。兩人慈厚存心。所以結果不同。晴雯偏說打發出去。心狠結怨。豈知後來婆子未逐。而自己卻遭攆逐。此等處俱是反伏後文。且梨園女子概行遣去。亦於此埋根。

第六十回

此回同下回。就平兒所說。三四日內出了八九件事中。補叙兩三件。因與趙姨娘探春平兒司棋彩雲等。俱有干係。是以摘出補寫。此外與園內無干涉者。略而不叙。是文章剪裁法。

趙姨娘之愚惡。夏婆之挑唆。及芳官等之放縱。若非探春鎮以正靜。幾至不可

收拾而趙姨之蓄恨芳官等之禍胎已不可解。

探春查誰人挑唆。必不可少。若竟查出來便難處。隨手抹煞。省卻無數枝節。又備有翠墨告知小姑。小姑轉手夏婆一層。以為積怨地步。用筆最細。

寫芳官之無知恃寵。真畫出小孩氣象。

玫瑰露。柳家若不送給伊姪。則茯苓霜亦無由而得。茯苓霜五兒若不送給芳官。則玫瑰瓶亦無由搜出。真是禍福互相倚伏。

六十回當與六十一回併作一氣看。繞事事俱有根。

六十一回

假番薇確。趙姨娘甘動真氣。真玫瑰露。買寶玉甘冒假賊。

暗換茉莉粉。芳官賺兩下嘴巴。私送茯苓霜。五兒賄一宵眼淚。

指鹿為馬。芳官調換粉確。以李代桃。寶玉認偷霜露。司棋若不因雞蛋吵鬧。叫小丫頭亂翻亂摸。玫瑰露瓶何由看見。叙司棋吵鬧一層。此回之根線。

司棋逞性。不但伏後文敗事之根。且見迎春平日不能約束下人。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十七 香醪叢書

柳五兒若李執辦理。必不能明白。若探春究問。又多有干礙。非平兒不可。但平兒何能作主。故借鳳姐已睡。吩咐發落。五兒纔得跪訴冤枉。平兒始訪問雙人。寶玉方肯代認。層層卸落。不着痕迹。

層層卸落。到寶玉認偷。事已可完。但竟就完結。索然無味。又寫平兒慮後。喚到

玉釧彩雲。隱隱約約。說出原委。彩雲挺身認罪一節。然後平兒說出干礙三姑。娘彩雲依允。不但波瀾忽起。忽落。情事亦周匝細密。鳳姐要細細追求。平兒勸解。是此回餘波。然不寫此一層。便不像鳳姐平日為人。如此方無缺漏。

六十二回

一部書中。慶壽不少。寶玉生日。自不可缺。但一例鋪敘。便是印板文字。今夾叙平兒寶琴岫煙同日誕生。文法既變。換不板。又省卻另叙三人生辰。

寶琴岫煙平兒生日。是寶補。太祖冥壽王夫人賈璉雙人是虛補。筆法不同。

寫寶釵鎖門細心。真是當家人舉動。又虛補所失物件。不止茯苓霜玫瑰露。且暗描寶玉不管事。寶釵有涵養。一筆寫出幾層深意。

上中下三等家人。送平兒禮。尤見周到。

寶釵既鎖角門。薛姨媽不能回家。但許多幼少。與老人同坐。實多不便。廳上獨坐。安頓極妙。如此衆人方好猜拳行令。毫無拘束。令女先兒到廳上相陪。薛姨媽亦見周到。

黛玉湘雲所說酒令。俱是兩人小照。莫作問文看過。寶釵寶玉對點射覆。俱以名互戲。有心有緣。意在言外。又借香菱口中補出命名典故。玲瓏細密。

插叙林之孝家查看一層。周匝無遺。

湘雲醉眠。是香菱解裙陪襯。

插叙攪逐媳婦一層。是描寫奕萃神情。又探春作事得體。且以見惜春素日。亦不知約束。極婢。

黛玉獨和寶玉在花下密語。只寫不知說些什麼。藏筆最為蘊藉。

襲人送茶兩杯。黛玉偏先走開。若襲人單送黛玉。豈不得罪寶釵。乃說那位先喝。我再倒去。真是伶俐口齒。然必要再添一杯。文章便笨。隨以寶釵漱口。只剩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十八 香醪叢書

半杯。黛玉不多吃茶。半杯已足。文人巧思。不可描摹。黛玉說給桂花油。恐打竊盜官司。是暗刺彩雲。襲人說補翠裘。是明諷晴雯。

芍藥裙引出石榴裙。觀音柳羅漢松君子竹姊妹花等。引出夫妻蕙並蒂菱。豈官駁夫妻蕙。口齒甚利。

衆人都散。寶玉獨攜並蒂菱而來。可稱巧合。

香菱石榴裙。因爭夫妻蕙而溼。因遇並蒂菱而解。妙有意味。寶玉埋夫妻蕙並蒂菱。及看平兒驚驚梳粧。描寫意淫二字。

香菱叫住寶玉。紅了臉欲說不說。只囑裙子事。別告訴薛蟠。臉又一紅。情深意厚。言外畢露。

此回有變換。有補綴。有明寫。有暗寫。有伏線。有映照。文情最為靈細。

六十三回

寶玉生日有夜宴。平兒生日有答席。與別人生日不同。變換不板。叙林家查夜一層。與日間查看一層。兩兩對照。筆法周密。

寶釵探春李執湘雲香菱麝月黛玉襲人等所製花名俱與本人身分貼切而香菱之並蒂花湘雲之睡海棠更關照得妙

別人生日妙玉不賀獨賀寶玉芳辰其意何居其情可見是文章暗描法鳳姐生日鬧出鮑妻自縊平兒答席忽有賈敬暴亡且尤二姐尤三姐亦於是時引出寶府不祥種種已兆

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三回上半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五十七回為一段寫寶黛兩人之疑情五十八九回為一段敘園中人多漸生口舌是非六十回六十一回為一段為趙姨女伶等不安分乘間生事六十二六十三上半回為一段寫賈母王夫人出門寶玉平兒生日放膽宴會

六十四回

上半回寫幽淑女悲吟下半回寫浮蕩子調情是兩扇反對文字襲人獨留心扇繸與晴雯等迥異寶釵獨說貞靜為主與黛玉等不同真是賢妻好妾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十九

香 鮑 九 畫 書

黛玉五美吟惟虞姬一首頗有意味

私娶尤二姐說合簿畫俱是賈蓉主見真是禍首罪魁寫尤二姐善於偷情是暗補聚麀情事

尤三姐憤烈性情已於上回及此回伏筆

六十五回

二姐偷娶三姐思嫁細味偷字思字便知不能始終兩全

寫尤三姐個個不羈英氣逼人為後來剛烈飲劍描神絃王鳳姐陰險刁刻人多懷怨為異時尤二姐受騙吞金伏筆

尤二姐尤三姐之死於非命禍胎皆種於珍璉二人甯府淫惡造孽無窮尤三姐剛僻是正筆寫鳳姐陰妬是旁筆寫文法變化

尤三姐心許柳湘蓮若一問便說率直無味今止說五年前想又即截住留為下回尤二姐夜間盤問如正要探勝尋幽忽被白雲遮斷文勢曲折紆徐氣兒大吹倒林姑娘氣兒暖吹化薛姑娘妙語解頤恰是童兒口吻

六十六回 興兒說寶玉糊塗是反襯尤三姐說寶玉不糊塗尤三姐冷眼看寶玉是旁襯熱心嫁湘蓮

尤二姐說三姐與寶玉已情投意合興兒說寶玉一定配林姑娘俱是反挑筆尤三姐思嫁柳湘蓮若自己已向賈璉說到底不成體統今從尤二姐口中說出便不着迹又暗補夜間姊妹密談心話詳略明暗文筆細緻

劍雖至寶畢竟是凶器以此定親殊非吉兆甄士隱柳湘蓮出家俱是寶玉出家引子

柳湘蓮擊出雄雌劍揮斷萬根煩惱絲此三句大有意思煩惱絲無影無形與頭髮絕不相干劍鋒雖利豈能一揮而斷試者試掩卷細思柳二郎是否歸真出家抑或別樣結局自有妙文在內

六十七回

上回尤三姐公案已經了結尤二姐如何結局自當接敘但竟接連直寫文情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二十

香 鮑 九 畫 書

便少波折此回卻先敘薛蟠酬客次寫寶釵送物及黛玉思鄉徐徐接入鳳姐聞風紆回曲折引人入勝

敘薛蟠酬客寶釵送物不但文情曲折且借薛姨媽口中逗起薛蟠娶親借鶯兒口中引起鳳姐聞風遠針近線絲絲入扣

酬客送物並非閒筆正是事事周到處

寫鳳姐怒詈興兒先後回話將一幅兇惡面孔一幅畏懼形狀描畫入神丹青不及

六十八回

此回專寫王鳳姐陰毒險惡為尤二姐吞金自盡之由

寫鳳姐向尤二姐一番說話婉曲動聽尤二姐雖亦伶俐不由不落其陷阱丫頭善姐囑說尤二姐之話須知是鳳姐暗中囑咐鳳姐對尤二姐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只管告訴我是先發制人使尤二姐不得不替丫頭遮掩惡極信鳳姐口中說就告我家謀反也沒事又敘王信打點察院得賍見榮府此時

財勢薰天。反跌衰落。鳳姐大鬧甯府。寫得淋漓盡致。既顯鳳姐之潑悍。又見賈蓉之庸懦。兩面俱到。

哭罵吵鬧後。忽指着賈蓉道。今日纔知道你了。臉上眼圈兒一紅。及賈蓉跪下。鳳姐扭過臉去。賈蓉說以後不真心孝順。天打雷劈。鳳姐睜了一眼。說誰信你。又咽住不說。隱隱約約。暗藏無限文字。如金鼓震天。忽有鶯啼燕語。又如一片黑雲。現出龍爪。文筆妙極。

六十九回

尤二姐被賺進園。已落深阱。即無秋桐。亦斷不能久活。今又添一秋桐。其死更速。

鳳姐既暗害二姐。又欲暗害張華。陰險可怕。旺兒說謊。與平兒慈心。皆反襯鳳姐之妬惡。秋桐肆潑。是鳳姐挑唆。異時秋桐被遣。已伏根。

醫生藥誤打胎。不過了結二姐身孕。以便速死。其實墮胎亦死。不墮亦死。與醫無涉。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二十一 香艷叢書

第六十三回下半回。至六十九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六十三下半回為一段。敘賈敬暴亡。為接尤老娘母女。暫住甯府之由。六十四及六十五下半回為一段。敘賈璉偷娶。六十五下半六十六回為一段。敘三姐自刎。湘蓮出家。了結兩人因果。六十七八九回為一段。敘鳳姐設計陰毒。尤二姐落阱吞金。了結二姐公案。中間夾敘黛玉悲吟思鄉。是借作反襯引線。

第七十回

桃花命薄。柳絮風飄。林薛二金釵。遭逢暗合。而寶釵填詞。有如風借力。送上青雲之句。尚不至墮溷沾泥。若黛玉歌行。杜宇春歸。簾櫳月冷。竟是不壽口吻。但青雲二字。本指仙家而言。後人因岑嘉州有青雲羨鳥飛句。遂作為功名言。寶釵詞內青雲。應仍指仙家。則與寶玉出家更有映照。此社是歸結從前詩社。從此以後。漸漸風流雲散。勝負難逢。故桃花一社。有名無實。柳絮填詞。偶然一聚。便接寫剪放風箏。飄飄星散。已有凄凉景况。買赦放賑。是文章展拓法。

七十一回

賈母八旬大慶。是極盛時事。而於南安王太妃請見姑娘等。賈母止傳探春。邢夫人懷怨。又因尤氏生氣。鳳姐暗哭。寶玉又說人事莫定。誰死誰活。瘋話。從此以後。家運漸衰。已於極熱鬧時。生冷淡根芽。

司棋偷情。偏被鴛鴦撞見。後來兩人俱不善終。一死於多情。一死於絕情。其實兩人皆是深於情者。

司棋之私情敗露。引出繡春囊。襲金鳳。及搜大觀園。逐晴雯等事。此回敘事。為下文幾十回伏線。

七十二回

王鳳姐之病。來旺兒之橫。於此回逗明。迎春之嫁。婿失所。鳳姐之違禁放債。亦於此回引起。彩霞放出。為司棋晴雯等被逐引子。

榮府日用不敷。賈璉支持不住。為漸漸敗落氣象。寫賈璉畏懼鳳姐。胸中全無主意。描畫入神。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二十二 香艷叢書

賈雨村降官。為甯府敗事引子。

彩霞鍾情賈環。賈環無意彩霞。一則見彩霞識見。遠不如晴雯。一則見賈環輕薄。遠不如寶玉。

鳳姐夢人奪錦。是被抄先兆。

事有做不成。話有說不完者。須用意外一事剪斷。如柳絮填詞。議論紛紛。則以風箏一響剪斷。趙姨娘求情。刺刺未休。則以窗扉一響剪斷。是文章脫卸法。

七十三回

小鵲報信一層。暗寫趙姨平日挑唆生事。及寶玉平日為人人所愛。寫寶玉溫理舊書。無從溫起。又時時刻刻分心在丫頭身上。妙景如畫。

小丫頭打睡。撞壁上一響。引出牆上跳過人來。不肯一筆骨突。且與前兩回風箏窗扉響聲。隱隱關照。

晴雯教費玉裝病。故意亂鬧。因此惹出金鳳香囊等事。以致司棋及迎春之乳母等人。或死或逐。均受其害。而晴雯亦即被逐殞命。害人即以自害。報施甚速。

寫迎春懦弱可憐。異時之受磨折磨。已先為描出。寫探春鋒利可畏。下回不肯受檢搜。亦先為伏筆。

七十四回

搜檢大觀園。是抄家預兆。杜絕寧國府。是出家根由。迎春一味懦弱。探春主意老辣。惜春孤介性癖。三人身分不同。即卜結果亦異。鳳姐向王善保家說。要搜只搜僧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裏。斷乎抄檢不得的。王善保亦云。豈有抄親戚的。試問林姑娘獨非親戚乎。則黛玉之受欺。不止不給月銀一端。宜乎其日以淚痕洗面也。侍書之說話鋒利。晴雯之性情躁急。及入畫之哭訴實情。司棋之並無慙懼。各人肚裏各有主意。而司棋之視死如歸。已有定念。鴛鴦偷買母箱子。於此回補出。又帶寫邢夫人之見小貪利。鳳姐善於安頓。三而俱到。

七十五回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二十一 香 飽 齋 書 十 九 集

甯府荒淫作惡。不但人言可畏。甚至先靈悲歎。其一敗塗地。自當不遠。

甄家抄沒。是賈家抄沒引子。上回於探春口中。微露一句。若不補寫明白。便有疎漏。若竟細敘原委。難免冗煩。今借老嫗說。不露痕迹。寶釵不可不去。不得不去。是寶釵身分。且為園中離散之象。又借探春口中說破妙妙。

敘買珍堂中飲博。及邢薛二人浮蕩模樣。全是敗家所為。

買珍夜宴。鬼為悲歎。與買母賞月。大不相同。一敗一復。於斯已見。寶玉買瑣詩。不明寫出得體。文法亦見變換。

七十六回

買赦回家絆跌。亦是將敗之兆。買珍夜宴。鬼聲悲歎。買母賞月。笛聲淒楚。深淺不同。其不吉之徵無異。尤氏說笑話。因買母打盹中止。亦變化筆法。借不見茶杯。引起林史二人往凹晶館看月聯句。可見買母打盹。姊妹先散情

形。

聯句一節。是詩社結局餘波。

寒塘鶴影。引出妙玉來。

妙玉足成三十五韻。是仿昌黎怪道士傳文法。

借妙玉口中說出氣數使然。文已躍躍筆端。

七十七回

敘王夫人處有人參。買母所藏之參。又不適用。已見消乏氣像。

借周瑞家口中。補出邢夫人嗔王善保家多事。受責裝病。以便王夫人遣逐司棋。省却無數筆墨。

姦與盜俱在迎春房中敗露。可見一味忠厚。不能正率下人。所謂忠厚者。無用之別名也。

寫寶釵換參一節。顯出寶釵精細。非比富貴家閨閣中。不諳世務。寫襲人勸解一層。描出襲人涵養。迥異輕浮婦女。全無斟酌。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二十四 香 飽 齋 書 十 九 集

遣司棋。逐晴雯。是此回正主。其餘四兒芳官等。俱是陪襯。

海棠偶死。不是凶徵。海棠復生。却非吉兆。與九十四回遙相關照。晴雯來歷。於此時補出。而姓氏籍貫。仍無着實。伏下同芙蓉誅中甸。芳官等出家。是將來惜春紫鵲出家引子。

王夫人持家嚴正。固為正理。但未免性急偏聽。金釧之投井。晴雯之屈死。司棋之殞命。及芳官等之出家。皆王夫人所作之孽。是一味嚴峻。亦非和氣致祥之道。

七十八回

補敘王夫人將辦理園內之事。回明買母。極其周匝。寶釵告辭回家。不但聞知搜檢各房。理應避嫌。且為將來說親出閣地步。嬌羞詞。是芙蓉誅陪襯。而嬌羞將軍。是實事實寫。芙蓉花神。是虛言虛擬。寶主虛實。錯綜變化。林四娘死。得慷慨激烈。晴雯死。得抑鬱氣悶。一則重於泰山。一則輕於鴻毛。迥



不相同。而於一回書中並寫。有羯鼓。催花之妙。

輓嬌嬈將軍。有衆客讚揚。誅芙蓉花神。有黛玉竊聽。文法方不單弱。

第七十回。至八十八回。一大段。應分六小段。七十回爲一段。寫詩社之不款再

盛。人將散離之機。七十一二回爲一段。敘鳳姐之招怨多病。司棋之私情敗露。

七十三四回爲一段。敘園中姦盜。有查抄之兆。七十五六回爲一段。寫甯府之

夜宴鬼歎。榮府之賞月。淒清。爲將衰之象。七十七回爲一段。了結晴雯芳官等

終身。七十八回爲一段。寫寶玉癡情。爲詩社聯句餘音。

七十九回

於一篇誄詞中。摘出紅銷帳裏四句。再三改易。忽然映到黛玉身上。一是無心。

一偏有意。真有宜僚弄丸之妙。紫菱洲口吟。是上回誄詞餘波。

寶玉替香菱耽憂。是正射後文。香菱盼新人進門。是反跌後文。

薛蟠娶夏金桂。是娶妻不賢。迎春嫁孫紹祖。是嫁夫失所。正宜作一回寫。而金

桂之不賢。已敘一二分。迎春之失所。尚未敘及。仍有次序先後。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二十五 香 施 叢 書

第八十回

香菱改秋菱。秋字遠不如香字。可見夏金桂之不通。且一改秋字。香菱便遭屈

棒。亦是秋老菱枯之兆。

王熙鳳之挑唆秋桐。是借劍殺人。夏金桂之甘捨寶蟾。是以新間舊。一樣行爲。

兩樣心事。

紙人鎮壓。香菱受屈。爲後文砒霜毒人。金桂自害引子。

婦人諸病可醫。惟妬之一字。不死不休。王道士療妬方。不是胡謔。是作者借此

駭諧。說透妬病。

金桂之潑悍。已寫得淋漓盡致。迎春之受折磨。必當明敘。故即於此回敘入。

八十一回

敘寶玉想出主意。要接迎春來家。不放手。描寫獄公子說話入神。

敘寶玉到黛玉處大哭。提起海棠社。及寶釵香菱俱去。再過幾年。園中不知作

何光景。不如早死等語。觸起黛玉心事。與前後文遙遙照應。通篇皆血脈貫通。

借釣魚占兆。獨寶玉落空。釣竿折斷。爲將來出家預兆。

馬道婆事敗。伏趙姨娘將來鬼附白賈事。

寶玉再入家塾。學八股。爲中舉地步。

八十二回

寶玉厭薄八股。却有意思。博取功名。不得不借作梯階。作者借寶黛兩人口中。

俱爲道破。

代儒講書。直是對症下藥。善於教子弟者。

寶玉是夜發熱。先爲心痛引子。如此小事。亦有先後伏應。文章細而且活。

寫黛玉夢境。恍恍惚惚。迷離離離。是夢中境界。真傳神人妙之筆。

以寶玉剖心跌倒。爲哭醒出夢。尤爲妙絕。而寶玉是夜心痛。又暗與夢符。夢與

神通。神與夢。合是耶非耶。真疑鬼疑神之筆。

惜春畫大觀圖。久不提。故用簡筆略描。又於探春湘雲口中。評論多少疎密。

見圖尚未定局。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二十六 香 施 叢 書

惜春說黛玉。總是看不破。天下事那裏有多少真的。已是出家人口氣。

八十三回

寫黛玉病中所見所聞。無不觸心刺耳。真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境况。

王大夫藥案。黛玉已是不起之症。臨行向賈璉說。寶玉二爺到沒有什麼大病。

意在言外。

外人說甯榮二府富豪氣象。實在謠言可怕。王鳳姐頗有見識。惜其貪利忘害

不能思患預防。遂至合着謠言。算來總是一場空句。可見富貴人均須於極盛

時。仔細留心。爲持盈保泰之道。作者借此警人。莫作閒話看。

以黛玉患病。引元出妃有恙。

寫金桂撒潑。越顯出寶釵涵養。有枯枝生幹。雙管齊下之妙。

八十四回

寶玉詩詞聯對燈謎。俱已做過。惟八股未曾講究。若不一試。將來中舉便無根

脚。故於再入家塾後。專寫制藝一層。

試過文藝後。即接說親一事。引起寶釵金鎖。買母求親。是寶玉釵黛二人結果之因。

以張家親事。觀出寶釵。文情曲折。徐寶釵親事。於巧姐病中說起。是以成親。亦在寶玉病中。作者暗以伏筆作譏。賈環因巧姐而結怨。為將來申賣之根由。

八十五回

敘北靜王生日。先向寶玉說吳巡撫保舉一節。則陞任郎中。原有因由。文章便不鹵突。

玉放紅光。是精華外露。為走失之象。不是喜兆。寫寶玉疑心襲人。有意偏在黛玉一邊。是反跌後文買芸報信。一實一虛。即此一段閒事。文法亦不雷同。

鳳姐出言冒失。寶玉忽提芸兒。也是冒失。妙在一暗一明。俱與黛玉心事相關。照而鳳姐之言。黛玉明知寶玉之話。黛玉與眾人俱不備。雖都是反照黛玉之姻事不諧。却是兩樣文法。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一二十七 香 飽 齋 書

蕊珠記冥升一齣。是黛玉天亡影子。吃糠是寶玉暗苦影子。達摩帶徒弟過江。是寶玉出家影子。

於極熱鬧時。忽接薛蟠打死人命。有風雲不測之象。第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七十九八十回為一段。敘薛蟠娶妻不賢。迎春遇人不淑。為犯案磨死之由。八十一二回為一段。敘寶玉再入家塾。伏中舉之根。八十三四五回為一段。敘買環又結仇怨。薛蟠復遭人命。伏將來申賣巧姐。金桂淫毒自害等事。中間夾敘黛玉惡夢。元妃染恙。及寶玉提親。釣魚占兆。買政陞官。均係現在事迹。伏後文根線。

八十六回

蔣玉函久不提。今雖聘娶襲人。為時不遠。因借薛蟠途遇。邀同飲酒。且即以當槽張三。注視玉函。為次日薛蟠生氣。碰死張三根由。並寶玉聞知。查問紅汗巾。襲人嗔說。反挑將來聘娶情事。靈活關照。雕龍手筆。先敘批駁初呈。後敘覆審翻案。財可通神。寫盡貪官情狀。

買母夢元妃說。榮華易盡。不是夢境。是預兆。牛不牛。寶玉自說。妙極。

送蘭花引出猗蘭操。又因猗蘭操。引出下回寶釵歌詞。黛玉和韻。血脈一氣貫注。

八十七回

寶釵與黛玉。原是寶玉鏡中意中人。且寶釵亦獨與黛玉親厚。實是閨閣知音。久不相見。若無詩札往來。殊不近情。此回必不可少。探春笑說寶釵。橫豎要來。無心却似有心。

香風是蘭花。但竟說蘭。不但文情徑直。且探春等又須看花。殊費筆墨。今以像桂花漾開。即借桂花說起南北各方。人有定數。為探春南嫁伏筆。玲瓏不可思議。

補柳五兒不進園緣故。周匝。

妙玉一見寶玉。臉便一紅。又看一眼。臉即漸漸紅暈。可見平日鍾情不淺。此時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二十八

香 飽 齋 書

妙玉已經入魔。夜間安得寧靜。寶玉疑妙玉是機鋒。不覺臉紅。妙玉見寶玉臉紅。亦自臉紅。一樣臉紅。兩樣心事。妙極。

園中路徑。妙玉若不慣熟。豈能獨至惜春處下棋。不過要寶玉引路。為同行之計。且可共聽琴音。講究一番。文心何靈妙如此。

八十八回

上回敘妙玉走魔。此即接寫惜春寫心經。以揭心定。自靜。心明。自慧。妙諦。惜春觀音龍女之譬。鴛鴦說除了老太太。別的也伏侍不來。俱與將來殉主關照。

寶玉說師父讚賈蘭。一定有大出息。為中舉伏筆。

買芸謀薦匠人。描盡工部情弊。

巧姐一見買芸便哭。伏後來申賣情事。

水月庵老尼見鬼。自是東窓事發。鳳姐安得不動心。此心一動。諸邪俱入。空屋人聲。三更發慘。不獨尤二姐一人也。

八十九回

寶玉釵黛原折開不得。寶釵有歌。黛玉有操。寶玉亦須有所作。故借金裘引出填詞。

黛玉房中對聯。已有人琴俱亡之感。

青女素娥。是釵黛影身。耐冷鬥寒。畢竟霜晨不久。明月長存。兩人結局。已在圖中照出。

寶玉說我不知音。黛玉說知音有幾。原都是無心。轉念一想。彼此俱似有意。寶玉尚可。黛玉已難為情。偏又聽見雪雁一番說話。其何以堪。怨生冤死。以至不可救藥。文章一層緊一層。

九十四回

黛玉天亡。已是意中事。然竟絕粒而死。不但文情徑直無味。且覺鍾情尙未至深。死亦死得糊塗。今因聽訛言而冤死。因聽密言而復生。委曲纏綿。反跌後文。竟娶寶釵。更為緊湊。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二十九

香艷叢書 十九集

賈母欲將寶玉移出園外。既照應前文襲人對王夫人話。又伏寶玉病後移出地步。及吩咐寶玉定親。不要叫寶玉知道。伏後文冲喜掉包。黛玉驚迷情事。鳳姐送衣服。是敬重岫烟。金桂送果酒。是勾引薛蟠。一正一邪。互相映襯。寫岫烟涵養。亦反襯金桂淫蕩。

九十一回

寶釵設計。教金桂勾引薛蟠。金桂纔肯安靜。因其安靜。薛姨媽纔到金桂房中去。方見夏二。因夏三時常走動。買毒藥方有人。層層相因。節節貫注。

寶玉病。黛玉病。寶釵亦當患病。纔是一路人。然寶玉多因冤壓癡。黛玉之病本係單弱。又因疑多情切。惟寶釵因勞所致。人品不同。病亦各異。

黛玉問時。層層剝繭。釵玉答語。頗有悟機。而黛玉則說到水止珠沈。寶玉說到有如三寶。兩人結局。於斯可見。此老鴿之所以連聲飛向東南去也。

黛玉說薛姨媽心不緒甯。如何還能應酬。纔不疑及親事。亦是反跌後文。

九十二回

賈母如一顆母珠。在則兒孫繞聚。死則家業消亡。借此一筆。暗伏後文。巧姐以侯門之女。出嫁耕織之家。如列女傳中孟光一流人物。故借寶玉講書為伏筆。

賈政說甄家被抄。是正伏後文。賈赦說我家斷無其事。反跌後文。補叙買雨村來歷。與第二回遙遙照應。

九十三回

寶玉村度誰家女兒。得嫁玉函。方不辜負。豈知即是自己平日最愛最親之婢。側筆映照。妙妙。

包勇述說甄寶玉夢醒。忽然改變性情。惟知念書為事。且能料理家務。賈政便默想一回。試思賈政因何默想。絕不再問。中間暗藏無限情事。讀者須心領神會。勿被作者瞞過。

水月庵。平兒誤說餓頭庵。以致鳳姐驚昏嘔血。不是平兒口誤。却是暗中有鬼。第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八十六七回為一段。寫薛蟠以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三十

香艷叢書 十九集

賈母欲將寶玉移出園外。既照應前文襲人對王夫人話。又伏寶玉病後移出地步。及吩咐寶玉定親。不要叫寶玉知道。伏後文冲喜掉包。黛玉驚迷情事。鳳姐送衣服。是敬重岫烟。金桂送果酒。是勾引薛蟠。一正一邪。互相映襯。寫岫烟涵養。亦反襯金桂淫蕩。

九十四回

水月庵一案。若待賈政回來。問出私通情事。礙難發落。今趁賈政上班。從寬完結。省却無數累筆。且元妃將薨。爾此女尼女道。甚屬無謂。遣去最妙。

紫鵲說寶玉。見一箇愛一箇。貪多嚼不爛。是意淫註脚。紫鵲轉轉思量。忽然醒悟。自嗚。後來願入空門。於此已露端倪。

李執要搜衆人身上。探春噴其非。見識甚高。但疑環兒又惹趙姨娘吵。鬧似風多事。

花妖兆怪。通靈走失後。從此元妃薨逝。寶玉瘋顛。甯府抄沒。賈母鳳姐相繼病亡。種種凶事俱來。此回是賈府極盛而衰一大轉關處。

九十五回

焙若說當舖裏有玉。是為假玉做引子。

請仙仙語。直射寶玉談禪。

若非王子騰進京。及元妃薨逝二事。耽延日月。賈母必早知失玉情事。無日不追尋吵嚷。寶玉亦必早移出園。文情過於急促。且襲人求黛玉勸導。黛玉避嫌不來。探春明知不祥。不肯常來。及薛姨媽寶釵一番話。各人心事俱無從描寫。此文章開展法。  
賈政因聽見招帖。方知失玉緣由。暗地着人揭去招帖。安頓得體。  
做假玉圖騙。反襯後文真玉送來。

九十六回

假玉一事。只可如此了結。必究治其人。不但又生枝節。且開費筆墨。於正文毫無關涉。  
襲人之一喜一悲。是意中應有之事。喜是為自己有靠。悲是為寶釵就憂。不得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三十一

香 九 九 九 九

不向王夫人。將兩人園中先後光景。盡情吐露。

傻大姐真是招災惹禍的種子。前拾繡囊。為禍不淺。今漏風聲。令黛玉天逝。恨恨。

寫黛玉兩人相見。只是傻笑。一是迷失本性。一是瘋顛有病。描畫入神。

襲人叫秋紋同送黛玉回去。為回來報信地步。

九十七回

寶釵成禮時。即是黛玉死日。若一回並敘。未免筆墨繁瑣。顧此失彼。描寫不盡。分作兩回。此回只寫黛玉病危。即寫成婚光景。至黛玉身故日時。却於下回寶釵口中說出。用補筆細敘。此文章斟酌先後。變動安頓法。

賈母因知黛玉心病。疼愛之心頓減。不但道理甚正。且便辦寶釵大事。鳳姐試寶玉。寶玉說我有一箇心。交給林妹妹。與八十二回黛玉夢境。及寶玉心疼。遙遙呼應。

寫薛蟠問准誤殺。既反跌後文部駁。又順勢好完寶釵婚事。

黛玉病危。沒人看問。獨有紫鵲一刻不離。不但寫賈母心冷。眾人亦俱冷淡。可為黛玉傷心。且見紫鵲情重。為將來不昧寶玉埋根。

紫鵲若竟找至新房。看見寶玉。便恐生出枝節。今因墨雨口說。紫鵲即便哭回。既省筆。又緊湊。

於病勢垂危。手脚忙亂時。忽然要喚紫鵲過去。令人實不堪耐。無怪紫鵲之急。不擇言。若不叫雪雁去。此事殊難排解。但雪雁之去。非平兒作主。誰敢就承。此平兒之來。不但見鳳姐細心。且即以周全此事。並可使鳳姐等。俱知黛玉不起。文章細密。無以復加。

寫寶釵成禮時光景。令新人殊不堪耐。與黛玉遙遙相照。

九十八回

寶釵勸解寶玉。先說一番大道理。話是兵家。堂皇正兵。說黛玉已故。是兵家。不測。奇兵。奇正相參。令人捉摸不着。

寶玉離魂一夢。必不可少。若無此夢。擬想何時解悟。賦病何能漸愈。但此夢非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三十二

香 九 九 九 九

寶釵說破黛玉已死。無由入夢。寶釵可謂神於醫病者。

黛玉臨終光景。寫得慘淡可憐。更妙在連呼寶玉。只說得你好二字。便咽住氣。絕。捕神之筆。

第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九十四上半回為一段。敘海棠復生。為妖孽見兆。並非吉徵。九十四下半回。至九十五回為一段。敘元妃薨逝。寶玉瘋顛。以見花妖之響應。九十六七八回為一段。敘釵黛二人一婚一死了。結黛玉因果。引起寶釵後事。

九十九回

敘鳳姐演說寶玉與寶釵頑戲情形。是專為擇日圓房。叙園中冷落光景。是騰出工夫。好寫賈政任所諸事。不是閒費筆墨。

寫李十兒設法慫恿情事。描寫長隨家人。申通書役。雜弄主人伎倆。明透如鏡。凡做官者。安得不墮其術中。

借節度調取進省一層。為探春親事定局。薛蟠命案部駁門符。

因薛蟠命案部駁。引出夏金桂勾引薛蟠。因勾引薛蟠。引出妬忌香菱。因妬忌香菱。引出毒人自毒。文情層層相因。

第一百回

補寫薛蟠家業消磨。周匝細密。

薛蟠東西。俱託香菱收拾。又時常說話。縫洗衣服。金桂妬心已不可耐。因愛薛蟠。隱忍不發。是文章到極緊處。放寬一法。

若非香菱無心走出。薛蟠既不可聽從金桂。又不便聲喊叫破。此時殊難擺脫。故借香菱驚散。既便薛蟠脫身。又為積怨地步。

因探春親事。於王夫人口中。述及迎春苦况。是趁勢補筆法。且為迎春將死根由。

開發雪雁。省費煩文。仍留紫鵲。生出後文。

襲人要探春不必辭行。寶釵要探春好為箴諫。兩人不同。其憐愛寶玉則一。然畢竟寶釵所見。高出一層。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三十三 香 飽 齋 書

一百一回

鳳姐因料理探春粧奩。想去賄賂。恰在人情之內。並非無端想起。又因日間事忙。或黃昏後。賈璉在家。不能分身。適值黃昏人靜。賈璉未回。遂到園中去。情事逼真。

主婢四人同行。碍難見鬼。一箇一箇。以次遣去。止賸鳳姐一人。秦氏幽魂。纔可出現。一路寫來。令人毛髮森然。鬼魂未見。先有狗嗅一驚。為引妙極。

鳳姐特來探望探春。乃因見鬼驚怕。託辭他們已經都睡。急忙回家。神情酷肖。若仍至秋爽齋面見探春。不但鋪敘閒談。徒費筆墨。且必不能寫出失神落魄情狀。

李嬖挫磨巧姐。鳳姐囑託平兒。及王仁為人。不端。暗伏串賣逃避情事。

寫寶玉憐愛寶釵。妙在一團孩子氣。賈璉氣。寶玉恩愛。兩相對照。鳳姐安得不傷心。

散花寺求籤。忽得王熙鳳故事。籤固甚靈。又提李先兒說書。回顧前文。筆亦甚

靈。

衣錦還鄉四字。獨有寶釵說另有緣故。慧心人畢竟不同。寶釵正要解籤。忽王夫人來請。不及解說。文筆善於脫卸省事。

一百二回

撥補五兒。只王夫人口中帶說。探春臨行與衆人作別。不復細敘。簡省無數開筆。

大觀園冷落荒涼。是盛極必衰。氣數使然。其敘病祟驅妖等事。所謂妖由人興。抄沒預兆。

毛半仙文王與六壬。課說得有理有象。作者亦殆半仙乎。寫道士壇場。鋪排形容如畫。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大觀園如此。疑妖見鬼。賈政安得不被祭。甯府安得不被查抄。

一百三回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三十四 香 飽 齋 書

薛家婆子急得說話不清。描寫入神。

賈璉說必須經官。纔了得下來。所見固是。寶釵說湯是寶釵做的。捆起寶釵。一面報官。一面通信與夏家。更為老到細密。才女見識。高出賈璉幾倍。

寶釵先放寶釵。開導實供。世間聽訟者。若能如此。何患不得實情。

金桂自害。只可息事完結。若一經官。便難了事。見機而作。急流勇退。八字。人人皆曉。而能行其事者。古今寥寥。故作者設言此地。為懸懸者下一針砭。

葫蘆兩字。釵玉一聯。直刺人心。雨村即非穎悟。亦當猛省。

第九十一回。至一百三回。為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九十九一百回。為一段。敘賈政受家奴箴弄。以致被祭失察。金桂被香菱撞破私情。因而謀害。一百一二回。為一段。寫大觀園無人。疑妖見鬼。為榮甯查抄之兆。一百三回。為一段。敘毒人自毒。了結金桂。帶敘雨村過舊。為歸結紅樓夢地步。

一百四回

此庵不燒。買雨村必重來尋訪。遣丁接請。不但筆墨煩冗。且亦難於了結。付之一火。脫化簡淨。

借醉金剛口中說。重起利盤剝。及張華舊事。可見人言藉藉。口碑載道。爲御史風聞。題祭張本。

黛玉死後。若寶玉一哭之後。絕不提。便與生前情意。絕不關照。然既與寶釵恩愛。又不便時時刻刻哀思黛玉。故借賈政歎傷。觸動前情。想起紫鵑。但竟叫紫鵑未必肯來。即來亦不肯細說。寶玉心事無從傾吐。因借央惡襲人。復以誄祭晴雯相比。方可描出寶玉深情。即烘雲托月文法。

一百五回

查抄家產。偏在設席請客。方是出於意外。

寫西平王處處用情。趙堂官處處挑撥。令人急煞。以爲賈母王夫人及寶玉房中。必遭荼毒。幸有北靜王來。宣明恩旨。令人神魂稍定。文情如疾風暴雨時。忽然雲散風和。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三十五 香 飽 齋 書

抄沒甯府情形。只在賈政聽見登記上寫出。可見番役查抄時。兩府內人等。俱看守嚴密。消息不通。於天翻地覆時。忽插入焦大吵鬧。又將賈珍平日作爲。及被抄情形。細說一遍。以補筆旁筆。寫出正文。方不是印板文字。寫薛蟠獨出力探事。不但見親情之厚。薛蟠之能。且可見其餘親友之炎涼。不是單寫薛蟠。

一百六回

榮府家產。概行給還。獨抄出借券。照例入官。鳳姐一生盤剝積蓄。盡化爲烏有。所謂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話。剝削者當猛省。

夾敘孫家要銀。見孫紹祖無情無理。迎春豈能久活。於哭聲嘈亂時。揮敘史家人來。一則好止哭聲。一則聲說湘雲即日出閣。不來探望之故。情事周匝。

一百七回

尤三姐一案。掩飾得毫無根迹。益見湘蓮出家之妙。賈母不問家事。賈政實難訴說。趁此一問。據實回明。賈政復職。親友都來賀喜。世態如斯。不足爲怪。獨那

夫人尤氏暗地悲傷。又不便露出。寫得周到。

賈政請將園宅入官一層。必不可少。若不摺奏。奉旨居然住着。終不放心。

賈化暗傷賈府。借旁人傳言說出。是暗補法。

包勇看園。本是受罰。豈知轉爲後來禦盜之人。若不預伏此人。惜春必遭擄劫。事出無心。却又有意。

一百八回

湘雲說到有了二字。便臉紅住口。活是新婦光景。

邢岫煙不來。自是正理。夾寫邢夫人尤氏心事。周匝細密。

此番寶釵慶壽。爲通部慶筵總結。所以賈母因此得病。卽爲通部不祥之事總結。

寶玉因十二金釵。想起衆姊妹。因衆姊妹。想起黛玉。雖是癡情。却有次序。寶玉聽見哭聲。是心疑所致。經婆子們一說。竟成實事。宜寶玉之大哭也。寶釵慶壽。是強歡笑。寶玉悼亡。是真痛哭。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三十六 香 飽 齋 書

一百九回

寶玉一生原是夢中人。夢中境。寶釵欲以夢醒之。是慧心人作用。無如兩夜無夢。白費寶釵苦心。寶玉與成親後。雖相恩愛。終非魚水。至此寶釵欲移花接木。方得兩情冷淡。不但寫寶釵是夜多情。且見平日端莊。亦爲身孕伏脈。

五兒自補入寶玉房中。並未與寶玉交言。借此一敘。必不可少。若非外面聲響。寶釵欲嗽。寶玉與五兒如何分散。文筆收縱自如。

玳者決也。爲賈母與寶玉永訣之兆。

妙玉探望賈母。却是問文。要緊處在問知情春住房。爲異日遇盜埋根。

一百十回

心實吃虧四字。是修福延壽真訣。王鳳姐與此四字相反。所以無壽無福。賈母與寶釵。並無一言。惟有歎氣。心中疼護寶玉。又憐寶釵所嫁不偶。既說不出心事。形容入神。

爲書先疑鳳姐不肯用心。嘔叨哭泣。此層文章必不可少。

百忙中夾敘賈蘭攻書。寶玉孩氣。及賈環惡狀。鴛鴦氣性。文心閒暇。文筆周密。毫無手忙脚亂。顧此失彼之病。李執不知車可借。僱惹人譏笑。借此時冷落。形容當日富豪。一筆兩面俱到。寫裏頭人心不齊。外頭呼應不靈。總因銀錢不應手。鳳姐沒權柄。遂至諸事雜亂。

一百一十一回

鴛鴦殉主。固是義氣。亦是怨氣。賈赦雖已遠去。邢夫人應膽虛心戰。鳳姐睡倒。秋桐一看便去。平兒即囑豐兒回明邢王二夫人。一筆不漏。鴛鴦自縊時。奪取所剪頭髮。揣入懷中。頓使前事刺人心目。文筆靈警異常。寶玉寶釵一樣行禮。兩樣心事。妙玉是夜在惜春處住宿。以致被盜窺見。為明日被劫之由。數固有定。文亦有意。此時包勇進來。盜不踰門。專為保全惜春而說。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三十七

香艷叢書

秦氏多情而淫。何能超出癡情司。歸入仙境。慧心人須將冊中題畫。及當懸梁等語。細參作者隱意深文。

一百一十二回

賈家尼僧道婆往來。惹出多少惡事。以妙玉孤潔。尚不免於物議。何問其他。得包勇大嚷一場。爽爽人心目。賈璉問包勇。包勇也不言語。最為得體。且省筆墨。賈璉開失單。頗有斟酌。鳳姐尚在如何先在陰司告狀。亦是疑鬼疑神之筆。賈璉回話。輕聲低語。不知所言何事。乃於賈政口中喝破。描寫得情。一百四回至一百一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一百四五回為一段。敘小人布散流言。以致甯府被抄。一百六七八九回為一段。寫賈母禱天散財。及勉強尋歡。為得病之由。又帶敘賈政復職。迎春物故。一百一十回至一百一十二回為一段。敘賈母壽終。鴛鴦殉主。趙姨冥報。妙玉被劫。此三人公案中。夾叙鳳姐患病。惜春剪髮。為將來出家之由。

一百一十三回

賈母已故。鳳姐病危。若趙姨不死。必生出無限風波。就此了結。既見果報之不爽。又免日後滋事。鳳姐病重。邪魔悉至。雖是病昏恍惚。亦是警人。諺云時衰鬼弄人。信然。鳳姐託劉老老帶去巧姐。願與庄家結姻。是正伏下文。劉老老說鄉間太苦。太們也不肯與庄家結親。是反跌下文。劉老老借鳳姐許願一層。連夜回去。亦是省筆法。寶玉胡思亂想。觸緒紛來。歸結到尋問紫鵲。寫得實在可憐。紫鵲安得不感動柔情。紫鵲想到不如木石無知無覺。一片酸熱心腸。頓然冰冷。正是出家根由。

百十四回

那岫煙出閣。正值賈母新喪。不便夾雜敘入。若突然補敘。便嫌生砌。今借鳳姐病危。襲人提起夢冊。寶釵提起籤兆。引出岫煙求妙玉扶乩。然後從寶釵口中。略敘大槩。補得毫無斧鑿痕。寫王仁向巧姐一番說話。伏後來串賣情事。平兒慨然取出東西。交給賈璉。且說是奶奶所給。還與不還。毫無介意。真是不負恩義之人。日後巧姐所以虧他保護。賈政憶女寄書。應嘉為子託親。兩相關照。又為下文探春回京。李綺婚事伏筆。應嘉屬意寶玉。不遑問及包勇。是匆匆作別光景。

一百一十五回

賈政叫寶玉作文。不過借此截斷同寶釵說話。無甚緊要。所以不日寶玉病重。亦不復提起。借地藏庵尼僧口中。竟說妙玉跟了人去。只怕是假惺惺。不但是文人暗筆。且見妙玉平日不滿人意。寶玉一見甄寶玉。想起夢中光景。以為必是同心知己。是反跌下文。賈蘭却是甄寶玉知己。是旁觀法。寶玉連自己相貌。却不要。深合我相非相妙義。宜其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三十八

香艷叢書

一病幾死。病好便要超凡也。

惜春出家。因寶玉病重。暫時擱起。若此時即辦。買蓮在家。殊難安頓。是文章下坡勒馬法。

寶玉於病到極危時。忽有和尚送還通靈。一見便好。喜出望外。於正要起坐時。一聞霹靂月。破破一言。忽然暈倒。驚出意外。文章變幻不測。

一百十六回

寶玉初次入夢是真夢。所以畫冊題詞。俱不記得。此番是神遊幻境。並不是夢。故十二首詩詞。俱牢牢記得。讀者亦莫作夢看。

寶玉神遊幻境。除在世諸人。自當不見。其餘迎春。黛玉。鳳姐。秦氏。尤三姐。鴛鴦。晴雯。皆恍忽見面。元春是皇妃。不便與衆相同。故止寫詞中一語。隱隱逗明。最爲得體。若妙玉。如果被害。靈鬼亦應仍歸幻境。必當與寶玉一見。乃獨不提及。是作者深文隱義。不可不知。

寶釵說到生也是這塊玉。下句必是死也。這是塊玉。忽然止住不說。流下淚來。

卷四 石頭記分評

三十九 香 鮑 靈 書 十 九 集

神情如畫。

寶玉牢記冊上詩句。心中早有成見。與借春之意相合。故借借春口中說破。入我門三字。

賈政扶柩回南。了却無數未完事件。且好敘後來一切家事。若賈政在家。便有許多掣肘處。

寫紫鵝五兒兩人。心事不同。有清濁涇涇之分。

一百十七回

寶玉問和尚來路。和尚說你自己來路還不知道。便來問我。真是當頭一棒。喝醒癡迷。凡人眷戀妻兒名利。至死依依不捨。皆是不知來路。若曉得來路。便是去路。有何可戀處。

寶玉說還了你玉。和尚說也該還了。針鋒相對。須知不是還玉。是反真還原。襲人聽說還玉。此驚實非小可。正如寶釵所說。生也是這塊玉。死也是這塊玉。凡人所見。不過生死爲重。豈知佛門另有不生不死一義。

佛門不打誑語。寶玉對王夫人所說。却是誑語。須知仍是真心要走。不是誑語。寶釵不還玉。以爲有玉。即有人。寶玉說重玉不重人。是在人不在玉。暗裏機鋒。靈警異常。

小厮學和尚同寶玉說話。妙在似明白似糊塗。只有寶釵是慧心人。必是想起。亂語。所以發狂。

寶玉說和尚住處。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即是反求不遠之義。

寶玉說一子出家的話。是文章明點法。隨以頑話撇開。是縱放法。不點則眼不明。不縱則勢不寬。

接寫買蓮匆匆出門。纔好敘巧姐借春諸事。

一百十八回

王夫人即不問彩屏等。願借春與否。紫鵝亦必跪求。但徑行敘入。不但文情直率。且不見王夫人周到。襲人也願借春出家。亦是反跌下文。

寶玉此時雖已明白因緣。但聽見紫鵝提起黛玉。一陣心酸。看見襲人痛哭。也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四十 香 鮑 靈 書 十 九 集

覺傷感。尙有塵心未淨。

平兒看出相看巧姐之人。不像是對頭親。也不像是藩府人。靈慧可愛。

借王夫人說話中。補明寶琴已嫁。湘雲已寡。簡淨得法。於賈蘭口中。帶敘甄家有信。要娶李綺。趁勢敘入賈政有信。探春回京。是陪襯寶主法。

就賈政信中。叮囑寶玉買蘭。場期已近。實心用功。下文寶釵規勸寶玉。俱有根由。

寶釵說博得一第。從此而止。是要寶玉易於入正。俟得第之後。徐徐再勸。不想此四字爲寶玉心許。其中便走之念。此時已決。

寶釵派鴛兒服侍。原是怕寶玉舊性又發。豈料寶玉險些塵心復動。可見斬斷凡心。殊非易事。

鴛兒自園中打絡後。未免有心。始終與寶玉並未交言。補此一段文字。以了前因。

一百十九回



寶玉赴考時。辭別王夫人及李執寶釵。句句是一去不回口氣。文章玲瓏。有手揮目送之妙。

惜春與紫鵲。已跳出樊籠。不送不辭。斟酌有意。

王夫人與寶釵。一樣流淚。兩樣心事。王夫人是說話傷心。寶釵是慧心窺破。所以王夫人尚可明說。寶釵竟有不能說之苦。

賈環想報仇得意。是反跌下文。

王夫人說信與賈璉。差人送去。也是一法。豈知三日內即要送去。令人急殺。然後轉出劉老老逃避一法。真是山窮水盡。忽有柳暗花明之景。且使王夫人不得不依妙極。

平兒連鋪蓋衣服也不要。只求王夫人派看人屋。才識敏決。可以扶危救急。及王夫人轉去。絆住邢夫人。布置周密。

賈芸王仁等有興而去。掃興而回。殊快人心。王夫人說逼死巧姐。平兒要賈環找還屍身。亦着急得像。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四十一

香艷遊

李執探春惜春。及家人焙茗等。議論寶玉。各有不同。各有道理。惟寶釵襲人心。中無限苦楚。一字說不出來。情事逼真。

借寶玉買蘭籍貫。引起元妃。又借海疆靖寇班師。引出大赦。賈珍賈赦亦可宥罪復職。給還家產。薛蟠亦得贖罪。以便歸結全部。

王夫人帶領巧姐等。同見邢夫人。將前事都歸在賈芸王仁身上。安頓極妥。否則邢夫人難安。

第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一百十三四回為一段。完結王鳳姐因果。中間帶敘寶玉癡情。甄府復職。一百十五回。至一百十七上半

回為一段。敘惜春決志出家。寶玉悟心幻境。夾敘兩寶玉相會。一甄一賈。性情各別。及賈政扶柩回南。完結各葬事。一百十七下半回。至一百十八上半回。為一段。寫賈璉出門。賈環乘間串賣巧姐。一百十八下半回。至一百十九回。為一段。敘寶玉逃禪。賈府蒙恩。以便完結全部。

一百二十回

襲人病中一夢。已有出嫁之念。所以薛姨媽一勸即從。

賈政若不於途次舟中。親見寶玉。聽見歌詞。則到家後。豈有不竭力找訪。生出無限筆墨支離。必得如此。方可了悟因緣。付之度外。文章固善於歸結。亦可見良工心苦。

寶釵有孕。惜春住擁翠庵。巧姐許字周家。及賈赦居村靜養。俱補筆補明。簡而不漏。

甄士隱說寶玉即寶玉。已將實事明明說破。讀者自當領會。士隱又說榮甯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為避禍。二為撮合等語。按榮甯查抄。係一百五回之事。則一百五回之後。所敘寶玉之事。俱係空中樓閣。細繹寶玉之走。常在通靈走失。元妃薨逝後。賈母將寶玉移出大觀園。即為釵黛分離之日。看來元妃薨後。賈府已有不好消息。所以寶玉即避禍出走。至所云撮合。不知何事。作者既諱而不言。顯慧者當必有領悟也。

甄士隱說福善禍淫。蘭桂齊芳。是文後餘波。勸人為善之意。不必認作真事。

卷四 石頭記分評

四十一

香艷遊

了結香菱。簡潔跳脫。又是一樣文法。

第一百二十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賈政陞見。奏明寶玉情事一段。了結寶玉因果。帶敘薛蟠贖罪回家。香菱扶正。自甯府收拾齊全。至襲人嫁玉函止。為一段。完結襲人因緣。並巧姐許字。自雨村遇見士隱。至士隱拂袖而起。為一段。說明寶玉去來原委。自雨村睡熟草庵。至末為一段。作者自述作紅樓夢。為游戲筆墨。掃空一切。為更進一層之意。

香艷遊書十九集卷四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石頭記評花



香豔叢書

十四集卷二

石頭記評讀序

蘭亭妙墨。永欣梁上之珍。鴻寶奇編。淮王枕中之祕。吾友張春陔侍御鈔弄石頭記評讀一帙。洞庭王雪香先生之所作也。石頭記一書。味美於回。秀真在骨。自成一子。陋搜神志怪之奇。不仿秘辛。軼飛燕太真之傳。其曰可讀。久而聞其香。惟目亦然。無不知其伎。耳食者方諸南柯之記。目論者嘗為北里之編。俱矣。然而齊執蜀錦。非纂組無以絢其華。癸鼎辛彝。非摩挲無以發其澤。嶽珍川靈之蘊。經探幽者捫苔剔蘚。而奧突乃宜。含礫孕蓴之英。得好麗者振芬揚葩。而歲筵畢。是記也。苟無離龍之鴻藻。繡虎之碩才。為之別絮判量。句櫛字比。恐貪蛤蚧者。不知許事。噉橄欖者。未見可甘。幾同嚼蠟。遂至唐突西施。誰為畫眉。安得鑿開混沌。雪香孝廉剝肝鑿腎。殫精竭思。爵王耶斫地之才。運媧皇補天之手。千灌百辟。莫耶斂芒。五藏六靈。韓非說難。萬言脫草。經營乎匠心。一笑拈

卷二 石頭記評讀序

香豔叢書 十四集

花。領略乎妙諦。浮白可呼。知已殺青。遂作功臣。斯真慧業文人。靈運當先成佛。前身金粟。太白定是謫僊矣。春陔侍御嗜古如胸。愛香成癖。索從燕市。詫為未見之書。購乏齊金。願下阿難之拜。珠探九曲。如入武夷洞庭。石註三生。合是瓊環秘笈。固宜金鑄買島。絲繡平原。盛以碧玉之函。囊以紅蕤之錦。書成繭紙。仿衛夫人之簪花。字拓蠶眠。裝虞世南之行篋。僕京華舊雨。廿載重逢。白下秋風。一尊命酌。酒闌燈灺。時出斯帙見示。命綴言於卷首。參軍得無小異。願借一癡。長公自是奇才。難奈三昧。愧豹窺乎寸管。聊貂續以片言。宜付手民。鑄姊妹茗華之字。休為皮相。誣荒唐風雨之詞。崇川沈鐘笠湖

石頭記評讀題詞

春陔侍御以手錄洞庭王雪香先生石頭記評讀見示題詞一首

丹山有鳳鳴朝陽。羽儀璀璨聲鏘鏘。一朝諫草盡焚棄。據拾神史非荒唐。眼前偽學若蠹賊。經傳緒餘稍剽竊。蹶心蹶行路人知。猶敢視顏附賢哲。曹家公子真風流。紅樓夢比逍遙游。豈備咋舌不願讀。翻以理障與戈矛。洞庭王郎好才調。異書到眼動離校。奇緣參透死生關。妙悟鑿開混沌窾。同心喜得京兆張。言歸楚澤寒蘭芷。簪花格寫榮花舌。流傳不吝陽春腔。藝林從此添清話。詞人類首才人拜。矻頑如見悼紅情。不是齊諧專誌怪。吁嗟乎金陵自昔多金釵。而今花月荒秦淮。豈備發難那可聽。相與作偽聯朋儕。攜君此卷泛煙水。勿令酸風射眸子。太虛境與太極同。是真解人能解此。劍舞山中人稿

卷二 石頭記評讀題詞

香豔叢書 十四集

石頭記評花

警幻仙姑 凌霄

寶玉 紫微

黛玉 靈芝

寶釵 玉蘭

秦可卿 海棠

元春 牡丹

迎春 女兒花

探春 荷花

惜春 曼陀羅

史湘雲 芍藥

薛寶琴 梅花

邢岫煙 野薇

妙玉 水仙

李執 梨花

李紋 李花

李綺 蘭花

熙鳳 如婦花

尤氏 含笑花

尤二姐 桃花

尤三姐 虞美人

夏金桂 水木樨

傅秋芳 瓊花

巧姐 牽牛花

嬌杏 杏花

佩鳳 鳳仙

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

俏東君與鶯花作主

多愁多病身

全不見半點輕狂

夢兒相逢

一箇仕女班頭

體態是溫柔性格是沈

忒聰明忒煞思

禮三寶

夢不離柳影花陰

嬌滴滴越顯紅白

可憐我爲人在客

卷二 石頭記評花

二

香艷叢書 十 四 集

真假

第一套縞素衣裳

好人家風範

德音貌工

酸醋富歸浸

俏聲兒窺視

游絲牽惹桃花片

斬釘截鐵

似這般單相思好教撒吞

只許心兒空想

織女星

做夫人便做得過

鳳友

借端青雲花

香菱 菱花

平兒 夾竹桃

鴛鴦 女貞

襲人 刺藤

晴雯 曇花

紫鵝 杜鵑

鶯兒 櫻桃

翠縷 翠梅

金釧 金絲桃

玉釧 玉竹

彩雲 金絲荷葉

彩霞 向日葵

鸞交

早掩過翠裙三四摺

好教我左右做人難

鳳隻鸞孤

只待覓別人破綻

虛名兒誤賺我

早醫可九分不快

小名兒真不枉喚做鴛鴦

和小姐閒窮究

將我侍妾來逼凌

禁不起甜話兒熟纏

非奸做盜擊

他不欺人待怎生

卷二 石頭記評花

四

香艷叢書 十 四 集

人約黃昏後

冷句兒將人厮侵

濕透凌波襪

北雁南飛

清風月朗夜深時

盈盈秋水

溢起藍橋水

遮遮揀揀穿芳徑

檀口點櫻桃

管什麼拘束親娘

有心待舉案齊眉

用心兒撥雨撩雲

不識憂不識愁

司棋 夜合花

侍書 玫瑰

入畫 淡竹葉

雪雁 雁頭花

麝月 茉莉

秋紋 蓼花

碧痕 碧桃

柳五兒 夜來香

小紅 月季

春燕 燕尾草

四兒 結香

寶蟾 楊花

傻大姐 薔薇

萬兒萬壽菊

文官丁香

齡官孩兒遊

芳官素馨

藕官蝴蝶花

蕊官玉蕊

藥官白藥

葵官蜀葵

艾官艾花

荳官紅豆

劉老老醉仙桃

鬧中取靜

啟朱唇語言的當

隔花人遠天涯近

芳心自警

小生薄命

小孩兒口沒遮攔

嬌鶯離鳳失雌雄

女孩兒恁响喉嚨

是玉人帽側烏紗

將言詞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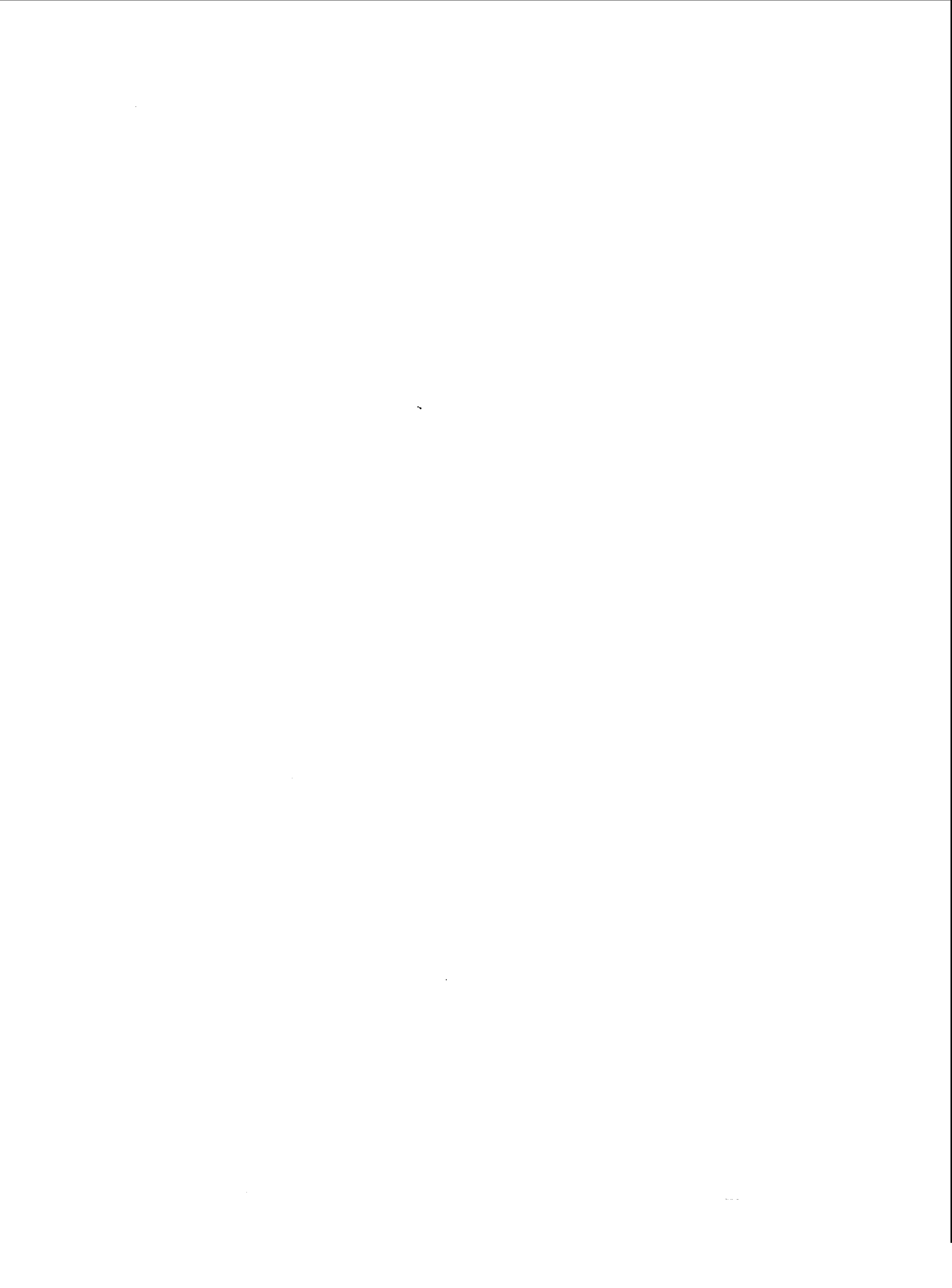
真是積世老婆婆

卷二

石頭記評花

五

香艷叢書  
十四集





韻

問



韻問題辭

天下事莫不有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者其末也所以然者其本也故能識其所當然則不敢有所謬能明其所以然則自不至于謬聲韻之學亦然憶余曩者不知詩韻所以分合之故問于世之號為能詩者而不謂彼亦莫能知也又不識二冬之下注曰與鍾同用四支之下注曰與脂之同用問于世之號為博雅者而彼亦莫之知也後見李笠翁所刻詩韻其凡例中亦云不知其義苟笠翁之友知之則必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題辭

一

世楷堂藏板

詳告之以其所以然彼將不必復有所疑乃笠翁仍載于凡例則是笠翁之友亦皆莫之知矣丁丑歲偶購得毛君稚黃全集讀之檢其所著韻問乃恍然于其所以然之故將數十年胸中所疑渙然冰釋其可樂孰甚焉雖然如江之次于東冬而不可合于陽如古無六麻計部諸若此者則既知其所以然矣若夫口法六條余則終不能學此則囿于風土之偏雖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恐亦不能為齊語也則亦惟守其所當然而已矣歙縣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三十二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韻問

錢塘毛先舒稚黃著

客問毛子曰于古今韻學合離之故亦既悉之矣亦知東冬析為兩韻何也子曰東冬自兩韻也以唇辨之則東部一韻多開唇出聲者也冬部一韻多撮唇出聲者也以舌辨之則東德翁反此舌尖抵齶之音也冬嫡邕反此舌滿抵齶之音也凡韻之屬東者多略近德翁反之類如玲瓏之瓏羅洪反是也屬于冬者多略近嫡邕反之類如雲龍之龍驢容反是也今人不知分開唇撮唇又不知別冬於東概以德翁呼之故滋多疑耳客曰古韻江何以不通陽而反通東冬也子曰江本從工是東之屬然出音自東韻而收音微入陽韻但東韻居多而收陽處稍淺故從東冬耳今人竟讀如剛或讀如姜故疑當與陽合非也客曰古韻支齊微之合是已而佳灰何以通也子曰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一

世楷堂藏板

此卽所謂中原音韻也唐韻之佳灰卽中原之皆來也今曲凡唱皆來韻者其音後必收如衣而衣字乃齊微之韻古詩樂府在昔本亦歌唱以收音相類爲韻部相附故佳灰通支齊微也十一尤之通魚虞亦然十一尤者卽中原之尤侯也凡唱尤侯韻者其音後必收如烏而烏字迺魚虞之韻古人亦以收音相類爲韻部相附故尤通魚虞也蓋聲音之道發乎天然故中原音韻雖始于元代而漢魏以前蓋已先得其同然不足怪也客曰然則唐韻何以分魚虞爲兩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卷三十二

十一

世楷堂藏板

韻耶曰魚尤渠反其字出聲縱脣而舌離齶虞泥愚反其字出聲聚脣而舌黏齶此魚虞分兩部之源也卽如書輪二字書屬魚韻輪屬虞韻書字出聲時以舌尖虛抵齶而卽離去輪字出聲亦以舌尖虛抵齶而終不離去又如諸朱二字諸屬魚韻朱屬虞韻諸字出聲以舌尖稍實抵齶而卽離去朱字出聲亦以舌尖稍實抵齶而終不離去知書輪諸朱之分則知魚虞之由分矣客曰歌麻古何以通也子曰古人字音無麻部呼也蓋麻讀如磨花讀如呵沙讀如莎巴

讀如波六麻一部其讀皆然自梁陳而後始有麻字之韻是今人見爲歌麻合者在古止是歌部一韻耳蓋世代遞變不特文字增繁卽音聲亦復增繁故古止有歌韻而六朝末葉從歌韻蒐討而更得麻韻亦猶唐宋以前止有麻韻而金元人從麻韻蒐討而更得車遮韻也客曰庚青蒸之相通似亡疑已而子嘗稱十蒸一韻古多單用其通于庚青在離合之間有說耶余曰然余嘗考之古詩如螽斯羽薨薨兮二句天保之第三章六章菁菁者莪第三章沔水之第三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卷三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章小宛篇末二句縣第六章抑第六章末二句閔宮第四章末四句元鳥中武丁孫子四句又如傳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語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易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又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武王劍銘行德則興倍德則崩相如封禪頌厥塗靡踪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其餘未能悉舉皆單押十蒸不襍他韻之明據也卽襍入他韻者亦多有之要之古蒸韻自可單押則斷斷矣所以然者蒸韻一部其出音原稍近東韻而收音

則入庚韻蓋在東庚之間猶江韻在東陽之間也是故如朋字今俱讀蓬宏俱讀洪堯俱讀烘之類皆緣其發音略近東部而後遂誘呼耳至于夢字雄字之類毛詩叶入蒸韻不一而止而沈約隸在一東則竟以誘呼爲正音併約亦不能辨之耳客曰侵覃鹽咸皆閉口之音乎曰然然則何以分而爲四乎余曰侵者十一真韻之閉口者也覃者十四寒韻之閉口者也鹽者一先韻之閉口者也咸者十五刪韻之閉口者也是以分而爲四也曰于真文寒刪先之外復創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卷三十二

四

世楷堂  
藏板

十三元韻有說耶無乃縣疣而可已耶余曰此韻亦在真文寒刪之間如痕昏之類其出音稍近寒刪而收音入真文者也如言軒之類其出音稍近真文而收音入寒刪者也猶前所論江蒸韻是也此之謂間韻然間韻者不止此九佳之出音近麻而收音入灰也亦間韻也是故江韻間于東庚者也曰唐韻平聲韻間于真文寒刪蒸韻間于東庚者也曰唐韻平聲分上下有說邪曰否平聲之字多總臚四聲平居十五故分上下猶今書之分卷數耳無義例也不可以

強爲說故韻學之不可強說者二詩韻之分上下平聲也曲韻平去入俱有陰陽而上聲之無陰陽也皆不可以穿鑿者也必謂別上下平之有其義而上聲有陰陽支離矯強必爲韻禍客敬謝曰微哉子之爲韻也其與天地之元音相發明乎然某也不敏竊欲從事于斯而恐子之言曠有所漏遺弗能盡也願子記之于篇而某請盡心焉余敬諾遂退而筆之作韻問後復補作五篇凡六篇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卷三十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客問毛子以柴氏古韻通之說子曰可謂精博矣何謂精考之詳論之核且以韻之通部可合者與羣書之互見者爲据蓋其精也至如單詞隻字之偶通若合而若離者則錄旁通以俟裁擇蓋其博也客曰何謂單詞隻字若合而若離耶曰詩云絺兮綌兮妻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楚詞于長江湛湛兮上有楓日極千里兮傷春心風楓皆東韻而叶入侵然止或數字耳非必一東全部之通十二侵也采葛婦歌云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史記耕田歌云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舒疏皆

魚韻而叶入支然止或數字耳非必六魚全部之通四支也此所謂單詞隻字之偶通若合若離者也凡若此者柴氏錄次于後兼附類証蓋亦博而不失其精者也又有古書如焦贛易林劉向列女傳贊之類其用韻猥褻而鮮所據考之古文多紕盪不謀誣稗如衝波傳載鶴兮鴉兮之類抑又全失韻法豈足據哉曰然則論韻者將何去而何從余曰古韻亦惟旁通之難耳既有柴氏古韻通以括其槩予方將輯古韻通紀以悉其詳雖僻書軼事畢羅弗遺循聲通義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卷三十二

六

世楷堂藏板

古文可爲而方羊浩汗莫窺端倪成書殆未有日也至若易林列女傳贊及古來誣稗諸書虎臣不敢信之余亦終不敢信之耳客曰子聞之人云韻自梁沈約始著爲譜是今韻也古韻則斷自蕭齊以上古皇而下悉皆準焉是古韻今韻之殊迺章章矣舍是皆齊同亡差等耶曰否古韻之差等有二三今韻之差等有四古韻自上世以及先秦其韻最疎而最純此一等也漢魏用韻稍密而駁此一等也晉宋齊梁之間韻漸益密而亦漸疎此

一等也是古韻之差等三也自唐而下則一百七韻之較然此一等也宋人填詞韻漸疎而駁此一等也元北曲韻密矣而實偏故四聲不備此一等也明南曲韻雅駁間出而略在宋詞元曲之間有如四聲咸備此宋韻也如韻有車遮此元韻也此一等也所謂今韻之差等四也客曰此其爲截然者耶曰否否凡七韻之遞生如四時然春暄而夏暑然春之末間已兆暑氣而夏初或猶未離乎暄也秋凄而冬寒然秋之末間已兆寒氣而冬初或猶未離乎凄也是七韻之判猶言祁寒盛暑若夏冬之弗假貸耳至其相禪之際勢因漸生卽疎密純駁如犬牙交也豈唯相禪之際乎哉周人之詩有純于元韻者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綯衣綦巾聊樂我員此截然周德清之眞文韻也宋人之詞有純于毛詩韻者辛棄疾滿江紅咏春晚詞十七條與二十六有合用蓋與陳風月出篇幽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同其叶法也然則古今韻譜離合之故可以略言而不可引繩以求也明矣客曰固也而古與今韻之中分則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卷三十二

七

世楷堂藏板

沈氏其截流之犀擘華之掌耶予曰不然六朝相承韻押漸近約亦因勢而導之耳而陳隋之際亦尙離合不常約可謂善因非中分也且沈韻雖有其書世實未嘗遵用之客驚怪曰然則今詩之所遵誰氏之韻邪曰此唐韻非梁韻也且是孫韻非沈韻也曰願聞之子曰沈氏之韻最爲煩苛總四聲凡分二百零六部唐人因而合之爲一百七部曰唐韻亦曰禮部韻陳州司馬孫愐差次之今所遵承皆是物也若沈氏則廢閣久矣豈惟唐人爲然卽梁陳隋人亦未嘗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卷三十二

八

世楷堂 藏板

用之也劉孝威行行且遊獵篇陽唐合矣陰鏗新成安樂宮仄哈合矣王脊七夕詩歌戈合矣不假多証聊舉明之耳且豈徒梁陳隋人乎卽約亦不能自遵之觀其昭君詞歌與戈合者也酬謝宣城眺詩元與魂合者也新安江詩真與諄合者也故曰沈約雖有其書實未嘗有遵用之者也若孫愐唐韻凡一百一十四部而今考唐詩用韻止一百七部是唐人作詩止取裁于一百七部愐韻雖多其七時人亦未嘗肯遵之至于中晚用韻漸襍而詞韻開矣是李唐一代

之中韻亦遞變甚矣文人之吻不易畫一而韻學之難齊如此客疑稍解遂言曰微子吾幾不知今韻之有別敢問他日願悉數之以祛我之惑曰古韻之差等殆不可分故柴氏一渾之爲柴氏古韻通先舒不敏將卒業于古韻通紀而承彌縫焉近韻則梁有沈韻唐有唐韻宋有中州音韻填詞則有沈氏詞韻北曲則元有中原音韻自明有洪武正韻先舒謹原洪武正韻而撰南曲正韻明吳人范善濂又撰中州全韻臞仙撰瓊林雅韻然梁沈韻宋中州音韻明洪武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卷三十二

九

世楷堂 藏板

正韻中州全韻瓊林雅韻世有其書而詩詞曲家多不承用柴氏古韻通余同郡柴紹炳作沈氏詞韻同郡沈謙作  
客曰子嘗論韻學之合離有全族通譜一人通譜之喻何謂耶余曰此其說已具第二篇全族通譜者如東冬江三韻通爲一韻譬如三族同姓悉舉其族聯爲一家者也一人通譜者如風字入侵舒字入支之類止此一字或數字通入耳考之東魚全部不必盡通正如此族一人與彼族通譜其合族之人仍未嘗

聯爲一家也自後世淺學考古不詳見兩韻中有一字之互通遂以爲据而遽舉全韻而合之于是謂江通陽謂魚虞通歌謂真文庚青蒸侵之悉通謂寒刪之通覃鹽咸其紕謬悖亂不一而足剗刷流布世滋惑焉又有短才效顰之徒艱于案韻利彼寬恣引爲成案冀以自文古學之弊不其甚乎余撰古韻通紀既未能卒成每見今之作者多爲俗刻韻書所誤一韻之駁坐累全篇雖亮節俊曲終于棄廢矣故著韻問六篇聊相覺悟若猶未燭厥理操觚茫昧則寧守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卷三十二

十

世楷堂  
藏板

唐韻以爲古詩雖謝淵源亡大蹉跌風雅戎首吾知免夫  
同郡張祖望嘗作四言風雅體數篇用韻最古因自記云毛詩音韻之妙可茲可歌楚詞用韻悉祖之漢魏六朝作者亦往往用之至唐而亡然而作古詩者無論風雅漢魏六朝及四五言俱宜從古韻如陌上桑讀頭爲徒魏武蒿里讀鳴爲芒子建飛蓬讀西爲先鮑昭代陸讀昧爲末之類今人作古詩用韻俱已不復知古法何大復爲明詩宗亦昧其理作四言古

詩天年不從真文乃與一先同叶下此者難言矣或問毛子以張氏之說子曰祖望此論考据博雅然尙以繩風雅騷辭之製斯爲近耳至于漢魏六朝四五言詩法亦可以小通不必盡拘曩讀也借如晉并州歌六月重裊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田蘭爲報警則頭不定讀徒張衡定情歌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則鳴不定讀芒子夜歌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暮還西則西不定讀先傅毅迪志詩誰能革濁清我灌溉誰能昭闇啓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卷三十二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我聾昧則昧不定讀求魏文帝秋胡行鳴條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晉王濟華林園詩終溫且克有肅初筵嘉賓在茲于祿永年則天年不定當叶入真蓋韻自卯奎而後離經漸遠典午以來趨唐漸近今未能臚分其階級然取陳第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與柴氏古韻通合而觀之亦可略識古韻之升降矣是故經韻之譌譌于朱考亭詩經集註而明陳第正之今毛詩古音考是也古韻之譌譌于楊升菴韻經注及相沿俗刻如江合陽與真文庚青蒸



侵相合之類而柴紹炳正之今柴氏古韻通是也填詞無定韻而沈謙譜之為沈氏詞韻南曲無定韻而先舒譜之為南曲正韻日審若是則考亭而下曾無先覺耶日算路難為工踵事易以理考亭之功算路也陳第踵之稍精微矣若夫楊慎談古韻孟浪而不精謝天瑞胡文煥之編詞韻傳會而不倫真小兒號嘍耳豈足道哉

毛子曰子嘗讀楊慎韻經而不覺失笑也客曰何也毛子曰楊氏之書其謬甚多請論之曰楊云賦誄箴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卷三十一

主

世楷堂藏板

銘之類須從古韻不知要須辨厥體耳倘作隋唐近調之賦誄而可用詩騷古韻者乎此韻經凡例楊氏開卷之謬一也竟本可讀平亦可讀入見于古詩賦不一而足而慎不知乃譏沈約雌霓連卷是苟取流便蓋慎偶見范蜀公彩霓之寃與温公之解實未嘗深考古遠乃遠作是談此楊氏之謬二也古無叶韻凡一字之可數呼者皆其字本有數音耳慎動稱叶韻已昧古法又分轉注與叶韻為二不知何見此楊氏之謬三也古人譜韻其敘部次多相因而來江之

次東冬也以江韻之出聲自東冬韻也今觀江部字但去旁側有一不從東冬部字者乎此可徵也而慎不知以泛呼江陽聲之相近也于三江之後即繼四陽此慎之臆說不待辯而自明者也陽之與庚其收音俱穿鼻故韻頗相通而古人七陽之後繼之以八庚而慎不知離而遠之移陽近江移庚近真此慎之臆說不待辯而自明者也侵覃鹽咸皆閉口韻故古譜次相連附綴于平聲之末而慎不知亦以泛呼聲相近遂以侵禿列于真文庚青之間以覃鹽咸禿列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卷三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于寒刪先之間此慎之臆說不待辯而自明者也如此之類未易枚舉此楊氏之謬四也夫古音有間韻出音於彼而收音於此沈休文但知夢雄字出音近東而不知其收庚也故隸入一東然誤者終鮮周挺齋以三江韻收音帶陽不慮其居東者多而入陽者淺故合入七陽與古相紵戾然取便聲歌實不得已非其罪也而慎之列序如此其闇于音韻去沈與周直徑庭而欲參焉談古韻哉此楊氏之謬五也古韻江全部何嘗通陽侵全部何嘗通真鹽全部何嘗通

先真文全部何嘗通庚青而慎不知概注爲通如此之類亦未易枚舉卽余前所論俗刻韻書之誤蓋始于慎此楊氏之謬六也尤可異者古韻全部之不必通者慎悉以爲通而古韻全部之實通者如尤通魚虞慎反注云古獨用吾不暇遠引卽日出東南隅一篇豈慎之未讀耶此楊氏之謬七也且慎稱今世詩韻非沈約韻是已而云平水劉氏之所作劉淵著韻余未之見而略載于葉秉敬散君韻表一書要與孫恂唐韻亦無大差異而慎自云家藏四聲譜爲約故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卷三十二

四

世楷堂藏板

本則實無明徵豈可信哉故余謂今世傳詩韻卽所謂禮部韻而孫恂亦嘗輯之名曰唐韻其中間細分如冬復有鍾支復有脂之之類則休文氏之原本也故宋吳才老棧明方子謙日升皆好古閱覽之士其著爲韻書皆存此目葉敬君韻表亦云古二百六韻卽沈韻蓋其來遠久爲約韻原本殆無復疑客曰然則慎何苦而爲是耶曰楊氏學襍而識陋又好創臆說以欺給人前輩摘之詳矣韻經一書又豈足論也嗟乎自有是書註誤作者良不爲少安得起慎于地

下而一一詰之哉客曰凡前所舉注通韻之失固已然吳才老諸君已有之豈尚始于慎也余曰才老韻補固不爲無失然是筭路耳慎踵前人而修其成且哀然以經自名則謝古韻之背誕者焉得不歸獄哉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

卷三十二

五

世楷堂藏板

跋

韻學中余所欲問者甚多如籠龔櫳瓏等字皆從龍而生者也乃龍在冬部而籠龔諸字又在東部如情清鯖晴等字皆由青而生者也乃青爲青部而情清諸字又在庚部此何爲者也如日東爲德紅切冬爲嫡邕切是以龍當屬冬然挺齋中原韻龍字有盧容驢容之兩翻不必定與嫡邕爲類卽考二冬全部又豈皆與嫡邕爲類者乎惜未能一晤草薦先生盡取所疑而問之也心齋張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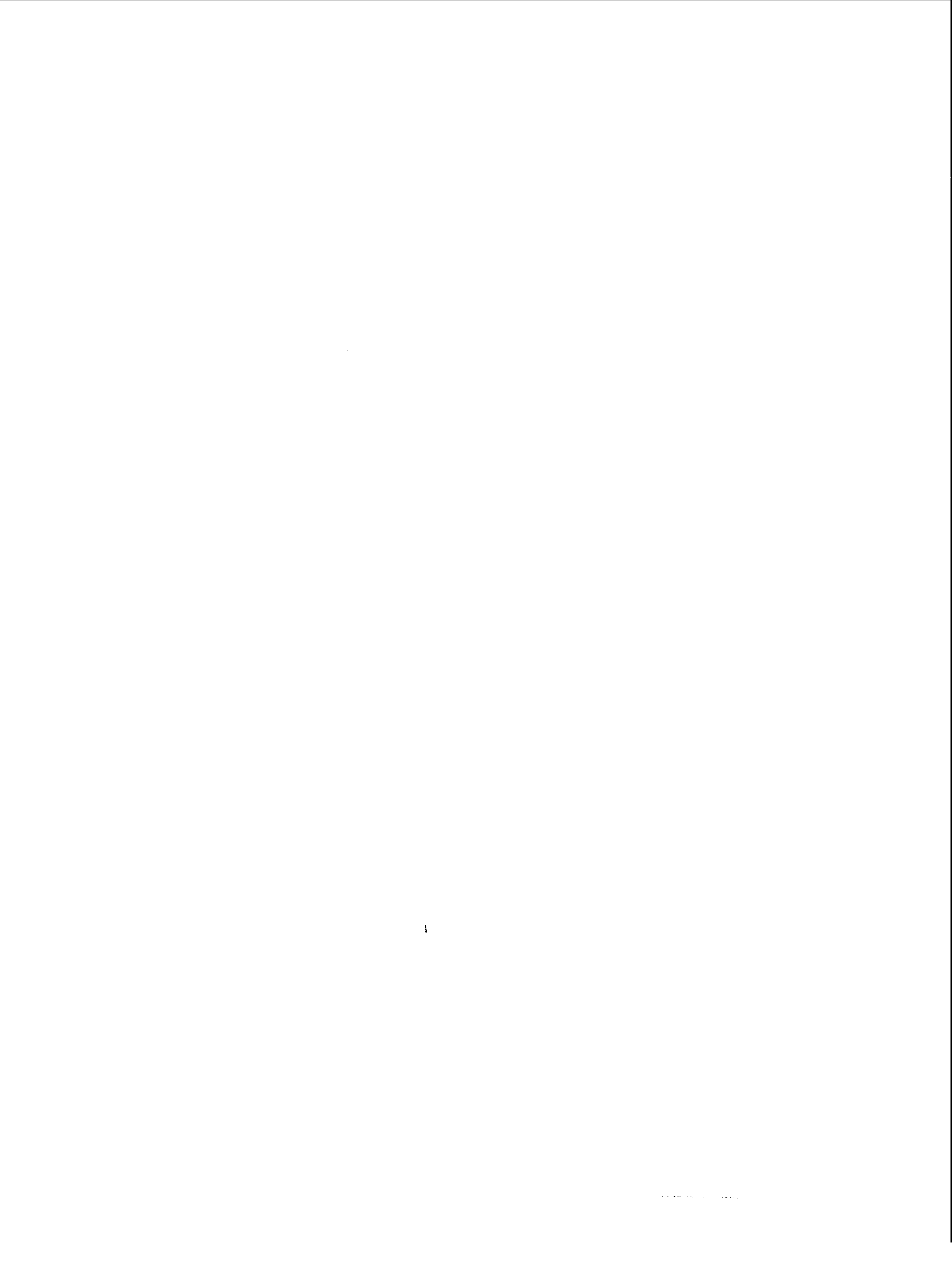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乙集

韻問跋  
卷三十二

未

世楷堂  
藏板



雲南叢書集部之九十五

詩  
譜  
詳  
說

共八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年刊

詩譜詳說卷一

古律辨體

五七言詩宜先辨古律之辨體既明始無混淆之病今將五七古律各種句法分別臚列各著用法於後並著造句對句押韻之法編次成卷以示初學○引詩以杜為主他人附見各種句法對法上加一圈各附一字變換者所以參其變也

○五古句法

詩譜詳說

卷一 五古

可亂上句

○五仄句

俯視但一氣

登慈恩寺塔○以下仄落句

○平仄仄仄仄

高鳥溼不下

雨

○仄仄平仄仄

赴方天大白

地邊

談笑行殺戮

草堂○句法同上而一字用平凡句法同而一字用仄者做此不再注明

○平平平平仄

中天懸明月 後出塞

野人尋烟語 寒碇

○五平句

蒼江多風颭 水檻○以下平落句

○仄平平平平

少留周家窪 彭衙行

○平平仄平平

高標跨蒼穹 登慈恩寺塔

祝融五峯尊 望嶽

詩譜詳說 卷一 五古

○仄仄平仄平

磊落星月高 發秦州

人虎相半居 客居

○仄仄仄仄平

落日照大旗 後出塞

初月出不高 成都府

○仄仄平平平

萬壑欹疎林 飛仙閣

千載商山芝 喜晴

○仄平仄仄平

○大江動我前 水會渡

拗句 此皆拗體正格句凡變格句悉入古調中

○仄仄仄平仄

夜雨剪春韭 贈衛八處士

衣上見新月 泛溪

○平平仄平仄

朱崖著臺髮 又上後園山廡

故人有孫宰 彭衙行

詩譜詳說 卷一 五古

○平平仄仄仄

文章一小技 貽華陽柳少府

讀書破萬卷 奉贈韋左丞

○平平平仄平

熊羆咆我東 石龕

氣酣登吹臺 遺懷○吹去聲

律句

○仄仄平平仄

我本良家子 後出塞

王謝風流遠 壯遊

○平平平仄仄

羲和鞭白日 登慈恩寺塔

射人先射馬 前出塞

○仄仄仄平平

草有害于人 除草

朝叩富兒門 奉贈韋丈

○平平仄仄平

牆頭過濁醪 夏日李公見訪

詩譜詳說 卷一 五古

五古平韻上句各種句法俱可用惟腰字仄者宜多用句

尾平上去入四聲宜參雜用之而平聲尤不可闕但宜少

用耳

平韻下句

○五平句

無衣思南州 發秦州

○仄平平平平

馬鳴風蕭蕭 後出塞

○平平仄平平



開邊一何多 前出塞

積陰帶奔濤 飛山陰

○仄仄平平平

絕岸龍驤驕 枯柏渡

歌笑輕波瀾 水會渡

○仄仄平仄平

老氣橫九州 送章十六

人少豺虎多 送唐十五

○仄仄仄仄平

詩譜詳說 卷一五古

巨額折老拳 義鶻

龍怒拔老湫 送章十六

○仄平仄仄平

健兒勝腐儒 草堂

拗句

○平平平仄平

心清聞妙香 大雲寺

萬家雲氣中 苦雨

律句

○仄仄仄平平

慘淡鬥龍蛇 喜晴

牛力晚來新 夏日小園散病

○平平仄仄平

論文入酒壚 遣懷○論字平聲

五古平韻下句腰字總宜用平有用仄者不過參雜一二

而律句尤宜少用若字句可改以不用為妙

仄韻上句 摘北征詩闕者以他詩補之

○五平句

詩譜詳說 卷一五古

乾坤含瘡痍 以下平落句

○仄平平平平

菊垂今秋花

○平平仄平平

平生所嬌兒

海圖拆波濤

○仄仄仄仄平

猛虎立我前

伊洛指掌收

○仄仄平仄平

杜子將北征

微爾人盡非

○仄仄平平平

慟哭松聲迴

鳴鳥鳴黃桑

○仄平仄仄平

我行已水濱

○五仄句

詩譜詳說

卷一 五古

七

烈士惡苟得

送顧八分○以下仄落句

○平仄仄仄仄

千載得鮑叔

送率府程錄事

○仄仄平仄仄

盛夏鷹隼擊

送從弟亞

山果多瑣細

○平平平平仄

君誠中興主

老夫情懷惡

拗句

○平平平仄平

陰風西北來

夜深經戰場

○仄仄仄平仄

此輩少為貴

回首鳳翔縣

○平平仄平仄

青雲動高興

詩譜詳說

卷一 五古

八

吳天積霜露

○平平仄仄仄

床前兩小女

拜辭詣闕下

律句

○平平仄仄平

泣關百萬師

○仄仄仄平平

令弟草中來

送從弟亞

珠玉走中原 劍門

○仄仄平平仄

靡靡踰阡陌

公主歌黃鵠 留花門

○平平平仄仄

回風吹獨樹 送樊侍御

仰觀天色改

五古仄韻上句各種句法皆可用惟第二字宜多用平聲

如此方振得起腰字或平或仄皆不拘句尾宜四聲參用

詩譜詳說 卷一 五古

九

押入聲韻者上句尤宜多用仄落古人仄韻短篇上句有

純用平落者偶一為之不可奉為常法俗士不諳聲調以

律體平仄相粘之法作古詩於仄韻五古上句尾字多用

平聲作對竟有純用平聲於長篇內者平鈍重沓古意盡

失所謂聲啞之詩不能入調者也噫嘻慎之○入聲韻上

句多仄落者如古詩青青陵上柏篇明月皎夜光篇仄韻

短篇上句皆平落者如涉江采芙蓉篇詳見十九首中

仄韻下句 摘北征詩

○五仄句

野鼠拱亂穴

○平仄仄仄仄

寒月照白骨

○仄仄平仄仄

幾日休練卒

妻子衣百結

○平平平平仄

憂虞何時畢

勢成擒胡月

詩譜詳說 卷一 五古

十

拗句

○仄仄仄平仄

杖鉞奮忠烈

佳氣向金闕

○平平仄平仄

蒼茫問家室

及歸盡華髮

○平平仄仄仄

西京不足拔

四方服勇決

律句

○仄仄平平仄

詔許歸蓬蓽

中自誅褒妲

○平平平仄仄

君臣俱下淚送從弟亞

曉粧隨手抹

五古仄韻下句腰字總宜用仄凡下三字仄平仄者尤宜

詩譜詳說

卷一五古

十一

多用其腰字平者不過參雜一二耳○平韻下句忌用律

句仄韻下句却不拘然亦不宜多用○平平仄平仄句雖

是律詩拗句却是仄韻古詩下句常調古人竟有通首用

之者如溫飛卿使客行只三韻而下句皆用此調可見用

者之多然三韻重複已為至多四韻以上宜有變換矣

五古全平全仄造句法

五平句法

五平句其字音以清濁相間為妥協如老杜北征詩乾坤  
含蒼瘴桓桓陳將軍等句是也然不可全用濁音而可全

用清音如太白之東風吹山花安可不盡杯老杜之空山  
中宵陰微冷先枕席是也

五仄句法

五仄句其字音總要有入聲在內蓋入聲與下平聲相近  
有此一音然後聲調諧和如老杜之舜舉十六相肉食晒  
菜色等句是也若句法渾成亦可不拘如老杜送從弟亞  
醉贈張秘書詩險語破鬼膽等句是也

五仄有純用入聲而妙者如老杜之渴日絕壁出壁色立

詩譜詳說

卷一五古

十二

積鏤石壁滑側足等句是也此等句以渾成為貴不易學

步○以上兩條論五仄句之變調惟古詩可用律詩斷乎

不可律詩如老杜草木歲月晚句上去入聲皆備可為法

也

五仄硬句

凡平韻五古宜多用平聲字仄韻五古宜多用仄聲字然  
平韻者五平句可不用嫌其拙滯也仄韻者五平句宜用  
五仄句尤不可少取其瘦硬也此須詞意老練筆力峭拔  
方足制勝故引杜韓詩為學者式

詩譜詳說卷一

石屏許印芳麟篆

七古句法 每句二字四字及下三字各定平仄皆不變 換凡一字三字變換者各附於後學者詳之

平韻上句

○仄平平仄仄仄仄 下三字分格上四字配句一 三字變換者附後餘句做此

神仙中人不易得 醉歌行贈顏少府

豫章翻風白日動 短歌行贈王司直 一字仄

風吹客衣日杲杲 醉歌行 三字仄

丈夫蓋棺事始定 君不見簡蘇侯 一三字皆仄 以 上三句凡一三字變換處皆為注明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餘句做此 不再注明

○仄平平仄仄仄仄

潛龍無聲老蛟怒 觀打魚歌

美人娟娟隔秋水 寄韓諫議

丹青不知老將至 丹青引

路幽必為鬼神奪 桃竹杖引

○仄平平仄仄仄仄

來如雷霆收震怒 公孫劍器行

繡衣春當霄漢立 入奏行

詞源倒流三峽水 醉歌行

子規夜啼山竹裂 元都壇歌

○仄平平仄仄仄仄

千戈兵革鬥未止 又觀打魚

此皆驍戰一敵萬 韋諷宅觀曹將軍

金鞭斷折九馬死 哀王孫

喜君士卒甚整肅 冬狩行

○仄平平仄仄仄仄

龍鱗犀甲相錯落 海棕行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我今衰老才力薄 李憺小篆歌

豺狼在邑龍在野 哀王孫

白摧朽骨龍虎死 雙松圖歌

○仄平平仄仄仄仄

天馬長鳴待駕馭 醉歌行贈顏少府

日暮蛟龍改窟穴 又觀打魚

高馬達官厭酒肉 歲晏行

古者世稱大手筆 李義山詩

拗句 此本尋常拗句易於通曉凡一三字變換者 皆不備錄今止每格摘抄一句律句做此

○湘妃漢女出歌舞 漢阪行

悵望聊歌紫芝曲 李尊師松樹障子

律句

○三年笛裏關山月 洗兵馬

已喜皇威清海岱 同上

七八句 一三字變換者附後

○入蔡縛賊獻太廟 李義山詩

天地黯慘忽異色 漢阪行

矯矯龍性合變化 天育驄駒歌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安得如鳥有羽翅 大夢行

雜句

○朝廷雖無幽王禍 冬狩行

博山爐中沈香火 太白詩

斯須九重真龍出 丹青引○以上三句同調  
惟後兩句一三字變換耳

○肉味不足登鼎俎 冬狩行

能事不受相促迫 王宰畫

落落盤踞雖得地 古柏行○以上  
三句亦同前例

○下慙百鳥在羅網 朱鳳行

馬得鑄甲作農器 贊穀行

此馬臨陣久無敵 高都護馬○以上  
三句亦同前例

○微起適遇風雲會 洗兵馬

昔有佳人公孫氏 劍器行

雜論

七古平韻上句古人有用平落者若是疊韻勿論換韻不  
換韻亦勿論換韻句數多寡皆可用之若平落而出韻者  
一韻到底長篇可用一兩句換韻句多者可用一句其句  
法與下句同今不備錄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四

上句第二字宜多用平聲如此方振得起一韻到底者尤  
宜昌黎慣用此法後來歐蘇諸公皆以韓為宗也○此法  
不但平韻即仄韻亦然讀古大家詩自知之

下三字多用仄平仄參用仄仄若平平仄與平仄仄者  
勿論古句律句皆宜少用

第七字以仄落為貴而有上去入之分總要三聲相間用  
之若重首至兩聯或三聯尙可不拘重至四聯以下則有  
乖音節矣如陸放翁長歌行通篇上句皆用上聲落脚此  
等不可為訓也此專為不換韻者言若換韻者可以不拘

平韻下句

○仄仄仄仄平平

中有雲氣隨飛龍 王宰畫

迴立闐闐生長風 丹青引

書貴瘦硬方通神 小篆歌

筆陣獨掃千人軍 醉歌行

○仄仄仄仄平平

開花無數黃金錢 秋雨嘆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

矯如羣帝驂龍翔 劍器行

波濤萬頃堆琉璃 漢陵行

應弦不礙蒼山高 魏將軍歌

○仄仄仄仄平平

時見松櫪皆十圍 昌黎詩

赤鯉騰出如有神 觀打魚歌

蒼水使者捫赤絲 大食刀歌

一洗萬古凡馬空 丹青引

○仄仄仄仄平平

高談雄辯驚四筵 八仙歌

軟炊香飯緣老翁 姜少府設餼

憑軒拔鞘天為高 大食刀歌

感時撫事增惋傷 劍器行

○仄仄仄仄平平

冥冥孤高多烈風 古柏行

翠蕤雲旂相蕩摩 魏將軍歌

金支翠旗光有無 漢陵行

與人一心成大功 高都護馬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

○仄仄仄仄平平

麻姑搔背指爪輕 太白詩

眾賓皆醉我獨醒 醉歌行

當軒下馬入錦茵 麗人行

賜名大國號與秦 同上

○仄仄仄仄平平

珠壓腰褱穩稱身 麗人行

暴殄天物聖所哀 又觀打魚

肌理細膩骨肉勻 麗人行

一舞劍器動四方 劍器行

○仄仄平 仄仄平平

何恨憔悴在山中 君不見簡蘇侯

斗水何直百憂寬 引水

分闔救世用賢豪 大食刀歌

但道困苦乞為奴 哀王孫

○仄仄平 仄仄平平

崑崙虞淵入馬蹄 一角鷹

或騎麒麟騎鳳皇 奇韓諫議

詩譜詳說 卷二 七古

東來橐駝滿舊都 哀王孫

我卿掃除即日平 花卿歌

○仄仄平 仄仄平平

騎二茅龍上天飛 太白詩

且為王孫立斯須 哀王孫

天地為之久低昂 劍器行

肯訪浣花老翁無 入秦行

○仄仄平 仄仄平平

清風吹空月舒波 昌黎詩

美人如花隔雲端 太白詩

梨花數株若矜夸 昌黎詩

道逢麴車口流涎 入仙歌

○仄仄平 仄仄平平

身欲奮飛病在床 奇韓諫議

濯足洞庭望入荒 同上

拗句

○偶儻權奇難具論 沙苑行

日暮不收鳥啄瘡 瘦馬行

詩譜詳說 卷二 七古

○龍媒去盡鳥呼風 韋諷宅觀畫馬

獨立蒼茫自詠詩 樂遊園歌

七平句 句下四五六 平者附後

○長鯨高磨波山浮 昌黎詩

溺厥邑囚之崑崙 同上

命黑螭偵焚其元 同上

化身為醫忘其軀 東坡詩

七古平韻下句第二字宜多用仄聲但不必如上句第二



字用平聲之多耳一篇之中上句第二字用平聲者十之七八下句第二字用仄聲者十之五六如此則通篇俱振得起○此法專為一韻到底及換韻句多者言若換韻句少如初唐體參用律調者可以不拘

下三字多用平平平參用仄仄仄若仄仄仄與仄仄仄者勿論古句律句皆宜少用律句尤宜少用偶一為之可耳第五字宜多用平第四字則宜多用仄此字一仄疵類自少多看古人詩自知之

仄韻上句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九

○仄仄仄 仄仄仄 仄仄仄

洪濤滔天風拔木 天邊行

滿空星河光破碎 陪王侍御登東山

褒公鄂公毛髮動 丹青引

老夫不知其所往 劍器行

○仄仄仄 仄仄仄 仄仄仄

凌烟功臣少顏色 丹青引

野亭春還雜花遠 劉少府新畫

人生有情淚沾臆 哀江頭

打毬築場一千步 放翁詩

○仄仄仄 仄仄仄 仄仄仄

千巖無人萬壑靜 憶昔行

始知神龍別有種 李郭駉馬

公然抱茅入竹去 茅屋歌

土風坐男使女立 負薪行

○仄仄仄 仄仄仄 仄仄仄

機槍熒惑不敢動 魏將軍歌

細觀初以指畫肚 東坡詩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十

當時四十萬匹馬 天育驃騎歌

幹惟畫肉不畫骨 丹青引

○仄仄仄 仄仄仄 仄仄仄

三更風起寒浪湧 陪王侍御登東山

上追軒頡相唯上 諾東坡詩

君臣已與時際會 古柏行

是何意態雄且傑 天育驃騎歌

○仄仄仄 仄仄仄 仄仄仄

長安卿相多少年 七歌

幹排雷雨猶力爭 梅樹嘆

雲來氣接巫峽長 古柏行

五花散作雪滿身 高都護馬

○仄平仄平仄平

何時歸耕江上田 東坡詩

仲宣樓頭春色深 短歌行附王司直

黃蒿古城雲不開 七歌

杜鵑不來猿狖寒 虎牙行

○仄仄仄平仄平

詩譜詳說 卷二 七古

天下殘人盡古松 雙松圖歌

九度附書向洛陽 天邊行

拗句 每格一句

○蓬萊織女迴雲車 送孔巢父

傷心不忍問耆舊 憶昔

○我有新詩何處吟 柳樹嘆

若道士無英俊才 最能行

五十年閒似反掌 劍器行

自是君身有仙骨 送孔巢父

律句 亦每格一句

○深山大澤龍蛇遠 送孔巢父

胥衿胄子困泥塗 折檻行

但覺高歌有鬼神 醉吟歌

夙昔傳聞思一見 驄馬行

七仄句

○酷見凍餒不足恥 病後過王倚仗○位置不  
宜詞語亦劣此不可學

雜句

○游說萬乘苦不早 太白詩

詩譜詳說 卷二 七古

弟子韓幹早入室 丹青引

會貌先帝照夜白 韋諷宅觀曹將軍畫馬○以上三句  
同調後兩句一三字變換耳

歲拾橡栗隨狙公 七歌

中有萬里之長江 二角鷹

憶獻三賦蓬萊宮 莫相疑行○以上  
三句亦同前例

安得壯士挽天河 洗兵馬

久客多在友朋書 枉裴道州手札

生女猶得嫁比鄰 兵車行○此  
三句亦然

虛名但蒙寒濕問 枉裴道州手札

汝門請從曾翁說

路人行歌居人樂東坡詩。此三句亦然。

周宣中興望我皇憶昔

翻身向天仰射雲哀江頭

座中薛華善醉歌簡薛華。此三句亦然。

安得健步移遠梅簡薛華

時俗造次那平得致驄馬行

飢臥動即向一旬投簡成華諸子

頭上銳耳此修竹李郭驄馬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十四

憶爾腰下錢絲箭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宮中聖人奏雲門楚昔

春風吹園雜花開昌黎詩

水北山人得名聲同上

壯哉崑崙方壺圖王字畫。下六平。

銳頭將軍來何遲久雨期王將軍不至。亦下六平。

誰其友親能哀憐昌黎詩。下四平。

去歲生兒名添丁同上。下五平。以上四句。雖非押韻之句。而句下連用四五六平聲。則

易乘不可學也

七古仄韻上句除七仄句及下四五六平句不可用外其餘各種句法俱可用惟第二字平聲及第七字仄聲者宜多用耳此專為一韻到底及換韻句多者言若換韻句少作初唐體者亦不拘也○可用之句既多下三字隨意選聲平仄無定限也

落腳字音總宜平仄相間尤宜多用仄聲蓋仄聲有上去入三音錯綜用之寬然有餘惟與下句韻脚相犯者不宜用如押上聲韻上句又用上聲落腳音調使乖古人間有用之者千百之一耳一篇之中上句落腳固宜平仄相間

而起處第三聯上句總宜用平落叫起末聯上句總宜用平落收束古人有用仄落者偶一為之也此亦指一韻到底及換韻句多者言起一句若不押韻亦宜平落此一定之法

仄韻下句

○平仄平仄平平仄

天下朋友皆膠漆楚昔

快劍長戟森相向小象歌

眞宰上訴天應泣劉少府新盡

去住彼此無消息哀江頭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十四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十四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十四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十四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十四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十四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十四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十四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十四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十四

○仄平仄仄平仄仄

生男埋沒隨百草 兵車行

致君堯舜禹肯朽 可嘆

裁縫滅盡針線迹 白絲行

酒闌插劍肝胆露 魏將軍歌

○仄平仄仄平仄仄

蛟龍盤擊肉偏強 小篆歌○強去聲

布衾多年冷似鐵 茅屋歌

男呻女吟四壁靜 七歌

詩譜詳說 卷二 七古

我居巷南子巷北 偏仄行

○仄平仄仄平仄仄

崑崙天關凍應折 前苦寒行○應字平聲

目如愁胡視天地 二角鷹

前飛秃鶩後鴻鵠 天邊行

得君亂絲與君理 大食刀歌

○仄平仄仄平仄仄

羣雞驚鳴官吏起 昌黎詩

廣文先生官獨冷 醉時歌

張公嘆其材盡下 天有驛驛歌

孝經一通看在手 可嘆

○仄平仄仄平仄仄

男當門戶女出入 負薪行

引為賓客敬頗久 可嘆

天寒飲馬太白窟 悲青坂

杜陵野老骨欲折 投簡成華諸子

○仄平仄仄平仄仄

公獨延諍守丹陛 狄明府

詩譜詳說 卷二 七古

一夜飛渡鏡湖月 太白詩

鄰里為我色惆悵 七歌

十日不一見顏色 偏仄行

○仄平仄仄平仄仄

俄頃風定雲墨色 茅屋歌

獨立千載誰與友 東坡詩

寒雨颯颯枯樹濕 七歌

泛愛不救溝壑辱 在裴道州手札

拗句 每格一句

○顧視清高氣深穩 韋諷宅觀畫馬

猛將腰間大羽箭 丹青引

將軍勇銳與之敵 二角鷹

律句 每格一句

○咫尺應須論萬里 王宰畫○應論二字皆平聲

英姿颯爽來酣戰 丹青引

七仄句 一三字變換者附後

○信口自比契與稷 東坡詩

中夜起坐萬感集 七歌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

四座賓客色不動 陪王侍御登東山

唯見烏帽出復沒 東坡詩

雜句

○桐如青銅根如石 古柏行

白狐跳梁黃狐立 七歌○跳字平聲

有田不歸如江水 東坡詩○以上三句同韻  
後兩句一三字變換耳

蛺蝶飛來黃鸝語 白絲行

七古仄韻下句第二字亦宜多用仄聲法同平韻下句

下三字多用仄平仄其餘或仄仄仄或平仄仄或平平仄

皆參仄平仄用之

平韻忌用律句不得已而用不過一句兩句仄韻則一篇

之中可用三四句若拗律句雖五六句亦無妨上句調法

較多用律句時猶少若下句則古人多用律句拗句且多

用仄起之句變換下三字參雜用之或用仄平仄或用仄

仄仄或用平仄仄一句而變為三格不嫌重調且第一字

第三字又句句變換此三格中每一格共得四句三格共

得十二句再以別種句法相間用之易於成章矣

七古連平連仄造句法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

七平句法

凡七平句字音亦宜清濁相間且宜多用清音古人嫌其

音韻窒塞每以疊字疏其氣脈如老杜朱鳳行君不見瀟

湘之山衡山高靈州絕句中巴之東巴東山 杜集只此二句 李義

山韓碑詩封狼生豸生羅崔魯詩桃花梨花參差開東

坡詩微風蕭蕭吹菰蒲等句天然入妙可以為法至如昌

黎送僧澄觀云浮屠西來何施為又云皆言澄觀雖僧徒

一篇之中兩用七平句既不如法打疊又不加意洗練拙

滯疲茶直不成句也

七仄句法

凡七仄句字音亦須上去入兼備如老杜憶昔詩願見北地傅介子是也若出語老成亦可不拘如義山韓碑詩入蔡縛賊獻太廟句無上聲愈拜稽<sup>上聲</sup>首蹈且舞句無入聲是也此雖全用仄聲而上去入次第調和句法易於暢適與七平不同可以不用疊字疏通氣脈而亦有用疊字而妙者如老杜七歌有客有客字子美義山韓碑帝得聖相相曰度是也<sup>帝得句亦無上聲</sup>

六平一仄句 共七格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

十九

柯如青銅根如石 古柏行○仄在七

壯哉崑崙方壺圖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仄在一

江北江南春冬花 夢州絕句○仄在二

冰壺玉衡懸清秋 寄裴旻州○仄在三

中興諸將收山東 洗兵馬○仄在四

東飛鴛鴦後鶴鶴 七歌○仄在五

冥冥孤高多烈風 古柏行○仄在六

六仄一平句

拔劍欲斬且復休 七歌○平在七

天地黯慘忽異色 漢陵行○平在一

小兒學問止論語 最能行○平在二

四座賓客色不動 陪王侍御登東山○平在三

不讓不巾踏曉日 狂歌贈四兄○平在四

已覺氣與嵩華<sup>去聲</sup> 閑山歌○平在五

十日不一見顏色 信側行○平在六

連用五平句

在上○洪濤滔天風拔木 天邊行

在下○去歲生兒名添丁 昌黎奇虛全詩

在中○白狐跳梁黃狐立 七歌

連用五仄句

在上○但道困苦乞為奴 哀王孫

在下○當時四十萬匹馬 天育驃騎歌

在中○憐我老病贈兩莖 桃竹杖引

連用四平句

在上○羣胡歸來血洗箭 悲陳陶○此仄落句

黃頭奚兒日向西 悲青阪○此平落句

在下○昔日太宗拳毛錫 幸諷宅觀畫馬○此起用仄聲字者

胡為見竊虞羅中冬狩行。此起用平聲字者。

在中○蚨蝶飛來黃鸝語白絲行。此二仄在上。

眼中之人吾老矣短歌行。此一仄在上。

鳳皇麒麟安在哉又觀打魚。此亦一仄在上而用平落者。

連用四仄句

在上○一笑正墜雙飛翼哀江頭。此仄落句。

拔劍或與蛟龍爭此平落句。

在下○人生歡會豈有極陪王侍御登東山。此起用平聲字者。

矯矯龍性合變化天育驃騎歌。此起用仄聲字者。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在中○男兒性命絕可憐偏仄行。此二平在上。

安得壯士挽天河洗兵馬。此一平在上。

隣里為我色惆悵七歌。此亦一平在上而用仄落者。

連用九仄字長句

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桃竹杖引。此是老杜創格。他人集中無此等句若無杜之筆力必致頓蹶卷中收此聯。

備一格耳非舉之為常法也

以上句法連平連仄難於穩當故舉成句為式至於用處

有宜有不宜則又不可不辨凡連仄句隨處可用連平句

自第一字起連用四五六平者亦隨處可用自第七字逆

數而上連用四五六平者古人惟柏梁體用之如老杜大

食刀歌昌黎陸渾平聲山火東坡宿海會寺放翁十二月十

一日視築隄等作凡連平句皆用之又或作長短句雜體

歌曲如太白蜀道難鳴皋歌天姥吟等篇亦可用之若尋

常篇什斷不可用古人亦有不拘者如太白直上青天揮

浮雲魯郡堯祠送人老杜汨乎吾生何飄零晚晴。句昌

黎不見玉枝攢霜葩李花。句義山詠神聖功書之碑碑

四平句下東坡喚取阿香推雷車賦水車。句下四平放翁李公太平

官京師龍眼畫馬。句下四平此等皆偶一為之一人集中至多不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過十句耳東坡較諸家為多約有十餘句

七平七仄句勿論是何格調皆可用惟宜用之一韻到底

者七平句仄韻用作上句平韻則不可用作上句若柏梁

體則又不拘七仄句平韻用作上句仄韻則不可用作上

句若句句用韻亦不拘也

大凡七古句法平聲字多者語氣多笨音節多澁連用四

平五平尤易生病 仄聲字多者語氣多健音節多古連用

四仄五仄亦易入調蓋仄聲有上去入三音可以隨意打

疊也論其大概字音連平者二平三平多用四平少用五

平更少用連仄者二三四仄皆可多用五仄少用六仄更少用若論調和之妙全在上下句及上下聯如上下句平聲多則下句仄聲宜多上聯平聲多則下聯仄聲宜多上句上聯仄聲多者做此如此調和自然通篇一片宮商音節各拍矣多平多仄亦何妨礙乎然此惟詩境純熟時方能得心應手初學仍宜以常法求之○調和之妙又在首尾一字上下句或上下聯除韻腳一定不易外上句之首字尾字及下句之首字總宜四聲參用此三處時時變化卽句調重複亦無妨礙讀古人詩自知之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三十一

大凡初學七古上句上四字多用平下三字多用仄下句上四字多用仄下三字多用平此是常法平韻仄韻皆然七古對法

平韻用律句

平起○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軍前草木風洗兵

仄起○遙拱北辰經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蜀州

仄韻用律句

平起○樹枝有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光祿坂行○

調

仄起○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古柏行

平韻用拗句

平起○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漢隄行

仄起○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醉歌行贈公

仄起拗句變格○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去聲花冥冥

醉歌行○日字花字已拗吹字攪字又拗故為變格○此詩又有一聯云詞源倒傾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與此

同一變格惟上句第五字不拗又小異耳

仄韻用拗句

仄起○路指鳳皇山北雲衣沾鸚鵡洲邊雨岑嘉州詩○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三十四

平起○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樂游園歌

平起拗句變格○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古

行○上句五六字平仄互換此拗體之變格

上下各用律句

此格古人多用之起韻及轉韻處平韻仄韻皆用今引杜集中起韻為式

轉韻

純用平調○倚江桡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柳樹

平韻○方冬合沓元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復陰

參用拗調○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花卿歌

下句○巢艾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送孔真父○

仄韻上句拗



純用拗調○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欬然來向東高都護驄馬行  
○平 天雨瀟瀟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久雨期王將軍不至○仄韻

右調若作中間散聯古人多月之仄韻中平韻用者甚少今並摘錄於左

純用平調○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駱賓王詩○平韻

○此調杜集所無蓋平韻而用此調調法聲律多不諧和句法多不挺健初唐人喜用之盛唐人則汰除之此盛唐人之所以苑中駮北三千匹人聲豐草青青寒不死沙苑行○

參用拗調○去年米貴關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歲晏行○平韻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二十五

上句 苦心豈免容螻蟻上聲香葉曾經宿鸞鳳古柏行○仄韻

純用拗調○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兵車行○平韻

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憶昔○仄韻

上下同一律調此格古人多用之起韻轉韻及疊韻處且多用之仄韻中平韻用者甚少

今並摘錄於左

起韻純用平調○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喬知之詩○

平韻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發劉郎浦○  
法杜集中有仄韻無平韻唐以後名大家集中亦不多見可知平韻中不宜用此等調法也

參用拗調○長安大道連狹邪青牛白馬七香車盧照鄰詩○平韻

韻上句五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憶昔○仄韻下句五

純用拗調○八月涼風天氣晶萬里無雲河漢明宋之問詩○平韻

轉韻純用平調○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王維詩○平韻

參用拗調○君王日晚下朝歸鳴環佩玉生光輝崔顥詩○平韻

純用拗調○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薛華醉歌○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二十六

平韻 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去聲集漢陵行○仄韻

疊韻及散聯重用律調者附錄於後古人惟仄韻用之

疊韻○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大食刀歌○此是平調

山雪河冰野蕭瑟青是烽烟白人骨悲青飯○此是拗調

散聯○司徒清鑑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洗兵馬○此是平調

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憶昔行○此則參用拗調

○夙昔傳聞思一覓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峭崿此格止宜用之仄韻中平韻者汰而不錄

此最可學  
○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烟

女樂餘姿映寒日劍器行○前聯上下句錯雜用之後聯上下句平仄相黏另是一格○前聯上句後聯下句俱用拗調

俱用拗調

○不露文章世已驚朱辭弱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

香葉曾經宿鸞鳳古柏行○前聯上下相黏後聯上下錯雜比之前格調法又變前格詞語不對此則詞語皆對更是不同

對更是不同

平韻上下聯用律調

詩詩詳說 卷二十七古

上下聯相黏者○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

年笛裏關山月萬國軍前草木風洗兵馬○用初唐四傑體不嫌排偶之多然兩聯足矣多則傷氣傷格

傷氣傷格

不黏者○細看六印帶官字眾道三軍遺路旁皮靴剝落

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瘦馬行○上下聯皆用拗調不嫌重複若用平調則失體格矣

上下聯重調變換法

平韻○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

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兵車行○後聯上句五六字與前上句五六字半仄互換便不嫌其重複凡古詩句法變換只在一字兩字也

其重複凡古詩句法變換只在一字兩字也

仄韻○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

青蒿復恐初從亂離說憶昔○前聯用平調後聯變為拗調便不覺其重複此另是一法

上下聯重調不變換者隔聯救之摘平韻用律調者為式仄韻做此凡用古調重複者亦做此

用古調重複者亦做此

○細看六印帶官字眾道三軍遺路旁皮靴剝落雜泥滓

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驂驪不慣不得將馬行○此兩聯重調而後一聯救之者

行○此兩聯重調而後一聯救之者

○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

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古柏行○此前後兩聯重調而中一聯救之者

行○此前後兩聯重調而中一聯救之者

重調破格

平韻○遙拱北辰纏冠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

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良裾何處覓王

門道酬故高蜀州○前兩聯已是重調上聯用平調下聯以拗調救之重複之迹猶不大顯後聯又用此調則使人生厭矣不可學也

不可學也

仄韻○元圃瀟湘莽空濶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

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礪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

我憶昔行○前兩聯句句用仄起調上聯上句拗調下句平調下聯上下句亦然可謂重沓之至後聯上句以平

起物調救之下句亦應變換矣而仍用前兩聯調法  
在作者似有意炫奇創此新製其實不可為訓也

### 七古雜說

#### 押韻法

起步上句押韻可不押亦可大約押韻者宜多用不押者  
宜少用耳不押韻者平韻宜仄落仄韻宜  
平落古人有不拘者不可學也轉韻上句總宜  
押韻古人亦有不押者如太白將進酒云天生我材必有  
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此平韻者也老杜醉時歌云先生有  
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此仄韻者也此等皆於聲律  
有乖後人不可效尤至於作長短句體者短句轉韻可不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三十九

押韻然畢竟以押韻為妙如老杜兵車行云長者雖有問  
役夫敢伸恨是也

古人起步上句多借押通韻平韻者如老杜茅屋歌云八

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此有韻而借押豪韻也

仄韻者如老杜哀江頭云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

江曲此沃韻而借押屋韻也轉韻亦同此例不再備錄

句數多者可用通韻少者亦可用通韻平韻者如岑嘉州

梁園歌云梁園二月梨花飛卻是梁王雪下時此交微通

用也仄韻者如老杜醉時歌云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

生飯不足此屋沃通用也又有仄韻上去二聲通用之例

多者可通少者亦可通如東坡新城陳氏園云願君恰似

高常侍暫為小邑仍刺史此紙真通用也以上三詩前後

皆換韻所用之韻止此兩句故引以為通韻之証然在古

人亦偶一為之未可奉為常法蓋通韻惟句數多至四句

以下者始宜用耳四句一換韻者古人多用在起韻轉韻

之第一句若八句十二句換韻以及一韻到底者方可中

閒用之

句句用韻者有三體一則平韻到底此體不宜仄韻古人  
有之惟短章耳今不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三十九

備如漢武帝柏梁詩此每人  
一句者魏文帝燕歌行此一人  
所作者是也

一則變而換韻如晉人隴上歌此單押  
平韻者梁人東飛伯勞歌

此平仄韻 是也一則三句一換韻如岑嘉州走馬川行是

也此體蓋從秦人嶧山碑文化出而較上兩體難於措手

要能聯貫鉤鎖句數不可增減始得後人用其體者如東

坡次韻黃魯直畫馬亦傑構也黃詩亦佳今止引前兩首

後人用柏梁體而妙者杜之飲中八仙韓之陸渾山火蘇

之宿海會寺皆可奉為程式杜集止此一篇韓  
集較多蘇集更多變而換韻

者杜之大食刀歌前押平韻十七句  
後換仄韻十五句蘇之晉丹元子所示

太白復前後各七句最出色者也

東飛伯勞歌通篇兩句一換韻後人用此體者陸放翁同何元立賞荷花詩最佳

傲柏梁體上句押韻而有一二句或三四句不押韻者杜之麗人行是也韓集中惟岫嶼山一章蘇集較多如惜花芙蓉城約公擇飲是日大風之類是也

前半止下句用韻後半換韻而句句用韻者如梁人河中之水歌是也韓昌黎永貞行即效此體可以偶一為之

句句押韻而換韻者句數不拘多少如韓昌黎鳴雁篇前

押微韻共八句後換歌韻止四句李昌谷雁門太守行前

押仄韻只兩句後換紙韻共六句是也晉人龍上歌老杜大食刀歌亦然已見上文

常體用韻不可重複柏梁體亦然老杜八仙歌押兩船字

兩天字兩眠字三前字此不可學

### 換韻法

七古換韻原無定式然初學總宜平韻換仄仄韻換平句數多寡亦宜相稱如老杜秋雨嘆狂歌贈四兄李益師松樹畫障歌此四句一換韻者也醉歌行古柏行丹青引此

八句一換韻者也久雨期王將軍不至追酬高蜀州洗丘

馬此十二句一換韻者也諸詩換韻皆平仄相間可以為

法換韻句數多寡分句亦宜以此為式若六句十句者皆

不宜用蓋通篇分句換韻者用韻之數宜雙不宜單也

老杜王兵馬使二角鷹詩前三韻仄後換仄後兩韻平後

換平是韻脚不拘平仄也醉時歌或兩句一換韻或四句

六句八句一換韻是句數不拘多寡也韋諷宅觀畫馬一

篇則兩盡其變此等詩全是波瀾老成音節排宕故換韻

參差處不著痕迹惟功候純熟時始可效用其體初學為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三十一

之疵類必多矣

連換平韻者須清濁相間不然則宜連用清音聲調方振

得起如老杜韋諷宅觀畫馬中用微韻次換麻韻所押之

韻皆清音也

連換仄韻者須上去入三聲相間通篇平仄韻參押者如

老杜驄馬行起用腫韻次換馮韻上去聲相間也通篇單

押仄韻者如白絲行前用陌韻後換語韻上入聲相間也

至如梅樹嘆中用寘韻次換泰韻墜馬詩前用陌韻後換

沃韻偏用一音皆不可學

者乃緩者急之之法只宜用在中間及結束處在中間者如太白憶舊遊寄元參軍云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遙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是也用在結處者如老杜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云是日霜風凍七澤烏鬢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是也至於用在起處者老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是也此則偶一為之不可為訓詩不備錄

起處第三句疊韻者只宜用之平韻如老杜今夕行咸陽詩詳詳說

卷二十七古

三五

客舍一事無是也轉韻第三句疊韻者平仄韻皆可用老杜醉時歌儒術於我何有哉此平韻者也魏將軍歌魏侯骨聳精爽緊此仄韻者也

轉韻句數多而四句一疊韻者老杜醉歌行後八句陪王侍御登東山前十二句是也此格凡一韻到底者亦可用短篇如老杜悲青坂天邊行長篇如東坡寄吳德仁臘日遊孤山是也

疊句法

疊句者後聯上句仍用前聯下句詞語也此格只宜用之

結處約有三種一則疊句作收老杜冬狩行得不哀痛塵再蒙是也一則疊句引起下句作收老杜杜鵑行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是也一則疊句引起下句又兩句疊韻作收老杜入奏行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為君酌酒滿眼酷與奴白飯馬青芻是也

古人詩中有三四重句者雖與疊句不同亦附記於此如太白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句凡三見昌黎嗟哉董生行嗟哉董生句凡四見二詩皆長短句體用古樂府調法故可如此重複若平調七言古詩中斷乎不可

詩譜詳說

卷二十七古

三六

單句法

押韻而無偶句謂之單句用在起處第三句者短篇如老杜尚江三章每章第三句是也長篇如老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茅飛渡江酒江郊是也用在中間者短篇如老杜後苦寒行不爾苦寒何太酷長篇如老杜題王宰畫山水歌中有雲氣隨飛龍用在結尾者短篇如太白烏棲曲東方漸高奈樂何長篇如老杜簡薛華醉歌如何不飲令心哀是也

前中後夾單句疊韻者見前疊韻門內

分段換韻前後兩段末各綴單句者老杜短歌行贈王司直是也

一篇之中三用單句前中後各一句者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是也前則茅飛句中則嬌兒句後則風雨句

五律對法

五律仄起聯 上句一字不拘平仄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調 只摘中聯

○萬里清江上 三年落日低 畏人

勲業頻看鏡 行藏獨倚樓 江上○上

拗調正格 卽雙拗格○摘起

詩譜詳說

卷三 五律

○帶甲滿天地 胡爲君遠行 送遠起句○上句三字拗下

一徑野花落 孤村春水生 遣意中聯

細雨荷鋤立 江猿吟翠屏 暮春題濼西草屋結句

○江上日多雨 蕭蕭荆楚秋 江上起句○此上

風月自清夜 江山非故園 日暮中聯

空忝許詢輩 難酬支遁詞 已上人茅齋結句

○古戍落黃葉 浩然離故關 温飛卿送人東遊起句○此

更宜以救之

石鼎



已近苦寒月 况經長別心 摘去中聯

莫守鄴城下 斬鯨遼海波 觀兵結句

○南國晝多霧 北風天正寒 移居公安山館起句

衫裏翠微潤 馬銜青草嘶 自閬州赴蜀中聯

朋酒日歡會 老夫今始知 和江陵宋

變格

○送客飛鳥外 城頭樓最高 岑嘉州陝州送人起句○上

落日池上酌 清風松下來 孟襄陽裴司士見過中聯

○果得希代寶 織之那可論 高逵夫酬備入雪中見

詩譜詳說

卷三 五律

○遊子行愈遠 沙頭逢暮秋 陸劍南沙頭起句○

誰采離下菊 應開池上樓 孟襄陽九日懷襄陽中聯應

○明發懷二子 空吟招隱詩 太白秋山寄張翰

○萬里楊柳色 出關隨故人 戴叔倫送友東歸起句

賈傅才未有 褚公書絕倫 發潭州中聯

○正月今欲半 陸渾花未開 岑嘉州送杜位起句○此上

平聲勿誤讀

流水如有意 暮禽相與還 王右丞歸嵩山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王右丞送秘書晁監還日本起句○上句三四字皆拗而

用五仄句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送遠中聯

一坐度小劫觀空天地閒太白游昌禪師山池結句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登舟將適漢陽起句○此上句一字平者

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初月中聯

因謝陸內史蒞鱸何足傳孟襄陽峴山作結句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起句○此又下句一字拗者

詩譜詳說 卷三五律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于良史春山夜月中聯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孟襄陽登峴山起句○此上句一字平者

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歸李義山落花中聯

臨水不敢照恐驚平昔顏馬戴落日帳望結句

以上拗調勿論上句如何拗法下句第三字總用平聲

偏格古人亦常用之但不多耳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遊修覺寺起句○凡仄起調上下屢字皆拗者正格也此

則上句不拗而下句獨拗故為偏格

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王右丞送邢桂州中聯

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泛江結句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寒食起句○此上句一字平者

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情悲秋中聯

牛女年年渡何會風浪生天河結句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懷錦水居止起句○此又下句一字拗者

積夢江湖潤憶家兄弟貧戴叔倫送友東歸中聯

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王右丞朝川閒居結句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太白贈崔秋浦起句○此上句一字平者

詩譜詳說 卷三五律

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王右丞朝川閒居中聯

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得家書結句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續得觀書起句○上句腰字下二格凡上句一字平者不再備錄○數音朔屢也

鳥道一千里猿聲十二時王右丞送楊長史赴果州中聯

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王右丞朝川閒居結句

○卧病人事絕聞君萬里行宋之問送杜審言起句○此上句四字拗而下句三字不

救者

竹色溪下綠荷花鏡裏香太白送儲邕之剡中中聯



○吾友太乙子餐霞臥赤城五襄陽尋天台山起句○此救者上句一字平聲原可不拘平仄○東坡和劉道原起句云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即是此格上句一字亦用平聲

樵子不見識山僧賞自知五襄陽齒坐呈山南諸隱中聯

○遠望若可愛朱欄碧瓦溝東坡扶風天和寺起句○格同前詩而上句一字用仄聲

○欲狗五斗祿其如七不堪五襄陽京遣贈張維中聯

詩譜詳說 卷三五律 五

拗句參古調古調皆在下句起結中聯皆有此格各檢一聯為詩餘中類推

○梅冰不可解連江夜為潮太白送段淑之起句○下句四字拗是古調

月色望不盡空天交相宜太白秋夜宴喜池亭中聯以五平對五仄是古調

幽映每白日清輝照衣裳劉春虛閑題結句○下句亦四字拗而上句又變

右三聯乃變之極者與之所至偶一為之可耳

起句押韻平調 上句第一字不拘平仄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王右丞送梓州李使君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王右丞觀獵○此上句一字平者

拗調正格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秦川雜詩○下句腰字拗○此雖偏格而用作押韻起句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太白關山月○此上句一字平者○此詩本是排律惟有散行處耳或選入古詩非也

○涕泗不能收哭君餘白頭重題哭李尚書○此下句一字拗而三字拗以救之者

經歲岸鳥紗讀書三十車皮日休題陸魯望屋壁○此上句一字平者

去國登茲樓樓歸傷暮秋太白登新平樓○此下句腰字另為一格

種柳南江邊開門三四年司空曙江園書事寄盧綸○此又併下句一字亦拗者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孟襄陽臨洞庭上張丞相○此亦單拗上句而三四字平仄互換故為變格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太白對酒憶賀監○此上句一字平者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孟襄陽歲暮歸終南○此併下句腰字亦拗者

○君御狐白裘妾居緗綺幃孟東野送遠吟○此上句一字平者

押韻參古調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大白贈任城盧主簿○上句拗三字下用古句  
○為客久未歸寒山獨掩扉姚合山中述懷○上句四字拗三字不救是古調  
不押韻參古調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王右丞終南別業○下句拗法只拗一字三字若拗四字是古調以此例盛唐尤多  
○是古調以此例盛唐尤多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太白魯郡東石門送杜甫○格同上而句首字皆不拗  
○明宰試舟楫張燈宴華池太白與劉揚山泛宴喜池亭○格同上而上句拗三字

○出谷未亭午至家日已曛孟襄陽游精忠觀回○下句一字拗三字亦拗以救之此定法也不救是古調配以拗句可作起聯後人誤為拗調用作中聯則失調矣  
詩譜詳說 卷三 五律

在郡六年白香山留題天竺靈隱兩寺○格同上而上用五仄字  
○蕭蕭風色暮江頭人不行村夜○上下句不粘是古調下句三字拗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太白對酒憶賀監○格同上而上句拗一三四字  
五律平起聯 上下句一字皆不拗平仄

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  
平調 只摘中聯

○星垂平野濶月湧大江流登岳陽樓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上句一字仄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後游○下句一字平

○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瞿塘兩崖○上下句一字平仄互換  
拗調正格即單拗格○亦摘起

○奇兵不在眾萬馬救中原觀安西兵過起句○上句腹字拗  
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春宿左省中聯○傍去聲

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鯢鵬泊岳陽城下結句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悲秋起句○此下句一字平者

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送遠中聯  
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蕃劍結句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螢火起句○此上句一字仄者  
詩譜詳說 卷三 五律

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村雨中聯  
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沈吟病馬結句

○亦知成不返秋至拭清砧搗衣起句○此下句一字平者  
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昌黎獨釣詩中聯

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送遠結句

○吾宗老孫子質樸古人風吾宗○此上句三字四字平仄互換者  
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上兜率寺中聯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天末懷李白起句○此下句一字平者  
○曉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結句

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

封侯意疎澗編簡為誰青

○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

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客居愧遷次春色漸多添

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清溪深不測隱處惟孤雲

詩譜詳說 卷三五律

字亦是

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凝情空景慕萬里蒼梧陰

○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

坐看南陌騎下聽秦城雞

所居人不見枕席生雲烟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

天清一雁遠海濶孤帆遲

令人欲泛海只待長風吹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英靈已傑出誰識卿雲才

○欲陳濟世策已老尙書郎

遂耽水木興盡作漁樵言

倚楹遂至且寂寞將何言

○蜀僧抱綠綺西下峩眉峰

峴山不可見風景令人愁

○無家對寒食有泪如金波

詩譜詳說 卷三五律

○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

何時可為樂夢裏東山人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開

兩村辨喬木五里聞鳴雞

○道由白雲盡春與青溪長

洞房隱深竹清夜聞遙泉

○

○

○

偶然值鄰叟談笑無還期王右丞終南別業結句

變格

○長風起秋色細雨含落暉盧象永城使風起句○上下句三四字皆平仄互換是為

風簾夜涼入露簟秋意生白香山涼夜有懷中聯

○霜天起長望殘月生海門王少伯宿京江口起句○格同上而下句一字用平

斜光照疎雨秋氣生白虹崔曙山下晚晴中聯

○暮天雜初雁夜色涵早秋儲太祝題陸山人樓起句○此又上句一字用仄者

卧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孟襄陽宿永嘉江中聯

詩譜詳說 卷三五律

○楚關望秦國相去千里餘孟襄陽送盧少府入秦起句○格同上而下句一字用平

晚田始家食餘布成我衣盧象贈劉藍田中聯

○夫君不得意本自滄海來盧象送綦毋潛起句○此上句三字拗而下句三四字平

仄互換者

東風酒雨露會人天地春太白送綦昂諫巴中中聯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王右丞終南別業中聯○格同上而上句一字用仄

死生在片議窮達由一言盧象雜詩中聯○格同上而下句一字用平

○美人何蕩漾湖上風日長劉春虛江南曲起句○此上句不拗而下句三四字平仄互換

互換者

光連虛象白氣與風露寒王少伯東溪玩月聯○格同上而上聯上下句一字皆

拗此聯上下句一字皆不拗也

○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耶為題農舍起句○格同上而上句拗四字是古調

心馳茅山洞目極楓樹林孟襄陽泊揚子津寄劉隱士中聯

不知鱸魚味但識鷗鳥情孟襄陽游鏡湖中聯○格同上而上句一字用仄○以上

而無結聯蓋有之而考者未見耳後有所見當為補入

○吾多張公子別酌酣高堂太白夜別張五起句○下句拗三字是正格而上句拗四字是古調乃變格也

字是古調拗句參

晚登高樓望木落雙江清太白寄常塗趙少府起句○格同上而上句一字用仄

詩譜詳說 卷三五律

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孟襄陽泊潯陽望廬山中聯

以言神仙尉因致瑤華音常建送李十一尉臨溪中聯○格同上而下句一字平

暝投蒼梧郡愁枕白雲眠宋之問下桂江龍目灘結句○格同上而下句不拗

○可惜龍泉劍流落在豐城宋之問送杜審言結句○上句不拗而不相粘是古調

語默自相待安用旁人知祖詠答王繼留宿結句○上句皆拗而不相粘仍是古調

起句押韻平調下句一字不拘平仄

○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王右丞送趙都督

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晨漫成○下句一字平

拗調正格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章孝標田家

佳人眠洞房回首見垂楊劉希夷晚春

○任官經一年縣與玉峯連賈浪仙題皇甫藍田廳

以故之者

水亭涼氣多閒棹晚未過孟襄陽夏日浮舟過陳大水亭

○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絃李昌谷馮小憐

另是一格

○關山凌旦開石路無塵埃王子安散關晨度

朝暉開眾山遙見居庸關謝茂秦榆河曉發

詩譜詳說 卷三五律

押韻參古調

○朝隨秋雲陰乃至青松林儲太祝題辨覺寺

玉壺繫青絲沾酒來何遲太白待酒不至

○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太白同吳王送杜秀才入京

仄五

○薄晚嘯游人車馬亂塵塵長孫正隱元夜效小庾體

調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玩月呈漢中王

句可作起辭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此兩句皆是起聯唐律前半原有古律相參之例

古句皆可參入起聯而他詩之古明白易曉此句之古

人每習而不察且認為拗句用作中聯近代名家如竹

坨潭亦復沿說踵謬不悟其非賴有秋谷聲調譜指為

歧路所惑也

○中峯青苔壁一點雲生時王少伯謁焦鍊師

誰家無風月此地有琴樽孟襄陽夜登孔伯昭南樓

○泊舟伊川右正見野人歸儲太祝尋徐山人遇馬舍人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日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憶弟

以上仄起平起諸變格及參古調諸格唐人多用者後學

亦可多用少用者後學亦宜少用慎勿貪多致傷詩體也

律詩上下聯不粘者唐人多有不必拘抄

唐律上下聯不忌失粘然非正格後學效之亦不宜多

五言長律

長律亦稱排律與四韻律詩同一聲調一切拗句及變

格句皆可用古句勿輕用杜集此體最精宜專心學之

### 七律對法

七律平起聯 上句一三字下句一字皆不拘平仄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調只拘中聯  
拗調仿此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登高○凡上句一三字下句一字平

仄變換者  
不再備錄

拗調凡上下純用拗句者勿論  
正格變格皆收入拗調中

○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 龍頭○上句五字拗下句五字亦拗

以救之此  
是常法

### 詩譜詳說

#### 卷三 七律

十五

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 將赴成都草堂寄嚴鄭公○格同上

兩上句一字  
仄三字平

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常吹千里風 暮春○格同上而上一句三字仄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蜀相○格同上而下一句一字仄

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 陶峴西塞山下回舟作○格同上而

上句一字  
三字皆平

二三賢守去非遠六一清風今不孤 劉景文寄蘇內翰○格同上而上一句

一字  
仄

歸鴻往燕競時節宿草新墳多友生 山谷和師厚郊居○格同上而上一句

三字  
仄

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 題終明府水樓○格同上而下句又

拗三字另成一格○此聯上下句字字相粘後學效之者當如王梅溪題湖邊莊云夕陽茅舍客沽酒明月小

橋人釣魚字字老成不可移易方許作拗體詩

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 許丁卯咸陽城東樓○格同上而上

句一  
字平

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 趙渭南長安秋望○格同上而上句

三字  
仄

無窮江水與天接不斷海風吹月來 放翁泊公安縣○格同上而下句一

仄字

殘軀未死敢忘國病眼欲盲猶愛書 放翁新年書感○格同上而上句三

仄字

故人不見暮雲合客子欲歸春水生 放翁登劍南西川門感懷○格同上

而上句  
一字仄

半生與世未嘗合前日入山惟不深 遺山留別仲澤○格同上而下句一

平字

○堦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 兩不絕○上句不

另成一格下句拗  
五字以救上句也

### 詩譜詳說

#### 卷三 七律

六

虎頭食肉無不可鼠目求官空自忙○遺山送奉先從軍格同上而上句一字

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吳師道赤壁圖格同上而下句一字

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賦詩殊未央○章梓州橘亭送賈少尹格同上而下句三字又拗更當拗五字救之

山隨宴坐圖畫出水作夜窻風雨來○山谷題胡逸老致虛菴格同上而上一字平

冷猿挂夢山月暝老雁叫羣江渚深○遺山寄答商孟卿格同上而上句一字

空鉤意釣魚亦樂高枕臥游山自前○劉靜修夏日飲山亭格同上而上句皆平

○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題終明府水樓上句五六字皆拗下句五字拗以救之○操去聲

水真綠淨不可睡魚若空行無所依○樓攻媿游龍井格同上而上句一字

青蛇上竹一種色黃蝶隔溪無限情○李楚望暮春山行格同上而下句三字又拗更當拗五字救之

○格同上而下句三字又拗更當拗五字救之

野花相笑落滿地山鳥自憐啼傍人○羅江東春日登石頭城格同上而上句一字仄三字

十年多病度落葉萬里亂愁生夜牀○周南卿夏日寺居格同上而下句一字

三千餘歲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陸天隨和人見寄格同上而上句一字平○山谷贈鄭交云鴛鴦終日愛水鏡齒蒼晚風凋舞衣即此格調詩尤清新

孤燈無燄穴鼠出枯葉有聲鄰犬行○放翁枕上作格同上而下句一字

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放翁夜泊水村格同上而上句一字

○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柑猶自青○即事○上句拗五字皆合拗例惟上句拗四字是古句非拗句而出語天然不可移易故佳

長安之西過萬里北斗以南惟一人○放翁感昔○格同上而上句又拗三字○過平聲

似曾山陰訪修竹不記水邊觀嬰兒○劉后村上巳○格同上而上句五六字平仄互換○以上皆上用古句下用拗句者

水流亂赴石潭響花開不知山樹名○張南史春日道中壽孟侍御○上句

○上句

古句非拗句而開字連成不可易也後詩仿此

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十二月一日○上

三五字皆合例下句拗

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畫夢○格同上惟

耳

病夫瘦瘦了節序小齋焚香無是非陳簡齋十月○格

五

風塵裘物自有意神仙中人聊與游呂紫微張禪秀才

上句一三  
字皆不拗

詩說

歲云暮矣風落木夜如何其斗插江張文潛寒夜○格

六字下句又  
不拗五字

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能幾時曉發公安○格同

字而拗四字  
亦古句也

有時三點雨點雨到處十枝五枝花李山甫寒食○上

下句三字拗五字不拗已是古句韓詩六字更是古句

此等詩天然入妙自成調學者勿徒斤斤較量平仄

也○以上皆上用  
拗句下用古句者

○南渡桂水關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暮歸○上下拗五

二字皆  
古調也

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九日○格同上而

與齊俱入彼可弔乘流而行吾亦危范石湖人鮮寶○

六字皆拗  
○齊音祭

盤剝白鴉谷口粟飯煮青泥坊底芹崔氏東山草堂○

下不粘乃  
古調也

○詩人晝吟山入座醉客夜愕江撼牀山谷題落星寺○

拗三五字皆合例而上下皆

拗四字皆是古句非拗句也  
爾格 詩家通用但不多耳

詩說

○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玉臺觀○七律平

則上句不拗而下句拗五字故為偏格所拗烏字不可

移易故佳○宋王平甫廬山樓賢寺云千山月午乾坤

畫一壑泉鳴風雨秋即此格調然拗風字亦不可易也唐宋各抄一聯為式不能備述

野船著岸偎春草水鳥帶波飛夕陽朱慶餘南湖○格

又拗帶字飛字皆湮成不可易也○王介甫葛谿驛云

病身最覺風霜早歸夢不知山水長即此格調所拗不

字山字亦不可易也○

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十二月一日○上

蛟鼉出沒三萬頃雲雨縱橫十二峯山谷雲溪石○上



○拗亦爲偏格○縱平聲  
以上皆上句單拗者

起句押韻平調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與秋

拗調

○才微歲老尙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詞郭十五判官  
下句五字拗

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城西波泛舟  
下句三字拗五字亦

救以

卜居赤甲遷居新雨見巫山楚水春赤甲○上  
句五字拗

○遠公遁跡廬山興開士幽居祇樹林李東川題  
公山池○上下句五字

詩譜詳說 卷三 七律

○賦音其

暮春三月巫峽長島晶行雲浮日光卽事○格同上而  
上句五六字平仄

互換

拗調參古調 平調參古調者亦附入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沈雲卿龍池應制  
下句拗五字合

例上句五六字平仄互換亦  
合例而拗四字乃古調也

鄭縣亭子湖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題鄭縣亭子○下  
句不拗是平調上

則古調也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愁詩○格同上而  
下句拗五字○以

上古上句  
用古調者

○孤城高柳鳴曉鴉風簾半鈎清露華張承吉和杜牧之  
九華見寄○上句

五六字平仄互換是拗句下句一三字  
拗亦合例又拗二字則變爲古調也

鄧州城下湍水流鄧州城隅多古邨遺山鄧州城樓○  
格同上而下句三

字不

小窻冰水青琉璃梅花橫斜三四枝會茶山瓶中梅○  
格同上而上句拗

字五

秦關蜀道何遼哉公安渡頭今始回放翁泊公安縣○  
格同上而下句仍

字三

詩譜詳說 卷三 七律

○清風蕭蕭搖窓扉窓前修竹一尺圍東坡壽星院寒碧  
軒○上句拗五字

是拗調下句拗二四字則古調  
也○以上皆下句用古調者

拗律起聯全用古調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長沙送李十一  
○上句拗五字合

例而拗二字則古調也下  
句又拗二字亦古調也

灑灑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灑灑○格同上而  
下句一三五字又

耳拗

百丈暮塔倚人休侵星爭前猶幾舟山谷汴岸置酒○  
格同上而下句三

字不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暮春○格同上而  
用六仄聲字

懷沙嗣下鐵色磯中流東湍張碣機范石湖人鮮養○  
不拗一  
格同上而上句又

不押韻平調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有客○  
過平聲

拗調

○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陶岷西塞山下回  
舟作○上下句皆

詩詳詳說

卷三七律

三

竹根蟋蟀太多事喚得秋來籬落閒蕭千巖次韻傅惟  
下句首  
○格同上惟上

春來游子傍歸路時有白雲遮獨行張南史春日道中  
寄孟侍御○格同  
上而下句又拗  
三字○傍去聲

落星閣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山谷題落星寺○  
格同上而上句不  
拗五字而  
拗六字

老形已具臂膝痛事無多陳后山次韻春  
五六字皆拗下  
○格同上而上句  
句三字不拗

拗調參古調 平調參古調者亦附入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十二月一日○上  
句拗六字下句拗  
三五字皆合例而下句  
又拗二字乃古調也

城頭清角已三奏樹閒眠雞方一鳴張文潛曉意○格  
同上而上句拗五  
字下句不  
拗三字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曉發公安○格同  
上而上句連拗五  
六字下句又  
不拗五字

藏書萬卷可教子遺金滿贏常作災山谷題胡地老致  
虛菴○格同上而  
下句仍拗  
三五字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二年身劉夢得酬白樂天  
揚州見贈○上句  
詩詳詳說

卷三七律

三

不拗是平調下句三字拗五字不拗  
乃古調也○以上皆下句用古調者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遺黃鶴樓崔司勳黃鶴樓○  
上句拗六字下句  
拗五字皆合例而上句  
又拗四字乃古調也

白蓮菴中張居士夢斷世閒風馬牛呂紫微張禪秀才  
乞詩○上下句拗  
三字皆合例而上句  
又拗四字乃古調也

岳陽樓高幾千尺俯視洞庭方酒酣姜仲謙會飲岳陽  
樓○格同上而上  
句又拗  
五字

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池入尺龍東坡聞洮西捷報  
○格同上而上句  
又拗六字下句不拗○  
以上皆上句用古調者

起聯全用古調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立春○上句參用仄起調與下句皆用拗句而上下不粘合為古調也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題終明府水樓○五字是拗句下句拗二字又為古句也

○星宮游空何時落著地亦化為寶坊山谷題落星寺○平起調上下句皆拗四字皆古句也○著音酌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峽中覽物○上句不拗下句拗五字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九日○格同上而下句又拗三字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恨別○上句五字下句不救○騎去聲

○吟君嘆逝雙絕句使我傷懷奏短歌劉夢得寄白樂天○上句六字下句不救

○朱旗畫舸一百尺五月長江水拍天梅聖俞送少卿張學士○上句五六字不救

結句拗調

詩譜詳說 卷三 七律 三五

○酒闌卻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九日○上下句皆拗五字

○杖藜荷篠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登白帝城最高樓○格同上而下句又拗三字

○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十二月一日○格同上而上句拗六字

○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暮歸○上句拗五去聲看平聲

○千峯靄靄水滴滴羸馬此中愁獨行李楚望暮春山行○格同上而下句又拗三字

○馮驩老大食不飽起視八荒提劍維謝無道聞徐師川歸豫章○格同上而下句一字仄

○可憐使氣尚未減打鼓順流千斛船放翁風順舟疾○格同上而上句一字仄

○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秋風○上下句拗五字皆合例而下句拗二字乃古調也

○不知青雲梯幾級更借瘦藤尋上方山谷題落星寺○下句拗三五字是拗調上句拗六字亦合例而拗四字乃古調也

詩譜詳說 卷三 七律 三五

○明朝大江載吾去萬里天風吹客衣王雪山東流道中上下句拗五字皆合例而上句拗四字乃古調也○以上皆上句用古調者

結聯全用古調

○君當先行我繼往句吳東亭留小舟呂紫微張禪秀才乞詩○上拗四字

下拗二字皆古句也○句音鉤

偏格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登樓○上句不拗下句拗五字

○黔南去此無多遠想在夕陽猿嘯閒山谷哥羅驛○上句不拗下句拗三

五字○以上皆下句單拗者

詩譜詳說 卷三七律

○相思前路幾回首滿眼青山過衛州楊景山送人○上句拗五字下句不

是救○過去聲若讀平聲是救上句非偏格也

○憐君此去未得意陌上愁看淚滿巾劉隨州送馬秀才落第歸江南○上

句五六字皆拗下句不救○看平聲

○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東坡送春○格同上再引蘇詩以見

唐宋人皆有此格耳○觀去聲○以上皆上句單拗者

七律仄起聯 上下句一三字皆不拘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調 上篇中聯拗調仿此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登樓○凡上下句一三字平仄變換

者不備錄

拗調

○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南鄰○上句五字拗

○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秋興○上句五字平仄互換

○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暮歸○上下句五字皆拗

○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將赴成都草堂○格同上而上句五

詩譜詳說 卷三七律

六字平仄互換

○蛺蝶狂飛掠芳草鴛鴦穩睡翹暖沙吳子華開望○上句五字皆平

仄互換

拗調參古調 平調參古調者亦附入

○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梳碧瑪瑙寒鄭駙馬宅宴洞中上句拗五字合

例下句拗六字乃古調也

○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邊山谷題落星寺○格同上而下句五

六字平仄互換句法尤健惟四字又拗則古調也

○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望岳○上句與前二詩同調下句拗

二字則古調也

○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山谷題胡逸老致虛菴○格同上而

○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題省中院壁○上

○長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東坡出頴口初見淮山○格同上而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崔司勳黃鶴樓○

○風黑馬踰驢瘦嶺日黃人度鬼門關山谷哥羅驛○格

○亂波紛披已打岸弱雲狼籍不禁風江雨有懷鄭典設

○扶桑西枝對漸不弱水東影隨長流登白帝城最高樓

○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倚檻雲依依張子同

○梨花半殘意思少客子漸老尋游非梅聖俞寒食感

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東坡壽星

○何時盛之青瑣闈妙語付以烏絲欄汪浮溪次韻向君

○長鯨駕空海波惡老鶴叫月蒼烟愁遺山鄧州城樓○

○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崔氏東山草堂○

○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東坡壽星院寒碧

○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山谷題落星寺○

○黃流不解流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山谷汴岸置酒○

○船窓簾捲螢火闌沙渚露下蘋花開放翁泊公安縣○

○盤渦鴛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愁詩○格同上而

○

詩譜詳說 卷三七律

二十九

詩譜詳說 卷三七律

三十

十年戎馬贈萬國異域賓客老孤城詩○格同上而

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清日落夢相牽畫夢○格同上而

一字變換○以上三聯下句五字皆仄不及前引鐘磬

漁樵聯拗作平聲之峭健杜雖備體後人罕有承用者

○每愁夜中皆是蝎况乃秋後轉多題早秋苦熱○上下

引扶桑弱水聯同是古調而彼拗五字此不

拗五字在古調中另是一格學者宜分別之

梅花欲開不自覺稊萼一別永相望至後作○上下句

五字而下句不拗於法猶疎蓋下句五字為上下關鍵

此字拗作平聲上下句皆提振得起不拗而仄上下句

皆僵仆不立此聯上句五字已拗作仄下句又連用

四仄字仄聲太多五字宜拗作平以救之不救則如鳥

墮翼不能奮飛矣○以上二聯與前三聯上句格調不

同而下句飛香之病則同杜集此種格調不足為法後

詩詳詳說卷三七律

學詩中用事倘有名目詞語當錄原文不可移

易者如杜望岳之玉女洗頭盆偶一為之可也

○北辰九闔隔雲雨南極一星在江湖山谷題落星寺○

上文所引杜詩盤獨樹一聯格調而加變化者原詩

上是拗句下是古句此則上下加拗四字上句變為古

偏格

○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龜鼉游登白帝城最高樓

拗五字故為偏格下句

不拗而上句拗者仿此

起句押韻平調

○一片花飛滅卻春風飄高點正愁人江曲

拗

○露下天高秋氣清空山獨夜旅魂驚夜詩○上

○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烟蘇廷碩奉和春日

上句三字拗五字拗以救之此格上

句一字總宜用半句調方振得起

○西岳峻嶒竦處尊諸峯羅立如兒孫望岳○上句不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章梓州橘亭餞賈

五字下句

拗調參古調平調參古調者亦附入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雨不絕○下句拗

詩詳詳說卷三七律

三字拗五字不救乃古

句也○過平聲應去聲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送王十五判官扶

不拗上句拗一字

是古句○家音姑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溪卜築歲將淹太白題東溪公幽

句五字拗二字

又拗乃古句也

○一百五日家未歸新豐雞犬亦依依趙渭南寒食新豐

拗上句三五字拗是常

法又拗四字乃古句也

○錦官城西主事微烏皮兒在還思歸將赴成都草堂○

常法上句又拗

二字乃古句也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雷常陰題省中院壁○格同上惟上句三字

又仄耳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李義山三月二日

是常法上句又拗三字亦常法而拗二字乃古句也

鮑郎山前烟雨昏疎燈小市愁偏門放翁舟中戲題○上下句拗五字是

常法上句又拗二字乃古句也

○洞庭之東江水西簾旌不動夕陽遲陳簡齋登岳陽樓○與上文所引杜

送王十五判官詩同調惟上句五字又拗耳○以上皆上句用古調者

○春雨鬧鬧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江雨有懷鄭典設○上句不拗下句

也○閣平聲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白帝○上句拗五字是常法下句拗

二字乃古句也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黃草○上句三五字拗下句五字拗

皆常法下句又拗二字乃古句也○以上皆下句用古調者

○霜黃碧梧白鶴栖城上擊柝復烏啼暮啼○上句三字拗五字不救已見

全聯用古調

○古句又拗二字更是古句

下句拗二字亦古句也

○浣花流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卜居○上下皆用仄下句上下不

粘合為古調下句拗五字蓋於板中求活耳

○巫山秋夜螢火飛疎簾巧入坐人衣見螢火○亦是上下同調而下句不

拗上句五六字平仄互換亦板中求活也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登白帝城最高樓○上句調同前詩

而下句拗五字又拗二字變為古句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卻走深巖居柏學士茅屋○上下句但拗

五字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襄西頭簡吳郎司法○上下皆拗二字皆古句也○

綱上聲騎去聲襄上聲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晝短夜分眠晝夢○調同前詩而

上句又拗五字

○一百五日又欲來桃花梨花參差開崔魯春日長安即事○上句連用六

仄下句以六平對之創格也而語皆出之自然故佳

○羅浮道士誰同流草衣木食輕王侯呂純陽贈人○才上下同調而皆拗

五字皆用拗句合之為古調也

○江頭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心悠哉羅江東曲江春感○格同上而上句

五六字平仄互換

○朝陽照水紅光開玉濤銀浪相徘徊東坡觀海○與上呂詩同調

○九衢塵裏無停轡君居陋巷不出游謝無逸問徐師川歸豫章○格同上

而下旬初六  
字變為古句

○昔者遠戍南山邊軍中無事酒如川放翁風順舟疾○

拗上句加拗  
二字成古句

不押韻平調

○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張燕公幽  
州新歲

拗調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咏懷古跡○上句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漫成絕句○上句

七律起聯無此格而絕  
句有之故抄以藉數

詩譜詳說

卷三 七律

三五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崔氏東山草堂○

互換下句  
拗五字

拗調參古調

○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杜樊川聞慶州趙  
使君戰死○上下

五六字皆平仄互換下句是拗調上  
句又拗二字則古句也○中去聲

○一百五日風雨急斜飄細溼春郊衣梅聖俞寒食感事

拗上句拗四  
字則古句也

全用古調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清琅玕鄭駙馬宅宴洞中

拗調下句初五字亦拗調又初二字則古句  
也上句雖拗調而與下句不粘合為古調也

○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山谷贈鄭文○上

調下句初五字是拗句  
又拗四字則古句也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九日○下句拗五

拗二字皆  
古句也

○暗空無星雲抹漆邑大吠野人履霜張文潛寒夜○格

六字又平  
仄互換也

結句拗調

○直到絳州始分手江頭樹裏共誰來送辛員外○上句

詩譜詳說

卷三 七律

三五

○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送薛十四江東省  
觀○上句五字拗

○應  
平聲

○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鄭駙馬宅宴洞中

拗

拗調參古調 平調參古調者亦附入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早秋苦熱○上句

句初二字  
則古句也

○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上初五字

是古句○  
橫去聲



○但願諸公各努力上助明主憂元元放翁舟中戲道

而上下五字句法較發拔也與上南望聯同商

○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立春○下句不拗

句也○此上句用古調者

全聯用古調

○春花不愁不爛漫楚客惟臨枹相將十二月一日○上

上下皆拗二字皆古句也

○牧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草木回春容東坡閩池西捷報

詞而無拗字下句用本調而拗五字是拗句既與上句不粘合為古調也

詩譜詳說 卷三 七律

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蒼茫東坡出嶺口初見

上句拗五六字是拗句

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緣肥東坡書呈院寒碧

句五六字平仄互換亦是拗軒○格同上而上

以上諸詩凡參用古調及全用古調者皆是變格前人多

用者後人亦可用前人多用者後人仍宜少用未可藉

口前人放手橫行也

七言長律

七言長律俗間亦稱排律其聲調同四韻律詩一切拗

句及變格句皆可用古句勿輕用此體創自少陵亦有

拗體奇岑嘉州篇半拗者也釋悶篇全拗者也釋悶或

收入古詩非也少陵雖創此體詩止六篇一題鄭十八

問三寄岑嘉州四寒雨朝行一作丈二釋

視園樹五清明二首共六篇釋悶篇一氣旋折詞旨剴

切惟嫌露骨耳餘詩平平乏警策處而元白學之頗有

佳篇楊升菴學其拗體亦有傑構可謂青出於藍矣詩白

如餘思未盡重寄微之乞太湖書事寄微

之揚詩如高曉積雨始晴遲歸西巖是也

七言詩較五言多兩字而造句倍難於五言七律為聲

對所拘尤易傷氣作四韻律詩且難工況行之為六韻

詩譜詳說 卷三 七律

入韻長篇筆弱人每有尾大不掉之患少陵才力強健

而鍊意鍊詞均未入妙香山升菴筆有清拔之氣又善

寫人情物狀故能見長也

少陵七排止入韻香山亦多入韻之作升菴高曉詩只

六韻而波瀾起伏頓挫喻義層出不窮八十四字綽有

數百言氣勢蓋由詞少意多故能游刃有餘唐人貪多

者有十韻十餘韻已不能工陸天隨寄懷華陽道士三

十韻篇幅最長展拓處有勇衍病排比處有支湊病昌

黎伯云可憐無益費精神此類是也後學當以為戒

012211.001

37 B

附 六言律詩

齊梁以來平韻五六七言詩每篇六句八句中閒排對者古意既亡唐人因之定為今體號曰律詩五六七言各有格式而詩句字數陽奇陰耦惟四言詩二氣平分得天地之中和其體最尊亦最貴此外詩句其字數貴奇不貴耦故六言詩罕有作者李杜韓三大家集無此體王右丞劉隨州蘇黃諸家有作又絕句多律詩少近代楊升菴集律詩較夥茲附六言律譜於律詩之後所引皆右丞諸家詩升菴詩采摘尤多云律調有闕者以絕句補之

詩譜詳說

卷三 六言律

三

平起聯上句一三字不拘下句一字不拘

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

平調

○胡塵幾日應盡漢月何時復圓虞子山怨歌行○此樂府題也詩全入律故引

之○應平聲

拗調

○浮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劉隨州謝梁耿見寄○上句五字拗

○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黃山谷贈高子勉絕句○下句三字拗

參用古調

○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王右丞田園樂絕句○字拗是常法而四字又拗乃古句也

水心魚浮菖葉屋角鳩鳴杏花升菴春耕○格同上而

皆上句用古調者

○景公有馬千駟伯夷垂名萬年山谷酬向和卿○上句不拗下句拗二字是古句

非熊不夢涓叟狎鷗久忘漢機升菴秋漁○上句五字亦古句也

○從來不似一物妄欲貫穿九流山谷次韻石七三○上句拗五字下句拗三字

詩譜詳說 卷三 六言律

四

皆是常法下句拗四字乃古句也○穿去聲

○白沙一百八渡青城三十六峯升菴寄余懋昭○上句用仄起下句與上句不拗乃古調也○以上皆下句用古調者

全用古調

○莊周夢為胡蝶胡蝶不知莊周山谷家住閣○上句拗也

象踏恆河破底日行闕浮破冥山谷深明閣○上句改用仄起下句拗二字

皆古調也

○五風十雨紫歲東泉西曉人家升菴春耕○上句五字下改用仄起下句上

句不相粘  
乃古調也

○流水高山唱詠明月清風主賓升菴感通寺。上句改  
與上句不粘  
亦古調也

起聯押韻平調

○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劉隨州酬梁耿見寄

拗調參古調

○生涯一九節節老境五十六翁山谷次韻石七三。上  
句拗五字是拗調下句

乃古調也

全用古調

詩詩詳說

卷三 六言律

四二

○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廣子山怨歌行。上下  
句法一律乃古調也

○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銷深入神山谷贈高子勉。格同  
前詩而上拗五字下拗

二字皆  
古句也

○春事欲了鷓鴣主人雖貧燕來山谷次韻舍弟題牛氏  
園。上下句皆拗二字

皆古  
句也

結聯參用古調

○爲君能歌此曲不覺心隨斷絃庚子山怨歌行。上句  
拗三五字是常法拗四

字乃古  
句也

○此際毛錐何用畢竟刀環勒動升菴從軍行。上句參  
用仄起句與下句不粘

合皮  
古調

仄起聯上句一三五字不拘  
下句一三字不拘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調

○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猶眠王右丞田園樂

拗調

○覆卻萬方無準安排一字有神山谷酬向和卿。上  
下句皆拗五字

○顧我今六十老付公以二百年山谷贈高子勉。上句  
拗四字下句拗五字

○斛律金鼓勒詠劉越石扶風歌升菴寄張愈光。上句  
拗四字下句拗二四字

詩詩詳說

卷三 六言律

四三

參用古調

○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山谷再贈子勉。下句  
不拗上句拗二四字是

古句。才同  
纒數上聲

○丁丁鳥鶯斧重霏霏雪壓擔沉升菴冬樵。上句拗二  
字是古句。以上皆上

句用古  
調者

○船似天邊穩坐若空行無依升菴秋漁。下句  
拗二四字是古句

○六出羞稱奇計五餌盡是虛文升菴從軍行。下句拗  
二字是古句。以上皆

下句用  
古調者

全用古調

○桃紅復含宿雨柳絲更帶朝烟在丞田園樂○上下句皆拗二字皆是古句作

六言律詩者常用此調茲引數聯為式

牛羊自歸村巷童稚不識衣冠同上

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絃山谷贈高子勉○格同上

山高羊羣似蠟水濶牛背如舟升菴夏牧○格同上

幽高從來和寡妙處正不在多升菴寄張愈光○格同上而下旬又拗五字○

和去聲

○不堪上補補嫩但可婦教兒童山谷次韻石七三○上句改用平起拗句下句

又拗二字皆古調也

詩譜詳說 卷三十六言律 四三

○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山谷再贈子勉○上句改用平起拗句下句不

粘合為古調○著音剛

○興比王猷剡曲蹤似嚴陵釣磯升菴七日游兩湖○下句改用平起下句與上

句不粘合為古調○興去聲

起聯押韻平調

○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獨樹高原右丞田園樂

參用古調

○句法俊逸清新詞源廣大精神山谷再贈子勉○上下句法一律已是古調上

句又拗二字更是古句

○秦壇下瑞雲黃雨師灑道塵香山谷次韻韓川奉祠西太乙宮○格同上而無

幼字此調始於庾子山怨歌行後人相沿成例且多用之仄起調以下句排比為起聯句首連用平聲字聲音

高朗振起全篇升菴集價用此法茲摘數聯為式

鷓鴣十八從軍貌貅百萬超羣升菴從軍行○鷓鴣皆平聲與嫖姚同

角聲吹徹梅花胡雲遙接秦霞升菴燧煌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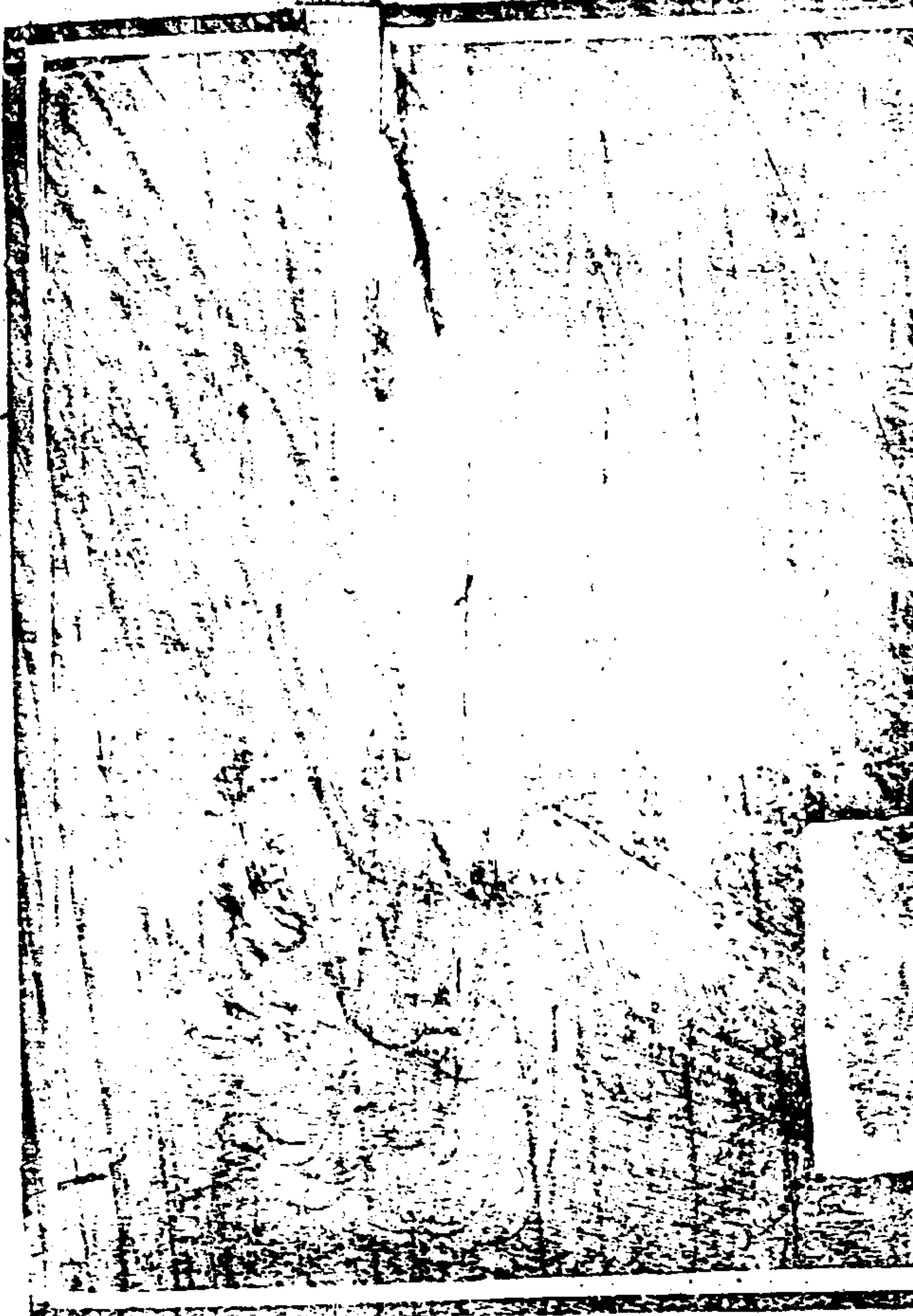
合樽且醉花閒分襟易慘離顏升菴送客

結聯參用古調

○柴扉歸來早掩斜陽影在簷頭升菴夏牧○上句拗二字是古句

○掃去自換村酒不須解卻貂金升菴冬遊○上句拗四字是古句

詩譜詳說 卷三十六言律 四三



詩譜詳說卷四

石屏許印芳麟篆纂

七律拗體 以杜為主雜人附見

七律拗體與五律略同惟通首全拗與用拗體變格

者變態雜出與五律迥異今就古人所用者摘錄于

後為學者式○七律拗體變格本名吳體見老杜愁

詩小注皮陸兩家集中亦有此體詩蓋當時吳中歌

詠有此格調詩流亦效用之也今只作變格拗體論

不另標吳體名目○解杜詩者一云拗體皆是吳體

詩譜詳說 卷四 七律拗體

老杜愁詩自注所以發凡起例然愁詩以前諸拗律

未有如愁詩之奇變者吳體之名不注於前而注此

詩之下作者本自分明解者何庸附會故知吳體為

拗律之變調非拗律之總名耳

全拗正格 所錄皆杜詩只摘

○覃山人隱居 起句變格餘俱止格次聯與上聯不黏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末章 格同上惟上下

○江南有懷鄭典設 前半用變格句後半用

題省中院壁 格同上

曉發公安 格同上亦次

秋風末章 格亦同上惟末句又用變格句耳次聯與首

五六字平仄互換○此

○九日 首聯三聯用變格句次聯尾聯

暮春 格同上惟上下

暮歸 格同上惟次聯與首聯不

白帝城最高樓 格同上惟次聯三

○十二月一日寒輕市上一首 前半用正格句後半用變

凡全拗者用變格句總宜在前此用在後未免於理不

詩譜詳說 卷四 七律拗體

其無所 不有也

全拗變格

○愁 前三聯皆用變調第二句雖是常調而首句既用變

變調詩之大法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 格同上惟末句第五字

○晝夢 通體皆用變調此變之極

三聯拗正格

○所思 後兩聯與上不黏

將赴成都草堂末章 格同上惟首聯次聯拗法參

至後格同上而首聯參用變調三聯全

○卽事首聯次聯尾聯皆與上不黏

灑灑調中二聯與上不黏

十二月一日首章格同上而首聯尾聯皆參

三聯拗變格

○崔氏東山草堂前三聯皆用變調首聯上下句相黏

不黏變之極者也

次聯與上不黏

半拗格不分正變

○蜀相前半拗首聯單拗次聯雙拗

章梓州橘亭饒成都實少尹格同上而四句皆拗參用

雨不絕格同上惟首句用古調

卜居亦前半拗後三聯上下相黏

簡吳郎司法格同上惟首聯既已重調拗法

望岳亦前半拗者惟首聯參用變調次

赤甲格同上次聯

○立春此首尾兩聯亦用變調後三聯與上不黏

○西塞山下迴舟作陶岷詩○首聯三聯皆用常

○長安秋望趙嘏詩○次聯尾聯拗次聯

○郭明府作西齋於頰尾請子賦詩黃山谷詩

○寄黃幾復山谷詩○

雜人全拗正格

○和韓欽聖學士襄陽聞喜亭梅聖俞○

陳伯比和回字復次韻東坡○首

元明題寄羅驛竹枝詞山谷○第

贈答晁次膺山谷○前半變調

風順舟行甚疾戲書放翁○通首變調而上下聯相黏

句不相黏惟起

○出頰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東坡○後三聯用變調

雜人全拗變格

壽星院寒碧軒東坡○通首變調首聯次聯及尾聯

聞洮西捷報東坡○通首變調首聯尾聯上

觀海東坡○首聯三聯尾聯皆變調且

題落星寺拗律三首山谷○三章多用變調今

舟中戲題放翁○後三聯皆變調次聯

泊公安縣放翁○首聯三聯變調三聯上

雜人三聯拗格正變之分已見上文今不細述

○登九華樓杜牧○一

○登食新豐別友人趙嘏○同上

贈人呂洞賓○同上

閒望吳融○同上

曲江春感羅隱○同上

蓮塘驛前人○同上

溪上行溫飛卿○前三聯拗

寒食風烟放蕩一首李山甫○同上

詩譜詳說卷四 七律詩譜

題胡逸老致虛庵山谷○同上

汴岸置酒贈黃十七前人○同上

贈鄭交前人○同上

和仁卿演太白詩意元遺山○同上

贈李文伯元遺山○只末句不拗耳

半拗格

○黃鶴樓崔顥○前半拗

鷓鴣洲太白○同上

二月二日李義山○同上

蜀慶州趙縱使君與黨項戰中箭身死長句杜牧

和杜牧之九華見寄張詰○同上

春日道中寄孟侍御張詰○同上

靈寶縣西吳融○同上

漁父張志和○同上

憶夏口羅隱○半拗 格見才調集

○龍池篇沈佺期○首尾拗

附註詩一首全拗格

閩水歌此本七古而中四句排對如律詩且調法與拗體無異因增入之。一三四聯變調後兩聯與

詩譜詳說卷四 七律詩譜

上不黏

五言絕句

○五七絕皆有古體律體之分律體亦有平調拗調之

別宜細辨之老杜絕句另是一格今所引雜人詩在詩附見一二

平韻上下句法

古體不拘律體法同五律今不贅述

仄韻上下句法

古體不拘律體平仄相對者固是諧調即上句借用

仄落者亦是諧調如下句用仄仄平平仄上句可用

平平仄仄下句用平平仄仄上句可用仄仄平  
平仄也此格古人多用之上聯且止用一聯無上下

聯皆用者讀古人詩自知之今不贅述

平韻古體一聯中有古句即是古體或一首中一半用古調一半用平調拗調或平調拗調參用而上下句不黏者亦是古體也七絕做此

○十訪九不見甚于菖蒲花可憐雲中月今夜墮我家施

吾古相思此句可用古調者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太白

夜思此上下聯合用古調者

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王

丞闕題此格同前詩但前詩中有古句此則不用古句耳

○美人捲珠簾深坐蟄蛾眉但見泪痕濕不知心恨誰太白

怨情此上聯用古調者

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王建

新嫁娘此格同前詩但不用古句耳

輕陰閣小雨深院畫簾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王建

丞書事此下聯用古調者但無古句耳

仄韻古體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白居易

青蒲水中蒲此句可用古調者

○美人如新花許嫁還獨守豈無青銅鏡終日自疑魂李

四怨三愁五情詩此上下聯參用古調者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王

鹿柴柴同音此格同前詩但不用古句耳

○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微雨寇

公南浦詩此上聯用古調者

○繁舟西岸邊幅山自來去鳥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張

軒題西嶼詩此格同前詩但不

用古句耳第三句亦是拗句

○開簾見新月即便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李

拜新月此下聯用古調者

○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側同是長干人生小不相識杜

長干曲此格同前詩但不用古句耳

○漫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卻釣魚船杜

絕句此句起者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盧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塞下曲○此仄起而押韻者○單音禪騎去聲

○東來千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雁高高向北飛杜老

胡風千里驚漢月五更明縱有還家夢猶聞出塞聲令狐楚從軍行○此平起而押韻者○首用拗句

平韻律體拗調只拗一兩句者不錄

○下得上峽日秋來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安坊女子幽恨詩○前三句拗此仄起者

詩譜詳說 卷四 五絕

九

○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閒且未去獨立沙洲旁太白鷺詩○四句皆拗此仄起者

○持刀剗密竹竹少風來多此意人不會欲令池有波香山池畔詩○亦四句皆拗此平起者○令字平聲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右丞竹里館○此仄起而首句仄落者

○日落牛羊歸渡頭動津鼓烟昏不見人隱隱數聲鐘元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太白

○低頭銀一鈎穆野玉三尺愁絕水邊花無人問消息性南梅苑絕句○此平起而首句仄落者

○垂綫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只借秋風虞世南詠蟬○此平起者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太白

詩譜詳說 卷四 五絕

十

○自道○此仄起者○四句皆拗調

○秋風流廣蒼蒼秋雨晦君問終南山心知白雲外右丞蒼裴迪○此仄起而首句仄落者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幽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右丞辛夷塢○此仄起而首句平落者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右丞

○繁陰乍隱洲落葉初飛浦蕭蕭楚客帆暮入塞江雨初

江行○此平起

而首句平落者通首作拗體者可偶一用之

○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白秋浦歌○第二句一字拗三字

不救此惟拗體可用也○平韻

○文杏裁為梁香茅結為宇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文杏館○第三句亦破格句此

詩乃拗體故得用之○仄韻

七言絕句

平韻上下句法

古體法同七古律體法同七律惟首句押韻方可平

詩譜詳說 卷四 五絕

落若不押韻者不可平落第三句勿論古體律體皆

用仄落

仄韻上下句法

古體法同七古律體法同七律五七律皆有押仄韻者法同平韻不過一

耳轉換惟首句定宜借仄落句押韻第三句定用平落

古體律體皆然

平韻古體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

雲日如火炎天涼老杜夔州歌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

別有天地非人間太白山中問答

昔日鬢鬢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

一日看盡長安花孟東野登科後作

道士夜誦蕊珠經白鶴下繞香烟聽夜移經盡人上鶴

天風吹入青冥冥鮑溶贈楊鍊師○以上四詩皆通首

調皆不同惟每首後二句大同小異耳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畔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

不放香醪如密甜老杜絕句漫興

詩譜詳說 卷四 七絕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畧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

婦女多在官軍中老杜三絕句之一渾字平聲○以上

同可以參用○此詩語太發露乃杜詩之下劣者茲取其格非取其詩也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

繫馬高樓垂柳邊王右丞少年行○此上聯用古調下

聯用拗調者○此格古人多有下聯

○秋在水清山暮蟬洛陽樹色鳴皋烟送君歸去愁不盡

又惜空度涼風天王少伯送狄宗亨○此上聯用拗調

用拗調若用平調則不合體裁矣

仄韻古體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路谷自說一女勸借時  
回頭却向秦雲哭老杜三絕句之一

○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  
行盡江南數千里岑嘉州行夢

○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池盡竹樹二畝餘  
至今人道江家宅劉夢得江令宅

○穆王八駿走不歇海外去尋長日月五雲望斷阿母宮  
歸來落得新白髮劉義舉八駿圖

詩話詳說 卷四七絕

○月明星稀霜滿野瓊車夜宿陰山下漢家自失李將軍  
單于公然來牧馬無名氏胡笳曲○以上五詩調法各異然古體之格大概已備其變化在一字兩字之間惟人善學耳

○營州少年厭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樽酒千鍾不醉人  
胡兒十歲能騎馬高適夫營州歌○此上聯用古調下聯用律調者

○春日遲遲春草綠野堂閒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翁  
猶唱開元木平曲李大浦宮詞○此上聯用律調下聯用古調者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  
平韻律體平調

人間能得幾回聞老杜贈花卿○此平起押韻者應字平聲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老杜江南逢李龜年○此平起而不押韻者○第二句可用拗調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道姓字粗豪甚  
指點銀紙索酒嘗老杜少年行○此仄起而不押韻者

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  
玉座應悲白露團老杜解問○此仄起而不押韻者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老杜江畔獨步尋花○此上聯拗者第二句是變格拗調○以下仄起調

詩話詳說 卷四七絕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啼紅果  
溪女得錢留白魚老杜解問○首句及後二句拗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太白送孟浩然之廣陵○格同前詩惟首句用變格拗調耳

○河上老人坐古槎合丹只用青蓮花至今八十知四十  
口道滄溟是我家王少伯江上歌○前三句皆拗首句借用古調

○小亭閒眠微醉消山榴海柏枝相交水紋簾上琥珀枕  
旁有墜釵雙翠翹李義山偶題○四句皆變調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來太白山中與幽人對酌○此上聯拗者次句參用古調○以下平起調

○新林二月孤舟還水滿清江花滿山借問故園隱君子

時時來往在人間儲太祝寄孫山人○前三句拗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是春風相欺得

夜來吹折數枝花老杜絕句漫興○格同前詩惟首句不押韻且用變格句耳○相字讀入聲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

終是悠悠行路心張謂題長安主人壁○四句皆拗惟上下聯不黏耳○首句古調次句變

詩譜詳說卷四七絕

調下聯常調  
令字平聲

仄韻律體古人亦多用拗句不另分平調拗調

○青溪訪道凌烟曙王子仙成已飛去更值空山雷雨時

雲林薄暮歸何處崔曙嵩山訪馮鍊師不遇○此平起者

○寒月沈沈洞房靜眞珠簾外梧桐影秋霜欲下手先知

燈底裁縫剪刀冷白居易山空聞怨○此仄起者

平韻律體上下聯不黏古人少用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王右丞在元二使安西○此平起者仄起者做此不再備錄

仄韻律體上下聯不黏古人亦少用

○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轆轤牽素練美人初起天未明

手拂銀瓶秋水冷張文昌楚妃怨○此平起者仄起者做此不再備錄○第三句是拗調

平韻起聯重調古人少用偶一用之皆作拗調也

○角鷹初下秋草稀鐵驄拋鞍去如飛少年獵得平原兔

馬上橫捎意氣歸王少伯觀獵○起聯上下重調首句用拗調變換得妙○此平起者

○東望少城花滿烟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

喚取佳人舞繡筵老杜江畔獨步尋花○起聯重調妙此則不嫌其重複矣○此仄起者

詩譜詳說卷四七絕

調下聯常調  
令字平聲

仄韻起聯重調古人亦少用但比平韻為多且可不用拗句耳

○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馬去疾如鳥都護行營太白西

角聲一動胡天曉岑嘉州武威送劉判官赴碛西行軍○第二句拗○此平起者

○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濕一陣風來碧浪翻

眞珠零落難收拾宋人杜衍雨中荷花詩○兩句皆不拗○此仄起者

律體破格句

○百歲老翁不種田惟知曝背樂殘年李頎野老曝背詩○上句三字拗五字不拗乃破格句拗體可偶一用之此詩本平調而用此句不可學也拗調者附錄於後

○河上老人坐古槎合丹只用青蓮花王少伯河上歌

附竹枝詞拗調

竹枝詞體自劉夢得創出詩凡九首謫官朗州可馬

時作所言皆蜀中風土人情俗事俗語皆引入詩有

古樂府遺風其詩即律體七言絕句而參用古調律

而兼古總之皆拗調耳因與尋常律體絕句不同故

另為一門其平調皆不備錄止錄用古調者四章示

學者云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

北人莫上動鄉情 第三句古調

詩譜詳說

卷四七絕

七

瞿塘嘈囋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

等閒平地起波瀾 首句古調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

水流無限似儂愁 首句及第三句古調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

住在成都萬里橋 後二句古調凡上下句不黏者即是古詩不必定用古句也

竹枝變體詩黃山谷

考試局夜聞孫元忠博士誦書聲胡悲壯戲作竹枝

歌三章和之

南嶺讀書聲吾伊北窗見月歌竹枝我家白髮問烏龍

他家紅妝占蛛絲 首句古調次句變格拗調三句正格拗調四句古調。山谷太夫人於時

無恙故三語云然

屋山啼鳥見當歸玉釵習蛛郎馬嘶去時燈人正月半

階前雪消萱草齊 首句古調下三句皆變格拗調正字平聲。此章起句即承上章後二句

來說

勃姑夫婦喜相喚街頭雪泥即漸澆已放游絲高百尺

不應桃李尚春寒 首句正格拗調次句變格拗調末二句說來未二語收到考試局回應首章起句章法極佳

詩譜詳說

卷四七絕

七

○應字平聲

夢李白誦竹枝詞三疊 此山谷謫官朗州時作題下有序今不備錄

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

琵琶應道不如歸 首句變格拗調下三句皆平調。那字應字皆平聲

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

何日金雞赦九州 首句變格拗調次句古調三句亦變格拗調四句平調。此不承上章後

二句來而杜鵑句則跟土章首句來詩家職貫鈞鎖之法甚多在作者善用耳

命輕人鮮幾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泪南人笑

青壁無梯聞杜鵑 首句三句平調次句四句正格拗調所謂作變格詩以正格收也。亦不

承上章後二句來性於未二語帶定杜鵑既跟次章又  
應首章前後一切收盡較前考賦局詩章法一變益見  
作家  
本領

以上六詩皆律體絕句而拗調古調與平調參用其用  
古調凡七平句及下六平下四平句皆用之故為變體  
此蓋從老杜夔州絕句化出山谷最善學杜數詩尤見  
奪胎換骨之妙較夢得格調更高

詩話

卷四七

七

樂府

樂府之詩古體律體三四五六七言及長短句各體備其異於別體古詩律詩在異味神骨不在聲調也就聲調言不外五六七言諸法但他詩所不可用者樂府間亦可用此惟作古體或拗體方可不拘若作律體又用平調仍當守律體規矩不可壞法作長短句與柏梁體凡古詩所不可用者亦可用之而總以音韻諧和為

詩譜詳說

卷五

樂府

貴

樂府與他詩不同固在意味神骨其實聲調亦有不同處但聲調亦從意味神骨中流出另有一種音節且其措詞另是一種口吻口吻既殊聲調自別此非可以聲音乎仄求之者故不按譜定聲而精選篇什編為二卷疏解筋節開示法門學者宜熟讀古作反覆咏嘆之又取他詩參究之久而聲入心通自有所得也

詩本咏歌之文周秦以上詩篇多是樂章而無樂府之名樂府始於漢初而盛於武帝時凡朝野詩篇可咏歌

者皆采而被諸管絃字字有紀律在歲月既久傳為訛誤其詞多不可解至曹魏則改漢曲自製新樂府如克官渡定武功等章是也晉人又改魏曲為新樂府如宣受命靈之祥等章是也六朝亦各有樂章不襲前代而自魏以下詞人多擬作古樂府此體或三言四言五六七言或長短句宜依本體不依亦可其詩宜依命題本意而不可襲用原詞古人亦有不依本意者或借以抒寫懷抱或借以咏嘆時事如魏武帝薤露蒿里等章是也又有襲用原詞乃更衍出妙義者如李太白集中樂

詩譜詳說

卷五

樂府

府是也此等皆可為法至于不依本意而全無寄託依用本體而但摹句調是皆惡劣之習不可效尤也以上皆論擬古之作至於不擬古題而自創新樂府者莫善於唐之老杜如集中三吏三別諸篇就眼前事鏘鏘成詩其神味却是漢魏樂府昌黎瀧吏董生行一篇尤得漢人筆意元白張王四家亦各創為新曲雖不及杜韓而皆自成一派此又得樂府制作之本意較擬古者高出一等後之學者擬古固可不擬亦可在乎其人心思才力耳

琴操○琴操者琴曲也古之爲此曲者皆身遭窮困之  
人名爲操者言身遭窮困猶不失其節操也琴操之作  
韻語而兼散文古詩而兼騷體亦樂府類也古詞凡十  
有二韓昌黎削其二而取其十且各擬作一章高古樸  
質直遒兩周後人鮮有及之者操字去聲

昌黎琴操其高古固不可及而命意措詞間亦有未純  
處如履霜操道孝子意可謂真切然語氣太直未免怨  
而怒矣後人擬作却有勝之者前明周梁石本朝盛青  
陵兩篇雖不及韓之高古而婉曲和平處實勝韓也

詩譜詳說 卷五 樂府 三

長短句

長短句亦稱雜言體格不一聲調因之無定短至三四  
言長至十五六言全以音節爲主詩之本乎天籟者也  
短篇自古歌謠化出長篇自古樂府化出古來最擅長  
者鮑明遠李太白兩家此外大家亦有神到之作後學  
欲工此體宜熟讀古歌謠古樂府然後取明遠太白以  
下大家諸名篇朝夕諷詠參互尋繹心領神會自能悟  
入今亦精選二卷以示標準其載樂府者此體之祖尤  
當留心探討也

三四言平仄不拘五七言與古詩同例而古詩所不可  
用者閒亦可用如太白蜀道難天姥吟嗚皋歌等篇是  
也若只是尋常篇什五七古所不可用者亦當禁之至  
八言以上句調只論下七字與七古同法凡四五平在  
下者宜斟酌用之六七平者尤宜斟酌不可輕用  
詩家聲調不外高下收放緩急頓宕八字而長短句尤  
曲盡其妙長後更引以長是高且急也短後更縮以短  
是下且緩也長後忽接以短是收且頓也短後忽接以  
長是放且宕也其間變態雖多總用此八法耳

詩譜詳說 卷五 長短句 四

短句易爲長句難爲要結實不可減字要穩順最忌棘  
澁槎枒如昌黎忽忽詩云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  
此十一字句也然長翮即大翼長大又即如雲可以測  
去數字便不成句下句云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此  
十字句也然上四字似一句下六字又似兩句生硬之  
極直不成句後人當以爲戒  
押韻有牽搭法如鮑明遠梅花落云中庭雜樹多偏爲  
梅谷陸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霜中能作實搖  
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念



其二句語意一片而以花字聯上嗟字成韻以實字聯下日字成韻謝法甚新亦甚奇蓋獨創格也又有鬼裏法如太白鳴皋歌起用豪韻前四韻下接短句云玄猿綠罷舔嵌豈危柯振石駭膽慄魄羣呼而相號叠用四字句換成兩韻然後用一六字句收入豪韻聯合上文變化不測亦獨創之格

每韻皆用偶句此常調也惟奇偶相參則變而入妙如太白蜀道難云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此先用單句後用偶句也這別離去日慘慘兮雲冥冥

詩譜詳說

卷五 長短句

五

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此先用偶句後用單句也

一篇只兩韻者如老杜貧交行陳伯玉登幽州臺歌太白橫江詞首章昌黎徐山蒼是也此等篇幅太狹古人偶一為之後人可不學也

一篇之中前中皆用五言後用七言兩句或四句作收者如太白寄王屋山人孟大融劉文房入桂清次砂牛石穴是也此格惟短篇可用長篇斷乎不可古人亦有元遺山游泰山是也此等不可為訓

太白固是長短句聖手其餘大家間有一二佳什如岑

嘉州戎葵花歌老杜兵車行桃竹杖引劉少府畫障歌

昌黎東方未明陸哉董生行聽穎師彈琴東坡書晁說

之考牧圖後歐陽少師石屏玉維吳道子畫山各送王

郎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无咎文潛元遺山南冠行醉

後走筆湧金亭示同遊諸君等篇皆可奉為法程近代

名家如高青邱悲歌李西涯靈壽杖歌何大復俠客行

秋江詞陳大樽小車行陳元孝耕田歌送董勿休歸會

稽歌梁藥亭養馬行許鶴沙遊鏡眉山歌朱竹垞玉帶

詩譜詳說

卷五 長短句

六

生歌邵子湘雪後登滕王閣放歌田鬲灘孤兒行此是樂府皆傑構也

雜體

雜體如箴銘贊頌詠辭皆詩之類其體不一未可定譜

或三言四言五六七言或長短句作者詩作何體即依

其體規矩常調所不可用者間亦可用惟變而不失其

正斯善耳

兩言專體惟黃帝彈歌一章及虞伯生詠野漢一篇後

人更無繼作者三言專體漢以前多短篇漢以後多長

篇而佳者絕少如漢樂府紳時日天馬歌鮑明遠代春  
日行最出色者也

兩言三言可偶然作惟四言可多作而最難工三百篇  
在前故也此體不墓毛詩固不可太墓句調尤不可總  
以變化爲貴古來作者三百篇外焦氏易林爲專家此  
外如漢樂府安世房中歌齊陽朱明惟泰元善哉行諸  
篇昭君怨詩韋孟諷諫詩魏武帝短歌行觀滄海諸樂  
府曹植叔夜雜詩幽憤詩送秀才入軍張茂先勵志詩  
東晉補亡詩傅休奕短歌行劉越若荅盧諶陶公停雲

詩譜詳說

卷五

七

歸鳥時運勸農命子諸詩無名氏獨漉篇皆可爲法唐  
人惟昌黎擅長如元和聖德詩平淮西碑詩直追雅頌  
遠勝漢人魏晉勿論矣柳州平淮夷雅亦佳韓柳才力  
學問原非尋常文士可比在古文中爲魏晉而後大作  
手故其四言詩色色入古後人無其本領亦不能學耳  
九言專體古來作者最少元代天目山釋子明本中峯  
一作有九字梅花律詩四韻雖已成格詩實不佳楊升  
菴改撰一章云昨夜小春十日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  
去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籠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窻下

來歌殘水調沈珠明月浦破山香碎玉淩風喜錯恨  
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又引盧贊元  
醉醺花詩云天將花王國艷殿春色醉醺洗妝素頰相  
追陪絕勝穠英綴枝不韻李堪友橫斜照水纔先梅瑤  
池蓮雙成浴香肌露竹林嵇叔夜醉玉山頽風流何事  
不入錦囊句清和天氣直挽青陽回亦九字律詩也此  
體大約用古詩句平仄不拘惟下句第七字總宜用平  
如此方撐得住中四句詞語排對如五七律凡造句以  
不可減字爲佳

詩譜詳說

卷五

八

集句體自晉人傅咸始咸嘗作七經詩皆集經語成之  
此集句之祖也唐人爲此者少宋以後爲者日眾而佳  
什亦不多見此體須通篇詞意聯貫又能旋轉自如乃  
佳嘗愛明人安公石集杜弔葉叔晦云臨江把臂難再  
得便與先生成永訣文章曹植波瀾瀾死爲星辰亦不  
滅老去新詩誰與傳男兒性命絕可憐出門轉盼已陳  
迹妻子山中哭向天中夜起坐萬感集人生有情泪沾  
臆鳳皇麒麟安在哉石田茅屋荒蒼蒼蒼蒼不見空牆日  
色晚悲風爲我從天來宋元以來集句佳者流傳殆遍

此詩傳者猶少因錄之

聯句體始于漢武帝柏梁臺詩六朝以下多效之者繼  
柏梁詩人各一句六朝以下多是人各一聯律詩如老  
杜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古詩如昌黎同雜  
篇是也又有一人唱句一人對句更唱迭對者如昌黎  
城南篇是也此體總以結構自然一氣呵成爲妙  
雜體有不可學者如五平五仄通首皆平或通首皆仄  
亦有一通首一句平一句  
仄或一句仄  
一句平者迴文反覆離合建除雙聲吃語之類總無  
關於風雅而且近於遊戲不宜學也

詩譜詳說

卷五雜體

九

律詩有上下分押平仄韻者唐人章碣始創此格然作  
短篇古詩或長短句體可以偶一用之律體未免碍格  
不可學也

詩譜詳說卷六

字音上

石屏許印芳麟篆纂

古賢讀書先求識字既貴審音尤貴辨義後人學問苟且字音向多不識況字義乎然字義不識即字音不知蓋字音有一音而兼數義者惟當辨義不必審音若字音隨義而變者一字而兼數義即一字而兼數音字義益多字音益變平日習用之字其義益層出不窮苟非識義何由知音俗儒往往忽畧不能博通字義因之字音乖舛此大病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十

也然在專攻時執者尚可不必要深究若從事詩賦兩途是宜廓清宿弊先講字學凡諸字書宜時時省覽切勿視爲泛常今纂詩譜惟就古人常用之字有初學不知而誤認平仄者摘錄成卷以啓愚蒙雖不賅備已載入十之五六由茲推類以稽全文在乎其人平日用功耳凡非常用之義皆不備錄  
○平仄一定者

華字

光華菁華凡屬華美者平聲華嶽華陰華陽太華二華嵩華凡屬華山者去聲餘詳後條華字注

雍字

雍穆辟雍凡屬雍和者平聲雍州雍門秦雍岐雍凡屬地名人姓者去聲

騎字

騎馬騎驢凡用力者平聲騎尉鑣騎凡現成者去聲字分動靜此類是也

傍字

傍邊平聲音旁依傍音邦去聲

倭字

倭遲平聲音威倭奴國亦平聲別音窩倭墮髻音窩上聲

行字

行列班行太行平聲音杭行行如也輩行如丈人行大父行之類皆去聲音巷○行走行爲皆平聲音形行誼節行並音形去聲

中字

中和中外平聲作者字應字合字解者去聲餘詳後條

重字

輕重之重上去聲通用重疊之重凡重重百重千重萬重

一重幾重等語皆平聲餘詳後條

予字

作我字解平聲同余作與字解上聲同與

齊字

齊魯齊等齊集平聲音臍火齊珠名五齊同去聲音祭

煎字

煎烹平聲甲煎香名去聲

杓字

斗杓平聲音標杯杓入聲音勺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如字

如嬪平聲音非如耦去聲音佩與配同

啞字

笑言啞啞入聲音厄鳥聲啞啞小兒嘔啞平聲音鴉龔啞音鴉上聲

倡字

倡伎平聲倡和倡首提倡去聲

頗字

偏頗廉頗平聲頗有頗可凡作少字解者上聲

庭字

門庭庭階平聲大有庭庭去聲

聽字

作視聽現成字用若重聽清聽之類又或作聽候聽從聽憑解者皆去聲餘詳後條

徼字

游徼邊徼去聲音叫徼幸徼功徼福平聲音腰

繇字

咎繇繇役平聲音堯繇詞去聲音宙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弁字

弁見將弁去聲音變小弁與弁同平聲音盤

回字

回遠回避去聲餘俱平聲

遣字

遺棄遺憾子遣祖遺平聲贈遺之遺去聲

遲字

凡作遲滯解者平聲遲客去聲待也

沆字

沈澹沈茫沈澆澆沈音航上聲沈礪去聲音抗餘義不錄

思字

思念平聲意思去聲

稽字

稽考稽延平聲音基稽首稽顙上聲音起

開字

俗作開从日月之非也

中間開關平聲音堅閒暇安閒亦平聲音賢病閒反閒閒阻閒隙閒道閒管皆去聲音諫

穿字

穿鑿平聲貫穿去聲

要字

要服要囚要離要結要末要領要領與腰同平聲要道要旨要害大要去聲餘詳後條

奔字

泛言奔走平聲奔喪去聲軍敗奔北亦去聲而又音償

埤字

埤益垣埤平聲音埤埤垝去聲音避埤音睨與睥睨同

慢字

漫興爛漫水漫漫勞漫欲去聲餘詳後條

汗字

反汗流汗去聲可汗漫汗平聲

稍字

作微漸解皆上聲與少通稍食去聲餘義平聲

燒字

焚燒平聲野燒山燒遠燒獵燒去聲

渾字

胚渾水渾陸渾高渾雄渾許渾渾元渾天儀渾厚渾脫渾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六

然渾欲皆平聲渾淆渾敦上聲與混同渾敦之敦亦上聲與沌同餘詳後條

蒼字

蒼天蒼山蒼江蒼生蒼頭蒼黃蒼老蒼顏蒼翠蒼然平聲蒼莽蒼蒼上聲餘詳後條

茫字

茫然茫茫平聲茫蒼茫惚汎茫上聲餘詳後條

操字

操持操切操舟操刀操筆操杖凡用力者平聲節操風操

雅操、德操、賢操、琴操、曹操、凡現成者、去聲、

膏字

膏澤、膏育、平聲、陰雨膏之、去聲、

和字

中和、太和、雲和、和鸞、和聲、平聲、唱和、調和、煎和、百和、香五味、六和、去聲、

當字

敵當、相當、正當、合當、過當、句當、以及官名、地名、皆平聲、當理、抵當、以物抵彼物也、典當、屏當、玉厄無當、去聲、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屏字

屏門、屏障、屏翰、屏藩、屏騎、平聲、音平、屏當、屏逐、屏退、上聲、音餅、餘詳後條、

長字

長短、平聲、音常、長幼、長卿、長康、長進、長養、上聲、音掌、長物、允長、去聲、音帳、

并州

并州、并涼、幽并、并吞、兼并、合并、平聲、并植、于國、去聲、下字

干戈、干犯、平聲、干支、去聲、與幹同、

幹字

枝幹、材幹、去聲、餘詳後條、

跳字

跳梁、跳躍、跳躑、跳盪、平聲、音迢、跳戰、上聲、與挑通、

挑字

挑達、挑菜、挑燈、平聲、挑戰、琴心挑、上聲、

尙字

高尚、猶尙、去聲、音上、尙書、平聲、音常、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望字

朔望之望、去聲、餘詳後條、

料字

詩料、品料、祿料、食料、材料、去聲、餘詳後條、

漕字

漕運、轉漕、音槽、去聲、土國城漕、平聲、音曹、

宛字

宛在、宛然、上聲、音婉、大宛、宛馬、平聲、音鴛、

挺字

蜻蜓平聲音廷、嘒、嘒上聲音殄

菟字

菟絲、菟葵、伏菟、立菟、飛菟、去聲、菟裘、於菟、平聲

隕字

隕涕、星隕上聲、幅隕平聲

比字

比擬、比校上聲、音彼、比匪人、比爾干去聲、音避、臯比、平聲、音皮、餘詳後條

浪字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九

波浪、謔浪、放浪、壯浪、浪蕩、浪遊、浪言、浪語、去聲、孟浪上聲、孟字音莽、浪滄、浪淋、浪聊、浪泮、浪等語皆平聲、餘詳後條

漸字

漸次上聲、音翦、漸漸平聲、音譏、漸車、漸靡、漸被、漸臺亦平聲、音尖、沈漸亦平聲、音義並與潛同

靡字

靡靡、靡麗、披靡上聲、音米、漸靡平聲、音魔、與磨通、揣靡亦平聲、音魔、與摩通、羈靡亦平聲、音迷、與縻通

敦字 此字平聲有數音詳見字典今只錄一音

敦厚平聲、渾敦上聲、困敦去聲、玉敦亦去聲、而又音對

彈字

彈劾、彈壓、彈雀、彈琴、彈劍、彈冠、彈棋、彈指、譏彈平聲、彈丸、鬼彈去聲

正字

正月、正鵠、夏小正、雨無正平聲、餘俱去聲

令字

令人、令德、各聞、令長、號令、去聲、使令、春令、丁令、塞令、狐氏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十

盧令令平聲

盟字

盟約平聲、盟津去聲、與孟通

爽字

爽塏、爽氣上聲、肅爽鳥名平聲、馬名

輿字

又見通用內  
車輿、地輿平聲、平輿地名見後漢書許邵傳注去聲、東坡詩、莫嗟平輿、接勝流即本此用之

慮字



思慮去聲凡屬地名如無慮山林慮山之類平聲音閤

培字

栽培培植培壅平聲音裴培埭壘培音哀上聲

嘔字

嘔啞平聲嘔血嘔心嘔吐嘔泄上聲

反字

平反反誠字音反切平聲餘俱上聲

尼字

尼山仲尼僧尼平聲止或尼之上去通用

詩譜詳說

卷六字音上

十一

摸字

摸索摸稜入聲音莫摸本平聲音義並與摹同

膜字

筋膜入聲膜拜平聲

苴字

苞苴穰苴平聲音租土苴補苴上聲音鮮土苴之土去聲音旋與音世上

聲者不同

歐字

歐刀歐冶歐陽平聲音歐逆歐池去聲與嘔通

般字

一般千般平聲音班般樂亦平聲音盤般若入聲音鉢若

意

號字

號令名號去聲音號泣叫號烏號平聲

疏字

疏通稀疏窻疏二疏平聲音注疏奏疏書疏疏記去聲

彷彿字

彷彿彷彿平聲音旁彷彿上聲音仿與仿佛髣髴同

詩譜詳說

卷六字音上

十一

沱字

沱江滂沱平聲音淡沱上聲

闕字

闕絕壅闕入聲音過闕氏闕逢平聲音烟

氏字

姓氏上聲音市月氏闕氏平聲音支

培字

培克平聲音哀培擊音哀上聲

殷字

殷周殷勤平聲音因朱殷亦平聲音烟殷響之殷如毛詩  
殷其雷老杜詩秋聽殷地發鐘殘仍殷牀俱上聲音引

鏤字

雕鏤去聲音漏屬鏤劍平聲音閤屬音竹

散字

閒散上聲破散去聲發散平聲與姍通餘詳後條

咎字

无咎有咎上聲音久咎蘇平聲音高與皋陶通咎單亦人亦音高單音善

詩詩詳記 卷六 字音上 三

搶字

搶攘攙搶平聲音鏘又音榜搶風掉搶音鏘去聲搶地飛  
搶搶劫音鏘上聲

攘字

攘羊攘雞攘兪攘袂攘臂攘奪攘除並音讓平聲搶攘亦  
平聲又音稜擾攘上聲音攘揖攘去聲與讓通見漢書

湛字

湛湛湛露湛姓湛輩精湛並音簪上聲湛恩湛深平聲音  
義與沈同湛樂平聲音義與耽同餘詳後條

任字

任姓平聲大任重任任隨去聲餘詳後條

勝字

勝敗花勝以及名勝形勝勝地勝具勝事勝因之類皆去  
聲不勝悲不勝愁不勝任不勝言不勝衣不勝酒凡作耐  
字當字堪字解者皆平聲餘詳後條

譙字

譙譙譙樓譙姓平聲譙讓去聲與誚同

橈字

詩詩詳記 卷六 字音上 十四

船橈平聲橈曲去聲

應字

應該應姓平聲感應應鼓應門去聲餘詳後條

臨字

臨莅照臨來臨平聲臨喪哭臨去聲

擔字

擔囊擔簦凡用力者平聲樵擔花擔凡現成者去聲

戲字

戲謔去聲戲下平聲音義與麾同於戲亦平聲音乎

宵字

凡作夜字解者平聲宵雅宵人上聲與小同

鈔字

鈔寫鈔掠平聲錢鈔去聲

茶字

茶苦董茶如茶平聲音徒茶首去聲音蔡首音茂兩頭鹿也出滇之永昌郡

籠字

籠絡牢籠凡字義屬動者平聲餘詳後條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五

汚字

潢汚隆汚汚萊汚邪平聲餘詳後條

溜字

汀溜之溜平聲泥溜去聲

旋字

周旋迴旋幹旋平聲作虛字用者如旋去旋來之類言俄頃之間也去聲

雷字

作雷霆解者皆平聲雷石去聲與礪同雷鼓亦去聲打鼓也

與搗同又雷鼓指雷霆言仍屬平聲

鋪字

鋪陳平鋪金鋪平聲水鋪山鋪去聲俗作舖非

些字

些少音瀉平聲楚些音娑去聲

禁字

作禁止用者去聲作禁當用者平聲

天字

天平音天開天平聲天折音天夭矯上聲天斜亦平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未

聲音義又與歪同

漂字

漂絮去聲漂山漂漂平聲餘詳後條

頃字

頃日俄頃千頃萬頃二頃上聲凡與頃字通者如頃筐之類又凡人君謚頃者如周頃王齊頃公之類皆平聲

萎字

萎病上聲萎蕤平聲

虺字

作雷霆解者皆平聲雷石去聲與礪同雷鼓亦去聲打鼓也

虺隤平聲、虺蛇上聲。

柴字

柴薪柴姓、平聲音儕、石柴山柴、水柴鹿柴、去聲音債、與柴通、助我舉柴亦去聲、又音自。

扁字

扁鵲扁豆扁頭、上聲音匾、扁舟平聲音篇、扁諸、劍亦平聲音邊。

胖字

體胖平聲音盤、有音判者、牲之半體肉也。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障字

屏障保障、障塞、去聲、障泥平聲、馬鞞也。

創字

創造開創、去聲、創傷創痍、平聲。

橫字

橫空橫行、縱橫、平聲、橫逆橫議、豪橫暴橫、強橫、去聲。

縱字

放縱、去聲、縱橫、平聲。

盛字

盛德、隆盛、去聲、榮盛、盛貽、平聲。

桁字

桁楊平聲、衣桁去聲。

麗字

魚麗、高麗、平聲、餘俱去聲。

馱字

右从小大之大

以畜負物、平聲音所負之物、去聲。

濺字

濺濺平聲、濺淚濺血、去聲。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罷字

罷休、郎罷音擺、又音霸、罷倦音皮、與疲同、熊罷亦音皮、與罷同。

祇字

左从神示右从氏

祇有兩音、皆平聲、一音其地祇也、一音支、古訓為適、即俗云恰是也、又訓為但、即俗云只是也、詩小雅亦祇以異、祇攬我心、老杜律詩、祇應與朋好、祇應盡客泪、祇合故舊傷、祇應學水仙、皆平聲也、杜詩上兩句、誤讀仄聲、猶可、下兩句、誤讀仄聲、豈不失調、蓋俗人所以誤讀仄聲者、為其與

只字義同而音又相近也。因義同而彼此混合為一，因音相近而平仄又轉變為一，俗音此病不少。如兢兢、勦勦、井、並、枝、隻、依、倚、俱、具之類，亟宜更正也。至於字形，更有當辨者。此字左从神，亦从禾，亦可从禾，稼之禾，右从姓氏之氏，卻不可从氏。羌之氏，從人，氏羌之氏者，下多一橫畫，其字雖同音，支義則訓為恭敬，尚書文多用此字，如祗承于帝，祗載見瞽瞍是也。此字古人原與从姓氏之氏者通用，而韻書已分為二，後人不可混用也。又有左从禾，稼之禾，右从氏，羌之氏者，亦同音支，義又訓為穀熟，與此更有霄壤。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九

之別其餘左从衣字者與左从衣而右从氏羌之氏者皆與此字相混亦宜細心考究也。字書於此數字有紕繆處故詳辨之

蛾字

蛾眉飛蛾平聲音訛蛾子蛾賊上聲音以與蟻通

經字

經綸經史平聲經緯熊經去聲

奇字

奇偉平聲音棋奇偶數奇亦平聲音基離奇上聲音倚

觀字

觀覽平聲寺觀樓觀宮觀臺觀去聲餘詳後條

治字

治道治化文治政治平治凡現成語皆去聲餘詳後條

為字

作為平聲因為去聲餘詳後條

且字

苟且聊且姑且上聲音且狂且次且龍且豫且巴且平聲音租有妻有且去聲音絮

湫字

龍湫湫湫平聲音囚湫隘上聲音剿

降字

作下降解去聲作降伏解平聲

縷字

布縷觀縷上聲音魯藍縷平聲音婁

洵字

凡作信字解者平聲餘義亦有平仄兩用者然非常用之文不再備錄

漚字

浮漚平聲漚麻去聲

被字

衣被覆被被羽被酒上去聲通用上音匕去音避被衣被  
公皆人禍被被或作被被苦蓋被朱裳平聲音義並與披同

旄字

旄旄平聲旄倪去聲與耄通

幾字

幾微庶幾知幾月幾望幾於禮幾敗事平聲幾多幾何未  
幾無幾上聲

詩語詳說卷六字音上

張字

張皇張弓張琴張羅講張更張乖張蹶張九張千張張姓  
張星平聲張脈張大雄張去聲餘詳後條

吹字

作吹噓活字用如吹笙吹笛風吹氣吹之類平聲作鼓吹  
死字用如鏡吹玉吹清吹朔吹之類去聲

燕字

燕子燕飲燕居去聲燕圓燕姓燕然山平聲

傳字

凡作傳授傳聞解者如傳道傳書口傳心傳之類平聲音  
船凡作史傳解者如三傳列傳佳傳家傳之類以及傳食  
之傳去聲音申凡作驛傳關傳解者如傳車傳舍傳節傳  
首乘傳馳傳擁傳投傳之類音專去聲○驛傳之傳亦可  
讀平聲而古人詩中皆用去聲無平聲者

澹字

澹臺平聲音談澹淡平澹音談上聲

教字

凡莊重語如教民教子設教可教名教聖教之類去聲若

詩語詳說卷六字音上

平聲

作掉弄語如天教誰教更教卻教之類與使字同義皆用

紉字

作縫紉解如紉箴紉蘭之類平聲音仁餘義非常用之文  
不備錄此字人多誤讀仄聲凡誤讀之字雖止一音亦必檢出著明非常用者不備錄餘字做此

趨字

作行走解音取平聲作急速解音義並與促同又與趨而  
趨亦音促

歧字

跛行喙息平聲音棋跛予望之去聲音器與企同

調字

調和調笑平聲音迢調飢亦平聲音舟調度遛調格調音調去聲音弔

爭字

爭奪平聲爭臣爭子爭友廷爭去聲與諍通

將字

作虛字用如將安將樂將子無怒將伯助予之類作實字用如將父將母將軍將美將兵將將上平將天罰將大車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運

遠于將百兩將在渭將湯孫將亦孔將受命將壽弗將時幾將日就月將鮮我方將鄭伯將王九夷賓將君親無將陰陽不將雲將名干將名人之類皆平聲音漿佩玉將將應門將將亦平聲音鏘將帥之將去聲音醬將兵雲將詩家通亦

慶字

慶雲平聲與卿同餘俱去聲此字押韻有叶音卿而入庚韻者有叶音羌而入陽韻者惟古詩可用律詩不可用也

興字

興起興旺之興平聲興象興致之興去聲詩家比興之原兼興象興起二義讀去聲為正讀平聲亦通講家有偏執一說者非通論也

乘字

作駕字登字解如乘車乘馬乘舟乘屋乘垣之類作因字解如乘勢乘時乘興乘人之類皆平聲作車馬解如乘黃乘輿十乘百乘之類作數目解如乘章乘矢之類作紀載解如史乘家乘之類皆去聲餘詳後條

稱字

作稱道解如稱尊稱賢之類作稱舉解如稱戈稱兵之類皆平聲其餘稱物稱事稱心稱意報稱相稱衣一稱心如稱此義俗皆去聲

占字

作占卜解平聲作占據解以及口占遺占去聲

句字

非常用之文皆不錄章句去聲音據句當亦去聲音遘句龍句芒句吳平聲音鈞俗作勾非也句町須句亦平聲音衢

咻字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音

楚人咻平聲音休、噢咻上聲音胡

咽字

咽喉平聲、吞咽去聲、嗚咽幽咽、充咽、哽咽、入聲音、

暗字

暗啞平聲、暗噤去聲

單字

作單隻解平聲音丹、單子、單闕、亦平聲音、蟬單父、地名、單人對、單姓、去聲音善、○單父之、父上聲音、甫咎單之咎平聲音高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音

震字

震動、震驚、震怒、震澤、去聲、震旦、平聲、○震怒之震、古詩押韻可用平聲

鳴字

嗚咽、嗚呼、嗚嗚、平聲、噫嗚、去聲

難字

艱難、木難、珠名、阿難、人名、平聲、患難、發難、辨難、相難、去聲

雅字

君雅、人名、平聲音牙、亦通作牙、烏雅、平聲音、一作鴉、或作

馮餘義上聲音啞

毆字

毆擊門毆音漚、上聲、與驅字通用者、音漚

更字

更變更代、更漏、更事、更令、三老、五更、平聲、作再字解者、去聲

漚字

有酒如漚、平聲音繩、奮漚池、上聲音、漚

潦字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音

行潦、霖潦、上聲音、老潦、倒、平聲音、勞、亦可通用、上聲

泥字

泥塗、泥金、泥窻、印泥、九泥、青泥、紫泥、醉如泥、平聲、泥泥、上聲、致遠泥、泥殺人、泥古不通、去聲

妻字

夫妻、平聲、以女嫁人、去聲

批字

作批、示解、平聲、作批、削解、如杜詩、竹批雙耳峻、亦平聲、與



蹂字

簸蹂平聲蹂踐蹂躪去聲

冠字

衣冠平聲作超字解如冠古今冠當代詞賦冠風流冠以及加冠弱冠皆去聲

泡字

泡影平聲泡魚去聲

娑字

娑娑平聲馭娑宮上聲邏娑城去聲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喪字

喪亂死喪去聲喪葬喪考妣養生喪死平聲

徵字

徵兆徵召徵斂徵明平聲音征作五音解者如宮徵變徵清徵流徵之類上聲音旨

離字

離離流離林離陸離迷離彌離可離芴藥江離同長離神名離明離裏離立離經離騷此與離孫離婁離朱離亂離愁離思離心離緒離情離懷皆平聲離支離枝去聲並同

荔支餘詳後條

禪字

禪讓封禪劉禪去聲佛家之禪平聲

婁字

婁姓婁星婁江離婁黔婁邾婁平聲音樓郟婁音樓上聲與培樓同

驚字

作驚駭解皆平聲有用上聲者如司馬相如賦云祝融驚而蹕御文心雕龍贊離騷云驚才風逸鍾嶸詩品云客從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以為驚絕矣此皆借作警字用也

酖字

作酖樂解平聲音義並與耽同作酖毒解去聲音義並與鳩同

温字

温和温暖温恭平聲飲酒温克上聲與蘊通言蘊藉也

鄺字

鄺生之鄺入聲音歷餘義不錄

遼字

遶、逆、平聲、貪、遶、去聲、與、吝、同。

紕字

紕、繆、紕、繪、平聲、餘詳後條。

魁字

斗、魁、帥、魁、陵、魁、岸、平聲、音、恢、魁、然、無、徒、去聲、音、快、與、塊、同、魁、頭、亦、平聲、音、義、並、與、科、同。

亢字

亢、龍、亢、陽、亢、籠、亢、身、亢、宗、蹇、亢、敵、亢、陳、亢、督、亢、地角亢、去、聲、音、抗、猛、亢、批、亢、平聲、音、剛、與、阮、同、亢、倉、子、亦、平聲、音、耕。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亢

與庚桑子同

墮字

作落字解、如墮指、墮淚、花墜、月墮、倭墮、髻之類、上聲、音、塚、餘詳後條。

衣字

泛言衣服、平聲、以衣被身、去聲。

瑰字

瓊瑰、瑰璋、玫瑰珠、平聲、音、貴、玫瑰、花、去聲、音、貴。

快字

快、然、平聲、快、快、上去通用。

委字

委、蛇、委、化、平聲、委、積、委、府、去聲、餘義俱上聲、委蛇之蛇音移、委積之積音

傀字

傀、儻、音、魁、上聲、餘義平上通用。

便字

作卽字解、或作洩字解、以及渾言便殿、便坐、便人、屯田、十二便之類、皆去聲、音、變、便、辟、便、佞、便、便、言、便、便、腹、皆平聲。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便

音駢、餘詳後條。

拋字

拋、車、去聲、音、義、並、與、礮、同、拋、棄、拋、擲、平去兩用。

縫字

裁、縫、彌、縫、平聲、衣、縫、去聲。

勞字

勞、苦、功、勞、平聲、慰、勞、去聲。

來字

往、來、平聲、勞、來、去聲。

藏字

藏匿平聲音藏寶藏蓋藏祭藏守藏海藏地藏三藏無盡藏皆指藏物之處言去聲音葬五藏九藏亦去聲音義並與藏同

强字

强壯强梁平聲强行强諫强為善强之道裁上聲木强岷强强項强性音姜去聲强葆亦上聲音義與襁褓同

不字

作不然不可解音補入聲作未定之詞解平上兩用上音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幸

否平音浮亦音符鄂不韡韡華不注山名皆平聲音義並與柑附二字同

王字

作與旺解如霸王王氣氣王神王王天下王大邦之類皆讀去聲餘義平聲及爾出王又讀上聲與往通

吟字

吟而不言去聲音義並與噤同餘詳後條

沈字

作沈深解平聲音沈即沉字作人姓解上聲音審

深字

泛言淺深平聲量其淺深如周禮地官以土圭測土深去聲

相字

作共字解如相交相思之類作質字解金玉其相是也皆平聲音襄作輔助解如國相家相之類作審視解如相士相馬相風相時之類以及地名官名星名人姓音襄去聲

監字

作督察解如監訪監國監軍之類平聲作視字解如天監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幸

漱德監觀四方之類以及渾言官名官所如三監寺監左右監秘書監國子監之類皆去聲亦監民監亦去聲與鑑通

鹽字

以鹽醃物謂之鹽去聲樂府曲名如昔昔鹽神雀鹽黃帝鹽之類亦去聲與艷通艷即曲名如怨歎吟引之類此外如鹽澤鹽山鹽城鹽官無鹽魚鹽米鹽齋鹽之類皆平聲

平字

平定物價謂之平去聲音病餘義俱平聲音平亦有音駢

者平至左右王道平平是也音萃者押韻屬入庚音駢考屬一先○平平無奇之平仍音萃押庚韻與上兩平平不同

蕩字

蕩陰平聲音義與湯同餘義俱上聲

陳字

與陣通者去聲餘義俱平聲

疑字

克疑貌疑疑德疑疑以及人名疑者皆入聲音逆九疑名

詩譜詳說

卷六 子音上

蓋

平聲音宜一作疑

鞠字

鞠藭平聲音義與苜同餘義俱入聲音菴

開字

開弱昏開音菴去聲諒開平聲音菴一通作陰亦音菴

沮字

沮水沮姓平聲音宜沮格沮敗沮喪上聲音祖沮洳去聲

音助

徇字

徇通平聲音旬徇地去聲音殉徇名徇財亦去聲與殉同

從字

作順字解如從諫從命從俗從眾之類作就字解如從龍

從風從遊從軍之類作自字解如從生從來之類皆平聲

音崇從容亦平聲一作舒緩解音聰書君陳篇從容以和

是也一作積久解音春禮學記篇待其從容是也從從連

用作高字解上聲音總作隨行解如從我陳蔡從我浮海

之類指隨行之人言如僕從侍從法從騶從從官從吏從

如雲從如雨之類皆去聲音粽作同宗解如從祖父母從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蓋

兄弟從姊妹從子孫之類亦去聲音頌若與縱字通用者

衡從合從是也亦平聲而又音宗○衡從之衡音義並與

橫同

榻字

榻具劍上聲音嘉作酒樽解者平聲音雷

光字

光采平聲作飾色解去聲

聞字

作聞知聞聽解平聲作名譽解如魯之聞人令聞令望皆

去聲餘詳後條

瞿字

瞿然、瞿瞿、目瞿、心瞿、去聲音句、瞿塘、瞿曇、瞿曇平聲、音衛

磨字

琢磨、平聲、確磨、去聲

留字

留去聲、餘義俱平聲

窈字

窈窕、音掉、上聲、輕窈、平聲、音義與佻同、窈冶、亦平聲、音遙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霄窈、亦平聲、音條、與蕭條同

窶字

貧窶、窶數、上聲、音旅、甌窶、平聲、音樓

耆字

耆老、耆艾、耆舊、耆宿、伊耆、耆癡、耆屠、耆皆平聲、音基、耆欲、耆

炙、去聲音世、與嗜同、耆定、耆昧、上聲音旨、與底同、○底上

無點與有點者別

狴字

狴狴、去聲音性、狴狴、平聲音義、並與狴同

狻字

狻狻、平聲音酸、作犬急解、去聲音俊

姿字

姿容、姿質、平聲、姿媚、去聲

欽字

欽敬、欽欽、平聲、欽身、去聲

諳字

諳練、諳識、平聲、音庵、餘詳後條

葦字

葦葦、平聲音字、餘詳後條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氏字

氏羌、平聲音低、維周之氏、上聲音抵、大氏與抵同、根氏與

抵同、容氏與邛同、亦皆上聲音抵、餘詳後條

蒸字

蒸蒸、平聲音蒸、餘詳後條

著字

表著、位次、著雍、歲在平聲音除、餘義从聲

著字

菩提菩薩平聲音清餘義俱仄聲

睢字關睢之睢左从苟且之且與此从日者別

睢水睢陽平聲音雖餘詳後條

倍字

倍阿鬼倍尾山名與陪通平聲音陪鄙倍加倍去聲音背倍世

倍文此謂暗記民不倍亦去聲與背同餘詳後條

茸字

蒙茸一作繡茸紫茸翠茸五茸名鹿茸平聲音戎關茸音戎上聲餘詳後條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毛

莠字

莠莠平聲音翁莠莠音翁上聲

茹字

作食字解如茹毛茹草茹葷茹菜茹之類作餽字解如

茹牛茹馬之類去聲音孺茹慮平聲音如餘詳後條

芋字从予我之予與从戈予之予者別

芋栗平聲音余餘義不錄

披字

以衣被身如披裘披甲之類作開字解如披山披書披心

腹披雲霧之類皆平聲音批披靡音批上聲餘詳後條

抵捂二字連用

抵捂二字抵上聲音底捂去聲音或作抵捂或作抵捂皆从此音

縕字

細縕紛縕平聲音溫縕袍易之縕上聲音蘊

編字

作編次編結編織解皆平聲音邊編髮上聲音義並與辨

同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采

纂字

纂組訓纂上聲音繼纂纂平聲音義並與攢同

紅字

紅色平聲音洪大紅小紅音公與功同女紅亦音公與工

同紅侯紅縣去聲音義與絳同

累字

累牛係累音壘平聲累石累土累棋累卵凡作積累解者

皆上聲音壘與系同累大德異後人音壘去聲專相緣及

也

曩字

嶷、曩上聲與曩同山名也餘義俱平聲

繆字

繆、繆平聲音矛、紕繆錯繆去聲音義與繆同繆繞上聲音了與繆同繆卜昭繆宋繆公魯繆公秦繆公之類皆入聲音木與穆同繆姓亦去聲音妙

奄字

奄、奄有奄忽奄息名入上聲音掩奄人亦上聲與關同奄國奄里平聲音淹奄觀奄留亦平聲與淹同

詩詳詳說卷六字音上

淹字

淹、淹久淹解平聲音醃作水涯及纜絲解上聲音掩餘詳後條

鋪字

鋪、鋪糟鋪食平聲音通以食與人去聲音布

隨字

隨、隨頽隨上聲音豕陂隨平聲音義並與隨同

潢字

潢、潢池天潢平聲音黃潢漾上聲音義與混同裝潢音光去

聲

阿字

凡作語助詞如阿父阿堵阿箇阿誰之類入聲音屋阿難名亦入聲又音遏阿那阿儻並音窩上聲與阿同其他文義皆平聲音窩

儻字

逐疫之儻平聲音挪佩玉儻上聲音挪儻亦上聲音義與娜同

猗字

猗、猗猗與猗嗟猗氏猗頓猗違與依平聲音敬猗泥上聲音倚與旖旎同猗儻亦上聲音我與婀娜同駉不猗去聲音意餘詳後條

那字

有那、不那、則那、利那、朝那、地伽那、象那、伽、龍也、又那、姓、皆平聲音儻阿那上聲音義與娜同作語助詞如公是那誰能那之類去聲音糯無那亦音糯與奈同義一音耐與奈通用餘詳後條

員字

員半干去聲音運餘義比員平聲而有音云音圓之分

菲字

葑菲、菲薄、上聲音、菲、菲、芳菲、平聲音、非、

文字

身有疵瑕而緣飾之謂之文、去聲、餘義俱平聲、

方字

方良、上聲音、網與罔、兩、蝸、蝸、魁、魁、同、作效字解、亦上聲音、義與做同、餘義俱平聲、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聖

旁字

旁求、旁招、旁達、旁通、座旁、道旁、路旁、帝旁之類、皆平聲音、傍、旁、旁、亦平聲音、崩、旁、午音、邦、去聲、旁、日、月、亦去聲、與、傍、同、

錢字

錢、上聲音、馮、餘義俱平聲音、

鈕字

誅、鈕、履、鈕、荷、鈕、帶、經、鈕、平聲音、與、鋤、同、鈕、銛、上聲音、祖、與、鈕、同、

鈕字

鈕、銛、上聲音、語、與、齧、同、鈕、銛、平聲音、吾、與、誤、同、○按、齧、一作、鈕、銛、一作、鋤、銛、昆、吾、一作、鈕、銛、一作、鈕、銛、也、

鏡字

與、燈、燭、之、燈、豆、登、之、登、上、从、火、與、从、通用、平聲音、馬、鏡、去聲、

銷字

銷、鑠、平聲音、與、消、同、銷、鋸、入聲音、與、削、同、

分字

分別、分裂、分、與、分、半、分、毫、皆平聲音、紛、名、分、職、分、去聲音、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聖

奮餘詳後條

汶字

汶、水、汶、上、去聲音、間、汶、城、平聲音、文、汶、汶、汶、濛、亦平聲音、門、汶、山、汶、江、亦平聲音、珉、與、岷、同、

墳字

白、墳、黑、墳、赤、墳、皆指用土言、上聲音、粉、墳、燭、墳、墓、汝、墳、三、墳、平聲音、汾、凡、物、突起、謂之墳、如、土、墳、肉、墳、之、類、音、噴、上聲音、

噍字

噍、類、噍、食、去聲音、誚、又音、噍、噍、殺、平聲音、樵、噍、亦平聲音、



音焦又音迥與啾同

歸字

歸然去聲音喟歸罪平聲音歸

瞑字

瞑弓平聲音眠瞑菜肝瞑據梧瞑亦平聲  
瞑眩去聲音面餘詳後條

卷字

卷阿卷石大卷各善卷各平聲音權卷卷亦音權與捲同  
卷耳卷舌卷席上聲與捲同書卷詩卷去聲音眷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屎字

殿屎平聲音義屎溺上聲音豕○屎溺屎字古人多借作  
矢字如牛矢馬矢遺矢之類○屎溺之溺音鳥去聲

廡字

堂廡廊廡上聲音武餘詳後條

休字

煥休去聲音煦與咻同休屠甸奴上聲音朽餘義俱音朽  
平聲

帑字

帑藏國帑上聲音倘妻帑平聲音奴與孛同

轉字

作帷帳解平聲音儻餘詳後條

蔓字

蔓草滋蔓瓜蔓條蔓皆去聲音蔓菁平聲

瘥字

作患病解平聲音磋作病愈解音釵去聲

葑字

葑菲平聲音葑田葑豆去聲

詩譜詳說卷六字音上

甕字

甕字又見通用內  
作雷解平聲音電解上聲

梳字

梳髮平聲音妝梳入聲音束

含字

含玉含殮飯含去聲音餘義平聲

瓠字

康瓠平聲音瓠子瓠犀瓜瓠去聲

臙字

騰蛇平聲音騰、螟騰入聲音特、又去聲音代、與毒蟻同。

螟字

蝦蟆平聲音麻、蚊蟆入聲音莫。

蠲字

蠲除、蠲潔、平聲音消、又音圭、蠲紙、平去聲通用。

脫字

渾脫舞名平聲音駝、渾亦平聲音魂、餘義皆仄聲。

○字無仄聲、俗人誤讀者、總錄於後。

樓字 勅字 僉字 好字 旒字 糜字 傾字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儲字 坯字 劬字 蟻字 遄字 礪字 逾字

兢字 狸字 俱字 募字 郤字 罹字 愴字

詢字 樛字 穉字 丕字 徂字 閩字 伾字

綈字 禧字 祖字 嬪字 茹字 韋字 仔字

廡字 筓字 爺字 芴字 骷字 彌字 此字有用上聲者、借

作碑字也茨字 殂字 羝字 釐字 此字押韻有用去聲者、叶音也

嬖字 濡字 遑字 徇字 榴字 梭字 桂字

殫字 儒字 劓字 竣字 蛄字 禪字 蕪字

○字無平聲、俗人誤讀者、總錄於後。

揆字 薩字 穉字 捶字 欖字 瑗字 個字

喝字 捻字 殞字 日字 企字 隻字 酷字

鑲字 騾字 詛字 隻字 衍字 蕘字 倚字

競字 療字 儼字 滋字 禪字 郤字 的字音

晉書附錄的確也、原非語助詞、語助乃是 庚字 顛字 場字 右仄平 曷字 酌字 匹字

巖字音抵、如底事、底物、小底、大底之類 拈字 拈字 糾字 此字本無平聲、古人有用平聲者、叶音也 蟻字

噉字 摸字 拉字 玃字 兕字 筮字 抹字

猥字 錮字

詩譜詳說 卷六 字音上

詩譜詳說卷七

字音下

○平仄通用者

那字

作何字解平上通用而古人詩句多用作平聲如杜詩山路時吹角那堪處處聞王子安詩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東坡詩小兒誤書朱顏在一笑那如是酒紅放翁詩一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此等句認作詩譜詳說卷七音字下

上聲豈不失調乎

爲字

何爲之爲平去通用

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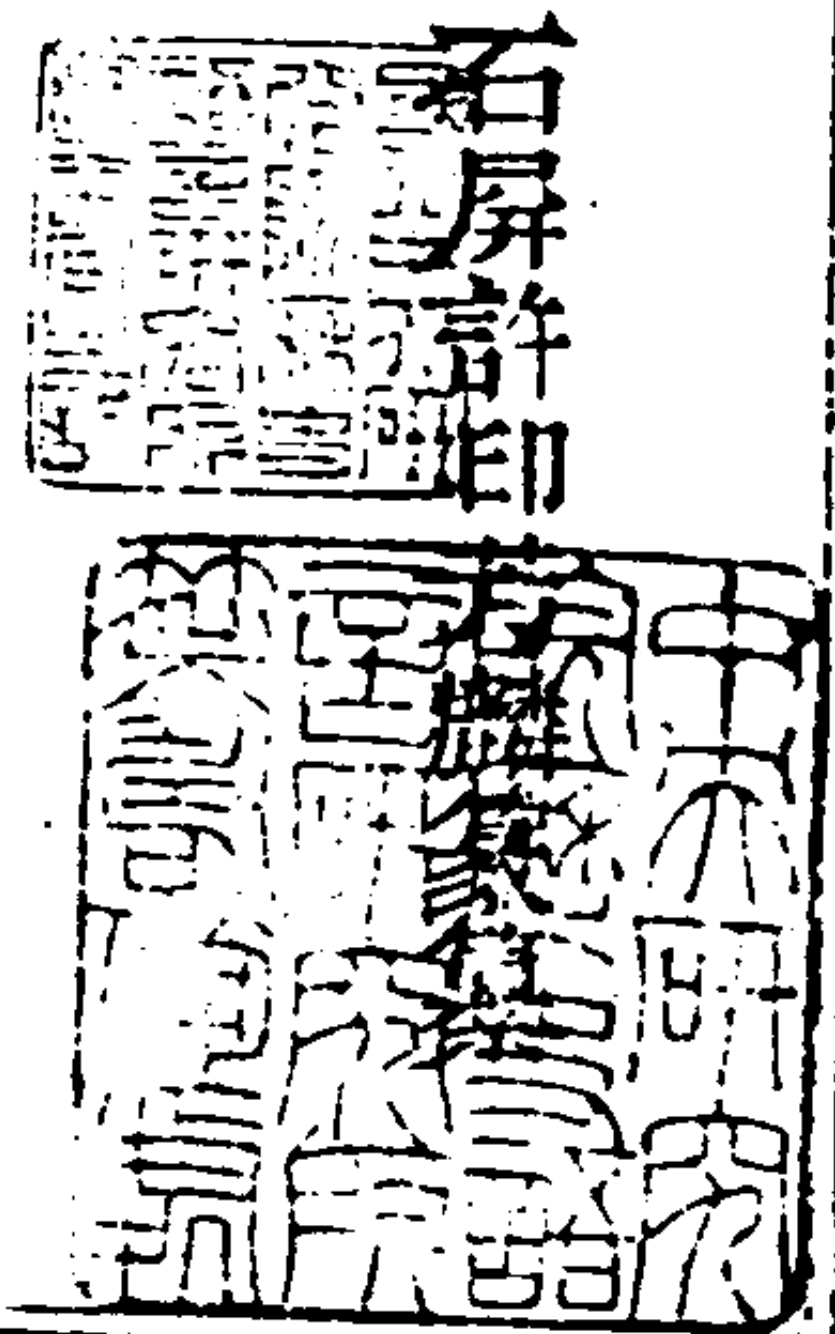
作再字解平去通用

中字

中與中酒平去通用

梧字

魁梧平去通用



寧馨二字連用

有讀作佞覺者有讀作能亨者有讀作佞興者但不可讀作零數耳

蒼茫二字連用

兩作平聲兩作上聲皆可若一平一仄或一仄一平則不可○若兩用上聲亦可換作茫蒼與莽蒼同

嫖姚二字連用糊塗二字連用

作兩仄兩平皆可一平一仄或一仄一平則不可

颯颯二字連用

詩譜詳說卷七音字下

凡泛兩音皆可讀

望字

願望瞻望平去通用

聽字

聽言聽歌聽琴聽曲聽雨聽泉之類平去通用

橋字

橋李平去通用

番字

幾番上番一番平去通用

空字

作空虛解平去通用

量字

作量度審量解平去通用

漫字

漫漫瀾漫漫聖漫漫漉漫漫滅汗漫漫天漫山平去通用

施字

報施佈施平去通用

要字

詩譜詳說

卷七字音下

三

作絕字終字解平去通用

鑣字

長鑣平去通用

厥字

無厥平去通用

料字

料量自料料敵料想料理平去通用

比字

比鄰平去通用平音披去音避

狙字

狙擊狙詐狙公平去通用

藥字

銜藥平去通用

凌字

冰凌平去通用

便字

安便靜便便易便宜凡作順利解者平去通用

過字

詩譜詳說

卷七字音下

四

作過踰經過解平去通用

散字

續陵散平去通用

觀字

貞觀雄觀大觀鉅觀奇觀壯觀偉觀佳觀平去通用

樵字

樵燭平去通用

任字

作身當其事解平去通用

勝字

凡作較好解者如絕勝猶勝勝似勝如之類平去通用

應字

應答之應平去通用

擻字

擻甲平去通用

沾字

屠沾平上通用

籠字

竹籠火籠鳥籠凡屬器具者平上通用

汚字

汚染平去通用

瑩字

瑩澈晶瑩平去通用

蜿字

蜿蜒平上通用

蔓字

蔓蔓蔓蔓平去通用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五

榭榭二字連

巖巖二字連用

兩平兩仄皆可讀

對字

對田平去通用

屏字

屏營平上通用

治字

治國治家治民治人治田治水凡作治理解者平去通用

油字

油油二字連用平去皆可讀

差字

作稍字解如風差輕意差強之類平去通用

裁字

風裁準裁平去通用

張字

作張設供張解如張飲張宴張旗之類平去通用

耳字

耳孫平上通用平音仍上音爾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六

乘字

用禪家語如上乘中乘下乘小乘大乘最上乘之平去通用

闕字

于闕平去通用平音田去音電

沾字

沾沾自喜平入通用平音霑入音貼

批字

作批擊解如批殺批頰批亢同批逆鱗批大卻階平仄通用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七

用平音披上音鄙入音撇

三字

三復三黜三思平去通用漁陽參搥之參與三同亦平去

通用

離字

凡作離異解如不離飛鳥不離禽獸之類作離別解如有女化離非離羣也之類作離絕解如畔官離次離心離德之類字義屬動與渾言離情離緒者不同皆平去通用

猶字

猶隊平去通用

紕字

素絲紕之平去通用

墮字

墮毀之墮如墮名城墮三郡之類平上通用平音灰上音

塚

衷字

折衷平去通用

蔣字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八

蔣蔣平上通用

湛字

湛虛劍名平上通用平上之音詳見前條

吟字

吟咏呻吟平去通用

聞字

聲聞天刑發聞之類平去通用

浪字

博浪樂浪皆地名平去通用

環字

作迴繞解平去通用

幹字

并幹平去通用平音韓去音干去聲

緒字

緒餘平上通用平音奢上音序

淹字

淹沒平去通用淹漬淹貫淹通淹博平入通用平音醃入

音裏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九

饗字

飲饗平上通用

渾字

渾渾平上通用平音魂上音亥與滾同

猗字

猗重較猗女柔猗猗平上通用

漂字

作浮字解如漂杵漂萍漂流漂泊之類平去通用

零字

零落平去通用

珊字

珊瑚平入通用平音山入音撒

闐字

闐闐平去通用平音訓高明去音訓空曠

鈎字

鈎援鈎梯平去通用

分字

作均平解如一分十分分災分誘之類平去通用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嘻字

嘻嘻平去通用

諳字

諳諳平去通用謂能背本讀書也

孛字

孛孛與孛同平上通用平音孛上音擗詳見歹部孛字注

氐字

氐星平去通用

蒸字

作鬱熱解或作氣上達解平去通用○此義與蒸字通用

崦字

崦崦山平上通用

睢字

作目視解如睢盱恣睢睢之類平去通用

倍字

一倍三倍十倍之類平去通用平音陪去音背

苴字

作草木貌解如苴苴苴苴之類平上通用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十一

茹字

拔毛連茹平去通用

披字

作折散解如紛披離披枝披花披之類平上通用

枝梧二字連用

枝梧之梧本作梧去聲音誤借作梧桐之梧平去通用

備作支吾亦平去通用

皆字

睚皆平去通用平音柴去音柴去聲

睚字 從目日之目與從日月之日音別

作合眼及視不明解如瞑目瞑坐瞑臣瞑之類平聲音

溟又音溟上聲又音溟去聲

生字

作生育解平上通用

廡字

蕃廡平上通用平音無上音武

延字

作及字解平去通用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三

疇字

覆疇平去通用平音陶去音套

華字

華嶽華字借用華美華字上從草去聲音化若上從山仍

用本字平去通用

冥冥二字連用

平仄隨用若用仄聲上去兩音皆可讀

霆字

雷霆平上通用



惆字

惆悵平去通用

悵字

悵悵平上通用平音揉上音腦

恣字

恣睢平去通用

虹字

虹霓平去通用

霓字

詩譜詳說

卷七字音下

三

虹霓平入通用

迎字

迎賓迎入迎客等語平去通用

旦字

震旦平去通用○震旦平聲字典遺漏詳見金聲字考

瓣字

瓣香花瓣平去通用

町字

畦町平上通用

瓠字

瓠落瓠葉平去通用

帘字

酒帘平去通用平音廉去音耀

除字

作除去解平去通用詩經風雨攸除日月其除是也作庭

除解當讀平聲亦可借作去聲如白樂天答夢得秋庭獨

坐見贈七律云林梢隱映夕陽殘庭除蕭疎夜氣寒是也

輿字

詩譜詳說

卷七字音下

四

車輿之輿平聲平輿地名音預見後漢書許邵傳而車輿

亦可借作去聲如白樂天香山避暑近體絕句云一路涼

風十八里卧乘籃輿睡中歸是也

膠字

作黏滯解本讀平聲亦可作去聲如白樂天歲日家宴詩

歲殘後推菱尾酒春繁先薦膠牙餠自注膠去聲是也

森字

本讀平聲亦可作去聲如固陵文類載宋杜曾詩哀猿藏

森從鳥鹿聽潺湲注云森去聲所禁切音滲是也

辱字

作孱弱解如辱王辱堦之類平上通用辱陵地名當讀上聲亦可作平聲

泮字

泥而不泮平上通用

羶字

土之怪曰羶羊平上通用一作羶羊

○音義不分平仄通用者附錄于後

忘字 嶠字 封字 岫字 礪字 共字 葬字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五

甦字 嵌字 虹字 譽字 眩字 睚字 論字

看字 歎字 媛字 燐字 瞽字 瞶字 從目 供字

噴字 擊字 擐字 撞字 探字 湍字 擠字

撓字 訕字 詒字 鯁字 糜字 胡字 翰字

燎字 暝字 恫字 漲字 醉字 淞字 左從水 雪

不同者凍字左從冰 火之冰 呿字 噓字 歛字 險字

禳字 颺字 鷹字 標字 貫字 貪字 零字

蝻字 媿字 鷲字 燾字 鈿字 眩字 噫字

吭字 迎字 瓠字 絳字 揉字 邏字 瑱字

萊字 售字 縵字 淤字 溜字 鮪字 瀾字

砭字 膠字 塤字 撿字 潛字 澗字 霖字

獲字 滢字 甸字 歎字 觥字 曹字 蕘字

翳字 謾字 璣字 耘字 懦字 去音 縉字

璉字 薰字 緝字 去音 蔭字 璆字 劭字

愴字 淨字 凍字 兼字 烘字 淋字 綦字

奴字 插字 窳字 頸字 颺字 颺字 偵字

醜字 飄字 饒字 壓字 變字 殭字 阡字

漁字 澁字 廷字 湍字 貼字 去音 院字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六

障字 闕字 殉字 剗字 拗字 躋字 畏字

鏗字 剗字 劫字 鞣字 鑽字 鍍字 刃字

坪字 闌字 鑑字 銓字 霾字 坊字

以上平去聲通用

頰字 闔字 鍵字 昭字 嶸字 眈字 眈字

標字 桑字 斐字 昇字 鍍字 苧字 嘖字

涵字 醜字 曠字 剗字 堤字 淒字 餉字

旄字 剗字 焄字 堵字 氈字 藪字 蒟字

削字 柢字 龔字 醒字 麼字 挖字 蟻字

曉字 混字 穰字 懷字 蝮字 軻字 舸字

鎬字 誹字 跬字平音蛙上音起 視字 蹇字 攀字

醜字 寔字 醜字 闕字 塊字 詆字 訾字

駘字 醜字 醜字 困字 菌字 濟字 鉉字

璉字 續字 辰字 鉸字 瀾字 訖字 赴字

壅字 匪字 池字 耔字 眇字 町字 篲字

標字 熬字 洵字 努字 酷字平音脰上音割 稘字

一作 擘字 擘字 窳字 窳字 璠字 璠字

敬字 槽字 璠字 渠字

以上平上聲通用

蠅字 勦字平音留入音六 稽字平音皆入音良 醜字平音渠入音曠

條字平音蕭入音叔 瓶字 蹇字平音聊入音歷 闕字平音焉入音過

廔字平音袍入音冠 歎字平音翳入音痛

以上平入聲通用

○古人名號平仄通用者有見輒書不分世次

伍員員字 范蠡蠡字 相如相字 枚乘乘字 鄒

侯鄒字 馬援援字 郭隗隗字 伯樂樂字仄音約平音勞

穰苴穰字 高漸離漸字 卻詵詵字卻右作下與從口者不同

陸務觀觀字 尉繚繚字 商鞅鞅字 李晟晟字

錢鏐鏐字 江淹淹字 裴諝諝字 左思思字 貫

休休字 匈奴匈字 元稹稹字 祖瑩瑩字 應劭

劭字 應瑒瑒字 俠累累字 孟珙珙字 蘇頌頌

字 梅賈賈字 鮑昭昭字 來瑱瑱字 孫揆揆字

溫嶠嶠字 郗鑿鑿字 張翰翰字 陶潛潛字 桑

維翰翰字 和凝凝字 陳平平字 耿弇弇字 伏

湛湛字 宋均均字平音均去音韻 鄭均均字 李沆沆字

劉錡錡字 李侗侗字 吳璘璘字 魏延延字 張

嶮嶮字 妹喜喜字

以上各字據字書韻書所載及古人詩賦所用者插入卷內而有生熟之別熟者用之無礙生者必多不妥生謂古者熟謂古人常用者惟取古人常用者用之始能無弊非謂字面有生熟也

○平仄轉讀者

十字平聲

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十字轉平聲可讀為謚自樂天詩綠浪東西北路紅欄四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官詞三十

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鬼以道詩煩君一日殷勤  
意示我十年感遇詩○按唐人十字多用作平聲如劉夢  
得詩云春城四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杜樊川云南  
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  
珠簾閉瑣窗皆用平聲然此數句初學認作拗句尙無妨  
礙如放翁所引鬼以道句十字若作仄聲則失調矣

相字入聲

放翁詩話曰樂天用相字多作思必切音悉如爲問長安  
月如何不相離是也杜子美絕句漫興云恰似春風相欺  
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相字亦當讀入聲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九

但字平聲

陸天隨酬皮襲美釣車詩得失任渠但取樂不曾生箇是  
非心但字自注平聲此蓋本之徐騎省詩莫折紅芳樹但  
知盡意看也

司字去聲

前漢書敘傳民具爾瞻困于二司顏師古註司先字反後  
人多本此用作去聲如白樂天詩一爲州司馬三日歲重  
陽武元衡詩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尙相從是也

凝字去聲

白樂天詩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愁又云舞急紅腰凝歌  
遲翠黛低凝字皆作去聲卽填詞家亦常用之張子野云  
蓮臺香燭殘痕凝柳着卿云愛把歌喉當筵遲遲天邊亂  
雲愁凝此外甚多不及細述

琵琶字入聲

樂天詩四絃不似琵琶聲亂瀉珍珠細撼鈴琵琶字作入聲  
用說見容齋隨筆

番字去聲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老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番  
字皆用去聲

艇字平聲

古樂府沿江有百丈一濠多一艇上水郎當篙何時至金  
陵艇字讀廷老杜亦常用之如野艇恰受兩三人是也楊  
升庵云杜詩古本原是艇字淺人不知艇有平聲妄改作  
航以便誦讀謬矣

帆字去聲

帆字平聲音凡舟帆也又音泛使風也作去聲用如昌黎

詩無因帆江水是也他人詩有用之者如老杜云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張燕公云離魂似征帆常往帝鄉飛張曲江云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陸包何云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此數句雖用去聲與平聲義同是舟帆又平去通用也

蒲字去聲

芥隱筆記白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醉蒲桃蒲字讀去聲其餘蒲蒲菰蒲等字不用此例

扇字平聲

扇字音善羽扇也又音山搖動也東晉補亡詩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織阿案層屋變其躔陶公擬古詩春風扇微和皆平聲白樂天律詩本此用之和令狐相公詩云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闔膏字去聲又本毛詩陰雨膏之也

冰字去聲

冰字音兵冰凌也又音病凝結也唐書韋思謙詩涕泗冰鬢注云涕著鬢而凝也唐人詩有用此義者如李義山詩簞冰將飄枕碧玉冰寒瘴自注冰去聲皆律詩也

嬾字平聲

東坡次毛滂韻詩芋火對嬾殘注云嬾讀若蘭蓋作平聲用也嬾殘係人名若泛用嬾字仍讀上聲

以上諸字皆唐宋以來詩家習用者各舉一二以示初

學至如李山甫詩誌公偏賞麒麟兒麒麟作仄聲王建詩

綠窗紅燈酒燈作仄聲元稹詩徵倖封魚租封作仄聲

三省詎行怪怪作平聲洞照失明鑿鑿作平聲陸放翁

詩燒文除菜蝗蝗作仄聲此等偶一為之不可為訓○

押韻字平仄轉換古詩尚無妨礙凡古人已用者後人

皆可襲用如昌黎詩字宙隘而妨妨作去聲新輩只囑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三

評評作病音是也律詩用之便不合格如上文所引元

稹怪鑿兩韻後人未可藉口古人用入律體又有誤解

古韻以訛承訛者尤當更正不可效尤如張平子西京

賦奔觸之觸轉讀去聲與下文遇字叶韻亦如揚子雲

羽獵賦牴觸之觸轉讀去聲與下文遽字叶韻證據明

白本自通順毛西河創為新說謂張賦觸字當讀平聲

與下文趨字叶韻詳考字書趨有平聲亦有去聲張賦

乃用去聲與上下文叶韻西河泥為平聲強解觸字從

之其謬甚矣高南阜矜奇好異竟遵西河之說以觸字

爲平聲而且用作律詩袁簡齋又采入詩話第十六卷  
中所謂謬種流傳者耶卽此一端可見西河著書其創  
爲新說多有附會穿鑿之處後學勿爲所惑也

○押韻辨誤

平巖巖石三字相通並音嚴入咸韻厓厓二字相通並音

挨入佳韻俗人於巖字亦讀厓音混入佳韻豈不大謬

謀音牟入尤韻誤讀蒙入一東

榮音營入庚韻誤讀融入一東

氓萌盟並音明入庚韻誤讀蒙入一東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十一

駢音近偏入先韻誤讀平入八庚

黃能之能音近來入灰韻誤同能幹之能入十蒸

桅檣之桅音鬼入灰韻誤讀危入四支

朱殷之殷音烟入刪韻誤同殷勤之殷入十二文

崩北勝切入蒸韻誤讀蚌平聲入一東又誤讀裒入十

一尤

隣音連入先韻誤讀隣入十一真

不龜手之龜音均入真韻誤同龜魚之龜入四支

復音包入豪韻誤讀裒入十一尤

番番之番音波入歌韻誤同更番之番入十三元○以  
下只錄正音凡叶音及誤讀之音不再備錄

况音近烹入庚韻

彭棚並蒲庚切入庚韻

朋鵬並蒲登切入蒸韻

觥音亥平聲入庚韻

宏音橫入庚韻

肱音衰平聲入蒸韻

參商之參音森入侵韻參究參贊參雜之參音騫入賈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十二

韻

轟閭所費泓並音橫入庚韻

礪音低入齊韻

官衙之衙音牙入麻韻衙衙之衙音魚入魚韻又音兩

入語韻

曹大家之家與姑同義入虞韻

京都之京音驚入庚韻九京之京同原入元韻

靴音學平聲入歌韻

銀鐙之鐙音當入陽韻鐙字右從良之良鼎鐙之鐙音撐與鎗

同音同義入庚韻

杯鎗酒鎗茶鎗之鎗音撐即鎗字也入庚韻鏗鎗之鎗

與鎗通鎗長腰鎗米名並音瑋入陽韻

刀槍旗槍天槍機槍之槍並音瑋入陽韻檣槍之槍亦

音撐入庚韻

差字○差差參差音此入支韻輪差官差夫差音釵入

佳韻一念差千里差音槎入麻韻等差三韻通押病差

音釵去聲入泰韻差異之差音槎去聲入禡韻

方員官員弟子員之員音緣入先韻聊樂我員伍員之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員音雲入文韻景員幅員之員兩韻通押

屯蒙之屯音施入真韻屯聚之屯音豚入元韻

凹音傲平聲入蕭韻

皋陶之陶音姚入蕭韻鬱陶陶冶之陶音桃入豪韻

韻入字日執切音近日入緝韻

枕藉慰藉緝藉與藉助藉憑藉之藉音借入禡韻藉藉

耕藉踏藉狼藉此與藉通音即入陌韻

式賦拭拭飾並音食入職韻

憶憶億翼翊械域或緘國役疲並音亦入職韻

斥敕飭並音尺入職韻

懿音意入寘韻

駭音海入賄韻

挫音磋去聲入箇韻

錯誤錯雜之錯音磋入聲入黠韻刑錯屍錯之錯與措

同入遇韻

覓暮並音密入錫韻

干旨之旨音肅入號韻貪冒之冒音墨入職韻

難易平易之易音意入寘韻交易更易周易之易音亦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入職韻

撥刺乖刺之刺音辣入曷韻○左從束封口與刺不同

擊刺譏刺名刺芒刺刺事刺姦刺草臣天何刺之類音

次入寘韻刺船刺刺不休音七入陌韻刺候刺殺刺子

刺繡兩音通讀兩韻通押○左從束不封口與從束者

不同

沙礫凌礫礫標的礫下一字並音歷入錫韻

蹠踏撫隻並音直入陌韻

柘蔗並音遮去聲入禡韻

辰音劇入陌韻

柏涓泊並音薄入藥韻

譬音皮去聲入寘韻

探索求索搜索悉率之率並音色入陌韻餘義並音梭

入聲入藥韻

交質之質音至入寘韻本質之質音直入質韻

熾熾擊贊為躡置解備輕識記之識並音至入寘韻

臂鼻鼻痺波並音避入寘韻

苾泌必秘駢餽並音密入質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三

秘秘閱越並音密去聲入寘韻

縷音魯入慶韻

所首蘇上聲入語韻

愈庾並音雨入慶韻

圍圍並音雨入語韻

濯洗之洗音西上聲入薺韻姑洗之洗音先上聲入銑

韻

嘔吐之嘔音偶入有韻

準繩之準音肫上聲入軫韻隆準之準音拙入屑韻

屑音變俗誤讀削

媪音襖入皓韻

儲積委積之積並音自入寘韻與音迹入陌韻者不同

繪畫之畫音讀入卦韻籌畫計畫刻畫一畫手畫指畫

之畫音或入陌韻

射字凡泛言射者如善射神射騎射之類音蛇去聲入

陌韻以射其物言如對射橫射遠射光射意射彈射之

類音貫入陌韻僕射之射音夜亦入陌韻無射始射之

射音經亦入陌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天

草樹之樹去聲入遇韻建樹之樹上聲入慶韻

假借真假上聲入馬韻休假乞假去聲入禡韻

厲揭之揭禪偈之偈並音計入霽韻與音竭入屑韻者

不同

瀑雨之瀑音暴入號韻瀑泉之瀑音僕入屋韻

拓字音托入藥韻

落魄之魄與拓同旁魄之魄與薄同並入藥韻與音拍

入陌韻者別

一切之切音初入霽韻與音截入屑韻者別



暴虐之暴音報入號韻暴露暴白暴露音僕入屋韻

玳瑁之瑁音昧入隊韻與音冒入號韻者別

尉慰並音畏入未韻

夢覺之覺音叫入效韻知覺之覺音脚入覺韻

警音計髮音閉冷音利曳音意陸音世並入靈韻

結納固結之結音竭入屑韻魁結之結與髻同音計入

靈韻

顛音可入哥韻

永音穎打音頂猛猛音茗礦音亥並入梗韻

詩譜詳說 卷七 音下

三

孟音命入敬韻

儼音掩入琰韻

屢音慮入遇韻

暮音漠入藥韻

募音慕入遇韻

曠音有毆音耦音負婦音否畝母牡母鴨音某並入有

韻

三郤之郤右從下郤邑音隙入陌韻與從下古節音確

入藥韻者別

根音痕去聲入願韻

憾音含去聲入勘韻

富副並音浮去聲入宥韻

懋茂戎並音牟去聲入宥韻

太族之族一作音湊入宥韻

橘柚之柚音又句讀之讀音豆並入宥韻與入屋韻者

別

穆音木入屋韻

繆公之繆同穆入屋韻紕繆之繆同謬入宥韻

詩譜詳說 卷七 音下

三

璞樸朴並音勑入覺韻

糴音宿入屋韻

啄音促入屋韻

濁音卓入覺韻

玉音欲入沃韻

謬音迓入屋韻

邈音漠入覺韻

忸音衄入屋韻又音紐與狂通入宥韻

泥捉妮並音卓入覺韻

渥偃偃並音握入覺韻

電音薄入覺韻

禮樂之樂音約入覺韻 禮樂之樂音浴入藥韻

匹音皮入聲入質韻

幹音脫薩音撒並入曷韻

泄泄憂泄之泄音意入霽韻 發泄漏泄之泄音薛入屑韻

稷契之契音薛入屑韻 契合之契音器入霽韻

弓繳之繳音灼入藥韻 繳繞之繳音皎入篠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三

美韻之韻音夾入結韻 與音結入屑韻者別

膈復福並音劈入職韻

邪幅之幅圻副之副並音劈入職韻

凸音突又音迭入月屑韻

碩音石入陌韻

譎音缺入屑韻

斫音灼屬音駟摸音漠躍音約 躡音各曠音鶴噉音確

並入藥韻

乍醉並音磋人聲入藥韻

芟柞之柞音窄入陌韻 與音作入藥韻者別

曼倩美倩之倩音干去聲入霽韻 假倩文倩之倩音青

去聲入敬韻

士著倚著著棋著色著意之著音酌入藥韻 與音注入

御韻者別

浣染之浣音賀亦音卧入箇韻 與汗同義

覆蓋之覆音浮去聲入宥韻 反覆傾覆之覆音福入尾

韻

腊音夕入陌韻 乾肉也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三

場音亦入陌韻 石從平易之易與從湯者別

隹音直入陌韻

拉音蠟入合韻

潔音塔入合韻

脅音挾入洽韻

協總並音挾入葉韻

閨閣之閣中從合古沓切入合韻 與從各音各入藥韻

音別

闔噎榼並音胡臘切入合韻

哈鶴並音古沓切入合韻

標榜門榜文武榜之榜音邦上聲入裝韻舟榜之榜音

邦去聲入漾韻又音北孟切入敬韻

否泰臧否之否音鄙入紙韻可否之否音淨上聲入有

韻

實蹟隨並音責入陌韻

顛蹶之蹶音厥入月韻趨蹶之蹶音愧入霽韻

兩三銖兩之兩上聲入養韻履兩與絲車兩與輛之兩

去聲入漾韻亦可通讀上聲入養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莫音漠入藥韻如求民莫聖人莫鐵可莫維葉莫莫是

也又音暮入遇韻如蚤莫言采其莫是也又音默入陌

韻如君婦莫莫是也

嘏音假久馬韻有讀古者叶音也

恒姐並音當割切入曷韻

捶音垂上聲入紙韻

唾音駝去聲入箇韻

爪音招上聲入巧韻

狄音又入宥韻

挂與星註並音卦入卦韻

畫話並音胡挂切入卦韻

流陽嘶喝之喝音愛入卦韻恐喝虛喝噴喝之喝音曷

入曷韻

障塞充塞之塞音色入職韻邊塞博塞之塞音賽入隊

韻

沈溺之溺音怒入錫韻便溺之溺音鳥去聲與尿同入

嘯韻

顏歎之歎音觸入沃韻昌歎之歎音蠶上聲入感韻蠶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音義不同而韻亦不同者見上文

○音韻不同而義同者摘錄數字於後○此類甚多不能

遍舉

平車字孳字魚麻韻同

寘字支真韻同

篩字支佳韻同

艘字蕭尤韻同

涪字抱鼓枹字虞尤韻同

涯字支佳麻韻同

媯媯哇哇娃字佳麻韻同

浚字元測先韻同

垠間信字真文韻同

蟬字鐔字侵覃韻同

韻从鶯字遇屋韻同

杜若蘭若之若馬藥韻同

仆字遇宥韻同

澀字紙蟹馬韻同

作為之作箇藥韻同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夥字蟹哥韻同

罷字蟹馬韻同

剖字慶有韻同

儒字銑翰箇韻同

借字炙字禡陌韻同

掣字閉字綴字霽屑韻同

擗字覺陌職韻同

訃字語麌有韻同

○韻同而音義不同者摘錄數字於後

平 奇怪之奇音棋奇偶之奇音基媚茲念茲之茲音姿龜

茲之茲音慈龜又興衰之衰所危切等衰之衰初危切

並在支韻

中間之間音艱閒暇之間音閑並在刪韻

朝夕之朝音昭朝廷之朝音潮並在蕭韻

委佗尉佗之佗音駝靡佗由佗任佗之佗音拖並在歌

韻

湯孫將受命將之將音漿應門將將之將音鏘湯武湯

火之湯音倘平聲水流湯湯之湯音傷並在陽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屢校考校比校之校音叫學校將校校人校尉之校音

效並在效韻

驛傳之傳音專去聲史傳之傳音船去聲並在霽韻

父母之父奉甫切凡作長孫稱男子美稱者與甫同

方矩切並在應韻

枝葉之葉音越葉公迦葉之葉音涉並在葉韻

揖拜之揖音亦齋斯揖揖之揖音戢並在緝韻

辟雍辟召百辟列辟之辟音璧偏辟邪辟便辟刑辟鞮

辟辟易辟歷辟人辟穀辟土地辟不祥之辟音僻並在

陌韻

離別之別音離辨別之別音撇並在屑韻

通達之達音搭挑達之達音闔並在曷韻

見識之見音諫見露之見音獻並在霽韻

斷絕之斷杜玩切決斷之斷都玩切並在翰韻

省察明省之省音駢上聲臺省減省之省音生上聲並

在梗韻

生活之活音曷水流活活之活音葛並在曷韻

○字形近似者宜辨○此字學第一層工夫此等處分辨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三

不清音義乖舛韻亦誤押矣今舉數十字以示初學其

餘詳見字書韻書凡彼此相似而音義不同者即宜細

心考究也

鷺騰之鷺下從鳥音軒入元韻

鷺損之鷺下從馬音干入先韻

病酒曰醒右從呈露之呈音成入庚韻

解酒曰醒右從星辰之星音星入青韻又音星上聲入

迴韻又音去聲入徑韻

針灸之灸上從長久之久以火治疾也音久入有韻又

音救入宥韻

燔灸之灸上從骨月之月以火薰物也音直入陌韻又

音蔗入禡韻

壺漿之壺下從亞音胡入虞韻

官壺之壺下從亞音胡入阮韻○晉人卞壺卽此字

搏擊之搏右從專音剝入藥韻

搏聚之搏右從專音團入寒韻○此類甚多如溥博之

溥與露溥之溥不同保傳之傳與傳授之傳不同博戲

之博與心博之博不同蓐蓐之蓐與蓐菜之蓐不同豈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三

可不辨而聽其溷淆耶

頰水名頰末秀並音郢入梗韻頰火光音炯入迴韻三

字相似兩韻又相通而文義不同豈可混用

蓐木名者蓐諸說者蓐棉衣並音杵入語韻形又相似而義

則迥然不同

音音遙上聲從手爪在日上挹彼注此之謂如俗言音

水音湯是也凡酒酒韻緝蹈等字從此

音音陷從斜人在日上失足入坑坎也凡陷詔飲窳闔

等字從此○以上兩字凡從音者必與遙諸聲凡從音

者必與陷諧聲餘可類推

牀第之第下從弟與萬億及秭秭字右從之文相同其字音紫入紙韻

次第之第下從弟與兄弟第字下從之文相同其字音地入霽韻

凍雨之凍左從水與凍餓之凍從冰者別其字音東入東韻又音東去聲入送韻

霧淞之淞左從冰與淞江之淞從水者別其字音松入冬韻又音松去聲入送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弄

疆場之場音亦入陌韻其字右從平易之易上是日月之日凡從此字者多仄聲如載錫之光錫字恍惕維厲惕字袒裼裸裎褻字是也

場圃之場音長入陽韻其字右從古陽字上是旦夕之且凡從此字者多平聲如日暘谷暘字揚之水揚字錫鸞和鈴錫字是也

盲聾之盲下從耳目之目音氓入庚韻叶音芒入陽韻又叶音蒙入東韻

膏育之育下從骨月之月音荒入陽韻

門穀於菟之穀左下從子一從字乳也音遺入宥韻○

按穀本作穀音確即穀字也此字一畫下從字甚多最宜細辨如從木者作穀音谷木名史云桑穀生朝是也

從禾者五穀之穀與從木者迥別其他從米者從鳥者從車者從弓者從糸者從古者從玉者從卵者從石者從角者從女者從土者皆宜分別也

○平仄轉易之韻不可輕押此惟古詩用之

與用平聲入元韻

壅用平聲入冬韻

患用平聲入刪韻  
眈字振字震字皆用平聲入真韻

華嶽之華用平聲入麻韻  
聘字晨字慶字皆用平聲入庚韻

劉籠之籠用平聲入東韻見東坡送程德林赴真州詩此詩用相梁體句句押韻

保障之障用平聲入陽韻  
締用平聲入齊韻  
塿用平聲入尤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四

土苴補苴之苴用平聲音租入魚韻

以上仄轉平者

如用去聲入御韻

驅字輸字皆用去聲入遇韻

敲用去聲入效韻

防字妨字償字皆用去聲入漾韻

兄別音况入漾韻

淙用去聲入絳韻

讓用去聲入陷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言用去聲入願韻

許字名字輕字皆用去聲入徑韻

儻字標字昭字皆用上聲入篠韻

挖字戕字皆用上聲入哿韻

搖用去聲入嘯韻

吭用上聲入養韻

以上平轉仄者

烏別音鴉佳別音家並入麻韻

禽別音離入支韻

窗別音聰降別音洪並入東韻

兄別音熏入文韻

隨別音駝入歌韻

董桑之茶別音茶苔之茶入麻韻

芽別音吾入虞韻

九京之京借音京都之京入庚韻

族別音芹入文韻

夫差之差借音差謬之差入麻韻

穰苴之苴借音枯苴之苴入麻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甄別音稽入齊韻

緒餘之餘別音耶入麻韻

以上平轉平者

柵別音訕入諫韻

約別音耀入嘯韻

茗別音汝入語韻

大別音一駕切入禡韻

耳別音仍上聲入迥韻

作為之作別音詐入遇韻

茂別音牽入號韻又別音美入紙韻又別音姥入麌韻

又別音暮入遇韻又別音末入曷韻

畝牡母母鴨皆別音姥入麌韻

漢別音律入質韻

以上仄轉仄者

古詩通韻轉韻例

沈約以後韻書雜出通轉之例迄無定論唐人用

韻太嚴宋元人太寬而近濫今取唐宋以來詩人

用韻寬嚴得中者著為定例示初學云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東冬相通轉江○韓昌黎因轉江並轉入陽庚青蒸儂

越雜亂不可為訓

江與陽通

支微齊相通轉佳灰

魚虞相通

佳灰相通

真文元寒刪先相通

蕭肴豪相通

歌麻相通

陽與江通轉庚青蒸

尤獨用可轉魚虞

侵覃相通

鹽咸相通○以上平聲韻

○上去聲通韻俱照平聲

○屋沃相通轉屋沃

覺與藥通轉屋沃

質物月曷黠屑相通○質物兩韻亦可通陌錫職緝○

月曷黠屑四韻亦可通合葉洽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藥與緝通

陌錫職相通○陌可轉藥○錫可通緝○職可轉屋沃

緝獨用亦可通屑陌錫職又可轉合葉洽

合葉洽相通○以上入聲韻

○詞韻最寬上去二聲通為一韻詩韻亦可上去通用然

必彼此相對者方可通如董送腫宋講絳紙寘尾未語

御之類是也○上去聲韻通用之外本聲通用之韻亦

可兼用古人不拘

凡通轉韻皆以本韻為主通轉之韻一篇之中可用一



兩韵長篇可用三四韵不可多也

○重押韻例○凡篇內所押之韻惟字義不同者可以重用如東坡送江公著知吉州詩云忽憶釣臺歸洗耳又云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云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蓋前韵乃耳目之耳後韵乃語助之耳故不同也此類可以為式至於字義相同古人亦有重用者不可為訓如曹子建詩重韵最多棄婦篇用兩庭韵兩靈韻兩鳴韻兩成韻尤不可學又如老杜飲中八仙歌八人分說亦多重韻皆不可學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星

叶音諸字○自六經以下古體韻語有叶音例所叶之字詳見吳才老韻補楊升菴轉注古音邵子湘古今韻畧古韻之不亡賴此三書鼎峙藝林而俗本韻書不收叶字惟字典載其音韻十之六七今摘百數字附詩譜後為有志古學者導先路焉

草叶音湊上聲入有韻

取叶音奏上聲入有韻

家叶音固入遇韻叶音姑入虞韻又叶音戈入歌韻

朋叶音蓬轟叶音烘並入東韻

慶叶音羌入陽韻

靜叶音青入庚韻

華葉之華叶音敷入虞韻

觥叶音光入陽韻

解叶音假入馬韻

嘏叶音古入慶韻

角叶音慮入御韻

言叶音昂入陽韻

道叶音頭上聲入有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吳

遊叶音移入支韻又叶音於入魚韻

進叶音津入真韻

逞叶音成入庚韻

通叶音湯入陽韻

追叶音墜入真韻

述叶音瑞入真韻

透迤之迤叶音駝入歌韻

迎叶音遇入遇韻

適叶音世入霽韻

心叶音松入冬韻又叶音辛入真韻又叶音生入庚韻  
又叶音性入敬韻

風叶音分入侵韻又叶音方入陽韻又叶音蕃入元韻

又叶音梭入蒸韻

峯叶音芳入陽韻

依叶音挨入佳韻

來叶音離入支韻又叶音利入真韻又叶音力入職韻

又叶音賴入泰韻此與勞來之來音去聲者不同

俎叶音錐上聲入紙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霜叶音亮入漾韻

保叶音補入慶韻

信叶音辛入真韻

修叶音須入虞韻

倒叶音都入慶韻又叶音妒入遇韻

候叶音虎入慶韻

假叶音互入遇韻

傷叶音尙入漾韻

傑叶音暨入霽韻

邪叶音移入支韻

部叶音否入有韻

配叶音培入灰韻

酒叶音剿入皓韻又叶音聚上聲入諸韻

醜叶音杵入語韻

采取之采叶音走入有韻

重疊之重叶音長入陽韻

野叶音暑入語韻又叶音樹入遇韻又叶音我入哿韻

釐叶音利入真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半叶音鞭入先韻

邱叶音區入虞韻又叶音欺入支韻又叶音尻入豪韻

世叶音薛勢叶音設並入屑韻

上叶音常入陽韻又叶音聖入敬韻又叶音審入梗韻

今叶音京入庚韻又叶音姜入陽韻

仍叶音儒入虞韻

代叶音剔入錫韻

伐叶音吠入隊韻

休叶音囂入蕭韻又叶音虛入魚韻

偶叶音語入語韻

偷叶音余入虞韻

話叶音賀入箇韻

誅叶音注入遇韻又叶音周入尤韻

諧叶音奚入齊韻

謀叶音眉入支韻又叶音模入虞韻又叶音姥入慶韻

又叶音暮入遇韻

謁叶音愛入隊韻

輪叶音吝入震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西叶音辛入真韻入叶音先入先韻

湛湛之湛叶音吝入冬韻

陰叶音雍入東韻又叶音烟入先韻

徒叶音駝入歌韻

後叶音虎入慶韻

得叶音篤入屋韻

務叶音謀入尤韻

功叶音光入陽韻又叶音巾入真韻

加叶音姬入支韻

包叶音培入有韻

碩叶音勺入藥韻

兆叶音昭入蕭韻

畝叶音眉上聲入紙韻

窮叶音狂入陽韻

竊叶音砌入霽韻

竟叶居亮切入漾韻

章叶音忠入東韻

竭叶去例切入霽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端叶多汪切入陽韻

名叶音綿入先韻又叶音儂入震韻

作叶音隄入語韻又叶音卽入職韻

翁叶烏光切入陽韻

狩叶音始入紙韻又叶音署入語韻

堂詹並叶音同入東韻

瓜叶音孤入虞韻

榮叶音融入東韻又叶音詠入敬韻

蕭叶音修入尤韻

消叶音須入虞韻 又叶音修入尤韻

愠叶音溫入元韻

領叶音儻入庚韻

飽叶音補入麌韻 又叶音培入有韻

餘叶音裕入遇韻 又叶音由入尤韻

首叶音始入紙韻 又叶音黍入語韻 又叶音恕入遇韻

充叶音昌入陽韻

意叶音亦入職韻

愁叶音曹入豪韻

憂叶音衣入微韻 又叶音於入魚韻 又叶音妖入蕭韻

又叶音耀入嘯韻 又叶音黝入有韻

慮叶音軒入元韻

懷叶音回入灰韻 又叶音揮入微韻 又叶音窠入歌韻

恭叶音匡入陽韻

恙叶音羊入陽韻

邊叶音云入文韻

逃叶音題入齊韻

農叶音囊入陽韻 又叶音獐入豪韻

馨叶音卿入庚韻

祿叶音力入職韻 又叶音落入藥韻

福叶音逼入職韻

禽叶音窮入東韻

秦叶音牆入陽韻

儀字移字皆叶音 俄入歌韻

夷叶音異入寘韻

稻叶音斗入有韻 又叶音度入遇韻

穀叶訖力切入職韻 又叶工洛切入藥韻

水叶音墜入寘韻

火叶音毀入紙韻 又叶音虎入麌韻 又叶音呵入歌韻

灰叶呼侯切入尤韻 又叶荒壺切入虞韻

災叶子之切入支韻 又叶將侯切入尤韻

烈叶音例入霽韻

下叶音虎入麌韻 又叶音復入箇韻 又叶音鰕入麻韻

此見漢樂府朱鷺曲

馬字莽字皆叶音 姥入麌韻

聖叶音成入庚韻

者叶音渚入語韻又叶可切入舒韻又叶之戈切入

歌韻又叶音遮入歌韻見漢樂朱鷲曲

老叶音姥入廢韻又叶之朽入有韻

考叶口舉切入語韻又叶去九切入有韻

駁叶音就入有韻

茅叶音矛入尤韻

穢叶音別入屑韻又叶音塙入廢韻

究叶音既入真韻又叶重御切入御韻

空叶枝良切入陽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留叶音留入魚韻又叶音牢入廢韻

異叶音怡入支韻又叶音逸入質韻

享叶音香入陽韻

與叶音飲入侵韻又叶音凶入東韻又叶音香入陽韻

京叶音疆入陽韻

地叶音泥入何韻又叶音依入支韻

萌叶音蒙入東韻

京叶音當入陽韻

入叶如之切民叶鄰溪切並入支韻

國叶音公入東韻

詩譜詳說

卷七 字音下

十四

詩譜詳說卷八

六言律詩

石屏許印芳麟篆

六言專體古人作者甚少六朝作六言古詩者如五言然大半詞語排對上下相黏固已肇律詩之體至唐人遂有專為律詩者古詩已詳見前卷茲譜律詩即引唐以後六言詩為式○李杜韓三家集中都無此體所引皆雜人詩雜人中又惟近代楊升菴律詩較夥故多引之

詩譜詳說卷八六言

○仄起平調上句一三五字不拘下句一三字不拘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猶眠王右丞田園樂

△覆卻萬方無準安排一字有神山谷酬向和卿詩上下句五字拗

○拗調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烟王右丞田園樂

曲高從來和寡妙處正不在多升菴寄張愈光同上句改用上句起拗調下

句三四字皆拗

牛羊自歸村巷童稚不識衣冠此亦王右丞田園樂詩

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絃黃山谷詩高子勉詩

山高羊群似蠶水潤牛背如舟揚升菴夏牧詩以上四聯調法小有不同而皆上下句

拗第二字

船似天邊穩坐魚若空行無依升菴秋漁同上句二三四字拗

歸去自換村酒不須解却金貂冬樵同上句四四字拗

○平起平調上句一三字不拘下句一字不拘

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

萋萋春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右丞田園樂

○拗調正格

詩譜詳說卷八六言

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中管絃再贈高子勉山谷上句五字拗

張侯海內長句臯子廟中雅歌山谷贈高子勉同上句三字拗

○變格

非熊不夢渭叟狎鷗久忘漢機升菴秋漁上句拗五字是正格下句二三字

皆拗則

顧我今六十老付公以二百年贈高子勉同上句四字拗下句五字拗

不堪上補黼黻但可歸教兒童次韻石七三同上句下句二字拗上句改用平

起拗調

解律金敕勒詠劉越石扶風歌升菴寄張愈光上句四字拗下句二四字

采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右丞○上句四字物

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同上○上句改

從來不似一物妄欲貫穿九流次韻石七三山谷○上句物五字是正格下句

三四字皆物變格也○穿字去聲

○拗調律詩

怨歌行庾子山

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回頭望鄉泪落不知何

處天邊胡塵幾日應盡漢月何時更圓為君能歌此曲

不覺心隨斷絃起韻上下句法一律平調亦可用之次聯上句物未聯上下不黏上句是

詩譜詳說

卷六

三

拗調下句是平調○通首上下相黏惟起結稍變耳

歸田四咏楊升菴○只錄春耕一首

五風十雨樂歲東臯西崦人家水心魚浮菖葉屋角鳩

鳴杏花餉隴青梅煮酒訪隣綠笋煎茶問津不到沮溺

祠田但祝汚邪首聯本是仄起調上句改用平起拗調此變格拗法次聯上句拗未黏上下不

黏如前詩然○凡上下不黏者勿論拗與不拗皆是古詩在物體中為變格拗調也○邪音鴉

禹山傳五嶽山人任少海書札兼致問訊因憶前人

五嶽山人相憶八行書札遙通吹簫夜郎月下采藥白

帝雲中塵世英雄易老淨生踪跡難同張衡四愁吟斷

宗玉九辨悲窮通首用仄起調一聯平則一聯拗變調

多全用仄起調而獨無全用平起調者嫌其音韻生澁也

○平調律詩

若溪酬梁耿別後見寄劉文房

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擣烏向平蕪遠近人隨流

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

江潭春草萋萋通首上下聯相黏每聯上下句相黏惟第五句拗第五字耳

送客楊升菴

合樽且醉花間分襟別後朝下東風紫陌天涯落

詩譜詳說

卷六

四

日青山美人明月相望游子浮雲獨還愁見河橋柳色

勞歌一曲陽關首聯與前庾子山詩同例○通首亦相黏惟起聯稍變耳

燉煌樂前人

角聲吹徹梅花胡雲遙接秦霞白雁西風紫塞阜鵬落

日黃沙漠使牧羊旌節因氏上馬琵琶夢裡身回雲闕

覺來泪滿天涯此通首用仄起調者○闕氏音烟支胡人稱其君之后也

○拗調絕句

萋萋春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稚不

識衣冠王右丞田園樂○下聯拗

從來不似一物妄欲貫穿九流骨硬非黃閣相眼青見

白蘋洲黃山谷次韻石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烟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

客猶眠右丞田園樂○此上下聯皆用仄起調而上聯拗者

古跡碧雞金馬畏途水箐雲關春迎滇陽勝境雪送貴

竹殘山楊升菴霑益六言○此亦上下聯用仄起調而下聯拗者

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

轉蓬科山谷再贈高子勉○下聯上下句不黏

流水高山唱咏明月清風主賓塵土不驚幽夢乾坤自

有閒人升菴感通寺○上下句不黏

生涯一節九節老境五十六翁不堪上補黼黻但可歸

教兒童山谷次韻石七三○此上下皆用變格拗調者

斛律金敕勒詠劉越石扶風歌曲高從來和寡妙處正

不在多升菴寄張愈光○變格同上

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絃願我今六十老村公以

二百年山谷贈高子勉○此上下皆用仄起調而上下皆拗者是正格下是變格也

○平調絕句

危石纔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深處澗水浮

來落花劉文房詩張選人

對水看山別離孤舟日暮行遲江南江北春草獨向金

陵去時劉文房赴潤州使院別鮑侍御○此仄起押韻者

蕙崇烟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買扁舟歸去故人言

是丹青東坡題惠崇蘆雁○此平起者○一作山谷詩

三人一旦同行留下高齋月明遙想扁舟京口尚餘孤

枕潮聲東坡送仲天貺王元直○此平起押韻者

楚水別來十載蜀山望斷千重畢竟擬為僞父憑君說

與吳儂東坡憶江南寄純如○此上下聯皆用仄起調者○此題詩共五首此第一首也以下四句亦

用此調古人平調六言詩全用仄起調者最多不獨東坡為然

六言律祖

六言專體見於建安者孔融有六言詩二章敘曹操詩

董卓事曹丕有黎陽作曹操有薄命篇後漸多矣傅晉

玄董逃行歷九秋篇分十二解每解五句首句皆高皆

嵌兮字格調頗新而詞太冗便不精警陸機董逃行之

亦六言詩今五解每解亦五句詞雖不冗而意不及傅

玄深至

六言古詩



倡樓怨 梁簡文帝

朝日斜來照戶春鳥爭飛出林洗光片影皆麗一聲一轉煎心上林紛紛花落淇水漠漠苔浮年馳節流易盡

何為忍憶含羞

舞媚娘 庾信

朝來屏前照鏡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澹黛直點頰角輕黃細安祇疑落花漫去復道春風不還少年惟有歡笑飲酒那得留殘

柳州六言

詩譜詳說 卷八 六言

戲贈南來諸賓

一生判卻歸休謂著南冠到頭治長雖能縲絏無由得

見東周

蘇州六言

三臺詞一首

一年一年老去明日後日花開未報長安平定萬國豈得銜杯

冰泮寒塘始綠春餘百草皆生朝來門閭無事晚下高

齋有情

山谷吳體

二月丁卯喜雨吳體 趙雖著明詩乃常格

奉加外舅喜王正仲見過 金用樓格

王仲初江南三臺詞六言

青草湖邊草色云云

山谷六言絕句

有惠江南帳中香者荅六言二首再和子瞻二首有聞

帳中香者二首和東坡送仲天貺六言五道從耶十四

借韓文二首次韵會第題牛氏園二首疑律最叢題山

詩譜詳說 卷八 六言

谷石牛洞 尾乃題灑峯閣宋住閣題馬當山魯望亭四

首次韻公擇舅六言律詩只戲呈由子平一首次韻石

七三六言七首贈高子勉四首文章云云張侯云云高

郎少如筆力云云妙在和光同事須鉤深入神云云拾

遺句中云云再用前韻贈子勉四首山谷與李端叔帖

云比得荊州一詩人高前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

不減晁張文潛見之殊不樂詩云胸中有度擇人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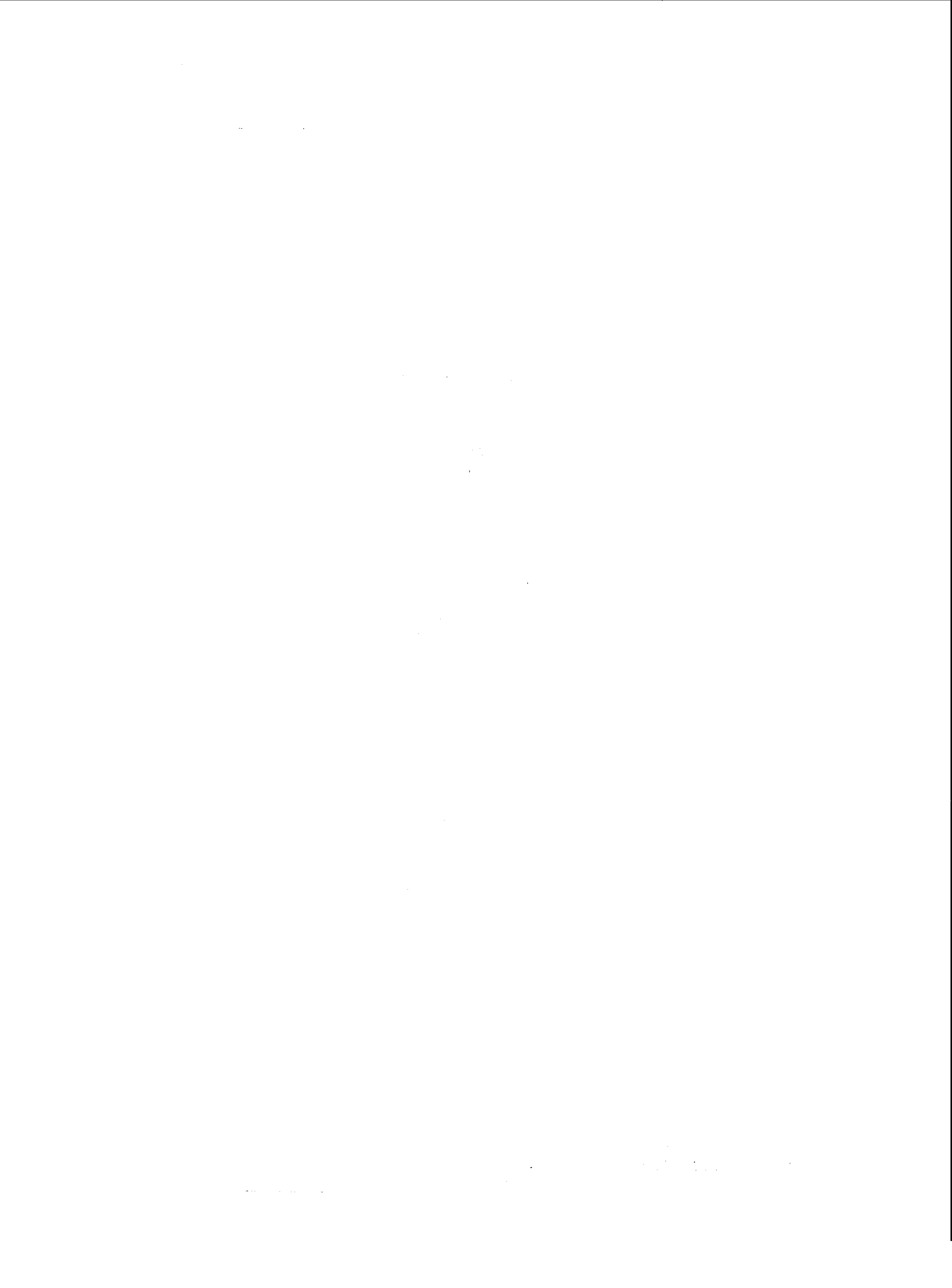
要云云句法俊逸清新詞源廣大精神建安才六七子

開元數兩三人醉鄉云云有興勤來把酒與君端欲忘

年向和卿用予六言見惠齋酬四首仕宦初不因人云  
云向侯賦我菁莪云云覆卻萬方無準云云覓句真成  
小技知音定須絕絃景公有馬千駟伯夷垂名萬年山  
谷六言絕句蟻蝶圖謝胡藏之送粟鼠尾筆畫維摩二  
首題防畫夾五首題崇煙兩四句卽第一首蘇詩亦有  
此作次韻韓川奉祠西太乙宮四首次韻王荆公題西  
太乙宮壁二首前尊有懷半山再次韻二首



二十四詩品



二十四詩品

唐司空圖撰

雄渾

大用外腴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冲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在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卽之愈稀。脫有

二十四品

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隣。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為新。

沉著

綠林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為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眇然空縱。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元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日可讀。

洗煉

二十四品

如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滯礙。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氣。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者屢深。霧餘水畔。紅

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罇酒滿伴客彈琴取之  
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卽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着手成春如逢花開如  
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  
情悟悠悠天鈞

含蓄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已若不堪憂是有真宰與  
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

三十四品

三

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化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  
山蒼蒼真力嶺嶺萬象在芳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策  
六鷲潛足扶桑

精神

欲近不盡相期與來明倚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揚  
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  
自然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  
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凝猶春  
於綠明月雪時

疎野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室松下脫  
帽看詩但知且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  
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三十四品

四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  
屢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  
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  
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  
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碧

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性情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為摧。適苦欲死。招憇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喪。若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

二十四品

五

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莫至。臨之已非。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惠中。令色網緝。御風蓬葉。汎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期之。欲得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蘿。花覆前簷。疎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流動

若納水輪。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如愚。荒坤軸。悠悠天機。載要其端。載聞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二十四品

六





王宗師圖

附圖致

潛榜題

庚申正月刊

桂南昌退廬

主客圖

唐袁州張爲撰

廣大教化主

白居易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誣人罪至死人  
不疑撥蠶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宏恭陷蕭望趙  
高謀李斯陰德既必報陽禍豈虛施人事雖可  
罔天道終難欺明卽有刑辟幽卽有神祇苟免  
勿私喜鬼得而誅之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

主客圖

豫章叢書

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  
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勅內外臣稅外加一  
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役我  
以求寵歛索無冬春織絹未盈疋線絲未盈斤  
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  
破村夜深燈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  
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頭辛昨日輪殘  
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號爲  
羨餘物隨日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  
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豫章生深山七年而後知挺高二百尺本末皆

十圍天子建明堂此材獨中規匠人執斤墨采

度將有期孟冬草木枯烈火燎于陂狂風吹猛

焰從根燒到枝作養二十年方成棟梁資一朝

爲灰燼柯葉無子遺地雖生爾材天不與爾時

不如糞土芝猶有人掇之已矣勿重陳重陳令

人悲勿悲焚燒苦但悲采用遲

赫赫京內史奕奕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私顧

殊常貂冠水蒼玉紫綬黃金章佩服身未暖已

聞竄炎荒親戚不得別吞聲泣路旁賓客亦已

主客圖

二

散門前雀羅張富貴來未久倏如瓦溝霜權勢

去尤速瞥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貧賤可久長

傳語宦遊子且來歸故鄉

得意減別恨半酣還遠程

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

長生不似無生理休向青山學鍊丹

白髮鑷不盡根在愁腸中

峨眉山勢接雲霓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

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

上入室一人

楊乘

豎子未鼎烹大君尙肝食風雷隨出師雲霞有  
戰色犒功椎萬牛募勇懸千帛武士日曳柴飛  
將競執馘喜氣迎捷書懽聲送羽檄天兵日雄  
強桀犬稍離析賊臂旣已斷賊喉旣已搯樂禍  
但鯨鯢同惡爲肘腋小大勢難倖逆順初不敵  
違命固天亡恃險乖長策蠱毒久萌芽狼顧非  
日夕禮貌忽驕狂疏奏遂指斥動衆豈佳兵含  
恐恐無益鴻恩旣已孤小效不足惜腐儒一鉛  
刀投筆時感激帝閣不敢干戚戚坐長晝

主客圖

三

入室三人

張祜

萬國見清道一身成白頭  
此地榮辱盛豈宜山中  
葛溪謾淬張家劍却是猿聲斷客腸  
書空疑未決卓地計初成  
春中還有三千客寂寞無人報李園

羊士諤

風泉留古溜笙磬想遺音  
桂朽有遺馥鸞飛安可待

塵沙萬如霧長波驚濤度雁起汀洲寒馬嘶高  
城暮銀缸倦秋館綺瑟瞻永路重有携手期清  
光倚玉樹

元稹

屈指貞元舊朝士幾人同見太平春

兒歌楊柳葉妾拂石榴花

遠路事無限相逢惟一言月色照榮辱長安千

萬門

升堂三人

盧仝

主客圖

四

句闕

顧況

汀洲渺渺江離短疑是疑非兩斷腸

巫峽朝雲暮不歸洞庭春水晴空蒲

頽垣化爲波陸地堪乘舟

大姑山盡小姑出月照洞庭行客船

沈亞之

句闕

及門十人

費冠卿

句闕

皇甫松

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

勸僧一杯酒共看青青山酣然萬象滅不動心

卽閑

般堯藩

吳宮愛歌舞夜夜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掃

翠鈿徒令句踐霸不信子胥賢若問長洲草荒

涼無限年

主客圖

五

宮女三千去不回真珠翠羽是塵埃夫差舊國

久破碎紅燕自歸花自開

暮烟葵葉屋秋月竹枝歌

欲射狼星把弓箭休將螢火讀詩書

施肩吾

年來如拋梭不老應不得

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白浪高

于天今日步青草還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

我風色好

周光範

誰云嵩上烟隨雲倚碧落

莫怪西陵風景別鏡湖花草爲先春

祝天膺

句曲舊真宅自產日月英旣涵岳瀆氣安無神

仙名松桂遞逸色與君相送情

兩領凝清霜玉鑪焚天香爲我延歲華得入不

死鄉

蟾蜍夜作青冥鏡蟬螭晴爲碧落梯好箇分明

天上路誰教移入武陵谿

霧紋斑似豹水方健如龍

主客圖

六

徐凝

青山舊路在白首醉還鄉

試到第三橋便入千頃花

高景爭來草木頭一生心事酒前休山公自是

山人侶携手醉登城上樓

朱可名

廢斲鏡湖田上書紫閣前愁人久委地詩道未

聞天不是燒金手徒拋釣月船多慙兄弟意不

敢問林泉

陳標

杜甫在時貧入蜀孟郊生處却歸秦如今始會  
麻姑意借問山川與後人

童翰卿

大樸逐物盡哀哉天地功爭得榮辱心洒然歸

西風

高古與逸主

孟雲卿

羣物歸大化六龍頽西荒

安知浮雲外日月不運行

孤兒去慈親孤客喪主人莫吟辛苦曲此曲誰

主客圖

七

忍聞可聞不可說去去無期別行人念前程不

待參辰沒朝亦常苦饑暮亦常苦饑飄飄萬里

餘貧賤多是非少年莫遠行遠行多不歸

上入室一人

韋應物

欲持一瓢酒遠寄風雨夕

萬籟自生聽大空長寂寥還從靜中起却向靜

中銷

山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舟泊南池雨簾捲北樓風

入室六人

李賀

飛香芝紅滿天春

酒酣喝月使倒行

蹋天磨刀割紫雲

杜牧

烟着樹姿嬌雨餘山態活

四海一家無一事將軍携劍泣霜毫

山密斜陽多人稀芳草遠

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幾聲來

主客圖

八

李餘

長安東門別立馬生白髮

霽後軒蓋繁南山瑞烟發

嘗憂車馬煩土薄聞水聲

劉猛

月生十五前日望光采圓月滿十五後日畏光

采瘦不見夜光色一尊成暗酒匣中苔背銅光

短不照空不惜補明月慙無此良工

自念數年間兩手中藏鉤於心且無恨他日爲

我羞古老傳童歌連淫亦兵象夜夢戈甲鳴苦

不願年長

朝梳一把白夜淚千滴雨可耻垂拱時老作在  
家女

李涉

但將鐘鼓悅私愛肯以犬羊爲國羞

尼父未適魯屢屢倦迷津徒懷教化心紆鬱不  
能伸一遇知己言萬方始喧喧至今百王則孰  
不挹其源

胡幽貞

一朝入紫宮萬古遺芳塵至今溪邊花不敢嬌

主客圖

九

青春

海色連四明仙舟去容易天籍豈輒問不是卑

朝士

升堂六人

李觀

句闕

賈馳

河上微風來關頭樹初溼今朝關城吏又見孤  
客入上國誰與期西來徒自急

東風吹曉霜雪鳥雙雙來

李宣古

冉冉池上烟盈盈池上柳生貴非道傍不斷行  
人手

翠蓋不西來池上天池歌

曹鄴

欺暗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  
下目

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  
平地枕上數聲鼓衡門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  
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童僕顏色異故衣未及

主客圖

十

換尙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酒  
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  
永懷共濟心莫起胡越意

劉駕

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心孤多所虞僮僕近  
我行

只恐塞上山低于沙中骨

蒲帆出蒲去但見蒲邊樹不如馬上郎馬跡猶  
在路大舟不相載買宅令妾住莫道留金多本  
非愛郎富



孟遲

紅映樓臺綠繞城  
城邊春草傍牆生  
隋家不向此中盡  
沐水應無東去聲

天地有時饒一擲  
江山無主合平分

冷月微烟渭上愁  
華清宮樹不勝秋  
霓裳一曲千門鎖  
白盡梨園弟子頭

及門二人

陳潤

丈夫不感恩  
感恩甯有淚  
心頭感恩血  
一滴染天地

主客圖

十一

韋楚老

一從黃帝葬橋山  
碧落千門鎖元氣

清奇雅正主

李益

閒庭草色能留馬  
當路楊花不避人  
筳簫漢思繁  
旌旗邊色故

馬汗凍成霜

上入室一人

蘇郁

十二樓藏玉璫中  
鳳皇雙宿碧芙蓉  
流霞淺酌

誰同醉  
今夜笙歌第幾重

吟倚雨殘樹  
月收山下村

入室十人

劉敞

末秋雲木輕  
蓮折晚香清  
雨下侵苔色  
雲涼出浪聲  
疊帆依岸盡  
微照夾堤明  
渡吏已頭白  
遙知客姓名

殘陽來霽岫  
獨興起滄州

僧清塞

兩鬢已垂白  
五湖歸釣魚

三客圖

十二

夜濤驚柵鎖  
寒葦露船燈

谷水生茶味  
林風滅扇聲

磬徹遠巢禽

伊流背行客  
岳響答清猿

盧休

春寒酒力遲  
冉冉生微紅

自然草木性  
誰祝元化功

溢浦風生破  
膽愁

血染劍花明  
帳幕三千車  
馬出漁陽

入門堪笑復  
堪憐三徑苔  
荒一釣船

于鵠

送死多于生幾人得終老

楊洵美

暮鴉不噪禁城樹衙鼓未殘賓衛秋

三山載羣仙峨峨鹹浪中雲衣剪不得此路要

可從我生亦何事出門如飛蓬白日又黃昏所

悲瑤草空蟲聲故鄉夢枕上禾黍風吾道如未

喪天運何時通

張籍

蕃漢斷消息死生長別離

三客圖

七

長干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年少不須與

採樵莫採松與栢松栢生枝堅且直與爾作屋

成家宅

楊巨源

何事慰朝夕不踰詩酒情山河空道路蕃漢共

刀兵禮樂新朝市園林舊弟兄向風一點淚塞

晚暮江平

楊敬之

霜樹烏栖夜空街雀報明

碧山相倚暮歸雁一行斜

僧無可

白閣未歸日青門又值春

半天傾瀑溜數郡見廬峰

姚合

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

挿劍龍纏臂開旗火滿身

家中去城遠日月在船多

身慙山友棄膽賴酒盃扶

升堂七人

主客圖

七

方干

山木又搖落望君還不還軒車何處去雨雪滿

前山思苦寒星動鄉搖釣渚間明年見名字惟

我獨何顏

細泉出石飛難盡孤燭和雲溼不明何事懶于

嵇叔夜更無書札荅公卿

枯井夜聞鄰果落廢巢寒見別禽來

馬戴

露氣寒光盡微陽下楚邱猿啼洞庭樹人在木

蘭舟

夜久遊子息明月岐路閑

却憶軒羲日無人尙戰功

任蕃

無語與春別細看枝上紅

賈島

夜半長安雨燈前越客吟

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

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

主客圖

十五

厲元

邊草早不春劍光增野塵戰場收驥尾清澗怯

龍鱗帆色起歸越松聲厭避秦幾時逢范蠡處

處是通津

項斯

佳人背江坐眉際列烟樹

馬蹄沒青莎船迹成空波

春風吹雨意何處更相值

燭殘催卷席坐冷怕梳頭

寒入雁聲長

薛壽

句闕

及門八人

僧良父

風泉只向夢中聞身外無餘可寄君當戶一輪

惟曉月挂簷數片是秋雲

潘誠

棧踏猿聲暮江看劍影秋

僧老白雲上磬寒高鳥邊

心已同猿狖不聞人是非

主客圖

共

三更獨立看花月只欠子規啼一聲

行人渡流水白馬入前山

秋深雪滿黃雲塞夜夜鴻聲入漢陽

于武陵

白日不西落紅塵應亦深

青山如有利白石亦成塵

四海少平路千川無定波

詹雄

塵飛遺恨盡花落古宮平

紅粉笙歌人代遠月明陵樹水流東

衛準

莫言閑話是閑話  
往往事從閑話來  
何必剃頭為弟子  
無家便是出家人  
僧志定

惟有尊前今夜月  
當時曾照墮樓人

梧桐葉落蟬聲死  
一夜洞庭波上風

喻鳧

顏凋明鏡覺思苦  
白雲知

滄洲遠釣隱紫閣  
負僧期

酬難塵髣皓坐久  
壁燈青

主客圖

七

滄洲未歸迹華髮  
受恩心

朱慶餘

滿酌勸童僕好隨  
郎馬蹄春風慎行  
李莫上白

銅鞮

古巷戟門誰舊宅  
早曾聞說屬官家  
更無新燕

來巢屋惟有閒人  
去看花空廡欲摧  
塵滿榭小

池初潤草侵沙繁  
華事歇皆如此立  
馬踟躕到

日斜

清奇僻苦主

孟郊

青山碾為塵白日  
無閒人

食齋腸亦苦強歌  
聲無歡

欲知萬里情曉卧  
半牀月

上入室二人

陳陶

蟬聲將月短草色  
與秋長

比屋歌黃竹何人  
撼白榆

周朴

古陵寒雨絕高鳥  
夕陽明

高情千里外長嘯  
一聲初

主客圖

末

及門二人

劉得仁

吟苦曉燈暗露染  
秋草疎舊山多夢  
到流水送

愁餘

風定一池星

李溟

喬木挂斗色水驛  
壞門開向月片帆  
去背雲行

雁來晚年名利跡  
甯免路岐哀前計  
不能息若

為元髣回

博解宏拔主

鮑溶

躍馬非壯歲報恩無高功斯言化爲火日夜焚  
深衷

天王委管籥開閉奏此門頂戴日月光口宣雨

露言

萬里秋雲多一身天地窄

上入室一人

李羣玉

句闕

入室二人

主客圖

司馬退之

句闕

張爲

句闕

瓌奇美麗主

武元衡

句闕

上入室一人

劉禹錫

故國思如此若爲天外心

十九

湖上收宿雨

故人日已遠窗下塵滿琴坐對一壺酒恨多無  
力樹幕疎螢色迥露重月華深萬境與羣籟此  
時情豈任

一 禪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見聽時心秋堂境寂  
夜方半雲去蒼梧湘水深

入室三人

趙嘏

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

梁王舊館已秋色珠履少年輕繡衣

主客圖

滿樓春色傍人醉半夜雨聲前計非

三千宮女自塗地十萬人家如洞天

長孫佐輔

愁臉無紅衣滿塵萬家門戶不容身曾將一笑

君前去誤殺幾多回顧人

曹唐

簫聲欲盡月色苦依舊漢家宮樹秋

看却龍髯攀不得九霞零落鼎湖宮

一曲哀歌茂陵道漢家天子葬秋風

誰知漢武無仙骨滿竈黃金成白烟

二十

升堂四人

盧頻

春淚爛綺羅泣聲抽恨多莫滴芙蓉池愁傷連

蕙荷

一朵花葉飛一枝無光彩美人惜花心但願春

長在

陳羽

句闕

許渾

水聲東注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

主客圖

三

草生宮闕國無主玉樹後庭花為誰

何郎翠鳳雙飛去三十六宮聞玉簫

經年未葬家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

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遠情

張蕭遠

秦雲寂寂僧還定盡日無人鹿繞牀

日暮風吹官渡柳白鴉飛出石頭墻

雙雙白燕入祠堂

及門五人

張陵

句闕

章孝標

明日鑿輿欲向東守宮金翠帶愁紅九門佳氣

已西去千里花開一夜風

雍陶

句闕

周祚

莫道春花燭照人愁花未必怯青春四時風雨

沒時節共保松筠根底塵

袁不約

主客圖

三

愁聲秋繞杵寒色碧山歸

送將歡笑去收得寂寥歸

補遺

景審

暮鴉不噪禁城樹衙鼓未殘兵衛秋

圖攷

廣大教化主白居易

上入室楊乘

宜春 袁甯珍 輯

入室張祐 羊士諤 元稹

升堂盧仝 顧況 沈亞之

及門費冠卿 皇甫松 殷堯藩

施肩吾 周元範 祝天膺

徐凝 朱可名 陳標

童翰卿

圖攷

豫章叢書

白居易字樂天下邦人貞元中擢進士第補校書

郎元和初對策入等調整厓尉集賢校理歷翰

林學士江州司馬忠州杭蘇二州刺史歷遷刑部

侍郎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

諡曰文貞號醉吟先生亦稱香山居士與同年元

稹酬詠號元白與劉禹錫酬詠號劉白長慶集二

十卷後集十七卷別集補遺二卷

楊乘馮翊人發之子大中初登進士第終殿中侍

御史發兄弟四人與諸羣從皆以文學登高第時

號修行楊家

張祐字承吉清河人以宮詞得名長慶中令狐楚

表薦之不報辟諸侯府多不合自劾去嘗客淮南

愛丹陽曲阿地築室卜隱集十卷

羊士諤泰山人登貞元元年進士第累官宣歙巡

官元和初拜監察御史坐誣李吉甫出為資州刺

史詩一卷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人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

書傳舉明經書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初制策第

一除左拾遺歷監察御史累官承旨學士進工部

侍郎同平章事未幾罷相出為同州刺史太和初

圖攷

二

入為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卒贈尚書

稹自少與白居易倡和當時言詩者稱元白號為

元和體其集與居易同名長慶二十八卷

盧仝范陽人隱少室山自號玉川子徵諫議不起

韓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後因宿王涯第罹

甘露之禍詩三卷

顧況字逋翁工詩詞兼善小筆志尚疎逸時宰欲

以好官命之不就後吳中言得道解去子非熊登

第有詩名

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登第終鄂州掾

集九卷

費冠卿字子軍池州人元和登第母卒嘆曰千祿  
養親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為遂隱池州九華山長  
慶中殿院李修行舉其孝節召拜右拾遺不赴集  
一卷

皇甫松新安人湜之子自號檀欒子

殷堯藩蘇州嘉興人元和中登進士第辟李翱長

沙幕府加監察御史又嘗為永樂令詩一卷

施肩吾字希聖洪州人元和十年登第隱洪州之

西山為詩奇麗西山集十卷

圖攷

三

周元範一作光範句曲人

祝天膺一作元膺句曲人與段成式同時

徐凝睦州人元和中官至侍郎

朱可名越州人會昌進士及第終長安令

陳標長慶二年登進士第終侍御史

童翰卿大中咸通間人

高古與逸主孟雲卿

上入室韋應物

入室李 賀 杜 牧 李 餘 劉 猛

李 涉 胡幽貞

升堂李 觀 賈 馳 李宜古 曹 鄴

劉 駕 孟 遲

及門陳 潤 韋楚老

孟雲卿河南人一作武昌人武登進士第為校書郎與杜

甫元結友

韋應物京兆長安人少以三衛郎事明皇晚更折

節讀書歷任滁州江州蘇州刺史性高潔所在焚

香掃地而坐唯顧況劉長卿邱丹秦系皎然之儔

得廁賓客與之酬唱其詩閒澹簡遠人比之陶潛

稱陶韋云集十卷

圖攷

四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

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

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賀每旦出騎弱馬從

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

之率為常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詩尚奇詭絕

去畦徑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

合之絃管仕為協律卒年二十七詩四卷外集一卷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擢進士第復

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為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為

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歷黃池



睦三州刺史復爲湖州刺史踰年拜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其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甫云樊川詩四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李餘蜀人工樂府登長慶三年進士第

劉猛梁州進士與元稹同時

李涉洛陽人初與弟渤同隱廬山後應陳許辟憲宗時爲太子通事舍人尋謫峽州司倉參軍太和中爲太學博士復流康州自號清溪子集二卷

胡幽貞四明人自號無生居士

圖攷

五

李觀字元賓趙州人貞元八年進士宏詞擢第授太子校書郎集三卷

賈馳與曹鄴同時

李宣古字垂後會昌三年進士第

曹鄴字業之一作之桂州人登大中進士第由太平

幕府遷太常博士歷洋州刺史詩二卷

劉駕字司南江東人登大中進士第官國子博士

孟遲字遲之一作之平昌人登會昌五年進士第

陳潤大厯間人終坊州郿城縣令

韋一作常楚老長慶進士官拾遺

清奇雅正主李益

上入室蘇郁

入室劉畋 僧清塞 盧休 于鶴

楊洵美 張籍 楊巨源 楊敬之

僧無可 姚合

升堂方干 馬戴 任蕃 賈島

厲元 項斯 薛壽

及門僧良父 潘誠 于武陵

詹雄 衛準 僧志定

喻鳧 朱慶餘

圖攷

六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厯四年登進士第授鄭縣尉久不調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爲從事嘗與濟詩有怨望語憲宗時召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凌忽爲衆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散秩俄復用爲祕書監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益長于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爲供奉歌辭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畫爲屏障集一卷蘇郁貞元元和間詩人

劉畋唐未人

僧清塞卽周賀字南卿東洛人初爲浮屠名清塞  
杭州太守姚合愛其詩加以冠巾改名賀詩一卷  
盧休

于鵠大厯貞元間詩人也隱居漢陽嘗爲諸府從  
事集一卷

楊洵美登寶厯元年進士第終監察御史

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或曰和州烏江人貞元十  
五年登進士第厯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  
名士皆與游而韓愈尤重之籍爲詩長于樂府多  
警句仕終國子司業詩集七卷

圖攷

七

楊巨源字景山河中人貞元五年擢進士第爲張  
宏靖從事由祕書郎厯鳳翔少尹國子司業年七  
十致仕歸時宰白以爲河中少尹食祿終身集五  
卷

楊敬之字茂孝元和初登進士累擢屯田戶部二  
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向儒術以敬  
之爲國子祭酒

僧無可范陽人姓賈氏島從弟居天仙寺詩名亦  
與島齊集一卷

姚合陝州硤石人宰相崇曾孫登元和進士第授

武功主簿累官監察御史荆杭二州刺史陝虢觀  
察使開成末終祕書監與馬戴費冠卿殷堯藩張  
籍遊李頻師之合詩名重於時人稱姚武功云詩  
七卷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徐凝一見器之授以詩律始  
舉進士謁錢塘守姚合合視其貌陋甚卑之坐定  
覽卷乃駭目變容館之數日登山臨水無不與焉  
咸通中一舉不得志遂遜會稽漁於鑑湖太守王  
龜以其抗直宜在諫署欲薦之不果干自咸通得  
名迄文德江之南無有及者歿後十餘年宰臣張

圖攷

八

文蔚奏名儒不第者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干  
其一也後進私謚曰元英先生門人楊弁與釋子  
居遠收得詩三百七十餘篇集十卷

馬戴字虞臣會昌四年進士第宣宗太中初太原  
李司空辟掌書記以正言被斥爲龍陽尉懿宗咸  
通末佐大同軍幕終太學博士詩集一卷

任蕃一作唐末人詩集一卷

賈島字浪一作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

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  
憐之因教以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詩思入僻當

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不之覺也累舉不申第文  
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  
軍遷司戶未受命卒有長江集十卷小集三卷  
厲元登太和二年進士第官終侍御史姚合同時

人

項斯字子遷江東人會昌四年擢第終丹徒尉詩

一卷

薛壽按卽薛濤之訛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隨父宦流落

蜀中遂入樂籍辯慧工詩有林下風致韋臯鎮蜀

召令侍酒賦詩稱爲女校書出人幕府歷事十一

圖攷

鎮皆以詩受知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好製

松花小箋號薛濤箋有洪度集一卷

僧良又太中時僧

潘誠一作咸與喻臯同時集一卷

于武陵會昌時人詩一卷通考太中進士

詹雄字伯鎮福州人不第終

衛準一作單大厯五年進士

僧志定

喻臯昆陵人登開成五年進士第終烏程尉詩一

卷

朱慶餘名可久以字行城州人受知于張籍登寶  
厯進士第詩二卷

清奇僻苦主孟 郊

上入室陳 陶 周 朴

及門劉得仁 李漢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

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

鄭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張籍私謚曰貞曜先

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溢李觀

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集

圖攷

十卷

陳陶字嵩伯嶺南人一云鄱陽一云劍浦太中時遊學長安

南唐昇元中隱洪州西山後不知所終詩十卷

周朴字大朴吳興人避地福州寄食烏石山僧寺

黃巢寇閩欲降之朴不從遂見害詩一卷

劉得仁貴主之子長慶中卽以詩名厯開成太中

二朝昆弟皆顯而得仁出入舉場三十年卒無成

李漢與賈島同時

博解宏拔主鮑 溶

上入室李羣玉

入室司馬退之

張為

鮑溶字德源元和進士第與韓愈李正封孟郊友善集五卷

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性曠逸赴舉一上而止惟以吟咏自適裴休觀察湖南延致之及為相以詩論薦授宏文館校書郎未幾乞假歸卒集三卷後集五卷

司馬退之開元中道士

張為唐末袁常詩人與周朴齊名如到處即閉戶

圖攷

二

逢君方展眉最有詩稱詩一卷主客圖一卷

環奇美麗主武元衡

上入室劉禹錫

入室趙 澥 長孫佐輔 曹 唐

升堂盧 頻 陳 羽 許 渾 張蕭遠

及門張 陵 章孝標 雍 陶

周 祚 袁不約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猴氏人建中四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累官戶部侍郎元和三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尋出為劍南節度使八年徵

還秉政早朝為盜所害贈司徒謚忠愍臨淮集十卷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從事淮南幕府入為監察御史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復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為言改連州累遷太子賓客分司禹錫素善詩晚節尤精不幸坐廢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嘗叙其詩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其為名流推重如此

圖攷

三

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詩集十八卷

趙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二年登進士第太中間仕至渭南尉卒嘏為詩贈美多興味杜牧常愛其長笛一聲人倚樓之句吟嘆不已人因目為趙倚樓有渭南集三卷編年詩二卷

長孫佐輔德宗時人弟公輔吉州刺史往依焉詩號古調集

曹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為道士後舉進士不第咸通中累為使府從事詩三卷

盧頰唐末人

陳羽江東人登貞元進士第歷官樂宮尉佐

許渾字用晦丹陽人故相圉師之後太和六年進

士第為當塗太平二縣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太

中三年為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郎睦郢二州刺

史潤州有丁卯橋渾別墅在焉因以名其集集二

卷

張蕭遠元和進士登第籍之弟也

張陵

章孝標桐廬人登元和十四年進士第除祕書省

圖攷

三

正字太和中試大理評事詩一卷

雍陶字國鈞成都人太和間第進士太中八年自

國子毛詩博士出刺簡州

周祚唐末進士

袁不約字還朴長慶三年進士第李固言在成都

辟為幕官加檢校侍郎詩一卷

補附

景審南陽人長慶中有善書名

右主客圖舊有函海鏡煙堂兩本但注詩題及

字句異同於圖中所列八十三人皆無攷唯袁

氏此本未附圖考一卷詳載諸賢爵里與他本

不同故刻而存之使與呂氏江西詩社宗派圖

並傳然頗恨張為於江西只收施肩吾一家鄭

谷盧肇在唐時頗負重名且與為同郡皆沒而

不著獨附已名於博解宏拔之中所見殊隘知

不足齋收刻呂作而不及此圖其以此歟辛酉

五月新昌胡思敬跋

主客圖跋

一

豫章叢書

錫

錫

十

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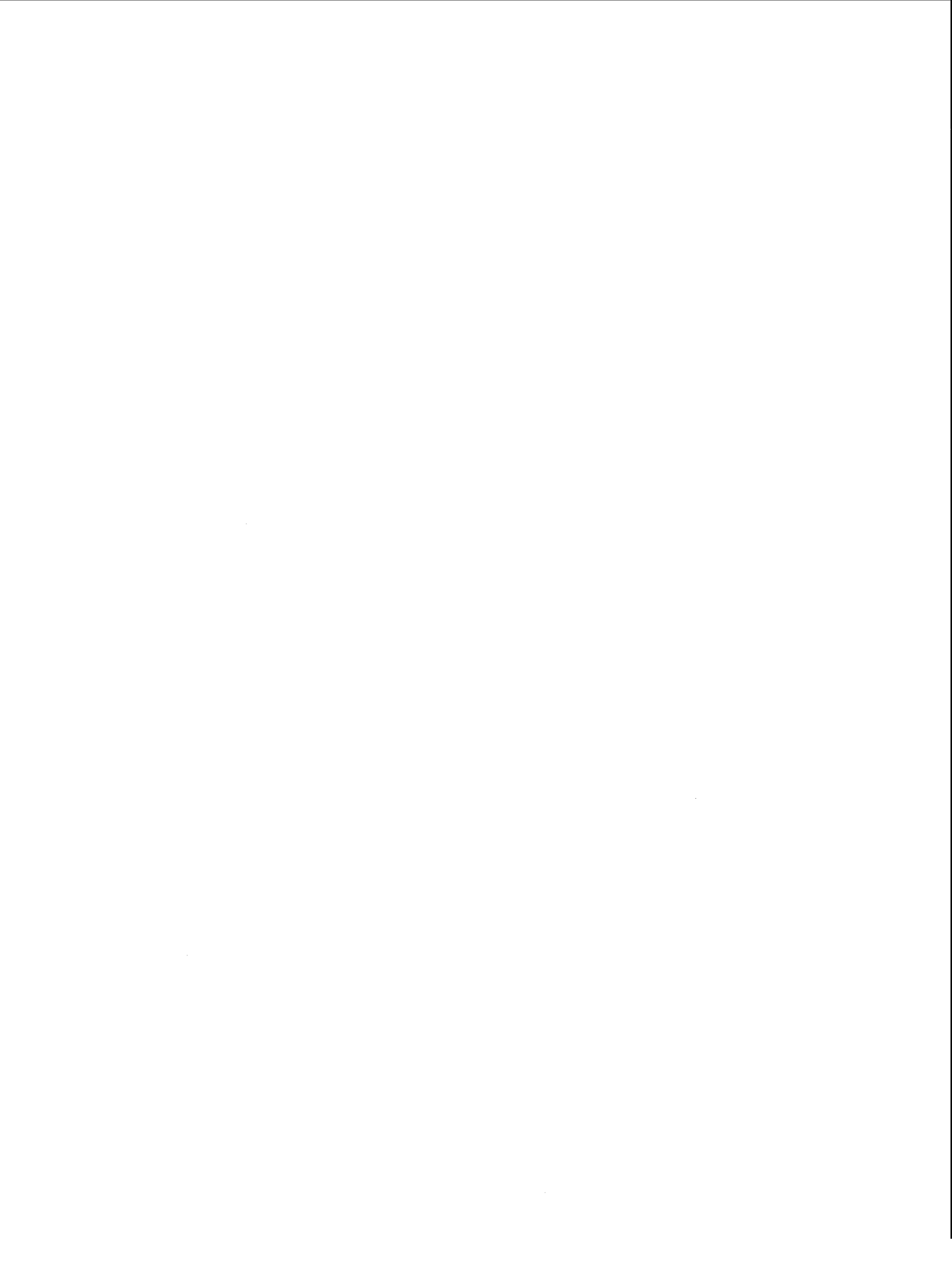
錫

四

錫

一

錫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宋劉克莊

故事經筵徹章宸翰賜講讀官詩率取前人絕句海祐丙午  
講禮記畢賜宴秘書省御製七言唐律一首云龍極開先已  
降衷上天下澤禮居中三才義禮維持力萬世綱常建立功  
孔聖法言多纂輯漢儒師學共脩崇經帷講徹資羣彥克己  
二天在廣充詩既雄渾而奎文絢爛行草道麗各爲一體侍  
讀少師鄭公以下拜賜者十有四人克莊與焉徹章賜御製  
詩自今上始

施眾滅滅鱸鮪發發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揭鄭氏曰  
庶姜謂姪娣董氏曰庶士謂媵臣毛氏曰孽孽盛飾余始悟  
屈原九章云魚鱗鱗兮媵余之意本此

詩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章元成云唯謂華高企  
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也曹公短  
歌行末云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孔融楊  
脩俱斃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為漢相而時人目以漢賊乃  
以周公自擬謬矣魏文帝善哉行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  
我不樂歲月如馳當操無恙植以才倉舒以慧幾至奪嫡謂  
之多憂可也及受漢禪可與天下同樂矣帝既猜阻鮮歡而  
諸王就封者皆爲典籤侵迫多見削奪其末命乃託國於狼  
顧之仲達是帝之憂至死未已何時而可樂乎  
曹植以蓋代之才他人猶愛之況於父乎使其少加智巧奪  
嫡猶反手耳植素無此念深自歛退雖丁儀等坐誅詞不連

植黃初之世屢有貶削方且作詩責躬上表求自試兄不見  
察而不敢廢恭順之義卒以此自全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  
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眞篤論也

贈白馬王彪云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  
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疾無乃兒女仁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末云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  
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於時諸王凜凜不自保子建此詩憂  
傷憫懷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蒼蠅開白黑詭巧令親  
疏蓋爲灌均輩發終無一毫怨兄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  
爲法彰以驍勇斃植以文義全蓋丕所忌非文人也使倉舒  
在邠未必可存倉舒天操謂丕輩曰我之不幸以輩之幸也

此語失父道矣豈所以愛倉舒哉陸機弔魏武帝云曩以天  
下自負今以愛子託人其言甚可悲也

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忤物頗致怨憎按康傲鍾會不與語與  
山濤書自言薄周孔而非湯武其所忤也大矣子元子上見  
書自無可全之理况加以士季乎雖欲采薇散髮頽性養壽  
豈可得也

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  
等篇殆突過建安矣

五言見於書詩如萬事叢脞哉胡爲乎泥中之類非始於蘇  
李也武別陵云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又云願爲雙黃鶴  
送子俱遠飛陵雖萬無還理武尙欲拔之以歸漢忠厚之至



也

康樂稱太傅爲宗衰子建稱家王皆自我作古

嵇康以非湯武三字殺身如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之句謂之反形已具可也康樂安得全乎康樂若以改物爲恥竊負而逃可也爲淵明亦可也既仕宋乃欲爲子房魯連於諫未有所安悲夫

阮嗣宗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鶴飛黃鶴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蓋歎時人之安於卑近而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稅駕非謂士之抗志甘爲燕雀而已嵇阮齊名然勸進表叔夜決不肯作

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詩歌一門屬余編類且約以

續編類

三

世教民彝爲主如仙釋閨情宮怨之類皆勿取余取漢武帝

秋風詞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詞爲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嚴如此然所謂攜佳人兮不能忘之語蓋指公卿羣臣之扈從者似非爲後宮設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入

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織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陶公如天地閒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爲祥瑞且饒

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潘岳云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若能卻顧長慮者然身游金谷以賈謚石崇爲託歲寒之地悲夫

謝康樂有擬鄴中詩八首江文通有擬雜體三十首名曰擬

古往往奪眞亦猶退之瑟操眞可以絃廟瑟子厚天對眞可以答天問今人號爲摹擬某作求其近似者少矣

贈盧諶詩前歷敘霸王之佐下云中夜撫枕歎思與數子游又云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昔崩通讀樂毅之書而泣余於越石此詩亦然

前作有甚拙者劉越石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兩句一事也阮嗣宗云多言鳥所告繁詞將訴誰兩句一意也然不以瑕掩瑜

宋少帝前谿曲云黃葛生爛熳誰能斷葛藤能斷嬌兒乳不  
斷郎殷勤其才思乃在陳後主隋煬帝之上

續編類

四

魏文帝有見輓船士新婚別妻詩一首庶幾爛熳宵行蠟

在戶之遺意呂東萊馬嵬詩云錦鞵千年恨皇輿萬里程  
知輓船士亦有別離情輓船事與馬嵬不相涉而善用之如此

焦仲卿妻詩六朝人所作也木蘭詩唐人所作也樂府惟此  
二篇作敘事體有始有卒雖詞多質俚然有古意

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  
雖賴此書略見一二然賞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脫脂粉雅人

莊士見之廢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以陵觀之愈陋於統如  
沈休文六憶之類其褻慢有甚於香奩花閒者然則自國風  
楚詞而後故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

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  
仲澹之音一掃六朝之纖弱趨於黃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  
出皆自子昂發之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  
安得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閒臥觀物化悠悠  
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  
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  
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如臨歧泣世道天  
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臺成古  
正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翰墨畦逕讀之使人有  
眼空四海神游八極之興

杜審言夜宴云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登襄陽城云楚山  
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妾薄命云嘯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杜  
氏句法有自來矣

杜五言感時傷事如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如敢料安危  
體猶多老大臣如不愁巴道路恐溼漢旌旗其用事琢對如  
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如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如魯衛  
彌尊重徐陳略喪亡八句之中著此一聯安得不獨步千古  
若全集千四百篇無此等句語爲骨氣篇篇都做圓荷浮小  
葉細麥落輕花道了則似近人詩矣

古人感知已之遇樂布奏事彭越頭下賊洪盧謀皆不以主  
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翕翕熱時則趨附恐後

及時異事改則振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  
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位  
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  
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  
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唐人善形容人情物態杜公云已經十日竄荆棘困厄極矣  
然腰下寶玦青珊瑚終不解去何也義山云不收金彈拋林  
外卻憶銀牀在井頭亦曲盡貴公子之愁態若貫休輩自拳  
五色球迸入他人宅卻從蒼頭奴玉鞭打一百之句拙俚甚  
矣

太自古風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艸戰國多

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  
馬激頰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此今古詩  
人斷案也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  
待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嘗  
乘雲螭吸景駐光采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  
虛步躡太清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  
冠纓此六十八首與陳拾遺感遇之作筆力相上下唐諸人  
皆在下風

古人服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  
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爲鳳皇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  
某也若他人必次顥韻或於詩版之旁別著語矣

玉川子貧甚僧送米令割俸其家必無蓋蔽一婢赤腳必無  
妹麗所訟惡少騎屋下瞰未必盡然既為捕笞惡少不必為  
德反謂處置未是他人處此必怒退之乃巽詞謝之為具招  
之玉川赴其約又先致雙鯉亦不之卻舊史稱退之性崛強  
以玉川事觀之乃一委曲人也然其與憲宗爭佛骨與御史  
中丞李紳爭臺參與王庭湊爭牛元翼與河南尹鄭相爭賈  
餅軍人則毅然不可奪崛強於大節而委曲於羣辟此其所  
以為退之歟

李翱張籍皇甫湜皆韓門弟子翱妻又會女也故退之皆名  
呼之如云李翱觀江濤又云籍湜輩然朝祭退之文乃稱爲  
兄師弟子姑勿論兄妻之諸父可乎籍詩云而後之學者或

號爲韓張有抗衡之意湜作墓碑云公疾論湜曰死能令我  
躬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屬退之乃賴湜而傳耶近世推  
黃配蘇亦類此

退之性喜玩侮如呂醫山人之類固可侮楊之采侯喜諸生  
也乃況之采以柏馬又借釣魚嘲喜云舉竿引線忽有得一  
寸才分鱗與鬚盧全張籍之齒長矣于盧則云先生抱才終  
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形容其迂闊不少貸於籍則云君乃  
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崕航贈崔立之云  
朝爲百賦猶鬱怒莫作千詩轉道緊若服其敏者下句卻云  
豪才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蚋則多而不精可以概見  
其於詩人中惟東野文人中惟子厚稍加敬焉

唐僧見於韓集者七人惟大顛穎師免嘲侮高閑草書頗得  
貶抑如惠如靈如文暢如澄觀直以爲戲笑之具而已靈尤  
跌蕩至於醉花月而羅嬋娟此豈佳僧乎韓公方且欲冠其  
顛始聞澄觀能詩欲加冠巾及觀來謁見其已老則又潛然  
惜其無及所謂善諱而不爲虐者耶

柳子厚才高他文惟韓可對壘古律詩精妙韓不及也當舉  
世爲元和體韓猶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爲一家之言豈非  
豪傑之士乎昔何文縝嘗語李漢老云如柳子厚詩人生豈  
可不學他做數百首漢老退而歎曰得一二首似之足矣文  
縝後從北狩病中詩云歷歷追前劫依依返舊魂人生曾有  
死遺恨滿乾坤雖意極忠憤而語不刻急亦學柳之驗

呂溫坐任文黨黜守道衡二州卒於衡柳子厚誄之曰邊理  
於道民服休嘉賦無吏迫威不刑加又言二州之人哭者  
月坡公謂溫小人何以得此然余觀其集送江華毛令絕句  
云布帛精靈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囑  
是蒲鞭也莫施太守送縣令之言如此則子厚所書非溢美  
矣今世士大夫笑溫者比肩及爲二千石屬縣能督賦者  
殊獎負者殿者受嚴譴有能爲溫此言未見其人也

呂溫詩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義士最先來荆公云江東  
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皆可以倡東南勇敢之氣  
王建新嫁娘詩云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  
遣小姑嘗張文潛寄衣曲云別來不見身長短試比小郎衣

更長二詩當以建為勝文潛詩與晉人參軍新婦之語俱有病

劉長卿七言云欲掃柴門迎遠客青苔紅葉滿貧家魏野林逋不能及也

洛神賦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實之使果有之當見誅於黃初之朝矣唐彥謙云鶯鶯曾過游龍去虛惛陳王一事無似為子建分疏者

唐人敘述奇遇如后土夫人事託之韋郎無雙事託之仙客鶯鶯事雖元稹自敘猶借張生為名惟沈下賢秦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李羣玉黃陵廟詩皆攬歸其身名檢掃地矣

後唐書

唐書

古樂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

長回頭語小姑莫嫁似兄夫庶幾哀而不怨矣  
雍陶送春詩云今日已從愁裏去明年莫更其愁來稼軒詞云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和愁將去雖用前語而反勝之

唐失河湟未久司空圖詩云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燕山白石晉棄割至本朝宣和歷年多矣議者猶以燕人思漢藉口卒召狄難

劉言史贈成鍊師云大羅過卻三千歲更向人間魅阮郎此女道士豈魚元機之流歟唐人多不矜細行李羣玉有龍門寺佳人阿最歌云何須同秦寺然後始為奴其放浪如此夫陶寫性情如閒情賦可也過則為羣玉矣

唐人多傳盧仝因留宿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髮奄人於腦後加釘焉以為添丁之讖或言好事者為之仝處

士與人無怨何為有此謗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膾炙人口意者羣奄因此害之太平廣記載孝廉許生遇四丈夫與白衣叟會飲於甘棠館西噴玉泉四人謂叟曰玉川來何遲叟舉壁間所見詩座中聞之皆掩面欲慟已而叟與四人者各賦一篇蓋王涯賈餗舒元與李訓與仝之鬼也按

甘露之謀涯餗不與元與訓雖疏狂敗事其志與陳蕃賈武宋申錫何異得罪於羣奄則有之於社稷無負也身與其宗既植醢於寺人之手終唐之世名與叛逆同科僅嘗收葬羣奄又使人發之投骨涓水子孫或逃依劉從諫苟活且暮甚

後唐書

唐書

可憐矣及澤潞平被害無噍類詔書猶謂之逆賊之後此何理也李文饒實當國政刑如此豈畏奄人耶抑有宿憾於涯輩耶至昭宗危亂中始有雪涯等之詔噴玉泉詩云李固有冤藏靈簡鄧攸無子續清風又云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皆有可傳誦白衣叟所舉壁間詩云六合茫茫皆

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妙甚此必是涯元與門生故吏所作杜牧之聞慶州趙縱使君與黨項戰死詩云將軍獨乘鐵驄馬榆谿戰中金僕姑死綬卻是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青史文章無點筆朱門歌舞笑捐軀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及皇祐中儂賊犯康州合郡潰去惟守臣趙師旦死之妻方產子棄之草間亂後訪之向呱呱然諸公哀詞惟元

厚之云轉戰譙門日欲哺空拳猶自把戈鉄身垂虎口方安  
坐命在鴻毛更疾呼柱下臬卿存斷節袴中杵白得遺孤空  
餘三尺英雄氣不愧山西士大夫欲與牧詩並驅

樊川集中有李給事詩云元禮去歸維氏學江充來見犬臺  
宮又云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李名中敏嘗論鄭注免歸  
又忤仇軍容棄官二聯可謂善用事

劉夢得五言如蜀先主廟云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  
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  
歌舞魏宮前八陣圖云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  
出沙平鷓鴣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曾有知兵者臨流  
指是非中秋云星辰讓光采風雷發晶英能變人閒世俯然

洛書取集卷一

七

洛書取集卷一

作玉京七言如洛中寺北樓云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  
龍虎騰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  
目恨不同時便服膺惟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山僧西  
塞山懷古云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  
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  
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哭呂溫公云遺草一  
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金陵懷古云山園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皆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卜家數不能及也  
絕句尤工

夢得貞元間已爲郎官御史牛相方在場屋投贄文卷夢得  
飛筆塗竄牛既貴未能忘有曾把文章謁後塵之句夢得答

云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埽門人且飭諸子以已爲戒  
然和令狐相云鮮有一身兼將相更能四面占文章則依然  
故態此詩幸次楚韻若施之於綯豈止撥免葵蕪麥之怒耶  
同時八司馬皆高才一斤不復或咎時宰無樂育意惟新史  
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名深當其罪後裴度爲夢得免播州  
之行憲宗怒尙未解非但諸公之忌才也

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人雖晚  
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差閒婉答樂天云莫道桑榆晚餘霞尚  
滿天亦足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莫搖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  
泉眼火種開山春夜渡千仞谿含沙不能射蠻語鈎勒音蠻

後唐詩話卷一

七

後唐詩話卷一

衣斑爛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恍若驚  
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此劉夢得莫搖蠻子詩也世傳  
坡詩始學夢得觀此二詩信然

元稹詠估客云爾又生兩子錢刀何歲平薛郁和蕃詩云君  
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雛患更多往歲黑風峒賊首詐降朝  
家以通直郎鎮南僉幕招之不出使其弟來吉州謁帥以角  
妓奉之豐宅之戲云遺下賊種奈何

唐彥謙寒食五言云微微潑火雨草草蹋青人本朝王元之  
詩亦用潑火雨

牧之譽阿宜義山譽裘師後二兒皆無聞退之不譽子姪直  
言阿買不識字

李義山答令狐補闕云人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於升沈得喪之際婉而成章簡齋南渡初被召東同時召客云共談太極非無異能繫蒼生本不同則氣象益開闊矣

唐任藩詩存者五言十首而已然多佳句眾鳥已歸樹旅人猶過山贈僧云半頂髮根白一生心地清居然可愛今人動為千百首而無可傳者

薛能詩格不甚高而自稱譽太過五言云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譽其詩又自譽其材然位歷節鎮不為不用矣卒以驕恣陵忽憤軍殺身其才安在妄庸如此乃敢妄議諸葛可謂小人無忌憚者

揚州在唐時最繁盛故張祐云人生只合揚州死蜀都在本

後唐詩話卷一

李

通鑑

朝最繁盛故放翁云不死揚州死劍南

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為體牧於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橋林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去許多傑作則渾書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韋蘇州話舊云昔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為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檣捕局莫竊鄰家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此蓋韋公身在三衛目擊其類如此非自謂也王建羽林行亦云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

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仍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可與韋詩互看韋詩律深妙流出肝肺非學力世言其所至埽地焚香而坐不應為人老少頓異可見前詩寓意耳

子美送孔巢父云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如蓋李杜與巢父一輩人也又云詩卷長留天地閒釣竿欲拂珊瑚樹則巢父亦能詩者偶失傳耳子美閒關亂離挺節無所汗巢父後歿王事惟太白坐永王璘事流夜郎按璘嘗辟巢父而巢父不應可見太白當去就欠商量也新史謂白佐璘起兵頗似文致但不當就其辟耳

後唐詩話卷一

李

通鑑

李遠贈寫御容李長史云初分隆準山河秀再點重瞳日月明極工及坡公仰觀眩晃目生暈但見曉色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座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彷彿尚記重瞳光之篇一出光燄萬丈視遠所作真小兒語

歐陽率更貌寢長孫無忌嘲之云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好事者遂造白猴之記謗及其親鄭畋名相父亞亦名卿或為李娃傳誣亞為元和畋為元和之子小說因謂畋與盧攜並相不成攜誣畋身出倡妓按畋與攜皆李翱甥畋母攜姨母也安得如娃傳及小說所云乎唐人挾私忿騰虛謗良可發千載一笑亞為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亞父子娃傳必白氏子弟為之託名行簡又嫁言天寶間事且傳作於

德宗之貞元追述前事可也亞登第於憲宗之元和畋相於  
僖宗之乾符豈得預載未然之事乎其謬妄如此如周秦行  
紀世以爲德裕容章絢所作二黨眞可爲戒

張籍還珠吟爲世所稱然古樂府有羽林郎一篇後漢李延  
年所作云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  
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  
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不意金吾子  
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燦翠蓋空踟躕貽我青銅鏡結我紅  
羅裙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  
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籍詩本此然青於藍  
送宮人入道唐人多有此作荆公止選項斯一首云願從仙

後村詩話卷一

五

通鑑

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  
稱名將敲碧落新齊磬卻進昭陽舊賜箏且莫焚香繞壇上  
步虛猶作按歌聲未脫唐體也章蘇州爲詩家最高手亦有  
此作云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天墀金丹擬駐千年  
貌寶鏡休勻八字眉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冠時從  
來宮女多相如閒向瑤臺總淚垂絕不類章詩與斯輩竟何  
以異風俗移人如此或是章公戲效時人體耳

牛奇章有夜入眞珠室朝遊玳瑁宮之謗張祐上牛相亦云  
四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下有綠鬟紅粉之語末云知君年  
少貴不信有春愁蓋前詩非謗矣牛李嗜好如冰炭惟愛客  
則如一人然贊皇生相門無聲色之好奇章起寒士備貴人

之奉不及贊皇遠矣

唐詩人與李杜同時者有岑參高適王維後李杜者有韋柳  
中閒有盧綸李益兩皇甫五寶最後有姚賈諸人學者學此  
足矣長慶體太易不必學王逢原題樂天墓末云若使篇章  
深李杜竹符還不到君分豈亦病其詩之淺耶

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初節與鄭畋略同大功垂就令孜  
聞之於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三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媿  
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自全  
孔明躬耕娶阿承醜女相蜀不植產其慮深矣鐸當國家板  
蕩之際居將相衮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慢藏治容行於虎  
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於高難泊哀哉

後村詩話卷一

共

後村詩話前集卷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宋劉克莊

楊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彥謙唐詩雖雕琢對偶然  
求如一坏三尺之聯惜不多見五言敘亂離云不見泥函谷  
俄驚火建章剪莠行殿溼伐柏舊陵香語猶渾成未甚破碎  
若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宜為歐  
公之所厭也

王元之被遇熙陵知制誥因救徐鉉貶商州為內相因議孝  
章后喪貶滁州真皇登極召還將用矣其詩乃曰兩制舊臣  
生白髮一番新貴上青天未幾再謫黃州遷蘄州而卒豈新  
貴有所未平乎

王元之挽趙中令云太常草儀注全似葬周公足以稱其勳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業

魏野五言云常憐李斯首不及嚴光足真處士語也潘閔云  
白日升天易清朝取士難野聘召而不至閔叫呼而求用味  
其詩與張元姚嗣宗何異

潘閔客舍詩土牀安枕穩紙被轉身鳴定非慵便枕玉涼繡  
被春寒夜者所能道也

詩家評論古人多是書生空言耳晏元獻書平津侯傳云主  
父仲舒容不得未知賓閣是何人公能客富歐二公於門下  
然後可以為此言但主父非仲舒之倫宜以汲黯代之

夏英公宮詞云釋脣不敢深深注卻怕香脂汗玉簫不減香  
函花閒之作王岐公夫人閣端午帖子云後苑尋青趁午前

歸來競鬪玉闌邊袖中獨有香芸草留與君王辟蠹編出新  
意於采絲巧糴之外可喜也

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宋景文落花詩也為世  
所稱然李義山固云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李下句尤妙  
君謨以詩寄歐公公答云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  
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楊劉之作而其言如此豈公特惡其碑  
板奏疏磔裂古文為偶儷而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  
歟又云近時蘇梅二窮士耳主張風雅人士歸之自二窮人  
死文士滿朝而使斯道寂然中絕每念此事竊歎乃知文士  
滿朝而詩道寂然不但近歲祖宗盛時固已然矣帖在鄭敬  
子左司家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七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禪師宛  
陵出然後柔澗之淫哇稍息風雅之氣脈復續其功不在歐  
尹下世之學梅詩率以為澹集中如葑上春田闕蘆中走吏  
參烏程海貨通閩市漁歌入縣樓餘姚白水照茆屋清風生

稻花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谿河漢微分練星辰澹布  
螢每令夫結友不為子求郎挽齊國長公主山形無地接寺界與

波分金山山風來虎嘯江水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蓋逐字  
逐句銖銖而較者決不足為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  
未嘗不留意於句律也

蘇子美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其為人及蟠屈為吳  
體則極平夷安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簾清石榴開徧透簾



明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又云春陰垂野草青  
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極  
似章蘇州垂虹亭觀中秋月云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  
玉華宮極工而世惟詠其上一聯金餅彩虹之句句也山蟬  
帶響穿疏戶野蔓蟠青入破窗亦佳句

子美送李生云李生以病廢東入徂徠峰志氣尙突兀形骸  
已龍鍾男兒生世閒有如絕壑松誤爲風雷傷不與匠石逢  
哀哉千尺幹摧朽似秋蓬此詩悲壯之甚李生如何人足以  
當之竊意子美自謂也

雁湖注半山野腸一夜繞鍾山之句引韓昌黎詩腸胃繞萬  
象非也孫堅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閭門半山本此見吳志

後村詩話卷二

主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和王賢良龜詩云世論妄以蟲疑冰注雖引莊子但出處無  
疑字意公別有所本後讀盧鴻嵩山十志有疑冰之語又唐  
彥謙中秋詩云霧淨不容元豹隱冰寒卻恐夏蟲疑乃知唐  
人已屢用之矣

半山挽裕陵云玉暗蛟龍蟄金寒雁鷺飛挽吳春卿云曲突  
非無驗方穿有不行鍊字斷對無遺巧

劉原父詠春草云春草駉駉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似嫌  
車馬繁華處才入城門便不生貢父絕句云青苔滿地初晴  
後綠樹無人畫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逕開門戶又翻書皆  
有元和意度不似本朝人詩

劉貢父詠史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佞欲封侯不如直

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箇骸往往指王韶李憲輩唐人曹松  
亦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王逢原著早苦熱云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著翅飛上山人  
困已罷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乾崑崙之高有積雪蓬萊之  
遠常遇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遊其閒其骨氣老蒼  
識度遠如此豈得不爲荆公所推

富公由并州入相外廷至於舉笏相賀王逢原獨云要須待  
見成堯舜未敢輕浮作頌聲所見高於石徂徠一等矣答孫  
莘老云生無人媿寧非樂死有天知豈待名其固窮自守亦  
士之高致也

後村詩話卷二

四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雁字而題見矣

滕白題汝州村舍云種茶巖接紅霞鴨灌稻泉生白石根  
腹老翁頭似雪海棠花底戲兒孫可入圖畫

坡詩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謹嚴者有麗者有簡澹者翁張  
開合千變萬態蓋自以其氣魄力量爲之然非本色也他人  
無許大氣魄力量恐不可學和陶之作如海東青西極馬一  
瞬千里了不爲韻束縛

陳洙書御史臺壁云清朝無事諫書疏竊祿經年臥直廬惆  
悵平生不如夢春來三度到谿居與荆公三年衣染禁城塵  
撫事茫然媿古人明月滄江波萬頃扁舟長載夢中身之作  
暗合

唐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  
晁之下集中有聞坡貶惠州詩云元氣脫形數運動天地內  
東坡未離人豈比元氣大天地不能容伸舒輒有礙低頭不  
能仰閉口焉敢咳東坡坦率老局促應難耐何當與道俱逍  
遙天地外此詩甚佳狀得出

硯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草木疑靈藥漁樵或異人花開不  
旋種草薶復齊腰團扇侵時令方書遺書長問學兼儒釋交  
游半士農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關河先隴遠天地小臣  
孤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皆唐子西惠州詩也曲盡南州  
景物略無遷謫悲酸之態七言如身雜蜚中誰是我食除蛇  
外總隨鄉驥子能吟青玉案木蘭堪戰黑山頭亦甚工

後村詩話卷三

五

後村詩話卷三

後人取前作翻騰勘辨有工於前作者唐子西過田橫墓云  
滄溟無際何方死卻死東都未耿光乃反退之祭之文意此  
詩必有謂不獨爲橫發

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煅煉精  
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爲  
師墨梅之類尙是少作建炎以後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  
奇壯元日云後飲屠蘇驚已老長乘舴舺竟安歸除夕云多  
事鬢毛隨節換盡情燈火向人明記宣靖事云東南鬼火成  
何事終待胡鋒作爭臣謂方臘不能爲岳陽樓云登臨吳蜀  
患直待粘幹耳橫分地徒倚湖山欲莫時又云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  
今五年聞德音云自古安危關政事隨時憂喜到漁樵五言

云泊舟華容縣湖水終夜明淒然不能寐左右菰蒲聲窮途  
事多違勝處心亦驚三更螢火鬧萬里天河橫腐儒憂平世  
况復值甲兵終然無寸策白髮滿頭生造次不忘憂愛以簡  
潔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之上

按師川聞捷云時時傳破虜日日問脩門又云諸公宜努力  
荆棘已千村陳簡齋感事云風斷黃龍府雲移白鷺洲荊花  
紛四野作意爲誰秋頗逼老杜

宣靖之禍自滅遼取燕始韓子蒼挽中山韓帥云金絮盟猶  
在灰釘事已新語妙而意婉上句指韓下句指童蔡作詩法  
當如此

後村詩話卷三

六

後村詩話卷三

喜親人可釣亦可網大魚自有神隱見誰能量老禪雖無心  
施食不肯嘗時於千尋底隱見如龍章桃花云如何一朽株  
孕此千億花雖云行且闌明歲亦再華豈如世上人一老不  
復佳過湖云誰見詩顛顛發時鄱陽湖裏月明知無人爲覓  
昭華瑄自卷秋蘆片葉吹皆精詣可諷

江端友字子我鄰幾之孫靖康閒以布衣召用同時詩人賦  
慨北狩南渡之作多矣子我云楚欲圖周鼎湯猶繫夏臺又  
云比年災惑犯南斗向日燕人祭北門事的切而語回互  
江子我詠象云倉舒止用兒童計亦自能知爾重輕蓋用王  
內翰元之譏玩張相齊賢之語但含蓄而不刻露耳  
朱希真七言如幾許少年春欲夏一番夢事緣催紅過時不

語爲解事怕容深藏魚見機人閒萬事老無味天下四時秋  
最愁五言如前苑編鶴屋歸米聚雞糧銚昏鼠窺研雨急犬  
穿籬皆警策不蹈襲

前輩記朱新仲舍人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濤如此亦安歸之  
聯取其自然不煩斲削然新仲此等句尙多如招郭侯飲云  
此時老子興不淺且日將軍幸早臨如何以報之青玉案我  
姑酌彼黃金罍凡引用前人語皆蟠屈排冝使之妥帖他句  
如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相親多謝風標子可  
款豈無瀟灑侯何從可覓秋消息忽有先鋒到白蘋如水篆  
行科斗林放轉畫眉若不經思而俱出人意表讀杜詩云縱  
之通論劍收之入桓弓尤前人所未發也

後漢書

七

劉屏山題李忠愍集云二帝蒙塵方幸虜六臣奉璽更朝梁  
敘當時事忠憤悲壯尹少稷聞僞齊入寇云酬功不惜賞干  
布送死惟堪縛一驢足與前句相上下

先朝上元駕御端門示與民同樂之意而已宣和閒鏡尤盛  
至於騎年連月警蹕夜出尹少稷靖康元夕詩云景龍只是  
當時路不見金錢打著人劉屏山亦云淒涼但有雲頭月曾  
照當時步輦歸皆記向來期門之事

汴都角妓卽六李師師多見前輩雜記卽蔡奴也元豐中  
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師師著名宣和閒入掖廷頃見  
鄭左司子敬云汪端明家有李師師傳欲借鈔不果劉屏山  
詩云鞦韆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

一曲當年動帝王亦前人感慨杜秋娘梨園弟子之類  
茶山種竹云餘子不足數此君何可無上句雖非竹事不覺  
牽強荔支云絕知高韻傾珠柱未覺豐肌病玉環上下句皆  
切又妙於融化送別云不堪相背處何況獨歸時行役云一  
寸客亭燭數聲村舍雞絕似唐人

紹興初虜歸我河南議者知和約之不堅久錢氏之後自中  
原遷奉三世喪匱窆於越上諸公皆爲哀挽茶山獨云摸金  
千騎去埋玉幾人歸可謂妙於用事余爲袁守項客孫被召  
過袁自言其先世墳域在沙市者皆已遷葬公安國愈感矣  
士大夫得無感慨乎

後漢書

八

王嘉叟侍郎柳色知春淺鐘聲覺寺深避虎連村靜分魚一  
市腥之句甚佳

初以僧牒鹽鈔糴軍儲夏均父詩云坐食今添幾支遁煮鹽  
那得百引羊反本之論也

士大夫當離亂時有幸有不幸者簡齋云浮身世難料危途  
計易非東萊云後死翻爲累偷生未有期誦之皆可悲慨

趙忠簡當國以近臣薦起處士劉致中至則趙去秦代之矣  
劉報罷歸尹少稷東之云徒然五侍從不辨一書生史相力  
薦放翁賜第其去國自是臺評然王景文乃云眞翁自了平  
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詩亦笑云我自務觀乃去聲  
如何把作平聲押了

陸放翁少時調官臨安得句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

賣杏花傳入禁中思陵稱賞由是知名

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 箱紙尾摸牀稜 烈士壯心狂

奴故態 生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侯 下澤乘車

上方請劍 酒寧賸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讎 空虛腹

壘塊胸 愛山入骨髓嗜酒在膏肓 手板肩輿 鬼子天

公 貴人自作宣明面老子曾聞正始音 牀頭周易架上

漢書 温卷熟官 醉學究病維摩 無事飲不平鳴 乞

米帖借車詩 麴道士楮先生 土偶天公 長劍拄頤短

衣掩脛 已得丹換骨肯求香返魂 子午谷丁卯橋 洛

陽二頃光範三書 酒聖錢愚 茶七椀稷三升 一彈指

三折肱 天女散花麻姑擲米 玉塵尾金裏蹠 虎頭雞

後村詩集卷二

九

助 金鴉背玉轆轤 客至難令三握髮佛來僅可小低頭

百衲琴雙鈎帖 藏經閣帖 摩詰病說法度卿窮著書

讀書十紙上樹千回 風漢醉侯 見虎猶攘臂逢狐肯

叩頭 天愛酒地埋憂 一箇落二毛侵 癡頑老嬰鏃翁

曲肱縱理 竹郎木客 百錢拄杖一錫隨身 百壽齋

兩圍棗 鍊炭勞薪 銅臭飯香 記書身大似椰子忍事

癩生如瓠壺 笑爾輩愛吾廬 僧坐夏士防秋 塵尾清

談蠅頭細字 巖下電霧中花 唐夾寨楚成皋 劍南集

八十五卷八千五百首別集七卷不預焉似此者不可殫舉

姑記一二於此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窮材料出

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

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後故當為一

大宗末年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又云外物

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為詩則皮毛落盡矣

舊讀楊誠齋絕句云飽喜飢噴笑殺儂鳳皇未必勝狙公幸

迷莫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不曉所謂晚始悟其微意

此自江東漕奉祠歸之作也鳳雖不聽命於狙公然猶待桐

花竹實而飽以花實况祠廩也欲併祠廩埽空之耳未幾遂

請挂冠

誠齋挽張魏公云出畫民猶望回軍敵尚疑只十個字而道

盡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為虜所畏與夫罷相解都督時事

皆在裏許然讀者都草草看了

後村詩集卷二

十

今人不能道語被誠齋道盡 宿草春風又新阡去歲無

江水夜韶樂海棠春貴妃 橋中招綺夏瓜 庭屏任文 東宮

晉殿吳宮猶碧草王亭謝館儘黃鸝 春歸便肯平平過

須做桐花一信寒 東風染得千紅紫曾有西風半點香

年年不帶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 昇平不在簫韶裏只

在諸村打稻聲 六朝未可輕嘲謗王謝諸賢不偶然 山

根玉泉仰面飛飛出山頂卻下馳自從廬阜瀉雙練至今銀

灣乾兩支雷聲驚裂龍伯眼雪點濺溼姮娥衣寄言蘇二李

十二莫愁瀑布無新詩 題漱 羲和夢破欲啟行紫金畢連

嗚一聲聲從天下落人世千村萬落雞爭鳴素娥西征未歸

去簸弄銀盤浣風露一丸玉彈東飛來打落桂林雪毛兔誰

將紅錦幕半天赤光鋒氣貫山川須臾卻駕丹砂碾推上寒  
空巖蒼玉詩翁已行十里強義和早起道無雙義賊子雲

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閒有許由登

放翁學力也似杜甫誠齋天分也似李白

放翁云膽薄沽官釀睡昏讀監書杜荀鶴云欺春止愛和醅

酒諱老猶看夾注書二聯皆佳

李伯紀丞相過海絕句云假使黑風漂蕩去不妨乘興訪蓬

萊與坡公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之句殆相伯

仲異乎李文饒盧多遜窮愁無聊之作矣

卿相陳魏公去位詩云病深老迫寧歸去莫作留侯范蠡看

時公年五十四而其言如此

後村詩話卷二

七

通鑑

艾軒讀江西詩云神仙本自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山谷與坡公云只欠小蠻樊素在我知造物愛公深屏山問

李漢老疾云欲袖雲門竹篋子室中驅出散花人愛朋友之

言也白公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同樊子一時歸放翁云九

十老農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棲自愛之言也

陳邦光金陵降虜游士或題其先壘云牙郎一去杳無蹤惟

有青青夾徑松若使人能全此操松應合受大夫封其家執

而訟於郡某守餉士人酒遣去牙郎用唐人賣國語

范石湖賞海棠云憶向宣華夜倚闌花光妍暖月光寒如今

颯颯嫌風露且向銅瓶滿插看宣華王蜀宮名也

蕭千巖機杼與誠齋同但才慳於誠齋而思加苦亦一生屯

蹇之驗同時獨誠齋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陸放翁而放

翁絕無一字及之今摘其律帖精語不甚費研尋者於此

著語能奇怪呼天與倡酬中疾走建德國乃為淵明先失脚

墜榛莽劉伶扶我還陶乾坤生長我貧病怨尤誰湘妃危

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

寒知百千年華著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

直愁斜日凍蜂知古梅造物巧能相補得破怪賒與一天秋

山中一節時到崔嵬上有底勦勞得給扶秋浩蕩中遙

指點一螺許是定王城湘雅子推窗窺過雁數峰乘隙入西

軒眼冷寒梢明數點知他是雪是梅花秋陽直為田家

計饒得漁村一抹紅真誠齋敵手也

後村詩話卷二

七

通鑑

故參與龔公行役過一山有老木參天再過其山童矣居人

云巨室以此造屋公記以絕句云千章古木轉頭空去與人

閒作棟隆未必真能庇寒士不如留此貯清風晦翁後見此

詩歎曰此龔公一生詩識意謂公初為諫官負重名晚不必

為執政也

黃芻季野名士也既登第夢婦人素服扇上題云恨君青袖

短誤妾白羅妝季野遂不肯婚余大父著作作與之友善責以

嗣續大義陳魏公素重其人以聶夫人女弟歸之既娶宛然

夢中所見者季野果天無子大父葬之於吾家祖塋

李雁湖悼亡云一坏謾道愁能遣幾度醒來錯喚君然元稹

已云怪來醒後旁人泣醉裏時時錯問君此猶是暗合若四

版唐碑入宋稀與唐人隋柳入唐疏之句則是明犯  
安晚丞相昭君詩云解移尤物柔強虜延壽當年合議功意  
新而理長

杭相李文靖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  
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正

高續古題四聖觀云射熊館暗花扶展下鶴池深柳拂舟極  
藻繪追琢之功二宋殆不能過晚兼都官題直舍云無詩如  
鄭谷有髮似馮唐亦警策

趙忠定當國招蔡季通不至猶坐趙黨謫死道州偽禁方嚴  
朱文公題其墓云有宋西山先生蔡季通之墓章泉哭之云  
鵬叫春林辱贈詩雁回湘浦忽傳悲蘭枯蕙死迷三楚兩暗

後部詩集卷三

墓

趙忠定公

煙昏礙九疑早日力辭公府檄莫年名入黨人碑嗚呼季子  
延陵宇不待錢詞行可知是時章泉句律如此宜為一世所  
宗晚年詩太坦率幾於鳳德之衰矣

趙南塘挽餘干相云匿前留素仗簾下進黃袍語簡而事核  
又云漢閣新闢迴秦箏舊曲長挽鞏仲至云萬卷非其崇單  
方或以封有無窮之味和韓仲止懷蹈中弟云黃臺瓜解可  
憐矣老根連蒂摘都稀風流遂至爾身盡衰病況堪吾道非  
少日梨棊豪索酒莫年絲竹淚沾衣人生到此將何遣一卷  
南華坐掩扉立春云蒼規不與先生智白髮惟添老在身絕  
句云我欲與君洞庭野斜河澗月聽雲和要妙之音也  
端平初除拜一新趙南塘起散地掌內制元夕觴客客散家

集有觀傀儡詩云酒闌有感牽絲戲也伴兒童看到明余謂  
康節遂令高臥人敲枕觀兒戲之句蓋局外旁觀者之言耳  
若同局而為此言似乎未可

南塘評蹈中詩文節奏似韋謝信有之至於慕先儒而遐想  
挽名流以自近則居然懸隔南塘惜其未撥棄浮論可謂名  
言其豪心俠氣極力指磨不盡不若南塘之近道也題會春  
苑云草荒故苑幾春風尙想花開春樹紅欲問當時馬王事  
寂寥殘照野亭中寒食云人家插柳春將過時節澆松老未  
歸挽趙從善尙書云先朝懷族遠平世責人深皆於近體中  
有遠意

後部詩集卷三

南

趙忠定公

亡友臨川曾景建博學強記無所不通工詩有金陵百詠同  
泰寺云此身終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澄心堂紙云一  
幅降箋安用許價高緣寫宋文章荆公書堂云愁殺天津橋  
上客杜鵑聲裏兩眉攢皆峭拔有風骨其少作云九十月春  
晴意少一千年事亂時多佳句也

曾景建送蔡季通赴貶云四海朱夫子微君獨典型青雲伯  
夷傳白首太元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鎖匣絃  
絕不堪聽其後景建亦坐詩禍謫春陵而卒  
建人朱復之字幾仲多材藝為詩有思致初夏云忽聽夏禽  
三五弄新紅突過石榴枝秋日云紅葉老去羞明鏡推讓朱  
榮上蓼梢視趙紫芝一樹木犀供夜雨清香移在芭花枝之  
句尤覺工緻

黃天谷名春伯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皆自言得道後死乃無他異二人頗涉文墨所至牆壁淋漓揮掃能聳動人谷有詩云半篙春水一蓑煙抱月懷中枕斗眠說與時人休問我英雄回首仰神仙嘗訪蟾值其出題壁云怪訪怪怪不在茅君山來相待

侂冑既誅或託巢鳥以譏當時朝士云眾鳥不喜亦不悲又復別尋高樹枝

丁卯和議虜索首謀函首予之或爲樂府云寶蓮山下韓家府主人飛頭去和虜高九萬吳山絕句云拂曉官來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旁人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

范石湖座上客有談劉蕙好事者公與客約賦詞游次公先

後制詩話前集卷二

十五

後制詩話前集卷二

成公不復作眾亦斂手游詞云暖霽烘晴鎖垂楊籠池罩閣萬絲千縷池上曉光分宿霧日近羣芳易吐尋並帶闌邊凝佇不信釵頭雙鳳去奈寶刀被妾先留住天一笑萬花妒阿嬌好在金屋貯甚秋風易得蕭疏扇鸞塵汗一自昭陽宮閉後牆角土花無數況多病情傷幽素百花臺上空雨露望紅雲杳杳知何處天尺五去無路次公字子明定夫諸生吏部侍郎操之子詩詞皆工

疏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萬紅裏怎善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奈力若在壽陽宮院一點點有人惜王操身甫落梅詞也身甫常爲太常博士

潘昉字廷堅落筆皆不凡有鐔津懷舊詞云怕見倚闌干閣

下谿聲閣外山空有舊時山其水前歡莫雨朝雲去不還想是躡飛鸞月下明時認佩環月又漸低霜又下更關折得梅花獨自看

余涉世齟齬每誦歐公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略盡之言輒爲慨然晚遂於朝交游皆掉臂去惟湯伯紀寄詩云唐朝空自貴鴻詞科目何嘗得退之掌制徒聞誇子厚殘篇僅見命敦詩堪嗟實錄無完傳太息淮西有後碑寄語莆田紫被老文章蓋世例如斯余固不足以當此詩然在西掖草制七不止一首伯紀未之見爾

後制詩話前集卷二

十六

後制詩話前集卷二

後制詩話前集卷二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宋劉克莊

東坡中秋詩云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與高適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之句暗合羅隱中秋不見月詩云只恐異時開講後玉輪依舊養蟾蜍本於廬全月蝕詩然尤簡明林和靖絕句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谿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然賈魯已云猶嫌佳處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楊誠齋五言云猶道山中淺仍移水上居俗人又剝啄掉入白芙蓉亦本此

盧綸李益善爲五言絕句意在言外綸傷秋云歲去人頭白秋來樹葉黃搔頭向黃葉與爾共悲傷宮詞云玉砌紅花樹香風不敢吹春風解天意偏發殿南枝學士院春帖子可用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一

又云辭輦復當熊傾心奉六宮君王若看親甘在眾如中送人云路旁一株柳此路向延州延州在何處此路起悠悠照鏡云衰鬢朝臨鏡相看各自疑慙君明似月照我白如絲陽城烽舍云何地可潸然陽城烽樹邊今朝望鄉客不飲北流泉皆有無窮之味劉幽求功業人不以詩名其五言云心爲明時盡居門尚不容田園蕪沒盡歸去樂何從裴晉公題太原廳壁云危事經非一浮雲的是空白頭宮舍裏今日又春風皆微婉不刻露頃選絕句或未見全集或偶漏落可收入也石林避暑錄載楚州紫極宮壁閒詩云宮門閑一入獨憑闌干立終日不逢人朱頂鶴聲急亦可收

賈島哭孟郊云家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此爲郊寫真也及

吳張籍云卽日是前古何人耕此墳施之他人皆可何必籍也籍儘有可說今八句無一字著題良不可曉

王簡卿侍郎題圃扉云只教人種菜莫誤客看花陳抑齋樞密則云寄語園丁勤剗草有時病叟出看花尤有味辛幼安晚題桃符云身爲參禪老家因赴詔貧杜子昕則云父子俱閑國朝廷不負人兩聯皆微而婉

寶巖犯客難洛神賦犯高唐賦送窮文化逐貧賦貞符犯封禪書王命論洪化隨筆記阿房賦犯華山賦中語余讀陸倕長城賦首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不覺失笑曰此豈非蜀山兀阿房出之本祖歟慘名輩在樊川前唐人交疏貧病後身老是非閒之句可諷詠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一

王簡卿侍郎嘗自誦其贈劉改之一聯句云罵坐有人曾辟易處窮無鬼敢擲揄道得他著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詞一日忽題壁曰不嫌夫婿醜亦勿厭深村但得一回嫁全勝不出門或謂之曰此僧欲出世矣言於當路延主一利未久若存不樂者又題云當初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裏倚闌閒唱望江南李內翰元善每稱此二絕倦遊輒曰吾欲唱望江南矣

李義山蝨賦云爾職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蹈杳而絕雖甚簡短然有意味

近人長短句多脫換前人詩七夕詞云做家今夜爲情忙那



得功夫送巧然羅隱已云時人不用穿鍼待沒得心情送巧  
來送別詞云不如飲待奴先醉圖得不知耶去時然劉駕已  
云我願醉如泥不見君去時官詞云一夜御前宣住六官多  
少人愁然王建詩云問有美人新進入六官未見一時愁  
王岐公官詞云翠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雖本玉昌  
齡玉顏不及寒雅色之句然殊不相犯又云重教按舞桃花  
下只踴殘花作地裊又云吹回一覺昭陽夢帳外春風太薄  
情其思致在王建之上矣退之自負去陳言然坐茂樹濯清  
泉卽楚詞飲石泉蔭松柏也羸輕裾翳長袖卽洛神賦揚輕  
鞋翳修袖也豈非熟讀忘其相犯耶

待詩話卷一

三

復慢表

復慢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爲祖所殺  
按鸚鵡賦極籠檻棲託之悲有母子伉儷眾雛之感又云寧  
順從以遠害不違遷以喪生又云願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  
焉如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噫衡自知不免哀鳴躑  
躑求容於祖者如此亦可憐矣時操表皆欲篡漢而融獨欲  
存漢衡與融善自無可活之理操能害融而不忍斃一布衣  
表亦避此名惟祖凶麤敢於下手原其意不過承望二豪風  
旨耳豈性急之罪哉頃見余子壽云謝希孟爲某總餉所怒  
假手留鑰張定叟劾去之希孟有詩云上有皇天下后土此  
身不患無歸所恐誰說與清河公何苦爲人作黃祖余謂祖  
爲曹劉驥使已可笑又有一種人爲祖驥使益可笑也

退之有答柳州食蝦蟇詩是柳倡而韓和矣今柳集乃無  
此作唐家數詩往往一集可采者止一二首餘皆不必傳而  
傳子厚詩□□妙□□□不入集者可惜也周六周七輩  
能登科而不能收拾父詩必是其時尙幼

山谷以崇寧甲申謫宜州道由洞庭潭衡永桂皆有詩是歲  
五六月閒至宜州年乙酉九月卒年六十一以集考之在宜  
僅有七詩與黃龍清老三首別元明一首和范寥二首而絕  
筆於乞鍾乳一首豈年高地惡而然耶其別元明猶云術者  
謂吾兄弟俱壽八十谷亦不自料大期至此少游在藤州自  
作挽歌之屬比谷尤悲哀惟坡公海外筆力益老健宏放無  
憂患遷謫之態黃秦皆不能及李文饒亦不能及

待詩話卷一

四

秦會之嘗記

秦會之嘗記曾南豐辟陳后山爲史屬且塗改后山史稿世  
謂元無此事乃秦謬誤殆以人廢言也按魏衍爲后山集記  
明言元豐四年神宗命曾典史局曾薦后山爲屬朝廷以自  
衣難之行乃后山高弟集記作於政和五年秦說有據非誤  
后山生不肯著趙挺之丞相背心其死也友人鄒道卿買棺  
以殮二事尤偉魏衍作集記不敢書前事豈趙公方貴盛有  
所避就乎  
余舊喜杜牧憶李給事詩云元禮去歸猴氏學江充來見犬  
臺宮妙於用事猴犬借對尤工後讀膺傳居綸氏教授千人  
非猴氏也牧豈別有所本耶  
杜牧嘗爲牛奇章公掌書記後誌牛公墓書維州事是牛而

非李又云李太尉專柄多逐賢士牧弟顓嘗爲李衛公巡官後李貶袁州牛公欲辟致顓辭以李公方在困不願就牧誌顓墓備載其事牛李相反如冰炭門下士各分朋黨二杜於其時一爲牛客一爲李客各行其志各主其所主不以牛李之存沒用舍爲向背其兄弟俱豪傑之士矣自唐至今維州曲直之論未定惟温公是奇章與牧之論同

徐夤先輩詩如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如身閒不厭常來客年老偏憐最小兒皆律切又五言云歲計懸僧債以此知閩人若貧貧僧而取其息自唐末已然矣但近歲取諸僧者愈甚十利九廢有歲收數千百斛盡入豪右而寺無片瓦者則前世之所未有也

傳詩類纂卷一

五

通鑑

前輩稱王君玉詩刻琢深潭且舉蠶寒冰繭瘦峰老露房秋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驚小閣茶二聯余以其集考之五言如露權東西照風荷向背愁七言如涼吹易成團扇恨夕陽偏結小窗愁如詠明皇云誰將水調歌秋雁不遣君王積曲終絕句如香谿春老誤尋芳只有愁雲映夕陽今日重來已如此何須更問海生桑如正月初絃二月餘小陽春事已如麻強誇力健因移石不減公忙爲種花皆精妙有思致絕句可入選而詩話所稱二聯乃不在集中君玉曼元獻客也嘗與楊大年歐公唱和

劉駕古意云新人莫歡喜故人曾如此燕趙猶生女郎豈有終始比之香山更有新人勝於汝之句稍含蓄

漢以孝廉取士其末也孟德仲謀皆曾舉孝廉來唐人尤重進士其末也如李振勸朱温一日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於白馬驛蘇楷駁昭宗諡李山甫教羅從訓害王鐸一家三口皆不得志於場屋者爲之乃至巢寇亦進士也科目之弊如此當時惟羅隱有詩聲屢擯於名場然逢世亂離依錢氏以底身未嘗失節五言云四海霍光第六龍張奉營此必是諸鎮皆封王賜功臣號及岐汴劫質天子之時又云陪臣無以報西望不勝情又聞幸蜀七言云靜憐貴族謀身意危惜文皇創業難猶有惓惓本朝之意

傳詩類纂卷一

六

通鑑

才亦爲體之不備也余謂四靈輩自摘其警聯二十六如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聊樂府云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七言詩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皆甚佳然世人惟誦其某聲花院閉幡影石幢高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夢稀之句表聖有絕句云後生乞汝殘風月自作深林不語僧其高自標致如此退之以師道自任自李翱張籍皇甫湜輩皆名之惟推孟郊待以畏友世謂謬敬非也其自歎曰愁與髮相形一愁白數莖有髮能幾多禁愁日日生古若不置兵天下無戰爭古若不置名道路無岐傾太行聳巍我是天產不平黃河奔濁浪

是天產不清四蹶日日多雙輪日日成二物不在天安能免  
營營弔國殤云徒言人最靈白骨亂縱橫如何當春死不及  
羣草生堯舜宰乾坤器農不器兵秦漢盜山岳鑄殺不鑄耕  
天地莫生金生金人競爭潮上輕薄行云自歎方抽身忽逢  
輕薄倫常恐失所避化爲車轍塵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綫遊  
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  
暉去婦云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  
連安知御輪士今日翻回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  
去鶴言哀哀七絲絃教坊歌兒云小小十歲兒能歌得朝天  
六十孤老人能詩獨臨川去年西京寺眾伶集講筵能嘶竹  
枝詞供養繩牀禪能詩不如歌悵望三百篇長安旅情云盡

不後詩集卷一

七

說青雲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蹶出門似無地玉京十二  
樓峩峩倚青翠下有千朱門何門薦孤士秋懷云晉言不見  
血殺人何紛紛聲如窮家犬吠寶何信信古晉舌不死至今  
書云云秦火不熱舌秦火空熱文贈無本云詩骨聳東野詩  
濤湧退之有時踰跟行人驚鶴阿師可惜李杜死不見此狂  
癡又云拾月鯨口邊何人免爲吞游俠行云平生無恩讎劍  
閒一百月弔元魯山云黃犢不知孝魯山自駕車非閑不可  
妻魯山竟無家將謠魯山德蹟海誰能涯當舉世競趨浮豔  
之時雖豪傑不能自拔孟生獨爲一種苦淡不經人道之語  
固退之所深喜何謬敬之有  
文字意脈人生通塞繫焉東野詩云萬物皆及時獨余不覺

春又云妾恨此斑竹下盤煩冤根有筍未出土中已銜淚痕  
又云無子鈔文字老吟多飄零有吐向牀枕席不解聽又  
云山壯馬力短路行石齒中又云後路起夜色前山聞虎聲  
其峽哀杏殤哭劉言史盧殷諸篇極其詭怪幽憤所謂峽哀  
者似爲逐客而作如云沙稜箭箭急波齒斷斷開呀彼無底  
阮待此不測災谷號相噴激石怒爭旋回古罪有復鄉今繫  
多爲能其詞可以痛哭不知哀何人也屈宋大招招魂等作  
雖窮極天地之外龍蛇鬼魅千變萬態然又稱述宗國宮室  
鐘鼓歌舞之樂以反之孟生純是苦語略無一點忠厚之意  
安得不窮此退之所以欲和其聲歟

樂府詩集卷一

八

泉如不是城頭樹那棲來去雅如路喜到江盡江上又通舟  
願爲馭者手與郎回馬頭如處處得相隨人那不如月皆與  
唐人同一機杼詠蠶云願爲天下幘一使夜景清燭蛾云天  
若百尺高應去掩明月又唐人所不能道  
王贊序方干詩云張祜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祜尤  
爲杜牧所稱林逋亦有張祜詩牌妙入神之句牧逋非輕許  
可者干送喻龜云送我尊前酒與君身上衣又云寒蕪隨楚  
盡落葉渡淮稀又坐月何曾夜聽松不似晴窗接停後樹巖  
飛浴鶴泉考功以五言擅名干亦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幾草  
髭入室之評不爲過矣  
荆公選唐百家詩於高適岑參各取七十餘首其次王建皇

甫冉各六十餘首冉詩佳句如殘雪入林路深山歸寺僧如  
那堪閉永巷聞道選良家如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皆不  
在選中冉弟曾詩亦工如寒磬虛空裏孤雲起滅閒如孤村  
明夜火稚子候歸船如三徑荒蕪羞對客十年衰老媿稱兄  
皆精妙亦不入選余嘗謂如兩皇甫五寶皆唐詩高手野處  
洪公所謂寶氏聯珠集恨未之見

劉又嘲退之諛墓豈惟退之哉蔡中郎自謂平生作碑惟於  
郭有道無媿詞則他碑有媿者多矣李北海為諫官時面折  
廷諍是甚氣魄其詞翰俱妙碑板滿天下外國至持金帛購  
求及為葉有道碑稱美其孫景龍觀道士鴻臚卿越國公法  
善為帝做吏作人宗師以臺閣名士而為一黃冠秉顯揚之

後村詩話卷一

九

通圖

筆讀之可發千載一笑史謂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  
豈非法善輩潤筆耶使皆為郭泰作碑昌黎安得數斤之金  
北海安得珊瑚鉤麒麟與紫駟劍几之玩乎

郎士元車馬雖嫌僻鶯花不棄貧秦系流水閒過院春風為  
閉門善狀幽居者唐求沙上鳥猶在渡頭人未行樹色野橋  
暝雨聲孤館秋善狀行役者周賀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  
張蠙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善狀離別者賀又云雨雪生  
中路干戈阻後期蟻云塞深行客少家遠識人稀善狀邊地  
者蠙又有宮詞云日透珠簾見冕旒六宮爭逐百花球回頭  
不覺君王去已聽笙歌在遠樓甚工

唐人為樂府者多如劉駕鄰女篇云君嫌鄰女醜取婦他鄉

縣料嫁與君人亦為鄰所賤菖蒲花可貴只為人難見祝河  
水篇云河水清瀾瀾照見遠樹枝征夫不飲馬再拜祝馮夷  
從今億萬歲不見河濁時語簡味長欲逼王建

鄭谷多佳句而格苦不高甚推尊辭能自負不淺其實一  
謬妄人耳其黃河太華二篇尤自誇詡然以弱筆賦鉅題每  
篇押十四韻殊無警策曾不如司空表聖地勢遙尊嶽河旋  
側讓關十字道盡尙不足以望表聖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  
夜浮齊魯青未了等句法何嘗夢見彷彿谷輩北面之良不可  
魏野詩除前輩拈出數聯之外如某退難饒客琴生卻問兒  
松風輕賜扇石井勝頌冰病生閒撓僧來廢靜眠雁急長  
天外驢遲落照中又詠菊云五色中偏貴千花後獨尊皆逼  
姚賈而少有誦之者

後村詩話卷一

十

通圖

五言尤難工林和靖一生苦吟自摘出十三聯今惟五聯見  
集中如隱非秦甲子病有晉春秋水天雲黑白霜野樹青紅  
風回時帶笛煙遠物藏春如郭索鉤朝之聯皆不在焉七言  
十七聯十逸其三向非有摘句圖傍證則皆成逸詩矣梅聖  
俞作集序謂先生詩未嘗自貴就輒棄之所存百無一二蓋  
實錄云

黃庶亞夫山谷之父世所稱怪石絕句之外如書對聖賢為  
客主竹兼風雨似咸韶如史解戮人惟戮古地能埋死只埋  
愚皆奇崛不蹈襲如大孤山不知天星何時落春秋不書不  
可尋如宿趙屯云蘆花一般水弭棹已日莫山閒聞雞犬無

人見煙樹行逐羊豕迹始識入市路菱芡與魚蟹居人足來  
去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聽秋雨雜之  
谷集中不能辨谷嘗手書此二詩刻於星子灣跋云先君平  
生刻意於詩與子美吾祖詩冠古之評何異亞夫真黃氏之  
審言矣

曾子罔明妃曲云丹青有迹尙如此何況無形論是非諸家  
之所未發哭尹師魯云悲公尙至千載後況復悲者同其時  
意甚高挽丁元珍云鵬來悲四月鶴去遂千年尤精切北歸  
絕句云江海多年似轉蓬白頭歸拜未央宮堵牆學士爭相  
問何處塵埃瘦老翁極似半山誰謂子固不能詩耶

後漢書

十一

通鑑

人白鷺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之句云耳

古今賦詠閨情者不過恩怨相爾汝賀方回詞云插金陌上  
郎化石山頭婦無物繫君心三歲扶牀女陳子高絕句云壁  
開衛玠眉目是膝下枚皋言語真縱使無情似郎主那能對  
此不沾巾乃就幼稚上發意尤新前世惟蔡琰胡笳諸篇爲  
然子高別有句云莫向邊鴻問消息斷腸書信不如無甚有  
思致

唐有雙角犢子恣狂顛之謠周子諒彈牛仙客以爲姓符讖  
書李文饒亦云牛奇章懷異志於圖讖恨不族之又欲以太  
牢少長俱寘之法朱新仲云信讖書而誣人以大逆李龜海  
扁周杖死朝堂報也又云終唐之世無牛姓爲盜者夫犢子

雙角殆拆朱字耳泚問鼎於前温改物於後讖亦有時而驗  
耶

王民贈題石人峰云偉岸稜稜似立朝巍我冠劍想風標可  
憐有貌無肝膽何用昂然近紫霄其託諷與退之石鼎之作  
何異

梁邵陵王代舊姬云怨黛舒還斂曉妝拭更垂武陵王夜夢  
云昨夜夢君歸賤妾下鳴機懸知君意薄不著去時衣施榮  
泰詠昭君云唧唧撫心歎蛾眉誤煞人姚翻夢故人云覺罷  
方知恨人心定不同誰能對角枕長夜一邊空雖南朝人語  
駸駸入晚唐矣

後漢書

十一

通鑑

豈非以其才思尤宜用於此耶少游不歷此官無以驗工拙  
周美成亦有才思者集中有代內制作春帖子三十首皆平  
平無警策余嘗忝倖直幸不當筆耳否則亦露拙矣偶讀誠  
齋詩云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  
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使此老爲之必有可觀

秦相當國桂帥胡舜陟謂古縣乃秦父舊治諷縣立祠令高  
登彥先也爲太學生時屢上書與陳東齊名既登第考試潮  
州以論題策問忤秦相者至是以爲不可祠舜陟怒借他事  
劾上與獄逮捕彥先母死舟中而彥先航海投匭上書乞納  
官葬母秦素蓄憾下彥先靜江獄比至舜陟爲清呂源發買  
馬事先下吏死秦人皆哀舜陟之非辜而不知有天道焉舜

陟谿秦而死彥先忤秦而生亦可爲士大夫謬用其心者之  
戒彥先端午詩云無邪煩艾子有愠賴桐孫用字琢對深於  
五言者

鶴相在海外效唐李嶠爲單題詩一句一事凡一百二十篇  
寄洛中子孫名青衿集徐堅初學記之類也貶所無書籍而  
默記舊讀歷歷不忘且篇篇用李韻又自序云謂三歲欲齒  
諸兄行冠禮祖母云汝能諷五七言詩數十章當汝從至翌  
日能誦之遂免總角六七歲侍祖母讀華嚴經卽解句讀辨  
難字十四五舉業爲前輩推賞擢高第登貴仕皆早學之力  
又云家僕至得瑛書筆札精麗字字可愛又得諸孫簡牘各  
言日夕所學知患難之門不廢素業曠然忘遷謫之意今之

終身語錄卷一

莊

通園叢書

貴人位望稍通顯便放下書冊子弟怙勢奢侈爲不肖而已  
鶴相處禍患遷謫乃能以學自娛又能以學勵其子孫有過  
人者不可以人廢言也坡公書易論語注成於僭耳胡明仲  
讀史管見作於新州又非鶴相口耳記誦之學所及

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疏英輕鬪雪好藏  
清豔月明中楊龜山爲胡文定作也千畝寒林一樹梅自妍  
自笑已堪哀今朝更被風吹卻擬遣春從底處回項平庵爲  
朱文公作也二詩一欲文定瑣闥之留一惜文公經筵之去  
李侍郎似之詩云老子因何一念差肯將簪紱換袈裟折檻  
密仲古南遷李相伯紀云待公輔佐中興了乞取袈裟送暮  
身二公一爲侍從一爲執政晚年乃有袈裟之羨其誰信之

楊文公談苑云近世錢維演劉均首變詩格得其格者蔚爲  
佳詠又云二君麗句絕多且各舉數十聯錢詠漢武云立候  
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劉詠明皇云梨園法部兼胡  
部玉輦長亭更短亭工則工矣余按首變詩格者文公也自  
歐陽公諸老皆謂崑體自楊劉始今文公乃異與二人若已  
無與者前輩謙厚不爭名如此文公亦詠漢武云力通青海  
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卻教索米向長  
安明皇云河朔叛臣驚舞馬渭橋遺老識真龍蓬山鈿合空  
傳信回首風濤百萬重比之錢劉尤爲老健

終身語錄卷一

十四

通園叢書

可謂智矣南朝人云我爲三公不如飲酒樂劉又詩云盡欲  
調太羹今古無好手所以山中人兀兀但飲酒皆名言也  
王質景文與王樞使公明詩云試看公出手毋謂我無人與  
虞丞相云寄身江海歸無所開眼乾坤見有公甚雋快但下  
聯云修造鳳樓須有手住持烏寺可無人幾於自鬻矣  
臨川危逢吉詩有思致禽言二首尤佳接客篇云接客接客  
高亦接低亦接大兒穩善會傳茶小兒踉蹌能作揖家人不  
用剪髮雲我典唐書充饌設唐書典了猶可贖賓客不來門  
戶俗郭公篇云郭公郭公聞爾失國春秋時何事到此猶悲  
嗚郭公前言亡國故當時只緣臣子誤百年社稷不得歸而  
今家住柘岡西滿日春風都是恨聲聲說與齊侯知國亡矣

君勉之詞意音節欲迫張籍王建矣題楊妃齒痛圖云痛入  
香艱欲不禁三郎心痛亦何深當時更有昏亡處只是君王  
不動心歸歎云記得蕭郎登第時謂言即日鳳皇池而今老  
等閒官職日欠人錢夜欠詩落花云馬嵬路險失妃子金谷  
樓高墮綠珠皆清婉可愛然古今詠落花無出二宋兄弟兩  
聯追琢精妙逢吉語稍率矣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宋劉克莊

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敘事傾倒為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刮去其半方盡善余謂崔韓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語至於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為長篇者不可不知

子美與房琯善其去諫省也坐救琯後為哀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怨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琯雖敗猶為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通雅

名相至敘陳濤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

杜公為詩家宗祖然於前輩如陳拾遺李北海極其尊敬於朋友如鄭虔李白高適岑參尤所推讓白固對壘者於虔則云德尊一代名垂萬古於適則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又云獨步詩名在於參則云謝朓每篇堪諷詠未嘗有競名之意晚見春陵行則云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至有秋月華星之衰其接引後輩又如此名重而能謙才高而服善今古一人而已世傳嚴武欲害子美杜集載武贈杜七言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則武果有無狀之意矣不但以禍衡待杜亦以黃祖自處竊暴如此其母氏所以有官婢之憂也

杜嘲太白句似陰鏗然杜云船如天上坐不犯沈佺期乎薄雲巖際宿不犯何遜乎恐太白有辭矣

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惟夔府詩題數行頗艱澀容有誤字脫簡如三大禮賦沈著痛快非鉤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皇臺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為議論學者之通患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甚氣魄豈但工於有韻者及古體乎韓公字東野名籍湜而籍哭韓詩乃有後學號韓張之句陸象山白鹿講意呼晦翁為先生後辨太極書則兄之輩行有先後仕進有久近豈可以存沒顯晦而改變甫白真一輩行而杜公云李杜齊名真忝竊其忠厚如此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上

盧藏用序陳拾遺集稱其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至於感遇之篇則感激頓挫顯微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韓柳未出之前能為此論亦可謂之知言矣其論歷代文弊皆不錯惟謂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出於是風雅之道掃地則大不然按上官儀詩律未脫徐庾然孤忠大節遂與褚河南相輝映於史臧用不終隱尚可恕晚附太平公主時人指終南捷徑目視用為隨駕處士與蕭至忠輩同傳其詆上官儀將以媚公主



耳豈篤論乎

陳拾遺李翰林一流人陳之言曰漢魏風骨晉宋傳僕嘗暇時觀齊梁閒詩彩麗雖繁而興寄都絕每以詠歎李之言曰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陳感遇三十八首李古風六十六首真可以埽齊梁之弊而追還黃初建安矣昔南塘力勉余息近體而續陳李之作余泊世故忽忽不經意而老至矣聊記其言以諗同志李陽冰序太白集云古今文集過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語極駿壯不但工篆也

陶韋異世而同一機韋集有篇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理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

後村詩集卷二

五

檐下一生豈在多題曰效陶彭澤此真陶語何必效也若近時趙蹈中雖極力摹擬艱苦甚矣

唐詩人出牧者多誇說軍府之雄邑產之麗士女之盛惟元道州賊退示官吏云追呼且不忍況乃鞭撲之章蘇州寄人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媿俸錢皆有憂民之念

悼亡之作前有潘騎省後有韋蘇州又有李雁湖不可以復加矣

高適岑參開元天寶以後大詩人與杜公相頡頏歌行皆流出肺肝無斧鑿痕適賦秋胡云如何咫尺仍有情況復迢迢千里外甚佳其近體亦高簡清拔送甥云宅相余偏重家止人莫輕東平道中云蟬鳴木葉落此夕更秋霖絕句云柳色

驚心事春風厭索居方知一杯酒猶勝百家書其散語如祭雙廟文云時平位下世亂節高極悲慨有味參送郭又云初程莫早發且宿瀟橋頭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俸錢漢川山行云江村犬吠船尋人不遇云門前雪滿無人迹應是先生出未歸郊島輩句煅月煉者參談笑得之詞語壯浪意象開闊荆公選唐詩此二家最多

唐人皆宗李杜雖退之崛起亦然任華者不知何人有雜言二篇寄李杜略云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借問果是杜二之所爲又云我聞當今李白云云任生知有君君也知有任生未華於二公杜舊識李素昧皆名呼之或呼其行第二又高自稱道云曾讀卻無限書拙

後村詩集卷二

四

詩一句兩句在人耳然二集皆無與華酬答之詞華他作又不傳獨此二篇見又玄集往往以怪見取昔杜默欲與曼卿承叔並稱三豪米元章自謂寶晉集勝眉山集華亦杜米之流歟

退之從董晉喪去汴甫四日而難作留後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皆死人謂退之幸免耳以史考之長源欲以峻法繩驕兵爲晉所制不克行又云叔度等苛細然則汴卒樂晉寬弛憚長源繩束怨叔度輩刻薄禍有貽矣退之從喪而出蓋見幾而作者余讀復志賦云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凌之都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

今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汙濁兮曰吾既勞而後食懲此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此賦有無窮之意豈非嘗忠告董陸而不見用遂欲舍之而去乎先見如此其免於禍非幸也然長源忠義死難與田宏正同故退之汴州行云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以不討賊爲恨不以獨免爲喜也

江陵道中寄三翰林云同官多才雋偏善柳與劉或疑言語洩傳之落冤讎按退之陽山之貶此詩及史皆云因論宮市似非劉柳漏言之故當時乃有此說市朝風波可畏久之然退之與劉柳豁然不疑故有二子不宜爾之句庶幾不怨天不尤人矣

後村詩話卷二

五

通圖

昔與王去非侍郎同官金陵去非言永貞小人鉤致名士退之非謫陽山未必不爲牽率余曰能爲陽山之行必不入佞文之黨去非以爲然

韓南山詩設或如者四十有九詞義各不相犯如縑纒繭絲出無窮柳寄張澧州詩就瑕字內押八十韻未嘗出韻如巒硬弓臂有餘力盡斯文變態窮天下精博然非詩之極致子厚古東門行夢得靖安佳人恐皆爲武相元衡作也柳云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陷匕首凶徒側耳潛慄心悍臣破膽皆杜口猶有嫉惡憫忠之意夢得昨夜畫堂歌舞人之句似傷乎薄世言柳劉爲御史元衡爲中丞待二人滅裂果然則柳賢於劉矣

子厚永柳以後詩高者逼陶阮然身老遷謫思含悽愴如哭凌司馬云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乃犯孔北海臨終之作不祥甚矣坡公云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惜不令子厚見之

張洎序項斯詩云元和中張水部爲律格字清意遠爲朱慶餘一人親受其旨沿流而下則有任藩陳標章孝標司空圖等咸及門焉然慶餘詩只有薔薇一首入選項斯警句多於慶餘如病嘗山藥徧貧起草堂低如鶴睡松枝定螢歸葛藟垂如魚舟縣前泊山吏日高衙送隱者云弟子不知年病僧云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禪可與任藩司空圖並驅

後村詩話卷二

亦

通圖

世稱朱慶餘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句卻不入選豈嫌其自鬻耶放翁云誰言田家不入時小姑畫得城中眉比慶餘尤工

佛於雙樹下右脇側臥而化至今僧亡者多云右脇按釋迦云我今背痛將入涅槃然則右脇者以背痛不能仰臥耳若夫非背痛而右脇與不喪姊而尙左有何異

道家以老子爲神仙之祖雖太史公亦曰莫知所終又曰百有六十餘歲又曰二百餘歲然莊云老聃死秦失弔之太史公豈未見莊子耶

耿漳多佳句山行云花落尋無徑雞鳴覺有邨贈僧云月上安禪久苔生出院稀如強飲沽來酒羞看讀了書如艱難爲客慣貧賤受恩多皆可錄

杜牧罪元白詩歌傳播使子女母交口誨淫且曰恨吾無位不得以法繩之余謂此論合是元魯山陽道州輩人口中語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篇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以燕伐燕元白豈肯心服

李山甫集有代孔明哭先主詩命題崖異宜有新意而兩篇無一字警策學辭能而不至者亦不及劉乂孔融李邕為姦雄所殺班固陳子昂為縣令所殺尤可憐也病中送客難為別夢裏還家不當歸亦晚唐佳句

後村詩話卷二

七

通國集

無一唱三歎之致至於五言律詩特精其句法步驟真有大歷諸公之風又評魯直詩文云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皆非真知魯直者或有所愛憎而然大抵魯直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魯直自以為出於詩與楚詞過矣蓋規撫漢魏以下者也佳處往往與古樂府玉臺新詠中諸人所作合其古律詩酷學少卿雄健太過遂流而入於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而其文則專學西漢惜其才力褊局不能汪洋超超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二評不易之論也

陳簡齋墓誌張巨山筆也稱公詩體物寓興清遠超特紆餘閑肆高舉橫絕上下陶謝章柳之間又云公外王父存誠子

善行草書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片紙數字得者藏去乃知簡齋筆法本存誠子巨山簡齋表姪也其夷陵詩云吳蜀相持地江山真險固昔聞焚夷陵今茲但遺堵山遠欲連天江寬疑浸樹左顧清宮塗右眺襄陽路野迴無居人荒村但豺虎依依念鄉井怕愴悲墳墓月淡江風寒雲深楚山暮佇立小脚躡蒼蒼歸鳥去初夏云孟夏忽已至雨餘草木荒俯澗有驚泉仰林無遺芳山中歲事晚是日農始忙布穀鳴遠林田家競農桑故園今何為黯黯心獨傷防江云虜去田事始夜來春雨勻向時偶耕者十無三四人努力勿轉徙赦語如陽春又云大漢與吳越天南天北頭虜猶涉吾地飲馬長淮流飲馬尚猶可莫使學操舟詞語

後村詩話卷二

八

通國集

高簡意味幽遠此類不可殫舉真南渡巨擘與簡齋五言云紛紛世上兒啾啾亂鳴蜩惟公妙句法字字陵風騷癯瘦臙具美和平蓄餘豪顧我吟風苦知公心力勞柳章儻可作論詩應定交他人莫不自夸大惟巨山能踐其言

巨山五言絕句如犖礪南山路叢筠冒水生寒梅銷落盡猶有數花明如青林擁蕭寺況乃在山陰出見桃花發方知春已深七言絕句如十日濃陰飛細雨清川多漲水平沙幽人閉戶春已半開徧山南山北花如故園墳樹想青蔥寒食風光淚眼中自痛不如僧父子紙錢猶掛樹頭風如一行疏樹對柴門又見荒煙上晚村日日牆陰觀日影人生消得幾朝昏日炙櫻桃已半紅更薰花氣滿襟風路旁謁舍蹲遺獸應

有荒墳在麥中讀太平廣記云夢裏空驚歲月長覺時追憶  
始堪傷十年烜赫南柯守竟日歡娛番雨堂人夢入蟻垤  
傍日審雨堂  
皆精麗宛轉有思致又讀楚世家云喪歸荆楚痛遺民修好  
行人繼入秦不待金仙來震旦君王已解等冤親其忠憤切  
於戊午讜議矣但微婉而成章耳

張文潛詠淮陰侯云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巨  
山代蕭相答云當日追亡如不及豈於今日故相圖身如累  
卵君知否方買民田欲自汗亦前人所未發世好巨山詩者  
絕少惟余與湯伯紀耳

徐師川由前省郎以諫大夫召中書舍人程俱致道封還除  
目言其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為人所傳致道坐此去國

後村詩話卷三

九

徐集不載魚須之篇魚須出玉藻篇笏也須音班與中貴人  
詩用此二字莫曉其義或言師川居上饒鄭謨者奉使經從  
師川嘗與往還歸而密薦然思陵本喜山谷師川其甥又在  
園城中著節遂峻擢之御札云可贈諫議大夫如其人尚在  
以此官召之豈一瑞所能薦乎或又言致道蔡氏客後知秀  
州兀朮至棄城而遁何暇議師川按致道集有問候蔡少師  
啟進由蔡氏固有可議其復職啟嘗自辨云居未嘗備提舉  
道錄祕書之屬出未嘗從宣撫河北陝西之行又云決知縣  
簿之才難抗猖狂之虜利兵堅甲既無吳會之師屯高城深  
池又異江湖之天險則致道之心有可諒者後師川之疏盛  
稱其父子舅甥及其出處大政帖黃及魚須事耳

游默齋序張晉彥詩云近以來學江西詩不善其學往往音  
節穿牙意象迫切且論議太多失古詩吟詠性情之本意切  
中時人之病

詠明妃者多矣劉屏山云羞貌丹青鬪麗顏為君一笑靜天  
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畫向功臣衛霍閒語意不與前人相犯  
題李廷珪墨云長春殿古生荆薈猶有前朝遺物在錦囊珍  
重出元圭雙虬刻作蜿蜒態枯皮剝裂弄幾刃斷袂精堅磨  
不殺吾聞李氏據江左文采風流高一代當時好玩不獨此  
器用往往窮奢汰徵工選技填御府不惜千金為賞賚治兵  
唐推英衛精治民漢許龔黃最惜哉取士不知術妙手獨得  
庭珪輩真主馳驅八極中荒王樂逸孤城內汗青得失更誰  
論尤物競為人寶愛嗟余視此真冀土事有至微猶足戒投  
文欲往弔江流幽魂未泯應慚悔此詩極精詣然李氏有潘  
佑林仁肇而不能用亦未嘗無士

後村詩話卷三

十

屏山輓李伯紀丞相云引裾堯浸縞斷鞅虜氛消指論水災  
守汴京二事語簡而盡六言云鼎食鼎烹謀拙山北山南興  
長片夢彭殤壽天一枰楚漢興亡有不可勝言之妙  
水心大儒不可以詩人論其賦中塘梅林云幽花表窮臘癘  
叟行村墟所忻一蕊吐安得百萬株上下三塘閒繫帶十里  
餘荒茨各尊貴野徑爭扶疏愁雲忽返旆急霰仍回車蒼然  
歲將晚陡覺氣象殊羣帝胥命游眾仙儼相趨龍鷲變化異  
笙笛音製殊物有據其會感召驚堪與妙香徹真境態色疑

虛無問誰始種此豈自開闢初至今闕勝賞浩劫隨榮枯兒  
童俟黃壤捧拾紛筐孟熏蒸雜煙煤縛賣傾江湖脂煎羅  
穀絳豔生裙襦和羹事則已甘老山中臞以茲媚婦女又可  
爲嗟吁夜闌燭燼短月淡意躊躇林逋與何遜賦詠徒區區  
後篇云側聞中塘好曾賦勸游篇江陵入杜浦聊復信所傳  
化工何作強耿耿不自眠山山高相映鳴鳴曲相穿林光不  
可合花氣十村連風迎亂駁駁日送交嬋媛天回徂陰後地  
轉升陽前初如別逃秦疏附恥獨賢又疑未與周掩擁欣俱  
全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凋年一省三歎息十步九折旋詩家  
詫梅事槁乾陋肥鮮常於寒角曉愛彼明冰懸疏枝澀冷豔  
小窗露孤妍吟悲肉留嗛句喜珠辭淵忽茲遇眾甫欲駁羞

後村詩集卷三

七

通園集

斷絃無以寄美人千室欣暮煙明朝指行處霧雨空迷田此  
二篇兼阮陶之高雅沈謝之麗密韋柳之情深一洗古今詩  
人寒儉之態矣然四靈中如翁靈舒乃不喜此作人之所見  
有不可解如此者  
毛竹山頭雲雨昏靖安橋下小谿渾高陂釣水歸田急不覺  
湍聲入縣門堂上官人似野人村毗相見可相親開門坐對  
臨谿樹故是水邊林下身對縣誰家數畝園竹亭茆字雜花  
繁同官不可無兼局通管谿南水竹村楊吏部方淳熙辛丑  
自武寧丞來攝靖安所作絕句也後三十年余爲縣主簿老  
士人猶能誦之趙南塘嘗跋云公暮年所爲詩比是益精清  
實簡遠與俗異矜如宿葉盡脫而燁然花著於根使人熟睨

不厭較林艾軒似小過擬後山殆亦其亞

題丞廳云暮年叢薄寄鷓鴣搔首巡檐歲月銷留與後人還  
要否一軒松竹冷蕭蕭館中簡張約齋云書生賦分台窮愁  
官與休辰不肯休清曉犯寒開省戶誰家見雪似瀛洲爛銀  
宮闕雲端見素柰園林月下遊說與南湖張祕閣速來同直  
道山頭亦楊吏部詩惜其散落存者無幾北山陳公與吏部  
善故抑齋詩有自來

辛稼軒帥湖南有小官山前宣勞既上功級前報而辛去賞  
格不下其人來訪辛有詩別之曰青衫匹馬萬人呼幕府當  
年急急符魏我明珠成慧負君赤手縛於菟觀書到老眼  
如鏡論事驚人膽滿驅萬里雲霄送君去不妨風雨破吾廬

後村詩集卷三

七

通園集

此篇悲壯雄邁惜爲長短句所掩上饒所刊辛集有詞無詩  
惜無好事者搜訪補足之

余曩扁建陽便齋曰于爲于北山陳公寄詩云聞昔子元子  
愛歌于爲于遺風今有繼此意古爲徒憤價踰刀劍原飽變  
董茶間絃知豈弟連袂此歡呼近事先苞篚何人問牧芻聚  
星亭澗好容我受塵無別篇云鳴鼓人皆可彈琴今復誰儘  
賒王媪酒休賦大蘇詩時余方有詩謗末章所發也

昔宰建谿趙章泉以詩祝游子蒙劉叔通二家孤寡云貧賤  
可余置死生無彼拋遺書曾不博斗粟與枝巢絕佳又別寄  
五言云王家碧香釀劉尹建安詩王家酒有名故此山章泉  
詩皆及之

余初仕江西有老選人繆瑜袖詩來訪其調官一聯云有客去遊丞相閣無人來問孝廉船他作亦多可采俯仰五十年不能悉記矣

朱希真舊有詞云詩萬首詞千場幾曾著眼看侯王玉京有路終須去且插梅花住洛陽後召用好事者改云如今縱把梅花插未必王侯著意看放翁自即官去國有五言云從今君看取死是出門時晚以史官召數月而歸高九萬有過南園詩云早知花木今無主不把豐碑累放翁種放常秩亦然凡人晚出皆誤右軍至於誓墓僅能自全

或詠杜鵑云自占高枝惜毛羽聲聲卻勸別人歸似有所謂不若亡友趙仲白君家自在劍山外莫浪江南勸路人之句

尤微婉也

後村詩集卷二

古

遺圖

嘉定更化收召故老一名公拜參與雖好士而力不能援謂客曰執贄而來者吾皆倒屣未嘗敢失一士外議如何客素滑稽答曰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搖紅之詞參與問何故客舉卒章曰幾回見了見了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視一笑天台戴復古字式之能詩嘗自誦其先人詩云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精麗不減崑體又云人行躑躅紅邊路日落種歸颯處山亦佳句

建陽卓田字稼翁未第時銘座右云吾家三世業儒而貧小子勉之以酒解醒後策名改秩而卒

金陵制閫總漕鼎持幕僚眾多歲朝桃符人人各出新意惟

一酒務官獨題云惟酒是務烏知其餘雖用前人語而有意義

延平集中有能墨竹草聖者潘廷堅為賦念奴嬌美其書畫末云玉帶懸魚黃金鑄印侯封萬戶侍從頭繳納君王覓取愛卿歸去余罷袁守歸涂赴郡集席閒借觀醉墨淋漓今不復有此同人矣

顯仁回鑾客獻檜相壽詩云傳聞是日慈寧殿亦把鑪香祝帝師佞拜平章之歲某朝士獻生日口號云本是神仙服日華而今癩悴為王家槐龍影轉方朝逝閒卻南園一院花皆為人傳誦

風雨送人來風雨留人住草草杯盤話別離風雨催人去淚眼不曾晴眉黛愁還聚明日相思莫上樓樓上多風雨游次公所作卜算子也余舊傳次公及劉致中遺稿鄭子敬借錄不遺

後村詩集卷二

古

遺圖

亡友鄭明府舊和余詩云月似故人能赴約鷺如小友可忘年高雅似其為人鄭名燦字君瑞

孫季蕃歲為一詞自壽其四十九歲詞云壽花戴了山童問華庚多少待瞞來又怕旁人笑況戒臘澤熙可考大衍之用恰恰好學易後尚一年小謝屣唐衣眉山帽薰風送下蓬島生巧呂翁昨夜鍾離明早也曾參兩個先生道又也曾偷桃啖棗百屋堆錢都不要更不要衰衣茸蘆但要酒星花星照鶴突到老

僧家示寂人人有偈遞相剽襲無起人意者壽山洪老云八  
十四年全無巴鼻湖退海門月生雲際囊山秀老去末後一  
句雙手分付更問如何絮此二偈頗勝他作洪舊住白鹿能  
入定者秀自號孤峰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莊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陳拾遺

或遇詩云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  
 人極生天地三元更峻學至情諒斯在三五誰能徵又云  
 生春夏羊蔚河青青幽獨林色朱韃冒紫莖遲遲白  
 吧媚媚秋風生歲華盡搖芳意竟何成又云蒼蒼丁零  
 古緬亭墟何摧兀暴角無全軀黃沙暮雨起白日  
 西隅漢甲三十萬曾以事匈奴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  
 又云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池日安得忠存  
 聞中山乃屬文虜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又云市人  
 矜巧智于道若家傾奪相夸侈不知身所終曷見元冥子

後村詩話新集

卷一

觀世玉壺中杳然遺天地乘化人無窮又云吾觀龍變化乃  
 知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古之得仙道信與元化  
 并元感非象識誰能測淪冥世人拘莫見酣酒笑丹經崑崙  
 有瑤樹安得采其英又云日毋不歸青陽時暮矣茫茫吾  
 何思林臥觀無始眾芳委時晦鷓鴣悲鳴耳鴻荒古已頽誰  
 識巢居子又云吾觀崑崙化日月淪洞冥精魄相交構天壤  
 以羅生仲尼推太極老聃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議乃無明  
 空色皆寂滅業緣定何成名教信紛籍死生俱未停又云聖  
 人祕元命懼世亂其真如何嵩公輩諛諂誤時人先天誠為  
 美階亂禍誰因長城備胡寇羸禍發其親赤精既迷漢子年  
 何救秦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又云深居觀元化排然事

朵頤羣動相啖食利害紛疑礙便便夸毘子榮耀更相持務  
 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又云吾愛  
 鬼谷子青氣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鬪  
 天下久無君浮榮不足貴導養晦時文舒可彌宇宙見之不  
 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又云呦呦南山鹿離罟以媒  
 和招搖青桂樹幽蠹亦成科世情甘近習榮耀紛如何怨憎  
 未相復親愛生禍羅瑤臺傾巧笑玉杯殞雙蛾誰見孤城樹  
 青青成斧柯又云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閒臥觀物化悠  
 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  
 平又云臨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  
 寶鼎淪伊穀瑤臺成故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又云貴  
 人難得意賞愛在須臾莫以心如玉探他明月珠昔稱天桃  
 子今為春市徒鳴鴉悲東國麋鹿泣姑蘇誰見鳴夷子扁舟  
 去五湖又云聖人已去久公道緬良難蚩蚩夸毘子堯禹以  
 為謾矯榮貴工功勢利迭相干燕王尊樂毅分國願同歡魯  
 連讓齊爵遺組去邯鄲伊人信往矣感激為誰權又云幽居  
 觀大運悠悠念羣生終古代與沒豪聖莫能爭三季論周報  
 七雄滅秦嬴復聞赤精子提劍入咸京炎光既無象晉魯復  
 縱橫堯禹道已昧昏虐勢方行豈無當世雄天道與胡兵咄  
 咄安可言時醉而未醒仲尼溺東夏伯陽遁西溟大運自古  
 來旅人胡歎哉又云逶迤世已久骨鯁道斯窮豈無感激者  
 時俗頽此風灌園何其鄙世道不相容皎皎於陵子嗟嗟張



良公又云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  
論弄圃西方化清淨道彌尊奈何窮金玉雕刻以爲尊雲構  
山林盡瑤圃珠翠煩鬼功尙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適增累  
矜智道逾昏又云元天幽且默羣議曷嗤嗤聖人教猶在世  
運久凌遲一繩將繫何憂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爲塵所  
欺又云蜻蛉遊天下與世本無患飛飛未能止黃雀來相干  
穰侯富秦寵金石比交歡出入咸陽裏諸侯莫敢言寧知山  
東客激怒秦王布衣取丞相千載爲辛酸又云微霜知歲  
晏斧柯始青青況乃金天夕浩露沾羣英登山望宇宙白日  
已西溟雲漢方鬱滿孤鱗安得寧又云翡翠巢南海雌雄珠  
樹林何如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炎州裏委羽玉堂陰旃  
旒光首飾蔽蕤爛錦裘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爲  
累歎息此珍禽又云挈瓶者誰子妖服當青春三五月月滿  
盈盈不自珍高堂委金玉微纒懸千鈞如何負公鼎被奪笑  
時人又云元蟬號白露茲歲已蹉跎羣物從大化孤英將奈  
何瑤臺有青鳥遠食玉山禾崑崙見元鳳豈復虞雲羅又云  
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日耽瑤  
臺樂豈傷桃李時青苔空萎絕白髮生羅帷又云朝發宜都  
渚浩然思故鄉故鄉不可見路隔巫山陽巫山綵雲沒高丘  
成微茫佇立望已久涕泣露衣裳豈茲越鄉感憶昔楚襄王  
朝雲無處所荆國亦淪亡又云昔日章華宴荆王樂荒淫覽  
旌翠羽蓋射鵞林綺羅高唐觀恨望雲陽岑雄圖今何

李賀集卷下

三

通鑑卷

在黃雀空哀吟又云丁亥歲云暮西山事甲兵贏糧市邛道  
荷戟爭羌城嚴冬陰風勁窮岫油雲生昏翳無晝夜羽檄復  
相驚攀弱競萬仞崩危遠九冥籍籍峰壑裏哀哀冰雪行聖  
人御宇宙聞道泰階平肉食謀何失焚薶緬縱橫又云可憐  
瑤臺樹灼灼佳人姿碧華映朱實攀折青春時豈不甚光寵  
榮君白玉墀但恨紅芳歇凋傷感所思又云竭來豪遊子勢  
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歎感激自生冤厭趨明所避時乘道遊  
存雲泉既已失羅網與誰論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惟應  
白鷗鳥可爲洗心言又云素居能幾日炎夏忽然衰陽彩皆  
陰翳親友盡嗟違登山望不見涕泣久漣漣宿夢感顏色若  
與白雲期世中驕豪子驅逐正嗤嗤蜀山與楚水攜手在何  
時又云金鼎合神丹世人將見欺飛飛騎羊子胡乃在峨眉  
變化固幽類芳菲能幾時疲疴苦淪世憂瘁日浸淄眷然願  
幽褐白雲空涕洟又云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亭上誰家  
子哀哀明月樓自言幽燕客結髮事遠遊赤丸殺公吏白刃  
殺私讎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故鄉三千里遼水復悠悠  
每憤胡兵入常爲漢國羞何如七十載白首未封侯又云本  
爲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西馳丁令  
塞北上單于壘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哉誰言未忘禍磨沒  
成塵埃又云浩然坐何暮吾蜀有峨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  
雲期時哉悲不會涕泣久漣漣夢登綏山穴南來巫江芝探  
元觀奇化遺世從雲螭婉變將永矣感悟不見之又云朝入

李賀集卷下

十

通鑑卷

雲中郡北望單于臺胡秦何密邈沙朔氣雄哉籍籍天驕子  
猖狂已復來塞垣無名將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歎邊人塗  
草萊又云仲尼探元化幽鴻順陽和大運自盈縮春秋遞乘  
過盲颯忽號怒萬物相紛劇溟海皆震蕩孤鴻其如何  
編詩自唐人有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之句余既以四君  
子冠篇首然以輩行歲月較之則陳拾遺在四君子之上感  
遇之作雖朱文公命世大儒亦凜然起敬昔摘數聯今全錄  
於此

### 李杜

子美墓誌云娶宏農楊氏司農少卿怡之女四十九而終子  
宗武至死不克葬其子嗣業後四十餘年乃克葬於首陽山

後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通鑑紀事本末

前長子宗文者傳記皆不言其所終豈失學遂無聞與如樹  
雞柵之類必非精文選者

太白後序云娶許生一女二男女曰明月奴嫁而卒繼劉次  
合魯生子曰頤黎終娶宗凡四娶又云攜駿馬美妾所適二  
千石郊迎飲數斗世號李東山余記白子名伯禽今新舊唐  
史皆不載新史載其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有風範謂觀察  
使范傳正言先祖志在青山葬東麓非其志傳正爲改葬青  
山又欲使二女改妻士族辭以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復其夫  
徭役頤黎豈伯禽之小字歟逸其事當攷白與宗十六詩云  
晚娶宗序記爲宋  
世傳退之有題子美墳七言一首末章有三賢所歸同一水  
之句此篇出入平仄不數韻累三十六句其辭鄙淺無一字

是韓筆韓集李漢所編亦無此篇

元微之作子美墓誌及銘皆高古如云子美上薄風騷下該  
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  
古今之體制兼文人之所獨專說得出其評李杜謂太白壯  
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子美矣  
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數百詞氣豪邁屬對  
律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况壺奧乎則抑揚太甚

國初盛稱二孫何之文苦不多見僅敘杜詩云公詩支爲六  
家孟郊得其氣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  
奇僻杜牧僻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此數語亦近似  
但郊謂之得杜氣骨可也烏有所謂箴哉能詩非牧比不可

後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通鑑紀事本末

並稱龜蒙甚贍博亦道不著余謂善評杜詩無出半山吾觀  
少陵詩謂與元氣侔之篇萬世不易之論王逢源云雕鏤物  
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雖面前語他人亦不能道  
楊大年歐陽公皆不喜杜子美詩王介甫不喜太白詩殊不  
可曉介甫之說云白詩十句九句說婦人酒耳獨不思命高  
將軍脫鞵識郭汾陽於貧賤時比開元貴如於飛燕豈說婦  
人酒者所能爲耶晦翁亦云近時詩人何曾夢見太白腳後  
板

故人陳伯靈僧郎中讀北征詩戲語余曰子美善謔如云粉  
黛忽解苞狼籍畫眉閣雖妻女亦不怨余云公知其一爾別  
詩云清輝玉臂寒閨中之膚色玉耀可見又云何時依虛幌

雙照淚痕乾其篤于伉儷如此伯寔大笑

白與裴長史書云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繼之以血權殯湖側白金陵歸數年遺骸猶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丐貨營葬於鄂城之東其自序如此史亦不書

史言明皇欲官太白為妃所沮余觀飛燕在昭陽之語不足深憾雪讒詩自序甚詳略云漢祖呂氏食其在旁秦皇太后毒亦嬌荒時妃以祿山為兒史云宮中有醜聲而白肆言無忌如此他人於玉環事皆微婉其詞如云養在深閨人不識又云薛王沈醉壽王醒又云不從金輿惟壽王白獨昌言之可見剛稜嫉惡拔公疑其以此召怨力士因借此以報脫鞵

之辱豈飛燕之句能為崇哉

李郭皆唐名將臨淮馭軍嚴士不敢仰視汾陽頗寬大故子美新安吏點兵詩云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岳陽樓云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淚流岳陽樓賦詠多矣須推此篇獨步非孟浩然輩所及千秋節云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衝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子美在天寶開雖獻三賦未嘗一用不過扈駕入蜀暫為諫官而追懷開元於十九年之後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之句言羣臣皆賜鏡而金吾仗衛萬里還京獨嘗艱阻末云衝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公於唐朝諸公中獨最疏遠而一

念不忘忠愛比陳希烈張均兄弟窮富極貴實唐賊臣罪不容誅矣

本朝詩僧道潛自號參寥太白有贈參寥子一篇云白鶴飛天書南荆訪高士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飭髻解故鬪昂藏入君門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此一僧一道士皆號參寥以先後言則潛為頂目聊記之以發一笑

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諸篇其述男女怨曠室家離別父子夫婦不相保之意與東山采薇出車枵杜數詩相為表裏唐自中葉以徭役調發為常至於亡國肅代而後非復貞觀開元之唐矣新舊唐史不載者略見杜

詩

太白百憂萬憤二篇百憂上崔相者員也云台星再朗天綱重恢屈法伸恩棄瑕取才卒賴員力北歸萬憤投魏郎中不知魏何人乃儕之崔相之列此篇云樹榛拔桂囚鸞籠雜語甚新又言兄弟妻子離隔有一門骨肉散百草遭難不復相提攜之句魏必是一志義之士能恤人患難者當攷八哀詩如張曲江云仙鶴下人閒獨立霜毛整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如李北海云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又云碑板照四裔又云豐屋珊瑚鉤麟麒織成刺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云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子美惟於此二公尤尊敬如李臨淮云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極悲壯又云青

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曉其形容臨  
淮憂讓畏讓不敢入朝之意說得出餘人如鄭虔之非無可  
說但每篇多蕪詞累句或為韻所拘殊欠條邕不如飲中八  
仙之警策蓋八仙篇每人只三二句八哀詩或累押二三十  
韻以此知繁不如簡大手筆亦然

太白求白鷗詩云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閒夜樓寒月靜朝  
步落花閒唐人詠白鷗者極少本朝歐梅皆有此作當更求  
鷗詩以補遺

醉符丁十八云黃鶴高樓已槌碎黃鶴仙人無所依黃鶴上  
天訴玉帝卻放黃鶴江南歸神明太守再雕飾新圖粉壁還  
芳菲一州笑我為狂客少年往往來相譏君平簾下誰家子

九

九

云是遼東丁令威作詩調我驚逸興白雲繞筆窗前飛待取  
明朝酒醒罷與君爛熳尋春暉不知丁十八為何人敢與謫  
仙挑戰豈非任棠之流乎

贈岑徵君云岑公相門子雅望歸安石奕世皆夔龍中自有  
三坼雖登洛陽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謝明主今稱偃仰臣登  
高遠萬古思與廣成鄰西來一搖扇共拂元規塵此篇清拔  
不書徵君姓名豈非與子美同為遺補者乎按京兆杜確序  
岑參詩言參曾大父文本大父長倩伯父義皆至台輔則徵  
君只是此人無可疑者但敘云參天寶三載進士高第歷官  
至右補闕起居郎入為郎出為京西判官嘉州刺史不言其  
嘗被徵召豈偶遺忘耶

別宗十六云我非東林人令姊忝齊眉浪迹未出世空名動  
京師適遭雲羅網翻作夜郎悲掘妻莫邪劍及此二龍隨慚  
君湍波苦千里遠從之白帝曉獲斷黃牛過客遲遙瞻明月  
峽西去益相思妻與團兄從至夜郎與巢序終娶於宗之說  
合注家或以宋為宗或以宗為宋但當以白詩為正

江陵送馬卿云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惠子云皇天無老  
眼空谷滯斯人唐人送山人處士五言多矣此二聯劉隨州  
鮑溶輩精思不能逮

小寒食舟中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此聯在  
目前而古今人所未發

天育驃騎歌云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

天育驃騎歌

天育驃騎歌

奴守天育天育監名大奴謂王毛仲別養驃子憐神駿當時四十萬匹馬

張生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  
物化空影形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腰裏與驃騮時無

王良伯樂死即休又題韋偃馬云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  
君畫無敵戲拈秃筆埽驄駟款見麒麟出東壁一匹鬪草一

匹嘶坐看千里當霜曉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少陵馬詩多矣此二篇及曹霸丹青引尤老蒼一洗萬古

杜鵑行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  
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此篇以為車駕幸蜀六宮莫從百官

伏奔問行在者絕少又義鵲行云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  
又云永激壯士肝似謂當時有權位而不能救人之急脫人

於難者

前出塞云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  
戈又云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噴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  
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又言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又  
云殺人亦有限立國亦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又云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已去漢  
月遠何能築城還後出塞云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又云  
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  
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  
者死通衢又云中夜閒道歸故里俱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  
無兒孫謂逃祿山之難者此十四篇筆力與文選中擬古十九首並

齊詩話卷一

七

通國集

驅

太白擬古十三首感興六首文義或不相屬與集中五言古  
詩絕不類豈貫休之徒效嘖歟

望鸚鵡洲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禍衡黃祖斗筭人殺之受  
惡名鸚鵡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至今芳草上蘭蕙不忍生此  
篇有無窮之悲

永王東巡歌內一絕云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靖胡沙按永王璘客如孔巢父  
亦在其間自其一耳此篇所謂謝安石不知屬誰可見自負  
不淺然十篇只目王爲帝子受命東巡與王衍阮籍勸進事  
不同

姑熟十詠前輩疑非白作信然

越中覽古云越王句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  
滿春殿只今惟有鳴鳩飛蘇臺覽古云舊苑荒臺楊柳新  
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二首可  
入七言絕句

上皇西巡歌云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又云地  
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末云少帝長安開紫極雙  
懸日月照乾坤時上皇播遷於蜀非欲留蜀者今盛稱錦江  
玉壘無異渭水長安又謂雙懸日月照乾坤若爲少帝諱不  
力請回鑾者此所以上皇有乞我劍南一道之歎歟

後詩話卷一

七

通國集

建揚州又云秋浦錦鴉鳥人閒天上稀山雞羞綠水不敢照  
毛衣又云山川如刻縣風日似長沙又云兩鬢入秋浦一朝  
颯已衰髮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雖五言然多佳句

玉壺吟云西施宜笑復宜嘖醜女效之徒害身君王雖愛蛾  
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則如嘗沮白信而有證  
笑歌行悲歌行太淺易欠豪放前輩疑非白作

韋儼雙松圖云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儼少絕筆長  
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  
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窺  
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臂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  
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素絹重之不減錦繡段今已拂拭

光凌亂請公放筆爲直幹韋畢李之畫今皆不存賴詩以傳  
內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天造險語盡古松奇  
怪之狀李尊師松障歌云更覺良工心獨苦前輩多稱此句  
張舍人遺得段云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空堂魑魅走高  
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非我公卿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  
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昔聞  
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  
始覺心和平可見子美一介不取之意

病柏云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生當風雲會  
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見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  
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鷓鴣志意滿養

後詩話新集卷一

七

通國集

子穿穴內客從何處來佇立久呼怪唐自闢者力士輔國士  
良朝恩弄權枯寵元勳老將如汾陽臨淮西平北平皆凜凜  
不自安此篇詞不迫切而意獨至

病橘之作傷微物失所至於困瘁內云嘗聞蓬萊殿羅列瀟  
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尙憑陵當君減膳時汝  
病是天意吾論罪有司言此果昔時奉玉食今以病見廢咎  
有司失包貢反不若南海荔支歲馳至長安爾

枯櫻篇云蜀門多櫻欄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盡雖取亦易  
朽交橫集斧斤凋長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  
江漢人生成亦何有有同枯櫻木使我沈歎久死者卽已休  
生者何自守注云蜀人取櫻皮以充用如邊吏誅求江漢民

力以供軍必至于剝盡而後已

枯枿篇云梗枿枯嶢嶢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  
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白鶴  
遂不來天雞爲怨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  
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成金露盤裊裊不  
自畏以榆本非承露之器是以輕承重豈不裊裊可畏乎注  
言大材不用而柔脆嵬瑣之材反居重任

東山吟云攜妓東山去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  
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夜三百歲酒酒澆君同所歡酣不自作  
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此亦一時浩浩洪流高  
詠何必奇晉至今二千歲皆以爲謝公爲風流之宗雖半山  
嘯強金陵諸詩篇篇起敬惟謫仙平視謝公與之對壘無所  
推讓時人號爲李東山固以李配謝矣

後詩話新集卷一

七

通國集

草書歌云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掃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  
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  
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  
如聞神鬼驚時時但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雷狀同楚漢  
相攻戰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  
我師此技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公孫大娘渾脫舞  
自有草書以來未有能形容此妙者楚漢數語真可以破鬼  
膽

趙遊太山云清曉騎白鹿直上天門山山際逢羽人方瞳好

容顏捫蘿欲就語卻掩青雲關遺我鳥迹書飄然落巖間其  
字乃上古讀之了不問感此三歎息從師方未還又云平明  
登日觀舉手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門從西來  
窈窕入遠山憑巖覽八極目盡長空閒偶然值青童綠髮雙  
雲鬢笑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又  
云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明晨坐相失但見五雲飛此六  
首皆仙人語非學仙人語亦非任常輩所敢擬倫丁十八輩  
所敢挑戰者

嘲魯儒云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墮煙  
霧足著遠遊履首戴方頂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秦家  
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

歸耕汶水濱此篇幾於以儒爲戲然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  
人非謫仙不能語

過彭蠡云謝公入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  
源而欲繼風雅豈云清心魂雲海方助興波濤何足論水碧  
或可采金膏祕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鷺煩此篇有陶謝  
意

與道者談玄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  
作容貌滅除昏疑盡領略入精要朗晤前後際始知金仙妙  
公詩多說仙惟此篇兼說金仙

題辭少保畫鶴云辭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低昂各有意磊  
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赤霄有真骨豈飲滂池

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又角鷹歌云楚公畫鷹鷹戴角  
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  
寫真在左縣卻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  
上九天此鶴此鷹賴詩以傳則詩壽於畫矣赤霄有真骨豈  
飲滂池津之句羽類無敢當者時人不識角鷹本色而以左  
縣畫本爲真雖梁間燕雀亦驚怕故卒章有亦未搏空上九  
天之句

前打魚篇於眾魚中獨云赤鯉騰出如有神又云鯨魚肥美  
如第一而徐州秃尾漢陰槎頭皆不數又云既飽權娛亦蕭  
瑟末云君不見朝來割素鱗咫尺波濤永相失後打魚云小  
魚脫漏不可計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沙

泥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龍膾還傾杯日暮蛟龍改  
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干戈兵爭鬪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  
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兩篇末句皆不忍暴殄  
之意公詩深得風人之義

催宗文樹雞柵篇押十八韻頗奇澀欠瀏亮然宗文能領會  
非若阿買之不識字

摘蒼耳篇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哇丁告勞苦無以供日  
夕卷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慢任遠適放筐  
亭午際洗剝相蒙羅登牀半生熟下飭還少益亂世誅求急  
黎民糠粃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戰地骸  
骨白公雖羈旅奔竄一飲啄聞不忍自求温飽侵星驅出摘

宋者不知是哇丁或蒼頭詩但云童兒往往是宗文兄弟爾  
負薪行言夔州俗坐男而女立有四五十無夫家者末云  
若道巫山女醜醜何得此有昭君邨最能行云峽中丈夫絕  
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小兒學文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  
此鄉之人氣量窄誤競南風疏北客若道士無英俊材何得  
山有屈原宅始言夔峽二邦之陋末以昭君屈原勉勵其土  
俗公詩篇篇忠厚如此

舞劍器行世所膾炙絕妙好詞也內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  
孫劍器稱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王室黎園弟  
子散如煙女樂餘委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羅塘石城草  
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餘謂此篇與琵琶  
行一如壯士軒昂赴敵場一如兒女恩怨相爾汝杜有建安  
黃初氣骨白未脫長慶體耳

代內云寶刀截流水無有斷絕時妾意逐君行纏綿亦如之  
又云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迴照又  
云窺鏡不自識別多憔悴深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潯陽  
寄內云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又贈內云三百六日日  
日醉如泥雖爲李白婦何異太常妻世稱太白名姬駿馬若  
放蕩者然於倫紀尤厚別篇云妻家三作相爲許氏潯陽寄  
內則爲宗氏作矣終始篤於伉儷如此宗氏垂淚訟冤之事  
更不書

李杜一生流落不偶然交遊皆賢相名卿杜於房瑄李於張

鑄見於賦詠意氣投合情誼慷慨二公皆爲唐佐命勳在帝  
室然終不能攀致李杜一羈旅雲安潼谷拾橡栗而食一放  
逐夜郎秋浦聞猿聲而哭豈兩賢文章光燄取數于天者已  
多折磨而然歟

攝監察御史崔成甫贈李十二云我是瀟湘放逐臣君辭明  
主漢江濱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白酬崔侍御  
云嚴陵不從萬乘遊歸臥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辭帝座元  
非太白醉揚州成甫亦必豪傑之士更相稱譽如此答友人  
贈烏紗帽云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離山人不照鏡稚子道  
相宜山中答俗人云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  
花流水窈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閒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  
何人云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  
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此三篇可入五七言絕句

長門怨云天迴北斗挂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  
門殿別作深深一段愁此篇雖只二十八字然婉而成章哀  
而不怨勝長門賦

扶風豪士歌云原常春陵六國時開心露膽君所知堂中各  
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四公子之客多雞鳴狗吠之徒  
豈能一一報恩哉羅隱云思量郭隗平生事不殉昭王是負  
心郭隗能致樂毅劇辛以報燕昭朱亥輩恐未能辦此  
訪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云他筵不下筯  
此席忘朝飢果茹之品多矣蒼耳微物而李杜皆形之賦詠



物之遭遇亦有時耶

題元丹正五言三篇云松風清襟袖石潭洗心耳又云忽遺  
蒼生望獨與洪巖羣元丹正不知何人而自稱之如此以丹  
正二字觀之恐是天台雁蕩人然山居在潁陽不可曉當考  
謫仙詩如古風六十三首及樂府諸篇又古律詩舉世誦習  
者錄今所采錄或一篇或三數句各有意義覽者詳之

此一篇專為杜陵補遺

陳拾遺故宅詩至比之郭元振唐人敬重拾遺如此文上人上方云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冥如又曰王侯與螻蟻同盡隨工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此僧不知何人必深於內典者

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昨獻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他人於當面輸心背面笑之下文必有餘怨公卒章優游閒暇了

無忿寔

閩州絕句云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當時殿前兵無紀律如此別篇云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殘一人出駱谷必是子美自謂

柎木為風雨所拔云倚江柎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茆卜居總為此五月彷彿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茅屋為秋風所破云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茆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茆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

臥踞裂牀頭屋漏無乾處兩脚如麻未斷絕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谿柎茆屋為風所拔不以草堂茆屋飄飄為憂方有惜古木庇寒士之意其迂闊如此

天邊行云九度將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大麥行云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問誰腰鑣胡與羌苦戰行云苦戰身死馬將軍云是伏波之子孫注馬璘也去秋行云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此數篇皆可補史之缺文但遂州白骨不歸失其姓名當攷

草堂云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薤榛蕪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此篇歎還吳未可重值浣花榛蕪四松萬竹無恙鄰里大官賓客喜歸可見隨寓而安之意於時天下未寧固有健兒勝腐儒之句卒章云飄搖風塵際何地置老夫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其語意雍容閒雅有雅人之深致

牽牛織女篇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俟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前人詠牛女者所未及

壯遊詩押五十六韻在五言古風中尤多悲壯語如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又云脫略小

兒輩結交皆老蒼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  
得窮扶桑又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小臣議論絕老病  
客殊方雖荆卿之歌雍門之琴高漸離之筑音調節奏不如  
是之跌宕豪放也

二角鷹篇云惡鳥飛啄金屋安得爾輩空其羣驅出六台  
梟鸞分子美前有左縣畫角鷹詩此二鷹乃真本非左縣畫  
本也

寫懷篇云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  
密注云燧人火化而嗜欲之心生董狐直筆而是非之端起  
其說甚新

可歎篇云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其

從詩話新集卷二

三

通圖

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丈夫正色動引經鄂城客子王季友  
貧窮老瘦家賣屐好事就之爲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  
賓客敬頗久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  
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  
否詩言王季友誠賢士但爲太守客當有獄市薤水之規今  
年恐懼不出口何也說且如此使其在君側其能補袞職之  
闕哉客以默求容主以默求賢恐非篤論然子美終以義和  
禹旦事業望王季殊不可曉末云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  
牧長回首乃子美以風后力牧自期抱負尤不淺矣  
醉爲馬墜云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蹶迸落墮塘石白帝城門  
雲水外低身直下八千尺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

射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朋知來問視我顏仗  
藜強起依童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谿曲共指西  
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淚此篇可見壯老健衰之異末云  
何必走馬來爲問君不見稽康養生被殺戮南華云魯有單  
豹者巖居水飲七十有童孺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  
張毅者高門懸簿無不走也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  
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乃公卒章之意  
遣懷篇云梁孝王都邑之盛及追懷與高適李白同登吹臺  
未有撫孤之句公飄飄一羈旅而葛帳練裙之念如此高李  
豈無厚祿故人聞之得無媿乎

大覺蘭若云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尙乞齋時飯可見寺小

從詩話新集卷二

四

通圖

僧貧之狀

折檻行云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千載少似朱  
雲人至今折檻空嗚响婁公不語宋公語尙憶先皇容直臣  
前思房魏次援朱雲後憶婁宋末云尙憶先皇容直臣此必  
子美追懷諫省時論事不合傷今思古而作

朱鳳行云君不見瀟湘之側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  
長顧求其羣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憫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  
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鳴鴉相怒號衡嶽有朱鳥峰  
此篇言朱鳥孤立無助棲託雖高不忍自求飽必欲百鳥如  
黃雀之類在羅網者皆分竹實以及之不暇計鳴鴉輩怒號  
矣

遭遇篇云石開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  
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爾如莠蒿夫死  
于役僅在女婦采蕨鬻菜以輸官天民之窮甚矣而官吏刻  
剝尤甚于錐刀此不獨指里胥亭長輩內自租庸使外自觀  
察使不得不受其責故有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之句錄  
之以告其大位者

望嶽云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  
邦家闕祀典在德惟馨香巡守何寂寥有虞今則亡祝融五  
峰尊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屹相望恭聞魏夫人羣  
仙夾翱翔望嶽之作多矣余行役過焉款靈瑣坐悅亭宿勝  
業寺累日嶽令與山中人謂余向慕道者將以味爽登絕頂

得詩書新卷二

五

通園叢書

夕忽大雪余猶攀援而上望上封咫尺雪泥沒膝不可行然  
耳目之所觀記公詩真此山圖經也

謁玄元廟次昭陵二詩鉅麗駿壯為千古五言律詩典則其  
歸美開基責望守成傷今思古無限忠愛之情

與韋左丞五言二篇當以古風為勝左丞名濟又與韋左相  
律詩二十韻頗稱其相業此韋公名見素與張卿二十韻張  
卿名垧說子均弟弟兄貴盛遭漁陽之變合家殉難未足以  
報唐家今相率北面而賦垧帝堦也故明皇欲致之死汜全  
要領可謂失刑

寄高書記云歎息高生老新詩口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  
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絨且得慰蹉跎憶

李白云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此二篇  
非高李不敢當非子美不能道

遊何將軍山林前首後半如云鮮鯽銀絲膾香芹碧澗羹又  
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注云  
何將軍嘗征西域禽其王子歸傳其地花草數種又云花安  
鶯梢蝶谿喧鰓趁魚又云手自移蒲柳家才足稻梁何將軍  
舊注莫詳其人公詩有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之句必勳  
貴中之好事者

從詩書新卷二

六

通園叢書

遺興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  
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移不遂雁足繫難期天地軍  
塵滿山河戰角悲儻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驥子宗武小名  
公稱之如此公以其知客姓誦翁詩為喜又別篇云驥子春猶  
隔又云驥子最憐渠鍾情幼子如此而無一字及熊兒故余  
疑宗文失學

憶弟云喪亂同吾弟飢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  
又云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又元日寄妹云近聞韋氏妹  
迎在漢鍾離春城回北斗鄂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嘍痕滿  
面垂公流落顛沛而一念不忘弟妹內云百戰今誰在三年  
望汝歸又云不見朝正使嘍痕滿面垂讀之感慨不但隆友  
愛而厚倫紀其厭離亂而思昇平以不見朝正使為恨言四  
方表章未達行在恐未有見妹之期耳

聞官軍臨賊篇二十韻多佳句如云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  
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可見崎嶇巴蜀播遷梁益乘輿  
危迫之狀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注云廣平王爲元帥郭  
汾陽副之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其敘時事甚悲壯老健  
末云家家賣釵釧只待獻香醪寧賣釵釧以易香醪可見時  
人厭亂之極

贈嚴閣老云客禮容疏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  
夫傳嚴武雖跌蕩不羈然能客杜陵亦豪傑之士其詩往往  
附見杜集所謂句句好之評亦非過情之譽

送郭中丞云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  
衣行詳此二聯必是述代宗幸陝之事

後村詩集卷二

七

春宿左省云不侵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  
如何岑參寄在省杜拾遺篇云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  
隨天仗入莫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  
事自覺諫書稀岑杜同在諫省兩宮蒙塵時事可言者多矣  
杜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岑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  
稀岑有媿於杜多矣

秦州五言二十首內云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  
帳居人有萬家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驪斜古注白驪胡名又  
云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又云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又云萬  
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何時一茆屋送老白雲邊唐人遊邊

之作數十篇中閒有三數篇一篇中閒有一二聯可采若此  
二十篇山川城郭之異土地風氣所宜開卷一覽盡在是矣  
綱山送斬帥云杜陵詩卷是岡經豈不信然聽角篇云萬方  
聲一槩吾道竟何之聽角者多矣孰知此言之悲哉

示姪佐云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舊注佐草堂在東柯谷  
又三首內云白露黃梁熟分張素有期又云甚聞霜薤白重  
惠意如何佐別業有黃梁又有霜薤分遺尊老其生理必小  
康者

阮隱居致薤云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東比青芻色圓齊  
玉筋頭衰年鬪鬪冷味煖腹無憂公轉側兵火閒飢寒襁褓  
以詩攷之如薇如蕨如薤如荀如葦如蒼耳如蒿皆入賦

後村詩集卷二

八

詠真成一榮壯老人矣然公于菜中尤重薤有味煖腹無憂  
之句非嗜生冷者貴人日費萬錢或一生食萬羊子美晚途  
以耒陽令饋白酒牛肉暴卒豈若常蔬茹乎

客至云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  
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殮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  
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此篇若戲效元白體者  
嚴武答杜二云臥向巴山月落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  
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風愁客籬外黃花菊  
對誰跛馬望君飛一度冷援秋雁不勝悲嚴公詩亦佳豈近  
朱者赤耶杜有別嚴公五言云江村獨歸去寂寞養殘生可  
見子美潔於去就之際

懷舊云地下蘇司業情親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  
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源明得  
卒章十字可以不朽矣

題玄武禪師屋壁云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玄武師未詳  
贈李白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  
埽侯金闕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相期拾瑤草公與  
岑參高適詩皆人情世法與謫仙倡和皆世外一種說話  
別房太尉墓云對碁陪謝傅把劍覓徐君用事極精切

自閩赴蜀云棧懸斜避石橋斷卻尋谿山館云山鬼吹燈滅  
廚人語夜闌蜀道荒僻如此

呈嚴公云胡為來幕下止合在舟中又云老妻愛坐痺幼女

集賢堂卷二

九

問頭風又云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又云曉入朱扉啟昏  
歸畫角終此篇曲盡幕府賓主情誼

春日江村云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在薦  
賢中注漢官儀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時起部參謀服  
緋故其詞如此卒章未免有周南留滯之歎然微而婉

江上漚水云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焉得思如  
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前兩句自負不淺卒章乃推尊陶  
謝可見前哲服善不爭名之意

寄杜位云逐客雖皆萬里去知君已是十年流玉壘題書心  
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此篇言位近聞寬法離新州注云位  
京中宅近西樓新州今屬廣東去京師遠卒章思與位復遊

曲江則非京師之新州矣當詳攷

登高云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長作  
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此二聯不用故事自然高妙在樊川齊  
山九日七言之上

十二月一日雲安縣云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船  
又云負鹽出井此谿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此二聯縣圖也

哭鄭司戶蘇少監云豪傑誰人在文章埽地無此篇二十韻  
錄一聯於此

聞河北節度入朝口號云喧喧道路多謠謠河北將軍盡入  
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卻教江漢客魂銷北道諸公無表來茫  
然世事遣人猜又云燕趙休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讀

集賢堂卷二

十

杜集至三十卷多亂離憤嫉跋扈之作此口號十二篇以河  
北節度將人朝為善以北道無表為猜欲漁陽突騎邯鄲兒之  
歸闕欲主上之如周宣漢武欲諸公為孝子忠臣真一飯不  
忘君者天寶禍亂自燕趙始今安史已無唯類燕趙佳麗可  
開選色之場矣子美方有宮闈不擬選才人之句所謂舉筆  
不忘規諫者耶

終明府水樓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隔水奏笙簧此聯未  
經人道

別李八秘書云反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又云不才同補袞  
奉詔許牽裾又云御鞍金腰裏宮硯玉蟾蜍此篇三十韻敘  
舊頗詳秘書不書名必是與公同扈從入蜀者觀不才同補

袞奉詔許牽裾之句似與公同諫省金腰裏玉螭螭近臣方有此賜史失其名當攷

孤雁云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鷄無意緒鳴噪自紛紛讀此篇便見得鮑當輩止是小家數

吾宗篇云吾宗老孫子質樸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昔溫公約康節服深衣答云某今人應服今衣溫公不能強

谿上云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濃西土風

八月十六夜云河漢近人流絕佳

秋興云聞道長安似弈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

詩話新集卷一

七

遺圖續集

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駕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公詩序亂離多百韻或五韻或三十韻惟此篇最簡而切也

社日云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又云鴛鴦迴金闕誰憐病峽中羈旅懷故鄉老大憶髫年人之至情也公生長韋杜老逢秋日百官朝天公獨臥病峽中情見乎詞如此

詠懷古迹內先主孔明廟云古廟松杉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又云萬古雲霄一羽毛又云伯仲之間見伊呂臥龍公沒已千載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許之如云萬古雲霄一羽毛如儕之伊呂

伯仲間而以蕭曹為不足道此論皆自子美發之考亭南軒

近世大儒不能廢也昭君村云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亦佳句

諸將篇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其責望諸將深矣此篇謂張仁愿築三城本欲埽平吐蕃豈知乃用以救朔方言九節度之敗

宗武生日云詩是吾家事又云覓句新知律乃翁稱之如此而宗武詩無一字存者不若蘇叔黨有集行世

有感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又云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又云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端共問瘡痍此三數聯略見當日時事使者相望而不貢自若必是內租庸外觀察使符牒督賦急于星火領郡之官者皆憚行歟

詩話新集卷一

七

遺圖續集

至於欲以儉德化盜賊為王臣又欲下哀痛詔以問瘡痍唐人惟元結陽城有此意公於春陵行至比之華星秋月不刊之言也

東屯云築場憐穴蟻拾穗許邨童可見民胞物與之意

柳司馬至云有使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和親邏沙城幽燕惟烏度商洛少人行公去國萬里逢人輒問兩京此數聯大歷閒事

元日示宗武云汝歸吾手戰吾笑汝身長前有明年共我長之語此又云吾笑汝身長見愛子長成而忽憶江東弟不見而悲其慈愛如此

放船出峽四十韻按公天寶十五載入蜀凡十三年羈旅非

一處而在夔最久至大歷三年始出峽之巴陵又二年卒於  
耒陽蜀中諸詩惟夔最多四十韻反覆曲折若不忍去雲安  
者

贈起居田舍人澄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  
唐以舍人給事中司匭事又云宮中開函以所投封事奏御  
又云晴窗點檢白雲篇注云謂武帝秋風詞也

張垞雖爲詞臣恩澤侯耳今有黃麻似六經之句未之敢聞  
此篇押十六韻敘垞富貴及交遊之情若甚親密然卒章若  
自拔于疏外無附麗之意與別韋左丞詩云常擬報一飯况  
懷辭大臣若甚德章公者然末句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公自植立每如此

後村詩話卷二

圭

通圖叢書

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  
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  
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  
困苦乞爲奴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亂世惟富  
貴尤難全

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去蜀之  
吳楚身與妻子弟妹知逃生之所而以中原消息斷黃屋安  
否爲憂此山谷所以有長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絃千古無  
之歎

後村詩話新集卷二



後村詩話新集卷三

宋劉克莊

孟浩然詩如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之句館閣諸彥歎服而集中不收豈逸其全篇乎奇衣曲云畏瘦宜傷窄防寒更厚裝又魚行潭樹下猿挂島蘿閒警語不一老杜少所推服獨稱其句句堪傳集中每以孟先生目之

章莊蘇州絕句云紫閣西邊第幾峰茆齋夜雪虎行蹤遙看黛色知何處欲出山門尋暮鐘五言云馬卿猶有壁漁父自無家想子今何處扁舟隱荻花溫泉行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鎚命如紙作官不了卻歸來還是杜陵一男子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遊幸年蒙恩每浴華池水扈獵不蹂渭北田一朝鑄鼎降龍馭小臣髻絕不得去今來蕭瑟萬井空

後村詩話新集卷三

十

通國讀音

惟見蒼山起煙霧可憐躑躅失風波仰天大叫無奈何敝車羸馬過故苑賴遇主人杯酒多沈下賢秦夢記云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唐詩多流麗嫵媚有粉繪氣或以辨博名家惟章蘇州陳拾遺李翰林崛起為一種清絕高遠之言以矯之其五言精巧處不減唐人至於古體歌行如溫泉行之類欲與李杜並驅前世惟陶同時惟柳可以把臂入林餘人皆在下風

岑參送人落第五言云獻賦頭欲白還家衣已穿羞過瀟陵樹歸種汶陽田客舍少鄉信牀頭無酒錢聖朝無側席濟上獨遺賢又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俸錢又宿太白東谿李老舍寄弟姪云渭上秋雨過北風正騷騷天晴諸山

出太白峰最高主人東谿老兩耳生長毫遠近知百歲子孫皆二毛中庭井闌上一架獼猴桃石泉飯粳香酒饑開新槽

愛茲田中趣始悟世上勞我行有勝事書此寄爾曹春夢七言云洞庭昨夜春風起故人遠隔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章員外家花樹歌云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大白胡僧歌云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手持楞伽入中峰世人難見但聞鐘窗邊杖錫解兩虎牀下鉢孟藏一龍草衣不鍼復不綫兩耳垂肩覆面此僧幾年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同清淨身與淨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識城裏看山共黛色

後村詩話新集卷三

二

通國讀音

登鄴城古體云下馬登鄴城城空復何見東風吹野火暮入飛雲殿又云城隅南對望陵臺漳水東流不復回武帝宮中人去盡年年春色為誰來

高適五言云散笛至樓烏明鏡留故人又云秋菲何青青藥苗數百畦耕耘有山田紡績有山妻檐前舉醇醪竈下烹雙雞人生苟如此何必組與圭春望云出門何所見春色滿平蕪可歎無知已高陽一酒徒漁樵歌云曲巖深潭一山叟駐眼看釣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問他不開口筍皮笠子荷葉衣心無所營守釣磯料得孤舟無定止日暮持竿何處歸七言句云旅館寒燈夜不眠客心何事轉淒然故鄉今夜應千里愁鬢明朝更一年高岑二公詩氣魄力量音調節

奏生逢開元承平之際與李杜二公更唱迭吟所謂治世之音也天寶亂離之後所作率多窮愁感歎意錄之以觀世變盧綸送萬巨六言云人愁村荒路細馬怯寒谿水深望盡青山獨立更知何處相尋又白髮歎五言云髮白曉梳頭女驚妻淚流不知絲色後堪得幾回秋過成都城云棧長山雨響谿亂火田稀送王山人遊江東云燕歸巢已盡雅語家難尋同柳侍郎題新昌里云庭莎成野席閑藥是家蔬夜中得循州趙司馬書寄回使云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蒸極人稱老病餘殷勤報賈傅莫其酒杯疏從軍行云雪嶺無人迹冰河有雁聲李陵甘此沒惆悵漢公卿山中別墅云葺橋雙鶴至收果眾猴隨酬麻道士

後唐詩話卷三

主

見寄云聞逐樵夫閒看棋忽逢人世是秦時開雲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幢微有字古壇松樹半無枝煩君遠視青囊錄願得相從一問師謁液上人云半夜峰中有磬聲偶逢樵者問山名上方月暗聞僧語下路林疏見鹿行野鶴巢中松最老毒龍潛處水偏清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浮生春日登樓有懷云年來笑伴皆歸去今日晴明獨上樓晚次鄂州云估客書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舊業已隨征戰盡更堪江上鼓鼙聲姚美人拍箏歌云昭陽伴裏最聰明出到人閒才長成遙知禁曲難翻處猶自君王說小名李益古促促曲云促促何促促黃河九回曲嫁與掉船郎空

後唐詩話卷三

附

牀將影宿不道君心不如石那令妾貌長如玉贈邢校書云俱從四方士共會九州中斷蓬與落葉相值各因風送流人云謗遠人多感官微自不明疇昔長沙事三年召賈生喜見外弟云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登夏州城云無定河邊數株柳共送行人一杯酒胡兒起作和蕃歌齊唱嗚嗚盡垂手又云回頭忽作異方聲一聲回盡征人首度破納沙云眠見風來沙旋移經年不省草生時莫言塞北無春到縱有春來何處知聽梁州曲云鴻雁新從北地來聞聲一半卻飛回金河戍客腸應斷更在秋風百尺臺飲馬泉云從來凍合關山路今日分流漢使前莫使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宿石泉驛南望黃堆峰云邊城已在虜塵中烽火南飛入漢宮漢庭議事先黃老麟閣何人定戰功邊思云腰懸錦帶佩吳鉤走馬曾防玉塞秋莫笑關西將家子祇將詩思入涼州盧李中表兄詩律齊名其五七言妙絕者已選人絕句然兩生皆從軍出塞他詩可膾炙傳誦者人多容易看過余既耄耋悉錄於篇以備遺忘元次山雪中懷孟武昌云冬來三度雪農者觀歲稔我夢想已濡各得在倉廩天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簞燒柴爲溫酒煮葷爲作瀋客亦愛杯尊思君共暢飲所嗟山路閉時節寒已甚不能苦相邀興盡還就枕賊過示官吏云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

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  
典斯邠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  
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  
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白刺船將  
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春陵行云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  
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  
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  
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迹相  
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男女言出恐亂隨悉使  
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  
殺奪歲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河重驅逐不使存

後村詩話卷三

五

通國雜書

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  
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  
官不愛能適時願惟屏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宋國風吾欲  
獻此辭次山春陵五言真稷契口中語杜陵粲粲元道州之  
篇卽此二詩之跋尾也然其時內租庸使外觀察使未有敢  
奏劾次山以附益聚斂求上說者使過今執牙籌析秋毫者  
居主計之任則次山齋粉矣

王維五言云興閣噓烏換坐久落花多又烹葵邀上客看竹  
到貧家又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又柘漿菰米飯蒟醬露  
葵羹又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又住處名愚谷何煩問是非又蔡邕今已老書籍與何人早

春云憶君長入夢歸晚更生疑不及紅檣燕雙棲綠草時桃  
源行云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又藤花欲暗藏  
孫子柏葉初齊養驛香洛陽女兒行云自憐碧玉親教舞不  
惜珊瑚持與人少年行云縱死猶聞俠骨香老將行云少年  
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  
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  
靂虜騎奔騰畏蕤蕤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  
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  
楊生左肘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茫茫古木連  
窮巷遼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  
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

後村詩話卷三

六

通國雜書

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願得燕弓  
射天將恥令越甲鳴吳軍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  
勳雜五言云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  
中否又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右丞不污天寶之亂大節凜然其詩擺落世閒腥腐非食煙  
火人口中語其五六七言已多選入絕句今摘其古律體長  
篇警句於此

劉隨州送秦系云惆悵青山路煙霞老此人新年云老至居  
人下春歸在客先尋洪尊歸云鶴老難知歲梅寒未作花送  
人云詩書滿蠅舍征稅及漁竿送喻德云事有皇天在歸遲  
白髮生李中丞云流落征南將留驛十萬師罷歸無舊業老

去戀明時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茫茫江漢上日暮復何  
之餘千旅舍云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  
掃寒衣北歸次秋浦云舊路青山在餘生白首歸漸知行近  
北不見鷓鴣飛松江歸宿云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官  
成白首萬里寄滄洲獄中見壁畫佛云不謂銜冤處而能窺  
大悲獨棲叢棘下還見雨花時地狹青蓮小城高白日遲幸  
親方便力猶畏毒龍欺六言云危石才通鳥道空山更有人  
家桃源定在深處溯水浮來落花送嚴維云明日行人已遠  
空餘淚滴回潮別嚴士元七言詩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  
地聽無聲過鄭山人居云寂寞孤鶯嘯杏樹寥寥二犬吠桃  
源落花芳草無尋處萬壑千峰獨閉門見新歷云愁占蒼草

詩話新集卷三

七

通圖叢書

終難決病對椒花倍自憐獻李節度云家散萬金酬士死身  
留一劍答君恩過賈誼宅云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  
豈知送人遊天台云落日獨搖金策去深山誰向石橋逢罪  
所云斗閒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過裴舍人故居云  
籬花猶及重陽發鄰笛那堪落日聽贈于越居云自用黃金  
買地居能嫌碧玉隨人嫁送郭主簿赴嶺南云料錢用盡卻  
爲謗食客空多誰報恩此二句似爲周晉山發齊一和尚影空云身寄  
虛空如寓客心將生滅是浮雲又舊地曾看雙樹在空堂祇  
是一鏡懸別李萬云故人早負干將氣誰言未展平生意想  
君時昔高步時育料如今折腰事上裴尹云西城暗暗斜暉  
落眾鳥紛紛皆有託獨立雖輕燕雀羣孤飛還懼鷹鷂搏自

憐天上青雲路弔影徘徊獨愁暮銜花縱有報恩時擇木誰  
容託身處歲月蹉跎飛不進羽毛憔悴何人問繞樹空隨鳥  
鵲驚巢林祇有鷓鴣分主人庭中蔭喬木欲此清陰愛栖宿  
少年挾彈遙相猜遂使驚飛往復迴不辭奮翼向君去惟怕  
金丸隨後來唐人號隨州爲五言長城其五六七言絕句者  
已選入絕句錢起輩非不極力欲躋攀隨州尺寸終不近旁  
豈才分有所局耶即其七言長篇如上裴尹小鳥之篇反覆  
宛轉詞近而意遠似爲五言所蓋

詩話新集卷三

八

通圖叢書

伴茆屋秋狻守栗林又云犬聲籬落下草色戶庭閒七言云  
一山海上無城郭惟見松碑記象州又云山東二十餘年別  
今日相逢在上都說盡向來無限事相看摩打白髮鬚又云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歸書意萬重復恐恩說不盡行人  
臨發又開封又云于君去後交遊少東野無來篋笥貧賴有  
白頭王建在眼前猶見詠詩人又崑崙兒云自愛肌膚黑如  
漆行時半脫木棉裘白苧云皎皎山苧白且鮮將作春衣稱  
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復恐蘭膏汚操指  
常遣旁人收墮珥衣裳著時寒食下還把玉鞭鞭白馬寄衣  
曲云官家亦自寄衣去貴從妾手著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  
不得自到邊城裏殷勤爲看初著時征夫身上宜不宜又七

言云願爲玉鑿繫華軾終日有聲在君側又云洛陽北門北  
邙道喪車麟麟入秋草車前齊唱殯露歌高墳新起白我我  
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  
誰家柱下石山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  
送紙錢鴟鴞作窠銜上樹人君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  
遊又內宴歸云金吾不敢問行由又七言云誰道遠別心不  
易天星墜地能爲石幾時斷得城南陌勿使居人傷行役又  
云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  
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  
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又云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  
君從此去又賞客云停杯去說遠行期入蜀荆蠻誰別離金

得詩話新集卷三

九

通國集

多眾中爲上客夜夜算緡眠獨遲楚宮行云章華宮中九月  
時桂花半落紅橋垂江頭騎火照輦道君王夜從雲夢歸下  
輦更衣入洞房巴姬起舞向君王回身垂手結明璫願君千  
年萬年壽朝出射鹿夜飲酒永嘉行云黃頭鮮卑入洛陽胡  
兒持戟升明堂晉家天子作降虜公卿齊走如牛羊紫陌旌  
旗暗相觸家家雞犬驚上屋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  
敢哭九州諸侯自願土無人領兵來護主北人避胡多在南  
南人至今能晉語董逃行云洛陽城頭火瞳瞳亂兵燒我天  
子宮宮城南面有深山盡將老幼藏其間重巖爲屋椽爲食  
丁男夜行候消息聞道官軍猶掠人舊里如今歸未得董逃  
行漢家幾時重太平又七言云君愛龍城征戰功妾願青樓

歡樂同人生各各有所欲詎得將心入君腹又還味吟云君  
知妾有夫贈妻雙明珠感君纏絲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  
臨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  
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又云上陽宮樹黃復  
綠野豺來苑食麋鹿陌上老翁雙淚垂共說武皇巡幸時  
王建五言云蛙鳴蒲葉下魚入稻花中又云閉門留野鹿分  
食養山雞又云妾愁貪酒甚人怪考詩嚴又云野糞谿菜滑  
山紙水苔香又云婦渠憂竹旱澆地引蘭生又云送經還野  
寺移酒入幽林六言云魚藻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日色  
豬袍相似不著紅鸞扇遮寒食行云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  
看屋少年行止隴年年無舊道車徒散行人衰草牧童驅牛

得詩話新集卷三

十

通國集

下冢頭畏有家人來灑掃遠人無墳水頭祭還引婦姑望鄉  
拜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還看隴上無新土此  
中白骨應無主北邙行云北邙山頭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  
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  
阪崎嶇不停轂高張素幘繞銘旌夜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  
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多於松  
柏樹山頭澗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  
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迴還起大宅與高臺溫泉  
宮云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宮前內裏湯各別  
每箇白玉芙蓉開朝元閣向山上起城繞青山龍煖水夜開  
金殿看星河宮女知更月明裏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青鳴

宮中樹溫泉泱泱出宮流宮使年年修玉樓禁兵去盡無射  
獵日西糜鹿登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閒教歌舞田  
家行云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復上  
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遼  
東行云年年郡縣送征人將與遼東作正墳寧爲草木鄉中  
生有身不向遼東行射虎行云自去射虎得虎歸官差射虎  
得虎避獨行以死當虎命兩人相疑終不定朝朝暮暮空手  
回山下綠苗成道徑遠立不敢汚箭鏃向死還來分虎肉惜  
留猛虎著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閒贈王樞密云三朝行坐鎮  
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著進來龍馬每教騎  
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自是姓同親向說九重

德祥詩話卷三

七

通鑑叢書

爭遣外人知贈駙馬云金埒減添栽樂地玉鞭平與賣書人  
又七言云生金有氣還尋遠仙藥成窠見即移又云薦書入  
後無消息賣盡寒衣怯出城又云草堂未辦終須置松樹難  
成亦且栽樂府至張籍王建道盡人意中事惟半山尤賞好  
有看若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極艱辛此十四字唐樂府斷  
案也本朝惟張文潛能得其遺意

盧仝寄男抱孫五言云別來三得書書道違離久書處甚艱  
殺且喜見汝手殷十七又報汝文頗新有當是汝母賢日夕  
加訓誘竹林吾最惜新笱好看守籜龍稱正冤莫教入汝口  
丁寧屬記汝汝活籜龍否兩手莫破拳一吻莫飲酒莫惱添  
丁郎淚子作面垢莫引添丁郎赫赤日裏走他日吾歸來家

人皆彈糾一百放一下打汝九十九此篇用盡俗字而不害  
其爲奇崛何嘗似近世詩人學練字哉守歲云老來經節臘  
樂事任悠悠不及兒童日都盧不解愁新蟬云泉溜潛幽咽  
琴鳴乍往還長風剪不斷還在樹枝閒邨醉云邨醉黃昏歸  
健到三五四摩挲青莓苔我驚爾不并請客云我願投黃  
泉輕舉隨君去家謝并云改邑不改井此是井卦辭井公莫  
驚怪說我成憨癡我縱有神力爭敢將公歸揚州惡百姓疑  
我卷地皮掩關銘云蛇毒毒有形藥毒毒有名人毒毒在心  
對面如弟兄美言不可聽深於千丈阮不如掩關坐幽鳥時  
一聲含曦酬玉川云長壽寺石壁盧公一首詩鯨飲海水盡  
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向人閒光照夜歎昨日云

德祥詩話卷三

七

通鑑叢書

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須臾期如此如此復如此壯心  
死盡生鬢絲秋風葉落客腸斷不辨斗酒開愁眉賢名聖行  
甚辛苦周公孔子徒自欺盧馬結交時退之必見之無一語  
及之豈未見耶新年云太歲祇遊桃李徑春風肯管歲寒枝  
與沈山人云不復服藥求神仙神仙意智或偶然自古聖賢  
放入土淮南雞犬驅上天白日上昇應不惡藥成且啜一丸  
藥暫時掩上山門路釣竿插在枯桑樹當時祇有鳥窺窺更  
亦無人得知處家童若失釣魚竿定是猿猴把將去玉川詩  
有古樸而奇怪者有質俚而高深者有僻澀而條暢者元和  
大歷間詩人多出韓門韓於諸人多出其名惟玉川常加先  
生二字退之強項非苟下人者今人但誦其日蝕及茶詩而

他作往往容易看了此公雖與世殊嗜好然以詩求之於養生概有所聞其序閨情酒興纏綿悲壯唐以來詩客酒徒不能道也其閒理到之言他人所棄者今存於篇又常州孟諫議座上問韓員外貶國子博士有感五首云忽見除書到韓君又學官死生從有命人事始知難烈火先燒玉庭蕪不養蘭山夫與刺史相對兩嘖嘖又云干祿無便佞宜知黜此身員郎猶小小國學大頻頻孤宦心肝直天王若死嗔朝廷無諫議誰是雪韓人又曰誰憐野田子海內一韓侯左道官雖樂剛腸得健不武侯反功名生地獄禮教死天囚莫言耕種好須選蒺藜秋此三詩出於山人之口豈非公議在草莽耶

將詩新集卷三

七

通國

碩鼠巢高皇子孫盡千載無人過寶玉頻發掘精靈其奈何又長信愁云邊頭何慘慘已葬霍將軍部曲皆相弔燕南代北開功勳多被黜兵馬亦紛更分遺黃頭戍唯當哭塞雲朝來曲云月昃鳴珂花連繡戶春盤龍玉臺鏡惟待畫眉人代扶風主人答云去時三十萬獨自還長安不信沙場苦君看刀箭癩雜興云握中銅匕首粉剉楚山鐵義士頻報讐殺人不曾缺答武陵田太守云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爲大梁客不負信陵恩越女云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葉將歸問夫婿顏色何如妾青樓七言云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出塞云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

度陰山采蓮曲云吳姬越豔楚王妃曾弄蓮花水溼衣來時渡口花迎入采罷江頭月送歸浣紗女云錢塘江畔是誰家江上女兒全勝花吳王在時人不出今日公然來浣紗昌齡江寧人舉進士宏詞爲汜水尉以不矜細行貶世亂歸鄉爲刺史閻正曉所殺曉不知爲誰與黃祖殺禰衡段簡殺陳子昂事相類史稱其詩句密而思清唐人琉璃堂圖以昌齡爲詩天子其尊之如此集存者三卷絕句高妙者已入詩選許渾五言云鷺巢行臥柳後飲倒垂藤又云婦嬾蠶出小姑忙題王居士雨中耕白水雲外斷青山題峽山寺云山風寒殿磬谿雨夜船鐙宿石屏邨云僧歸下嶺見人語隔谿聞題韋隱居西齋云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又五言

後詩新集卷三

十四

通國

云谿冰寒棹响巖雪夜窗明又云漁火夜移灣又七言云自翦青莎織羽衣南峰煙火是柴扉萊妻早報蒸藜熟童子遙迎種豆歸又云今夜月明何處宿九疑雲盡綠參差又云山齋留客埽黃葉野艇送僧披綠紗又云潮生水郭蒹葭响雨過山城橋柚疏又云龍歸曉洞雲猶溼窮過春山草自香又云猿來近嶺獼猴散魚下深潭翡翠閑又云青山有雪暗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又云梧楸遠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又云嵇阮沒來無酒客應劉亡後少詩人驪山云聞說先皇醉碧桃日華浮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迴雲卷珠簾劍佩高鳳駕北歸山寂寂龍旗西幸水滔滔貴妃沒後巡遊少花落宮牆見野蒿登故洛陽城云禾黍離離半野蒿昔人城

北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雅噪暮雲歸  
古洞蝶迷寒雨下空壕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歌碧桃  
凌歊臺云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  
薺合殿園無主野棠開四皓廟云避秦安漢出藍關松桂花  
陰滿舊山豈是無人有歸意白雲長在水潺潺渾字用晦仕  
至郢州刺史居京口丁卯橋古律詩三卷名丁卯集其詩如  
天孫之織巧匠之斲尤善用古事以發新意其警聯快句雜  
之元微之劉夢得集中不能辨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宋劉克莊

張祐金山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  
 兩岸聞孤山寺云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孟浩然宅云孟  
 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送人嶺南去云珠環楊氏果翠耀孔  
 家禽別甥云偶作魏舒別聊為殷浩吟靈隱師上人云貧知  
 交道薄老信釋門空題惠山寺云泉聲到池盡月色上樓多  
 普賢寺云潭黑龍應在巢空鶴未還又云中學庭前秉教郎  
 見赤心又云青雲舊李白憔悴為酒客贈內人云斜拔玉釵  
 鏡影畔剔開紅燄救飛蛾退宮人云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  
 人閒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劉屏山不  
見金錢打  
 著人之勸飲酒云燒得硫黃漫學仙未知長付酒家錢寶常  
句本此  
 不吃齊推藥卻在人閒八十年邠王小管云虢國潛行韓國  
 隨宜春深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又  
 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污顏色淡  
 掃蛾眉朝至尊張祐崔涯同時齊名同客淮南時海宇承平  
 揚州繁華為天下第一兩生以風流自命所謂十二紅樓名  
 姝角妓得其一盼聲價為重張祐詩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  
 分無賴是揚州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岡好墓田之句  
 其放浪如此然五言如斷橋荒蘚空院落花之語林和靖有  
 妙入神之褒同時杜牧亦云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  
 戶侯今祐詩存者僅四卷耳然則散落多矣涯詩未之見當  
 考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十一

通韻書

錢起海州云山城仙島出海日印堂開又云春泉洗藥暖晴  
 日度花遲又云入雲投館僻采碧過帆遲又云漢幟遠成霞  
 胡馬來如蟻又云竹壇秋月冷山殿夜鐘清又云海潮連月  
 上舟火度煙來又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不犯詩題一  
字而意在言  
 外又云求仲應難見殘陽且掩關又云秋入并州路黃榆落  
 故關孤城吹角罷數騎射鵬還幃幙遙臨水牛羊自下山征  
 人正垂淚烽火起雲閒又七言云谿雲雜雨來蒨屋山雀將  
 雛過藥闌春郊云東風好作陽和使逢草逢花報發生題焦  
 道士云絲雲不散燒丹龍白鹿時藏種玉田病鶴云獨鶴聲  
 哀羽摧折沙頭一點留殘雪驚羣各畏野人機誰肯相將霞  
 外飛不及川鳧長比翼隨波雙泛復雙歸碧海滄江深且廣  
 目盡天倪安得往雲山隔路不隔心宛頸長鳴長在想何時  
 白霧卷青天接影遮飛太液前  
 郎士元送李騎曹云河來當塞曲山遠與沙平寄源公云罷  
 磬風枝動懸燈雪屋明謁傅大士云此方今示滅何國更分  
 身贈韋司直云客來吳地星霜久家在零陵音信疏題精舍  
 寺云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江南尉問俗云避  
 地衣冠盡向南錢起與郎士元同時齊名人謂之錢郎二人  
 詩骨體弱而力量輕然警句膾炙人口者不可泯滅錢古詩  
 如病鶴篇亦有意味郎七言多新意余選絕句錢取五言十  
 一首郎取五七言各一首余記唐人雜書載士元嘗對客有  
 馬令無茶分之戲北平王一日飯客士元預馬坐閒北平醉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十二

通韻書

飽設茗供連沃數椀士元老不能禁卽席吐利交下滿座大笑今不憶出處當考

孟郊五言云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爲誰死長安早春云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又云萱草女兒花不解壯士憂又云野客雲作心高僧月爲性又云風葉亂辭木雪猿清叫山又云借車載家具具少於車又云盧仝歸洛船崔嵬但載書又云閒似獨鶴心大於高松年又云拾月鯨口邊又云天津橋下冰初結洛陽陌上行人絕榆柳蕭疏樓閣閉月明直見嵩山雪

將詩話新集卷

王

通國

身有寶刀瘢又云山尋樵逕上人到雪房遲又云寒草煙藏虎高松月照鵬又云石磬疏寒韻銅瓶結夜澌又云疏衣蕉縷細爽味茗芽新又云烏歸山有迹帆過浪無痕又云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云汲井嘗泉味聽鐘問寺名又云高頂白雲盡前山黃葉多又云白髮無心鑷青山去意多又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又云禹留疏鑿迹舜在寂寥祠又云秋月離喧見寒泉出定間又云木深猶積雪山淺未聞猿又云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又云落日恐行人又云詩隨過海船七言云古來隱者多能卜欲就先生問丙丁又云霜覆鶴身松子落月分螢影石房開唐詩人以鳥配郊又有郊寒島瘦之評余謂不然郊集中忽作老蒼若硬語禪家所謂

一句撞倒牆者退之颯強亦推讓之島尤敬畏有自來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之句以買配孟是師與弟子並行也賈五言有晚唐詩人不敢道

姚合五言云水氣詩書輒風煙筆硯濃又云尋山屐費齒書石筆無鋒又云夜後嘯戶外瀑水落廚中又云映竹窺猿劇尋雲采鶴情又云愛異嫌山淺尋幽喜逕生又云顛悴王居士顛狂不稱時棄嫌官似夢珍重酒如師無竹栽蘆看思山疊石爲靜窗留客話古寺覓僧基惟應尋阮籍心事遠相知又云研露題詩潔消冰煮茗香又云野客嫌知印家人笑買琴又云寫方多識藥失譜廢彈琴又云酒熟聽琴酌詩成削樹題又云古廳眠易醒老吏語多虛又云教僕認書籤又云

將詩話新集卷

四

通國

畫壁半陳隋送邵州使君云驛路算程多是水州圖官地少于山惜別云似把剪刀裁別恨兩人分得一般愁寄白傅云詩中得意應千首海內閒官祇一人亡友趙紫芝選姚合賈島詩爲二妙集其詩語往往有與姚島相犯者按賈大雕鏤姚差律熟去韋柳尙爭等級  
溫飛卿五言云雞聲店月人跡板橋霜又云果落見猿過葉乾聞鹿行又云牧羊燒外鳴林果雨中拾又云拾萍萍無根采蓮蓮有子不作浮萍根寧爲藕花死俠客行云欲出鴻都門陰雲蔽城闕寶劍黯如水微紅濕餘血白馬夜頻驚三更灞陵雪七言云檣籬茆舍近樵家麥隴青青一徑斜寂寞游人寒食後夜來風雨送梨花又云宜男慢作後庭草不似

櫻桃結子紅又云悠悠楚水流如馬恨紫愁紅滿平野野土  
千年怨不平至今燒作鴛鴦瓦又云擣麝成塵香不滅拘蓮  
作寸絲難絕金陵云花庭忽作青蕪國謝公墅歌云朱雀航  
南繞香陌謝郎東墅連春碧鳩眠高柳日方融綺榭飄飄紫  
庭客文楸方罨花參差心陣未成星滿池四座無喧梧竹靜  
金蟬玉柄俱持頤對局含顰見千里都城已得長蛇尾江南  
王氣繫疏襟未許符堅過淮水蔡中郎云古墳零落野花香  
聞說中郎有後身今日愛才非昔日莫拋心力作詞人過陳  
琳墓云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蓬過此墳詞客有靈應識  
我霸才無主亦憐君石麟埋沒藏春草銅雀荒涼對暮雲莫  
怪臨風倍惆悵欲將弓劍學從軍祕書省有賀監草題詩云

蘇詩集卷五

五

蘇詩集卷五

越谿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鴻鵠葦花隨釣艇蛤蚧  
菰菜夢橫塘出籠鸞鶴歸遼海落筆龍蛇滿壞牆李白死來  
無醉客可憐神采弔殘陽

李義山西掖玩月五言云露索秦宮井風絃漢殿箏歸墅云  
渠濁村舂急旗高社酒香蟬云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煩  
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寄飛卿云何因攜庾信同去哭徐陵  
陳後宮云茂苑城如畫閭門瓦欲流還依水光殿更起月華  
樓侵夜鸞開鏡迎冬雉獻裘從臣皆半醉天子正無愁楚宮  
云歌成猶未唱秦火入夷陵公子云歸應衝鼓半去不待笙  
調金谿作云戰蒲知雁啜皺月覺魚來越燕云去應逢阿母  
來莫害皇孫無題云錦長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詠月云嬌娥

無粉黛祇是遲嬋娟壽安公主出降云事等和強虜恩殊睦  
本支四郊多壘在此禮恐無時公主嫁田承嗣之子承嗣握  
兵而驕詩意歎唐朝之姑息與嫁冒頓烏孫無異末句言諸  
節鎮皆有子皆欲尙主何以待之昭肅挽詩云海迷求藥使  
雪隔獻桃人哭劉蕡云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弘裴明府居  
云試墨書新竹張琴和古松陳後宮云清蓮參法駕沙鳥犯  
鉤陳鄭大有隱居云石梁高鴻月樵路細侵雲題李暮壁云  
舊箏思元賦新編雜擬詩撰彭陽公誌云敢伐不加點猶當  
無媿詞詠懷寄舊僚云僕御嫌夫懦孩童笑叔癡少男方嗜  
粟幼女漫憂葵聖女祠七言云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  
不滿旗潭州云陶公戰艦買傳承塵平淮西碑云點窺

蘇詩集卷五

五

蘇詩集卷五

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  
人肝脾寄令狐學士云賡歌太液翻黃鶴從獵陳倉獲碧雞  
杜工部蜀州離席云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酒駐殿前軍  
宮云已聞佩響知腰細更辨絃聲覺指纖無題云肩裁月魄  
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并絡云堪歎故君成杜宇可能先  
主是真龍北齊云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寄令  
狐郎中云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李家園云惟  
有夢中相近分臥來無睡欲如何嫦娥云嫦娥應悔偷靈藥  
碧海青天夜夜心隋宮云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  
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  
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唱後庭花詩筆

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七夕云  
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馬鬼云此日六軍同駐馬當年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九  
日云曾共山公把酒時霜天白菊滿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  
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首藉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  
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錦瑟云莊生曉夢迷蝴蝶望  
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相傳瑟  
有適怨清和四音於此二聯見之或云令狐楚家青衣名也  
河中云九廟無塵八馬回奉天城壘長春苔咸陽原上英雄  
骨半向君家養馬來無題云春風自共何人笑枉破陽城十

後詩話新集卷四

七

通鑑

萬家絕句云臨叩不見馬相如更欲南行問酒壚行到巴西  
覓譙秀巴西惟是有寒蕪宮妓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  
殿鬪腰枝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夕陽樓云花  
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  
世自悠悠吳宮云龍檻沈沈水殿清禁門深掩斷人聲吳王  
寔罷滿宮醉日暮水漂花出城鈞天云上帝鈞天會眾靈昔  
人因夢到青冥伶倫吹裂孤生竹卻為知音不得聽温庭筠  
與商隱同時齊名時號温李二人記覽精博才思橫逸其監  
麗者類徐庾其切近者類姚賈義山之作尤煅煉精粹探幽  
索微不可草草看過世傳飛卿傲婦翁亦可見其不羈  
鄭谷五言云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又云鸞梳鏡潔淨中

酒病風流又云染岸蒼苔古剋沙白鳥鳴又云潮來無別浦  
木落見他山夕陽云長天急遠鴻潯陽縣廳云野泉當案落  
汀鷺入荷飛又云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  
橋穿野花確喧春湖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邨酒可  
賒七言云愛僧不愛紫衣僧又云酒醒蘇砌花陰轉病起漁  
舟鷺迹多又云夜深雨絕松堂靜一點山螢照寂寥又雪云  
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高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  
披得一蓑歸秋扇云汗流浹背曾施手氣爽中宵便負心七  
祖院小山云峨嵋咫尺無人去卻向僧窗看假山海棠云穠  
麗最宜新著雨嬌嬌全在欲開時鷓鴣云雨昏青草湖邊過  
花落黃陵廟裏嗁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才唱翠眉低讀李

後詩話新集卷四

八

通鑑

白集云何處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  
首留著人閒伴月明燕云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掠杏  
梁閒几硯中窺水淺落花遲裏得泥香千言萬語無人會又  
逐流鶯過短牆谷集名雲臺編有詩三百首五七言多警聯  
今錄其尤者於編谷詩自好然集中所作若步趨辭能者讀  
能集云李白欺前輩陶潛仰後塵太白視谷斐然小子淵明  
人物高勝何至仰能輩後塵然余所錄以意義為主不可以  
人廢言  
辭能春日寓懷七言云青春背我重重去白髮欺人故故生  
獻僕射云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楊柳云隋家  
力盡虛裁得無限春風屬聖朝問題云舊將已成三僕射老

身猶是六尚書漢南春望云幾處松筠燒後死誰家桃李亂  
中開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老人云清瘦形容  
八十餘匏懸籬落似村居勸師莫羨人間有幸是元無免破  
除能詩十卷僅數百首絕句佳者已入選其未入選者姑摘  
出一聯或一二句又答寄茶七言云羸官乞與真拋卻賴有  
詩情今得嘗此一聯不在集中殊不可曉鄭谷師若人詩安  
得高出其上

秦系五言云埽地青牛臥栽松白鶴栖又云漚苧成魚網剗  
椰作酒卮又云上簾疑晚景臥簟覺新秋又云謝安無箇事  
忽起爲蒼生李尊師山居云洗藥每臨新瀑水步虛時上最  
高峰系詩僅百餘首而清趣翛然自天寶至正元先隱剡川

後徒南安九日山又客丹陽壽八十餘歲不應賦詠寂寥簡

短如此必有遺軼者世傳系晚與妻化離當時送妻歸丹陽

耳韋蘇州與系詩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須翠碧棄牆頭莫道  
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韋公五言獨步一世而憐才  
下士如此辭能輩才道一聯半句便妄自尊大矣

方干五言云落葉憑風埽香粳倩水春贈喻島云才吟五字  
句又白幾莖髭又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又云坐月何  
曾夜聽松不似秋又云獵者聞疏磬知師入定回又云樹影  
搜涼臥苔光破碧行又云疏磬白雲寺孤砧紅葉村寄清越  
上人云窗接停猿樹巖飛浴鶴泉鄉叟云青山前代業老樹  
此身移七言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哭喻島

云撰碑縱託登龍伴營奠應支賞鶴錢崔明府云壓酒曬  
香猶檢點修琴取藥似支關與鑿休上人云山夜獵徒多信  
火雨天村舍未催蠶送王霖赴舉云北關上書衝雪早西陵  
中酒趁潮遲寄陳端公云雲島采茶常失路雪龕中酒不關  
扉送永王令云浮客若容開荻地釣翁應免稅苔田廢宅云  
樵叟和巢伐桃李牧童兼草蹋蘭蓀東陽道中云醉醒已在  
他人界猶憶東陽昨夜鐘過姚監故居云不敢要君徵亦起  
致君全得似唐虞謔言昨歎離天聽新家今聞入縣圖琴鎖  
壞窗風自觸鶴歸喬木夜難呼學書弟子何人在檢點猶逢  
諫草無哭陳陶云  
巢父  
客兒千字雄飛新定  
人貌寢免缺始見姚合合卑之及覽其詩駭目變容賓客館

之登山臨水必與馬會稽太守王龜以其亢直宜在諫署薦

之會王薨事寢卒光啟文德閒臨終語其子曰吾詩人自知

之誌吾墓者紀其歲月而已其詩高處在晚唐諸公之上  
韓偓火蛾云陽光不照臨積陰生此類非無惜死心奈有賊  
明意幽窗云手香江橘嫩齒頓越梅酸又云和裙穿玉鏡隔  
袖把金鞭又強語戲同伴圖郎聞笑聲召對歸本院云坐久  
忽疑槎犯斗歸來兼恐海生桑如今冷笑東方朔惟用諫請  
事漢皇錫宴云不敢通符離禁直晚來殘醉入銀臺苑中云  
外使調鷹初得按中宮過馬不教嘶笙歌錦繡雲霄裏獨許  
詞臣醉似泥湖南少舍桃有感云苦筍愁難同象七酪漿無  
復瑩蟬珠每歲初進先賜學士欲明云山僧互乞新詩去酒保頻徵舊

債來贈隱逸云蜂彈窗紙塵侵硯鳥鬪庭花露滴琴寄隱者  
云長松夜落釵千股小港春添水半腰失鶴云幾時翔集來  
華表每日沈吟看畫屏安貧云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留  
將虎須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八月六  
日云御衣空惜侍中血國璽幾危皇后身倚醉云分明窗下  
聞裁翦敲偏闌干喚不應醉著云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  
來雪滿船寄道侶云夜來雪壓前村竹賸見谿南幾尺山暮  
春云四時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惟少年亂後野塘云世亂  
他鄉見落梅野塘晴夜獨徘徊船衝水鳥飛還住袖拂楊花  
去卻來季重舊游多喪逝子山新賦極悲哀眼看朝市成陵  
谷始信昆明是劫灰翠碧鳥云天長水遠網羅稀保得重重

蘇詩話

十一

通鑑

翠碧衣挾彈少年多害物勸君莫近五陵飛梨花云曾愁香  
結破顏遲今見妖紅委地時天若有情爭不哭夜來風雨葬  
西施美成詞云葬楚宮傾國本此髻云髻根鬆慢玉釵垂指點花枝又過  
時坐久暗生惆悵事因人句卻淚臙脂韓偓與吳融同為詞  
臣僱忠於唐為朱三面斥貶責不悔如將虎鬚之句未嘗傳  
誦似為香奩所掩及朱三篡弒僱羈旅於閩時王氏割據詩  
文祇稱唐朝官職與淵明稱晉甲子異世同符余讀其集而  
壯其志錄其警聯於編內三數篇自述其玉堂遭遇唐季非  
復承平舊觀而待詞臣之禮猶然存之以補金鑿記之闕  
吳融和韓學士秋夕禁直偶雪云硯冰憂詔心燈盡情更殘  
重陽日荆州云舊國莫歸戎馬亂故人何在塞鴻來丹陽云

山帶梁朝陵路斷水連劉尹宅基平岐下問于規云但有花  
知曉血處更無後替斷腸哀還俗尼云三峽卻為行雨客九  
天曾是散花人兵後經汴云金鏃有苔人拾得蘆花無土鳥  
銜將過九成宮云魏公碑字封蒼蘆文帝泉聲落野田碑乃  
率更書宋玉宅云已懷湘浦招魂事更憶高唐說夢時  
公有別碑乎公杏云獨照影時臨水畔最含情處出牆頭裴公洛居云門前  
立使修書嬾花下留賓壓酒忙過鄧城縣云未知堯桀誰非  
是可使彭殤有短長楊花云百花長恨風吹落惟有楊花獨  
愛風潮云暮去朝來無定期桑田長被此聲移蓬萊若採人  
閒事一度還應兩度知山僧云石白山頭一老僧朝無香積  
夜無鐙近嫌俗客知蹤跡疑向中方斷石層廢宅云風飄碧

蘇詩話

十一

通鑑

瓦雨摧垣卻有鄰人為鎖門幾樹好花空白晝滿庭芳草易  
黃昏放魚池洞蛙爭聚棲燕梁空雀自喧不獨淒涼眼前事  
咸陽一火便成原題湖城西槐樹云零落欹斜北路中盛時  
曾識太平風曉迷鶴駕歸春苑暮送鸞旂指洛宮一自煙塵  
生薊北更無消息幸關東而今祇有孤根在鳥啄蟲穿沒亂  
蓬吳子華詩五言合作絕少七言佳者不減致光致光以忤  
朱三貶竄子華詩有南遷七絕未知所坐何罪豈坐致光之  
黨耶  
羅隱題方干詩云九霄無鶴板雙鬢老漁舟懷孟夷庚云中  
原正兵馬相見在何時菊云千歲白衣酒一生青女霜臺城  
云兵來吾有計金井玉柁闌除夜云厭寒思暖律畏老情更

殘兒童不諳事歌吹待天明寄顧紹宗云青山無路入白髮  
滿頭生鶯聲云金屋夢初覺玉關人未歸牡丹云若教解語  
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黃河云解通銀漢應須曲才出崑  
崙便不清又云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見太平游禪智  
寺云思量祇台騰騰醉煮海平陳一夢中江令宅云還有往  
年金鰲井牧童樵叟等閒窺籌筆驛云時來天地皆同力運  
去英雄不自由建康云庾舅已能窺帝室王郎還是預人家  
又云欲起九原看一徧秦淮聲急日西斜寄夏州胡常侍云  
仍聞隴蜀猶多事深喜將軍未白頭魏令公附卷有回云馬  
上固慚銷髀肉幄中猶羨愈頭風送梅處士云亂離且喜身  
俱在存沒那堪耳更聞題張逸人所居云芳樹文君機上錦

魏晉書

卷

通鑑書

遠山孫壽鏡中眉詠史云徐陵筆硯珊瑚架趙勝寶朋玳瑁  
簪中元夜泊淮口云錦帆天子狂魂魄應過揚州看月明寄  
寶常侍云噴香瑞獸金三尺舞雪佳人玉一團早發云酷憐  
一覺平明睡長被雞聲惡破除鄴城云英雄亦到分香處能  
共常人校幾多西施云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故都云至竟不如隋煬帝破家猶得到揚州嚴陵灘云世祖  
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釣臺高范公雲臺不及釣詠月云蟾  
向靜中矜爪距兔佯明處弄精神嫦娥老大應惆悵倚泣蒼  
蒼桂一輪關亭春望云越信功夫高似狗裴王氣力大於牛  
未知至竟將何用渭水涇川一向流題潤州妙善寺石羊云  
孫權劉備嘗會於此紫髯蒼蓋此沈吟狼石猶存事可尋漢鼎未分聊

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始皇陵云荒原無草樹無枝嬾向行  
人問昔時六國英雄漫多事到頭徐福是男兒鸚鵡云莫恨  
雕籠翠羽殘江南城暖隴西寒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  
出轉難曲江云別愁如瘧避還來隱字昭諫新城人唐季有  
詩名膾炙人口有江東集十卷其詩自光啟以後廣明以前  
海內亂離乘輿播遷艱難險阻之事多見之賦詠時魏府節  
度使王智興學隱為詩自號詩卷為偷江東集

劉又自問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接汝顛酒腸寬似海詩膽大  
如天入蜀云峽色侵天去江聲滾地來逢盧仝云上樓腰脚  
健懷土眼睛穿勸姚合酒云何曾見天上著得劉安宅答孟  
東野云寒酸孟夫子苦愛老義詩生羅有百篇謂是瓊瑤辭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詩

通鑑書

嘲荆卿云白虹千里氣血頸一劍義報恩不到頭徒作輕生  
士姚秀才愛余小劍因贈云一條古時水向我手心流臨行  
應贈君勿薄細碎讐又少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曾救出折  
節讀書能詩聞韓愈接天下士徒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  
出盧仝孟郊右後以爭論語不能下對賓客持愈金數斤去  
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  
知所終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後村詩話新集卷五

宋劉克莊

韓愈古賦云一邑之水可走而遶天下湯湯曷其而歸五言云晴雲如擘絮新月似磨鎌和席八十二韻云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秋懷云犀首空好飲廉頗尚能飯又云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又云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哭楊兵曹款陸欽州參云人皆期七十才半豈蹉跎數出知已淚自然白髮多晨興爲誰慟還坐久滂沱論文與晤對已矣兩如何送石處士云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尤恃豈惟彼相愛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岐山下云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皇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隨

後村詩話新集卷五

通國書

祥風窈窕相飄揚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祥自從姬旦死千載閱其光吾君亦勤理遲爾一來翔路旁埃云堆堆路旁埃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干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雜詩云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昨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從仕云閒居食不足從爭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怕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棄置人閒世古來非獨今醉贈張祕書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羣又云長安富兒盤饌羅羅葷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贈惠師云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韓公稱士友雖李翱籍湜不過三數

後村詩話新集卷五

通國書

篇或發于記序書尺惟與僧詩多四十餘韻或三四十韻其間多諛浪笑傲之詞而縑流不悟往往欲附名集中以爲榮寵可發千載一笑薦士云有窮者孟郊受才實雄鷲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安帖力排異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寵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郛幸富擇珉玉寧有棄珪瑁此篇四十韻錄十韻于此孟東野失子云失子將何尤吾將上九天汝實主下人子奪一何偏彼于汝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愆生死旬日閒上呼無所聞滴地淚到泉地示爲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問天主下人厚薄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離嚙星辰踏而顛吾不汝之罪知非汝由緣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懸鴟鴞啄母腦母死子始蕃蝮蛇生子時折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鴟鴞蝮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歎上聖不待教賢問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首受即日以命還地示謂大靈汝往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闖然入其戶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天收悲以歡欣此篇甚奇古非樊宗師虛全輩所能道寄崔立之云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雁四座各低而不敢捩眼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散佳句喧眾



口考官敢取疵老婦願嫁汝約不論財資老翁不量分累月  
笄其兒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寄崔立之五十餘韻其述  
崔丞場屋才敏舉人之所誦誦押寬韻易押險韻難寬韻雖  
累至百有甚工緻孟生云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騎驢到  
京國欲致薰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沈沈一門百夫守無  
籍不可尋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願我多慷慨窮檐時見  
臨清宵靜相對髮白苦吟吟答孟郊云朝餐動及午夜諷恆  
至卯齒落云語訛默固好嚼廢輟還美余晚喪明歐陽公權  
祕書勸余閉目勿視援此二句頗有意味病中贈張十八云  
夜闌縱捩闔多口疏眉麗勢伴高陽翁坐約齊橫降答龍吏  
篇不以風土之惡弱鰥魚之暴橫爲憂而一篇三致意負罪

後村詩集卷五

通圖

引慝于身而無一語歸怨于上惟韓杜二公爲然雙鳥詩舊  
注爲佛老二氏作內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若將火其  
書廬其居人其人矣然未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二氏  
之陷溺人心深矣猛虎行云猛虎誰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  
深谷閒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麋擇肉于熊羆  
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  
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  
鳴關四旁出逐猴入居烏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  
惡中途正悲嘯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  
前所爲虎兒無助死况知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  
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韓杜二公有至百韻者但韓喜押

窄韻杜喜押寬韻以余觀之窄韻尤難如又魚許押三蕭字  
十八韻語多警策精衛銜石填海云何慙刺客傳不著報雠  
名李員外寄紙筆云兔尖鍼莫並爾淨雪難如晚泊江口云  
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順宗皇帝挽詞云鳳飛終不返劍  
化會相從送鄭尙書赴南海云蓋海旗幟出連天觀閣開衙  
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風靜鷓鴣去官廉蚌蛤回退之五言  
云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然石鼓歌云陋儒編詩不收入  
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義娥秀才  
家無頭惱如此贈侯喜云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  
疑舉竿引綫忽有得一寸才分鱗與鬚君欲釣魚須遠去大  
魚豈肯居沮洳記夢詩注家以爲公左遷右庶子作時李逢

後村詩集卷五

通圖

吉當國公有和侯喜筍詩二十八韻用事託意信如注家所  
言贈崔羣云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疑記夢云夜  
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  
度橫山腹側身上視谿谷盲杖撞玉版聲彭觥神官見我開  
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我以指  
撮白玉丹行且咀嚙行詰盤口前截斷第二句綽慮顧我顏  
不歡乃知先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閒  
安能從汝巢神山公南遷因論佛骨忤憲宗意然丞相度及  
貴戚皆論救此詩所謂我能屈曲自世閒安能從汝巢神山  
可見宗閔怙權植黨公岨強不屈意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  
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滇王埽宮邀使者跪進再拜語

呷繩橋挂過免傾墮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  
臣聚觀逐旌麾共傳真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義  
和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白題署不以珍怪誇  
荒夷歸來持贈同舍子浮公照手欲抱疑空堂晝眠倚牖戶  
飛電著壁搜蛟螭玉川子月蝕詩一千六百七十一字韓公  
病其繁省去千餘字然題爲效玉川子作退之豈效體者謙  
詞也醉留東野云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  
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  
鍾韓子稍姦黠自慚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  
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藍關示湘云一封朝

後唐書

五

通鑑

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朝除弊政豈將衰老惜  
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邊余嘗謂選古今詩先正推韓歐曾范大儒  
惟周程張邵及近世朱張呂葉不可以詩論然諸老先生之  
集具存或未嘗深考而細味之或畏其名盛而不敢輕下注  
脚自唐以來李杜之後便到韓柳韓詩沈著痛快可以配杜  
但以氣爲之直截者多尙永者少白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  
竟不痊按退之作李千墓誌力詆其服餌金丹之謬其卒北  
歸之役嘗以病滿百日求免官張籍祭詩具言其病有孺人  
侍藥湯之句初無服硫黃之說世傳公臨終呼諸僧語之曰  
汝詳視吾手足無出外証人云韓愈病癩死公達生如此安

肯服剛劑求活微之鍊秋石之說亦未詳所出

柳宗元五言云豈知千仞墜止爲一毫差又云引泉開故竇  
護藥插新筓又云海俗衣猶卉山夷髻不鬢又云危根一以  
振齊斧來相尋又靈壽木不知爲何物以柳詩考之云柔條  
乍反植勁樹常對生循玩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剪伐  
持用資徒行詠荆軻云千金奉短計七首荆卿趨造端何其  
銳臨事竟趨起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驅夷城芟七族臺觀  
皆焚汚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  
奈何效曹子實爲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微無且詠荆軻  
者多矣此篇勇且愚之評與淵明惜哉劍術疏之語同一意  
脈陶柳詩率含蓄不盡韋使君黃谿祈雨見召云驕陽愆歲

後唐書

六

通鑑

事良牧念苗裔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猶窮樵客路遙駐  
野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疏焚香秋霧溼奠玉曉光初  
肝蠶巫言報精誠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俟罪非  
眞吏翻新奉簡書晨詣超師院讀禪經云道人庭宇靜苔色  
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贈江華長老云空室無侍  
者巾屨惟挂壁又云風窗疏竹響露井寒松滴道旁孤松往  
來所以爲明好事者編竹成圍感而賦詩云孤松亭翠蓋託  
根臨廣路不以儉自妨遂爲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  
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山家云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  
夕庭除秋蟲吟疏麻方新綠  
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

車殺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扑恣狠精努力慎經營肌膚真  
可惜又云古道繞蒺藜築回古城曲蓼花破隄岸陂水寒更  
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疏霜重粟熟行人  
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巡原陸掩役夫張進  
骸云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爲  
役孰賤辱爲貴非神奇一朝曠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勤早  
歷到秣不告疲既死結鞶領葬之東山基奈何值崩湍蕩析  
臨路垂饒然暴百體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子陔之漕然悲  
虎貓獲迎祭犬馬有蓋惟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爲舂鍤載  
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茲  
馬識其時及物非吾輩聊且顧爾私又南澗云秋氣集南澗

後村詩話新集卷五

七 趙開書

獨游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使至若有得稍深遂  
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逝懷人淚空垂孤  
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止自知誰爲後來  
者當與此心期又簡吳武陵云理世固輕士棄捐湘之涓陽  
光竟四溟敲石安所施鍛羽集枯條低昂互鳴悲翔雲吐風  
寒寂歷窮秋時君子向容與小人守競危慘悽日相視離憂  
坐自滋尊酒聊可酌放歌諒徒爲惜無協律者窈眇絃吾詩  
七言云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又漁翁夜傍西  
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  
嶺南江行云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  
添象迹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颺母偏驚旅客

船從此變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柳州峒民云郡城南  
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  
墟人鵝毛禦臘縫山厨雞骨占年拜水神哭呂衡州云衡岳  
新摧天桂峰士林憔悴泣相逢止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  
上景鐘三畝空留懸磬室九原猶寄若堂封遙想荊州人物  
論幾回中夜惜元龍跋烏詞云城上日出羣鳥飛鷓鴣爭赴  
朝陽枝刷毛神翌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爲無乃慕高近白  
日三足妬爾令爾疾無乃飢號走路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翅  
肖獨足下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  
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踴身失勢不得高枝離無恥猶  
自免努力低飛逃後患韓柳齊名然柳乃本色詩人自淵明

後村詩話新集卷五

八 趙開書

沒雅道幾熄當一世競作唐詩之時獨爲古體以矯之未嘗  
學陶和陶集中五言凡十數篇雜之陶集有未易辨者其幽  
微者可玩而味其感慨者可悲而泣也其七言五十六字尤  
工五七言絕句已別選退之作羅池廟碑云侯嘗與部曲歐  
陽翼等曰明年吾死死而爲神後三年降于州之後堂歐陽  
翼等見而拜之又云生能澤其民死能禍福驚動之又云過  
客李儀醉酒慢侮扶出卽死恐非不語神怪之義王初寮詩  
云子厚文章百世師尋常檣首望羅池雷霆不碎韓詩板醉  
侮何心怒李儀若爲子厚分疏者

劉禹錫八陣圖云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寄嚴司空云歡  
謠開竹樓拜舞擲桑弓早發云寒樹鳥初動霜橋人未行早

秋集賢院云蕙草香書殿槐花點御溝又云問卜安其數看  
 方理病源送客云神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和微之云樞斲  
 無價馬庭發有名花又云昨宵鳳池客今日雀羅門又云興  
 情逢酒在筋力上樓知又云遊魚將婢從野雉見媒驚又云  
 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詠史云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  
 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初至長安云每行經舊處卻想似  
 前身不改南山色其餘事事新田歌云計吏語田夫長安真  
 大處省門高孰我儂入無度數昨來補衛士惟用竹筒布君  
 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羅浮云夜宿最高峰瞻空浩無鄰海  
 黑天宇曠星辰來過人是時當朏魄陰物恣騰振日光吐鯨  
 背劍影開龍鱗倏若萬馬馳旌旗聳滄淪又如廣樂奏金石

後晉書卷五

九

通國讀書

馬將虜騎不敢追貴臣上戰功名姓隨意移終歲肌骨苦他  
 人印纍繫謁者既清宮諸侯各罷戲上將賜北第門戟不可  
 窺背血下沾襟天高問無期卻尋故鄉曲孤影空相隨遊桃  
 源云姮女飛丹砂青童護金液寶氣浮鼎耳神光生劍脊七  
 言春望云田中牧豎燒芻狗陌上行人看石麟澧州云梅蕊  
 覆階鈴閣暖雪峰當戶戟枝寒水亭避暑云琥珀杯烘疑漏  
 酒水精簾瑩更通風碁云雁行布陣眾未曉虎穴得子人皆  
 驚送僧云暖狖窺齋林葉動蛟龍聞呪浪花低寄令狐相公  
 云少有一身兼將相更能四面占文章與歌者米嘉榮云近  
 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江陵道中云行到南朝征  
 戰地古來名將盡為神又云旣表君長迎風懼錦領酋豪躡  
 雪行又云離別苦多相見少一生心事在書題又云隔簾惟  
 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又云階蟻相逢如偶語園蜂急  
 去恐違程荆門道上懷古云南國山川舊帝畿宋臺梁館尚  
 依稀馬嘶古樹行人歇麥秀空城澤雉飛風吹落葉填宮井  
 火入荒原化寶衣徒使詞臣庾開府咸陽終日苦思歸平齊  
 行云開元皇帝東封時百神受職爭奔馳千鈞猛虜順流下  
 洪波涵淡浮熊羆侍臣宴公秉文筆玉檢告天無媿詞當今  
 散孫承聖祖岳神望幸河宗舞青門大道屬車塵共待蕙蕤  
 翠華舉牆陰歌云白日左右浮天漢朝暉影入東西牆音為  
 兒童在陰戲當時意小覺日長東隣侯家吹笙簫隨陰促促  
 移象牀西鄰田舍乏糟糠就影汲汲春黃梁因思九州四海

後晉書卷五

通國讀書

外家家只占牆陰內莫言牆陰數尺閒老卻主人如等閒西  
塞山云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嶺沈江  
底一片降幡出石頭夢得德宗朝已為郎官御史坐任文黨  
久斥于外晚與樂天皆為午橋賓客累官至侍從然八十餘  
矣既死微之有五言云併失鴛鴦侶空餘麋鹿身只應嵩少  
下長作獨遊人

杜牧五言云韓彭不再生英雄皆為鬼又云少陵鯨海動翰  
苑鶴天寒又云大熱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又云微雨池塘見  
好風襟袖知又云圓疑竊龍顏色又奪雞窗又云青漢龍髯  
絕蒼山馬鬣悲又云微雨秋栽竹孤燈夜讀書又云蓬蒿一  
畝居寬于一天下又云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又云誰知

病太守猶得作茶仙又云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二三里  
遺堵八九所高北又云偃蹇松公老森嚴竹陣齊小蓮娃欲  
語幽筍稚相攜杜秋娘云京江水清滑女手白如脂其閒杜  
秋者不勞朱粉施老瀛即山鑄後庭千娥眉扶持玉笋醉與  
唱金縷衣溥既白首畔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瀟岸綠楊  
垂聯裾見天子倩盼獨依依椒壁戀錦幕鏡奩盤蛟螭伍餐  
認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  
閒捻紫簫吹葦苔夾城路南苑雁初飛紅粉羽林伏獨賜辟  
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飫不能飽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  
陰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祿得皇子壯髮綠纒綾畫堂授傅  
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祿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惟

弄啞伊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雩奇斬斬整冠佩侍宴坐瑤池  
眉宇微圖畫神香射朝暉一尺銅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  
土削秋放故鄉歸舫被拂斗極回首向遲遲四朝三十載似  
夢復相疑過關識故吏吏髮已如絲卻喚吳江渡舟人那得  
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霏霏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裁衣  
一匹素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為吁歎自古皆一貫  
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逐  
鴟夷織室魏豹俘作為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  
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蕭后去揚  
州突厥為闕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翁  
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國逐客令柄歸丞相斯

安知魏齊首見斷箚中屍給喪屨張葦廟廊冠我危珥貂七  
葉貴何防戎虜支蘇武卻生還鄧通終死飢主張既難測翻  
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為而促足何為而  
馳耳何為而聽目何為而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維因饋  
一尊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蕭后為闕氏  
按唐書蕭后因破沒于寶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招之建  
德不敢留遂入于虜庭貞觀四年太宗滅突厥以禮迎后至  
京師入虜庭則為闕氏必矣奇小姪阿宜云小姪名阿宜未  
得三尺長頭圓筋骨緊兩臉明且光去年學官人竹馬繞四  
廊指揮羣兒輩意氣何堅剛去歲冬三日拜我立我旁祝爾  
願爾貴仍日壽命長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陽憶爾不可見

祝爾傾一觴陽德化君子初生至微茫排陰出九城萬物隨  
開張一似小兒學日就復月將殷勤不自己二十能文章我  
家公相家劍佩常丁當府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  
物萬卷書滿牀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  
五紀強可與爾再讀助爾爲賢良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  
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  
君子與古爭強梁願爾一祝後讀書日月忙一日讀十紙一  
月讀一箱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  
羊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我若自潦倒看汝爭翱翔少年  
行云官爲駿馬監職帥羽林兒兩綬藏不見落花何處期獵  
敲白玉鐙怒袖紫金槌田實長留醉蘇辛曲讓岐豪持出塞

後村詩話卷五

主

節笑別遠山眉捷報雲臺駕公卿拜壽厄七言云南朝四百  
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又云蕭條市邑如魚尾歲晚干戈  
識虎皮又云四海一家無一事將軍攜鏡泣霜毛又云九原  
可作吾誰與師友瑯琊那曼容又云秋山春雨閒吟處倚徧  
江南寺寺樓又云韓筆杜詩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爬又云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自說江湖不歸事  
阻風中酒過年年又云公道世閒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斑竹簟云分明知是湘妃泣何忍將身臥淚痕又云無端有  
寄閒消息背插金釵笑向人宮人家云少年入內教歌舞不  
識君王到死時別家云初歲嬌兒未識爺別爺不拜手吒叉  
拊頭一別三千里何日迎門卻到家贈射獵云已落雙鵬血

後村詩話卷五

甫

向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  
河湟云元載相公曾借劄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就東  
市忽遺弓劍不西巡牧羊驅馬雖戎服白髮丹心盡漢臣惟  
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閒人絕句云玉子文楸一路饒  
最宜檐雨竹蕭蕭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于局上銷故洛  
城云錮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千燒萬劫坤靈死  
慘慘終年鳥雀悲九日齊山登高云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  
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  
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沾  
衣橫江館云孫家兄弟晉龍驤馳騁功名業帝王至竟江山  
誰是主苔磯空屬釣魚郎又云鏡中絲髮悲來易衣上塵痕

拂卻難惆悵江湖釣竿手卻遮西日向長安牧之門戶貴盛  
文章獨步一時其機鋒湊拍如德山棒臨濟喝少時不羈有  
書記平安之謗晚年刺湖州猶有綠葉成陰子滿枝之恨若  
未忘情于色界者晚節自誌其墓與臺卿自誌淵明自挽何  
異非世之畏死但化者所可及也頃見考亭嘗以行草書齊  
山九日之章乃知文公亦愛其才

後村詩話新集卷五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宋劉克莊

白居易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清明云留觴和  
冷粥出火煮新茶扇云引秋生手裏藏月入懷中太湖石云  
峰駢仙掌出罅劍門開又云常恐國史上但記鳳與麟又  
云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又云所恨薄命身嫁遲別日迫  
又云爲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又云我無縮地術君非御風  
仙又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讀靈運詩云大必籠天海  
細不遺草樹又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爲天又云戀月夜同  
宿愛山晴共看江州云野水多于地人煙半在船又云老色  
日上面懽悰時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云欲識來  
往頻青蕪成白路又云笑勸新醅酒閒詠短李詩又云犬吠  
村胥鬧蟬鳴織婦忙又云成人男作卯事鬼女爲巫又云東  
徵漁戶稅人納火田租又云醉曾衝宰相驕不揖金吾又云  
散吏閒如客貧州冷似村又云憂方知酒聖貧始覺錢神又  
云雞鳴一覺睡不博早朝人又云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又云性靈閒似鶴顏狀古于松又云若不爲松喬即須作阜  
蘂又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又云病聞和藥氣渴聽碾  
茶聲又云小巢織巧婦新葉長慈姑又云玉柄鶴翎扇銀鬃  
雲母漿又云秋風滿衫淚泉下故人多又云佛容爲弟子天  
許作閒人又云鬪閒僧尙鬪較瘦鶴爲肥又云不能留姪女  
曾免作衰翁又云婢能尋本草犬不吠階人又云同時六學  
士五相一漁翁又云園葵烹佐飯林葉掃添薪又云有一燕

宋劉克莊

一

宋劉克莊

宋劉克莊

二

宋劉克莊

趙士言貌甚奇瑰日日酒家去脫衣典數杯問君何落拓云  
僕生草萊地寒命且薄君門乏良媒亦有同門生先升青雲  
梯貴賤交道絕朱門叩不開及歸種禾黍三歲旱爲災入山  
燒黃白一旦化爲灰處處去不得卻歸酒中來淵明云夷齊  
各一身窮餓未爲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飢寒又云三年典  
郡歸所得非金帛天竺石兩片華亭鶴一隻遂就無塵坊仍  
求有水宅豈獨爲身謀安吾鶴與石又云榮名與壯齒相避  
如朝暮時命始欲來年顏已先去又云泥壇方合矩鑄鼎圓  
中規鑪橐一以動瑞氣紅輝輝二物正訢合厥狀何怪奇綢  
繆夫婦體狎獵魚龍姿又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  
不曾到惟展宅圖看又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爲老  
居士寫貌寄香山鶴龜變玄髮雞膚換朱顏前形與後貌相  
去三十年七言云一叢暗淡將何比淺碧籠裙襯紫巾又云  
藥圃茶園爲產業野麋林鶴是交游又云失寵故姬歸院夜  
沒蕃老將上樓時照他幾許人腸斷玉兔銀蟾遠不知又云  
曾犯龍鱗容不死欲騎鶴背覓長生又云每被老元偷格律  
苦教短李伏歌行又云猶嫌小戶長先醒不得多時住醉鄉  
又云洛陽女兒面似花河南大尹頭如雪又云琴書何必求  
王粲與女猶勝與外人又云絳羅一圍寶鼎組練三千夾將壇  
又云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又云大有高門鎖  
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又云病添莊鳥吟聲苦貧欠韓康藥  
債多又云柘枝紫袖教丸藥羯鼓蒼頭遣種蔬又云直應人

世無風月始是心中忘卻時又云冷落若爲留客住冰池霜  
竹雪髯公又云漢容黃綺爲逋客堯放巢由作外臣哭劉夢  
得云杯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正賢豪雖沒精靈在  
應共微之地下遊又云螭螟殺敵蚊巢上蠻觸交爭蝸角中  
何似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鬪英雄又云秦磨利刀斬李斯  
齊燒沸鼎烹鄒其可憐黃綺人商洛閒臥白雲歌紫芝彼爲  
道醞机上盡此作鸞皇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  
非天爲又云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  
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願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  
追麒麟作脯龍爲醢何似泥中曳尾龜新豐折臂翁云新豐  
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元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  
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買屬新豐  
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黎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  
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  
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柳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  
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孃夫別妻  
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衍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  
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鎚折臂張弓斂旗  
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  
土臂折歸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  
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時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  
時瀘水頭身死魂飛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

後符詩話卷六

通國書

叻叻老人言君聽取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  
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倖立邊功邊功未立生  
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八駿圖云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  
之寫爲圖日行萬里速如飛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踟  
欲徧三十二躡無歇時屬車軸折趁不及黃屋草生棄若遺  
瑤池西赴王母宴七廟經年不輕薦碧臺南與盛姬遊明堂  
不復朝諸侯白雲黃竹歌聲動一人荒樂萬人愁至今此物  
世稱珍不知房星之精下爲怪賣炭翁云賣炭翁伐薪燒炭  
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  
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  
來城外一尺雪燒駕炭車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  
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  
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  
匹紅紗一文綾繫向牛頭充炭直官牛官牛官牛駕新車  
澆水岸邊搬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  
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隄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汗  
馬蹏右丞相馬蹏蹋沙雖潔淨牛頭牽車欲流血右丞相但  
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頭穿亦無妨鹽商婦云鹽商婦多  
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爲鄉船作宅  
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江西大商客綠鬢富去金釵多皓腕  
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呼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婿作鹽商  
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人

後符詩話卷六

四

通國書



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何況江頭魚米賤紅  
檜黃橙香稻飯飽食濃妝倚舵樓兩朵紅腮花欲綻鹽商婦  
有幸嫁鹽商終朝美飯食終歲美衣裳好衣美食有來處亦  
須慚媿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時今亦有

元稹榴花五言云委作金鑪燄飄成玉砌霞憲宗輓歌云狼  
星如要射猶有鼎湖弓又云俊鶻渡海食應龍昇天行又云  
漸恐鯨鯢大波濤及九州又云新筍踴犀株落梅翻蝶翅又  
云箏絃玉指調粉汗紅綃拭又云綵縷碧筠筠樓香杭白玉團  
又云佞存真妾婦諫死是男兒又云又魚江火合喚客谷神  
應又云花態繁於綺閣情懶似絲又云勁芟鼈足斷精貫  
心穿又云望夫身化石爲伯首如蓬又云不知元不識俱作

律詩諸詩卷六

五

路人行又云乘我祥柯馬蒙茸大如羝又云亭亭巧於削一  
一大如棋槎牙戟合屹屹龍蛇動風朝竿籟過雨夜鬼神  
恐蜘蛛云縈纏傷竹柏吞噬及蟲蛾爲送佳人喜珠櫛無奈  
何小兒云亂騎殘爆竹爭唾小旋風罵雨愁妨走呵冰喜漸  
融估客樂云估客無住著有身即行一解市頭語便無鄉  
里情子本頻蕃息貨販日兼并求珠駕滄海采玉上荆衡北  
買黨項馬西禽吐蕃鸚越婢脂肉滑谿童眉眼明經游天下  
徧卻到長安城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王第點綴  
無不精歸來始安坐富與王者勅大兒販材木巧識棟梁形  
小兒販鹽鹵不入州縣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鯨七言云  
他時定葬燒缸地賣與人家得酒盛又云初過寒食一百六

店食無煙宮樹綠又云四五年前作拾遺諫書不密丞相知  
夢上天云乘時畏有他人上截斷龍胡斬鵬翼越州云星河  
似向檐前落鼓角驚從地底迴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  
住蓬萊征夫遠云趙卒四十萬盡爲阮中鬼趙王未信趙母  
言猶點新兵更填死阮中之鬼妻在營壘麻戴經鶯雁鳴送  
夫之婦猶行哭哭聲送死非送行夫遠征夫遠征遠征不必  
成長城出門便不知死生元白皆唐大詩人余觀古作者意  
必以艱深文淺近必以尖新革塵腐二公獨不然世傳其有  
賦詠元語多犯白固有偷格律之嘲白遇賦詠必使老嫗聞  
而曉解者兩長慶集邵帙數倍韓柳其間大篇如連昌宮詞  
如琵琶行之類不可勝書姑錄其尤警策者於編元初與仇

律詩諸詩卷六

六

士良爭驛劾嚴礪苛斂忤時相意賴李絳翟翬輩論救其詩  
有佞存真妾婦諫死是男兒之句初節甚高及爲學士有上  
眷中人爭與之交遂黨中人以阻裴度非復昔日之微之矣  
其卒甫五十三故白哀詩云因知早貴兼才子不得多時在  
世閒白天資近道多稱人之善然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  
山獨往時之句不哀彼之冤而幸我之免文饒不存輩行不  
分雅俗但欲以浙江觀察使臨蘇州刺史道眼觀之只堪一  
笑集中數絕余嘗疑好事者爲之香山未必有此作也  
李賀感諷云合浦無明珠龍舟無木奴足知造化力不給使  
君須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瘞色虬紫鬚懷  
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馬得詣兩廬越婦拜縣

官桑芽今尙小會待春日晏絲車方擲掉越婦通言語小姑  
具黃梁縣官賜食去簿吏復登堂又云都門賈生墓青蠅久  
斷絕寒食搖揚天憤景長崩殺皇漢十二帝惟帝稱聖哲一  
夕信豎兒文明永淪歇秦王飲酒云酒酣喝月使倒行沙路  
曲云帝前動笏移南山秋來云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  
土中碧夢天云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遙望齊  
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秦宮詩云飛窗複道傳頭飲十  
夜銅盤膩燭黃又云斫桂燒金待晚煙白鹿清蘇夜半煮美  
人梳頭歌云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  
雲撒地玉釵落處無聲膩纖手卻盤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  
得又云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雁門太守行云

夜行驚夢集卷六

七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  
胭脂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黃金  
臺上意提攜玉龍爲君死金銅仙人辭漢歌云茂陵劉郎秋  
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迹畫闌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  
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  
清淚如鉛水夜闌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  
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呂將軍歌云呂將軍騎赤兔獨攜  
大膽出秦關金粟堆邊哭陵樹北方逆氣汗青天劍氣夜叫  
將軍閑將軍振神揮劍鏑玉闕朱城有門閣榭榭銀龜搖白  
馬傳粉女郎火旗下恆山鐵騎清金槍遙聞箛中花箭香西  
郊寒蓬葉如刺皇天親裁養神驥廐中高桁排蹇蹶飽食青

芻飲白水圓蒼低迷蓋張地九州人事皆如土苦篁調嘯引  
云請說軒轅在時事伶倫采竹二十四伶倫采之自崑崙軒  
轅詔遺中分作十二伶倫以之正音律軒轅以之調元氣當  
時黃帝上天時二十三管咸相隨惟留一管人間吹無德不  
能吹此管此管沈埋虞舜祠李憑箏篔引云吳絲蜀桐張高  
秋空山凝雲頰不流江娥號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箏篔崙  
山玉碎鳳皇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  
絃動紫皇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仙教  
神姬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飛溼秋兔  
長古歌行新意險語自有蒼生以來所無樊川一序極騷人  
墨客筆力盡古今文章變態非長吉不足以當之高軒過乃

夜行驚夢集卷六

八

其總角時所作若宿搆者然其母曰是兒欲嘔出心乃已知  
子莫若母豈非苦詠而得者歟唐雜記云賀性傲忽其詩爲  
母中表投之溷中故傳於世者絕少悲夫使吾有中表如賀  
當濯蓄穢水薰玉鞋香方敢開卷此中表豈其鼻塞不知香  
臭者歟  
戴叔倫贈李山人唐云柳條將白髮相對其垂絲汝南別董  
校書云擾擾倦行役相逢陳蔡間何爲百年內不見一人閒  
對酒惜餘景問程愁亂山秋風萬里至又出穆陵關贈康老  
人洽云一篇飛入九重門樂府喧喧聞至尊宮中美人皆唱  
得七貴因云盡相識不脫做裘輕綺羅長吟佳句掩笙歌賢  
王貴主於我厚駿馬蒼頭如已有暗將心事隔風塵盡擲年

光逐杯酒青門幾度見春歸折柳尋花送落暉叔倫仕至容  
管觀察使半山選其詩凡四十七首五七言絕句已入選今  
摘出集中平淡可玩味者瀏亮切事情者趙南塘題天台戴  
式之詩稿云台嶺散仙人詩家小叔倫式之由此名重有石  
屏集南塘為選取若干首

楊巨源獻聖詩云鑪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老將云功成封  
寵將力盡到貧鄉聖恩洗雪鎮州寄獻裴相公云天借春光  
沈綠林戰塵收盡見花陰好生本是君王德忍死何妨壯士  
心曾賀截雲翻柵遠仍聞刷凍下營深井陘昨日雙旗入蕭  
相無言淚溼襟此謂田布知魏兵必叛殺身以自明楊公勇去之節退之一序  
萬古不朽內云國子司業楊公方以能詩訓後進按夔以九

德教胄子周以德行道藝造士未聞以能詩訓後進者唐人

九

或以一聯擅終身之貴然楊公可敬初不在詩丞相愛惜不  
能留童子釣遊不忍忘可以為人師矣世傳楊公苦吟常掉  
其頭至老雖未嘗吟而掉頭自若所作尤律熟然其閒忠憤  
悲慨如聖恩洗雪鎮州寄獻裴相之篇可補唐史之缺

皇甫冉張公洞五言云何時種桃核幾度看桑田寄僧云一  
入春山裏千峰不可尋長安路云結束趨平樂聯翩抵狹斜  
温湯云丞相金錢賜平陽玉輦過魯儒求一謁無路獨如何  
傷美人云專房獨見寵傾國眾皆聞宿嚴維宅送包七云歲  
儲無別墅寒服羨鄰機出塞云吹角出塞門前瞻即胡地三  
軍盡回首皆灑望鄉淚轉念關山長行看風景異山來征戍

客各負輕生義故齊王贈承天皇帝挽歌云禮盛追崇日人  
知友悌恩舊居從代邸新隴入文園鴻寶仙書祕旂旆帝服  
尊蒼蒼松裏月萬古此高原送魏十六還蘇州云秋夜深深  
北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月毘陵道回首姑蘇是白  
雲

皇甫曾送人往荊州云帆影連三峽猿聲近四鄰送李中丞  
云關河三晉路賓從五原人兩皇甫詩昔嘗略評之補闕詩  
尤多御史所作絕少然亦多佳句

陸龜蒙五言云河洲蕙晚弋籬落露寒春出戶手先筇見人  
頭未帽七言云終須揀選幽棲處老檜雙成便出門

皮日休旅舍除夜云挑燈猶故歲聽角已新年陪江西裴度

游襄州延慶寺云不著前驅驚野鳥惟將後乘載詩人襄州

十

春游云映柳認人多錯誤透花窺鳥最分明岑牟單絞何人  
著莫道猖狂似禰衡過雲居院古福上人舊居云重到雲居  
獨悄然隔窗窺影尙疑禪不逢野老來聽法猶見鄰僧爲引  
泉龕上已生新石耳壁閒空帶舊茶煙南宗弟子時時到泣  
把山花奠几筵皮陸皆唐季詩客陸隱於甫里皮咸通八年  
登第二人素友善倡和尤多昔之和詩者和意而已惟皮陸  
必和韻有累至百韻者皮有七愛詩爲房杜李西平盧鴻元  
鶴山李太白白居易七人而作以嵩山處士魯山令次三大  
臣李翰林白少傅名位不輕列於處士縣令之下其高致卓  
識如此

杜荀鶴春宮怨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經買巖墓云山  
根三尺墓人人數聯詩弔李翰林云誰移未陽冢來此作吟  
鄰感寓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雪云江湖不見飛禽影  
嚴谷惟聞折竹聲擁袍公子莫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哭具  
韜公云交朋友來哭我來歌喜傍山家葬薛蘿四海十年人殺  
盡似君埋少不埋多谿興云山雨谿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  
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題覺禪和云少具  
修行得似師茅堂佛像亦隨時禪衣納後雲藏綫夏臘高來  
雪印眉耕地戒侵連豕土伐薪教護帶巢枝有時問著經中  
事卻趙山僧總不知荀鶴詩在羅隱方干之下半山選唐詩  
只取四首其五言最多然失之容易七言差勝

李涉山中

十一

李涉山中無奈何云無奈落葉何紛紛滿衰草疾來無氣力  
擁戶不能掃欲訪雲外人都迷上山道又云無奈澗水何喧  
喧夜鳴石疏林透斜月散亂金光滴欲訪澗底人路窮潭水  
碧又云無奈牧童何放牛喫我竹隔林呼不應叫笑如生鹿  
欲報田舍翁更深不歸屋遊鶴林寺云野寺尋春花已遍背  
巖惟有兩三枝平明攜酒猶堪醉為報春風且莫吹涉詩見  
於半山詩選者三十餘首其絕句已別選古體三首又鶴林  
一絕皆有意味存之以備一家  
願非熊送朴處士歸新羅云少年離本國今去已成翁客夢  
孤舟裏鄉山積水東龍沈崩巨岸龍闕出遙空學得中華語  
將歸誰與同非熊況之愛子況詩云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

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亦有詩名今存者僅百餘  
篇

朱慶餘上江州李使君云得在朝廷少還應諫諍多杭州送  
蕭校書云別君猶有淚學道漫經年慶餘妝罷低聲問夫婿  
畫眉深淺入時無絕句為世所稱然他作皆不如此

韓翃寄武陵李少府云楚歌催晚醉蠻語入新詩翃寒食絕  
句為德宗嘉獎擢知制誥有與相同名者時相審之御批云  
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唐人尤重德  
宗詩有聞說德宗曾到此吟詩不見倚闌干之句又云曾唱  
正元供奉曲又嘲宋濟為惡詩唐諸帝中當以帝詩為第一  
意翃所作皆善今集中警句可摘出者殊寥寥簡短恐有散

佚者

嚴維酬劉員外

十一

嚴維酬劉員外云柳塘春水漫花鴨夕陽遲維嘗與皇甫冉  
劉長卿唱和然前輩惟稱其柳塘花鴨一聯  
曾松送方干云汲水疑山動揚帆覺岸行商山野叟云木弓  
未得長離手猶與官家射麝香南海旅次云南國正當無雁  
處故園誰道有書來松詩半山選十四篇擇其三聯於此  
劉希夷代白頭翁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  
云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希夷雖則天時人然  
格律已有天寶以後之風矣  
盧象雜詩云家居五原上征戰是平生獨負山西勇誰當塞  
上名死生遼海戰雨雪剗門行請將封侯盡論功獨不成象

詩入半山逸者十首姑摘出其一

鮑溶五言云豈惟親寶散鳥鼠移巢窠又云楚老幾代人種  
田楊帝宮零落池臺勢高低禾黍中又云雪壯冰亦堅凍澗  
如平地幽人毛褐煖笑就糟牀醉喚人空谷應開火寒猿至  
拾薪煮秋粟看鼎書古字忽意南湖僧衣巾多雲氣露脚尋  
逸人話量意中事又云古風送微涼行旅動遠程憂人席不  
煖殘月馬上明飄飄歧路開長見月初生重瘴曉色淺疏  
寒曉清感此長歎息百年何所營駙馬宅云閒遣青琴飛小  
雪自看碧玉破甘瓜又云襄陽太守沈碑意身後身年前幾年  
事湘江千歲未爲陵海底魚龍應識字

傳記彙編

五

鮑防雜感云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

首藉花胡人歲獻葡萄酒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上郡夕函  
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甘泉御果垂仙閣日  
暮無人香自落遠物皆重近皆輕雖有德不如鶴館閣諸  
書經南豐序引者皆不刊之言鮑溶詩清約謹嚴達理者少  
之評惟深於詩者知之世謂子固不能詩謬矣唐時有鮑防  
者亦有詩名唐文粹載二鮑詩防稍開拓今錄其雜感篇於  
此

司空圖山中云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又云波煖冬生筍  
松涼夏健人又云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虛又云孤螢出荒  
池落葉穿破屋雜言云鳥飛飛兔蹶蹶朝來暮去催時節女  
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唐白朱三跋扈以來駘者

陰贊問鼎之謀悖者明獻改物之說奉璽六臣皆喬木世臣  
子孫於時開闢亂世挺然自立不踐二姓之庭惟司空表聖  
韓致光二士而已致光大節爲香奩所累不若表聖賦詠多  
雅人壯士之言舊有其集嘗摘數聯餘不能悉記

其斯送華陰隱者云世人空識面弟子莫知年欲別云歸期  
無歲月客路有風濤華陰道者云養龍於淺水寄鶴在高枝  
寄坐夏僧云多因束帶熱更憶雉頭涼贈道者云自說身輕  
健今年數夢飛哭南流人云宮庫空收劍繡僧共起墳知名  
人尙少誰爲錄遺文口東病僧云雲水絕歸路來時風送船  
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禪深壁藏鏡影空窗出艾煙已無鄉  
土信起塔寺門前舊宮人七言云自出先皇玉殿中衣裳不

傳記彙編

五

更染新紅宮釵折盡空垂鬢內扇穿多半滅風桃熟亦曾君

手賜酒闌猶候妾歌終如今還向城邊住御水東流意不通  
斯詩在方干秦系之閒少而工

儲光義野田黃雀云啣啣野田雀不知軀體微窮左一頽舍  
棗多桑葉稀無棗猶可食無桑何以衣蕭條空倉暮相引時  
來歸邪路豈不提清田豈不肥水長路且迴側側無心違

崔國輔對酒吟云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冢無人迹蒙籠荆棘  
一鳥飛屢唱提壺沽酒喚古人不逢猶不足遺恨精靈傳此  
曲寄言世上諸少年平生盡在杯中綠

楊衡哭李象云白鶴黃犬不將來寂寞空餘葬時路草死花  
開年復年後人知是何人墓

李端贈空冶云同時獻賦人皆盡共壁題詩君獨在子武陵  
過侯王故第云不知彈鋏客何處感新恩

劉商醉後口號云春草秋風老此身一瓢長醉任家貧醒來  
還愛浮萍草漂寄官河不屬人

羊士諤酬蕭使君出妓夜宴云玉顏紅燭忽驚春微步凌波  
拂暗塵自是當歌斂眉黛不應惆悵爲行人余選晚唐數家  
詩既盡又取儲光羲崔國輔楊衡李端于武陵劉商羊士諤  
七人一聯半句以附益之七人非晚唐體

右前後續新四集詩話共十四卷前後集各二卷六十  
歲至七十歲間所作續集四卷乃公告老歸後所作詩

近八十新集凡六卷專采唐詩之新警者

續新集

詩話

咸淳戊辰五月夏間也時年已八十二矣

朱氏感興詩第七章以唐經亂周史咎歐陽子卒章曰侃侃  
 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此一大議論  
 通鑑綱目所為作也學者相承皆謂其說本於程氏而范氏  
 朱氏發之其實未然按唐史沈既濟傳云既濟吳人以宰相  
 楊炎薦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  
 既濟奏議以為則天進以強有退非德讓史臣迫書當稱為  
 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  
 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閒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  
 可曰帝且則天改唐為周立七廟今以周廁唐列於帝紀考  
 之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序年製紀反居其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宋劉克莊

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  
 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殁子非劉氏不繼呂后尚誰與哉  
 議者猶謂不可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  
 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中  
 宗所在以統之曰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某制紀中宗而  
 事述太后之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又云太后遺制自去帝  
 號及中宗上冊后之名不易今耐陵配廟皆以后禮宜入皇  
 后傳題曰則天順聖武皇后議不行而止蓋吳兢承遷固呂  
 紀之誤歐公承兢武紀之誤中開有一沈既濟健論卓識照  
 映千古蓋乞削去武紀者既濟也引公在乾侯例書帝在房  
 陵者亦既濟也其闡此議在伊洛諸賢之先諸老先生非掩

人之善者偶未之見耳已未二月十九夜偶讀沈傳時年七十二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揚雄以為疑誠齋云子雲到老不曉事  
 不信人閒有許由雖沈著痛快終未有以折衷鄙陽前輩湯  
 君錫獨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左傳云夫許太  
 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然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  
 說爾按引切而說不鑿可謂之善讀書矣君錫名師中苦學  
 強記既科第遽棄官亦不求岳廟以終其身與趙昌甫友善  
 南谿柴公序其文人物高勝升伯仲能季庸之兄伯紀之父  
 也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宋劉克莊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古注云朝宜有君子而但聚小人韓嬰  
 引晏子謂齊景公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出則賣君效  
 利入則託君不罪亂法君又并覆而有之此社鼠之患也人  
 有市酒甚美之者至酸而不售問里人里人曰公之狗甚猛  
 人持器欲往狗輒迎而嚙之所以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尊  
 用事者迎而嚙之此國之惡狗也此事與經文若不相涉而  
 深有發明他多類此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續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泣也嬰曰吾  
 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  
 子曷為泣也嬰曰昔朱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  
 而鬻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園人亡利之半句踐攻吳諸  
 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  
 者吳也兄死者我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能無憂乎韓

引此事解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極有意味與列女傳織室女事大同小異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傳此章云孔子

南游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抽觴以

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逢天之暑願乞一飲

以表我心婦人對曰欲飲則飲何問婦人授觴挹之置之沙

上曰禮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抽琴去其軫授子貢曰善為

之辭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

吾野鄙之人也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抽絺綌

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

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分資財棄之野鄙吾

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有狂夫守之者矣信如此言是

後詩話卷一

三

通國讀書

此女能以禮自防而聖賢乃再三設辭以挑試之此前世陋

儒之說而韓氏取之謬矣

晉文公亡里鳧須從盜文公資而亡重耳餒不能行子推割

股肉以食然後能行及反國國中多不附里鳧須造見曰臣

能安晉國文公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也里鳧須曰臣冀

竭君之資而君以餒罪至十族然君試赦之罪與驂乘游於

國中百姓見君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文公從其計百姓皆曰

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事在雍齒之前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事在

李廣之前

卜商從衛君而見趙簡子簡子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趨而

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頭血濺

君之服矣簡子反朝服而見事在藺相如之前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輪莊公回車避之而勇士歸

之事在句踐揖怒蛙之前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才竭而短不能後進請一休焉

子曰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子曰闔棺乃止

語曰死而後已

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勇士之鋒端辯士之舌端以上見韓

詩外傳

東海有勇婦何慙蘇子卿學劍越處子超騰若流星捐軀報

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曜素雪蒼天感精誠斬首掉國門蹴

後詩話卷一

四

通國讀書

踴五臟行豁此伉儷憤燦然大義明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

庭舍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志在列女籍竹帛何光榮按唐

列女傳逸此女子事亦無姓名賴太白詩以傳李使君必豈

也

世謂謫仙眼空四海然贈孟浩然云吾愛孟夫子上李邕云

宣文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則盡尊宿之敬與侍郎

叔游洞庭云三杯容小阮醉後發清狂獻當塗宰從叔陽冰

云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則執子姪之恭集中與羣從兄

弟從甥姪多所稱獎與郡縣小吏如何判官云夫子今管樂

未知判官何如人而當此句崔司戶昆季云千金散義士四

座無凡賓欲折月中桂持為寒者薪必疏財好客者如崔秋



浦鄭溧陽皆比之陶令談少府劉少府皆比之梅生其於人情世法亦甚委曲未嘗以金閨之彥青雲之士自居杜公氣象亦如此

上哥舒大夫述德陳情一篇其詞甚哀是先與哥舒有還往矣及流夜郎贈江夏章守敘亂離事則云函關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凶渠直書其罪曾不少恕與杜老同

繫溧陽獄上崔相三詩末篇云縱爲夢裏相隨去不是襄王傾國人此言迫脅而行非其腹心上客而或者注云此一首恐非上崔相者誤矣送王屋山人魏萬五言云十三弄文史魏亦有酬李翰林一篇見李集云宣父敬項橐林宗重黃生

詩評類卷一

五

魏詩高自稱道與

則魏之年甚少亦可見謫仙忘年折節處魏詩高自稱道與任華同二人敢與李杜倡酬其膽亦不可及矣

東武吟云白日在高天回光燭微躬清切紫霄迴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煙虹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贈朱少云早懷經濟冊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二詩與杜公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之作悲壯略同

古樂府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無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三十侍郎中四十專城居是羅敷之夫亦五馬矣共載之問何使君之佻易也豈亦寓言如金吾子之類耶

謝惠連擣衣篇云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張籍殷勤初看初著時征夫身上宜不宜張文潛別來不見身長短若比小郎衣更長之句皆本此

玉臺新詠如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如弦斷猶可續心去最難留如城中皆半額非妾畫眉長如怨黛舒還斂虬妝拭更垂有唐人精思所不能及者

尹和靖詩僅二三首其自秦入蜀道中云綠陰深處竹籬遮也有紅花映白花卻憶故鄉卿相第不及張三李四家和靖洛人洛陽名園甲天下一旦蕩爲劫灰故其詩如此又一絕云南枝北枝春事休嗚鶯乳燕也含愁朝來回首頻惆悵身過秦川最盡頭

詩評類卷一

六

魏詩高自稱道與

自种放常秩後惟尹和靖得位最速然一生轉徙患難全家死虜禍僅以身脫南渡再召已六十七歲不兩年至從棄其峻擢以力拒僞齊亡命入蜀不專爲程氏高弟之故

秦少游嘗謫處州後人摘柳邊沙外詞中語爲鶯花亭題詠甚多惟芮處士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

張天覺晚尤重釋老爲華嚴閣醮籙會緇黃皆歸之了翁以詩代書曰辟穀非眞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勸業地無媿即神仙天覺雖貴爲宰相平生有媿多矣若果如釋老之說竊意其昇天成佛必在了翁之後或言了翁詩末句不該佛然佛亦謂之金仙后山云借首西方仙

鶴相海外書稱其子詞翰陶商翁有別了琪詩云風霜慈母衣中線塵土先人壁後書琪乃鶴相之子必好學者

陶商翁五言如鼻鳴社旁樹盜發冢中金煉成丹竈在騎去鶴巢空鹿飲沙渾水暖飢果落雲七言如將老未聞金作印

師寒猶用鐵爲衣山險不能留霸業水聲唯解送年華道近可憐鴛馬駿時平不見布衣雄之類皆可傳

朱新仲題元英舊隱云五季浪拍天不覆漢翁船語意甚新不犯前人

屏山子魚詩云虐戲等剝孕淫刑眞戮琴茶山食蜂兒云奪食已非義焚巢眞不仁殺身緣底罪作俑定何人二詩可戒暴殄天物者

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開李康成所選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爲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今不能悉錄姑摘其可存者於後

詠王昭君 忽見天山雪還疑上苑春張文漢月正南遠燕山直北寒董思厭踐冰霜域嗟爲邊塞人思從漢南獵一見

漢家塵又云自嫁單于國長街漢掖悲容顏日憔悴有甚畫圖時鄭元振三首內一首已入詩選香山云愁苦一雙淚滴

黃河水應得東流入漢家王

舟行有返棹水去無還流沈佳期莫莫望歸客依依江上船

潮落猶有信去楫未知旋張繼望送別到中流秋船倚渡頭

歸舟

相看尚不遠未可即回舟祖詠長階落花滿空院野鶯啼

不歸拂簾承花落開簾待燕歸陳子良玉漱花紅發金塘

水碧流相逢畏相失並著采蓮舟崔國輔常聞浣紗女復有

弄珠姬張祜映花誰辨色隔樹不分香晁祖道五侯新拜寵

七貴早朝歸江總長書因計吏船徐陵街蘆處處落無有繫書

鴻祇言花是雪不悟有春來蘇子卿落梅勝於傳語春光道

先歸何處邊楊帝成童片子時愛老須臾事劉

詠古 君王無處記臺榭若平生王勃妾妬今應改君恩

昔不平張修長

閨情雖是從來月東窗異昔時今宵一長夜應斂幾人眉庾

望月團扇辭恩寵回文贈苦辛李金鈎全出樹桑條半隱籬

欲教見纖手攀取最高枝周宏正

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張晁江扇掩將雛曲釵承墜馬鬣

張昌宗太平古調琴先覺愁容鏡獨知王適古離別退之一

載其詩八首如白君之出矣絃歌絕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  
逐存生似六朝人語如河陽店家女長篇一首叶五十二韻  
苦欲與木蘭及孔雀東南飛之作方駕者末云因緣苟會合  
萬里猶同鄉運命儻不諧隔壁無津梁亦佳但木蘭始代父  
征戍終潔身來歸仲卿妻死不事二夫二篇庶幾發於情性  
正乎禮義店家女則異是王姬兒雖蓬頭歷齒母許壻之矣  
女慕鄭家那裘馬之盛背母而奔之康成卒章都無譏貶反  
云傳語王家子何爲不自量豈詩人之義哉

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  
晁子止謂其記錄失實李仁父謂書多駁詞宜孔子所不取  
又謂劉向司馬遷班固皆嘗見此書其後稍隱及盜發冢乃

後漢書

九

通鑑書

幸復出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敵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  
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十暴于秦皇漢武矣有禽虎二十有  
二麋二千五百三十五犀十有一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  
十有一熊百一十有八象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麀十有  
六麕五十鹿三千五百有八紂罔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眾  
又謂俘商寶玉億有百萬皆荒唐誇誕不近人情非止于駁  
而已百篇聖筆所定孟子猶疑漂杵之語前輩云吾欲忘言  
觀道妙六經俱是不全書況汲冢書之類乎

商辛燔二女縊世謂太公蒙面以斬妲己非也柳子厚非國  
語笑其誣且羣汲冢書云叔向使周見太子晉歸告平公曰  
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請歸周之二邑若不反及

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暝臣往與  
之言往見太子問答往覆師曠不能難稱善曰王子汝將爲  
天下宗乎王子曰吾聞汝人之年長短告也師曠對曰汝聲  
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師  
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子晉靈異容有此理但曠替而聰  
聲清聽而知之火色替豈能辯豈非誣而耄歟

高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鼈咸若爲商王事太學  
諸生爲謔詞嘲其誤陳晦行史集賢制用昆命元龜字闔帥  
倪侍郎駁論之陳累疏援引唐人及本朝命相制皆用此語  
史擢陳臺端劾倪削秩罷去或爲一聯云舍人舊錯夏商鼈  
御史新爭舜禹龜聞者絕倒

後漢書

十

通鑑書

石敏若絕句云來時萬縷弄輕黃去日飛毬滿路旁我比楊  
花更飄蕩楊花只是一春忙

袁紹檄孟德云贅闖遺醜徐敬業檄武氏云一坏之土未乾  
六尺之孤何託侯景檄湘東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  
東一目豈爲赤縣所歸皆罵得毒矣然操能全陳琳武后不  
怒駱賓王反謂宰相安得失此人惟湘東竟殺王偉偉教景  
覆臺城戮武帝弒簡文辱妃主葛死宜也湘東始悅其五百  
言因詩而欲活之及見一目之檄偉遂不免忘九廟之難恥  
快一身之喜怒安得令終乎

石曼卿詩惟籌筆驛詞翰俱妙人所傳誦及樂意相關尙對  
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爲伊洛中人所稱他作苦不甚見

晚得其集石徂徠作序稱其與穆參軍以古文自任而曼卿尤豪於詩石自序性懶有作不能錄早時解記數百篇過壯記益衰近幾盡廢有收百篇來者覽之或能尚識或如非已言久乃能辯遂併近詩存三百篇藏之於家歐公尤重其人范公有鑿幽索祕破堅發奇高凌虹霓清出金石之評集中華山泰山嵩山五言長篇各一首筆力在辭能之上餘警句尚多五言云行人晚更急歸鳥夕無行登樓天寒河影澹山凍瀑聲微山寺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高樓草白有時榮髮白不再好人生不如春髮白不如草贈別弋下失溟鴻網細遺巨鵬送李庭之風勁香逾遠天寒色更鮮秋天買不斷無意學金錢叢菊七言云洛渚微波長映步漢宮香水不濡肌荷花

後詩話卷一

七

通鑑書

獨步世無吳苑豔渾身天與漢宮香牡丹恥生湯武干戈域寧死唐虞揖遜區首陽自注山在蒲舜都也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澹如水寄尹師魯南朝文物盡情賢不事風流即放言三百年間卻堪笑絕無人可定中原南朝中散何人疏懶甚步兵因酒過差多自喻皆清拔有氣骨

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坡公以為村學堂中語然卒章云未應嬌意急發赤怒春遲不害為佳作也沈相落職制云君人臨照百官益欲其清白以承休德宰輔儀型四海豈宜以寵利而居成功緊余既老之臣自喪不貪之寶其還顯秩用厭師虞具官某頃以藩條擢問機政惟人求舊惟文武可以憲邦秉國之鈞何風采不如治郡朕猶虛

已日佇嘉猷精神強而折衝未聞宏略血氣衰而戒得以減廉聲既已乖鼎鼐之調始欲挂衣冠而卻雖曲全於禮貌乃游致於抨彈其鑄祕殿之華俾即安車之佚噫君子慎始防嫌疑於未然貴臣抵辜尚遷就而為諱慨往愆之莫救期晚節以自全陳樞密降官制末云為祈父之爪牙初期陳力視秦人之肥瘠良負虛懷時于湖年未三十而筆力高簡如此沈坐簞簞陳坐辭難而責兩制尾聯皆妙益公行樞密貴詞亦精切然稍費詞矣

于湖詩苦不逮總得然上丁齋宿云北來被髮車連野東走乘桴浪接天汲汲兩宮常旰食受膳歸去淚如川與胡邦衡云夢了瓊崖身益壯煙銷金鴨臭空傳之作極佳

後詩話卷一

三

通鑑書

世宗欲相陶穀范質不可而止穀以為怨及建隆相質穀當制云十年居調變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以報前忿范讀之泣下余謂穀徒知機玩范文素不知禪文出於袖中乃變通之尤甚者況陳橋之變文素固嘗以大義責新朝然熙陵尚惜其欠世宗一死而穀預為揖遜之詔與樊系作冊文何異藝祖太宗皆不大用聖矣哉信州道旁有泉一泓甚清溉田極廣舊有詩牌云炎炎亭午暑如焚恰恨都無一點雲六月騎驢來到此幾乎渴殺老參軍潘逍遙詩也而集乃不收徐斯遠傳載其牡丹一絕而逸此詩徐家於信豈未之見耶淵明有述酒詩自注云儀狄造杜康潤色之而終篇無一字

及酒山谷謂述酒一篇蓋闕此篇多不可解韓子蒼因山陽  
下國一語疑是義熙以後有感而作至湯伯紀始反復詳考  
以爲零陵哀詩又謂淵明歸田本避易代之事而未詳明言  
之至此主弑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故  
若是夫詞之庾也湯箋出然後一篇之義明其間如峽中納  
遺董朱公練九齒之句又詠貧士云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  
官又云昔在黃子廉二事未詳出處子廉之名僅見三國志  
黃蓋傳清貧事無所考伯紀闕疑以質於余余亦不能解  
徐斯遠絕句云紙衣竹几一蒲團閉戶然其自屈盤誦徹離  
騷二千五不知月落夜深寒水心稱遠有凍餓自守之樂非  
過也

後村詩話卷一

七

後村詩話卷一

姜堯章有平聲滿江紅自敘云舊詞用仄韻多不叶律如末  
句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余欲以平韻爲  
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祝曰得一席風當以平韻滿江紅爲  
神姥壽言訖風與帆俱駛頃刻而成末句云聞佩環則協律  
矣其詞云仙姥來時正一望千頃翠瀾旌旗與亂雲俱下依  
約前山命駕羣龍金作輶相從諸娣玉爲冠廟中列坐如夫  
人者十五人  
向夜深風定悄無人聞佩環神奇處君試看莫准右阻江南  
遣六丁雷電別守東關應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  
又怎知人在小紅樓簾影闌此闕佳甚惜無能歌之者  
羅鄂州文雖少而善集中鸚鵡洲賦二篇其首篇云登黃鶴  
之高樓兮欣徙倚而四顧何南望而獨愁兮有正平之遺處

指垂堂而示戒兮何足以知君子之度方黨禁之既解兮稟  
清議其尚存無罪而戮一介兮眾必爭起而譟譟士猶恃此  
而不恐兮時亦直情而徑行寧知嗾夫妄庸兮使之魚肉而  
甘心稽建安之事勢兮魏甚蕪而漢枯每不忍其資旒兮思  
忠憤之稍掩惟不擇其所發兮遂至於顛沛而闕疏當其解  
衣而慢侮兮坐皆驚悸而失箸吾謂死於漁陽之慘過兮何  
與乎鸚鵡之一賦使英雄初無殺心兮雖頗困苦而終救惟  
此客以授我兮宜相與尸祝之不暇兵在頸而追叔兮奈何  
以此欺天下萬一僥倖而脫身兮終亦無以自全北海仗正  
而孥戮兮德祖以俊而銜冤三人者蓋一體兮必且脣亡而  
齒寒嗟繁城之佐命兮非不巧於自營挈四百之基祚兮與  
一身孰爲重輕來者滔滔如江水兮方攘臂而議先生詆文  
華爲浮薄兮至或以比乎盆成苟吾言之獲信兮猶足以鳴  
千古之不平二賦皆佳此篇乃其兄所作有祭田橫墓文之  
意

後村詩話卷一

七

後村詩話卷一

鄉前輩柯夢得字東海一生苦吟有抱甕集古詩學孟東野  
然稍僻晦有夢蝶絕句云一覺千年一轉機覺來還是夢還  
非常時夢裏如爲蝶便好穿花傍水飛前人所未道也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過秦論云陳涉鋤耨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請戍之眾非抗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其語本呂覽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鉏耨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買生可謂善融化者七發云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其語亦太呂覽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命之曰招廢之機肥肉厚酒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但增損一兩字耳此韓公所以有後皆視前公相襲由漢至今用一律歟

蘇詩話卷一

通鑑卷一

樊川阿房宮賦中閒數語特脫楊敬之華山賦爾未至若枚乘之純犯前作也反騷云君子得時則行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然哉朱氏謂雄乃屈原之罪人豈以美新仕莽為龍蛇乎然雄語亦本呂覽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秦漢未遠語多相犯

善學者君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足雞物莫不有長莫不有短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宋景文自名其集曰雞跖本此

句踐欲報吳大夫逢同諫曰鷖鳥將擊必匿其形呂覽云諸搏擊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詞費於逢同矣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記也小旻小宛二篇及孝經互見呂覽以為出於周書誤矣高誘序云不韋以其書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特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增損憚相國畏其勢耳記誤小雅為周書而莫敢指摘則懸金何為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不我撫豈無秦荆可事乎古人舉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皆賴此

蘇詩話卷一

通鑑卷一

獨孤常州名及字至之遠遊賦略云憑東井以俯視識故園之城闕千門萬戶遙如蟻穴覓舊山與喬木纒依稀而明滅見伊川大道鞠為戎狄歷陽故人半作魚鼈獲之奔命於市朝者如紛紜飛馳講講噉噉蹀躞翩躚肖翹陸離若蟻蝨之聚壤絮蜘蛛之乘遊絲吾乃今日識羣動之變態兮竟然倚長空而笑之亦既自得周覽未畢惕然形開萬象如失羣有儼以皆作百慮續其未歸乃宿昔之人寰始故時之喧卑聞之俯仰欣戚無非妄者然後知吾之生也與妄俱生邪氣乘之萬緣合併為憂而患為虧而盈彼碌碌者自以為覺猶飾妄以沽名甚佳內戎狄魚鼈數語與謫仙古風俯視漢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沾草野豺狼盡冠纓之語相類常州有送

李白之曹南序可是同時厚善其文在蕭穎士李華之間  
常州觀海篇云北登渤海島回首秦東門誰尸造化工鑿此  
天地源頽洞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見天地根  
白日自中出扶桑如可捫超搖蓬萊峯想像金臺存泰帝昔  
經此登臨冀飛翻揚旌百神會望日羣山奔徐福竟何成羨  
門徒空言惟見石橋足千年潮水痕雖高雅未及陳拾遺然  
氣魄雄渾與岑參適相上下

李華字遐叔山陽古城銘略有漢之衰野鬪羣龍地厭德  
人神助凶姦桀之雄爲王爲公名國大都於兵衝鳳凰  
刃麒麟挂鋒力勝者昌九州承風庚寶不保其躬宿昔  
卿士如鴛如鴻沈沈將校如熊如熊於漢則貳於曹則忠山

後唐書卷五

三

通鑑卷

陽古城草沒苔封日之將昏狐狸橫蹤戩戩首陽有洛之東  
孤竹二子德音無窮武王剪商不食而終矧臣篡君俯首求  
容義理深長語亦壯浪不在弔古戰場之下

漢唐皆有宦官之禍而唐之爲禍尤烈幽明皇弒張后弒憲  
宗劫僖昭譜汾陽西平族甘露宰相六族餓死六宅諸王終  
於亡唐而後已前輩謂漢宦者與政而唐使之典兵之故入  
司馬附麗休文固無足議但謀奪宦者兵柄使范希朝韓泰  
總統諸鎮行營兵馬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中人大怒曰  
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嗟乎此豈任文之智所及哉八司馬  
多雋才必有爲畫策者事雖不成與晁錯竇武陳蕃何異而  
退之永貞行云北軍百萬虎與熊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

印付私黨凜凜朝士何能爲嗚呼天子安能自將不過付之  
中尉及觀軍容使耳以成敗論人世俗不足責退之豪傑亦  
以天子自將北軍爲是而奪印非耶

余有畫山水四橫卷上各有五言一首其一云高峯挂層霄  
遠水沒平野當年居山客半是愛山者橋欲沈崖路險不  
容馬慎勿夸世人正要知者寡其二曰青山爲誰高影歷三  
百里竹深已迷橋荷密半藏水區區名利人坐嘆眞可鄙慨  
想雲屋中恐是古君子其三曰急雨冷捎谿寒煙曉橫塞  
蒹堂來軒車中有隱者在市朝一何有雲水兩無礙笑向塵世  
人不知是何代其四曰通江石泉滑崩崖朝雪重牧兒心苦  
飢牛寒挽不動誰人倚長松胸有九雲夢西風吹屋倒一笑

後唐書卷五

四

通鑑卷

無與共後題李叔班作不知爲何許人詩劉持約所書持約  
豈非顏氏耶

王黃州集第一篇酬神隱君百韻自敘出處甚謙云長恐先  
生聞倚松成大噓其敘神隱節甚高累數十韻退之於李渤  
不能過一神明逸耳未出山以黃州之剛勁而尊敬之如此  
既出山如王嗣宗之麤鄙乃得以陵暴之士其可不自重哉  
本朝大臣多憐才好士如趙中令於王黃州王文正於楊文  
公晏元獻於宋景文皆爲翹材上客雖丁崖州追仇萊公之  
黨亦不忍害大年呂文靖謫歐尹官隨即收用至章蔡用事  
坡公始過海矣中令讓官表多黃州之筆可見親密其挽中  
令云商山副使偏垂淚未報當時國士知與幕府少年白髮

之句異矣

詩以體物驗工巧駱賓王詠挑燈杖云稟質非貪熱焦心豈  
憚熬終知不自潤何用處脂膏語簡而味長每欲倣此作數  
題未暇也

杜子美笑王楊盧駱文體輕薄然盧病黎賦未易貶駁駱  
武氏多警策語王邊上有懷云城荒猶築怨碣毀尚銘功楊  
挽詩云青烏新兆去白馬故人來亦佳句也

盧仝劉義以怪名家仝集中有含曦上人一首云長壽寺石  
壁院盧公一首詩渴讀卽不渴飢讀卽不飢鯨飲海水盡露  
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閒光照夜又集有范宗  
韓喜得劉先生詩云玉尺沈埋久得之銘篆深措磨露正色

得詩集卷二

五

扣擊吐哀音二詩可見仝對壘

三國志帝魏而卑吳蜀說者謂陳壽蜀人仕屢見黜父爲諸  
葛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而然翁浦仲山作蜀漢書以  
矯之游丞相亟稱其書仲山亦求序於余余觀其書大意是  
但書後主爲安樂公欲以著其不能負荷之罪復翁書云後  
主不能負荷史官自貶抑之可也豈可因曹氏貶削之稱會  
仲山仙去其論未竟後得廬陵貢士蕭常所作續後漢書大  
綱與仲山同但蕭氏直名其書曰續後漢仲山猶知蜀字耳  
蕭書後主爲少帝按後主嗣位二十五年而後播遷歿時已  
六十五似非少帝周丞相爲蕭序此書謂歐公議正統不黜  
魏其容章望之著明統論以辨之張南軒經世紀年直以先

主繼獻帝而附魏矣於下方又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爲  
正魏爲篡考訂詳備惜仲山游公皆未之見余亦近方見之  
劉斯立病中詩云欲成蹇士賦應作半人詩半人當是用習  
鑿齒事

放翁少時二親教督甚嚴初婚某氏伉儷相得二親恐其情  
於學也數譴放翁不敢逆尊者意與婦訣某氏改事某官與  
陸氏有中外一日通家於沈園坐閒日成而已翁得年甚高  
晚有二絕云腸斷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  
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  
絲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泣然舊讀此詩不解其意  
後見曾溫伯言其詳溫伯名黯茶山孫受學於放翁

得詩集卷二

六

韋蘇州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媿俸錢太守能爲  
此言者鮮矣若放翁云身爲野老已無責路有流民終動心  
退士能爲此言尤未之見也

蕭千巖采蓮曲云清曉去采蓮蓮花帶露鮮谿長須急漿不  
是趨前船相隨不覺遠直到暮煙中恐噴歸得晚今日打頭  
風絕似玉臺體

三良事見於詩左傳皆云秦穆殺之以殉坡詩獨云乃知三  
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客從田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  
見疑古人此說甚新後讀曹子建三良詩云秦穆先下世三  
臣皆自殘生時共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  
難乃知子建已有此論



穀千駑不如養一驢

黃初中疑忌諸王黜削封爵名曰就國實同拘囚斷其來往求通親親表云臣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發陳意無所與屏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甚哀切求自試表云若陛下出不世之詔効身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東屬大司馬統扁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敵亮庶効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媿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甚悲壯

與楊德祖書略云詞賦小道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爾猶稱壯

夫不爲吾雖薄德位爲藩侯庶幾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理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味其文勢駿壯退之答崔立之書本此

曹仲雍哀詞略云昔后稷在寒冰闕穀在楚澤衣鳥憑虎而無災今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煖於翔鳥之翼幽房閒字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虎之情文字麗密有如

此者自三頁以下皆見曹子建集

天台林憲字景思自號雪巢尤遂初序其集略云富與貴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所甚靳者多則不

能兼人之所得固宜然則才者實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曉也誠齋演遂初之說爲雪巢之詞云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爲橫民矣欲不與一人同受橫政可乎余曰子旣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爲君惜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必欲專享詩人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二公可謂善諫矣

雪巢讀陶詩云吾觀淵明詩了不在言賦有如太和氣周行不停駐時與春爲風融夷物華布而未見用力萬物向榮處

時與秋爲月浩然無點注江山滋清絕宇宙靡纖汗乃知淵明詩本不在詩故邂逅吐所有氣象隨所寓乞食不爲拙華軒不爲慕歸來不爲高折腰不爲沮義皇平步超無懷貞雅素簡澹豈能盡學者漫馳步獨有無絃琴明明一斑露雖甚清絕然太輕快集中長篇皆類此要須更櫟括以章柳乃善蕪城賦云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擘若斷岸疊似長雲觀基扇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歌堂舞閣之基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團葵賦云仕非魯相有不拔之利貧惟二仲無逸馬之憂若乃鄰老談稼女姬歸桑拂此葦席炊彼稌梁登壺援醴曲瓢卷漿乃羹乃淪堆鼎盈

筐甘旨蒨脆滑柔芬芳消淋逐水潤胃調腸鮑明遠賦有思  
致然太拘狹開拓不去略存二賦于此詩工於賦押韻用事  
往往切題岑參賈至輩句律多出於鮑然去康樂地位尚遠  
登大雷岸與妹書六百餘字無一字及家事皆述道途辛苦  
古今陳迹山藥水怪羈愁旅思辭極典雅為集中佳作  
燕公之文如榧木枝幹締御名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  
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侯許公之文如應鐘鼗鼓  
笙簧鐸磬崇牙樹羽考以宮懸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  
之文如赤羽元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猛有虎闕然鼓之  
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  
法不言可以望為羽儀賈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輿玉  
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飢獨孤常州之文  
如危峰絕壁穿倚電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  
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御名鐵騎夜度雄震威厲  
動心駭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  
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廡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概  
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颿激浪汗  
流不滯然而施於權激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山夜鴻  
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瞥然高遠故友沈  
諮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芳揚蕤雖迅  
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而  
紀矣以上皇甫湜評唐十一家之文可與法帖所載梁武帝

評三十四家書對觀

出世篇云生當為大丈夫斷羈羅出泥塗四散號呶俶擾無  
隅埋之深淵飄然上浮騎龍披青雲汎覽遊八區經大山絕  
巨海一長吁西摩月鏡東弄日珠上始天之門直指帝所居  
羣仙來迎塞天衢鳳凰鸞鳥乘金輿音聲嘈嘈滿太虛旨飲  
珍食今照庖廚食之不飫飲不盡使人不陋復不愚且且狎  
玉皇夜夜御天姝當御者幾人百千為翻宛宛舒舒忽不自  
知支消體化膏露明湛湛無色茵席濡俄而散漫斐然虛無  
翕然復搏搏久而蘇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清都四支為琅玕  
五臟為璠璵顏如芙蓉頂如醍醐與天地相終始浩漫為娛  
下顧人間涸糞蠅蛆湜以軻雄自擬然此篇放曠超軼軻雄  
不道也文字亦未及大人賦隋唐人言語耳  
閻廬之死金玉其墓黔婁之死首足不覆皇甫湜  
吳融詩阿對泉頭一布衣自注云阿對是楊伯起家僮常引  
泉灌蔬  
韓致光吳子華皆唐末詞臣位望通顯雖國廢主辱而賦詠  
倡和不輟存於集者不過留連光景之語如感時傷事之作  
絕未之見當時公卿大臣往往皆如此  
鳩賦云夜風索索緣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厥虎不羶  
厥牛不齒爾今何功既角而尾  
虎賦云西白而今其獸惟虎何彼列辰自虎而鼠善人瘠饑  
人肥汝不食饒畏汝之飢

惡馬賦云彼騎而嚼孰爲其主彼芻而蹏孰爲其圉五里之  
墩十里之亭癯燥飢渴不擇重輕亭有饒吏曝之爲臘又毒  
其吏立死於樞已上三賦見王溪集

王溪與陶進士書夫所謂博學宏詞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  
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  
盡知矣天下及蟲身草木鬼神精魅一物以上莫不開會此  
其可以當博學宏詞者耶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  
衡大臣問一事詰一物小如毛甲而時脫有不能盡知者則  
是博學宏詞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窘若囚械後幸有中書  
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大快樂曰此日後不能知得東西  
左右亦不畏矣又云常時祝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

待語類卷三

十一

地閣藏書

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其論激矣

前人記蔡京權重喜閭漕鄭重可簡餽茶就封皮批進修撰  
除運副遠相晚亦權重病起見二難吐綬愛玩久之問誰所  
致左右以宗少梁成大對亦就劄子批除刑部侍郎人以爲  
戲筆也已而命下西山先生云其權重於蔡氏耳

遠相當國久從官多由徑而得端平初鶴山召對云侍從之  
臣有獻納而無論思亦雅諫也

鄭谷送人下第云吾子雖云命鄉人嬾讀書七言云愁破方  
知酒有權皆有新意

薛能云詩深不敢論鄭谷云暮年詩律在新句更幽微詩至  
於深微極玄絕妙矣然二字皆不能踐此言唐人惟韋柳本朝

惟律德符陳簡齋能之

溫飛卿蘇武廟云迴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甲帳  
是武帝事丁年用李陵書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之語頗有思  
致

南豐序南齊書云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唐虞之蹟耶弁與其  
精微之意而傳之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  
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曲阜行穎濱中書舍人  
制云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學者宗之以爲大訓蓋當是時  
豈獨綱紀法度後世有不能及哉至於言語侍從之臣皆聖  
人之徒亦非後世之士所能髣髴也詞意全本南豐其家庭  
素所講貫也

待語類卷三

十一

地閣藏書

橫渠絕句云渭南涇北已三遷水旱縱橫數畝田四十二年  
居陝右老年生計似初年又云兩山南北雨冥冥四隔東西  
萬木青面似骷髏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經其清苦如此所  
以爲一代儒宗

曹操欲使十吏就蔡琰寫遺書琰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  
筆真草惟命妻胡之恥豈不大於親授所謂不能三年之喪  
而總小功之察歟

義山孔明廟云玉壘經綸遠金刀歷數終誠齋徐孺子墓云  
舊國已禾女荒阡猶石翁比山谷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  
之句尤精確

義山善用事哭劉蕡云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宏自應制科

至謫此止以十字道盡

溫飛卿過韋籌草堂七言云醉後獨知殷甲子病來猶作晉  
春秋和靖五言云隱非秦甲子病著晉春秋和靖非蹈襲者  
當時偶然相犯

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居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  
宅此謂魯生及孔氏之後有絃誦於其間者爾而疏云懼其  
神異乃止不壞誤矣高祖誅項籍引兵圍魯魯諸儒猶誦  
詔禮絃歌之音不絕此豈亦有神異耶解經如此豈不語怪  
神之義哉

半山擬寒山云我曾爲牛馬見草豆歡喜又曾爲女人歡喜  
見男子我若貞是我只合長如此若好惡不定應知爲物使

終持齋集卷二

五

德淵集

堂堂大丈夫莫認物爲己後有慈受和尚者擬作云姦漢瞞  
漢漢漢漢總不知姦漢做驢子卻被漢漢騎半山大手筆擬  
二十篇殆過之慈受一偈耳所擬四十八篇亦逼真可喜也  
寒山詩儼言細語皆精詣透澈所謂一死生齊彭殤者亦有  
絕工緻者如域中嬋娟女玉佩響珊瑚鸚鵡花閒弄琵琶月  
下彈長歌三日繞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殆  
不減齊梁人語此篇亦見山谷集豈谷喜而筆之後人誤以  
入集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  
令愀然太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  
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觀陳根而絕哭今傷心

百年之際興衰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  
之可無乎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賢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  
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  
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  
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葭爾之士雄心推於  
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蹟頓於促路嗚呼豈  
特晉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  
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宏又云吾在軍中持法  
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善乎達人之謙言矣持姬  
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

終持齋集卷二

四

德淵集

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  
變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歟又曰吾姪好妓人  
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六尺牀張總帳朝晡設脯脯之屬月  
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  
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  
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  
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  
能去其惡威患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  
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於是遂憤懣而獻帛云耳士衡此作詞簡而事甚備語絕而

意愈新當爲魏晉閒文章第一序勝於文弔魏武文

後村詩話續集卷二

五

後村詩話續集卷二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

宋劉克莊

放翁詩云藥來賊境靈何益米出胡奴死不炊上句用柳公綽事公綽節度山南東道有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曰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棄藥而逐道士殆天為下句設此奇對甲子七月讀唐書記時年七十八

揚雄集六卷四十三篇劇秦美新之作在焉法言末云自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又曰其勤勞則過於阿衡此時莽猶未篡此語不過如今人稱頌權貴人功德耳及莽既篡雄縱不能如許由洗耳魯連蹈海然與龔勝同時莽使使者以印綬強起勝勝稱病篤臥以手推去印綬勝兩子及門人進說云云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今年老且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

通鑑叢書

姓下見故君乎不食而死雄亦仕漢者莽篡不能去視勝可媿死矣美新之篇方且盛稱皇帝陛下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間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襲舊二為三以示罔極又自言有顛胸病恐先犬馬填溝壑長恨黃泉故作此篇以獻余為寧顛胸病死此文豈可作哉朱氏書莽大夫揚雄卒書其罪矣而昌黎公荆公涑水公皆推重或以配孟子何也元后誅略云天之所廢人不敢支又云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新聖又云漢廟黜廢移安定公凡累百韻案元后王莽之姑然擲傳國璽缺其角間翟義起兵以為是見漢宗廟毀壞有怨言人心之公不可磨滅如此雄士人也願以賊莽為新聖以漢廟黜廢為天之所壞乎

劉子政集二卷有九款用騷體未有杖銘云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強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諸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任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語簡而有味

文君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十八而寡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死文君為誄傳於世

揚雄夢吐鳳凰而作太玄經仲舒夢蛟龍入懷而作春秋繁露

公孫弘食故人高賀以脫粟飯覆以布衾賀告人曰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廚五鼎外膳一肴於是廟庭疑其矯為弘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

通鑑叢書

吳章為王莽所殺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惟司徒掾平陵曹敞獨稱章弟子收葬其尸

目矚得酒食鐙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故目矚則呪之鐙花則拜之乾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

枚舉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舉時有累句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閒飛書走檄用枚舉廟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用相如

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算術成帝時人真自算其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壁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真算時長下一算慮脫有旨不敢告全

果校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檟西四丈所鑿之入五尺  
吾欲葬此地及死往掘得古時空柳遂以葬焉元理嘗從其  
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圃米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  
以食箸十餘轉曰東圃七百四十九石八升七合又十餘轉  
曰西圃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書圃門後出米西圃六百  
九十七石七斗九升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圃不差圭合元理  
後復過廣漢告以米數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  
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取酒鹿脯數片理復算曰諸蔗二十  
五區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收六百七十三  
石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賦者  
較悉知其所曰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徧廣漢慚曰有倉卒客

後符記卷三

三

通國書

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豚一頭廚中荔枝一杆皆可爲  
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曰爲歡

公孫弘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貧解衣裳  
衣之釋所著冠履與之又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縷撲滿一  
枝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  
滿則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  
弘爲高賀鄒長倩兩故人所輕如此豈非曲學阿世以納侮  
歟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使各爲賦枚乘爲柳賦路  
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  
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

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自揚雄夢吐鳳已下皆見西京雜記葛洪所集也未云洪家  
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  
數歛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詮次而亡故書無定本雜記而  
已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爲十秩秩十卷合爲百  
卷試以此記較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小有異同耳固所  
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  
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故得  
猶在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復有者多不足備恐年代稍久  
歛所撰遂沒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耳

後符記卷三

四

通國書

爭傳和扁生後世膏肓可爲死可起瓦屑蓬根盡珍劑歲月  
轉久術轉疏十醫九死一活無北市醫工色潛動大字書牌  
要驚眾偏收棄藥與遺方縱有神丹亦無用實者爲虛熱爲  
寒幾因顛倒能全安君不見形神枵然臥一室醫方爭功藥  
無必左手檢方右顧金兩手雖殊皆劍戟似諷當時主和戰  
者聞逆亮入寇律詩云本來飢飽非同鼎安得浮沈自一舟  
又云異日是非憂史謬終身寒餓羨錢愚詞不迫切而意獨  
至矣少稷及接呂居仁曾吉甫議論在山中讀書二十年名  
理極重晚爲大坡因符離之敗攻張魏公父子以附和議遂  
爲公議所貶甚可惜也頃故人陶木仁父宰上饒余託仁父  
傳其集四冊詩居其一

漢益州刺史朱公叔卒門人陳季主議所謚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孟懿子衛之孫文公叔文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同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文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皆此天子大夫得稱公其禮與同盟諸侯敵之文明也又禮緣情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亦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安其位是也今日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

禮記卷之五

五

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吉父賢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文禮曰伯某父異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公同禮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異亡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斯不稱子而已邕此議佳甚韓柳歐曾不能加

邕集十卷大半為人作碑板如橋元楊秉楊賜皆名臣如朱公叔陳仲弓郭林宗范史雲姜肱皆名士至於劉表胡廣之碑豈得無媿詞乎又有袁滿來胡根二銘滿來大尉之孫司徒之子年十五死根陳留太守之子也七歲死二銘甚美幾於諛墓矣

周總字巨勝汝南人再舉孝廉皆委之去梁冀專國前後三

辟不至後太尉司徒各再辟司徒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茂才公車時徵託疾杜門里巷無人迹外廷生蓬蒿至延嘉二年梁氏誅滅而總卒國典字叔則探綜歷數剖織入冥州郡禮命舉至孝莫之能起李休字子材南陽宛人綜七經精羣經玩辭察變獨見前識古今疑義錯謬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學休盡割判剝散幽暗昭爛郡署五官掾司空胡廣以禮優請不至以上三人史逸其事見邕集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鳳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門惟中設都座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劉寵麗訓北面楊公南面日磾華邕麗西南面受詔

禮記卷之六

六

書各一通尺一木板單兩常侍又諭旨以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而各摺索莫肯盡忠規補闕故特密問勿依違生疑諱皆再拜受詔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筆札邕對峴墮雞化皆婦人干政所致乳母趙嬈貴富伴於帑藏正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永樂門史崔王依阻城社大為姦禍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又言廷尉郭禕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方直前太尉劉寵忠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邕立朝持論可謂有所補益然詔問之時兩常侍在都座之側乃不敢指言漢寺人亦太橫矣為曹公祠橋公公使持節丞相冀州牧魏王操謹遣掾再拜敬祠故太尉橋公公以懿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橫



靈幽體野逸哉時夷幼以頑鄙之質為大君子所顧猶仲尼之稱顏淵李生之歎賈復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容要哲言殞逝之後路有經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戲笑之言非至親篤好夫何肯如此解懷舊雅顏潛然淒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則致薄祠公其尚饗

董卓上言辭疾乞就國土羣臣表卓上解國家播遷之厄下救兆民塗炭之禍黜廢頑凶援立聖哲謹按漢書蕭何以相國金印綵綬位在公卿之上卓功績參侔伊霍以卓為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履上殿入朝不趨此表豈筆也然其罪薄於子雲

後村詩集卷三

七

徐淵子賀周益公致仕啟云清朝無事元老辭榮謂七十致仕當守禮經之常故再三上疏不為文具之舉天子重違其意孤傳以華其歸喜見顏閒甚於掇一第之日身居物外忘其為三公之尊邂逅遂得初心毫髮略無遺恨恭惟某官棲遲盛福俯仰太平開館招賢留作國家之用銜杯樂聖退全明哲之身甫於懸輿已聞冠挂於神武雖是翁嬰鍊皆意復使此老婆娑是負其平生二者豈可得兼萬有足是關學力難與婦謀昔蜀公年未至而乞身潞公耄已及而謀國從其所好匪道之常又豈徒行止合聖人之時出處全君子之致方尋同社其餘年玩象戲於橘中焉知老至作龜巢於蓮上但某夙仰高風驚聞盛舉

觀終始之一節知壽百年昔嗟林下之無人今喜山中之有相涼臺煥館俾知綠野之清閒角扇長壺願備洪崖之瀝滯淵子此作甚佳然為詩名所掩

淵子有竹隱集十一卷多其舊作暮年詩無棄本此公會見石湖放翁誠齋一輩人又材氣飄逸記問精博警句巧對天造地設略不戢人喉舌費人思索人品在姜堯章諸人之上集中及晚作尤佳者昔已有絕句詩迄今摘其警句於後曉梵魚出聽夜禪石點頭體千胸中著雲夢皮裏有陽秋進夫自作先生傳誰為故吏碑挽錢馬上春坊酒眉尖野店茶觀文肩成山聳因尋句眼作花昏為勒碑陳宣子天寒不知翠袖薄日煖但覺玉煙生水仙黃四孃花空朵朵謝三

後村詩集卷三

八

耶鬢已蒼蒼燕索醉寧傾問字酒忍飢不取作碑錢駒入隙來元不礙蠅鑽紙出定何妨紙化成銀地佛應喜移下玉樓天不知雪北風萬籟自宮徵南日一軒真袴襦日但欲有衣存妓妾不愁無帳列生徒明劉顯貴為天子友退之窮作相君書王士穎以我本田家子驅來作長官政雖無小異民卻自相安靜或焚香坐閒因展畫看庸人擾之耳只道太和難巢巢餘太古雪人有正初風頭如雪絮白而作春桃紅題雪一鞭加雨膚萬刃割吾腹就令猛於虎何忍食子肉世無冷錢湯邑盡活地獄裝太和老覺此身無一堪尚牽詩課撚衰髯亦知庭院西風惡直為秋香不下簾米綱一瓶儲粟一囊錢兒學箕裘女紡塲更買小工吾事畢

勘書評畫了殘年 可憐玉雪不供愁似倩詩翁作

此君雖強項歲寒相對卻風流瓶花 以菴巨笑螻蟻

冠山戴笠等逍遙石 不識廬山孤負目不食螬蟬孤負

腹亦知二者古難并行到九江吾事足 巾墊雨佩飛霞

解客嘲攻墨守 通明殿不夜城雪 三雅六經趙德莊送

有酒爵三大伯雅次仲雅小季雅 侯鯖錄陶人為酒器有

酒經晉安人簡人以酒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他境人

不達問餞五經束 大官連檣十萬艘小官僅得一葉如漁

帶迎門方知是酒 初其中何所有白髮翁媪并兒曹赤脚婢三後執爨蒼頭奴

二前操篙元真筆床閒茶竈吏部酒杯兼蠅蠅書緘一箱半

魚蠹一東百軸成牛腰平鋪葉積薦糴犬贖買棗栗供猴猿

新花鬱屈作菱木清酒蕩搖成濁醪蓬低日覺牛角折籠近

時聞羹釜轆高驤正難望鵠首緩進豈敢爭龍標全家窘拘

嘆跼踖長物屏富隨週遭桑樞駟馬各是累人肝薇蕨俱成

糞不須彼此更相笑未必鬱林之石賢胡椒舟行

斷貪軼解見縛懷想宅絕迷道摧慢撞拔或箭撤睡蓋裂愛

網 彌勒稱讚善財告諸仁者此長者子為被四流漂泊者

造大法船為被見泥沒溺者立大法橋為被癡暗昏迷者然

大智鐙為行生死曠野者聞大聖道為嬰煩惱重病者調和

法藥為遭生老死苦者飲以甘露令其安穩為人貪恚癡火

者沃以定水使得清涼 云何為菩薩究竟施佛子此菩薩

假使有無量眾生或有無眼或有無耳或有無鼻舌手足來

至其所告菩薩言我身薄祐諸根殘缺惟願仁慈以善方便

舍已所有令我具足菩薩聞之即便施與假使由此經阿僧

祇劫諸根不具亦不心生一念悔惜但自觀身從初入胎不

淨微形胞段諸根生老病死又觀此身無有真實無有漸媿

非聖賢物臭穢不潔骨節相持血肉所塗九死常流人所惡

賊作是觀已不生一念愛著之心復作是念此身危脆無有

堅固我今云何而生戀著應以施彼充滿其願如我所作以

此開導一切眾生余於身心不生貪愛悉得成就一切智身

是名究竟施箴譬如乘船欲入大海未至於海多用功力若

至海但隨風去不假人力以至大海一日所行比於未至其

未至時設經百歲亦不能及 至微細罪生大怖畏 以忿

恨風吹心識火熾然不息凡所作業皆顛倒相 解脫長者

告善財善男子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

以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忍辱坦蕩自心

應以智證潔白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以佛自在開發

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十力照察自心以上見華嚴經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條豈有義味

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元祐末為博士紹聖始為禮部郎有

挽蔡相確詩云邴吉勳勞猶未報衛公精爽僅能歸豈嘗

汲引之乎挽魯直五言八句首云魯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

下六句亦無褒詞文叔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歿也文潛詰其

墓獨於山谷在日以詩往還而些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

淄絕句云擊鼓吹笙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

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稍收吾  
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文亦佳作文叔李易安父也文潛  
誌云長女能詩嫁趙明誠

文叔祭洪水文云惟先生自詩書以來載籍所記歷代治亂  
九流百氏凡一過目確不忘墜其發爲文章則泛而汪洋密  
而精緻脩然高爽斂然沈毅肆肆而隱忽紛而治絕馳者無  
遺影適澹者有餘味如金玉之就雕章湖海之失涯埃雲煙  
之變化春物之積麗見之者不能定名學之者不能勢筆  
勢略與淇水相頡頏精深可詠味

初至象郡五言云裨海環國世人持兩足遠  
欲窮吟域心知禹分土未盡舜所陟吾還桂嶺外仰亦見斗

極升高臨大路郵傳數南北山川來時經草樹略已識杖牀  
歸夢長鄉埃行歷歷又云去日有近遠寒暑乃不同手提而  
喙飲嗜慾南北通是邦亦洙泗人可牛與弓良知盡虛市妙  
質老耕農彼時張曲江此時余襄公二子稍穎脫一洗凡馬  
空斯文隔裔土後生昧華風閩中要常袞劍外須文翁又云  
秦扁不南遊醫方略嵐嶂茅黃秋雨淫與瘴蓋同狀呪師烏  
能神適市牛扶杖吾欲養黃婆母壯子亦王妙藥只眼前乞  
汝保無恙又云居近城南樓步月時散策小市早收燈空山  
晚吹笛兒呼翁可歸我意慘戚從來堅道念老去倦形役  
天其卒相子休以南荒綺宴坐及此時聊觀鼻端白絕句云  
步履江村霧雨寒竹門明卷繫黃團猶嫌仇鱗驚魚鳥父老

相呼擁道看八尺方牀纖白藤含風漪裏睡青鸞若無萬里  
還家夢便是三湘退院僧南遷後四六比向來兩制尤高簡  
精妙日狄人傑何如日粗覽經史薄閑文筆箴  
規切諫風晚有錢癖和嶠之徒

魏元忠文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真剛內懷趨附  
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肥鮮綺羅斷人食內  
衣錦性好行房憎人蓄聲色

唐儉事太宗甚蒙寵遇每食非儉至不餐數年後特憎之道  
謂之曰更不須相見見即欲殺隋文帝重高頊初甚愛後不  
願見見之則怒

薛師有巧性常入宮闈補闕王求禮上表曰太宗時羅黑龍  
彈琵琶遂闖爲給使以教官人今陛下要懷義入內臣請闈  
之庶宮闈不亂表寢不出

少府監裴匪舒奏賣苑中官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貫劉仁  
軌曰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遂寢

宗楚客稱詔薛師釋迦重出觀音再生  
尚書左丞張庶廉子利涉爲懷州參軍刺史鄧暉曰名父出  
如此物

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姓名聯用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  
數對號爲算博士盧生之文古今彙彙文質彬彬惜哉不幸  
有冉耕之疾爲幽憂子以釋憤焉  
李詳初爲劍南一尉言刺史書考不平又曰請考使者卽下

筆曰怯斷大事好句小稍自隱不清疑人總考中下

張易之昌宗目不識字手不解書謝表及和御製皆詔附者

為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輩之作而易之竊名為首

逆韋詩什並上官昭容所製昭容上官儀孫女博涉經史研

精文筆班婕妤好左嬪無以加茲

賀蘭敏之為封東岳碑張昌齡所作也劉子書咸以為劉勰

所撰乃渤海劉晝所製晝無位博學有才竊取其名人莫知

也

進士章弘智詩君為河畔草逢春心生妾如臺上鏡得照

始分明同房常定宗改始字為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博

士羅道琮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

多為主詩始歸宏智轉還定宗張荀兒愛偷文章時為之語

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駱賓王帝京篇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沙泥

再閱殺胡人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鬚者枉戮

梁武帝使喚檣頭師帝方與人某欲殺一段子應聲曰殺卻

使出斬之某罷喚師入使曰陛下令殺卻臣已殺訖帝歎師

臨死何言曰師云貧道前身為沙彌以鑿刻地誤斷一曲鱗

今此報也帝流涕無及

吏部尚書唐儉與太宗某爭道上大怒出為潭州善怒未洩

謂尉遲敬德曰唐儉輕我我欲殺之卿為我證驗有怨言指

斥敬德唯唯明日對仗云敬德頓首曰臣實不聞煩問確定

不移上怒碎玉珽於地奮衣入良久索食引三品以上皆入

宴上曰敬德今日利益者各有三唐儉免枉死朕免枉殺敬

德免曲從三利也朕有怨過之美儉有再生之幸敬德有忠

直之譽三益也賞敬德金一千羣臣皆稱萬歲

魏元忠忤二張出為端州高要尉二張誅入為兵部尚書中

書令左右僕射不能復直言古人有言妻子具則孝衰爵祿

厚則忠衰

三馬俱用覺魏祚之陵夷五侯並封知漢圖之圯缺周公孔

子請伏殺人伯希叔齊求承行劫牽羊付虎未有出期縛鼠

與貓終無脫口酷吏以上二十二則

左思白髮賦云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於光儀策

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鐻好爵是糜白髮將拔怒然自詎

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

惡朝生畫拔何罪之故余觀橘柚一皦一晦貴其素華匪尚

綠葉願戡子之手攝子之鐻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

貴華賤枯赫赫閭闔藹藹紫廬弱冠求仕童髻獻謨甘羅乘

軫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輪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

臨拔頓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娛甘羅自以辨惠見稱不

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材見異不以烏鬚而後學聞之

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

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之以爾所言非不有理

髮貴耆老今薄舊尚稱用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

侯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哲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  
飛蓬髮膚至呢鮮不克終聊用擬解比之國風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

宋劉克莊

陶弼商翁與楊政樂同時一生仕宦廣西晚守欽順二州集中多佳句前已采其一二他五言如塞上云星落胡王死河窮漢使歸雪山經夏冷天馬入秋肥觀教戰云晉興由帥讓楚敗以師喧行役云陰微辨樵火霽早誤僧鐘雜詩云久聞忘將略多病熟醫書順州云渴蜂銜研水飢蝶嗅屏花七言汴河云柳與揚州今獨在水和隋帝不重來柳州云人心如地少平處天氣似春無冷時送人云冷酒十分無客送輕車一兩有民攀又云兵堪渡海將軍老史不占天處士間村行云路小馬蹶高復下村深雞唱有如無

李雁湖詩程滄州守宜春刊於郡齋余不及識公初筮豫章

集詩話續集卷四

通圖

公謫居臨川從曾極景建得余詩簡景建云劉君詩兼鮑瘦之清俊前與先君同舍不知其郎君詩筆如此晚得宜春本摘其警句一二於此紅梅云晚覺鄭公殊嫵媚生憎夷甫太鮮明送楊子直知吉州云憂時鐵石孤忠在閱世風花老眼空酬景建云新有千絲明曉鏡舊無一盞贊宵衣閒吟此外惟須飲老覺人間萬事非又云向來交態雲翻手靜裏无言石點頭雁湖注半山詩甚精確其絕句有絕似半山者已采入詩選矣如平生閱世朦朧眼偏向白鷗飛處明如鴉健觸翻紅菽菽鳴聞占斷碧鄰鄰皆可諷詠如金谷友玉川奴鴈鴈賦蛺蝶圖雙蓬鬢寸草心鶴友雁奴鴈客鴈奴皆的對于湖讀中興碑云繡紉兒唬思塞酥重非涼香驅羣胡阿環

錦襪無尋處一夜驚眠搖帳柱朔方天子神武謀三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奇祟中興之功不贖罪日光玉潔十丈神蛟龍盤拳與天齊北望神皋雙淚落祇今何人老文學題蔡濟忠所摹御府米帖云生前官職但執戟身後一字萬金直當時雷霆下收拾世閒不復有遺逸整整十卷墨猶溼光彩激射海為立平生我亦有書癖對此倘悅心若失口吐汗下屢太息十日把玩不得食作牋天公拜稽首乞我此老生時一隻手為君痛飲百斛酒墨池如江筆如帚一掃萬字不停肘

石徂徠讀石安仁吳興晉學士詩云齊梁無駿骨李杜得秋毫後世益纂組變風堪鬱陶奔道少驥逸禿穴如牛毛試看

集詩話續集卷四

通圖

安仁詠秋風有怒濤徂徠力排楊劉而推重曼卿如此但前云駿骨後又云驥逸何也寄張從道云臘盡妻未褐天寒子讀書寄明復先生云殘書幾篋蠹寒菊半籬荒惟學春秋者時時到草堂殊有魏野林逋氣格徐淵子詩用紡塲字斯干詩載弄之瓦注云紡塲也說苑亦云和氏之璧千金之寶用以間紡不如瓦塲癸未甲申余自桂林入都改秩一日自外歸逆旅主人云有二客訪君不遇留刺而去視之蓋高續古鍾春伯二館職也皆素昧明日往謝高云吾於陸伯敬處見子某詩鍾云吾於南塘處見子四六相約訪君共論此事何相避之深也鐘惠四六一卷高遺疏寮詩二冊未幾鍾貴顯高出館不復入今

皆物故余老矣四六姑置惟詩結習未忘所得疏寮二冊前  
已摘出一二聯後得其全集數倍於舊老筆如湘粒酒馨多  
人閒俚耳所未聞者有石湖放翁誠齋之風部帙既多不能  
徧閱姑錄其警語於編以備遺忘五言楊嗣勳惠茯苓云道  
是青神谷元道白帝厓有松如壯士其魄化嬰兒雲溼侵鴉  
嘴天寒翦兔絲堯初香摘髓秦後雪凝脂穴動龍蛇窟山空  
鳥獸悲惟將千歲力白了一生奇送潘德鄰帥廣云風穩琛  
舟引春歸卉服衙謁吳給事云上皇今百歲近侍不多人寄  
僧云鹿采花修供獲分石坐禪別僧云夢無全覺久詩只半  
聯奇聽雪云竹大時聞折梅明不受靈雜詩云今古憑詩了  
乾坤賴酒澆忙猶輪使硯巖尚事持茶買研云汾獻升雲鼎

詩餘類纂

通鑑書

秦遺蝕雪碑曹娥江云沙冷雁三二天長帆有無七言送蜀  
客云峨眉雪罷添巴水玉壘雲空見蜀星白浪不侵魚復陣  
青苔猶護劍關銘題放翁誠齋倡和云題徧蛟綃乾碧海吹  
將鶴笛上青天道山堂前梅花云太乙神仙遊册府秦王學  
士凭闌干懷墅云已是飛來鷓鴣了可能落到牡丹花讀景  
卿詩云東西都漢猶司馬三百年唐只次山荅人云晉書好  
傳偏安石唐世諸人且樂天送歛守云龍尾石須分幾寸牡  
丹花不望頭綱池西云旋作池來分刻曲略教花處似蘇隄  
梅花云相依豈恨移來晚欲訴猶須說到明絕句尤多佳者  
都下云柳生春思拂京華不管閒人也憶家添盡好香那睡  
得月痕如水浸梨花中秋夜登秀臺一絕云青冥風露無人

管醉力飛昇入桂臺月過斗西親挽住伴人騎鶴去蓬萊冰  
娥看盡人閒世好事如公不數枚卻喚清疊相揖酌汝聽下  
界息成雷梨花云殿頭催引上清華獨奏春詞喝賜茶帶月  
歸來仙骨冷夢魂全不到梨花晚泊江口云白鷺青煙刺江  
口梅六七分經雪後月肯流連相伴酒隔岸呼船有魚否五  
言古體荅辛幼安云青天不惜日壯士偏知秋自古有奇畫  
如今空白頭彼時當再來吾老不可留天推壁上星入銀  
河流躔度若此急人生與之浮終夜自起舞無人共登樓典  
謨有陳言河洛非故州黃鶴呼不來誰能理殘裘此篇甚高  
古

詩餘類纂

通鑑書

杜旗伯高題蘭亭序云君勿笑新亭相對泣卻勝蘭亭暮春  
集白頭吟云長門作賦直千金不知家有白頭吟二詩皆有  
味  
王元澤詩不滿百度關山篇萬馬度關山關山三尺雪馬盡  
雪亦乾沙飛石更裂歸來三五騎旌旗映雪滅不見去時人  
空流積中血古樂府無以加春懷云朝日上屋角百鳥鳴不  
休豈復辨名字但聞鬧鉤鞞亂我讀書語驚我夢寐游鸞弓  
彈使去暫去還啾啾彈十得一丸窮時來愈稠投弓坐榻上  
咄咄空自尤時節使汝嗚我何爲汝讎絕句云一雙燕子語  
簾前病客無慘盡日眠開偏杏花人不到滿庭輕雨綠如煙  
罪微細雨不成泥料峭輕寒透夾衣處處園林皆有主欲尋  
何地看春歸殊有乃翁思致

猶較集前已摘數聯晚温故讀再錄昔遺忘者七言雪中云  
但能閉戶酌季雅安用馭風尋伯昏種蕪菁作羹云且喜蕪  
菁種得成薑心散出碧縱橫脆甜腩子無反惡肥嫩羔兒不  
殺生樂羊豈斷兒孫念劉季寧無父子情爭似野人茆屋下  
日高澹煮一杯羹歷世云面朋面友風雨散山鳥山花澹薄  
交一榻攪瑜容獨臥滿杆杞菊是兼肴五言云天寒猶著絮  
雨溼欲蒸書吳地人情薄西人客計疏無書堪著眼有法可  
安心絕句云誰倚黃旗喚阿瞞令君終作可憐人蕭然惟有  
鹿門老不帶孫劉一點塵輕陰小雨晚難收柳瘦梅窮卻似  
秋可恨水仙花不語無人共我說春愁春怨云梨花雨送海  
棠花不借騰脂作小紅幾日無人吹玉笛鴛鴦飛入館娃宮

集前已摘數聯

五通開卷書

此老筆力有謫仙風骨集中有云老鶴梅拋青嶂裏客星倦  
倚紫微邊又云而今心服陶元亮作得人間第一流豈非深  
悔晚出之誤歟  
瀟山集多不經人道語此公讀書多氣老筆道題顏魯公像  
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視坎趨前死羽  
服行山卽此身與客晚集云足下一來同晚步先生小住大  
村春春晴云四野綠迴春補闕亂山塵淨雨修容嬾軒云經  
年不灌子春足半月才梳叔夜頭止酒云縉紳處士議所以  
將軍貴人須畢之月夜云琉璃虛空甚圓滿紫磨山川更新  
鑄梅花絕句云姑射山頭冰雪仙人閒一見便豐年卻應羞  
死琴臺女不得乃翁分一錢荷珠云客來切勿令觀此惹惹

猶能困伏波如大槐小草木偶芻靈朝采夜光立豹蹲鴨口  
代手談木上座翹先生千金子萬玉妃童欺我老農報余春  
下巖研正焙茶皆的對

王逢原集張巡篇云祿兒射火燒九天鬼手不撲神聽旃羣  
庸仰口不肯唾及出長喙噓之燃睢陽城窮縮死鼉危繫一  
髮懸九淵巡嗔睨遠兩肯折怒嚼齒碎鬚張肩恨身不毛劍  
無翼不能飛去殘賊燕翁軀腥刀兒磔俎日嚼肉血猶經年  
霽雲東攘兩臂去西來才有九指還胸中憤氣吐不散去隨  
箭入浮圖博忠窮智索莫自効更嚮愛妾嘗飢涎我疑沒日  
賊不食恐其肉醜死不痊又疑身骨不化土定作金鐵埋重  
泉何時山移陵谷變發出鼓鑄戈或鋌吾如得之願有用不

集前已摘數聯

六通開卷書

誅已然誅未然此作出盧仝上交難贈杜漸云兩鼠共謀渴  
相飲期入水一鼠下繩缶一鼠上銜尾前鼠以之跌後鼠以  
之死鼠死何足噫夫人才可悲平地把手笑乘崖撥足擠賊  
防易爲力壯健完藩籬交防難爲人笑面惡肝脾前日信其  
是今日悟其非安得先知明有如灼火龜然則奈之何期子  
同吁噓此必有爲而作誰氏子云嫋嫋誰氏子鮮鮮一何姝  
來奔富人家妻與富人俱嚴妝問夫子我豈彼室如夫子笑  
遣之彼寧與汝都升堂由阼階德色溢以舒親賓不敢笑退  
語相唏吁高堂聚羣婢唯諾相恣唯家事忽不圖頤指取自  
如朝令折桂薪暮遣藩籬除風雨中夜來百費生不虞屋壓  
盜隨至夫死別嫁夫東鄰有淑子性不事鉛朱端居大人求



正色不願諛清鏡見白髮行謀不願聞不知愛妻人取舍何  
異欺詞意似王建張籍哭詩云日雖淚所出由來心乃源白  
日曬我面意欲乾決瀾而不照我心我淚何由乾況在重雲  
遮使我何自安又云日存多所見不若無日完山中云山中  
亦有出山路山人自不與世通拂衣行起飲流水枕書就臥  
聽松風地寬江河競搖蕩天闊日月爭西東乾坤自爲四時  
役萬事不到幽人胸集中新意快句不可勝記如舟方乘兮  
人不吾以覆且溺兮我同人死束蒿爲楫樗爲柱居者略不  
憂其顛吾觀世之人陷此者不啻火立足向燔豈期  
白悟不思跳出乃欲踣井方崩兮治隧屋且  
鵝河論麴水都投大海爲酒池中閒  
不盈掬日益醞醞

卷七

七

通國書

成澆漓不知凜風竟何適萬手齊舉招不迴五言云清醒甘  
澤畔富貴奈墻開劍折終羞屈蘭遺不改香其論文云星緯  
織成鋪地錦歐冶鑄出春天矛文章曰組緯玉機飛金梭雖  
有真繩結作張麟羅老成終到孔窮死亦爲顏不能繩我  
愈何力禁人叛不知里社歌不可郊廟施梅花云那知後世  
無所用兒嚼不美還棄之贈王平甫云古人誰云朽死魄如  
可召其詠物馴鹿云祇消指馬相可有逐原人豺狼好牙爪  
應笑角如麟水車云上潤業已然下竭將奈何雁云關塞風  
高夜江湖木落秋紙鷲云才乘一線憑風去便有愚兒仰而  
看春雪云鰲戶開重墀冰魚上復沈東園云天桃未老已抽  
青約略朱旗冠羣羣雖然素李不爭華似洗朱丹誇瑩皎昔

讀廣陵集草草用朱筆點出妙處子修弟手記余所點者於  
冊晚見子修所鈔老矣又偏盲不能盡閱冊子遂再選一番  
本朝諸人惟逢原別是一種如靈芝慶雲出爲祥瑞半山剡  
於歐蘇無所置喙非苟歎伏後生者

道原集中有呂吉甫所答五言云東海有滄溟西極有崑崙  
子已具舟車我亦爲楫輪吉甫能爲此言豈非近朱者赤耶  
方豐之德亨及與呂紫微交游放翁序其詩梅花云天女終  
降大居士登伽惟撓小乘禪又云老夫六賊銷磨盡時爲幽  
香一歎禪漁父云已攜巨鯉換新航尚有鱗鱗得自烹聞道  
烹鮮易煩碎呼兒無用苦爲羹歷崎道中云漠漠春陰接海  
低濛濛晚雨傍山飛半欹古堞無人過時有村童護鴨歸海  
口云白是鹽埕青是麥誰云斥鹵不堪田五言云魂夢無金  
印生涯有瓦盆

楊大年西崑酬唱集序略云子景德中忝佐修書今紫微錢  
君希聖祕閣劉君子儀並負懿文尤精雅道余得以游其牆  
藩而資其模楷因以歷覽遺編研詠前作更迭唱和互相切  
劘入蘭游霧雖獲益以居多觀海學山歎知量而中止雖榮  
於託驥亦媿乎續貂凡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章其屬而  
和者又十五人析爲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崑酬  
唱集今考十五人者丁謂刁衍張詠晁迥李宗諤陳越  
李維劉隲舒雅崔遵慶任隨錢惟濟有名秉不著姓王  
沂公只有一篇在卷末

放翁長短句云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閒祕傳一  
字神仙訣說與君知只是頑一句丁寧君記取神仙須是閒  
人作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元來只有閒難得青  
史功名天卻無心惜漁父詞云一竿風月一蓑煙雨家在釣  
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門況肯到紅塵深處潮生理權潮平  
理纜湖落浩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鷓  
鴒天云杖履尋春苦未遲洛城櫻筍正當時三千界外歸初  
到五百年前總自知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問姓名誰小車  
處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賦詩好事近云混蹟寄人閒夜夜  
畫樓銀燭誰見五雲丹竈養黃芽初熟春風歸從紫皇遊東  
海宴陽谷進罷碧桃花賦賜玉塵千斛又云平旦出秦關雪

後集卷之九

九 通鑑書

色駕車雙鹿借問此行安往賞清伊修竹漢家宮殿劫灰中  
春草幾回綠君看變遷如許況紛紛榮辱朝中措云怕歌愁  
舞嬾逢迎妝晚託春醒總是向人深處當時枉道無情關心  
近日曉紅密訴翦綠深盟杏館花陰恨淺畫堂銀燭嫌明情  
知言語難傳恨不似琵琶道得真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  
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頡頏流麗蘇密者欲出  
晏叔原賀方回之上而世歌之者絕少

項平庵祭辛幼安文云人之生也能致天下之憎則其死也  
必享天下之名豈天之所生必死而後美蓋人之所憎必死  
而後止嗚呼哀哉死者人之所惡公乃以此而為榮予者公  
之所愛必當與我而皆行苟且暮而相從固余心之所愛尚

眠食以偷生恨公予之不待自昔哀誄未有悲於此者

平庵五言絕句武夷鐵笛亭云夜嘯千崖裂朝吟萬象蘇山  
人大自在無淚拚君鬚諸葛祠堂云羽扇白綸巾堂堂六尺  
身我評秦漢下宇宙只斯人永州云日日長沙岸看雲只念  
家如何永州夢偏愛在長沙欵乃曲云鷲乃出深谿湘山日  
落時若非堯女哭卽是楚神曉雜五言如隆中評劉牧云阿  
琦去梯策尚識抱膝公誰云豚犬愚頗復勝乃翁又平生萬  
事偽惟有病是實時方攻偽其言如此六言和王仲衡尚書  
云聖賢生世不數文章何代無人一言蔽思無邪三萬解曰  
若稽

後集卷之九

十

通鑑書

赤壁燄燒雲夢澤夷陵光照永安宮人閒自此鼎三足天上  
無因日再中惟有葛公心未死夜深寒月照孤忠路旁有因  
梅竹以編籬考云已生野外更籬根仍與蚩氓補斷垣博士  
低頭乘虜障王姬掩面嫁烏孫風枝雨葉無生意粉面朱唇  
有淚痕說與調羹吹律事老農那信腐儒言雜七言如送水  
心准東總領云藍縷疾耕家四壁鐵衣高臥日千金四朝餉  
士前無古一旦和戎患至今如送邕州高教授云君行回雁  
前頭路我上杜鵑無處船夔州永安宮云吳娃解掩夫羞面  
難繫劉郎一寸心公瑾欲以子女  
玉帛留備於吳  
送陳上齋納官還鄉云正爾釣絲江上去依然羽扇篋中情  
藏秃筆云莫欺貧士無檀施時向文房度一僧湖上云全家

寢食琤瑤上韶濩聲中過百年和人云窗中見日知晨暮瓶  
裏看花記歲時新讀子書多乙者曹吟詩稿盡丁之詠拋球  
云綵毬丹桂依春風寒食清明罷繡工漠北將軍貪踴躍豈  
知兵法在吳宮

七言絕句春日隄上云高高下下十五里白白紅紅千樹花  
總在疏籬斷垣裏背隄臨水少人家見梅云草枯葉脫四山  
重萬里長天一目空數點寒稍看紅蕊人閒驚喜見春風次  
韻羅鄂州送別云江上相留不肯留渡江沿岸卻回頭漢江  
東去人西去不見高城始是愁楸州路口小雨云三十年前  
過此時一雙青髻綰青絲如今舊雨猶相記只傍星星白  
吹落相臺云千山搖落萬林空數點黃花酒盞中半破接簷

蘇軾詩集

七

誰耐管已將身世付西風分明屈子獨醒愁故作南華醉夢  
遊豈是晉人真愛酒渠儂心事更悲秋上冢云兒時飛鞚得  
金隄掣電驚風過馬蹏今日筇輿搖醉帽城東一日到城西  
與潘德文倡和糟蟹詩押險韻至六首皆新奇而首篇尤工  
大戴笑汝無文空雙嫩小戴笑汝有筐如子皋太玄笑汝長  
郭索入穴慚嬾升慚孫知心但有畢吏部臥起與汝同酒糟  
後來愛者蘇長公亦只許汝中山醪固知合向一丘老安得  
上與三辰翺長公貌喜心未敬雖羨微生猶惡鬢我疑吳儂  
修稻怨和梳醢汝償民膏雖然因此得長醉痛貶未必非深  
爽又疑畢叟妬劉掾曾以螟蛉輕二豪故用左手就箕踞持  
擲籍糟成兩高

石湖詩三十四卷五言如思陵輓詞云寇降干獬狷胡拜兩  
單于首山銅鼎就前殿玉卮空病中云目青浮珠佩聲塵籟  
玉簫注水瓶花醒吹薪鼎藥湖丙午元日云童心仍竹馬暮  
境忽蒲輪春晚云繡地紅千點平橋綠一篙棟花來石首巖  
雨熟櫻桃詠懷自嘲云退閒驚客至衰懶怕書來挽趙密太  
保云鬢凋猶陸戟心在惜弦弓

六言久病或勸遊適云羸如蓐婦多忌倦似田翁作勞玩具  
僧梳別屢慵棕丁尾龜毛請息齋云洞門晝挂鐵鎖閣道秋  
生綠苔蒼下略同龜伏瓜中且免蠅來又云勞君敬枯木耳  
怨汝見溼灰焉

蘇軾詩集

七

七言發合江云船尾竹林遮縣市故人猶自立沙頭將至吳  
中云新事略從年少問故人差覺坐中稀玉麟堂會客云不  
用忙催銀燭上醑醺如雪照黃昏秋晚閒吟云旁若無人鼠  
飲硯麾之不去蠅登盤丙午新正云病憐柳栗隨身慣老覺  
醉酥到手遲又云人情舊雨非今雨老境增年是減年口不  
兩匙休足穀生能幾展莫言錢行營壽藏云縱有千年鐵門  
限終須一箇土饅頭偶書云已甘滑搢勸爲圃休向泊泊苦  
問津親鄰招集強往便歸云氣衰况復三而竭心賞尤於四  
者難一龜云與老有情冬後暖去仙無幾日高眠  
七言絕句昌化云翠染南山擁縣門一洲橫截兩谿分長官  
日永無公事臥聽灘聲看白雲長沙王墓云英雄轉眼逐東  
流百戰工夫上一抔蕎麥茫茫花似雪牧童吹笛上高丘處

州鶯花亭云山碧叢叢四打圍煩將舊恨訪黃鸝  
林霜後黃鸝少須是愁紅萬點時續長恨歌云別後相思夢亦難東  
虛雲路海漫漫仙几頓隔銀屏影不似當年取次看楓橋云  
朱門白壁枕灣流桃李無言滿屋頭牆上浮圖路旁候送人  
南北管離愁次韻陸務觀云離合紛紛怕遠遊遠遊仍怕賦  
登樓何須一望三千里望盡西州轉更愁田園雜興云騎吹  
東來里巷喧行春車馬鬧如煙繫牛莫礙門前路移繫門西  
碌礪邊汙萊一稜水周圍歲歲蝸廬沒半扉不著菱青難護  
岸小舟撐取葑田歸槐葉初勻日氣涼蔥蔥鼠耳翠成雙三  
公只得三株看閒客清陰滿北窗采菱辛苦廢犁鉏血指流  
丹鬼質枯無力買田柳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古鼎作香鑪

後村詩集卷四

七

後村詩集卷四

云雲雷縈帶古文章子子孫孫永奉常辛苦勒銘成底事如  
今流落管燒香  
石湖長短句醉落魄云馬蹏塵撲春風得意笙簫逐款門不  
問誰家竹止揀紅妝多處燒銀燭碧雞坊裏花如屋燕王宮  
下花成谷不須悔唱陽關曲直爲海棠也合來西蜀南柯子  
云恨望梅花驛凝情杜若洲香雲低處有高樓可惜高樓不  
近木蘭舟緘素雙魚遠題紅片策秋欲憑江水寄離愁江已  
東流那肯更西流又春若有情春莫去花如無恨花休落  
茶山詩十五卷九百一十篇者是也續刊後集亦十五卷然  
中間多泛應漫興者前輩所作猶自刪其半今人乃並存而  
不削欲其行世難矣

稼軒五言絕句元日云老病忘時節空齋曉尚眠兒童喚  
起今日是新年偶題云黃花眼倦開見酒手頻推不恨吾年  
老恨他將病來七言云錯處真成九州鐵落時能得幾鉤絲  
酒腸未減長鯨吸詩思如抽獨繭絲皆佳句然爲詞所掩

後村詩集卷四

七

後村詩集卷四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